

相應部

Samyutta Nikāya

傳統中文版

莊春江譯

2022-03-08

閱讀說明

- 1.巴利語經文與經號均依「台灣嘉義法雨道場流通的word版本」(緬甸版)。
- 2.巴利語經文之譯詞，以水野弘元《巴利語辭典》(昭和50年版)為主，其他辭典或Ven.Bhikkhu Bodhi之英譯為輔，詞性、語態儘量維持與巴利語原文相同，並採「直譯」原則。譯文之「性、數、格、語態」儘量符合原文，「呼格」(稱呼；呼叫某人)以標點符號「！」表示。
- 3.註解中作以比對的英譯，採用Ven.Bhikkhu Bodhi, Wisdom Publication, 2012年版譯本為主。
- 4.《顯揚真義》(Sāratthappakāsinī, 核心義理的說明)為《相應部》的註釋書，《破斥猶豫》(Papañcasūdanī, 虛妄的破壞)為《中部》的註釋書，《吉祥悅意》(Sumaṅgalavilāsinī, 善吉祥的優美)為《長部》的註釋書，《滿足希求》(Manorathapūraṇī, 心願的充滿)為《增支部》的註釋書，《勝義光明》(paramatthajotikā, 最上義的說明)為《小部/經集》等的註釋書，《勝義燈》(paramatthadīpanī, 最上義的註釋)為《小部/長老偈》等的註釋書。
- 5.前後相關或對比的詞就可能以「；」區隔強調，而不只限於句或段落。

對那位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禮敬

有偈篇(1-11)

1. 諸天相應

蘆葦品(1-10)

1. 暴流之渡過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那時，在夜已深時，容色絕佳的某位天神使整個祇樹林發光後，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那位天神對世尊說這個：

「親愛的先生！你怎樣渡過暴流呢？」

「朋友！我無住立、無用力地渡過暴流。」

「親愛的先生！那麼，依怎樣的方式你無住立、無用力地渡過暴流呢？」

「朋友！當我住立時，那時，我沈沒；朋友！當我用力時，那時，我被飄走，朋友！這樣，我無住立、無用力地渡過暴流。」

「終於我確實看見，般涅槃的婆羅門：

無住立、無用力地，已度脫世間中的執著。」

那位天神說這個，大師是認可者。那時，那位天神[心想]：「大師對我是認可者。」向世尊問訊，然後作右繞，接著就在那裡消失了。

1. 諸天相應

2. 解脫經

起源於舍衛城。

那時，在夜已深時，容色絕佳的某位天神使整個祇樹林發光後，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那位天神對世尊說這個：

「親愛的先生！你知道眾生的解脫、已解脫、遠離嗎？」

「朋友！我知道眾生的解脫、已解脫、遠離。」

「親愛的先生！那麼，依怎樣的方式你知道眾生的解脫、已解脫、遠離呢？」

「以有之歡喜的遍盡、以想與識的滅盡、以受的滅與寂靜，朋友！這樣，我知道眾生的解脫、已解脫、遠離。」

3. 被帶走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站立的那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說這偈頌：

「生命被帶走、壽命是少的，對被帶到老年者來說救護所不存在，

觀看著這死亡的恐怖，應該作帶來樂的福德。」

「生命被帶走、壽命是少的，對已被帶到老年者來說救護所不存在，

觀看著這在死亡上的恐怖，期待寂靜者應該捨棄世間誘惑物。」 [SN.2.19]

4. 流逝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站立的那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說這偈頌：

「時間流逝夜匆匆，種種年齡次第地拋棄[人]，

觀看著這死亡的恐怖，應該作帶來樂的福德。」

「時間流逝夜匆匆，種種年齡次第地拋棄，

觀看著這死亡的恐怖，期待寂靜者應該捨棄世間的誘惑物。」 [SN.2.27]

1. 諸天相應

5. 切斷多少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站立的那位天子在世尊面前說這偈頌：

「應該切斷多少應該捨斷多少，且更應該修習多少，

比丘超越多少染著，被稱為『已渡暴流者』？」

「應該切斷五應該捨斷五，且更應該修習五，

比丘超越五染著，被稱為『已渡暴流者』。」

6. 清醒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站立的那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說這偈頌：

「當清醒時多少已睡？在已睡時多少清醒？

以多少他抓取了塵垢？以多少他被清淨？」

「當清醒時五已睡，在已睡時五清醒，

以五事他抓取了塵垢，以五事他被清淨。」

7. 未確知者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站立的那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說這偈頌：

「凡法未確知者，會被引導到異教，

已熟睡他們未覺醒，是他們覺醒的時候。」

「凡法已善確知者，不會被引導到異教，

那些正覺者以究竟智，在不平順中平順地行。」

8. 極忘失者經

起源於舍衛城。

1. 諸天相應

在一旁站立的那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說這偈頌：

「凡法極忘失者，會被引導到異教，
已熟睡他們未覺醒，是他們覺醒的時候。」
「凡法不忘失者，不會被引導到異教，
那些正覺者以究竟智，在不平順中平順地行。」

9. 慢之愛欲者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站立的那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說這偈頌：

「這裡對慢之愛欲者來說沒有調御，對不得定者來說沒有牟那，
單獨放逸地住在林野，不能渡死亡領域的彼岸。」
「捨斷慢後為善得定狀態，善心者在一切處被釋放，
單獨不放逸地住在林野，他能渡死亡領域的彼岸。」 [SN.1.38]

10. 林野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站立的那位天神以偈頌對世尊說：

「在林野中居住者們的，寂靜的梵行者們的，
食一餐者們的，容色為何明淨？」
「他們不悲傷過去，不希求未來，
他們以當面的維生，因此容色明淨。
以希求未來的，以悲傷過去的，
以這個愚者乾枯，如被割斷的綠蘆葦。」

蘆葦品第一，其攝頌：

「暴流、解脫、被帶走，流逝、切斷多少，
清醒、未確知者，極忘失者、慢之愛欲者，
林野被說為第十，因此被稱為品。」

1. 諸天相應

歡喜園品(11-20)

11. 歡喜園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

在那裡，世尊召喚比丘們：「比丘們！」

「尊師！」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說這個：

「比丘們！從前，某位三十三天眾的天神在歡喜園中被天女眾圍繞，當以具備、具足天的五種欲為樂時，那時候，他說了這偈頌：

『他們不了知樂：凡沒見過歡喜園者，

是天人們的住所：三十三天的有名聲者。』

比丘們！當這麼說時，某位天神以偈頌回應那位天神：

『愚者！你不了知，關於阿羅漢們的言語：

一切行[確實]是無常的，是生起與消散法，

生起後被滅，它們的寂滅是樂。』 [SN.6.15, SN.9.6, SN.15.20, DN.16, DN.17]

12. 歡喜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站立的那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說這偈頌：

「有孩子的以孩子他歡喜，就像那樣有牛的以牛他歡喜，

依著確實是人們的歡喜，凡無依著者他確實不歡喜。」

「有孩子的以孩子他憂愁，就像那樣有牛的以牛他憂愁，

依著確實是人們的憂愁，凡無依著者他確實不憂愁。」 [SN.4.8]

1. 諸天相應

13. 沒有等同兒子者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站立的那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說這偈頌：

「沒有等同對兒子的愛，沒有等同牛之財，
沒有等同太陽的光明，大海是池湖中最勝的。」
「沒有等同對自我的愛，沒有等同穀物之財，
沒有等同慧的光明，雨是池湖中最勝的。」

14. 剎帝利經

「剎帝利是兩足中最上的，四足中則是公牛，
處女是妻子中最上的，對兒子來說則是先出生的。」

「正覺者是兩足中最上的，四足中則是駿馬，
順從的是妻子中最上的，對兒子來說則是孝順的。」

15. 出聲經

「在中午時分已住立時，在鳥兒們已安靜時，
廣大的林野就出聲，那個恐怖在我心中出現。」

「在中午時分已住立時，在鳥兒們已安靜時，
廣大的林野就出聲，那個喜樂在我心中出現。」 [SN.9.12]

16. 睡眠與懶惰經

「睡眠、懶惰、打哈欠，不喜樂、餐後的睡意，
在這裡有生命者，以這個而聖道不顯現。」

「睡眠、懶惰、打哈欠，不喜樂、餐後的睡意，
以活力遣離它後，聖道變得清澈。」

1. 諸天相應

17. 困難經

「[沙門身分](#)是困難的，以無能者是難忍耐的，
因為多數在那裡有障礙，愚者在該處沈沒。」
「能行多少沙門身分，如果不防護心？
會在一步步中沈沒，隨順於意向的控制。」
「如龜的肢體在自己的龜殼中，[比丘在意之尋中收存著](#)，
[不依止的](#)、不惱害其他人的，已般涅槃的、他不會辱罵任何人。」

18. 懈經

「[慚之抑止](#)的男子，在世間中存在嗎？
凡不激起斥責，如良馬對鞭者？」
「慚之抑止者是稀少的，他們總是具念地行，
得到苦的結束後，在[不平順中平順地行](#)。」

19. 小屋經

「沒有你的小屋嗎？沒有巢嗎？
沒有子孫嗎？你是解脫繫縛者嗎？」
「確實沒有我的小屋，確實沒有巢，
確實沒有子孫，我確實是解脫繫縛者。」
「我說小屋究竟是什麼？我說你的巢是什麼？
我說你的子孫是什麼？我說繫縛究竟是什麼？」
「你說小屋是母親，你說巢是妻子，
你說子孫是兒子，你說我的繫縛是渴愛。」
「沒有你的小屋-[好](#)！沒有巢-[好](#)！
沒有子孫-[好](#)！你是解脫繫縛者-[好](#)！」

20. 三彌提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溫泉園。

那時，尊者三彌提在破曉時起來後，前往溫泉灌洗身體。

在溫泉灌洗身體後起來，然後單衣站立弄乾著身體。

那時，在夜已深時，容色絕佳的某位天神使整個溫泉園發光後，去見尊者三彌提。抵達後，成為空中站立者，以偈頌對尊者三彌提說：

「比丘！不享受後你乞食，享受後你不乞食，

比丘！享受後請你乞食，不要時間離開你。」

「時間我不知道，被隱藏的時間不被看見，

因此不享受後我乞食，不要時間離開我。」

那時，那位天神站到地上後對尊者三彌提說這個：

「比丘！你年輕出家，黑髮的青年，具備青春的幸福，在人生之初期，不在欲中娛樂，比丘！你要在人之欲中享受，不要捨棄直接可見的後追逐耗時的。」

「朋友！我沒捨棄直接可見的後追逐耗時的，朋友！但我捨棄耗時的後追逐直接可見的，朋友！因為欲被世尊說是耗時的、多苦的、多絕望的，在這裡有更多的過患。這個法是直接可見的、即時的、請你來看的、能引導的、應該被智者各自經驗的。」

「比丘！但怎樣是欲被世尊說是耗時的、多苦的、多絕望的，在這裡有更多的過患呢？怎樣是這個法是直接可見的、即時的、請你來看的、能引導的、應該被智者各自經驗的呢？」

「朋友！我是新人、出家不久者、剛來這法律者，我不能詳細地講述它，那位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住在這王舍城溫泉園，你去見世尊後問這個道理，你應該如世尊為你解說那樣憶持它。」

「比丘！去見那位世尊不易被我們做，因為被其它有大權勢的諸天圍繞。比丘！如果你去見那位世尊後問這個道理，我們也會為了聽法而來到。」

「是的，朋友！。」尊者三彌提回答那位天神後，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三彌提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這裡，我在破曉時起來後，到溫泉灌洗身體。」

在溫泉灌洗身體後起來，然後單衣站立弄乾著身體。

那時，在夜已深時，容色絕佳的某位天神使整個溫泉園發光後，來見我。抵

1. 諸天相應

達後，站在空中以偈頌對我說：

『比丘！不享受後你乞食，享受後你不乞食，
比丘！享受後請你乞食，不要時間離開你。』

大德！當這麼說時，我以偈回應那位天神：

『時間我不知道，被隱藏的時間不被看見，
因此不享受後我乞食，不要時間離開我。』

大德！那時，那位天神站到地上對我說這個：『比丘！你年輕出家，黑髮的青年，具備青春的幸福，在人生之初期，不在欲中娛樂，比丘！你要在人之欲中享受，不要捨棄直接可見的後追逐耗時的。』

大德！當這麼說時，我這麼回答那位天神：『朋友！我沒捨棄直接可見的後追逐耗時的，朋友！但我捨棄耗時的後追逐直接可見的，朋友！因為欲被世尊說是耗時的、多苦的、多絕望的，在這裡有更多的過患。這個法是直接可見的、即時的、請你來看的、能引導的、應該被智者各自經驗的。』

大德！當這麼說時，那位天神對我說這個：『比丘！但怎樣是欲被世尊說是耗時的、多苦的、多絕望的，在這裡有更多的過患呢？怎樣是這個法是直接可見的、即時的、請你來看的、能引導的、應該被智者各自經驗的呢？』

大德！當這麼說時，我這麼回答那位天神：『朋友！我是新人、出家不久者、剛來這法律者，我不能詳細地講述它，那位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住在這王舍城溫泉園，你去見世尊後問這個道理，你應該如世尊為你解說那樣憶持它。』

大德！當這麼說時，那位天神對我說這個：『比丘！去見那位世尊不易被我們做，因為被其它有大權勢的諸天圍繞，比丘！如果你去見世尊後問這個道理，我們也會為了聽法而來到。』

大德！如果那位天神的言語是真實的，那位天神就在這裡不遠處。』

當這麼說時，那位天神對尊者三彌提說這個：

「比丘！請你問，比丘！請你問，我已到達。」

那時，世尊以偈頌對那位天神說：

「能被講述的有想者眾生，在能被講述的之上被建立，
不遍知能被講述的後，被死神束縛。」

但遍知能被講述的之後，不思量講述者，

因為對他來說『那個不存在』：依此而能說他的對他來說不存在。

如果你了知，請你說，夜叉！」

「大德！我不詳細地了知這被世尊簡要地說的義理，大德！請世尊能為我說

1. 諸天相應

明，依之我能詳細地了知這被世尊簡要地說的義理，**那就好了！**

「相同的或者殊勝的或卑劣的，凡他思量者因為那樣他會爭論，

當在三種上不動搖時，『相同的殊勝的』對他來說不存在。

如果你了知，請你說，夜叉！」

「大德！我也不詳細地了知這被世尊簡要地說的義理，請世尊能為我說明，依之我能詳細地了知這被世尊簡要地說的義理，那就好了！」

「捨斷名稱他不到達**勝慢**，在這裡切斷在名色上的渴愛，

那位繫結已被切斷、無苦惱、無願望者，當遍求時他們得不到：

諸天、人們在此世或在後世，在天界或在一切住處。

如果你了知，請你說，夜叉！」

「大德！我這樣詳細地了知這被世尊簡要地說的義理：

『世間中任何事物，惡的不應該被身、語、意作，

捨斷諸欲後有念正知，不應該親近伴隨苦與無利益的。』」

歡喜園品第二，其**攝頌**：

「歡喜園、歡喜，沒有等同兒子者，

剎帝利與出聲，睡眠懶惰與困難，

慚、小屋為第九，三彌提被說為第十則。」

矛品(21-30)

21. 矛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站立的那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說這**偈頌**：

「像被矛觸擊，如在頭處被燃燒著，

為了欲貪的捨斷，**比丘**應該具念地遊行。」

「像被矛觸擊，如在頭處被燃燒著，

為了**有身見**的捨斷，比丘應該具念地遊行。」

1. 諸天相應

22. 接觸經

「[不接觸沒接觸者](#)，但之後會接觸接觸者，
因此接觸接觸者：[對][無犯錯者的有過失者](#)。」
「凡冒犯無犯錯的人，純淨無穢的人，
惡就回到那位愚者，如細塵被逆風地拋出。」 [SN.7.4]

23. 結縛經

「內結縛外結縛，[世代](#)被結縛糾纏，
[喬達摩](#)！我問你這個：誰能解開這個結縛？」
「有慧的人在戒上確立後，[心與慧的修習者](#)，
熱心明智的[比丘](#)，他能解開這個結縛。
凡他們的貪與瞋，以及[無明](#)已脫離者，
煩惱已盡的阿羅漢，他們的結縛已被解開。
於名與色處，被無餘地破壞，
有對與色想，那個結縛在這裡能被切斷。」 [SN.7.6]

24. 意的制止經

「應該從每一處制止意，從每一該處苦不來到他，
如果他從一切制止意，他從一切苦被釋放。[」]
「不應該從一切制止意：非意的自我抑制已到達者，
從惡的每一處，從每一該處應該制止意。」

25. 阿羅漢經

「凡[比丘](#)是阿羅漢、已完成者，煩惱已盡者、持有最後身者，
他也會說：『我說』嗎？他也會說：『他們對我說』嗎？」

1. 諸天相應

「凡比丘是阿羅漢、已完成者，煩惱已盡者、持有最後身者，
他也會說：『我說』，他也會說：『他們對我說』，
善知世間上的通稱後，**他會只以慣用語的程度說。**」
「凡比丘是阿羅漢、已完成者，煩惱已盡者、持有最後身者，
那位比丘走入慢後，他也會說：『我說』嗎？他也會說：『他們對我說』
嗎？」

「對已捨斷慢者來說沒有繫結，慢繫結的一切都被破壞，
那位極明智者已超越**思量**，他也會說：『我說』，
他也會說：『他們對我說』，善知世間上的名稱後，他會只以慣用語的程度說。」

26. 燈火經

「世間中有多少燈火，以它們世間變明亮？
我們來問**世尊**，我們應該如何知道它？」
「世間中有四種燈火，第五種在這裡沒被發現，
太陽在白天照亮，月亮在晚上發亮，
而火在白天與晚上，到處變明亮，
正覺者是照亮者中最勝的，那是無上的光明。」 [SN.2.4]

27. 溪流經

「**溪流**從哪裡折回？輪轉在何處不轉？
名與色在何處，被破壞無餘？」
「於水地火風，不堅立之處，
從那裡溪流折回，在這裡輪轉不轉，
在這裡名與色，被破壞無餘。」

28. 大富者經

「大富者與大財富者們，即使擁有國家的剎帝利，

1. 諸天相應

他們相互貪求，是在諸欲上作不滿足者。
在那些生起貪欲者中，在有之流隨行者中，
這裡誰捨斷了渴愛？誰是世間中無貪欲者？」
「捨棄家後出家者，捨棄兒子、家畜、所愛的(PTS版)後，
捨棄貪與瞋後，脫離無明後，
煩惱已盡的阿羅漢，他們是世間中無貪欲者。」

29. 四輪經

「四輪與九門，被貪充滿、結縛，
污泥所生，大英雄！要如何逃離？」
「切斷皮帶與細繩，及惡欲求與貪後，
連根拔除渴愛後，要這樣逃離。」 [SN.2.28]

30. 如鹿小腿經

「如鹿小腿瘦的英雄，少食者、無動貪者，
如獅子、龍象的獨行者，在諸欲上不期待者，
我們來詢問，如何從苦被釋放？」
「世間上的五種欲，意被宣說為第六，
在這裡脫離意欲後，這樣從苦被釋放。」
矛品第三，其攝頌：
「矛與接觸，結縛、意的制止，
阿羅漢與燈火，溪流與大富者，
以四輪為第九，與如鹿小腿它們為十則。」

沙睹羅巴眾品(31-40)

31. 與善人們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

那時，在夜已深時，容色絕佳的眾多屬於沙睹羅巴眾天神使整個祇樹林發光後，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一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說這偈頌：

「只應該與善人們結交，應該與善人們作親密交往，
了知善的正法後，成為更好的而非惡的。」

那時，另一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說這偈頌：

「只應該與善人們結交，應該就與善人們作親密交往，
了知善的正法後，慧被得到而非從其他者。」

那時，另一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說這偈頌：

「只應該與善人們結交，應該就與善人們作親密交往，
了知善的正法後，在憂愁中不憂愁。」

那時，另一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說這偈頌：

「只應該與善人們結交，應該就與善人們作親密交往，
了知善的正法後，在親族中輝耀。」

那時，另一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說這偈頌：

「只應該與善人們結交，應該就與善人們作親密交往，
了知善的正法後，眾生到善趣。」

那時，另一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說這偈頌：

「只應該與善人們結交，應該就與善人們作親密交往，
了知善的正法後，眾生經常地住立。」

那時，另一位天神對世尊說這個：

「世尊！誰的被善說了呢？」

「這一切都是被你們的法門善說，但你們也聽我說：

『應該就與善人們結交，應該就與善人們作親密交往，

1. 諸天相應

了知善的正法後，從一切苦被釋放。』」 [SN.2.21]

世尊說這個，那些悅意的天神向世尊問訊，然後作右繞，接著就在那裡消失了。

32. 慳吝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

那時，在夜已深時，容色絕佳的眾多屬於沙賜羅巴眾天神使整個祇樹林發光後，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一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說這偈頌：

「以慳吝與放逸，這樣布施不被施與，

希望福德者，是施物的了知者。」

那時，另一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說這些偈頌：

「凡慳吝者不施與所畏懼的，就成為那位不施與者的害怕：

飢餓與口渴，凡慳吝者害怕的，

那位愚者就接觸，在這個世間與下一個中。

因此調伏慳吝後，征服垢穢者應該施與布施，

福德在來世中，是有生命者之所依。」

那時，另一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說這些偈頌：

「他們在死者中不死，如道路的同行者，

凡他們在微少中施與者，這是古法。

一些在微少中施與，一些在許多中不想要施與，

在微少中被施與的供養，是等同千倍之量的。」

那時，另一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說這些偈頌：

「對難施與的施與者們，難做事務(業)的作者們：

不善者們不模仿，正法是難隨行的。

因此善者不善者們，從這裡有種種趣處，

不善者們去地獄，善者們有天界趣處。」

那時，另一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說這個：

「世尊！誰的被善說了呢？」

「這一切都是被你們的法門善說，但你們也聽我說：

『凡拾落穗者如果也行法，如果扶養妻子者行在微少中施與的，

1. 諸天相應

百千個的供千犧牲者，他們也不值得像那樣的十六分之一。』」
那時，另一位天神以偈頌對世尊說這個：
「為何這廣大的牲祭，不等同地來到所施的價值呢？
為何百千個的供千犧牲者，他們也不值得像那樣的十六分之一呢？」
「因為一些施與被建立在不正的上，切斷、殺害及使之憂愁後，
那些淚滿面的、有懲罰的供養，不等同地來到所施的價值。
這樣百千個的供千犧牲者，他們也不值得像那樣的十六分之一。」

33. 好經

起緣於舍衛城。

那時，在夜已深時，容色絕佳的眾多屬於沙賜羅巴眾天神使整個祇樹林發光後，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一位天神在世尊面前吟出這優陀那：

「親愛的先生！布施是好的，
以慳吝與放逸，這樣布施不被施與，
希望福德者，是施物的了知者。」

那時，另一位天神在世尊面前吟出這優陀那：

「親愛的先生！布施是好的，此外在微少中的布施也是好的，
一些在微少中施與，一些在許多中不想要施與，
在微少中被施與的供養，是等同千倍之量的。」

那時，另一位天神在世尊面前吟出這優陀那：

「親愛的先生！布施是好的，在微少中的布施也是好的，
此外以信的布施也是好的，
他們說布施與戰爭是相同的，即使微少善的也打勝眾多的，
如果有信者即使施與微少，就因為那樣他在來世是幸福者。」

那時，另一位天神在世尊面前吟出這優陀那：

「親愛的先生！布施是好的，在微少中的布施也是好的，
以信的布施也是好的，此外如法所得的布施也是好的，
凡施與如法所得的，以活力的努力所獲得的布施之人，
他超越閻摩王的地獄灰河後，死後來到天的住處。」

那時，另一位天神在世尊面前吟出這優陀那：

1. 諸天相應

「親愛的先生！布施是好的，在微少中的布施也是好的，
以信的布施也是好的，如法所得的布施也是好的，
此外簡別後的布施也是好的，
簡別後的布施被善逝稱讚，凡這裡在生命世界中應該被供養者，在這些上的布施有大果，如種子被播種在良田中。」

那時，另一位天神在世尊面前吟出這優陀那：

「親愛的先生！布施是好的，在微少中的布施也是好的，
以信的布施也是好的，如法所得的布施也是好的，
簡別後的布施也是好的，此外在生命類上[自我]抑制也是好的，
凡對生物不惱害的行者，以他人的斥責他們不作惡，在那裡他們讚賞膽小者而非英雄，因為善人以害怕而不作惡。」

那時，另一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說這個：

「世尊！誰的被善說了呢？」

「這一切都是被你們的法門善說，但你們也聽我說：

『確實(羅馬拼音版)布施被許多方式稱讚，但法足甚且是比布施更好的，因為在以前與更早以前，有慧的善人甚且證得涅槃。』

34. 沒有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

那時，在夜已深時，容色絕佳的眾多屬於沙賜羅巴眾天神使整個祇樹林發光後，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一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說這偈頌：

「在人們中欲沒有常的，這裡有令人想要的而在那些上被束縛，在那些上放逸者是不再來者：男子是從死神的領域不再來者。」

「痛苦是意欲生的、苦是意欲生的，以意欲的調伏有痛苦的調伏，以痛苦的調伏有苦的調伏。」

「凡世間中美的是它們不是欲，男子的欲是貪的意向，世間中美的就只如實地住立，明智者在這裡調伏意欲。應該捨棄憤怒應該放棄慢，應該超越一切結，他在名色上不執著，苦不降臨無所有者。他捨斷名稱不來到勝慢，這裡他在名色上切斷渴愛，

1. 諸天相應

那位繫結已被切斷、無苦惱、無願望者，當遍求時他們得不到：
諸天、人們在此世或在後世，在天界或在一切住處。」

(像這樣尊者摩加拉奢：)

「如果他們看不見那位像這樣的解脫者：諸天、人們在此世或在後世，
最上的人、對人們利益的行者，凡禮敬他者他們應該被讚賞？」

(世尊：「摩加拉奢！」)

「那些比丘也是應該被讚賞者，凡禮敬著像這樣的解脫者：
了知法後捨斷疑後，那些比丘也是已超越執著者。」

35. 挑毛病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

那時，在夜已深時，容色絕佳的眾多挑毛病天神使整個祇樹林發光後，去見世尊。抵達後，站在空中。

在空中站好後，一位挑毛病天神在世尊面前說這偈頌：

「對自己是以一種方式，凡如果宣說以另一種方式者，
如賭博者詐欺後，他所受用的是以他的偷盜。
應該說凡你會作的，不應該說凡你不會作的，
對說而不做者，賢智者們遍知。」

「這非僅以說，或單以聽聞，
能夠隨進入，凡這個堅固的道跡，
以這個明智者、禪修者們，從魔的繫縛被釋放。
確實明智者們不做：知道世間法門後，
明智者們被完全智冷卻，已度脫世間中執著。」

那時，那些天神站到地上後，以頭落在世尊的腳上後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罪過征服如愚的、如愚昧的、如不善的我們：我們認為世尊應該被攻擊。大德！為了未來的自制，請世尊接受我們那個罪過為罪過。」

那時，世尊顯露微笑。

那時，那些天神成為更加挑毛病者，升上空中。

一位挑毛病天神在世尊面前說這偈頌：

「對懺悔過錯者們，凡如果不接受者，
內部憤怒、嚴重的瞋恚，他到達敵意。」

1. 諸天相應

「如果你不存在過錯，這裡如果沒有入歧途者，
如果不平息敵意，這裡以誰會是善的？」
「對誰來說過錯不存在？對誰來說不是入歧途者？
誰不來到迷妄？而誰是經常具念的明智者？」
「對如來、佛陀，一切生類的憐愍者來說，
對他來說過錯不存在，對他來說不是入歧途者，
他不走到迷妄，他就是經常具念的明智者。」
「對懺悔過錯者們，凡如果不接受者，
內部憤怒、嚴重的瞋恚，他到達敵意，
那敵意我不歡喜，我接受你們的罪過。」

36. 信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

那時，在夜已深時，容色絕佳的眾多屬於沙賭羅巴眾天神使整個祇樹林發光後，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一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說這偈頌：

「信是男子的伴侶，如果無信則不住立，
從那裡會有名聲與稱譽，捨棄遺骸後他到天界。」

那時，另一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說這偈頌：

「應該捨棄憤怒應該放棄慢，應該超越一切結，
他在名色上不執著，苦不降臨無所有者。」

「愚者、劣智慧的人們從事放逸，
而不放逸，有智慧者如最上財產般地守護。」

「請你們不要從事放逸，不要有欲之喜樂的親密交往，
因為不放逸的修禪者，獲得最高的樂。」

37. 集會經

被我這麼聽聞：

1. 諸天相應

有一次，世尊與五百位比丘全都是阿羅漢的大比丘僧團，共住在釋迦族人的迦毘羅衛城大林中，而從十個世間界的大部分天神，為了見世尊與比丘僧團而已集合。

那時，四位淨居天的天神這麼想：

「這位世尊與五百位比丘全都是阿羅漢的大比丘僧團，共住在釋迦族人的迦毘羅衛城大林中，而從十個世間界的大部分天神，為了見世尊與比丘僧團而已集合，也讓我們去見世尊，抵達後，在世尊面前一一說偈頌。」

那時，那些天神就猶如有力氣的男子能伸直彎曲的手臂，或能彎曲伸直的手臂，就像這樣在淨居天消失，出現在世尊面前。

那時，那些天神向世尊問訊後，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一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說這偈頌：

「在叢林中的大集會，天族已集合，

我們已到達這法的集會，為了能見不敗的僧團。」

那時，另一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說這偈頌：

「在那裡的比丘們已入定，端正自我的心，

如駕車者握持引導物後，賢智者們守護諸根。」

那時，另一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說這偈頌：

「切斷荒蕪、切斷橫木後，移除因陀羅柱後無擾動的，

他們以清淨、離垢而行，小龍象被有眼者善調御。」

那時，另一位天神在世尊面前說這偈頌：

「凡任何已歸依佛者，他們必將不去苦界之地，

捨棄人的身體後，他們必將充滿天眾。」

38. 碎石片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嘛磨姑七的鹿野苑。

當時，世尊的腳被碎石片所傷，世尊的強烈感受轉起：苦的、激烈的、猛烈的、辛辣的、不愉快的、不合意的身體感受，世尊具念、正知忍受它，不被惱害著。那時，世尊摺大衣成四折後，以右脅作獅子臥，[左]腳放在[右]腳上後，具念、正知。

1. 諸天相應

那時，在夜已深時，容色絕佳的七百位屬於沙睹羅巴眾天神使整個嘛瘡姑七發光後，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一位天神在世尊面前吟出這優陀那：

「先生！沙門喬達摩確實是龍象，當生起苦的、激烈的、猛烈的、辛辣的、不愉快的、不合意的身體感受時，以如龍象的行為模式具念、正知忍受它，不被惱害著。」

那時，另一位天神在世尊面前吟出這優陀那：

「先生！沙門喬達摩確實是獅子，當生起苦的、激烈的、猛烈的、辛辣的、不愉快的、不合意的身體感受時，以如獅子的行為模式具念、正知忍受它，不被惱害著。」

那時，另一位天神在世尊面前吟出這優陀那：

「先生！沙門喬達摩確實是駿馬，當生起苦的、激烈的、猛烈的、辛辣的、不愉快的、不合意的身體感受時，以如駿馬的行為模式具念、正知忍受它，不被惱害著。」

那時，另一位天神在世尊面前吟出這優陀那：

「先生！沙門喬達摩確實是牛王，當生起苦的、激烈的、猛烈的、辛辣的、不愉快的、不合意的身體感受時，以如牛王的行為模式具念、正知忍受它，不被惱害著。」

那時，另一位天神在世尊面前吟出這優陀那：

「先生！沙門喬達摩確實是忍耐強的牛，當生起苦的、激烈的、猛烈的、辛辣的、不愉快的、不合意的身體感受時，以如忍耐強的牛的行為模式具念、正知忍受它，不被惱害著。」

那時，另一位天神在世尊面前吟出這優陀那：

「先生！沙門喬達摩確實是已調御者，當生起苦的、激烈的、猛烈的、辛辣的、不愉快的、不合意的身體感受時，以如已調御者的行為模式具念、正知忍受它，不被惱害著。」

那時，另一位天神在世尊面前吟出這優陀那：

「看吧！定已善修習者與心已善解脫者：不彎曲、不彎離、不進入被有行折伏後妨礙狀態的，凡像這樣的龍象之男子、獅子之男子、駿馬之男子、牛王之男子、忍耐強的牛之男子、已調御者之男子，如果認為能被超越，除了看不見者之外還有什麼？」

「婆羅門有五吠陀，苦行者行百年，

而他們的心不被正確地解脫，那些下劣義形色者不到彼岸。

1. 諸天相應

陷入了渴愛、被誓願與戒束縛者，行粗苦行百年，
而他們的心不被正確地解脫，那些下劣義形色者不到彼岸。
這裡對慢之愛欲者來說沒有調御，對不得定者來說沒有牟那，
單獨放逸地住在林野，不能渡死亡領域彼岸。」
「捨斷慢後為善得定狀態，善心者在一切處被釋放，
單獨不放逸地住在林野，他能渡死亡領域的彼岸。[SN.1.9]」

39. 雨神的女兒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毘舍離大林重閣講堂。

那時，在夜已深時，容色絕佳的雨神女兒紅蓮使整個大林發光後，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那位雨神的女兒紅蓮女神在世尊面前說這些偈頌：

「在毘舍離大林中居住者：眾生中最高的正覺者，
我是紅蓮我禮拜：雨神的女兒紅蓮。
在以前只被我聽聞：被有眼者領悟的法，
現在我是證人我知道它：當牟尼、善逝教導時。
凡任何對聖法，行斥責的劣智慧者，
他們到達恐怖的叫喚[地獄]，經驗長久的苦。
但凡在聖法上，以接受以寂靜到達者，
捨棄人的身體後，他們必將充滿天眾。」

40. 雨神的女兒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毘舍離大林重閣講堂。

那時，在夜已深時，容色絕佳的雨神女兒小紅蓮使整個大林發光後，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那位雨神的女兒小紅蓮女神在世尊面前說這些偈頌：

「這裡以閃電光輝美貌來，是雨神的女兒紅蓮，

1. 諸天相應

當禮敬佛與法時，我說這些有義理的偈頌。
像那樣的法，我能以許多法門解析它，
我將談談簡要的義理，以我意(心)所學得之所及。
在一切世間中，任何惡不應該被身語意作，
捨斷諸欲後有念正知，不應該親近伴隨苦與無利益的。」
沙睹羅巴眾品第四，其攝頌：
「與善人們、慳吝、好，沒有、挑毛病，
信、集會、碎石片，兩則雨神的女兒。」

燃燒品(41-50)

41. 燃燒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
那時，在夜已深時，容色絕佳的某位天神使整個祇樹林發光後，去見世尊。
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在世尊面前說這些偈頌：
「在家被燃燒時，凡他取出器具者，
那是對他利益的，而非凡在那裡被燃燒者。
這樣當世間，被老與死燃燒時，
你們就應該以布施取出，所施與的是善被取出的。[AN.3.53]
所施與的有樂果，未施與的它不是像那樣：
盜賊國王們拿走，火燃燒、毀滅，
而在最後捨棄，包含財產的遺體。
有智慧者了知這樣後，應該受用及應該施與，
如其能力地施與及受用後，無過失地到達天界處。」

42. 施與什麼經

「施與什麼者是力氣施與者？施與什麼者是施與容色者？」

1. 諸天相應

施與什麼者是安樂施與者？施與什麼者是施與眼睛者？
誰是施與一切者？請你告知我所問的。」
「施與食物者是施與力氣者，施與衣服者是施與容色者，
施與車乘者是施與安樂者，施與燈火者是施與眼睛者。
而他是施與一切者：凡施與住房者，
但他是施與不死者：凡教誡法者。」

43. 食物經

「他們都歡喜食物：諸天與人們兩者，
而還有什麼夜叉，不歡喜食物的？」
「凡他們以信，以明淨心施與那個者，
食物就服侍他，在這世間與下一個中。
因此調伏慳吝後，征服垢穢者應該施與布施，
福德在來世中，是有生命者之所依。[SN.1.32]」 [SN.2.23]

44. 一根本經

「一根本、二漩渦，三垢穢、五岩石，
大海十二個漩渦：仙人越過深淵。」

45. 最高經

「完美名字者、微妙義的看見者，給與慧者、在欲之阿賴耶上不執著者，
請你們看那位已知一切的善智慧者：走入聖者之路的大仙。」

46. 天女經

「響亮的天女眾，是跟隨的惡鬼眾，

1. 諸天相應

那個樹林名為誘惑，要如何逃離呢？」
「那個道路名為正直，那個方向名為無畏，
馬車名為不嘎嘎響，被法輪連結的。
慚是它的控制工具，念是它的帷幕，
我說法是駕駛者，正見是先行者。
凡有像這樣的車輛：女子的或男子的，
他確實以這輛車，涅槃就在他的面前。」

47. 造林者經

「誰的福德，日與夜經常地增長？
誰是生天界之人，法住立者、戒具足者？」
「園林種植者、樹林種植者，凡人們是造橋者，
喝水處與水井，凡他們施與住房。
他們的福德，日與夜經常地增長，
他們是生天界之人，法住立者、戒具足者。」

48. 祇樹林經

「這裡確實是那個祇樹林，仙人僧團經常來往的，
被法王居住，有我的喜之產生。
行為、明與法，戒、最高之活命，
不免一死的人們以這些淨化，非以種姓或以財產。
因此賢智者之人，自己利益的看見者，
應該如理考察法，他在那裡這麼淨化。
如舍利弗以慧，以戒與以寂靜，
凡即使到彼岸的比丘，最高者會是這樣程度的。」 [SN.2.20, SN.21.3,
MN.143]

1. 諸天相應

49. 慳吝經

「凡在這個世間中慳吝者，吝嗇者、惡口者，
對其他施與者，製造障礙的人們。
他們的果報是像什麼樣子的？以及來世是像什麼樣子的？
我們來到後能問世尊，我們應該如何知道它？」

「凡在這個世間中慳吝者，吝嗇者、惡口者，
對其他施與者，製造障礙的人們。
他們會往生，地獄、畜生界、閻摩世界，
如果來人的狀態，會被出生在貧困家，
布料、食物、喜樂、娛樂，在那裡被困難地得到。
愚者們從其他人希求的，那也不被他們得到，
這是在當生中的果報，且在來世為惡趣。」

「像這樣我們了知這個，喬達摩！我們問另一個，
凡在這裡已得人的狀態者，寬容者、離慳吝者，
在佛與法上有淨信者，在僧團上極尊重者。
他們的果報是像什麼樣子的？以及來世是像什麼樣子的？
我們來到後能問世尊，我們應該如何知道它？」

「凡在這裡已得人的狀態者，寬容者、離慳吝者，
在佛與法上有淨信者，在僧團上極尊重者。
這些輝耀天界：於該處他們往生。
如果來人的狀態，會被出生在富裕家，
布料、食物、喜樂、娛樂，在那裡被不困難地得到。
在他人聚集的財物上，能如自在天般地喜悅(享用)，
這是在當生中的果報，且在來世為善趣。」

50. 額低葛勒經

「往生無煩天，七位比丘已解脫，
貪瞋已滅盡，已度脫世間中的執著。」

「而誰是那些度脫了泥沼，極難越過的死亡領域者？
誰捨斷人的身體後，超越了天軛？」

1. 諸天相應

「優波迦與波羅健荼，以及補估沙地他們三位，
跋提雅與捷陀提婆，婆侯羅提與僧提雅，
他們捨斷人的身體後，超越了天輶。」

「你有善巧地說他們：魔網的捨斷者，
他們了知誰的法後，切斷了有之繫縛？」

「非從世尊之外，非從你的教說之外，
他們了知那位的法後，切斷了有之繫縛。
於名與色處，被無餘地破壞，
這裡他們了知這個法後，切斷了有之繫縛。」

「你說了甚深的言語，難了知的、極難覺醒的，
你了知誰的法後，說像這樣的言語？」

「在過去我是作陶器者，毘迦林加地方的陶匠，
我是奉養父母者，迦葉佛的優婆塞。
離婬欲法者，梵行無染污者，
是你的同鄉，是你在過去的同伴。
我是那位知道，這七位比丘已解脫，
貪瞋已滅盡，已度脫世間中的執著。」

「那時這正是這樣，如你說，瑞祥兒！
在過去你是作陶器者，毘迦林加地方的陶匠，
你是奉養父母者，迦葉佛的優婆塞。
離婬欲法者，梵行無染污者，
是我的同鄉，是我在過去的同伴。」

「這正是這樣，是以前朋友的會合，
已親自修習的兩者，持最後身者。」 [SN.2.24]

燃燒品第五，其攝頌：

「燃燒、施與什麼、食物，一根本、最高，
天女、造林者、祇樹，慳吝與額低葛勒。」

衰老品(51-60)

51. 衰老經

「什麼是善的直到衰老？什麼是善的當已住立時？
什麼是人人的寶物？什麼是難被盜賊拿走的？」
「戒(德行)是善的直到衰老，信是善的當已住立時，
慧是人人的寶物，福德是難被盜賊拿走的。」

52. 以不衰老經

「什麼以不衰老是善的？當什麼已確立時是善的？
什麼是人人的寶物？什麼是不容易被盜賊拿走的？」
「戒(德行)以不衰老是善的，當信已確立時是善的，
慧是人人的寶物，福德是不容易被盜賊拿走的。」

53. 朋友經

「什麼是遠行者的朋友？什麼是自己家中的朋友？
什麼是當需要生起時的朋友？什麼是來生的朋友？」
「商隊是遠行者的朋友，母親是自己家中的朋友，
同伴是當需要生起時，一再的朋友，
自己所作的福德，那是來生的朋友。」

54. 所依經

「什麼是人的所依？這裡什麼是最上的朋友？」

1. 諸天相應

他們依什麼生活：凡依止大地的生類生物？」
「兒子是人的所依，這裡妻子是最上的朋友，
他們依雨生活：凡依止大地的生類生物[SN.1.80]。」

55. 人經

「什麼使人出生？他的什麼跑來跑去？
什麼來到輪迴？什麼是他的大恐怖？」
「渴愛使人出生，他的心跑來跑去，
眾生來到輪迴，苦是他的大恐怖。」

56. 人經

「什麼使人出生？他的什麼跑來跑去？
什麼來到輪迴？不從什麼被釋放？」
「渴愛使人出生，他的心跑來跑去，
眾生來到輪迴，不從苦被釋放。」

57. 人經

「什麼使人出生？他的什麼跑來跑去？
什麼來到輪迴？什麼是他的所趣處？」
「渴愛使人出生，他的心跑來跑去，
眾生來到輪迴，業是他的所趣處。」

58. 邪道經

「什麼被告知為邪道？什麼有日夜之消逝？
什麼是梵行的垢穢？什麼是無水的沐浴？[SN.1.76]」

1. 諸天相應

「貪被告知為邪道，青春有日夜之消逝，
女人是梵行的垢穢，在這裡這個被世代黏著，
苦行與梵行，那是無水的沐浴。」

59. 伴侶經

「什麼是男子的伴侶？而什麼教導他？
又不免一死的人對什麼的喜樂，從一切苦被釋放？」
「信是男子的伴侶，而慧教導他，
又不免一死的人對涅槃的喜樂，從一切苦被釋放。」

60. 詩人經

「什麼是偈頌的起源？什麼是它們的相？
什麼是偈頌依止的？什麼是偈頌的所依？」
「韻律是偈頌的起源，文字是它們的相，
名字是偈頌依止的，詩人是偈頌的所依。」
衰老品第六，其攝頌：
「衰老、以不衰老、朋友，所依、人三則，
邪道與伴侶，以詩人品被完成。」

征服品(61-70)

61. 名經

「什麼征服一切？比什麼更多的不存在？
什麼是一法，一切就隨其控制？」
「名征服一切，比名更多的不存在，

1. 諸天相應

名是一法，一切就隨其控制。」

62. 心經

「世間被什麼引導？被什麼牽引？
什麼是一法，一切就隨其控制？」
「世間被心引導，被心牽引，
心是一法，一切就隨其控制。」

63. 渴愛經

「世間被什麼引導？被什麼牽引？
什麼是一法，一切就隨其控制？」
「世間被渴愛引導，被渴愛牽引，
渴愛是一法，一切就隨其控制。」

64. 結經

「什麼是世間的結？什麼是它的腳？
以什麼的捨斷，像這樣被稱為涅槃？」
「歡喜是世間的結，尋是它的腳，
以渴愛的捨斷，像這樣被稱為涅槃。」

65. 繫縛經

「什麼是世間的連結？什麼是它的腳？
以什麼的捨棄，切斷一切繫縛？」
「歡喜是世間的連結，尋是它的腳，
以渴愛的捨斷，切斷一切繫縛。」

1. 諸天相應

66. 被自己傷害(被折磨)經

「世間被什麼折磨？被什麼包圍？
被什麼箭刺入？經常被什麼薰？」
「世間被死亡折磨，被老包圍，
被渴愛之箭刺入，經常被欲求薰。」

67. 被綁住經

「世間被什麼綁住(陷住)？被什麼包圍？
世間被什麼覆蓋？世間在什麼上被建立？」
「世間被渴愛綁住，被老包圍，
世間被死亡覆蓋，世間在苦上被建立。」

68. 被覆蓋經

「世間被什麼覆蓋？世間在什麼上被建立？
世間被什麼綁住(陷住)？被什麼包圍？」
「世間被死亡覆蓋，世間在苦上被建立，
世間被渴愛綁住，被老包圍。」

69. 欲求經

「世間被什麼繫縛？以什麼的調伏被解脫？
以什麼的捨斷，切斷一切繫縛？」
「世間被欲求繫縛，以欲求的調伏被解脫，
以棄斷欲求，切斷一切繫縛。」

1. 諸天相應

70. 世間經

「世間在什麼之中被生起？在什麼之中作親密交往？

對什麼執取後，世間在什麼之中被惱害？」

「世間在六之中被生起，在六之中作親密交往，

就對六執取後，世間在六之中被惱害。」

征服品第七，其偈頌：

「名、心、渴愛，結、繫縛，

被折磨、被綁住、被覆蓋，欲求與世間它們為十則。」

切斷品(71-81)

71. 切斷後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站立的那位天神以偈頌對世尊說：

「切斷什麼後睡得安樂？切斷什麼後不憂愁？

對哪一法的殺害，喬達摩同意？」

「切斷憤怒後睡得安樂，切斷憤怒後不憂愁，

天神！對端蜜，而根毒之憤怒的殺害，

聖者稱讚，因為切斷它後不憂愁。」 [SN.2.3]

72. 車經

「什麼是車的表徵？什麼是火的表徵？

什麼是國家的表徵？什麼是女人的表徵？」

「旗幟是車的表徵，煙是火的表徵，

國王是國家的表徵，丈夫是女人的表徵。」

73. 財產經

「這裡什麼是男子的最上財產？善實行什麼者帶來樂？
什麼確實是味道中最美味的？如何活著者是他們說最上的活命者？」
「這裡信是男子的最上財產，善實行法者帶來樂，
真理確實是味道中最美味的，以慧活著者是他們說最上的活命者。」

74. 雨經

「什麼是最上的升起者？什麼是殊勝的落下者？
對到處走者來說是什麼？什麼是殊勝的說話者？」
「種子是最上的升起者，雨是殊勝的落下者，
對到處走者來說是牛，兒子是殊勝的說話者。」
「明是最上的升起者，無明是殊勝的落下者，
對到處走者來說是僧團，佛陀是殊勝的說話者。」

75. 害怕經

「這裡為何多數人是害怕的：當道被好幾種處地解說時？
喬達摩！我問你、廣慧者：當已站在什麼上面時不會害怕來世？」
「正確地安置言語與意後，不以身作諸惡者，
住在許多食物飲料家者，有信的、柔軟的、分享的、寬容的(親切的)，
當已站在這四法上時，當已站在法上時不會害怕來世。」

76. 不衰退經

「什麼衰退、什麼不衰退？什麼被稱為『邪道』？
什麼是法的障礙？什麼有日夜之消逝(滅盡)？
什麼是梵行的垢穢？什麼是無水的沐浴？」

1. 諸天相應

世間中有多少孔隙，在那裡財產[心]不住立？
我們來問世尊，我們應該如何知道它？」
「不免一死的人之色衰退、姓名不衰退，貪被稱為『邪道』，
貪婪是法的障礙，青春有日夜之消逝。
女人是梵行的垢穢，在這裡這個被世代黏著，
苦行與梵行，那是無水的沐浴[SN.1.58]。
世間中有六個孔隙，在那裡心不住立：
懶惰與放逸，不奮起不抑制，
睡眠與倦怠，那些孔隙應該全部地回避它。」

77. 統治權經

「什麼是世間中的統治權？什麼是物品中最上的？
什麼是世間中的劍鎊？什麼是世間中的瘤？
當誰拿走時他們阻止？而當誰拿走時是可愛的？
當誰一再到來，賢智者們歡喜？」
「權力是世間中的統治權，女人是是物品中最上的，
憤怒是世間中的劍鎊，盜賊是世間中的瘤。
當盜賊拿走時他們阻止，而當沙門拿走時是可愛的，
當沙門一再到來，賢智者們歡喜。」

78. 想要經

「想要利益者不應該布施什麼？不免一死的人不應該永捨什麼？
應該釋出什麼善的？而不應該使惡的被釋出？」
「人不應該布施自己，不應該永捨自己，
應該釋出善的言語，而不應該使惡的被釋出。」

79. 旅程的資糧經

「什麼維繫旅程的資糧？什麼是財富的棲息處？」

1. 諸天相應

什麼拖著人人繞轉？什麼是世間中難放棄的？
當個個眾生在什麼上被繫縛時，如鳥之於以網？」
「**信維繫旅程的資糧**，幸運是財富的棲息處，
欲求拖著人人繞轉，欲求是世間中難放棄的，
當個個眾生被欲求繫縛時，如鳥之於以網。」

80. 光明經

「什麼是世間中的光明？什麼是世間中的清醒者？
什麼是在工作上的同事？什麼是其**行動範圍**？
什麼養育懶惰者與不懶惰者，如母對子？
他們依什麼生活：凡依止大地的生類生物？」
「慧是世間中的光明，念是世間中的清醒者，
牛是在工作上的同事，田埂是其行動範圍。
雨養育懶惰者與不懶惰者，如母對子，
他們依雨生活：凡依止大地的生類生物[SN.1.54]。」

81. 無諍者經

「這裡誰是世間中的無諍者？對誰來說已完成的不消失？
這裡誰**遍知欲**？誰的自由經常有？
誰是父母兄弟，禮拜他的已住立者？
這裡誰是剎帝利們**問訊**，卑下的出生者？」
「這裡**沙門**是世間中的無諍者，對沙門來說已完成的不消失，
這裡沙門遍知欲，沙門的自由經常有。
沙門是父母兄弟，禮拜他的已住立者，
這裡沙門是剎帝利們問訊，卑下的出生者。」
切斷品第八，其**攝頌**：
「切斷後、車、財產，雨、害怕、不衰退，
統治權、想要、旅程的資糧，光明與無諍者。」
諸天相應完成。

2. 天子相應

第一品(1-10)

1. 迦葉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那時，在夜已深時，容色絕佳的迦葉天子使整個祇樹林發光後，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迦葉天子對世尊說這個：

「世尊！你說明了比丘，但無對比丘的教誡。」

「迦葉！那樣的話，就這情況請你說明。」

「他應該學習被善說的，與沙門的訓練，

單獨座位與孤獨處，以及心的寂靜。」

迦葉天子說這個，大師是認可者。那時，迦葉天子[心想]：「大師對我是認可者。」向世尊問訊，然後作右繞，接著就在那裡消失了。

2. 迦葉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站立的迦葉天子在世尊面前說這偈頌：

「比丘應該是禪修者、心解脫者，如果希望心的到達，

了知世間的生滅後，善心者、不依止者有那個效益。」

3. 摩伽經

起源於舍衛城。

2. 天子相應

那時，在夜已深時，容色絕佳的摩伽天子使整個祇樹林發光後，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摩伽天子以偈頌對世尊說：

「切斷什麼後睡得安樂？切斷什麼後不憂愁？
對哪一法的殺害，喬達摩同意？」
「切斷憤怒後睡得安樂，切斷憤怒後不憂愁，
阿修羅的征服者！對端蜜，而根毒之憤怒的殺害，
聖者稱讚，因為切斷它後不憂愁。」 [SN.1.71/SN.11.21]

4. 摩伽大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站立的摩伽大天子以偈頌對世尊說：

「世間中有多少燈火，以它們世間變明亮？
我們來問世尊，我們應該如何知道它？」
「世間中有四種燈火，第五種在這裡沒被發現，
太陽在白天照亮，月亮在晚上發亮，
而火在白天與晚上，到處變明亮，
正覺者是照亮者中最勝的，那是無上的光明。」 [SN.1.26]

5. 大嘛哩經

起源於舍衛城。

那時，在夜已深時，容色絕佳的大嘛哩天子使整個祇樹林發光後，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大嘛哩天子在世尊面前說這偈頌：

「這應該被婆羅門做：以不疲倦的努力，
以對諸欲的捨斷，因此他不希望有。」
(世尊：「大嘛哩！」)
「沒有婆羅門應該作的，因為婆羅門應該作的已作。
只要在河中未得到立足處，人以全部的肢體努力，

2. 天子相應

但凡得到立足處後在陸地上住立者，他不努力因為他就是已到達彼岸者。
大嘛哩！這是對婆羅門，對煩惱已盡者、明智者、禪修者的比喻，
到達生死的結束後，他不努力因為他就是已到達彼岸者。」

6. 葛麼大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站立的葛麼大天子對世尊說這個：

「世尊！難做的，世尊！極難做的。」

(世尊：「葛麼大！」)

「他們也做難作的：戒等持、自我住立的有學，

對進入無家者來說，是滿足者、帶來樂者。」

「世尊！難得到的，即：滿足者。」

(世尊：「葛麼大！」)

「他們也得到難得到的：樂於心寂靜者，

日與夜，他們的意(心)樂於修習者。」

「世尊！難集中貫注(定)的，即：心。」

(世尊：「葛麼大！」)

「他們也集中貫注難集中貫注的，樂於諸根寂靜者，

他們切斷死神之網後，葛麼大！聖者們走。」

「世尊！道路是難走的、不平坦的。」

「在難走的、不平坦的上，葛麼大！聖者們也走，

非聖者們在難走的、不平坦的道路上，頭向下地倒下，

聖者們的道路是平坦的，因為聖者們在不平坦上是平坦的。」

7. 般闍羅健達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站立的般闍羅健達天子在世尊面前說這偈頌：

「廣智慧者確實發現了，在障礙中的空間：

那位覺了禪的佛陀，獨處的人牛王、牟尼。」

2. 天子相應

(世尊：「般闍羅健達！」)

「即使在障礙中，他們發現為了到達涅槃的法：
那些得到念者，那些完全善得定者。」

8. 德亞那經

起源於舍衛城。

那時，在夜已深時，容色絕佳的德亞那天子，之前為宗派始祖，使整個祇樹林發光後，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德亞那天子在世尊面前說這些偈頌：

「努力後切斷流，婆羅門！請你除去諸欲，
未捨斷諸欲後，牟尼不往生單一性。
如果以應該做的他做，應該堅固地努力，
因為鬆弛的遊行者，散播更多的塵垢。
惡作不被作是比較好的，惡作之後他苦惱，
善作被作是比較好的，作那個後不後悔。
如茅草被錯誤把握，就割手，
惡執取沙門身分者，拉到地獄。
凡任何鬆弛的行為，以及凡被污染的誓戒(禁制)，
可疑的梵行，那個沒有大果。」

德亞那天子說這個，說這個後，德亞那天子向世尊問訊，然後作右繞，接著就在那裡消失了。

那時，當那夜過後，世尊召喚比丘們：

「比丘們！這夜，在夜已深時，容色絕佳的德亞那天子，之前為宗派始祖，使整個祇樹林發光後，來見我。抵達後，向我問訊，然後在一旁站立。比丘們！在一旁站立的德亞那天子在我面前說這些偈頌：

『努力後切斷流，婆羅門！請你除去諸欲，
未捨斷諸欲後，牟尼不往生單一性。
如果以應該做的他做，應該堅固地努力，
因為鬆弛的遊行者，散播更多的塵垢。
惡作不被作是比較好的，惡作之後他苦惱，
善作被作是比較好的，作那個後不後悔。』

2. 天子相應

如茅草被錯誤把握，就割手，
惡執取沙門身分者，拉到地獄。
凡任何鬆弛的行為，以及凡被污染的誓戒，
可疑的梵行，那個沒有大果。』

德亞那天子說這個，說這個後，德亞那天子向我問訊，然後作右繞，接著就在那裡消失了。比丘們！請你們學習德亞那天子的偈頌，比丘們！請你們學得德亞那天子的偈頌，比丘們！請你們憶持德亞那天子的偈頌，比丘們！德亞那天子的偈頌是伴隨利益的梵行的基礎。」

9. 月經

起源於舍衛城。

當時，月天子被羅侯阿修羅王抓住。

那時，月天子回憶著世尊時說這偈頌：

「願禮敬你，佛陀！英雄！你於一切處已解脫，
我有行道的阻礙，為了那個願你成為我的歸依。」

那時，世尊以偈頌對羅侯阿修羅王說關於月天子的事：

「月已歸依，如來、阿羅漢，
羅侯！請你釋放月，諸佛是世間的憐愍者。」

那時，羅侯阿修羅王釋放月天子後，形色匆匆地去見毘摩質多阿修羅王。抵達後，驚怖、身毛豎立地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毘摩質多阿修羅王以偈頌對羅侯阿修羅王說：

「羅侯！為何你就匆忙地，釋放月呢？
形色驚慌地到來後，你為何就驚恐地站著？」
「我的頭會破裂成七片，活著時會得不到安樂，
在佛陀誦偈頌時，如果沒釋放月。」

10. 日經

起源於舍衛城。

當時，日天子被羅侯阿修羅王抓住。

2. 天子相應

那時，日天子回憶著世尊時說這偈頌：

「願禮敬你，佛陀！英雄！你於一切處已解脫，
我有行道的阻礙，為了那個願你成為我的歸依。」

「日已歸依，如來、阿羅漢，
羅侯！請你釋放日，諸佛是世間的憐愍者。」

「凡在黑暗闇黑中帶來光者：偉大火燄圓輪的日(毘盧遮那)，
羅侯！在虛空行走者不要吞掉日，羅侯！請你釋放我的人。」

那時，羅侯阿修羅王釋放日天子後，形色匆匆地去見毘摩質多阿修羅王。抵達後，驚怖、身毛豎立地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毘摩質多阿修羅王以偈頌對羅侯阿修羅王說：

「羅侯！為何你就匆忙地，釋放日呢？
形色驚慌地到來後，你為何就驚恐地站著？」
「我的頭會破裂成七片，活著時會得不到安樂，
在佛陀誦偈頌時，如果沒釋放日。」

第一品，其攝頌：

「二則迦葉與摩伽，摩伽大、大嘛哩、葛麼大，
般闍羅健達、德亞那，以月日它們為十則。」

給孤獨品(11-20)

11. 鄭地麼瑟經

起源於舍衛城。

那時，在夜已深時，容色絕佳的鄭地麼瑟天子使整個祇樹林發光後，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鄭地麼瑟天子在世尊面前說這偈頌：

「他們確實將走到平安，如鹿在無蚊的沼澤，
具足諸禪後，成為專一的、明智的、具念的。」
「他們確實將走到彼岸，如魚對切斷網後，
具足諸禪後，成為不放逸的、捨棄過失的。」

2. 天子相應

12. 毘紐經

在一旁站立的毘紐天子在世尊面前說這偈頌：

「那些人正是快樂的：侍奉善逝後，
在喬達摩的教說中努力後，不放逸地隨學。」

(世尊：「毘紐！」)

「凡在教誡之句被我宣說時，禪修者們隨學，
那些總是不放逸者，不會是到達死亡控制者。」

13. 長杖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栗鼠飼養處的竹林中。

那時，在夜已深時，容色絕佳的長杖天子使整個竹林發光後，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長杖天子對世尊說這偈誦：

「比丘應該是禪修者、心解脫者，如果希望心的到達。
了知世間的生滅後，善心者、不依止者有那個效益。」

14. 難陀經

在一旁站立的難陀天子以偈頌對世尊說：

「喬達摩！我問你、廣慧者：世尊的智見是不被覆蓋的，
什麼類型者他們說持戒者？什麼類型者他們說有慧者？
什麼類型者超越苦後行動？什麼類型者諸天敬奉？」
「凡持戒者、有慧者、已親自修習者，得定者、愛好禪定者、有念者，
一切愁已消失者、已捨斷者，煩惱已盡、持有最後身者，
像那種類型者他們說持戒者，像那種類型者他們說有慧者。
像那種類型者超越苦後行動，像那種類型者諸天敬奉。」

2. 天子相應

15. 檀香經

在一旁站立的檀香天子以偈頌對世尊說：

「{如何}[誰]渡暴流，日夜不倦怠的？
在無住立、無支持下，誰在深處不沈沒？」
「於一切時戒具足者，有慧者、善得定者，
活力已被發動者、自我努力者，渡難渡的暴流。
已從欲想脫離者，已超越色結者，
貪之歡喜已遍滅盡者，在深處不沈沒。」

16. 瓦須達多經

在一旁站立的瓦須達多天子在世尊面前說這偈頌：

「像被矛觸擊，像在頭處被燃燒著，
為了欲貪的捨斷，比丘應該具念地遊行。」
「像被矛觸擊，像在頭處被燃燒著，
為了有身見的捨斷，比丘應該具念地遊行。」

17. 善梵經

在一旁站立的善梵天子以偈頌對世尊說：

「這個心常被驚嚇，這個意常被震驚，
在未生起的苦難上，還有在已發生的上，
如果有不被驚嚇的，被詢問時請你告訴我。」
「非從覺[支]、苦行之外，非從根的自制之外，
非從一切的放捨之外，我看見有生命者的平安。」
[世尊]說這個.....（中略）就在那裡消失了。

18. 葛古踏經

被我這麼聽聞：

2. 天子相應

有一次，世尊住在娑雞多城漆黑林的鹿園。

那時，在夜已深時，容色絕佳的葛古踏天子使整個漆黑林發光後，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葛古踏天子對世尊說這個：

「沙門！你歡喜嗎？」

「朋友！得到什麼後呢？」

「沙門！那樣的話，你憂愁嗎？」

「朋友！失去什麼呢？」

「沙門！那樣的話，你既不歡喜也不憂愁嗎？」

「是的，朋友！」

「比丘！希望你是無痛苦的，希望歡喜不被發現，

希望當你單獨坐時，不使不喜樂破壞。」

「夜叉！我確是無痛苦的，其次歡喜不被發現，

其次當我單獨坐時，不使不喜樂破壞。」

「比丘！你如何是無痛苦的？如何歡喜不被發現？

如何當你單獨坐時，不使不喜樂破壞呢？」

「已生起痛苦者確實有歡喜，已生起歡喜者確實有痛苦，

[我是]無歡喜、無痛苦的比丘，朋友！請你這麼了解。」

「終於我確實看見，般涅槃的婆羅門：

無歡喜、無痛苦的比丘，已度脫世間中的執著。」

19. 鬻多羅經

起源於王舍城。

在一旁站立的鬻多羅天子以這偈頌對世尊說：

「生命被帶走、壽命是短的，對被帶到老年者來說救護所不存在，

觀看著這在死亡上的恐怖，應該作帶來樂的福德。」

「生命被帶走、壽命是短的，對已被帶到老年者來說救護所不存在，

觀看著這在死亡上的恐怖，期待寂靜者應該捨斷世間誘惑物。」 [SN.1.3]

2. 天子相應

20. 紿孤獨經

在一旁站立的給孤獨天子在世尊面前說這些偈頌：

「這裡確實是那個祇樹林，仙人僧團經常來往的，
被法王居住，有我的喜之產生。
行為、明與法，戒、最高之活命，
不免一死的人們以這些淨化，非以種姓或以財產。
因此賢智者之人，自己利益的看見者，
應該如理考察法，他在那裡這麼淨化。
如舍利弗以慧，以戒與以寂靜，
凡即使到彼岸的比丘，最高者會是這樣程度的。」 [SN.1.48]

給孤獨天子說這個，說這個後，向世尊問訊，然後作右繞，接著就在那裡消失了。

那時，當那夜過後，世尊召喚比丘們：

「比丘們！這夜，在夜已深時，容色絕佳的某位天子使整個祇樹林發光後，來見我。抵達後，向我問訊，然後在一旁站立。比丘們！在一旁站立的那位天子在我面前說這些偈頌：

『這裡確實是那個祇樹林，仙人僧團經常來往的，
被法王居住，有我的喜之產生。
行為、明與法，戒、最高之活命，
不免一死的人們以這些淨化，非以種姓或以財產。
因此賢智者之人，自己利益的看見者，
應該如理考察法，他在那裡這麼淨化。
舍利弗就以慧，以戒與以寂靜，
凡雖到彼岸的比丘，這位就會是最高者。』

那位天子說這個，說這個後，向我問訊，然後作右繞，接著就在那裡消失了。」

當這麼說時，尊者阿難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他必定是給孤獨天子，屋主給孤獨對尊者舍利弗是極淨信者。」

「阿難！好！好！凡所有推論之所及，阿難！你已到達，阿難！他確實是給孤獨天子。」

給孤獨品第二，其攝頌：

2. 天子相應

「鄭地麼瑟與毘紐，長杖、難陀，
檀香、瓦須達多，善梵與葛古踏，
第九鬱多羅所說，第十給孤獨。」

種種外道品(21-30)

21. 濡婆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

那時，在夜已深時，容色絕佳的濡婆天子使整個祇樹林發光後，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濡婆天子在世尊面前說這些偈頌：

「只應該與善人們結交，應該與善人們作親密交往，
了知善的正法後，成為更好的而非惡的。
只應該與善人們結交，應該與善人們作親密交往，
了知善的正法後，慧被得到而非從其他的。
只應該與善人們結交，應該與善人們作親密交往，
了知善的正法後，在憂愁中不憂愁。
只應該與善人們結交，應該與善人們作親密交往，
了知善的正法後，在親族中輝耀。
只應該與善人們結交，應該與善人們作親密交往，
了知善的正法後，眾生到善趣。
只應該與善人們結交，應該與善人們作親密交往，
了知善的正法後，眾生經常地住立。」

那時，世尊以偈頌回答濡婆天子：

「只應該與善人們結交，應該與善人們作親密交往，
了知善的正法後，從一切苦被釋放。」 [SN.1.31]

2. 天子相應

22. 安穩經

在一旁站立的安穩天子在世尊面前說這些偈頌：

「劣智慧的愚者們實行：如以自己為敵人，
做著惡業：凡有辛辣之果者。
那是不好的所作業：凡做了後他後悔者，
對那個淚流滿面地哭泣著：他承受果報。
但那是好的所作業：凡做了後他不後悔者，
對那個有喜悅的快意的：他承受果報。」
「他應該首先就做：凡知道對自己有利益的，
不以車夫的思惟：考量後明智者應該努力。
如車夫，捨去平整平坦的大道後，
登上不平坦的道路後，就沈思斷裂的車軸。
像這樣離開法後，順從非法後，
愚鈍者已到達死亡之口，如沈思斷裂的車軸。」

23. 悉梨經

在一旁站立的悉梨天子以偈頌對世尊說：

「他們都歡喜食物：諸天與人們兩者，
而還有什麼夜叉，不歡喜食物的？」
「凡他們以信，以明淨心施與那個者，
食物就服侍他，在這世間與下一個中。
因此調伏慳吝後，征服垢穢者應該施與布施，
福德在來世中，是有生命者之所依。[SN.1.32]」 [SN.1.43]
「不可思議啊，大德！未曾有啊，大德！
大德！這被世尊多麼善說：
『凡他們以信，以明淨心施與那個者，
食物就服侍他，在這世間與下一個中。
因此調伏慳吝後，征服垢穢者應該施與布施，
福德在來世中，是有生命者之所依。』

2. 天子相應

大德！從前，我是名叫悉梨國王的施與者、施主、布施的稱讚者，大德！那個我的布施在四個門被施與沙門、婆羅門、貧民、旅人、流浪者、乞丐。

大德！那時，後宮婦女們來見我後，說這個：『陛下的布施被施與，無我們的布施被施與，如果我們也依陛下的支持施與布施、作福德，[那就好了！](#)』大德！我這麼想：『我是施與者、施主、布施的稱讚者，當她們說：「我們要施與布施。」時，我能說什麼？』大德！那第一個門我給後宮婦女們，在那裡，後宮婦女們的布施被施與，我的布施退減。

大德！那時，隨侍的剎帝利們來見我後，說這個：『陛下的布施被施與，後宮婦女們的布施被施與，無我們的布施被施與，如果我們也依陛下的支持施與布施、作福德，[那就好了！](#)』大德！我這麼想：『我是施與者、施主、布施的稱讚者，當他們說：「我們要施與布施。」時，我能說什麼？』大德！那第二個門我給隨侍的剎帝利們，在那裡，隨侍的剎帝利們的布施被施與，我的布施退減。

大德！那時，軍人們來見我後，說這個：『陛下的布施被施與，後宮婦女們的布施被施與，隨侍的剎帝利們的布施被施與，無我們的布施被施與，如果我們也依陛下的支持施與布施、作福德，[那就好了！](#)』大德！我這麼想：『我是施與者、施主、布施的稱讚者，當他們說：「我們要施與布施。」時，我能說什麼？』大德！那第三個門我給軍人們，在那裡，軍人們的布施被施與，我的布施退減。

大德！那時，婆羅門、[屋主](#)們來見我後，說這個：『陛下的布施被施與，後宮婦女們的布施被施與，隨侍的剎帝利們的布施被施與，軍人們的布施被施與，無我們的布施被施與，如果我們也依陛下的支持施與布施、作福德，[那就好了！](#)』大德！我這麼想：『我是施與者、施主、布施的稱讚者，當他們說：「我們要施與布施。」時，我能說什麼？』大德！那第四個門我給婆羅門、屋主們，在那裡，婆羅門、屋主們的布施被施與，我的布施退減。

大德！那時，男子們來見我後，說這個：『現在無陛下的任何布施被施與。』大德！當這麼說時，我對那些男子們說這個：『那樣的話，我說，凡收益在外國被生產者，請你們從那裡使一半進入內宮，一半就在那裡請你們對沙門、婆羅門、貧民、旅人、流浪者、乞丐施與布施。』

大德！我不到達這樣[長久](#)所作福德、這樣長久所作諸善法的盡頭[，說]：『有這麼多福德。』或『有這麼多福德果報。』或『能使之這麼久地被存續於天界。』

不可思議啊，大德！未曾有啊，大德！

大德！這被世尊多麼善說：

『凡他們以信，以明淨心施與那個者，

食物就服侍他，在這世間與下一個中。

2. 天子相應

因此調伏慳吝後，征服垢穢者應該施與布施，
福德在來世中，是有生命者之所依。』」

24. 額低葛勒經

在一旁站立的額低葛勒天子在世尊面前說這偈頌：

「往生無煩天，七位比丘已解脫，
貪瞋已滅盡，已度脫世間中的執著。」
「而誰是那些度脫了泥沼，極難越過的死亡領域者？
誰捨斷人的身體後，超越了天軛？」
「優波迦與波羅健茶，以及補估沙地他們三位，
跋提雅與捷陀提婆，婆侯羅提與僧提雅，
他們捨斷人的身體後，超越了天軛。」
「你有善巧地說他們：魔網的捨斷者，
他們了知誰的法後，切斷了有之繫縛？」
「非從世尊之外，非從你的教說之外，
他們了知那位的法後，切斷了有之繫縛。
於名與色處，被無餘地破壞，
這裡他們了知這個法後，切斷了有之繫縛。」
「你說了甚深的言語，難了知的、極難覺醒的，
你了知誰的法後，說像這樣的言語？」
「在過去我是作陶器者，毘迦林加地方的陶匠，
我是奉養父母者，迦葉佛的優婆塞。
離婬欲法者，梵行無染污者，
是你的同鄉，是你在過去的同伴。
我是那位知道，這七位比丘已解脫，
貪瞋已滅盡，已度脫世間中的執著。」
「那時這正是這樣，如你說，瑞祥兒！
在過去你是作陶器者，毘迦林加地方的陶匠，
你是奉養父母者，迦葉佛的優婆塞。
離婬欲法者，梵行無染污者，
是我的同鄉，是我在過去的同伴。」

2. 天子相應

「這正是這樣，是以前朋友的會合，
已親自修習的兩者，持最後身者。」 [SN.1.50]

25. 遮堵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掉舉的、高慢的、浮躁的、饒舌的、言語散亂的、念已忘失的、不正知的、不得定的、心混亂的、諸根不控制的眾多比丘住在僑薩羅國喜馬拉雅山山腹的林野小屋中。

那時，遮堵天子在那十五布薩日去見那些比丘。抵達後，以偈頌對那些比丘說：

「之前比丘們是快樂生活者：喬達摩的弟子們，
無欲求的食物尋求者，無欲求的住所[尋求者]，
知道世間中的無常性後，他們得到了苦的結束。
置(作)自己為難養者後，如村落中的村長，
一再吃後他們躺臥，在他人家中被迷昏頭。
對僧團作合掌後，這裡我說某些人，
他們是被拋棄者、無庇護者，就如那些亡者那樣地。
凡住於放逸者，關於他們被我說，
凡住於不放逸者，我要對他們作禮敬。[SN.9.13]」

26. 赤馬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站立的赤馬天子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能以行走而知道，或看到，或到達，大德！那不被生、不老去、不死去；不去世、不再生之處的世界之邊嗎？」

「朋友！我說：『不能以行走而知道，或看到，或到達那不被生、不老去、不死去；不去世、不再生之處的世界之邊。』」

「不可思議啊，大德！未曾有啊，大德！」

大德！這被世尊多麼善說：『朋友！我說：「不能以行走而知道，或看到，或到達那不被生、不老去、死去；不去世、不再生之處的世界之邊。」』

2. 天子相應

大德！從前，我是名為赤馬的仙人，伯渣的兒子，有神通者，空中行走者。大德！那個我的速度是這樣：猶如有善學、熟練、已訓練、擅長弓術、有強弓的弓箭手，能以輕的箭容易地橫向射穿棕櫚樹影。

大德！那個我的步幅是這樣：猶如從東海到西海。

大德！那個我的像這樣欲求樣貌生起：『我將以行走到達世界之邊。』

大德！具備像這樣的速度與那樣的步幅，那個我除了吃、喝、嚼、嘗，除了大小便事務，除了睡覺、疲勞之排除外，一百年的壽命；一百年活著的；走一百年後，沒到達世界之邊，在途中就死了。

不可思議啊，大德！未曾有啊，大德！

大德！這被世尊多麼善說：『朋友！我說：「不能以行走而知道，或看到，或到達那不被生、不老去、不死去；不去世、不再生之處的世界之邊。」』』

「朋友！然而，我說，不到達世界之邊後得不到苦的結束。

朋友！而是，就在這一擧之長，有想、有心的身體上，我安立世界、世界集、世界滅、導向世界滅道跡。」

「任何時候世界之邊，不能被行走到達，

而不到達世界之邊後，沒有使從苦的解脫。

因此確實世間知者、善慧者，到達世界邊者梵行已完成，

寂靜者知道世界之邊後，對這個世間與其它的不希求。」 [AN.4.45]

27. 難陀經

在一旁站立的難陀天子在世尊面前說這些偈頌：

「時間流逝夜匆匆，種種年齡次第地拋棄[人]，

觀看著這死亡的恐怖，應該作帶來樂的福德。」

「時間流逝夜匆匆，種種年齡次第地拋棄，

觀看著這死亡的恐怖，期待寂靜者應該捨棄世間的誘惑物。」 [SN.1.4]

28. 廣歡喜經

在一旁站立的廣歡喜天子在世尊面前說這些偈頌：

「四輪與九門，被貪充滿、結縛，

2. 天子相應

「**污泥所生，大英雄！要如何逃離？」**
「**切斷皮帶與細繩，及惡欲求與貪後，**
連根拔除渴愛後，要這樣逃離。」 [SN.1.29]

29. 蘇尸摩經

起源於舍衛城。

那時，尊者阿難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世尊對在一旁坐下的尊者阿難說這個：「阿難！你也喜歡舍利弗嗎？」

「**大德！確實，對非愚者、惡性者、愚昧者、心顛倒者來說，誰不會喜歡尊者舍利弗呢？**大德！尊者舍利弗是賢智者；大德！尊者舍利弗是大慧者；大德！尊者舍利弗是博慧者；大德！尊者舍利弗是捷慧者；大德！尊者舍利弗是速慧者；大德！尊者舍利弗是**利慧者**；大德！尊者舍利弗是**洞察慧者**[SN.8.7, MN.111]；大德！尊者舍利弗是少欲者；大德！尊者舍利弗是知足者；大德！尊者舍利弗是獨住者；大德！尊者舍利弗是離群眾者；大德！尊者舍利弗是活力已被發動者；大德！尊者舍利弗是告誡他人者；大德！尊者舍利弗是被告誡的能容忍者；大德！尊者舍利弗是舉罪者；大德！尊者舍利弗是惡的呵責者。大德！確實，對非愚者、惡性者、愚昧者、心顛倒者來說，誰不會喜歡尊者舍利弗呢？」

「這正是這樣，阿難！這正是這樣，阿難！」

阿難！確實，對非愚者、惡性者、愚昧者、心顛倒者來說，誰不會喜歡尊者舍利弗呢？阿難！尊者舍利弗是賢智者；阿難！尊者舍利弗是大慧者；阿難！尊者舍利弗是博慧者；阿難！尊者舍利弗是捷慧者；阿難！尊者舍利弗是速慧者；阿難！尊者舍利弗是利慧者；阿難！尊者舍利弗是洞察慧者；阿難！尊者舍利弗是少欲者；阿難！尊者舍利弗是知足者；阿難！尊者舍利弗是獨住者；阿難！尊者舍利弗是離群眾者；阿難！尊者舍利弗是活力已被發動者；阿難！尊者舍利弗是解說者；阿難！尊者舍利弗是他人言語的容忍者；阿難！尊者舍利弗是舉罪者；阿難！尊者舍利弗是惡的呵責者。阿難！確實，對非愚者、惡性者、愚昧者、心顛倒者來說，誰不會喜歡尊者舍利弗呢？」

那時，當對尊者舍利弗的稱讚被說時，蘇尸摩天子被大天子眾圍繞，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蘇尸摩天子對世尊說這個：

2. 天子相應

「這正是這樣，世尊！這正是這樣，善逝！大德！確實，對非愚者、惡性者、愚昧者、心顛倒者來說，誰不會喜歡尊者舍利弗呢？大德！尊者舍利弗是賢智者；大德！尊者舍利弗是大慧者；大德！尊者舍利弗是博慧者；大德！尊者舍利弗是捷慧者；大德！尊者舍利弗是速慧者；大德！尊者舍利弗是利慧者；大德！尊者舍利弗是洞察慧者；大德！尊者舍利弗是少欲者；大德！尊者舍利弗是知足者；大德！尊者舍利弗是獨住者；大德！尊者舍利弗是離群眾者；大德！尊者舍利弗是活力已被發動者；大德！尊者舍利弗是告誡他人者；大德！尊者舍利弗是被告誡的能容忍者；大德！尊者舍利弗是舉罪者；大德！尊者舍利弗是惡的呵責者。大德！確實，對非愚者、惡性者、愚昧者、心顛倒者來說，誰不會喜歡尊者舍利弗呢？」

大德！又，不論我到哪個天子眾中，就多聽到這樣的聲音：『尊者舍利弗是賢智者；尊者舍利弗是大慧者；尊者舍利弗是博慧者；尊者舍利弗是捷慧者；尊者舍利弗是速慧者；尊者舍利弗是利慧者；尊者舍利弗是洞察慧者；尊者舍利弗是少欲者；尊者舍利弗是知足者；尊者舍利弗是獨住者；尊者舍利弗是離群眾者；尊者舍利弗是活力已被發動者；尊者舍利弗是告誡他人者；尊者舍利弗是被告誡的能容忍者；尊者舍利弗是舉罪者；尊者舍利弗是惡的呵責者。』大德！確實，對非愚者、惡性者、愚昧者、心顛倒者來說，誰不會喜歡尊者舍利弗呢？」

那時，當對尊者舍利弗的稱讚被說時，蘇尸摩天子的天子眾成為悅意的、喜悅的、生起喜-喜悅的，出現種種輝耀的容色。

猶如美麗的、純正的、八個切割面的、作工細緻的、放在黃毛布上的琉璃寶珠，輝耀、照亮、照耀。同樣的，當對尊者舍利弗的稱讚被說時，蘇尸摩天子的天子眾成為悅意的、喜悅的、生起喜-喜悅的，出現種種輝耀的容色。

猶如熟練的鍛工子非常有技術的在鍛冶爐打造的、放在黃毛布上的闍浮河產的金之金幣，輝耀、照亮、照耀。同樣的，當對尊者舍利弗的稱讚被說時，蘇尸摩天子的天子眾成為悅意的、喜悅的、生起喜-喜悅的，出現種種輝耀的容色。

猶如在秋天季節晴朗無雲的天空，在破曉時太白星輝耀、照亮、照耀。同樣的，當對尊者舍利弗的稱讚被說時，蘇尸摩天子的天子眾成為悅意的、喜悅的、生起喜-喜悅的，出現種種輝耀的容色。

猶如在秋季節天晴朗無雲的天空，天空當太陽上升時，擊破一切來到天空的黑闇後，輝耀、照亮、照耀。同樣的，當對尊者舍利弗的稱讚被說時，蘇尸摩天子的天子眾成為悅意的、喜悅的、生起喜-喜悅的，出現種種輝耀的容色。

那時，蘇尸摩天子關於尊者舍利弗在世尊面前說這個偈頌：

「有名的『賢智者』，舍利弗是不憤怒者，

2. 天子相應

少欲者、溫雅者、已調御者，仙人是被大師帶來稱讚者。」
那時，世尊關於尊者舍利弗以偈頌回答蘇尸摩天子：
「有名的『賢智者』，舍利弗是不憤怒者，
少欲者、溫雅者、已調御者，已善調御者等待死時。」

30. 種種外道弟子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栗鼠飼養處的竹林中。

那時，在夜已深時，容色絕佳的眾多種種外道弟子的天子：阿色麼、色喝哩、尼迦、阿勾得迦、威格玻哩、麻那哇格米雅使整個竹林發光後，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阿色麼天子關於富蘭那迦葉在世尊面前說這偈頌：

「這裡在砍殺中，在殺戮強奪中，
迦葉不認為是惡的，又或是自己的福德，
他確實告知安心，那位大師值得尊敬。」

那時，色喝哩天子關於末迦利瞿舍羅在世尊面前說這偈頌：

「以苦行與嫌惡成為自己善防護者，捨斷與人諍論的話後，
離有不實者、實語者，像那樣者確實不作惡。」

那時，尼迦天子關於尼乾陀若提子在世尊面前說這偈頌：

「比丘是謹慎者、審慎者，四禁戒善防護者，
他告知所見與所聞，確實不會是罪行者。」

那時，阿勾得迦天子關於種種外道在世尊面前說這偈頌：

「浮陀迦[旃延]、葛低亞那、尼乾陀，以及凡這末迦利、富蘭那，
群眾的大師已到達沙門身分，他們確實離善人不遠。」

那時，威格玻哩天子以偈頌回答阿勾得迦天子：

「[即使]卑微的狐狸以一起實所行，狐狸任何時候都不是等同獅子者，
裸體、妄語的群眾之大師，引起懷疑的所行者與善者是不相同的。」

那時，魔波旬佔有威格玻哩天子後，在世尊面前說這偈頌：

「熱心投入於苦行與嫌惡者，遠離之被守護者，
以及凡在色上住立者，是在天的世界中有歡喜者，
他們確實正確地教誡：對其他世界不免一死的人。」

2. 天子相應

那時，世尊知道：「這是魔波旬。」後，以偈頌回應魔：
「凡任何色在這裡或在他世，以及凡在空中美麗容色者，
惡魔！那一切被你稱讚的，就像為了殺害魚而投擲的餌。」

那時，麻那哇格米雅天子關於世尊在世尊面前說這偈頌：

「毘富羅在王舍城中，被說是最勝的山，
謝達是雪山中最勝的，天空行走者中是太陽。
大海是海洋中最勝的，而星宿中是月亮，
包括天的世間中，佛陀被說是第一的。」

種種外道品第三，其攝頌：

「濕婆、安穩與悉梨，額低葛勒、遮堵與赤馬，
難陀、廣歡喜，蘇尸摩與種種外道，它們為十則。」

天子相應完成。

3. 橍薩羅相應

第一品(1-10)

1. 年輕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

那時，憍薩羅國波斯匿王去見世尊。抵達後，與世尊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憍薩羅國波斯匿王對世尊說這個：

「喬達摩尊師也自稱：『我已現正覺無上遍正覺』嗎？」

「大王！當正確地說時，凡能說：『他已現正覺無上遍正覺。』者，那就是我，當正確地說時，他能說。大王！因為我已現正覺無上遍正覺。」

「喬達摩先生！即使那些團體的領導者，群眾的老師，有名聲的知名開宗祖師，眾人公認有德行者的沙門、婆羅門，即：富蘭那迦葉、末迦利瞿舍羅、尼乾陀若提子、散惹耶毘羅梨子、浮陀迦旃延、阿夷多翅舍欽婆羅，當他們也被我質問：『請你們自稱：「我已現正覺無上遍正覺。」』時，他們不自稱：『我已現正覺無上遍正覺。』然而，為何是以僅年輕出生且以新出家的喬達摩尊師呢？」

「大王！這四種不應該被輕侮為『年輕』；不應該被輕蔑為『年輕』，哪四種呢？」

大王！剎帝利不應該被輕侮為『年輕』；不應該被輕蔑為『年輕』。

大王！蛇不應該被輕侮為『年輕』；不應該被輕蔑為『年輕』。

大王！火不應該被輕侮為『年輕』；不應該被輕蔑為『年輕』。

大王！比丘不應該被輕侮為『年輕』；不應該被輕蔑為『年輕』。」

世尊說這個，說這個後，善逝、大師又更進一步說這個：

「剎帝利是出生具足者，有良好出身者、有名聲者，

不能輕視為『年輕』，人們不能輕蔑他。

因為他可能是人們的王，剎帝利得到王位後，

3. 橋薩羅相應

當他發怒時，會以國王的處罰對他激烈地執行，
因此應該避開他：守護著自己的生命。
如果在村落或林野，在那裡看見蛇，
不能輕視為『年輕』，人們不能輕蔑牠。
以各種不同的容色，凶猛的蛇行走，
牠靠近後會咬愚者，男人與女人同時(不論男人或女人)，
因此應該避開他，守護著自己的生命。
對可吃很多的火焰，對火、對黑色足跡者，
不能輕視為『年輕』，人們不能輕蔑它。
因為它得到燃料後，成為大火後，
它靠近後會燒愚者，男人與女人同時，
因此應該避開它，守護著自己的生命。
凡火燒森林：火、黑色足跡者，
幼芽在那裡被出生：如果經過諸日夜。
而凡戒具足的比丘，以[戒]火燃燒，
他的兒子、家畜，繼承人、財產他們不擁有，
無子孫、無繼承人，他們成為[如]無根的棕櫚樹。
因此賢智者之人，自己利益的看見者，
對蛇與火，與對有名聲的剎帝利，
以及對戒具足的比丘，應該正確地行動。」

當這麼說時，橋薩羅國波斯匿王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太偉大了，大德！太偉大了，大德！猶如扶正顛倒的，或揭開隱藏的，或告知迷路者的道路，或在黑暗中持燈火：『有眼者們看見諸色』。同樣的，法被世尊以種種法門說明。大德！這個我歸依世尊、法、比丘僧團，大德！請世尊記得我為優婆塞，從今天起終生歸依。」

2. 男子經

起源於舍衛城。

那時，橋薩羅國波斯匿王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橋薩羅國波斯匿王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當男子自身內的幾法生起時，生起不利、苦、不安樂住呢？」

3. 橍薩羅相應

「大王！當男子自身內的三法生起時，生起不利、苦、不安樂住，哪三個呢？大王！當男子自身內的貪欲法生起時，生起不利、苦、不安樂住；大王！當男子自身內的瞋恚法生起時，生起不利、苦、不安樂住；大王！當男子自身內的愚癡法生起時，生起不利、苦、不安樂住，大王！當男子自身內的這三法生起時，生起不利、苦、不安樂住。」

說這個.....（中略）：

「貪欲瞋恚與愚癡以及，惡心意的人，

從自己生起的它們殺害，如有自己果實的竹。[≈SN.17.35]」 [SN.3.23]

3. 老死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橘薩羅國波斯匿王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對已生者來說，有老死之外的嗎？」

「大王！對已生者來說，沒有老死之外的，大王！即使那些大財富的刹帝利：富有、大富、大財富、多金銀、多財產資具、多財穀，對已生的他們來說，也沒有老死之外的；大王！即使那些大財富的婆羅門：.....（中略）大財富的屋主：富有、大富、大財富、多金銀、多財產資具、多財穀，對已生的他們來說，也沒有老死之外的；大王！即使那些煩惱已盡、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負擔已卸、自己的利益已達成、有之結已被滅盡、以究竟智解脫的阿羅漢比丘，對他們來說，這身體也是破裂法、捨棄法。」

世尊說這個.....（中略）。

「國王漂亮的車變老了，而身體也來到衰老，

但正法不來到衰老，確實善人與善人們宣說。」

4. 可愛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橘薩羅國波斯匿王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這裡，獨處、獨坐的我這樣心的深思生起：『對誰來說自己是可愛的呢？對誰來說自己是不可愛的呢？』」

3. 橍薩羅相應

大德！我這麼想：『凡任何以身行惡行、以語行惡行、以意行惡行者，對他們來說自己是不可愛的，即使他們會說這個：「自己是可愛的。」但對他們來說自己是不可愛的，那是什麼原因呢？因為凡不可愛者會對不可愛者作的，那個他們就以自己對自己作了，因此，對他們來說自己是不可愛的。

凡任何以身行善行、以語行善行、以意行善行者，對他們來說自己是可愛的，即使他們會說這個：「自己是不可愛的。」但對他們來說自己是可愛的，那是什麼原因呢？因為凡可愛者會對可愛者作的，那個他們就以自己對自己作了，因此，對他們來說自己是可愛的。』』

「這正是這樣，大王！這正是這樣，大王！

大王！凡任何以身行惡行、以語行惡行、以意行惡行者，對他們來說自己是不可愛的，即使他們會說這個：「自己是可愛的。」但對他們來說自己是不可愛的，那是什麼原因呢？因為凡不可愛者會對不可愛者作的，那個他們就以自己對自己作了，因此，對他們來說自己是不可愛的。

大王！凡任何以身行善行、以語行善行、以意行善行者，對他們來說自己是可愛的，即使他們會說這個：「自己是不可愛的。」但對他們來說自己是可愛的，那是什麼原因呢？因為凡可愛者會對可愛者作的，那個他們就以自己對自己作了，因此，對他們來說自己是可愛的。』

世尊說這個……（中略）：

「如果他知道自己是可愛的，不應該與那個惡的連結，

因為那個是不容易獲得的：以惡作之作者對樂。

當被死神進入時，當離開人的存在時，

什麼確實是他自己的呢？而他取了什麼後走呢？

什麼是他之隨行的，如影不離的呢？

福德與惡兩者，凡不免一死的人在這裡做的。

那個確實是他自己的，而他取了這個後走，

那個是他之隨行的，如影不離的。

因此應該作善的：後世的財富，

福德在來世中，是有生命者之所依。[SN.3.20]』

5. 已自己守護經

起源於舍衛城。

3. 橋薩羅相應

在一旁坐下的橋薩羅國波斯匿王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這裡，獨處、獨坐的我這樣心的深思生起：『對誰來說自己已守護呢？對誰來說自己未守護呢？』」

大德！我這麼想：『凡任何以身行惡行、以語行惡行、以意行惡行者，對他們來說自己未守護，即使他們象軍會守護，或馬軍會守護，或車軍會守護，或步兵軍會守護，但對他們來說自己未守護，那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這個守護是外部的，這個守護不是自身內的，因此，對他們來說自己未守護。』

凡任何以身行善行、以語行善行、以意行善行者，他們已守護自己，即使他們象軍不會守護，或馬軍不會守護，或車軍不會守護，或步兵軍不會守護，但對他們來說自己已守護，那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這個守護是自身內的，這個守護不是外部的，因此，對他們來說自己已守護。』」

「這正是這樣，大王！這正是這樣，大王！」

大王！凡任何以身行惡行……（中略）對他們來說自己未守護，那是什麼原因呢？大王！因為這個守護是外部的，這個守護不是自身內的，因此，對他們來說自己未守護。

大王！凡任何以身行善行、以語行善行、以意行善行者，他們已守護自己，即使他們象軍不會守護，或馬軍不會守護，或車軍不會守護，或步兵軍不會守護，但對他們來說自己已守護，那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這個守護是自身內的，這個守護不是外部的，因此，對他們來說自己已守護。。」

世尊說這個……（中略）：

「以身自制，好！以語自制，好！

以意自制，好！到處自制，好！

到處已自制的、有羞恥的，被稱為『已守護』。」

6. 少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橋薩羅國波斯匿王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這裡，獨處、獨坐的我這樣心的深思生起：『世間中那些眾生是少的：凡得到優越、優越的財富後他們不沈醉，又不放逸，又不來到在欲上貪求，又不在眾生上侵犯，而世間中這些眾生正是更多的：凡得到優越、優越的財富後他們沈醉，又放逸，又來到在欲上貪求，又在眾生上侵犯。』」

3. 橋薩羅相應

「這正是這樣，大王！這正是這樣，大王！

大王！世間中那些眾生是少的：凡得到優越、優越的財富後他們不沈醉，又不放逸，又不來到在欲上貪求，又不在眾生上侵犯，而世間中這些眾生正是更多的：凡得到優越、優越的財富後他們沈醉，又放逸，又來到在欲上貪求，又在眾生上侵犯。」

世尊說這個……（中略）：

「在受用諸欲上貪著者，在欲上貪求者、迷昏頭者，

他們越界不覺醒，如鹿對佈置陷阱的詐欺者，

後果是苦澀的，因為那個的果報是惡的。[SN.3.7]」

7. 法庭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橋薩羅國波斯匿王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這裡，當坐在法庭時，我看見富有、大富、大財富、多金銀、多財產資具、多財穀的**剝帝利**富翁、婆羅門富翁、**屋主**富翁，欲的理由、欲的因由、欲之故而故意說虛妄，大德！我這麼想：『現在，我受夠了法庭，**現在賢面將被法庭被看到**。』」

「（這正是這樣，大王！這正是這樣，大王！）

大王！凡那些富有、大富、大財富、多金銀、多財產資具、多財穀的剝帝利富翁、婆羅門富翁、屋主富翁，欲的理由、欲的因由、欲之故而故意說虛妄者，那將是對他們長久的不利與苦。」

世尊說這個……（中略）：

「在受用諸欲上貪著者，在欲上貪求者、迷昏頭者，

他們越界不覺醒，如鹿對佈置陷阱的詐欺者，

後果是苦澀的，因為那個的果報是惡的。[SN.3.6]」

8. 茉莉經

起源於舍衛城。

當時，橋薩羅國波斯匿王與茉莉皇后一起到宮殿的上層。

3. 橋薩羅相應

那時，橋薩羅國波斯匿王對茉莉皇后說這個：

「茉莉！對你來說，有任何其他人比自己更可愛的嗎？」

「大王！對我來說，沒有任何其他人比自己更可愛的，大王！而，對你來說，有任何其他人比自己更可愛的嗎？」

「茉莉！對我來說，也沒有任何其他人比自己更可愛的。」

那時，橋薩羅國波斯匿王從宮殿下來後，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橋薩羅國波斯匿王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這裡，我與茉莉皇后一起到宮殿的上層，對茉莉皇后說這個：『茉莉！對你來說，有任何其他人比自己更可愛的嗎？』大德！當這麼說時，茉莉皇后對我說這個：『大王！對我來說，沒有任何其他人比自己更可愛的，大王！而，對你來說，有任何其他人比自己更可愛的嗎？』大德！當這麼說時，我對茉莉皇后說這個：『茉莉！對我來說，也沒有任何其他人比自己更可愛的。』」

那時，世尊知道這件事後，那時候說這偈頌[優陀那-Ud.41]：

「以心遊歷一切方位後，從未證得任何比自己更可愛的，

像這樣這對其他人來說個別的自己是可愛的，因此愛惜自己者不應該害他人。」

9. 牝祭經

起源於舍衛城。

當時，有一個**大牲祭**已為橋薩羅國波斯匿王準備好了：五百頭**公牛**、五百頭小公牛、五百頭小母牛、五百頭山羊、五百頭公羊，為了牲祭已被帶到祭壇的諸柱子，凡他們是他的「奴僕」或「僕人」或「工人」者，他們也被懲罰威脅地、被恐懼威脅地、淚滿面地哭泣著作準備工作。

那時，眾多**比丘**在午前時穿好衣服、取衣鉢後，為了托鉢進入舍衛城。

在舍衛城為了托鉢而行後，用餐之後，已從施食返回，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那些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這裡，有一個大牲祭已為橋薩羅國波斯匿王準備好了：五百頭公牛、五百頭小公牛、五百頭小母牛、五百頭山羊、五百頭公羊，為了牲祭已被帶到祭壇的諸柱子，凡他們是他的『奴僕』或『僕人』或『工人』者，他們也被懲罰威脅地、被恐懼威脅地、淚滿面地哭泣著作準備工作。」

那時，世尊知道這件事後，那時候說這些偈頌：

3. 橋薩羅相應

「馬祭、人祭，擲棒祭、酒祭、無遮祭，
大殺害的大牲祭，那些是無大果的。
山羊綿羊與牛，種種在該處被殺，
正行的大仙們，不接近該牲祭。
但凡無勞苦的牲祭，隨家庭經常地祭祀，
山羊綿羊與牛，種種在這裡不被殺，
正行的大仙們，接近這種牲祭。
有智慧者應該祭祀這種，這種牲祭是有大果的，
因為對這樣祭祀者來說，是較優的、較不惡的，
[這種]牲祭是廣大的，以及天神們歡喜。[AN.4.39]」

10. 繫縛經

當時，一大群人被橋薩羅國波斯匿王使之繫縛：一些被繩子，一些被腳鐐，
另一些被鎖鏈。

那時，眾多比丘在午前時穿好衣服、取衣鉢後，為了托鉢進入舍衛城。

在舍衛城為了托鉢而行後，用餐之後，已從施食返回，去見世尊。抵達後，
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那些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這裡，一大群人被橋薩羅國波斯匿王使之繫縛：一些被繩子，一些
被腳鐐，另一些被鎖鏈。」

那時，世尊知道這件事後，那時候說這些偈頌：

「明智者說那不是堅固的繫縛：凡鐵製的、木製的與燈心草，
在寶石耳環上著迷者染著者，以及凡在妻兒上期待者，
明智者說這是堅固的繫縛：往下拉的、徐緩的、難解脫的。
也切斷這個後他們遊行，捨斷欲與樂後無期待的。」

第一品，其攝頌：

「年輕、男子、老，可愛、已自己守護，
少、法庭，茉莉、牲祭、繫縛。」

第二品(11-20)

11. 七位結髮者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東園鹿母講堂。

當時，世尊在傍晚時，從獨坐中出來，坐在外面的門屋。

那時，橘薩羅國波斯匿王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

當時，有七位結髮者、七位尼乾陀、七位裸行者、七位一衣者、七位遊行者，長的腋毛、指甲、體毛，擔著一併梨重荷物的扁擔，從世尊不遠處越過。

那時，橘薩羅國波斯匿王從座位起來後，置(作)上衣到一邊肩膀後，右膝觸地，然後向那七位結髮者、七位尼乾陀、七位裸行者、七位一衣者、七位遊行者合掌鞠躬後，告知名字三次：

「大德！我是橘薩羅國波斯匿王……（中略）大德！我是橘薩羅國波斯匿王。」

那時，在那七位結髮者、七位尼乾陀、七位裸行者、七位一衣者、七位遊行者離去不久時，橘薩羅國波斯匿王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橘薩羅國波斯匿王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凡世間中阿羅漢，或已到達阿羅漢境界之道，他們是這兩者之一。」

「大王！以你在家受用諸欲、住於孩子擁擠的住處、享用迦尸的檀香、戴花環香料塗油、享有金銀，這是難知的：『這些是阿羅漢，或這些已到達阿羅漢境界之道。』

大王！以共住，戒能被知道，而且那是以長時間，非以短暫的；以作意的，非以不作意的；以有慧的，非以劣慧的。

大王！以對談，淨行能被知道，而且那是以長時間，非以短暫的；以作意的，非以不作意的；以有慧的，非以劣慧的。

大王！在災禍中，剛毅能被知道，而且那是以長時間，非以短暫的；以作意的，非以不作意的；以有慧的，非以劣慧的。

3. 橍薩羅相應

大王！以討論，慧能被知道，而且那是以長時間，非以短暫的；以作意的，非以不作意的；以有慧的，非以劣慧的。』

「不可思議啊，大德！未曾有啊，大德！

大德！這被世尊多麼善說：『大王！以你在家受用諸欲、住於孩子擁擠的住處、享用迦尸的檀香、戴花環香料塗油、享有金銀，這是難知的：「這些是阿羅漢，或這些已到達阿羅漢境界之道。」

大王！以共住，戒能被知道，而且那是以長時間，非以短暫的；以作意的，非以不作意的；以有慧的，非以劣慧的。

大王！以交談，淨行能被知道，而且那是以長時間，非以短暫的；以作意的，非以不作意的；以有慧的，非以劣慧的。

大王！在災禍中，剛毅能被知道，而且那是以長時間，非以短暫的；以作意的，非以不作意的；以有慧的，非以劣慧的。

大王！以討論，慧能被知道，而且那是以長時間，非以短暫的；以作意的，非以不作意的；以有慧的，非以劣慧的。』

大德！這些男子是我的間諜、臥底者，從它國偵察後回來。先被他們偵察，然後我將處置。大德！現在，他們除去那塵垢污穢後，被善浴、善塗油，整理好髮鬚，穿上白衣，他們將具備、具足五種欲自娛。」 [Ud.52]

那時，世尊已知這件事後，那時候說這些偈頌：

「人非以容色形相而容易知道，也非以短暫的看見而應該信賴，

因為以善制御的特徵，無制御者們在這世間中行。

如黏土作的假耳環，如銅的半分錢被黃金包覆，

被附屬物包覆者們在世間中行，內在不清淨、外在亮麗。」

12. 五位國王經

起源於舍衛城。

當時，波斯匿王為首之五位國王具備、具足五種欲自娛者的這個談論中出現：「什麼是諸欲中第一的呢？」

在那裡，某些說這個：「色是諸欲中第一的。」

某些說這個：「聲音是諸欲中第一的。」

某些說這個：「氣味是諸欲中第一的。」

某些說這個：「味道是諸欲中第一的。」

3. 橍薩羅相應

某些說這個：「所觸是諸欲中第一的。」

由於那些國王不能夠互相說服，那時，憍薩羅國波斯匿王對那些國王說這個：

「親愛的先生們！我們走，讓我們去見世尊。抵達後，問世尊這件事，我們將依世尊為我們解說那樣憶持它。」

「是的，親愛的先生！」那些國王回答憍薩羅國波斯匿王。

那時，以波斯匿王為首的五位國王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憍薩羅國波斯匿王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這裡，我們五位國王具備、具足五種欲自娛者的這個談論中出現：『什麼是諸欲中第一的呢？』某些說這個：『色是諸欲中第一的。』某些說這個：『聲音是諸欲中第一的。』某些說這個：『氣味是諸欲中第一的。』某些說這個：『味道是諸欲中第一的。』某些說這個：『所觸是諸欲中第一的。』大德！什麼是諸欲中第一的呢？」

「大王！我說：『合意的範圍是五欲中第一的。』

大王！同樣那個色，對某些人是合意的，同樣那個色，對某些人是不合意的。而凡他以那些色為悅意的、完全滿意的(意向被充滿)者，他不欲求其它比那些更上的或更勝妙的色，對他來說，那些色是最高的；對他來說，那些色是無上的。

大王！同樣那個聲音，對某些人是合意的，同樣那個聲音，對某些人是不合意的。而凡他以那些聲音為悅意的、完全滿意的者，他不欲求其它比那些更上的或更勝妙的聲音，對他來說，那些聲音是最高的；對他來說，那些聲音是無上的。

大王！同樣那個氣味，對某些人是合意的，同樣那個聲音，對某些人是不合意的。而凡他以那些氣味為悅意的、完全滿意的者，他不欲求其它比那些更上的或更勝妙的聲音，對他來說，那些氣味是最高的；對他來說，那些氣味是無上的。

大王！同樣那個味道，對某些人是合意的，同樣那個味道，對某些人是不合意的。而凡他以那些味道為悅意的、完全滿意的者，他不欲求其它比那些更上的或更勝妙的味道，對他來說，那些味道是最高的；對他來說，那些味道是無上的。

大王！同樣那個所觸，對某些人是合意的，同樣那個所觸，對某些人是不合意的。而凡他以那些所觸為悅意的、完全滿意的者，他不欲求其它比那些更上的或更勝妙的所觸，對他來說，那些所觸是最高的；對他來說，那些所觸是無上

3. 橍薩羅相應

的。」

當時，梅檀額利迦優婆塞坐在那些群眾中。那時，梅檀額利迦優婆塞從座位起來後，置(作)上衣到一邊肩膀，向世尊合掌鞠躬後，對世尊說這個：

「世尊！它在我心中出現；善逝！它在我心中出現。」

「梅檀額利迦！請你說明。」世尊說。

那時，梅檀額利迦優婆塞在世尊面前以相應那樣的偈頌大讚：

「如芬芳的紅蓮、紅睡蓮，會在清晨香氣不散地盛開，

請看放光者、照耀者，像太陽在空中照亮著。」

那時，那五位國王以五件上衣使梅檀額利迦優婆塞裹上。

那時，梅檀額利迦優婆塞以那五件上衣使世尊裹上。

13. 一桶煮好的經

起源於舍衛城。

當時，憍薩羅國波斯匿王吃一桶煮好的飯。

那時，憍薩羅國波斯匿王是已食者、喘息者，他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

那時，世尊知道憍薩羅國波斯匿王是已食者、喘息者後，那時候，他說了這偈頌：

「當人常有念：在所獲得的食物上知量時，

他的諸苦痛(受)變薄，緩慢地老、守護著壽命。」

當時，學生婆羅門善見站在憍薩羅國波斯匿王後面。

那時，憍薩羅國波斯匿王召喚學生婆羅門善見：

「來！親愛的善見！你在世尊面前學得這偈頌後，在我的食物到達時說，而我將持續每天給你(對你轉起)一百迦哈玻那的食物。」

「是的，陛下！」學生婆羅門善見回答憍薩羅國波斯匿王後，在世尊面前學得這偈頌，然後在憍薩羅國波斯匿王的食物到達時確實地說：

「當人常有念：在所獲得的食物上知量時，

他的諸苦痛變薄，緩慢地老、守護著壽命。」

那時，憍薩羅國波斯匿王次第地保持最多一那利的飯量。

那時，憍薩羅國波斯匿王過些時候肢體瘦了(被善切片)，以手拍打著肢體，那時，他吟出這優陀那：

3. 橋薩羅相應

「那位世尊確實以兩方面的利益憐憫我：以當生的與來世的利益。」

14. 戰鬥經

起源於舍衛城。

那時，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部署四種軍後前往迦尸，進攻橋薩羅國波斯匿王。

橋薩羅國波斯匿王聽聞：

「聽說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部署四種軍後前往迦尸，已對我進攻。」

那時，橋薩羅國波斯匿王部署四種軍後前往迦尸，向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前進。

那時，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與橋薩羅國波斯匿王戰鬥。

又，在那次戰鬥中，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打敗了橋薩羅國波斯匿王，而敗北的橋薩羅國波斯匿王向自己的首都舍衛城前進。

那時，眾多比丘在午前時穿好衣服、取衣鉢後，為了托鉢進入舍衛城。

在舍衛城為了托鉢而行後，用餐之後，已從施食返回，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那些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這裡，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部署四種軍後前往迦尸，進攻橋薩羅國波斯匿王。大德！橋薩羅國波斯匿王聽聞：『聽說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部署四種軍後前往迦尸，已對我進攻。』大德！那時，橋薩羅國波斯匿王部署四種軍後前往迦尸，向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前進。大德！那時，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與橋薩羅國波斯匿王戰鬥，又，大德！在那次戰鬥中，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打敗了橋薩羅國波斯匿王，大德！而敗北的橋薩羅國波斯匿王向自己的首都舍衛城前進。」

「比丘們！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有惡友、惡伴侶、惡同志，而橋薩羅國波斯匿王有善友、善伴侶、善同志。」

比丘們！今天，敗北的橋薩羅國波斯匿王這晚睡不好了。」

世尊說這個……（中略）：

「勝利者招致怨恨，敗北者睡不好，

寂靜者睡得安樂：捨斷勝敗後。」

15. 戰鬥經

那時，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部署四種軍後前往迦尸，進攻橋薩羅國波斯匿王。

橋薩羅國波斯匿王聽聞：

「聽說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部署四種軍後前往迦尸，已對我進攻。」

那時，橋薩羅國波斯匿王部署四種軍後前往迦尸，向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前進。

那時，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與橋薩羅國波斯匿王戰鬥。

又，在那次戰鬥中，橋薩羅國波斯匿王打敗了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並且活抓他。

那時，橋薩羅國波斯匿王這麼想：「即使當我沒違犯這位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時，他違犯[我]，但他仍是我的外甥，讓我佔據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的所有象軍、佔據所有的馬軍、佔據所有的車軍、佔據所有的步軍後，只讓他能活著撤退。」

那時，橋薩羅國波斯匿王佔據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的所有象軍、佔據所有的馬軍、佔據所有的車軍、佔據所有的步軍後，只讓他活著撤退。

那時，眾多比丘在午前時穿好衣服、取衣鉢後，為了托鉢進入舍衛城。

在舍衛城為了托鉢而行後，用餐之後，已從施食返回，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那些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這裡，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部署四種軍後前往迦尸，進攻橋薩羅國波斯匿王。大德！橋薩羅國波斯匿王聽聞：『聽說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部署四種軍後前往迦尸，已對我進攻。』大德！那時，橋薩羅國波斯匿王部署四種軍後前往迦尸，向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前進。大德！那時，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與橋薩羅國波斯匿王戰鬥。又，大德！在那次戰鬥中，橋薩羅國波斯匿王打敗了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並且活抓他。大德！那時，橋薩羅國波斯匿王這麼想：『即使當我沒違犯這位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時，他違犯[我]，但他仍是我的外甥，讓我佔據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的所有象軍、佔據所有的馬軍、佔據所有的車軍、佔據所有的步軍後，只讓他能活著撤退。』大德！那時，橋薩羅國波斯匿王佔據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的所有象軍、佔據所有的馬軍、佔據所有的車軍、佔據所有的步軍後，只讓他活著撤退。」

3. 橍薩羅相應

那時，世尊知道這件事後，那時候說這些偈頌：

「男子就一直掠奪，只要有利於他，
而當其他人掠奪時，那位掠奪者被掠奪。
愚者認為確實合理，只要未被惡的折磨，
而當被惡的折磨時，那時他遭受苦。
殺害者得到殺害，征服者得到征服，
辱罵者對辱罵，以及激怒者對激怒，
那時以業的輪迴，那位掠奪者被掠奪。」

16. 茉莉經

起源於舍衛城。

那時，橘薩羅國波斯匿王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

那時，某位男子去見橘薩羅國波斯匿王。抵達後，在橘薩羅國波斯匿王的耳朵處通知：「陛下！茉莉皇后已生女兒。」

當這麼說時，橘薩羅國波斯匿王成為不悅意的。

那時，世尊知道橘薩羅國波斯匿王成為不悅意的後，那時候說這些偈頌：

「某些女性確實，較男性好，王！
有智慧的、持戒的，婆婆當天神、對丈夫貞淑。
凡被她生的男性，成為英雄、諸方之主，
像那樣好妻子的兒子，他教誡王國。」

17. 不放逸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橘薩羅國波斯匿王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有一法，凡得到後住立二種利益：當生的利益與後世的嗎？」

「大王！有一法，凡得到後住立二種利益：當生的利益與後世的。」

「大德！那麼，哪一法，凡得到後住立二種利益：當生的利益與後世的呢？」

3. 橋薩羅相應

「大王！[不放逸](#)是一法，凡得到後住立二種利益：當生的利益與後世的。大王！猶如凡任何叢林生物的足跡種類者，一切都在那些象的足跡中走到容納，象的足跡被說為其中第一的，即：以其之大。同樣的，大王！不放逸是一法，得到後住立二種利益：屬於當生的利益與後世的。」

世尊說這個……（中略）：

「對壽命、無病、美貌，對天界、高貴家系的狀態，
對喜樂以欲求者：廣大的、更多更多的，
賢智者稱讚，在福德行為上的不放逸。
不放逸的賢智者，擁有二種利益：
凡在當生中的利益，以及凡後世的利益，
[現觀利益的堅固者](#)，被稱為『賢智者』。」

18. 善友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橋薩羅國波斯匿王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這裡，獨處、[獨坐](#)的我這樣心的深思生起：『法被世尊善說，那是對有善友、有善同伴、善同志者，不是對有惡友、有惡同伴、有惡同志者。』」

「這正是這樣，大王！這正是這樣，大王！」

大王！法被我善說，那是對有善友、有善同伴、善同志者，不是對有惡友、有惡同伴、有惡同志者。

大王！這裡，有一次，我住在釋迦國，名叫那軋拉迦的釋迦族人城鎮，大王！那時，阿難[比丘](#)來見我。抵達後，向我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大王！在一旁坐下的阿難比丘對我說這個：『大德！[這是梵行的一半](#)，即：[善友誼](#)、善同伴之誼、善同志之誼。』

大王！當這麼說時，我對阿難比丘說這個：『阿難！不要這樣[說][DN.15](#)，阿難！不要這樣[說]，阿難！[這就是梵行的全部](#)，即：善友誼、善同伴之誼、善同志之誼。阿難！當比丘有善友、善伴侶、善同志時，這應該能被預期：他必將修習八支聖道、必將多修習八支聖道。』

而，阿難！有善友、善伴侶、善同志的比丘，如何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呢？阿難！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正見；依止遠離……（中略）修習正志……（中略）修習正語……（中略）修習正

3. 橍薩羅相應

業.....（中略）修習正命.....（中略）修習正精進.....（中略）修習正念；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正定。阿難！有善友、善伴侶、善同志的比丘，這樣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

阿難！其次，以這個法門，這也應該能被知道：關於這就是梵行的全部，即：善友誼、善伴侶之誼、善同志之誼。阿難！由於[以]我為善友，**生法**的眾生從生完全脫離；老法的眾生從老完全脫離；病法的眾生從病完全脫離；死法的眾生從死完全脫離；愁悲苦憂絕望法的眾生從愁悲苦憂絕望完全脫離。阿難！以這個法門，這也應該能被知道：關於這就是梵行的全部，即：善友誼、善伴侶之誼、善同志之誼。[SN.45.2]』

大王！因此，在這裡，應該被你這麼學：『我要成為有善友、善伴侶、善同志者。』大王！應該被你這麼學。

大王！當你有善友、善伴侶、善同志時，這一法依止後應該被留下：在善法上的不放逸。

大王！當你住於不放逸時，依止不放逸後，你的宮女隨從必將這麼想：『國王住於不放逸，依止不放逸，來吧！讓我們也住於不放逸，依止不放逸。』

大王！當你住於不放逸時，依止不放逸後，你的**剝帝利**隨從必將這麼想：『國王住於不放逸，依止不放逸，來吧！讓我們也住於不放逸，依止不放逸。』

大王！當你住於不放逸時，依止不放逸後，你的軍隊必將這麼想：『國王住於不放逸，依止不放逸，來吧！讓我們也住於不放逸，依止不放逸。』

大王！當你住於不放逸時，依止不放逸後，你的城鎮與地方人們必將這麼想：『國王住於不放逸，依止不放逸，來吧！讓我們也住於不放逸，依止不放逸。』

大王！當你住於不放逸時，依止不放逸後，你自己必將被保護、被守護；宮女也必將被保護、被守護；寶庫與藏庫之家屋也必將被保護、被守護。」[SN.45.2]

世尊說這個.....（中略）：

「對財富以欲求者：廣大的、更多更多的，

賢智者稱讚，在福德行為上的不放逸。

不放逸的賢智者，擁有二種利益：

凡在當生中的利益，以及凡後世的利益，

現觀利益的堅固者，被稱為『賢智者』。」

19. 無子者經

起源於舍衛城。

那時，憍薩羅國波斯匿王中午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世尊對在一旁坐下的憍薩羅國波斯匿王說這個：「那麼，大王！你中午從哪裡來呢？」

「大德！這裡，舍衛城中經營錢莊的屋主死了，我搬走那位無子者的財產到國王後宮後而來，大德！黃金就有八百萬，更不用說白銀。大德！又，那位經營錢莊的屋主之食物受用是這樣的：吃碎米飯拌酸粥，衣服受用是這樣的：穿三片粗麻布的衣服，車乘受用是這樣的：乘以裝著樹葉傘的老舊小車。」

「這正是這樣，大王！這正是這樣，大王！」

大王！非善人得到廣大的財富後，既不使自己快樂、喜悅，也不使父母快樂、喜悅，不使妻兒快樂、喜悅，不使奴僕、工人、傭人快樂、喜悅，不使朋友、同僚快樂、喜悅，不在沙門、婆羅門上使目標崇高的、天的、安樂果報的、導向天界的供養建立，當他的那些財富不這樣正當使用時，國王們拿走，或盜賊們拿走，或火燃燒，或水流走，或不可愛的繼承者們拿走，大王！像這樣，當不正當使用時，那些財富走到遍盡，而非使用。

大王！猶如在無人處有清澈水的、冷水的、悅意水的、透明水的、美麗河岸的、令人愉快的蓮花池，人們既不會拿走它，也不會喝、不會沐浴、不會依資具[功能]使用(作)，大王！像這樣，當不正當使用時，那個水會走到遍盡，而非使用。同樣的，大王！當非善人得到廣大的財富後，既不使自己快樂、喜悅，也不使父母快樂、喜悅，不使妻兒快樂、喜悅，不使奴僕、工人、傭人快樂、喜悅，不使朋友、同僚快樂、喜悅，不在沙門、婆羅門上使目標崇高的、天的、安樂果報的、導向天界的供養建立，當他的那些財富不這樣正當使用時，國王們拿走，或盜賊們拿走，或火燃燒，或水流走，或不可愛的繼承者們拿走，大王！像這樣，當不正當使用時，那些財富走到遍盡，而非使用。

大王！而當善人得到廣大的財富後，使自己快樂、喜悅，也使父母快樂、喜悅，使妻兒快樂、喜悅，使奴僕、工人、傭人快樂、喜悅，使朋友、同僚快樂、喜悅，在沙門、婆羅門上使目標崇高的、天的、安樂果報的、導向天界的供養建立，當他的那些財富這樣正當使用時，國王們不拿走，盜賊們不拿走，火不燃燒，水不流走，不可愛的繼承者們不拿走，大王！像這樣，當正當使用時，那些財富走到使用，而非遍盡。

3. 橍薩羅相應

大王！猶如在村落或城鎮不遠處有清澈水的、冷水的、悅意水的、透明水的、美麗河岸的、令人愉快的蓮花池，人們會拿走那些水，也會喝、會沐浴、會依資具[功能]使用，大王！像這樣，當正當使用時，那個水會走到使用，而非遍盡。同樣的，大王！當善人得到廣大的財富後，使自己快樂、喜悅，也使父母快樂、喜悅，使妻兒快樂、喜悅，使奴僕、工人、傭人快樂、喜悅，使朋友、同僚快樂、喜悅，在沙門、婆羅門上使目標崇高的、天的、安樂果報的、導向天界的供養建立，當他的那些財富這樣正當使用時，國王們不拿走，盜賊們不拿走，火不燃燒，水不流走，不可愛的繼承者們不拿走，大王！像這樣，當正當使用時，那些財富走到使用，而非遍盡。」

「如冷水在無人處，當它不能被喝飲時走向乾涸，
這樣邪惡人得到財物後，既不自己受用也不施與。
明智者與智者得到財富後，他受用與成為盡義務者，
那位人牛王養育親屬眾後，不被責備地到達天界處。」

20. 無子者經

那時，橘薩羅國波斯匿王中午去見世尊[.....（中略）]。

世尊對在一旁坐下的橘薩羅國波斯匿王說這個：

「那麼，大王！你中午從哪裡來呢？」

「大德！這裡，舍衛城中經營錢莊的屋主死了，我搬走那位無子者的財產到國王後宮後而來，大德！黃金就有一千萬，更不用說白銀。大德！又，那位經營錢莊的屋主之食物受用是這樣的：吃碎米飯拌酸粥；衣服受用是這樣的：穿三片粗麻布的衣服，車乘受用是這樣的：乘以裝著樹葉傘的老舊小車。」

「這正是這樣，大王！這正是這樣，大王！」

大王！從前，那位經營錢莊的屋主以施食使名叫多迦羅尸棄的辟支佛受取：說『請你們對沙門施與食物』後，從座位起來後離開。

但，給了後，後來成為後悔者：『這是恩惠，如果奴僕或工人吃施食。』而且他為財產的因素奪取兄弟獨子的生命。

大王！凡那位經營錢莊的屋主以施食使名叫多迦羅尸棄的辟支佛受取，以那個業的果報，他往生善趣、天界七回，以正是那個業的殘餘果報，他就在這舍衛城作經營錢莊者七回。大王！凡那位經營錢莊的屋主施與後，後來他成為後悔者：『這是恩惠，如果奴僕或工人吃施食。』以那個業的果報，他的心不傾向於

3. 橍薩羅相應

上妙食物的受用，他的心不傾向於上妙衣服的受用，他的心不傾向於上妙車乘的受用，他的心不傾向於上妙五種欲的受用。大王！而且凡那位經營錢莊的屋主為財產的因素奪取兄弟獨子的生命，以那個業的果報，他在地獄受折磨好幾年、好幾百年、好幾千年、好幾十萬年，以正是那個業的殘餘果報，使這第七次無子者的財產進入國王的藏庫。

大王！而那位經營錢莊的屋主以前的福德已滅盡，且沒累積新福德，大王！又，經營錢莊的屋主現在在大叫喚地獄受折磨。」

「大德！像這樣，經營錢莊的屋主已往生大叫喚地獄了嗎？」

「是的，大王！經營錢莊的屋主已往生大叫喚地獄了。」

世尊說這個……（中略）：

「穀物、財物、銀、金，或甚至凡有任何所有物者，

奴僕、工人、僕人，以及凡依他生活者，

一切都沒拿後他將被[迫]走，一切都是導向捨棄的。

而凡他以身作，以語或以心，

那個確實是他自己的，而他拿這個後走，

那個是他的隨行者，如影不離。

因此應該作善的：後世的財富，

福德在來世中，是有生命者之所依。[SN.3.4]」

第二品，其攝頌：

「結髮者、五位國王，以及一桶煮好的飯，

戰鬥二說，茉莉與不放逸二則，

無子者二說，因此被稱為品。」

第三品(21-25)

21. 人經

起源於舍衛城。

那時，憍薩羅國波斯匿王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世尊對在一旁坐下的憍薩羅國波斯匿王說這個：

3. 橍薩羅相應

「大王！現在世間中存在這四種人，哪四種呢？從闇黑到闇黑者、從闇黑到光明者、從光明到闇黑者、從光明到光明者。」

大王！而怎樣的人是從闇黑到闇黑者呢？大王！這裡，某人被再生在卑賤家：在旃陀羅家，或在竹匠家，或在獵人家，或在車匠家，或在清垃圾者家，在貧窮處，在少食物、飲料、飲食處，在生活困難處，於該處衣食被困難地得到。他是醜陋者、醜惡者、矮小者、多種疾病者：單眼者，或手彎曲畸形者，或跛腳者，或癱瘓者，是食物、飲料、衣物、交通工具、花環、香料、塗油、臥床、房舍、燈燭的非利得者。他以身行惡行，以語行惡行，以意行惡行，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苦界、惡趣、下界、地獄。

大王！猶如男子從黑暗走到黑暗，或從闇黑走到闇黑，或從血垢走到血垢，大王！我說這個人是像這樣者。大王！這樣的人是從闇黑到闇黑者。

大王！而怎樣的人是從闇黑到光明者呢？大王！這裡，某人被再生在卑賤家：在旃陀羅家，或在竹匠家，或在獵人家，或在車匠家，或在清垃圾者家，在貧窮處，在少食物、飲料、飲食處，在生活困難處，於該處衣食被困難地得到。他是醜陋者、醜惡者、矮小者、多種疾病者：單眼者，或手彎曲畸形者，或跛腳者，或癱瘓者，是食物、飲料、衣物、交通工具、花環、香料、塗油、臥床、房舍、燈燭的非利得者。他以身行善行，以語行善行，以意行善行，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

大王！猶如男子從地上登上轎子，或從轎子登上馬背，或從馬背登上象背，或從象背登上高樓，大王！我說這個人是像這樣者。大王！這樣的人是從闇黑到光明者。

大王！而怎樣的人是從光明到闇黑者呢？大王！這裡，某人被再生在高貴家：在大財富剎帝利家，或在大財富婆羅門家，或在大財富屋主家，在富有處，在大富處，在大財富處，在多金銀處，在多財產資具處，在多財穀處。他是英俊者、好看者、端正者、具備最美的容色者，食物、飲料、衣物、交通工具、花環、香料、塗油、臥床、房舍、燈燭的利得者者。他以身行惡行，以語行惡行，以意行惡行後，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苦界、惡趣、下界、地獄。

大王！猶如男子從高樓下到象背，或從象背下到馬背，或從馬背下到轎子，或從轎子下到地上，或從地上進入黑暗，大王！我說這個人是像這樣者。大王！這樣的人是從光明到闇黑者。

大王！而怎樣的人是從光明到光明者呢？大王！這裡，某人被再生在高貴家：在大財富剎帝利家，或在大財富婆羅門家，或在大財富屋主家，在富有處，在大富處，在大財富處，在多金銀處，在多財產資具處，在多財穀處。他是英俊

3. 橍薩羅相應

者、好看者、端正者、具備最美的容色者，食物、飲料、衣物、交通工具、花環、香料、塗油、臥床、房舍、燈燭的利得者者。他以身行善行，以語行善行，以意行善行後，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

大王！猶如男子從轎子移到轎子，或從馬背移到馬背，或從象背移到象背，或從高樓移到高樓，大王！我說這個人是像這樣者。大王！這樣的人是從光明到光明者。

大王！這些是現在世間中存在的四種人。」[AN.4.85]

世尊說這個……（中略）：

「國王！男子是貧窮者，無信者、慳吝者，
吝嗇者、惡意向者，邪見者、無敬意者。
對沙門、婆羅門，或即使對其他流浪者，
他辱罵、誹謗，他是虛無論者、激怒者，
當施與乞求者食物時，他制止。

國王！像那樣的男子，人們的王！當死時，
到恐怖的地獄：從闇黑到闇黑者。

國王！男子是貧窮者，有信者、不慳吝者，
他以最上的意向施與，意不混亂的人。
對沙門、婆羅門，或即使對其他流浪者，
他起立後問訊，學習正行，
當施與乞求者食物時，他不制止。

國王！像那樣的男子，人們的王！當死時，
到三十三天處：從闇黑到光明者。

國王！如果男子是富裕者，無信者、慳吝者，
吝嗇者、惡意向者，邪見者、無敬意者。
對沙門、婆羅門，或即使對其他流浪者，
他辱罵、誹謗，他是虛無論者、激怒者，
當施與乞求者食物時，他制止。

國王！像那樣的男子，人們的王！當死時，
到恐怖地獄：從光明到闇黑者。

國王！如果男子是富裕者，有信者、不慳吝者，
他以最上的意向施與，意不混亂的人。
對沙門、婆羅門，或即使對其他流浪者，
他起立後問訊，學習正行，

3. 橍薩羅相應

當施與乞求者食物時，他不制止。
國王！像那樣的男子，人們的王！當死時，
到三十三天處：從光明到光明者。」

22. 祖母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世尊對橘薩羅國波斯匿王說這個：

「那麼，大王！你中午從哪裡來呢？」

「大德！我的已衰老、已年老、高齡而年邁、已到了老人期、從出生以來已一百二十歲的祖母已死了，大德！而祖母對我來說是可愛的、合意的。」

大德！如果能以象寶得到『我的祖母不要死』，我會給與象寶[換]『我的祖母不要死』。大德！如果能以馬寶得到『我的祖母不要死』，我會給與馬寶[換]『我的祖母不要死』。大德！如果能以最上的村落得到『我的祖母不要死』，我會給與最上的村落[換]『我的祖母不要死』。大德！如果能以部分國土得到『我的祖母不要死』，我會給與部分國土[換]『我的祖母不要死』。」

「大王！一切眾生都是死法、死為終結的、未超越死的。」

「不可思議啊，大德！未曾有啊，大德！」

大德！這被世尊多麼善說：『一切眾生都是死法、死為終結的、未超越死的。』」

「這正是這樣，大王！這正是這樣，大王！一切眾生都是死法、死為終結的、未超越死的。大王！猶如凡任何陶匠所作的器具：生胚(生的)與燒好的(成熟的)都是破裂法、破裂為終結的、未超越破裂的。同樣的，大王！一切眾生都是死法、死為終結的、未超越死的。」

世尊說這個……（中略）：

「一切眾生必將死，因為生命是死為終結的，

他們依業而去，到達福德[或]惡的結果的：

惡業者為地獄，而福德業者為善趣。

因此應該作善的：後世的財富，

福德在來世中，是有生命者之所依。[SN.3.4]」

3. 橋薩羅相應

23. 世間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橋薩羅國波斯匿王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當世間的幾法生起時，生起不利、苦、不安樂住呢？」

「大王！當世間的三法生起時，生起不利、苦、不安樂住，哪三個呢？大王！當世間的貪欲生起時，生起不利、苦、不安樂住；大王！當世間的瞋恚生起時，生起不利、苦、不安樂住；大王！當世間的愚癡生起時，生起不利、苦、不安樂住，大王！當世間的這三法生起時，生起不利、苦、不安樂住。」

說這個.....（中略）：

「貪欲瞋恚與愚癡以及，惡心意的人，

從自己生起的它們殺害，如有自己果實的竹。」[SN.3.2]

24. 弓術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橋薩羅國波斯匿王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布施應該被施於何處呢？」

「大王！往心淨信之處。」

「大德！那麼，所施於何處有大果呢？」

「大王！『布施應該被施於何處』，這是一個[問題]，而『所施於何處有大果』，這是另一個[問題]。」

大王！對持戒者的所施有大果，對破戒者不像那樣。大王！那樣的話，就這個情形我要反問你，你就如對你能接受的那樣回答它。大王！你怎麼想：這裡，如果有你的戰爭已出現，戰鬥已群集，那時，如果未學、不熟練、未作勤修、無弓術善巧、膽小、僵硬、恐懼、逃跑的刹帝利少年到來，你會雇用(養)那位男子，以像那樣的男子為你的需要嗎？」

「大德！我不會雇用那位男子，且以像那樣的男子不為我的需要。」

「那時，如果未學.....（中略）婆羅門少年到來.....那時，如果未學.....（中略）毘舍少年到來.....那時，如果未學.....（中略）首陀羅少年到來.....」「.....我不需要像那樣的男子。」

3. 橍薩羅相應

「大王！你怎麼想：這裡，如果有你的戰爭已出現，戰鬥已群集，那時，如果善學、已熟練、已作勤修、弓術善巧、不膽小、不僵硬、不恐懼、不逃跑的刹帝利少年到來，你會雇用那位男子，以像那樣的男子為你的需要嗎？」

「大德！我會雇用那位男子，且以像那樣的男子為我的需要。」

「那時，如果.....婆羅門少年到來.....（中略）那時，如果.....毘舍少年到來.....（中略）那時，如果善學、已熟練、已作勤修、弓術善巧、不膽小、不僵硬、不恐懼、不逃跑的首陀羅少年到來，你會雇用那位男子，以像那樣的男子為你的需要嗎？」

「大德！我會雇用那位男子，以像那樣的男子為我的需要。」

「同樣的，大王！不論從什麼族姓，如果他也出家，[從在家成為無家者](#)，而且他是已捨斷五支者、已具備五支者，所施於他有大果。」

哪五支已被捨斷呢？[欲的意欲](#)已被捨斷，惡意已被捨斷，惛沈睡眠已被捨斷，掉舉後悔已被捨斷，疑已被捨斷，這五支已被捨斷。

哪五支已被具備呢？[無學戒蘊](#)已被具備，備無學定蘊已被具備，無學慧蘊已被具備，無學解脫蘊已被具備，無學解脫智見蘊已被具備，這五支已被具備。

像這樣，所施於已捨斷五支者、已具備五支者有大果。」

世尊說這個，[說這個後，[善逝](#)、]大師[更進一步說這個]：

「弓術、力量與活力，凡在學生婆羅門上能被發現者，

戰爭需要的國王會雇用他，而非緣於出生的不勇敢者。

就像那樣耐性與溫雅，凡諸法於該位已住立者，

神聖行為的有智慧者，即使出生低賤者[人們]也應該尊敬。

應該使建造喜樂的草屋，在這裡使多聞者能居住，

應該在荒地建造喝水處，以及在難行處的通道。

食物、飲料、硬食，以及衣服、臥坐具，

應該施於已成為正直者：以一顆明淨的心。

因為如雨雲正在雷鳴，[閃電盤繞、百峰般的雲](#)，

使高地與低地充滿：當下雨到大地時。

就像那樣地有信者有聞者，準備食物後，

使乞食者滿足：賢智者以食物飲料。

喜悅者散發[施物]，說『施與！施與！』

因為那是他的雷鳴，如天空下大雨，

那廣大的福德陣雨，注入施與者。」

25. 如山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世尊對橋薩羅國波斯匿王說這個：

「那麼，大王！你中午從哪裡來呢？」

「大德！凡那些成為統治權驕傲陶醉的、欲之貪求纏縛的、國土安定達到的、大土地範圍(圓周)征服後居住者之刹帝利灌頂王國王們的應該被作的，今天，在那些上我已來到努力。」

「大王！你怎麼想：這裡，如果有值得信賴、能信賴的男子從東方對你來，他抵達後，如果對你說這個：『大王！請你應該知道，我從東方來，在那裡，看見與雲同[高]的大山，壓碎著一切生物而來，大王！請你做凡你應該做的。』

那時，如果.....第二位男子從西方來.....（中略）。

那時，如果.....第三位男子從北方來.....（中略）。

那時，如果有值得信賴、可靠的第四位男子從南方來，他抵達後，如果對你說這個：『大王！請你應該知道，我從南方來，在那裡，看見與雲同[高]的大山，壓碎著一切生物而來，大王！請你做凡你應該做的。』

大王！在像這樣大的大可怕的生起時，在恐怖的人類滅盡時，在人的狀態難得下，什麼會是你應該作的呢？」

「大德！在像這樣大的大可怕的生起時，在恐怖的人類滅盡時，在人的狀態難得下，除了以法行，除了以正行，了以善的行為(所作)，除了以福德行為外，會有什麼我應該作的呢？」

「大王！我告訴你；大王！我使你知道：大王！老死對你壓來。大王！當老死對你壓來時，什麼會是你應該作的呢？」

「大德！當老死對我壓來時，除了以法行，除了以正行，了以善的行為，除了以福德行為外，會有什麼我應該作的呢？」

大德！大德！凡那些成為統治權驕傲陶醉的、欲之貪求纏縛的、國土安定達到的、大土地範圍征服後居住者之刹帝利灌頂王國王們的象兵戰，大德！當老死壓來時，即使對那些象兵戰來說，也沒有去處，**沒有對象**。

大德！凡那些.....刹帝利灌頂王國王們的騎兵戰，大德！當老死壓來時，即使對那些騎兵戰來說，也沒有去處，沒有對象。.....（中略）車兵戰.....（中略）步兵戰，大德！當老死壓來時，即使對那些步兵戰來說，也沒有去處，沒有對象。

大德！在這些王室中有參謀大臣，凡在怨敵已來時他們能以計謀使之分裂，

3. 橋薩羅相應

大德！即使當老死壓來時，對那些計謀戰來說，沒有去處，沒有對象。

大德！又，在這些王室中地下的[地窖]與空中的[閣樓]存在很多黃金金幣，在怨敵已來時，我們能以那些財產謀合，大德！當老死壓來時，即使對那些財產戰來說，也沒有去處，沒有對象。

大德！當老死對我壓來時，除了以法行，除了以正行，了以善的行為，除了以福德行為外，會有什麼我應該作的呢？」

「這正是這樣，大王！這正是這樣，大王！當老死壓來時，除了以法行，除了以正行，了以善的行為，除了以福德行為外，會有什麼應該作的呢？」

世尊說這個，[說這個後，善逝、][大師](#)[更進一步說這個]：

「廣大的岩石如，觸及雲霄的山，
會普遍地到處走，壓碎著四方。
這樣老與死，對有生命的壓來，
剎帝利、[婆羅門](#)、[昆舍](#)，[首陀羅](#)，旃陀羅、清垃圾者，
任何人都避不開，都壓碎一切。
在那裡土地非諸象的，非諸車的非步兵們的，
而且非以計謀戰，或以財產能打勝。
因此賢智者之人，自己利益的看見者，
在佛與法與僧上，明智者應該使信安頓。
凡以身行法，以語或者以心，
就在這裡他們稱讚他，死後他在天界歡喜。」

第三品，其攝頌：

「人、祖母、世間，弓術、山的比喻，
被最上的佛陀教導，這是橋薩羅五個的。」
橋薩羅相應完成。

4. 魔相應

第一品(1-10)

1. 苦行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優樓頻螺，尼連禪河邊牧羊人的榕樹下，初現正覺。那時，獨處、獨坐的世尊這樣心的深思生起：「我確實已從那個難行解脫，我確實已從那個不伴隨利益的難行解脫，好！我確實到達了解脫的菩提，好！」

那時，魔波旬以心了知世尊心中的深思後，去見世尊。抵達後，以偈頌對世尊說：

「離開苦行後，依此而人們不淨化，
不純淨的你認為純淨的，純淨之道已被違背。」

那時，世尊知道：「這位是魔波旬。」後，以偈頌對魔波旬說：

「知道不伴隨利益的後：凡任何[求]不死的苦行，
一切都是不帶來利益的，如在陸地上的漿與舵。
戒、定與慧：修習著導向菩提之道，
我已達到最高的純淨，死神！你已被擊敗。」

那時，魔波旬：「世尊知道我，善逝知道我。」沮喪的、不快樂的，就在那裡消失了。

2. 象王的容色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優樓頻螺，尼連禪河邊牧羊人的榕樹下，初現正覺。當時，世尊在漆黑的夜晚坐在露天處，而天空下著毛毛雨。

4. 魔相應

那時，魔波旬想要使世尊生出害怕、僵硬、身毛豎立，化作大象王的容色後，去見世尊，牠的頭猶如大木棟子寶石那樣，牠的牙猶如純銀那樣，牠的鼻猶如大犁柄那樣。

那時，世尊知道：「這位是魔波旬。」後，以偈頌對魔波旬說：

「長時間不斷地到來著：做清淨不清淨的容色後，

波旬！夠了！以你的那個[可怕相貌]，死神！你已被擊敗。」

那時，魔波旬：「世尊知道我，善逝知道我。」沮喪的、不快樂的，就在那裡消失了。

3. 清淨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優樓頻螺，尼連禪河邊牧羊人的榕樹下，初現正覺。當時，世尊在漆黑的夜晚坐在露天處，而天空下著毛毛雨。

那時，魔波旬想要使世尊生出害怕、僵硬、身毛豎立而去見世尊。抵達後，在世尊不遠處顯示各種不同輝耀的容色：清淨的與不清淨的。

那時，世尊知道：「這位是魔波旬。」後，以偈頌對魔波旬說：

「長時間不斷地到來著：做清淨不清淨的容色後，

波旬！夠了！以你的那個[可怕相貌]，死神！你已被擊敗。

凡以身與語，以及以意善防護者，

他們不是魔控制的順從者，他們不是魔的隨從。」

那時，魔……（中略）就在那裡消失了。

4. 魔網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波羅奈仙人墜落處的鹿野苑。

在那裡，世尊召喚比丘們：「比丘們！」

「尊師！」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說這個：

4. 魔相應

「比丘們！對我來說，以如理作意、如理正勤已到達無上解脫，已作證無上解脫，比丘們！你們也應該以如理作意、如理正勤到達無上解脫，作證無上解脫。」

那時，魔波旬去見世尊。抵達後，以偈頌對世尊說：

「你被魔網束縛：那些諸天與那些人們[的]，

你被魔的繫縛束縛，沙門！你將不解脫我的[繫縛]。」

「我已經由魔網解脫：那些諸天與那些人們[的]，

我已解脫魔的繫縛，死神！你已被擊敗。」

那時，魔波旬……（中略），就在那裡消失了。

5. 魔網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波羅奈仙人墜落處的鹿野苑。

在那裡，世尊召喚比丘們：「比丘們！」

「尊師！」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說這個：

「比丘們！我已從一切網解脫：那些諸天與那些人們[的]，比丘們！你們也已從一切網解脫：那些諸天與那些人們[的]。比丘們！為了眾人的利益，為了眾人的安樂，為了世間的憐愍，為了天與人的需要、利益、安樂，你們要進行遊行，不要兩個同一地走。」

比丘們！你們要教導開頭是善、中間是善、完結是善；意義正確、辭句正確的法，你們要宣說唯獨圓滿、遍清淨的梵行，有少塵垢之類的眾生以法的未聽聞情況而退失，他們將會是法的了知者。

比丘們！我也為了法之教導將去優樓頻螺的謝那鎮。」

那時，魔波旬去見世尊。抵達後，以偈頌對世尊說：

「你被魔網束縛：那些諸天與那些人們[的]，

你被魔的繫縛束縛，沙門！你將不解脫我的[繫縛]。」

「我已經由魔網解脫：那些諸天與那些人們[的]，

我已解脫魔的繫縛，死神！你已被擊敗。」

那時，魔波旬……（中略），就在那裡消失了。

6. 蛇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栗鼠飼養處的竹林中。

當時，世尊在漆黑的夜晚坐在露天處，而天空下著毛毛雨。

那時，魔波旬想要使世尊生出害怕、僵硬、身毛豎立，化作大蛇王的容色後去見世尊，身體猶如一整棵樹的大船一樣，頸部猶如酒屋的大墊一樣，眼睛猶如憍薩羅國的大銅鉢一樣，嘴巴伸出舌頭猶如空中打雷時出現的閃電一樣，呼吸聲猶如鐵匠吹火時的咕嚕咕嚕聲一樣。

那時，世尊知道：「這位是魔波旬。」後，以偈頌對魔波旬說：

「那位為了睡眠使用諸空屋者，他是牟尼、自我抑制者，

捨棄後他應該在那裡過生活，對像那種者那確實是適當的。

許多行走的、許多可怕的，還有許多虻、蛇，

在那裡[一根]毛也不會動搖：來到空屋的大牟尼。

即使天空破裂大地搖動，或者即使一切生物類都驚怖，

即使刺箭被安排在胸部，覺者們也不在諸依著中求(作)救護所。」

那時，魔波旬：「世尊知道我，善逝知道我。」沮喪的、不快樂的，就在那裡消失了。

7. 睡覺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栗鼠飼養處的竹林中。

那時，世尊在露天處經行[整夜]後，在破曉時洗腳，然後進入住處，以右脅作獅子臥，[左]腳放在[右]腳上後，具念、正知，作意了起來想。

那時，魔波旬去見世尊。抵達後，以偈頌對世尊說：

「你怎麼睡覺、你為何睡覺呢？這是怎麼了你睡得像個不幸者？」

[想：]『屋舍是空的』你睡覺，這是怎麼了在太陽已上升時你[還]睡覺？」

「對凡沒有欲纏、縛著的渴愛，能引導到任何地方者，

遍滅盡一切依著的覺者睡覺，魔！這個情形對你怎麼了嗎？」

那時，魔波旬……（中略）就在那裡消失了。

4. 魔相應

8. 歡喜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

那時，魔波旬去見世尊。抵達後，魔波旬在世尊面前說這偈頌：

「有孩子的以孩子他歡喜，就像那樣有牛的以牛他歡喜，

依著確實是人們的歡喜，凡無依著者他確實不歡喜。」

「有孩子的以孩子他憂愁，就像那樣有牛的以牛他憂愁，

依著確實是人們的憂愁，凡無依著者他確實不憂愁。」 [SN.1.12]

那時，魔波旬：「世尊知道我，善逝知道我。」沮喪的、不快樂的，就在那裡消失了。

9. 壽命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栗鼠飼養處的竹林中。

在那裡，世尊召喚比丘們：「比丘們！」

「尊師！」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說這個：

「比丘們！人的這壽命是短的，來世必將被走到，善的應該被作、梵行應該被實行。生者無不死，比丘們！凡活得長者，他有百年加減(少或更多)。」

那時，魔波旬去見世尊。抵達後，以偈頌對世尊說：

「人的壽命是長的，善人不應該輕蔑它，

應該如陶醉於乳的(嬰兒)般地過生活，沒有死亡的到來。」

「人的壽命是短的，善人應該輕蔑它，

應該如頭已燃燒般地過生活，沒有死亡的不到來。」

那時，魔波旬……（中略）就在那裡消失了。

10. 壽命經

被我這麼聽聞：

4. 魔相應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栗鼠飼養處的竹林中。

在那裡，世尊……（中略）說這個：

「比丘們！人的這壽命是短的，來世必將被走到，善的應該被作、梵行應該被實行。生者無不死，比丘們！凡活得長者，他有百年加減(少或更多)。」

那時，魔波旬去見世尊。抵達後，以偈頌對世尊說：

「日夜不流逝，生命不被破壞，

不免一死的人壽命繞著走，如車輪對車軸(柱)。」

「日夜流逝，生命被破壞，

不免一死的人壽命被耗盡，如小河的水。」

那時，魔波旬：「世尊知道我，善逝知道我。」沮喪的、不快樂的，就在那裡消失了。

第一品，其攝頌：

「苦行與象，清淨與魔網二則，

蛇、睡覺、歡喜，壽命二則在後。」

第二品(11-20)

11. 岩石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耆闍崛山。

當時，世尊在漆黑的夜晚坐在露天處，而天空下著毛毛雨。

那時，魔波旬想要使世尊生出害怕、僵硬、身毛豎立而去見世尊。抵達後，在世尊不遠處碎破諸大岩石。

那時，世尊知道：「這位是魔波旬。」後，以偈頌對魔波旬說：

「即使那整座耆闍崛[山]，你將使之搖動，

正解脫者們、覺者們，確實不被動搖。」

那時，魔波旬：「世尊知道我，善逝知道我。」沮喪的、不快樂的，就在那裡消失了。

12. 為何獅子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

當時，世尊被大眾圍繞，教導法。

那時，魔波旬這麼想：

「這位沙門喬達摩被大眾圍繞，教導法，讓我為了使之盲目去見沙門喬達摩。」

那時，魔波旬去見世尊。抵達後，以偈頌對世尊說：

「你為何在群眾中，自信地如獅子地吼？

因為有你的對手，你認為是勝利者嗎？」

「大英雄們確實在群眾中，自信地吼，

如來們已得到力量，已度脫世間中的執著。」

那時，魔波旬：「世尊知道我，善逝知道我。」沮喪的、不快樂的就在那裡消失了。

13. 碎石片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嘛磨姑七的鹿野苑。

當時，世尊的腳被碎石片所傷，世尊身體的強烈感受轉起：苦的、激烈的、猛烈的、辛辣的、不愉快的、不合意的。世尊具念、正知地忍受那些，不被惱害著。那時，世尊摺大衣成四折後，以右脅作獅子臥，[左]腳放在[右]腳上後，具念、正知。

那時，魔波旬去見世尊。抵達後，以偈頌對世尊說：

「你以懶惰躺臥或者陶醉於詩歌嗎？你的極多目標不存在嗎？」

獨自在遠離的坐臥所，為何你就以這張睡臉睡覺呢？」

「我非以懶惰躺臥也非陶醉於詩歌，達到目標後我已離愁，

獨自在遠離的坐臥所，我對一切生類有憐愍地躺臥。

即使刺箭已進入他們的胸部，心臟急速地顫動著，

這裡即使那些被箭射到者也得到睡眠，已離刺箭的我[因此][為何?]不能睡？

清醒非我擔心、我也不害怕睡覺，白天夜晚對我都不苦惱，

我不見[自己]在世間任何地方減損，憐愍一切生類因此我能睡。」

4. 魔相應

那時，魔波旬：「世尊知道我，[善逝](#)知道我。」沮喪的、不快樂的，就在那裡消失了。

14. 適當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憍薩羅國一沙羅樹[地方]的婆羅門村落。

當時，世尊被在家大眾圍繞，教導法。

那時，[魔波旬](#)這麼想：

「這位沙門喬達摩被在家大眾圍繞，教導法，讓我為了使之盲目去見沙門喬達摩。」

那時，魔波旬去見世尊。抵達後，以偈頌對世尊說：

「這不適合你：凡你教誡其他人，

當那樣做時，不要在順從與排斥上執著。」

「為了有益而憐愍的正覺者，凡他教誡其他人，

如來已從，順從與排斥脫離。」

那時，魔波旬：「世尊知道我，[善逝](#)知道我。」沮喪的、不快樂的就在那裡消失了。

15. 意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

那時，魔波旬去見世尊。抵達後，以偈頌對世尊說：

「空中行走的陷阱：凡這個意行走，

以那個我將誘捕你，沙門！你將不被我釋放。」

「色、聲音、氣味、味道，以及悅意的所觸，

在這裡欲對我來說已消失，死神！你已被擊敗。」

那時，魔波旬：「世尊知道我，[善逝](#)知道我。」沮喪的、不快樂的，就在那裡消失了。

4. 魔相應

16. 鉢經

起源於舍衛城。

當時，世尊以關於五取蘊之法說開示、勸導、鼓勵比丘們，使之歡喜，而那些比丘作目標後、作意後、全心注意後傾耳聽法。

那時，魔波旬這麼想：

「這位沙門喬達摩以關於五取蘊之法說開示、勸導、鼓勵比丘們，使之歡喜，而那些比丘作目標後、作意後、全心注意後傾耳聽法，讓我為了使之盲目，去見沙門喬達摩。」

當時，許多鉢被放置在屋外。

那時，魔波旬化作公牛的容色後，到那些鉢處。

那時，某位比丘對另一位比丘說這個：

「比丘！比丘！那隻公牛會打破眾鉢。」

當這麼說時，世尊對那位比丘說這個：

「比丘！那不是公牛，那是魔波旬，為了使你們盲目來的。」

那時，世尊知道：「這位是魔波旬。」後，以偈頌對魔波旬說：

「色、被感受的、想，識以及凡被行作的，

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這樣在這裡離染，

這麼已離染已得安穩者，已超越一切結者，

當於一切處探求時，魔軍也得不到。」

那時，魔波旬……（中略）就在那裡消失了。

17. 六觸處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毘舍離大林重閣講堂。

當時，世尊以關於六觸處之法說開示、勸導、鼓勵比丘們，使之歡喜，而那些比丘作目標後、作意後、全心注意後傾耳聽法。

那時，魔波旬這麼想：

「這位沙門喬達摩以關於六觸處之法說開示、勸導、鼓勵比丘們，使之歡喜，而那些比丘作目標後、作意後、全心注意後傾耳聽法，讓我為了使之盲目，去見沙門喬達摩。」

4. 魔相應

那時，魔波旬去見世尊。抵達後，在世尊不遠處作大恐怖與可怕聲，以至於看(聽)起來像大地被打裂一樣。

那時，某位比丘對另一位比丘說這個：

「比丘！比丘！這大地看起來像被打裂一樣。」

當這麼說時，世尊對那位比丘說這個：

「比丘！那不是大地被打裂，那是魔波旬，為了使你們盲目來的。」

那時，世尊知道：

「這位是魔波旬。」後，以偈頌對魔波旬說：

「色、聲、氣味、味道，所觸與全部的法，

這是可怕的世間誘惑物，在這裡世間被迷昏頭。

但超越這個後，具念的佛弟子，

超越魔的領域後，如太陽輝耀。」

那時，魔波旬……（中略）就在那裡消失了。

18. 團食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摩揭陀國五沙羅樹[地方]的婆羅門村落。當時，五沙羅樹的婆羅門村落有少女饗宴客人節。

那時，世尊在午前時穿好衣服、取衣鉢後，為了托鉢進入五沙羅樹的婆羅門村落。

當時，五沙羅樹的婆羅門屋主們已被魔波旬所佔有：「不要沙門喬達摩得到團食。」

那時，世尊以像洗淨了的鉢，如以洗淨了的鉢為了托鉢進入五沙羅樹的婆羅門村落一樣返回。

那時，魔波旬去見世尊。抵達後，對世尊說這個：「沙門！你是否得到團食？」

「波旬！你像那樣作，依之我不能得到團食嗎？」

「大德！那樣的話，請世尊第二次又為了托鉢進入五沙羅樹的婆羅門村落，我將像那樣作，依之世尊得到團食。」

「攻擊那位如來後，魔產出非福，

波旬！你認為：我的惡不報嗎？

我們確實極安樂地生活，對凡沒有任何東西的我們，

4. 魔相應

我們將是以喜為食者，如光音天神們。」

那時，魔波旬：「世尊知道我，善逝知道我。」沮喪的、不快樂的，就在那裡消失了。

19. 農夫經

起源於舍衛城。

當時，世尊以有關於涅槃的法說開示、勸導、鼓勵那些比丘，使之歡喜，而那些比丘作目標後、作意後、全心注意後傾耳聽法

那時，魔波旬這麼想：

「這位沙門喬達摩以有關於涅槃的法說……（中略）讓我為了使之盲目去見沙門喬達摩。」

那時，魔波旬化作農夫的容色後，在肩上放置大犁後，拿起驅使牛的長刺棒後，頭髮散亂地，穿粗麻布衣地，泥土沾滿腳地去見世尊。抵達後，對世尊說這個：

「沙門！是否看見公牛？」

「波旬！那麼，你與公牛有什麼嗎？」

「沙門！就眼是我的，色是我的，眼觸[相應的]識處是我的，沙門！走到哪裡後你將從我脫離呢？沙門！就耳是我的，聲音……（中略）沙門！就鼻是我的，氣味是我的……沙門！就舌是我的，味道是我的……沙門！身是我的，所觸是我的……沙門！就意是我的，法是我的，意觸識處是我的，沙門！走到哪裡後你將從我脫離呢？」

「波旬！就眼是你的，色是你的，眼觸識處是你的，但，波旬！於沒有眼、沒有色、沒有眼觸識處之處，波旬！那裡非你的去處。波旬！就耳是你的，聲音是你的，耳觸識處是你的，但，波旬！於沒有耳、沒有聲音、沒有耳觸識處之處，波旬！那裡非你的去處。波旬！就鼻是你的，氣味是你的，鼻觸識處是你的，但，波旬！於沒有鼻、沒有氣味、沒有鼻觸識處之處，波旬！那裡非你的去處。波旬！就舌是你的，味道是你的，舌觸識處是你的……（中略）波旬！就身是你的，所觸是你的，身觸識處是你的……（中略）波旬！就意是你的，法是你的，意觸識處是你的，但，波旬！於沒有意、沒有法、沒有意觸識處之處，波旬！那裡非你的去處。」

「凡他們說『這是我的』，以及凡他們說『我的』，

4. 魔相應

如果你的意(心)是在那裡，沙門！你沒從我脫離。」
「凡他們說的那不屬於我，凡他們說的我非那些，
波旬！你要這麼知道，你甚至沒看見我的道。」
那時，魔波旬……（中略），就在那裡消失了。

20. 統治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憍薩羅國喜馬拉雅山腳下的林野小屋。那時，獨處、獨坐的世尊這樣心的深思生起：「可能以法行使統治：無殺、無使之殺，無征服、無使之征服，無悲傷、無使之悲傷嗎？」

那時，魔波旬以心了知世尊心中的深思後，去見世尊。抵達後，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請世尊行使統治，請善逝以法行使統治：無殺、無使之殺，無征服、無使之征服，無悲傷、無使之悲傷。」

「波旬！那麼，你看見我什麼，而對我說這個：『大德！請世尊行使統治，請善逝以法行使統治！無殺、無使之殺，無征服、無使之征服，無悲傷、無使之悲傷。』呢？」

「大德！四神足被世尊修習、被多修習、被作為車輛、被作為基礎、被實行、被累積、被善努力，大德！而當希望時，如果世尊勝解喜馬拉雅山山王就像黃金這樣，那麼它會成為黃金。」

「對金山：對整座(全部)黃金，

即便二座對一個人也不滿足，知道像這樣者能平等地行。

凡從此因由看到苦者，那個人如何會轉向諸欲？

知道依著是世間中的『染著』後，人就應該為了它的調伏而學習。」

那時，魔波旬：「世尊知道我，善逝知道我。」沮喪的、不快樂的，就在那裡消失了。

第二品，其攝頌：

「岩石、獅子、碎石片，適當、意，
鉢、處、團食，農夫與統治，它們為十則。」

第三品(21-25)

21. 眾多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釋迦族的尸羅哇地。

當時，眾多比丘在世尊不遠處住於不放逸、熱心、自我努力。

那時，魔波旬化作婆羅門的容色後，以大的編織髮髻，穿羊皮衣的、年老的、像橡木那樣彎曲的，呼嚕呼嚕的呼吸的，持無花果樹枝的拐杖後去見那些比丘。抵達後，對那些比丘說這個：

「尊師們！你們年輕出家，黑髮的青年，具備青春的幸福，在人生之初期，不在欲中娛樂，尊師們！你們要在人之欲中享受，不要捨棄直接可見的後追逐耗時的。[SN.1.20]」

「婆羅門！我們沒捨棄直接可見的後追逐耗時的，婆羅門！但我們捨棄耗時的後追逐直接可見的，婆羅門！因為欲被世尊說是耗時的、多苦的、多絕望的，在這裡有更多的過患。這個法是直接可見的、即時的、請你來看的、能引導的、應該被智者各自經驗的。」

當這麼說時，魔波旬搖頭、吐舌、額頭上[蹙出]三條溝使不愉快的神情出現、拄著拐杖後離開。

那時，那些比丘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那些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這裡，我們在世尊不遠處住於不放逸、熱心、自我努力，大德！那時，有某位婆羅門以大的編織髮髻，穿羊皮衣的、年老的、像橡木那樣彎曲的，呼嚕呼嚕的呼吸的，持無花果樹枝的拐杖後來見我們。抵達後，對我們說這個：『尊師們！你們年輕出家，黑髮的青年，具備青春的幸福，在人生之初期，不在欲中娛樂，尊師們！你們要在人之欲中享受，不要捨棄直接可見的後追逐耗時的。』大德！當這麼說時，我們對那位婆羅門說這個：『婆羅門！我們沒捨棄直接可見的後追逐耗時的，婆羅門！但我們捨棄耗時的後追逐直接可見的，婆羅門！因為欲被世尊說是耗時的、多苦的、多絕望的，在這裡有更多的過患。這個法是直接可見的、即時的、請你來看的、能引導的、應該被智者各自經驗的。』

4. 魔相應

大德！當這麼說時，那位婆羅門搖頭、吐舌、額頭上[蹙出]三條溝使不愉快的神情出現、拄著拐杖後離開。」

「比丘們！那位不是婆羅門，那位是魔波旬，為了使你們盲目來的。」

那時，世尊知道這件事後，那時候說這偈頌：

「凡從此因由看到苦者，那個人如何會嚮向諸欲？

知道依著是世間中的『染著』後，人就應該為了它的調伏而學習。」

22. 三彌提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釋迦族的尸羅哇地。

當時，尊者三彌提在世尊不遠處住於不放逸、熱心、自我努力。那時，獨處、獨坐的尊者三彌提這樣心的深思生起：

「確實是我的利得，確實是我的善得的：我的大師是阿羅漢、遍正覺者；確實是我的利得，確實是我的善得的：我在這麼善說的法律中出家；確實是我的利得，確實是我的善得的：我的同梵行者們是持戒者、善法者。」

那時，魔波旬以心了知尊者三彌提心中的深思後，去見尊者三彌提。抵達後，在尊者三彌提不遠處作大恐怖與可怕聲，以至於看(聽)起來像大地被打裂一樣。

那時，尊者三彌提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三彌提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這裡，我在世尊不遠處住於不放逸、熱心、自我努力，大德！那時，獨處、獨坐的我這樣心的深思生起：『確實是我的利得，確實是我的善得的：我的大師是阿羅漢、遍正覺者；確實是我的利得，確實是我的善得的：我在這麼善說的法律中出家；確實是我的利得，確實是我的善得的：我的同梵行者們是持戒者、善法者。』大德！那時，在我不遠處有大恐怖聲，以至於看起來像大地被打裂一樣。」

「三彌提！那不是大地被打裂，那是魔波旬，為了使你盲目來的。三彌提！去吧！你就那裡住於不放逸、熱心、自我努力。」

「是的，大德！」尊者三彌提回答世尊後，從座位起來後向世尊問訊，然後作右繞，接著離開。

第二次，尊者三彌提就那裡住於不放逸、熱心、自我努力。

4. 魔相應

第二次，尊者三彌提獨處、獨坐時……（中略）。

第二次，魔波旬以心了知尊者三彌提心中的深思後……（中略）以至於看起來像大地被打裂一樣。

那時，尊者三彌提以偈頌對魔波旬說：

「我從信出家，從在家成為無家者，

我的念與慧已覺，且心善得定，

任你作想要的諸形色吧！你確實將不使我動搖。」

那時，魔波旬：「三彌提比丘知道我。」沮喪的、不快樂的，就在那裡消失了。

23. 瞶低迦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栗鼠飼養處的竹林中。

當時，尊者瞿低迦住在仙吞山坡的黑岩處。那時，當尊者瞿低迦住於不放逸、熱心、自我努力時，觸達暫時的心解脫，但，尊者瞿低迦又從那個暫時的心解脫退失。

第二次，當尊者瞿低迦住於不放逸、熱心、自我努力時，觸達暫時的心解脫，第二次，尊者瞿低迦從那個暫時的心解脫退失。

第三次，當尊者瞿低迦住於不放逸、熱心、自我努力時，觸達暫時的心解脫，第三次，尊者瞿低迦從那個……（中略）退失。

第四次，當尊者瞿低迦住於不放逸……（中略）觸達暫時的心解脫，第四次，尊者瞿低迦從那個……（中略）退失。

第五次，當尊者瞿低迦……（中略）觸達暫時的心解脫，第五次，尊者……（中略）心解脫退失。

第六次，當尊者瞿低迦住於不放逸、熱心、自我努力時，觸達暫時的心解脫，第六次，尊者瞿低迦從那個暫時的心解脫退失。

第七次，當尊者瞿低迦住於不放逸、熱心、自我努力時，觸達暫時的心解脫。

那時，尊者瞿低迦這麼想：

「直到第六次為止，我已從暫時的心解脫退失了，讓我取刀[自殺]吧！」

4. 魔相應

那時，魔波旬以心了知尊者瞿低迦心中的深思後，去見世尊。抵達後，以偈頌對世尊說：

「大英雄、大慧者，以神通以名聲閃耀者，
已超越一切怨恨恐懼者，我禮拜在有眼者的腳上。
大英雄、死的征服者，你的弟子對死，
希望、意圖，光輝者請制止他！
世尊！為何你的，在教說上愛好的弟子，
心意未達成的有學，能死呢？名聞者！」

當時，刀已被尊者瞿低迦取了。

那時，世尊知道：「這是魔波旬。」後，以偈頌對魔波旬說：

「明智者們確實這麼做：不期待活命，
連根拔除渴愛後，瞿低迦已般涅槃。」

那時，世尊召喚比丘們：

「比丘們！我們走，讓我們去仙吞山坡的黑岩處，在那裡刀已被瞿低迦善男子取了。」

「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那時，世尊與眾多比丘一起去仙吞山坡的黑岩處。世尊就從遠處看見尊者瞿低迦在床肩膀轉回地躺臥。

當時，冒煙狀態的黑闇雲煙走向東方後，走向西方；走向北方；走向南方；走向上方；走向下[方]；走向四方的中間方位。

那時，世尊召喚比丘們：

「比丘們！你們看見這股冒煙狀態的黑闇雲煙走向東方後，走向西方；走向北方；走向南方；走向上方；走向下[方]；走向四方的中間方位嗎？」

「是的，大德！」

「比丘們！這是魔波旬探求瞿低迦善男子的識：『瞿低迦善男子的識住立在哪裡呢？』比丘們！然而，以識已不住立，瞿低迦善男子已般涅槃了。」

那時，魔波旬拿起淡黃色的橡木琵琶琴後，去見世尊。抵達後，以偈頌對世尊說：

「上下與水平方位，四方的中間方位我對他，
當探求時我得不到，瞿低迦他已去何處。
那位明智者、具足堅固心者，經常愛好禪定的禪定者，
是日夜實踐者，不希求活命者。
征服死神軍後，不來再生後，

連根拔除渴愛後，瞿低迦已般涅槃。」
「被愁打敗者，琵琶琴從腋下掉落，
之後那不快樂的夜叉，就在那裡消失了。」

24. 七年追蹤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優樓頻螺，尼連禪河邊牧羊人的榕樹下。
當時，魔波旬已追蹤世尊七年，期待機會，沒得到機會中。那時，魔波旬去見世尊。抵達後，以偈頌對世尊說：

「你已陷入愁而在林中修禪不是嗎？財產已失去或者欲求著不是嗎？
你在村落中做了什麼罪行不是嗎？你為什麼不與人作朋友呢？
為何你的友情不生起呢？」

「挖出一切愁之根後，我無罪行無憂愁地修禪，
切斷一切有貪的熱望後，我無煩惱地修禪，放逸者的親族！」
「凡他們說『這是我的』，以及凡他們說『我的』，
如果你的意(心)是在那裡，沙門！你沒從我脫離。」

「凡他們說的那不屬於我，凡他們說的我非那些，
波旬！你要這麼知道，你甚至沒看見我的道。」[SN.4.19]
「如果道被隨覺：安穩的、導向不死的，
請你離開、請你就一個人走，你為何教誡其他人呢？」

「他們問不死之領域：凡往彼岸的人們，
當被詢問時我告訴他們：無依著的真理。」

「大德！

猶如在村落或城鎮不遠處有蓮花池，在那裡會有螃蟹。大德！那時，許多男孩或女孩從那村落或城鎮走出去後，會去那個蓮花池。抵達後[跳入那個蓮花池後]，從水中抓起那隻螃蟹，然後會住立在陸地上。大德！如果那隻螃蟹使任何蟹爪轉動，就在那時那些男孩或女孩以木棒或以小石切斷、打裂、破壞它。大德！這樣，那隻螃蟹以全部的蟹爪都被切斷、打裂、破壞，不能[再]跳入那個蓮花池，猶如之前。同樣的，大德！凡任何扭曲、相違、歪曲，那些全都被世尊切斷、打裂、破壞[MN.35, 360段]。大德！現在，我不能再以期待機會接近世尊了。」

那時，魔波旬在世尊面前以這些厭的偈頌說：

4. 魔相應

「脂肪容色的岩石，烏鵲繞行，
在那裡或許我們能發現柔軟的，或許會有樂味。
在那裡得不到樂味，烏鵲會從此離開，
如烏鵲攻擊岩石般，我們厭喬達摩後離開。」

25. 魔的女兒經

那時，魔波旬在世尊面前以這些厭的偈頌說了後，從那處離開，然後在世尊不遠處以盤腿坐在地上，保持沈默、羞愧、垂肩、低頭、鬱悶、無言以對，以木棒刮著地。

那時，魔的女兒：渴愛、不喜樂、貪，去見魔波旬。抵達後，以偈頌對魔波旬說：

「父親！為何你是不快樂的？你對哪位男子憂愁呢？」

我們以貪網對他，如對林野的象，

繫縛後我們將帶來，他將成為被你控制者。」

「世間中的阿羅漢、善逝，是不易以貪誘惑的，

他已超越魔之領域，因此我非常地憂愁。」

那時，魔的女兒：渴愛、不喜樂、貪，去見世尊。抵達後，對世尊說這個：

「沙門！使我們在你的足下服侍。」

那時，世尊不理會(不作意)，正如他是在無上依著盡滅上的解脫者那樣。

那時，魔的女兒：渴愛、不喜樂、貪，離開到一旁後這麼計劃：

「男人的欲求是多方面的，讓我們一一化作一百個少女模樣。」

那時，魔的女兒：渴愛、不喜樂、貪，一一化作一百個少女模樣後，去見世尊。抵達後，對世尊說這個：

「沙門！使我們在你的足下服侍。」

那時，世尊不理會，正如他是在無上依著盡滅上的解脫者那樣。

那時，魔的女兒：渴愛、不喜樂、貪，離開到一旁後這麼計劃：

「男人的欲求是多方面的，讓我們一一化作一百個未生過小孩的女人模樣。」

那時，魔的女兒：渴愛、不喜樂、貪，一一化作一百個未生過小孩的女人模樣後，去見世尊。抵達後，對世尊說這個：

「沙門！使我們在你的足下服侍。」

4. 魔相應

那時，世尊不理會，正如他是在無上依著盡滅上的解脫者那樣。

那時，魔的女兒：渴愛……（中略）讓我們一一化作一百個生過一次小孩的女人模樣。

那時，魔的女兒：渴愛……（中略）一一化作一百個生過一次小孩的女人模樣後，去見世尊。抵達後，對世尊說這個：

「沙門！使我們在你的足下服侍。」

那時，世尊不理會，正如他是在無上依著盡滅上的解脫者那樣。

那時，魔的女兒：渴愛……（中略）讓我們一一化作一百個生過兩次小孩的女人模樣。

那時，魔的女兒：渴愛……（中略）一一化作一百個生過兩次小孩的女人模樣後，去見世尊。……（中略）正如他是在無上依著盡滅上的解脫者那樣。

那時，魔的女兒：渴愛……（中略）讓我們一一化作一百個中年女人模樣。

那時，魔的女兒：渴愛……（中略）一一化作一百個中年女人模樣後……（中略）正如他是在無上依著盡滅上的解脫者那樣。

那時，魔的女兒：渴愛……（中略）讓我們一一化作一百個老年女人模樣。

那時，魔的女兒：渴愛……（中略）一一化作一百個老年女人模樣後，去見世尊。……（中略）正如他是在無上依著盡滅上的解脫者那樣。

那時，魔的女兒：渴愛、不喜樂、貪，離開到一旁後說這個：「確實是真的，父親對我們說：

『世間中的阿羅漢、善逝，是不易以貪誘惑的，

他已超越魔之領域，因此我非常地憂愁。』

因為凡如果我們以這些攻擊，攻擊未離貪的沙門或婆羅門，他的心臟會破裂，或熱血會從口中湧出，或會到達瘋狂，或心散亂。或又，猶如被割斷的綠蘆葦乾枯、枯萎、凋謝，同樣的，他會乾枯、枯萎、凋謝。」

那時，魔的女兒：渴愛、不喜樂、貪，去見世尊。抵達後，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魔的女兒渴愛，以偈頌對世尊說：

「你已陷入愁而在林中修禪不是嗎？財產已失去或者欲求著不是嗎？

你在村落中做了什麼罪行不是嗎？你為什麼不與人作朋友呢？

為何你的友情不生起呢？」[\[SN.4.24\]](#)

「目標的達成、心的寂靜，征服可愛、合意形色的軍隊後，

我獨自修禪而隨覺樂，因此我不與人作朋友，

任何我的友情不生起。」

那時，魔的女兒不喜樂，以偈頌對世尊說：

4. 魔相應

「這裡怎樣多住的比丘，已渡過五暴流這裡渡過第六？
他怎樣多修禪而[使]諸欲想，成為得不到他的局外者？」
「身已寧靜、心善解脫，不造作、有念、無家，
了知法後的無尋之禪定者，他不發怒、不流動、不惛沈。
這裡這樣多住的比丘，已渡過五暴流這裡渡過第六，
他這樣多修禪而[使]諸欲想，成為得不到他的局外者。」

那時，魔的女兒貪，以偈頌對世尊說：

「切斷渴愛後與群眾僧團生活者，且許多有信者確實將實行，
唉！這位無家者對許多人，搶奪後引導到死神之王的彼岸。」
「大英雄、如來，他們確實以正法引導，
在經由法引導者們中，了知者有什麼嫉妒？」
那時，魔的女兒：渴愛、不喜樂、貪，去見魔波旬。
魔波旬看見正從遠處走來的魔的女兒：渴愛、不喜樂、貪。看見後，以偈頌

說：

「愚者！以蓮花莖，你們劈山，
你們以指甲挖山，你們以牙齒咬鐵。
如以頭舉起岩石後，你們在深淵中尋求立足處，
如以胸攻擊殘株，厭後你們離開喬達摩。」
「她們輝耀地來：渴愛、不喜樂、貪，
在那裡大師驅散她們，如風對落下的棉花。

第三品，其攝頌：

「眾多、三彌提，瞿低迦、七年，
女兒-這是，佛陀以最勝教導的魔之五則。」
魔相應完成。

5. 比丘尼相應

1. 阿羅毘迦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

那時，阿羅毘迦比丘尼在午前時穿好衣服、取衣鉢後，為了托鉢進入舍衛城。

在舍衛城為了托鉢而行後，用餐之後，已從施食返回，獨處欲求者去盲者的樹林。

那時，魔波旬想要阿羅毘迦比丘尼生出害怕、僵硬、身毛豎立；想要使她從獨處撤退而去見阿羅毘迦比丘尼。抵達後，以偈頌對阿羅毘迦比丘尼說：

「世間中沒有出離，你以獨處將做什麼？

請你享受欲、喜樂，不要以後成為後悔者。」

那時，阿羅毘迦比丘尼這麼想：

「誰說偈頌？這是人或非人？」

那時，阿羅毘迦比丘尼這麼想：

「這是魔波旬，他想要使我生出害怕、僵硬、身毛豎立；想要使我從獨處撤退而說偈頌。」

那時，阿羅毘迦比丘尼知道：「這是魔波旬。」後，以偈頌回應魔波旬：

「世間中有出離，被我以慧善觸達，

波旬！放逸者的親族，你不知道那個境界(足跡)。

欲如刀叉，諸蘊是它們的砧板，

凡你所說欲、喜樂者，那對我是不喜樂。」

那時，魔波旬：「阿羅毘迦比丘尼知道我。」沮喪的、不快樂的，就在那裡消失了。

2. 受摩經

起源於舍衛城。

5. 比丘尼相應

那時，受摩比丘尼在午前時穿好衣服、取衣鉢後，為了托鉢進入舍衛城。

在舍衛城為了托鉢而行後，用餐之後，已從施食返回，為了白天的住處去盲者的樹林。

進入往盲者的樹林後，坐在某棵樹下為白天的住處。

那時，魔波旬想要使受摩比丘尼生出害怕、僵硬、身毛豎立；想要使她從定撤退而去見受摩比丘尼。抵達後，以偈頌對受摩比丘尼說：

「凡那個能被仙人到達之處(境界)，是難達到的，

那個以女人二指慧，不能到達。」

那時，受摩比丘尼這麼想：

「誰說偈頌？這是人或非人？」

那時，受摩比丘尼這麼想：

「這是魔波旬，他想要使我生出害怕、僵硬、身毛豎立；想要使我從定撤退而說偈頌。」

那時，受摩比丘尼知道：「這是魔波旬。」後，以偈頌回應魔波旬：

「女人的狀態會有(作)什麼差別？在心已善入定時，

在智轉起中時，當正確地對法作毘婆舍那時。

確實有這麼想者：『我是女人或男人』，

又或我是其他任何者，魔適合說那個。」

那時，魔波旬：「受摩比丘尼知道我。」沮喪的、不快樂的，就在那裡消失了。

3. 居沙喬達彌經

起源於舍衛城。

那時，居沙喬達彌比丘尼在午前時穿好衣服、取衣鉢後，為了托鉢進入舍衛城。

在舍衛城為了托鉢而行後，用餐之後，已從施食返回，為了白天的住處去盲者的樹林。

進入往盲者的樹林後，坐在某棵樹下為白天的住處。

那時，魔波旬想要使居沙喬達彌比丘尼生出害怕、僵硬、身毛豎立；想要使她從定撤退而去見居沙喬達彌比丘尼。抵達後，以偈頌對居沙喬達彌比丘尼說：

「你為何像死了兒子那樣呢？獨自有哭泣的臉，

5. 比丘尼相應

獨自進入林園，你尋找男人嗎？」

那時，居沙喬達彌比丘尼這麼想：

「誰說偈頌？這是人或非人？」

那時，居沙喬達彌比丘尼這麼想：

「這是魔波旬，他想要使我生出害怕、僵硬、身毛豎立；想要使我從定撤退而說偈頌。」

那時，居沙喬達彌比丘尼知道：「這是魔波旬。」後，以偈頌回應魔波旬：

「我是兒子死亡的終結者，為這個之男人們的結束者，

我不憂愁我不哭泣，我不怕你，朋友！

到處歡喜已被破壞，黑闇聚集已被碎破，

征服死神軍後，我住於無煩惱。」

那時，魔波旬：「居沙喬達彌比丘尼知道我。」沮喪的、不快樂的，就在那裡消失了。

4. 毘闍耶經

起源於舍衛城。

那時，毘闍耶比丘尼在午前時穿好衣服後……（中略）坐在某棵樹下為白天的住處。

那時，魔波旬想要使毘闍耶比丘尼生出害怕、僵硬、身毛豎立；想要使她從定撤退而去見毘闍耶比丘尼。抵達後，以偈頌對毘闍耶比丘尼說：

「你是年輕美女子，而我是年輕少男，

以五種樂器，來！聖尼！我們尋歡。」

那時，毘闍耶比丘尼這麼想：

「誰說偈頌？這是人或非人？」

那時，毘闍耶比丘尼這麼想：

「這是魔波旬，他想要使我生出害怕、僵硬、身毛豎立；想要使我從定撤退而說偈頌。」

那時，毘闍耶比丘尼知道：「這是魔波旬。」後，以偈頌回應魔波旬：

「色、聲音、氣味、味道，與所觸之諸悅意的，

我就贈與你，魔！因為我是無欲求者。

以這個腐爛的，破壞的、易壞的身體，

5. 比丘尼相應

我厭惡我羞恥，欲、渴愛已被根除。
凡進入色的眾生，與凡住於無色的，
以及凡寂靜等至的：在一切處黑暗已被破壞。」

那時，魔波旬：「毘闍耶比丘尼知道我。」沮喪的、不快樂的，就在那裡消失了。

5. 蓮華色經

起源於舍衛城。

那時，蓮華色比丘尼在午前時穿好衣服後.....（中略）站在某棵盛開花朵的沙羅樹下。

那時，魔波旬想要使蓮華色比丘尼生出害怕、僵硬、身毛豎立；想要使她從定撤退而去見蓮華色比丘尼。抵達後，以偈頌對蓮華色比丘尼說：

「比丘尼！走進頂端盛開花朵的後，你獨自站在沙羅樹下，
你的美麗外表是無雙的，傻姑娘！你不怕壞人？」

那時，蓮華色比丘尼這麼想：

「誰說偈頌？這是人或非人？」

那時，蓮華色比丘尼這麼想：

「這是魔波旬，他想要使我生出害怕、僵硬、身毛豎立；想要使我從定撤退而說偈頌。」

那時，蓮華色比丘尼知道：「這是魔波旬。」後，以偈頌回應魔波旬：

「即使如果有十萬個壞人，像你那樣的到達這裡者，
我不搖動身毛我不驚怖，魔！我一個人也不怕你。」

「這個我隱沒，或進入你的肚子，

甚至對在睫毛中間，站立的我看不見。」

「我是在心上已成為自在者，神足已善修習者，

我是已解脫一切繫縛者，我不怕你，朋友！」

那時，魔波旬：「蓮華色比丘尼知道我。」沮喪的、不快樂的，就在那裡消失了。

5. 比丘尼相應

6. 遮羅經

起源於舍衛城。

那時，遮羅比丘尼在午前時穿好衣服後……（中略）坐在某棵樹下為白天的住處。

那時，魔波旬去見遮羅比丘尼。抵達後，對遮羅比丘尼說這個：

「比丘尼！你不同意什麼呢？」

「朋友！我不同意出生。」

「你為何不同意出生？被出生者享受諸欲，

誰使你接受這個：『比丘尼！你不要喜歡出生！』呢？」

「對被出生者來說有死亡，被出生者接觸諸苦：

捕縛、殺害、苦難，因此不應該喜歡出生。

佛陀教導法：對出生的超越，

為了捨斷一切苦，他使我在真理上安頓。

凡進入色的眾生，與凡住於無色的，

不知道滅者，為返回再有者。」

那時，魔波旬：「遮羅比丘尼知道我。」沮喪的、不快樂的，就在那裡消失了。

7. 優波遮羅經

起源於舍衛城。

那時，優波遮羅比丘尼在午前時穿好衣服後……（中略）坐在某棵樹下為白天的住處。

那時，魔波旬去見優波遮羅比丘尼。抵達後，對優波遮羅比丘尼說這個：

「比丘尼！你想要往生到哪裡？」

「朋友！我不想往生到任何地方。」

「三十三與夜摩，還有兜率天神，

化樂天神，那些自在天神，

請你將心志向那裡，你將體驗喜樂。」

「三十三與夜摩，還有兜率天神，

化樂天神，那些自在天神，

5. 比丘尼相應

他們被欲的繫縛所繫縛，再來到魔的控制。

一切世界都已燃燒，一切世界都已冒煙，

一切世界都已熾然，一切世界都已顫抖。

不動搖的、不熾然的，一般人(凡夫)不親近的，

於魔的不去之處，該處是我的意(心)喜好的。」

那時，魔波旬：「優波遮羅比丘尼知道我。」沮喪的、不快樂的，就在那裡消失了。

8. 尸蘇波遮羅經

起源於舍衛城。

那時，尸蘇波遮羅比丘尼在午前時穿好衣服後……（中略）坐在某棵樹下為白天的住處。

那時，魔波旬去見尸蘇波遮羅比丘尼。抵達後，對尸蘇波遮羅比丘尼說這個：

「比丘尼！你同意誰的教條呢？」

「朋友！我不同意任何教條。」

「你是指定誰後剃頭的呢？你看起來像沙門尼，

而你不同意教條，你為何像愚鈍者般地行走呢？」

「這裡之外的教條者，他們在見上淨信，

我不同意他們的法，他們是法的不熟知者。

有位在釋迦族出生者，佛陀、無與倫比者，

戰勝一切者、驅逐魔者，在一切處不敗者，

在一切處解脫的不依止者，有眼者看見一切。

到達一切業滅盡者，在依著之盡滅上解脫者，

那位世尊是我的大師，我同意他的教說。」

那時，魔波旬：「尸蘇波遮羅比丘尼知道我。」沮喪的、不快樂的，就在那裡消失了。

9. 謝勒經

起源於舍衛城。

5. 比丘尼相應

那時，謝勒比丘尼在午前時穿好衣服後……（中略）坐在某棵樹下為白天的住處。

那時，魔波旬想要使謝勒比丘尼生出害怕、僵硬、身毛豎立……（中略）以偈頌對謝勒比丘尼說：

「這個形體被誰造作？形體的作者在哪裡呢？」

「形體在哪裡被生起呢？形體在哪裡被滅呢？」

那時，謝勒比丘尼這麼想：

「誰說偈頌？這是人或非人？」

那時，謝勒比丘尼這麼想：

「這是魔波旬，他想要使我生出害怕、僵硬、身毛豎立；想要使我從定撤退而說偈頌。」

那時，謝勒比丘尼知道：「這是魔波旬。」後，以偈頌回應魔波旬：

「這個形體不是自我所作的，這個痛苦不是其他者所作的，

是緣於因所生成的，以因的壞滅而被滅。

如某顆種子，被播種在田中生長：

由於土地的作用，與溼潤那兩者。

這樣蘊與界，以及這六處，

是緣於因所生成的，以因的壞滅而被滅。」

那時，魔波旬：「謝勒比丘尼知道我。」沮喪的、不快樂的，就在那裡消失了。

10. 金剛經

起源於舍衛城。

那時，金剛比丘尼在午前時穿好衣服、取衣鉢後，為了托鉢進入舍衛城。在舍衛城為了托鉢而行後，用餐之後，已從施食返回，為了白天的住處去盲者的樹林。

進入盲者的樹林後，坐在某棵樹下為白天的住處。

那時，魔波旬想要使金剛比丘尼生出害怕、僵硬、身毛豎立；想要使她從定撤退而去見金剛比丘尼。抵達後，以偈頌對金剛比丘尼說：

「這眾生被誰造作？眾生的作者在哪裡呢？」

「眾生在哪裡被生起呢？眾生在哪裡被滅呢？」

5. 比丘尼相應

那時，金剛比丘尼這麼想：

「誰說偈頌？這是人或**非人**？」

那時，金剛比丘尼這麼想：

「這是魔波旬，他想要使我生出害怕、僵硬、身毛豎立；想要使我從定撤退而說偈頌。」

那時，金剛比丘尼知道：「這是魔波旬。」後，以偈頌回應魔波旬：

「為何你相信『眾生』呢？魔！那是你的**惡見**嗎？

這是單純的行之堆積，這裡沒有眾生被發現。

如以各部分的集起，有『車子』的話語，

這樣在有諸蘊時，有『眾生』的俗稱。

僅苦生成，苦存續與消失，

無除了苦生成之外的，無除了苦被滅之外的。」

那時，魔波旬：「金剛比丘尼知道我。」沮喪的、不快樂的，就在那裡消失了。

比丘尼相應完成，其**攝頌**：

「阿羅毘迦與受摩，喬達彌與毘闍耶，

蓮華色與遮羅，優波遮羅與尸蘇波遮羅，

謝勒與金剛，它們為十則。」

6. 梵天相應

第一品(1-10)

1. 梵天勸請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優樓頻螺，尼連禪河邊牧羊人的榕樹下，初現正覺。

那時，獨處、獨坐的世尊這樣心的深思生起：

「被我證得的這個法是甚深的、難見的、難隨覺的、寂靜的、勝妙的、超越推論的、微妙的、被賢智者所體驗的。然而，這世代樂阿賴耶，已樂阿賴耶，已喜阿賴耶。又，樂阿賴耶，已樂阿賴耶，已喜阿賴耶的世代來說，此處是難見的，即：特定條件性、緣起；此處也是難見的，即：一切行的止，一切依著的斷念，渴愛的滅盡、離貪、滅、涅槃。那樣的話，如果我教導法，對方不能了解我，那對我會是疲勞，那對我會是傷害。」

於是，這些以前未曾聽聞，不可思議的偈頌在世尊心中出現：

「被我困難地證得的，現在沒有被說明的必要，

被貪瞋征服者，此法是不容易正覺的。

逆流而行的、微妙的，甚深的、難見的、精細的[法]，

染上貪者看不見：被大黑暗覆蓋者。」

在這裡，已像這樣深慮時，世尊不活動的心不傾向法的教導。

那時，梵王娑婆主以心了知世尊心中的深思後，這麼想：「唉！先生！世界滅亡，唉！先生！世界消失，確實是因為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不活動的心不傾向法的教導。」那時，梵王娑婆主就猶如有力氣的男子能伸直彎曲的手臂，或能彎曲伸直的手臂，就像這樣在梵天世界消失，出現在世尊面前。那時，梵王娑婆主置(作)上衣到一邊肩膀後，右膝蓋觸地，然後向世尊合掌鞠躬後，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請世尊教導法！請善逝教導法！有少塵垢之類的眾生由法的未聽聞而退失，他們將會是法的了知者。」

6. 梵天相應

梵王娑婆主說這個，說這個後，他又更進一步說這個：

「從前在摩揭陀出現，被有垢者構思的不清淨法，
請你打開這不死之門，令他們聽聞被離垢者領悟之法。
如在岩山山頂上站立者，能到處看見人那樣，
極聰明者！如像那樣的，一切眼者！登上法所成高樓後，
已離愁者請你看陷入愁，被生老征服的人們。
英雄！戰場上的勝利者！請你起來，商隊領導者！無負債者！請你在世間走動，
世尊請你教導法，將會有了知者。」

那時，世尊知道梵天的勸請後，緣於對眾生的悲愍，以佛眼觀察世間。當世尊以佛眼觀察世間時，看見少塵垢的、多塵垢的；利根的、鈍根的；善行相的、惡行相的；易受教的、難受教的；一些住於看見在其他世界的罪過與恐怖的、另一些不住於看見在其他世界的罪過與恐怖的眾生，就猶如在青蓮池、紅蓮池、白蓮池中，一些青蓮、紅蓮、白蓮被生於水中，被長於水中，不被上升水中，被沈在內部養育的；一些青蓮、紅蓮、白蓮被生於水中，被長於水中，與水面同高而住立；一些青蓮、紅蓮、白蓮被生於水中，被長於水中，從水中上升後住立，不被水污染。同樣的，當世尊以佛眼觀察世間時，看見少塵垢的、多塵垢的；利根的、鈍根的；善行相的、惡行相的；易受教的、難受教的；一些住於看見在其他世界的罪過與恐怖的、另一些不住於看見在其他世界的罪過與恐怖的眾生。看見後，以偈頌回答梵王娑婆主：

「不死之門已對他們開啟，讓那些有耳者捨棄[邪]信，
惱害想的熟知者，梵天！我不在人間說勝妙法。」

那時，梵王娑婆主[心想]：

「對法的教導，我已被世尊允許。」向世尊問訊，然後作右繞，接著就在那裡消失了。[MN.26,281段/MN.85,337段/DN.14,64段]

2. 尊重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優樓頻螺，尼連禪河邊牧羊人的榕樹下，初現正覺。

那時，獨處、獨坐的世尊這樣心的深思生起：

6. 梵天相應

「不尊重、不順從者住於苦，有哪位沙門、婆羅門我應該恭敬、尊敬、依止後而生活(住)呢？」

那時，世尊這麼想：

「為了未完成戒蘊的完成而應該恭敬、尊敬、依止其他沙門、婆羅門後而生活，然而，我不見在包括天、魔、梵的世間；包括沙門、婆羅門、天、人的世代中，有比我更具足戒的其他沙門、婆羅門，我應該恭敬、尊敬、依止後而生活的。」

為了未完成定蘊的完成而應該恭敬、尊敬、依止其他沙門、婆羅門後而生活，然而，我不見在包括天……（中略）有比我更具足定的其他沙門、婆羅門，我應該恭敬、尊敬、依止後而生活的。

為了未完成慧蘊的完成而應該恭敬、尊敬、依止其他沙門、婆羅門後而生活，然而，我不見在包括天……（中略）有比我更具足慧的其他沙門、婆羅門，我應該恭敬、尊敬、依止後而生活的。

為了未完成解脫蘊的完成而應該恭敬、尊敬、依止其他沙門、婆羅門後而生活，然而，我不見在包括天……（中略）有比我更具足解脫的其他沙門、婆羅門，我應該恭敬、尊敬、依止後而生活的。

為了未完成的解脫智見蘊的完成而應該恭敬、尊敬、依止其他沙門、婆羅門後而生活，然而，我不見在包括天、魔、梵的世間；包括沙門、婆羅門、天、人的世代中，有比我更具足解脫智見的其他沙門、婆羅門，我應該恭敬、尊敬、依止後而生活的。

讓我就恭敬、尊敬、依止這被我現正覺的法後而生活。」

那時，梵王娑婆主以心了知世尊心中的深思後，就猶如有力氣的男子能伸直彎曲的手臂，或能彎曲伸直的手臂，就像這樣在梵天世界消失，出現在世尊面前。

那時，梵王娑婆主置(作)上衣到一邊肩膀，向世尊合掌鞠躬後，對世尊說這個：

「這正是這樣，世尊！這正是這樣，善逝！」

大德！凡那些過去時是阿羅漢、遍正覺者，他們也只恭敬、尊敬、依止世尊的法後而生活；大德！凡那些未來時將是阿羅漢、遍正覺者，他們也只恭敬、尊敬、依止世尊的法後而生活；大德！世尊現在是阿羅漢、遍正覺者，也請只恭敬、尊敬、依止法後而生活。」

梵王娑婆主說這個，說這個後，又更進一步說這個：

「凡過去的正覺者，與凡未來的諸佛，

6. 梵天相應

以及現在正覺者：許多愁的破壞。

全都尊敬正法：已生活與生活，
也像那樣將生活，這是諸佛的法性。
因此以愛惜自己，期待偉大者，
應該尊敬正法，憶念著佛陀的教說。」 [AN.4.21]

3. 梵天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

當時，有某位女婆羅門的兒子名叫梵天，在世尊面前出家，從在家成為無家者。

那時，當尊者梵天住於獨自的、隱離的、不放逸的、熱心的、自我努力的時，不久，就在當生以證智自作證後，進入後住於凡善男子們為了利益正確地出家，從在家成為無家者的那個無上梵行結尾，他證知：「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而且尊者梵天成為眾阿羅漢之一。

那時，尊者梵天在午前時穿好衣服、取衣鉢後，為了托鉢進入舍衛城。

當在舍衛城為了托鉢次第而行時，他來到自己母親住處。當時，尊者梵天的母親女婆羅門，常高舉對梵天(神)的供奉。那時，梵王娑婆主這麼想：

「這位尊者梵天的母親女婆羅門，常高舉對梵天的供奉，讓我去見她後激起她的急迫感。」

那時，梵王娑婆主就猶如有力氣的男子能伸直彎曲的手臂，或能彎曲伸直的手臂，就像這樣在梵天世界消失，出現在尊者梵天的母親住處。

那時，梵王娑婆主站在空中，對尊者梵天的母親女婆羅門以偈頌說：

「女婆羅門！梵天世界是在離這裡的遠處，你常高舉對祂的供奉，

女婆羅門！梵天的食物不是這樣的，為何當不知道梵天之路時你喃喃(祈禱)呢？

女婆羅門！確實你的這位梵天，是無依著者、已到達超越天神者，
無所有的、無養育其他者的比丘，他為了托鉢已進入你家。

應該被供養者、明智者、已親自修習者，應該被天與人供養者，
拒斥諸惡後不被染著者，已清涼者對食物的尋求行動。

對他來說沒有前後，寂靜的、無[瞋恚]煙的、無苦惱的、無願望的，
對懦弱者與堅強者都已放下棍棒者，請他吃你供奉的最上食物。
已成為離[煩惱]軍的、心已寂靜的，行走如已調御的、無貪愛的龍象，
善戒德的、心善解脫的比丘，請他吃你供奉的最上食物。
對他有淨信的、不動搖的，請你建立供養物在應該被供養者上，
請你作未來安樂的福德：女婆羅門！看見渡過暴流的牟尼後。」
「對他有淨信的、不動搖的，她建立供養物在應該被供養者上。
她作了未來安樂的福德：女婆羅門看見渡過暴流的牟尼後。」

4. 巴迦梵天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

當時，巴迦梵天有這樣邪惡的惡見生起：

「這是常的，這是堅固的，這是永恆的，這是全部的，這是不衰變法，確實，這不被生、不衰老、不死亡、不去世、不再生，而且，沒有其它從這裡超出的出離。」

那時，世尊以心了知巴迦梵天心中的深思後，就猶如有力氣的男子能伸直彎曲的手臂，或能彎曲伸直的手臂，就像這樣在祇樹林消失，出現在那梵天世界中。

巴迦梵天看見正從遠處走來的世尊。看見後對世尊說這個：

「親愛的先生！歡迎你來，親愛的先生！歡迎你，親愛的先生！終於你作了這個安排，即：這裡的到來。親愛的先生！確實，這是常的，這是堅固的，這是永恆的，這是全部的，這是不衰變法，確實，這不被生、不衰老、不死亡、不去世、不再生，而且，沒有其它從這裡超出的出離。」

當這麼說時，世尊對巴迦梵天說這個：

「唉！先生！巴迦梵天進入了無明，唉！先生！巴迦梵天進入了無明，確實是因為他將說：『無常的就等同是常的。』他將說：『不堅固的就等同是堅固的。』他將說：『非永恆就等同是永恆。』他將說：『非全部就等同是全部。』他將說：『衰變法就等同是不衰變法。』而且於被生、衰老、死亡、去世、再生之處，他將那樣說它：『確實，這不被生、不衰老、不死亡、不去世、不再生。』而且，存在著其它超越的出離，他將說：『沒有其它超越的出離。』」 [MN.49]

6. 梵天相應

「喬達摩！七十二位福業者，是有自在力者、生老的超越者，這是明智者最終的[在]梵天之往生，多數人祈求[成為]我們。」
「巴迦！凡你認為長的壽命，這個壽命確實是少的、確實非長的，梵天！我了知你的壽命，是十萬尼羅部陀。」
「世尊！[你說：]我是無邊之見者，已越過生老愁者，什麼是我以前的禁戒與德行之行法呢？請你告訴我那個凡我能了知的。」
「凡你使許多人喝飲：在炎暑中被口渴逼惱者，那是你以前的禁戒與德行之行法，我像從睡眠清醒般地回憶起。在耶尼河岸被捕捉的人們，你使可能被捕捉者被引導著脫離，那是你以前的禁戒與德行之行法，我像從睡眠清醒般地回憶起。在恒河水流中，被想要人的兇惡龍捕捉的船，你們以力量征服後使之釋放，那是你以前的禁戒與德行之行法，我像從睡眠清醒般地回憶起。我曾是你的徒弟[名叫]迦葉，你認為有正覺禁戒的，那是你以前的禁戒與德行之行法，我像從睡眠清醒般地回憶起。」
「你的確知道我的這個壽命，你也知道其他人的-像這樣確實是佛陀，像這樣這確實是你輝耀的威力，持續使梵天世界閃耀著。」

5. 某位梵天經

起源於舍衛城。

當時，某位梵天有這樣邪惡的惡見生起：「沒有那種沙門或婆羅門能到這裡的。」

那時，世尊以心了知那位梵天心中的深思後，猶如有力氣的男子……（中略）出現在那梵天世界中。

那時，世尊以盤腿坐在那位梵天的上方虛空，入了火界定。

那時，尊者大目犍連這麼想：「世尊現在住於何處呢？」尊者大目犍連以清淨、超越人的天眼看見以盤腿坐在那位梵天的上方虛空，入火界定的世尊。看見後，就猶如有力氣的男子能伸直彎曲的手臂，或能彎曲伸直的手臂，就像這樣在祇樹林消失，出現在那梵天世界中。那時，尊者大目犍連依止東方後以盤腿坐在那位梵天的上方虛空，較世尊低，入了火界定。

6. 梵天相應

那時，尊者大迦葉這麼想：「世尊現在住於何處呢？」尊者大迦葉以清淨、超越人的天眼看見……（中略）。看見後，猶如有力氣的男子……（中略）就像這樣在祇樹林消失，出現在那梵天世界中。那時，尊者大迦葉依止南方後以盤腿坐在那位梵天的上方虛空，較世尊低，入了火界定。

那時，尊者大劫賓那這麼想：「世尊現在住於何處呢？」尊者大劫賓那以清淨、超越人的天眼看見……（中略）入火界定的世尊。看見後，猶如有力氣的男子……（中略）就像這樣在祇樹林消失，出現在那梵天世界中。那時，尊者大劫賓那依止西方後以盤腿坐在那位梵天的上方虛空，較世尊低，入了火界定。

那時，尊者阿那律這麼想：「世尊現在住於何處呢？」尊者阿那律以清淨、超越人的天眼看見……（中略）入火界定的世尊。看見後，猶如有力氣的男子……（中略）就像這樣在祇樹林消失，出現在那梵天世界中。那時，尊者阿那律依止北方後以盤腿坐在那位梵天的上方虛空，較世尊低，入了火界定。

那時，尊者大目犍連以偈頌對那位梵天說：

「朋友！現在還有你的那個見：凡你的見之前有的，

你看見輝耀者，在梵天世界中的超越者。」

「親愛的先生！沒有我的那個見：凡我的見之前有的，

我看見輝耀者，在梵天世界中的超越者，

現在我如何能說那個：我是常的、常恆的呢？」

那時，世尊激起那位梵天的急迫感後，就猶如有力氣的男子能伸直彎曲的手臂，或能彎曲伸直的手臂，就像這樣在那個梵天世界消失，出現在祇樹林中。

那時，那位梵天召喚某位梵天眾：

「來！親愛的先生！你去見尊者大目犍連。抵達後，請對尊者大目犍連說這個：『親愛的目犍連先生！還有其他那位世尊的弟子這麼大神通力、這麼大威力猶如尊師目犍連、迦葉、劫賓那、阿那律嗎？』」

「是的，親愛的先生！」那位梵天眾回答那位梵天後，去見尊者目犍連。抵達後，對尊者目犍連說這個：「親愛的目犍連先生！還有其他那位世尊的弟子這麼大神通力、這麼大威力猶如尊師目犍連、迦葉、劫賓那、阿那律嗎？」

那時，尊者目犍連以偈頌對那位梵天眾說：

「三明者、得神通者以及，知他心的熟練者，

煩惱已盡的阿羅漢，佛陀的弟子有許多。」

那時，那位梵天眾歡喜、隨喜尊者目犍連所說後，去見那位梵天。抵達後，對那位梵天說這個：

「親愛的先生！尊者目犍連說這個：

6. 梵天相應

『三明者、得神通者以及，知他心的熟練者，煩惱已盡的阿羅漢，佛陀的弟子有許多。』」那位梵天眾說這個，而那位悅意的梵天歡喜那位梵天眾所說。

6. 梵天世界經

起源於舍衛城。

當時，世尊已進入白天的住處，已獨坐。

那時，善梵辟支梵天與淨居辟支梵天去見世尊。抵達後，各依門兩側站立。

那時，善梵辟支梵天對淨居辟支梵天說這個：

「親愛的先生！這大概不是拜訪世尊的適當時機，世尊已進入白天的住處，已獨坐。某某梵天世界是富有的且繁榮的，而且在那裡的梵天住於放逸住，親愛的先生！我們走，讓我們去那個梵天世界。抵達後，讓我們對那位梵天激起急迫感。」

「是的，親愛的先生！」淨居辟支梵天回答善梵辟支梵天。

那時，善梵辟支梵天與淨居辟支梵天就猶如有力氣的男子能……（中略）就像這樣在世尊前消失，出現在那個梵天世界中。

那位梵天看見正從遠處走來的那些梵天。看見後對那些梵天說這個：

「喂！親愛的先生！你們從哪裡來？」

「親愛的先生！我們是從那位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的面前來的，又，親愛的先生！你應該去侍候那位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

當這麼說時，不同意那個言語的那位梵天化作千個(回)自我後，對善梵辟支梵天說這個：

「親愛的先生！你看到我像這樣的神通威力了嗎？」

「親愛的先生！我看到你像這樣的神通威力了。」

「親愛的先生！我是這麼大神通力、這麼大威力者，我要去侍候哪位其他沙門或婆羅門呢？」

那時，善梵辟支梵天化作兩千個自我後，對那位梵天說這個：

「親愛的先生！你看到我像這樣的神通威力了嗎？」

「親愛的先生！我看到你像這樣的神通威力了。」

「親愛的先生！那位世尊就是比你與我有更大神通力與更大威力者，親愛的先生！你應該去侍候那位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

6. 梵天相應

那時，那位梵天以偈頌對善梵辟支梵天說：

「三[百]隻金翅鳥與四[百]隻天鵝，以及五百隻鷹-禪定者的，

梵天！這個天宮發光，使北方閃耀著。」

「即使你的那天宮發光，使北方閃耀著，

在色上看見過失、經常顫抖的後，因此極聰明者不樂諸色。」

那時，善梵辟支梵天與淨居辟支梵天激起那位梵天的急迫感後，就在那裡消失了。

過些時候，那位梵天去侍候那位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

7. 瞽迦梨迦經

起源於舍衛城。

當時，世尊已進入白天的住處，已獨坐。

那時，善梵辟支梵天與淨居辟支梵天去見世尊。抵達後，各依門兩側站立。

那時，善梵辟支梵天在世尊面前說這關於瞿迦梨迦比丘的偈頌：

「測量著不能被計量者，在這裡哪位智者能分類？

不能被計量者的衡量者，我想他是被覆蓋的凡夫。」

8. 迦達摩大迦低舍經

起源於舍衛城。

當時，世尊已進入白天的住處，已獨坐。

那時，善梵辟支梵天與淨居辟支梵天去見世尊。抵達後，各依門兩側站立。

那時，善梵辟支梵天在世尊面前說這關於迦達摩大迦低舍迦比丘的偈頌：

「測量著不能被計量者，在這裡哪位智者能分類？

不能被計量者的衡量者，我想他是被覆蓋的無慧者。」

9. 都路梵天經

起源於舍衛城。

6. 梵天相應

當時，瞿迦梨迦比丘是生病、受苦、重病者。

那時，在夜已深時，容色絕佳的都路辟支梵天使整個祇樹林發光後，去見瞿迦梨迦比丘。抵達後，站在空中，對瞿迦梨迦比丘說這個：

「瞿迦梨迦！請你在舍利弗、目犍連上使心淨信，舍利弗、目犍連是美善的。」

「朋友！你是誰？」

「我是都路辟支梵天。」

「朋友！你被世尊記說為不還者，不是嗎？那樣的話，為何還是來這裡者呢？你看！這被你違反那麼多。」

「當男子被生時，斧頭被生在口中，

以此切斷自己：當愚癡者說惡語時。

凡稱讚應該被責備者，或凡責備應該被稱讚者，

他以口選擇厄運的骰子，以那個厄運的骰子找不到安樂。

這個厄運的骰子是小事：凡在骰子上有財產的損敗，

甚至一切的也連同以自己，這就是更大不幸運的骰子：

凡在善逝上會使意(心)成為邪惡者。

十萬尼羅部陀，[加]三十六、又五阿浮陀，

凡呵責聖人者來到地獄：置邪惡的言語與意後。」 [AN.10.89]

10. 瞿迦梨迦經

起源於舍衛城。

那時，瞿迦梨迦比丘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瞿迦梨迦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舍利弗、目犍連是惡欲求者，被惡欲求支配者。」

當這麼說時，世尊對瞿迦梨迦比丘說這個：

「瞿迦梨迦！不要說這個！瞿迦梨迦！不要說這個！瞿迦梨迦！請你在舍利弗、目犍連上使心淨信，舍利弗、目犍連是美善的。」

第二次，瞿迦梨迦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即使世尊對我是值得信者、能信賴者，然而，大德！舍利弗、目犍連是惡欲求者，被惡欲求支配者。」

第二次，世尊對瞿迦梨迦比丘說這個：

6. 梵天相應

「瞿迦梨迦！不要說這個！瞿迦梨迦！不要說這個！瞿迦梨迦！請你在舍利弗、目犍連上使心淨信，舍利弗、目犍連是美善的。」

第三次，瞿迦梨迦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即使……（中略）被惡欲求支配者。」

第三次，世尊對瞿迦梨迦比丘說這個：

「瞿迦梨迦！不要說這個！……（中略）舍利弗、目犍連是美善的。」

那時，瞿迦梨迦比丘從座位起來後向世尊問訊，然後作右繞，接著離開。

瞿迦梨迦比丘離去不久，全身被遍滿芥子大小的膿腫，成為芥子大小後，成為綠豆大小；成為綠豆大小後，成為豌豆大小；成為豌豆大小後，成為棗核大小；成為棗核大小後，成為棗子大小；成為棗子大小後，成為餘甘子大小；成為餘甘子大小後，成為未成熟的木瓜大小；成為未成熟的木瓜大小後，成為木瓜大小；成為木瓜大小後破裂，膿汁與血液流出。

那時，瞿迦梨迦比丘就以那個疾病命終。而瞿迦梨迦比丘命終時，在舍利弗、目犍連上心起瞋怒後往生紅蓮地獄。

那時，在夜已深時，容色絕佳的梵王娑婆主使整個祇樹林發光後，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梵王娑婆主對世尊說這個：「大德！瞿迦梨迦比丘已命終，大德！瞿迦梨迦比丘命終時，在舍利弗、目犍連上心起瞋怒後往生紅蓮地獄。」梵王娑婆主說這個，說這個後，梵王娑婆主向世尊問訊，然後作右繞，接著就在那裡消失了。

那時，當那夜過後，世尊召喚比丘們：「比丘們！這夜，在夜已深時，容色絕佳的梵王娑婆主使整個祇樹林發光後，來見我。抵達後，向我問訊，然後在一旁站立。比丘們！在一旁站立的梵王娑婆主對我說這個：『大德！瞿迦梨迦比丘已命終，大德！瞿迦梨迦比丘命終時，在舍利弗、目犍連上心起瞋怒後往生紅蓮地獄。』比丘們！梵王娑婆主說這個，說這個後，梵王娑婆主向世尊問訊，然後作右繞，接著就在那裡消失了。」

當這麼說時，某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在紅蓮地獄中，壽命量有多長呢？」

「比丘！在紅蓮地獄中，壽命量是長的，那不易計算『幾年』，或『幾百年』，或『幾千年』，或『幾十萬年』。」

「大德！那麼能作譬喻嗎？」

「比丘！能。」世尊說。

「比丘！猶如二十俵份量的憍薩羅國芝麻車，如果男子每過一百年從那裡取出一粒芝麻，比丘！二十俵份量的憍薩羅國芝麻車以這個行動會比較快地走

6. 梵天相應

到遍盡、耗盡，而非一阿浮陀地獄。比丘！猶如二十阿浮陀地獄，這樣一尼羅部陀地獄。比丘！猶如二十尼羅部陀地獄，這樣一阿婆婆地獄。比丘！猶如二十阿婆婆地獄，這樣一阿得得地獄。比丘！猶如二十阿得得地獄，這樣一阿訶訶地獄。比丘！猶如二十阿訶訶地獄，這樣一古木達地獄。比丘！猶如二十古木達地獄，這樣一受更狄迦地獄。比丘！猶如二十受更狄迦地獄，這樣一優鉢羅地獄。比丘！猶如二十優鉢羅地獄，這樣一分陀利迦地獄。比丘！猶如二十分陀利迦地獄，這樣一紅蓮地獄，比丘！瞿迦梨迦比丘在舍利弗、目犍連上心起瞋怒後往生紅蓮地獄。」

世尊說這個，說這個後，[善逝](#)、[大師](#)又更進一步說這個：

「當男子被生時，斧頭被生在口中，
以此切斷自己：當愚癡者說惡語時。
凡稱讚應該被責備者，或凡責備應該被稱讚者，
他以口選擇厄運的骰子，以那個厄運的骰子找不到安樂。
這個厄運的骰子是小事：凡在骰子上有財產的損敗，
甚至一切的也連同以自己，這就是更大不幸運的骰子：
凡在[善逝](#)上會使意(心)成為邪惡者。
十萬尼羅部陀，[加]三十六、又五阿浮陀，
凡呵責聖人者來到地獄：置邪惡的言語與意後。」 [AN.10.89]

第一品，其攝頌：

「勸請、尊重、梵天，巴迦梵天與見在後，
放逸、瞿迦梨迦、迦低舍迦，都路梵天與另一瞿迦梨迦。」

第二品(11-15)

11. 常童子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奢逼尼河邊。那時，在夜已深時，容色絕佳的[梵王常童子](#)使整個奢逼尼河邊發光後，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梵王常童子在世尊面前說這偈頌：

「[剎帝利](#)在這人們中最上的：凡歸屬種姓者們，

6. 梵天相應

明與行具足者，在天人中他是最上的。[MN.53, DN.3, DN.27, AN.11.10]

梵王常童子說這個，大師是認可者。那時，梵王常童子[心想]：「大師對我是認可者。」向世尊問訊，然後作右繞，接著就在那裡消失了。

12. 提婆達多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在提婆達多離去不久時，世尊住在王舍城耆闍崛山。

那時，在夜已深時，容色絕佳的梵王娑婆主使整個王舍城耆闍崛山發光後，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梵王娑婆主在世尊面前說這關於提婆達多的偈頌：

「果實確實殺害芭蕉，果實對竹子、果實對蘆葦，
恭敬殺害邪惡人，如胎對驃。」[SN.17.35, AN.4.68]

13. 案達葛衛達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摩揭陀國的案達葛衛達。

當時，世尊在漆黑的夜晚坐在露天處，而天空下著毛毛雨。

那時，容色絕佳的梵王娑婆主使整個案達葛衛達發光後，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梵王娑婆主在世尊面前說這偈頌：

「應該親近邊地住處，應該為了結的解脫而行，
如果在那裡得不到喜樂，應該自我守護、有念地住在僧團中。
為了托鉢從家至家行走著，根已守護地、明智地、有念地，
應該親近邊地住處，已解脫恐怖、在無恐怖中解脫。
在有可怕的蛇之處，閃電往來、天空打雷，
在黑暗的黑夜裡，已離身毛豎立的比丘坐在那裡。
這確實被我看見，這不是傳聞，
在單一[生]梵行中，有一千位死亡的捨棄者。
超過五百位有學，與十的十倍的十倍，
全都是已入流者，非畜生之行去者。

而這其他人，是我心(意)中的『福分者』，
我不能計算，對妄語有罪惡感[故]。[DN.18]

14. 阿盧那哇低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 (中略)。

在那裡，世尊召喚比丘們：「比丘們！」

「尊師！」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說這個：

「比丘們！從前，有位國王名叫阿盧那哇(明相)，比丘們！阿盧那哇國王的王都名叫阿盧那哇低，比丘們！尸棄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依止阿盧那哇低居住，比丘們！又，尸棄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的第一雙弟子是名叫阿毘浮與三巴哇的雙賢。比丘們！那時，尸棄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召喚阿毘浮比丘：『婆羅門！我們走，讓我們到某個梵天世界，直到用餐時間為止。』『是的，大德！』比丘們！阿毘浮比丘回答尸棄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比丘們！那時，尸棄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與阿毘浮比丘就猶如有力氣的男子能伸直彎曲的手臂，或能彎曲伸直的手臂，就像這樣在阿盧那哇低王都消失，出現在那個梵天世界。

比丘們！那時，尸棄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召喚阿毘浮比丘：『婆羅門！請你對梵天、梵天眾、梵眾天顯現法談。』『是的，大德！』比丘們！阿毘浮比丘回答尸棄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後，以法說開示、勸導、鼓勵梵天、梵天眾、梵眾天，使之歡喜。比丘們！在那裡，梵天、梵天眾、梵眾天譏嫌、不滿、責難：『實在不可思議啊，先生！實在未曾有啊，先生！弟子為何竟然在成為面對大師者時教導法！』

比丘們！那時，尸棄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召喚阿毘浮比丘：『婆羅門！梵天、梵天眾、梵眾天譏嫌你：「實在不可思議啊，先生！實在未曾有啊，先生！弟子為何竟然在成為面對大師者時教導法！」婆羅門！那樣的話，請你以更大程度對梵天、梵天眾、梵眾天激起急迫感。』『是的，大德！』比丘們！阿毘浮比丘回答尸棄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後，看得見身體地教導法，也看不見身體地教導法，也看得見下半身看不見上半身地教導法，也身看得見上半看不見下半身地教導法。比丘們！在那裡，梵天、梵天眾、梵眾天有不可思議的、未曾有

6. 梵天相應

的心生起：『實在不可思議啊，先生！實在未曾有啊，先生！沙門的大神通力狀態、大威力狀態！』

那時，阿毘浮比丘對尸棄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說這個：『大德！我自證在比丘僧團中說過像這樣的話：「學友們！當站在梵天世界中時，我能夠以聲音教導千世間界。」』『婆羅門！這會是適當時機，婆羅門！這會是適當時機：婆羅門！當站在梵天世界中時，願你以聲音教導千世間界。』『是的，大德！』比丘們！阿毘浮比丘回答尸棄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後，當站在梵天世界中時，說這些偈頌：

『請你們發勤、請你們精勤，請你們致力於佛陀的教說，

請你們掃蕩死魔軍，如象對蘆葦茅屋。

凡在這法、律中，住於不放逸者，

捨斷出生的輪迴後，將得到苦的結束。』

比丘們！那時，尸棄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與阿毘浮比丘對梵天、梵天眾、梵眾天激起急迫感後，猶如……（中略）在那個梵天世界消失，出現在阿盧那哇低王都。那時，尸棄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召喚比丘們：『比丘們！你們聽到當阿毘浮比丘站在梵天世界中說的偈頌了嗎？』『大德！我們聽到當阿毘浮比丘站在梵天世界中說的偈頌了。』『比丘們！那麼，如怎樣你們聽到當阿毘浮比丘站在梵天世界中說的偈頌呢？』『大德！我們這樣聽到當阿毘浮比丘站在梵天世界中說的偈頌：

『請你們發勤、請你們精勤，請你們致力於佛陀的教說，

請你們掃蕩死魔軍，如象對蘆葦茅屋。

凡在這法、律中，住於不放逸者，

捨斷出生的輪迴後，將得到苦的結束。』

大德！我們這樣聽到當阿毘浮比丘站在梵天世界中說的偈頌。』

『好！好！比丘們！好！比丘們！你們聽到當阿毘浮比丘站在梵天世界中說的偈頌。』

世尊說這個，那些悅意的比丘歡喜世尊所說。

15. 般涅槃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拘尸那羅的烏波瓦達那，末羅族人的沙羅樹林，沙羅雙樹中間，在般涅槃之時。

6. 梵天相應

那時，世尊召喚**比丘們**：

「來吧，比丘們！我現在召喚你們：『諸行是**消散法**，你們應該以不放逸使[目標]完成。』這是如來最後的話。」

那時，世尊進入初禪，從初禪出來後，進入第二禪，從第二禪出來後，進入第三禪，從第三禪出來後，進入第四禪，從第四禪出來後，進入空無邊處，從空無邊處出來後，進入識無邊處，從識無邊處出來後，進入無所有處，從無所有處出來後，進入**非想非非想處**，從非想非非想處出來後，進入**想受滅**。

從想受滅出來後，進入非想非非想處，從非想非非想處出來後，進入無所有處，從無所有處出來後，進入識無邊處，從識無邊處出來後，進入空無邊處，從空無邊處出來後，進入第四禪，從第四禪出來後，進入第三禪，從第三禪出來後，進入第二禪，從第二禪出來後，進入初禪，從初禪出來後，進入第二禪，從第二禪出來後，進入第三禪，從第三禪出來後，進入第四禪，從第四禪出來後，世尊直接般涅槃。

在世尊般涅槃時，與般涅槃同時，**梵王娑婆主**說了這偈頌：

「全都將捨棄：世間中生類的身體，
於該處像這樣的大師，世間中無與倫比者，
得到力量如來，**正覺者已般涅槃**。」

在世尊般涅槃時，與般涅槃同時，**天帝釋**說了這偈頌：

「諸行確實是無常的，是**生起與消散法**，
生起後被滅，它們的寂滅是樂。」 [SN.1.11]

在世尊般涅槃時，與般涅槃同時，**尊者阿難**說了這偈頌：

「那時是令人恐懼的，那時是令人**身毛豎立**的：
在具有一切殊勝行相的，正覺者般涅槃時。」

在世尊般涅槃時，與般涅槃同時，尊者**阿那律**說了這偈頌：

「沒有了入息出息，心已住立的**像這樣者**，
不動者著手寂靜後，**有眼者已般涅槃**。
以不動搖的心，忍受了痛苦(受)，
就如燈火的熄滅，它是心的解脫。」 [DN.16, 219-222段]

第二品，其**攝頌**：

「梵天[常童子]、提婆達多，案達葛衛達、阿盧那哇低，
以及般涅槃，這是梵天五則所教導的。」

梵天相應完成。

7. 婆羅門相應

阿羅漢品(1-10)

1. 大那若尼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栗鼠飼養處的竹林中。

當時，某位婆羅墮若姓婆羅門的妻子，名叫大那若尼婆羅門女[MN.100]，對佛、法、僧是極淨信者。

那時，大那若尼婆羅門女為婆羅墮若姓婆羅門帶來食物，絆倒後吟出優陀那三次：

「對那位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禮敬！對那位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禮敬！對那位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禮敬！」

當這麼說時，婆羅墮若姓婆羅門對大那若尼婆羅門女說這個：

「就像這樣，而這位女賤民在每一個場合都稱讚那位禿頭沙門，女賤民！現在，我將要論破你的那位老師。」

「婆羅門！我不見在包括天、魔、梵的世間；包括沙門、婆羅門、天、人的世代中能論破那位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的，但，婆羅門！你去吧！去了後你必將了知。」

那時，婆羅墮若姓婆羅門生氣、不悅意地去見世尊。抵達後，與世尊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婆羅墮若姓婆羅門以偈頌對世尊說：

「切斷什麼後睡得安樂？切斷什麼後不憂愁？

對哪一法的殺害，喬達摩同意？」

「切斷憤怒後睡得安樂，切斷憤怒後不憂愁，

婆羅門！對端蜜，而根毒之憤怒的殺害，

聖者稱讚，因為切斷它後不憂愁。」[SN.1.71]

當這麼說時，婆羅墮若姓婆羅門對世尊說這個：

7. 婆羅門相應

「太偉大了，喬達摩先生！太偉大了，喬達摩先生！喬達摩先生！猶如扶正顛倒的，或揭開隱藏的，或告知迷路者的道路，或在黑暗中持燈火：『有眼者們看見諸色』。同樣的，法被喬達摩尊師以種種法門說明，大德！這個我歸依喬達摩尊師、法、比丘僧團，願我得到在喬達摩尊師面前出家，願我得到受具足戒。」

婆羅墮若姓婆羅門得到在世尊面前出家，得到受具足戒。

而且，已受具足戒不久，當尊者婆羅墮若住於獨自的、隱離的、不放逸的、熱心的、自我努力的時，不久，就在當生以證智自作證後，進入後住於凡善男子們為了利益正確地出家，從在家成為無家者的那個無上梵行結尾，他證知：「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而且尊者婆羅墮若成為眾阿羅漢之一。

2. 辱罵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栗鼠飼養處的竹林中。

辱罵婆羅墮若婆羅門聽聞：

「聽說婆羅墮若姓婆羅門在沙門喬答摩面前出家，從在家成為無家者。」生氣、不悅意地去見世尊。抵達後，以無禮的、粗惡的言語責罵、誹謗世尊。

當這麼說時，世尊對辱罵婆羅墮若婆羅門說這個：

「婆羅門！你怎麼想：你的朋友、同僚、親族、親屬、客人們是否到來呢？」

「喬達摩先生！有時我的朋友、同僚、親族、親屬、客人到來。」

「婆羅門！你怎麼想：你是否提供他們硬食或軟食或美食呢？」

「喬達摩先生！有時我提供他們硬食或軟食或美食。」

「婆羅門！但，如果他們不領受，那個是誰的呢？」

「喬達摩先生！如果他們不領受，那個還是我們的。」

「同樣的，婆羅門！凡你辱罵、激怒、爭論不辱罵、不激怒、不爭論的我們，我們不要領受你的那個，婆羅門！那個還是你的；婆羅門！那個還是你的。」

婆羅門！凡回罵辱罵者，回激激怒者，回爭爭論者，婆羅門！這被稱為『一起吃；交換。』那些我們既不與你一起吃，也不與你交換，婆羅門！那個還是你的；婆羅門！那個還是你的。」

7. 婆羅門相應

「包括國王的群眾這麼知道喬達摩尊師：『沙門喬達摩是阿羅漢。』然而喬達摩尊師生氣。」

「從哪裡有憤怒：對已調御、正確生活的無憤怒者，
對以完全智解脫者，對像這樣的寂靜者？
因為那樣對他只是更糟的：凡對生氣者生氣回去，
不對生氣者生氣回去者，他打勝難勝利的戰鬥。
行兩者的利益：自己的與對方的，
知道對方已被激怒後，凡具念地平靜下來者。
當治療兩者時：自己的與對方的，
人們思量『他是愚者』：凡法的不熟知者。[SN.7.3, SN.10.4]」

當這麼說時，辱罵婆羅墮若婆羅門對世尊說這個：
「太偉大了，喬達摩先生！……（中略）我歸依喬達摩尊師、法、比丘僧團，願我得到在喬達摩尊師面前出家，願我得到受具足戒。」

那時，辱罵婆羅墮若婆羅門得到在世尊的面前出家、受具足戒。
而且，已受具足戒不久，當尊者辱罵婆羅墮若住於獨自的、隱離的、不放逸的、熱心的、自我努力的時，不久，就在當生以證智自作證後，進入後住於凡善男子們為了利益正確地出家，從在家成為無家者的那個無上梵行結尾，他證知：「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而且尊者辱罵婆羅墮若成為眾阿羅漢之一。

3. 阿修羅王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栗鼠飼養處的竹林中。

阿修羅王婆羅墮若婆羅門聽聞：

「聽說婆羅墮若姓婆羅門在沙門喬答摩面前出家，從在家成為無家者。」生氣、不悅意地去見世尊。抵達後，以無禮的、粗惡的言語責罵、誹謗世尊。

當這麼說時，世尊保持沈默。

那時，阿修羅王婆羅墮若婆羅門對世尊說這個：

「沙門！你被征服；沙門！你被征服。」
「愚者確實認為勝利者：以粗惡的言語說話者，
但他才會是勝利者：凡了知忍耐者。
因為那樣對他只是更糟的：凡對生氣者生氣回去，

7. 婆羅門相應

不對生氣者生氣回去者，他打勝難勝利的戰鬥。
行兩者的利益：自己的與對方的，
知道對方已被激怒後，凡具念地平靜下來者。
當治療兩者時：自己的與對方的，
人們思量『他是愚者』：凡法的不熟知者。[SN.7.2]
當這麼說時，阿修羅王婆羅墮若婆羅門對世尊說這個：
「太偉大了，喬達摩先生！……（中略）他證知：……尊者婆羅墮若成為眾阿
羅漢之一。」

4. 酸粥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栗鼠飼養處的竹林中。
酸粥婆羅墮若婆羅門聽聞：
「聽說婆羅墮若姓婆羅門在沙門喬答摩面前出家，從在家成為無家者。」生
氣、不悅意地去見世尊。抵達後，保持沈默地在一旁站立。
那時，世尊以心了知酸粥婆羅墮若婆羅門心中的深思後，以偈頌對酸粥婆羅
墮若婆羅門說：
「凡冒犯無犯錯的人，純淨無穢的人，
惡就回到那位愚者，如細塵被逆風地拋出。」[SN.1.22]
當這麼說時，酸粥婆羅墮若婆羅門對世尊說這個：
「太偉大了，喬達摩先生！……（中略）他證知：……尊者婆羅墮若成為眾阿
羅漢之一。」

5. 無害經

起源於舍衛城。
那時，無害婆羅墮若婆羅門去見世尊。抵達後，與世尊互相問候。交換應該
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無害婆羅墮若婆羅門對世
尊說這個：
「喬達摩先生！我是無害；喬達摩先生！我是無害。」
「而如果你如名字那樣，你會是無害，

7. 婆羅門相應

凡不以身與語，以及意傷害者，
他確實是無害：凡不傷害他人者。」
當這麼說時，無害婆羅墮若婆羅門對世尊說這個：
「太偉大了，喬達摩先生！……（中略）他證知：……尊者婆羅墮若成為眾阿
羅漢之一。」

6. 結縛經

起源於舍衛城：

那時，結縛(結髮)婆羅墮若婆羅門去見世尊。抵達後，與世尊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結縛婆羅墮若婆羅門以偈頌對世尊說：

「內結縛外結縛，世代被結縛糾纏，
喬達摩！我問你這個：誰能解開這個結縛？」
「有慧的人在戒上確立後，心與慧的修習者，
熱心明智的比丘，他能解開這個結縛。
凡他們的貪與瞋，以及無明已脫離者，
煩惱已盡的阿羅漢，他們的結縛已被解開。
於名與色處，被無餘地破壞，
有對與色想，那個結縛在這裡能被切斷。」[SN.1.23]
當這麼說時，結縛婆羅墮若婆羅門對世尊說這個：

7. 純淨經

起源於舍衛城。

那時，純淨婆羅墮若婆羅門去見世尊。抵達後，與世尊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純淨婆羅墮若婆羅門在世尊面前說這偈頌：

「世間任何婆羅門都不變純淨，即使是持戒者與執行(作)苦行者，

7. 婆羅門相應

明與行具足者，他變純淨-非別的其他人。」

「即使許多無用咒的呢喃者，婆羅門也不是以出生：

內部有污濁的、污染的，依靠詭計者。

剎帝利、婆羅門、昆舍，首陀羅，旃陀羅、清垃圾者，

活力已被發動者、自我努力者，常堅固努力者，

他得到最高的純淨，婆羅門！請你這麼知道。」

當這麼說時，純淨婆羅墮若婆羅門對世尊說這個：

「太偉大了，喬達摩先生！……（中略）。」

尊者婆羅墮若成為眾阿羅漢之一。

8. 拜火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栗鼠飼養處的竹林中。

當時，拜火婆羅墮若婆羅門的參酥油乳粥被放置：「我將獻供火，我將祀拜火。」

那時，世尊在午前時穿好衣服、取衣鉢後，為了托鉢進入王舍城。

當在王舍城為了托鉢次第而行時，來到拜火婆羅墮若婆羅門的住處。抵達後，在一旁站立。

拜火婆羅墮若婆羅門看見為了托鉢站立的世尊。看見後，拜火婆羅墮若婆羅門以偈頌對世尊說：

「三明具足者、出生良好者、多聞者，

明與行具足者，他能享用這乳粥。」

「即使許多無用咒的呢喃者，婆羅門也不是以出生：

內部被污濁污染，以詭計成為被圍繞者。

凡知道前世住處，以及看見天界與苦界者，

又已到達生的滅盡者，已完成證智的牟尼。

以這三種明，是三明婆羅門，

明行具足者，他能享用這乳粥。」

「請喬達摩尊師享用，尊師是婆羅門。」

「以吟誦偈頌獲得的不應該被我享用，婆羅門！這不是看見者之法，

諸佛拒絕以吟誦偈頌獲得的，婆羅門！在法存在時這是行為模式。

而圓滿的大仙，煩惱已盡者、惡作已平息者，

7. 婆羅門相應

請你以其它食物飲料照服侍，因為那是期待福德者的田地。」
當這麼說時，拜火婆羅墮若婆羅門對世尊說這個：
「太偉大了，喬達摩先生！……（中略）。」
尊者拜火婆羅墮若成為眾阿羅漢之一。

9. 孫陀利葛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憍薩羅國孫陀利葛河邊。
當時，孫陀利葛婆羅墮若婆羅門在孫陀利葛河邊獻供火、祀拜火。那時，孫陀利葛婆羅墮若婆羅門獻供火、祀拜火後，從座位起來後觀察四方一切：「誰能享用這殘餘供物呢？」
孫陀利葛婆羅墮若婆羅門看見裹著頭坐在某棵樹下的世尊。看見後，以左手拿殘餘供物、以右手拿長口水瓶後，去見世尊。
那時，世尊以孫陀利葛婆羅墮若婆羅門的腳步聲而敞開頭。
那時，孫陀利葛婆羅墮若婆羅門[心想]：
「這位尊者是剃頭的；這位尊者是剃頭者。」就從那裡又想要折返。
那時，孫陀利葛婆羅墮若婆羅門這麼想：
「這裡，某些婆羅門尊師也確實是剃頭的，讓我去見他後，問出生。」
那時，孫陀利葛婆羅墮若婆羅門去見世尊。抵達後，對世尊說這個：「尊師是什麼出生的？」
「你不要問出生但要問行為，火確實從柴被出生，
卑下家系的堅定牟尼，有慚抑止者成為高貴的。
被真理調御、具備調御者，通曉吠陀者、已完成梵行者，
帶來獻供者應該招請他，在適當時間他對應該被供養者獻供。」
「這裡確實有我的善獻供善供奉的：凡我看見像那樣的通曉吠陀者，
以沒看見像你們那樣的，其他人享用殘餘供物。
請喬達摩尊師享用，尊師是婆羅門。」
「以吟誦偈頌獲得的不應該被我享用，婆羅門！這不是看見者之法，
諸佛拒絕以吟誦偈頌獲得的，婆羅門！在法存在時這是行為模式。
而圓滿的大仙，煩惱已盡者、惡作已平息者，
請你以其它食物飲料照服侍，因為那是期待福德者的田地。」
「喬達摩先生！那麼，我應將這殘餘供物施與誰？」

7. 婆羅門相應

「婆羅門！我不見在包括天、魔、梵的世間；包括沙門、婆羅門、天、人的世代中，凡這個殘餘供物的食者能走到完全消化的，婆羅門！除了如來或如來的弟子外。婆羅門！那樣的話，請你捨棄那個殘餘供物到少草處，或使沈入無蟲的水中。」

那時，孫陀利葛婆羅墮若婆羅門使那個殘餘供物沈入無蟲的水中。

那時，那個丟入水中的殘餘供物嘶嘶響、嗤嗤響、冒煙、冒出大煙。猶如白天被曬熱丟入水中的鋤頭嘶嘶響、嗤嗤響、冒煙、冒出大煙。同樣的，那個丟入水中的殘餘供物嘶嘶響、嗤嗤響、冒煙、冒出大煙。

那時，孫陀利葛婆羅墮若婆羅門驚怖、生起身毛豎立地去見世尊。抵達後，在一旁站立。

世尊以偈頌對在一旁站立的孫陀利葛婆羅墮若婆羅門說：

「婆羅門！當柴燃燒時，你不要認為這個在外的確實是純淨，
因為善者們不以那個說純淨：凡如果以外部希求遍純淨者。
婆羅門！捨斷柴的燃燒後，我只使自身內的火燃燒，
經常火的、經常得定的狀態，婆羅門！我是行梵行的阿羅漢。
婆羅門！慢確實是你的荷擔，憤怒是煙、妄語是灰，
舌頭是獻祭的杓子、心是祭祀的火爐，善調御的自我是男子的火。
婆羅門！法是具有成為渡場的湖，不濁的、被善人們對善人們稱讚，
於該處沐浴的通曉吠陀者們，就肢體不濕地渡過彼岸。
真理、法、[自我]抑制、梵行，婆羅門！在中間依止者有梵的到達，
請你對那位已成為正直者作禮敬，我說那人是『法之行者』。」
當這麼說時，孫陀利葛婆羅墮若婆羅門對世尊說這個：
「太偉大了，喬達摩先生！……（中略）。」
尊者婆羅墮若成為眾阿羅漢之一。

10. 許多女兒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憍薩羅國某處叢林中。

當時，某位婆羅墮若姓婆羅門的十四頭公牛被遺失了。

那時，當婆羅墮若姓婆羅門尋找那些公牛時，來到那處叢林。抵達後，看見在那處叢林中盤腿後挺直身體，然後建立起面前的念的世尊。看見後，去見世尊。抵達後，在世尊面前以這些偈頌說：

7. 婆羅門相應

「確實沒有這位沙門的，十四頭公牛，
今日第六天沒被看見，因為那樣這位沙門是安樂者。
確實沒有這位沙門的，壞的[芝麻株]在芝麻田中，
有一葉以及二葉，因為那樣這位沙門是安樂者。
確實沒有這位沙門的，老鼠在空穀倉中，
熱烈地跳舞，因為那樣這位沙門是安樂者。
確實沒有這位沙門的，敷具七個月，
被跳蚤覆蓋，因為那樣這位沙門是安樂者。
確實沒有這位沙門的，七個寡婦女兒，
有一個兒子以及二個兒子，因為那樣這位沙門是安樂者。
確實沒有這位沙門的，被黃褐色斑點侵襲女(黃臉婆)，
以腳使睡覺者醒來，因為那樣這位沙門是安樂者。
確實沒有這位沙門的，債權人在黎明時，
斥責『你要給[還債]！你要給！』，因為那樣這位沙門是安樂者。」
「婆羅門！確實沒有我的，十四頭公牛，
今日第六天沒被看見，婆羅門！因為那樣我是安樂者。
婆羅門！確實沒有我的，壞的在芝麻田中，
有一葉以及二葉，婆羅門！因為那樣我是安樂者。
婆羅門！確實沒有我的，老鼠在空穀倉中，
熱烈地跳舞，婆羅門！因為那樣我是安樂者。
婆羅門！確實沒有我的，敷具七個月，
被跳蚤覆蓋，婆羅門！因為那樣我是安樂者。
婆羅門！確實沒有我的，七個寡婦女兒，
有一個兒子以及二個兒子，婆羅門！因為那樣我是安樂者。
婆羅門！確實沒有我的，被黃褐色斑點侵襲女，
以腳使睡覺者醒來，婆羅門！因為那樣我是安樂者。
婆羅門！確實沒有我的，債權人在黎明時，
斥責『你要給！你要給！』，婆羅門！因為那樣我是安樂者。」
當這麼說時，婆羅墮若姓婆羅門對世尊說這個：
「太偉大了，喬達摩先生！太偉大了，喬達摩先生！喬達摩先生！猶如扶正
顛倒的，或揭開隱藏的，或告知迷路者的道路，或在黑暗中持燈火：『有眼者們
看見諸色』。同樣的，法被喬達摩尊師以種種法門說明，我歸依喬達摩尊師、
法、比丘僧團，願我得到在喬達摩尊師面前出家，願我得到受具足戒。」

7. 婆羅門相應

婆羅墮若姓婆羅門得到在世尊面前出家，得到受具足戒。

而且，已受具足戒不久，當尊者婆羅墮若住於獨自的、隱離的、不放逸的、熱心的、自我努力的時，不久，就在當生以證智自作證後，進入後住於凡善男子們為了利益正確地出家，從在家成為無家者的那個無上梵行結尾，他證知：「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而且尊者婆羅墮若成為眾阿羅漢之一。

阿羅漢品第一，其攝頌：

「大那若尼與辱罵，阿修羅王、酸粥，
無害者與結縛，純淨與拜火，
孫陀利葛與許多女兒，它們為十則。」

優婆塞品(11-22)

11. 耕田婆羅墮若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摩揭陀國南山一蘆葦[地方]的婆羅門村落。

當時是在播種時節，有耕田婆羅墮若婆羅門的五百具之多(量)上軛的犁。

那時，世尊在午前時穿好衣服、取衣鉢後，去耕田婆羅墮若婆羅門工作處。

當時正進行耕田婆羅墮若婆羅門的食物分配。那時，世尊去食物分配處。抵達後，在一旁站立。

耕田婆羅墮若婆羅門看見為食物站立的世尊。看見後，對世尊說這個：

「沙門！我耕田與播種，耕田與播種後我享用。沙門！也請你自己耕田與播種，耕田與播種後你自己享用。」

「婆羅門！我也耕田與播種，耕田與播種後我享用。」

「我們確實沒看到喬達摩尊師的軛，或犁，或鋤，或刺棒，或牛，然而喬達摩尊師卻說這個：『婆羅門！我也耕田與播種，耕田與播種後我享用。』」

那時，耕田婆羅墮若婆羅門以偈頌對世尊說：

「你自稱耕作者，但我不見你的耕田，

被質問的耕作者請你說，我們如何能知道你耕田。」

7. 婆羅門相應

「信為種子苦行為雨，慧為我的輶和犁，
慚為轅桿意為繫繩，念為我的鋤和刺棒。
守護身守護語，胃裡的食物已被自制，
我執行(作)真理為割草，柔和是我的脫離。
活力是我的負載牛：輶安穩的帶來者，
牠不折返(退轉)地走，走到後於該處牠不悲傷。
這位耕作者像這樣耕田，他有不死之果，
耕作這個耕田後，從一切苦被釋放。」

「請喬達摩尊師享用，尊師是耕作者，那是因為喬達摩尊師甚至耕作有不死之果的耕田。」

「以吟誦偈頌獲得的不應該被我享用，婆羅門！這不是看見者之法，
諸佛拒絕以吟誦偈頌獲得的，婆羅門！在法存在時這是行為模式。
而圓滿的大仙，煩惱已盡者、惡作已平息者，
請你以其它食物飲料照服侍，因為那是期待福德者的田地。」
當這麼說時，耕田婆羅墮若婆羅門對世尊說這個：
「太偉大了，喬達摩先生！……（中略）從今天起終生歸依。」

12. 優達亞經

起源於舍衛城。

那時，世尊在午前時穿好衣服、取衣鉢後，前往優達亞婆羅門的住處。

那時，優達亞婆羅門以米飯使世尊的鉢充滿。

第二次，世尊在午前時穿好衣服、取衣鉢後，前往優達亞婆羅門的住處。……（中略）第三次，優達亞婆羅門以米飯使世尊的鉢充滿後，對世尊說這個：

「這位討厭的沙門喬達摩一再地到來。」
「但他們就一再地播種，天王一再地下雨，
耕作者們一再地耕田，穀物一再地來到國家。
乞求者們一再地乞求，施主們一再地施與，
施主們一再地施與後，一再地到達天界處。
他們一再地對產奶牛擠奶，仔牛一再地來到母親，
他一再地疲倦、顫抖，愚鈍者一再地來到母胎。」

7. 婆羅門相應

他一再地被生、死亡，他們一再地帶去墓場，
但得到不再有之道後，廣慧者不一再地被生。」
當這麼說時，優達亞婆羅門對世尊說這個：
「太偉大了，喬達摩先生！……（中略）請喬達摩尊師記得我為優婆塞，從今天起終生歸依。」

13. 提婆西多經

起源於舍衛城。

當時，世尊是因風生病者，而尊者優波哇那為世尊的侍者。

那時，世尊召喚尊者優波哇那：

「優波哇那！來吧，請你為我知道(找)熱水。」

「是的，大德！」尊者優波哇那回答世尊後，穿好衣服、取衣鉢後，去提婆西多婆羅門的住處。抵達後，保持沈默地在一旁站立。

提婆西多婆羅門看見保持沈默在一旁站立的尊者優波哇那。看見後，以偈頌對尊者優波哇那說：

「保持沈默站立的尊師，剃光頭的穿僧伽梨者，
欲求著什麼尋求著什麼？來者要乞求什麼呢？」

「世間中的阿羅漢、善逝，牟尼是因風生病者，
如果有熱水，婆羅門！請施與牟尼。」

「他被應該被供養者供養，他被應該被恭敬者恭敬，
他被應該被尊敬者尊敬，我願意為他帶去。」

那時，提婆西多婆羅門以男子取熱水擔與糖蜜袋給尊者優波哇那。

那時，尊者優波哇那去見世尊。抵達後，以熱水沐浴世尊後，使糖蜜與熱水混合，然後給世尊。

那時，世尊的病止息了。

那時，提婆西多婆羅門去見世尊。抵達後，與世尊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提婆西多婆羅門以偈頌對世尊說：

「應該施與施物於何處？所施於何處有大果？」

「對供養者來說怎樣，供養怎樣成功？」

「凡知道前世住處者，以及他看見天界苦界，

7. 婆羅門相應

又已到達出生的滅盡者，完成證智的牟尼。
應該施與施物於這裡，所施於這裡有大果，
對供養者來說這樣，供養這樣成功。」
當這麼說時，提婆西多婆羅門對世尊說這個：
「太偉大了，喬達摩先生！……（中略）請喬達摩尊師記得我為優婆塞，從今天起終生歸依。」

14. 大財富者經

起源於舍衛城。

那時，某位粗弊的、穿粗弊外衣的大財富的婆羅門去見世尊。抵達後，與世尊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世尊對在一旁坐下的大財富的婆羅門說這個：

「婆羅門！為何你是粗弊的、穿粗弊外衣的呢？」

「喬達摩先生！這裡，我的四個兒子，他們與妻子商量後，使我離家。」

「婆羅門！那樣的話，記住這些偈頌後，在大群眾集會的集會所中，在兒子們共坐時請你說：

『在他們出生時我歡喜，又我希望他們幸福，
他們與妻子商量後，阻擋我如狗對豬。
確實是卑鄙不善者：他們「爹！爹！」地叫我，
以兒子樣子的羅剎，他們捨棄走到年老者。
如已衰老無用的馬，被除去食物，
孩子們的年長父親，在別人家乞食。
我的拐杖確實就比，那些如果不順從的兒子好，
阻擋兇惡的牛，還有甚至兇惡的狗。
在黑暗中它在前面，在深處得到立足處，
以拐杖的威力，跌倒後再站起來。』』

那時，那位大財富的婆羅門在世尊的面前記住這些偈頌後，在大群眾集會的集會所中，在兒子們共坐時說：

「在他們出生時我歡喜，又我希望他們幸福，
他們與妻子商量後，阻擋我如狗對豬。
確實是卑鄙不善者：他們「爹！爹！」地叫我，

7. 婆羅門相應

以兒子樣子的羅剎，他們捨棄走到年老者。
如已衰老無用的馬，被除去食物，
孩子們的年長父親，在別人家乞食。
我的拐杖確實就比，那些如果不順從的兒子好，
阻擋兇惡的牛，還有甚至兇惡的狗。
在黑暗中它在前面，在深處得到立足處，
以拐杖的威力，跌倒後再站起來。」

那時，兒子們帶那位大財富的婆羅門回家後，使之沐浴，然後各各以一套衣服使之裹上。

那時，那位大財富的婆羅門拿一套衣服後去見世尊。抵達後，與世尊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大財富的婆羅門對世尊說這個：

「喬達摩先生！我們婆羅門遍求名為老師的學費，請喬達摩尊師接受我的學費。」

世尊出自憐愍使(令人)接受了。

那時，那位大財富的婆羅門對世尊說這個：

「太偉大了，喬達摩先生！……（中略）請喬達摩尊師記得我為優婆塞，從今天起終生歸依。」

15. 慢剛復經

起源於舍衛城。

當時，名為慢剛復的婆羅門住在舍衛城，他既不問訊母親，也不問訊父親，不問訊老師，不問訊哥哥。

當時，世尊被大眾圍繞說法。

那時，慢剛復婆羅門這麼想：

「這位沙門喬達摩被大眾圍繞說法，讓我去見沙門喬達摩。如果沙門喬達摩對我說話，我也將對他說話，如果沙門喬達摩不對我說話，我也將不對他說話。」

那時，慢剛復婆羅門去見世尊。抵達後，保持沈默地在一旁站立。

那時，世尊沒對他說話。

7. 婆羅門相應

那時，慢剛復婆羅門[心想]：「這位沙門喬達摩什麼也不知道。」就從那裡想要再返回。

那時，世尊以心了知慢剛復婆羅門心中的深思後，以偈頌對慢剛復婆羅門說：

「婆羅門！慢是不好的，婆羅門！這裡對希求者來說，

凡你以目的來者，這樣應該使那個(目的)隨增大。」

那時，慢剛復婆羅門[心想]：「沙門喬達摩知道我的心。」就在那裡，他以頭落在世尊的腳上，並以嘴遍吻世尊的腳，又以手遍擦拭，以及告知名字：

「喬達摩先生！我是慢剛復，喬達摩先生！我是慢剛復。」

那時，那個群眾有未曾有之心生起：

「實在不可思議啊，先生！實在未曾有啊，先生！因為這位慢剛復婆羅門既不問訊母親，也不問訊父親，不問訊老師，不問訊哥哥，然而卻對沙門喬達摩作像這樣最高的身體伏在地上之禮。」

那時，世尊對慢剛復婆羅門說這個：

「夠了，婆羅門！請你起來，請你在自己的座位坐下，因為你的心對我已有淨信。」

那時，慢剛復婆羅門在自己的座位坐下後，以偈頌對世尊說：

「他應該對誰不作慢？且他應該對誰是有尊敬的？

誰應該被他尊敬？誰應該被善尊重是好的？」

「對母親與父親，其次對哥哥，

對老師第四位，他應該對他們不作慢，

他應該對他們是有尊敬的，他們應該被他尊敬，

他們應該被善尊重是好的。

阿羅漢們-清涼已生者們，應該作的已作者們、無煩惱者們，

破壞慢後是不剛復者：他應該禮敬那些無上者。」

當這麼說時，慢剛復婆羅門對世尊說這個：

「太偉大了，喬達摩先生！……（中略）請喬達摩尊師記得我為優婆塞，從今天起終生歸依。」

16. 反對者經

起源於舍衛城。

7. 婆羅門相應

當時，名為愛反對者的婆羅門住在舍衛城。

那時，愛反對者婆羅門這麼想：

「讓我去見沙門喬達摩，沙門喬達摩說任何事，就對那個，我會是對他反對者。」

當時，世尊在露天處經行。

那時，愛反對者婆羅門去見世尊。抵達後，對經行中的世尊說這個：「沙門！請你說法。」

「被善說的不容易，被愛反對者，

被心雜染者，被多激情者了知。

凡能調伏激情，與心的不淨信者，

斷念瞋害後，他確實能了知被善說的。」

當這麼說時，愛反對者婆羅門對世尊說這個：

「太偉大了，喬達摩先生！太偉大了，喬達摩先生！……（中略）請喬達摩尊師記得我為優婆塞，從今天起終生歸依。」

17. 監工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憍薩羅國某處叢林中。

當時，監工婆羅墮若婆羅門在那處叢林中使(人)作工作。

監工婆羅墮若婆羅門看見坐在某棵沙羅樹下盤腿後挺直身體然後建立起面前的念的念的世尊。看見後，這麼想：

「我在這處叢林中樂於使作的工作，這位沙門喬達摩樂於使作的什麼？」

那時，監工婆羅墮若婆羅門去見世尊。抵達後，以偈頌對世尊說：

「比丘！在沙羅林中你的，什麼工作被作呢？

單獨在林野中，喬達摩找到喜樂嗎？」

「樹林中沒有應該被我作的，根已被切斷我的樹林已枯萎，

那個我在林中是無稠林的、無箭的，捨斷不樂後我樂於單獨。」

當這麼說時，監工婆羅墮若婆羅門對世尊說這個：

「太偉大了，喬達摩先生！……（中略）請喬達摩尊師記得我為優婆塞，從今天起終生歸依。」

18. 打柴者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憍薩羅國某處叢林中。

當時，某位婆羅墮若姓婆羅門的眾多打柴學生婆羅門徒弟去叢林。抵達後，看見坐在那處叢林中盤腿後挺直身體然後建立起面前的念的世尊。看見後，去見婆羅墮若姓婆羅門。抵達後，對婆羅墮若姓婆羅門說這個：

「真的，尊師！你應該知道，有沙門坐在那樣的叢林中，盤腿後，挺直身體，然後建立起面前的念。」

那時，婆羅墮若姓婆羅門與那些青年一起去那處叢林，看見坐在那處叢林中盤腿後挺直身體然後建立起面前的念的世尊。看見後，去見世尊。抵達後，以偈頌對世尊說：

「在極恐怖的叢林深處，進入無人的空林野後，
以不動搖的以住立的以可愛的，比丘！你實在極英俊地修禪。」

在既沒有歌曲之處也沒有音樂之處，單獨在林野中依止樹林的牟尼，
這在我心中出現不可思議：凡單獨能意喜地住在樹林者。

我想你希望著世界主共住，無上的天界，
為何尊師依止無人的林野，你為了梵天的到達在這裡作苦行？」

「凡任何期待或歡喜，許多經常被依止在種種界上，
從無智根的根源有被希求的，一切都是我從包含根處剷除。
那個我是無期待的、無依止的、無執著的，在一切法上有清淨的見，
到達吉祥的無上正覺後，婆羅門！我自信地獨處修禪。」

當這麼說時，婆羅墮若姓婆羅門對世尊說這個：

「太偉大了，喬達摩先生！太偉大了，喬達摩先生！……（中略）從今天起終生歸依。」

19. 扶養母親者經

起源於舍衛城。

那時，扶養母親的婆羅門去見世尊。抵達後，與世尊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扶養母親的婆羅門對世尊說這個：

7. 婆羅門相應

「喬達摩先生！我依法遍求施食，依法遍求施食後，我扶養父母，喬達摩先生！我是這麼作者，是否我是盡義務者呢？」

「婆羅門！你是這麼作者，你當然是盡義務者。婆羅門！凡依法遍求施食，依法遍求施食後，扶養父母者，他產生許多福德。」

「凡母親或父親，[不免一死的人](#)依法扶養，

他以這個侍奉：在母親父親上，

就在這裡賢智者們稱讚他，死後他在天界歡喜。」

當這麼說時，扶養母親的婆羅門對世尊說這個：

「太偉大了，喬達摩先生！太偉大了，喬達摩先生！……（中略）請喬達摩尊師記得我為優婆塞，從今天起終生歸依。」

20. 乞食者經

起源於舍衛城。

那時，乞食者婆羅門去見世尊。抵達後，與世尊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乞食者婆羅門對世尊說這個：

「喬達摩先生！我是乞食者，尊師也是乞食者，這裡，有什麼差別呢？」

「不因為那樣是乞食者：只對他人乞食的程度，

只要受持在家法後，只那些他就不是乞食者(比丘)。」

這裡凡福德與惡，梵行者拒斥了後，

考量後行於世間，他確實被稱為『乞食者(比丘)』。」

當這麼說時，乞食者婆羅門對世尊說這個：

「太偉大了，喬達摩先生！……（中略）請喬達摩尊師記得我為優婆塞，從今天起終生歸依。」

21. 散額樂窪經

起源於舍衛城。

當時，名為散額樂窪(共尊重)的婆羅門住在舍衛城，是由水純淨者、信仰以水遍純淨，住於黃昏、黎明水浴之實踐的實踐者。

7. 婆羅門相應

那時，尊者阿難在午前時穿好衣服、取衣鉢後，為了托鉢進入舍衛城。在舍衛城為了托鉢而行後，用餐之後，已從施食返回，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阿難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這裡，名為散額樂窪的婆羅門住在舍衛城，是由水純淨者、信仰以水遍純淨，住於黃昏、黎明水浴之實踐的實踐者。大德！願世尊出自憐愍去散額樂窪婆羅門的住處，那就好了！」

世尊以沈默狀態同意了。

那時，世尊在午前時穿好衣服、取衣鉢後，去散額樂窪婆羅門的住處。抵達後，在設置好的座位坐下。

那時，散額樂窪婆羅門去見世尊。抵達後，與世尊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世尊對在一旁坐下的散額樂窪婆羅門說這個：

「婆羅門！傳說是真的嗎：你是由水純淨者、信仰以水遍純淨，住於黃昏、黎明水浴之實踐的實踐者？」

「是的，喬達摩先生！」

「婆羅門！但，當看見什麼理由時，你是由水純淨者、信仰以水遍純淨，住於黃昏、黎明水浴之實踐的實踐者呢？」

「喬達摩先生！這裡，凡在白天被我做的惡業，在黃昏我以沐浴沖走(除去)；凡在夜間被我做的惡業，在黎明我以沐浴沖走，當看見這個理由時，我是由水純淨者、信仰以水遍純淨，住於黃昏、黎明水浴之實踐的實踐者。」

「婆羅門！法是具有戒為渡場的湖，不濁的、被善人們對善人們稱讚，於該處沐浴的通曉吠陀者們，就肢體不濕地渡過彼岸。」 [SN.7.9]

當這麼說時，散額樂窪婆羅門對世尊說這個：

「太偉大了，喬達摩先生！太偉大了，喬達摩先生！……（中略）請喬達摩尊師記得我為優婆塞，從今天起終生歸依。」

22. 捶麼度色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釋迦族中，名為撊麼度色(亞麻布)釋迦族的城鎮。

那時，世尊在午前時穿好衣服、取衣鉢後，為了托鉢進入撊麼度色城。

7. 婆羅門相應

當時，樞麼度色的婆羅門屋主們正以應該被作的事被集合在集會所，而天空下著毛毛雨。

那時，世尊去那個集會所。

樞麼度色的婆羅門屋主們看見正從遠處走來的世尊。看見後說這個：

「誰是禿頭假沙門？以及誰將知道集會所之法？」

那時，世尊以偈頌對樞麼度色的婆羅門屋主們說：

「沒有善人們之處這非集會所，凡不說法者他們不是善人，

捨斷貪瞋癡後，說法者們是善人。」

當這麼說時，樞麼度色的婆羅門屋主們對世尊說這個：

「太偉大了，喬達摩先生！太偉大了，喬達摩先生！喬達摩先生！猶如扶正顛倒的，或揭開隱藏的，或告知迷路者的道路，或在黑暗中持燈火：『有眼者們看見諸色』。同樣的，法被喬達摩尊師以種種法門說明，我們歸依喬達摩尊師、法、比丘僧團，請喬達摩尊師記得我們為優婆塞，從今天起終生歸依。」

優婆塞品第二，其攝頌：

「耕田、優達亞、提婆西多，某位大財富者，

慢剛復、反對者，監工、打柴者，

扶養母親者、乞食者，散額樂窪與樞麼度色第十二。」

婆羅門相應完成。

8. 婆耆舍相應

1. 已出離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尊者婆耆舍與尊者尼拘律葛波和尚，共住在阿羅婆處的阿格羅婆塔廟。

當時，尊者婆耆舍是新學、出家不久者、守護住處的留守者。

那時，眾多女子極好裝飾後，為了觀看住處(精舍)去阿格羅婆的園林。

那時，看見那些女人後，尊者婆耆舍的不喜樂被生起，貪使心墮落。

那時，尊者婆耆舍這麼想：

「確實是我的無利得，確實不是我的利得；確實是我的惡得到的，確實不是我的善得到的：我的不喜樂被生起，貪使心墮落。在這裡，那如何可得：凡其他人為我除去不喜樂後，能使喜樂生起。讓我就自己為自己除去不喜樂後，能使喜樂生起。」

那時，尊者婆耆舍就自己為自己除去不喜樂後，使喜樂生起後，那時候說這些偈頌：

「確實是已出離的我：從在家成為非家者，
諸尋圍繞：這些從黑暗[來]的大膽者。
顯貴之子、大弓箭手，已學得者、堅固法者們，
一千位不逃跑者，如果他們到處包圍。
即使如果比這更多的，女人們將到來，
將確實不使我動搖：諸法已被住立在自己上。
因為這個被我當面聽聞，佛陀、太陽族人的，
導向涅槃之道，在那裡被我的意(心)喜好的。
如果當這樣住時，波旬！你靠近我，
死神！我將像這樣做，你看不見我的道。」

2. 不喜樂經

有一次.....（中略）。

8. 婆耆舍相應

尊者婆耆舍與尊者尼拘律葛波和尚，共住在阿羅婆的阿格羅婆塔廟。

當時，尊者尼拘律葛波用餐之後，已從施食返回，進入住處，或在傍晚時出來，或在隔天時。

當時，尊者婆耆舍的不喜樂被生起，貪使心墮落。

那時，尊者婆耆舍這麼想：

「確實是我的無利得，確實不是我的利得；確實是我的惡得到的，確實不是我的善得到的：我的不喜樂被生起，貪使心墮落。在這裡，那如何可得：凡其他人為我除去不喜樂後，能使喜樂生起。讓我就自己為自己除去不喜樂後，能使喜樂生起。」

那時，尊者婆耆舍就自己為自己除去不喜樂後，使喜樂生起後，那時候說這些偈頌：

「完全捨斷不喜樂與喜樂，以及掛慮家的尋後，

無論何處都不應該作欲林，無欲林者、不喜樂者他確實是比丘。

這裡凡大地與虛空，色之類與進入世界者，

無論什麼都衰損而一切是無常的，有所覺者們這麼知道後而行。

被繫縛在依著上的人們：在所見、所聞、有對與所覺上，

在這裡驅離意欲後成為不動者，凡在這裡不沾染者他們說他是牟尼。

而依止六十的有尋：在人們中多數是非法的安頓者，

無論在哪裡他都不會是入群者，又非粗惡語者他是比丘。

有能力的、長久得定的，非詭計的、明智的、無熱望的，

緣於牟尼到達寂靜之境，他等待般涅槃時。」

3. 美善者經

有一次，尊者婆耆舍與尊者尼拘律葛波和尚，共住在阿羅婆的阿格羅婆塔廟。

當時，尊者婆耆舍以自己的辯才輕蔑其他美善比丘們。

那時，尊者婆耆舍這麼想：

「確實是我的無利得，確實不是我的利得；確實是我的惡得到的，確實不是我的善得到的：我以自己的辯才輕蔑其他美善比丘們。」

那時，尊者婆耆舍就以自己對自己的懊悔生起後，那時候說這些偈頌：

「喬達摩！請你捨斷慢，以及請你無殘餘地捨斷慢的道路，

8. 婆耆舍相應

在慢的道路上成為癡迷者，你長久是後悔者。
人們被詆毀塗污，被慢殺害者們跌落地獄，
人們長久地悲傷(憂愁)：往生地獄的被慢殺害者們。
比丘任何時候都不悲傷：[道的勝利者](#)、正行者，
他經驗名聲與安樂，他們說他是『自我努力的法之看見者』。
因此這裡不頑固的、努力的，捨斷諸蓋後成為清淨的，
而無餘地捨斷慢後，成為以明得到結束的寂靜者。」

4. 阿難經

有一次，尊者阿難住在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
那時，尊者阿難在午前時穿好衣服、取衣鉢後，以尊者婆耆舍為隨從沙門，
為了托鉢進入舍衛城。

當時，尊者婆耆舍的不喜樂被生起，貪使心墮落。那時，尊者婆耆舍以偈頌
對尊者阿難說：

「我被欲貪燃燒，我的心被遍燃燒，
[喬達摩](#)！請你出於憐愍，說使之熄滅的事[那就好了](#)。」

「由於想的顛倒，你的心被遍燃燒，
請你避開相：淨的、伴隨貪的。
請你視諸行為[另一邊的](#)，為苦的以及不要[視]為我，
請你使大貪熄滅，你不要一再地被燃燒。
請你以不淨修習心，一境、善入定，
願你的身至念存在，願你成為許多厭者。
請你修習無相，請你捨棄慢煩惱潛在趨勢，
之後以慢的止滅，你將寂靜地行。」

5. 善說的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那裡，世尊召喚比丘們：「比丘們！」
「尊師！」那些比且回答世尊。

8. 婆耆舍相應

「比丘們！具備四支的言語是善說的；非惡說的，是無過失的與在智者們中不能被非難的。哪四個呢？比丘們！這裡，比丘只說善說的；非惡說的、只說法；非法、只說可愛的；非不可愛的、只說真實；非虛偽。比丘們！具備這四支的言語是善說的；非惡說的，是無過失的與在智者們中不能被非難的。」

世尊說這個，說這個後，**善逝、大師**又更進一步說這個：

「善人們說善說的是最先的，應該說法、非法那是第二的，

應該說可愛的、非不可愛的那是第三的，應該說真實、非虛偽那是第四的。」

那時，**尊者婆耆舍**從座位起來後，置(作)上衣到一邊肩膀，向世尊合掌鞠躬後，對世尊說這個：

「世尊！它在我心中出現；善逝！它在我心中出現。」

「婆耆舍！請你說明。」世尊說。

那時，尊者婆耆舍以適合的**偈頌**當面稱讚世尊：

「只應該說那個言語：凡不會使自己苦惱者，
以及不會傷害他人，那確實是善說的言語。」

只應該說可愛的言語：凡受歡迎的言語，
凡不帶著諸惡的，說對他人所愛的(可愛的)。」

真實確實是**不死**的言語，這是古老的法，
利益與法，善人們說被住立在真實上。」

凡佛陀說言語者，為了安穩涅槃的到達，
為了得到苦的結束者，那確實是最上的言語。」

6. 舍利弗經

有一次，尊者舍利弗住在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

當時，尊者舍利弗以法說，以優雅的、明瞭的、清晰的、義理令知的話語開示、勸導、鼓勵**比丘們**，使之歡喜。而那些比丘作目標後、作意後、全心注意後傾耳聽法。

那時，尊者婆耆舍這麼想：

「這位尊者舍利弗以法說，以優雅的、明瞭的、清晰的、義理令知的話語開示、勸導、鼓勵比丘們，使之歡喜。而那些比丘作目標後、作意後、全心注意後傾耳聽法，讓我當面以適合的**偈頌**稱讚尊者舍利弗。」

8. 婆耆舍相應

那時，尊者婆耆舍從座位起來後，置(作)上衣到一邊肩膀，向尊者舍利弗合掌鞠躬後，對尊者舍利弗說這個：

「舍利弗學友！它在我心中出現；舍利弗學友！它在我心中出現。」

「婆耆舍學友！請你說明。」

那時，尊者婆耆舍當面以適合的偈頌稱讚尊者舍利弗：

「深慧者、有智慧者，道非道的熟知者，

大慧的舍利弗，為比丘們教導法。

既簡要地教導，也詳細地說，

如九官鳥的聲音，他說辯才。

當他教導那個時，他們聽聞如蜜的話語，

以誘人的聲音，以悅耳的以可愛的，

使心踊躍的、喜悅的，比丘們傾耳。」

7. 自恣經

有一次，世尊與五百位比丘全都是阿羅漢的大比丘僧團，住在舍衛城東園鹿母講堂。

當時，在那十五布薩自恣日，世尊被比丘僧團圍繞，在露天處坐著。

那時，世尊觀察保持沈默的比丘僧團後，召喚比丘們：

「比丘們！來吧，現在我邀請你們：但是否你們呵責我任何與身體有關的或與言語有關的呢？」

當這麼說時，尊者舍利弗從座位起來後，置(作)上衣到一邊肩膀，向世尊合掌鞠躬後，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我們不呵責世尊任何與身體有關的或與言語有關的。因為，世尊是未生起道的使生起者，未出生道的使出生者，未宣說道的宣說者；是道的了知者，道的知者，道的熟知者，又，大德！現在弟子們住於道的隨行者，之後為具備者。」

大德！而我邀請世尊：但是否世尊呵責我任何與身體有關的或與言語有關的呢？」

「舍利弗！我不呵責你任何與身體有關的或與言語有關的。舍利弗！你是賢智者；舍利弗！你是大慧者；舍利弗！你是博慧者；舍利弗！你是捷慧者；舍利弗！你是速慧者；舍利弗！你是利慧者；舍利弗！你是洞察慧者[SN.2.29,

8. 婆耆舍相應

MN.111]。舍利弗！猶如轉輪王的長子，使被父親轉起的輪子完全地隨轉動(持續轉動)。同樣的，舍利弗！你使被我轉起的無上法輪完全地隨轉動。」

「大德！如果世尊不呵責我任何與身體有關的或與言語有關的，大德！那麼是否世尊呵責這五百位比丘任何與身體有關的或與言語有關的呢？」

「舍利弗！我不呵責這五百位比丘任何與身體有關的或與言語有關的。舍利弗！因為這五百位比丘中，六十位比丘是三明者，六十位比丘是六神通者，六十位比丘是俱分解脫者，而其他是慧解脫者。」

那時，尊者婆耆舍從座位起來後，置(作)上衣到一邊肩膀，向世尊合掌鞠躬後，對世尊說這個：

「世尊！它在我心中出現；善逝！它在我心中出現。」

「婆耆舍！請你說明。」世尊說。

那時，尊者婆耆舍以適合的偈頌當面稱讚世尊：

「在十五的今日為了清淨，五百位比丘已來集合：

結繫縛切斷的無惱亂的，再有已盡的仙人。

如轉輪王，被大臣圍繞，

繞著全部，海洋為邊界的這個大地走。

像這樣戰場上的勝利者，無上的商隊領導者，

超越死亡的三明者：弟子們侍奉。

全都是世尊之子，在這裡閒聊不被發現，

願我禮拜太陽族人：渴愛刺箭的破壞者。」

8. 超過一千經

有一次，世尊與一千二百五十位比丘的大比丘僧團，住在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

當時，世尊以與涅槃有關的法說開示、勸導、鼓勵那些比丘，使之歡喜，而那些比丘作目標後、作意後、全心注意後傾耳聽法。

那時，尊者婆耆舍這麼想：

「這位世尊以與涅槃有關的法說開示、勸導、鼓勵那些比丘，使之歡喜，而那些比丘作目標後、作意後、全心注意後傾耳聽法，讓我以適合的偈頌當面稱讚世尊。」

8. 婆耆舍相應

那時，尊者婆耆舍從座位起來後，置(作)上衣到一邊肩膀，向世尊合掌鞠躬後，對世尊說這個：

「世尊！它在我心中出現；善逝！它在我心中出現。」

「婆耆舍！請你說明。」世尊說。

那時，尊者婆耆舍以適合的偈頌當面稱讚世尊：

「超過一千位比丘，侍奉善逝，

當他教導遠塵之法，任何地方都無恐懼的涅槃時。

他們聽聞離垢之法：被遍正覺者教導的，

正覺者確實輝耀：被比丘僧團尊敬的。

世尊！你的名字是龍，仙人中最上的仙人，

如大雨雲生成後，下雨到諸弟子。

從白天的住處出來後，從看見大師的翼求，

大英雄！弟子婆耆舍，禮拜在你的腳上。」

「婆耆舍！是否這些偈頌之前已遍尋思，或者僅立即在你心中出現呢？」

「大德！這些偈頌非之前已遍尋思，反而僅立即在我心中出現。」

「婆耆舍！那樣的話，令更多非之前已遍尋思的偈頌在你心中出現。」

「是的，大德！」尊者婆耆舍回答世尊後，以更多非之前已遍尋思的偈頌當面稱讚世尊：

「征服魔的邪道之路後，破壞諸荒蕪後而行，

請你們看他-繫縛的令脫者，不依止的、分析成部分者。

為了暴流的渡過，他講述許多種的道，

而在那個被講述的不死上，法的看見者成為不可動搖的住立者。

光明的作者洞察後，看見一切住止處的超越，

知道後與作證後，他對五位教導最上的。

在法被這麼善教導時，了知法者有什麼放逸？

因此在那位世尊的教說下，不放逸者應該總是禮敬地隨學。」

9. 橋陳如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栗鼠飼養處的竹林中。

那時，尊者阿若橋陳如隔了很久後去見世尊。抵達後，以頭落在世尊的腳上，並以嘴遍吻世尊的腳，又以手遍擦拭，以及告知名字：「世尊！我是橋陳

8. 婆耆舍相應

如，善逝！我是橋陳如。」

那時，尊者婆耆舍這麼想：

「這位尊者阿若橋陳如隔了很久後去見世尊。抵達後，以頭落在世尊的腳上，並以嘴遍吻世尊的腳，又以手遍擦拭，以及告知名字：『世尊！我是橋陳如，善逝！我是橋陳如。』讓我在世尊面前以適合的偈頌稱讚尊者阿若橋陳如。」

那時，尊者婆耆舍從座位起來後，置(作)上衣到一邊肩膀，向世尊合掌鞠躬後，對世尊說這個：

「世尊！它在我心中出現；善逝！它在我心中出現。」

「婆耆舍！請你說明。」世尊說。

那時，尊者婆耆舍在世尊面前以適合的偈頌稱讚尊者阿若橋陳如：

「那位佛陀的隨覺者上座，極精勤的橋陳如，
是安樂的住處，經常獨處的利得者。
凡應該被弟子達成的：以大師的教說作的，
他已達到一切：不放逸的學習者。
三明的大威力者，知他心的熟練者，
橋陳如-佛陀的繼承者，在大師的腳上禮拜。」

10. 目犍連經

有一次，世尊與五百位比丘全都是阿羅漢的大比丘僧團，住在王舍城仙呑山坡的黑岩處。

尊者大目犍連以心探查他們的心：[他們]是解脫者、無依著者。

那時，尊者婆耆舍這麼想：

「這位世尊與五百位比丘全都是阿羅漢的大比丘僧團，住在王舍城仙呑山坡的黑岩處，尊者大目犍連以心探查他們的心：[他們]是解脫者、無依著者，讓我在世尊面前以適合的偈頌稱讚尊者大目犍連。」

那時，尊者婆耆舍從座位起來後，置(作)上衣到一邊肩膀，向世尊合掌鞠躬後，對世尊說這個：

「世尊！它在我心中出現；善逝！它在我心中出現。」

「婆耆舍！請你說明。」世尊說。

那時，尊者婆耆舍在世尊面前以適合的偈頌稱讚尊者大目犍連：

8. 婆耆舍相應

「當坐在山坡時：已到達苦之彼岸的牟尼，
弟子們侍奉：三明者、死亡的捨棄者們。
以心繞著他們走：大神通力的目犍連，
探查著他們的心，[他們]是解脫者、無依著者。
像這樣具足所有部分者：已到達苦之彼岸的牟尼，
具足種種行相者：他們侍奉喬達摩。」

11. 伽伽羅經

有一次，世尊與五百位比丘的大比丘僧團、七百位優婆塞、七百位優婆夷、好幾千位天神，共住在瞻波城伽伽羅蓮花池邊，世尊以容色與名聲比他們更輝耀。

那時，尊者婆耆舍這麼想：

「這位世尊與五百位比丘的大比丘僧團、七百位優婆塞、七百位優婆夷、好幾千位天神，共住在瞻波城伽伽羅蓮花池邊，世尊以容色與名聲比他們更輝耀，讓我以適合的偈頌當面稱讚世尊。」

那時，尊者婆耆舍從座位起來後，置(作)上衣到一邊肩膀，向世尊合掌鞠躬後，對世尊說這個：

「世尊！它在我心中出現；善逝！它在我心中出現。」

「婆耆舍！請你說明。」世尊說。

那時，尊者婆耆舍以適合的偈頌當面稱讚世尊：

「如月在雲被驅離的天空，如離垢的太陽照耀，

放光者！像這樣你是大牟尼，以名聲比一切世間更輝耀。」

12. 婆耆舍經

有一次，尊者婆耆舍住在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

當時，尊者婆耆舍成為到達阿羅漢境界者不久後，在感受著解脫樂的那時，說這些偈頌：

「以前陶醉在詩中的我們遊蕩，從村到村從城到城，

然後看見正覺者，我們的信生起。」

8. 婆耆舍相應

他為我教導法：蘊、處、界，
我聽聞他的法後，出家成為非家者。
確實為了許多[眾生]的利益，牟尼證得覺(菩提)，
為了比丘與比丘尼們，到達決定的看見者。
確實是我的善來到的：到我佛陀的面前，
三明已被達到，佛陀的教說已被作。
我知道前世住處，天眼已被淨化，
知他心的熟練者：我是三明者、已得到神通者。」
婆耆舍相應完成，其攝頌：
「已出離與不喜樂，輕蔑美善者，
阿難與善說的，舍利弗、自恣，
超過一千、憍陳如，目犍連與伽伽羅，
與婆耆舍為十二。」

9. 林相應

1. 遠離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某位比丘住在僑薩羅國某處叢林中。

當時，進入白天的住處的那位比丘，在掛慮家的惡不善尋中尋思。

那時，那位住在那處叢林中、對那位比丘有憐愍、想要利益、想要激起那位比丘急迫感的天神去見那位比丘。抵達後，以偈頌對那位比丘說：

「你想要遠離進入樹林，然後你的意(心)出去外面，

人！請你調伏對人的意欲，從那裡你將會是安樂、離貪的。

你捨斷不喜樂你成為具念的，我們使你憶念善的，

塵垢深淵確實是難越過的，不要讓欲的塵垢抓下你。

如佈滿塵土的鳥，當抖動時使附著的塵垢落下，

像這樣勤奮有念的比丘，當抖動時使附著的塵垢落下。」

那時，那位比丘被那位天神激起急迫感，來到了急迫感。

2. 起來經

有一次，某位比丘住在僑薩羅國某處叢林中。

當時，進入白天住處的那位比丘睡覺。

那時，那位住在那處叢林中、對那位比丘有憐愍、想要利益、想要激起那位比丘急迫感的天神去見那位比丘。抵達後，以偈頌對那位比丘說：

「比丘！請你起來-你為何躺下？睡眠對你有什麼利益？

對生病者來說睡眠有什麼？對被箭射穿的惱害者來說呢？

凡從信出家，從在家成為無家者，

請你增加那個信，不要落入睡眠的控制。」

「欲是無常的、不堅固的，僅愚鈍者在那些上被迷昏頭，

對在束縛上不依止的解脫者，對出家人為何會苦惱？

以意欲貪的調伏，以無明的超越，

9. 林相應

對那個智最高明淨者，對出家人為何會苦惱？
以明切斷無明後，以煩惱的遍盡，
對無憂愁無絕望者，對出家人為何會苦惱？
對活力已被發動、自我努力者，對常堅固努力者，
對寂滅(涅槃)期待者，對出家人為何會苦惱？」

3. 迦葉氏經

有一次，尊者迦葉氏住在憍薩羅國某處叢林中。
當時，進入白天住處的尊者迦葉氏教誡某位獵人。
那時，那位住在那處叢林中、想要激起尊者迦葉氏急迫感的天神去見尊者迦葉氏。抵達後，以偈頌對尊者迦葉氏說：
「對難行山路行走的獵人，對少慧的無心者，
比丘在不適當時機的教誡，在我心中出現像愚鈍者。
他聽而不知，視而不見，
在被說的法上，愚者不覺義理。
迦葉！即使如果你將攜帶，十盞燈火來，
他甚至看不見諸色，因為他的眼睛不存在。」
那時，尊者迦葉氏被那位天神激起急迫感，來到了急迫感。

4. 眾多經

有一次，眾多比丘住在憍薩羅國某處叢林中。
那時，雨季已下過，經過三個月，那些比丘出發遊行。
那時，那位住在那處叢林中、不見那些比丘、悲泣的天神在那時說這偈頌：
「今天對我來說看起來像不喜樂的樣子：看見許多遠離的(空的)座位後，
那些巧說的多聞者，這些喬達摩的弟子到哪裡了？」
當這麼說時，另一位天神以偈頌回應那位天神：
「到摩揭陀到憍薩羅，而某些是在跋耆地區，
如野鹿般無執著的行者：比丘們無家屋地住。」

5. 阿難經

有一次，尊者阿難住在憍薩羅國某處叢林中。

當時，尊者阿難住於過多對在家人的撫慰。

那時，那位住在那處叢林中、對尊者阿難有憐愍、想要利益、想要激起尊者阿難急迫感的天神去見尊者阿難。抵達後，以偈頌對尊者阿難說：

「到密林的樹下後，涅槃放進心中後，

喬達摩！請你修禪不要放逸，說個不停對你將能作什麼？」

那時，尊者阿難被那位天神激起急迫感，來到了急迫感。

6. 阿那律經

有一次，尊者阿那律住在憍薩羅國某處叢林中。

那時，某位名叫渣里尼(有網)、尊者阿那律的前妻、三十三天眾的天神去見尊者阿那律。抵達後，以偈頌對尊者阿那律說：

「請你將心志向那裡，往你以前所住之處，

往三十三天：所有欲的成功處，

被天女們尊敬、圍繞，你將輝耀。」

「天女們是不幸的：在有身中住立者，

那些眾生也是不幸的：被天女欲求者。」

「他們不了知樂：凡沒見過歡喜園者，

是天人們的住所：三十三天的有名聲者。」

「愚者！你不了知，關於阿羅漢們的言語：

一切行[確實]是無常的，是生起與消散法，

生起後被滅，它們的平息是樂。[SN.1.11]

渣里尼！在天眾中，現在不再有住所，

出生的輪迴已消盡，現在沒有再有了。」

7. 那格勒得經

有一次，尊者那格勒得住在憍薩羅國某處叢林中。

9. 林相應

當時，尊者那格勒得太早進入村落，午後回來。

那時，那位住在那處叢林中、對尊者那格勒得有憐愍、想要利益、想要激起尊者那格勒得急迫感的天神去見尊者那格勒得。抵達後，以偈頌對尊者那格勒得說：

「那格勒得！經常進入後(羅馬拼音版)，以及在白天返回後為過度的行者，
為與在家人文交際的，同苦樂者。」

我害怕那格勒得成為極大膽的，被繫縛於家者，
不要就來到有力死王的，死神的控制。」

那時，尊者那格勒得被那位天神激起急迫感，來到了急迫感。

8. 家婦經

有一次，某位比丘住在憍薩羅國某處叢林中。

當時，那位比丘在某個家庭上住於過度到達深入的。

那時，那位住在那處叢林中、對那位比丘有憐愍、想要利益、想要激起那位比丘急迫感的天神化作那個家婦的容色後，去見那位比丘。抵達後，以偈頌對那位比丘說：

「在河岸邊、休息處，集會所與道路中，
人們會集後，討論我與你之間怎麼了。」

「確實有許多反對的聲音，應該被苦行者忍受(忍耐)，
不應該被那個成為沮喪的，因為他不因為那樣而染污。
而凡對聲音有恐懼者，如林中的羚羊，
他們說他是『輕心者』，他的禁制(淨行)不會成功。」

9. 跋耆子經

有一次，某位跋耆子比丘住在毘舍離某處叢林中。

當時，在毘舍離的跋耆子有整夜之行。

那時，那位比丘聽聞毘舍離的樂器、打擊節奏、音樂吵鬧聲後，悲嘆著，在那時說這偈頌：

「我們獨自住在林野中，像被捨棄在林中的圓木，

9. 林相應

在像這樣的夜晚，有誰比我們更糟呢？」

那時，那位住在那處叢林中、對那位比丘有憐愍、想要利益、想要激起那位比丘急迫感的天神去見那位比丘。抵達後，以偈頌對那位比丘說：

「正是你獨自住在林野中，像被捨棄在林中的圓木，

多數人羨慕你的那個，如墮地獄者對生天者般。」

那時，那位比丘被那位天神激起急迫感，來到了急迫感。

10. 詠讀經

有一次，某位比丘住在憍薩羅國某處叢林中。

當時，凡之前住於過度熱心誦讀的那位比丘，他過些時候不活動、變沈默地保持靜止。

那時，那位住在那處叢林中、聽不到那位比丘的法的天神去見那位比丘。抵達後，以偈頌對那位比丘說：

「比丘！你為何不用心學習諸法句：當比丘們共住時？

聽聞法後得到淨信，當生得到稱讚。」

「之前在諸法句上有意欲，直到我們與離貪會合為止，

自從我們與離貪會合，凡任何所見的或所聞的或所覺的，

了知後善人們說放下(捨棄)。」

11. 不善尋經

有一次，某位比丘住在憍薩羅國某處叢林中。

當時，進入白天住處的那位比丘尋思諸惡不善尋，即：欲尋、惡意尋、加害尋。

那時，那位住在那處叢林中、對那位比丘有憐愍、想要利益、想要激起那位比丘急迫感的天神去見那位比丘。抵達後，以偈頌對那位比丘說：

「不如理作意，你被那個尋所食，

捨離不如理後，你應該如理思索。

確立於大師、法、僧團、自己的戒後，

你必將到達欣悅、喜、安樂、不疑，

9. 林相應

此後，富於欣悅，你將得到苦的結束。」
那時，那位比丘被那位天神激起急迫感，來到了急迫感。

12. 中午經

有一次，某位比丘住在憍薩羅國某處叢林中。
那時，那位住在那處叢林中的天神去見那位比丘。抵達後，在那位比丘面前說這偈頌：

「在中午時分已住立時，在鳥兒們已安靜時，
廣大的林野就出聲，那個恐怖在我心中出現。」
「在中午時分已住立時，在鳥兒們已安靜時，
廣大的林野就出聲，那個喜樂在我心中出現。」 [SN.1.15]

13. 諸根不控制經

有一次，掉舉的、高慢的、浮躁的、饒舌的、言語散亂的、念已忘失的、不正知的、不得定的、心混亂的、諸根不控制的眾多比丘住在憍薩羅國某處叢林中。

那時，那位住在那處叢林中、對那位比丘有憐愍、想要利益、想要激起那位比丘急迫感的天神去見那位比丘。抵達後，以偈頌對那位比丘說：

「之前比丘們是快樂生活者：喬達摩的弟子們，
無欲求的食物尋求者，無欲求的住所[尋求者]，
知道世間中的無常性後，他們得到了苦的結束。
置(作)自己為難養者後，如村落中的村長，
一再吃後他們躺臥，在他人家中被迷昏頭。
對僧團作合掌後，這裡我說某些人，
他們是被拋棄者、無庇護者，就如那些亡者那樣地。
凡住於放逸者，關於他們被我說，
凡住於不放逸者，我要對他們作禮敬。[SN.2.25]」
那時，那些比丘被那位天神激起急迫感，來到了急迫感。

14. 盜香者經

有一次，某位比丘住在憍薩羅國某處叢林中。

當時，那位比丘用餐之後，已從施食返回，進入蓮花池後，聞紅蓮花。

那時，那位住在那處叢林中、對那位比丘有憐愍、想要利益、想要激起那位比丘急迫感的天神去見那位比丘。抵達後，以偈頌對那位比丘說：

「凡你聞，這未被給與的蓮花，

這是偷盜行為的一部分，親愛的先生！你是盜香者。」

「我沒拿走也沒破壞，我從遠處聞蓮，

那麼以什麼理由，被稱為『盜香者』呢？

凡這挖掘蓮藕者，破壞白蓮者，

這樣殘酷的行為者，為何這位不被稱為？」

「殘酷兇暴的男子，如弄髒的奶媽衣，

對他沒有我的言語，但我值得說你。

對無穢的男子，常尋求清淨者：

對毛端大小的惡來說，看起來像雲大小般。」

「夜叉！你確實知道我，而且你憐愍我，

夜叉！願你也再說說：每當你看見像這樣時。」

「我們既不依靠你生活，我們也不是你的傭人，

比丘！你就應該知道，能走到善趣之處。」

那時，那位比丘被那位天神激起急迫感，來到了急迫感。

林相應完成，其攝頌：

「遠離與起來，迦葉氏與眾多，

阿難與阿那律，那格勒得與家婦

毘舍離的跋耆子以及，誦讀、不如理，

在中午時、諸根不控制，與紅蓮花成為十四。」

10. 夜叉相應

1. 因陀羅迦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因陀羅頂山，因陀羅迦夜叉的領域。

那時，因陀羅迦夜叉去見世尊。抵達後，以偈頌對世尊說：

「諸佛說：『色不是命』，這位如何得到(知道)這個身體呢？

他的骨頭肝臟從哪裡來，這位如何被黏著於洞穴(子宮)呢？」

「首先有凝滑，從凝滑有胞，

從胞生出肉片，肉片生出堅肉，

從堅肉諸肢節被生起，以及頭髮體毛及指甲。

而凡他母親吃的，食物飲料與飲食，

以那個使他在那裡存續：進入母親子宮的人。」

2. 沙卡那摩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耆闍崛山。

那時，沙卡那摩迦夜叉去見世尊。抵達後，以偈頌對世尊說：

「對一切繫縛已被捨斷的，成為已擺脫的你來說，

那對沙門不好：凡你教誡其他人。」

「沙卡！凡無論以任何理由，親交被生起，

有慧者不適合對他，以意(心)憐憫。

如果以明淨意(心)，凡他教誡其他人，

他不因為那樣被結合(被束縛)：凡憐愍、同情。」

3. 針毛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伽耶的登居得床針毛夜叉的領域。

10. 夜叉相應

當時，柯樂夜叉與針毛夜叉在世尊不遠處走過。

那時，柯樂夜叉對針毛夜叉說這個：「這是沙門。」

「這不是沙門，這是假沙門。或者直到我知道他是沙門又或他是假沙門為止。」

那時，針毛夜叉去見世尊。抵達後，使身體斜向(靠近)世尊。

那時，世尊使身體離開。

那時，針毛夜叉對世尊說這個：「沙門！你怕我嗎？」

「朋友！我不怕你，但你的接觸是惡的。」

「沙門！那麼，我將要問你問題，如果你不回答我，我將會使你的心混亂，或我將會使你的心臟破裂，或我將會抓住腳後拋到恒河彼岸。」

「朋友！我不見在包括天、魔、梵的世間；包括沙門、婆羅門、天、人的世代中，凡能使我的心混亂，或能使我的心臟破裂，或能抓住腳後拋到恒河彼岸者，但，朋友！當你期待(疑惑)時，你問吧！」 [SN.10.12]

那時，針毛夜叉以偈頌對世尊說：

「貪與瞋從什麼因緣？不喜樂、喜樂、身毛豎立從哪裡生的？

從什麼起來後有意尋，如男童們放烏鵲？」

「貪與瞋從這裡的因緣，不喜樂、喜樂、身毛豎立從這裡生的，

從這裡起來後有意尋，如男童們放烏鵲。

從情愛生的從自己生起的，如從榕樹樹幹生的，

在諸欲上糾纏的各種，如葛藤在林中伸展的。

凡了知它從哪裡的因緣者，他們驅離它-你聽吧！夜叉！

他們渡這難渡的暴流，以前未渡過的-為了不再有。」

4. 吉祥寶珠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摩揭陀的華鬘寶珠塔廟，吉祥寶珠夜叉的領域。

那時，吉祥寶珠夜叉去見世尊。抵達後，以偈頌對世尊說：

「對有念者來說總是吉祥的：有念者增大安樂，

對有念者來說明天是更好的，他從敵意被釋放。」

「對有念者來說那總是吉祥的：有念者增大安樂，

對有念者來說明天是更好的，他沒從敵意被釋放。

凡一切日夜，意(心)樂於不害者，

在一切生類上有慈分，對他來說沒有任何敵意[AN.8.1, It.27]。」

5. 沙奴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

當時，某位優婆夷名叫沙奴的兒子被夜叉捉住。

那時，那位優婆夷在那時哭泣著說這些偈頌：

「在十四、十五日裡，與凡半月的第八日，
以及神變月，善具備八支。
他們入布薩：凡行梵行者，
夜叉們不以他們玩，像這樣被我在阿羅漢們中聽聞，
現在今日我自己看見，夜叉們以沙奴玩。」

「十四、十五日，與凡半月的第八日，
以及神變月，善具備八支。
他們入布薩：凡行梵行者，
夜叉們不以他們玩，被你在阿羅漢們中聽聞-好！

當沙奴醒來時請你告知，這夜叉的言語：

不要作惡業，公開地或者私下地。

而如果惡業，你將做或你做，

沒有你的從苦之解脫，即使飛起來後逃走。」

「娘！他們對死者哭泣，或凡不被看見的生者，

娘！他們看見活著的我，娘！你為何對我哭泣？」

「兒！他們對死者哭泣，或凡不被看見的生者，

但凡當捨棄諸欲後，再回來這裡者，

兒！他們也對他哭泣，因為他又是已死的生者。

親愛的！已從熱灰拉出，你想要跌落熱灰，

親愛的！已從地獄拉出，你想要跌落地獄。

請你們趕快跑-祝你幸福，我們抱怨誰呢？

從已燃燒被取出的物品，你又想要被燃燒。」

6. 匹亞迦勒經

有一次，尊者阿那律住在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

當時，尊者阿那律在破曉時起來後，[誦]說諸法句。

那時，匹亞迦勒的母親女夜叉這麼使幼子滿足(哄)：

「匹亞迦勒！不要出聲，比丘誦說諸法句，

進一步了知法句後，我們應該行動-那會是為了我們的利益。

而我們要對生命類[自我]抑制，願我們不說故意的虛妄(妄語)，

我們應該學自己的善戒，或許我們能從惡鬼胎被釋放(脫離)。」

7. 富那婆蘇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

當時，世尊以關於涅槃的法說開示、勸導、鼓勵比丘們，使之歡喜，而那些比丘作目標後、作意後、全心注意後傾耳聽法。

那時，富那婆蘇的母親女夜叉這麼使幼子滿足(哄)：

「巫德里葛！安靜！富那婆蘇！安靜！

在我將要聽大師、最上佛陀之法的期間。

世尊說涅槃：使一切繫縛的脫離，

那對我來說是長時間的：在這個法上有喜愛。

在世間中自己的兒子是可愛的，在世間中自己的丈夫是可愛的，

對我來說比那個更可愛的，是那個法的探求。

因為既非可愛的兒子也非丈夫，能使從苦脫離，

如正法之聽聞，使有生命者從苦脫離。

在被苦征服的世間中，在被老死結合中，

為了老死的脫離，凡被現正覺的法，

那個法我想要聽聞，富那婆蘇！安靜！」

「娘！我將不出聲，這巫德里葛[也]保持安靜，

請你就傾聽法，正法的聽聞是樂的，

不了知正法後，娘！令我們過苦生活(行苦)。

這位是為諸天與人們，為癡昧者們帶來光明者，

最後身的佛陀，有眼者教導法。」

「**好**！確實是賢智者：躺在胸部所生的兒子，
我的兒子喜愛，最上佛陀的純淨法。
富那婆蘇！你要快樂，**因為今日我已出脫了**，
諸聖諦已被看見，巫德里葛！你也要聽我的[話]。」

8. 須達多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寒林**。

當時，**屋主**給孤獨正好以某些必須作的事已抵達王舍城。

屋主給孤獨聽聞：「**佛陀**確實已出現在世間。」而就立刻為了見世尊想要能前往。那時，那位屋主給孤獨這麼想：「今日不是為了見世尊能前往的適當時機，現在，我將在明日的適當時機，為了見世尊而去。」

他以念向佛躺臥，在夜間起來三次，想著：『已破曉。』

那時，屋主給孤獨去往墓場的[城]門，**非人**們打開門。

那時，當屋主給孤獨從城市出去時，光明消失了，黑暗出現，他生起害怕、僵硬、**身毛豎立**，因此就想要再折返。

那時，隱形的尸婆迦**夜叉**說出聲音：

「百象、百馬，百驃車，
百千少女：寶石耳環裝飾的，
對往前一步來說，連十六分之一都不值得。
屋主！請你前進，屋主！請你前進，
前進是對你比較好的，非返回。」

那時，屋主給孤獨的黑暗消失了，光明出現，凡存在害怕、僵硬、身毛豎立者，他止息了。

第二次，屋主給孤獨的光明消失了，黑暗出現，他生起害怕、僵硬、身毛豎立，因此就想要再折返。

第二次，隱形的尸婆迦夜叉說出聲音：

「百象、百馬……（中略）
對往前一步來說，連十六分之一都不值得。
屋主！請你前進，屋主！請你前進，
前進是對你比較好的，非返回。」

10. 夜叉相應

那時，屋主給孤獨的黑暗消失了，光明出現，凡存在害怕、僵硬、身毛豎立者，他止息了。

第三次，屋主給孤獨的光明消失了，黑暗出現，他生起害怕、僵硬、身毛豎立，因此就想要再折返。

第三次，隱形的尸婆迦夜叉說出聲音：

「百象、百馬……（中略）

對往前一步來說，連十六分之一都不值得。

屋主！請你前進，屋主！請你前進，

前進是對你比較好的，非返回。」

那時，屋主給孤獨的黑暗消失了，光明出現，凡存在害怕、僵硬、身毛豎立者，他止息了。

那時，屋主給孤獨去寒林去見世尊。

當時，世尊在破曉時起來後，在屋外經行。

世尊看見正從遠處走來的屋主給孤獨。看見後，從經行下來後，在設置好的座位坐下。坐下後，世尊對屋主給孤獨說這個：「來！須達多！」

那時，屋主給孤獨[心想]：「世尊以名字稱呼我。」大喜的、踊躍的，就在那裡以頭落在世尊的腳上後，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世尊是否睡得安樂？」

「確實總是睡得安樂：已般涅槃的婆羅門，

凡在諸欲上不沾染，清涼、無依著者。

切斷一切執著後，調伏心中的不安後，

得到心的寂靜後，寂靜者睡得安樂。」

9. 白淨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栗鼠飼養處的竹林中。

當時，白淨比丘尼被大眾圍繞，教導法。

那時，對白淨比丘尼有極淨信的夜叉到舍衛城後，從街道到街道；從十字路口到十字路口，在那時說這些偈頌：

「這些舍衛城中的人作了什麼？像喝了蜜酒那樣睡著了，

凡不侍奉白淨：不死之境(句)的教導者。

而且那是不能被抗拒的，美味的、富有營養的，

10. 夜叉相應

有慧者們喝飲會認為，如旅人對雲。」

10. 白淨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栗鼠飼養處的竹林中。

當時，某位優婆塞施與白淨比丘尼食物。

那時，對白淨比丘尼有極淨信的夜叉到舍衛城後，從街道到街道；從十字路口到十字路口，在那時說這些偈頌：

「他確實產出許多福德，這位優婆塞確實是有慧者，

凡施與白淨食物者，他從一切繫縛被釋放。」

11. 基臘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栗鼠飼養處的竹林中。

當時，某位優婆塞施與基臘比丘尼衣服。

那時，對基臘比丘尼有極淨信的夜叉到舍衛城後，從街道到街道；從十字路口到十字路口，在那時說這些偈頌：

「他確實產出許多福德，這位優婆塞確實是有慧者，

凡施與基臘衣服者，他從一切繫縛被釋放。」

12. 阿羅婆迦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阿羅毘的阿羅婆迦夜叉領域。

那時，阿羅婆迦夜叉去見世尊。抵達後，對世尊說這個：「你出去！沙門！」

「好！朋友！」世尊出去。

「你進來！沙門！」

「好！朋友！」世尊進來。

10. 夜叉相應

第二次，阿羅婆迦夜叉又對世尊說這個：「你出去！沙門！」

「好！朋友！」世尊出去。

「你進來！沙門！」

「好！朋友！」世尊進來。

第三次，阿羅婆迦夜叉又對世尊說這個：「你出去！沙門！」

「好！朋友！」世尊出去。

「你進來！沙門！」

「好！朋友！」世尊進來。

第四次，阿羅婆迦夜叉又對世尊說這個：「出去！沙門！」

「朋友！那我將不出去，凡應該被你做的(你想做的)，你做吧！」

「沙門！那麼，我將問你，如果你不回答我，我將會使你的心混亂，或我將會使你的心臟破裂，或我將會抓住腳後拋到恒河彼岸。」

「朋友！我不見在包括天、魔、梵的世間；包括沙門、[婆羅門](#)、天、人的世代中，凡能使我的心混亂，或能使我的心臟破裂，或能抓住腳後拋到恒河彼岸者，但，朋友！當你期待(疑惑)時，你問吧！」[SN.10.3]

「這裡什麼是男子的最上財產呢？什麼被善實行帶來樂呢？」

「什麼確實是味道中最(更)美味的呢？如何生活是他們說最上活命者？」

「這裡信是男子的最上財產，法被善實行帶來樂，

「真理確實是味道中最美味的，以慧生活是他們說最上活命者。」

「如何渡**暴流**呢？如何渡海洋呢？」

「如何越過苦呢？如何淨化呢？」

「以信渡暴流，以不放逸對海洋，

「以活力越過苦，以慧淨化。」

「如何得到慧呢？如何找到財富呢？」

「如何獲得(達成)名望呢？如何綁住朋友們？」

「從此世到後世，如何死後不悲傷？」

「信著[阿羅漢](#)，為了涅槃的到達之法，

「欲聽聞者得慧：不放逸地明察地。」

「相稱的行為者，盡責奮起者找到財富，

「以真理獲得名望，給與者綁住朋友們。」

「從此世到後世，這樣死後不悲傷，

「凡這四法，有信家主的：」

「真理、[應該被調御的](#)、堅定、施捨，他死後確實不悲傷。」

10. 夜叉相應

來吧！請你也問其他，多數的沙門婆羅門，
在這裡如果有比真理、應該被調御的、施捨，忍耐更多的被發現。」
「現在我為何應該問，多數的沙門婆羅門？
凡今日我了知的，凡來世利益者。
佛陀確實為了我的利益，來到阿羅毘住所，
凡今日我了知的，所施有大果之處。
那我將遊走：從村落到村落從城市到城市，
禮敬著正覺者，法的善法性。」

夜叉相應完成，其攝頌：

「因陀羅迦、沙卡、針，吉祥寶珠與沙奴，
匹亞迦勒、富那婆蘇、須達多，白淨二則、基臘、阿羅婆迦。」十二則。

附註：菩提比丘長老概述《顯揚真義》的解說：阿羅毘地方的國王被阿羅婆迦夜叉抓住，要脅他每天要提供一個人給他吃，否則就要吃掉國王。起先，國王每天送一位罪犯去，罪犯送完了，送國境內的小孩。國境內有小孩的人家都逃光了，國王打算送他的王子去。就在前一天，佛陀去阿羅婆迦夜叉住的洞穴，但阿羅婆迦夜叉剛好外出到喜馬拉雅山參加聚會，於是，佛陀坐在夜叉的座位上，為夜叉的妻后說法。夜叉聽到了，很生氣地趕回來，於是開始本經的對話。起初，佛陀隨順夜叉的指令，想軟化他，但到第四次後，佛陀知道夜叉打算整夜戲弄，就拒絕他的要求。而夜叉所提問的四個問題，是其父母從迦葉佛那裡聽來而教他的，但現在夜叉只記得問題，已忘了答案，於是，就趁機拿來問佛陀。

11. 帝釋相應

第一品(1-10)

1. 蘇毘羅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

在那裡，世尊召喚比丘們：「比丘們！」

「尊師！」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說這個：

「比丘們！從前，阿修羅攻打天神。那時，天帝釋召喚蘇毘羅天子：『親愛的蘇毘羅！這些阿修羅攻打天神，親愛的蘇毘羅！你去迎戰阿修羅！』『是的，照辦。』比丘們！那時，蘇毘羅天子回答天帝釋後，放逸地度過。

比丘們！第二次，天帝釋又召喚蘇毘羅天子：『親愛的蘇毘羅！這些阿修羅攻打諸天，親愛的蘇毘羅！你去迎戰阿修羅！』『是的，照辦。』比丘們！那時，蘇毘羅天子回答天帝釋後，第二次又放逸地度過。

比丘們！第三次，天帝釋又召喚蘇毘羅天子：『親愛的蘇毘羅！這些阿修羅攻打諸天，親愛的蘇毘羅！你去迎戰阿修羅！』『是的，照辦。』比丘們！那時，蘇毘羅天子回答天帝釋後，第三次又放逸地度過。

比丘們！那時，天帝釋說以偈頌對蘇毘羅天子說：

『不奮起不精進者，到達安樂之處，

蘇毘羅！請你去那裡，且帶我(使我)到那裡。』

『會有懶惰不奮起者，而他不會作應該被作的，

他會有一切欲的成功，帝釋！請你指示我那個殊勝的。』

『不奮起不精進者於該處，他得到究竟的安樂，

蘇毘羅！請你去那裡，且帶我到那裡。』

『最上的天！以不工作(不作業)，帝釋！我們會找到安樂，

無憂愁、無絕望，帝釋！請你指示我那個殊勝的。』

『如果以不工作有，任何人不管在哪裡都不衰退，
那確實是涅槃之道，蘇毘羅！請你去那裡，
且帶我到那裡。』

比丘們！如果那位確實依自己福果生活、執行三十三天諸天最高主權統治的天帝釋是奮起、活力的稱讚者，那麼，比丘們！這裡，你們應該使它輝耀：凡在這麼善說的法律中出家的你們，應該為了未獲得的之獲得、未達到的之達到、未作證的之作證奮起、努力、精進。」

2. 蘇尸摩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那裡，世尊召喚比丘們：「比丘們！」

「尊師！」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說這個：

「比丘們！從前，阿修羅攻打天神。那時，天帝釋召喚蘇尸摩天子：『親愛的蘇尸摩！這些阿修羅攻打諸天，親愛的蘇尸摩！你去迎戰阿修羅！』『是的，照辦。』比丘們！那時，蘇尸摩天子回答天帝釋後，放逸地度過。

比丘們！第二次，天帝釋又召喚蘇尸摩天子………（中略），第二次又放逸地度過。

比丘們！第三次，天帝釋又召喚蘇尸摩天子………（中略），第三次又放逸地度過。

比丘們！那時，天帝釋以偈頌對蘇尸摩天子說：

『不奮起不精進者，到達安樂之處，

蘇尸摩！請你去那裡，且帶我(使我)到那裡。』

『會有懶惰不奮起者，而他不會作應該被作的，

他會有一切欲的成功，帝釋！請你指示我那個殊勝的。』

『不奮起不精進者於該處，他得到究竟的安樂，

蘇尸摩！請你去那裡，且帶我到那裡。』

『最上的天！以不工作(不作業)，帝釋！我們會找到安樂，

無憂愁、無絕望，帝釋！請你指示我那個殊勝的。』

『如果以不工作有，任何人不管在哪裡都不衰退，

那確實是涅槃之道，蘇尸摩！請你去那裡，

且帶我到那裡。』

比丘們！如果那位確實依自己福果生活、執行三十三天諸天最高主權統治的天帝釋是奮起、活力的稱讚者，那麼，比丘們！這裡，你們應該使它輝耀：凡在這麼善說的法律中出家的你們，應該為了未獲得的之獲得、未達到的之達到、未作證的之作證奮起、努力、精進。」 [SN.11.1]

3. 旗幟頂端經

在舍衛城。

在那裡，世尊召喚比丘們：「比丘們！」「尊師！」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說這個：

「比丘們！從前，天神、阿修羅的戰鬥已群集，比丘們！那時，天帝釋召喚三十三天中的天神：『親愛的先生們！當天神們來到戰鬥時，如果生起害怕，或僵硬狀態，或身毛豎立，那時，你們就應該仰視我的旗幟頂端。因為當你們仰視我的旗幟頂端時，凡會有害怕，或僵硬狀態，或身毛豎立者，它將被捨斷。』

「如果你們不能仰視我的旗幟頂端，那時，你們應該仰視波闍波提天王的旗幟頂端。因為當你們仰視波闍波提天王的旗幟頂端時，凡會有害怕，或僵硬狀態，或身毛豎立者，它將被捨斷。』

「如果你們不能仰視波闍波提天王的旗幟頂端，那時，你們應該仰視伐盧那天王的旗幟頂端。因為當你們仰視伐盧那天王的旗幟頂端時，凡會有害怕，或僵硬狀態，或身毛豎立者，它將被捨斷。』

「如果你們不能仰視伊舍那天王的旗幟頂端，那時，你們應該仰視伊舍那天王的旗幟頂端。因為當你們仰視伊舍那天王的旗幟頂端時，凡會有害怕，或僵硬狀態，或身毛豎立者，它將被捨斷。』

比丘們！然而，當仰視天帝釋的旗幟頂端時，或當波闍波提天王的旗幟頂端時，或當仰視伐盧那天王的旗幟頂端時，或當仰視伊舍那天王的旗幟頂端時，凡會有害怕，或僵硬狀態，或身毛豎立者，它或會被捨斷，或不會被捨斷。

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因為天帝釋是未離貪者、未離瞋者、未離癡者、怯懦者、驚恐者、有恐懼者，他逃跑。」

「比丘們！但我說這個：『比丘們！當你們到林野，或到樹下，或到空屋時，如果生起害怕，或僵硬狀態，或身毛豎立，那時，你們就應該回憶(隨念)我：「像這樣，那位世尊是阿羅漢、遍正覺者、明與行具足者、善逝、世間知

者、應該被調御人的無上調御者、人天之師、佛陀、世尊。」比丘們！因為當你們回憶我時，凡會有害怕，或僵硬狀態，或身毛豎立者，它將被捨斷。

比丘們！如果你們不能回憶我，那時，你們應該回憶法：「法是被世尊善說的、直接可見的、即時的、請你來看的、能引導的、應該被智者各自經驗的。」比丘們！因為當你們回憶法時，凡會有害怕，或僵硬狀態，或身毛豎立者，它將被捨斷。

比丘們！如果你們不能回憶法，那時，你們應該回憶僧團：「世尊的弟子僧團是依善而行者，世尊的弟子僧團是依正直而行者，世尊的弟子僧團是依真理而行者，世尊的弟子僧團是如法而行者，即：四雙之人、八輩之士，這世尊的弟子僧團應該被奉獻、應該被供奉、應該被供養、應該被合掌，為世間的無上福田。」』比丘們！因為當你們回憶僧團時，凡會有害怕，或僵硬狀態，或身毛豎立者，它將被捨斷。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因為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是已離貪者、已離瞋者、已離癡者、不怯懦者、不驚恐者、無恐懼者，他不逃跑。」

世尊說這個，說這個後，善逝、大師又更進一步說這個：

「比丘們！在林野、樹下，或就在空屋中，
你們應該回憶正覺者，不會有你們的恐怖。
如果你們不能回憶佛陀：世間最勝者、人中之牛王，
那時你們應該回憶法：出離的、善教導的。
如果你們不能回憶法：出離的、善教導的，
那時你們應該回憶僧團：無上福田。
比丘們！這樣回憶佛陀，法與僧團者，
害怕或僵硬狀態，身毛豎立它將不存在。」

4. 毘摩質多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從前，天神、阿修羅的戰鬥已群集。

比丘們！那時，毘摩質多阿修羅王召喚阿修羅們：『親愛的先生們！在阿修羅對天神的戰鬥已群集中，如果阿修羅勝，天神敗，這樣，以頸部為第五綁，綁住那位天帝釋後，請你們帶來阿修羅城我的面前。』

比丘們！那時，天帝釋也召喚三十三天天神：『親愛的先生們！在阿修羅對天神的戰鬥已群集中，如果天神勝，阿修羅敗，這樣，以頸部為第五綁，綁住那位毘摩質多阿修羅王後，請你們帶來善法堂我的面前。』

比丘們！又，在那場戰鬥中，天神勝，阿修羅敗。

比丘們！那時，三十三天天神以頸部為第五綁，綁住毘摩質多阿修羅王後，帶來善法堂天帝釋的面前。

比丘們！在那裡，當天帝釋進出善法堂時，被頸部為第五綁繫縛的毘摩質多阿修羅王以粗俗、粗惡的言語辱罵、誹謗。

比丘們！那時，戰車御車手摩得利以偈頌對天帝釋說：

『摩伽婆、帝釋！是否由於害怕，由於弱而忍耐，

在毘摩質多的面前，當聽聞粗惡的言語時？』

『我非由於害怕非由於弱，忍耐毘摩質多，

像我這樣的有智者為何，會與愚者糾葛(連接)？』

『愚者們會更加地爆發，如果沒有禁止者，

因此明智者應該，以強力的懲罰阻止愚者。』

『我認為這就是，對愚者的阻止：

知道對方已被激怒後，凡具念地平靜下來。』

『襪瑟哇！我看見，這就是忍耐的過失：

當愚者認為他，由於害怕我-這位忍耐，

劣智慧者更爬上來，如牛對逃跑者。』

『任他認為或不[認為]：由於害怕我-這位忍耐，

在自己最高利益的中，比忍耐更高的還沒被發現。

凡當確實是有力者時，他忍耐弱者，

他們說那是最高的忍耐，弱者總是忍耐。

他們說那個力量並非力量：凡屬於愚者力量的力量，

對被法守護的力量，反對者沒被發現。

因為那樣對他只是更糟的：凡對生氣者生氣回去，

不對生氣者生氣回去者，他打勝難勝利的戰鬥。

行兩者的利益：自己的與對方的，

知道對方已被激怒後，凡具念地平靜下來者。

當治療兩者時：自己的與對方的，

人們思量『他是愚者』：凡法的不熟知者。[SN.7.2]

比丘們！如果那位確實依自己福果生活、執行三十三天諸天最高主權統

治的天帝釋是忍耐、柔和的稱讚者，那麼，比丘們！這裡，你們應該使它輝耀[SN.11.1]：凡在這麼善說的法律中出家的你們，應該有忍耐與柔和。」

5. 善說勝利者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從前，天神、阿修羅的戰鬥已群集。

比丘們！那時，毘摩質多阿修羅王對天帝釋說這個：『天帝！令以善說為勝利者！』

『毘摩質多！令以善說為勝利者！』

比丘們！那時，天神與阿修羅們使評審團設立：『我們的這些人將了知善說的或惡說的。』

比丘們！那時，毘摩質多阿修羅王對天帝釋說這個：『天帝！請你說偈頌。』

比丘們！當這麼說時，天帝釋對毘摩質多阿修羅王說這個：『毘摩質多！在這裡，你們是以前的天神，請你說偈頌。』

比丘們！當這麼說時，毘摩質多阿修羅王說這偈頌：

『愚者們會更加地爆發，如果沒有禁止者，

因此明智者應該，以強力的懲罰阻止愚者。』

比丘們！又，在偈頌被毘摩質多阿修羅王說時，阿修羅們隨喜，天神們保持沈默。

比丘們！那時，毘摩質多阿修羅王對天帝釋說這個：『天帝！請你說偈頌。』

比丘們！當這麼說時，天帝釋說這偈頌：

『我認為這就是，對愚者的阻止：

知道對方已被激怒後，凡具念地平靜下來。』

比丘們！又，在偈頌被天帝釋說時，天神們隨喜，阿修羅們保持沈默。

比丘們！當這麼說時，天帝釋對毘摩質多阿修羅王說這個：『毘摩質多！請你說偈頌。』

比丘們！當這麼說時，毘摩質多阿修羅王說這偈頌：

『襪瑟哇！我看見，這就是忍耐的過失：

當愚者認為他，由於害怕我-這位忍耐，

劣智慧者更爬上來，如牛對逃跑者。』

比丘們！又，在偈頌被毘摩質多阿修羅王說時，阿修羅們隨喜，天神們保持沈默。

比丘們！那時，毘摩質多阿修羅王對天帝釋說這個：『天帝！請你說偈頌。』

比丘們！當這麼說時，天帝釋說這偈頌：

『任他認為或不[認為]：由於害怕我-這位忍耐，
在自己最高利益的中，比忍耐更高的還沒被發現。
凡當確實是有力者時，他忍耐弱者，
他們說那是最高的忍耐，弱者總是忍耐。
他們說那個力量並非力量：凡屬於愚者力量的力量，
對被法守護的力量，反對者沒被發現。
因為那樣對他只是更糟的：凡對生氣者生氣回去，
不對生氣者生氣回去者，他打勝難勝利的戰鬥。
行兩者的利益：自己的與對方的，
知道對方已被激怒後，凡具念地平靜下來者。
當治療兩者時：自己的與對方的，
人們思量「他是愚者」：凡法的不熟知者。』 [SN.10.4]

比丘們！又，在偈頌被天帝釋說時，天神們隨喜，阿修羅們保持沈默。

比丘們！那時，天神與阿修羅們的評審團說這個：『偈頌已被毘摩質多阿修羅王說，而那是有棍棒的行境、有刀劍的行境，像這樣有爭吵；像這樣有爭執；像這樣有紛爭。而被天帝釋說的偈頌是無棍棒的行境、無刀劍的行境，像這樣無爭吵；像這樣無爭執；像這樣無紛爭。對天帝釋來說，以善說為勝利者。』

比丘們！像這樣，對天帝釋來說成為以善說勝利者。』

6. 鳥巢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從前，天神、阿修羅的戰鬥已群集。比丘們！又，在那場戰鬥中，阿修羅勝，天神敗。比丘們！而敗北的天神就以北邊口退卻，阿修羅正攻打(追擊)他們。

比丘們！那時，天帝釋以**偈頌**對戰車御車手摩得利說：

『摩得利！在絹綿樹上有鳥巢，請你以轅桿的前端避開，
寧願我們捨生命在阿修羅上，也不要這些鳥成為無巢者。』

『是的，照辦。』

比丘們！戰車御車手摩得利回答天帝釋後，回轉連結千匹駿馬的馬車。

比丘們！那時，阿修羅們這麼想：『現在，天帝釋連結千匹駿馬的馬車已回轉，天神與阿修羅又將戰第二次。』以被驚嚇，他們就驚恐地進入阿修羅城。

比丘們！像這樣，天帝釋以法成為勝利者。』

7. 不傷害經

在舍衛城。

「比丘們！從前，獨處、獨坐的天帝釋這樣心的深思生起：『凡即使他會是我的極敵對者，我也不應該傷害他。』

比丘們！那時，毘摩質多阿修羅王以心了知天帝釋心中的深思後，去見天帝釋。

比丘們！那時，天帝釋看見正從遠處走來的毘摩質多阿修羅王。看見後，對毘摩質多阿修羅王說這個：

「站住！毘摩質多！你被捉住。」

「親愛的先生！你不要捨棄，那個你先前的心。」

「毘摩質多！但請你發誓，以無害意對我。」

「凡對說虛妄者的惡，凡對斥責聖者者的惡，

以及凡對背叛朋友的惡，凡對不感恩者的惡，

須闍之夫！就令那種惡觸達，凡對你傷害者。」

8. 毘盧遮那阿修羅王經

在舍衛城祇樹林。

當時，世尊已進入白天的住處，已獨坐。

那時，天帝釋與毘盧遮那阿修羅王去見世尊。抵達後，各依門兩側站立。

那時，毘盧遮那阿修羅王在世尊面前說這偈頌：

「男子正應該努力，直到成為目標(利益)完成者，

11. 帝釋相應

已完成的目標是閃亮的，這是毘盧遮那之語。」

「男子正應該努力，直到成為目標完成者，

已完成的目標是閃亮的，比忍耐更高的還沒被發現。」

「一切眾生有生起的目標：處處依合適的，

然而一切生物的受用，結合是最高的，

已完成的目標是閃亮的，這是毘盧遮那之語。」

「一切眾生有生起的目標：處處依合適的，

然而一切生物的受用，結合是最高的，

已完成的目標是閃亮的，比忍耐更高的還沒被發現。」

9. 林野處仙人經

在舍衛城。

「比丘們！從前，眾多持戒的善法(良好行為)仙人住在林野處的葉屋。」

比丘們！那時，天帝釋與毘摩質多阿修羅王去見那些持戒的善法仙人。

比丘們！那時，毘摩質多阿修羅王穿多層襯裡的鞋後，配劍後，以持著傘，經由屋門進入草屋後，對那些持戒的善法仙人作左繞後走過。

比丘們！那時，天帝釋脫下多層襯裡的鞋後，劍給其他人後，收傘後，只經由門進入草屋後，站在下風處合掌禮敬著那些持戒的善法仙人。

比丘們！那時，那些持戒的善法仙人以偈頌對天帝釋說：

『長久出家仙人們的味道，被從身體散發隨風行，

千眼！請你從這裡退回，天帝！仙人們的味道是不淨的。』

『長久出家仙人們的味道，被從身體散發隨風行，

如在頭上極多樣花的花環，

大德！我們期待這個味道，在這裡天神確實沒有厭逆想。』」

10. 海經

在舍衛城。

「比丘們！從前，眾多持戒的善法(良好行為)仙人住在海邊的葉屋。」

當時，天神、阿修羅的戰鬥已群集。

比丘們！那時，那些持戒的善法仙人這麼想：『天神是如法的，阿修羅是非法的，從阿修羅也許會有我們害怕的，讓我們去見三婆羅阿修羅王，讓我們乞求無恐怖之施(無畏施)。』

比丘們！那時，那些持戒的善法仙人就猶如有力氣的男子能伸直彎曲的手臂，或能彎曲伸直的手臂，就像這樣在海邊葉屋消失，出現在三婆羅阿修羅王的面前。

比丘們！那時，那些持戒的善法仙人以偈頌對三婆羅阿修羅王說：

『到達三婆羅的仙人們，乞求無恐怖之施，
因為你是隨心所欲的施與者：恐怖或無恐怖的。』
『沒有仙人們的無恐怖，邪惡的帝釋親近者，
對無恐怖的乞求者，我就施與你們恐怖。』
『對無恐怖的乞求者，你就施與我們恐怖，
我們領受你的這個，令有你不消逝的恐怖。
播什麼樣的種子，收像那樣的果實，
作善者有善的，而作惡者有惡的，
親愛的！種子被你播種，你必將承受果實。』

比丘們！那時，那些持戒的善法仙人詛咒三婆羅阿修羅王後，就猶如有力氣的男子能伸直彎曲的手臂，或能彎曲伸直的手臂，就像這樣在三婆羅阿修羅王的面前消失，出現在海邊的葉屋。

比丘們！那時，被那些持戒的善法仙人詛咒的三婆羅阿修羅王，在夜間驚嚇三次。』

第一品，其攝頌：

「蘇毘羅、蘇尸摩，旗幟頂端、毘摩質多，
善說勝利者，鳥巢、不傷害，
毘盧遮那阿修羅王，林野處仙人
以及海的仙人。」

第二品(11-20)

11. 誓言經

在舍衛城。

「比丘們！從前，當天帝釋為人時，曾有七個誓言的受持、達成，以那些的受持情況，帝釋達到帝釋的地位。哪七個誓言呢？『有生之年願我是扶養父母者，有生之年願我是尊敬家中年長的者，有生之年願我是柔和語者，有生之年願我是離離間語者，有生之年願我是以離慳垢之心住於在家的自在施捨者、親手施與者、樂於捨者、回應乞求者、樂於均分與布施者，有生之年願我是真實語者，有生之年願我是不憤怒者-即使如果我的憤怒生起，我會急速地排除它。』比丘們！從前，當天帝釋為人時，曾有這七個誓言的受持、達成，以那些的受持情況，帝釋達到帝釋的地位。」

「人-扶養父母者，尊敬家中年長的者，
柔和、親切話語者，捨斷離間語者。
在慳吝的調伏上努力者，真實者、克服憤怒的人，
三十三天的天神們說：『他確實是善人。』」

12. 帝釋的名字經

在舍衛城祇樹林。

在那裡，世尊對比丘們說這個：

「比丘們！從前，當天帝釋為人時，他是名叫摩伽的學生婆羅門，因此被稱為『摩伽婆』。」

比丘們！從前，當天帝釋為人時，他在城市施與布施，因此被稱為『城市施與者』。

比丘們！從前，當天帝釋為人時，他恭敬地施與布施，因此被稱為『釋[恭敬的縮短字音譯]』。

比丘們！從前，當天帝釋為人時，他施與住處，因此被稱為『襍瑟哇』。

11. 帝釋相應

比丘們！天帝釋以片刻即思惟一千個道理，因此被稱為『千眼』。

比丘們！天帝釋的妻子是名叫須闍的阿修羅女孩，因此被稱為『須闍之夫』。

比丘們！天帝釋對三十三天執行最高主權統治，因此被稱為『天帝釋』。

比丘們！從前，當天帝釋為人時，曾有七個誓言的受持、達成，以那些的受持情況，帝釋達到帝釋的地位。哪七個誓言呢？『有生之年願我是扶養父母者，有生之年願我是尊敬家中年長的者，有生之年願我是柔和語者，有生之年願我是離離間語者，有生之年願我是以離慳垢之心住於在家的自在施捨者、親手施與者、樂於捨者、回應乞求者、樂於均分與布施者，有生之年願我是真實語者，有生之年願我是不憤怒者-即使如果我的憤怒生起，我會急速地排除它。』比丘們！從前，當天帝釋為人時，曾有這七個誓言的受持、達成，以那些的受持情況，帝釋達到帝釋的地位。』

「人-扶養父母者，尊敬家中年長的者，
柔和、親切話語者，捨斷離間語者。
在慳吝的調伏上努力者，真實者、克服憤怒的人，
三十三天的天神們說：『他確實是善人。』」 [SN.11.11]

13. 摩訶里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毘舍離大林重閣講堂。

那時，離車族人摩訶里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離車族人摩訶里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天帝釋被世尊看見？」

「摩訶里！天帝釋被我看見。」

「確實，大德！那當然必定是看似帝釋者，大德！因為天帝釋是難見的。」

「摩訶里！我了知帝釋，並且我了知帝釋所作諸法，以那些的受持情況，帝釋達到帝釋的地位。」

摩訶里！從前，當天帝釋為人時，他是名叫摩伽的學生婆羅門，因此被稱為『摩伽婆』。

摩訶里！從前，當天帝釋為人時，他在城市施與布施，因此被稱為『城市施與者』。

11. 帝釋相應

摩訶里！從前，當天帝釋為人時，他恭敬地施與布施，因此被稱為『釋[恭敬的縮短字音譯]』。

摩訶里！從前，當天帝釋為人時，他施與住處，因此被稱為『襍瑟哇』。

摩訶里！天帝釋以片刻即思惟一千個道理，因此被稱為『千眼』。

摩訶里！天帝釋的妻子是名叫須闍的阿修羅女孩，因此被稱為『須闍之夫』。

摩訶里！天帝釋對三十三天執行最高主權統治，因此被稱為『天帝釋』。

摩訶里！從前，當天帝釋為人時，曾有七個誓言的受持、達成，以那些的受持情況，帝釋達到帝釋的地位。哪七個誓言呢？『有生之年願我是扶養父母者，有生之年願我是尊敬家中年長的者，有生之年願我是柔和語者，有生之年願我是離離間語者，有生之年願我是以離慳垢之心住於在家的自在施捨者、親手施與者、樂於捨者、回應乞求者、樂於均分與布施者，有生之年願我是真實語者，有生之年願我是不憤怒者-即使如果我的憤怒生起，我會急速地排除它。』摩訶里！從前，當天帝釋為人時，曾有這七個誓言的受持、達成，以那些的受持情況，帝釋達到帝釋的地位。』

「人-扶養父母者，尊敬家中年長的者，
柔和、親切話語者，捨斷離間語者。
在慳吝的調伏上努力者，真實者、克服憤怒的人，
三十三天的天神們說：『他確實是善人。』」 [SN.11.12]

14. 貧窮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栗鼠飼養處的竹林中。

在那裡，世尊召喚比丘們：「比丘們！」

「尊師！」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說這個：

「比丘們！從前，就在這王舍城中，某位男子是貧窮人、窮困人、貧困人，他在如來宣說的法律中受持信，受持戒，受持所聞，受持施捨，受持慧。他在如來宣說的法律中受持信後，受持戒後，受持所聞後，受持施捨後，受持慧後，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在三十三天中共住，他以容色與名聲比其他天神們更輝耀。」

11. 帝釋相應

比丘們！在那裡，三十三天的天神們譏嫌、不滿、責難：『實在不可思議啊，先生！實在未曾有啊，先生！當這位天子從前為人時，他是是貧窮人、窮困人、貧困人，他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在三十三天中共住，他以容色與名聲比其他天神們更輝耀。』

比丘們！那時，天帝釋召喚三十三天的天神們：『親愛的先生們！你們不要譏嫌這位天子，親愛的先生們！當這位天子從前為人時，他在如來宣說的法律中受持信，受持戒，受持所聞，受持施捨，受持慧。他在如來宣說的法律中受持信後，受持戒後，受持所聞後，受持施捨後，受持慧後，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在三十三天中共住，他以容色與有名聲使其他諸天失色。』

比丘們！那時，天帝釋安撫著三十三天的天神們，在那時說這些偈頌：

『凡其對如來的信，是不動的、已善住立的，
以及凡其善的戒，是聖者所愛的、稱讚的。
凡有其對僧團的淨信，以及見變成正直的，
他們說「他是不貧窮的」，他的生命是不空的。
因此信與戒，淨信、法的看見，
有智慧者應該致力，憶念著佛陀的教說。』」

15. 能令人愉悅經

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

那時，天帝釋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天帝釋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什麼是能令人愉悅的地方呢？」
「園林塔廟、森林塔廟，善創造的蓮花池，
對能令人愉悅的來說，連十六分之一都不值得。
不論在村落或林野，不論在低地或高地，
阿羅漢們居住之處，那是能令人愉悅的地方。」

16. 供奉者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耆闍崛山。

11. 帝釋相應

那時，天帝釋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天帝釋以偈頌對世尊說：

「對供奉的人們來說，對期待福德的有生命者來說，

對作有依著的福德者來說，所施於何處有大果？」

「四種行道者，與四種在果位上已住立者，

這是已成為正直的僧團：慧戒等持者。

對供奉的人們來說，對期待福德的有生命者來說，

對作有依著的福德者來說，所施於僧團有大果。」 [AN.8.59]

17. 佛之禮敬經

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

當時，世尊已進入白天的住處，已獨坐。

那時，天帝釋與梵王娑婆主去見世尊。抵達後，抵達後，各依門兩側站立。

那時，天帝釋在世尊面前說這偈頌：

「英雄！戰場上的勝利者！請你起來，已卸下重擔者！無負債者！請你在世間走動，

你的心已善解脫，如在十五日夜晚的月亮。」

「天帝釋！如來不應該這麼被禮敬，天帝釋！如來應該這麼被禮敬：

『英雄！戰場上的勝利者！請你起來，商隊領導者！無負債者！請你在世間走動，

世尊請你教導法，將會有了知者。』 [DN.14, 70段]」

18. 在家者之禮敬經

在舍衛城。

在那裡.....（中略）說這個：

「比丘們！從前，天帝釋召喚戰車御車手摩得利：『親愛的摩得利！請你準備連結千匹駿馬的馬車，我們去遊樂園看美景。』

『是的，照辦。』

11. 帝釋相應

比丘們！戰車御車手摩得利回答天帝釋後，準備連結千匹駿馬的馬車後，回報天帝釋：『親愛的先生！那些連結千匹駿馬的馬車已上輶，現在是那個你考量的時間。』

比丘們！那時，當天帝釋從最勝殿高樓下來時，作合掌後，禮敬諸方。

比丘們！那時，戰車御車手摩得利以偈頌對天帝釋說：

『他們禮敬你：三明者與一切地上的剎帝利，
以及四大王[天]，與有名聲的三十三天，
帝釋！那麼凡你禮敬者，那位夜叉又是誰？』
『他們禮敬我，三明者與一切地上的剎帝利，
以及四大王[天]，與有名聲的三十三天。
但我應該禮敬，戒具足者、長久得定者，
正確出家者、梵行為所趣處者。
凡作福德的在家者、持戒的優婆塞，
他們依法扶養妻子，摩得利！我禮敬他們。』

『確實是世間中最上者：帝釋！凡你禮敬者，
我也禮敬他們：襪瑟哇！凡你禮敬者。』
說這個後，摩伽婆、天王、須闍之夫，
禮敬諸方後，登上首席馬車。』

19. 大師之禮敬經

在舍衛城祇樹林。

「比丘們！從前，天帝釋召喚戰車御車手摩得利：『親愛的摩得利！請你準備連結千匹駿馬的馬車，我們去遊樂園看美景。』

『是的，照辦。』

比丘們！戰車御車手摩得利回答天帝釋後，準備連結千匹駿馬的馬車後，回報天帝釋：『親愛的先生！那些連結千匹駿馬的馬車已上輶，現在是那個你考量的時間。』

比丘們！那時，當天帝釋從最勝殿高樓下來時，作合掌後，禮敬世尊。

比丘們！那時，戰車御車手摩得利以偈頌對天帝釋說：

『襪瑟哇！凡天與人，他們禮敬你，
帝釋！那麼凡你禮敬者，那位夜叉又是誰？』

『這裡凡遍正覺者：在這個包括天的世間中，
最高名字的大師，摩得利！我禮敬他。
凡使其貪與瞋，以及無明被離脫者，
煩惱已盡的阿羅漢們，摩得利！我禮敬他們。
凡為了貪瞋的調伏，為了無明的超越，
樂於拆解的有學，他們不放逸地隨學，
摩得利！我禮敬他們。』
『確實是世間中最上者：帝釋！凡你禮敬者，
我也禮敬他們：襍瑟哇！凡你禮敬者。』
說這個後，摩伽婆、天王、須闍之夫，
禮敬世尊後，登上首席馬車。』

20. 僧團之禮敬經

在舍衛城祇樹林。

在那裡.....（中略）說這個：

「比丘們！從前，天帝釋召喚戰車御車手摩得利：『親愛的摩得利！請你準備連結千匹駿馬的馬車，我們去遊樂園看美景。』

『是的，照辦。』

比丘們！戰車御車手摩得利回答天帝釋後，準備連結千匹駿馬的馬車後，回報天帝釋：『親愛的先生！那些連結千匹駿馬的馬車已上輶，現在是那個你考量的時間。』

比丘們！那時，當天帝釋從最勝殿高樓下來時，作合掌後，禮敬比丘僧團。

比丘們！那時，戰車御車手摩得利以偈頌對天帝釋說：

『這些應該禮敬你：躺臥在腐爛身體的人類，
這些陷在屍體中者，具備飢渴者。』

襍瑟哇！你為何羨慕，那些無家者呢？
請你說仙人們的正行，我們要聽你的那個話語。』

『摩得利！我羨慕，那些無家者的這個：
從任何村落出發，他們無關注(掛慮)地走去。
不在儲藏室放置他們的，不在瓶子不在籃子，
尋求著他人完成的，善行者們以那個維持生活，

以善忠告忠告的明智者們，是保持沈默者寂靜行者。

摩得利！天神被阿修羅懷敵意，以及個個**不免一死的人**[互相]，
在懷敵意者中的不懷敵意者，在拿棍棒者中的冷卻(寂滅)者，
在有取著者中的無取著者：摩得利！我禮敬他們。』

『確實是世間中最上者：帝釋！凡你禮敬者，

我也禮敬他們：**襪瑟哇**！凡你禮敬者。』

說這個後，摩伽婆、天王、須闍之夫，

禮敬世尊後，登上首席馬車。」

第二品，其**攝頌**：

「天神連三說，貧窮，能令人愉悅的，

供奉者，禮敬，帝釋的禮敬三則。」

第三品(21-25)

21. 切斷後經

在舍衛城祇樹林。

那時，**天帝釋**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天帝釋以**偈頌**對世尊說：

「切斷什麼後睡得安樂？切斷什麼後不憂愁？

對哪一法的殺害，**喬達摩**同意？」

「切斷憤怒後睡得安樂，切斷憤怒後不憂愁，

襪瑟哇！對端蜜，**而根毒之憤怒**的殺害，

聖者稱讚，因為切斷它後不憂愁。」 [SN.1.71/SN.2.3]

22. 醜陋經

在舍衛城祇樹林。

在那裡……（中略）說這個：

「比丘們！從前，某位醜陋、矮小的夜叉坐在天帝釋的座位上。」

比丘們！在那裡，三十三天的天神們譏嫌、不滿、責難：『實在不可思議啊，先生！實在未曾有啊，先生！這位醜陋、矮小的夜叉坐在天帝釋的座位上。』

比丘們！三十三天的天神們如是如是譏嫌、不滿、責難，那位夜叉如是如是變成更英俊的同時也更好看的與更端正的。

比丘們！那時，三十三天的天神們去見天帝釋。抵達後，對天帝釋說這個：『親愛的先生！這裡，某位醜陋、矮小的夜叉坐在你的天帝釋座位上。親愛的先生！在那裡，三十三天的天神們譏嫌、不滿、責難：「實在不可思議啊，先生！實在未曾有啊，先生！這位醜陋、矮小的夜叉坐在天帝釋的座位上。」親愛的先生！三十三天的天神們如是如是譏嫌、不滿、責難，那位夜叉如是如是變成更英俊的同時也更好看的與更端正的。』

『親愛的先生們！那位當然必將是食憤怒之夜叉。』

比丘們！那時，天帝釋去見那位食憤怒之夜叉。抵達後，置(作)上衣到一邊肩膀後，右膝蓋觸地，然後向那位食憤怒之夜叉合掌鞠躬後，告知名字三次：『親愛的先生！我是天帝釋，親愛的先生！我是天帝釋。』

比丘們！天帝釋如是如是告知名字，那位食憤怒之夜叉如是如是變成更醜陋的同時也更矮小的；變成更醜陋的同時也更矮小的後，就在那裡消失了。

比丘們！那時，天帝釋坐在自己的位子後，安撫著三十三天的天神們，在那時說這些偈頌：

『我是心不易被惱害者，不易以轉起的誘惑者，
我確實長久不生氣，憤怒不在我之中住立。
生氣的我不說粗暴的，並且我不會稱讚[我的]諸法，
我抑止自己，是自己利益的看見者。』」

23. 三婆羅的幻術經

在舍衛城。

..... (中略) 世尊說這個：

「比丘們！從前，毘摩質多阿修羅王是生病、受苦、重病者。」

比丘們！那時，天帝釋去見毘摩質多阿修羅王，為探病者。

比丘們！毘摩質多阿修羅王看見正從遠處走來的天帝釋。看見後，對天帝釋說這個：『天帝！請你醫治我。』

『毘摩質多！請你教我三婆羅[SN.11.10]的幻術。』

『親愛的先生！我不教，直到我詢問阿修羅們為止。』

比丘們！那時，摩質多阿修羅王詢問阿修羅們：『親愛的先生們！我[能]教天帝釋三婆羅的幻術？』

『親愛的先生！你不要教天帝釋三婆羅的幻術。』

比丘們！那時，摩質多阿修羅王以偈頌對天帝釋說：

『摩伽婆！天帝釋！須闍之夫！幻術者，

到恐怖地獄百年，如三婆羅。』

24. 罪過經

在舍衛城.....（中略）[給孤獨]園。

當時，兩位比丘爭論。在那裡，一位比丘違越。那時，那位比丘在另一位比丘的當面懺悔罪過為罪過，那位比丘不接受。

那時，眾多比丘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那些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這裡，兩位比丘爭論。在那種情況下，一位比丘違越。那時，那位比丘在另一位比丘的當面懺悔罪過為罪過，那位比丘不接受。」

「比丘們！有這兩類愚者：『凡不見罪過為罪過者，以及凡當如法懺悔罪過時他不接受者。』比丘們！這是兩類愚者。」

比丘們！有這兩賢智者：『凡見罪過為罪過者，以及凡當如法懺悔罪過時他接受者。』比丘們！這是兩類賢智者。

比丘們！從前，天帝釋在善法堂安撫著三十三天的天神們，在那時說這偈頌：

『令憤怒來到你們的控制，且在你們的友誼上不要成為衰退，

不要呵責不應該被呵責者，且不要說離間語，

又-憤怒如山，壓碎惡人。』」

25. 無憤怒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

在那裡，世尊召喚比丘們……（中略）世尊說這個：

「比丘們！從前，天帝釋在善法堂安撫著三十三天的天神們，在那時說這偈頌：

『令憤怒來到你們的控制，且在你們的友誼上不要成為衰退，

不要呵責不應該被呵責者，且不要說離間語，

又-憤怒如山，壓碎惡人。』」[SN.11.24]

第三品，其攝頌：

「切斷後、醜陋、幻術，罪過與無憤怒，

已被最上的佛教導，這帝釋五經。」

帝釋相應完成。

有偈篇第一，其攝頌：

「諸天與天子，王、魔、比丘尼，

梵天、婆羅門、婆耆舍，林、夜叉與襍瑟哇。」

有偈篇相應經典終了。

因緣篇(12-21)

12. 因緣相應

佛陀品(1-10)

1. 緣起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

在那裡，世尊召喚比丘們：「比丘們！」

「尊師！」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說這個：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緣起，你們要聽它！你們要好好作意！我將說了。」

「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說這個：

「比丘們！而什麼是緣起呢？比丘們！以無明為緣而有諸行(而諸行存在)；以行為緣而有識；以識為緣而有名色；以名色為緣而有六處；以六處為緣而有觸；以觸為緣而有受；以受為緣而有渴愛；以渴愛為緣而有取；以取為緣而有有；以有為緣而有生；以生為緣而老、死、愁、悲、苦、憂、絕望生起，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集，比丘們！這被稱為緣起。」

比丘們！但就以無明的無餘褪去與滅而有行滅(而行滅存在)；以行滅而有識滅；以識滅而有名色滅；以名色滅而有六處滅；以六處滅而有觸滅；以觸滅而有

受滅；以受滅而有渴愛滅；以渴愛滅而有取滅；以取滅而有有滅；以有滅而有生滅；以生滅而老、死、愁、悲、苦、憂、絕望被滅，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滅。」

世尊說這個，那些悅意的比丘歡喜世尊所說。

2. 解析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緣起，我將解析，你們要聽它！你們要好好作意！我將說了。」

「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說這個：

「比丘們！而什麼是緣起呢？比丘們！以無明為緣而有諸行(而諸行存在)；以行為緣而有識；以識為緣而有名色；以名色為緣而有六處；以六處為緣而有觸；以觸為緣而有受；以受為緣而有渴愛；以渴愛為緣而有取；以取為緣而有有；以有為緣而有生；以生為緣而老、死、愁、悲、苦、憂、絕望生起，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集。

比丘們！而什麼是老死？凡所有眾生中，關於每一種眾生類的老、老衰、齒落、髮白、皮皺、壽命的衰退、諸根的退化，這被稱為老。凡所有眾生中，由於每一種眾生類的過世、滅亡、崩解、消失、死亡、壽終、諸蘊的崩解、屍體的捨棄[、[命根斷絕-MN.9, 92段](#)]，這被稱為死。像這樣，這個老與這個死，比丘們！這被稱為老死。

比丘們！而什麼是生？凡所有眾生中，關於每一種眾生類的生、出生、進入[胎]、生起、[生出](#)、諸蘊的顯現、諸處的獲得，比丘們！這被稱為生。

比丘們！而什麼是有？有這三種有：欲有、色有、[無色有](#)，比丘們！這被稱為有。

比丘們！而什麼是取？有這四種取：欲取、見取、戒禁取、[\[真\]我論取](#)，比丘們！這被稱為取。

比丘們！而什麼是渴愛？有這六類渴愛：色的渴愛、聲的渴愛、氣味的渴愛、味道的渴愛、[所觸](#)的渴愛、法的渴愛，比丘們！這被稱為渴愛。

比丘們！而什麼是受？有這六類受：眼觸所生的受、耳觸所生的受、鼻觸所生的受、舌觸所生的受、身觸所生的受、意觸所生的受，比丘們！這被稱為受。

12. 因緣相應

比丘們！而什麼是觸？有這六類觸：眼觸、耳觸、鼻觸、舌觸、身觸、意觸，比丘們！這被稱為觸。

比丘們！而什麼是六處？眼處、耳處、鼻處、舌處、身處、意處，比丘們！這些叫作六處。

比丘們！而什麼是名色？受、想、思、觸、作意，這被稱為名。四大與四大之所造色，這被稱為色。像這樣，這個名與這個色，比丘們！這被稱為名色。

比丘們！而什麼是識？有這六類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比丘們！這被稱為識。

比丘們！而什麼是諸行？有這三種行：身行、語行、心行，比丘們！這些被稱為諸行。

比丘們！而什麼是無明？比丘們！凡關於苦的無知、關於苦集的無知、關於苦滅的無知、關於導向苦滅道跡的無知，比丘們！這被稱為無明。

比丘們！像這樣，以無明為緣而有諸行；以行為緣而有識……（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集。但就以無明的無餘褪去與滅而有行滅（而行滅存在）；以行滅而有識滅……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滅。」

3. 道跡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錯誤的道跡與正確的道跡，你們要聽它！你們要好
好作意！我將說了。」

「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說這個：

「比丘們！而什麼是錯誤的道跡呢？比丘們！以無明為緣而有諸行（而諸行存
在）；以行為緣而有識……（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集，比丘們！這被稱為錯
誤的道跡。

比丘們！什麼是正確的道跡呢？比丘們！但就以無明的無餘褪去與滅而有行
滅（而行滅存在）；以行滅而有識滅……（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滅，比丘們！
這被稱為正確的道跡。」

4. 毘婆尸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就在毘婆尸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正覺以前，還是未現正覺的菩薩時這麼想：『唉！這個世間確實已陷入苦難：他被生、被老、死亡、死沒、再生，然而他不知道這老死苦的出離，什麼時候這老死苦的出離才將被知道呢？』

比丘們！那時，毘婆尸菩薩這麼想：『在什麼存在時老死存在？以什麼為緣而有老死(而老死存在)呢？』比丘們！那時，從如理作意，以慧有毘婆尸菩薩的現觀：『在生存在時老死存在；以生為緣而有老死(而老死存在)。』

比丘們！那時，毘婆尸菩薩這麼想：『在什麼存在時生存在？以什麼為緣而有生呢？』比丘們！那時，從如理作意，以慧有毘婆尸菩薩的現觀：『在有存在時生存在；以有為緣而有生。』

比丘們！那時，毘婆尸菩薩這麼想：『在什麼存在時有存在？以什麼為緣而有有呢？』比丘們！那時，從如理作意，以慧有毘婆尸菩薩的現觀：『在取存在時有存在；以取為緣而有有。』

比丘們！那時，毘婆尸菩薩這麼想：『在什麼存在時取存在？以什麼為緣而有取呢？』比丘們！那時，從如理作意，以慧有毘婆尸菩薩的現觀：『在渴愛存在時取存在；以渴愛為緣而有取。』

比丘們！那時，毘婆尸菩薩這麼想：『在什麼存在時渴愛存在？以什麼為緣而有渴愛呢？』比丘們！那時，從如理作意，以慧有毘婆尸菩薩的現觀：『在受存在時渴愛存在；以受為緣而有渴愛。』

比丘們！那時，毘婆尸菩薩這麼想：『在什麼存在時受存在？以什麼為緣而有受呢？』比丘們！那時，從如理作意，以慧有毘婆尸菩薩的現觀：『在觸存在時受存在；以觸為緣而有受。』

比丘們！那時，毘婆尸菩薩這麼想：『在什麼存在時觸存在？以什麼為緣而有觸呢？』比丘們！那時，從如理作意，以慧有毘婆尸菩薩的現觀：『在六處存在時觸存在；以六處為緣而有觸。』

比丘們！那時，毘婆尸菩薩這麼想：『在什麼存在時六處存在？以什麼為緣而有六處呢？』比丘們！那時，從如理作意，以慧有毘婆尸菩薩的現觀：『在名色存在時六處存在；以名色為緣而有六處。』

比丘們！那時，毘婆尸菩薩這麼想：『在什麼存在時名色存在？以什麼為緣

12. 因緣相應

而有名色呢？』比丘們！那時，從如理作意，以慧有毘婆尸菩薩的現觀：『在識存在時名色存在；以識為緣而有名色。』

比丘們！那時，毘婆尸菩薩這麼想：『在什麼存在時識存在？以什麼為緣而有識呢？』比丘們！那時，從如理作意，以慧有毘婆尸菩薩的現觀：『在諸行存在時識存在；以行為緣而有識。』

比丘們！那時，毘婆尸菩薩這麼想：『在什麼存在時諸行存在？以什麼為緣而有諸行呢？』比丘們！那時，從如理作意，以慧有毘婆尸菩薩的現觀：『在無明存在時諸行存在；以無明為緣而有諸行。』

像這樣，以無明為緣而有諸行；以行為緣而有識……（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集。

『集！集！』比丘們！在以前所不曾聽過的諸法上，毘婆尸菩薩的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生起。

比丘們！那時，毘婆尸菩薩這麼想：『在什麼不存在時老死不存在？以什麼滅而有老死滅(而老死滅存在)呢？』比丘們！那時，從如理作意，以慧有毘婆尸菩薩的現觀：『在生不存在時老死不存在；以生滅而有老死滅(而老死滅存在)。』

比丘們！那時，毘婆尸菩薩這麼想：『在什麼不存在時生不存在？以什麼滅而有生滅呢？』比丘們！那時，從如理作意，以慧有毘婆尸菩薩的現觀：『在有不存在時生不存在；以有滅而有生滅。』

比丘們！那時，毘婆尸菩薩這麼想：『在什麼不存在時有不存在？以什麼滅而有有滅呢？』比丘們！那時，從如理作意，以慧有毘婆尸菩薩的現觀：『在取不存在時有不存在；以取滅而有有滅。』

比丘們！那時，毘婆尸菩薩這麼想：『在什麼不存在時取不存在？以什麼滅而有取滅呢？』比丘們！那時，從如理作意，以慧有毘婆尸菩薩的現觀：『在渴愛不存在時取不存在；以渴愛滅而有取滅。』

比丘們！那時，毘婆尸菩薩這麼想：『在什麼不存在時渴愛不存在？以什麼滅而有渴愛滅呢？』比丘們！那時，從如理作意，以慧有毘婆尸菩薩的現觀：『在受不存在時渴愛不存在；以受滅而有渴愛滅。』

比丘們！那時，毘婆尸菩薩這麼想：『在什麼不存在時受不存在？以什麼滅而有受滅呢？』比丘們！那時，從如理作意，以慧有毘婆尸菩薩的現觀：『在觸不存在時受不存在；以觸滅而有受滅。』

比丘們！那時，毘婆尸菩薩這麼想：『在什麼不存在時觸不存在？以什麼滅而有觸滅呢？』比丘們！那時，從如理作意，以慧有毘婆尸菩薩的現觀：『在六處不存在時觸不存在；以六處滅而有觸滅。』

12. 因緣相應

比丘們！那時，毘婆尸菩薩這麼想：『在什麼不存在時六處不存在？以什麼滅而有六處滅呢？』比丘們！那時，從如理作意，以慧有毘婆尸菩薩的現觀：『在名色不存在時六處不存在；以名色滅而六處滅。』

比丘們！那時，毘婆尸菩薩這麼想：『在什麼不存在時名色不存在？以什麼滅而有名色滅呢？』比丘們！那時，從如理作意，以慧有毘婆尸菩薩的現觀：『在識不存在時名色不存在；以識滅而有名色滅。』

比丘們！那時，毘婆尸菩薩這麼想：『在什麼不存在時識不存在？以什麼滅而有識滅呢？』比丘們！那時，從如理作意，以慧有毘婆尸菩薩的現觀：『在諸行不存在時識不存在；以行滅而有識滅。』

比丘們！那時，毘婆尸菩薩這麼想：『在什麼不存在時諸行不存在？以什麼滅而有行滅呢？』比丘們！那時，從如理作意，以慧有毘婆尸菩薩的現觀：『在無明不存在時諸行不存在；以無明滅而有行滅。』

像這樣，以無明滅而有行滅；以行滅而有識滅……（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滅。

『滅！滅！』比丘們！在以前所不曾聽過的諸法上，毘婆尸菩薩的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生起。」

（對七佛都應該那樣使之詳細）

5. 尸棄經

「比丘們！當尸棄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中略）。」

6. 毘舍浮經

「比丘們！當毘舍浮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中略）。」

7. 拘留孫經

「比丘們！當拘留孫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中略）。」

12. 因緣相應

8. 拘那含經

「比丘們！當拘那含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中略）。」

9. 迦葉經

「比丘們！當迦葉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中略）。」

10. 喬達摩經

「比丘們！就在我正覺以前，還是未現正覺的菩薩時這麼想：『唉！這個世間確實已陷入苦難：他被生、被老、死亡、死沒、再生，然而他不知道這老死苦的出離，什麼時候這老死苦的出離才將被知道呢？』

比丘們！那個我這麼想：『在什麼存在時老死存在？以什麼為緣而有老死(而老死存在)呢？』比丘們！對它，從如理作意，以慧有我的現觀：『在生存在時老死存在；以生為緣而有老死(而老死存在)。』

比丘們！那個我這麼想：『在什麼存在時生存在？……（中略）有……取……渴愛……受……觸……六處……名色……識……則有行？以什麼為緣而有諸行(而諸行存在)呢？』

比丘們！從如理作意，以慧有那個我的現觀：『在無明存在時諸行存在；以無明為緣而有諸行(而諸行存在)。』

像這樣，以無明為緣而有諸行；以行為緣而有識……（中略）這是這整個苦蘊的集。

『集！集！』比丘們！在以前所不曾聽過的諸法上，我的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生起。

比丘們！那個我這麼想：『在什麼不存在時老死不存在？以什麼滅而有老死滅(而老死滅存在)呢？』比丘們！從如理作意，以慧有那個我的現觀：『在生不存在時老死不存在；以生滅而有老死滅(而老死滅存在)。』

比丘們！那個我這麼想：『在什麼不存在時生不存在？……（中略）有……取……渴愛……受……觸……六處……名色……識……則沒有行？以什麼滅而有行滅呢？』

12. 因緣相應

比丘們！從如理作意，以慧有那個我的現觀：『在無明不存在時諸行不存在；以無明滅而有行滅。』

像這樣，以無明滅而有行滅；以行滅而有識滅……（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滅。

『滅！滅！』比丘們！在以前所不曾聽過的諸法上，我的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生起。」

佛陀品第一，其攝頌：

「教說與解析、道跡，毘婆尸、尸棄及毘舍浮，
拘留孫、拘那含、迦葉，以及大釋迦牟尼喬達摩。」

食品(11-20)

11. 食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中略）說這個：

「比丘們！有這四種食：為了已生成眾生的存續，或為了求出生者的資助。哪四種呢？或粗或細的物質食物，第二、觸，第三、意思，第四、識。比丘們！這些是四種食：為了已生成眾生的存續，或為了求出生者的資助。

比丘們！這四種食，什麼為因？什麼為集？什麼生的？什麼為根源？這四種食，渴愛為因，渴愛為集，渴愛生的，渴愛為根源。

比丘們！而這個渴愛，什麼為因？什麼為集？什麼生的？什麼為根源？渴愛，受為因，受為集，受生的，受為根源。

比丘們！而這個受，什麼為因？什麼為集？什麼生的？什麼為根源？受，觸為因，觸為集，觸生的，觸為根源。

比丘們！而這個觸，什麼為因？什麼為集？什麼生的？什麼為根源？觸，六處為因，六處為集，六處生的，六處為根源。

比丘們！而這個六處，什麼為因？什麼為集？什麼生的？什麼為根源？六處，名色為因，名色為集，名色生的，名色為根源。

12. 因緣相應

比丘們！而這個名色，什麼為因？什麼為集？什麼生的？什麼為根源？名色，識為因，識為集，識生的，識為根源。

比丘們！而這個識，什麼為因？什麼為集？什麼生的？什麼為根源？識，行為因，行為集，行生的，行為根源。

比丘們！而這些行，什麼為因？什麼為集？什麼生的？什麼為根源？諸行，無明為因，無明為集，無明生的，無明為根源。

比丘們！像這樣，以無明為緣而有諸行(而諸行存在)；以行為緣而有識……（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集。

但就以無明的無餘褪去與滅而有行滅(而行滅存在)……（中略）這是這整個苦蘊的滅。」 [MN.38, 402段]

12. 摩利亞帕辜那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有這四種食：為了已生成眾生的存續，或為了求出生者的資助。哪四種呢？或粗或細的物質食物，第二、觸，第三、意思，第四、識。比丘們！這些是四種食：為了已生成眾生的存續，或為了求出生者的資助。」

當這麼說時，尊者摩利亞帕辜那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那麼，誰吃識食？」

「不適當的問題。」世尊說。

「我不說『他吃』，而如果我說『他吃』，在那種情況下，那會是適當的問題：『大德！那麼，誰吃？』但我不說這個。」

當不說這個時，凡如果這麼問我：『大德！那麼，識食是為了什麼？』這是適當的問題。在那種情況下，適當的解答是：『識食是未來再有的出生之緣：在那位已生成者存在時六處存在；以六處為緣而有觸(而觸存在)。』」

「大德！那麼，誰觸？」

「不適當的問題。」世尊說。

「我不說『他觸』，而如果我說『他觸』，在那種情況下，那會是適當的問題：『大德！那麼，誰觸？』但我不說這個。」

當不說這個時，凡如果這麼問我：『大德！那麼，以什麼為緣而有觸？』這是適當的問題。在那種情況下，適當的解答是：『以六處為緣而有觸；以觸為緣而有受。』」

12. 因緣相應

「大德！那麼，誰感受？」

「不適當的問題。」世尊說。

「我不說『他感受』，而如果我說『他感受』，在那種情況下，那會是適當的問題：『大德！那麼，誰感受？』但我不說這個。」

當不說這個時，凡如果這麼問我：『大德！那麼，以什麼為緣而有受？』這是適當的問題。在那種情況下，適當的解答是：『以觸為緣而有受；以受為緣而有渴愛。』」

「大德！誰渴愛？」

「不適當的問題。」世尊說。

「我不說『他渴愛』，而如果我說『他渴愛』，在那種情況下，那會是適當的問題：『大德！那麼，誰渴愛？』但我不說這個。」

當不說這個時，凡如果這麼問我：『大德！那麼，以什麼為緣而有渴愛？』這是適當的問題。在那種情況下，適當的解答是：『以受為緣而有渴愛；以渴愛為緣而有取。』」

「大德！那麼，誰執取？」

「不適當的問題。」世尊說。

「我不說『他執取』，而如果我說『他執取』，在那種情況下，那會是適當的問題：『大德！那麼，誰執取？』但我不說這個。」

當不說這個時，凡如果這麼問我：『大德！那麼，以什麼為緣而有取？』這是適當的問題。在那種情況下，適當的解答是：『以渴愛為緣而有取；以取為緣而有有.....（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集。』

帕辜那！但就以六觸處的無餘褪去與滅而有觸滅(而觸滅存在)；以觸滅而有受滅；以受滅而有渴愛滅；以渴愛滅而有取滅；以取滅而有有滅；以有滅而有生滅；以生滅而老、死、愁、悲、苦、憂、絕望被滅，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滅。』」

13. 沙門婆羅門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凡任何沙門或婆羅門不知道老死，不知道老死集，不知道老死滅，不知道導向老死滅道跡；生.....（中略）有.....取.....渴愛.....受.....觸.....六處.....名色.....識.....不知道諸行，不知道行集，不知道行滅，不知道導向行滅道

12. 因緣相應

跡者，比丘們！那些沙門或婆羅門不被我認同為沙門中的沙門，或認同為婆羅門中的婆羅門，而且，那些尊者也不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沙門義或婆羅門義。

比丘們！凡任何沙門或婆羅門知道老死，知道老死集，知道老死滅，知道導向老死滅道跡；生……（中略）有……取……渴愛……受……觸……六處……名色……識……知道諸行，知道行集，知道行滅，知道導向行滅道跡者，比丘們！那些沙門或婆羅門被我認同為沙門中的沙門，或認同為婆羅門中的婆羅門，而且，那些尊者也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沙門義或婆羅門義。」

14. 沙門婆羅門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凡任何沙門或婆羅門不知道這些法，不知道這些法的集，不知道這些法的滅，不知道導向這些法的滅道跡者，他們不知道哪些法？不知道哪些法的集？不知道哪些法的滅？不知道哪些法的導向滅道跡？」

他們不知道老死，不知道老死集，不知道老死滅，不知道導向老死滅道跡；生……（中略）有……取……渴愛……受……觸……六處……名色……識……不知道諸行，不知道行集，不知道行滅，不知道導向行滅道跡，他們不知道這些法，不知道這些法的集，不知道這些法的滅，不知道導向這些法的滅道跡。比丘們！那些沙門或婆羅門不被我認同為沙門中的沙門，或認同為婆羅門中的婆羅門，而且，那些尊者也不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沙門義或婆羅門義。

比丘們！凡任何沙門或婆羅門知道這些法，知道這些法的集，知道這些法的滅，知道導向這些法的滅道跡者，他們知道哪些法？知道哪些法的集？知道哪些法的滅？知道哪些法的導向滅道跡？

他們知道老死，知道老死集，知道老死滅，知道導向老死滅道跡；生……（中略）有……取……渴愛……受……觸……六處……名色……識……知道諸行，知道行集，知道行滅，知道導向行滅道跡，他們知道這些法，知道這些法的集，知道這些法的滅，知道導向這些法的滅道跡。比丘們！那些沙門或婆羅門被我認同為沙門中的沙門，或認同為婆羅門中的婆羅門，而且，那些尊者也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沙門義或婆羅門義。」

15. 迦旃延氏經

住在舍衛城。

那時，尊者迦旃延氏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迦旃延氏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被稱為『正見、正見』，大德！那麼，什麼情形是正見？」

「迦旃延！這世間多數是依止兩種者：實有性(實有的觀念)與虛無性。迦旃延！對以正確之慧如實見世間集者來說，凡關於世間的虛無性它不存在(對世間沒有虛無的觀念)；迦旃延！對以正確之慧如實見世間滅者來說，凡關於世間的實有性它不存在。」

迦旃延！這世間多數有攀住、執取、執持的束縛，但對那個攀住、執取、心的依處、執持、煩惱潛在趨勢，這位不攀取、不執取，他不執持『我的真我』，『當生起時僅苦生起；當被滅時苦被滅。』他不困惑、不懷疑，不從緣於他人就在這裡有他的智(他的智存在)，迦旃延！這個情形是正見。

迦旃延！『一切存在』，這是一邊(極端)；『一切不存在』，這是第二邊，迦旃延！不走入這些那些兩個邊後，如來以中間教導法：『以無明為緣而有諸行(而諸行存在)；以行為緣而有識……（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集。但就以無明的無餘褪去與滅而有行滅(而行滅存在)；以行滅而有識滅……（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滅。』」

16. 說法者經

在舍衛城……（中略）。

那時，某位比丘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被稱為『說法者，說法者』，大德！那麼，什麼情形是說法者？」

「比丘！如果對老死為了厭、離貪、滅而教導法，『說法者比丘』是適當的言語。

比丘！如果對老死是為了厭、離貪、滅的行者，『法、隨法行者比丘』是適當的言語。

比丘！如果對老死從厭、離貪、滅，不執取後成為解脫者，『得當生涅槃者比丘』是適當的言語。

12. 因緣相應

比丘！如果對生……（中略）比丘！如果對有……比丘！如果對取……比丘！如果對渴愛……比丘！如果對受……比丘！如果對觸……比丘！如果對六處……比丘！如果對名色……比丘！如果對識……比丘！如果對行……比丘！如果對無明為了厭、離貪、滅而教導法，『說法者比丘』是適當的言語。

比丘！如果對無明是為了厭、離貪、滅的行者，『法、隨法行者比丘』是適當的言語。

比丘！如果對無明從厭、離貪、滅，不執取後成為解脫者，『得當生涅槃者比丘』是適當的言語。」

17. 裸行者迦葉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栗鼠飼養處的竹林中。

那時，世尊在午前時穿好衣服、取衣鉢後，為了托鉢進入王舍城。

裸行者迦葉看見正從遠處走來的世尊。看見後，前去見世尊。抵達後，與世尊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裸行者迦葉對世尊說這個：

「我們想要就某一點問喬達摩尊師，如果喬達摩尊師為我們的問題之解答給機會的話。」

「迦葉！大致上是提問的非適當時機，我們[要]進入俗家內。」

第二次，裸行者迦葉對世尊說這個：

「我們想要就某一點問喬達摩尊師，如果喬達摩尊師為我們的問題之解答給機會的話。」

「迦葉！大致上是非適當時機，我們[要]進入俗家內。」

第三次裸行者迦葉……（中略）「……我們[要]進入俗家內。」

當這麼說時，裸行者迦葉對世尊說這個：

「可是我們並非想要問喬達摩尊師很多。」

「迦葉！請你問凡你希望的。」

「喬達摩先生！那麼，苦是自己所作的嗎？」

「不是這樣的，迦葉！」世尊說。

「喬達摩先生！那麼，苦是其他所作的嗎？」

「不是這樣的，迦葉！」世尊說。

12. 因緣相應

「喬達摩先生！苦是自己與其他所作的嗎？」

「不是這樣的，迦葉！」世尊說。

「喬達摩先生！那麼，苦是非自己也非其他所作的；自然生的嗎？」

「不是這樣的，迦葉！」世尊說。

「喬達摩先生！那麼，沒有苦嗎？」

「迦葉！非沒有苦，迦葉！有苦。」

「那樣的話，喬達摩尊師不知、不見苦？」

「迦葉！我非不知、不見苦，迦葉！我知苦，迦葉！我見苦。」

「當被像這樣問：『喬達摩先生！那麼，苦是自己所作的嗎？』你說：『不是這樣的，迦葉！』當被像這樣問：『喬達摩先生！那麼，苦是其他所作的嗎？』你說：『不是這樣的，迦葉！』當被像這樣問：『喬達摩先生！那麼，苦是自己與其他所作的嗎？』你說：『不是這樣的，迦葉！』當被像這樣問：『喬達摩先生！那麼，沒有苦嗎？』你說：『不是這樣的，迦葉！』當被像這樣問：『喬達摩先生！那麼，沒有苦嗎？』你說：『迦葉！非沒有苦，迦葉！有苦。』當被像這樣問：『那樣的話，喬達摩尊師不知、不見苦？』你說：『我非不知、不見苦，迦葉！我知苦，迦葉！我見苦。』**大德**！請世尊為我解說苦，大德！請世尊為我教導苦。」

「迦葉！『他做，他感受。』從最初的存在者想：『苦是自己所作的』，像這樣他來到這個常恆論。」

迦葉！『一個做，另一個感受。』被受征服的存在者想：『苦是其他所作的』，像這樣他來到這個斷滅論。

迦葉！不走入這些那些兩個邊後，如來以中間教導法：『以無明為緣而有諸行(而諸行存在)；以行為緣而有識……（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集。但就以無明的無餘褪去與滅而有行滅(而行滅存在)；以行滅而有識滅……（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滅。』」

當這麼說時，裸行者迦葉對世尊說：

「大德！太偉大了，大德！太偉大了，大德！猶如扶正顛倒的……（中略）：『有眼者們看見諸色』。同樣的，法被世尊以種種法門說明。大德！這個我歸依世尊、法、**比丘僧團**，大德！願我得到在世尊面前出家，願我得到受具足戒。」

「迦葉！凡先前為其他外道而希望在這法律中出家；希望受具足戒者，他**別住四個月**。經四個月(已住於別住)後，發心的比丘們使出家；使受具足戒為比丘狀態，但個人差異由我發現。」

12. 因緣相應

「大德！如果先前為其他外道而希望在這法律中出家；希望受具足戒者滿四個月別住。經四個月(已住別住)後，發心的比丘們使之出家；使之受具足戒為比丘狀態，我將別住四年。經四年(已住別住)後，請發心的比丘們使出家；使受具足戒為比丘狀態。」

那時，裸行者迦葉得到在世尊的面前出家、受具足戒。

而且，已受具足戒不久，當尊者迦葉住於獨自的、隱離的、不放逸的、熱心的、自我努力的時，不久，就在當生以證智自作證後，進入後住於凡善男子們為了利益正確地出家，從在家成為無家者的那個無上梵行結尾，他證知：「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而且尊者迦葉成為眾阿羅漢之一。

18. 丁巴盧迦經

住在舍衛城。

那時，遊行者丁巴盧迦去見世尊。抵達後，與世尊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遊行者丁巴盧迦對世尊說這個：

「喬達摩先生！那麼，苦樂(樂、苦)是自己所作的嗎？」

「不是這樣的，丁巴盧迦！」世尊說。

「喬達摩先生！那麼，苦樂是其他所作的嗎？」

「不是這樣的，丁巴盧迦！」世尊說。

「喬達摩先生！那麼，苦樂是自己與其他所作的嗎？」

「不是這樣的，丁巴盧迦！」世尊說。

「喬達摩先生！那麼，苦樂是非自己也非其他所作的；自然生的嗎？」

「不是這樣的，丁巴盧迦！」世尊說。

「喬達摩先生！那麼，沒有苦樂嗎？」

「丁巴盧迦！非沒有苦樂，丁巴盧迦！有苦樂。」

「那樣的話，喬達摩先生不知、不見苦樂嗎？」

「丁巴盧迦！我非不知、不見苦樂，丁巴盧迦！我知苦樂，丁巴盧迦！我見苦樂。」

「當被像這樣問：『喬達摩先生！那麼，苦樂是自己所作的嗎？』你說：『不是這樣的，丁巴盧迦！』當被像這樣問：『喬達摩先生！那麼，苦樂是其他所作

12. 因緣相應

的嗎？』你說：『不是這樣的，丁巴盧迦！』當被像這樣問：『喬達摩先生！那麼，苦樂是自己與其他所作的嗎？』你說：『不是這樣的，丁巴盧迦！』當被像這樣問：『喬達摩先生！那麼，苦樂被非自己也非其他所作；自然生的嗎？』你說：『不是這樣的，丁巴盧迦！』當被像這樣問：『喬達摩先生！那麼，沒有苦樂嗎？』你說：『丁巴盧迦！不是沒有苦樂，丁巴盧迦！有苦樂。』當被像這樣問：『那樣的話，喬達摩先生不知、不見苦樂嗎？』你說：『我確實非不知、不見苦樂，丁巴盧迦！我確實知苦樂，丁巴盧迦！我確實見苦樂。』**大德**！請世尊為我解說苦樂，大德！請世尊為我教導苦樂。』

「丁巴盧迦！『有那個感受，那位感受。』從最初的存在者想：『苦樂是自己所作的。』我不說這個。」

丁巴盧迦！『有另一個感受，另一位感受。』被受征服的存在者想：『苦樂是其他所作的。』我不說這個。

丁巴盧迦！不走入這些那些兩個邊後，**如來**以中間教導法：『以無明為緣而有諸行(而諸行存在)；以行為緣而有識……（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集。但就以無明的無餘褪去與滅而有行滅(而行滅存在)；以行滅而有識滅……（中略）這是這整個苦蘊的滅。』

當這麼說時，丁巴盧迦對世尊說：

「太偉大了，喬達摩先生！……我歸依喬達摩**尊師**、法、**比丘僧團**，請喬達摩尊師記得我為**優婆塞**，從今天起**終生歸依**。」

19. 愚癡者賢智者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無明蓋、被渴愛連結的愚癡者這樣的這個身被生成。像這樣，**這個身與外名色**，在這裡這是一對，緣於一對而有觸，就被六處或它們的某個接觸，愚癡者感受苦樂(樂、苦)。

比丘們！無明蓋、與渴愛相應的賢智者這樣的這個身生成。像這樣，這個身與外名色，為一對，緣於一對而有觸，就被六處或它們的某個接觸，賢智者感受苦樂。

比丘們！在這裡，有賢智者比愚癡者的什麼差別，有什麼不同，有什麼區別呢？」

12. 因緣相應

「大德！我們的法是世尊為根本的、世尊為導引的、世尊為依歸的，大德！就請世尊說明這個所說的義理，那就好了！聽聞世尊的[教說]後，比丘們將會憶持。」

「比丘們！那樣的話，你們要聽！你們要好好作意！我將說了。」

「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說這個：

「比丘們！凡被無明蓋與凡被渴愛連結的愚癡者這樣的這個身被生成。愚癡者，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愚癡者不為了苦的完全滅盡行梵行，因此，以身體的崩解，愚癡者是身體的轉生者，當是身體的轉生者時，他不從生、老、死、愁、悲、苦、憂、絕望被釋放，我說：『他不從苦被釋放。』

比丘們！凡被無明蓋與凡被渴愛連結的賢智者這樣的這個身被生成。賢智者的那個無明已被捨斷，以及那個渴愛已被遍滅盡，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賢智者為了苦的完全滅盡行梵行，因此，以身體的崩解，賢智者不是身體的轉生者，當不是身體的轉生者時，他從生、老、死、愁、悲、苦、憂、絕望被釋放，我說：『他從苦被釋放。』

比丘們！有賢智者比愚癡者的這個差別，這個不同，這個區別，即：梵行的生活。」

20. 緣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緣起與諸緣所生法，你們要聽它！你們要好好作意！我將說了。」

「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說這個：

「比丘們！什麼是緣起？比丘們！以生為緣而有老死(而老死存在)：諸如來的出現，或諸如來的不出現，那個界住立、法安住性、法決定性、特定條件性。如來現正覺、現觀它；現正覺、現觀後，告知、教導、公告、建立、開顯、解析、闡明，而說：『比丘們！你們看！以生為緣而有老死。』

比丘們！以有為緣而有生.....（中略）比丘們！以取為緣而有.....比丘們！以渴愛為緣而有取.....比丘們！以受為緣而有渴愛.....比丘們！以觸為緣而有受.....比丘們！以六處為緣而有觸.....比丘們！以名色為緣而有六處.....比丘們！

12. 因緣相應

以識為緣而有名色……比丘們！以行為緣而有識……比丘們！以無明為緣而有諸行：諸如來的出現，或諸如來不的出現，那個界住立、法安住性、法決定性、特定條件性。如來現正覺、現觀它；現正覺、現觀後，告知、教導、公告、建立、開顯、解析、闡明，而說：『比丘們！你們看！以無明為緣而有諸行。』

比丘們！像這樣，在那裡，凡真實性、無誤性、[無例外性](#)、特定條件性者，比丘們！這被稱為緣起。

又，比丘們！什麼是諸緣所生法？比丘們！老死是無常的、[有為的](#)、[緣所生的](#)，是滅盡法、消散法、褪去法、滅法。

比丘們！生是無常的、有為的、緣所生的，是滅盡法、消散法、褪去法、滅法。

比丘們！有是無常的、有為的、緣所生的，是滅盡法、消散法、褪去法、滅法。

比丘們！取……（中略）比丘們！渴愛……比丘們！受……比丘們！觸……比丘們！六處……比丘們！名色……比丘們！識……比丘們！諸行……比丘們！無明是無常的、有為的、緣所生的，是滅盡法、消散法、褪去法、滅法。比丘們！這些被稱為緣所生法。

比丘們！對聖弟子來說，當這緣起與這些緣所生法被正確之慧如實善見，他將跑回過去：『我過去世曾存在嗎？我過去世曾不存在嗎？我過去世曾是什麼(誰)呢？我過去世曾是怎樣呢？成為什麼後我過去世曾是什麼呢？』或者，他將跑到未來：『我未來世將存在嗎？我未來世將不存在嗎？我未來世將是什麼呢？我未來世將是怎樣呢？成為什麼後我未來世將是什麼？』或者，現在他自身內將有現在世的疑惑：『我存在嗎？我不存在嗎？我是什麼呢？我是怎樣呢？這眾生從哪裡來的，他將去哪裡呢？』[這是不可能的](#)，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因為，像這樣，對聖弟子來說，這緣起與這些緣所生法被正確之慧如實善見。」

食品第二，其攝頌：

「食與帕辜那，以及沙門與婆羅門二則，
迦旃延氏、說法者，裸行者與丁巴盧迦，
愚癡者與賢智者，以及以緣為第十。」

十力品(21-30)

21. 十力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具備十力與具備四無畏，如來自稱最上位，在眾中作獅子吼，使梵輪轉起：『像這樣是色，像這樣是色的集，像這樣是色的滅沒；像這樣是受，像這樣是受的集，像這樣是受的滅沒；像這樣是想，像這樣是想的集，像這樣是想的滅沒；像這樣是諸行，像這樣是諸行的集，像這樣是諸行的滅沒；像這樣是識，像這樣是識的集，像這樣是識的滅沒。像這樣，在這個存在時那個存在，以這個的生起那個生起。在這個不存在時那個不存在，以這個的滅那個被滅，即：以無明為緣而有諸行(而諸行存在)；以行為緣而有識.....（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集。但就以無明的無餘褪去與滅而有行滅(而行滅存在)；以行滅而有識滅.....（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滅。』」

22. 十力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具備十力與具備四無畏，如來自稱最上位，在眾中作獅子吼，使梵輪轉起：『像這樣是色，像這樣是色的集，像這樣是色的滅沒；像這樣是受，像這樣是受的集，像這樣是受的滅沒；像這樣是想，像這樣是想的集，像這樣是想的滅沒；像這樣是諸行，像這樣是諸行的集，像這樣是諸行的滅沒；像這樣是識，像這樣是識的集，像這樣是識的滅沒。像這樣，在這個存在時那個存在，以這個的生起那個生起。在這個不存在時那個不存在，以這個的滅那個被滅，即：以無明為緣而有諸行(而諸行存在)；以行為緣而有識.....（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集。但就以無明的無餘褪去與滅而有行滅(而行滅存在)；以行滅而有識滅.....（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滅。』

比丘們！被我這麼善說的法成為明瞭的、開顯的、變明亮的、切開舊衣的。比丘們！在被我這麼善說的法成為明瞭的、開顯的、變明亮的、切開舊衣的時，

12. 因緣相應

以從信出家的善男子，他就足以要發動活力：『寧願剩下皮膚、肌腱、骨骸，身體中的血肉變乾，凡那個應該被人的毅力、人的活力、人的努力達成的，那個沒達成後，他將沒有活力的止息。』

比丘們！被諸惡不善法覆蓋的怠惰者住於苦，且使大善利退失。

比丘們！但與諸惡不善法遠離的活力已被發動者住於樂，且使大善利完成。

比丘們！不下劣而有最高的達成；比丘們！但以最高而有最高的達成。

比丘們！大師在面前(已成為現前者)，這梵行是醍醐味[Ps.10]，比丘們！因此，在這裡，為了未達成的達成；為了未證得的證得；為了未作證的作證，你們要發動活力：『這樣，我們的這個出家確實將是功不唐捐的、有果實的、有結果的，而且，凡我們受用衣服、施食、住處、病人需要物、醫藥必需品，那些在我們處作那些者將有大果、大效益。』比丘們！應該被你們這麼學。

比丘們！以自己的利益考慮時，就足以要以不放逸使之(目標)達成；比丘們！以別人的利益考慮時，就足以要以不放逸使之達成；比丘們！以兩者的利益考慮時，就足以要以不放逸使之達成。」

23. 近因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我說，對知者、見者來說有諸煩惱的滅盡，非不知者、不見者。比丘們！對知什麼者、見什麼者來說有諸煩惱的滅盡呢？『像這樣是色，像這樣是色的集，像這樣是色的滅沒；像這樣是受……（中略）像這樣是想……像這樣是諸行……像這樣是識，像這樣是識的集，像這樣是識的滅沒。』比丘們！對這麼知、這麼見者來說有諸煩惱的滅盡。

比丘們！我說凡他的那個關於滅盡的滅盡智也是有近因的，非無近因的。比丘們！而什麼是滅盡智的近因呢？應該被回答：『解脫』。

比丘們！我說解脫也是有近因的，非無近因的，比丘們！而什麼是解脫的近因呢？應該被回答：『離貪』。

比丘們！我說離貪也是有近因的，非無近因的，比丘們！而什麼是離貪的近因呢？應該被回答：『厭』。

比丘們！我說厭也是有近因的，非無近因的，比丘們！而什麼是厭的近因呢？應該被回答：『如實智見』。

12. 因緣相應

比丘們！我說如實智見也是有近因的，非無近因的，比丘們！而什麼是如實智見的近因呢？應該被回答：『定』。

比丘們！我說定也是有近因的，非無近因的，比丘們！而什麼是定的近因呢？應該被回答：『樂』。

比丘們！我說樂也是有近因的，非無近因的，比丘們！而什麼是樂的近因呢？應該被回答：『寧靜』。

比丘們！我說寧靜也是有近因的，非無近因的，比丘們！而什麼是寧靜的近因呢？應該被回答：『喜』。

比丘們！我說喜也是有近因的，非無近因的，比丘們！而什麼是喜的近因呢？應該被回答：『喜悅』。

比丘們！我說喜悅也是有近因的，非無近因的，比丘們！而什麼是喜悅的近因呢？應該被回答：『信』。

比丘們！我說信也是有近因的，非無近因的，比丘們！而什麼是信的近因呢？應該被回答：『苦』。

比丘們！我說苦也是有近因的，非無近因的，比丘們！而什麼是苦的近因呢？應該被回答：『生』。

比丘們！我說生也是有近因的，非無近因的，比丘們！而什麼是生的近因呢？應該被回答：『有』。

比丘們！我說有也是有近因的，非無近因的，比丘們！而什麼是有的近因呢？應該被回答：『取』。

比丘們！我說取也是有近因的，非無近因的，比丘們！而什麼是取的近因呢？應該被回答：『渴愛』。

比丘們！我說渴愛也是有近因的，非無近因的，比丘們！而什麼是渴愛的近因呢？應該被回答：『受』……（中略）應該被回答：『觸』……應該被回答：『六處』……應該被回答：『名色』……應該被回答：『識』……應該被回答：『諸行』。

比丘們！我說諸行也是有近因的，非無近因的，比丘們！而什麼是諸行的近因呢？應該被回答：『無明』。

比丘們！像這樣，以無明為近因而有行；以行為近因而有識；以識為近因而有名色；以名色為近因而有六處；以六處為近因而有觸；以觸為近因而有受；以受為近因而有渴愛；以渴愛為近因而有取；以取為近因而有有；以有為近因而有生；以生為近因而有苦；以苦為近因而有信；以信為近因而有喜悅；以喜悅為近因而有喜；以喜為近因而有寧靜；以寧靜為近因而有樂；以樂為近因而有定；以定為近因而有如實智見；以如實智見為近因而有厭；以厭為近因而有離貪；以離

12. 因緣相應

貪為近因而有解脫；以解脫為近因而有滅盡智。

比丘們！猶如當天下雨時，在有大雨的山上，那個水依向下流動著，使山洞、裂縫、溪流充滿；山洞、裂縫、溪流遍滿者使小水池充滿；小水池遍滿者使大水池充滿；大水池遍滿者使小河充滿；小河遍滿者使大河充滿；大河遍滿者使大海洋充滿。

同樣的，比丘們！以無明為近因而有諸行；以諸行為近因而有識；以識為近因而有名色；以名色為近因而有六處；以六處為近因而有觸；以觸為近因而有受；以受為近因而有渴愛；以渴愛為近因而有取；以取為近因而有有；以有為近因而有生；以生為近因而有苦；以苦為近因而有信；以信為近因而有喜悅；以喜悅為近因而有喜；以喜為近因而有寧靜；以寧靜為近因而有樂；以樂為近因而有定；以定為近因而有如實智見；以如實智見為近因而有厭；以厭為近因而有離貪；以離貪為近因而有解脫；以解脫為近因而有滅盡智。」

24. 其他外道遊行者經

住在王舍城竹林中。

那時，尊者舍利弗在午前時穿好衣服、取衣鉢後，為了托鉢進入王舍城。那時，尊者舍利弗這麼想：「在王舍城為了托鉢而行大概過早，讓我去其他外道遊行者們的園林。」

那時，尊者舍利弗去其他外道遊行者們的園林。抵達後，與其他外道遊行者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那些其他外道遊行者對在一旁坐下的尊者舍利弗說這個：

「舍利弗道友！有一些論說業的沙門、婆羅門安立苦是自己作的；舍利弗道友！有一些論說業的沙門、婆羅門安立苦是其他作的；舍利弗道友！有一些論說業的沙門、婆羅門安立苦是自己與其他作的；舍利弗道友！有一些論說業的沙門、婆羅門安立苦是非自己非其他作的；自然生的，舍利弗道友！而這裡，沙門喬達摩是主張什麼者？宣說什麼者呢？當怎樣回答時，我們才會是沙門喬達摩的所說之說者，而且不會以不實誹謗沙門喬達摩，會法隨法地回答，而任何如法的種種說不會來到應該被呵責處呢？」

「道友們！苦是緣所生的被世尊說。緣於什麼呢？緣於觸。像這樣說者就會是世尊的所說之說者，而且不會以不實誹謗世尊，會法隨法地回答，而任何如法的種種說不會來到應該被呵責處。

12. 因緣相應

道友們！在那裡，凡那些論說業的沙門、婆羅門安立苦是自己作的者，那也是緣於觸；凡那些論說業的沙門、婆羅門安立苦是其他作的者，那也是緣於觸；凡那些論說業的沙門、婆羅門安立苦是自己與其他作的者，那也是緣於觸；凡那些論說業的沙門、婆羅門安立苦是非自己非其他作的；自然生的者，那也是緣於觸。

道友們！在那裡，凡那些論說業的沙門、婆羅門安立苦是自己作的者，『他們將從觸以外感受。』這是不可能的；凡那些論說業的沙門、婆羅門安立苦是其他作的者，『他們將從觸以外感受。』這是不可能的；凡那些論說業的沙門、婆羅門安立苦是自己與其他作的者，『他們將從觸以外感受。』這是不可能的；凡那些論說業的沙門、婆羅門安立苦是非自己非其他作的；自然生的者，『他們將從觸以外感受。』這是不可能的。』

尊者阿難聽到尊者舍利弗與那些其他外道遊行者一起的這些交談。

那時，尊者阿難在王舍城為了托鉢而行後，用餐之後，已從施食返回，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阿難告訴世尊尊者舍利弗與那些其他外道遊行者一起有交談之所及的那一切。

「阿難！好！好！依那個，當舍利弗回答時，會是正確地回答。阿難！苦是緣所生的被我說，緣於什麼呢？緣於觸。像這樣說者就會是我的所說之說者，而且不會以不實而毀謗我，會法隨法地回答，而任何如法的種種說不會來到應該被呵責處。

阿難！在那裡，凡那些論說業的沙門、婆羅門安立苦是自己作的者，那也是緣於觸；凡那些……（中略）凡那些……（中略）凡那些論說業的沙門、婆羅門安立苦是非自己非其他作的；自然生的者，那也是緣於觸。

阿難！在那裡，凡那些論說業的沙門、婆羅門安立苦是自己作的者，『他們將從觸以外感受。』這是不可能的；凡那些……（中略）凡那些……（中略）凡那些論說業的沙門、婆羅門安立苦是非自己非其他作的；自然生的者，『他們將從觸以外感受。』這是不可能的。

阿難！這裡，有一次，我就住在這王舍城栗鼠飼養處的竹林中。那時，阿難！我在午前時穿好衣服、取衣鉢後，為了托鉢進入王舍城。阿難！那時，我這麼想：『這時在王舍城為了托鉢而行還太早，讓我前往其他外道遊行者們的園林。』

阿難！那時，我去其他外道遊行者們的園林。抵達後，與其他外道遊行者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阿難！那些其他外道遊行者對在一旁坐下的我說這個：

12. 因緣相應

『喬達摩道友！有一些論說業的沙門、婆羅門安立苦是自己作的；喬達摩道友！有一些論說業的沙門、婆羅門安立苦是其他作的；喬達摩道友！有一些論說業的沙門、婆羅門安立苦是自己與其他作的；喬達摩道友！有一些論說業的沙門、婆羅門安立苦是非自己非其他作的；自然生的，而這裡，尊者喬達摩是主張什麼者？宣說什麼者呢？當怎樣回答時，我們才會是沙門喬達摩的所說之說者，而且不會以不實誹謗沙門喬達摩，會法隨法地回答，而任何如法的種種說不會來到應該被呵責處呢？』

阿難！當這麼說時，我對那些其他外道遊行者說這個：『道友們！苦是緣所生的被我說，緣於什麼呢？緣於觸。像這樣說者就會是我的所說之說者，而且不會以不實誹謗我，會法隨法地回答，而任何如法的種種說不會來到應該被呵責。

道友們！在那裡，凡那些論說業的沙門、婆羅門安立苦是自己作的者，那也是緣於觸；凡那些……（中略）凡那些……（中略）凡那些論說業的沙門、婆羅門安立苦是非自己非其他作的；自然生的者，那也是緣於觸。

道友們！在那裡，凡那些論說業的沙門、婆羅門安立苦是自己作的者，「他們將從觸以外感受。」這是不可能的；凡那些……（中略）凡那些……（中略）凡那些論說業的沙門、婆羅門安立苦是非自己非其他作的；自然生的者，「他們將從觸以外感受。」這是不可能的。』』

「不可思議啊，大德！未曾有啊，大德！實在是因為全部的道理被一句話說了，大德！就這個道理如果被詳細說時，會有甚深的與顯現甚深的，不是嗎？」

「阿難！那樣的話，就這情況請你說明。」

「大德！如果他們這麼問我：『阿難學友！老死，什麼為因？什麼為集？什麼生的？什麼為根源？』大德！當被這麼問時，我會這麼回答：『學友們！老死，生為因，生為集，生生的，生為根源。』大德！當被這麼問時，我會這麼回答。

大德！如果他們這麼問我：『阿難學友！那麼，生，什麼為因？什麼為集？什麼生的？什麼為根源？』大德！當被這麼問時，我會這麼回答：『學友們！生，有為因，有為集，有生的的，有為根源。』大德！當被這麼問時，我會這麼回答。

大德！如果他們這麼問我：『阿難學友！那麼，有，什麼為因？什麼為集？什麼生的？什麼為根源？』大德！當被這麼問時，我會這麼回答：『學友們！有，取為因，取為集，取生的的，取為根源。』大德！當被這麼問時，我會這麼回答。

12. 因緣相應

大德！如果他們這麼問我：『阿難學友！那麼，取……（中略）阿難學友！那麼，渴愛……（中略）阿難學友！那麼，受……（中略）。』大德！如果他們這麼問我：『阿難學友！那麼，觸，什麼為因？什麼為集？什麼生的？什麼為根源？』大德！當被這麼問時，我會這麼回答：『學友們！觸，六處為因，六處為集，六處生的的，六處為根源。』

學友們！但就以六觸處的無餘褪去與滅而有觸滅(而觸滅存在)；以觸滅而有受滅；以受滅而有渴愛滅；以渴愛滅而有取滅；以取滅而有有滅；以有滅而有生滅；以生滅而老、死、愁、悲、苦、憂、絕望被滅，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滅。』大德！當被這麼問時，我會這麼回答。」

25. 地生經

住在舍衛城。

那時，尊者地生在傍晚時，從獨坐中出來，去見尊者舍利弗。抵達後，與尊者舍利弗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地生對尊者舍利弗說這個：

「舍利弗學友！

有一些論說業的沙門、婆羅門安立苦樂(樂、苦)是自己作的；舍利弗學友！有一些論說業的沙門、婆羅門安立苦樂是其他作的；舍利弗學友！有一些論說業的沙門、婆羅門安立苦樂是自己與其他作的；舍利弗學友！有一些論說業的沙門、婆羅門安立苦樂是非自己非其他作的；自然生的，舍利弗學友！而這裡，世尊是主張什麼者？宣說什麼者呢？當怎樣回答時，我們才會是世尊的所說之說者，而且不會以不實誹謗世尊，會法隨法地回答，而任何如法的種種說不會來到應該被呵責處呢？

「學友！苦樂是緣所生的被世尊說。緣於什麼呢？緣於觸。像這樣說者就會是世尊的所說之說者，而且不會以不實誹謗世尊，會法隨法地回答，而任何如法的種種說不會來到應該被呵責處。

學友！在那裡，凡那些論說業的沙門、婆羅門安立苦樂是自己作的者，那也是緣於觸；凡那些……（中略）凡那些……（中略）凡那些論說業的沙門、婆羅門安立苦樂是非自己非其他作的；自然生的者，那也是緣於觸。

學友！在那裡，凡那些論說業的沙門、婆羅門安立苦樂是自己作的者，『他們將從觸以外感受。』這是不可能的；凡那些……（中略）凡那些……（中略）凡

12. 因緣相應

那些論說業的沙門、婆羅門安立苦樂是非自己非其他作的；自然生的者，『他們將從觸以外感受。』這是不可能的。』

尊者阿難聽到尊者舍利弗與尊者地生一起的這些交談。

那時，尊者阿難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阿難告訴世尊尊者舍利弗與尊者地生一起有交談之所及的那一切。

「阿難！好！好！依那個，當舍利弗回答時，會是正確地回答。阿難！苦是緣所生的被我說，緣於什麼呢？緣於觸。像這樣說者就會是我的所說之說者，而且不會以不實而毀謗我，會法隨法地回答，而任何如法的種種說不會來到應該被呵責處。

阿難！在那裡，凡那些論說業的沙門、婆羅門安立苦是自己作的者，那也是緣於觸；凡那些……（中略）凡那些……（中略）凡那些論說業的沙門、婆羅門安立苦是非自己非其他作的；自然生的者，那也是緣於觸。

阿難！在那裡，凡那些論說業的沙門、婆羅門安立苦是自己作的者，『他們將從觸以外感受。』這是不可能的；凡那些……（中略）凡那些……（中略）凡那些論說業的沙門、婆羅門安立苦是非自己非其他作的；自然生的者，『他們將從觸以外感受。』這是不可能的。

阿難！在有身體時，因為身思，自身內的苦樂生起；阿難！在有言語時，因為言語思，自身內的苦樂生起；阿難！在有意時，因為意思，自身內的苦樂生起，並且以無明為緣。

阿難！自己造作那個身行，以此為緣的那個自身內的苦樂生起。阿難！或諸他人造作[他的-AN.4.171]那個身行，以此為緣的那個自身內的苦樂生起。阿難！或正知者造作那個身行，以此為緣的那個自身內的苦樂生起。阿難！或不正知者造作那個身行，以此為緣的那個自身內的苦樂生起。

阿難！自己造作那個語行，以此為緣的那個自身內的苦樂生起，阿難！或諸他人造作[他的-AN.4.171]那個語行，以此為緣的那個自身內的苦樂生起，阿難！或正知者造作那個語行，以此為緣的那個自身內的苦樂生起。阿難！或不正知者造作那個語行，以此為緣的那個自身內的苦樂生起。

阿難！自己造作那個意行，以此為緣的那個自身內的苦樂生起。阿難！或諸他人造作[他的-AN.4.171]那個意行，以此為緣的那個自身內的苦樂生起。阿難！或正知者造作那個意行，以此為緣的那個自身內的苦樂生起。阿難！或不正知者造作那個意行，以此為緣的那個自身內的苦樂生起。

阿難！無明已降落在這些法中。阿難！但就以無明的無餘褪去與滅，以此為緣的那個自身內的苦樂生起的那個身體不存在；以此為緣的那個自身內的苦樂生

12. 因緣相應

起的那個言語不存在；以此為緣的那個自身內的苦樂生起的那個意不存在……（中略）的那個田不存在……（中略）的那個地不存在……（中略）的那個處不存在；以此為緣的那個自身內的苦樂生起的那個事件不存在。」

26. 優波梵那經

住在舍衛城。

那時，尊者優波梵那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優波梵那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有一些論說業的沙門、婆羅門安立苦是自己作的；大德！有一些論說業的沙門、婆羅門安立苦是其他作的；大德！有一些論說業的沙門、婆羅門安立苦是自己與其他作的；大德！有一些論說業的沙門、婆羅門安立苦是非自己非其他作的；自然生的，大德！而這裡，世尊是主張什麼者？宣說什麼者呢？當怎樣回答時，我們才會是世尊的所說之說者，而且不會以不實誹謗世尊，會法隨法地回答，而任何如法的種種說不會來到應該被呵責處呢？」

「優波梵那！苦是緣所生的被我說。緣什麼呢？緣觸。像這樣說者就會是我的所說之說者，而且不會以不實誹謗我，會法隨法地回答說，而任何如法的種種說不會來到應該被呵責處。

優波梵那！在那裡，凡那些沙門、婆羅門安立苦是自己作的者，那也是緣觸；凡那些……（中略）凡那些……（中略）凡那些沙門、婆羅門安立苦是非自己非其他作的；自然生的者，那也是緣觸。

優波梵那！在那裡，凡那些沙門、婆羅門安立苦是自己作的者，『他們將從觸以外感受。』這是不可能的；凡那些……（中略）凡那些……（中略）凡那些沙門、婆羅門安立苦是非自己非其他作的；自然生的者，『他們將從觸以外感受。』這是不可能的。」

27. 緣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以無明為緣而有諸行(而諸行存在)；以行為緣而有識……（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集。

比丘們！而什麼是老死？凡所有眾生中，關於每一種眾生類的老、老衰、齒落、髮白、皮皺、壽命的衰退、諸根的退化，這被稱為老。凡所有眾生中，由於每一種眾生類的過世、滅亡、崩解、消失、死亡、壽終、諸蘊的崩解、屍體的捨棄[、[命根斷絕-MN.9](#), 92段]，這被稱為死。像這樣，這個老與這個死，比丘們！這被稱為老死。以生集而有老死集，以生滅而有老死滅，這[八支聖道](#)就是導向老死滅道跡，即：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

比丘們！而什麼是生？……（中略）比丘們！而什麼是有？……比丘們！而什麼是取？……比丘們！而什麼是渴愛？……比丘們！而什麼是受？……比丘們！而什麼是觸？……比丘們！而什麼是六處？……比丘們！而什麼是名色？……比丘們！而什麼是識？……比丘們！而什麼是諸行？有這三種行：身行、語行、心行，比丘們！這些被稱為諸行。以無明集而有行集，以無明滅而有行滅，這八支聖道就是導向行滅道跡，即：正見……（中略）正定。

比丘們！當聖弟子這麼知道緣，這麼知道緣集，這麼知道緣滅，這麼知道導向緣滅道跡時，比丘們！這位聖弟子被稱為『見具足者』，及『看見具足者』，及『來到這正法者』，及『他看見這正法』，及『具備有學之智者』，及『具備有學之明者』，及『進入法流者』，及『洞察慧之聖者』，及『他敲打不死之門後住立』。」

28. 比丘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在那裡……（中略）。

「比丘們！這裡，[比丘](#)知道老死，知道老死集，知道老死滅，知道導向老死滅道跡；知道生……（中略）知道有……知道取……知道渴愛……知道受……知道觸……知道六處……知道名色……知道識……知道諸行，知道行集，知道行滅，知道導向行滅道跡。

比丘們！而什麼是老死？凡所有眾生中，關於每一種眾生類的老、老衰、齒落、髮白、皮皺、壽命的衰退、諸根的退化，這被稱為老。凡所有眾生中，由於每一種眾生類的過世、滅亡、崩解、消失、死亡、壽終、諸蘊的崩解、屍體的捨棄[、[命根斷絕-MN.9](#), 92段]，這被稱為死。像這樣，這個老與這個死，比丘們！這被稱為老死。以生集而有老死集(而老死集存在)，以生滅而有老死滅，這[八支聖道](#)就是導向老死滅道跡，即：正見……（中略）正定。

12. 因緣相應

比丘們！而什麼是生？……（中略）比丘們！而什麼是有？……比丘們！而什麼是取？[……渴愛]……受……觸……六處……名色……識……比丘們！而什麼是諸行？有這三種行：身行、語行、心行，比丘們！這些被稱為諸行。以無明集而有行集，以無明滅而有行滅，這八支聖道就是導向行滅道跡，即：正見……（中略）正定。

比丘們！當比丘這麼知道老死，這麼知道老死集，這麼知道老死滅，這麼知道導向老死滅道跡；這麼知道生……（中略）有……取……渴愛……受……觸……六處……名色……識……諸行……行集……行滅，這麼知道導向行滅道跡，比丘們！這位比丘被稱為『見具足者』，及『看見具足者』，及『來到這正法者』，及『他看見這正法』，及『具備有學之智者』，及『具備有學之明者』，及『進入法流者』，及『洞察慧之聖者』，及『他敲打不死之門後住立』。」

29. 沙門婆羅門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在那裡……（中略）。

「**比丘**們！凡任何沙門或婆羅門不知道老死，不知道老死集，不知道老死滅，不知道導向老死滅道跡；不知道生……（中略）有……取……渴愛……受……觸……六處……名色……識……不知道諸行，不知道行集，不知道行滅，不知道導向行滅道跡者，比丘們！那些沙門或婆羅門不被我認同為沙門中的沙門，或認同為婆羅門中的婆羅門，而且，那些尊者也不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沙門義或婆羅門義。

比丘們！凡任何沙門或婆羅門知道老死，知道老死集，知道老死滅，知道導向老死滅道跡；知道生……（中略）有……取……渴愛……受……觸……六處……名色……識……知道行，知道行集，知道行滅，知道導向行滅道跡者，比丘們！那些沙門或婆羅門被我認同為沙門中的沙門，或認同為婆羅門中的婆羅門，而且，那些尊者也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沙門義或婆羅門義。」

30. 沙門婆羅門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在那裡……（中略）。

「**比丘**們！凡任何沙門或婆羅門不知道老死，不知道老死集，不知道老死滅，不知道導向老死滅道跡者，『他們將超越老死後住立』，這是不可能的；不

12. 因緣相應

知道生.....（中略）有.....取.....渴愛.....受.....觸.....六處.....名色.....識.....不知道諸行，不知道行集，不知道行滅，不知道導向行滅道跡者，『他們將超越諸行後住立』，這是不可能的。

比丘們！凡任何沙門或婆羅門知道老死，知道老死集，知道老死滅，知道導向老死滅道跡者，『他們將超越老死後住立』，這是可能的；知道生.....（中略）有.....取.....渴愛.....受.....觸.....六處.....名色.....識.....知道諸行，知道行集，知道行滅，知道導向行滅道跡者，『他們將超越行後住立』，這是可能的。」

十力品第三，其攝頌：

「十力二則以及近因，其他外道遊行者、地生，
優波梵那、緣、比丘，以及沙門婆羅門二則。」

剎帝利黑齒品(31-40)

31. 已生成的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

在那裡，世尊召喚尊者舍利弗：

「舍利弗！這個在〈波羅延阿逸多所問〉中被說：

『凡法的察悟者，以及這裡凡個個有學，

賢明者被我詢問他們的舉止時，親愛的先生！請你講述。』[Ni.18, 第7段]

舍利弗！這個以簡要所說的義理應該怎樣被詳細地看見呢？」

當這麼說時，尊者舍利弗保持沈默。

第二次，世尊召喚尊者舍利弗.....（中略）。

第二次，尊者舍利弗保持沈默。

第三次，世尊召喚尊者舍利弗說：

「舍利弗！這個在〈波羅延阿逸多所問〉中被說：

『凡法的察悟者，以及這裡凡個個有學，

賢明者被我詢問他們的舉止時，親愛的先生！請你講述。』

舍利弗！這個以簡要所說的義理應該怎樣被詳細地看見呢？」

第三次，尊者舍利弗保持沈默。

12. 因緣相應

「舍利弗！你看見『這是已生成的』嗎？」

「**大德**！他以正確之慧如實看見『這是已生成的』；以正確之慧如實看見『這是已生成的』後，他對已生成的是為了厭、離貪、滅的行者。」

他以正確之慧如實看見『那個是食的生成』；以正確之慧如實看見『那個是食的生成』後，他對食的生成是為了厭、離貪、滅的行者。

他以正確之慧如實看見『以那個食的滅凡已生成的成為滅法』；以正確之慧如實看見『以那個食的滅凡已生成的成為滅法』後，他對滅法是為了厭、離貪、滅的行者。

大德！這樣是有學。

大德！而怎樣是法的察悟者呢？

大德！他以正確之慧如實看見『這是已生成的』；以正確之慧如實看見『這是已生成的』後，他對已生成的從厭、離貪、滅，不執取後成為解脫者。

他以正確之慧如實看見『那個是食的生成』；以正確之慧如實看見『那個是食的生成』後，他對食的生成從厭、離貪、滅，不執取後成為解脫者。

他以正確之慧如實看見『以那個食的滅凡已生成的成為滅法』；以正確之慧如實看見『以那個食的滅凡已生成的成為滅法』後，他對滅法從厭、離貪、滅，不執取後成為解脫者。

大德！這樣是法的察悟者。

大德！這樣是在〈波羅延阿逸多所問〉中所說：

『凡法的察悟者，以及這裡，凡個個有學，

賢明者被我詢問他們的舉止時，親愛的先生！請你講述。』

大德！我這樣詳細地了知這個以簡要所說的義理。」

「舍利弗！好！好！舍利弗！他以正確之慧如實看見『這是已生成的』；以正確之慧如實看見『這是已生成的』後，他對已生成的是為了厭、離貪、滅的行者。」

他以正確之慧如實看見『那個是食的生成』；以正確之慧如實看見『那個是食的生成』後，他對食的生成是為了厭、離貪、滅的行者。

他以正確之慧如實看見『以那個食的滅凡已生成的成為滅法』；以正確之慧如實看見『以那個食的滅凡已生成的成為滅法』後，他對滅法是為了厭、離貪、滅的行者。

舍利弗！這樣是有學。

舍利弗！而怎樣是法的察悟者呢？

舍利弗！他以正確之慧如實看見『這是已生成的』；以正確之慧如實看

12. 因緣相應

見『這是已生成的』後，他對已生成的從厭、離貪、滅，不執取後成為解脫者。

他以正確之慧如實看見『那個是食的生成』；以正確之慧如實看見『那個是食的生成』後，他對食的生成從厭、離貪、滅，不執取後成為解脫者。

他以正確之慧如實看見『以那個食的滅凡已生成的成為滅法』；以正確之慧如實看見『以那個食的滅凡已生成的成為滅法』後，他對滅法從厭、離貪、滅，不執取後成為解脫者。

舍利弗！這樣是法的察悟者。

舍利弗！這樣是在〈波羅延阿逸多所問〉中所說：

『凡法的察悟者，以及這裡，凡個個有學，

賢明者被我詢問他們的舉止時，親愛的先生！請你講述。』

舍利弗！這個以簡要所說的義理應該這樣被詳細地看見。」

32. 黑齒經

住在舍衛城。

那時，[剎帝利黑齒比丘](#)去見尊者舍利弗。抵達後，與尊者舍利弗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剎帝利黑齒比丘對尊者舍利弗說這個：

「舍利弗學友！摩利亞帕辜那比丘放棄學後還俗了，那位尊者確定沒在這法與律中得到蘇息。那樣的話，尊者舍利弗在這法與律中已達到蘇息了嗎？」

「學友！我不懷疑。」

「學友！那麼，未來呢？」

「學友！我不疑惑。」

那時，剎帝利黑齒比丘從座位起來後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剎帝利黑齒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完全智被尊者舍利弗記說：『我了知：「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那時，世尊召喚某位比丘：「來！比丘！請你以我的名義召喚舍利弗：『舍利弗學友！大師召喚你。』」

「是的，大德！」那位比丘回答世尊後，去見尊者舍利弗。抵達後，對尊者舍利弗說這個：「舍利弗學友！大師召喚你。」

12. 因緣相應

「是的，學友！」尊者舍利弗回答那位比丘後，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世尊對在一旁坐下的尊者舍利弗說這個：

「是真的嗎？舍利弗！完全智被你記說：『我了知：「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大德！事情不被這些詞句、這些文句說。」

「舍利弗！凡善男子以任何方式記說完全智，那時，所記說的應該從記說被看見。」

「大德！我也說這個：『大德！事情不被這些詞句、這些文句說。』不是嗎？」

「舍利弗！如果他們這麼問你：『舍利弗學友！當怎樣知又怎樣見時，完全智被你記說：「我了知：『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呢？』』舍利弗！當被這麼問時，你應該怎麼回答呢？」

「大德！如果他們這麼問我：『舍利弗學友！當怎樣知又怎樣見時，完全智被你記說：「我了知：『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呢？』』大德！當被這麼問時，我應該這麼回答：『學友！凡出生的因緣，以那個因緣的滅盡，在已盡時，「**我是已盡者**」被知道，知道「我是已盡者」後，我了知：「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大德！當被這麼問時，我應該這麼回答。」

「舍利弗！那麼，如果他們這麼問你：『舍利弗學友！那麼，生，什麼為因？什麼為集？什麼生的？什麼為根源？』舍利弗！當被這麼問時，你應該怎樣回答呢？」

「大德！如果我被這麼問：『舍利弗學友！那麼，生，什麼為因？什麼為集？什麼生的？什麼為根源？』大德！當被這麼問時，我應該這麼回答：『學友！生，有為因，有為集，有生的，有為根源。』大德！當被這麼問時，我應該這麼回答。」

「舍利弗！那麼，如果他們這麼問你：『舍利弗學友！那麼，有，什麼為因？什麼為集？什麼生的？什麼為根源？』舍利弗！當被這麼問時，你應該怎樣回答呢？」

「大德！如果我被這麼問：『舍利弗學友！那麼，有，什麼為因？什麼為集？什麼生的？什麼為根源？』大德！當被這麼問時，我應該這麼回答：『學友！有，取為因，取為集，取生的，取為根源。』大德！當被這麼問時，我應該這麼回答。」

「舍利弗！那麼，如果他們這麼問你：『舍利弗學友！那麼，取.....（中

12. 因緣相應

略)』」

「舍利弗！那麼，如果他們這麼問你：『舍利弗學友！那麼，渴愛，什麼為因？什麼為集？什麼生的？什麼為根源？』舍利弗！當被這麼問時，你應該怎樣回答呢？」

「大德！如果我被這麼問：『舍利弗學友！那麼，渴愛，什麼為因？什麼為集？什麼生的？什麼為根源？』大德！當被這麼問時，我應該這麼回答：『學友！渴愛，受為因，受為集，受生的，受為根源。』大德！當被這麼問時，我應該這麼回答。」

「舍利弗！那麼，如果他們這麼問你：『舍利弗學友！那麼，對你來說，當怎樣知又怎樣見時，在諸受上的歡喜它不出現呢？』舍利弗！當被這麼問時，你應該怎樣回答呢？」

「大德！如果我被這麼問：『舍利弗學友！那麼，對你來說，當怎樣知又怎樣見時，在諸受上的歡喜它不出現呢？』大德！當被這麼問時，我應該這麼回答：『學友！有這三受，哪三個呢？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學友！這三受是無常的，「凡無常者都是苦的」被知道，凡在諸受上的歡喜它不出現。』大德！當被這麼問時，我應該這麼回答。」

「舍利弗！好！好！舍利弗！這也是就這件事情以簡要記說的方式：『凡任何受都在苦中。』

舍利弗！那麼，如果他們這麼問你：『舍利弗學友！那麼，從怎樣的解脫而完全智被你記說：「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呢？』舍利弗！當被這麼問時，你應該怎樣回答呢？」

「大德！如果我被這麼問：『舍利弗學友！那麼，從怎樣的解脫而完全智被你記說：「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呢？』大德！當被這麼問時，我應該這麼回答：『學友！**從自身內的解脫**，從一切執取的滅盡，我像這樣具念地住，當那樣具念地住時，諸煩惱不隨滲出，而且我不輕蔑自己。』大德！當被這麼問時，我應該這麼回答。」

「舍利弗！好！好！舍利弗！這也是就這件事情以簡要記說的方式：『凡被**沙門**說的煩惱，在那些上我不懷疑，「那些被我捨斷」我不疑惑。』」

世尊說這個。世尊說這個後，從座位起來後進入住處。

在那裡，世尊離去不久，尊者舍利弗召喚比丘們：

「學友們！世尊問我之前沒經歷過的第一個問題，對那個有我的遲鈍。學友們！但當世尊對我歡喜第一個問題，學友們！我對那個這麼想：『即使世尊整天以各種詞句、**各種法門**問我這件事情，我也整天以各種詞句、各種法門回答世尊

12. 因緣相應

這件事情；即使世尊整夜以各種詞句、各種法門問我這件事情，我也整夜以各種詞句、各種法門回答世尊這件事情；即使世尊整天整夜以各種詞句、各種法門問我這件事情，我也整天整夜以各種詞句、各種法門回答世尊這件事情；即使世尊兩天兩夜……（中略）即使世尊三天三夜……（中略）即使世尊四天四夜……（中略）即使世尊五天五夜……（中略）即使世尊六天六夜……（中略）即使世尊七天七夜以各種詞句、各種法門問我這件事情，我也七天七夜以各種詞句、各種法門回答世尊這件事情。』』

那時，剎帝利黑齒比丘從座位起來後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剎帝利黑齒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尊者舍利弗作獅子吼：『學友們！世尊問我之前沒經歷過的第一個問題，對那個有我的遲鈍。學友們！但當世尊對我歡喜第一個問題，學友們！我對那個這麼想：「即使世尊整天以各種詞句、各種法門問我這件事情，我也整天以各種詞句、各種法門回答世尊這件事情；即使世尊整夜以各種詞句、各種法門問我這件事情，我也整夜以各種詞句、各種法門回答世尊這件事情；即使世尊兩天兩夜……（中略）即使世尊三天三夜……（中略）即使世尊四天四夜……（中略）即使世尊五天五夜……（中略）即使世尊六天六夜……（中略）即使世尊七天七夜以各種詞句、各種法門問我這件事情，我也七天七夜以各種詞句、各種法門回答世尊這件事情。」』』

「比丘！對舍利弗來說，那個法界已被善通達，以該法界已被善通的狀態，即使我整天以各種詞句、各種法門問舍利弗這件事情，舍利弗也整天以各種詞句、各種法門回答我這件事情；即使我整夜以各種詞句、各種法門問舍利弗這件事情，舍利弗也整夜以各種詞句、各種法門回答我這件事情；即使我整天整夜以各種詞句、各種法門問舍利弗這件事情，舍利弗也整天整夜以各種詞句、各種法門回答我這件事情；即使我兩天兩夜以各種詞句、各種法門問舍利弗這件事情，舍利弗也兩天兩夜以各種詞句、各種法門回答我這件事情；即使我三天三夜以各種詞句、各種法門問舍利弗這件事情，舍利弗也三天三夜以各種詞句、各種法門回答我這件事情；即使我四天四夜以各種詞句、各種法門問舍利弗這件事情，舍利弗也四天四夜以各種詞句、各種法門回答我這件事情；即使我五天五夜以各種詞句、各種法門問舍利弗這件事情，舍利弗也五天五夜以各種詞句、各種法門回答我這件事情；即使我六天六夜以各種詞句、各種法門問舍利弗這件事情，舍利弗也六天六夜以各種詞句、各種法門回答我這件事情；即使我七天七夜以各種詞句、各種法門問舍利弗這件事情，舍利弗也七天七夜以各種詞句、各種法門回答

我這件事情。」

33. 智之事經

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我將教導四十四智之事，你們要聽它！你們要好好作意！我將說了。」

「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說這個：

「比丘們！什麼是四十四智之事呢？

在老死上的智、在老死集上的智、在老死滅上的智、在導向老死滅道跡上的智，在生上的智、在生集上的智、在生滅上的智、在導向生滅道跡上的智，在有上的智、在有集上的智、在有滅上的智、在導向有滅道跡上的智，在取上的智、在取集上的智、在取滅上的智、在導向取滅道跡上的智，在渴愛上的智、在渴愛集上的智、在渴愛滅上的智、在導向渴愛滅道跡上的智，在受上的智、在受集上的智、在受滅上的智、在導向受滅道跡上的智，在觸上的智.....（中略）在六處上的智.....在名色上的智.....識上的智.....在諸行上的智、在行集上的智、在行滅上的智、在導向行滅道跡上的智。比丘們！這些被稱為四十四智之事。

比丘們！而什麼是老死？凡所有眾生中，關於每一種眾生類的老、老衰、齒落、髮白、皮皺、壽命的衰退、諸根的退化，這被稱為老。凡所有眾生中，由於每一種眾生類的過世、滅亡、崩解、消失、死亡、壽終、諸蘊的崩解、屍體的捨棄[、[命根斷絕-MN.9, 92段](#)]，這被稱為死。像這樣，這個老與這個死，比丘們！這被稱為老死。

以生集而有老死集(而老死集存在)，以生滅而有老死滅，這八支聖道就是導向老死滅道跡，即：正見.....（中略）正定。

比丘們！當聖弟子這樣知道老死，這樣知道老死集，這樣知道老死滅，這樣知道導向老死滅道跡，這是他的法智。他以已見、已知、已即時獲得、已深入此法而導此於過去、未來：

『凡過去世的沙門或婆羅門曾證知老死，曾證知老死集，曾證知老死滅，曾證知導向老死滅道跡者，他們就曾這麼證知一切，猶如現在的我。

凡未來世的沙門或婆羅門將證知老死，將證知老死集，將證知老死滅，將證知導向老死滅道跡者，他們就將這麼證知證一切，猶如現在的我。』這是他的類

12. 因緣相應

比智。

比丘們！當聖弟子的這二種智：法智與類比智，成為遍純淨的、淨化的，比丘們！這位聖弟子被稱為『見具足者』，及『看見具足者』，及『來到這正法者』，及『他看見這正法』，及『具備有學之智者』，及『具備有學之明者』，及『進入法流者』，及『洞察慧之聖者』，及『他敲打不死之門後住立』。

比丘們！而什麼是生？……（中略）比丘們！而什麼是有？……比丘們！而什麼是取？……比丘們！而什麼是渴愛？……比丘們！而什麼是受？……比丘們！而什麼是觸？……比丘們！而什麼是六處？……比丘們！而什麼是名色？……比丘們！而什麼是識？……比丘們！而什麼是諸行？有這三種行：身行、語行、心行，比丘們！這些被稱為諸行。

以無明集而有行集，以無明滅而有行滅，這八支聖道就是導向行滅道跡，即：正見……（中略）正定。

比丘們！當聖弟子這魔知道諸行，這魔知道行集，這魔知道行滅，這魔知道導向行滅道跡，這是他的法智。他以已見、已知、已即時獲得、已深入此法而導此於過去與未來：

『凡過去世的沙門或婆羅門曾證知諸行，曾證知行集，曾證知行滅，曾證知導向行滅道跡者，他們就曾這麼證知一切，猶如現在的我。』

凡未來世的沙門或婆羅門將證知諸行，將證知行集，將證知行滅，將證知導向行滅道跡者，他們就將這麼證知一切，猶如現在的我。』這是他的類比智。

比丘們！當聖弟子的這二種智：法智與類比智，成為遍純淨的、淨化的，比丘們！這位聖弟子被稱為『見具足者』，及『看見具足者』，及『來到這正法者』，及『他看見這正法』，及『具備有學之智者』，及『具備有學之明者』，及『進入法流者』，及『洞察慧之聖者』，及『他敲打之門後住立』。』

34. 智之事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我將教導七十七智之事，你們要聽它！你們要好好作意！我將說了。」

「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說這個：

「比丘們！什麼是七十七智之事呢？『以生為緣而有老死(而老死存在)』智、『在生不存在時老死不存在』智，過去世『以生為緣而有老死』智、『在生不存在時老死不存在』智，未來世『以生為緣而有老死』智、『在生不存在時老死不存在』智，『凡他的那個法住智也是滅盡法、消散法、褪去法、滅法』智。

『以有為緣而有生』智……（中略）『以取為緣而有有』智……『以渴愛為緣而有取』智……『以受為緣而有渴愛』智……『以觸為緣而有受』智……『以六處為緣而有觸』智……『以名色為緣而有六處』智……『以識為緣而有名色』智……『以行為緣而有識』智……『以無明為緣而有諸行』智、『在無明不存在時諸行不存在』智，過去世『以無明為緣而有諸行』智、『在無明不存在時諸行不存在』智，未來世『以無明為緣而有諸行』智、『在無明不存在時諸行不存在』智，『凡他的那個法住智也是滅盡法、消散法、褪去法、滅法』智，比丘們！這些被稱為七十七智之事。」

35. 無明為緣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以無明為緣而有諸行(而諸行存在)；以行為緣而有識……（中略）這個樣是這個整個苦蘊的集。」

當這麼說時，某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那麼，什麼是老死？還有，這個老死屬於誰？」

「不適當的問題。」世尊說。

「比丘！凡如果他說：『什麼是老死？還有，這個老死屬於誰？』比丘！或凡如果他說：『老死是一，還有，這個老死屬於另一。(老死與有老死者不同)』這兩者同一意義，僅字句不同。

比丘！存在於『命即是身體』之見中，梵行生活不存在，比丘！或存在於『命是一，身體是另一』之見中，梵行生活不存在。

比丘！不走入這個些那些兩個邊後，如來以中間教導法：『以生為緣而有老死。』」

「大德！那麼，什麼是生？還有，這個生屬於誰？」

「不是適當的問題。」世尊說。

「比丘！凡如果他說：『什麼是生？還有，這個生屬於誰？』比丘！或凡如果他說：『生是一，還有，這個生屬於另一。』這兩者同一意義，僅字句不同。

12. 因緣相應

比丘！存在於『命即是身體』之見中，梵行生活不存在，比丘！或存在於『命是一身體是另一』之見中，梵行生活不存在。

比丘！不走入這個些那些兩個邊後，如來以中間教導法：『以有為緣而有生。』』

「大德！什麼是有？還有，這個有屬於誰？」

「不是適當的問題。」世尊說。

「比丘！凡如果他說：『什麼是有？還有，這個有屬於誰？』比丘！或凡如果他說：『有是一，還有，這個有屬於另一。』這兩者同一意義，僅字句不同。

比丘！存在於『命即是身體』之見中，梵行生活不存在，比丘！或存在於『命是一身體是另一』之見中，梵行生活不存在。

比丘！不走入這個些那些兩個邊後，如來以中間教導法：『以取為緣而有有。』』

「.....（中略）『以渴愛為緣而有取。』.....『以受為緣而有渴愛。』.....『以觸為緣而有受。』.....『以六處為緣而有觸。』.....『以名色為緣而有六處。』.....『以識為緣而有名色。』.....『以行為緣而有識。』」

「大德！什麼是諸行？還有，這些諸行屬於誰？」

「不是適當的問題。」世尊說。

「比丘！凡如果他說：『什麼是諸行？還有，這個行屬於誰？』比丘！或凡如果他說：『諸行是一，還有，這些諸行屬於另一。』這兩者同一意義，僅字句不同。

比丘！存在於『命即是身體』之見中，梵行生活不存在，比丘！或存在於『命是一身體是另一』之見中，梵行生活不存在。

比丘！不走入這個些那些兩個邊後，如來以中間教導法：『以無明為緣而有諸行。』』

比丘！但就以無明的無餘褪去與滅，凡任何他的那些歪曲、相違、扭曲：『什麼是老死？還有，這個老死屬於誰？』或『老死是一，還有，這個老死屬於另一。』或『命即是身體。』或『命是一身體是另一。』他的那一切都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

比丘！但就以無明的無餘褪去與滅，任何他的那些歪曲、相違、扭曲：『什麼是生？還有，這個生屬於誰？』或『生是一，還有，這個生屬於另一。』或『命即是身體。』或『命是一身體是另一。』他的那一切都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

比丘！但就以無明的無餘褪去與滅，凡任何他的那些歪曲、相違、扭

曲：『什麼是有？……（中略）什麼是取？……什麼是渴愛？……什麼是受？……什麼是觸？……什麼是六處？……什麼是名色？……什麼是識？……』……（中略）。

比丘！但就以無明的無餘褪去與滅，凡任何他的那些歪曲、相違、扭曲：『什麼是諸行？還有，這些諸行屬於誰？』或『諸行是一，還有，這些諸行屬於另一。』或『命即是身體。』或『命是一身體是另一。』他的那一切都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

36. 無明為緣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以無明為緣而有諸行(而諸行存在)；以行為緣而有識……（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集。

比丘們！凡如果他說：『什麼是老死？還有，這個老死屬於誰？』比丘們！或凡如果他說：『老死是一，還有，這個老死屬於另一。(老死與有老死者不同)』這兩者同一意義，僅字句不同。

比丘們！存在於『命即是身體』之見中，梵行生活不存在，比丘們！或存在於『命是一，身體是另一』之見中，梵行生活不存在。

比丘們！不走入這個些兩個邊後，如來以中間教導法：『以生為緣而有老死。』

『什麼是生？……（中略）什麼是有？……什麼是取？……什麼是渴愛？……什麼是受？……什麼是觸？……什麼是六處？……什麼是名色？……什麼是識？還有，這個老死屬於誰？』……。

比丘們！凡如果他說：『什麼是諸行？還有，這個行屬於誰？』比丘們！或凡如果他說：『諸行是一，還有，這些諸行屬於另一。』這兩者同一意義，僅字句不同。

比丘們！存在於『命即是身體』之見中，梵行生活不存在，比丘們！或存在於『命是一身體是另一』之見中，梵行生活不存在。

比丘們！不走入這個些兩個邊後，如來以中間教導法：『以無明為緣而有諸行。』

比丘們！但就以無明的無餘褪去與滅，所有的歪曲、相違、猶豫：『什麼是老死？而這老死又是誰的？』或者『老死是一件事，而這老死又屬誰是另一件

12. 因緣相應

事。』或者『命即是身體。』或者『命是一身體是另一。』這一切都已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

比丘們！但就以無明的無餘褪去與滅，凡任何他的那些歪曲、相違、扭曲：『什麼是生？……（中略）什麼是有？……什麼是取？……什麼是渴愛？……什麼是受？……什麼是觸？……什麼是六處？……什麼是名色？……什麼是識？還有，這個老死屬於誰？』……。

比丘們！但就以無明的無餘褪去與滅，凡任何他的那些歪曲、相違、扭曲：『什麼是諸行？還有，這些諸行屬於誰？』或『諸行是一，還有，這些諸行屬於另一。』或『命即是身體。』或『命是一身體是另一。』他的那一切都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

37. 非你們的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這個身體不是你們的，也不是其他人的，比丘們！這是舊業，應該被看作被造作的、被思所製造的、能被感受的。

比丘們！在那裡，**有聽聞之聖弟子**就徹底地如理作意緣起：『像這樣，在這個存在時那個存在，以這個的生起那個生起。在這個不存在時那個不存在，以這個的滅那個被滅，即：以無明為緣而有諸行(而諸行存在)；以行為緣而有識……（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集。但就以無明的無餘褪去與滅而有行滅(而行滅存在)；以行滅而有識滅……（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滅。』」

38. 思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凡他意圖**，與**凡他計畫**(遍計)，以及**凡他潛伏**，這個識存續的所緣存在。在所緣存在時，識的立足處存在；在那個識被住立被增長時，**未來再有的出生**存在；在未來再有的出生存在時，未來生、老、死、愁、悲、苦、憂、絕望存在，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集。

比丘們！如果他不意圖，如果他不計畫，如果他還潛伏，這個識存續的所緣存在。在所緣存在時，識的立足處存在；在那個識被住立被增長時，未來再有的

12. 因緣相應

出生存在；在未來再有的出生存在時，未來生、老、死、愁、悲、苦、憂、絕望存在，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集。

比丘們！但當他既不意圖，他也不計畫、不潛伏，這個識存續的所緣不存在。在所緣不存在時，識的立足處不存在；在那個識不被住立不被增長時，未來再有的出生不存在；在未來再有的出生不存在時，未來生、老、死、愁、悲、苦、憂、絕望被滅，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滅。」

39. 思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比丘們！凡他意圖，與凡他計畫(遍計)，以及凡他潛伏，這個識存續的所緣存在。在所緣存在時，識的立足處存在；在那個識被住立被增長時，名色的下生存在；以名色為緣而有六處(而六處存在)；以六處為緣而有觸；以觸為緣而有受.....（中略）渴愛.....取.....有.....生.....生起老、死、愁、悲、苦、憂、絕望，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集。

比丘們！如果他不意圖，如果他不計畫，如果他還潛伏，這個識存續的所緣存在。在所緣存在時，識的立足處存在；在那個識被住立被增長時，名色的下生存在；以名色為緣而有六處.....（中略）這是這整個苦蘊的集。

比丘們！但當他既不意圖，他也不計畫、不潛伏，這個識存續的所緣不存在。在所緣不存在時，識的立足處不存在；在那個識不被住立不被增長時，名色的下生不存在；以名色滅而六處滅.....（中略）這是這整個苦蘊的滅。」

40. 思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比丘們！凡他意圖，與凡他計畫(遍計)，以及凡他潛伏，這個識存續的所緣存在。在所緣存在時，識的立足處存在；在那個識被住立被增長時，傾向存在；在傾向存在時，來去存在；在來去存在時，死亡與往生存在；在死亡與往生存在時，未來生、老、死、愁、悲、苦、憂、絕望存在，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集。

比丘們！如果他不意圖，如果他不計畫，如果他還潛伏，這個識存續的所緣存在。在所緣存在時，識的立足處存在；在那個識被住立被增長時，傾向存在；

在傾向存在時，來去存在；在來去存在時，死亡與往生存在；在死亡與往生存在時，未來生、老、死、愁、悲、苦、憂、絕望存在，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集。

比丘們！但當他既不意圖，他也不計畫、不潛伏，這個識存續的所緣不存在。在所緣不存在時，識的立足處不存在；在那個識不被住立不被增長時，傾向不存在；在傾向不存在時，來去不存在；在來不去存在時，死亡與往生不存在；在死亡與往生不存在時，未來老、死、愁、悲、苦、憂、絕望被滅，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滅。」

剎帝利黑齒品第四，其攝頌：

「這已生成的與黑齒，智之事二則，
以無明為緣二則，非你們的、思三則。」

屋主品(41-50)

41. 五恐怖與怨恨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那時，屋主給孤獨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世尊對在一旁坐下的屋主給孤獨說這個：

「屋主！當聖弟子的五恐怖與怨恨被平息，與具備四入流支，以及對他來說，聖方法(理趣)被慧善見、善洞察，當他希望時，就能以自己記說自己：『我是地獄已盡者，畜生界已盡者，餓鬼界已盡者，苦界、惡趣、下界已盡者，我是入流者，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

哪五個恐怖與怨恨被平息呢？屋主！凡為殺生者，以殺生為緣產生當生的恐怖與怨恨，也產生來生的恐怖與怨恨，也感受心的憂苦，這樣，對離殺生者來說，那個恐怖與怨恨被平息。

屋主！凡為未給予而取者，以未給予而取為緣產生當生的恐怖與怨恨，也產生來生的恐怖與怨恨，也感受心的憂苦，這樣，對離未給予而取者來說，那個恐怖與怨恨被平息。

屋主！凡為邪淫者，以邪淫為緣產生當生的恐怖與怨恨，也產生來生的恐怖與怨恨，也感受心的憂苦，這樣，對離邪淫者來說，那個恐怖與怨恨被平息。

12. 因緣相應

屋主！凡為妄語者，以妄語為緣產生當生的恐怖與怨恨，也產生來生的恐怖與怨恨，也感受心的憂苦，這樣，對離妄語者來說，那個恐怖與怨恨被平息。

屋主！凡為穀酒、果酒、酒放逸處者，以穀酒、果酒、酒放逸處為緣產生當生的恐怖與怨恨，也產生來生的恐怖與怨恨，也感受心的憂苦，這樣，對離穀酒、果酒、酒放逸處者來說，那個恐怖與怨恨被平息。這些是五個恐怖與怨恨被平息。

具備哪四入流支呢？屋主！這裡，聖弟子對佛具備不壞淨：『像這樣，那位世尊是阿羅漢、遍正覺者、明與行具足者、善逝、世間知者、應該被調御人的無上調御者、人天之師、佛陀、世尊。』

對法具備不壞淨：『法是被世尊善說的、直接可見的、即時的、請你來看的、能引導的、應該被智者各自經驗的。』

對僧團具備不壞淨：『世尊的弟子僧團是依善而行者，世尊的弟子僧團是依正直而行者，世尊的弟子僧團是依真理而行者，世尊的弟子僧團是如法而行者，即：四雙之人、八輩之士，這世尊的弟子僧團應該被奉獻、應該被供奉、應該被供養、應該被合掌，為世間的無上福田。』

具備聖者所愛戒：『無毀壞的、無瑕疵的、無污點的、無雜色的、自由的、智者所稱讚的、不取著的、導向定的。』具備這四入流支。

什麼是以及對他來說聖方法(理趣)被慧善見、善洞察呢？屋主！這裡，聖弟子就徹底地如理作意緣起：『像這樣，在這個存在時有那個；以這個的生起，則那個生起；這樣，當這個不存在時那個不存在；以這個的滅，則那個被滅，即：以無明為緣而有諸行(而諸行存在)；以行為緣而有識……（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集。但以無明的無餘褪去與滅而有行滅(而行滅存在)……（中略）以觸滅而有受滅；以受滅而有渴愛滅……（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滅。』這是對他來說聖方法(理趣)被慧善見、善洞察。

屋主！當聖弟子的五恐怖與怨恨被平息，與具備四入流支，以及對他來說聖方法(理趣)被慧善見、善洞察，當他希望時，就能以自己記說自己：『我是地獄已盡者，畜生界已盡者，餓鬼界已盡者，苦界、惡趣、下界已盡者，我是入流者，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SN.55.28, AN.10.92]

42. 五恐怖與怨恨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12. 因緣相應

「比丘們！當聖弟子的五恐怖與怨恨被平息，與具備四入流支，以及對他來說聖方法(理趣)被慧善見、善洞察，當他希望時，就能以自己記說自己：『我是地獄已盡者，畜生界已盡者，餓鬼界已盡者，苦界、惡趣、下界已盡者，我是入流者，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SN.55.29]

哪五個恐怖與怨恨已平息呢？比丘們！凡為殺生者……（中略）比丘們！凡為邪淫者……（中略）比丘們！凡為妄語者……（中略）比丘們！凡為穀酒、果酒、酒放逸處者……（中略）。這五個恐怖與怨恨已平息。

具備哪四入流支呢？比丘們！這裡，聖弟子對佛……（中略）對法……對僧團……具備聖者所愛戒……。具備這四入流支。

什麼是以及對他來說聖方法(理趣)被慧善見、善洞察呢？比丘們！這裡，就徹底地如理作意緣起……（中略）[SN.12.41]。這是對他來說聖方法(理趣)被慧善見、善洞察。

「比丘們！當聖弟子的五恐怖與怨恨被平息，與具備四入流支，以及對他來說聖方法(理趣)被慧善見、善洞察，當他希望時，就能以自己記說自己：『我是地獄已盡者，畜生界已盡者，餓鬼界已盡者，苦界、惡趣、下界已盡者，我是入流者，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AN.9.28]

43. 苦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我將教導苦的集起與滅沒，你們要聽它！你們要好好作意！我將說了。」

「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說這個：

「比丘們！什麼是苦的集起？緣於眼與諸色生起眼識，三者的會合而有觸，以觸為緣而有受(而受存在)，以受為緣而有渴愛，比丘們！這是苦的集起。」

緣於耳與諸聲音生起耳識……（中略）緣於鼻與諸氣味……（中略）緣於舌與諸味道……（中略）緣於身與諸所觸……（中略）緣於意與諸法生起意識，三者的會合為觸，以觸為緣而有受，以受為緣而有渴愛，比丘們！這是苦的集起。

比丘們！什麼是苦的滅沒？緣於眼與諸色生起眼識，三者的會合而有觸，以觸為緣而有受，以受為緣而有渴愛，就以那個渴愛的無餘褪去與滅而有取滅(而取

12. 因緣相應

滅存在)，以取滅而有有滅，以有滅而有生滅，以生滅而老、死、愁、悲、苦、憂、絕望被滅，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滅，比丘們！這是苦的滅沒。

緣於耳與諸聲音生起耳識……（中略）緣於鼻與諸氣味……（中略）緣於舌與諸味道……（中略）緣於身與諸所觸……（中略）緣於意與諸法生起意識，三者的會合為觸，以觸為緣而有受，以受為緣而有渴愛，就以那個渴愛的無餘褪去與滅而有取滅，以取滅而有有滅，以有滅而有生滅，以生滅而老、死、愁、悲、苦、憂、絕望被滅，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滅，比丘們！這是苦的滅沒。」[SN.35.106]

44. 世間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我將教導世間的集起與滅沒，你們要聽它！你們要好好作意！我將說了。」

「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說這個：

「比丘們！什麼是世間的集起？緣於眼與諸色生起眼識，三者的會合而有觸，以觸為緣而有受(而受存在)，以受為緣而有渴愛，以渴愛為緣而有取，以取為緣而有有，以有為緣而有生，以生為緣而老、死、愁、悲、苦、憂、絕望生起，比丘們！這是世間的集起。

緣於耳與諸聲音……（中略）緣於鼻與諸氣味……緣於舌與諸味道……緣於身與諸所觸……緣於意與諸法生起意識，三者的會合為觸，以觸為緣而有受……（中略）以生為緣而老、死、愁、悲、苦、憂、絕望生起，比丘們！這是世間的集起。

比丘們！什麼是世間的滅沒？緣於眼與諸色生起眼識，三者的會合而有觸，以觸為緣而有受，以受為緣而有渴愛，就以那個渴愛的無餘褪去與滅而有取滅(而取滅存在)，以取滅而有有滅……（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滅，比丘們！這是世間的滅沒。

緣於耳與諸聲音……（中略）緣於鼻與諸氣味……緣於舌與諸味道……緣於身與諸所觸……緣於意與諸法生起意識，三者的會合為觸，以觸為緣而有受，以受為緣而有渴愛，就以那個渴愛的無餘褪去與滅而有取滅，以取滅而有有滅……（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滅，比丘們！這是世間的滅沒。」[SN.35.107]

45. 親戚村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親戚村的磚屋中。

那時，獨處、獨坐的世尊說這個法的教說：

「緣於眼與諸色生起眼識，三者的會合而有觸，以觸為緣而有受(而受存在)，以受為緣而有渴愛，以渴愛為緣而有取……（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集。」

緣於耳與諸聲音……（中略）緣於意與諸法生起意識，三者的會合為觸，以觸為緣而有受，以受為緣而有渴愛，以渴愛為緣而有取……（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集。

緣於眼與諸色生起眼識，三者的會合而有觸，以觸為緣而有受，以受為緣而有渴愛，就以那個渴愛的無餘褪去與滅而取滅(而取滅存在)，以取滅而有有滅……（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滅。

緣於耳與諸聲音……（中略）緣於鼻與諸氣味……（中略）緣於舌與諸味道……（中略）緣於身與諸所觸……（中略）緣於意與諸法生起意識，三者的會合為觸，以觸為緣而有受，以受為緣而有渴愛，就以那個渴愛的無餘褪去與滅而有取滅，以取滅而有有滅……（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滅。」

當時，某位比丘站立對世尊屏息側聽。世尊看見站立屏息側聽的那位比丘。看見後，對那位比丘說這個：

「比丘！你聽到這個法的教說了嗎？」

「是的，大德！」

「比丘！你要學習這法的教說，比丘！你要學得這個法的教說，比丘！你要憶持這個法的教說，比丘！這個法的教說是具利益的，是梵行的基礎。」 [SN.35.113]

46. 某位婆羅門經

住在舍衛城。

那時，某位婆羅門去見世尊。抵達後，與世尊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那位婆羅門對世尊說這個：

「怎麼樣，喬達摩先生！那麼，『他做，他感受。』嗎？」

「『他做，他感受』，婆羅門！這是一邊。」

12. 因緣相應

「喬達摩先生！那樣的話，『一個做，另一個感受。』嗎？」

「『一個做，另一個感受。』婆羅門！這是第二邊。

婆羅門！不走入這些那些兩個邊後，[如來](#)以中間教導法：『以無明為緣而有諸行(而諸行存在)；以行為緣而有識……（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集。

但就以無明的無餘褪去與滅而有行滅(而行滅存在)；以行滅而有識滅……（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滅。』」

當這麼說時，那位婆羅門對世尊說：

「太偉大了，喬達摩先生！太偉大了，喬達摩先生！……（中略）請喬達摩尊師記得我為優婆塞，從今天起終生歸依。」

47. 若奴索尼經

住在舍衛城。

那時，[若奴索尼](#)婆羅門去見世尊。抵達後，與世尊互相……（中略）在一旁坐下的若奴索尼婆羅門對世尊說這個：

「怎麼樣，[喬達摩](#)先生！那麼，一切存在嗎？」

「婆羅門！『一切存在』，這是一邊。」

「喬達摩先生！那樣的話，一切不存在嗎？」

「婆羅門！『一切不存在』，這是第二邊。婆羅門！不走入這些那些兩個邊後，[如來](#)以中間教導法：『以無明為緣而有諸行(而諸行存在)；以行為緣而有識……（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集。但就以無明的無餘褪去與滅而行滅；以行滅而有識滅……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滅。』」

當這麼說時，若奴索尼婆羅門對世尊說這個：

「太偉大了，喬達摩先生！……（中略）從今天起終生歸依。」

48. 順世派經

住在舍衛城。

那時，[順世派](#)婆羅門去見世尊。抵達後，與世尊互相……（中略）在一旁坐下的順世派婆羅門對世尊說這個：

「怎麼樣，[喬達摩](#)先生！一切存在嗎？」

12. 因緣相應

「婆羅門！『一切存在』，這是最古老的世間論(順世論)。」

「怎麼樣，喬達摩先生！那麼，一切不存在嗎？」

「婆羅門！『一切不存在』，這是第二種世間論。」

「怎麼樣，喬達摩先生！一切是單一狀態嗎？」

「婆羅門！『一切是單一的』，這是第三種世間論。」

「怎麼樣，喬達摩先生！那麼，一切是別異狀態嗎？」

「婆羅門！『一切是別異狀態』，這是第四種世間論。」

婆羅門！不走入這些那些兩個邊後，如來以中間教導法：『以無明為緣而有諸行(而諸行存在)；以行為緣而有識……（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集。但就以無明的無餘褪去與滅而行滅；以行滅而有識滅……（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滅。』

當這麼說時，順世派婆羅門對世尊說這個：

「太偉大了，喬達摩先生！……（中略）從今天起終生歸依。」

49. 聖弟子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有聽聞之聖弟子不這麼想：『在什麼存在時什麼存在呢？以什麼的生起什麼生起呢？(在什麼存在時諸行存在呢？在什麼存在時識存在呢？)在什麼存在時名色存在呢？在什麼存在時六處存在呢？在什麼存在時觸存在呢？在什麼存在時受存在呢？在什麼存在時渴愛存在呢？在什麼存在時取存在呢？在什麼存在時有存在呢？在什麼存在時生存在呢？在什麼存在時老死存在呢？』」

比丘們！然後，有聽聞之聖弟子在這裡就有不依賴他人(不以他人為緣)之智：『在這個存在時那個存在，以這個的生起那個生起，(在無明存在時諸行存在，在諸行存在時識存在，)在識存在時名色存在，在名色存在時六處存在，在六處存在時觸存在，在觸存在時受存在，在受存在時渴愛存在，在渴愛存在時取存在，在取存在時有存在，在有存在時生存在，在生存在時老死存在。』

他這麼知道：『這樣，這世間集起。』

比丘們！有聽聞之聖弟子不這麼想：『在什麼不存在時什麼不存在呢？以什麼的滅什麼被滅呢？(在什麼不存在時諸行不存在呢？在什麼不存在時識不存在呢？)在什麼不存在時名色不存在呢？在什麼不存在時六處不存在呢？在什麼不存在時觸不存在呢？在什麼不存在時受不存在呢？在什麼不存在時渴愛不存在呢？』

12. 因緣相應

在什麼不存在時取不存在呢？在什麼不存在時有不存在呢？在什麼不存在時生不存在呢？在什麼不存在時老死不存在呢？』

比丘們！然後，有聽聞之聖弟子在這裡就有不依賴他人之智：『在這個不存在時那個不存在，以這個的滅那個被滅，(在無明不存在時諸行不存在，在諸行不存在時識不存在，)在識不存在時名色不存在，在名色不存在時六處不存在..... (中略) 有不存在.....生不存在，在生不存在時老死不存在。』

他這麼知道：『這樣，這世間被滅。』

比丘們！當有聽聞之聖弟子這麼如實知道世間的集起與滅沒，這位聖弟子被稱為『見具足者』..... (中略) 及『他敲打不死之門後住立』。」

50. 聖弟子經

住在舍衛城..... (中略) 。

「比丘們！有聽聞之聖弟子不這麼想：『在什麼存在時什麼存在呢？以什麼的生起什麼生起呢？在什麼存在時諸行存在呢？在什麼存在時識存在呢？在什麼存在時名色存在呢？在什麼存在時六處存在呢？在什麼存在時觸存在呢？在什麼存在時受存在呢？在什麼存在時渴愛存在呢？在什麼存在時取存在呢？在什麼存在時有存在呢？在什麼存在時生存在呢？在什麼存在時老死存在呢？』

比丘們！然後，有聽聞之聖弟子在這裡就有不依賴他人(不以他人為緣)之智：『在這個存在時那個存在，以這個的生起那個生起，在無明存在時諸行存在，在諸行存在時識存在，在識存在時名色存在，在名色存在時六處存在，在六處存在時觸存在，在觸存在時受存在，在受存在時渴愛存在，在渴愛存在時取存在，在取存在時有存在，在有存在時生存在，在生存在時老死存在。』

他這麼知道：『這樣，這世間集起。』

比丘們！有聽聞之聖弟子不這麼想：『在什麼不存在時什麼不存在呢？以什麼的滅什麼被滅呢？在什麼不存在時諸行不存在呢？在什麼不存在時識不存在呢？在什麼不存在時名色不存在呢？在什麼不存在時六處不存在呢？在什麼不存在時觸不存在呢？在什麼不存在時受不存在呢？在什麼不存在時渴愛不存在呢？在什麼不存在時取不存在呢？在什麼不存在時有不存在呢？在什麼不存在時生不存在呢？在什麼不存在時老死不存在呢？』

比丘們！然後，有聽聞之聖弟子在這裡就有不依賴他人之智：『在這個不存在時那個不存在，以這個的滅那個被滅，在無明不存在時諸行不存在，在諸行不

12. 因緣相應

存在時識不存在，在識不存在時名色不存在，在名色不存在時六處不存在……（中略）有不存在……生不存在，在生不存在時老死不存在。』

他這麼知道：『這樣，這世間被滅。』

比丘們！當有聽聞之聖弟子這麼如實知道世間的集起與滅沒，比丘們！這位聖弟子被稱為『見具足者』，及『看見具足者』，及『來到這正法者』，及『他看見這正法』，及『具備有學之智者』，及『具備有學之明者』，及『進入法流者』，及『洞察慧之聖者』，及『他敲打不死之門後住立』。』

屋主品第五，其攝頌：

「五種恐怖與怨恨兩說，苦、世間以及親戚村，
某位與若奴索尼，以順世派為第八，
聖弟子兩說，此被稱為品。」

苦品(51-60)

51. 審慮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

在那裡，世尊召喚比丘們：「比丘們！」

「尊師！」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說這個：

「比丘們！當比丘審慮時，為了全部苦的完全滅盡，應該從哪方面審慮？」

「大德！我們的法是世尊為根本的、世尊為導引的、世尊為依歸的，大德！就請世尊說明這個所說的義理，那就好了！聽聞世尊的[教說]後，比丘們將會憶持。」

「比丘們！那樣的話，你們要聽！你們要好好作意！我將說了。」

「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說這個：

「比丘們！這裡，當比丘審慮時，他審慮：『凡這種種不同種類的老死苦在世間生起，這個苦，什麼為因？什麼為集？什麼生的？什麼為根源？在什麼存在

12. 因緣相應

時老死存在？在什麼不存在時老死不存在？』當他審慮時，他這麼知道：『凡這種種不同種類的老死苦在世間生起，這個苦，生為因，生為集，生的，生為根源，在生存在時老死存在；在生不存在時老死不存在。』

他知道老死、知道老死集、知道老死滅、知道適合導向老死減道跡。而像這樣的行者是隨法行者，比丘們！這位比丘被稱為，為了全部苦的完全滅盡、為了老死滅的行者。

然後，當更進一步審慮時，他審慮：『那麼，這個生，什麼為因？什麼為集？什麼生的？什麼為根源？在什麼存在時生存在？在什麼不存在時生不存在？』當他審慮時，他這麼知道：『生，有為因，有為集，有生的，有為根源，在有存在時生存在；在有不存在時生不存在。』

他知道生、知道生集、知道生滅、知道適合導向生滅道跡。而像這樣的行者是隨法行者，比丘們！這位比丘被稱為，為了全部苦的完全滅盡、為了生滅的行者。

然後，當更進一步審慮時，他審慮：『那麼，這個有，什麼是其因？……（中略）那麼，這個取，什麼是其因？……那麼，這個渴愛，什麼是其因？……受……觸……那麼，這個六處，什麼是其因？……那麼，這個名色……那麼，這個識……那麼，這些諸行，什麼為因？什麼為集？什麼生的？什麼為根源？在什麼存在時諸行存在？在什麼不存在時諸行不存在？』當他審慮時，他這麼知道：『諸行，無明為因，無明為集，無明生的，無明為根源，在無明存在時諸行存在；在無明不存在時諸行不存在。』

他知道諸行、知道行集、知道行滅、知道適合導向行滅道跡。而像這樣的行者是隨法行者，比丘們！這位比丘被稱為，為了全部苦的完全滅盡、為了行滅的行者。

比丘們！凡進入了無明的男子個人如果造作福行，則識是進入福的(轉生於福的)；如果造作非福行，則識是進入非福的；如果造作不動行，則識是進入不動的。

比丘們！當比丘的無明已被捨斷，明已被生起，他以無明的褪去，明的生起，既不造作福行，也不造作非福行、不造作不動行。當不造作、不製造思時，他在世間中不執取任何事物。不執取者不戰慄，不戰慄者就自己證涅槃，他知道：『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如果他感受樂受，他知道：『它是無常的。』他知道：『它是不被固執的。』他知道：『它是不被歡喜的。』如果他感受苦受，他知道：『它是無常的。』他知道：『它是不被固執的。』他知道：『它是不被歡喜的。』如果他感受不苦不

12. 因緣相應

樂受，他知道：『它是無常的。』他知道：『它是不被固執的。』他知道：『它是不被歡喜的。』如果他感受樂受，他離繫地感受它；如果他感受苦受，他離繫地感受它；如果他感受不苦不樂受，他離繫地感受它。

當他感受身體終了的感受時，他知道：『我感受身體終了的感受。』當感受生命終了的感受時，他知道：『我感受生命終了的感受。』他知道：『以身體的崩解，隨後生命耗盡，就在這裡，一切被感受的、不被歡喜的都將成為清涼，遺骸被留下(剩下)。』[MN.140, 362-365段]

比丘們！猶如男子從陶匠的窯取出熱陶壺後，使之住立在平地上，在那種情況下，這個熱它就在那裡平息，陶瓷碎片會剩下。同樣的，比丘們！當比丘感受身體終了的感受時，他知道：『我感受身體終了的感受。』當他感受生命終了的感受時，他知道：『我感受生命終了的感受。』他知道：『以身體的崩解，隨後生命耗盡，就在這裡，一切被感受的、不被歡喜的都將成為清涼，遺骸被留下。』

比丘們！你們怎麼想：煩惱已盡的比丘會造作福行、會造作非福行、會造作不動行嗎？」「大德！這確實不是。」

「又或，在全部行不存在時，以行滅，識會被你們知道嗎？」「大德！這確實不是。」

「又或，在全部識不存在時，以識滅，名色會被你們知道嗎？」「大德！這確實不是。」

「又或，在全部名色不存在時，以名色滅，六處會被你們知道嗎？」「大德！這確實不是。」

「又或，在全部六處不存在時，以六處滅，觸會被你們知道嗎？」「大德！這確實不是。」

「又或，在全部觸不存在時，以觸滅，受會被你們知道嗎？」「大德！這確實不是。」

「又或，在全部受不存在時，以受滅，渴愛會被你們知道嗎？」「大德！這確實不是。」

「又或，在全部渴愛不存在時，以渴愛滅，取會被你們知道嗎？」「大德！這確實不是。」

「又或，在全部取不存在時，以取滅，有會被你們知道嗎？」「大德！這確實不是。」

「又或，在全部有不存在時，以有滅，生會被你們知道嗎？」「大德！這確實不是。」

「又或，在全部生不存在時，以生滅，老死會被你們知道嗎？」「大德！這

12. 因緣相應

確實不是。」

「比丘們！好！好！比丘們！這正是這樣，沒有其它的了。比丘們！那件事你們對我要相信、要勝解，在這裡，你們要成為無疑惑的、無猶豫的，這就是苦的結束。」

52. 執取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對在會被執取的法上住於隨觀樂味者來說，渴愛增長，以渴愛為緣而有取(而取存在)，以取為緣而有有，以有為緣而有生，以生為緣而老、死、愁、悲、苦、憂、絕望生起，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集。

比丘們！猶如大火聚使十車的柴，或二十車的柴，或三十車的柴，或四十車的柴燃燒。在那裡，如果男子經常地投入乾草，與投入乾牛糞，以及投入乾柴，比丘們！這樣，那個大火聚有那個食物、那個燃料，它會長久地、長時間地燃燒。同樣的，比丘們！對在會被執取的法上住於隨觀樂味者來說，渴愛增長，以渴愛為緣而有取.....（中略）這是這整個苦蘊的集。

比丘們！對在會被執取的法上住於隨觀過患者來說，渴愛被滅，以渴愛滅而有取滅(而取滅存在)，以取滅而有有滅，以有滅而有生滅，以生滅而老、死、愁、悲、苦、憂、絕望被滅，這是這整個苦蘊的滅。

比丘們！猶如大火聚使十車的柴，或二十車的柴，或三十車的柴，或四十車的柴燃燒。在那裡，如果男子不經常投入乾草，也不投入乾牛糞，也不投入乾柴，比丘們！這樣，那大火聚以先前燃料的耗盡，與以其它的沒帶來，成為無食物的，它會熄滅。同樣的，比丘們！對在會被執取的法上住於隨觀過患者來說，渴愛被滅，以渴愛滅而有取滅.....（中略）這是這整個苦蘊的滅。」

53. 結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對在會被結縛的法上住於隨觀樂味者來說，渴愛增長，以渴愛為緣而有取(而取存在)，以取為緣而有有，以有為緣而有生，以生為緣而老、死、愁、悲、苦、憂、絕望生起，這是這整個苦蘊的集。

12. 因緣相應

比丘們！猶如緣於油，與緣於燈芯，油燈燃燒。在那裡，如果男子經常地灌入油、放置燈芯，比丘們！這樣，那個油燈有那個食物、那個燃料，它會長久地、長時間地燃燒。同樣的，比丘們！對在會被結縛的法上住於隨觀樂味者來說，渴愛增長，以渴愛為緣而有取，以取為緣而有有，以有為緣而有生，以生為緣而老、死、愁、悲、苦、憂、絕望生起，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集。

比丘們！對在會被結縛的法上住於隨觀過患者來說，渴愛被滅，以渴愛滅而有取滅(而取滅存在)，以取滅而有有滅，以有滅而有生滅，以生滅而老、死、愁、悲、苦、憂、絕望被滅，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滅。

比丘們！猶如緣於油，與緣於燈芯，油燈燃燒。在那裡，如果男子不經常地灌入油、放置燈芯，比丘們！這樣，那個油燈以先前燃料的耗盡，與以其它的沒帶來，成為無食物的，它會熄滅。同樣的，比丘們！對在會被結縛的法上住於隨觀過患者來說，渴愛被滅，以渴愛滅而有取滅.....（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滅。」

54. 結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猶如緣於油，與緣於燈芯，油燈燃燒。在那裡，如果男子經常地灌入油、放置燈芯，比丘們！這樣，那個油燈有那個食物、那個燃料，它會長久地、長時間地燃燒。同樣的，比丘們！對在會被結縛的法上住於隨觀樂味者來說，渴愛增長，以渴愛為緣而有取(而取存在).....（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集。

比丘們！猶如緣於油，與緣於燈芯，油燈燃燒。在那裡，如果男子不經常地灌入油、放置燈芯，比丘們！這樣，那個油燈以先前燃料的耗盡，與以其它的沒帶來，成為無食物的，它會熄滅。同樣的，比丘們！對在會被結縛的法上住於隨觀過患者來說，渴愛被滅，以渴愛滅而有取滅(而取滅存在).....（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滅。」

55. 大樹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12. 因緣相應

「比丘們！對在會被執取的法上住於隨觀樂味者來說，渴愛增長，以渴愛為緣而有取(而取存在)，以取為緣而有有……（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集。」

比丘們！猶如大樹，凡它向下走、向橫向走的諸根，那些全都向上帶來滋養素，比丘們！這樣，那棵大樹有那個食物、那個燃料，它會長久地、長時間地住立。同樣的，比丘們！對在會被執取的法上住於隨觀樂味者來說，渴愛增長，以渴愛為緣而有取……（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集。

比丘們！對在會被執取的法上住於隨觀過患者來說，渴愛被滅，以渴愛滅而有取滅(而取滅存在)，以取滅而有有滅……（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滅。

比丘們！猶如大樹，那時如果男子拿鋤頭、籃子後到來，他在根處切斷那棵樹，切斷後挖出根，挖出後拉出諸根乃至鬚根，他切那棵樹成細片，切成細片後使之破裂，使之破裂後做成粉末，做成粉末後在風與熱中使之乾枯，在風與熱中使之乾枯後以火燃燒，以火燃燒後做成灰，做成灰後在大風中吹走，或在急流的河中沖走。比丘們！這樣，那棵大樹根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同樣的，比丘們！對在會被執取的法上住於隨觀過患者來說，渴愛被滅，以渴愛滅而有取滅，以取滅而有有滅……（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滅。」

56. 大樹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猶如大樹，凡它向下走、向橫向走的諸根，那些全都向上帶來滋養素，比丘們！這樣，那棵大樹有那個食物、那個燃料，它會長久地、長時間地住立。同樣的，比丘們！對在會被執取的法上住於隨觀樂味者來說，渴愛增長，以渴愛為緣而有取(而取存在)……（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集。」

比丘們！猶如大樹，那時如果男子拿鋤頭、籃子後到來，他在根處切斷那棵樹，切斷後挖出根，挖出後拉出諸根……（中略[SN.12.55]）或在急流的河中沖走。比丘們！這樣，那棵大樹根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同樣的，比丘們！對在會被執取的法上住於隨觀過患者來說，渴愛被滅，以渴愛滅而有取滅(而取滅存在)……（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滅。」

57. 幼樹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對在會被結縛的法上住於隨觀樂味者來說，渴愛增長，以渴愛為緣而有取(而取存在).....（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集。」

比丘們！猶如幼樹，如果男子對它經常梳理諸根，經常給與土壤(培土)，經常給與水(灌溉)，比丘們！這樣，那棵幼樹有那個食物、那個燃料，它會來到生長、增長、廣大。同樣的，比丘們！對在會被結縛的法上住隨觀樂味者來說，渴愛增長，以渴愛為緣而有取.....（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集。」

比丘們！對在會被結縛的法上住於隨觀過患者來說，渴愛被滅，以渴愛滅而有取滅(而取滅存在).....（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滅。」

比丘們！猶如幼樹，那時如果男子拿鋤頭、籃子後到來.....（中略[SN.12.55]）或在急流的河中沖走。比丘們！這樣，那棵幼樹根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同樣的，比丘們！對在會被結縛的法上住於隨觀過患者來說，渴愛被滅，以渴愛滅而有取滅.....（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滅。」

58. 名色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對在會被結縛的法上住於隨觀樂味者來說，有名色的下生，以名色為緣而有六處(而六處存在).....（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集。」

比丘們！猶如大樹，凡它向下走、向橫向走的諸根，那些全都向上帶來滋養素，比丘們！這樣，那棵大樹有那個食物、那個燃料，它會長久地、長時間地住立。同樣的，比丘們！對在會被結縛的法上住於隨觀樂味者來說，有名色的下生.....（中略）。

比丘們！對在會被結縛的法上住於隨觀過患者來說，沒有名色的下生，以名色滅而有六處滅(而六處滅存在).....（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滅。」

比丘們！猶如大樹，如果男子拿鋤頭、籃子後到來.....（中略[SN.12.55]）為未來不生之物。同樣的，比丘們！對在會被結縛的法上住於隨觀過患者來說，沒有名色的下生，以名色滅而有六處滅.....（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滅。」

59. 識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對在會被結縛的法上住於隨觀樂味者來說，有識的下生，以識為緣而有名色(而名色存在).....（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集。」

比丘們！猶如大樹，凡它向下走、向橫向走的諸根.....（中略[SN.12.55]）。同樣的，比丘們！對在會被結縛的法上住於隨觀樂味者來說，有識的下生.....（中略）。

比丘們！對在會被結縛的法上住於隨觀過患者來說，沒有識的下生，以識滅而有名色滅(而名色滅存在).....（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滅。

比丘們！猶如大樹，如果男子拿鋤頭、籃子後到來.....（中略）為未來不生之物。同樣的，比丘們！對在會被結縛的法上住於隨觀過患者來說，沒有識的下生，以識滅而有名色滅.....（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滅。」

60. 因緣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俱盧國，名叫葛馬沙達馬的俱盧國城鎮。

那時，尊者阿難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阿難對世尊說這個：

「不可思議啊，大德！未曾有啊，大德！大德！這緣起是多麼甚深與顯現甚深，然而，對我來說，看起來像明顯明顯的。」

「阿難！不要這樣[說-DN.15]，阿難！不要這樣[說]，阿難！這緣起是甚深與顯現甚深的。阿難！由於這個法的不領悟、不通達，這樣，這世代成為糾纏的線軸、打結的線球，為蘆草與燈心草團，不能超越苦界、惡趣、下界、輪迴。」

阿難！對在會被執取的法上住於隨觀樂味者來說，渴愛增長，以渴愛為緣而有取(而取存在)，以取為緣而有有，以有為緣而有生，以生為緣而老、死、愁、悲、苦、憂、絕望生起，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集。

阿難！猶如大樹，凡它向下走、向橫向走的諸根，那些全都向上帶來滋養素，阿難！這樣，那棵大樹有那個食物、那個燃料，它會長久地、長時間地住立。同樣的，阿難！對在會被執取的法上住於隨觀樂味者來說，渴愛增長，以渴愛為緣而有取，以取為緣而有有.....（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集。

12. 因緣相應

阿難！對在會被執取的法上住於隨觀過患者來說，渴愛被滅，以渴愛滅而有取滅(而取滅存在)，以取滅而有有滅……（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滅。

阿難！猶如大樹，那時如果男子拿鋤頭、籃子後到來，他在根處切斷那棵樹，切斷後挖出根，挖出後拉出諸根乃至鬚根，他切那棵樹成細片，切成細片後使之破裂，使之破裂後做成粉末，做成粉末後在風與熱中使之乾枯，在風與熱中使之乾枯後以火燃燒，以火燃燒後做成灰，做成灰後在大風中吹走，或在急流的河中沖走。阿難！這樣，那棵大樹根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同樣的，阿難！對在會被執取的法上住於隨觀過患者來說，渴愛被滅，以渴愛滅而有取滅，以取滅而有有滅，以有滅而有生滅，以生滅而老、死、愁、悲、苦、憂、絕望被滅，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滅。」

苦品第十，其攝頌：

「審慮、執取，以及結二則，
大樹二則被說，以幼樹為第七，
名色、識，以及因緣、它們為十則。」

大品(61-70)

61. 未聽聞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中略）。

「比丘們！未聽聞的一般人在這四大之上會厭、離染、被解脫，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這四大之身的成長、衰退、拿起、捨棄被看見，因此，在那裡，未聽聞的一般人會厭、離染、被解脫。

比丘們！而凡這被這樣稱為『心』、『意』、『識』者，在那裡，未聽聞的一般人不足以厭，不足以離染，不足以被解脫，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因為對未聽聞的一般人來說，這長久地被固執，被當做自己的，被執取：『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的真我。』因此，在那裡，未聽聞的一般人不足以厭，不足以離染，不足以被解脫。

12. 因緣相應

比丘們！未聽聞的一般人如果握持這四大身為我比較好，而非心，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四大身一年住立著、二年住立著、三年住立著、四年住立著、五年住立著、十年住立著、二十年住立著、三十年住立著、四十年住立著、五十年住立著、一百年住立著、更久住立著被看見，比丘們！而凡這被稱為『心』、『意』、『識』者，它日與夜地都生起一個，另一個被滅。

比丘們！猶如在林野、森林中行走的猴子，牠抓住樹枝，放開那枝後抓住另一枝，[再]放開那枝後抓住另一枝。同樣的，比丘們！凡這被稱為『心』、『意』、『識』者，它日與夜地都生起一個，另一個被滅。

比丘們！在那裡，有聽聞之聖弟子都徹底地如理作意緣起：『像這樣，在這個存在時那個存在，以這個的生起那個生起。在這個不存在時那個不存在，以這個的滅那個被滅，即：以無明為緣而有諸行(而諸行存在)；以行為緣而有識……（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集。但以無明的無餘褪去與滅而有行滅(而行滅存在)；以行滅而有識滅……（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滅。』

比丘們！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色上厭，也在受上厭，也在想上厭，也在行上厭，也在識上厭；厭者離染，從離貪而被解脫，在已解脫時，有『[這是]解脫』之智，他知道：『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62. 未聽聞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未聽聞的一般人在這四大之身上會厭、離染、被解脫，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這四大之身的成長、衰退、拿起、捨棄被看見，因此，在那裡，未聽聞的一般人會厭、離染、被解脫。

比丘們！而凡這被這樣稱為『心』、『意』、『識』者，在那裡，未聽聞的一般人不足以厭，不足以離染，不足以被解脫，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因為對未聽聞的一般人來說，這長久地被固執，被當做自己的，被執取：『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的真我。』因此，在那裡，未聽聞的一般人不足以厭，不足以離染，不足以被解脫。

比丘們！未聽聞的一般人如果握持這四大身為我比較好，而非心，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四大身一年住立著、二年住立著、三年住立著、四年住立著、五年住立著、十年住立著、二十年住立著、三十年住立著、四十年住立

12. 因緣相應

著、五十年住立著、一百年住立著、更久住立著被看見，比丘們！而凡這被稱為『心』、『意』、『識』者，它日與夜地都生起一個，**另一個被滅**。

比丘們！在那裡，**有聽聞之聖弟子**都徹底地**如理作意緣起**：『像這樣，在這個存在時那個存在，以這個的生起那個生起。在這個不存在時那個不存在，以這個的滅**那個被滅**。』

比丘們！**緣於能被感受樂之觸**生起樂受，就以那個能被感受樂之觸的滅，凡對應它已感受的：緣於能被感受樂之觸所生起的樂受，它被滅，它被平息。

比丘們！緣於能被感受苦之觸生起苦受，就以那個能被感受苦之觸的滅，凡對應它已感受的：緣於能被感受苦之觸所生起的苦受，它被滅，它被平息。

比丘們！緣於能被感受不苦不樂之觸生起不苦不樂受，就以那個能被感受不苦不樂之觸的滅，凡對應它已感受的：緣於能被感受不苦不樂之觸所生起的不苦不樂受，它被滅，它被平息。

比丘們！猶如從兩塊柴的連結磨擦，熱產生，火生起。就從那兩塊柴的已作異分開，凡對應它的熱，它被滅，它被平息。同樣的，比丘們！緣於能被感受樂之觸生起樂受，就以那個能被感受樂之觸的滅，凡對應它已感受的：緣於能被感受樂之觸所生起的樂受，它被滅，它被平息。……（中略）緣於能被感受不苦不樂之觸生起不苦不樂受，就以那個能被感受不苦不樂之觸的滅，凡對應它已感受的：緣於能被感受不苦不樂之觸所生起的不苦不樂受，它被滅，它被平息。**[SN.36.10, SN.48.39, MN.140, 354-359段]**

比丘們！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色上厭，也在受上厭，也在想上厭，也在行上厭，也在識上厭；厭者離染，從**離貪**而被解脫，在已解脫時，**有『[這是]解脫』之智**，他知道：『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63. 如兒子的肉經

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有這四種食：為了已生成眾生的存續，或為了**求出生者的資助**。哪四種呢？**或粗或細的物質食物**，第二、**觸**，第三、**意思**，第四、**識**。比丘們！這些是四種食：為了已生成眾生的存續，或為了求出生者的資助。

比丘們！物質食物應該怎樣被看待？

12. 因緣相應

比丘們！猶如夫婦二人取少的糧食後，走向荒野道路，有他們所愛的、合意的獨子[同行]。比丘們！那時，凡荒野道路那夫婦二人的少量糧食，那個走到遍盡、耗盡，而還有他們剩餘未越過的荒野。比丘們！那時，那夫婦二人這麼想：『凡我們的少量糧食，那個已遍盡、已耗盡，而還有這剩餘未越過的荒野。讓我們殺這個所愛的、合意的獨子後，做肉乾與胡椒醃肉後，吃著兒子的肉，這樣我們越過那剩餘的荒野，不要我們三人全都滅亡。』

比丘們！那時，那夫婦二人殺這個所愛的、合意的獨子後，做肉乾與胡椒醃肉後，吃著兒子的肉，這樣越過那剩餘的荒野。他們吃兒子的肉，同時也搥胸：『在哪裡啊？獨子！在哪裡啊？獨子！』

比丘們！你們怎麼想：是否他們會為了享樂吃食物，或會為了陶醉吃食物，或會為了裝飾吃食物，或會為了莊嚴吃食物呢？」

「大德！這確實不是。」

「比丘們！他們只為了荒野的越過目的吃食物，不是嗎？」

「是的，大德！」

「同樣的，比丘們！我說：『物質食物應該被這麼看待。』

比丘們！在物質食物被遍知時，五種欲的貪被遍知；在五種欲的貪被遍知時，沒有那個結，聖弟子被該結結合會再來到這個世間。

比丘們！觸食應該怎樣被看待？

比丘們！猶如有無皮膚的母牛，如果牠依止牆站立，凡依止牆的那些生物類會叮咬牠；如果牠依止樹站立，凡依止樹的生物類會叮咬牠；如果牠依止水站立，凡依止水的生物類會叮咬牠；如果牠依止虛空站立，凡依止虛空的生物類會叮咬牠，比丘們！不論那頭無皮膚的母牛依止哪裡站立，凡依止該處的生物類都會叮咬牠。同樣的，比丘們！我說：『觸食應該這麼被看待。』

比丘們！在觸食被遍知時，三受被遍知；在三受被遍知時，我說：『對聖弟子來說沒有任何更應該做的。』

比丘們！意思食應該怎樣被看待？

比丘們！猶如在超過一人深的炭火坑中被充滿無焰、無煙的炭火。那時，如果有想要活命，不想要死，想要樂、厭逆苦的男子到來，兩位有力氣的男子各捉住那位一邊的手臂後，拉他向那個炭火坑，比丘們！那時，那位男子的思是遠離、希求是遠離、願求是遠離，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因為那位男子這麼想：『我將會跌落這個炭火坑，因那個之故我遭受死亡，或死亡程度的苦。』同樣的，比丘們！我說：『意思食應該這麼被看待。』

比丘們！在意思食被遍知時，三類渴愛被遍知；在三類渴愛被遍知時，我

12. 因緣相應

說：『對聖弟子來說沒有任何更應該做的。』

比丘們！識食應該怎樣被看待？

比丘們！猶如他們捉住盜賊犯罪者後使之見國王：『陛下！這位是你的盜賊犯罪者，請你對這位判決凡你想要的處罰吧。』

國王對他這麼說：『先生！請你們去，請你們在午前時以百槍擊這位男子。』在午前時他們以百槍擊他。

然後，在中午時國王這麼說：『喂！那位男子怎樣了？』『大王！同樣活著。』國王對他這麼說：『先生！請你們去，請你們在中午時以百槍擊那位男子。』在中午時他們以百槍擊他。

然後，在傍晚時國王這麼說：『喂！那位男子怎樣了？』『大王！同樣活著。』國王對他這麼說：『先生！請你們去，請你們在傍晚時以百槍擊那位男子。』傍晚時他們以百槍擊他。

比丘們！你們怎麼想：當那位男子日間被擊以三百槍，因那個之故他感受苦、憂，不是嗎？」

「大德！當即使被擊以一槍，因那個之故他感受苦、憂，更不用說當被擊以三百槍了。」

「同樣的，比丘們！我說：『識食應該這麼被看待。』

比丘們！在識食被遍知時，名色被遍知；在名色被遍知時，我說：『對聖弟子來說沒有任何更應該做的。』」

64. 有貪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有這四種食：為了已生成眾生的存續，或為了求出生者的資助，哪四種呢？**或粗或細的物質食物**，第二、**觸**，第三、**意思**，第四、**識**。比丘們！這些是四種食：為了已生成眾生的存續，或為了求出生者的資助。

比丘們！如果在物質食物上有貪，有歡喜，有渴愛，識在那裡被住立、被增長。識被住立、被增長之處，在那裡有名色的下生。有名色的下生之處，在那裡有諸行的生長。有諸行的生長之處，在那裡有未來再有的出生。有未來再有的出生之處，在那裡有未來的生、老、死。有未來的生、老、死之處，比丘們！我說：『那是有愁的，有悲的，有絕望的。』

12. 因緣相應

比丘們！如果在觸食上……（中略）比丘們！如果在意思食上……比丘們！如果在識食上有貪，有歡喜，有渴愛，在那裡識被住立、被增長。識被住立、被增長之處，在那裡有名色的下生。有名色的下生之處，在那裡有諸行的增長。有諸行的增長之處，在那裡有未來再有的出生。有未來再有的出生之處，在那裡有未來的生、老、死。有未來的生、老、死之處，比丘們！我說：『那是有愁的，有悲的，有絕望的。』

比丘們！猶如染工或畫家在有染料，或胭脂紅，或鬱金黃，或藍的，或深紅的時，在已善磨光的板上，或在壁上，或在白布上，創造全部大小肢體的男人形色或女人形色。同樣的，比丘們！如果在物質食物上有貪，有歡喜，有渴愛，在那裡識被住立、被增長。識被住立、被增長之處，在那裡有名色的下生。有名色的下生之處，在那裡有諸行的增長。有諸行的增長之處，在那裡有未來再有的出生。有未來再有的出生之處，在那裡有未來的生、老、死。有未來的生、老、死之處，比丘們！我說：『那是有愁的，有悲的，有絕望的。』

比丘們！如果在觸食上……（中略）比丘們！如果在意思食上……（中略）比丘們！如果在識食上有貪，有歡喜，有渴愛，在那裡識被住立、被增長。識被住立、被增長之處，在那裡有名色的下生。有名色的下生之處，在那裡有諸行的增長。有諸行的增長之處，在那裡有未來再有的出生。有未來再有的出生之處，在那裡有未來的生、老、死。有未來的生、老、死之處，比丘們！我說：『那是有愁的，有悲的，有絕望的。』

比丘們！如果在物質食物上沒有貪，沒有歡喜，沒有渴愛，在那裡識不被確立、不被增長。識不被確立、不被增長之處，在那裡沒有名色的下生。沒有名色的下生之處，在那裡沒有諸行的增長。沒有諸行的增長之處，在那裡沒有未來再有的出生。沒有未來再有的出生之處，在那裡沒有未來的生、老、死。沒有未來的生、老、死之處，比丘們！我說：『那是無愁的，無悲的，無絕望的。』

比丘們！如果在觸食上……（中略）比丘們！如果在意思食上……比丘們！如果在識食上沒有貪，沒有歡喜，沒有渴愛，在那裡識不被確立、不被增長。識不被確立、不被增長之處，在那裡沒有名色的下生。沒有名色的下生之處，在那裡沒有諸行的增長。沒有諸行的生長之處，在那裡沒有未來再有的出生。沒有未來再有的出生之處，在那裡沒有未來的生、老、死。沒有未來的生、老、死之處，比丘們！我說：『那是無愁的，無悲的，無絕望的。』

比丘們！猶如重閣或重閣會堂，在北邊、南邊、東邊有窗戶，在太陽昇起時，光線經窗戶進入後，會被住立在何處？」

「大德！在西邊的牆壁。」

「比丘們！如果西邊沒有牆壁，會被住立在何處？」

「大德！在地上。」

「比丘們！如果沒有地，會被住立在何處？」

「大德！在水上。」

「比丘們！如果沒有水，會被住立在何處？」

「大德！不被住立。」

「同樣的，比丘們！如果在物質食物上沒有貪，沒有歡喜，沒有渴愛……（中略）比丘們！如果在觸食上……比丘們！如果在意思食上……比丘們！如果在識食上沒有貪，沒有歡喜，沒有渴愛，在那裡識不被確立、不被增長。識不被確立、不被增長之處，在那裡沒有名色的下生。沒有名色的下生之處，在那裡沒有諸行的增長。沒有諸行的增長之處，在那裡沒有未來再有的出生。沒有未來再有的出生之處，在那裡沒有未來的生、老、死。沒有未來的生、老、死之處，比丘們！我說：『那是無愁的，無悲的，無絕望的。』」

65. 城市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就在我**正覺**以前，還是未**現正覺**的**菩薩**時這麼想：『唉！這個世間確實已陷入苦難：他被生、被老、死亡、**死沒**、再生，然而他不知道這老死苦的**出離**，什麼時候這老死苦的出離才將被知道呢？』

比丘們！那個我這麼想：『在什麼存在時老死存在？以什麼**為緣**而有老死(而老死存在)呢？』

比丘們！從**如理作意**，以慧有那個我的**現觀**：『在生存在時老死存在；以生為緣而有老死。』

比丘們！那個我這麼想：『在什麼存在時生存在呢？……（中略）有存在……取存在……渴愛存在……受存在……觸存在……六處存在……名色存在呢？以什麼為緣而有名色呢？』

比丘們！從**如理作意**，以慧有那個我的**現觀**：『在識存在時名色存在；以識為緣而有名色。』

比丘們！那個我這麼想：『在什麼存在時識存在？以什麼為緣而有識呢？』

比丘們！從**如理作意**，以慧有那個我的**現觀**：『在名色存在時識存在；以名色為緣而有識。』

12. 因緣相應

比丘們！那個我這麼想：『這個識從名色回轉，不更進一步走，就這個範圍，會被生，或會被衰老，或會死去，或會死沒，或會再生，即：以名色為緣而有識；以識為緣而有名色；以名色為緣而有六處；以六處為緣而有觸……（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集。』

『集！集！』

比丘們！在以前不曾聽過的法上，我的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生起。

比丘們！那個我這麼想：『在什麼不存在時老死不存在？以什麼滅而有老死滅呢？』

比丘們！從如理作意，以慧有那個我的現觀：『在生不存在時老死不存在；以生滅而有老死滅（而老死滅存在）。』

比丘們！那個我這麼想：『在什麼不存在時生不存在？……（中略）有不存在……取不存在……渴愛不存在……受不存在……觸不存在……六處不存在……名色不存在？以什麼滅而有名色滅呢？』

比丘們！從如理作意，以慧有那個我的現觀：『在識不存在時名色不存在；以識滅而有名色滅。』

比丘們！那個我這麼想：『在什麼不存在時識不存在？以什麼滅而有識滅呢？』

比丘們！從如理作意，以慧有那個我的現觀：『在名色不存在時識不存在；以名色滅而有識滅。』

比丘們！那個我這麼想：『這為了覺的道路被我證得，即：以名色滅而有識滅；以識滅而有名色滅；以名色滅而有六處滅；以六處滅而有觸滅……（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滅。』

『滅！滅！』

比丘們！在以前不曾聽過的法上，我的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生起。

比丘們！猶如當在林野、森林中漫遊時，男子看見古道；被以前人們隨行的古徑，他跟隨那個。當跟隨那個時，他看見被以前人們居住，林園、森林、蓮花池具足的，有城壁的，美麗的古王都古城。

比丘們！那時，那位男子告知國王或國王的大臣：『真的，大德！你應該知道，當在林野、森林中漫遊時，我看見古道；被以前人們隨行的古徑，我跟隨那個。當跟隨那個時，我看見被以前人們居住，林園、森林、蓮花池具足的，有城壁的，美麗的古王都古城。大德！請你建造那個城市吧。』

12. 因緣相應

比丘們！那時，那位國王或國王的大臣建造那個城市。過些時候，那個城市就是成功的、繁榮的、人口眾多的、人群擁擠的，到達增長的、廣大的。同樣的，比丘們！我看見古道；被過去遍正覺者們隨行的古徑。

比丘們！什麼是那個古道；被過去遍正覺者們隨行的古徑呢？就是這八支聖道，即：正見……（中略）正定。比丘們！這個古道；被過去遍正覺者們隨行的古徑，我隨行它，當隨行它時，我證知老死，證知老死集，證知老死滅，證知導向老死滅道跡。我隨行它，當隨行它時，我證知生……（中略）證知有……證知取……證知渴愛……證知受……證知觸……證知六處……證知名色……證知識……我隨行它，當隨行它時，我證知諸行，證知行集，證知行滅，證知導向行滅道跡。證知它後，我告知比丘們、比丘尼們、優婆塞們、優婆夷們。比丘們！這梵行成為成功的、繁榮的、被廣知的、人口眾多的、廣為流傳的，直到使被天、人善知道。」

66. 觸知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俱盧國，名叫葛馬沙達馬的俱盧國城鎮。

在那裡，世尊召喚比丘們：「比丘們！」

「尊師！」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說這個：「比丘們！你們觸知內在的觸知嗎？」

當這麼說時，某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大德！我觸知內在的觸知。」

「比丘！那麼，你依怎樣的方式觸知內在的觸知呢？」

那時，那位比丘回答。如那位比丘回答，那位比丘不使世尊的心合意。

當這麼說時，尊者阿難對世尊說這個：

「世尊！這會是適當時機，善逝！這會是適當時機，凡世尊如果說內在的觸知者，聽聞世尊的[教說]後，比丘們將會憶持。」

「阿難！那樣的話，你們要聽！你們要好好作意！我將說了。」

「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說這個：

「比丘們！這裡，當比丘觸知時，他觸知內在的觸知：『凡這種種不同種類的老死苦在世間生起，這個苦，什麼為因？什麼為集？什麼生的？什麼為根源？在什麼存在時老死存在？在什麼不存在時老死不存在？』

12. 因緣相應

當他觸知時，他這麼知道：『凡這種種不同種類的老死苦在世間生起，這個苦，依著為因，依著為集，依著生的，依著為根源，在依著存在時老死存在；在依著不存在時老死不存在。』

他知道老死、知道老死集、知道老死滅、知道適合導向老死滅道跡。而像這樣的行者是隨法行者，比丘們！這位比丘被稱為，為了全部苦的完全滅盡、為了老死滅的行者。

然後，當更進一步時，他觸知內在的觸知：『那麼，這個依著，什麼為因？什麼為集？什麼生的？什麼為根源？在什麼存在時依著存在？在什麼不存在時依著不存在？』

當他觸知時，他這麼知道：『依著，渴愛為因，渴愛為集，渴愛生的，渴愛為根源，在渴愛存在時依著存在；在渴愛不存在時依著不存在。』

他知道依著、知道依著的集、知道依著的滅、知道適合導向依著滅道跡。而像這樣的行者是隨法行者，比丘們！這位比丘被稱為，為了全部苦的完全滅盡、為了老死滅的行者。

然後，當更進一步時，他觸知內在的觸知：『那麼，這個渴愛當生起時，在哪裡生起呢？當安頓時，在哪裡安頓呢？』

當他觸知時，他這麼知道：『凡在世間中的可愛形色、合意形色，這個渴愛當生起時，在這裡生起，當安頓時，在這裡安頓。』

而，什麼是在世間中的可愛形色、合意形色呢？

眼是在世間中的可愛形色、合意形色，這個渴愛當生起時，在這裡生起，當安頓時，在這裡安頓；耳是在世間中的可愛形色、合意形色……（中略）鼻是在世間中的可愛形色、合意形色……舌是在世間中的可愛形色、合意形色……身是在世間中的可愛形色、合意形色……意是在世間中的可愛形色、合意形色，這個渴愛當生起時，在這裡生起，當安頓時，在這裡安頓。[MN.10, 133段 DN.22, 400段]

比丘們！凡過去世任何沙門或婆羅門對凡在世間中的可愛形色、合意形色看作是常的，看作是樂的，看作是我，看作是無病，看作是安穩者，他們增長渴愛。凡增長渴愛者，他們增長依著。凡增長依著者，他們增長苦。凡增長苦者，他們不從生、老、死、愁、悲、苦、憂、絕望被釋放，我說：『他們不從苦被釋放。』

比丘們！凡未來世任何沙門或婆羅門對凡在世間中的可愛形色、合意形色看作是常的，看作是樂的，看作是我，看作是無病，看作是安穩者，他們增長渴愛。凡增長渴愛者，他們增長依著。凡增長依著者，他們增長苦。凡增長苦者，他們不從生、老、死、愁、悲、苦、憂、絕望被釋放，我說：『他們不從苦被釋

12. 因緣相應

放。』

比丘們！凡現在任何沙門或婆羅門對凡在世間中的可愛形色、合意形色看作是常的，看作是樂的，看作是我，看作是無病，看作是安穩者，他們增長渴愛。凡增長渴愛者，他們增長依著。凡增長依著者，他們增長苦。凡增長苦者，他們不從生、老、死、愁、悲、苦、憂、絕望被釋放，我說：『他們不從苦被釋放。』

比丘們！猶如有杯容色具足、香氣具足、食味具足的[酒]，但它被參雜毒。那時，被熱壓迫、被熱折磨、疲累、乾涸、口渴的男子到來，他們對他說這個：『喂！男子！這杯是你的容色具足、香氣具足、食味具足的[酒]，但它被參雜毒。如果你願意，請你喝，當喝時，它以顏色，又以香氣，又以食味取悅，但喝後，你因那個之故將遭受死亡，或死亡程度的苦。』未省察後他急速地喝那杯，不斷念，他因那個之故遭受死亡，或死亡程度的苦。同樣的，比丘們！凡過去世任何沙門或婆羅門對凡在世間中的可愛形色、合意形色……（中略）未來世的……（中略）現在任何沙門或婆羅門對凡在世間中的可愛形色、合意形色看作是常的，看作是樂的，看作是我，看作是無病，看作是安穩者，他們增長渴愛。凡增長渴愛者，他們增長依著。凡增長依著者，他們增長苦。凡增長苦者，他們不從生、老、死、愁、悲、苦、憂、絕望被釋放，我說：『他們不從苦被釋放。』

比丘們！但，凡過去世任何沙門或婆羅門對凡在世間中的可愛形色、合意形色看作是無常的，看作是苦的，看作是無我，看作是病的，看作是恐怖的者，他們捨斷渴愛。凡捨斷渴愛者，他們捨斷依著。凡捨斷依著者，他們捨斷苦。凡捨斷苦者，他們從生、老、死、愁、悲、苦、憂、絕望被釋放，我說：『他們從苦被釋放。』

比丘們！凡未來世任何沙門或婆羅門對凡在世間中的可愛形色、合意形色看作是無常的，看作是苦的，看作是無我，看作是病的，看作是恐怖的者，他們捨斷渴愛。凡捨斷渴愛者，他們捨斷依著。凡捨斷依著者，他們捨斷苦。凡捨斷苦者，他們從生、老、死、愁、悲、苦、憂、絕望被釋放，我說：『他們從苦被釋放。』

比丘們！凡現在任何沙門或婆羅門對凡在世間中的可愛形色、合意形色看作是無常的，看作是苦的，看作是無我，看作是病的，看作是恐怖的者，他們捨斷渴愛。凡捨斷渴愛者，他們捨斷依著。凡捨斷依著者，他們捨斷苦。凡捨斷苦者，他們從生、老、死、愁、悲、苦、憂、絕望被釋放，我說：『他們從苦被釋放。』

比丘們！猶如有杯容色具足、香氣具足、食味具足的[酒]，但它被參雜毒。

12. 因緣相應

那時，被熱壓迫、被熱折磨、疲累、乾涸、口渴的男子到來，他們對他說這個：『喂！男子！這杯是你的容色具足、香氣具足、食味具足的[酒]，但它被參雜毒。如果你願意，請你喝，當喝時，它以顏色，又以香氣，又以食味取悅，但喝後，你因那個之故將遭受死亡，或死亡程度的苦。』

比丘們！那時，那位男子這麼想：『我的這個渴求酒的，能以水除去(調伏)，或以生酥除去，或以鹹麵漿除去，或以鹹酸粥除去，就像這樣我不喝它，則對我是長久的利益與安樂。』省察後他不喝那杯，他斷念，他不因那個之故遭受死亡或會死亡程度的苦。同樣的，比丘們！凡過去世任何沙門或婆羅門對凡在世間中的可愛形色、合意形色看作是無常的，看作是苦的，看作是無我，看作是病的，看作是恐怖的者，他們捨斷渴愛。凡捨斷渴愛者，他們捨斷依著。凡捨斷依著者，他們捨斷苦。凡捨斷苦者，他們從生、老、死、愁、悲、苦、憂、絕望被釋放，我說：『他們從苦被釋放。』

比丘們！凡未來世的……（中略）凡現在任何沙門或婆羅門對凡在世間中的可愛形色、合意形色看作是無常的，看作是苦的，看作是無我，看作是病的，看作是恐怖的者，他們捨斷渴愛。凡捨斷渴愛者，他們捨斷依著。凡捨斷依著者，他們捨斷苦。凡捨斷苦者，他們從生、老、死、愁、悲、苦、憂、絕望被釋放，我說：『他們從苦被釋放。』」

67. 蘆葦束經

有一次，尊者舍利弗與尊者摩訶拘縗羅，住在波羅奈鹿仙人墜落處的鹿野苑。

那時，尊者摩訶拘縗羅在傍晚時，從獨坐中出來，去見尊者舍利弗。抵達後，與尊者舍利弗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摩訶拘縗羅對尊者舍利弗說這個：

「怎麼樣，舍利弗學友！老死是自己作的嗎？其他作的嗎？自己與其他作的嗎？或非自己非其他作的；自然生的呢？」

「拘縗羅學友！老死不是自己作的、不是其他作的、不是自己與其他作的、也不是非自己非他人作的；自然生的，而是以生為緣而有老死(而老死存在)。」

「怎麼樣，舍利弗學友！生是自己作的嗎？其他作的嗎？自己與其他作的嗎？或非自己非其他作的；自然生的呢？」

12. 因緣相應

「拘縛羅學友！生不是自己作的、不是其他作的、不是自己與其他作的、也不是非自己非他人作的；自然生的，而是以有為緣而有生。」

「怎麼樣，舍利弗學友！有是自己作的嗎？……（中略）取是自己作的嗎？……渴愛是自己作的嗎？……受是自己作的嗎？……觸是自己作的嗎？……六處是自己作的嗎？……名色是自己作的嗎？其他作的嗎？自己與其他作的嗎？或非自己非其他作的；自然生的呢？」

「拘縛羅學友！名色不是自己作的、不是其他作的、不是自己與其他作的、也不是非自己非其他作的；自然生的，而是以識為緣而有名色。」

「怎麼樣，舍利弗學友！識是自己作的嗎？其他作的嗎？自己與其他作的嗎？或非自己非其他作的；自然生的呢？」

「拘縛羅學友！識不是自己作的、不是其他作的、不是自己與其他作的、也不是非自己非其他作的；自然生的，而是以名色為緣而有識。」

「就現在，我們這麼了知尊者舍利弗所說：『拘縛羅學友！名色不是自己作的、不是其他作的、不是自己與其他作的、也不是非自己非其他作的；自然生的，而是以識為緣而有名色。』但，就現在，我們又這麼了知尊者舍利弗所說：『拘縛羅學友！識不是自己作的、不是其他作的、不是自己與其他作的、也不是非自己非其他作的；自然生的，而是以名色為緣而有識。』那麼，舍利弗學友！這所說的義理，應該依怎樣被看見呢？」

「學友！那樣的話，我將為你作譬喻，這裡，一些智者男子們也以譬喻知道所說的義理。學友！猶如兩把蘆葦束互相依靠後站立。同樣的，學友！以名色為緣而有識；以識為緣而有名色；以名色為緣而有六處；以六處為緣而有觸……（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集。」

學友！如果拉那些蘆葦束中之一個，另一個倒下；如果拉另一個(另外的)，這一個(另外的)倒下。同樣的，學友！以名色滅而有識滅(而識滅存在)；以識滅而有名色滅，以名色滅而有六處滅；以六處滅而有觸滅……（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滅。」

「不可思議啊，舍利弗學友！未曾有啊，舍利弗學友！這被尊者舍利弗多麼善說。而且，我們以這三十六事隨喜這位尊者舍利弗的所說：『學友！如果比丘對老死是為了厭、離貪、滅而教導法，「說法者比丘」是適當的言語。』

學友！如果比丘是對老死是為了厭、離貪、滅的行者，「法、隨法行者比丘」是適當的言語。

學友！如果比丘對老死從厭、離貪、滅，不執取後成為解脫者，「得當生涅槃者比丘」是適當的言語。

學友！如果比丘教導對生……對有……對取……對渴愛……對受……對觸……對六處……對名色……對識……對行……如果比丘對無明是為了厭、離貪、滅而教導法，「說法者比丘」是適當的言語。

學友！如果比丘對無明是為了厭、離貪、滅的行者，「法、隨法行者比丘」是適當的言語。

學友！如果比丘對無明從厭、離貪、滅，不執取後成為解脫者，「得當生涅槃者比丘。」是適當的言語。」

68. 橋賞彌經

有一次，尊者茂師羅、尊者殊勝、尊者那羅、尊者阿難住在橋賞彌瞿師羅園。

那時，尊者殊勝對尊者茂師羅說這個：

「茂師羅學友！除了就從信[某人]，除了從[個人的]愛好，除了從口傳，除了從理論的深思，除了從沈思後接受之見解外，對尊者茂師羅來說，就有自己的智：『以生為緣而有老死(而老死存在)』嗎？」

「殊勝學友！除了就從信[某人]，除了從[個人的]愛好，除了從口傳，除了從理論的深思，除了從沈思後接受之見解外，我知導這個，我看見這個：『以生為緣而有老死』。」

「茂師羅學友！除了就從信[某人]，除了從[個人的]愛好，除了從口傳，除了從理論的深思，除了從沈思後接受之見解外，對尊者茂師羅來說，就有自己的智：『以有為緣而有生』……（中略）『以取為緣而有有』……『以渴愛為緣而有取』……『以受為緣而有渴愛』……『以觸為緣而有受』……『以六處為緣而有觸』……『以名色為緣而有六處』……『以識為緣而有名色』……『以行為緣而有識』……『以無明為緣而有諸行』嗎？」

「殊勝學友！除了就從信[某人]，除了從[個人的]愛好，除了從口傳，除了從理論的深思，除了從沈思後接受之見解外，我知導這個，我看見這個：『以無明為緣而有諸行』。」

「茂師羅學友！除了就從信[某人]，除了從[個人的]愛好，除了從口傳，除了從理論的深思，除了從沈思後接受之見解外，對尊者茂師羅來說，就有自己的智：『以生滅而有老死滅(老死滅存在)』嗎？」

12. 因緣相應

「殊勝學友！除了就從信[某人]，除了從[個人的]愛好，除了從口傳，除了從理論的深思，除了從沈思後接受之見解外，我知導這個，我看見這個：『以生滅而有老死滅』。」

「茂師羅學友！除了就從信[某人]，除了從[個人的]愛好，除了從口傳，除了從理論的深思，除了從沈思後接受之見解外，對尊者茂師羅來說，就有自己的智：『以有滅而有生滅』……（中略）『以取滅而有有滅』……（中略）『以渴愛滅而有取滅』……『以受滅而有渴愛滅』……『以觸滅而有受滅』……『以六處滅而有觸滅』……『以名色滅而六處滅』……『以識滅而有名色滅』……『以行滅而有識滅』……『以無明滅而有行滅』嗎？」

「殊勝學友！除了就從信[某人]，除了從[個人的]愛好，除了從口傳，除了從理論的深思，除了從沈思後接受之見解外，我知導這個，我看見這個：『以無明滅而有行滅』。」

「茂師羅學友！除了就從信[某人]，除了從[個人的]愛好，除了從口傳，除了從理論的深思，除了從沈思後接受之見解外，對尊者茂師羅來說，就有自己的智：『有之滅為涅槃』嗎？」

「殊勝學友！除了就從信[某人]，除了從[個人的]愛好，除了從口傳，除了從理論的深思，除了從沈思後接受之見解外，我知導這個，我看見這個：『有之滅為涅槃』。」

「那樣的話，尊者茂師羅是煩惱已盡的阿羅漢了。」

當這麼說時，尊者茂師羅保持沈默。

那時，尊者那羅對尊者殊勝說這個：

「殊勝學友！如果我得到這個問題，[那就好了](#)！請你問我這個問題，我將回答你這個問題。」

「請尊者那羅得到這個問題，我問尊者那羅這個問題，且請尊者那羅回答我這個問題。那羅學友！除了就從信[某人]，除了從[個人的]愛好，除了從口傳，除了從理論的深思，除了從沈思後接受之見解外，對尊者茂師羅來說，就有自己的智：『以生為緣而有老死』嗎？」

「殊勝學友！除了就從信[某人]，除了從[個人的]愛好，除了從口傳，除了從理論的深思，除了從沈思後接受之見解外，我知導這個，我看見這個：『以生為緣而有老死』。」

「那羅學友！除了就從信[某人]，除了從[個人的]愛好，除了從口傳，除了從理論的深思，除了從沈思後接受之見解外，對尊者茂師羅來說，就有自己的智：『以有為緣而有生』……（中略）『以無明為緣而有諸行』嗎？」

12. 因緣相應

「殊勝學友！除了就從信[某人]，除了從[個人的]愛好，除了從口傳，除了從理論的深思，除了從沈思後接受之見解外，我知導這個，我看見這個：『以無明為緣而有諸行』。」

「那羅學友！除了就從信[某人]，除了從[個人的]愛好，除了從口傳，除了從理論的深思，除了從沈思後接受之見解外，對尊者茂師羅來說，就有自己的智：『以生滅而有老死滅』嗎？」

「殊勝學友！除了就從信[某人]，除了從[個人的]愛好，除了從口傳，除了從理論的深思，除了從沈思後接受之見解外我知導這個，我看見這個：『以生滅而有老死滅』。」

「那羅學友！除了就從信[某人]，除了從[個人的]愛好，除了從口傳，除了從理論的深思，除了從沈思後接受之見解外，對尊者茂師羅來說，就有自己的智：『以有滅而有生滅』……（中略）『以無明滅而有行滅』嗎？」

「殊勝學友！除了就從信[某人]，除了從[個人的]愛好，除了從口傳，除了從理論的深思，除了從沈思後接受之見解外，我知導這個，我看見這個：『以無明滅而有行滅』。」

「那羅學友！除了就從信[某人]，除了從[個人的]愛好，除了從口傳，除了從理論的深思，除了從沈思後接受之見解外，對尊者茂師羅來說，就有自己的智：『有之滅為涅槃』嗎？」

「殊勝學友！除了就從信[某人]，除了從[個人的]愛好，除了從口傳，除了從理論的深思，除了從沈思後接受之見解外，我知導這個，我看見這個：『有之滅為涅槃』。」

「那樣的話，尊者那羅是煩惱已盡的阿羅漢了。」

「學友！『有之滅為涅槃』被我以正確之慧如實善見，但我不是煩惱已盡的阿羅漢。學友！猶如在荒野道路處有水井，在那裡，既沒有繩，也沒有水桶。那時，被熱壓迫、被熱折磨、疲累、乾涸、口渴的男子到來，他注視那個水井，對他來說，有『是水』之智，**但非以身觸達後而住**。同樣的，學友！『有之滅為涅槃』被我以正確之慧如實善見，但我不是煩惱已盡的阿羅漢。」

當這麼說時，尊者阿難對尊者殊勝說這個：「殊勝學友！對說這個的尊者那羅，你說什麼呢？」

「阿難學友！對說這個的尊者那羅，除了好，除了善巧外，我不說什麼了。」

69. 高漲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

在那裡.....（中略）

「比丘們！高漲的大海使大河高漲；高漲的大河使諸小河高漲；高漲的諸小河使諸大池高漲；高漲的諸大池使諸小池高漲。同樣的，比丘們！高漲的無明使諸行高漲；高漲的諸行使識高漲；高漲的識使名色高漲；高漲的名色使六處高漲；高漲的六處使觸高漲；高漲的觸使受高漲；高漲的受使渴愛高漲；高漲的渴愛使取高漲；高漲的取使有高漲；高漲的有使生高漲；高漲的生使老死高漲。」

比丘們！消退的大海使大河消退；消退的大河使諸小河消退；消退的諸小河使諸大池消退；消退的諸大池使諸小池消退。同樣的，比丘們！消退的無明使諸行消退；消退的諸行使識消退；消退的識使名色消退；消退的名色使六處消退；消退的六處使觸消退；消退的觸使受消退；消退的受使渴愛消退；消退的渴愛使取消退；消退的取使有消退；消退的有使生消退；消退的生使老死消退。」

70. 蘇尸摩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栗鼠飼養處的竹林中。

當時，世尊被恭敬、被敬重、被尊重、被禮敬、被崇敬，是衣服、施食、住處、病人需要物、醫藥必需品的利得者，比丘僧團也被恭敬、被敬重、被尊重、被禮敬、被崇敬，是衣服、施食、住處、病人需要物、醫藥必需品的利得者。而其他外道遊行者們不被恭敬、不被敬重、不被尊重、不被禮敬、不被崇敬，不是衣服、施食、住處、病人需要物、醫藥必需品的利得者。

當時，遊行者蘇尸摩與大遊行者群眾一起住在王舍城。

那時，蘇尸摩的遊行者群眾對遊行者蘇尸摩說這個：

「來！蘇尸摩學友！請你在沙門喬達摩處行梵行，學得法後，願你教我們，我們學得那個法後，將對在家人說，這樣，我們也被恭敬、被敬重、被尊重、被禮敬、被崇敬，將是衣服、施食、住處、病人需要物、醫藥必需品的利得者。」

12. 因緣相應

「是的，學友！」遊行者蘇尸摩回答自己的群眾後，去見尊者阿難。抵達後，與尊者阿難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遊行者蘇尸摩對尊者阿難說這個：

「阿難道友！我想要在這法、律中行梵行。」

那時，尊者阿難帶著遊行者蘇尸摩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阿難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這位遊行者蘇尸摩說這個：『阿難道友！我想要在這法、律中行梵行。』」

「阿難！那樣的話，請你們使蘇尸摩出家。」

遊行者蘇尸摩在世尊面前得到出家，得到受具足戒。

又，當時，完全智被眾多比丘在世尊面前記說：「我們知道：『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尊者蘇尸摩聽聞：「聽說完全智被眾多比丘在世尊面前記說：『我們知道：「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那時，尊者蘇尸摩去見那些比丘。抵達後，與那些比丘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蘇尸摩對那些比丘說這個：「是真的嗎？聽說完全智被尊者們在世尊面前記說：『我們知道：「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是的，學友！」

「尊者們！但這麼知、這麼見的你們體驗各種神通種類：是一個後你們變成多個，又，是多個後你們變成一個；又，你們現身、隱身、穿牆、穿壘、穿山無阻礙地行走猶如在虛空中；又，你們在地中作浮沈猶如在水中；又，你們在不被破裂水上行走猶如在地上；又，你們在空中以盤腿而坐來去猶如有翅膀的鳥；又，你們以手碰觸、撫摸這些這麼大神通力、這麼大威力的日月；又，你們以身體行使自在直到梵天世界嗎？」「不，學友！」

「尊者們！但這麼知、這麼見的你們以清淨、超越人的天耳界聽到天與人二者凡在遠處近處的聲音嗎？」「不，學友！」

「尊者們！但這麼知、這麼見的你們以心熟知心後，知道其他眾生、其他個人：有貪的心知道為『有貪的心』，離貪的心知道為『離貪的心』；有瞋的心知道為『有瞋的心』，離瞋的心知道為『離瞋的心』；有癡的心知道為『有癡的心』，離癡的心知道為『離癡的心』；收斂的心知道為『收斂的心』，散亂的心知道為『散亂的心』；廣大的心知道為『廣大的心』，未廣大的心知道為『未廣大的

12. 因緣相應

心』；有更上的心知道為『有更上的心』，無更上的心知道為『無更上的心』；得定的心知道為『得定的心』，未得定的心知道為『未得定的心』；已解脫的心知道為『已解脫的心』，未解脫的心知道為『未解脫的心』嗎？」「不，學友！」

「尊者們！但這麼知、這麼見的你們回憶許多前世住處，即：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十萬生、許多壞劫、許多成劫、許多壞成劫：『在那裡我是這樣的名、這樣的姓氏、這樣的容貌、[吃]這樣的食物、這樣的苦樂感受、這樣的壽長，那位從那裡死後我出生在那裡，在那裡我又是這樣的名、這樣的姓氏、這樣的容貌、[吃]這樣的食物、這樣的苦樂感受、這樣的壽長，那位從那裡死後被再生於這裡。』像這樣，你們回憶許多有行相的、有境遇的前世住處嗎？」「不，學友！」

「尊者們！但這麼知、這麼見的你們以清淨、超越人的天眼看見死沒往生的眾生，下劣的、勝妙的，美的、醜的，善去的、惡去的，知道依業到達的眾生：『尊師們！確實，這些眾生具備身惡行、具備語惡行、具備意惡行，是對聖者斥責者、邪見者、邪見行為的受持者，他們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已往生到苦界、惡趣、下界、地獄，尊師們！又或，這些眾生具備身善行、具備語善行、具備意善行，是對聖者不斥責者、正見者、正見行為的受持者，他們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已往生到善趣、天界。』像這樣，你們以清淨、超越人眼的天眼看見死沒往生的眾生，下劣的、勝妙的，美的、醜的，善去的、惡去的，知道依業到達的眾生嗎？」「不，學友！」

「尊者們！但這麼知、這麼見的你們，凡那些超越色的無色寂靜解脫，你們以身觸達後住於那些嗎？」「不，學友！」

「尊者們！現在，這裡，這個回答與這些法的未等至，學友們！這是怎樣呢？」

「蘇尸摩學友！我們是慧解脫者。」

「我不了知這尊者們簡要所說的詳細義理，請尊者們為我說，依之我能了知這尊者們簡要所說的詳細義理，那就好了！」

「蘇尸摩學友！[不論]你能了知或你不能了知，但我們是慧解脫者。」

那時，尊者蘇尸摩從座位起來後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蘇尸摩告訴世尊與那些比丘一起有交談之所及的那一切。

「蘇尸摩！法住智在前，涅槃智在後。」

「大德！我不了知這世尊簡要所說的詳細義理，請世尊為我說，依之我能知道這世尊簡要所說的詳細義理，那就好了！」

12. 因緣相應

「蘇尸摩！[不論]你能了知或你不能了知，法住智在前，涅槃智在後。」

蘇尸摩！你怎麼想：色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是苦的，或是樂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苦的、[變易法](#)，你認為：『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的真我**。』是否適當的呢？」

「大德！這確實不是。」

「受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是苦的，或是樂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苦的、[變易法](#)，你認為：『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的真我**。』是否適當的呢？」

「大德！這確實不是。」

「想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 (中略)

「諸行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是苦的，或是樂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苦的、[變易法](#)，你認為：『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的真我**。』是否適當的呢？」

「大德！這確實不是。」

「識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是苦的，或是樂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苦的、[變易法](#)，你認為：『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的真我**。』是否適當的呢？」

「大德！這確實不是。」

「蘇尸摩！因此，在這裡，凡任何色：過去、未來、現在，或內、或外，或

12. 因緣相應

粗、或細，或下劣、或勝妙，或遠、或近，所有色：『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這個應該以正確之慧如實被看見。

凡任何受：過去、未來、現在，或內、或外，或粗、或細，或下劣、或勝妙，或遠、或近，所有受：『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這個應該以正確之慧如實被看見。

凡任何想……（中略）凡任何諸行：過去、未來、現在，或內、或外，或粗、或細，或下劣、或勝妙，或遠、或近，所有諸行：『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這個應該以正確之慧如實被看見。凡任何識：過去、未來、現在，或內、或外，或粗、或細，或下劣、或勝妙，或遠、或近，所有識：『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這個應該以正確之慧如實被看見。

蘇尸摩！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色上厭，在受上厭，在想上厭，在行上厭，在識上厭；厭者離染，從離貪而被解脫，在已解脫時，有『[這是]解脫』之智，他知道：『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蘇尸摩！你看到『以生為緣而有老死(而老死存在)』嗎？」

「是的，大德！」

「蘇尸摩！你看到『以有為緣而有生』嗎？」

「是的，大德！」

「蘇尸摩！你看到『以取為緣而有有』嗎？」

「是的，大德！」

「蘇尸摩！你看到『以渴愛為緣而有取』嗎？」

「是的，大德！」

「『以受為緣而有渴愛』……『以觸為緣而有受』……『以六處為緣而有觸』……『以名色為緣而有六處』……『以識為緣而有名色』……『以行為緣而有識』……蘇尸摩！你看到『以無明為緣而有諸行』嗎？」

「是的，大德！」

「蘇尸摩！你看到『以生滅而有老死滅(而老死滅存在)』嗎？」

「是的，大德！」

「蘇尸摩！你看到『以有滅而有生滅』嗎？」

「是的，大德！」

「『以取滅而有有滅』……『以渴愛滅而有取滅』……『以受滅而有渴愛滅』……『以觸滅而有受滅』……『以六處滅而有觸滅』……『以名色滅而六處

12. 因緣相應

滅』 『以識滅而有名色滅』 『以行滅而有識滅』 蘇尸摩！你看到『以無明滅而有行滅』嗎？」

「是的，大德！」

「蘇尸摩！但當這麼知、這麼見的你體驗各種神通種類：是一個後你變成多個，又，是多個後你變成一個；又，你現身、隱身、穿牆、穿壘、穿山無阻礙地行走猶如在虛空中；又，你在地中作浮沈猶如在水中；又，你在不被破裂水上行走猶如在地上；又，你在空中以盤腿而坐來去猶如有翅膀的鳥；又，你以手碰觸、撫摸這些這麼大神通力、這麼大威力的日月；又，你以身體行使自在直到梵天世界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蘇尸摩！但這麼知、這麼見的你以清淨、超越人的天耳界聽到天與人二者凡在遠處近處的聲音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蘇尸摩！但這麼知、這麼見的你以心熟知心後，知道其他眾生、其他個人：有貪的心知道為『有貪的心』 (中略) 已解脫的心知道為『已解脫的心』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蘇尸摩！但這麼知、這麼見的你回憶許多前世住處，即一生..... (中略) 像這樣，你回憶許多有行相的、有境遇的前世住處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蘇尸摩！但這麼知、這麼見的你以清淨、超越人的天眼死沒往生的眾生..... (中略) 知道依業到達的眾生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蘇尸摩！但這麼知、這麼見的你，凡那些超越色的無色寂靜解脫，你以身觸達後住於那些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蘇尸摩！現在，這裡，這個回答與這些法的未等至，蘇尸摩！這是怎樣呢？」

那時，尊者蘇尸摩以頭落在世尊的腳上後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罪過征服如愚的、如愚昧的、如不善的我：我在這麼被善說的法律中為盜法的出家者。大德！為了未來的**自制**，請世尊接受我那個罪過為罪過。」

「蘇尸摩！罪過確實征服如愚的、如愚昧的、如不善的你：你在這麼被善說的法律中為盜法的出家者。」

12. 因緣相應

蘇尸摩！猶如他們捉住盜賊犯罪者後使之見國王：『陛下！這位是你的盜賊犯罪者，請你對這位判決凡你想要的處罰吧。』

國王對他說這個：『先生！請你們去，以堅固的繩索手在背後緊緊地捆綁這位男子後，剃光頭，然後以猛烈聲的銅鼓，從街道到街道；從十字路口到十字路口遍帶領後，經南門出去後，請你們在城南斬頭。』

國王的人們以堅固的繩索手在背後緊緊地捆綁這位男子後，剃光頭，然後以猛烈聲的銅鼓，從街道到街道；從十字路口到十字路口遍帶領後，經南門出去後，他們會在城南斬頭。

蘇尸摩！你怎麼想：是否那位男子會因那個之故感受憂苦呢？」

「是的，大德！」

「蘇尸摩！那位男子因那個之故感受憂苦。凡在這麼被善說的法律中為盜法的出家者，這位因此有更苦的果報與更辛辣的果報，進一步導向下界中。」

蘇尸摩！但由於你看見罪過為罪過後如法懺悔，我們要接受你。蘇尸摩！在聖者之律中這是增長：凡看見罪過為罪過後如法懺悔且未來來到自制者。」

大品第七，其攝頌：

「未聽聞的二則，與隨後以兒子的肉，
有貪與城市，觸知、蘆葦束，
嬌賞彌與漲高，與以蘇尸摩為第十。」

沙門婆羅門品(71-93)

71. 老死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

在那裡，世尊……（中略）。

「比丘們！凡任何沙門或婆羅門不知道老死，不知道老死集，不知道老死滅，不知道導向老死滅道跡者，比丘們！那些沙門或婆羅門不被我認同為沙門中的沙門，或認同為婆羅門中的婆羅門，而且，那些尊者也不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沙門義或婆羅門義。

12. 因緣相應

「比丘們！凡任何沙門或婆羅門知道老死……（中略）知道導向老死滅道跡者，比丘們！那些沙門或婆羅門被我認同為沙門中的沙門，或認同為婆羅門中的婆羅門，而且，那些尊者也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沙門義或婆羅門義。」[SN.12.13]

72-81. 生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不知道生……（中略）。
(3)不知道有……（中略）。
(4)不知道取……（中略）。
(5)不知道渴愛……（中略）。
(6)不知道受……（中略）。
(7)不知道觸……（中略）。
(8)不知道六處……（中略）。
(9)不知道名色……（中略）。
(10)不知道識……（中略）。
(11)不知道行，不知道行集，不知道行滅，不知道導向行滅道跡者……（中略）。

知道行……（中略）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沙門義或婆羅門義。」[SN.12.31]

沙門婆羅門品第八，其攝頌：

「緣十一說，以四諦解析，

沙門婆羅門品，在因緣[相應]中是第八的。」

品之攝頌：

「佛陀、食、十力，黑齒、屋主第五，

苦品、大品，沙門婆羅門是第八的。」

82. 師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12. 因緣相應

「比丘們！不如實知見老死者，為了在老死上的如實智，老師應該被遍求；不如實知見老死集者，為了在老死集上的如實智，老師應該被遍求；不如實知見老死滅者，為了在老死滅上的如實智，老師應該被遍求；不如實知見導向老死滅道跡者，為了在導向老死滅道跡上的如實智，老師應該被遍求。」(一經)

(對[以下]一切中略應該這樣使之詳細)

83-93. 師經

- (2) 「比丘們！不如實知見生者…… (中略) 。」
- (3) 「比丘們！不如實知見有者…… (中略) 。」
- (4) 「比丘們！不如實知見取者…… (中略) 。」
- (5) 「比丘們！不如實知見渴愛者…… (中略) 。」
- (6) 「比丘們！不如實知見受者…… (中略) 。」
- (7) 「比丘們！不如實知見觸者…… (中略) 。」
- (8) 「比丘們！不如實知見六處者…… (中略) 。」
- (9) 「比丘們！不如實知見名色者…… (中略) 。」
- (10) 「比丘們！不如實知見識者…… (中略) 。」

(11) 「比丘們！不如實知見諸行者，為了在諸行上的如實智，老師應該被遍求；不如實知見行集者，為了在行集上的如實智，老師應該被遍求；不如實知見行滅者，為了在行滅上的如實智，老師應該被遍求；不如實知見導向行滅道跡者，為了在導向行滅道跡上的如實智，老師應該被遍求。」

(對一切應該作四諦的[解說])

相應部12相應83-93經/學經等 (中略) 十一則

(因緣相應/因緣篇/修多羅)(莊春江譯)

- (2) 「比丘們！不如實知見老死者，為了在老死上的如實智，學應該被做(執行)…… (中略，應該作四諦) 。」
- (3) 「比丘們！不如實知見老死者，為了在老死上的如實智，努力應該被做…… (中略) 。」
- (4) 「比丘們！不如實知見老死者，為了在老死上的如實智，意欲應該被做…… (中略) 。」
- (5) 「比丘們！不如實知見老死者，為了在老死上的如實智，諸熱忱應該被做…… (中略) 。」

12. 因緣相應

(6)「比丘們！不如實知見老死者，為了在老死上的如實智，不畏縮應該被做.....（中略）。」

(7)「比丘們！不如實知見老死者，為了在老死上的如實智，熱心應該被做.....（中略）。」

(8)「比丘們！不如實知見老死者，為了在老死上的如實智，活力應該被做.....（中略）。」

(9)「比丘們！不如實知見老死者，為了在老死上的如實智，堅忍(毅力)應該被做.....（中略）。」

(10)「比丘們！不如實知見老死者，為了在老死上的如實智，念應該被做.....（中略）。」

(11)「比丘們！不如實知見老死者，為了在老死上的如實智，正知應該被做.....（中略）。」

(12)「比丘們！不如實知見老死者，為了在老死上的如實智，不放逸應該被做.....（中略）。」

中間中略[品]第九，其攝頌：

「師、學與努力，意欲、熱忱為第五，

不畏縮、熱心，活力、堅忍被釋放，

念與正知，以不放逸為十二則。」

中間中略經終了。

「那十二則其他的有，一百三十二經，

那些以四諦被說的：凡在中略內。」

關於中略之攝頌完成。

因緣相應完成。

13. 現觀相應

1. 指甲尖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

那時，世尊使微少塵土沾在指甲尖後，召喚比丘們：

「比丘們！你們怎麼想，哪個是比較多的：這被我沾在指甲尖的微少塵土或這大地？」

「大德！這正是比較多的，即：大地，被世尊沾在指甲尖的微少塵土是少量的。被世尊沾在指甲尖的微少塵土比較大地後，既不來到百分之一，也不來到千分之一、不來到十萬分之一。」

「同樣的，比丘們！對見具足之人、已現觀的聖弟子來說，這正是比較多的，即：已被滅盡、已被消除的苦，殘留的是少量的，即：最多七次的狀態比較先前已被滅盡、已被消除的苦蘊後，既不來到百分之一，也不來到千分之一、不來到十萬分之一。比丘們！法的現觀有這麼大利益，法眼的獲得有這麼大利益。」

2. 蓮花池經

起源於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猶如蓮花池長五十由旬，寬五十由旬，深五十由旬，被充滿水：滿到邊緣能被烏鵲能喝的。男子如果用茅草尖從那裡取出水，比丘們！你們怎麼想，哪個是比較多的：被茅草尖取出的水或蓮花池的水？」

「大德！這正是比較多的，即：蓮花池的水，被茅草尖取出的水是少量的。被茅草尖取出的水比較蓮花池的水後，既不來到百分之一，也不來到千分之一、不來到十萬分之一。」

「同樣的，比丘們！對見具足之人、已現觀的聖弟子來說，這正是比較多的，即：已被滅盡、已被消除的苦，殘留的是少量的，即：最多七次的狀態比較先前已被滅盡、已被消除的苦蘊後，既不來到百分之一，也不來到千分之一、

13. 現觀相應

不來到十萬分之一。比丘們！法的現觀有這麼大利益，法眼的獲得有這麼大利益。」

3. 合流水經

起源於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猶如在這些大河會合、集合之處，即：恒河、耶牟那河、阿致羅筏底河、薩羅浮河、摩醯河，男子如果從那裡取出二或三滴水，比丘們！你們怎麼想，哪個是比較多的：被取出的二或三滴水或合流的水？」

「**大德**！這正是比較多的，即：合流的水，被取出的二或三滴水是少量的。被取出的二或三滴水比較合流的水後，既不來到百分之一，也不來到千分之一、不來到十萬分之一。」

「同樣的，比丘們！……（中略）法眼的獲得有這麼大的利益。」

4. 合流水經

起源於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猶如在這些大河會合、集合之處，即：恒河、耶牟那河、阿致羅筏底河、薩羅浮河、摩醯河，那個水如果除了二或三滴水之外，走到遍盡、耗盡，比丘們！你們怎麼想，哪個是比較多的：已遍盡、已耗盡的合流水或二或三滴殘留的水？」

「**大德**！這正是比較多的，即：已遍盡、已耗盡的合流水，二或三滴殘留的水是少量的。二或三滴殘留的水比較已遍盡、已耗盡的合流水後，既不來到百分之一，也不來到千分之一、不來到十萬分之一。」

「同樣的，比丘們！……（中略）法眼的獲得有這麼大的利益。」

5. 地經

起源於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猶如男子在大地上放置七顆棗核大小的土團，比丘們！你們怎麼想，哪個是比較多的：被放置的七顆棗核大小土團或這大地？」

13. 現觀相應

「**大德**！這正是比較多的，即：大地，被放置的七顆棗核大小土團是少量的。被放置的七顆棗核大小土團比較大地後，既不來到百分之一，也不來到千分之一、不來到十萬分之一。」

「同樣的，比丘們！……（中略）法眼的獲得有這麼大的利益。」

6. 地經

起源於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猶如大地如果除了七顆棗核大小的土團之外，走到遍盡、耗盡，比丘們！你們怎麼想，哪個是比較多的：已遍盡、已耗盡的大地或殘留的七顆棗核大小的土團？」

「**大德**！這正是比較多的，即：已遍盡、已耗盡的大地，殘留的七顆棗核大小的土團是少量的。殘留的七顆棗核大小的土團比較已遍盡、已耗盡的大地後，既不來到百分之一，也不來到千分之一、不來到十萬分之一。」

「同樣的，比丘們！……（中略）法眼的獲得有這麼大的利益。」

7. 海洋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猶如男子如果從大海取出二或三滴水，比丘們！你們怎麼想，哪個是比較多的：被取出的二或三滴水或大海的水？」

「**大德**！這正是比較多的，即：大海的水，被取出的二或三滴水是少量的。被取出的二或三滴水比較大海的水後，既不來到百分之一，也不來到千分之一、不來到十萬分之一。」

「同樣的，比丘們！……（中略）法眼的獲得有這麼大的利益。」

8. 海洋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13. 現觀相應

「比丘們！猶如大海如果除了二或三滴水之外，走到遍盡、耗盡，比丘們！你們怎麼想，哪個是比較多的：已遍盡、已耗盡的大海水或二或三滴殘留的水？」

「**大德**！這正是比較多的，即：已遍盡、已耗盡的大海水，二或三滴殘留的水是少量的。二或三滴殘留的水比較已遍盡、已耗盡的大海水後，既不來到百分之一，也不來到千分之一、不來到十萬分之一。

「同樣的，比丘們！……（中略）法眼的獲得有這麼大的利益。」

9. 山經

起源於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猶如男子對喜瑪拉雅山山王放置七顆芥子大小的碎石，比丘們！你們怎麼想，哪個是比較多的：七顆芥子大小的碎石或喜瑪拉雅山山王？」

「**大德**！這正是比較多的，即：喜瑪拉雅山山王，七顆芥子大小的碎石是少量的。七顆芥子大小的碎石比較喜瑪拉雅山山王後，既不來到百分之一，也不來到千分之一、不來到十萬分之一。」

「同樣的，比丘們！……（中略）法眼的獲得有這麼大的利益。」

10. 山經

起源於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猶如喜瑪拉雅山山王如果除了七顆芥子大小的碎石之外，走到遍盡、耗盡，比丘們！你們怎麼想，哪個是比較多的：七顆芥子大小的碎石或已遍盡、已耗盡的喜瑪拉雅山山王？」

「**大德**！這正是比較多的，即：已遍盡、已耗盡的喜瑪拉雅山山王，殘留的七顆芥子大小碎石是少量的。殘留的七顆芥子大小碎石比較已遍盡、已耗盡的喜瑪拉雅山山王後，既不來到百分之一，也不來到千分之一、不來到十萬分之一。」

「同樣的，比丘們！對見具足之人、已現觀的聖弟子來說，這正是比較多的，即：已被滅盡、已被消除的苦，殘留的是少量的，即：**最多七次**的狀態比較先前已被滅盡、已被消除的苦蘊後，既不來到百分之一，也不來到千分之一、

不來到十萬分之一。比丘們！法的現觀有這麼大利益，法眼的獲得有這麼大利益。」

11. 山經

起源於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猶如男子對須彌山山王放置七顆綠豆大小的碎石，比丘們！你們怎麼想，哪個是比較多的：被放置的七顆綠豆大小的碎石或須彌山山王？」

「[大德](#)！這正是比較多的，即：須彌山山王，被放置的七顆綠豆大小碎石是少量的。被放置的七顆綠豆大小碎石比須彌山山王後，既不來到百分之一，也不來到千分之一、不來到十萬分之一。」

「同樣的，比丘們！其他外道沙門、婆羅門、遊行者之證得比較見具足之人的聖弟子之證得後，既不來到百分之一，也不來到千分之一、不來到十萬分之一。比丘們！見具足之人有這麼大證得，有這麼大證智。」

現觀相應完成，其攝頌：

「指甲尖、蓮花池，合流水二則，
二則地、二則海洋，三則山的比喻。」

14. 界相應

種種品(1-10)

1. 種種界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種種界，你們要聽它！你們要好好作意！我將說了。」

「是的，大德！」比丘們回答世尊。

世尊說這個：

「比丘們！而什麼是種種界呢？眼界、色界、眼識界，耳界、聲界、耳識界，鼻界、氣味界、鼻識界，舌界、味道界、舌識界，身界、所觸界、身識界，意界、法界、意識界。比丘們！這被稱為種種界。」

2. 種種觸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緣於種種界生起種種觸。」

比丘們！而什麼是種種界呢？眼界、耳界、鼻界、舌界、身界、意界。比丘們！這被稱為種種界。

比丘們！而什麼是緣於種種界生起種種觸呢？比丘們！緣於眼界生起眼觸，緣於耳界.....緣於舌界.....緣於身界.....緣於意界生起意觸。比丘們！緣於種種界這樣生起種種觸。」

3. 非種種觸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緣於種種界生起種種觸，非緣於種種觸生起種種界。」

比丘們！而什麼是種種界呢？眼界……（中略）意界。比丘們！這被稱為種種界。

比丘們！而什麼是緣於種種界生起種種觸，非緣於種種觸生起種種界呢？比丘們！緣於眼界生起眼觸，非緣於眼觸生起眼界……（中略）緣於意界生起意觸，非緣於意觸生起意界。

比丘們！緣於種種界這樣生起種種觸，非緣於種種觸生起種種界。」

4. 種種受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緣於種種界生起種種觸，緣於種種觸生起種種受。」

比丘們！而什麼是種種界呢？眼界……（中略）意界。比丘們！這被稱為種種界。

比丘們！而什麼是緣於種種界生起種種觸，緣於種種觸生起種種受呢？

比丘們！緣於眼界生起眼觸，緣於眼觸生起眼觸所生受……（中略）緣於意界生起意觸，緣於意觸生起意觸所生受。

比丘們！緣於種種界這樣生起種種觸，緣於種種觸生起種種受。」

5. 種種受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緣於種種界生起種種觸，緣於種種觸生起種種受，非緣於種種受生起種種觸，非緣於種種觸生起種種界。」

比丘們！而什麼是種種界呢？眼界……（中略）意界。比丘們！這被稱為種種界。

比丘們！而什麼是緣於種種界生起種種觸，緣於種種觸生起種種受，非緣於種種受生起種種觸，非緣於種種觸生起種種界呢？比丘們！緣於眼界生起眼觸，緣於眼觸生起眼觸所生受，非緣於眼觸所生受生起眼觸，非緣於眼觸生起眼界……（中略）緣於意界生起意觸，緣於意觸生起意觸所生受，非緣於意觸所生受生起意觸，非緣於意觸生起意界。

比丘們！緣於種種界這樣生起種種觸，緣於種種觸生起種種受，非緣於種種受生起種種觸，非緣於種種觸生起種種界。」

6. 外部的種種界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種種界，**你們要聽**它！……（中略）。

比丘們！而什麼是種種界呢？色界、聲界、氣味界、味道界、**所觸界**、**法界**。比丘們！這被稱為種種界。」

7. 種種想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尊師**！」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說這個：

「比丘們！**緣於**種種界生起種種想；緣於種種想生起種種意向；緣於種種意向生起種種意欲；緣於種種意欲生起種種焦熱；緣於種種焦熱生起種種遍求。」

比丘們！而什麼是種種界呢？色界……（中略）**法界**。比丘們！這被稱為種種界。

比丘們！而什麼是緣於種種界生起種種想；緣於種種想生起種種意向；緣於種種意向生起種種意欲；緣於種種意欲生起種種焦熱；緣於種種焦熱生起種種遍求呢？

比丘們！緣於色界生起色想；緣於色想生起色意向；緣於色意向生起色意欲；緣於色意欲生起色焦熱；緣於色焦熱生起色遍求。……（中略）緣於法界生起法想；緣於法想生起法意向；緣於法意向生起法意欲；緣於法意欲生起法焦熱；緣於法焦熱生起法遍求。

比丘們！緣於種種界這樣生起種種想；緣於種種想生起種種意向；緣於種種意向生起種種意欲；緣於種種意欲生起種種焦熱；緣於種種焦熱生起種種遍求。」

8. 非種種遍求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緣於種種界生起種種想；緣於種種想生起種種意向；緣於種種意向生起種種意欲；緣於種種意欲生起種種焦熱；緣於種種焦熱生起種種遍求，非緣於種種遍求生起種種焦熱；非緣於種種焦熱生起種種意欲；非緣於種種意欲生起種種意向；非緣於種種意向生起種種想；非緣於種種想生起種種界。」

比丘們！而什麼是種種界呢？

色界.....（中略）法界。

比丘們！這被稱為種種界。

比丘們！而什麼是緣於種種界生起種種想；緣於種種想生起.....（中略）遍求，非緣於種種遍求生起種種焦熱；非緣於種種焦熱生起種種意欲；非緣於種種意欲生起種種意向；非緣於種種意向生起種種想；非緣於種種想生起種種界呢？

比丘們！緣於色界生起色想.....（中略）緣於法界生起法想；緣於法想生起.....（中略）法遍求；非緣於法遍求生起法焦熱；非緣於法焦熱生起法意欲；非緣於法意欲生起法意向；非緣於法意向生起法想；非緣於法想生起法界。

比丘們！緣於種種界這樣生起種種想；緣於種種想生起.....（中略）種種遍求；非緣於種種遍求生起種種焦熱；非緣於種種焦熱生起種種意欲；非緣於種種意欲生起種種意向；非緣於種種意向生起種種想；非緣於種種想生起種種界。」

9. 外部的種種觸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緣於種種界生起種種想；緣於種種想生起種種意向；緣於種種意向生起種種觸；緣於種種觸生起種種受；緣於種種受生起種種意欲；緣於種種意欲生起種種焦熱；緣於種種焦熱生起種種遍求；緣於種種遍求生起種種獲得。」

比丘們！而什麼是種種界呢？

色界.....（中略）法界。

比丘們！這被稱為種種界。

比丘們！而什麼是緣於種種界生起種種想；緣於種種想生起.....（中略）獲得呢？

比丘們！緣於色界生起色想；緣於色想生起色意向；緣於色意向生起色觸；緣於色觸生起色觸所生受；緣於色觸所生受生起色意欲；緣於色意欲生起色焦熱；緣於色焦熱生起色遍求；緣於色遍求生起色獲得。……（中略）緣於法界生起法想；緣於法想生起法意向；緣於法意向生起法觸；緣於法觸生起法觸所生受；緣於法觸所生受生起法意欲；緣於法意欲生起法焦熱；緣於法焦熱生起法遍求；緣於法遍求生起法獲得。

比丘們！緣於種種界這樣生起種種想；緣於種種想生起……（中略）種種遍求；緣於種種遍求生起種種獲得。」

10. 外部的種種觸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緣於種種界生起種種想；緣於種種想生起種種意向……觸……受……意欲……焦熱……緣於種種遍求生起種種獲得，非緣於種種獲得生起種種遍求；非緣於種種遍求生起種種焦熱；非緣於種種焦熱生起……（中略）意欲……受……觸……意向……想；非緣於種種想生起種種界。

比丘們！而什麼是種種界呢？

色界……（中略）法界。

比丘們！這被稱為種種界。

比丘們！而什麼是緣於種種界生起種種想；緣於種種想生起種種意向……觸……受……意欲……焦熱……遍求……獲得，非緣於種種獲得生起種種遍求；非緣於種種遍求生起種種焦熱……意欲……受……觸……非緣於種種意向生起種種想；非緣於種種想生起種種界呢？

比丘們！緣於色界生起色想……（中略）緣於法界生起法想；緣於法想生起……（中略）緣於法遍求生起法獲得，非緣於法獲得生起法遍求；非緣於法遍求生起法焦熱；非緣於法焦熱生起法意欲；非緣於法意欲生起法觸所生受；非緣於法觸所生受生起法觸；非緣於法觸生起法意向；非緣於法意向生起法想；非緣於法想生起法界。

比丘們！緣於種種界這樣生起種種想；緣於種種想生起……（中略）意向……觸……受……意欲……焦熱……遍求……獲得；非緣於種種獲得生起種種遍求；非緣於種種遍求生起種種焦熱；非緣於種種焦熱生起種種意欲；非緣於種種意欲生起

種種受；非緣於種種受生起種種觸；非緣於種種觸生起種種意向；非緣於種種意向生起種種想；非緣於種種想生起種種界。」

種種品第一，其攝頌：

「界、觸與非這個，受二則在後，
此自身內者五則，界、想與非這個，
觸二則隨後，此外部者五則。」

第二品(11-22)

11. 七界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有這七界，哪七個呢？光界、淨界、虛空無邊處界、識無邊處界、無所有處界、非想非非想處界、想受滅界。比丘們！這些是七界。」

當這麼說時，某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但這光界、淨界、虛空無邊處界、識無邊處界、無所有處界、非想非非想處界、想受滅界，這些界緣於什麼被知道(被辨別)呢？」

「比丘！這個光界，這個界緣於黑暗被知道。比丘！這個淨界，這個界緣於不淨被知道。比丘！這虛空無邊處界，這界緣於色被知道。比丘！這識無邊處界，這個界緣於虛空無邊處被知道。比丘！這無所有處界，這個界緣於識無邊處被知道。比丘！這非想非非想處界，這個界緣於無所有處被知道。比丘！這想受滅界，這個界緣於滅被知道。」

「大德！但光界、淨界、虛空無邊處界、識無邊處界、無所有處界、非想非非想處界、想受滅界，這些界的等至應該如何被到達(被得到)呢？」

「比丘！但這光界、淨界、虛空無邊處界、識無邊處界、無所有處界，這些界應該被想等至到達，比丘！這非想非非想處界，這個界應該被殘行等至到達，比丘！這想受滅界，這個界應該被滅等至到達。」

12. 有因緣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欲尋有因緣生起，非無因緣；惡意尋有因緣生起，非無因緣；**加害尋**有因緣生起，非無因緣。比丘們！而如何欲尋有因緣生起，非無因緣；惡意尋有因緣生起，非無因緣；加害尋有因緣生起，非無因緣呢？」

比丘們！**緣於**欲界欲想生起；緣於欲想欲的意向生起；緣於欲的意向**欲的意**欲生起；緣於欲的意欲欲的熱惱生起；緣於欲的熱惱欲的遍求生起，比丘們！遍求欲的遍求之**未聽聞的一般人**以三處錯誤地行動：以身、語、意。

比丘們！緣於惡意界惡意想生起；緣於惡意想惡意的意向生起.....（中略）惡意的意欲.....惡意的焦熱.....惡意的遍求，比丘們！遍求惡意的遍求之未聽聞的一般人以三處錯誤地行動：以身、語、意。

比丘們！緣於加害界**加害想**生起；緣於加害想加害的意向生起.....（中略）加害的意欲.....加害的焦熱.....加害的遍求，比丘們！遍求加害的遍求之未聽聞的一般人以三處錯誤地行動：以身、語、意。

比丘們！猶如男子掉落燃燒的草火把到乾草原中，如果不以手與以腳急速地使之熄滅，比丘們！這樣，凡依止草木的生物類，牠們會來到不幸與災厄。同樣的，比丘們！凡生起進入不正想的任何**沙門**或**婆羅門**不急速地捨斷、驅離、作終結、使之走到不存在者，他**當生**住於苦，有惱害，有**絕望**，有熱惱，以身體的崩解，死後**惡趣**能被預期。

比丘們！離欲尋有因緣生起，非無因緣；無惡意尋有因緣生起，非無因緣；不加害尋有因緣生起，非無因緣。比丘們！而如何離欲尋有因緣生起，非無因緣；無惡意尋有因緣生起，非無因緣；不加害尋有因緣生起，非無因緣呢？」

比丘們！**緣於**離欲界離欲想生起；緣於離欲想離欲的意向生起；緣於離欲的意向離欲的意欲生起；緣於離欲的意欲離欲的熱惱生起；緣於離欲的熱惱離欲的遍求生起，比丘們！遍求離欲的遍求的**有聽聞之聖弟子**以三處正確地行動：以身、語、意。

比丘們！緣於無惡意界無惡意想生起；緣於無惡意想**無惡意的意向**生起.....（中略）無惡意的意欲.....無惡意的焦熱.....無惡意的遍求，比丘們！遍求無惡意的遍求的**有聽聞之聖弟子**以三處正確地行動：以身、語、意。

比丘們！緣於無加害界無加害想生起；緣於無加害想**無加害的意向**生起.....（中略）無加害的意欲.....無加害的焦熱.....無加害的遍求，比丘們！遍求不

14. 界相應

加害的遍求的有聽聞之聖弟子以三處正確地行動：以身、語、意。

比丘們！猶如男子掉落燃燒的草火把到乾草原中，如果立即以手與以腳急速地使之熄滅，比丘們！這樣，凡依止草木的生物類，牠們不會來到不幸與災厄。同樣的，比丘們！凡生起進入不正想的任何沙門或婆羅門急速地捨斷、驅離、作終結、使之走到不存在者，他當生住於樂，不惱害，不絕望，不熱惱，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善趣能被預期。」

13. 磚屋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那低葛的磚屋中。

在那裡，世尊召喚比丘們：「比丘們！」

「尊師！」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說這個：

「比丘們！緣於界，想生起，見生起，尋生起。」

當這麼說時，尊者迦旃延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凡這個見：『關於諸非遍正覺者為遍正覺者』，大德！緣於什麼這個見被知道(被辨別)呢？」

「迦旃延！這是大的界(這個界是大的)，即：無明界。

迦旃延！緣於下劣的界，下劣的想、下劣的見、下劣的尋、下劣的思、下劣的欲求、下劣的願求、下劣的個人、下劣的言語生起，他告知、教導、公告、建立、開顯、解析、闡明下劣的，我說：『他的往生是下劣的。』

迦旃延！緣於中等的界，中等的想、中等的見、中等的尋、中等的思、中等的欲求、中等的願求、中等的個人、中等的言語生起，他告知、教導、公告、建立、開顯、解析、闡明中等的，我說：『他的往生是中等的。』

迦旃延！緣於勝妙的界，勝妙的想、勝妙的見、勝妙的尋、勝妙的思、勝妙的欲求、勝妙的願求、勝妙的個人、勝妙的言語生起，他告知、教導、公告、建立、開顯、解析、闡明勝妙的，我說：『他的往生是勝妙的。』」

14. 下劣志向者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眾生就從界(由於界)會合、集合：下劣志向者與下劣志向者一起會合、集合；善的志向者與善的志向者一起會合、集合。」

比丘們！過去世的眾生也曾就從界會合、集合：下劣志向者曾與下劣志向者一起會合、集合；善的志向者曾與善的志向者一起會合、集合。」

比丘們！未來世的眾生也將就從界會合、集合：下劣志向者將與下劣志向者一起會合、集合；善的志向者將與善的志向者一起會合、集合。」

比丘們！現在，現在世的眾生也就從界會合、集合：下劣志向者與下劣志向者一起會合、集合；善的志向者與善的志向者一起會合、集合。」

15. 經行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耆闍崛山。

當時，尊者舍利弗與眾多比丘一起在世尊附近經行；尊者大目犍連也與眾多比丘一起在世尊附近經行；尊者大迦葉也與眾多比丘一起在世尊附近經行；尊者阿那律也與眾多比丘一起在世尊附近經行；尊者富樓那滿慈子也與眾多比丘一起在世尊附近經行；尊者優波離也與眾多比丘一起在世尊附近經行；尊者阿難也與眾多比丘一起在世尊附近經行；提婆達多也與眾多比丘一起在世尊附近經行。

那時，世尊召喚比丘們：

「比丘們！你們看見舍利弗與眾多比丘一起正在經行嗎？」

「是的，大德！」

「比丘們！這些比丘全都是大慧者。」

比丘們！你們看見大目犍連與眾多比丘一起正在經行嗎？」

「是的，大德！」

「比丘們！這些比丘全都是大神通力者。」

比丘們！你們看見大迦葉與眾多比丘一起正在經行嗎？」

「是的，大德！」

「比丘們！這些比丘全都是頭陀論者。」

比丘們！你們看見阿那律與眾多比丘一起正在經行嗎？」

「是的，大德！」

「比丘們！這些比丘全都是天眼者。」

比丘們！你們看見富樓那滿慈子與眾多比丘一起正在經行嗎？」

「是的，大德！」

「比丘們！這些比丘全都是論法者。」

比丘們！你們看見優波離與眾多比丘一起正在經行嗎？」

「是的，大德！」

「比丘們！這些比丘全都是持律者。」

比丘們！你們看見阿難與眾多比丘一起正在經行嗎？」

「是的，大德！」

「比丘們！這些比丘全都是多聞者。」

比丘們！你們看見提婆達多與眾多比丘一起正在經行嗎？」

「是的，大德！」

「比丘們！這些比丘全都是惡欲求者。」

比丘們！眾生就從界(由於界)會合、集合：下劣志向者與下劣志向者一起會合、集合；善的志向者與善的志向者一起會合、集合。

比丘們！過去世的眾生也曾就從界會合、集合：下劣志向者曾與下劣志向者一起會合、集合；善的志向者曾與善的志向者一起會合、集合。

比丘們！未來世的眾生也將就從界會合、集合：下劣志向者將與下劣志向者一起會合、集合；善的志向者將與善的志向者一起會合、集合。

比丘們！現在，現在世的眾生也就從界會合、集合：下劣志向者與下劣志向者一起會合、集合；善的志向者與善的志向者一起會合、集合。」

16. 有偈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眾生就從界(由於界)會合、集合：下劣志向者與下劣志向者一起會合、集合。」

比丘們！過去世的眾生也曾就從界會合、集合：下劣志向者曾與下劣志向者一起會合、集合。

比丘們！未來世的眾生也將就從界會合、集合：下劣志向者將與下劣志向者一起會合、集合。

比丘們！現在，現在世的眾生也就從界會合、集合：下劣志向者與下劣志向者一起會合、集合。

比丘們！猶如糞與糞會合、集合；尿與尿會合、集合；唾液與唾液會合、集合；膿與膿會合、集合；血與血會合、集合。同樣的，比丘們！眾生就從界會

14. 界相應

合、集合：下劣志向者與下劣志向者一起會合、集合。過去世……（中略）未來世……（中略）比丘們！現在，現在世的眾生也就從界會合、集合：下劣志向者與下劣志向者一起會合、集合。

比丘們！眾生就從界會合、集合：善的志向者與善的志向者一起會合、集合。

比丘們！過去世的眾生也曾就從界會合、集合：善的志向者曾與善的志向者一起會合、集合。

比丘們！未來世……（中略）比丘們！現在，現在世的眾生也就從界會合、集合：善良志向者與善良志向者一起會合、集合。

比丘們！猶如乳與乳會合、集合；油與油會合、集合；酥與酥會合、集合；蜜與蜜會合、集合；糖蜜與糖蜜會合、集合。同樣的，比丘們！眾生就從界會合、集合：善的志向者將與善的志向者一起會合、集合。過去世……（中略）未來世……（中略）比丘們！現在，現在世的眾生也就從界會合、集合：善的志向者將與善的志向者一起會合、集合。」

世尊說這個，說這個後，[善逝](#)、[大師](#)又更進一步說這個：

「從接觸欲林被生，以不接觸被切斷，
如登上小木頭後，會沈沒在大海中。
這樣由於懈怠者，善生活者也沈沒，
因此應該避開他：懈怠缺乏活力者。
與獨居的聖者們，與自我努力的禪修者，
與常發動活力者，應該與賢智者共住。」[\[It.78\]](#)

17. 無信者合流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眾生就從界會合、集合：無信者與無信者一起會合、集合，無慚者與無慚者一起會合、集合，無愧者與無愧者一起會合、集合，少聞者與少聞者一起會合、集合，懈怠者與懈怠者一起會合、集合，[念已忘失](#)者與念已忘失者一起會合、集合，劣慧者與劣慧者一起會合、集合。

比丘們！過去世的眾生也曾就從界會合、集合：無信者曾與無信者一起會合、集合，無慚者曾與無慚者一起會合、集合，無愧者曾與無愧者一起會合、集

合，少聞者曾與少聞者一起會合、集合，懈怠者曾與懈怠者一起會合、集合，念已忘失者曾與念已忘失者一起會合、集合，劣慧者曾與劣慧者一起會合、集合。

比丘們！未來世的眾生也將就從界會合、集合：無信者將與無信者一起會合、集合，無慚者將與無慚者一起會合、集合，無愧者將與無愧者一起會合、集合，少聞者將與少聞者一起會合、集合，懈怠者將與懈怠者一起會合、集合，念已忘失者將與念已忘失者一起會合、集合，劣慧者將與劣慧者一起會合、集合。

比丘們！現在，現在世的眾生也就從界會合、集合：無信者與無信者一起會合、集合，無慚者與無慚者一起會合、集合，無愧者與無愧者一起會合、集合，少聞者與少聞者一起會合、集合，懈怠者與懈怠者一起會合、集合，念已忘失者與念已忘失者一起會合、集合，劣慧者與劣慧者一起會合、集合。

比丘們！眾生就從界會合、集合：有信者與有信者一起會合、集合，有慚者與有慚者一起會合、集合，有愧者與有愧者一起會合、集合，多聞者與多聞者一起會合、集合，活力已被發動者與活力已被發動者一起會合、集合，念已現起者與念已現起者一起會合、集合，有慧者與有慧者一起會合、集合。

比丘們！過去世的……（中略）比丘們！未來世的……（中略）比丘們！現在，現在世的眾生也就從界會合、集合：有信者與有信者一起會合、集合……有慧者與有慧者一起會合、集合。」

18. 無信者之根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眾生就從界會合、集合：無信者與無信者一起會合、集合，無慚者與無慚者一起會合、集合，劣慧者與劣慧者一起會合、集合，有信者與有信者一起會合、集合，有慚者與有慚者一起會合、集合，有愧者與有愧者一起會合、集合。

比丘們！過去世的眾生也曾就從界會合、集合：……（中略）比丘們！未來世的眾生也將就從界會合、集合：……（中略）比丘們！現在，現在世的眾生也就從界會合、集合：無信者與無信者一起會合、集合，無慚者與無慚者一起會合、集合，劣慧者與劣慧者一起會合、集合，有信者與有信者一起會合、集合，有慚者與有慚者一起會合、集合，有愧者與有愧者一起會合、集合。（1）

比丘們！眾生就從界會合、集合：無信者與無信者一起會合、集合，無愧者與無愧者一起會合、集合，劣慧者與劣慧者一起會合、集合，有信者與有信者一

14. 界相應

起會合、集合，有愧者與有愧者一起會合、集合，有慧者與有慧者一起會合、集合。……（中略）應詳如第一部分那樣使之詳細。（2）

比丘們！眾生就從界……（中略）無信者與無信者一起會合、集合，少聞者與少聞者一起會合、集合，劣慧者與劣慧者一起會合、集合，有信者與有信者一起會合、集合，多聞者與多聞者一起會合、集合，有慧者與有慧者一起會合、集合。……（中略）。（3）

比丘們！眾生就從界……（中略）無信者與無信者一起會合、集合，懈怠者與懈怠者一起會合、集合，劣慧者與劣慧者一起會合、集合，有信者與有信者一起會合、集合，活力已被發動者與活力已被發動者一起會合、集合，有慧者與有慧者一起會合、集合。……（中略）。（4）

比丘們！眾生就從界……（中略）無信者與無信者一起會合、集合，念已忘失者與念已忘失者一起會合、集合，劣慧者與劣慧者一起會合、集合，有信者與有信者一起會合、集合，念已現起者與念已現起者一起會合、集合，有慧者與有慧者一起會合、集合。……（中略）。」（5）

19. 無慚者之根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眾生就從界……（中略）無慚者與無慚者一起會合、集合，無愧者與無愧者一起會合、集合，劣慧者與劣慧者一起會合、集合，有慚者與有慚者一起會合、集合，有愧者與有愧者一起會合、集合，有慧者與有慧者一起會合、集合。……（中略）。（1）

無慚者與無慚者一起會合、集合，少聞者與少聞者一起會合、集合，劣慧者與劣慧者一起會合、集合，有慚者與有慚者一起會合、集合，多聞者與多聞者一起會合、集合，有慧者與有慧者一起會合、集合。……（中略）。（2）

無慚者與無慚者一起會合、集合，懈怠者與懈怠者一起會合、集合，劣慧者與劣慧者一起會合、集合，有慚者與有慚者一起會合、集合，活力已被發動者與活力已被發動者一起會合、集合，有慧者與有慧者一起會合、集合。……（中略）。（3）

無慚者與無慚者一起會合、集合，念已忘失者與念已忘失者一起會合、集合，劣慧者與劣慧者一起會合、集合，有慚者與有慚者一起會合、集合，念已現

14. 界相應

起者與念已現起者一起會合、集合，有慧者與有慧者一起會合、集合。……（中略）。（4）

20. 無愧者之根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眾生就從界會合、集合：無愧者與無愧者一起會合、集合，少聞者與少聞者一起會合、集合，劣慧者與劣慧者一起會合、集合，有愧者與有愧者一起會合、集合，多聞者與多聞者一起會合、集合，有慧者與有慧者一起會合、集合。……（中略）。（1）

比丘們！眾生就從界會合、集合：無愧者與無愧者一起會合、集合，懈怠者與懈怠者一起會合、集合，劣慧者與劣慧者一起會合、集合，有愧者與有愧者一起會合、集合，活力已被發動者與活力已被發動者一起會合、集合，有慧者與有慧者一起會合、集合。……（中略）。（2）

比丘們！眾生就從界會合、集合：無愧者與無愧者一起會合、集合，念已忘失者與念已忘失者一起會合、集合，劣慧者與劣慧者一起會合、集合，有愧者與有愧者一起會合、集合，念已現起者與念已現起者一起會合、集合，有慧者與有慧者一起會合、集合。……（中略）。（3）

21. 少聞者之根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眾生就從界會合、集合：少聞者與少聞者一起會合、集合，懈怠者與懈怠者一起會合、集合，劣慧者與劣慧者一起會合、集合，多聞者與多聞者一起會合、集合，活力已被發動者與活力已被發動者一起會合、集合，有慧者與有慧者一起會合、集合。……（中略）。（1）

比丘們！眾生就從界會合、集合：少聞者與少聞者一起會合、集合，念已忘失者與念已忘失者一起會合、集合，劣慧者與劣慧者一起會合、集合，多聞者與多聞者一起會合、集合，念已現起者與念已現起者一起會合、集合，有慧者與有慧者一起會合、集合。……（中略）。（2）

22. 懈怠者之根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眾生就從界會合、集合：懈怠者與懈怠者一起會合、集合，念已忘失者與念已忘失者一起會合、集合，劣慧者與劣慧者一起會合、集合，活力已被發動者與活力已被發動者一起會合、集合，念已現起者與念已現起者一起會合、集合，有慧者與有慧者一起會合、集合。.....（中略）

第二品，其攝頌：

「這七[界]與有因緣，與以磚屋，
下劣志向者、經行，有偈、無信者為第七，
無信者之根五則，四則無慚者之根，
無愧之根三則，二則少聞者之根，
懈怠者之根一說，諸經有三[乘]五則，
二十二經已說，被稱為第二品。」

業的路徑品(23-29)

23. 不得定者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眾生就從界會合、集合：無信者與無信者一起會合、集合，無慚者與無慚者一起會合、集合，無愧者與無愧者一起會合、集合，不得定者與不得定者一起會合、集合，劣慧者與劣慧者一起會合、集合。

有信者與有信者一起會合、集合，有慚者與有慚者一起會合、集合，有愧者與有愧者一起會合、集合，得定者與得定者一起會合、集合，有慧者與有慧者一起會合、集合。」

24. 破戒者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眾生就從界會合、集合：無信者與無信者一起會合、集合，無慚者與無慚者一起會合、集合，無愧者與無愧者一起會合、集合，破戒者與破戒者一起會合、集合，劣慧者與劣慧者一起會合、集合。

有信者與有信者一起會合、集合，有慚者與有慚者一起會合、集合，有愧者與有愧者一起會合、集合，持戒者與持戒者一起會合、集合，有慧者與有慧者一起會合、集合。」

25. 五學處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眾生就從界會合、集合：殺生者與殺生者一起會合、集合；**未給予而取者**與**未給予而取者**一起會合、集合；**邪淫者**與**邪淫者**一起會合、集合；**妄語者**與**妄語者**一起會合、集合；穀酒、果酒、**酒放逸處者**與穀酒、果酒、酒放逸處者一起會合、集合。

離殺生者與離殺生者一起會合、集合；離**未給予而取者**與離**未給予而取者**一起會合、集合；離**邪淫者**與離**邪淫者**一起會合、集合；離**妄語者**與離**妄語者**一起會合、集合；離穀酒、果酒、**酒放逸處者**與離穀酒、果酒、酒放逸處者一起會合、集合。」

26. 七種業的路徑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眾生就從界會合、集合：殺生者與殺生者一起會合、集合；**未給予而取者**與**未給予而取者**一起會合、集合；**邪淫者**與**邪淫者**一起會合、集合；**妄語者**與**妄語者**一起會合、集合；**離間語者**與**離間語者**一起會合、集合；**粗惡語者**與**粗惡語者**一起會合、集合；**雜穢語者**與**雜穢語者**一起會合、集合。」

14. 界相應

離殺生者……（中略）離未給予而取者……離邪淫者……離妄語者……離離間語者與離離間語者一起會合、集合；離粗惡語者與離粗惡語者一起會合、集合；離雜穢語者與離雜穢語者一起會合、集合。」

27. 十種業的路徑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眾生就從界會合、集合：殺生者與殺生者一起會合、集合；未給予而取者……（中略）邪淫者……妄語者……離間語者……粗惡語者……雜穢語者與雜穢語者一起會合、集合；貪婪者與貪婪者一起會合、集合；有瞋害心者與有瞋害心者一起會合、集合；邪見者與邪見者一起會合、集合。」

離殺生者……（中略）離未給予而取者……離邪淫者……離妄語者……離離間語者……離粗惡語者……離雜穢語者與離雜穢語者一起會合、集合；不貪婪者與不貪婪者一起會合、集合；無瞋害心者與無瞋害心者一起會合、集合；正見者與正見者一起會合、集合。」

28. 八支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眾生就從界會合、集合：邪見者與邪見者一起會合、集合；邪志者……（中略）邪語者……邪業者……邪命者……邪精進者……邪念者與邪念者一起會合、集合；邪定者與邪定者一起會合、集合。」

正見者與正見者一起會合、集合；正志者……（中略）正語者……正業者……正命者……正精進者……正念者……正定者與正定者一起會合、集合。」

29. 十支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眾生就從界會合、集合：邪見者與邪見者一起會合、集合；邪志者……（中略）邪語者……邪業者……邪命者……邪精進者……邪念者與邪念者一起

14. 界相應

會合、集合；邪定者與邪定者一起會合、集合；**邪智**者與邪智者一起會合、集合；**邪解脫**者與邪解脫者一起會合、集合。

正見者與正見者一起會合、集合；正志者……（中略）正語者……正業者……正命者……正精進者……正念者……正定者與正定者一起會合、集合；**正智**者與正智者一起會合、集合；正解脫者與正解脫者一起會合、集合。」

七經的攝頌：

不得定者、破戒者，與五學處，
七種業的路徑被說，與以十種業的路徑，
八支為第六說，與以十支為第七。
業的路徑品第三。

第四品(30-39)

30. 四界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

……（中略）

「比丘們！有這四界，哪四個呢？地界、水界、火界、風界，比丘們！這些是四界。」

31. 正覺以前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就在我**正覺**以前，還是未現**正覺**的菩薩時這麼想：『對地界來說，什麼是**樂味**，什麼是**過患**，什麼是**出離**？對水界來說，什麼是樂味，什麼是過患，什麼是出離？對火界來說，什麼是樂味，什麼是過患，什麼是出離？對風界來說，什麼是樂味，什麼是過患，什麼是出離？』

比丘們！我這麼想：『凡緣於地界樂、喜悅生起，這是地界的樂味；凡地界是無常的、苦的、變易法，這是地界的過患；凡對地界欲貪的調伏、欲貪的捨斷，這是地界的出離。』

凡緣於水界……（中略）凡緣於火界……（中略）凡緣於風界樂、喜悅生起，這是風界的樂味；凡風界是無常的、苦的、變易法，這是風界的過患；凡對風界欲貪的調伏、欲貪的捨斷，這是風界的出離。』

比丘們！而只要我對這四界不這樣如實證知：樂味為樂味、過患為過患、出離為出離，比丘們！我在包括天、魔、梵的世間；包括沙門、婆羅門、天、人的世代中，不自稱『已現正覺無上遍正覺』。

比丘們！但當我對這四界這樣如實證知：樂味為樂味、過患為過患、出離為出離，比丘們！我在包括天、魔、梵的世間；包括沙門、婆羅門、天、人的世代中，才自稱『已現正覺無上遍正覺』。又，我的智與見生起：『我的解脫不可動搖，這是最後的出生，現在，沒有再有了。』」

32. 我曾行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我曾行遍求地界的樂味，曾到達那地界的所有樂味，所有地界的樂味之所及，那個被我以慧善見。

比丘們！我曾行遍求地界的過患，曾到達那地界的所有過患，所有地界的過患之所及，那個被我以慧善見。

比丘們！我曾行遍求地界的出離，曾到達那地界的所有出離，所有地界的出離之所及，那個被我以慧善見。

比丘們！我曾行遍求水界的……比丘們！我曾行遍求火界的……比丘們！我曾行遍求風界的樂味，曾到達那風界的所有樂味，所有風界的樂味之所及，那個被我以慧善見。比丘們！我曾行遍求風界的過患，曾到達那風界的所有過患，所有風界的過患之所及，那個被我以慧善見。比丘們！我曾行遍求風界的出離，曾到達那風界的所有出離，所有風界的出離之所及，那個被我以慧善見。

比丘們！只要我對這些四界不如實證知：樂味為樂味、過患為過患、出離為出離，比丘們！我在包括天、魔、梵的世間；包括沙門、婆羅門、天、人的世代中，不自稱『已現正覺無上遍正覺』。

比丘們！但當我對這些四界如實證知：樂味為樂味、過患為過患、出離為出離，比丘們！我在包括天、魔、梵的世間；包括沙門、婆羅門、天、人的世代中，才自稱『已現正覺無上遍正覺』。又，我的智與見生起：『我的解脫不可動搖，這是最後的出生，現在，沒有再有了。』」

33. 如果沒有這個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如果沒有這地界的樂味，則眾生不會在這地界上貪著；比丘們！但因為有地界的樂味，因此眾生在地界上貪著。」

「比丘們！如果沒有這地界的過患，則眾生不會在這地界上厭；比丘們！但因為有地界的過患，因此眾生在地界上厭。」

「比丘們！如果沒有這地界的出離，則眾生不會在這地界上出離；比丘們！但因為有地界的出離，因此眾生在地界上出離。」

「比丘們！如果沒有這水界的樂味……（中略）比丘們！如果沒有這火界的樂味……比丘們！如果沒有這風界的樂味，則眾生不會在這風界上貪著。比丘們！但因為有風界的樂味，因此眾生在風界上貪著。比丘們！如果沒有這風界的過患，則眾生不會在這風界上厭；比丘們！但因為有風界的過患，因此眾生在風界上厭。比丘們！如果沒有這風界的出離，則眾生不會在這風界上出離；比丘們！但因為有風界的出離，因此眾生在風界上出離。」

「比丘們！而只要這些眾生對這四界不如實證知：樂味為樂味、過患為過患、出離為出離，比丘們！這些眾生就仍然未從這包括天、魔、梵的世間；包括沙門、婆羅門、天、人的世代中出離、離縛、脫離，以離被限制之心而住。」

「比丘們！但當眾生對這四界如實證知：樂味為樂味、過患為過患、出離為出離，比丘們！眾生已從這包括天、魔、梵的世間；包括沙門、婆羅門、天、人的世代中出離、離縛、脫離，以離被限制之心而住。」

34. 一向的苦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如果這地界存在一向的苦，已掉入苦，已進入苦，不被樂進入，則眾生不會在這地界上貪著，比丘們！但因為地界是樂的，已掉入樂，已進入樂，不被苦進入，因此眾生在地界上貪著。」

「比丘們！如果這水界……（中略）比丘們！如果這火界……比丘們！如果這風界存在一向的苦，已掉入苦，已進入苦，不被樂進入，則眾生不會在這風界上貪著，比丘們！但因為風界是樂的，已掉入樂，已進入樂，不被苦進入，因此眾生在風界上貪著。」

比丘們！如果這地界存在一向的樂，已掉入樂，已進入樂，不被苦進入，則眾生不會在這地界上厭，比丘們！但因為地界是苦的，已掉入苦，已進入苦，不被樂進入，因此眾生在地界上厭。

比丘們！如果這水界……（中略）比丘們！如果這火界……比丘們！如果這風界存在一向的樂，已掉入樂，已進入樂，不被苦進入，則眾生不會在這地界上厭，比丘們！但因為地界是苦的，已掉入苦，已進入苦，不被樂進入，因此眾生在地界上厭。

35. 歡喜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凡歡喜地界者，他歡喜苦；凡歡喜苦者，我說：『他不從苦被解脫。』凡歡喜水界者……（中略）凡歡喜火界者……凡歡喜風界者，他歡喜苦；凡歡喜苦者，我說：『他不從苦被解脫。』

比丘們！凡不歡喜地界者，他不歡喜苦；凡不歡喜苦者，我說：『他從苦被解脫。』凡不歡喜水界者……（中略）凡不歡喜火界者……凡不歡喜風界者，他不歡喜苦；凡不歡喜苦者，我說：『他從苦被解脫。』

36. 生起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凡地界的**生起**、存續、生出、顯現，這是苦的生起、病的存續、老死的顯現。

凡水界的……（中略）凡火界的……凡風界的生起、存續、生出、顯現，這是苦的生起，病的存續，老死的顯現。

比丘們！而凡地界的**滅**、平息、滅沒，這是苦的滅、病的平息、老死的滅沒。

凡水界的……（中略）凡火界的……凡風界的滅、平息、滅沒，這是苦的滅、病的平息、老死的滅沒。」

37. 沙門婆羅門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有這些四界，哪四個呢？即：地界、水界、火界、風界，比丘們！凡任何**沙門**或**婆羅門**不如實知道這四界的樂味、過患、出離者，比丘們！那些沙門或婆羅門不被我認同為**沙門中的沙門**，或認同為婆羅門中的婆羅門，而且，那些尊者也不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沙門義或婆羅門義。

比丘們！凡任何沙門或婆羅門如實知道這四界的樂味、過患、出離者，比丘們！那些沙門或婆羅門被我認同為沙門中的沙門，或認同為婆羅門中的婆羅門，而且，那些尊者也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沙門義或婆羅門義。」

38. 沙門婆羅門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有這四界，哪四個呢？即：地界、水界、火界、風界，比丘們！凡任何**沙門**或**婆羅門**不如實知道這四界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者.....（中略）[如實]了知.....（中略）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沙門義或婆羅門義。」

39. 沙門婆羅門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凡任何**沙門**或**婆羅門**不知道地界，不知道地界集，不知道地界滅，不知道導向地界滅道跡，水界.....（中略）火界.....不知道風界，不知道風界集，不知道風界滅，不知道導向風界滅道跡者，比丘們！那些沙門或婆羅門不被我認同為**沙門中的沙門**，或認同為婆羅門中的婆羅門，而且，那些尊者也不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沙門義或婆羅門義。

比丘們！凡任何沙門或婆羅門知道地界，知道地界集，知道地界滅，知道導向地界滅道跡，水界.....（中略）火界.....知道風界，知道風界集，知道風界滅，知道導向風界滅道跡者，比丘們！那些沙門或婆羅門被我認同為沙門中的沙門，

14. 界相應

或認同為婆羅門中的婆羅門，而且，那些尊者也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沙門義或婆羅門義。」

第四品，其攝頌：

「四[界]、以前、行，如果沒有這個與苦，

歡喜與生起，三則沙門婆羅門。」

界相應完成。

15. 無始相應

第一品(1-10)

1. 草木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

在那裡，世尊召喚比丘們：「比丘們！」

「尊師！」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說這個：

「比丘們！這輪迴是無始的，無明蓋、渴愛結之眾生的流轉、輪迴之起始點不被知道。」

比丘們！猶如男子切斷凡在這贍部洲中的草、木、枝、葉後收集在一起，然後製作一一四指量(寬)的小樹枝後放置：『這是我的母親，這是我母親她的母親。』比丘們！那位男子的母親還未被遍盡，而在這贍部洲中的草、木、枝、葉走到遍盡、耗盡，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這輪迴是無始的，無明蓋、渴愛結之眾生的流轉、輪迴之起始點不被知道。

比丘們！你們已這麼長時間地經驗苦的，經驗尖銳的，經驗不幸，使墓地增加，比丘們！到那個程度，這就足以要在一切行上厭！足以要離染！足以要解脫！」

2. 地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這輪迴是無始的，無明蓋、渴愛結之眾生的流轉、輪迴之起始點不被知道。」

15. 無始相應

比丘們！猶如男子製作這大地成一一棗核大小的泥丸後放置：『這是我的父親，這是我父親他的父親。』比丘們！那位男子的父親的父親還未被遍盡，而這大地走到遍盡、耗盡，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這輪迴是無始的，無明蓋、渴愛結之眾生的流轉、輪迴之起始點不被知道。

比丘們！你們已這麼長時間地經驗苦的，經驗尖銳的，經驗不幸，使墓地增加，比丘們！到那個程度，這就足以要在一切行上厭！足以要離染！足以要解脫！」

3. 淚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這輪迴是無始的，無明蓋、渴愛結之眾生的流轉、輪迴之起始點不被知道。

比丘們！你們怎麼想，哪個是比較多的：你們經這長時間流轉、輪迴，與不合意的結合、與合意的別離而悲泣、哭泣所流出的淚流或四大海中的水？」

「**大德**！如我們了知**世尊**教導的法，大德！這正是比較多的：我們經這長時間流轉、輪迴，與不合意的結合、與合意的別離而悲泣、哭泣所流出的淚流，而非四大海中的水。」

「比丘們！好！好！比丘們！你們這麼了知我教導的法，好！比丘們！這正是比較多的：你們經這長時間流轉、輪迴，與不合意的結合、與合意的別離而悲泣、哭泣所流出的淚流，而非四大海中的水。比丘們！你們已長時間地經驗母親的死亡，是你們經驗那些母親死亡的，與不合意的結合、與合意的別離而悲泣、哭泣所流出的淚流，而非四大海中的水；比丘們！經驗父親死亡.....（中略）經驗兄弟死亡.....經驗姊妹死亡.....經驗兒子死亡.....經驗女兒死亡.....經驗親族的不幸.....經驗財產的不幸.....比丘們！你們已長時間地經驗疾病的不幸，是你們經驗那些疾病的不幸的，與不合意的結合、與合意的別離而悲泣、哭泣所流出的淚流，而非四大海中的水，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這輪迴是無始的.....（中略）比丘們！到那個程度，這就足以要在一切行上厭！足以要離染！足以要解脫！」

4. 乳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15. 無始相應

「比丘們！這輪迴是無始的，無明蓋、渴愛結之眾生的流轉、輪迴之起始點不被知道。」

比丘們！你們怎麼想，哪個是比較多的：你們經這長時間流轉、輪迴所喝的母乳或四大海中的水？」

「大德！如我們了知世尊教導的法，大德！這正是比較多的：我們經這長時間流轉、輪迴所喝的母乳，而非四大海中的水。」

「比丘們！好！好！比丘們！你們這麼了知我教導的法，好！比丘們！這正是比較多的：你們經這長時間流轉、輪迴所喝的母乳，而非四大海中的水，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這輪迴是無始的……（中略）足以要解脫！」

5. 山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園。

那時，某位比丘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一劫有多長呢？」

「比丘！一劫是長的，它不容易計算『幾年』，或『幾百年』，或『幾千年』，或『幾十萬年』。」

「大德！但能作譬喻嗎？」

「比丘！能。」世尊說。

「比丘！猶如大岩山，長一由旬、寬一由旬、高一由旬，無裂、無洞、堅固，男子每經過一百年以迦尸出產的布擦它一次，比丘！大岩山以這個行動比較快走到遍盡、耗盡，而非一劫。」

比丘！一劫這麼長，比丘！對這麼長的劫，不只一劫被輪迴了，不只一百劫被輪迴了，不只一千劫被輪迴了，不只十萬劫被輪迴了，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這輪迴是無始的……起始點……（中略）到那個程度，這就足以要在一切行上厭！足以要離染！足以要解脫！」

6. 芥子經

住在舍衛城。

15. 無始相應

那時，某位比丘去見世尊。……（中略）

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一劫有多長呢？」

「比丘！一劫是長的，它不容易計算『幾年』，或……（中略）或『幾十萬年』。」

「大德！但能作譬喻嗎？」

「比丘！能。」世尊說。

「比丘！猶如鐵製的城市，長一由旬、寬一由旬、高一由旬，被充滿緊壓成團狀的芥子，男子每經過一百年從那裡取出一粒芥子，比丘！大芥子堆以這個行動比較快走到遍盡、耗盡，而非一劫。」

比丘！一劫這麼長，比丘！對這麼長的劫，不只一劫被輪迴了，不只百劫被輪迴了，不只千劫被輪迴了，不只十萬劫被輪迴了，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這輪迴是無始的……（中略）足以要解脫！」

7. 弟子經

住在舍衛城。

那時，眾多比丘去見世尊。……（中略）

在一旁坐下的那些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有多少劫已過去、已經過呢？」

「比丘們！很多劫已過去、已經過，它們不容易計算『幾劫』，或『幾百劫』，或『幾千劫』，或『幾十萬劫』。」

「大德！但能作譬喻嗎？」

「比丘們！能。」世尊說。

「比丘們！這裡，如果有一百年壽命、一百年生命的四位弟子，他們每天各回憶十萬劫，比丘們！仍有劫未被他們回憶，而一百年壽命、一百年生命的那四位弟子經過一百年死了。」

比丘們！這麼多劫已過去、已經過，它們不容易計算『幾劫』，或『幾百劫』，或『幾千劫』，或『幾十萬劫』，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這輪迴是無始的……（中略）足以要解脫！」

8. 恒河經

住在王舍城[栗鼠飼養處的]竹林中。

那時，[某位婆羅門去見世尊](#)。抵達後，與世尊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那位[婆羅門](#)對世尊說這個：

「喬達摩先生！有多少劫已過去、已經過呢？」

「婆羅門！很多劫已過去、已經過，它們不容易計算『幾劫』，或『幾百劫』，或『幾千劫』，或『幾十萬劫』。」

「但，喬達摩先生！能作譬喻嗎？」

「婆羅門！能。」世尊說。

「婆羅門！猶如從這恒河起源到流入大海處，凡在這中間的沙，它們不容易計算『幾粒沙』，或『幾百粒沙』，或『幾千粒沙』，或『幾十萬粒沙』，婆羅門！比那個更多的劫已過去、已經過，它們不容易計算『幾劫』，或『幾百劫』，或『幾千劫』，或『幾十萬劫』，那是什麼原因呢？婆羅門！這輪迴是無始的，無明蓋、渴愛結之眾生的流轉、輪迴之[起始點](#)不被知道。

婆羅門！已這麼長時間地經驗苦的，經驗尖銳的，經驗不幸，使墓地增加，婆羅門！到那個程度，這就足以要在一切行上厭！足以要離染！足以要解脫！」

當這麼說時，那位婆羅門對世尊說這個：

「太偉大了，喬達摩先生！太偉大了，喬達摩先生！……（中略）請喬達摩尊師記得我為優婆塞，從今天起終生歸依。」

9. 棍子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這輪迴是無始的，無明蓋、渴愛結之眾生的流轉、輪迴之[起始點](#)不被知道。

比丘們！猶如棍子被向上拋擲到空中，有時(一次)以底(根)部落下，有時以中間落下，有時以頂(端)部落下。同樣的，比丘們！無明蓋、渴愛結的眾生流轉輪迴，有時從這個世界到其它世界，有時從其它世界到這個世界，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這輪迴是無始的……（中略）足以要解脫！」

10. 個人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耆闍崛山。

在那裡，世尊召喚比丘們：「比丘們！」

「尊師！」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說這個：

「比丘們！這輪迴是無始的……（中略）。

比丘們！對一位個人來說，當流轉、輪迴一劫時，如果被收集者收集，且不消失，會有如這毘富羅山這麼大的骨骸累積、骨骸堆積、骨骸聚集，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這輪迴是無始的……（中略）足以要解脫！」

世尊說這個，說這個後，善逝、大師又更進一步說這個：

「經一劫一個人的，骨骸累積，

會成為等同山的聚集，像這樣被大仙說。

又這被宣說：它有毘富羅山大，

在摩揭陀的王舍城，耆闍崛山北方的。

當諸聖諦，他以正確之慧看見：

苦、苦的生起，與苦的超越，

以及八支聖道：導向苦的寂靜。

那個人最多七次，流轉後，

從一切結的滅盡，有苦的結束。」

第一品，其攝頌：

「草木與地，淚、乳與山，

芥子、弟子、恒河，棍子與以個人。」

第二品(11-20)

11. 不幸者經

被我這麼聽聞：

15. 無始相應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

在那裡，世尊召喚比丘們：「比丘們！」

「尊師！」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說這個：

「比丘們！這輪迴是無始的，無明蓋、渴愛結之眾生的流轉、輪迴之起始點不被知道。」

比丘們！凡如果你們看到不幸者、來到不好者，結論應該被走到：『我們經這長時間也已像這樣經驗。』那是什麼原因呢？……（中略）比丘們！到那個程度，這就足以要在一切行上厭！足以要離染！足以要解脫！」

12. 安樂者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這輪迴是無始的……（中略）。

比丘們！如果你們看到安樂者、極幸福者，結論應該被走到：『我們經這長時間也已像這樣經驗過。』那是什麼原因呢？

比丘們！這輪迴是無始的……（中略）起始點不被知道……（中略）足以要解脫！」

13. 約三十位經

住在王舍城的竹林中。

那時，約三十位波婆城的比丘全是住林野者、全是常乞食者、全是穿糞掃衣者、全是但三衣者、全是有結縛者，他們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

那時，世尊這麼想：

「這約三十位波婆城的比丘全是住林野者、全是常乞食者、全是穿糞掃衣者、全是但三衣者、全是有結縛者，讓我教導他們像這樣的法，依之就在這座位上，他們的心不執取後從諸煩惱被解脫。」

那時，世尊召喚比丘們：「比丘們！」

「尊師！」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15. 無始相應

世尊說這個：

「比丘們！這輪迴是無始的，無明蓋、渴愛結之眾生的流轉、輪迴之起始點不被知道。比丘們！你們怎麼想，哪個是比較多的：你們經這長時間流轉、輪迴，頭被切斷所流出的血流或四大海中的水？」

「**大德**！如我們了知世尊教導的法，大德！這正是比較多的：我們經這長時間流轉、輪迴，頭被切斷所流出的血流，而非四大海中的水。」

「比丘們！好！好！比丘們！你們這麼了知我教導的法，好！比丘們！這正是比較多的：你們經這長時間流轉、輪迴，頭被切斷所流出的血流，而非四大海中的水：比丘們！是你們長時間被出生為牛，為牛時的頭被切斷所流出的血流，而非四大海中的水；比丘們！是你們長時間被出生為水牛，為水牛時的頭被切斷所流出的血流……（中略）比丘們！是你們長時間被出生為羊，為羊時的……被出生為山羊，為山羊時的……被出生為鹿，為鹿時的……被出生為雞，為雞時的……被出生為豬，為豬時的……比丘們！是你們長時間為『搶劫村落的強盜』，被捕捉後頭被切斷所流出的血流；比丘們！是你們長時間為『攔路搶劫』的強盜，被捕捉後頭被切斷所流出的血流；比丘們！是你們長時間為『通夫』強盜，被捕捉後頭被切斷所流出的血流，而非四大海中的水，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這輪迴是無始的……（中略）足以要解脫！」

世尊說這個，那些悅意的比丘歡喜世尊所說。

而當這個解說被說時，這約三十位波婆城比丘的心不執取後從諸煩惱被解脫。

14. 母親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這輪迴是無始的……（中略）。

比丘們！經這長時間，那是不容易得到的：非往昔的母親之眾生，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這輪迴是無始的……（中略）足以要解脫！」

15. 父親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15. 無始相應

「比丘們！這輪迴是無始的……（中略）。

比丘們！經這長時間，那是不容易得到的：非往昔的父親之眾生……（中略）足以要解脫！」

16. 兄弟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經這長時間，那是不容易得到的：非往昔的兄弟之眾生……（中略）足以要解脫！」

17. 姊妹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經這長時間，那是不容易得到的：非往昔的姊妹之眾生……（中略）足以要解脫！」

18. 兒子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經這長時間，那是不容易得到的：非往昔的兒子之眾生……（中略）足以要解脫！」

19. 女兒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這輪迴是無始的，無明蓋、渴愛結之眾生的流轉、輪迴之起始點不被知道。」

比丘們！經這長時間，那是不容易得到的：非往昔的女兒之眾生，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這輪迴是無始的，無明蓋、渴愛結之眾生的流轉、輪迴之起始點不被知道。

比丘們！你們已這麼長時間地經驗苦的，經驗尖銳的，經驗不幸，使墓地增加，比丘們！到那個程度，這就足以要在一切行上厭！足以要離染！足以要解脫！」

20. 毘富羅山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耆闍崛山。

在那裡，世尊召喚比丘們：「比丘們！」

「尊師！」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說這個：

「比丘們！這輪迴是無始的，無明蓋、渴愛結之眾生的流轉、輪迴之起始點不被知道。」

比丘們！從前，這毘富羅山的稱呼就是『巴支那伐沙』，比丘們！又，當時，人們的稱呼就是『低伐羅』，比丘們！低伐羅人的壽量是四萬年，比丘們！低伐羅人以四天登上巴支那伐沙山，以四天下來。比丘們！又，當時，拘留孫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出現於世間，比丘們！拘留孫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的第一雙弟子是名叫毘樓、薩尼的雙賢。比丘們！你們看！這座山的稱呼她已消失、那些人已死、那位世尊已般涅槃。比丘們！諸行是這樣無常的，比丘們！諸行是這樣不堅固的，比丘們！諸行是這樣不安的，比丘們！到那個程度，這就足以要在一切行上厭！足以要離染！足以要解脫！

比丘們！從前，這毘富羅山的稱呼就是『梵迦迦』，比丘們！又，當時，人們的稱呼就是『羅西塔沙』，比丘們！羅西塔沙人的壽量是三萬年，比丘們！羅西塔沙人以三天登上梵迦迦山，以三天下來。比丘們！又，當時，拘那含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出現於世間，比丘們！拘那含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的第一雙弟子是名叫畢佑沙、鬱多羅的雙賢。比丘們！你們看！這座山的稱呼她已消失、那些人已死、那位世尊已般涅槃。比丘們！諸行這樣無常……（中略）足以要解脫！

比丘們！從前，這毘富羅山的稱呼就是『殊巴沙』，比丘們！又，當時，人們的稱呼就是『殊必雅』，比丘們！殊必雅人的壽量為二萬年，比丘們！殊必雅人以二天登上殊巴沙山，以二天下來。比丘們！又，當時，迦葉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出現於世間，比丘們！迦葉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的第一雙弟子是名

15. 無始相應

叫低舍、婆羅墮若的雙賢。比丘們！你們看！這座山的稱呼她已消失、那些人已死、那位世尊已般涅槃。比丘們！諸行這樣無常……（中略）足以要解脫！

比丘們！而現在，這毘富羅山的稱呼就是『毘富羅』，比丘們！又，現在，這些人的稱呼就是『摩揭陀』，比丘們！摩揭陀人的壽量是少的、微的、短的，凡活長久者，他有百年，或少量更多的，比丘們！摩揭陀人以片刻登上毘富羅山，以片刻下來。比丘們！又，現在，我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出現於世間，比丘們！又，我的第一雙弟子是名叫舍利弗、目犍連的雙賢。

比丘們！將有那個時期：這座山的稱呼就將消失、這些人將死、我將般涅槃。比丘們！諸行是這樣無常的，比丘們！諸行是這樣不堅固的，比丘們！諸行是這樣不安的，比丘們！到那個程度，這就足以要在一切行上厭！足以要離染！足以要解脫！」

世尊說這個，說這個後，**善逝**、**大師**又更進一步說這個：

「對低伐羅來說是巴支那伐沙，對羅西塔沙來說是梵迦迦，

對殊必雅來說是殊巴沙，而對摩揭陀來說是毘富羅。

諸行確實是無常的，是**生起與消散法**，

生起後被滅，它們的寂滅是樂。」[SN.6.15]

第二品，其**攝頌**：

「不幸者與快樂者，三十位與以父母，

兄弟、姊妹與兒子，女兒、毘富羅山。」

無始相應完成。

16. 迦葉相應

1. 滿足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這位迦葉被無論怎樣的衣服滿足，以及是無論怎樣的衣服之滿足的稱讚者，以及不因衣服而來到不適當的邪求，以及得不到衣服後不戰慄，以及得到衣服後不被繫縛地、不迷戀地、無罪過地、看見過患地、出離慧地受用。

比丘們！這位迦葉被無論怎樣的施食滿足，以及是無論怎樣的施食之滿足的稱讚者，以及不因施食而來到不適當的邪求，以及得不到施食後不戰慄，以及得到施食後不被繫縛地、不迷戀地、無罪過地、看見過患地、出離慧地受用。

比丘們！這位迦葉被無論怎樣的住處滿足，以及是無論怎樣的住處之滿足的稱讚者，以及不因住處而來到不適當的邪求，以及得不到住處後不戰慄，以及得到住處後不被繫縛地、不迷戀地、無罪過地、看見過患地、出離慧地受用。

比丘們！這位迦葉被無論怎樣的病人需要物與醫藥必需品滿足，以及是無論怎樣的病人需要物與醫藥必需品之滿足的稱讚者，以及不因病人需要物與醫藥必需品而來到不適當的邪求，以及得不到病人需要物與醫藥必需品後不戰慄，以及得到病人需要物與醫藥必需品後不被繫縛地、不迷戀地、無罪過地、看見過患地、出離慧地受用。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應該被這麼學：『我們將被無論怎樣的衣服滿足，以及將是無論怎樣的衣服之滿足的稱讚者，以及不因衣服而將來到不適當的邪求，以及得不到衣服後將不戰慄，以及得到衣服後將不被繫縛地、不迷戀地、無罪過地、看見過患地、出離慧地受用。（全都應被這樣作）我們將被無論怎樣的施食.....（中略）將被無論怎樣的住處.....（中略）將被無論怎樣的病人需要物與醫藥必需品滿足，以及將是無論怎樣的病人需要物與醫藥必需品之滿足的稱讚者，以及不因病人需要物與醫藥必需品而將來到不適當的邪求，以及得不到病人需要物與醫藥必需品後將不戰慄，以及得到病人需要物與醫藥必需品後將不被繫縛地、不迷戀地、無罪過地、看見過患地、出離慧地受用。』比丘們！應該被你們這麼學。比丘們！我將以迦葉或又凡會是等同迦葉者教誡你們，而且以諸被教誡的應該被你們照著實行。」

2. 無愧者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尊者大迦葉與尊者舍利弗住在波羅奈仙人墜落處的鹿野苑。

那時，尊者舍利弗在傍晚時，從獨坐中出來，去見尊者大迦葉。抵達後，與尊者大迦葉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舍利弗對尊者大迦葉說這個：

「迦葉學友！這被說：『無熱心者、無愧者是正覺的不可能者、涅槃的不可能者、到達無上軛安穩的不可能者，而熱心者、有愧者是正覺的可能者、涅槃的可能者、到達無上軛安穩的可能者。』學友！什麼情形無熱心者、無愧者是正覺的不可能者、涅槃的不可能者、到達無上軛安穩的不可能者，學友！還有，什麼情形熱心者、有愧者是正覺的可能者、涅槃的可能者、到達無上軛安穩的可能者呢？」

「學友！怎樣是無熱心者呢？這裡，比丘對『當我未生起的惡不善法生起時，會導向不利。』不作熱心；對『當我已生起的惡不善法不被捨斷時，會導向不利。』不作熱心；對『當我未生起的善法不生起時，會導向不利。』不作熱心；對『當我已生起的善法被滅時，會導向不利。』不作熱心，學友！這樣是無熱心者。

學友！怎樣是無愧者呢？這裡，比丘對『當我未生起的惡不善法生起時，會導向不利。』不愧；對『當我已生起的惡不善法不被捨斷時，會導向不利。』不愧；對『當我未生起的善法不生起時，會導向不利。』不愧；對『當我已生起的善法被滅時，會導向不利。』不愧，學友！這樣是無愧者。

學友！這樣，無熱心者、無愧者是正覺的不可能者、涅槃的不可能者、到達無上軛安穩的不可能者。

學友！怎樣是熱心者呢？這裡，比丘對『當我未生起的惡不善法生起時，會導向不利。』作熱心；對『當我已生起的惡不善法不被捨斷時，會導向不利。』作熱心；對『當我未生起的善法不生起時，會導向不利。』作熱心；對『當我已生起的善法被滅時，會導向不利。』作熱心，學友！這樣是熱心者。

學友！怎樣是愧者呢？這裡，比丘對『當我未生起的惡不善法生起時，會導向不利。』愧；對『當我已生起的惡不善法不被捨斷時，會導向不利。』愧；對『當我未生起的善法不生起時，會導向不利。』愧；對『當我已生起的善法被滅時，會導向不利。』愧，學友！這樣是有愧者。

學友！這樣，熱心者、有愧者是正覺的可能者、涅槃的可能者、到達無上輜安穩的可能者。」

3. 如月亮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你們要如月亮那樣去諸家：就收斂身後，收斂心後，常如新手，在諸家上不傲慢的。」

比丘們！猶如男子注視老井，或山崖，或河的難渡處：就收斂身後，收斂心後。同樣的，比丘們！你們要如月亮那樣去諸家：就收斂身後，收斂心後，常如新手，在諸家上不傲慢的。」

比丘們！迦葉如月亮那樣去諸家：就收斂身後，收斂心後，常如新手，在諸家上不傲慢的。」

比丘們！你們怎麼想：怎樣形色的比丘值得去諸家呢？」

「大德！我們的法是世尊為根本的、世尊為導引的、世尊為依歸的，大德！就請世尊說明這個所說的義理，那就好了！聽聞世尊的[教說]後，比丘們將會憶持。」

那時，世尊使手在空中移動：

「比丘們！猶如這隻手在空中不被黏著、不被捉住、不被繫縛。同樣的，比丘們！凡任何去諸家之比丘的心在諸家上不被黏著、不被捉住、不被繫縛：『令想要利養者他們得到！令想要福德者他們作福德！』如以自己的利養為悅意的、快樂的，這樣，以別人的利養為悅意的、快樂的，比丘們！像這樣形色的比丘值得前往諸家。」

比丘們！去諸家之迦葉的心不被黏著、不被捉住、不被繫縛：『令想要利養者他們得到！令想要福德者他們作福德！』如以自己的利養為悅意的、快樂的，這樣，以別人的利養為悅意的、快樂的。」

比丘們！你們怎麼想：對怎樣形色的比丘來說是不清淨說法者？對怎樣形色的比丘來說是清淨說法者？」

「大德！我們的法是世尊為根本的、世尊為導引的、世尊為依歸的，大德！就請世尊說明這個所說的義理，那就好了！聽聞世尊的[教說]後，比丘們將會憶持。」

「比丘們！那樣的話，你們要聽！你們要好好作意！我將說了。」

16. 迦葉相應

「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說這個：

「比丘們！凡任何比丘有這樣的心對別人教導法：『啊！願他們從我這裡聽聞法，而且聽聞後，願他們對法得到淨信，又，願有淨信者們對我作**有淨信的行為**。』比丘們！對這樣形色的比丘來說是不清淨說法者。

比丘們！凡比丘有這樣的心對別人教導法：『「法是被世尊善說的、直接可見的、即時的、請你來看的、能引導的、應該被智者各自經驗的。」啊！願他們從我這裡聽聞法，而且聽聞後，願他們了知法，了知後，願他們照著實行。』像這樣，他**緣於**法的善法性對別人教導法；他緣於悲愍、緣於憐愍、**出自憐愍**對別人教導法，比丘們！對這樣形色的比丘來說是清淨說法者。

比丘們！迦葉有這樣的心對別人教導法：『「法是被世尊善說的、直接可見的、即時的、請你來看的、能引導的、應該被智者各自經驗的。」啊！願他們從我這裡聽聞法，而且聽聞後，願他們了知法，了知後，願他們照著實行。』像這樣，他緣於法的善法性對別人教導法；他緣於悲愍、緣於憐愍、**出自憐愍**對別人教導法。

比丘們！我將以迦葉或又凡會是等同迦葉者教誡你們，而且以諸被教誡的應該被你們照著實行。」

4. 常出入某家者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你們怎麼想：怎樣形色的比丘值得為常出入某家者？怎樣形色的比丘不值得為常出入某家者？」

「**大德**！我們的法以**世尊**為根本……（中略）。」

世尊說這個：

「比丘們！凡任何比丘有這樣的心去諸家：『令他們就施與我，不要不施與；令他們就施與我許多的，不要一點點的；令他們就施與我勝妙的，不要粗弊的；令他們快速地施與我，不要徐緩地；令他們恭敬地施與我，不要不恭敬地。』比丘們！當那位比丘有這樣的心去諸家時，如果他們不施與，比丘因為那樣被惱怒，他從那個因緣感受苦、憂。他們施與一點點的而非許多的……（中略）他們施與粗弊的而非勝妙的……他們徐緩地施與而非快速地，比丘因為那樣被惱怒，他從那個因緣感受苦、憂。他們不恭敬地施與而非恭敬地，比丘因為那樣被

16. 迦葉相應

惱怒，他從那個因緣感受苦、憂。比丘們！這樣形色的比丘不值得為常出入某家者。

比丘們！凡比丘有這樣的心去諸家：『在他人家，在這裡，**那如何可得**：令他們就施與我，不要不施與；令他們就施與我許多的，不要一點點的；令他們就施與我勝妙的，不要粗弊的；令他們快速地施與我，不要徐緩地；令他們恭敬地施與我，不要不恭敬地。』比丘們！當那位比丘有這樣的心去諸家時，如果他們不施與，比丘不因為那樣被惱怒，他不從那個因緣感受苦、憂。他們施與一點點的而非許多的，比丘不因為那樣被惱怒，他不從那個因緣感受苦、憂。他們施與粗弊的而非勝妙的，比丘不因為那樣被惱怒，他不從那個因緣感受苦、憂。他們徐緩地施與而非快速地，比丘不因為那樣被惱怒，他不從那個因緣感受苦、憂。他們不恭敬地施與而非恭敬地，比丘不因為那樣被惱怒，他不從那個因緣感受苦、憂。比丘們！這樣形色的比丘值得為常出入某家者。

比丘們！迦葉有這樣的心去諸家：『在他人家，在這裡，**那如何可得**：令他們就施與我，不要不施與；令他們就施與我許多的，不要一點點的；令他們就施與我勝妙的，不要粗弊的；令他們快速地施與我，不要徐緩地；令他們恭敬地施與我，不要不恭敬地。』比丘們！當迦葉有這樣的心去諸家時，如果他們不施與，迦葉不因為那樣被惱怒，他不從那個因緣感受苦、憂。他們施與一點點的而非許多的，迦葉不因為那樣被惱怒，他不從那個因緣感受苦、憂。他們施與粗弊的而非勝妙的，迦葉不因為那樣被惱怒，他不從那個因緣感受苦、憂。他們徐緩地施與而非快速地，迦葉不因為那樣被惱怒，他不從那個因緣感受苦、憂。他們不恭敬地施與而非恭敬地，迦葉不因為那樣被惱怒，他不從那個因緣感受苦、憂。

比丘們！我將以迦葉或又凡會是等同迦葉者教誡你們，而且以諸被教誡的應該被你們照著實行。」

5. 已年老經

被我這麼聽聞：……（中略）在王舍城竹林。

那時，尊者大迦葉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世尊對在一旁坐下的尊者大迦葉說這個：

「迦葉！現在，你已年老，這些丟棄布的**粗麻布糞掃衣**對你是重的，迦葉！因此，在這裡，請你穿**屋主**[奉獻]的衣服，同時也吃招待[的食物]，以及住到我附

16. 迦葉相應

近。」

「大德！我長時間是住林野者，並且是對住林野狀態稱讚者；是常乞食者，並且是對常乞食狀態稱讚者；是穿糞掃衣者，並且是對穿糞掃衣狀態稱讚者；是但三衣者，並且是對但三衣狀態稱讚者；是少欲者，並且是對少欲稱讚者；是知足者，並且是對知足稱讚者；是獨住者，並且是對獨住稱讚者；是離群眾者，並且是對離群眾稱讚者；是活力已被發動者，並且是對活力發動稱讚者。」

「迦葉！但當看見什麼理由時，你長時間是住林野者，並且是對住林野狀態稱讚者；是常乞食者……（中略）是穿糞掃衣者……是但三衣者……是少欲者……是知足者……是獨住者……是離群眾者……是活力已被發動者，並且是對活力發動稱讚者呢？」

「大德！當看見二個理由時，我長時間是住林野者，並且是對住林野狀態稱讚者；是常乞食者……（中略）是穿糞掃衣者……是但三衣者……是少欲者……是知足者……是獨住者……是離群眾者……是活力已被發動者，並且是對活力發動稱讚者：當看見自己的當生樂住處時，以及當憐愍後面的人時：『或許後面的人他們能來到效法所看到的。』凡聽說：『那些佛陀的隨覺弟子們，他們長時間是住林野者，並且是對住林野狀態稱讚者；是常乞食者……（中略）是穿糞掃衣者……是但三衣者……是少欲者……是知足者……是獨住者……是離群眾者……是活力已被發動者，並且是對活力發動稱讚者。』他們將照著實行，那將是對他們長久的利益與安樂。

「大德！當看見這二個理由時，我長時間是住林野者，並且是對住林野狀態稱讚者；是常乞食者……（中略）是穿糞掃衣者……是但三衣者……是少欲者……是知足者……是獨住者……是離群眾者……是活力已被發動者，並且是對活力發動稱讚者。」

「迦葉！好！好！迦葉！你確實是為了眾人的利益，為了眾人的安樂，為了世間的憐愍，為了天與人的需要、利益、安樂之行者。迦葉！因此，在這裡，請你穿丟棄布的粗麻布糞掃衣，以及請你為了托鉢而行，以及請你住在林野。」

6. 教誡經

在王舍城竹林中。

那時，尊者大迦葉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世尊對在一旁坐下的尊者大迦葉說這個：「迦葉！請你教誡比丘們，請你為比丘們作

法談，迦葉！我或你應該教誡比丘們，迦葉！我或你應該為比丘們作法說。」

「大德！現在，比丘們是難順從糾正者，具備難作勸導法，是不忍耐者、不於善理解教誡者。大德！這裡，我看到阿難的共住者(弟子)，名叫玻大的比丘，與阿那律的共住者，名叫阿毘居迦的比丘以所聽聞的相互挑釁：『來！比丘！誰將會說比較多，誰將會說比較好，誰將會說比較久。』」

那時，世尊召喚某位比丘：「來！比丘！請你以我的名義召喚阿難的共住者，名叫玻大的比丘，與阿那律的共住者，名叫阿毘居迦的比丘：『大師召喚尊者們。』」「是的，大德！」那位比丘回答世尊後，去見那些比丘。抵達後，對那些比丘說這個：「大師召喚尊者們。」

「是的，學友！」那些比丘回答那位比丘後，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世尊對在一旁坐下的那些比丘說這個：「是真的嗎？比丘們！你們以所聽聞的相互挑釁：『來！比丘！誰將會說比較多，誰將會說比較好，誰將會說比較久。』」「是的，大德！」「比丘們！你們了知法被我這麼教導：『來！比丘們！你們以聽聞的相互挑釁：「來！比丘！誰將會說比較多，誰將會說比較好，誰將會說比較久。」』嗎？」「大德！這確實不是。」「比丘們！如果你們不了知法被我這麼教導，無用的男子們！那麼，那樣的話，當知道什麼時，當看見什麼時，在這麼善說的法律中出家的你們以所聽聞的相互挑釁：『來！比丘！誰將會說比較多，誰將會說比較好，誰將會說比較久。』呢？」

那時，那些比丘以頭落在世尊的腳上後，對世尊說這個：「大德！罪過確實征服如愚的、如愚昧的、如不善的我們：我們在這麼善解說的法律中出家而以所學相互挑戰：『來！比丘！誰將會說比較多，誰將會說比較好，誰將會說比較久。』大德！為了未來的自制，請世尊接受我們那個罪過為罪過。」

「比丘們！罪過確實征服如愚的、如愚昧的、如不善的你們：你們在這麼善解說的法律中出家而以所學相互挑戰：『來！比丘！誰將會說比較多，誰將會說比較好，誰將會說比較久。』比丘們！但由於你們看見罪過是罪過後如法懺悔，我們要接受你們。比丘們！在聖者之律中這是增長：凡看見罪過為罪過後如法懺悔且未來來到自制者。」

7. 教誡經

住在王舍城竹林中。那時，尊者大迦葉去見世尊。……（中略）世尊對在一旁坐下的尊者大迦葉說這個：「迦葉！請你教誡比丘們，請你為比丘們作法說，迦

16. 迦葉相應

葉！我或你應該教誡比丘們，迦葉！我或你應該為比丘們作法說。」

「大德！現在，比丘們是難順從糾正者，具備難作勸導法，是不忍耐者、不於善理解教誡者。大德！凡任何在善法上沒有信者、在善法上沒有慚者、在善法上沒有愧者、在善法上沒有活力者、在善法上沒有慧者，不論日或夜到來，其在善法上僅減損應該能被預期，而非增長。

大德！猶如在黑暗側，不論日或夜到來，月亮的容色被減損、圓相被減損、光亮被減損、直徑與圓周被減損。同樣的，大德！凡任何在善法上沒有信者、沒有慚者（中略）……沒有愧者……沒有活力者……在善法上沒有慧者，不論日或夜到來，其在善法上僅減損應該能被預期，而非增長。

大德！『無信的人(男子個人)』，這是衰退；大德！『無慚的人』，這是衰退；大德！『無愧的人』，這是衰退；大德！『怠惰的人』，這是衰退；大德！『惡慧的人』，這是衰退；大德！『易怒的人』，這是衰退；大德！『有怨恨的人』，這是衰退；大德！『沒有教誡的比丘們』，這是衰退。

大德！凡任何在善法上有信者、在善法上有慚者、在善法上有愧者、在善法上有活力者、在善法上有慧者，不論日或夜到來，其在善法上僅增長應該能被預期，而非減損。

大德！猶如在明亮側，不論日或夜到來，月亮的容色增長、圓相增長、光亮增長、直徑與圓周增長。同樣的，大德！凡任何在善法上有信者……（中略）有慚者……有愧者……有活力者、在善法上有慧者，不論日或夜到來，其在善法上僅增長應該能被預期，而非減損。

大德！『有信的人』，這是不衰退；大德！『有慚的人』，這是不衰退；大德！『有愧的人』，這是不衰退；大德！『不怠惰的人』，這是不衰退；大德！『有慧的人』，這是不衰退；大德！『不易怒的人』，這是不衰退；大德！『不怨恨的人』，這是不衰退；大德！『有教誡比丘們』，這是不衰退。」

「迦葉！好！好！迦葉！凡任何在善法上沒有信者……（中略）沒有慚者……沒有愧者……沒有活力者、在善法上沒有慧者，不論日或夜到來，其在善法上僅減損應該能被預期，而非增長。

迦葉！猶如在黑暗側，不論日或夜到來，月亮的容色被減損……（中略）直徑與圓周被減損。同樣的，迦葉！凡任何在善法上沒有信者……（中略）沒有慚者……沒有愧者……沒有活力者、在善法上沒有慧者，不論日或夜到來，其在善法上僅減損應該能被預期，而非增長。

迦葉！『無信的人』，這是衰退；無慚的……（中略）無愧的……怠惰的……惡慧的……易怒的……迦葉！『有怨恨的人』，這是衰退；迦葉！『沒有教誡的比丘

們』，這是衰退。

迦葉！凡任何在善法上有信者……（中略）有慚者……有愧者……有活力者……在善法上有慧者，則不論日或夜到來，其在善法上的增長應該能被預期，而非減損。

迦葉！猶如在明亮側，不論日或夜到來，月亮的容色增長、圓相增長、光亮增長、直徑與圓周增長。同樣的，迦葉！凡任何在善法上有信者、有慚者……有愧者……有活力者……在善法上有慧者，不論日或夜到來，其在善法上僅增長應該能被預期，而非減損。

迦葉！『有信的人』，這是不衰退；有慚的……（中略）有愧的……不怠惰的……有慧的……不易怒的……迦葉！『不怨恨的人』，這是不衰退；迦葉！『有教誠的比丘們』，這是不衰退。」

8. 教誠經

在王舍城栗鼠飼養處。那時，尊者大迦葉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世尊對在一旁坐下的尊者大迦葉說這個：「迦葉！請你教誠比丘們，請你為比丘們作法說，迦葉！我或你應該教誠比丘們，迦葉！我或你應該為比丘們作法說。」

「大德！現在的比丘是難順從糾正者，具備難作勸導法，是不忍耐者、不於善理解教誠者。」

「迦葉！確實如此，在以前，上座比丘們是住林野者，並且是對住林野狀態稱讚者；是常乞食者，並且是對常乞食狀態稱讚者；是穿糞掃衣者，並且是對穿糞掃衣狀態稱讚者；是但三衣者，並且是對但三衣狀態稱讚者；是少欲者，並且是對少欲稱讚者；是知足者，並且是對知足稱讚者；是獨住者，並且是對獨住稱讚者；是離群眾者，並且是對離群眾稱讚者；是活力已被發動者，並且是對活力發動稱讚者。」

在那裡，凡比丘是住林野者，並且是對住林野狀態稱讚者；是常乞食者，並且是對常乞食狀態稱讚者；是穿糞掃衣者，並且是對穿糞掃衣狀態稱讚者；是但三衣者，並且是對但三衣狀態稱讚者；是少欲者，並且是對少欲稱讚者；是知足者，並且是對知足稱讚者；是獨住者，並且是對獨住稱讚者；是離群眾者，並且是對離群眾稱讚者；是活力已被發動者，並且是對活力發動稱讚者，上座比丘們

16. 迦葉相應

以座位邀請他：『來！比丘！這位比丘是什麼名字？這位比丘確實是善的，這位比丘確實是想要學者，來！比丘！請你坐這個座位。』

迦葉！在那裡，新學比丘們這麼想：『聽說凡比丘是住林野者，並且是對住林野狀態稱讚者；是常乞食者，並且……（中略）是穿糞掃衣者，並且……是但三衣者，並且……是少欲者，並且……是知足者，並且……是獨住者，並且……是離群眾者，並且……是活力已被發動者，並且是對活力發動稱讚者，上座比丘們以座位邀請他：「來！比丘！這位比丘是什麼名字？這位比丘確實是善的，這位比丘確實是學的愛欲者，來！比丘！請你坐這個座位。」』他們照著實行，那是對他們長久的利益與安樂。

迦葉！但，現在，上座比丘們不是住林野者，並且不是對住林野狀態稱讚者；不是常乞食者，並且不是對常乞食狀態稱讚者；不是穿糞掃衣者，並且不是對穿糞掃衣狀態稱讚者；不是但三衣者，並且不是對但三衣狀態稱讚者；不是少欲者，並且不是對少欲稱讚者；不是知足者，並且不是對知足稱讚者；不是獨住者，並且不是對獨住稱讚者；不是離群眾者，並且不是對離群眾稱讚者；不是活力已被發動者，並且不是對活力發動稱讚者。

在那裡，凡有名聲的知名比丘是衣服、施食、住處、病人需要物、醫藥必需品的利得者，上座比丘們以座位邀請他：『來！比丘！這位比丘是什麼名字？這位比丘確實是善的，這位比丘確實是同梵行者的愛欲者，來！比丘！請你坐這個座位。』

迦葉！在那裡，新學比丘們這麼想：『聽說凡有名聲的知名比丘是衣服、施食、住處、病人需要物、醫藥必需品的利得者，上座比丘們以座位邀請他：「來！比丘！這位比丘是什麼名字？這位比丘確實是善的，這位比丘確實是同梵行者的愛欲者，來！比丘！請你坐這個座位。」』他們照著實行，那是對他們長久的不利與苦。

迦葉！凡當正確地說時，他能說：『梵行者被梵行的禍害所禍害；梵行者被梵行的欲求所欲求。』者，迦葉！現在，當正確地說時，他能說『梵行者被梵行的禍害所禍害；梵行者被梵行的欲求所欲求。』』

9. 禪與證智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16. 迦葉相應

「比丘們！只要我希望，從離欲、離不善法後，我進入後住於有尋、有伺，離而生喜、樂的初禪，比丘們！只要迦葉也希望，從離欲、離不善法後，他進入後住於有尋、有伺，離而生喜、樂的初禪。

比丘們！只要我希望，從尋與伺的平息，自身內的明淨，一心，我進入後住於無尋、無伺，定而生喜、樂的第二禪，比丘們！只要迦葉也希望，從尋與伺的平息……（中略）他進入後住於……的第二禪。

比丘們！只要我希望，以喜的褪去與住於平靜，有念、正知，以身體感受樂，我進入後住於這聖弟子宣說：『他是平靜、具念、住於樂者』的第三禪，比丘們！只要迦葉也希望，以喜的褪去與住於平靜，有念、正知，以身體感受樂，他進入後住於這聖弟子宣說：『他是平靜、具念、住於樂者』的第三禪。

比丘們！只要我希望，以樂的捨斷與苦的捨斷，及以之前喜悅與憂的滅沒，我進入後住於不苦不樂，由平靜而念遍淨的第四禪，比丘們！只要迦葉也希望，以樂的捨斷……（中略）他進入後住於……的第四禪。

比丘們！只要我希望，以一切色想的超越，以有對想的滅沒，以不作意種種想[而知]：『虛空是無邊的』，我進入後住於虛空無邊處，比丘們！只要迦葉也希望，以一切色想的超越……（中略）他進入後住於虛空無邊處。

比丘們！只要我希望，超越一切虛空無邊處後[而知]：『識是無邊的』，我進入後住於識無邊處，比丘們！只要迦葉也希望，超越一切虛空無邊處後[而知]：『識是無邊的』，他進入後住於識無邊處。

比丘們！只要我希望，超越一切識無邊處後[而知]：『什麼都沒有』，我進入後住於無所有處，比丘們！只要迦葉也希望……（中略）他進入後住於無所有處。

比丘們！只要我希望，超越一切無所有處後，我進入後住於非想非非想處，比丘們！只要迦葉也希望……（中略）他進入後住於非想非非想處。

比丘們！只要我希望，超越一切非想非非想處後，我進入後住於想受滅，比丘們！只要迦葉也……（中略）他進入後住於想受滅。

比丘們！只要我希望，我體驗各種神通種類：是一個後我變成多個，又，是多個後我變成一個；又，我現身、隱身、穿牆、穿壘、穿山無阻礙地行走猶如在虛空中；又，我在地中作浮沈猶如在水中；又，我在不被破裂水上行走猶如在地上；又，我在空中以盤腿而坐來去猶如有翅膀的鳥；又，我以手碰觸、撫摸這些這麼大神通力、這麼大威力的日月；又，我以身體行使自在直到梵天世界，比丘們！只要迦葉也希望，他體驗各種神通種類：……（中略）以身體行使自在直到梵天世界。

比丘們！只要我希望，我以清淨、超越人的天耳界聽到天與人二者凡在遠處

16. 迦葉相應

近處的聲音，比丘們！只要迦葉也希望，他以清淨、超越人的天耳界聽見……（中略）是遠、是近的聲音。

比丘們！只要我希望，我以心熟知心後，知道其他眾生、其他個人：有貪的心知道為『有貪的心』，離貪的心知道為『離貪的心』；有瞋的心……（中略）離瞋的心……（中略）有癡的心……（中略）離癡的心……（中略）收斂的心……（中略）散亂的心……（中略）廣大的心……（中略）未廣大的心……（中略）有更上的心……（中略）無更上的心……（中略）得定的心……（中略）未得定的心……（中略）已解脫的心……（中略）未解脫的心知道為『未解脫的心』，比丘們！只要迦葉也希望，他以心熟知心後，知道其他眾生、其他個人：有貪的心知道為『有貪的心』……（中略）未解脫的心知道為『未解脫的心』。

比丘們！只要我希望，我回憶許多前世住處，即：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十萬生、許多壞劫、許多成劫、許多壞成劫：『在那裡我是這樣的名、這樣的姓氏、這樣的容貌、[吃]這樣的食物、這樣的苦樂感受、這樣的壽長，那位從那裡死後我出生在那裡，在那裡我又是這樣的名、這樣的姓氏、這樣的容貌、[吃]這樣的食物、這樣的苦樂感受、這樣的壽長，那位從那裡死後被再生在這裡。』像這樣，我回憶許多前世住處有這樣的行相與境遇，比丘們！只要迦葉也希望，他回憶許多前世住處，即：一生……（中略）像這樣，他回憶許多前世住處有這樣的行相與境遇。

比丘們！只要我希望，我以清淨、超越人的天眼看見死沒往生的眾生，下劣的、勝妙的，美的、醜的，善去的、惡去的，知道依業到達的眾生：『尊師們！確實，這些眾生具備身惡行、具備語惡行、具備意惡行，是對聖者斥責者、邪見者、邪見行為的受持者，他們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已往生到苦界、惡趣、下界、地獄，尊師們！又或，這些眾生具備身善行、具備語善行、具備意善行，是對聖者不斥責者、正見者、正見行為的受持者，他們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已往生到善趣、天界。』像這樣，我以清淨、超越人眼的天眼看見死沒往生的眾生，下劣的、勝妙的，美的、醜的，善去的、惡去的，知道依業到達的眾生，比丘們！只要迦葉也希望，他以清淨、超越人的天眼，看見當眾生死時、往生時……（中略）了知眾生依業流轉。

比丘們！我以諸煩惱的滅盡，當生以證智自作證後，進入後住於無煩惱的心解脫、慧解脫，比丘們！迦葉也以諸煩惱的滅盡，當生以證智自作證後，進入後住於無煩惱的心解脫、慧解脫。」

10. 住所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尊者大迦葉住在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

那時，尊者阿難在午前時穿好衣服、取衣鉢後，去見尊者大迦葉。抵達後，對尊者大迦葉說這個：

「尊者迦葉大德！我們走，讓我們去某個比丘尼們住所。」

「阿難學友！你去吧！你是有許多義務的忙人。」

第二次，尊者阿難對尊者大迦葉說這個：

「尊者迦葉大德！我們走，讓我們去某個比丘尼們住所。」

「阿難學友！你去吧！你是有許多義務的忙人。」

第三次，尊者阿難對尊者大迦葉說這個：

「尊者迦葉大德！我們走，讓我們去某個比丘尼們住所。」

那時，尊者大迦葉在午前時穿好衣服、取衣鉢後，以尊者阿難為隨從沙門，去某個比丘尼們住所。抵達後，在設置好的座位坐下。

那時，眾多比丘尼去見尊者大迦葉。抵達後，向尊者大迦葉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尊者大迦葉以法說開示、勸導、鼓勵在一旁坐下的比丘尼，使之歡喜。

那時，尊者大迦葉以法說開示、勸導、鼓勵那些比丘尼，使之歡喜後，從座位起來後離開。

那時，不悅意的胖低舍比丘尼使不悅意的話發出：

「但，聖大迦葉如何想在聖毘提訶牟尼阿難的面前，法應該被說呢？猶如賣針人想在做針人的面前，針應該被賣。同樣的，聖大迦葉想在聖毘提訶牟尼阿難的面前，法應該被說。」

尊者大迦葉聽到胖低舍比丘尼說的這些話。

那時，尊者大迦葉對尊者阿難說這個：

「阿難學友！如何，我是賣針人，你是做針人？還是，你是賣針人，我是做針人？」

「迦葉大德！請你容忍，女人們是愚癡的。」

「阿難學友！請你等一下，不要僧團對你進一步調查。阿難學友！你怎麼想：是否你從世尊面前，在比丘僧團中被提出：『比丘們！只要我希望，從離欲、離不善法後，我進入後住於有尋、有伺，離而生喜、樂的初禪，比丘們！只要阿難也希望，從離欲、離不善法後，他進入後住於有尋、有伺，離而生喜、樂

16. 迦葉相應

的初禪。』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學友！是我從世尊面前，在比丘僧團中被提出：『比丘們！只要我希望，從離欲、離不善法後，我進入後住於有尋、有伺，離而生喜、樂的初禪，比丘們！只要迦葉也希望，從離欲、離不善法後，進入後住於有尋、有伺，離而生喜、樂的初禪。』……（中略）（九次第住處等至與五證智應該那樣使之詳細而知）。』

阿難學友！你怎麼想：是否你從世尊面前，在比丘僧團中被提出：『比丘們！我以諸煩惱的滅盡，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無煩惱的心解脫、慧解脫，比丘們！阿難也以諸煩惱的滅盡，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無煩惱的心解脫、慧解脫。』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學友！是我從世尊面前，在比丘僧團中被提出：『比丘們！我以諸煩惱的滅盡，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無煩惱的心解脫、慧解脫，比丘們！迦葉也以諸煩惱的滅盡，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無煩惱的心解脫、慧解脫。』

學友！凡會想我的六證智能被覆蓋者，他會想七肘或七肘半的象能被棕櫚葉覆蓋。」

還有，胖低舍比丘尼從梵行脫落。

11. 衣經

有一次，尊者大迦葉住在王舍城栗鼠飼養處的竹林中。

當時，尊者阿難與大比丘僧團一起在南山進行遊行。

當時，約三十位尊者阿難的共住者(弟子)比丘放棄學後還俗，他們多數是少年之類的。

那時，尊者阿難在南山如其意地進行遊行後，前往王舍城栗鼠飼養處的竹林，去見尊者大迦葉。抵達後，向尊者大迦葉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尊者大迦葉對在一旁坐下的尊者阿難說這個：

「阿難學友！緣於多少理由，在諸家中三人共食被世尊安立？」

「迦葉大德！緣於三個理由，在諸家中三人共食被世尊安立：為了難羞愧之個人們的折伏、為了美善比丘們的安樂住：願依止黨翼的惡欲求者們不要分裂僧

16. 迦葉相應

團，以及為了諸家的憐愍，迦葉大德！緣於這三個理由，在諸家中三人共食被世尊安立。」

「阿難學友！那麼，那樣的話，為何你與這些在諸根上不守護門的、在飲食上不知適量的、不專修清醒的年輕比丘一起進行遊行呢？看起來像你進行穀物的破壞；看起來像你進行諸家的破壞，阿難學友！你的群眾破碎，學友！你的新出發者們被瓦解，你這少年仍不知衡量。」

「迦葉大德！但在我的頭上已生出白髮，然而，現在我們仍不被從尊者大迦葉少年之語脫離。」

「阿難學友！因為你像那樣還與這些在諸根上不守護門的、在飲食上不知適量的、不專修清醒的年輕比丘一起進行遊行，看起來像你進行穀物的破壞；看起來像你進行諸家的破壞，阿難學友！你的群眾破碎，學友！你的新出發者們被瓦解，你這少年仍不知衡量。」

胖阿難比丘尼聽聞：

「聽說聖毘提訶牟尼阿難被聖大迦葉以少年之語貶抑。」

那時，不悅意的胖難陀比丘尼使不悅意的話發出：

「但為何先前為其他外道沙門的聖大迦葉想，聖毘提訶牟尼阿難應該被少年之語貶抑呢？」

尊者大迦葉聽到胖難陀比丘尼說的這些話。

那時，尊者大迦葉對尊者阿難說這個：

「阿難學友！言語確實被胖難陀比丘尼不省察而說，學友！自從我剃除髮鬚、裹上袈裟衣後出家，從在家成為無家者，我不證知(不記得)指定其他老師，除了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外。」

學友！從前，為在家人的我這麼想：『居家生活是障礙，是塵垢之路；出家是露地，當住在家中時，這是不容易行一向圓滿、一向遍純淨的磨亮海螺之梵行，讓我剃除髮鬚、裹上袈裟衣後出家，從在家成為無家者。』

學友！過些時候，我自己作布片布料的大衣後，凡世間中的阿羅漢們，指定他們[為師]後，我剃除髮鬚、裹上袈裟衣後出家，從在家成為無家者。

當自己成為這樣旅途中行走的出家者時，在王舍城與那爛陀中間，我看見坐在多子塔廟的世尊。看見後，我這麼想：『如果我確實看見老師，我正應該看見世尊；如果我確實看見善逝，我正應該看見世尊；如果我確實看見遍正覺者，我正應該看見世尊。』

學友！那個我就在那裡以頭落在世尊的腳上後，對世尊說這個：『大德！世尊是我的老師，我是弟子；大德！世尊是我的老師，我是弟子。』

16. 迦葉相應

學友！當這麼說時，世尊對我說這個：『迦葉！對凡這麼具備一切心的弟子，不知者如果就說：「我知道。」不見者如果就說：「我看見。」他的頭會破裂。但，迦葉！我是知者，我就說：「我知道。」我是見者，我就說：「我看見。』

迦葉！因此，在這裡，應該被你這麼學：「我的慚愧將被強烈地現起在上座、新學、中臘者上。」迦葉！在這裡，應該被你這麼學。

迦葉！因此，在這裡，應該被你這麼學：「凡我將聽聞任何一切與善有關的法，對那個作目標後、作意後、全心注意後，我將傾耳聽聞法。」迦葉！在這裡，應該被你這麼學。

迦葉！因此，在這裡，應該被你這麼學：「我的喜悅俱行的身至念將不捨棄。」迦葉！在這裡，應該被你這麼學。』

學友！那時，世尊以這個教誡教誡我後，從座位起來，然後離開。學友！我僅負債地吃國家中的食物七天，在第八天完全智生起。

學友！那時，世尊離開道路後，去某棵樹下。學友！那時，我將布片布料的大衣摺成四折後，對世尊說這個：『大德！請世尊坐這裡，那對我會是長久的利益與安樂。』學友！世尊在設置好的座位坐下。學友！坐下後，世尊對我說這個：『迦葉！你的這布片布料的大衣是柔軟的。』『大德！請世尊出自憐憫，接受我的布片布料的大衣。』『迦葉！那麼，你將穿我的丟棄布的粗麻布糞掃衣[SN.16.5]？』『大德！我將穿世尊的丟棄布的粗麻布糞掃衣。』學友！那個我給與世尊布片布料的大衣，並且我走上世尊的丟棄布的粗麻布糞掃衣之路。

學友！當正確地說時，凡他能說：『是世尊的親生子、從口出生者、法生者、法化作者、法的繼承人、領受丟棄布的粗麻布糞掃衣者』，那是我，當正確地說時，他能說：『是世尊的親生子、從口出生者、法生者、法化作者、法的繼承人、領受丟棄布的粗麻布糞掃衣者』。

學友！只要我希望，從離欲、離不善法後，我進入後住於有尋、有伺，離而生喜、樂的初禪。

學友！只要我希望.....（中略）（九次第住處等至與五證智應該那樣使之詳細而知）。

學友！我以諸煩惱的滅盡，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無煩惱的心解脫、慧解脫。

學友！凡會想我的六證智能被覆蓋者，他會想七肘或七肘半的象能被棕櫚葉覆蓋。』

還有，胖難陀比丘尼從梵行脫落。

12. 死後經

有一次，尊者大迦葉與尊者舍利弗住在波羅奈仙人墜落處的鹿野苑。

那時，尊者舍利弗在傍晚時，從獨坐中出來，去見尊者大迦葉。抵達後，與尊者大迦葉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舍利弗對尊者大迦葉說這個：

「怎麼樣，迦葉學友！死後如來存在嗎？」

「學友！這不被如來記說：『死後如來存在。』」

「學友！那麼，怎麼樣，死後如來不存在嗎？」

「學友！這樣也不被如來記說：『死後如來不存在。』」

「學友！那麼，怎麼樣，死後如來存在且不存在嗎？」

「學友！這不被如來記說：『死後如來存在且不存在。』」

「學友！那麼，怎麼樣，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嗎？」

「學友！這樣也不被如來記說：『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

「學友！但為何這不被如來記說呢？」

「學友！因為這是不具利益的，不是梵行的基礎，不導向厭、離貪、滅、寂靜、證智、正覺、涅槃，因此它不被如來記說。」

「學友！那麼，那樣的話，什麼被如來記說呢？」

「學友！『這是苦』被如來記說，『這是苦集』被如來記說，『這是苦滅』被如來記說，『這是導向苦滅道跡』被如來記說。」

「學友！但為何這被如來記說呢？」

「學友！因為這是具利益的，這是梵行的基礎，這導向厭、離貪、滅、寂靜、證智、正覺、涅槃，因此它被如來記說。」

13. 相似正法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

那時，尊者大迦葉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大迦葉對世尊說這個：

16. 迦葉相應

「大德！什麼因、什麼緣依此而在以前有較少的學處，同時也較多的比丘在完全智上確立呢？又，大德！什麼因、什麼緣依此而現在有較多的學處，同時也較少的比丘在完全智上確立呢？」

「迦葉！而這正是這樣：在眾生減少中、在正法消失中時，有較多的學處，同時也較少的比丘在完全智上確立，迦葉！只要相似正法不在世間出現，正法的消失就不存在，迦葉！但當相似正法在世間出現，那時正法的消失存在。

迦葉！猶如只要相似黃金不在世間出現，黃金的消失就不存在，迦葉！但當相似黃金在世間出現，那時黃金的消失存在。同樣的，迦葉！只要相似正法不在世間出現，正法的消失就不存在，迦葉！但當相似正法在世間出現，那時正法的消失存在。

迦葉！地界不使正法消失，水界不使正法消失，火界不使正法消失，風界不使正法消失，在這裡，反而正是那些無用的男子出現，他們使這正法消失。迦葉！猶如船立刻就沈沒，正法的消失不是像那樣。

迦葉！有這五個能退墮的法，它們轉起正法的混亂消失，哪五個呢？迦葉！這裡，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對大師住於不尊敬的、不順從的；對法住於不尊敬的、不順從的；對僧團住於不尊敬的、不順從的；對學住於不尊敬的、不順從的；對定住於不尊敬的、不順從的，迦葉！這是五個能退墮的法，它們轉起正法的混亂消失。

迦葉！有這五法，它們轉起正法的存續、不混亂、不消失，哪五個呢？迦葉！這裡，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對大師住於尊敬的、順從的；對法住於尊敬的、順從的；對僧團住於尊敬的、順從的；對學住於尊敬的、順從的；對定住於尊敬的、順從的，迦葉！這是五法，它們轉起正法的存續、不混亂、不消失。」

迦葉相應完成，其攝頌：

「滿足與無愧者，如月亮、常出入某家者，
已年老與三則教誡，禪與證智、住所，
衣、死後，相似正法。」

17. 利得恭敬相應

第一品(1-10)

1. 恐畏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

在那裡，世尊召喚比丘們：「比丘們！」

「尊師！」那些比且回答世尊。

世尊說這個：

「比丘們！利養、恭敬、名聲是恐畏的、辛辣的、粗惡的，是到達無上軛安穩的障礙，比丘們！因此，在這裡，應該被這麼學：『我們要捨斷已生起的利養、恭敬、名聲，而且，已生起的利養、恭敬、名聲不要持續遍取我們的心。』比丘們！應該被你們這麼學。」

2. 釣鉤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利養、恭敬、名聲是恐畏的、辛辣的、粗惡的，是到達無上軛安穩的障礙，比丘們！猶如漁夫在深湖中投入有餌的釣鉤，某隻覓食的魚吞下它，比丘們！這樣，那是吞下漁夫的釣鉤、來到不幸、來到災厄、被漁夫為所欲為的魚。

比丘們！『漁夫』，這是魔波旬的同義語；『釣鉤』，這是利養、恭敬、名聲的同義語，比丘們！凡任何比丘樂味、欲求已生起的利養、恭敬、名聲者，比丘們！這被稱為吞下魔的釣鉤、來到不幸、來到災厄、被波旬為所欲為的比丘。比丘們！利養、恭敬、名聲是這麼恐畏的、辛辣的、粗惡的，是到達無上軛安穩的障礙。比丘們！因此，在這裡，應該被這麼學：『我們要捨斷已生起的利養、

17. 利得恭敬相應

恭敬、名聲，而且，已生起的利養、恭敬、名聲不要持續遍取我們的心。』比丘們！應該被你們這麼學。」

3. 龜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利養、恭敬、名聲是恐畏的.....（中略）。比丘們！從前，在某個水池中有大家族的龜久住，比丘們！那時，某隻龜對另一隻龜說這個：『親愛的龜！你不要去這個地方。』但該隻龜去那個地方，獵人以陷阱叉刺穿牠，比丘們！那時，該隻龜去見那隻龜。比丘們！那隻龜看見正從遠處走來的該隻龜。見了後，對該隻龜說這個：『親愛的龜！你是否去了那個地方？』『親愛的龜！我去了那個地方。』『親愛的龜！那麼，你是否是無受傷的、無損壞的？』『親愛的龜！我是無受傷的、無損壞的，但有這條線一直在我的背後跟隨。』『親愛的龜！你確實是受傷的、確實是損壞的，親愛的龜！因為，你的父親與祖父被這條線來到不幸、來到災厄，親愛的龜！現在，請你走，現在，你不屬於我們了。』

比丘們！『獵人』，這是魔波旬的同義語；『陷阱叉』，這是利養、恭敬、名聲的同義語；『線』，這是歡喜、貪的同義語，比丘們！凡任何比丘樂味、欲求已生起的利養、恭敬、名聲者，比丘們！這被稱為被陷阱叉刺穿、來到不幸、來到災厄、被波旬為所欲為的比丘。比丘們！利養、恭敬、名聲是這麼恐畏的.....（中略）比丘們！應該被你們這麼學。」

4. 長毛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利養、恭敬、名聲是恐畏的.....（中略）。比丘們！猶如長毛母山羊進入荊棘密林，牠到處被黏著，到處被捕捉，到處被繫縛，到處來到不幸、災厄。同樣的，比丘們！這裡，某位比丘被利養、恭敬、名聲征服而心被遍取，他在午前時穿好衣服、取衣鉢後，為了托鉢進入村落或城鎮，他到處被黏著，到處被捕捉，到處被繫縛，到處來到不幸、災厄。比丘們！利養、恭敬、名聲是這麼恐畏的.....（中略）比丘們！應該被你們這麼學。」

5. 糞蟲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利養、恭敬、名聲是恐怖的.....（中略）。比丘們！猶如食糞、滿滿糞、充滿糞的糞蟲，而在牠的前面有一大團糞，牠因為那樣輕蔑其他糞蟲：『我是食糞、滿滿糞、充滿糞的糞蟲，在我的前面有這一大團糞。』同樣的，比丘們！這裡，某位比丘被利養、恭敬、名聲征服而心被遍取，他在午前時穿好衣服、取衣鉢後，[為了托鉢](#)進入村落或城鎮，在那裡，他是盡情的食者、明天被招請者、他的鉢食是滿的。他走到僧園後，在比丘眾中誇示：『我是盡情的食者、我是明天被招請者、我的鉢食是滿的，而且我是衣服、施食、住處、病人需要物、醫藥必需品的利得者，但這些其他比丘是少福德、少能力者，衣服、施食、住處、病人需要物、醫藥必需品的無利得者。』他被這利養、恭敬、名聲征服而心被遍取，他輕蔑其他美善的比丘，比丘們！那是對那位無用的男子長久的不利與苦。比丘們！利養、恭敬、名聲是這麼恐怖的.....（中略）比丘們！應該被你們這麼學。」

6. 雷電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利養、恭敬、名聲是恐怖的.....（中略）。比丘們！令落雷來到誰？令到達利養、恭敬、名聲，心意未達成的[有學](#)。

比丘們！『落雷』，這是利養、恭敬、名聲的同義語。比丘們！利養、恭敬、名聲是這麼恐怖的.....（中略）比丘們！應該被你們這麼學。」

7. 塗有毒的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利養、恭敬、名聲是恐怖的.....（中略）。比丘們！令[以到達塗有毒的、塗上毒的箭刺穿](#)誰？令到達利養、恭敬、名聲的心意未達成[有學](#)。

比丘們！『箭』，這是對於利養、恭敬、名聲的同義語。比丘們！利養、恭敬、名聲是這麼恐怖的.....（中略）比丘們！應該被你們這麼學。」

8. 狐狼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利養、恭敬、名聲是恐畏的.....（中略）。比丘們！你們在破曉時聽到老狐狸鳴叫著嗎？」

「是的，[大德](#)！」

「比丘們！那隻老狐狸被名為疥瘡生起的病接觸，牠來到洞穴既不喜樂，來到樹下也不喜樂，來到露地也不喜樂，所到之處、所站之處、所坐之處、所臥之處，處處都來到不幸、災厄。同樣的，比丘們！這裡，某位比丘被利養、恭敬、名聲征服而心被遍取，他來到空屋既不喜樂，來到樹下也不喜樂，來到露地也不喜樂，所到之處、所站之處、所坐之處、所臥之處，處處都來到不幸、災厄。比丘們！利養、恭敬、名聲是這麼恐畏的.....（中略）比丘們！應該被你們這麼學。」

9. 迅猛風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利養、恭敬、名聲是恐畏的.....（中略）。比丘們！在上空，名叫[迅猛風](#)吹，凡有翅膀的到那裡，迅猛風拋擲牠。當牠被迅猛風拋擲時，腳就到一邊，翅膀到另一邊，頭到另一邊，身體到另一邊。同樣的，比丘們！這裡，某位比丘被利養、恭敬、名聲征服而心被遍取，他在午前時穿好衣服、取衣鉢後，以身未守護、以語未守護、以心未守護，以念未現起，以諸根未防護，[為了托鉢](#)進入村落或城鎮。在那裡，他看見穿著暴露的或衣著暴露的婦女。看見穿著暴露的或衣著暴露的婦女後，貪使他的心墮落，以被貪墮落的心他放棄學後還俗。其他人取走他的衣服，其他人取走鉢，其他人取走坐墊布，其他人取走針盒，如被迅猛風拋擲的鳥。比丘們！利養、恭敬、名聲是這麼恐畏.....（中略）。比丘們！應該被你們這麼學！」

10. 有偈頌的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17. 利得恭敬相應

「比丘們！利養、恭敬、名聲是恐怖的……（中略）。比丘們！這裡，我看見某一類的個人被恭敬征服而心被遍取，他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已往生到苦界、惡趣、下界、地獄，比丘們！又，這裡，我看見某一類的個被不恭敬征服而心被遍取，他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已往生到苦界、惡趣、下界、地獄，比丘們！又，這裡，我看見某一類的個被恭敬與不恭敬這兩者征服而心被遍取，他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已往生到苦界、惡趣、下界、地獄。比丘們！利養、恭敬、名聲是這麼恐怖……（中略）。比丘們！應該被你們這麼學！」

世尊說這個，說這個後，善逝、大師又更進一步說這個：

「凡被恭敬，以不恭敬與兩者，
住無量者的定，不動搖。
那位有毅力的禪修者，微細見的毘婆舍那者，
樂於執取的盡滅者，他們說像這樣是善人。」 [It.81]

第一品，其攝頌：

「恐怖、釣鉤、龜，長毛與糞蟲，
雷電、塗有毒的、狐狸，迅猛風與有偈頌的。」

第二品(11-20)

11. 金鉢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利養、恭敬、名聲是恐怖的……（中略）。比丘們！這裡，我以心熟知心後，這麼知道某一類的個人：『這位尊者不會為了裝滿銀粉的金鉢之因而故意說謊。』過些時候，我看見他被利養、恭敬、名聲征服而心被遍取，他故意說謊。比丘們！利養、恭敬、名聲是這麼恐怖……（中略）。比丘們！應該被你們這麼學！」

12. 銀鉢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17. 利得恭敬相應

「比丘們！利養、恭敬、名聲是恐畏的.....（中略） 。比丘們！這裡，我以心熟知心後，這麼知道某一類的個人：『這位尊者不會為了裝滿金粉的銀鉢之因而故意說謊。』過些時候，我看見他被利養、恭敬、名聲征服而心被遍取，他故意說謊。比丘們！利養、恭敬、名聲是這麼恐畏.....（中略） 。比丘們！應該被你們這麼學！」

13-20. 金環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這裡，我以心熟知心後，這麼知道某一類的個人：『這位尊者不會為了一個金環之因.....（中略）百個金環之因.....（中略）一個自然金環之因.....（中略）百個自然金環之因.....（中略）充滿黃金的土地之因.....（中略）一些物質之因.....（中略）活命之因.....（中略）地方上的美女之因而故意說謊。』過些時候，我看見他被利養、恭敬、名聲征服而心被遍取，他故意說謊。比丘們！利養、恭敬、名聲是這麼恐畏.....（中略） 。比丘們！應該被你們這麼學！」

第二品，其攝頌：

「二則鉢、二則金，自然金在後二則，
土地、一些物質、活命，地方上的美女為十則。」

第三品(21-30)

21. 婦女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利養、恭敬、名聲是恐畏的.....（中略） 。比丘們！一對一(獨處)的婦女不持續遍取他的心而利養、恭敬、名聲持續遍取他的心。比丘們！利養、恭敬、名聲是這麼恐畏.....（中略） 。比丘們！應該被你們這麼學！」

22. 美女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利養、恭敬、名聲是恐畏的.....（中略）。比丘們！一對一(獨處)的地方上的美女不持續遍取他的心而利養、恭敬、名聲持續遍取他的心。比丘們！利養、恭敬、名聲是這麼恐畏.....（中略）。比丘們！應該被你們這麼學！」

23. 獨子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利養、恭敬、名聲是恐畏的.....（中略）。比丘們！有信的**優婆夷**對所愛的、合意的獨子當正確地祈願時，會這麼祈願：『兒子！你要成為像無論**屋主**質多與阿拉哇葛的如手那樣。』比丘們！對我的弟子**優婆塞**們來說，這是秤；這是衡量基準，即：屋主質多與阿拉哇葛的如手[AN.2.133]。『兒子！如果你出家，從在家成為無家者，兒子！你要成為像無論舍利弗、目犍連那樣。』比丘們！對我的弟子比丘們來說，這是秤；這是衡量基準，即：舍利弗、目犍連[AN.2.131]。『兒子！但對你-心意未達成的**有學**，令利養、恭敬、名聲不要得到。』比丘們！如果心意未達成的那位有學比丘得到利養、恭敬、名聲，那是他的障礙。比丘們！利養、恭敬、名聲是這麼恐畏的.....（中略）。比丘們！應該被你們這麼學！」

24. 獨女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利養、恭敬、名聲是恐畏的.....（中略）。比丘們！有信的**優婆夷**對所愛的、合意的獨[生]女當正確地祈願時，會這麼祈願：『**賢女**！妳要成為像無論**辜住桃樂**優婆夷與難陀的母親威魯梗達居亞那樣。』比丘們！對我的弟子**優婆夷**們來說，這是秤；這是衡量基準，即：辜住桃樂優婆夷與難陀的母親威魯梗達居亞[AN.2.132]。『**賢女**！如果妳出家，從在家成為無家者，**賢女**！妳要成為像無論**識摩**比丘尼與蓮華色那樣。』比丘們！對我的弟子比丘尼們來說，這是秤；這

17. 利得恭敬相應

是衡量基準，即：識摩比丘尼與蓮華色[AN.2.134]。『賢女！但對妳-心意未達成的有學，令利養、恭敬、名聲不要得到。』比丘們！如果心意未達成的那位有學比丘尼得到利養、恭敬、名聲，那是她的障礙。比丘們！利養、恭敬、名聲是這麼恐畏的……（中略）。比丘們！應該被你們這麼學！」

25. 沙門婆羅門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凡任何沙門或婆羅門不如實知道利養、恭敬、名聲的樂味、過患、出離者，比丘們！那些沙門或婆羅門不被我認同為沙門中的沙門，或認同為婆羅門中的婆羅門，而且，那些尊者也不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沙門義或婆羅門義。

比丘們！凡任何沙門或婆羅門如實知道利養、恭敬、名聲的樂味、過患、出離者，比丘們！那些沙門或婆羅門被我認同為沙門中的沙門，或認同為婆羅門中的婆羅門，而且，那些尊者也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沙門義或婆羅門義。」

26. 沙門婆羅門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凡任何沙門或婆羅門不如實知道利養、恭敬、名聲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者……（中略）了知……（中略）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沙門義或婆羅門義。」

27. 沙門婆羅門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凡任何沙門或婆羅門不如實知道利養、恭敬、名聲，不如實知道利養、恭敬、名聲的集，不如實知道利養、恭敬、名聲的滅，不如實知道導向利養、恭敬、名聲的滅道跡者……（中略）了知……（中略）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沙門義或婆羅門義。」

28. 表皮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利養、恭敬、名聲是恐畏的。比丘們！利養、恭敬、名聲切斷表皮，切斷表皮後切斷皮膚，切斷皮膚後切斷肉，切斷肉後切斷腱，切斷腱後切斷骨，切斷骨後觸及骨髓而後停止。比丘們！利養、恭敬、名聲是這麼恐畏的……（中略）[辛辣的、粗惡的，是到達無上**輒安穩**的障礙，阿難！因此，在這裡，應該被這麼學：『我們要捨斷已生起的利養、恭敬、名聲，而且，已生起的利養、恭敬、名聲不要持續遍取我們的心。』]。比丘們！應該被你們這麼學。」

29. 繩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利養、恭敬、名聲是恐畏的。比丘們！利養、恭敬、名聲切斷表皮，切斷表皮後切斷皮膚，切斷皮膚後切斷肉，切斷肉後切斷腱，切斷腱後切斷骨，切斷骨後觸及骨髓而後停止。

比丘們！猶如有力氣的男子以堅固的馬尾毛繩纏繞小腿後摩擦，它切斷表皮，切斷表皮後切斷皮膚，切斷皮膚後切斷肉，切斷肉後切斷腱，切斷腱後切斷骨，切斷骨後觸及骨髓而後停止。同樣的，比丘們！利養、恭敬、名聲切斷表皮，切斷表皮後切斷皮膚，切斷皮膚後切斷肉，切斷肉後切斷腱，切斷腱後切斷骨，切斷骨後觸及骨髓而後停止。比丘們！利養、恭敬、名聲是這麼恐畏的……（中略）。比丘們！應該被你們這麼學！」

30. 比丘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凡即使他是**煩惱已盡的阿羅漢**比丘，我說利養、恭敬、名聲也是他的障礙。」

當這麼說時，**尊者**阿難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但為什麼對煩惱已盡阿羅漢比丘來說，利養、恭敬、名聲是障礙呢？」

17. 利得恭敬相應

「阿難！凡他的那不動心解脫，我不說利養、恭敬、名聲是他的障礙，阿難！但凡對住於不放逸、熱心、自我努力而證得那些在當生中的樂住處來說，我說利養、恭敬、名聲是他的障礙。阿難！利養、恭敬、名聲是那麼恐畏的、辛辣的、粗惡的，是到達無上軛安穩的障礙，阿難！因此，在這裡，應該被這麼學：『我們要捨斷已生起的利養、恭敬、名聲，而且，已生起的利養、恭敬、名聲不要持續遍取我們的心。』阿難！應該被你們這麼學。」

第三品，其攝頌：

「婦女與美女，兒子與獨女，
沙門婆羅門三則，表皮、繩與比丘。」

第四品(31-43)

31. 分裂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利養、恭敬、名聲是恐畏的。比丘們！被利養、恭敬、名聲征服而心被遍取，提婆達多分裂僧團。比丘們！利養、恭敬、名聲是這麼恐畏的.....（中略）。比丘們！應該被你們這麼學！」

32. 善根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利養、恭敬、名聲是恐畏的。比丘們！被利養、恭敬、名聲征服而心被遍取，提婆達多的善根走到斷絕。比丘們！利養、恭敬、名聲是這麼恐畏的.....（中略）。比丘們！應該被你們這麼學！」

33. 善法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利養、恭敬、名聲是恐怖的。比丘們！被利養、恭敬、名聲征服而心被遍取，提婆達多的善法走到斷絕。比丘們！利養、恭敬、名聲是這麼恐怖的……（中略）。比丘們！應該被你們這麼學！」

34. 白法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利養、恭敬、名聲是恐怖的。比丘們！被利養、恭敬、名聲征服而心被遍取，提婆達多的白法走到斷絕。比丘們！利養、恭敬、名聲是這麼恐怖的……（中略）。比丘們！應該被你們這麼學！」

35. 離去不久經

有一次，在提婆達多離去不久，世尊住在王舍城耆闍崛山。

在那裡，關於提婆達多之事，世尊召喚比丘們：

「比丘們！提婆達多的利養、恭敬、名聲生起對自己的殺害；提婆達多的利養、恭敬、名聲生起敗亡。

比丘們！猶如芭蕉結果實對自己的殺害；結果實而敗亡。同樣的，比丘們！提婆達多的利養、恭敬、名聲生起對自己的殺害；提婆達多的利養、恭敬、名聲生起敗亡。

比丘們！猶如竹子結果實對自己的殺害；結果實而敗亡。同樣的，比丘們！提婆達多的利養、恭敬、名聲生起對自己的殺害；提婆達多的利養、恭敬、名聲生起敗亡。

比丘們！猶如蘆葦結果實對自己的殺害；結果實而敗亡。同樣的，比丘們！提婆達多的利養、恭敬、名聲生起對自己的殺害；提婆達多的利養、恭敬、名聲生起敗亡。

比丘們！猶如驃子懷胎對自己的殺害；懷胎而敗亡。同樣的，比丘們！提婆達多的利養、恭敬、名聲生起對自己的殺害；提婆達多的利養、恭敬、名聲生起敗亡。

比丘們！利養、恭敬、名聲是這麼恐怖的[……（中略）、辛辣的、粗惡的，是到達無上輒安穩的障礙，比丘們！因此，在這裡，應該被這麼學：『我們要捨

17. 利得恭敬相應

斷已生起的利養、恭敬、名聲，而且，已生起的利養、恭敬、名聲不要持續遍取我們的心。』]比丘們！應該被你們這麼學。」

世尊說這個，說這個後，[善逝](#)、[大師](#)又更進一步說這個：

「果實確實殺害芭蕉，果實對竹子、果實對蘆葦，
恭敬殺害邪惡人，[如胎對驃](#)。」 [SN.6.12, AN.4.68]

36. 五百車經

住在王舍城栗鼠飼養處的竹林中。

當時，阿闍世王子傍晚、早上以五百輛車去伺候提婆達多，以及五百鍋煮熟食物的提供被帶來。

那時，眾多[比丘](#)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那些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阿闍世王子傍晚、早上以五百輛車去伺候提婆達多，以及五百鍋煮熟食物的提供被帶來。」

「比丘們！你們不要羨慕提婆達多的利養、恭敬、名聲，比丘們！只要阿闍世王子傍晚、早上以五百輛車將去伺候提婆達多，以及五百鍋煮熟食物的提供將被帶來，比丘們！提婆達多在善法上的減損就應該能被預期，非增長。

比丘們！猶如膽汁灑在兇惡狗的鼻子上，比丘們！那隻狗就成為更兇惡的。同樣的，比丘們！只要阿闍世王子傍晚、早上以五百輛車去伺候提婆達多，以及五百鍋煮熟食物的提供被帶來，比丘們！提婆達多在善法上的減損就應該能被預期，非增長。

比丘們！利養、恭敬、名聲是這麼恐畏的.....（中略）[辛辣的、粗惡的，是到達無上[軛安穩](#)的障礙，比丘們！因此，在這裡，應該被這麼學：『我們要捨斷已生起的利養、恭敬、名聲，而且，已生起的利養、恭敬、名聲不要持續遍取我們的心。』]比丘們！應該被你們這麼學。」

37. 母親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利養、恭敬、名聲是恐畏的、辛辣的、粗惡的，是到達無上[軛安穩](#)的障礙。比丘們！這裡，我以心熟知心後，這麼知道某一類的個人：『這位尊

者不會為了母親之因而故意說謊。』過些時候，我看見他被利養、恭敬、名聲征服而心被遍取，他故意說謊。比丘們！利養、恭敬、名聲是這麼恐懼的、辛辣的、粗惡的，是到達無上軛安穩的障礙，比丘們！因此，在這裡，應該被這麼學：『我們要捨斷已生起的利養、恭敬、名聲，而且，已生起的利養、恭敬、名聲不要持續遍取我們的心。』比丘們！應該被你們這麼學。』

38-43. 父親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利養、恭敬、名聲是恐懼的、辛辣的、粗惡的，是到達無上軛安穩的障礙。比丘們！這裡，我以心熟知心後，這麼知道某一類的個人：『這位尊者不會為了父親之因.....兄弟之因.....姊妹之因.....兒子之因.....女兒之因.....妻子之因而故意說謊。』過些時候，我看見他被利養、恭敬、名聲征服而心被遍取，他故意說謊。比丘們！利養、恭敬、名聲是這麼恐懼的、辛辣的、粗惡的，是到達無上軛安穩的障礙，比丘們！因此，在這裡，應該被這麼學：『我們要捨斷已生起的利養、恭敬、名聲，而且，已生起的利養、恭敬、名聲不要持續遍取我們的心。』比丘們！應該被你們這麼學。』

第四品，其攝頌：

「分裂、根、二則法，離去、車、母親，
父親、兄弟與姊妹，兒子、女兒、妻子。」

利得恭敬相應完成

18. 羅侯羅相應

第一品(1-10)

1. 眼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

那時，尊者羅侯羅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羅侯羅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請世尊簡要地教導我法，我聽聞世尊的法後，能住於獨處、隱退、不放逸、熱心、自我努力，那就好了！」

「羅侯羅！你怎麼想：眼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是苦的，或是樂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苦的、變易法，適合認為：『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的真我。』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耳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中略）。

「鼻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中略）。

「舌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中略）。

「身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中略）。

「意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是苦的，或是樂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苦的、變易法，適合認為：『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的真我。』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羅侯羅！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眼上厭……（中略）在耳上厭……在鼻上厭……在舌上厭……在身上厭……在意上厭；厭者離染，從離貪而被解脫，在已解脫時，有『[這是]解脫』之智，他知道：『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2. 色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羅侯羅！你怎麼想：色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中略）。

「聲音……氣味……味道……所觸……法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中略）。

「羅侯羅！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色上厭……（中略）在聲音上厭……在氣味上厭……在味道上厭……在所觸上厭……在法上厭；厭者離染，從離貪而被解脫……（中略）他知道：……（中略）。」

3. 識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羅侯羅！你怎麼想：眼識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中略）。

「耳識……（中略）鼻識……舌識……身識……意識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中略）。

「羅侯羅！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眼識上厭……（中略）在耳識上厭……在鼻識上厭……在舌識上厭……在身識上厭……在意識上厭；厭者離染，從離貪而被解脫……（中略）他知道：……（中略）。」

4. 觸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羅侯羅！你怎麼想：眼觸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中略）。

「耳觸.....（中略）鼻觸.....舌觸.....身觸.....意觸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中略）。

「羅侯羅！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眼觸上厭.....（中略）在耳觸上厭.....在鼻觸上厭.....在舌觸上厭.....在身觸上厭.....在意觸上厭；厭者離染，從離貪而被解脫.....（中略）他知道：.....（中略）。」

5. 受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羅侯羅！你怎麼想：眼觸所生受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中略）。

「耳觸所生受.....（中略）鼻觸所生受.....舌觸所生受.....身觸所生受.....意觸所生受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中略）。

「羅侯羅！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眼觸所生受上厭.....（中略）耳.....鼻.....舌.....身.....在意觸所生受上厭.....（中略）他知道：.....（中略）。」

6. 想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羅侯羅！你怎麼想：色想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中略）。

「聲音想.....（中略）氣味想.....味道想.....**所觸想**.....法想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中略）。

18. 羅侯羅相應

「羅侯羅！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色想上厭……（中略）在聲音想上厭……在氣味想上厭……在味道想上厭……在所觸上想厭……在法想上厭……（中略）他知道：……（中略）◦。」

7. 思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羅侯羅！你怎麼想：色思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中略）◦。

「聲音思……（中略）氣味思……味道思……所觸思……法思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中略）◦。

「羅侯羅！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色思上厭……（中略）在聲音思上厭……在氣味思上厭……在味道思上厭……在所觸思上厭……在法思上厭……（中略）他知道：……（中略）◦。」

8. 惡愛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羅侯羅！你怎麼想：色的渴愛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中略）◦。

「聲音的渴愛……（中略）氣味的渴愛……味道的渴愛……所觸的渴愛……法的渴愛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中略）◦。

「羅侯羅！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色的渴愛上厭……（中略）在聲音的渴愛上厭……在氣味的渴愛上厭……在味道的渴愛上厭……在所觸的渴愛上厭……在法的渴愛上厭……（中略）他知道：……（中略）◦。」

9. 界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18. 羅侯羅相應

「羅侯羅！你怎麼想：地界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中略）。

「水界……（中略）火界……風界……空界……識界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中略）。

「羅侯羅！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地界上厭……（中略）在水界上厭……在火界上厭……在風界上厭……在空界上厭……在識界上厭……（中略）他知道：……（中略）。」

10. 蘊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羅侯羅！你怎麼想：色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中略）。

「受……（中略）想……行……識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中略）。

「羅侯羅！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色上厭……（中略）在受上厭……在想上厭……在行上厭……在識上厭；厭者離染，從離貪而被解脫，在已解脫時，有『[這是]解脫』之智，他知道：『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第一品，其攝頌：

「眼、色、識，以及觸、受，
想、思、渴愛，界與蘊它們為十則。」

第二品(11-22)

11. 眼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

18. 羅侯羅相應

那時，尊者羅侯羅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世尊對在一旁坐下的尊者羅侯羅說這個：

「羅侯羅！你怎麼想：眼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是苦的，或是樂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苦的、變易法，適合認為：『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的真我。』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耳……（中略）鼻……舌……身……意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是苦的，或是樂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苦的、變易法，適合認為：『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的真我。』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羅侯羅！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眼上厭……（中略）在耳上厭……在鼻上厭……在舌上厭……在身上厭……在意上厭；厭者離染，從離貪而被解脫，在已解脫時，有『[這是]解脫』之智，他知道：『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12-20. 色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羅侯羅！你怎麼想：色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中略）。

「聲音……氣味……味道……所觸……法……

眼識……（中略）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

眼觸……（中略）耳觸……鼻觸……舌觸……身觸……意觸……

眼觸所生受……（中略）耳觸所生受……鼻觸所生受……舌觸所生受……身觸所生受……意觸所生受……

色想……（中略）聲音想……氣味想……味道想……所觸想……法想……

18. 羅侯羅相應

色思.....（中略）聲音思.....氣味思.....味道思.....所觸思.....法思.....
色的渴愛.....（中略）聲音的渴愛.....氣味的渴愛.....味道的渴愛.....所觸的渴
愛.....法的渴愛.....
地界.....（中略）水界.....火界.....風界.....空界.....識界.....
色.....（中略）受.....想.....行.....識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中略）。
「羅侯羅！這麼看的.....（中略）『.....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21. 煩惱潛在趨勢經

住在舍衛城。

那時，尊者羅侯羅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羅侯羅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對怎樣知、怎樣見者來說，在這有識之身與一切身外諸相上沒有我作、我所作、慢煩惱潛在趨勢呢？」

「羅侯羅！凡任何色：過去、未來、現在，或內、或外，或粗、或細，或下劣、或勝妙，或遠、或近，所有色：『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以正確之慧如實看見這個。

凡任何受.....（中略）凡任何想.....凡任何行.....凡任何識：過去、未來、現在，或內、或外，或粗、或細，或下劣、或勝妙，或遠、或近，所有識：『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以正確之慧如實看見這個。

羅侯羅！對這麼知、這麼見者來說，在這有識之身與一切身外諸相上沒有我作、我所作、慢煩惱潛在趨勢。」[SN.22.91, SN.22.71]

22. 離經

起源於舍衛城。

那時，尊者羅侯羅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羅侯羅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對怎樣知、怎樣見者來說，在這有識之身與一切身外諸相上離我作、我所作、慢而心超越慢類成為寂靜者、善解脫者呢？」

18. 羅侯羅相應

「羅侯羅！凡任何色：過去、未來、現在，或內、或外……（中略）或遠、或近，所有色：『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以正確之慧如實看見這個後，不執取後成為解脫者。

凡任何受……（中略）凡任何想……凡任何諸行……凡任何識：過去、未來、現在，或內、或外，或粗、或細，或下劣、或勝妙，或遠、或近，所有識：『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以正確之慧如實看見這個後，不執取後成為解脫者。

羅侯羅！對這麼知、這麼見者來說，在這有識之身與一切身外諸相上離我作、我所作、慢而心超越慢類成為寂靜者、善解脫者。」[SN.22.92]

第二品，其攝頌：

「眼、色、識，以及觸、受，
想、思、渴愛，界與蘊它們為十則，
離煩惱潛在趨勢與離，此被稱為品。」

羅侯羅相應完成。

19. 勒叉那相應

第一品(1-10)

1. 骨骸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栗鼠飼養處的竹林中。

當時，尊者勒叉那與尊者大目犍連住在耆闍崛山。

那時，尊者大目犍連在午前時穿好衣服、取衣鉢後，去見尊者勒叉那。抵達後，對尊者勒叉那說這個：

「勒叉那學友！我們走，讓我們為了托鉢進入王舍城吧。」

「是的，學友！」尊者勒叉那回答尊者大目犍連。

那時，當尊者大目犍連從耆闍崛山下來時，在某個地方顯露微笑。

那時，尊者勒叉那對尊者大目犍連說這個：

「目犍連學友！什麼因、什麼緣有微笑的顯示？」

「勒叉那學友！對這個問題來說是不適時的，請你在世尊的面前問這個問題。」

那時，尊者勒叉那與尊者大目犍連在王舍城為了托鉢而行後，用餐之後，已從施食返回，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勒叉那對尊者大目犍連說這個：

「這裡，當尊者大目犍連從耆闍崛山下來時，在某個地方顯露微笑，目犍連學友！什麼因、什麼緣有微笑的顯示？」

「學友！這裡，當我從耆闍崛山下來時，看見空中行走的骨架，鷲、烏鵲、老鷹一一降臨他後，從肋骨的空隙刺(啄)、拉裂、使之脫離，他發出(作)痛苦的聲音。

學友！那個我這麼想：『實在不可思議啊，先生！實在未曾有啊，先生！竟然也會有這樣形色的眾生，竟然也會有這樣形色的夜叉，竟然也會有這樣形色的個體獲得。』」

那時，世尊召喚**比丘們**：

「**比丘們**！弟子們確實住於為眼已生者，**比丘們**！弟子們確實住於為智已生者的弟子們，確實是因為弟子會知道，或會看到，或會見證這樣形色。

比丘們！那位眾生以前就被我看見，但我沒解說。如果我解說他，他人對我不相信。凡如果對我不相信者，那是對他們長久的不利與苦。

比丘們！這位眾生就在這王舍城曾是屠牛夫，他以那個業的果報在地獄被折磨幾年、好幾百年、好幾千年、好幾十萬年後，就以那個業的殘餘果報感受這樣形色的個體獲得。」（[本相應之]一切經之中略如此經）

2. 肉片經

「**學友**！這裡，當我從耆闍崛山下來時，看見空中行走的肉片，鷲、烏鵲、老鷹一一降臨他後，拉裂、使之脫離，他發出(作)痛苦的聲音。……（中略）**比丘們**！這位眾生就在這王舍城曾是屠牛夫……（中略）。」

3. 團經

「**學友**！這裡，當我從耆闍崛山下來時，看見空中行走的肉團，鷲、烏鵲、老鷹一一降臨他後，拉裂、使之脫離，他發出(作)痛苦的聲音。……（中略）**比丘們**！這位眾生就在這王舍城曾是捕鳥者……（中略）。」

4. 無皮膚經

「**學友**！這裡，當我從耆闍崛山下來時，看見空中行走的無皮膚男子，鷲、烏鵲、老鷹一一降臨他後，拉裂、使之脫離，他發出(作)痛苦的聲音。……（中略）**比丘們**！這位眾生就在這王舍城曾是屠羊夫……（中略）。」

5. 劍毛經

「學友！這裡，當我從耆闍崛山下來時，看見空中行走的劍毛男子，他的那些劍一一飛起後就落在他的身上，他發出(作)痛苦的聲音。……（中略）比丘們！這位眾生就在這王舍城曾是殺豬人……（中略）。」

6. 矛經

「學友！這裡，當我從耆闍崛山下來時，看見空中行走的矛毛男子，他的那些矛一一飛起後就落在他的身上，他發出(作)痛苦的聲音。……（中略）比丘們！這位眾生就在這王舍城曾是獵鹿人……（中略）。」

7. 箭毛經

「學友！這裡，當我從耆闍崛山下來時，看見空中行走的箭毛男子，他的那些箭一一飛起後就落在他的身上，他發出(作)痛苦的聲音。……（中略）比丘們！這位眾生就在這王舍城曾是拷問者……（中略）。」

8. 針毛經

「學友！這裡，當我從耆闍崛山下來時，看見空中行走的針毛男子[SN.19.7]，他的那些針一一飛起後就落在他的身上，他發出(作)痛苦的聲音。……（中略）比丘們！這位眾生就在這王舍城曾是駕御者……（中略）。」

9. 針毛經

「學友！這裡，當我從耆闍崛山下來時，看見空中行走的針毛男子，他的那些針進入頭後從嘴巴出去；進入嘴巴後從胸部出去；進入胸部後從腹部出去；

19. 勒叉那相應

進入腹部後從大腿出去；進入大腿後從小腿出去；進入小腿後從足部出去，他發出(作)痛苦的聲音。……（中略）**比丘們**！這位眾生就在這王舍城曾是中傷者……（中略）。」

10. 蠶形睾丸經

「**學友**！這裡，當我從耆闍崛山下來時，看見空中行走的蠶形睾丸男子，當行走時，他就將那些睾丸放在肩上後行走，當坐下時，就坐在那些睾丸上，鷲、烏鵲、老鷹一一降臨他後，拉裂、使之脫離，他發出(作)痛苦的聲音。……（中略）**比丘們**！這位眾生就在這王舍城曾是收賄裁判官……（中略）。」

第一品，其攝頌：

「骨骸與[肉]片兩者都是屠牛夫，肉塊是屠禽夫、無皮膚的是屠羊夫，劍[毛]是殺豬人、矛[毛]是獵鹿人，箭[毛]是拷問者、針[毛]是御車手，而凡被縫者那是中傷者，負擔睾丸者是收賄裁判官。」

第二品(11-21)

11. 頭全部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在王舍城的竹林中。

「**學友**！這裡，當我從耆闍崛山下來時，看見頭全部潛入糞坑的男子。……（中略）**比丘們**！這位眾生就在這王舍城曾是姦夫……（中略）。」

12. 食糞者經

「**學友**！這裡，當我從耆闍崛山下來時，看見潛入糞坑、以兩手食糞的男子……（中略）**比丘們**！這位眾生就在這王舍城曾是惡心婆羅門，他在迦葉遍正覺

19. 勒叉那相應

者教說時代以食事邀請比丘僧團後，木桶盛滿糞，接著說這個：『喏，尊師們！請你們盡情地吃，剩餘的也請帶走。』……（中略）。

13. 無皮膚的女子經

「學友！這裡，當我從耆闍崛山下來時，看見空中行走的無皮膚的女子，鷲、烏鵲、老鷹一一降臨他後，拉裂、使之脫離，她發出(作)痛苦的聲音。……（中略）比丘們！這位女子就在這王舍城曾是姦婦……（中略）。

14. 臉色青白的女子經

「學友！這裡，當我從耆闍崛山下來時，看見臉色青白、惡臭的、空中行走的女子，鷲、烏鵲、老鷹一一降臨他後，拉裂、使之脫離，她發出(作)痛苦的聲音。……（中略）比丘們！這位女子就在這王舍城曾是女占相者……（中略）。

15. 中暑的經

「學友！這裡，當我從耆闍崛山下來時，看見被燒焦的、炎熱的、被燻黑的、空中行走的女子，她發出(作)痛苦的聲音。……（中略）比丘們！這位女子曾是迦利歌王的皇后，嫉妒個性的她以一鍋炭火澆灑另一位妃子……（中略）。

16. 無頭的經

「學友！這裡，當我從耆闍崛山下來時，看見空中行走的無頭的身體，他的胸部有眼睛與嘴巴，鷲、烏鵲、老鷹一一降臨他後，拉裂、使之脫離，他發出(作)痛苦的聲音。……（中略）比丘們！這位眾生就在這王舍城曾是名叫哈利迦的劔子手……（中略）。

19. 勒叉那相應

17. 惡比丘經

「學友！這裡，當我從耆闍崛山下來時，看見空中行走的比丘，他的大衣是燃燒的、灼熱的、熾熱的；鉢也是燃燒的、灼熱的、熾熱的；腰帶也是燃燒的、灼熱的、熾熱的；身體也是燃燒的、灼熱的、熾熱的，他發出(作)痛苦的聲音。……（中略）比丘們！那位比丘在迦葉遍正覺者教說時代是惡比丘。……（中略）。」

18. 惡比丘尼經

「看見空中行走的比丘尼，她的大衣是燃燒的……（中略）是惡比丘尼。……（中略）。」

19. 惡式叉摩那經

「看見空中行走的式叉摩那，她的大衣是燃燒的……（中略）是惡式叉摩那。……（中略）。」

20. 惡沙彌經

「看見空中行走的沙彌，他的大衣是燃燒的……（中略）是惡沙彌。……（中略）。」

21. 惡沙彌尼經

「學友！這裡，當我從耆闍崛山下來時，看見空中行走的沙彌尼，她的大衣是燃燒的、灼熱的、熾熱的；鉢也是燃燒的、灼熱的、熾熱的；腰帶也是燃燒的、灼熱的、熾熱的；身體也是燃燒的、灼熱的、熾熱的，她發出(作)痛苦的聲音。

19. 勒叉那相應

學友！那個我這麼想：『實在不可思議啊，先生！實在未曾有啊，先生！竟然也會有如此形色的眾生，竟然也會有如此形色的夜叉，竟然也會有如此形色的個體獲得。』」

那時，世尊召喚比丘們：

「比丘們！弟子們確實住於為眼已生者的，比丘們！弟子們確實住於為智已生者，確實是因為弟子能知道、看到、見證如此之形色。

比丘們！那位眾生以前就被我看見，但我沒解說。如果我解說他，他人對我不相信。凡如果對我不相信者，那是對他們長久的不利與苦。

比丘們！這位沙彌尼在迦葉遍正覺者教說時代是惡沙彌尼，她那個業的果報在地獄被折磨幾年、好幾百年、好幾千年、好幾十萬年後，就以那個業的殘餘果報[SN.19.1]感受這樣形色的個體獲得。」

第二品，其攝頌：

「潛入坑因為他是姦夫，食糞者是恶心婆羅門，
無皮膚的女子是姦婦，臉色青白的女子是女占相者，
中暑者炭火澆灑另一位妃子，斷頭者是劊子手，
比丘、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彌又沙彌尼，
在迦葉律中出家，在那時作惡業。」

勒叉那相應完成。

20. 譬喻相應

1. 屋頂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

在那裡，世尊召喚比丘們：「比丘們！」

「尊師！」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說這個：

「比丘們！猶如凡任何重閣的椽，那些全都是朝向屋頂的、屋頂為會合，從屋頂的根除，那一切都走到根除。同樣的，比丘們！凡任何不善法，那一切都是無明為根本的、無明為會合，從無明的根除，那一切都走到根除。」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應該被這麼學：『我們將要不放逸地生活(住)。』比丘們！應該被你們這麼學。」

2. 指甲尖經

住在舍衛城。

那時，世尊使微少塵土沾在指甲尖後，召喚比丘們：

「比丘們！你們怎麼想，哪個是比較多的：這被我沾在指甲尖的微少塵土或這大地？」

「大德！這正是比較多的，即：大地，被世尊沾在指甲尖的微少塵土是少量的。被世尊沾在指甲尖的微少塵土比較大地後，不來到計算，也不來到比較，也不來到十六分之一的部分。」

「同樣的，比丘們！凡那些再生於人間的眾生是少量的，而凡這些從人間再生於他處者的眾生正是比較多的。比丘們！因此，在這裡，應該被這麼學：『我們將要不放逸地生活(住)。』比丘們！應該被你們這麼學。」 [SN.56.102]

3. 家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猶如凡任何多女人、少男人的家，他們是容易被盜賊、小偷侵犯的。同樣的，比丘們！凡任何比丘的慈心解脫不被修習、不被多修習者，他是容易被非人侵犯的。

比丘們！猶如凡任何多男人、少女人的家，他們是難被盜賊、小偷侵犯的。同樣的，比丘們！凡任何比丘的慈心解脫被修習、被多修習者，他是難被非人侵犯的。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應該被這麼學：『我們的慈心解脫要被修習、被多修習、被作為車輛、被作為基礎、被實行、被累積、被善努力。』比丘們！應該被你們這麼學。」

4. 大口鍋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如果他在午前時施與百大口鍋[食物]之布施，如果他在中午時施與百大口鍋之布施，如果他在傍晚時施與百大口鍋之布施；如果他在午前時修習慈心即使甚至如擠牛奶時拉一次奶頭那樣短的時間，或如果在中午時修習慈心即使甚至如擠牛奶時拉一次奶頭那樣短的時間，或如果在傍晚時修習慈心即使甚至如擠牛奶時拉一次奶頭那樣短的時間，這是比那個有更大果的。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應該被這麼學：『我們的慈心解脫要被修習、被多修習、被作為車輛、被作為基礎、被實行、被累積、被善努力。』比丘們！應該被你們這麼學。」

5. 矛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猶如有銳利尖端的矛(匕首)，那時，如果男子走來：『我將以手或拳使這銳利尖端的矛倒退、避開、倒退。』

20. 譬喻相應

比丘們！你怎麼想：那男子是否能夠以手或拳使這銳利尖端的矛倒退、避開、倒退呢？」

「**大德**！這確實不是，那是什麼原因呢？大德！因為，不容易以手或拳以手或拳使那銳利尖端的矛倒退、避開、倒退，而且，那位男子只會有疲勞與惱害的分。」

「同樣的，比丘們！凡任何比丘的慈心解脫被修習、被多修習，被多修習、被作為車輛、被作為基礎、被實行、被累積、**被善努力**，如果**非人**想：『他的心能被混亂(拋出)。』那時，那位非人只會有疲勞與惱害的分。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應該被這麼學：『我們的慈心解脫要被修習、被多修習、被作為車輛、被作為基礎、被實行、被累積、**被善努力**。』比丘們！應該被你們這麼學。」

6. 弓箭手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猶如有四位精通的、善學的、熟練的、擅長弓術的弓箭手站在四方，那時，如果男子走來：『我將捉住被這四位精通的、善學的、熟練的、擅長弓術的弓箭手從四方射出、未在地上住立(落地)的箭後帶來。』

比丘們！你們怎麼想：『男子是疾速者，具備無上速度者。』這是適當的言語嗎？」

「**大德**！即使能捉住被一位精通的、善學的、熟練的、擅長弓術的弓箭手射出、未在地上住立的箭後帶來，『男子是疾速者，具備無上速度者。』這是適當的言語，更不用說四位精通的、善學的、熟練的、擅長弓術的弓箭手。」

「比丘們！如那位男子的速度，日月的速度比那個更快。

比丘們！如那位男子的速度、如日月的速度、如凡天神們跑在日月前面者，**壽行**被耗盡比那個那些天神們的速度更快。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應該被這麼學：『我們將要不放逸地生活(住)。』比丘們！應該被你們這麼學。」

7. 楔子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從前，有達沙羅哈人名叫阿那葛的小鼓，對它，達沙羅哈人在阿那葛[修復]組合時放入其他的楔子。比丘們！有那個時候：凡阿那葛小鼓的舊皮與板消失了，只殘留楔子聚合。同樣的，比丘們！未來世比丘們將成為：凡那些如來說的甚深、義之甚深、出世間、與空有關的經典，在那些被說時，他們將不想要聽、不將傾耳、不將使心出現諸了知，也將不認為那些法應該被把握、應該被學得。

然而，凡那些外部弟子說的：詩人作的詩、美詞、美句的經典，在那些被說時，他們將想要聽、將傾耳、將使心出現諸了知，也將認為那些法應該被把握、應該被學得。

比丘們！這樣，這些如來說的甚深、義之甚深、出世間、與空有關的經典將會消失。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應該被這麼學：『凡那些如來說的甚深、義之甚深、出世間、與空有關的經典，在那些被說時，我們將想要聽、將傾耳、將使心出現諸了知，也將認為那些法應該被把握、應該被學得。』比丘們！應該被你們這麼學。」

8. 圓木頭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毘舍離大林重閣講堂。

在那裡，世尊召喚比丘們：「比丘們！」

「尊師！」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說這個：

「比丘們！現在，離車人住於圓木頭為枕頭、不放逸的、在訓練上熱心的，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對他們得不到機會、得不到對象(所緣)。

比丘們！未來時，離車人將成為纖細的，手腳柔軟的、嬌嫩的，他們在柔軟的床與綿枕上將睡到太陽上昇，摩揭陀國阿闍世王韋提希子對他們將得到機會、將得到對象。

比丘們！現在，比丘們住於圓木頭為枕頭、不放逸的、在勤奮上熱心的，魔波旬對他們得不到機會、得不到對象。

比丘們！未來時，比丘們將成為精細的，手腳柔軟的、嬌嫩的，他們在柔軟的床與綿枕上將睡到太陽上昇，魔波旬對他們將得到機會、將得到對象。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應該被這麼學：『我們將要住於圓木頭為枕頭、不放逸的、在勤奮上熱心的。』比丘們！應該被你們這麼學。』

9. 象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

當時，某位新進比丘過度地去諸家，比丘們對他這麼說：「尊者！你不要過度地去諸家。」

當被比丘們這麼說時，那位比丘這麼說：「這些所謂的上座比丘們將會想諸家應該被去，那麼，更何況是我？」

那時，眾多比丘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那些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這裡，某位新進比丘過度地去諸家，比丘們對他這麼說：『尊者！你不要過度地去諸家。』當被比丘們這麼說時，那位比丘這麼說：『這些所謂的上座比丘們將會想諸家應該被去，那麼，更何況是我？』」

「比丘們！從前，在林野處有大湖，諸象依止它住，牠們潛入那個湖中後，以鼻拔出蓮的幼芽後，徹底清洗地清洗後，咀嚼後，吃無泥的，這是為了牠們的容色同時也為了力量，不因那個因緣遭受死亡，或死亡程度的苦。

比丘們！但只模仿那些大象的年輕幼象子獸們潛入那個湖中後，以鼻拔出蓮的幼芽後，不徹底清洗地清洗後，不咀嚼後，吃有泥的，這既不是為了牠們的容色也非為了力量，因那個因緣遭受死亡，或死亡程度的苦。

同樣的，比丘們！這裡，上座比丘們在午前時穿好衣服、取衣鉢後，為了托鉢進入村落或城鎮，在那裡，他們說法，在家人們對他們作有淨信的行為，他們不被繫結、不迷戀、不取著、見過患、有出離慧地受用那個利養，這是為了他們的容色同時也為了力量，不因那個因緣遭受死亡，或死亡程度的苦。

比丘們！但只模仿那些上座比丘的新進比丘們在午前時穿好衣服、取衣鉢後，為了托鉢進入村落或城鎮，在那裡，他們說法，在家人們對他們作有淨信的行為，他們被繫結、迷戀、取著、不見過患、無出離慧地受用那個利養，這既不是為了他們的容色也非為了力量，因那個因緣遭受死亡，或死亡程度的苦。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應該被這麼學：『我們將要不被繫結、不迷戀、不取著、見過患、有出離慧地受用那個利養。』比丘們！應該被你們這麼學。』

10. 貓經

住在舍衛城。

當時，[某位比丘](#)在諸家中過度地交際，比丘們對他這麼說：「尊者！你不要在諸家中過度地交際。」

當被比丘們這麼說時，那位比丘不停止。

那時，眾多比丘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那些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這裡，在諸家中過度地交際，比丘們對他這麼說：『尊者！你不要在諸家中過度地交際。』當被比丘們這麼說時，那位比丘不停止。」

「比丘們！從前，貓站在間隙、下水道、垃圾堆中探求著弱鼠：『每當這弱鼠將出發到食物處(覓食)，就在那裡，抓住牠後，我將吃。』比丘們！那時，那隻弱鼠出發到食物處，就在那裡，貓抓住牠後，未咀嚼後，匆忙地吞下，那隻弱鼠咬牠的腸，又咬腸膜，牠因那個因緣遭受死亡，或死亡程度的苦。

同樣的，比丘們！這裡，一類比丘在午前時穿好衣服、取衣鉢後，以身未守護、以語未守護、以心未守護，以念未現起，以諸根未防護，[為了托鉢](#)進入村落或城鎮，在那裡，他看見穿著暴露的或衣著暴露的婦女。看見穿著暴露的或衣著暴露的婦女後，貪使他的心墮落，[以被貪墮落的心他放棄學後還俗。]他以被貪墮落的心遭受死亡，或死亡程度的苦。比丘們！因為，在聖者之律中這是死亡：凡放棄學後還俗；比丘們！因為，這是死亡程度的苦，即：來到某個被污染的罪，在像這樣的罪上出罪被[安立](#)。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應該被這麼學：『我們將要以身已守護、以語已守護、以心已守護，以念已現起，以諸根已防護，[為了托鉢](#)進入村落或城鎮。』比丘們！應該被你們這麼學。」

11. 狐狼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你們在破曉時聽到聽到老狐狸鳴叫著嗎？」

「是的，[大德](#)！」

「比丘們！那隻老狐狸被名為疥瘡生起的病接觸，牠去牠想要之處，牠站牠想要之處，牠坐牠想要之處，牠躺牠想要之處，涼風強力吹牠。」

比丘們！這裡，凡某類屬於釋迦人之子的自稱者，如果他經驗像這樣形色的個體獲得，那就好了！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應該被這麼學：『我們將要不放逸地生活(住)。』比丘們！應該被你們這麼學。」

12. 狐狼經

住在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你們在破曉時聽到聽到老狐狼鳴叫著嗎？」

「是的，大德！」

「比丘們！在那隻老狐狼上，會有某些(任何)知恩、感恩，然而，這裡，在某類屬於釋迦人之子的自稱者上，不會有任何知恩、感恩。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應該被這麼學：『我們將要是知恩者、感恩者，而且，即使在我們上少量所作的[恩惠]也將不毀滅。』比丘們！應該被你們這麼學。」

譬喻相應完成，其攝頌：

「屋頂、指甲尖、家，大口鍋、矛、弓箭手，

楔子、圓木頭、象，貓、二則狐狼。」

21. 比丘相應

1. 勻里德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

在那裡，尊者大目犍連召喚比丘們：「比丘學友們！」

「學友！」那些比丘回答尊者大目犍連。

尊者大目犍連說這個：

「學友們！這裡，獨處、獨坐的我這樣心的深思生起：『被稱為「聖沈默狀態、聖沈默狀態」，什麼是聖沈默狀態呢？』

學友們！那個我這麼想：『這裡，比丘從尋與伺的平息，自身內的明淨，一心，進入後住於無尋、無伺，定而生喜、樂的第二禪，這被稱為聖沈默狀態。』

學友們！那個我從尋與伺的平息，自身內的明淨，一心，進入後住於無尋、無伺，定而生喜、樂的第二禪。學友們！當我以這個住處住時，與尋俱行的諸想、諸作意被執行。

學友們！那時，世尊以神通來見我後，說這個：『目犍連！目犍連！你不要對聖沈默狀態放逸，婆羅門！請你使心安頓在聖沈默狀態，請你在聖沈默狀態上作一心，請你在聖沈默狀態上集中貫注心。』

學友們！過些時候，那個我從尋與伺的平息，自身內的明淨，一心，進入後住於無尋、無伺，定而生喜、樂的第二禪。

學友們！當正確地說時，凡能說他：『是被大師資助達到大通智的弟子。』者，那是我，當正確地說時，能說他：『是被大師資助達到大通智的弟子。』」

2. 優婆低色經

住在舍衛城。

在那裡，尊者舍利弗召喚比丘們：「比丘學友們！」

「學友！」那些比丘回答尊者舍利弗。

尊者舍利弗說這個：

「學友們！這裡，獨處、獨坐的我這樣心的深思生起：『世間中有任何那個凡從變易、變異，我的愁、悲、苦、憂、絕望會生起嗎？』」

學友們！那個我這麼想：『世間中沒有任何那個凡從變易、變異，我的愁、悲、苦、憂、絕望會生起。』」

當這麼說時，尊者阿難對尊者舍利弗說這個：

「舍利弗學友！從大師的變易、變異，你的愁、悲、苦、憂、絕望也不會生起嗎？」

「學友！從大師的變易、變異，我的愁、悲、苦、憂、絕望也不會生起。但我會這麼想：『唉！先生！有影響力、大神通力、大威力的大師已滅沒了，如果世尊長時間久住，那會是對眾人有利益的，對眾人安樂，對世間憐愍，對天與人的需要、利益、安樂。』」

「那麼，像這樣是因為對尊者舍利弗來說，我作、我所作、慢煩惱潛在趨勢被長久地善根除，因此，從大師的變易、變異，尊者舍利弗的愁、悲、苦、憂、絕望也不會生起。」

3. 賦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

當時，尊者舍利弗與尊者大目犍連住在王舍城栗鼠飼養處的竹林中同一住處。

那時，在傍晚時，從獨坐中出來的尊者舍利弗去見尊者大目犍連。抵達後，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舍利弗對尊者大目犍連說這個：

「大目犍連學友！你的諸根是明淨的，臉色是遍純淨的、皎潔的，尊者大目犍連今日以寂靜的住處住，不是嗎？」

「學友！我今日以粗的住處住，此外，有我的法談。」

「學友！那麼，與誰一起有尊者大目犍連的法談呢？」

「學友！與世尊一起有我的法談。」

「學友！世尊現在住在遠處的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尊者大目犍連以神通去見世尊，或者世尊以神通來見尊者大目犍連呢？」

「學友！非我以神通去見世尊，也非世尊以神通來見我，而是世尊只對我淨化天眼與天耳界的情形，我也只對世尊淨化天眼與天耳界的情形。」

「那麼，與世尊一起有尊者大目犍連關於怎樣的法談呢？」

「學友！這裡，我對世尊說這個：『[大德](#)！這裡，被稱為「活力已被發動者，活力已被發動者」，大德！什麼情形是活力已被發動者？』

學友！當這麼說時，世尊對我說這個：『目犍連！這裡，活力已被發動的[比丘](#)住於：「寧願剩下皮膚、肌腱、骨骸，身體中的血肉變乾，凡那個應該被人的毅力、人的活力、人的努力達成的，那個沒達成後，他將沒有活力的止息。」目犍連！這樣是活力已被發動者。』學友！與世尊互一起有我這樣的法談。』

「學友！猶如只是微小的碎石對喜馬拉雅山山王的比較量，同樣的只是我們對尊者大目犍連的比較量。因為尊者大目犍連是大神通力、大威力者，當他願意時，能住世一劫。」

「學友！猶如只是微小的鹽粒對大甕鹽的比較量，同樣的只是我們對尊者舍利弗的比較量。因為尊者舍利弗被世尊以種種法門稱頌、稱讚、讚美：

『如舍利弗以慧，以戒與以寂靜，

凡即使到[彼岸](#)的[比丘](#)，最高者會是這樣程度的。』[\[SN.1.48\]](#)』

像這樣，那兩位[大龍](#)互相對善說的、善談話的喜悅。

4. 新進者經

住在舍衛城。

當時，某位新進[比丘](#)用餐之後，已從施食返回，進入住處後保持靜止，成為不活動的、保持沈默的，在縫製衣服時不作比丘們的工作。

那時，眾多比丘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那些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這裡，某位新進比丘用餐之後，已從施食返回，進入住處後保持靜止，成為不活動的、保持沈默的，在縫製衣服時不作比丘們的工作。」

那時，世尊召喚某位比丘：

「來！比丘！請你以我的名義召喚那位比丘：『[學友](#)！[大師](#)召喚你。』」

「是的，大德！」那位比丘回答世尊後，去見那位比丘。抵達後，對那位比丘說這個：「[學友](#)！[大師](#)召喚你。」

21. 比丘相應

「是的，學友！」那位比丘回答那位比丘後，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世尊對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說這個：

「是真的嗎？比丘！你用餐之後，已從施食返回，進入住處後保持靜止，成為不活動的、保持沈默的，在縫製衣服時不作比丘們的工作嗎？」

「大德！我也作應該被自己作的。」

那時，世尊以心了知那位比丘心中的深思後，召喚比丘們：

「比丘們！你們不要嫌責這位比丘，比丘們！這位比丘是[構成]增上心與在當生中為樂住處之四[種]禪的隨欲獲得者、不困難獲得者、無困難獲得者，以及是就在當生以證智自作證後，進入後住於凡善男子們為了利益正確地出家，從在家成為無家者的那個無上梵行結尾者。」

世尊說這個，說這個後，**善逝**、大師又更進一步說這個：

「這非鬆弛地精勤後，這非以少的力量，

有涅槃能被證得，一切苦的釋放。

而這位年輕的比丘，這位是無上之人，

征服有軍隊的魔後，持最後身。」

5. 善生經

起源於舍衛城。

那時，**尊者**善生去見**世尊**。

世尊看見正從遠處走來的那位尊者善生。看見後，召喚**比丘們**：

「比丘們！這位**善男子**就在兩方面輝耀：是英俊的、好看的、端正的、具備最美的容色；以及是就在當生以證智自作證後，進入後住於凡善男子們為了利益正確地出家，從在家成為無家者的那個無上梵行結尾者。」

世尊說這個……（中略）[，說這個後**善逝**、**大師**又更進一步這麼]說：

「這位比丘確實輝耀：以成為正直的心，

已離繫縛已離結，不執取後已到達涅槃，

征服有軍隊的魔後，持最後身。」

6. 侏儒拔提亞經

起源於舍衛城。

那時，尊者侏儒拔提亞去見世尊。

世尊看見正從遠處走來的尊者侏儒拔提亞。看見後，召喚比丘們：

「比丘們！你們看見這位走來的醜陋、難看、矮小、在比丘們中被輕蔑樣子的比丘嗎？」

「是的，大德！」

「比丘們！這位比丘是大神通力、大威力者，而那種等至是不易得到的形色：凡以前未被那位比丘進入的，以及是就在當生以證智自作證後，進入後住於凡善男子們為了利益正確地出家，從在家成為無家者的那個無上梵行結尾者。」

世尊說這個……（中略）[，說這個後，善逝、大師又更進一步這麼]說：

「天鵝、白鶲和孔雀，大象、梅花鹿，

全都害怕獅子，不是在身體的衡量。

同樣的在人之中，即使是矮小的有慧者，

在那裡他確實是大者，不是僅有身體的愚者。」

[「各部分無缺點的、有白色覆蓋物的，單輪幅的二輪車轉動，

請看無苦惱者正到來：已切斷流者、無繫縛者。」(Ud.65)]

7. 毘舍佉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毘舍離大林重閣講堂。

當時，尊者毘舍佉般遮羅子在講堂中以法說，以優雅的、明瞭的、清晰的、義理令知的、廣泛包容、不依止的話語開示、勸導、鼓勵比丘們，使之歡喜。

那時，世尊在傍晚時，從獨坐中出來，去講堂。抵達後，在設置好的座位坐下。

坐好後，世尊召喚比丘們：

「比丘們！誰在講堂中以法說，以優雅的、明瞭的、清晰的、義理令知的、廣泛包容、不依止的話語開示、勸導、鼓勵比丘們呢？」

「大德！尊者毘舍佉般遮羅子在講堂中以法說，以優雅的、明瞭的、清晰的、義理令知的、廣泛包容、不依止的話語開示、勸導、鼓勵比丘們。」

那時，世尊召喚尊者毘舍佉般遮羅子：

「毘舍佉！好！好！毘舍佉！你以法說，以優雅的、明瞭的、清晰的、義理令知的、廣泛包容、不依止的話語開示、勸導、鼓勵比丘們，好！」

世尊說這個，說這個後，[善逝](#)、[大師](#)又更進一步說這個：

「賢智者與愚者混雜，當他沒說話時，他們不知，
但他說話，指出[不死](#)之境時，他們知道。
他應該解說法，他應該舉起仙人們的旗幟，
善言說之詞是仙人們的旗幟，因為法是仙人們的旗幟。」 [AN.4.48]

8. 難陀經

住在舍衛城。

那時，世尊**姨母之子**尊者難陀，穿上捶平壓平的衣服、[畫眼妝](#)、拿起發亮的鉢，然後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世尊對在一旁坐下的**尊者**難陀說這個：

「難陀！如果你穿捶平壓平的衣服、畫眼妝、持發亮的鉢，對**善男子**從信出家，**從在家成為無家者**的你，那是不適當的。難陀！如果你是住**林野**者、常乞食者、[穿糞掃衣](#)者、住於對欲無期待者，對善男子從信出家，從在家成為無家者的你，這是適當的。」

世尊說這個.....（中略）[說這個後，[善逝](#)、大師又更進一步這麼]說：

「何時我能見難陀是住林野者、穿糞掃衣者，
以陌生者的殘食維生，對欲無期待者？」

過些時候，尊者難陀成為住林野者、常乞食者、[穿糞掃衣](#)者、住於對欲無期待者。

9. 低舍經

住在舍衛城。

那時，世尊**姑媽之子**尊者低舍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然後沮喪的、不快樂的、持續落淚地坐在一旁。

那時，世尊對尊者低舍說這個：

「低舍！你為何沮喪的、不快樂的、持續落淚地坐在一旁呢？」
「**大德**！因為**比丘**們像這樣全面地以尖銳的言語諷刺我。」

「低舍！因為你是像這樣說他人者而非他人言語的容忍者，低舍！你是說他人者而非他人言語的容忍者，對**善男子**從信出家，**從在家成為無家者**的你來說，

那是不適當的；低舍！(若)你是說他人者而也是他人言語的容忍者，對善男子從信出家，從在家成為無家者的你來說，這是適當的。」

世尊說這個，說這個後，[善逝](#)、大師又更進一步說這個：

「你為何生氣？不要生氣！低舍！不憤怒對你最好，

低舍！有憤怒、慢、輕蔑之調伏，則梵行被遵守。」

10. 名叫上座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栗鼠飼養處的竹林中。

當時，某位名叫上座的[比丘](#)是獨住者、獨住者的稱讚者，他獨自為了托鉢進入村落、獨自返回、獨自坐靜處、獨自決意經行。

那時，眾多比丘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那些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這裡，某位名叫上座的比丘是獨住者、獨住者的稱讚者。」

那時，世尊召喚某位比丘：

「來！比丘！請你以我的名義召喚上座比丘：『上座學友！大師召喚你。』」

「是的，大德！」那位比丘回答世尊後，去見尊者上座。抵達後，對尊者上座說這個：

「學友！大師召喚你。」

「是的，學友！」尊者上座回答那位比丘後，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世尊對在一旁坐下的尊者上座說這個：

「是真的嗎？上座！你是獨住者、獨住者的稱讚者嗎？」

「是的，大德！」

「上座！那麼，依怎樣的方式你成為獨住者、獨住者的稱讚者呢？」

「大德！這裡，我獨自為了托鉢進入村落、獨自返回、獨自坐靜處、獨自決意經行，大德！我是這樣的獨住者、獨住者的稱讚者。」

「上座！那是獨住，我不說：『這不是。』但，上座！像這樣的獨住才被詳細地圓滿，你要聽！你要好好作意！我將說了。」

「是的，大德！」……（中略）

「而，上座！怎樣的獨住才被詳細地圓滿呢？」

「上座！這裡，所有過去的已被捨斷；所有未來的已被斷念：關於現在個體獲得的欲貪已被善驅逐，上座！這樣的獨住才被詳細地圓滿。」

21. 比丘相應

世尊說這個，說這個後，[善逝](#)、大師又更進一步說這個：

「征服一切後，已知一切的善慧者，
在一切法上不染著，
捨斷一切，在渴愛的滅盡上解脫，
我說他是獨住者。」

11. 大劫賓那經

住在舍衛城。

那時，[尊者](#)大劫賓那去見世尊。

世尊看見正從遠處走來的尊者大劫賓那。看見後，召喚比丘們：

「比丘們！你們看見這位走來的白皙、瘦的、有又長又大鼻子的比丘嗎？」

「是的，[大德](#)！」

「比丘們！這位比丘是大神通力、大威力者，而那種等至是不易得到的形色：凡以前未被那位比丘進入的，以及是就在當生以證智自作證後，進入後住於凡善男子們為了利益正確地出家，從在家成為無家者的那個無上梵行結尾者。」

世尊說這個，說這個後，[善逝](#)、大師又更進一步說這個：

「凡依止家系者，剎帝利在人中最上，
[那明與行具足者](#)，在天與人中最上。
白天時太陽輝耀，夜裡時月亮放光，
武裝時剎帝利輝耀，禪修時婆羅門輝耀，
日夜一切時候，佛陀以威光輝耀。」

12. 同伴經

住在舍衛城。

那時，二位尊者大劫賓那的共住者(弟子)比丘同伴去見世尊。

世尊看見正從遠處走來的那些比丘。看見後，召喚比丘們：

「比丘們！你們看見那些走來的大劫賓那的共住者比丘同伴嗎？」

「是的，[大德](#)！」

21. 比丘相應

「比丘們！這些比丘是大神通力、大威力者，而那種等至是不易得到的形色：凡以前未被那位比丘進入的，以及是就在當生以證智自作證後，進入後住於凡善男子們為了利益正確地出家，從在家成為無家者的那個無上梵行結尾者。」

世尊說這個，說這個後，善逝、大師又更進一步說這個：

「這[二位]比丘同伴，結交已久，
正法與他們結交，在被佛陀教導的法上。
被大劫賓那善教導，在被聖者教導的法上，
征服有軍隊的魔後，他們持最後身。」

比丘相應完成，其攝頌：

「拘律陀與優波低色，被說為甕，
新進者、善生、拔提，毘舍佉、難陀、低舍，
名叫上座與大劫賓那，以同伴為十二。」

因緣篇第二，其攝頌：

「因緣、現觀、界，無始與迦葉，
恭敬、羅侯羅、勒叉那，譬喻、比丘，
以此被說為第二篇。」

因緣篇相應經典終了。

蘊篇(22-34)

22. 蘊相應

那拘羅的父親品(1-11)

1. 那拘羅的父親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婆祇國蘇蘇馬拉山之配沙卡拉林的鹿野苑。

那時，[屋主](#)那拘羅的父親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屋主那拘羅的父親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我已衰老、已年老，高齡而年邁，已到了老人期，身體病苦，常常生病，而，大德！我不能常見世尊與值得尊敬的[比丘](#)們，為了對我是長久的利益與安樂，大德！請世尊教誡我，大德！請世尊訓誡我。」

「這正是這樣，屋主！這正是這樣，屋主！這病苦的、變瘦的身體，像蛋一樣被包覆，屋主！如果有人帶著這樣的身體，還自稱有片刻的無病，除了愚蠢外，還會有什麼呢？屋主！因此，在這裡，應該被你這麼學：『對病苦的身體，我具念的心將是不病苦的。』屋主！應該被你這麼學。」

那時，屋主那拘羅的父親歡喜、隨喜於世尊所說後，從座位起來後向世尊問訊，然後作右繞，接著去見尊者舍利弗。抵達後，向尊者舍利弗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舍利弗對屋主那拘羅的父親說這個：

「屋主！你的諸根明淨，臉色清淨、皎潔，今日從世尊面前得到聽聞法說嗎？」

「怎樣不會是呢，大德！大德！這裡，我被世尊以不死法說灌頂。」

「屋主！那麼，依怎樣的方式你被世尊以不死法說灌頂呢？」

「大德！這裡，我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我對世尊說這個：『我已衰老、已年老，高齡而年邁，已到了老人期，身體病苦，常常生病，而，大德！我不能常見世尊與值得尊敬的比丘們，為了對我是長久的利益與安樂，大德！請世尊教誡我，大德！請世尊訓誡我。』當這麼說時，世尊對我說這個：『這正是這樣，屋主！這正是這樣，屋主！這痛苦的、變瘦的身體，像蛋一樣被包覆，屋主！如果有人帶著這樣的身體，還自稱有片刻的無病，除了愚蠢外，還會有什麼呢？屋主！因此，在這裡，應該被你這麼學：「對病苦的身體，我具念的心將是不病苦的。」屋主！應該被你這麼學。』

大德！我被世尊以不死法說灌頂。」

「而，屋主！你沒再進一步問世尊：『大德！什麼情形有病苦的身體且痛苦的心，什麼情形有病苦的身體但無痛苦的心呢？』」

「大德！我們會從遠處來到尊者舍利弗面前想知道這所說的義理，如果尊者舍利弗能說明這所說的義理，**那就好了！**」

「屋主！那樣的話，你要聽！你要**好好作意**！我將說了。」

「是的，大德！」屋主那拘羅的父親回答尊者舍利弗。

尊者舍利弗說這個：

「屋主！怎樣有病苦的身體且痛苦的心呢？」

屋主！這裡，**未聽聞的一般人**是不曾見過聖者的，不熟練聖者法的，未受聖者法訓練的；是不曾見過善人的，不熟練**善人法**的，未受善人法訓練的，**認為色是我，或我擁有色**，或色在我中，或我在色中，他有『我是色、色是我所』的纏縛；當他有『我是色、色是我所』的纏縛時，那個色**變易、變異**，以色的變易、變異生起愁、悲、苦、憂、絕望。

他認為受是我，或我擁有受，或受在我中，或我在受中，他有『我是受、受是我所』的纏縛；當他有『我是受、受是我所』的纏縛時，那個受變易、變異，以受的變易、變異生起愁、悲、苦、憂、絕望。

他認為想是我，或我擁有想，或想在我中，或我在想中，他有『我是想、想是我所』的纏縛；當他有『我是想、想是我所』的纏縛時，那個想變易、變異，以想的變易、變異生起愁、悲、苦、憂、絕望。

他認為行是我，或我擁有行，或行在我中，或我在行中，他有『我是行、行是我所』的纏縛；當他有『我是行、行是我所』的纏縛時，那個行變易、變異，以行的變易、變異生起愁、悲、苦、憂、絕望。

他認為識是我，或我擁有識，或識在我中，或我在識中，他有『我是識、識是我所』的纏縛；當他有『我是識、識是我所』的纏縛時，那個識變易、變異，以識的變易、變異生起愁、悲、苦、憂、絕望。

屋主！這樣就有病苦的身體且病苦的心。

屋主！怎樣有病苦的身體但無病苦的心呢？

屋主！這裡，[有聽聞之聖弟子](#)是見過聖者的，熟練聖者法的，善受聖者法訓練的；是見過善人的，熟練善人法的，善受善人法訓練的，不認為色是我，或我擁有色，或色在我中，或我在色中，他沒有『我是色、色是我所』的纏縛；當他沒有『我是色、色是我所』的纏縛時，那個色變易、變異，以色的變易、變異，他的愁、悲、苦、憂、絕望不生起。

他不認為受是我，或我擁有受，或受在我中，或我在受中，他沒有『我是受、受是我所』的纏縛；當他沒有『我是受、受是我所』的纏縛時，那個受變易、變異，以受的變易、變異，他的愁、悲、苦、憂、絕望不生起。

他不認為想是我，或我擁有想，或想在我中，或我在想中，他沒有『我是想、想是我所』的纏縛；當他沒有『我是想、想是我所』的纏縛時，那個想變易、變異，以想的變易、變異，他的愁、悲、苦、憂、絕望不生起。

他不認為行是我，或我擁有行，或行在我中，或我在行中，他沒有『我是行、行是我所』的纏縛；當他沒有『我是行、行是我所』的纏縛時，那個行變易、變異，以行的變易、變異，他的愁、悲、苦、憂、絕望不生起。

他不認為識是我，或我擁有識，或識在我中，或我在識中，他沒有『我是識、識是我所』的纏縛；當他沒有『我是識、識是我所』的纏縛時，那個識變易、變異，以識的變易、變異，他的愁、悲、苦、憂、絕望不生起。

屋主！這樣就有病苦的身體但無病苦的心。」

尊者舍利弗說這個，悅意的屋主那拘羅的父親歡喜尊者舍利弗所說。

2. 天臂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釋迦族人中，名叫天臂的釋迦族城鎮。

那時，眾多往西部地方去的比丘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那些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我們想要到西部地方去，準備在西部地方居住。」

「比丘們！你們向舍利弗辭行了嗎？」

「還沒，大德！」

「那麼，向舍利弗辭行吧，比丘們！舍利弗是賢智者、同梵行比丘們的資助者。」

「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當時，尊者舍利弗坐在離世尊不遠肉桂樹叢的一棵肉桂樹下。

那時，那些比丘歡喜、隨喜世尊所說後，從座位起來後向世尊問訊，然後作右繞，接著去見尊者舍利弗。抵達後，與尊者舍利弗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那些比丘對尊者舍利弗說這個：

「舍利弗學友！我們想要到西部地區去，準備在西部地區居住，我們已向大師辭行了。」

「學友們！有賢智的剝帝利們、賢智的婆羅門們、賢智的屋主們、賢智的沙門們，可能問到各國的比丘問題，學友們！賢智者考察的是：『那麼，尊者們的大師有什麼論說？有什麼教說呢？』」

你們諸位尊者，是否好好聽聞了法、好好把握了、好好作意了、好好思惟了、徹底以慧洞察了，以便尊者們解說時，才會是世尊的所說之說，而且不會以不實而毀謗世尊，會法、隨法地解說，而不讓任何如法的種種說來到應該被呵責處呢？」

「學友！我們會從遠處來到尊者舍利弗面前想知道這所說的義理，如果尊者舍利弗能說明這所說的義理，那就好了！」

「學友們！那樣的話，你們要聽！你們要好好作意！我將說了。」

「是的，學友！」那些比丘回答尊者舍利弗。

尊者舍利弗說這個：

「學友們！有賢智的剝帝利們.....（中略）賢智的沙門們，可能問到各國的比丘問題，學友們！賢智者考察的是：『那麼，尊者們的大師有什麼論說？有什麼教說呢？』」

學友們！當被這麼問時，你們應當這麼回答：『道友們！大師教導欲貪的調伏。』

學友們！當聽了這樣的解答，有賢智的剝帝利們.....（中略）賢智的沙門們，可能問進一步的問題，學友們！賢智者考察的是：『那麼，尊者們的大師對於什麼教導欲貪的調伏呢？』

學友們！當被這麼問時，你們應當這麼回答：『道友們！大師對於色教導欲貪的調伏，對於受.....對於想.....對於行.....大師對於識教導欲貪的調伏。』

學友們！當聽了這樣的解答，有賢智的剎帝利們……（中略）賢智的沙門們，可能問進一步的問題，學友們！賢智者考察的是：『那麼，看到什麼過患，尊者們的大師對於色教導欲貪的調伏，對於受……對於想……對於行……大師對於識教導欲貪的調伏呢？』

學友們！當被這麼問時，你們應當這麼回答：『道友們！如果對於色未離貪、未離意欲、未離情愛、未離渴望、未離熱惱、未離渴愛，以色的變易、變異生起愁、悲、苦、憂、絕望。』

對於受……對於想……對於行未離貪、未離意欲、未離情愛、未離渴望、未離熱惱、未離渴愛，以行的變易、變異生起愁、悲、苦、憂、絕望。對於識未離貪、未離意欲、未離情愛、未離渴望、未離熱惱、未離渴愛，以識的變易、變異生起愁、悲、苦、憂、絕望。

看到了這個過患，大師對於色教導欲貪的調伏，對於受……對於想……對於行……大師對於識教導欲貪的調伏。』

學友們！當聽了這樣的解答，有賢智的剎帝利們、賢智的婆羅門們、賢智的屋主們、賢智的沙門們，可能問進一步的問題，學友們！賢智者考察的是：『那麼，看到了什麼效益，大師對於色教導欲貪的調伏，對於受……對於想……對於行……大師對於識教導欲貪的調伏呢？』

學友們！當被這麼問時，你們應當這麼回答：『道友們！如果對於色離貪、離欲、離情愛、離渴、離熱惱、離渴愛，以色的變易、變異，他的愁、悲、苦、憂、絕望不生起。』

對於受……對於想……對於行離貪、離欲、離情愛、離渴、離熱惱、離渴愛，以行的變易、變異，他的愁、悲、苦、憂、絕望不生起。對於識離貪、離欲、離情愛、離渴、離熱惱、離渴愛，以識的變易、變異，他的愁、悲、苦、憂、絕望不生起。

看到了這個效益，大師對於色教導欲貪的調伏，對於受……對於想……對於行……大師對於識教導欲貪的調伏。』

學友們！進入後住於不善法者，如果當生有樂的住處，不惱害、不絕望、不熱惱，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善趣應該能被預期，則世尊不會稱讚捨斷這不善法；但，因為進入後住於不善法者，當生有苦的住處，有惱害、有絕望、有熱惱，以身體的崩解，死後惡趣應該能被預期，因此，世尊稱讚捨斷這不善法。

學友們！進入後住於善法者，如果當生有苦的住處，有惱害、有絕望、有熱惱，以身體的崩解，死後惡趣應該能被預期，則世尊不會稱讚這善法的具足；但，因為進入後住於善法者，當生有樂的住處，不惱害、不絕望、不熱惱，以身

體的崩解，死後善趣應該能被預期，因此，世尊稱讚這善法的具足。」

尊者舍利弗說這個，那些悅意的比丘歡喜尊者舍利弗所說。

3. 訶梨迦尼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尊者摩訶迦旃延住在拘拉拉迦拉之斷崖山，阿槃提人中。

那時，屋主訶梨迦尼去見尊者摩訶迦旃延。抵達後，向尊者摩訶迦旃延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屋主訶梨迦尼對尊者摩訶迦旃延說這個：

「大德！在這世尊所說的馬更地亞所問八群[經]中：

『捨斷家後成為無住處之行者，在村落中牟尼不作親密交往。

諸欲被捨除者、不懷著期盼者，不會與人作爭論的談論。』

大德！這世尊簡要所說的詳細義理，應該被如何理解呢？」

「屋主！色界是識的家，又，識被色界貪繫縛者被稱為『有家之行者』；屋主！受界是識的家，又，識被受界貪繫縛者被稱為『有家之行者』；屋主！想界是識的家，又，識被想界貪繫縛者被稱為『有家之行者』；屋主！行界是識的家，又，識被行界貪繫縛者被稱為『有家之行者』，屋主！這樣是有家之行者。

屋主！怎樣是無家之行者呢？屋主！對色界之欲、貪、歡喜、渴愛、攀住、執取、心的依處、執持、煩惱潛在趨勢：這些對如來來說已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因此，如來被稱為『無家之行者』。屋主！對受界……屋主！對想界……屋主！對行界……屋主！對識界之欲、貪、歡喜、渴愛、攀住、執取、心的依處、執持、煩惱潛在趨勢：這些對如來來說已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因此，如來被稱為『無家之行者』。屋主！這樣是無家之行者。

屋主！怎樣是有住處之行者呢？屋主！在色相住處散逸與繫縛者被稱為『有住處之行者』；在聲音相……（中略）在氣味相……在味道相……在所觸相……在法相住處散逸與繫縛者被稱為『有住處之行者』，屋主！這樣是有住處之行者。

屋主！怎樣是無住處之行者？屋主！在色相住處散逸與繫縛對如來來說已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因此，如來被稱為『無住處之行者』；在聲音相……在氣味相……在味道相……在所觸相……在法相住處散逸與繫縛對如來來說已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

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因此，如來被稱為『無住處之行者』，屋主！這樣是無住處之行者。

屋主！怎樣是在村落中生起親密交往者？屋主！這裡，某人住於與在家人交際，同歡、同愁：在他們樂時而樂，在他們苦時而苦，他以自己涉入他們的事務與義務中，屋主！這樣是在村落中生起親密交往者。

屋主！怎樣是在村落中不生起親密交往者？屋主！這裡，比丘住於與在家人不交際，不同歡、不同愁：不在他們樂時而樂，不在他們苦時而苦，他不以自己涉入他們的事務與義務，屋主！這樣是在村落中不生起親密交往者。

屋主！怎樣是諸欲未被捨除者？屋主！這裡，某人在欲上未離貪、未離意欲、未離情愛、未離渴望、未離熱惱、未離渴愛，屋主！這樣是諸欲未被捨除者。

屋主！怎樣是諸欲已被捨除者？屋主！這裡，某人在欲上已離貪、已離意欲、已離情愛、已離渴望、已離熱惱、已離渴愛，屋主！這樣是諸欲已被捨除者。

屋主！怎樣是懷著期盼者？屋主！這裡，某人這麼想：『我未來時會有這樣的色，我未來時會有這樣的受，我未來時會有這樣的想，我未來時會有這樣的行，我未來時會有這樣的識。』屋主！這樣是懷著期盼者。

屋主！怎樣是不懷著期盼者？屋主！這裡，某人不這麼想：『我未來時會有這樣的色，我未來時會有這樣的受，我未來時會有這樣的想，我未來時會有這樣的行，我未來時會有這樣的識。』屋主！這是不懷著期盼者。

屋主！怎樣是與人作爭論的談論者？屋主！這裡，某人是作這樣的談論者：『你不了知這法、律，我了知這法、律；你了知這法、律什麼！你是邪行者，我是正行者；應該先說的而後說，應該後說的而先說；我的是一致的，你的是不一致的；你所長時間熟練的是顛倒的；你的理論已被論破，去救理論；你已被折伏，請你拆解，如果你能。』屋主！這是與人作爭論的談論者。

屋主！怎樣是不與人作爭論的談論者？屋主！這裡，比丘不是作這樣的談論者：『你不了知這法、律……（中略）請你拆解，如果你能。』屋主！這是不與人作爭論的談論者。

這樣，屋主！在這世尊所說的馬更地亞所問八群[經]中：

『捨斷家後成為無住處之行者，在村落中牟尼不作親密交往。

諸欲被捨除者、不懷著期盼者，不會與人作爭論的談論。』

屋主！這世尊簡要所說的詳細義理，應該被這樣理解。』

4. 訶梨迦尼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尊者摩訶迦旃延住在拘拉拉迦拉之斷崖山，阿槃提人中。

那時，屋主訶梨迦尼去見尊者摩訶迦旃延。……（中略）在一旁坐下的屋主訶梨迦尼對尊者摩訶迦旃延說這個：

「大德！在這世尊所說的帝釋所問中：『凡那些渴愛之滅盡而解脫的沙門、婆羅門，他們究竟終結、究竟輒安穩、究竟梵行、究竟完結，是人與天中最上的。』

大德！這世尊簡要所說的詳細義理，應該被如何理解呢？」

「屋主！經由對色界之欲、貪、歡喜、渴愛、攀住、執取、心的依處、執持、煩惱潛在趨勢的滅盡、褪去、滅、捨棄、斷念，心被稱為善解脫。

屋主！對受界……屋主！對想界……屋主！對行界……屋主！經由對識界之欲、貪、歡喜、渴愛、攀住、執取、心的依處、執持、煩惱潛在趨勢的滅盡、褪去、滅、捨棄、斷念，心被稱為善解脫。

這樣，屋主！在這世尊所說的帝釋所問中：『凡那些渴愛之滅盡而解脫的沙門、婆羅門，他們究竟終結、究竟輒安穩、究竟梵行、究竟完結，是人與天中最上的。』屋主！這世尊簡要所說的詳細義理，應該被這樣理解。」

5. 定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

在那裡，世尊召喚比丘們：「比丘們！」

「尊師！」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說這個：

「比丘們！你們要修習定。比丘們！得定的比丘如實知道，如實知道什麼呢？色的集起與滅沒，受的集起與滅沒，想的集起與滅沒，行的集起與滅沒，識的集起與滅沒。」

比丘們！而什麼是色的集起？什麼是受的集起？什麼是想的集起？什麼是行的集起？什麼是識的集起？

比丘們！這裡，比丘歡喜、歡迎、持續固持；他歡喜、歡迎、持續固持什麼呢？他歡喜、歡迎、持續固持色；當他歡喜、歡迎、持續固持他的色時，他生起歡喜；凡在色上歡喜者，那個是取；[以那個取為緣而有有](#)；以有為緣而有生；以生為緣而老、死、愁、悲、苦、憂、絕望生起，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集。

他歡喜受……（中略）他歡喜想……他歡喜諸行……他歡喜、歡迎、持續固持識；當他歡喜、歡迎、持續固持他的識時，他生起歡喜；凡在識上歡喜者，那個是取；[以那個取為緣而有有](#)；以有為緣而有生；以生為緣而老、死、愁、悲、苦、憂、絕望生起，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集。

比丘們！這是色的集起，這是受的集起，這是想的集起，這是行的集起，這是識的集起。

比丘們！而什麼是色的滅沒？什麼是受的滅沒？什麼是想的滅沒？什麼是行的滅沒？什麼是識的滅沒？

比丘們！這裡，比丘不歡喜、不歡迎、不持續固持；他不歡喜、不歡迎、不持續固持什麼呢？他不歡喜、不歡迎、不持續固持色；當不歡喜、不歡迎、不持續固持他的色時，凡在色上的歡喜它被滅；以他的歡喜滅而有取滅；以取滅而有有滅……（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滅。

他不歡喜、不歡迎、不持續固持受；當他不歡喜、不歡迎、不持續固持他的受時，凡在受上的歡喜它被滅；以那個歡喜滅而有取滅；以取滅而有有滅……（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滅。他不歡喜、不歡迎、不持續固持想……（中略）他不歡喜、不歡迎、不持續固持諸行；當他不歡喜、不歡迎、不持續固持他的諸行時，凡在諸行上的歡喜它被滅；以那個歡喜滅而有取滅；以取滅而有有滅……（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滅。他不歡喜、不歡迎、不持續固持識；當他不歡喜、不歡迎、不持續固持他的識時，凡在識上的歡喜它被滅；以那個歡喜滅而有取滅；以取滅而有有滅……（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滅。

比丘們！這是色的滅沒，這是受的滅沒，這是想的滅沒，這是行的滅沒，這是識的滅沒。」

6. 獨坐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你們要著手努力於獨坐](#)，比丘們！獨坐的比丘如實知道，如實知道什麼呢？色的集起與滅沒、受的集起與滅沒、想的集起與滅沒、行的集起與滅

沒、識的集起與滅沒。

..... (中略) (應該依前經那樣使之詳細)。」

7. 經由執取而戰慄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經由執取而戰慄，以及經由不執取而無戰慄，你們要聽它！你們要好好作意！我將說了。」

「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說這個：

「比丘們！而怎樣是經由執取而戰慄？

比丘們！這裡，未聽聞的一般人是不曾見過聖者的，不熟練聖者法的，未受聖者法訓練的；是不曾見過善人的，不熟練善人法的，未受善人法訓練的，認為色是我，或我擁有色，或色在我中，或我在色中；他的那個色變易、變異，以色的變易、變異，他的識成為隨色變易而轉，隨色變易而轉所生的戰慄狀態生起並持續遍取他的心，由於心被遍取而有恐怖、惱害、渴望，經由執取而戰慄。

他認為受是我，或我擁有受，或受在我中，或我在受中；他的那個受變易、變異，以受的變易、變異，他的識成為隨受變易而轉，隨受變易而轉所生的戰慄狀態生起並持續遍取他的心，由於心被遍取而有恐怖、惱害、渴望，經由執取而戰慄。他認為想是我..... (中略) 他認為行是我，或我擁有行，或行在我中，或我在行中；他的那個行變易、變異，以行的變易、變異，他的識成為隨行變易而轉，隨行變易而轉所生的戰慄狀態生起並持續遍取他的心，由於心被遍取而有恐怖、惱害、渴望，經由執取而戰慄。他認為識是我，或我擁有識，或識在我中，或我在識中；他的那個識變易、變異，以識的變易、變異，他的識成為隨識變易而轉，隨識變易而轉所生的戰慄狀態生起並持續遍取他的心，由於心被遍取而有恐怖、惱害、渴望，經由執取而戰慄。

比丘們！這樣是經由執取而戰慄。

比丘們！而怎樣是經由不執取而無戰慄？

比丘們！這裡，有聽聞之聖弟子是見過聖者的，熟練聖者法的，善受聖者法訓練的；是見過善人的，熟練善人法的，善受善人法訓練的，不認為色是我，或我擁有色，或色在我中，或我在色中；他的那個色變易、變異，以色的變易、變

異，他的識不成為隨色變易而轉，無隨色變易而轉所生的戰慄狀態生起並持續遍取他的心，由於心不被遍取而無恐怖、無惱害、無渴望，經由不執取而無戰慄。

他不認為受是我，或我擁有受，或受在我中，或我在受中；他的那個受變易、變異，以受的變易、變異，他的識不成為隨受變易而轉，無隨受變易而轉所生的戰慄狀態生起並持續遍取他的心，由於心不被遍取而無恐怖、無惱害、無渴望，經由不執取而無戰慄。他不認為想是我……（中略）他不認為行是我，或我擁有行，或行在我中，或我在行中；他的那個行變易、變異，以行的變易、變異，他的識不成為隨行變易而轉，無隨行變易而轉所生的戰慄狀態生起並持續遍取他的心，由於心不被遍取而無恐怖、無惱害、無渴望，經由不執取而無戰慄。他不認為識是我，或我擁有識……（中略）；他的那個識變易、變異，以識的變易、變異，他的識不成為隨識變易而轉，無隨識變易而轉所生的戰慄狀態生起並持續遍取他的心，由於心不被遍取而無恐怖、無惱害、無渴望，經由不執取而無戰慄。

比丘們！這樣是經由不執取而無戰慄。」

8. 經由執取而戰慄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經由執取而戰慄，以及經由不執取而無戰慄，你們要聽它！……（中略）。」……

「比丘們！而怎樣是經由執取而戰慄？

比丘們！這裡，**未聽聞的一般人**認為色：『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的真我**。』他的那個色變易、變異，以色的變易、變異生起愁、悲、苦、憂、絕望。

他認為受：『這是**我的**……（中略）。』他認為想：『這是**我的**……。』他認為行：『這是**我的**……。』他認為識：『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的真我**。』他的那個識變易、變異，以識的變易、變異生起愁、悲、苦、憂、絕望。

比丘們！這樣是經由執取而戰慄。

比丘們！而怎樣是經由不執取而無戰慄？

比丘們！這裡，**有聽聞之聖弟子**認為色：『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他的那個色變易、變異，以色的變易、變異，他的愁、悲、苦、憂、絕望不生起。

22. 蘊相應

他認為受：『這不是我的.....。』他認為想：『這不是我的.....。』他認為行：『這不是我的.....。』他認為識：『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他的那個識變易、變異，以識的變易、變異，他的愁、悲、苦、憂、絕望不生起。

比丘們！這樣是經由不執取而無戰慄。」

9. 三時無常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過去與未來的色是無常的，更不用說現在！比丘們！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過去色上無期待，不歡喜未來色，對現在色是為了厭、離貪、滅的行者。」

過去與未來的受是無常的.....（中略）過去與未來的想是無常的.....過去與未來的行是無常的，更不用說現在！比丘們！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過去行上無期待，不歡喜未來行，對現在行是為了厭、離貪、滅的行者。過去與未來的識是無常的，更不用說現在！比丘們！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過去識上無期待，不歡喜未來識，對現在識是為了厭、離貪、滅的行者。」

10. 三時苦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過去與未來的色是苦的，更不用說現在！比丘們！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過去色上無期待，不歡喜未來色，對現在色是為了厭、離貪、滅的行者。」

過去與未來的受是苦的.....過去與未來的想是苦的.....過去與未來的行是苦的.....過去與未來的識是苦的，更不用說現在！比丘們！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過去識上無期待，不歡喜未來識，對現在識是為了厭、離貪、滅的行者。」

11. 三時無我經

起源於舍衛城。

22. 蘊相應

「比丘們！過去與未來的色是無我，更不用說現在！比丘們！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過去色上無期待，不歡喜未來色，對現在色是為了厭、離貪、滅的行者。」

過去與未來的受是無我.....過去與未來的想是無我.....過去與未來的行是無我.....過去與未來的識是無我，更不用說現在！比丘們！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過去識上無期待，不歡喜未來識，對現在識是為了厭、離貪、滅的行者。」

那拘羅父品第一，其攝頌：

「那拘羅的父親、天臂、二則訶梨迦尼，
定、獨坐、由執取而戰慄二則，
過去未來現在，此被稱為品。」

無常品(12-21)

12. 無常經

被我這麼聽聞：

在舍衛城，在那裡.....（中略）。

「比丘們！色是無常的，受是無常的，想是無常的，行是無常的，識是無常的。」

比丘們！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色上厭，在受上厭，在想上厭，在行上厭，在識上厭；厭者離染，從離貪而被解脫，在已解脫時，有『[這是]解脫』之智，他知道：『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13. 苦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色是苦的，受是苦的，想是苦的，行是苦的，識是苦的。當這麼看時.....（中略）他知道：『.....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14. 無我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色是無我，受是無我，想是無我，行是無我，識是無我。」

比丘們！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色上厭，在受上厭，在想上厭，在行上厭，在識上厭；厭者離染，從離貪而被解脫，在已解脫時，有『[這是]解脫』之智，他知道：『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15. 凡無常者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色是無常的，凡無常者都是苦的，凡苦者都是無我，凡無我者它：『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這個應該以正確之慧如實被看見。」

受是無常的，凡無常者都是苦的，凡苦者都是無我，凡無我者它：『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這個應該以正確之慧如實被看見。想是無常的……（中略）行是無常的……識是無常的，凡無常者都是苦的，凡苦者都是無我，凡無我者它：『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這個應該以正確之慧如實被看見。這麼看的……（中略）他知道：『……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16. 凡苦者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色是苦的，凡苦者都是無我，凡無我者它：『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這個應該以正確之慧如實被看見。」

受是苦的……想是苦的……行是苦的……識是苦的，凡苦者都是無我，凡無我者它：『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這個應該以正確之慧如實被看見。這麼看的……（中略）他知道：『……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17. 凡無我者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色是無我，凡無我者它：『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這個應該以正確之慧如實被看見。

受是無我……想是無我……行是無我……識是無我，凡無我者它：『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這個應該以正確之慧如實被看見。這麼看的……（中略）他知道：『……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18. 有因的無常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色是無常的，那生起色的所有因、所有緣，也是無常的，比丘們！無常[因與緣]所生成的色，從哪裡有常的呢？

受是無常的，那生起受的所有因、所有緣，也是無常的，比丘們！無常[因與緣]所生成的受，從哪裡有常的呢？想是無常的……行是無常的，那生起行的所有因、所有緣，也是無常的，比丘們！無常[因與緣]所生成的行，從哪裡有常的呢？識是無常的，那生起識的所有因、所有緣，也是無常的，比丘們！無常[因與緣]所生成的識，從哪裡有常的呢？

這麼看的……（中略）他知道：『……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19. 有因的苦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色是苦的，那生起色的所有因、所有緣，也是苦的，比丘們！苦[因與緣]所生成的色，從哪裡有樂呢？

受是苦的……想是苦的……行是苦的……識是苦的，那生起識的所有因、所有緣，也是苦的，比丘們！苦[因與緣]所生成的識，從哪裡有樂呢？

這麼看的……（中略）他知道：『……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20. 有因的無我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色是無我，那生起色的所有因、所有緣，也是無我。」

比丘們！無我[因與緣]所生成的色，從哪裡有我呢？

受是無我……想是無我……行是無我……識是無我，那生起識的所有因、所有緣，也是無我。

比丘們！無我[因與緣]所生成的識，從哪裡有我呢？

這麼看的……（中略）他知道：『……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21. 阿難經

在舍衛城的園林。

那時，尊者阿難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阿難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被稱為『滅、滅』，大德！什麼法的滅被稱為『滅』？」

「阿難！色是無常的、有為的、緣所生的、滅盡法、消散法、褪去法、滅法，此之滅被稱為『滅』。」

受是無常的、有為的、緣所生的、滅盡法、消散法、褪去法、滅法，此之滅被稱為『滅』。想……行是無常的、有為的、緣所生的、滅盡法、消散法、褪去法、滅法，此之滅被稱為『滅』。識是無常的、有為的、緣所生的、滅盡法、消散法、褪去法、滅法，此之滅被稱為『滅』。阿難！這些法的滅被稱為『滅、滅』。」

無常品第二，其攝頌：

「無常、苦、無我，凡無常者隨後三則，

有因的三說，以及阿難，它們為十則。」

負擔品(22-32)

22. 負擔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那裡[.....]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負擔、荷負擔者、[取負擔](#)、以及放下負擔，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而什麼是負擔？應該回答：『五取蘊。』哪五個呢？即：色取蘊、受取蘊、想取蘊、行取蘊、識取蘊，比丘們！這被稱為負擔。

比丘們！而什麼是荷負擔者？應該回答：『個人。』這樣名、這樣姓的這樣一位尊者，比丘們！這被稱為荷負擔者。

比丘們！而什麼是取負擔？是這導致再生、伴隨歡喜與貪、到處歡喜的渴愛，即：欲的渴愛、有的渴愛、[虛無的渴愛](#)，比丘們！這被稱為取負擔。

比丘們！而什麼是放下負擔？就是那渴愛的[無餘褪去與滅](#)、捨棄、[斷念](#)、解脫、[無依住](#)，比丘們！這被稱為放下負擔。」

世尊說這個，說這個後，[善逝](#)、[大師](#)又更進一步說這個：

「五蘊確實是負擔，人是荷負擔者，

世間之苦是取負擔，放下負擔為安樂。

放下重負擔後，不再取另一個負擔，

根除渴愛後，成為無飢渴者、般涅槃者。」

23. 遍知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我將教導應該被遍知的法，以及[遍知](#)，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而什麼是應該被遍知的法？比丘們！色是應該被遍知的法，受是應該被遍知的法，想是應該被遍知的法，行是應該被遍知的法，識是應該被遍知的法，比丘們！這些被稱為應該被遍知的法。

22. 蘊相應

比丘們！而什麼是遍知？貪的滅盡、瞋的滅盡、癡的滅盡，比丘們！這被稱為遍知。」

24. 自證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色的不自證、不遍知、不離貪、不捨斷，不能有苦的滅盡。

受的不自證、不遍知、不離貪、不捨斷，不能有苦的滅盡；想的不自證……；行的不自證、不遍知、不離貪、不捨斷，不能有苦的滅盡；識的不自證、不遍知、不離貪、不捨斷，不能有苦的滅盡。

比丘們！色的自證、遍知、離貪、捨斷，能有苦的滅盡。

受的自證……想……行……識的自證、遍知、離貪、捨斷，能有苦的滅盡。」

25. 欲貪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凡關於色的欲、貪，你們要捨斷，這樣，那個色必將被捨斷，根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

凡關於受的欲、貪，你們要捨斷，這樣，那個受必將被捨斷，根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

凡關於想的欲、貪，你們要捨斷，這樣，那個想必將被捨斷，根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

凡關於行的欲、貪，你們要捨斷，這樣，那個行必將被捨斷，根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

凡關於識的欲、貪，你們要捨斷，這樣，那個識必將被捨斷，根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

26. 樂味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就在我正覺以前，還是未現正覺的菩薩時這麼想：『對色來說，什麼是樂味，什麼是過患，什麼是出離？對受來說，什麼是樂味，什麼是過患，什麼是出離？對想來說，什麼是樂味，什麼是過患，什麼是出離？對諸行來說，什麼是樂味，什麼是過患，什麼是出離？對識來說，什麼是樂味，什麼是過患，什麼是出離？』

比丘們！我這麼想：『凡緣於色樂、喜悅生起，這是色的樂味；凡色是無常的、苦的、變易法，這是色的過患；凡對色欲貪的調伏、欲貪的捨斷，這是色的出離。』

凡緣於受樂、喜悅生起，這是受的樂味；凡受是無常的、苦的、變易法，這是受的過患；凡對受欲貪的調伏、欲貪的捨斷，這是受的出離。凡緣於想……（中略）凡緣於行樂、喜悅生起，這是行的樂味；凡行是無常的、苦的、變易法，這是行的過患；凡對諸行欲貪的調伏、欲貪的捨斷，這是行的出離。凡緣於識樂、喜悅生起，這是識的樂味；凡識是無常的、苦的、變易法，這是識的過患；凡對識欲貪的調伏、欲貪的捨斷，這是識的出離。』

比丘們！只要我對這些五取蘊不這樣如實證知：樂味為樂味、過患為過患、出離為出離，比丘們！我在包括天、魔、梵的世間；包括沙門、婆羅門、天、人的世代中，不自稱『已現正覺無上遍正覺』。

比丘們！但當我對這些五取蘊這樣如實證知：樂味為樂味、過患為過患、出離為出離，比丘們！我在包括天、魔、梵的世間；包括沙門、婆羅門、天、人的世代中，才自稱『已現正覺無上遍正覺』。又，我的智與見生起：『我的解脫不可動搖，這是最後的出生，現在，沒有再有了。』」

27. 樂味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我曾行遍求色的樂味，曾到達那色的所有樂味，所有色的樂味之所及，那個被我以慧善見。

比丘們！我曾行遍求色的過患，曾到達那色的所有過患，所有色的過患之所及，那個被我以慧善見。

比丘們！我曾行遍求色的出離，曾到達那色的所有出離，所有色的出離之所及，那個被我以慧善見。

比丘們！我曾行遍求受的……比丘們！我曾行遍求想的……比丘們！我曾行遍求行的……。比丘們！我曾行遍求識的樂味，曾到達那識的所有樂味，所有識的樂味之所及，那個被我以慧善見。比丘們！我曾行遍求識的過患，曾到達那識的所有過患，所有識的過患之所及，那個被我以慧善見。比丘們！我曾行遍求識的出離，曾到達那識的所有出離，所有識的出離之所及，那個被我以慧善見。

比丘們！只要我對這些五取蘊不如實證知：樂味為樂味、過患為過患、出離為出離……（中略）。又，我的智與見生起：『我的解脫不可動搖，這是最後的出生，現在，沒有再有了。』」

28. 樂味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如果沒有這色的樂味，則眾生不會在這色上貪著；比丘們！但因為有色的樂味，因此眾生在色上貪著。

比丘們！如果沒有這色的過患，則眾生不會在這色上厭。比丘們！但因為有色的過患，因此眾生在色上厭。

比丘們！如果沒有這色的出離，則眾生不會在這色上出離；比丘們！但因為有色的出離，因此眾生在色上出離。

比丘們！如果沒有這受的樂味……（中略）比丘們！如果沒有這想的樂味……。比丘們！如果沒有這行的出離，則眾生不會在這行上出離。比丘們！但因為有行的出離，因此眾生在行上出離。比丘們！如果沒有這識的樂味，則眾生不會在這識上貪著。比丘們！但因為有識的樂味，因此眾生在識上貪著。比丘們！如果沒有這識的過患，則眾生不會在這識上厭；比丘們！但因為有識的過患，因此眾生在識上厭。比丘們！如果沒有這識的出離，則眾生不會在這識上出離；比丘們！但因為有識的出離，因此眾生在識上出離。

比丘們！而只要這些眾生對這五取蘊不如實證知：樂味為樂味、過患為過患、出離為出離，比丘們！這些眾生就仍然未從這包括天、魔、梵的世間；包括沙門、婆羅門、天、人的世代中出離、離縛、脫離，以離被限制之心而住。

比丘們！但當眾生對這五取蘊如實證知：樂味為樂味、過患為過患、出離為出離，比丘們！那時，眾生已從這包括天、魔、梵的世間；包括沙門、婆羅門、天、人的世代中出離、離縛、脫離，以離被限制之心而住。」

29. 歡喜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凡歡喜色者，則歡喜苦；凡歡喜苦者，我說：『他不從苦被解脫。』」

凡歡喜受者……凡歡喜想者……凡歡喜行者……凡歡喜識者，他歡喜苦；凡歡喜苦者，我說：『他不從苦被解脫。』」

比丘們！凡不歡喜色者，他不歡喜苦；凡不歡喜苦者，我說：『他從苦被解脫。』」

凡不歡喜受者……凡不歡喜想者……凡不歡喜行者……凡不歡喜識者，他不歡喜苦；凡不歡喜苦者，我說：『他從苦被解脫。』」

30. 生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凡色的生起、存續、生出、顯現，這是苦的生起、病的存續、老死的顯現。

凡受的……（中略）凡想的……（中略）凡行的……（中略）凡識的生起、存續、生出、顯現，這是苦的生起，病的存續，老死的顯現。

比丘們！而凡色的滅、平息、滅沒，這是苦的滅、病的平息、老死的滅沒。

凡受的……（中略）凡想的……（中略）凡行的……（中略）凡識的滅、平息、滅沒，這是苦的滅、病的平息、老死的滅沒。」

31. 痛苦之根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我將教導痛苦與痛苦之根，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什麼是痛苦呢？比丘們！色是痛苦，受是痛苦，想是痛苦，行是痛苦，識是痛苦，比丘們！這被稱為痛苦。

比丘們！什麼是痛苦之根呢？凡導致再生、伴隨歡喜與貪、到處歡喜的渴愛，即：欲的渴愛、有的渴愛、虛無的渴愛，比丘們！這被稱為痛苦之根。」

32. 易壞的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我將教導易壞的與非易壞的，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什麼是易壞的？什麼是非易壞的呢？

比丘們！色是易壞的，它的滅、平息、滅沒，這是非易壞的。

受是易壞的，它的滅、平息、滅沒，這是非易壞的。想是易壞的.....行是易壞的，它的滅、平息、滅沒，這是非易壞的。識是易壞的，它的滅、平息、滅沒，這是非易壞的。」

負擔品第三，其攝頌：

「負擔、遍知、自證，欲貪，四則，

樂味三說，歡喜第八，

生起、痛苦之根，易壞的第十一。」

非你們的品(33-42)

33. 非你們的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凡非你們的，你們要捨斷！捨斷了它，必將對你們有利益與安樂。比丘們！而什麼是非你們的？」

比丘們！色非你們的，你們要捨斷！捨斷了它，必將對你們有利益與安樂；受非你們的，你們要捨斷！捨斷了它，必將對你們有利益與安樂；想非你們的.....行非你們的，你們要捨斷！捨斷了它，必將對你們有利益與安樂；識非你們的，你們要捨斷！捨斷了它，必將對你們有利益與安樂。

比丘們！猶如在這祇樹林中，人們會帶走草、薪木、枝條、樹葉，或燒掉，或依他想的而作，你們會這麼想：『人們帶走我們，或燒掉，或依他想的而作。』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那是什麼原因呢？大德！因為這不是我，也不是我所。」

「同樣的，比丘們！色非你們的，你們要捨斷！捨斷了它，必將對你們有利益與安樂；受非你們的，你們要捨斷！捨斷了它，必將對你們有利益與安樂；想非你們的……行非你們的……識非你們的，你們要捨斷！捨斷了它，必將對你們有利益與安樂。」

34. 非你們的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凡非你們的，你們要捨斷！捨斷了它，必將對你們有利益與安樂。比丘們！而什麼是非你們的？」

比丘們！色非你們的，你們要捨斷！捨斷了它，必將對你們有利益與安樂；受非你們的……想非你們的……行非你們的……識非你們的，你們要捨斷！捨斷了它，必將對你們有利益與安樂。

比丘們！凡非你們的，你們要捨斷！捨斷了它，必將對你們有利益與安樂。」

35. 某位比丘經

起源於舍衛城。

那時，**某位比丘**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請世尊簡要地教導我法，我聽聞世尊的法後，能住於獨處、隱退、不放逸、熱心、自我努力，**那就好了！**」

「比丘！凡它潛伏者，則以此為名；凡它不潛伏者，則不以此為名。」

「已了知，世尊！已了知，**善逝！**」

「比丘！那麼，依怎樣的方式你詳細地了知被我簡要地說的義理呢？」

「大德！如果色潛伏者，則以此為名；如果受潛伏者，則以此為名；如果想潛伏者，則以此為名；如果行潛伏者，則以此為名；如果識潛伏者，則以此為名。」

「大德！如果色不潛伏者，則不以此為名；如果受……如果想……如果行……如果識不潛伏者，則不以此為名。」

大德！我這樣詳細地了知這被世尊簡要地說的義理。」

「比丘！好！好！比丘！你詳細地了知被我簡要地說的義理，好！」

比丘！如果色潛伏者，則以此為名；如果受……如果想……如果行……如果識潛伏者，則以此為名。

比丘！如果色不潛伏者，則不以此為名；如果受……如果想……如果行……如果識不潛伏者，則不以此為名。

比丘！這被我簡要地說的義理應該這樣詳細地被看見。」

那時，那位比丘歡喜、隨喜世尊所說後，從座位起來後向世尊問訊，然後作右繞，接著離開。

那時，當那位比丘住於獨自的、隱離的、不放逸的、熱心的、自我努力的時，不久，就在當生以證智自作證後，進入後住於凡善男子們為了利益正確地出家，從在家成為無家者的那個無上梵行結尾，他證知：「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而且那位比丘成為眾阿羅漢之一。

36. 某位比丘經

起源於舍衛城。

那時，某位比丘去見世尊……（中略）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請世尊簡要地教導我法，我聽聞世尊的法後，能住於獨處、隱退、不放逸、熱心、自我努力，那就好了！」

「比丘！凡它潛伏者，則可被推量；可被推量者，則以此為名。凡它不潛伏者，則不可被推量；不可被推量者，則不以此為名。」

「已了知，世尊！已了知，善逝！」

「比丘！那麼，依怎樣的方式你詳細地了知被我簡要地說的義理呢？」

「大德！如果色潛伏者，則可被推量；可被推量者，則以此為名。」

如果受潛伏者……如果想潛伏者……如果行潛伏者……如果識潛伏者，則可被推量；可被推量者，則以此為名。

大德！如果色不潛伏者，則不可被推量；不可被推量者，則不以此為名。

如果受不潛伏者……如果想不潛伏者……如果行不潛伏者……如果識不潛伏者，則不可被推量；不可被推量者，則不以此為名。

大德！我這樣詳細地了知這被世尊簡要地說的義理。」

「比丘！好！好！比丘！你詳細地了知被我簡要地說的義理，好！」

比丘！如果色潛伏者，則可被推量；可被推量者，則以此為名。

如果受潛伏者……如果想潛伏者……如果行潛伏者……如果識潛伏者，則可被推量；可被推量者，則以此為名。

比丘！如果色不潛伏者，則不可被推量；不可被推量者，則不以此為名。

如果受不潛伏者……如果想不潛伏者……如果行不潛伏者……如果識不潛伏者，則不可被推量；不可被推量者，則不以此為名。

比丘！這被我簡要地說的義理應該這樣詳細地被看見。」

……（中略）而且那位比丘成為眾阿羅漢之一。

37. 阿難經

起源於舍衛城。

那時，尊者阿難去見世尊。抵達後，與世尊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世尊對在一旁坐下的尊者阿難說這個：

「阿難！如果他們這麼問你：『阿難學友！什麼法(事)的生起被了知，消散被了知，已住立的變異被了知？』

阿難！當被這麼問時，你會怎麼回答呢？」

「大德！如果他們這麼問我：『阿難學友！什麼法的生起被了知，消散被了知，已住立的變異被了知？』

大德！當被這麼問時，我會這麼回答：『學友們！色的生起被了知，消散被了知，已住立的變異被了知；受的……想的……行的……識的生起被了知，消散被了知，已住立的變異被了知，學友們！這些法的生起被了知，消散被了知，已住立的變異被了知。』

大德！當被這麼問時，我會這麼回答。」

「阿難！好！好！阿難！色的生起被了知，消散被了知，已住立的變異被了知；受的……想的……行的……識的生起被了知，消散被了知，已住立的變異被了知。

阿難！這些法的生起被了知，消散被了知，已住立的變異被了知。

阿難！當被這麼問時，你應該這麼回答。」

38. 阿難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世尊對尊者阿難說這個：

「阿難！如果他們這麼問你：『阿難學友！什麼法(事)的生起已被了知，消散已被了知，已住立的變異已被了知？什麼法的生起將被了知，消散將被了知，已住立的變異將被了知？什麼法的生起被了知，消散被了知，已住立的變異被了知？』阿難！當被這麼問時，你會怎麼回答呢？」

「大德！如果他們這麼問我：『阿難學友！什麼法的生起已被了知，消散已被了知，已住立的變異已被了知？什麼法的生起將被了知，消散將被了知，已住立的變異將被了知？什麼法的生起被了知，消散被了知，已住立的變異被了知？』

大德！當被這麼問時，我會這麼回答：『學友們！那已過去的、已滅的、已變易的色，它的生起已被了知，消散已被了知，已住立的變異已被了知；那已過去的、已滅的、已變易的受，它的生起已被了知，消散已被了知，已住立的變異已被了知；那已過去的、已滅的、已變易的想……那已過去的、已滅的、已變易的行，它的生起已被了知，消散已被了知，已住立的變異已被了知；那已過去的、已滅的、已變易的識，它的生起已被了知，消散已被了知，已住立的變異已被了知，學友們！這些法的生起已被了知，消散已被了知，已住立的變異已被了知。』

學友們！那未被生的、未顯現的色，它的生起將被了知，消散將被了知，已住立的變異將被了知；那未被生的、未顯現的受，它的生起將被了知，消散將被了知，已住立的變異將被了知；那未被生的、未顯現的想……；那未被生的、未顯現的行，它的生起將被了知，消散將被了知，已住立的變異將被了知；那未被生的、未顯現的識，它的生起將被了知，消散將被了知，已住立的變異將被了知，學友們！這些法的生起將被了知，消散將被了知，已住立的變異將被了知。

學友們！那被生的、顯現的色，它的生起被了知，消散被了知，已住立的變異被了知；那被生的、顯現的受……（中略）那想……；那被生的、顯現的行，它的生起被了知，消散被了知，已住立的變異被了知；那被生的、顯現的識，它的生起被了知，消散被了知，已住立的變異被了知，學友們！這些法的生起被了知，消散被了知，已住立的變異被了知。』

大德！當被這麼問時，我會這麼回答。」

「好！好！阿難！」

22. 蘊相應

阿難！那已過去的、已滅的、已變易的色，它的生起已被了知，消散已被了知，已住立的變異已被了知；那受……那想……那行……；那已過去的、已滅的、已變易的識，它的生起已被了知，消散已被了知，已住立的變異已被了知，阿難！這些法的生起已被了知，消散已被了知，已住立的變異已被了知。

阿難！那未被生的、未顯現的色，它的生起將被了知，消散將被了知，已住立的變異將被了知；那受……那想……那行……；那未被生的、未顯現的識，它的生起將被了知，消散將被了知，已住立的變異將被了知，阿難！這些法的生起將被了知，消散將被了知，已住立的變異將被了知。

阿難！那被生的、顯現的色，它的生起被了知，消散被了知，已住立的變異被了知；那被生的、顯現的受……那想……那行……；那被生的、顯現的識，它的生起被了知，消散被了知，已住立的變異被了知，阿難！這些法的生起被了知，消散被了知，已住立的變異被了知。

阿難！當被這麼問時，你應該這麼回答。」

39. 隨法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這是法、隨法行者比丘的隨法：應該住於在色上熱心於厭，應該住於在受上熱心於厭，應該住於在想上熱心於厭，應該住於在行上熱心於厭，應該住於在識上熱心於厭。」

當住於在色上熱心於厭時；在受上……在想上……當住於在行上熱心於厭時；當住於在識上熱心於厭時，他遍知色、受……想……行……遍知識。

當遍知色時；受……想……行……當遍知識時，他從色被釋放；從受被釋放；從想被釋放；從行被釋放；從行識釋放；從生、老、死、愁、悲、苦、憂、絕望被釋放，我說：『他從苦被釋放。』」

40. 隨法經

「比丘們！這是法、隨法行者比丘的隨法：應該住於在色上隨觀無常……（中略）我說：『他從苦被釋放。』」

41. 隨法經

「比丘們！這是法、隨法行者比丘的隨法：應該住於在色上隨觀苦……（中略）我說：『他從苦被釋放。』」

42. 隨法經

「比丘們！這是法、隨法行者比丘的隨法：應該住於在色上隨觀無我，在受上……在想上……在行上……應該住於在識上隨觀無我。

當住於在色上隨觀無我時……（中略）他遍知色；受……想……行……遍知識。

當遍知色時；受……想……行……當遍知識時，他從色被釋放；從受被釋放；從想被釋放；從行被釋放；從行識釋放；從生、老、死、愁、悲、苦、憂、絕望被釋放，我說：『他從苦被釋放。』」

非你們的品第四，其攝頌：

「非你們的二說，某位比丘二則在後，

阿難二說，與隨法兩對。」

以自己為島品(43-52)

43. 以自己為島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你們要住於以自己為島、以自己為歸依，不以其他為歸依；以法為島、以法為歸依，不以其他為歸依。

比丘們！為了住於以自己為島、以自己為歸依，不以其他為歸依；以法為島、以法為歸依，不以其他為歸依，應該如理考察愁、悲、苦、憂、絕望是什麼生的？什麼生起的？

比丘們！愁、悲、苦、憂、絕望是什麼生的？什麼生起的呢？

22. 蘊相應

比丘們！這裡，未聽聞的一般人是不曾見過聖者的，不熟練聖者法的，未受聖者法訓練的；是不曾見過善人的，不熟練善人法的，未受善人法訓練的，認為色是我，或我擁有色，或色在我中，或我在色中；他的那個色變易、變異，以色的變易、變異生起愁、悲、苦、憂、絕望。

他認為受是我，或我擁有受，或受在我中，或我在受中；他的那個受變易、變異，以受的變易、變異生起愁、悲、苦、憂、絕望。他認為想是我……認為行是我……他認為識是我，或我擁有識，或識在我中，或我在識中；他的那個識變易、變異，以識的變易、變異生起愁、悲、苦、憂、絕望。

比丘們！但了知色的無常、變易、褪去、滅後，『現在色一如過去，一切色是無常的、苦、變易法。』對這樣以正確之慧如實看見這個者來說，愁、悲、苦、憂、絕望被捨斷；以這些的捨斷他不戰慄；無戰慄者住於樂；住於樂的比丘被稱為『那部分寂滅』。

比丘們！了知受的無常、變易、褪去、滅後，『現在受一如過去，一切受是無常的、苦、變易法。』對這樣以正確之慧如實看見這個者來說，愁、悲、苦、憂、絕望被捨斷；以這些的捨斷他不戰慄；無戰慄者住於樂；住於樂的比丘被稱為『那部分寂滅』。想……比丘們！了知諸行的無常、變易、褪去、滅後，『現在諸行一如過去，一切行是無常的、苦、變易法。』對這樣以正確之慧如實看見這個者來說，愁、悲、苦、憂、絕望被捨斷；以這些的捨斷他不戰慄；無戰慄者住於樂；住於樂的比丘被稱為『那部分寂滅』。比丘們！了知識的無常、變易、褪去、滅後，『現在識一如過去，一切識是無常的、苦、變易法。』對這樣以正確之慧如實看見這個者來說，愁、悲、苦、憂、絕望被捨斷；以這些的捨斷他不戰慄；無戰慄者住於樂；住於樂的比丘被稱為『那部分寂滅』。』

44. 道跡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我將教導：導向有身之集道跡，以及導向有身之滅道跡，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而什麼是導向有身之集道跡？

比丘們！這裡，未聽聞的一般人是不曾見過聖者的，不熟練聖者法的，未受聖者法訓練的；是不曾見過善人的，不熟練善人法的，未受善人法訓練的，認為色是我，或我擁有色，或色在我中，或我在色中。

他認為受是我……想……行……他認為識是我，或我擁有識，或識在我中，或我在識中。

比丘們！這被稱為『導向有身之集道跡、導向有身之集道跡』。

比丘們！像被這樣說時，這裡的義理就是『以導向苦之集道跡來看事情』。

比丘們！而什麼是導向有身之滅道跡？

比丘們！這裡，[有聽聞之聖弟子](#)是見過聖者的，熟練聖者法的，善受聖者法訓練的；是見過善人的，熟練善人法的，善受善人法訓練的，不認為色是我，或我擁有色，或色在我中，或我在色中。

他不認為受是我……想……行……他不認為識是我，或我擁有識，或識在我中，或我在識中。

比丘們！這被稱為『導向有身之滅道跡、導向有身之滅道跡』。

比丘們！像被這樣說時，這裡的義理就是『以導向苦之滅道跡來看事情』。」

45. 無常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色是無常的，凡無常者都是苦的，凡苦者都是無我，凡無我者它：『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這個應該以正確之慧如實被看見。對這樣以正確之慧如實看見這個者來說，心離染，不執取後從諸煩惱被解脫。

受是無常的……想……行……識是無常的，凡無常者都是苦的，凡苦者都是無我，凡無我者它：『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這個應該以正確之慧如實被看見。對這樣以正確之慧如實看見這個者來說，心離染，不執取後從諸煩惱被解脫。

比丘們！如果比丘的心於色界已離染，則不執取後從諸煩惱被解脫了。

於受界……（中略）……於想界……於行界……比丘們！如果比丘的心於識界已離染，則不執取後從諸煩惱被解脫了。

以解脫而穩固；以穩固而滿足；以滿足而不戰慄，無戰慄者就自己證涅槃，他知道：『[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46. 無常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色是無常的，凡無常者都是苦的，凡苦者都是無我，凡無我者它：『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這個應該以正確之慧如實被看見。

受是無常的.....想是無常的.....諸行是無常的.....識是無常的，凡無常者都是苦的，凡苦者都是無我，凡無我者它：『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這個應該以正確之慧如實被看見。對這樣以正確之慧如實看見這個者來說，他們不是過去隨見者；當不是過去隨見者時，他們是不未來隨見者；當不是未來隨見者時，他不是強力把捉者；當不是強力把捉者時，心在色上.....在受上.....在想上.....在諸行上.....在識上離染，不執取後從諸煩惱被解脫了，以解脫而穩固；以穩固而滿足；以滿足而不戰慄，無戰慄者就自己證涅槃，他知道：『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47. 認為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凡任何沙門或婆羅門認為種種我的認為時，一切都在五取蘊上認為，或是其中之一，哪五個呢？

比丘們！這裡，未聽聞的一般人是不曾見過聖者的，不熟練聖者法的，未受聖者法訓練的；是不曾見過善人的，不熟練善人法的，未受善人法訓練的，認為色是我，或我擁有色，或色在我中，或我在色中；受.....想.....行.....他認為識是我，或我擁有識，或識在我中，或我在識中。

像這樣，這種認為與他的『我是』[之觀念]是不離的，又，比丘們！當『我是』[之觀念]不離時，則有五根的下生：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

比丘們！有意，有法，有無明界。

比丘們！未聽聞的一般人被無明觸所生的感受接觸，他有『我是』、『我是這個』、『我將是』、『我將不是』、『我將是有色的』、『我將是無色的』、『我將是有想的』、『我將是無想的』、『我將是非想非非想的』[之觀念]，比丘們！五根仍在那兒存續。

22. 蘊相應

而，這裡，有聽聞之聖弟子無明被捨斷而生起明；以無明的褪去而明生起，他沒有『我是』、『我是這個』、『我將是』、『我將不是』、『我將是有色的』、『我將是無色的』、『我將是有想的』、『我將是無想的』、『我將是非想非非想的』[之觀念]。」

48. 蘊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我將教導五蘊與五取蘊，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而什麼是五蘊？

比丘們！凡任何色：過去、未來、現在，或內、或外，或粗、或細，或下劣、或勝妙，或遠、或近，這被稱為色蘊。

凡任何受……（中略）凡任何想……凡任何諸行：過去、未來、現在，或內、或外，或粗、或細……（中略）這被稱為行蘊。凡任何識：過去、未來、現在，或內、或外，或粗、或細，或下劣、或勝妙，或遠、或近，這被稱為識蘊。

比丘們！這些被稱為五蘊。

比丘們！而什麼是五取蘊？

比丘們！凡任何色：過去、未來、現在……（中略）或遠、或近，有煩惱的、會被執取的，這被稱為色取蘊。

凡任何受……（中略）或遠、或近，有煩惱的、會被執取的，這被稱為受取蘊。凡任何想……（中略）或遠、或近，有煩惱的、會被執取的，這被稱為想取蘊。凡任何行……（中略）有煩惱的、會被執取的，這被稱為行取蘊。凡任何識：過去、未來、現在……（中略）或遠、或近，有煩惱的、會被執取的，這被稱為識取蘊。

比丘們！這些被稱為五取蘊。」

49. 輸屢那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栗鼠飼養處的竹林中。

那時，屋主之子輸屢那去見世尊……（中略）世尊對在一旁坐下的屋主之子輸屢那說這個：

「輸屢那！當任何沙門或婆羅門，對無常的、苦的、變易法的色認為『我是優勝者』，或認為『我是同等者』，或認為『我是下劣者』，除了不如實見的原因之外，還能有什麼呢？」

對無常的、苦的、變易法的受認為『我是優勝者』，或認為『我是同等者』，或認為『我是下劣者』，除了不如實見的原因之外，還能有什麼呢？對無常的、苦的、變易法的想……對無常的、苦的、變易法的行認為『我是優勝者』，或認為『我是同等者』，或認為『我是下劣者』，除了不如實見的原因之外，還能有什麼呢？對無常的、苦的、變易法的識認為『我是優勝者』，或認為『我是同等者』，或認為『我是下劣者』，除了不如實見的原因之外，還能有什麼呢？

輸屢那！當任何沙門或婆羅門，對無常的、苦的、變易法的色不認為『我是優勝者』，也不認為『我是同等者』，也不認為『我是下劣者』，除了如實見的原因之外，還能有什麼呢？

對無常的、苦的、變易法的受……對無常的、苦的、變易法的想……對無常的、苦的、變易法的行……對無常的、苦的、變易法的識不認為『我是優勝者』，也不認為『我是同等者』，也不認為『我是下劣者』，除了如實見的原因之外，還能有什麼呢？

輸屢那！你怎麼想：色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是苦的，或是樂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苦的、變易法，你適合認為：『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的真我。』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受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想……行……識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是苦的，或是樂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苦的、變易法，你認為：『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的真我。』是否適當的呢？」

「大德！這確實不是。」

「輸屢那！因此，在這裡，凡任何色：過去、未來、現在，或內、或外，或

粗、或細，或下劣、或勝妙，或遠、或近，所有色：『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這個應該以正確之慧如實被看見。

凡任何受……凡任何想……凡任何行……凡任何識：過去、未來、現在，或內、或外，或粗、或細，或下劣、或勝妙，或遠、或近，所有識：『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這個應該以正確之慧如實被看見。

輸屢那！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色上厭，在受上厭，在想上厭，在行上厭，在識上厭；厭者離染，從離貪而被解脫，在已解脫時，有『[這是]解脫』之智，他知道：『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50. 輸屢那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栗鼠飼養處的竹林中。

那時，屋主之子輸屢那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世尊對在一旁坐下的屋主之子輸屢那說這個：

「輸屢那！凡任何沙門或婆羅門不了知色，不了知色集，不了知色滅，不了知導向色滅道跡；不了知受，不了知受集，不了知受滅，不了知導向受滅道跡；不了知想……（中略）；不了知行，不了知行集，不了知行滅，不了知導向行滅道跡；不了知識，不了知識集，不了知識滅，不了知導向識滅道跡者，輸屢那！那些沙門或婆羅門不被我認同為沙門中的沙門，或認同為婆羅門中的婆羅門，而且，那些尊者也不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沙門義或婆羅門義。

但是，輸屢那！凡任何沙門或婆羅門了知色，了知色集，了知色滅，了知導向色滅道跡；了知受……（中略）了知想……了知行……了知識，了知識集，了知識滅，了知導向識滅道跡者，輸屢那！那些沙門或婆羅門被我認同為沙門中的沙門，或認同為婆羅門中的婆羅門，而且，那些尊者也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沙門義或婆羅門義。」

51. 歡喜的滅盡經

起源於舍衛城。1SA.1/3

「比丘們！比丘看『無常的色』只是無常的：那是他的正見。正確地看到者則厭，以歡喜的滅盡而貪滅盡；以貪的滅盡而歡喜滅盡；以歡喜與貪的滅盡而心解脫，這被稱為『善解脫』。」

比丘們！比丘看『無常的受』只是無常的，那是他的正見，正確地看到者則厭，以歡喜的滅盡而貪滅盡；以貪的滅盡而歡喜滅盡；以歡喜與貪的滅盡而心解脫，這被稱為『善解脫』。比丘們！比丘看『無常的想』只是無常的……（中略）比丘們！比丘看『無常的行』只是無常的，那是他的正見，正確地看到者則厭，以歡喜的滅盡而貪滅盡；以貪的滅盡而歡喜滅盡；以歡喜與貪的滅盡而心解脫，這被稱為『善解脫』。比丘們！比丘看『無常的識』只是無常的，那是他的正見，正確地看到者則厭，以歡喜的滅盡而貪滅盡；以貪的滅盡而歡喜滅盡；以歡喜與貪的滅盡而心解脫，這被稱為『善解脫』。」

52. 歡喜的滅盡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你們要如理作意色，你們要如實看見色的無常；比丘們！當比丘如理作意色、如實看見色的無常時，則在色上厭，以歡喜的滅盡而貪滅盡；以貪的滅盡而歡喜滅盡，以歡喜與貪的滅盡而心解脫，這被稱為『善解脫』。」

比丘們！你們要如理作意受，你們要如實看見受的無常；比丘們！當比丘如理作意受、如實看見受的無常時，則在受上厭，以歡喜的滅盡而貪滅盡；以貪的滅盡而歡喜滅盡，以歡喜與貪的滅盡而心解脫，這被稱為『善解脫』。比丘們！你們要如理作意想……比丘們！你們要如理作意行，你們要如實看見行的無常；比丘們！當比丘如理作意行、如實看見行的無常時，則在行上厭，以歡喜的滅盡而貪滅盡；以貪的滅盡而歡喜滅盡，以歡喜與貪的滅盡而心解脫，這被稱為『善解脫』。比丘們！你們要如理作意識，你們要如實看見識的無常；比丘們！當比丘如理作意識、如實看見識的無常時，則在識上厭，以歡喜的滅盡而貪滅盡；以貪的滅盡而歡喜滅盡，以歡喜與貪的滅盡而心解脫，這被稱為『善解脫』。」

以自己為島品第五，其攝頌：

「以自己為島、道跡，二則無常，
認為、蘊，二則輸屢那、二則歡喜的滅盡。」

根本五十則完成，其品的攝頌：

「那拘羅的父親與無常，負擔與非你們的，

以自己為島，此被稱為第一個五十。」

攀住品(53-62)

53. 攀住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攀住者則不解脫，不攀住者則解脫。」

比丘們！當識住立時，會住立在攀住的色、所緣的色、所住立的色上，有喜的澆灑，就能來到增長、成長、擴展。或，[比丘們！當識住立時，會住立在]攀住的受……（中略）或，[比丘們！當識住立時，會住立在]攀住的想……（中略）或，比丘們！當識住立時，會住立在攀住的行、所緣的行、所住立的行上，有喜的澆灑，就能來到增長、成長、擴展。

比丘們！如果任何人說這個：『除了色，除了受，除了想，除了行外，我要安立識的或來或去，或沒或生，或增長或成長或擴展。』這是不可能的。

比丘們！如果比丘對色界的貪已捨斷，以貪的捨斷而所緣被切斷了，識的立足處就沒有了。

比丘們！如果比丘對受界……比丘們！如果比丘對想界……比丘們！如果比丘對行界……比丘們！如果比丘對識界的貪已捨斷，以貪的捨斷而所緣被切斷了，識的立足處就沒有了。

無安住處的那個識不成長、不造作而解脫；以解脫而穩固；以穩固而滿足；以滿足而不戰慄，無戰慄者就自己證涅槃，他知道：『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54. 種子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有這五類種子，哪五類呢？根種子、莖種子、枝種子、節種子，以及第五：種子種子。」

比丘們！如果有不被毀壞、不腐爛、**不被風吹日曬破壞**、新成熟、安全地被播下了的這五類種子，沒有地與水，那麼，比丘們！這五類種子能來到增長、成長、擴展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比丘們！如果有不被毀壞……（中略）安全地被播下了的這五類種子，有地與水，這五類種子能來到增長、成長、擴展嗎？」

「是的，大德！」

「比丘們！**四識住**應該被看作如同地界；比丘們！**喜貪**應該被看作如同水界；比丘們！**有食物的識**應該被看作如同五類種子。

比丘們！當識住立時，會住立在**攀住**的色、所緣的色、所住立的色上，有喜的澆灑，就能來到增長、成長、擴展。或，比丘們！當識住立時，會住立在攀住的受……（中略）或，比丘們！當識住立時，會住立在攀住的想……（中略）或，比丘們！當識住立時，會住立在攀住的行、所緣的行、所住立的行上，有喜的澆灑，就能來到增長、成長、擴展。

比丘們！如果任何人說這個：『除了色，除了受，除了想，除了行外，我要**安立**識的或來或去，或沒或生，或增長或成長或擴展。』**這是不可能的**。

比丘們！如果比丘對色界的**貪已被捨斷**，以貪的捨斷而所緣被切斷了，識的立足處就沒有了。

比丘們！如果比丘對受界……比丘們！如果比丘對想界……比丘們！如果比丘對行界……比丘們！如果比丘對識界的貪已被捨斷，以貪的捨斷而所緣被切斷了，識的立足處就沒有了。

無安住處的那個識不成長、不造作而解脫；以解脫而穩固；以穩固而滿足；以滿足而不戰慄，無戰慄者就自己證涅槃，他知道：『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55. 優陀那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那裡，**世尊**吟出**優陀那**：

「『那不會是，那不會是我的；那必將不是，那必將不是我的。』當這樣勝解時，**比丘**能斷下分結。」

當這麼說時，某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那麼，依怎樣的方式比丘能從『那不會是，那不會是我的；那必將不是，那必將不是我的。』這樣的勝解中，斷下分結呢？」

「比丘！這裡，未聽聞的一般人是不曾見過聖者的……（中略）未受善人法訓練的，認為色是我，或我擁有色，或色在我中，或我在色中；受……想……行……認為識是我，或我擁有識，或識在我中，或我在識中。」

他不如實知道無常的色為『無常的色』，不如實知道無常的受為『無常的受』，不如實知道無常的想為『無常的想』，不如實知道無常的行為『無常的行』，不如實知道無常的識為『無常的識』。

他不如實知道苦的色為『苦的色』……苦的受……苦的想……苦的行……不如實知道苦的識為『苦的識』。

他不如實知道無我色為『無我色』，不如實知道無我受為『無我受』，不如實知道無我想為『無我想』，不如實知道無我行為『無我行』，不如實知道無我識為『無我識』。

他不如實知道有為的色為『有為的色』……有為的受……有為的想……有為的行……不如實知道有為的識為『有為的識』。

他不如實知道『色將消滅』……受將消滅……想將消滅……行將消滅，不如實知道『識將消滅』。

比丘！有聽聞之聖弟子是見過聖者的，熟練聖者法的，善受聖者法訓練的；是見過善人的，熟練善人法的，善受善人法訓練的，不認為色是我……（中略）受……想……行……不認為識是我。

他如實知道無常的色為『無常的色』，無常的受……無常的想……無常的行……如實知道無常的識為『無常的識』。

苦的色……（中略）苦的識……。

無我色……（中略）無我識……。

有為的色……（中略）如實知道有為的識為『有為的識』。

如實知道『色將消滅』……受……想……行……如實知道『識將消滅』。

從色的消滅、受的消滅、想的消滅、行的消滅、識的消滅，這樣，比丘！『那不會是，那不會是我的；那必將不是，那必將不是我的。』當這樣勝解時，比丘能斷下分結。」

「大德！當這樣勝解時，比丘能斷下分結，但，對怎樣知、怎樣見者來說有煩惱的直接滅盡？」

「比丘！這裡，未聽聞的一般人於不應恐怖處而恐怖，因為未聽聞的一般人對此戰慄：『那不會是，那不會是我的；那必將不是，那必將不是我的。』

有聽聞之聖弟子於不應恐怖處不恐怖，因為有聽聞之聖弟子對此不戰慄：『那不會是，那不會是我的；那必將不是，那必將不是我的。』

比丘們！當識住立時，會住立在攀住的色、所緣的色、所住立的色上，有喜的澆灑，就能來到增長、成長、擴展。或，比丘們！[當識住立時，會住立在]攀住的受……（中略）或，比丘們！[當識住立時，會住立在]攀住的想……（中略）或，比丘們！當識住立時，會住立在攀住的行、所緣的行、所住立的行上，有喜的澆灑，就能來到增長、成長、擴展。

比丘！如果任何人說這個：『除了色，除了受，除了想，除了行外，我要安立識的或來或去，或沒或生，或增長或成長或擴展。』這是不可能的。

比丘！如果比丘對色界的貪已被捨斷，貪的捨斷，根據地被切斷了，識的依止處就沒有了；對受界……對想界……對行界……比丘！如果比丘對識界的貪已被捨斷，貪的捨斷，根據地被切斷了，識的依止處就沒有了；識無所依止，不增長、不造作而解脫；從解脫而穩固；從穩固而滿足；從滿足而不戰慄；無戰慄者就自己證涅槃，他知道：『出生已盡……（中略）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比丘！對這麼知、這麼見者來說有煩惱的直接滅盡。』

56. 取[蘊]

之遍輪轉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有此等五取蘊，哪五個呢？色取蘊，受取蘊，想取蘊，行取蘊，識取蘊。」

比丘們！只要我對這些五取蘊之四輪不如實證知，比丘們！我在包括天、魔、梵的世間；包括沙門、婆羅門、天、人的世代中，不自稱『已現正覺無上遍正覺』。

比丘們！但當我對此等五取蘊之四輪如實證知，比丘們！我在包括天、魔、梵的世間；包括沙門、婆羅門、天、人的世代中，才自稱『已現正覺無上遍正覺』。

哪四輪呢？

我證知色，我證知色集，我證知色滅，我證知導向色滅道跡；受……想……行……我證知識，我證知識集，我證知識滅，我證知導向識滅道跡。

比丘們！而什麼是色？四大與四大之所造色，比丘們！這被稱為色。

以食集而有色集；以食滅而有色滅。

這八支聖道是導向色滅道跡，即：正見……（中略）正定。

比丘們！凡任何沙門或婆羅門這樣證知色、這樣證知色集、這樣證知色滅、這樣證知導向色滅道跡後，是對色為了厭、離貪、滅的行者，他們是依善而行者；凡依善而行者，他們在這法、律中堅固站立。

比丘們！而凡任何沙門或婆羅門這樣證知色……（中略）這樣證知導向色滅道跡後，經由對色的厭、離貪、滅，他們是善解脫者；凡善解脫者，他們是完成者；凡完成者，對他們來說沒有輪迴的安立。

又，比丘們！什麼是受？比丘們！有六類受：眼觸所生受、耳觸所生受、鼻觸所生受、舌觸所生受、身觸所生受、意觸所生受，比丘們！這被稱為受。

以觸集而有受集；以觸滅而有受滅。

這八支聖道是導向受滅道跡，即：正見……（中略）正定。

比丘們！凡任何沙門或婆羅門這樣證知受、這樣證知受集、這樣證知受滅、這樣證知導向受滅道跡後，對受是為了厭、離貪、滅的行者，他們是依善而行者；凡依善而行者，他們在這法、律中堅固站立。

比丘們！而凡任何沙門或婆羅門這樣證知受……（中略）這樣證知導向受滅道跡後……（中略）對他們來說沒有輪迴的安立。

又，比丘們！什麼是想？比丘們！有六類想：色想、聲想、氣味想、味道想、所觸想、法想，比丘們！這被稱為想。

以觸集而有想集；以觸滅而有想滅。

這八支聖道是導向想滅道跡，即：正見……（中略）正定。

……（中略）對他們來說沒有輪迴的安立。

又，比丘們！什麼是諸行？比丘們！有六類思：色思、聲思、氣味思、味道思、所觸思、法思，比丘們！這些被稱為諸行。

以觸集而有行集；以觸滅而有行滅。

這八支聖道是導向行滅道跡，即：正見……（中略）正定。

比丘們！凡任何沙門或婆羅門這樣證知行、這樣證知行集、這樣證知行滅、這樣證知導向行滅道跡後，對行是為了厭、離貪、滅的行者，他們是依善而行者；凡依善而行者，他們在這法、律中堅固站立。

比丘們！而凡任何沙門或婆羅門這樣證知行、這樣證知行集、這樣證知行滅、這樣證知導向行滅道跡後，經由對行的厭、離貪、滅，他們是善解脫者；凡善解脫者，他們是完成者；凡完成者，對他們來說沒有輪迴的安立。

又，比丘們！什麼是識？比丘們！有六類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比丘們！這被稱為識。

以名色集而有識集；以名色滅而有識滅。

這八支聖道是導向識滅道跡，即：正見……（中略）正定。

比丘們！凡任何沙門或婆羅門這樣證知識、這樣證知識集、這樣證知識滅、這樣證知導向識滅道跡後，對識是為了厭、離貪、滅的行者，他們是依善而行者；凡依善而行者，他們在這法、律中堅固站立。

比丘們！而凡任何沙門或婆羅門這樣證知識、這樣證知識集、這樣證知識滅、這樣證知導向識滅道跡後，經由對識的厭、離貪、滅，他們是善解脫者；凡善解脫者，他們是完成者；凡完成者，對他們來說沒有輪迴的安立。」

57. 七處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七處熟練、三種審察者的比丘被稱為在這法、律中已完全完成的無上之人。

比丘們！而比丘如何是七處熟練者呢？

比丘們！這裡，比丘了知色，了知色集，了知色滅，了知導向色滅道跡，了知色的樂味，了知色的過患，了知色的出離。

了知受……想……行……了知識，了知識集，了知識滅，了知導向識滅道跡，了知識的樂味，了知識的過患，了知識的出離。

比丘們！而什麼是色？四大與四大之所造色，比丘們！這被稱為色。

以食集而有色集；以食滅而有色滅。

這八支聖道是導向色滅道跡，即：正見……（中略）正定。

凡緣於色生起樂與喜悅，這是色的樂味。

凡色是無常的、苦的、變易法者，這是色的過患。

凡對於色之欲貪的調伏、欲貪的捨斷，這是色的出離。

比丘們！凡任何沙門、婆羅門這樣證知色、這樣證知色集、這樣證知色滅、這樣證知導向色滅道跡後，對色是為了厭、離貪、滅的修行者，他們是依善而行者；凡依善而行者，他們在這法、律中堅固站立。

比丘們！而凡任何沙門或婆羅門這樣證知色、這樣證知色集、這樣證知色滅、這樣證知導向色滅道跡後，經由對色的厭、離貪、滅，他們是善解脫者；凡善解脫者，他們是完成者；凡完成者，對他們來說沒有輪迴的安立。

又，比丘們！什麼是受？比丘們！有六類受：眼觸所生受……（中略）意觸所生受，比丘們！這被稱為受。

以觸集而有受集；以觸滅而有受滅。

這八支聖道是導向受滅道跡，即：正見……（中略）正定。

凡緣於受生起樂與喜悅，這是受的樂味。

凡受是無常的、苦的、變易法者，這是受的過患。

凡對於受之欲貪的調伏、欲貪的捨斷，這是受的出離。

比丘們！凡任何沙門或婆羅門這樣證知受、這樣證知受集、這樣證知受滅、這樣證知導向受滅道跡後，對受是為了厭、離貪、滅的修行者，他們是依善而行者；凡依善而行者，他們在這法、律中堅固站立。

比丘們！而凡任何沙門或婆羅門這樣證知受……（中略）對他們來說沒有輪迴的安立。

又，比丘們！什麼是想？比丘們！有六類想：色想、聲想、氣味想、味道想、[所觸想](#)、法想，比丘們！這被稱為想。

以觸集而有想集；以觸滅而有想滅。

這八支聖道是導向想滅道跡，即：正見……（中略）正定。

……（中略）對他們來說沒有輪迴的安立。

又，比丘們！什麼是諸行？比丘們！有六類思：色思、聲思、氣味思、味道思、[所觸思](#)、法思，比丘們！這些被稱為諸行。

以觸集而有行集；以觸滅而有行滅。

這八支聖道是導向行滅道跡，即：正見……（中略）正定。

凡緣於行生起樂與喜悅，這是行的樂味。

凡行是無常的、苦的、變易法者，這是行的過患。

凡對於行之欲貪的調伏、欲貪的捨斷，這是行的出離。

比丘們！凡任何沙門或婆羅門這樣證知行、這樣證知行集、這樣證知行滅、這樣證知導向行滅道跡後，對行是為了厭、離貪、滅的修行者，他們是依善而行者；凡依善而行者，他們在這法、律中堅固站立。

……（中略）對他們來說沒有輪迴的安立。

又，比丘們！什麼是識？比丘們！有六類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比丘們！這被稱為識。

以名色集而有識集；以名色滅而有識滅。

這八支聖道是導向識滅道跡，即：正見……（中略）正定。

凡緣於識生起樂與喜悅，這是識的樂味。

凡識是無常的、苦的、變易法者，這是識的過患。

凡對於識之欲貪的調伏、欲貪的捨斷，這是識的出離。

比丘們！凡任何沙門或婆羅門這樣證知識、這樣證知識集、這樣證知識滅、這樣證知導向識滅道跡後，對識是為了厭、離貪、滅的修行者，他們是依善而行者；凡依善而行者，他們在這法、律中堅固站立。

比丘們！而凡任何沙門或婆羅門這樣證知識、這樣證知識集、這樣證知識滅、這樣證知導向識滅道跡後，經由對識的厭、離貪、滅，他們是善解脫者；凡善解脫者，他們是完成者；凡完成者，對他們來說沒有輪迴的安立。

比丘們！這樣，比丘是七處熟練者。

比丘們！比丘如何是三種審察者呢？

比丘們！這裡，比丘審察界、審察處、審察緣起。

比丘們！這樣，比丘是三種審察者。

比丘們！七處善巧、三種審察者的比丘被稱為在這法、律中的『完成者、已修行成滿者、無上人』。」

58. 遍正覺者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經由對色的厭、離貪、滅，不執取後成為解脫者，被稱為『遍正覺者』。」

比丘們！比丘慧解脫者也經由對色的厭、離貪、滅，不執取後成為解脫者，被稱為『慧解脫者』。」

比丘們！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經由對受的厭、離貪、滅，不執取後成為解脫者，被稱為『遍正覺者』。」

比丘們！比丘慧解脫者也經由對受的厭.....（中略）被稱為『慧解脫者』。」

比丘們！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經由對想的.....對行的.....經由對識的厭、離貪、滅，不執取後成為解脫者，被稱為『遍正覺者』。」

比丘們！比丘慧解脫者也經由對識的厭、離貪、滅，不執取後成為解脫者，被稱為『慧解脫者』。」

那裡，比丘們！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與慧解脫比丘有什麼差別，有什麼不同，有什麼區別呢？」

「大德！我們的法是世尊為根本的、世尊為導引的、世尊為依歸的，大德！就請世尊說明這個所說的義理，那就好了！聽聞世尊的[教說]後，比丘們將會憶持。」

「比丘們！那樣的話，你們要聽！你們要好好作意！我將說了。」

「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說這個：

「比丘們！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是未生起道的使生起者，未出生道的使出生者，未宣說道的宣說者；是道的了知者，道的知者，道的熟知者，又，大德！現在弟子們住於道的隨行者，之後為具備者。」

比丘們！對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與慧解脫比丘，這是高下，這是不同，這是差別。」

59. 無我相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波羅奈仙人墜落處的鹿野苑。

在那裡，世尊召喚[那]群五比丘們：

「比丘們！」

「尊師！」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說這個：

「比丘們！色是無我。比丘們！因為，如果這個色是我，這個色不會導致疾病，也會在色上得到：『我的色要這樣；我的色不要這樣。』比丘們！但因為色是無我，因此，色導致疾病，也在色上得不到：『我的色要這樣；我的色不要這樣。』」

比丘們！受是無我。比丘們！因為，如果這個受是我，這個受不會導致疾病，也會在受上得到：『我的受要這樣；我的受不要這樣。』比丘們！但因為受是無我，因此，受導致疾病，也在受上得不到：『我的受要這樣；我的受不要這樣。』比丘們！想是無我……（中略）比丘們！行是無我。比丘們！因為，如果這個行是我，這個行不會導致疾病，也會在行上得到：『我的行要這樣；我的行不要這樣。』比丘們！但因為行是無我，因此，行導致疾病，也在行上得不到：『我的行要這樣；我的行不要這樣。』比丘們！識是無我。比丘們！因為，如果這個識是我，這個識不會導致疾病，也會在識上得到：『我的識要這樣；我

的識不要這樣。』比丘們！但因為識是無我，因此，識導致疾病，也在識上得不到：『我的識要這樣；我的識不要這樣。』

比丘們！你們怎麼想：色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是苦的，或是樂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苦的、**變易法**，你們適合認為：『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的真我**。』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受……想……行……識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是苦的，或是樂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苦的、**變易法**，你們認為：『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的真我。』是否適當的呢？」

「大德！這確實不是。」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凡任何色：過去、未來、現在，或內、或外，或粗、或細，或下劣、或勝妙，或遠、或近，所有色：『**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這個應該以正確之慧如實被看見。

凡任何受：過去、未來、現在，或內、或外……（中略）或遠、或近，所有受：『**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這個應該以正確之慧如實被看見。凡任何想……（中略）凡任何諸行：過去、未來、現在，或內、或外……（中略）或遠、或近，所有諸行：『**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這個應該以正確之慧如實被看見。凡任何識：過去、未來、現在，或內、或外，或粗、或細，或下劣、或勝妙，或遠、或近，所有識：『**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這個應該以正確之慧如實被看見。

比丘們！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色上厭，在受上厭，在想上厭，在行上厭，在識上厭；厭者離染，從離貪而被解脫，在已解脫時，有『[這是]解脫』之智，他知道：『**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世尊說這個，[那]群**悅意的**五比丘們歡喜世尊所說。

而當這個解說被說時，[那]群五比丘們的心不執取後從諸煩惱被解脫。

60. 摩訶里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毘舍離大林重閣講堂。

那時，離車族人摩訶里去見世尊……（中略）在一旁坐下的離車族人摩訶里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富蘭那迦葉說這個：『對眾生的雜染來說，沒有因沒有緣，無因無緣而眾生被污染；對眾生的清淨來說，沒有因沒有緣，無因無緣而眾生被淨化。』世尊對此怎麼說？」

「摩訶里！對眾生的雜染來說，有因有緣，有因有緣而眾生被污染；摩訶里！對眾生的清淨來說，有因有緣，有因有緣而眾生被清淨。」

「大德！但對眾生的雜染來說，什麼是因？什麼是緣？眾生被污染如何有因有緣呢？」

「摩訶里！如果這色存在一向的苦，已掉入苦，已進入苦，不被樂進入，則眾生不會在這色上貪著，但，摩訶里！因為色是樂的，已掉入樂，已進入樂，不被苦進入，因此眾生在色上貪著；以貪著而被繫縛；以繫縛而被污染，摩訶里！對眾生的雜染來說，這是因，這是緣，眾生被污染這樣有因有緣。」

「摩訶里！如果這受存在一向的苦，已掉入苦，已進入苦，不被樂進入，則眾生不會在這受上貪著，但，摩訶里！因為受是樂的，已掉入樂，已進入樂，不被苦進入，因此眾生在這受上貪著，以貪著而被繫縛，以繫縛而被污染，摩訶里！對眾生的雜染來說，這是因，這是緣，眾生被污染這樣有因有緣。摩訶里！如果這想……（中略）摩訶里！如果這行存在一向的苦，已掉入苦，已進入苦，不被樂進入，則眾生不會在這行上貪著，但，摩訶里！因為行是樂的，已掉入樂，已進入樂，不被苦進入，因此眾生在這行上貪著，以貪著而被繫縛，以繫縛而被污染，摩訶里！對眾生的雜染來說，這是因，這是緣，眾生被污染這樣有因有緣。摩訶里！如果這識存在一向的苦，已掉入苦，已進入苦，不被樂進入，則眾生不會在這識上貪著，但，摩訶里！因為識是樂的，已掉入樂，已進入樂，不被苦進入，因此眾生在這識上貪著；以貪著而被繫縛；以繫縛而被污染，摩訶里！對眾生的雜染來說，這是因，這是緣，眾生被污染這樣有因有緣。」

「大德！但對眾生的清淨來說，什麼是因？什麼是緣？眾生被清淨如何有因有緣呢？」

「摩訶里！如果這色存在一向的樂，已掉入樂，已進入樂，不被苦進入，則

眾生不會在這色上厭，但，摩訶里！因為色是苦的，已掉入苦，已進入苦，不被樂進入，因此眾生在色上厭；厭者離染，從離貪而被清淨，摩訶里！對眾生的清淨來說，這是因，這是緣，眾生被清淨這樣有因有緣。

摩訶里！如果這受存在一向的樂……（中略）摩訶里！如果這想存在一向的樂……（中略）摩訶里！如果這行存在一向的樂……（中略）摩訶里！如果這識存在一向的樂，已掉入樂，已進入樂，不被苦進入，則眾生不會在這識上厭，但，摩訶里！因為識是苦的，已掉入苦，已進入苦，不被樂進入，因此眾生在識上厭；厭者離染，從離貪而被清淨，摩訶里！對眾生的清淨來說，這是因，這是緣，眾生被清淨這樣有因有緣。」

61. 燃燒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色是燃燒的，受是燃燒的，想是燃燒的，行是燃燒的，識是燃燒的，比丘們！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色上厭，在受上厭，在想上厭，在行上厭，在識上厭；厭者離染，從離貪而被解脫，在已解脫時，有『[這是]解脫』之智，他知道：『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62. 言語道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有這三種未被摻雜、過去未被摻雜、不被摻雜、將不被摻雜、不被有智的沙門婆羅門非難的言語道、名稱道、安立道，哪三種呢？比丘們！凡已過去、已滅、已變易的色，『曾是(過去式)』為其名稱、稱呼、安立，『是(現在式)』非其名稱，『將是(未來式)』非其名稱。

比丘們！凡已過去、已滅、已變易的受，『曾是(過去式)』為其名稱、稱呼、安立，『是(現在式)』非其名稱，『將是(未來式)』非其名稱。

想……比丘們！凡已過去、已滅、已變易的諸行，『曾是(複數過去式)』為其名稱、稱呼、安立，『是(複數現在式)』非其名稱，『將是(複數未來式)』非其名稱。

比丘們！凡已過去、已滅、已變易的識，『曾是(過去式)』為其名稱、稱呼、安立，『是(現在式)』非其名稱，『將是(未來式)』非其名稱。

比丘們！凡未生的、未出現的色，『將是(未來式)』為其名稱、稱呼、安立，『是(現在式)』非其名稱，『曾是(過去式)』非其名稱。

比丘們！凡未生的、未出現的受，『將是(未來式)』為其名稱、稱呼、安立，『是(現在式)』非其名稱，『曾是(過去式)』非其名稱。

想.....比丘們！凡未生的、未出現的諸行，『將是(複數未來式)』為其名稱、稱呼、安立，『是(複數現在式)』非其名稱，『曾是(複數過去式)』非其名稱。

比丘們！凡未生的、未出現的識，『將是(未來式)』為其名稱、稱呼、安立，『是(現在式)』非其名稱，『曾是(過去式)』非其名稱。

比丘們！凡已生的、已出現的色，『是(現在式)』為其名稱、稱呼、安立，『曾是(過去式)』非其名稱，『將是(未來式)』非其名稱。

比丘們！凡已生的、已出現的受，『是(現在式)』為其名稱、稱呼、安立，『曾是(過去式)』非其名稱，『將是(未來式)』非其名稱。

想.....比丘們！凡已生的、已出現的諸行，『是(複數現在式)』為其名稱、稱呼、安立，『曾是(複數過去式)』非其名稱，『將是(複數未來式)』非其名稱。

比丘們！凡已生的、已出現的識，『是(現在式)』為其名稱、稱呼、安立，『曾是(過去式)』非其名稱，『將是(未來式)』非其名稱。

比丘們！這些是三種不被摻混、過去不被摻混、不被摻雜、將不被摻雜、不被有智的沙門婆羅門非難的言語道、名稱道、安立道。比丘們！即使是那些歐卡拉的瓦砂與巴聶的無因論者、不作業論者、虛無論者，他們也不曾思量這三種言語道、名稱道、安立道應該被呵責、應該被反駁，那是什麼原因呢？對毀呰、憤怒、非難之畏懼。」

攀住品第六，其攝頌：

「攀住、種子、優陀那，取[蘊]之遍輪轉，

七處與正覺者，五、摩訶里、燃燒，

以及言語道為品。」

阿羅漢品(63-72)

63. 執取者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

那時，某位比丘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請世尊簡要地教導我法，我聽聞世尊的法後，能住於獨處、隱退、不放逸、熱心、自我努力，那就好了！」

「比丘！執取者，被魔束縛；不執取者，被波旬釋放。」

「已了知，世尊！已了知，善逝！」

「比丘！那麼，依怎樣的方式你詳細地了知被我簡要地說的義理呢？」

「大德！執取色者，被魔束縛；不執取色者，被波旬釋放。」

執取受者，被魔束縛；不執取受者，被波旬釋放。想……行……執取識者，被魔束縛；不執取識者，被波旬釋放。

大德！我這樣詳細地了知這被世尊簡要地說的義理。」

「比丘！好！好！比丘！你詳細地了知被我簡要地說的義理，好！」

比丘！執取色者，被魔束縛；不執取色者，被波旬釋放。

受……想……行……執取識者，被魔束縛；不執取識者，被波旬釋放。

比丘！這被我簡要地說的義理應該這樣詳細地被看見。」

那時，那位比丘歡喜、隨喜世尊所說後，從座位起來後向世尊問訊，然後作右繞，接著離開。

那時，當那位比丘住於獨自的、隱離的、不放逸的、熱心的、自我努力的時，不久，就在當生以證智自作證後，進入後住於凡善男子們為了利益正確地出家，從在家成為無家者的那個無上梵行結尾，他證知：「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而且那位比丘成為眾阿羅漢之一。

64. 思量者經

起源於舍衛城。

那時，某位比丘……（中略）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請世尊簡要地教導我法，我聽聞世尊的法後，能住於獨處、隱退、不放逸、熱心、自我努力，那就好了！」

「比丘！思量者，被魔束縛；不思量者，被波旬釋放。」

「已了知，世尊！已了知，善逝！」

「比丘！那麼，依怎樣的方式你詳細地了知被我簡要地說的義理呢？」

「大德！思量色者，被魔束縛；不思量色者，被波旬釋放。」

受……想……行……思量識者，被魔束縛；不思量識者，被波旬釋放。」

大德！我這樣詳細地了知這被世尊簡要地說的義理。」

「比丘！好！好！比丘！你詳細地了知被我簡要地說的義理，好！」

比丘！思量色者，被魔束縛；不思量色者，被波旬釋放。」

受……想……行……思量識者，被魔束縛；不思量識者，被波旬釋放。」

比丘！這被我簡要地說的義理應該這樣詳細地被看見。」

……（中略）而且那位比丘成為眾阿羅漢之一。

65. 歡喜者經

起源於舍衛城。

那時，某位比丘……（中略）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請世尊簡要地教導我法，我聽聞世尊的法後，能住於獨處、隱退、不放逸、熱心、自我努力，那就好了！」

「比丘！歡喜者，被魔束縛；不歡喜者，被波旬釋放。」

「已了知，世尊！已了知，善逝！」

「比丘！那麼，依怎樣的方式你詳細地了知被我簡要地說的義理呢？」

「大德！歡喜色者，被魔束縛；不歡喜色者，被波旬釋放。」

受……想……行……歡喜識者，被魔束縛；不歡喜識者，被波旬釋放。」

大德！我這樣詳細地了知這被世尊簡要地說的義理。」

「比丘！好！好！比丘！你詳細地了知被我簡要地說的義理，好！」

比丘！歡喜色者，被魔束縛；不歡喜色者，被波旬釋放。」

22. 蘊相應

受.....想.....行.....歡喜識者，被魔束縛；不歡喜識者，被波旬釋放。

比丘！這被我簡要地說的義理應該這樣詳細地被看見。」

.....（中略）而且那位比丘成為眾阿羅漢之一。

66. 無常經

起源於舍衛城。

那時，某位比丘.....（中略）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請世尊簡要地教導我法，我聽聞世尊的法後，能住於獨處、隱退、不放逸、熱心、自我努力，那就好了！」

「比丘！凡無常者，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

「已了知，世尊！已了知，善逝！」

「比丘！那麼，依怎樣的方式你詳細地了知被我簡要地說的義理呢？」

「大德！色是無常的，在那裡我應該捨斷欲；受.....想.....行.....識是無常的，在那裡我應該捨斷欲，大德！我這樣詳細地了知這被世尊簡要地說的義理。」

「比丘！好！好！比丘！你詳細地了知被我簡要地說的義理，好！」

比丘！色是無常的，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受.....想.....行.....識是無常的，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比丘！這被我簡要地說的義理應該這樣詳細地被看見。」

.....（中略）而且那位比丘成為眾阿羅漢之一。

67. 苦經

起源於舍衛城。

那時，某位比丘.....（中略）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請世尊簡要地教導我法，我聽聞世尊的法後，能住於獨處、隱退、不放逸、熱心、自我努力，那就好了！」

「比丘！凡苦者，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

「已了知，世尊！已了知，善逝！」

「比丘！那麼，依怎樣的方式你詳細地了知被我簡要地說的義理呢？」

「大德！色是苦的，在那裡我應該捨斷欲；受.....想.....行.....識是苦的，在那裡我應該捨斷欲，大德！我這樣詳細地了知這被世尊簡要地說的義理。」

22. 蘊相應

「比丘！好！好！比丘！你詳細地了知被我簡要地說的義理，好！

比丘！色是苦的，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受.....想.....行.....識是苦的，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比丘！這被我簡要地說的義理應該這樣詳細地被看見。」

.....（中略）而且那位比丘成為眾阿羅漢之一。

68. 無我經

起源於舍衛城。

那時，某位比丘.....（中略）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請世尊簡要地教導我法，我聽聞世尊的法後，能住於獨處、隱退、不放逸、熱心、自我努力，那就好了！」

「比丘！凡無我者，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

「已了知，世尊！已了知，善逝！」

「比丘！那麼，依怎樣的方式你詳細地了知被我簡要地說的義理呢？」

「大德！色是無我，在那裡我應該捨斷欲；受.....想.....行.....識是無我，在那裡我應該捨斷欲，大德！我這樣詳細地了知這被世尊簡要地說的義理。」

「比丘！好！好！比丘！你詳細地了知被我簡要地說的義理，好！

比丘！色是無我，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受.....想.....行.....識是無我，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比丘！這被我簡要地說的義理應該這樣詳細地被看見。」

.....（中略）而且那位比丘成為眾阿羅漢之一。

69. 非我的經

起源於舍衛城。

那時，某位比丘.....（中略）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請世尊簡要地教導我法.....（中略）那就好了！」

「比丘！凡不是我的者，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

「已了知，世尊！已了知，善逝！」

「比丘！那麼，依怎樣的方式你詳細地了知被我簡要地說的義理呢？」

「大德！色不是我的，在那裡我應該捨斷欲；受.....想.....行.....識不是我的，在那裡我應該捨斷欲，大德！我這樣詳細地了知這被世尊簡要地說的義理。」

「比丘！好！好！比丘！你詳細地了知被我簡要地說的義理，好！

比丘！色不是我的，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受.....想.....行.....識不是我的，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比丘！這被我簡要地說的義理應該這樣詳細地被看見。」
.....（中略）而且那位比丘成為眾阿羅漢之一。

70. 被貪染住立經

起源於舍衛城。

那時，某位比丘.....（中略）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請世尊簡要地教導我法.....（中略）那就好了！」

「比丘！凡被貪染住立者，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

「已了知，世尊！已了知，善逝！」

「比丘！那麼，依怎樣的方式你詳細地了知被我簡要地說的義理呢？」

「大德！色是被貪染住立者，在那裡我應該捨斷欲；受.....想.....行.....識是被貪染住立者，在那裡我應該捨斷欲，大德！我這樣詳細地了知這被世尊簡要地說的義理。」

「比丘！好！好！比丘！你詳細地了知被我簡要地說的義理，好！

比丘！色是被貪染住立者，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受.....想.....行.....識是被貪染住立者，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比丘！這被我簡要地說的義理應該這樣詳細地被看見。」

.....（中略）而且那位比丘成為眾阿羅漢之一。

71. 羅陀經

起源於舍衛城。

那時，尊者羅陀去見世尊。抵達後，尊者羅陀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對怎樣知、怎樣見者來說，在這有識之身與一切身外諸相上沒有我作、我所作、慢煩惱潛在趨勢呢？」

「羅陀！凡任何色：過去、未來、現在，或內、或外，或粗、或細，或下劣、或勝妙，或遠、或近，所有色：『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以正確之慧如實看見這個。」

凡任何受……凡任何想……凡任何諸行……凡任何識：過去、未來、現在，或內、或外，或粗、或細，或下劣、或勝妙，或遠、或近，所有識：『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以正確之慧如實看見這個。

羅陀！對這麼知、這麼見者來說，在這有識之身與一切身外諸相上沒有我作、我所作、慢煩惱潛在趨勢。」[≈SN.18.21]

……（中略）尊者羅陀成為眾阿羅漢之一。

72. 蘸臘達經

起源於舍衛城。

那時，尊者蘇臘達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對怎樣知、怎樣見者來說，在這有識之身與一切身外諸相上離我作、我所作、慢而心超越慢類成為寂靜者、善解脫者呢？」

「蘇臘達！凡任何色：過去、未來、現在……（中略）或遠、或近，所有色：『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以正確之慧如實看見這個後，不執取後成為解脫者。

凡任何受……（中略）凡任何想……凡任何行……凡任何識：過去、未來、現在，或內、或外，或粗、或細，或下劣、或勝妙，或遠、或近，所有識：『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以正確之慧如實看見這個後，不執取後成為解脫者。

蘇臘達！對這麼知、這麼見者來說，在這有識之身與一切身外諸相上離我作、我所作、慢而心超越慢類成為寂靜者、善解脫者。」

阿羅漢品第七，其攝頌：

「執取者、思量者，然後歡喜者，
無常、苦、無我，非我的、被貪染住立，
以及羅陀、蘇臘達，它們為十則。」

被食品(73-82)

73. 樂味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未聽聞的一般人不如實知道色的樂味、過患、出離；受的……想的……行的……不如實知道識的樂味、過患、出離。

比丘們！有聽聞之聖弟子如實知道色的樂味、過患、出離；受的……想的……行的……如實知道識的樂味、過患、出離。」

74. 集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未聽聞的一般人不如實知道色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受的……想的……行的……不如實知道識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

比丘們！有聽聞之聖弟子如實知道色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受的……想的……行的……如實知道識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

75. 集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有聽聞之聖弟子如實知道色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受的……想的……行的……如實知道識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

76. 阿羅漢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色是無常的，凡無常者都是苦的，凡苦者都是無我，凡無我者它：『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這個應該以正確之慧如實被看見。受……（中略）想……（中略）行……識是無常的，凡無常者都是苦的，凡苦者都是無我，凡無我者它：『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這個應該以正確之慧如實被看見。

比丘們！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色上厭，在受上厭，在想上厭，在行上厭，在識上厭；厭者離染，從離貪而被解脫，在已解脫時，有『[這是]解脫』之智，他知道：『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比丘們！所有眾生住處之所及，乃至到有之頂點為止，在世間中，這是第一的，這是最上的，即：阿羅漢。」

世尊說這個，說這個後，善逝、大師又更進一步說這個：

「阿羅漢確實是安樂者，他們沒渴愛被發現，
已斷絕我是之慢，已碎破癡網。
他們已到達不擾動，他們的心是不濁的，
他們是世間中的不染著者，梵已生者、無煩惱者。
遍知五蘊後，在七善法的行境中，
他們是應該被讚賞的善人，佛陀的親生子。
已具足七寶，在三學上已學，
大英雄們漫遊，已捨斷恐怖與恐懼。
已具足十支，大龍象是入定者，
這些是世間中最上的，他們沒渴愛被發現。
無學智已生起，這是最後身，
對梵行的核心，他們不依於其他人。
他們在種種慢上不動搖，成為已解脫再生者，
已到達已調御階位，他們是世間中的勝利者。
上下四方，他們沒歡喜被發現，
他們作獅子吼，覺者們是世間中的無上者。」

77. 阿羅漢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色是無常的，凡無常者都是苦的，凡苦者都是無我，凡無我者它：『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這個應該以正確之慧如實被看見。受……（中略）想……（中略）行……識是無常的，凡無常者都是苦的，凡苦者都是無我，凡無我者它：『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這個應該以正確之慧如實被看見。

比丘們！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色上厭，在受上厭，在想上厭，在行上厭，在識上厭；厭者離染，從離貪而被解脫，在已解脫時，有『[這是]解脫』之智，他知道：『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比丘們！所有眾生住處之所及，乃至有之頂點，在世間中，這是第一的，這是最上的，即：阿羅漢。」

78. 獅子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獸王獅子在傍晚時出棲息處；出棲息處後，打哈欠；打哈欠後，環顧整個四週；環顧整個四週後，作三回獅子吼；作三回獅子吼後，出發到獵場。比丘們！凡任何畜生生物聽聞獸王獅子的吼叫聲者，牠們大多數來到害怕、急迫感、戰慄：穴居動物進入洞穴；水居動物進入水中；林居動物進入林中；有翅膀的飛入空中，比丘們！即使那些在村落、城鎮、王都中被堅固韁繩繫縛之國王的象，牠們也破壞、掙斷那些繫縛後，恐懼、排著大小便逃往他處。比丘們！獸王獅子對畜生生物有這麼大神通力、這麼大影響力、這麼大威力。

同樣的，比丘們！當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明與行具足者、善逝、世間知者、應該被調御人的無上調御者、人天之師、佛陀、世尊出現於世間，他教導法：『這樣是色，這樣是色的集，這樣是色的滅沒；這樣是受……這樣是想……這樣是行……這樣是識，這樣是識的集，這樣是識的滅沒。』比丘們！凡在高遠天宮處久住的長壽、美貌、多樂諸天，祂們聽聞如來法的教說後，大多數來到害怕、急迫感、戰慄[而說]；『先生！聽說我們是無常的，而我們認為我們是常的；先生！聽說我們是非堅固的，而我們認為我們是堅固的；先生！聽說我們是非常恆的，而我們認為我們是常恆的；先生！聽說我們是無常的、非堅固的、非常恆的、被有身包含的。』比丘們！如來對包括天的世間有這麼大神通力、這麼大影響力、這麼大威力。」

世尊說這個……（中略）**大師**說這個：

「當佛陀以證智轉起法輪，
屬於包括天的世間中，大師是無與倫比者。
[聽聞：]有身之滅，有身之生起，
八支聖道，導向苦的止息。
凡長壽、美貌、有名聲的諸天，
來到恐懼、恐怖，[如]被獅子靠近的野獸。
聽聞阿羅漢、像這樣的已解脫者的言說後，
[祂們說：]先生！聽說我們是無常的，未超越有身的。」

79. 被食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凡任何沙門或婆羅門回憶種種前世住處之回憶時，都在這五取蘊上回憶，或者其中之一，哪五個呢？」

『我過去世有這樣的色』：比丘們！這樣回憶時，就是回憶色。

『我過去世有這樣的受』：比丘們！這樣回憶時，就是回憶受。

『我過去世有這樣的想』……『我過去世有這樣的行』……『我過去世有這樣的識』：比丘們！這樣回憶時，就是回憶識。

又，比丘們！為什麼你們稱它為色？比丘們！『變壞』，因此被稱為『色』，以什麼變壞？以寒，也以暑，也以飢，也以渴變壞，也以與蛇蟲風烈日蛇的接觸而變壞，比丘們！『變壞』，因此被稱為『色』。

又，比丘們！為什麼你們稱它為受？比丘們！『感受』，因此被稱為『受』，感受什麼呢？感受苦，也感受樂也感受不苦不樂，比丘們！『感受』，因此被稱為『受』。

又，比丘們！為什麼你們稱它為想？比丘們！『認知』，因此被稱為『想』，認知什麼呢？認知藍的，也認知黃的，也認知紅的，也認知白的，比丘們！『認知』，因此被稱為『想』。

又，比丘們！為什麼你們稱它為行？比丘們！『作被作的』，因此被稱為『行』，作什麼被作的呢？以色的特性而作被作的色；以受的特性而作被作的受；以想的特性而作被作的想；以行的特性而作被作的行；以識的特性而作被作的識，比丘們！『作被作的』，因此被稱為『行』。

又，比丘們！為什麼你們稱它為識？比丘們！『識知』，因此被稱為『識』，識知什麼呢？識知酸的，也識知苦的，也識知辛辣的，也識知甜的，也識知鹹性的，也識知非鹹性的，也識知鹹的，也識知不鹹的，比丘們！『識知』，因此被稱為『識』。

在那裡，比丘們！有聽聞之聖弟子像這樣深慮：『我現在被色所食，過去世也被色所食，猶如現在被色所食一樣，而如果我歡喜未來色，未來世也會被色所食，猶如現在被色所食一樣。』

他像這樣深慮後，於過去色無期待，不歡喜未來色，對現在色是為了厭、離貪、滅的行者。

『我現在被受所食，過去世也被受所食，猶如現在被受所食一樣，而如果我歡喜未來受，未來世也會被受所食，猶如現在被受所食一樣。』

他像這樣深慮後，於過去受無期待，不歡喜未來受，對現在受是為了厭、離貪、滅的行者。『我現在被想所食……（中略）』……『我現在被行所食，過去世也被行所食，猶如現在被行所食一樣，而如果我歡喜未來行，未來世也會被行所食，猶如現在被行所食一樣。』他像這樣深慮後，於過去行無期待，不歡喜未來行，對現在行是為了厭、離貪、滅的行者。『我現在被識所食，過去世也被識所食，猶如現在被識所食一樣，而如果我歡喜未來識，未來世也會被識所食，猶如現在被識所食一樣。』他像這樣深慮後，於過去識無期待，不歡喜未來識，對現在識是為了厭、離貪、滅的行者。

比丘們！你們怎麼想：色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是苦的，或是樂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苦的、變易法，適合被這樣認為：『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的真我。』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受……想……行……識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是苦的，或是樂的呢？」

「苦，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苦的、變易法，適合被這樣認為：『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的真我。』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凡任何色：過去、未來、現在，或內、或外，或粗、或細，或下劣、或勝妙，或遠、或近，所有色：『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這個應該以正確之慧如實被看見。

凡任何受……凡任何想……凡任何行……凡任何識：過去、未來、現在，或內、或外，或粗、或細，或下劣、或勝妙，或遠、或近，所有識：『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這個應該以正確之慧如實被看見。

比丘們！這被稱為：聖弟子拆解而不組成；捨斷而不執取；驅散而不積聚；熄滅而不點燃。

他拆解而不組成什麼？他拆解而不組成色；拆解而不組成受、想、行、識。

他捨斷而不執取什麼？他捨斷而不執取色；捨斷而不執取受、想、行、識。

他驅散而不積聚什麼？他驅散而不積聚色；驅散而不積聚受、想、行、識。

他熄滅而不點燃什麼？他熄滅而不點燃色；熄滅而不點燃受、想、行、識。

比丘們！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色上厭，在受上厭，在想上厭，在行上厭，在識上厭；厭者離染，從離貪而被解脫，在已解脫時，有『[這是]解脫』之智，他知道：『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比丘們！這被稱為：比丘既不組成也不拆解，不堆積後住立；既不捨斷也不執取，捨斷後住立；既不驅散也不積聚，驅散後住立；既不熄滅也不點燃，熄滅後住立。

又，什麼是既不組成也不拆解，不堆積後住立？色既不組成也不拆解，不堆積後住立；受……想……行……識既不組成也不拆解，不堆積後住立。

又，什麼是既不捨斷也不執取，捨斷後住立？色既不捨斷也不執取，捨斷後住立；受……想……行……識既不捨斷也不執取，捨斷後住立。

又，什麼是既不驅散也不積聚，驅散後住立？色既不驅散也不積聚，驅散後住立；受……想……行……識既不驅散也不積聚，驅散後住立。

又，什麼是既不熄滅也不點燃，熄滅後住立？色既不熄滅也不點燃，熄滅後住立；受……想……行……識既不熄滅也不點燃，熄滅後住立。

比丘們！這樣心解脫的比丘，天帝釋、梵天與生主神，必遠遠地禮敬：

『禮敬你，賢駿人！禮敬你，最勝人！

我們不自證，你依止什麼修禪。』』

80. 托鉢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釋迦族人的迦毘羅衛城尼拘律園。

那時，世尊就在某個場合遣離比丘僧團後，在午前時穿好衣服、取衣鉢後，為了托鉢進入迦毘羅衛城。

在迦毘羅衛城為了托鉢而行後，用餐之後，已從施食返回，為了白天的住處去大林中。進入大林後，坐在小橡樹下為白天的住處。

那時，獨處、獨坐的世尊這樣心的深思生起：

「比丘僧團被我逐出了，這裡有出家不久的新比丘，最近才來到這法、律中，如果他們見不到我，可能會異心；可能會變心，猶如幼小牛隻如果見不到母親，可能會異心；可能會變心。同樣的，這裡有出家不久的新比丘，最近才來到這法、律中，如果他們見不到我，可能會異心；可能會變心。

猶如幼苗如果得不到水，可能會異心；可能會變心。同樣的，這裡有……如果他們見不到我，可能會異心；可能會變心。

現在，讓我資助比丘僧團，一如我以前資助比丘僧團那樣。」

那時，梵王娑婆主以心了知世尊心中的深思後，就猶如有力氣的男子能伸直彎曲的手臂，或能彎曲伸直的手臂，就像這樣在梵天世界消失，出現在世尊面前。

那時，梵王娑婆主置(作)上衣到一邊肩膀，向世尊合掌鞠躬後，對世尊說這個：

「這正是這樣，世尊！這正是這樣，善逝！

大德！比丘僧團被世尊逐出了，這裡有出家不久的新比丘，最近才來到這法、律中，如果他們見不到世尊，可能會異心；可能會變心，猶如幼小牛隻如果見不到母親，可能會異心；可能會變心。同樣的，這裡有出家不久的新比丘，最近才來到這法、律中，如果他們見不到世尊，可能會異心；可能會變心。

猶如幼苗如果得不到水，可能會異心；可能會變心。同樣的，這裡有出家不久的新比丘，最近才來到這法、律中，如果他們見不到世尊，可能會異心；可能會變心。

大德！請世尊歡喜比丘僧團！大德！請世尊歡迎比丘僧團！

現在，請世尊資助比丘僧團，一如世尊以前資助比丘僧團那樣。」

世尊以沈默狀態同意了。

那時，梵王娑婆主知道世尊同意後，向世尊問訊，然後作右繞，接著就在那

裡消失了。

那時，世尊在傍晚時，從獨坐中出來，到尼拘律園。抵達後，在設置好的座位坐下。坐好後，世尊作出像那樣的神通作為，使那些比丘每次會以一、二位，帶著膽怯之色來見{我}[世尊]。

那些比丘每次以一、二位，帶著膽怯之色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世尊對在一旁坐下的那些比丘說這個：

「比丘們！這是最下端的生活方式，即：托鉢。比丘們！在世間，這是詛咒：『托鉢者！你手持鉢遊蕩。』

比丘們！但這善男子們緣於追求目標的因由而進入，既非國王所迫，也非盜賊所迫，也非欠債人，也非害怕什麼，也非為了生活，而是：『我們已陷入生、老、死、愁悲苦憂惱，已陷入苦，已被苦征服，如果能了知得到這整個苦蘊的結束就好了。』

比丘們！這善男子這樣出家。但他是貪婪的、在欲上重貪欲的、有瞋害心的、有憎惡之意向的、念已忘失的、不正知的、不得定的、心散亂的、諸根不制御的。比丘們！猶如火葬場的燃燒木柴，兩端已被燃燒，中間沾了糞，既不能在村落中當木材，也不能在山林中當木材，比丘們！像這樣的譬喻，我說這人既錯失了在家者的享樂，也沒完成沙門的利益。

比丘們！有三不善尋：欲尋、惡意尋、加害尋。比丘們！而這三不善尋在哪裡無餘滅？當住於在四念住中心善建立時，或者當修習無相定時。比丘們！修習無相定，這是很適當的。比丘們！當無相定已修習、已多修習時，有大果、大效益。

比丘們！有二種見：有見與無有見。

比丘們！這裡，有聽聞之聖弟子像這樣深慮：『在世間中，有任何我執取時沒有過失的嗎？』

他這麼知道：『在世間中，沒有任何我執取時沒有過失的，因為當執取時，就只有色可執取，就只有受……就只有想……就只有行……當執取時，就只有識可執取；以我的那個取為緣而有有；以有為緣而有生；以生為緣而會有老、死、愁、悲、苦、憂、絕望生起，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集。』

比丘們！你們怎麼想：色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是苦的，或是樂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苦的、變易法，你們適合認為：『這是我的，我是這個，

這是我的真我。』嗎？」

「不，大德！」

「受……想……行……識……」

..... (中略)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這麼看的.....『.....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81. 巴利雷雅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橋賞彌**瞿師羅園。

那時，世尊在午前時穿好衣服、取衣鉢後，**為了托鉢**進入橋賞彌。

在橋賞彌**為了托鉢**而行後，用餐之後，**已從施食**返回，自己收拾好住所，取衣鉢，沒召喚侍者們，沒向**比丘**僧眾告別，獨自無伴出發遊行。

那時，尊離去不久，某位比丘去見**尊者**阿難。抵達後，對尊者阿難說這個：

「這位阿難**學友**！世尊自己收拾好住所，取衣鉢，沒召喚侍者們，沒向比丘僧眾告別，獨自無伴出發遊行。」

「學友！每當世尊自己收拾好住所，取衣鉢，沒召喚侍者們，沒向比丘僧眾告別，獨自無伴出發遊行時，那時，世尊是**想獨住**，那時，世尊不應該被任何人跟隨。」

那時，世尊次第進行遊行，抵達巴利雷雅。在那裡，世尊住在巴利雷雅的一棵吉祥沙羅樹下。

那時，眾多比丘去見尊者阿難。抵達後，與尊者阿難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那些比丘對尊者阿難說這個：

「阿難**學友**！我們所聽聞世尊面前的法說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阿難**學友**！我們希求世尊面前法說的聽聞。」

那時，尊者阿難與那些比丘一同去巴利雷雅吉祥的沙羅樹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世尊以法說開示、勸導、鼓勵那些比丘，**使之歡喜**。

當時，某位比丘的心中生起了這樣的**深思**：

「對怎樣知、怎樣見者來說有**煩惱**的**直接滅盡**？」

那時，世尊以心了知那位比丘心中的**深思**後，召喚比丘們：

「比丘們！法的檢擇被我教導：四念住的檢擇被我教導，四正勤的檢擇被我教導，四神足檢擇被我教導，五根的檢擇被我教導，五力的檢擇被我教導，七覺支的檢擇被我教導，八支聖道的檢擇被我教導。」

比丘們！法的檢擇被我這樣教導。

比丘們！關於法的檢擇被我這樣教導，然而，這裡，某位比丘這樣心的深思生起：『對怎樣知、怎樣見者來說有煩惱的直接滅盡？』

比丘們！而對怎樣知、怎樣見者來說有煩惱的直接滅盡？

比丘們！這裡，未聽聞的一般人是不曾見過聖者的，不熟練聖者法的，未受聖者法訓練的；是不曾見過善人的，不熟練善人法的，未受善人法訓練的，認為色是我。

比丘們！而那種認為是行。

而那個行，什麼為因？什麼為集？什麼生的？什麼為根源？

比丘們！當被無明觸所生的感受接觸時，未聽聞的一般人的渴愛生起，那個行因而被生。

這樣，比丘們！那個行也是無常的、有為的、緣所生的。

那個渴愛也是無常的、有為的、緣所生的。

那個受也是無常的、有為的、緣所生的。

那個觸也是無常的、有為的、緣所生的。

那個無明也是無常的、有為的、緣所生的。

比丘們！對這麼知、這麼見者來說有煩惱的直接滅盡。

他或不認為色是我，但認為我擁有色。

而，比丘們，那種認為是行。

而那個行，什麼為因？什麼為集？什麼生的？什麼為根源？

比丘們！當被無明觸所生的感受接觸時，未聽聞的一般人的渴愛生起，那個行因而被生。

這樣，比丘們！那個行也是無常的、有為的、緣所生的。

那個渴愛也是……那個受也是……那個觸也是……。

那個無明也是無常的、有為的、緣所生的。

比丘們！對這麼知、這麼見者來說有煩惱的直接滅盡。

他或不認為色是我、不認為我擁有色，但認為色在我中。

而，比丘們，那種認為是行。

而那個行，什麼為因？什麼為集？什麼生的？什麼為根源？

比丘們！當被無明觸所生的感受接觸時，未聽聞的一般人的渴愛生起，那個

行因而被生。

這樣，比丘們！那個行也是無常的、有為的、緣所生的；那個渴愛也是.....那個受也是.....那觸也是.....那無明也是無常的、有為的、緣所生的。

比丘們！對這麼知、這麼見者來說有煩惱的直接滅盡。

他或不認為色是我、不認為我擁有色、不認為色在我中，但認為我在色中。

而，比丘們，那種認為是行。

而那個行，什麼為因？什麼為集？什麼生的？什麼為根源？

比丘們！當被無明觸所生的感受接觸時，未聽聞的一般人的渴愛生起，那個行因而被生。

這樣，比丘們！那個行也是無常的、有為的、緣所生的；那個渴愛也是.....那個受也是.....那觸也是.....那無明也是無常的、有為的、緣所生的。

比丘們！對這麼知、這麼見者來說有煩惱的直接滅盡。

他或不認為色是我、不認為我擁有色、不認為色在我中、不認為我在色中，但認為受是我；但認為我擁有受；但認為受在我中；但認為我在受中；但認為想.....；但認為行是我；但認為我擁有行；但認為行在我中；但認為我在行中；但認為識是我；但認為我擁有識；但認為識在我中；但認為我在識中。

而，比丘們，那種認為是行。

而那個行，什麼是其因.....（中略）什麼為根源？

比丘們！當被無明觸所生的感受接觸時，未聽聞的一般人的渴愛生起，那個行因而被生。

這樣，比丘們！那個行也是無常的、有為的、緣所生的；那個渴愛也是.....那個受也是.....那觸也是.....那無明也是無常的、有為的、緣所生的。

比丘們！對這麼知、這麼見者來說有煩惱的直接滅盡。

他或不認為色是我、不認為受是我、不認為想.....不認為行.....不認為識是我，但有這樣的見：『[彼是我者彼即是世間](#)，死後我會成為常的、堅固的、永恆的、不變易法。』

而，比丘們，那種[常見](#)是行。

而那個行，什麼是其因.....（中略）。

比丘們！對這麼知、這麼見者來說有煩惱的直接滅盡。

他或不認為色是我、不認為受.....不認為想.....不認為行.....不認為識是我，也沒有這樣的見：『[彼是我者彼即是世間](#)，死後我會成為常的、堅固的、永恆的、不變易法。』但有這樣的見：『那不會是，那不會是我的；那必將不是，[那必將不是我的](#)。』

而，比丘們，那種斷滅見是行。

而那個行，什麼為因？什麼為集？什麼生的？什麼為根源？

比丘們！當被無明觸所生的感受接觸時，未聽聞的一般人的渴愛生起，那個行因而被生。

這樣，比丘們！那個行也是無常的……（中略）。

比丘們！對這麼知、這麼見者來說有煩惱的直接滅盡。

他或不認為色是我、不認為受……不認為想……不認為行……不認為識是我……（中略）不認為我在識中，也沒有這樣的見：『彼是我者彼即是世間，死後我會成為常的、堅固的、永恆的、不變易法。』也沒有這樣的見：『那不會是，那不會是我的；那必將不是，那必將不是我的。』但在正法上有困惑、疑惑、未達熱心。

而，比丘們，那在正法上有困惑、疑惑、未達熱心是行。

而那個行，什麼為因？什麼為集？什麼生的？什麼為根源？

比丘們！當被無明觸所生的感受接觸時，未聽聞的一般人的渴愛生起，那個行因而被生。

這樣，比丘們！那個行也是無常的、有為的、緣所生的。

那個渴愛也是無常的、有為的、緣所生的。

那個受也是無常的、有為的、緣所生的。

那個觸也是無常的、有為的、緣所生的。

那無明也是無常的、有為的、緣所生的。

比丘們！對這麼知、這麼見者來說有煩惱的直接滅盡。」

82. 滿月經

有一次，世尊與大比丘僧團共住在舍衛城東園鹿母講堂。

當時，在那十五布薩日的滿月夜晚，世尊被比丘僧團圍繞著，在屋外處坐。

那時，某位比丘從座位起來後，置(作)上衣到一邊肩膀，向世尊合掌鞠躬後，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我想問世尊一點[問題]，如果世尊允許為我的問題作解答的話。」

「比丘！那樣的話，你坐在自己的座位，然後問你想問的問題。」

「是的，大德！」

那位比丘回答世尊後，坐在自己的座位，然後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這些不是五取蘊嗎？即：色取蘊、受取蘊、想取蘊、行取蘊、識取蘊。」

「比丘！這些是五取蘊，即：色取蘊……（中略）識取蘊。」

「好！大德！」那位比丘歡喜、隨喜世尊所說後，更進一步問世尊問題：

「大德！但這些五取蘊的根源是什麼呢？」

「這些五取蘊，比丘！欲為其根源。」{.....（中略）}

「大德！那執取就是這那些五取蘊呢？或者，除了五取蘊外有執取呢？」

「比丘！那執取既非就是那些五取蘊，也非除了五取蘊外有執取，而是凡哪裡有欲貪者，那裡就有執取。」

「好！大德！」那位比丘.....（中略）更進一步問世尊問題：

「大德！又，對五取蘊會有種種欲貪嗎？」

「比丘！會有。」世尊說。

「比丘！這裡，有一類人這麼想：『我未來時會有這樣的色，我未來時會有這樣的受，我未來時會有這樣的想，我未來時會有這樣的行，我未來時會有這樣的識。』這樣，比丘！對五取蘊能有種種欲貪。」

「好！大德！」那位比丘.....（中略）更進一步問世尊問題：

「大德！什麼情形諸蘊有『諸蘊』之稱？」

「比丘！凡任何色：過去、未來、現在，或內、或外，或粗、或細，或下劣、或勝妙，或遠、或近，這被稱為色蘊。」

凡任何受.....凡任何想.....凡任何行.....凡任何識：過去、未來、現在，或內、或外，或粗、或細，或下劣、或勝妙，或遠、或近，這被稱為識蘊。比丘！這個情形諸蘊有『諸蘊』之稱。」

「好！大德！」那位比丘.....（中略）問：

「大德！什麼因、什麼緣而有色蘊之說？什麼因、什麼緣而有受蘊之說？什麼因、什麼緣而有想蘊之說？什麼因、什麼緣而有行蘊之說？什麼因、什麼緣而有識蘊之說？」

「比丘！四大為因、四大為緣而有色蘊之說；觸為因、觸為緣而有受蘊之說；觸為因、觸為緣而有想蘊之說；觸為因、觸為緣而有諸行(而諸行存在)蘊之說；名色為因、名色為緣而有識蘊之說。」

「好！大德！」那位比丘.....（中略）問：

「大德！怎樣是有身見呢？」

「比丘！這裡，未聽聞的一般人是不曾見過聖者的，不熟練聖者法的，未受聖者法訓練的；是不曾見過善人的，不熟練善人法的，未受善人法訓練的，認為

色是我，或我擁有色，或色在我中，或我在色中；受……想……行……認為識是我，或我擁有識，或識在我中，或我在識中。比丘！這樣是有身見。」

「好！大德！」那位比丘……（中略）問：

「大德！怎樣是沒有身見呢？」

「比丘！這裡，有聽聞之聖弟子是見過聖者的，熟練聖者法的，善受聖者法訓練的；是見過善人的，熟練善人法的，善受善人法訓練的，不認為色是我，或我擁有色，或色在我中，或我在色中；受……想……行……不認為識是我，或我擁有識，或識在我中，或我在識中。比丘！這樣是沒有身見。」

「好！大德！」那位比丘……（中略）問：

「大德！什麼是關於色的樂味、過患、出離？什麼是關於受……什麼是關於想……什麼是關於行……什麼是關於識的樂味、過患、出離？」

「比丘！凡緣於色生起樂與喜悅者，這是關於色的樂味。

凡色是無常的、苦的、變易法者，這是關於色的過患。

凡關於色之欲貪的調伏、欲貪的捨斷者，這是色的出離。

凡緣於受……緣於想……緣於行……緣於識生起樂與喜悅者，這是關於識的樂味。

凡識是無常的、苦的、變易法者，這是關於識的過患。

凡關於識之欲貪的調伏、欲貪的捨斷者，這是關於識的出離。」

「好！大德！」那位比丘歡喜、隨喜世尊所說後，更進一步問世尊問題：

「大德！對怎樣知、怎樣見者來說，在這有識之身與一切身外諸相上沒有我作、我所作、慢煩惱潛在趨勢？」

「凡任何色：過去、未來、現在，或內、或外，或粗、或細，或下劣、或勝妙，或遠、或近，所有色：『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以正確之慧如實看見這個。

凡任何受……凡任何想……凡任何行……凡任何識：過去、未來、現在，或內、或外，或粗、或細，或下劣、或勝妙，或遠、或近，所有識：『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以正確之慧如實看見這個。

比丘！對這麼知、這麼見者來說，在這有識之身與一切身外諸相上沒有我作、我所作、慢煩惱潛在趨勢。」

當時，某位比丘這樣心的深思生起：

「先生！像這樣，色是無我的；受……想……行……識是無我的，怎樣的我將被無我所作的業觸及呢？」

那時，世尊以其心知那位比丘心中的深思後，召喚比丘們：

「又，比丘們！這是可能的：這裡，某一類無用的男子，無智、進入了無明、被渴愛所支配的心，可能會認為他能勝過老師的教導：『先生！像這樣的話，色是無我的；受……想……行……識是無我的，怎樣的我將被無我所作的業觸及呢？』

比丘們！你們在法上到處被我反問引導，比丘們！你們怎麼想：色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受……想……行……識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無常的，是苦的，或是樂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無常的、苦的、變易法，適合這麼認為：『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的真我』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這麼看的……（中略）他知道：『……（中略）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MN.109]

「蘊二則，是不是，能有，名詞及因，

有身兩說，樂味及識，此為比丘的十種所問。」

被食品第八，其攝頌：

「樂味、二則集，與阿羅漢二則在後，

獅子、被食、托鉢、巴利雷雅、滿月。」

上座品(83-92)

83. 阿難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那裡，尊者阿難召喚比丘們：

「比丘學友們！」

「學友！」那些比丘回答尊者阿難。

尊者阿難說這個：

「學友們！尊者富留那彌多羅尼子對新學的我們實在是很有助益的，他以此教誡來教誡我們：『阿難學友！以執取而有「我是」[的觀念]，非不以執取。以執取什麼而有「我是」，非不以執取呢？以執取色而有「我是」，非不以執取；受……想……行……以執取識而有「我是」，非不以執取。』

阿難學友！猶如年輕、年少、喜好裝飾的女子或男子，當在鏡中，或在遍淨、潔淨、清澈的水鉢中觀察自己的面貌時，會以執取而看，非不以執取。同樣的，阿難學友！以執取色而有「我是」，非不以執取；受……想……行……以執取識而有「我是」，非不以執取。

阿難學友！你怎麼想：「色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學友！』

『受……想……行……識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學友！』

因此，在這裡……（中略）這麼看的……（中略）他知道：『……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學友們！尊者富留那彌多羅尼子對新學的我們實在是很有助益的，他以這教誡來教誡我們。

現在聽到尊者富留那彌多羅尼子的說法後，法已被我現觀了。」

84. 低舍經

起源於舍衛城。

當時，世尊姑媽的兒子尊者低舍對眾多比丘說這個：

「學友們！我的身體就像被麻醉了一樣，我不辨方向，對法也不清楚了，惛沈睡眠持續遍取我的心，不樂意行梵行，我在法上有懷疑。」

那時，眾多比丘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那些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世尊姑媽的兒子尊者低舍對眾多比丘說這個：『學友們！我的身體就像被麻醉了一樣，我不辨方向，對法也不清楚了，惛沈睡眠持續遍取我的心，不樂意行梵行，我在法上有懷疑。』」

那時，世尊召喚某位比丘：

「來！比丘！請你以我的名義召喚低舍比丘。」

「是的，大德！」那位比丘回答世尊後，去見尊者低舍。抵達後，對尊者低舍說這個：

「低舍學友！大師召喚你。」

「是的，學友！」尊者低舍回答那位比丘後，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世尊對在一旁坐下的尊者低舍說這個：

「是真的嗎？低舍！你對眾多比丘說這個：『學友們！我的身體就像被麻醉了一樣……（中略）我在法上有懷疑。』」

「是的，大德！」

「低舍！你怎麼想：如果對於色未離貪、未離意欲、未離情愛、未離渴望、未離熱惱、未離渴愛，以色的變易、變異生起愁、悲、苦、憂、絕望嗎？」

「是的，大德！」

「低舍！好！好！低舍！那對於色未離貪者確實是這樣。對於受……對於想……如果對於行未離貪……（中略）以行的變易、變異生起愁、悲、苦、憂、絕望嗎？」

「是的，大德！」

「低舍！好！好！低舍！那對於[行未離貪者]確實是這樣。如果對於識未離貪、未離意欲、未離情愛、未離渴望、未離熱惱、未離渴愛，以識的變易、變異生起愁、悲、苦、憂、絕望嗎？」

「是的，大德！」

「低舍！好！好！低舍！那對於識未離貪者確實是這樣。低舍！你怎麼想：如果對於色離貪、離欲、離情愛、離渴、離熱惱、離渴愛，以色的變易、變異生起愁、悲、苦、憂、絕望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低舍！好！好！低舍！那對於色已離貪者確實是這樣。對於受……對於想……如果對於行離貪……如果對於識離貪、離欲、離情愛、離渴、離熱惱、離渴愛，以識的變易、變異生起愁、悲、苦、憂、絕望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低舍！好！好！低舍！那對於識已離貪者確實是這樣。低舍！你怎麼想：色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受……想……行……識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因此，在這裡……（中略）這麼看的……（中略）『……不再有這樣[輪迴]的

狀態了。』

低舍！猶如有二位男子：一位男子不熟悉路，一位男子熟悉路，那位不熟悉路的男子會向那位熟悉路的男子問路，而他會說這個：『來！**先生**！是這條路：走一會兒；走一會兒後你將看到分岔路，在那裡避開左邊後走右邊，走一會兒；走一會兒後你將看到極密的密林，走一會兒；走一會兒後你將看到廣大的低窪沼澤，走一會兒；走一會兒後你將看到險峻的斷崖，走一會兒；走一會兒後你將看到令人愉快的平坦大地。』

低舍！我的這個譬喻是為了作義理的教授。這裡，這個義理是：低舍！『不熟悉路的男子』，這是對於凡夫的同義語；低舍！『熟悉路的男子』，這是對於**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的同義語；低舍！『岔路』，這是對於懷疑的同義語；低舍！『左邊的路』，這是對於八支邪道的同義語，即：邪見……（中略）邪定；低舍！『右邊的路』，這是對於**八支聖道**的同義語，即：正見……（中略）正定；低舍！『密林』，這是對於**無明**的同義語；低舍！『廣大的低窪沼澤』，這是對於欲的同義語；低舍！『險峻的斷崖』，這是對於由忿而惱的同義語；低舍！『令人愉快的平坦大地』，這是對於涅槃的同義語。

低舍！當歡喜！低舍！當歡喜！經我之告誡，經我之資助，經我之教誡。」

世尊說這個，悅意的尊者低舍歡喜世尊所說。

85. 焰摩迦經

有一次，尊者舍利弗住在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

當時，名叫焰摩迦的**比丘**，有這樣邪惡的**惡見**生起：

「我了知依**世尊**所教導的法，煩惱已盡的比丘，以身體的崩解而被斷滅、消失；死後就不存在了。」

眾多比丘聽到名叫焰摩迦的比丘有這樣邪惡的惡見生起：

「我了知依世尊所教導的法，煩惱已盡的比丘，以身體的崩解而被斷滅、消失；死後就不存在了。」

那時，那些比丘去見尊者焰摩迦。抵達後，與尊者焰摩迦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那些比丘對尊者焰摩迦說這個：

「是真的嗎？焰摩迦**學友**！你生起了這樣邪惡的惡見：『我了知依世尊所教導的法，煩惱已盡的比丘，以身體的崩解而被斷滅、消失；死後就不存在

了。』』

「確實這樣，學友們！我了知依世尊所教導的法，煩惱已盡的比丘，以身體的崩解而被斷滅、消失；死後就不存在了。」

「焰摩迦學友！不要說這個，不要毀謗世尊，毀謗世尊不好，世尊不會說這個：『煩惱已盡的比丘，以身體的崩解而被斷滅、消失；死後就不存在了。』』

當被那些比丘說這個時，尊者焰摩迦仍剛毅地、取著地執著那邪惡的惡見，而說：

「我了知依世尊所教導的法，煩惱已盡的比丘，以身體的崩解而被斷滅、消失；死後就不存在了。」

由於那些比丘不能使尊者焰摩迦遠離那邪惡的惡見，從座位起來後去見尊者舍利弗。抵達後，對尊者舍利弗說這個：

「舍利弗學友！名叫焰摩迦的比丘，生起了這樣邪惡的惡見：『我了知依世尊所教導的法，煩惱已盡的比丘，以身體的崩解而被斷滅、消失；死後就不存在了。』請尊者舍利弗出自憐愍去見焰摩迦比丘，[那就好了。](#)」

尊者舍利弗以沈默狀態同意了。

那時，尊者舍利弗在傍晚時，從獨坐中出來，去見尊者焰摩迦。抵達後，與尊者焰摩迦相互歡迎……（中略）在一旁坐下的尊者舍利弗對尊者焰摩迦說這個：

「是真的嗎？焰摩迦學友！你生起了這樣邪惡的惡見：『我了知依世尊所教導的法，煩惱已盡的比丘，以身體的崩解而被斷滅、消失；死後就不存在了。』』

「確實這樣，學友！我了知依世尊所教導的法，煩惱已盡的比丘，以身體的崩解而被斷滅、消失；死後就不存在了。」

「焰摩迦學友！你怎麼想：色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學友！」

「受……想……行……識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學友！」

「[焰摩迦學友！]因此，在這裡，這麼看的……（中略）他知道：『……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焰摩迦學友！你怎麼想：你認為『色是如來』嗎？」

「不，學友！」

「你認為『受是如來』嗎？」

「不，學友！」

「想……行……『識是如來』嗎？」

「不，學友。」

「焰摩迦學友！你怎麼想：你認為『如來在色中』嗎？」

「不，學友！」

「你認為『[如來在色以外的其它處](#)』嗎？」

「不，學友！」

「在受中……在受以外的其它處……（中略）在想中……在想以外的其它處……在行中……在行以外的其它處……你認為『如來在識中』嗎？」

「不，學友！」

「你認為『如來在識以外的其它處』嗎？」

「不，學友！」

「焰摩迦學友！你怎麼想：你認為『色、受、想、行、識[合起來]是如來』嗎？」

「不，學友！」

「焰摩迦學友！你怎麼想：你認為『這無色、無受、無想、無行、無識者是如來』嗎？」

「不，學友！」

「這裡，焰摩迦學友！在此生中，當真實的、實際的如來未被你得知時，你適合對他們宣稱：『我了知依世尊所教導的法，煩惱已盡的比丘，以身體的崩解而被斷滅、消失；死後就不存在了。』嗎？」

「舍利弗學友！之前，以我的無智而確實有那邪惡的惡見，現在聽到尊者舍利弗的說法後，那邪惡的惡見已被捨斷，並且，法已被我現觀了。」

「焰摩迦學友！如果他們這麼問你：『焰摩迦學友！煩惱已盡的阿羅漢比丘，其身體崩解；死後會怎麼樣？』被這麼問時，你會怎麼回答？」

「學友！如果他們這麼問我：『焰摩迦學友！煩惱已盡的阿羅漢比丘，其身體崩解；死後會怎麼樣？』

當被這麼問時，我會這麼回答：『學友！色是無常的，凡無常者都是苦的，凡苦者都已被滅而消失了；受……想……行……識是無常的，凡無常者都是苦的，凡苦者都已被滅而消失了。』被這麼問時，學友！我會這麼回答。」

「焰摩迦學友！好！好！焰摩迦學友！為了對這義理更清晰，我為你打個譬喻。

焰摩迦學友！猶如富有、大富、大財富的屋主或屋主之子，他守護具足。如果想對他無利、不利、不輒安穩、奪命的某男子出現，他會這麼想：『這位富有、大富、大財富的屋主或屋主之子，他守護具足，不容易作制伏而後奪他的

命，讓我接近[他]後，再奪[他的]命。』他去見了那屋主或屋主之子後，會對他說這個：『讓我侍候你吧，大人！』那屋主或屋主之子會以他為侍者。他會比之早起、比之晚睡、任何行為都順從、行合意、說好聽話的服侍。那屋主或屋主之子對他會相信他是朋友，也會相信他是知己，而且會走向信賴於他。學友！當那男子這麼想：『這屋主或屋主之子對我已放心了。』時，那時，見他獨處，會以銳利的刀子奪他的命。

焰摩迦學友！你怎麼想：當那男子去見那屋主或屋主之子，對他說這個：『讓我侍候你吧，大人！』那時，雖然他就是殺害者，但你不知他是『我的殺害者』，那麼，他不一直是殺害者嗎？

當他比之早起、比之晚睡、任何行為都順從、行合意、說好聽話的服侍時，雖然他就是殺害者，但你不知他是『我的殺害者』，那麼，他不一直是殺害者嗎？

當見他獨處後，以銳利的刀子取他性命時，雖然他就是殺害者，但你不知他是『我的殺害者』，那麼，他不一直是殺害者嗎？」

「是的，學友！」

「同樣的，焰摩迦學友！[未聽聞的一般人](#)是不曾見過聖者的，不熟練聖者法的，未受聖者法訓練的；是不曾見過善人的，不熟練[善人法](#)的，未受善人法訓練的，[認為色是我，或我擁有色](#)，或色在我中，[或我在色中](#)；他認為受是我……想是我……行是我……識是我，或我擁有識，或識在我中，或我在識中。

他不如實知道無常的色為『無常的色』；不如實知道無常的受為『無常的受』；不如實知道無常的想為『無常的想』；不如實知道無常的行為『無常的行』；不如實知道無常的識為『無常的識』。

他不如實知道苦的色為『苦的色』……苦的受……苦的想……苦的行……不如實知道苦的識為『苦的識』。

他不如實知道無我色為『無我色』……無我受……無我想……無我行……不如實知道無我識為『無我識』。

他不如實知道有為的色為『有為的色』……有為的受……有為的想……有為的行……不如實知道有為的識為『有為的識』。

他不如實知道殺害的色為『殺害的色』……殺害的受為『殺害的受』……殺害的想為『殺害的想』；不如實知道殺害的行為『殺害的行』；不如實知道殺害的識為『殺害的識』。

他攀取、緊握、固特色為『[我的真我](#)』……受……想……行……攀取、緊握、固持識為『[我的真我](#)』。

由於攀取、緊握這些五取蘊，為他導向長久的不利與苦。

而，學友！[有聽聞之聖弟子](#)是見過聖者的……（中略）善受善人法訓練的，不認為色是我，或我擁有色，或色在我中，或我在色中；不認為受……不認為想……不認為行……不認為識是我，或我擁有識，或識在我中，或我在識中。

他如實知道無常的色為『無常的色』……無常的受……無常的想……無常的行……如實知道無常的識為『無常的識』。

他如實知道苦的色為『苦的色』……苦的受……苦的想……苦的行……如實知道苦的識為『苦的識』。

他如實知道無我色為『無我色』……無我受……無我想……無我行……如實知道無我識為『無我識』。

他如實知道有為的色為『有為的色』……有為的受……有為的想……有為的行……如實知道有為的識為『有為的識』。

他如實知道殺害的色為『殺害的色』……殺害的受……殺害的想……如實知道殺害的行為『殺害的行』；如實知道殺害的識為『殺害的識』。

他不攀取、不緊握、不固持色為『我的真我』……受……想……行……不攀取、不緊握、不固持識為『我的真我』。

由於不攀取、不緊握這些五取蘊，為他導向長久的利益與安樂。」

「舍利弗學友！對那些有[同梵行者](#)悲愍、樂於利益、告誡、教誡的尊者們來說，這正是這樣。

現在聽到尊者舍利弗的說法後，我的心不執取後從諸煩惱被解脫了。」

86. 阿奴羅度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毘舍離大林重閣講堂。

當時，尊者阿奴羅度住在離世尊不遠處的林野小屋中。

那時，眾多其他外道遊行者去見尊者阿奴羅度。抵達後，與尊者阿奴羅度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那些其他外道遊行者對尊者阿奴羅度說這個：

「阿奴羅度道友！當安立最高的人、無上的人、已證得無上成就的如來時，在這四個地方安立：『死後如來存在』，或『死後如來不存在』，或『死後如來存在且不存在』，或『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

當這麼說時，尊者阿奴羅度對那些其他外道遊行者說這個：

「道友！當安立最高的人、無上的人、已證得無上成就的如來時，在這四個以外的地方安立：『死後如來存在』，或『死後如來不存在』，或『死後如來存在且不存在』，或『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

當這麼說時，其他外道遊行者們對尊者阿奴羅度說這個：

「這位一定是新比丘，出家不久，或者是愚笨的、無能的上座。」

那時，其他外道遊行者們以「新的、愚笨的」之語貶抑尊者阿奴羅度後，從座位起來後離開。

那時，當那些其他外道遊行者離開不久，尊者阿奴羅度這麼想：

「如果那些其他外道遊行者進一步問我，那麼，我怎樣對那些其他外道遊行者解說，才會是世尊的所說之說，而且不會以不實而毀謗世尊，能法、隨法地解說，而不讓任何如法的種種說來到應該被呵責處呢？」

那時，尊者阿奴羅度去見世尊。抵達後……（中略）在一旁坐下的尊者阿奴羅度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這裡，我住在離世尊不遠處的林野小屋中，大德！那時，眾多其他外道遊行者來見我……（中略）對我說這個：『阿奴羅度道友！當安立最高的人、無上的人、已證得無上成就的如來時，在這四個地方安立：「死後如來存在」，或「死後如來不存在」，或「死後如來存在且不存在」，或「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

大德！當這麼說時，我對那些其他外道遊行者說這個：『道友！當安立最高的人、無上的人、已證得無上成就的如來時，在這四個以外的地方安立：「死後如來存在」，或「死後如來不存在」，或「死後如來存在且不存在」，或「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

當這麼說時，那些其他外道遊行者對我說這個：『這位一定是新比丘，出家不久，或者是愚笨的、無能的上座。』大德！那時，那些其他外道遊行者以『新的、愚笨的』之語貶抑我後，從座位起來後離開。

大德！當那些其他外道遊行者離開不久，我這麼想：『如果那些其他外道遊行者進一步問我，那麼，我怎樣對那些其他外道遊行者解說，才會是世尊的所說之說，而且不會以不實而毀謗世尊，能法、隨法地解說，而不讓任何如法的種種說來到應該被呵責處呢？』

「阿奴羅度！你怎麼想：色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是苦的，或是樂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苦的、變易法，你適合認為：『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真我。』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受……想……行……識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 (中略)

「阿奴羅度！因此，在這裡，這麼看的..... (中略) 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阿奴羅度！你怎麼想：你認為『色是如來』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受……想……行……『識是如來』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阿奴羅度！你怎麼想：你認為『如來在色中』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你認為『如來在色以外的其它處』嗎？」

「不，大德。」

「你認為在受中..... (中略) 在受以外的其它處..... (中略) 在想中..... 在想以外的其它處..... 在行中..... 在行以外的其它處..... 在識中..... 在識以外的其它處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阿奴羅度！你怎麼想：你認為『色、受、想、行、識[合起來]是如來』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阿奴羅度！你怎麼想：你認為『那無色、無受、無想、無行、無識者是如來』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這裡，阿奴羅度！就在此生中，當真實的、實際的如來未被你發現時，你適合對他們宣稱：『道友！當安立最高的人、無上的人、已證得無上成就的如來時，在這四個以外的地方安立：「死後如來存在」，或「死後如來不存在」，或「死後如來存在且不存在」，或「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阿奴羅度！好！好！阿奴羅度！從以前到現在，我只安立苦以及苦之

滅。」

87. 跋迦梨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栗鼠飼養處的竹林中。

當時，生病、受苦、重病的尊者跋迦梨住在陶匠住處。

那時，尊者跋迦梨召喚看護們：

「來！學友們！你們去見世尊。抵達後，請你們以我的名義以頭禮拜世尊的足：『大德！跋迦梨比丘是生病、受苦、重病者，他以頭禮拜世尊的足。』請你們說這個：『大德！請世尊出自憐愍，去見跋迦梨比丘，那就好了！』」

「是的。」那些比丘回答尊者跋迦梨後，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那些比丘對世尊說這個：「大德！跋迦梨比丘是生病、受苦、重病者，他以頭禮拜世尊的足。又，他說這個：『大德！請世尊出自憐愍，去見跋迦梨比丘，那就好了！』」

世尊以沈默狀態同意了。

那時，世尊穿好衣服、取衣鉢後，去見尊者跋迦梨。

尊者跋迦梨看見正從遠處走來的世尊。看見後，在臥床上移動。

那時，世尊對尊者跋迦梨說這個：

「夠了，跋迦梨！你不要在臥床上移動，有這些設置好的座位，我將坐在那裡。」

世尊在設置好的座位坐下。

坐好後，世尊對尊者跋迦梨說這個：

「跋迦梨！你是否能忍受？是否能維持？是否苦的感受減退而沒增加，其減退而沒增加被了知？」

「大德！我不能忍受，不能維持，我強烈苦的感受增加而沒減退，其增加而沒減退被了知。」

「跋迦梨！你是否沒有任何後悔？沒有任何悔憾？」

「大德！我確實有不少的後悔，不少的悔憾。」

「跋迦梨！那樣的話，你是否在戒上不責備自己？」

「大德！我在戒上不責備自己。」

「跋迦梨！如果你確實在戒上不責備自己，你又為何後悔與悔憾呢？」

「大德！長久以來，我想去見世尊，但我身體上沒有多少力氣能去見世尊。」

「夠了，跋迦梨！你為何[要]見這腐臭之身呢？跋迦梨！凡見法者則見我；凡見我者則見法，跋迦梨！因為，當見法時，則見我；當見我時，則見法。

跋迦梨！你怎麼想：色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是苦的，或是樂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苦的、變易法，你適合認為：『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的真我。』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受.....想.....行.....識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中略）

「.....『.....這是我的真我。』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因此.....（中略）這麼看的.....（中略）他知道：『.....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那時，世尊以此勸誡來勸誡跋迦梨後，從座位起來後離開，前往耆闍崛山。

那時，尊離去不久，尊者跋迦梨召喚看護們：

「來！學友們！抬我上床，然後去仙吞山坡的黑岩處，像這樣的我，怎能想死在家中呢？」

「是的，學友！」那些比丘回答尊者跋迦梨後，抬尊者跋迦梨上床，然後去仙吞山坡的黑岩處。

那時，那天剩餘的白天與夜晚，世尊住在耆闍崛山。

那時，在夜已深時，容色絕佳的兩位天神使整個耆闍崛山發光後，去見世尊。

.....（中略）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一位天神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跋迦梨比丘意圖解脫。」

另一位天神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確實，他將解脫為善解脫者。」

那些天神說這個，說這個後，向世尊問訊，然後作右繞，接著就在那裡消失了。

那時，當那夜過後，世尊召喚比丘們：

「來！比丘們！你們去見跋迦梨比丘。抵達後，對跋迦梨比丘說這個：『跋迦梨學友！請你聽世尊與兩位天神的說話：學友！這夜，在夜已深時，容色絕佳的兩位天神使整個耆闍崛山發光後，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一位天神對世尊說這個：「大德！跋迦梨比丘意圖解脫。」另一位天神對世尊說這個：「大德！確實，他將解脫為善解脫者。」跋迦梨學友！而世尊對你說這個：「不要害怕，跋迦梨！不要害怕，跋迦梨！你的死必將是無惡的，你的命終必將是無罪惡的。』』」

「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後，去見尊者跋迦梨。抵達後，對尊者跋迦梨說這個：

「跋迦梨學友！請你聽世尊與兩位天神的說話。」

那時，尊者跋迦梨召喚看護們：

「來！學友們！扶我下床，像這樣的我，怎能想坐在高座上聽那位世尊的教說呢？」

「是的，學友！」那些比丘回答尊者跋迦梨後，扶尊者跋迦梨下床。

「學友！這夜，在夜已深時，容色絕佳的兩位天神.....（中略）在一旁站立，學友！在一旁站立的一位天神對世尊說這個：『大德！跋迦梨比丘意圖解脫。』另一位天神對世尊說這個：『大德！確實，他將解脫為善解脫者。』跋迦梨學友！而世尊對你說這個：『不要害怕，跋迦梨！不要害怕，跋迦梨！你的死必將是無惡的，你的命終必將是無罪惡的。』』」

「學友們！那樣的話，請你們以我的名義以頭禮拜世尊的足：『大德！跋迦梨比丘是生病、受苦、重病者，他以頭禮拜世尊的足。』請你們說這個：『色是無常的，大德！我對此無疑惑；凡無常者則是苦，我對此無疑惑；「凡無常、苦、變易法者，在那裡，對我來說沒有欲、或貪、或情愛。」我無疑惑；受是無常的，大德！我對此無疑惑；凡無常者則是苦，我對此無疑惑；「凡無常、苦、變易法者，在那裡，對我來說沒有欲、或貪、或情愛。」我無疑惑；想.....行是無常的，大德！我對此無疑惑；凡無常者則是苦，我對此無疑惑；「凡無常、苦、變易法者，在那裡，對我來說沒有欲、或貪、或情愛。」我無疑惑；識是無常的，大德！我對此無疑惑；凡無常者則是苦，我對此無疑惑；「凡無常、苦、變易法者，在那裡，對我來說沒有欲、或貪、或情愛。」我無疑惑。』』」

「是的，學友！」那些比丘回答尊者跋迦梨後離開。

那時，尊者跋迦梨在那些比丘離開不久，就拿刀[自殺]了。

那時，那些比丘去見世尊。抵達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那些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跋迦梨比丘是生病、受苦、重病者，他以頭禮拜世尊的足，並且說這個：『色是無常的，大德！我對此無疑惑；凡無常者則是苦，我對此無疑惑；「凡無常、苦、變易法者，在那裡，對我來說沒有欲、或貪、或情愛。』我無疑惑；受.....想.....行.....識是無常的，大德！我對此無疑惑；凡無常者則是苦，我對此無疑惑；「凡無常、苦、變易法者，在那裡，對我來說沒有欲、或貪、或情愛。』我無疑惑。』」

那時，世尊召喚比丘們：

「比丘們！我們走，讓我們去仙吞山坡的黑岩處，在那裡善男子跋迦梨拿刀[自殺]了。」

「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那時，世尊與眾多比丘一同去仙吞山坡的黑岩處。

那時，世尊遠遠地看見尊者跋迦梨仰臥在床，肩膀側轉。

當時，一股黑闇雲煙走向東方後，走向西方；走向北方；走向南方；走向上方；走向下方；走向四方的中間方位。

那時，世尊召喚比丘們：

「比丘們！你們看見那股黑闇雲煙走向東方後.....（中略）走向四方的中間方位嗎？」

「是的，大德！」

「比丘們！那是魔**波旬**在探尋善男子跋迦梨的識：『善男子跋迦梨的識住立在哪裡呢？』比丘們！而以識已不住立，善男子跋迦梨般涅槃了。」

88. 阿說示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栗鼠飼養處的竹林中。

當時，生病、受苦、重病的**尊者**阿說示住在迦葉園。

那時，尊者阿說示召喚看護們：

「來！**學友**！你們去見世尊。抵達後，請你們以我的名義以頭禮拜世尊的足：『**大德**！阿說示**比丘**是生病、受苦、重病者，他以頭禮拜世尊的足。』請你們說這個：『大德！請世尊**出自憐愍**，去見阿說示比丘，**那就好了！**』」

「是的。」那些比丘回答尊者阿說示後，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那些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阿說示比丘生病……（中略）大德！請世尊出自憐愍，去見阿說示比丘，那就好了！」

世尊以沈默狀態同意了。

那時，世尊在傍晚時，從獨坐中出來，去見尊者阿說示。

尊者阿說示看見正從遠處走來的世尊。看見後，在臥床上移動。

那時，世尊對尊者阿說示說這個：

「夠了，阿說示！你不要在臥床上移動，有這些設置好的座位，我將坐在那裡。」

世尊在設置好的座位坐下。

坐好後，世尊對尊者阿說示說這個：

「阿說示！你是否能忍受？是否能維持？……（中略）其減退而沒增加被知道？」

「大德！我不能忍受，不能維持……（中略）其增加而沒減退被知道。」

「阿說示！你是否沒有任何後悔？沒有任何悔憾？」

「大德！我確實有不少的後悔，不少的悔憾。」

「阿說示！那樣的話，你是否在戒上不責備自己？」

「大德！我在戒上不責備自己。」

「阿說示！如果你確實在戒上不責備自己，你又為何後悔與悔憾呢？」

「大德！先前，當我在生病時，我住於使身行寧靜著，[而現在]我得不到那個定。大德！由於得不到那個定，我心裡這麼想：『我不要退失！』」

「阿說示！凡那些以定為核心、以定為沙門性的沙門、婆羅門，不得那個定[時]他們這麼想：『我們不要退失！』」

阿說示！你怎麼想：色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中略）

「識……（中略）因此，在這裡……（中略）這麼看的……（中略）他知道：『……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如果他感受樂受，他知道：『它是無常的。』他知道：『它是不被固執的。』他知道：『它是不被歡喜的。』

如果他感受苦受，他知道：『它是無常的。』他知道：『它是不被固執的。』他知道：『它是不被歡喜的。』

如果他感受不苦不樂受，他知道：『它是無常的。』……（中略）他知道：『它是不被歡喜的。』

如果他感受樂受，他已離繫地感受它；如果他感受苦受，他已離繫地感受

它；如果他感受不苦不樂受，他已離繫地感受它。

當他感受身體終了的感受時，他知道：『我感受身體終了的感受。』當他感受生命終了的感受時，他知道：『我感受生命終了的感受。』他知道：『以身體的崩解，隨後生命耗盡，就在這裡，一切被感受的、不被歡喜的都將成為清涼。』

阿說示！猶如緣於油，與緣於燈芯，油燈才能燃燒，從其油與燈芯的耗盡，沒了食物，就會熄滅。

同樣的，阿說示！當比丘感受身體終了的感受時，他知道：『我感受身體終了的感受。』當他感受生命終了的感受時，他知道：『我感受生命終了的感受。』他知道：『以身體的崩解，隨後生命耗盡，就在這裡，一切被感受的、不被歡喜的都將成為清涼。』」

89. 差摩經

有一次，眾多上座比丘住在橋賞彌瞿師羅園。

當時，生病、受苦、重病的尊者差摩住在棗樹園。

那時，上座比丘們在傍晚時，從獨坐中出來，召喚尊者陀裟：

「來！陀裟學友！去見差摩比丘。抵達後，請你對差摩比丘說這個：『差摩學友！上座們對你說這個：

「學友！你是否能忍受？是否能維持？是否苦的感受減退而沒增加，其減退而沒增加被了知？」』」

「是的，學友們！」尊者陀裟回答上座比丘們後，去見尊者差摩。抵達後，對尊者差摩說這個：

「差摩學友！上座們對你說這個：『學友！你是否能忍受？……（中略）其減退而沒增加被了知？』」

「學友！我不能忍受，不能維持……（中略）其增加而沒減退被了知。」

那時，尊者陀裟去見上座比丘們。抵達後，對上座比丘們說這個：

「學友們！差摩比丘說這個：『學友！我不能忍受，不能維持……（中略）其增加而沒減退被了知。』」

「來！陀裟學友！去見差摩比丘。抵達後，請你對差摩比丘說這個：『差摩學友！上座們對你說這個：

「學友！這五取蘊為世尊所說，即：色取蘊、受取蘊、想取蘊、行取蘊、識取蘊，尊者差摩認為在這五取蘊中，哪一個是我，或是我所呢？」』」

「是的，學友們！」尊者陀裟回答上座比丘們後，去見尊者差摩。抵達後……（中略）差摩學友！上座們對你說這個：

「學友！這五取蘊為世尊所說，即：色取蘊……（中略）識取蘊，尊者差摩認為在這五取蘊中，哪一個是我，或是我所呢？」

「學友！這五取蘊為世尊所說，即：色取蘊……（中略）識取蘊，我確實不認為在這五取蘊中，哪一個是我，或是我所。」

那時，尊者陀裟去見上座比丘們。抵達後，對上座比丘們說這個：

「學友們！差摩比丘說這個：『學友！這五取蘊為世尊所說，即：色取蘊……（中略）識取蘊，我確實不認為在這五取蘊中，哪一個是我，或是我所。』」

「來！陀裟學友！去見差摩比丘。抵達後，請你對差摩比丘說這個：『差摩學友！上座們對你說這個：

「學友！這五取蘊為世尊所說，即：色取蘊……（中略）識取蘊，如果尊者差摩確實不認為在這五取蘊中，哪一個是我，或是我所，那樣的話，尊者差摩是煩惱已盡的阿羅漢了。」』」

「是的，學友們！」尊者陀裟回答上座比丘們後，去見尊者差摩……（中略）差摩學友！上座們對你說這個：

「學友！這五取蘊為世尊所說，即：色取蘊……（中略）識取蘊，如果尊者差摩確實不認為在這五取蘊中，哪一個是我，或是我所，如果是這樣，那尊者差摩是煩惱已盡的阿羅漢了。」

「學友！這五取蘊為世尊所說，即：色取蘊……（中略）識取蘊，我確實不認為在這五取蘊中，哪一個是我，或是我所，但我不是煩惱已盡的阿羅漢。雖然，學友！我在五取蘊中到達『我是』，但我不認為『我是這個』。」

那時，尊者陀裟去見上座比丘們……（中略）對上座比丘們說這個：

「學友們！差摩比丘說這個：『學友！這五取蘊為世尊所說，即：色取蘊……（中略）識取蘊，我確實不認為在這五取蘊中，哪一個是我，或是我所，但我不是煩惱已盡的阿羅漢，學友！雖然我在五取蘊中到達「我是」，但我不認為「我是這個」。』」

「來！陀裟學友！去見差摩比丘。抵達後，請你對差摩比丘說這個：『差摩學友！上座們對你說這個：

「差摩學友！你說這『我是』，什麼是你說的這『我是』？你說色是『我是』嗎？你說除了色以外是『我是』嗎？受……想……行……你說識是『我是』嗎？你說除了識以外是『我是』嗎？差摩學友！你說這『我是』，什麼是你說的這『我

是』？」』」

「是的，學友們！」尊者陀裟回答上座比丘們後，去見尊者差摩。抵達後，對尊者差摩說這個：

「差摩學友！上座們對你說這個：『差摩學友！你說這『我是』，什麼是你說的這『我是』？你說色是『我是』嗎？你說除了色以外是『我是』嗎？受.....想.....行.....你說識是『我是』嗎？你說除了識以外是『我是』嗎？差摩學友！你說這『我是』，什麼是你說的這『我是』？』」

「夠了，陀裟學友！為何為此來回地走！學友！請你拿手杖來，讓我們去見上座比丘們。」

那時，尊者差摩依靠手杖去見上座比丘們。抵達後，與上座比丘們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上座比丘們對尊者差摩說這個：

「差摩學友！你說這『我是』，什麼是你說的這『我是』？你說色是『我是』嗎？你說除了色以外是『我是』嗎？受.....想.....行.....你說識是『我是』嗎？你說除了識以外是『我是』嗎？差摩學友！你說這『我是』，什麼是你說的這『我是』？」

「學友們！我確實不說色是『我是』，我也不說除了色以外是『我是』；不說受.....不說想.....不說行.....我不說識是『我是』，我不說除了識以外是『我是』。雖然，學友們！我在五取蘊中到達『我是』，但我不認為『我是這個』。」

「學友們！猶如青蓮，或紅蓮，或白蓮的香，如果有人說這個，是『葉的香』，或『容色的香』，或『花蕊絲的香』，那樣說時，會是正確地說了嗎？」

「不，學友！」

「學友們！那麼，依怎樣的方式當回答時會是正確地回答？」

「學友！回答是『花的香』時，會是正確地回答。」

「同樣的，學友們！我確實不說色是『我是』，我也不說除了色以外是『我是』；不說受.....不說想.....不說行.....我不說識是『我是』，我不說除了識以外是『我是』，學友們！雖然我在五取蘊中到達『我是』，但我不認為『我是這個』。」

「學友們！即使聖弟子的五下分結已被捨斷了，但確實在那五取蘊上仍有殘留的『我是』之慢、『我是』之欲、『我是』之煩惱潛在趨勢未根絕。過些時候，他在五取蘊上住於隨觀生滅：『像這樣是色，像這樣是色的集，像這樣是色的滅沒；像這樣是受.....像這樣是想.....像這樣是行.....像這樣是識，像這樣是識的集，這樣是識的滅沒。』當他在這五取蘊上住於隨觀生滅時，那在五取蘊上仍有

殘留的『我是』之慢、『我是』之欲、『我是』之煩惱潛在趨勢未根絕者，也就走到根絕。

學友們！猶如被污染、著垢的衣服會交給洗衣者。那位洗衣者以鹽，或以鹹，或以牛糞踩踏後，以清水清洗。即使那衣服變得清淨皎潔，確實仍有殘留的鹽味，或鹹味，或牛糞味未根絕。洗衣者將它交回給所有人。所有人會將它放在香味處理箱中，那仍有殘留的鹽味，或鹹味，或牛糞味未根絕者，也就走到根絕。

同樣的，學友們！即使聖弟子的五下分結已被捨斷了，但確實在那五取蘊上仍有殘留的『我是』之慢、『我是』之欲、『我是』之煩惱潛在趨勢未根絕。過些時候，他在五取蘊上住於隨觀生滅：『像這樣是色，像這樣是色的集，像這樣是色的滅沒；像這樣是受……像這樣是想……像這樣是行……像這樣是識，像這樣是識的集，這樣是識的滅沒。』當他在這五取蘊上住於隨觀生滅時，那在五取蘊上仍有殘留的『我是』之慢、『我是』之欲、『我是』之煩惱潛在趨勢未根絕者，也就走到根絕。」

當這麼說時，上座比丘們對尊者差摩說這個：

「我們提問，並非期待惱害尊者差摩，但願尊者差摩能詳細地告知、教導、公告、建立、開顯、解析、闡明那位世尊的教說，而這裡，尊者差摩詳細地告知、教導、公告、建立、開顯、解析、闡明了那位世尊的教說。」

尊者差摩說這個，悅意的上座比丘們歡喜尊者差摩所說。

而當這個解說被說時，六十位上座比丘與尊者差摩的心，不執取後從諸煩惱被解脫。

90. 閻陀經

有一次，許多上座比丘住在波羅奈仙人墜落處的鹿野苑。

那時，尊者閻陀在傍晚時，從獨坐中出來，帶著鑰匙，到一處處房舍後，對上座比丘們說這個：

「尊者上座們！請教誡我，尊者上座們！請訓誡我，尊者上座們！請為我作法說，依之我能見法。」

當這麼說時，上座比丘們對尊者閻陀說這個：

「閻陀學友！色是無常的，受是無常的，想是無常的，行是無常的，識是無常的；色是無我，受……想……行……識是無我；一切行是無常的，一切法是無

我。」

那時，尊者闍陀心想：

「我也這樣想：『色是無常的，受.....想.....行.....識是無常的；色是無我，受.....想.....行.....識是無我；一切行是無常的，一切法是無我。』然而，我的心在一切行的止，一切依著的斷念，渴愛的滅盡、離貪、滅、涅槃上不躍入、不明淨、不住立、不勝解而生起戰慄與執取，心退轉而想：『那樣的話，誰是我的真我？』而，這樣不是見法者。

這樣，誰能為我作法說，依之我能見法呢？」

那時，尊者闍陀這麼想：

「這位住在**橋賞彌**瞿師羅園的尊者阿難為大師所稱讚，同梵行智者所敬重，尊者阿難能為我作法說，依之我能見法，既然我對尊者阿難這麼信賴，讓我去見他吧！」

那時，尊者闍陀收拾好住處、取衣鉢後，到橋賞彌瞿師羅園，去見尊者阿難。抵達後，與尊者阿難互相歡迎.....（中略）在一旁坐下的尊者闍陀對尊者阿難說這個：

「阿難學友！這裡，有一次我住在波羅奈仙人墜落處的鹿野苑。

學友！那時，我在傍晚時，從獨坐中出來，帶著鑰匙，到一處處房舍後，對上座比丘們說這個：『尊者上座們！請教誡我，尊者上座們！請訓誡我，尊者上座們！請為我作法說，依之我能見法。』

當這麼說時，上座比丘們對我說這個：『闍陀學友！色是無常的，受.....想.....行.....識是無常的；色是無我.....（中略）識是無我；一切行是無常的，一切法是無我。』

學友！我對它這麼想：『我也這麼想：『色是無常的.....（中略）識是無常的；色是無我，受.....想.....行.....識是無我；一切行是無常的，一切法是無我。』然而，我的心在一切行的止，一切依著的斷念，渴愛的滅盡、離貪、滅、涅槃上不躍入、不明淨、不住立、不勝解而生起戰慄與執取，心退轉而想：『那樣的話，誰是我的真我？』而，這樣不是見法者。這樣，誰能為我作法說，依之我能見法呢？』

學友！我對它這麼想：『這位住在橋賞彌瞿師羅園的尊者阿難為大師所稱讚，同梵行智者所敬重，尊者阿難能為我作法說，依之我能見法，既然我對尊者阿難這麼信賴，讓我去見他吧！』

尊者阿難！請教誡我，尊者阿難！請訓誡我，尊者阿難！請為我作法說，依之我能見法。」

「這樣，我們就更喜歡尊者闍陀了，或許，尊者闍陀已經敞開了自己，打破了[心理]障礙。注意聽吧，闍陀學友！你能了解法的。」

那時，想到：「可能真的要瞭解法了！」尊者闍陀立刻生起了很大的喜、悅。

「闍陀學友！我在世尊面前曾聽到這樣；當面領受[世尊]對迦旃延氏比丘的教導：『迦旃延！這世間多數是依止兩種者：實有性(實有的觀念)與虛無性。迦旃延！對以正確之慧如實看見世間集者來說，凡關於世間的虛無性它不存在(對世間沒有虛無的觀念)；迦旃延！對以正確之慧如實看見世間滅者來說，凡關於世間的實有性它不存在。』

迦旃延！這世間多數有攀住、執取、執持的束縛，但對那個攀住、執取、心的依處、執持、煩惱潛在趨勢，這位不攀取、不執取，他不執持「我的真我」，「當生起時僅苦生起；當被滅時苦被滅。」他不困惑、不懷疑，不從緣於他人就在這裡有他的智(他的智存在)，迦旃延！這個情形是正見。

迦旃延！「一切存在」，這是一邊(極端)；「一切不存在」，這是第二邊，迦旃延！不走入這些那些兩個邊後，如來以中間教導法：「以無明為緣而有諸行(而諸行存在)；以行為緣而有識……（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集。但就以無明的無餘褪去與滅而有行滅(而行滅存在)……（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滅。」[SN.12.15]」

「阿難學友！對那些有同梵行者憐愍、樂於利益、教誡、訓誡的尊者們來說，這正是這樣，現在聽到尊者阿難的說法後，法已被我現觀了。」

91. 羅侯羅經

起源於舍衛城。

那時，尊者羅侯羅去見世尊。抵達後……（中略）在一旁坐下的尊者羅侯羅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對怎樣知、怎樣見者來說，在這有識之身與一切身外諸相上沒有我作、我所作、慢煩惱潛在趨勢呢？」

「羅侯羅！凡任何色：過去、未來、現在，或內、或外，或粗、或細，或下劣、或勝妙，或遠、或近，所有色：『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以正確之慧如實看見這個。」

22. 蘊相應

凡任何受……凡任何想……凡任何行……凡任何識：過去、未來、現在，或內、或外，或粗、或細，或下劣、或勝妙，或遠、或近，所有識：『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以正確之慧如實看見這個。

羅侯羅！對這麼知、這麼見者來說，在這有識之身與一切身外諸相上沒有我作、我所作、慢煩惱潛在趨勢。」[SN.18.21]

92. 羅侯羅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尊者羅侯羅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對怎樣知、怎樣見者來說，在這有識之身與一切身外諸相上離我作、我所作、慢而心超越慢類成為寂靜者、善解脫者呢？」

「羅侯羅！凡任何色：過去、未來、現在，或內、或外，或粗、或細，或下劣、或勝妙，或遠、或近，所有色：『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以正確之慧如實看見這個後，不執取後成為解脫者。

凡任何受……（中略）凡任何想……凡任何行……凡任何識：過去、未來、現在，或內、或外，或粗、或細，或下劣、或勝妙，或遠、或近，所有識：『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以正確之慧如實看見這個後，不執取後成為解脫者。

羅侯羅！對這麼知、這麼見者來說，在這有識之身與一切身外諸相上離我作、我所作、慢而心超越慢類成為寂靜者、善解脫者。」[SN.18.22]

上座品第九，其攝頌：

「阿難、低舍、焰摩迦，阿奴羅度、跋迦梨，
阿說示、差摩、闡陀，羅侯羅二則在後。」

花品(93-102)

93. 河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猶如山間向下流的河流急流到遠方，其兩岸如果有葦草的生長，它們會懸在其上；如果有茅草的生長，它們會懸在其上；如果有燈心草的生長，它們會懸在其上；如果有香草的生長，它們會懸在其上；如果有樹木的生長，它們會懸在其上，如果有人正被流水沖走，如果抓住葦草，它們會被折斷，他會因此而來到不幸與厄運；如果抓住茅草，如果抓住燈心草，如果抓住香草，如果抓住樹木，它們會被折斷，他會因此而來到不幸與厄運。同樣的，比丘們！未聽聞的一般人是不曾見過聖者的，不熟練聖者法的，未受聖者法訓練的；是不曾見過善人的，不熟練善人法的，未受善人法訓練的，認為色是我，或我擁有色，或色在我中，或我在色中，他的那個色被破壞，他因此而來到不幸與厄運；受……想……行……他認為識是我，或我擁有識，或識在我中，或我在識中，他的那個識被破壞，他因此而來到不幸與厄運。

比丘們！你們怎麼想：色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受……想……行……識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因此，在這裡……（中略）這麼看的……（中略）『……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94. 花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我不與世間爭論，世間與我爭論。」

比丘們！如法之說者不與任何世間[人]爭論；比丘們！凡世間賢智者認為不存在的，我也說它『不存在』；比丘們！凡被世間中的賢智者們認為存在的，我也說它『存在』。

比丘們！而什麼是世間賢智者認為不存在的，我也說它『不存在』呢？

比丘們！色是常的、堅固的、恆的、不變易法，世間賢智者認為不存在，而我也說它『不存在』；受……想……行……識是常的、堅固的、恆的、不變易法，世間賢智者認為不存在，而我也說它『不存在』。

比丘們！這是世間賢智者認為不存在的，我也說它『不存在』。

比丘們！而什麼是被世間中的賢智者們認為存在的，我也說它『存在』呢？

比丘們！色是無常的、苦的、變易法，世間賢智者認為存在，而我也說它『存在』。

受是無常的……（中略）。

識是無常的、苦的、變易法，世間賢智者認為存在，而我也說它『存在』。

比丘們！這是被世間中的賢智者們認為存在的，我也說它『存在』。

比丘們！有世間中的世間法為如來所現正覺、現觀；現正覺、現觀後，告知、教導、公告、建立、開顯、解析、闡明。

比丘們！而什麼是世間中的世間法，為如來所現正覺、現觀；現正覺、現觀後，告知、教導、公告、建立、開顯、解析、闡明呢？

比丘們！色是世間中的世間法，為如來所現正覺、現觀，現正覺、現觀後，告知、教導、公告、建立、開顯、解析、闡明。

比丘們！當被如來這樣告知、教導、公告、建立、開顯、解析、闡明還不知、不見時，比丘們！我對這樣無知、盲目、無眼、不知、不見的一般人，還能作什麼呢！

比丘們！受是世間中的世間法……（中略）比丘們！想……比丘們！行……比丘們！識是世間中的世間法，為如來所現正覺、現觀，現正覺、現觀後，告知、教導、公告、建立、開顯、解析、闡明。

比丘們！當被如來這樣告知、教導、公告、建立、開顯、解析、闡明還不知、不見時，比丘們！我對這樣無知、盲目、無眼、不知、不見的一般人，還能作什麼呢！

比丘們！猶如青蓮，或紅蓮，或白蓮被生於水中，被長於水中，從水中上升後住立，不被水污染。同樣的，比丘們！如來生於世間，長於世間，能克服世間，不被世間污染而住。」

95. 如泡沫團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阿毘陀的恒河邊。

在那兒，世尊召喚比丘們：

「比丘們！猶如這恒河帶來了大泡沫團，有眼的男子如果檢視、靜觀、如理審察；當檢視、靜觀、如理審察時，對他來說，它看起來只是空無的、空虛的、無實心的。比丘們！在泡沫團中，有什麼實心呢？同樣的，比丘們！凡任何色：過去、未來、現在……（中略）或遠、或近，比丘檢視、靜觀、如理審察；當檢

視、靜觀、如理審察時，對他來說，它看起來只是空無的、空虛的、無實心的。比丘們！在色中，有什麼實心呢？

比丘們！猶如在秋天下大雨時，水泡在水面上生起、破滅，有眼的男子如果檢視、靜觀、如理審察；當檢視、靜觀、如理審察時，對他來說，它看起來只是空無的、空虛的、無實心的。比丘們！在水泡中，有什麼實心呢？同樣的，比丘們！凡任何受：過去、未來、現在……（中略）或遠、或近，比丘檢視、靜觀、如理審察；當檢視、靜觀、如理審察時，對他來說，它看起來只是空無的、空虛的、無實心的。比丘們！在受中，有什麼實心呢？

比丘們！猶如在夏季最後一個月的中午時刻，**陽燄閃動**，有眼的男子如果檢視、靜觀、如理審察；當檢視、靜觀、如理審察時，對他來說，它看起來只是空無的、空虛的、無實心的。比丘們！在陽燄中，有什麼實心呢？同樣的，比丘們！凡任何想……（中略）？

比丘們！猶如男子欲求**心材**，找尋心材，如果拿著銳利的斧頭走進樹林，在那裡，他看到筆直、新長的、未抽芽結果實的大芭蕉樹幹，他會切斷其根部，切斷根部後切斷頂部，切斷頂部後剝開芭蕉葉鞘[層層包捲]的[假]莖。剝開時，他連膚材都得不到，哪有心材呢！有眼的男子如果檢視、靜觀、如理審察；當檢視、靜觀、如理審察時，對他來說，它看起來只是空無的、空虛的、無實心的。比丘們！在芭蕉樹幹中，有什麼實心呢？同樣的，比丘們！凡任何諸行：過去、未來、現在……（中略）或遠、或近，比丘檢視、靜觀、如理審察；當檢視、靜觀、如理審察時，對他來說，它看起來只是空無的、空虛的、無實心的。比丘們！在諸行中，有什麼實心呢？

比丘們！猶如**幻術師**或幻術師的徒弟，如果在十字路口表演幻術，有眼的男子如果檢視、靜觀、如理審察；當檢視、靜觀、如理審察時，對他來說，它看起來只是空無的、空虛的、無實心的。比丘們！在幻術中，有什麼實心呢？同樣的，比丘們！凡任何識：過去、未來、現在……（中略）或遠、或近，比丘檢視、靜觀、如理審察；當檢視、靜觀、如理審察時，對他來說，它看起來只是空無的、空虛的、無實心的。比丘們！在識中，有什麼實心呢？

比丘們！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色上厭，在受上厭，在想上厭，在行上厭，在識上厭；厭者離染，從離貪而被解脫，在已解脫時，有『[這是]解脫』之智，他知道：『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世尊說這個，說這個後，**善逝、大師**更進一步說這個：

「色如泡沫團，受如水泡，

想如陽燄，行如芭蕉，
識如幻術，已被太陽族人教導。
如是如是靜觀、如理審察，
凡如理檢視它者，它[只]是空與虛偽。
關於此身，廣慧者已教導：
三法捨斷，則見捨棄色。
壽、暖與識，當它們離開身體時，
那時被拋棄而橫臥，[成為]無思、其他者之食物。
此如是相續，此幻術欺騙愚者，
說這是殺害者，這裡不存在實心。
具活力的比丘應該在諸蘊上這樣觀察，
日夜正知與持念。
應該捨棄所有的結，應該自己作歸依，
願如頭被燃燒般的而活，希求不死的足跡。」

96. 牛糞團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有任何色是常的、堅固的、常恆的、不變易法，它將正如等同常恆那樣存續嗎？」

大德！有任何受是常的、堅固的、常恆的、不變易法，它將正如等同常恆那樣存續嗎？大德！有任何想……（中略）大德！有任何行是常的、堅固的、常恆的、不變易法，它將正如等同常恆那樣存續嗎？大德！有任何識是常的、堅固的、常恆的、不變易法，它將正如等同常恆那樣存續嗎？」

「比丘！沒有任何色是常的、堅固的、常恆的、不變易法，它將正如等同常恆那樣存續。」

比丘！沒有任何受……任何想……任何行……任何識是常的、堅固的、常恆的、不變易法，它將正如等同常恆那樣存續。」

那時，世尊以手取一小牛糞團，然後對那位比丘說這個：

「比丘！單這麼一點個體獲得也沒有常的、堅固的、常恆的、不變易法將正如等同常恆那樣存續。」

比丘！如果單這麼一點個體獲得也有常的、堅固的、常恆的、不變易法，這為了苦的完全滅盡之梵行生活，就不可能被了知。

比丘！但因為單這麼一點個體獲得也沒有常的、堅固的、常恆的、不變易法，因此，這為了苦的完全滅盡之梵行生活，才被了知。

比丘！從前，我為剎帝利灌頂王。

比丘！我為剎帝利灌頂王時，有八萬四千城市，呾薩瓦帝王都為上首。

比丘！我為剎帝利灌頂王時，有八萬四千宮殿，達摩宮殿為上首。

比丘！我為剎帝利灌頂王時，有八萬四千重閣，大陣列重閣為上首。

比丘！我為剎帝利灌頂王時，有八萬四千床座：象牙製的、木心材製的、金製的[、銀製的]，長羊毛覆蓋的、白羊毛布覆蓋的、繡花毛織布覆蓋的、頂級羚鹿皮覆蓋的，有頂篷，兩端有紅色枕墊。

比丘！我為剎帝利灌頂王時，有八萬四千頭象：黃金裝飾，黃金旗幟，被金絲網覆蓋的，布薩象王為上首。

比丘！我為剎帝利灌頂王時，有八萬四千匹馬，黃金裝飾，黃金旗幟，被金絲網覆蓋的，雷雲馬王為上首。

比丘！我為剎帝利灌頂王時，有八萬四千輛車，黃金裝飾，黃金旗幟，被金絲網覆蓋的，最勝車為上首。

比丘！我為剎帝利灌頂王時，有八萬四千寶珠，寶珠寶石為上首。

比丘！我為.....（中略）有八萬四千女人，善吉祥皇后為上首。

比丘！我為.....（中略）有八萬四千剎帝利隨從，主兵臣寶為上首。

比丘！我為.....（中略）有八萬四千乳牛：[配戴]黃麻繫繩，青銅牛奶桶。

比丘！我為.....（中略）有八萬四千俱胝衣服：精緻的亞麻衣、精緻的絲綢衣、精緻的毛衣、精緻的木綿衣。

比丘！我為.....（中略）有八萬四千鍋調理食物，早上與傍晚供養食物被供應。

比丘！而那些八萬四千城市，那時我只住在一城市：呾薩瓦帝王都。

比丘！而那些八萬四千宮殿，那時我只住在一宮殿：達摩宮殿。

比丘！而那些八萬四千重閣，那時我只住在一重閣：大陣列重閣。

比丘！而那些八萬四千床座，那時我只使用一床座：或象牙製的，或木心材製的，或金製的，或銀製的。

比丘！而那些八萬四千象，那時我只登上一象：布薩象王。

比丘！而那些八萬四千馬，那時我只登上一馬：雷雲馬王。

比丘！而那些八萬四千馬車，那時我只登上一馬車：最勝車。

比丘！而那些八萬四千女人，那時只有一女人侍候我：或剎帝利女，或偉拉米迦女。

比丘！而那些八萬四千俱胝衣服，那時我只穿一對衣服：或精緻的亞麻衣，或精緻的絲綢衣，或精緻的毛衣，或精緻的木綿衣。

比丘！而那些八萬四千鍋調理食物，那時我只吃一鍋調理食物：最多一「拿哩」的飯量且能適合做咖哩的。

這樣，比丘！[那一切行](#)已過去了；已滅了；已變易了。

比丘！諸行是這樣的無常；比丘！諸行是這樣的不堅固；比丘！諸行是這樣的不可靠。

比丘！到那個程度，這就足以要在一切行上厭！足以要離染！足以要解脫！」

97. 指甲尖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有任何色是常的、堅固的、常恆的、不變易法，它將正如等同常恆那樣存續嗎？」

大德！有任何受是常的、堅固的、常恆的、不變易法，它將正如等同常恆那樣存續嗎？大德！有任何想……（中略）大德！有任何行是常的、堅固的、常恆的、不變易法，它將正如等同常恆那樣存續嗎？大德！有任何識是常的、堅固的、常恆的、不變易法，它將正如等同常恆那樣存續嗎？」

「比丘！沒有任何色是常的、堅固的、常恆的、不變易法，它將正如等同常恆那樣存續。」

比丘！沒有任何受……任何想……任何行……任何識是常的、堅固的、常恆的、不變易法，它將正如等同常恆那樣存續。」

那時，世尊使微少塵土沾在指甲尖後，對那位比丘說這個：

「比丘！單這麼一點色也沒有常的、堅固的、常恆的、不變易法將正如等同常恆那樣存續，比丘！如果單這麼一點色也有常的、堅固的、常恆的、不變易法，這為了苦的完全滅盡之梵行生活，就不可能被了知，比丘！但因為單這麼一點色也沒有常的、堅固的、常恆的、不變易法，因此，這為了苦的完全滅盡之梵行生活，才被了知。」

比丘！單這麼一點受也沒有常的、堅固的、常恆的、不變易法將正如等同常恆那樣存續，比丘！如果單這麼一點受也有常的、堅固的、常恆的、不變易法，這為了苦的完全滅盡之梵行生活，就不可能被了知，比丘！但因為單這麼一點受也沒有常的、堅固的、常恆的、不變易法，因此，這為了苦的完全滅盡之梵行生活，才被了知。

比丘！單這麼一點想也沒有……（中略）比丘！單這麼一點行也沒有常的、堅固的、常恆的、不變易法將正如等同常恆那樣存續，比丘！如果單這麼一點行也有常的、堅固的、常恆的、不變易法，這為了苦的完全滅盡之梵行生活，就不可能被了知，比丘！但因為單這麼一點行也沒有常的、堅固的、常恆的、不變易法，因此，這為了苦的完全滅盡之梵行生活，才被了知。

比丘！單這麼一點識也沒有常的、堅固的、常恆的、不變易法將正如等同常恆那樣存續，比丘！如果單這麼一點識也有常的、堅固的、常恆的、不變易法，這為了苦的完全滅盡之梵行生活，就不可能被了知，比丘！但因為單這麼一點識也沒有常的、堅固的、常恆的、不變易法，因此，這為了苦的完全滅盡之梵行生活，才被了知。

比丘！你們怎麼想：色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受……想……行……識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中略）

「因此，在這裡……（中略）這麼看的……（中略）他知道：『……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98. 單純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有任何色是常的、堅固的、常恆的、不變易法，它將正如等同常恆那樣存續嗎？」

大德！有任何受……（中略）任何想……任何行……大德！有任何識是常的、堅固的、常恆的、不變易法，它將正如等同常恆那樣存續嗎？」

「比丘！沒有任何色是常的、堅固的、常恆的、不變易法，它將正如等同常恆那樣存續。」

比丘！沒有任何受……任何想……任何行……任何識是常的、堅固的、常恆的、不變易法，它將正如等同常恆那樣存續。」

99. 被皮帶束縛的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這輪迴是無始的，無明蓋、渴愛結之眾生的流轉、輪迴之起始點不被知道。」

比丘們！有時大海乾枯、蒸發、不存在了，然比丘們！而我仍說，無明蓋、渴愛結之眾生的流轉、輪迴之得不到苦的結束。

比丘們！有時須彌山山王被燃燒、毀滅、不存在了，然比丘們！而我仍說，無明蓋、渴愛結之眾生的流轉、輪迴之得不到苦的結束。

比丘們！有時大地被燃燒、毀滅、不存在了，然比丘們！而我仍說，無明蓋、渴愛結之眾生的流轉、輪迴之得不到苦的結束。

比丘們！猶如被皮帶圈綁的狗，被拴在堅固的標柱或柱子上，牠只能就那標柱或柱子繞著跑、隨著轉。同樣的，比丘們！**未聽聞的一般人**是不曾見過聖者的……（中略）未受善人法訓練的，認為色是我……（中略）認為受是我……認為想是我……認為行是我……認為識是我，或我擁有識，或識在我中，或我在識中，他只能就那色繞著跑、隨著轉；只能就那受……（中略）只能就那想……只能就那行……只能就那識繞著跑、隨著轉。

當他就那色繞著跑、隨著轉；受……（中略）想……行……就那識繞著跑、隨著轉，他不從色被釋放、不從受被釋放、不從想被釋放、不從行被釋放、不從行識釋放，不從生、老、死、愁、悲、苦、憂、絕望被釋放，我說：『他不從苦被釋放。』

比丘們！**有聽聞之聖弟子**是見過聖者的……（中略）善受善人法訓練的，不認為色是我……（中略）不認為受……不認為想……不認為行……不認為識是我，或我擁有識，或識在我中，或我在識中，他不就那色繞著跑、隨著轉；受……想……行……不就那識繞著跑、隨著轉。

當他不就那色繞著跑、隨著轉；受……（中略）想……行……不就那識繞著跑、隨著轉，他從色被釋放、從受被釋放、從想被釋放、從行被釋放、從行識釋放，

從生、老、死、愁、悲、苦、憂、絕望被釋放，我說：『他從苦被釋放。』」

100. 被皮帶束縛的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這輪迴是無始的，無明蓋、渴愛結之眾生的流轉、輪迴之起始點不被知道。

比丘們！猶如被皮帶圈綁的狗，被拴在堅固的標柱或柱子上，如果牠行走，只向那標柱或柱子靠近；如果牠站立，只向那標柱或柱子站；如果牠坐下，只向那標柱或柱子坐；如果牠躺下，只向那標柱或柱子躺。同樣的，比丘們！未聽聞的一般人認為色：『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的真我。』認為受……想……行……識：『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的真我。』如果他行走，向這些五取蘊靠近；如果他站立，向這些五取蘊站；如果他坐下，向這些五取蘊坐；如果他躺下，向這些五取蘊躺。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應該常常省察自己的心：『長久以來此心為貪、瞋、癡所污染。』比丘們！從心的污染，眾生被污染；從心的明淨，眾生被淨化。

比丘們！你們曾經看過那名為『行』的畫嗎？」

「是的，大德！」

「比丘們！即使那名為『行』的畫被心構畫得那麼多樣，比丘們！但心的多樣，更勝於那名為『行』的畫。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應常常省察自己的心：『心長久以來為貪、瞋、癡所污染。』比丘們！從心的污染，眾生被污染；從心的明淨，眾生被淨化。

比丘們！我不見還有其他類如畜生生物那樣多樣，比丘們！即使那些畜生生物以心而多樣，比丘們！但心比畜生生物更多樣。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應常常省察自己的心：『心長久以來為貪、瞋、癡所污染。』比丘們！從心的污染，眾生被污染；從心的明淨，眾生被淨化。

比丘們！猶如染工或畫家，以染料、胭脂紅、鬱金黃、靛藍、深紅，在磨得很細緻的板或壁或白布上，創作出男人或女人完整且細緻的人像。同樣的，比丘們！當未聽聞的一般人當生出時，他只使色生出了；只使受……（中略）只使想……只使行……當生出時，他只使識生出了。

比丘們！你們怎麼想：色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受.....想.....行.....識.....（中略）比丘們！因此，在這裡，這麼看的.....（中略）他知道：『.....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101. 斧頭柄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我說諸煩惱的滅盡是屬於知者、見者的，非不知者、不見者。比丘們！知、見什麼者有諸煩惱的滅盡呢？『這樣是色，這樣是色的集，這樣是色的滅沒；這樣是受.....這樣是想.....這樣是行.....這樣是識，這樣是識的集，這是識的滅沒。』比丘們！對這麼知、這麼見者來說有諸煩惱的滅盡。

比丘們！當比丘不住於專心一再努力修習時，即使生起這樣的欲求：『喔！願我的心不執取後從諸煩惱被解脫。』但他的心終無法不執取後從諸煩惱被解脫，那是什麼原因呢？應該回答：『未親自修習。』未親自修習什麼呢？未親自修習四念住、未親自修習四正勤、未親自修習四神足、未親自修習五根、未親自修習五力、未親自修習七覺支、未親自修習八支聖道。

比丘們！猶如有八個、十個，或十二個雞蛋，沒被母雞好好地臥在上面，沒被好好地孵，沒被好好地培育，即使那隻母雞生起這樣欲求：『喔！願我的小雞能以足爪尖或嘴尖啄破蛋殼，然後平安地破殼而出！』但那些小雞終不能以足爪尖或嘴尖啄破蛋殼，然後平安地破殼而出，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因為那八個、十個，或十二個雞蛋，沒被母雞好好地臥在上面，沒被好好地孵，沒被好好地培育。同樣的，比丘們！當比丘不住於專心一再努力修習時，即使生起這樣的欲求：『喔！願我的心不執取後從諸煩惱被解脫。』但他的心終無法不執取後從諸煩惱被解脫，那是什麼原因呢？應該回答：『未親自修習。』未親自修習什麼呢？未親自修習四念住、未親自修習四正勤、未親自修習四神足、未親自修習五根、未親自修習五力、未親自修習七覺支、未親自修習八支聖道。

比丘們！當比丘住於專心一再努力修習時，即使不生起這樣的欲求：『喔！願我的心不執取後從諸煩惱被解脫。』但他的心不執取後從諸煩惱被解脫，那是什麼原因呢？應該回答：『已親自修習。』已親自修習什麼呢？已親自修習四念住、已親自修習四正勤、已親自修習四神足、已親自修習五根、已親自修習五力、已親自修習七覺支、已親自修習八支聖道。

比丘們！猶如有八個、十個，十二個雞蛋，被母雞好好地臥在上面，被好好地孵，被好好地培育，即使那隻母雞不生起這樣欲求：『喔！願我的小雞能以足爪尖或嘴尖啄破蛋殼，然後平安地破殼而出。』但那些小雞終能以足爪尖或嘴尖啄破蛋殼，然後平安地破殼而出，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因為那八個、十個，或十二個雞蛋，被母雞好好地臥在上面，被好好地孵，被好好地培育。同樣的，比丘們！當比丘住於專心一再努力修習時，即使不生起這樣的欲求：『喔！願我的心不執取後從諸煩惱被解脫。』但他的心不執取後從諸煩惱被解脫，那是什麼原因呢？應該回答：『已親自修習。』已親自修習什麼呢？已親自修習四念住、已親自修習四正勤、已親自修習四神足、已親自修習五根、已親自修習五力、已親自修習七覺支、已親自修習八支聖道。

比丘們！猶如石匠或石匠的徒弟，見[他所用的]小斧頭柄，有各手指與拇指的痕跡，但他不知：『我的小斧頭柄今天已磨掉了多少，昨天多少，之前多少。』而當已磨掉了，就知道已磨掉了。同樣的，比丘們！當比丘住於專心一再努力修習時，即使不知：『我的煩惱今天已滅盡了多少，昨天多少，之前多少。』而當已滅盡了，就知道已滅盡了。

比丘們！猶如以藤索固綁的航海船，藤索於雨季月分在水中耗損，冬天擋在陸地受風吹日曬襲擊，加以從雨雲下來的大雨，很容易成為腐壞的而止息了。同樣的，比丘們！當比丘住於專心一再努力修習時，結很容易成為腐壞的而止息了。」

102. 無常想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當無常想已修習、已多修習時，終結一切欲貪，終結一切色貪，終結一切有貪，終結一切無明，根除一切我是之慢。**

比丘們！猶如秋天時，以大犁耕作的農夫，耕作時犁斷了所有密佈的根。同樣的，比丘們！當無常想已修習、已多修習時，終結一切欲貪，終結一切色貪，終結一切有貪，終結一切無明，根除一切我是之慢。

比丘們！猶如刈燈心草的人，刈下燈心草後，他會握住其頂端而搖、甩、摔。同樣的，比丘們！當無常想已修習、已多修習時，終結一切欲貪……（中略）根除一切我是之慢。

比丘們！猶如被砍下的芒果串樹枝，在那裡，所有結在樹枝上的芒果都跟著落下。同樣的，比丘們！當無常想已修習……（中略）根除一切我是之慢。

比丘們！猶如凡任何重闔的椽，那些全都是朝向屋頂的，傾向屋頂的，屋頂為會合，屋頂被說為其中之第一。同樣的，比丘們！當無常想已修習……（中略）根除一切我是之慢。

比丘們！猶如凡任何香根，黑鳶尾草被說為其中之第一。同樣的，比丘們！當無常想已修習……（中略）根除一切我是之慢。

比丘們！猶如凡任何香樹心，紫檀被說為其中之第一。同樣的，比丘們！當無常想已修習……（中略）根除一切我是之慢。

比丘們！猶如凡任何香花，茉莉花被說為其中之第一。同樣的，比丘們！當無常想已修習……（中略）根除一切我是之慢。

比丘們！猶如凡任何小王，他們全部為轉輪王的從屬，轉輪王被稱為王中之首。同樣的，比丘們！當無常想……（中略）根除一切我是之慢。

比丘們！猶如凡任何星光的光明，那些全部不及月亮光明的十六分之一，月亮光輝被說為其中之第一。同樣的，比丘們！當無常想……（中略）根除一切我是之慢。

比丘們！猶如在秋天晴朗無雲的天空，當太陽上升在天空時，輝耀、照亮、照耀，從空中擊破一切黑闔。同樣的，比丘們！當無常想已修習、已多修習時，終結一切欲貪，終結一切色貪，終結一切有貪，終結一切無明，根除一切我是之慢。

比丘們！當無常想如何已修習、如何已多修習時，終結一切欲貪……（中略）根除一切我是之慢呢？『這樣是色，這樣是色的集，這樣是色的滅沒；這樣是受……這樣是想……這樣是行……這樣是識，這樣是識的集，這樣是識的滅沒。』比丘們！當無常想這麼已修習、這麼已多修習時，終結一切欲貪，終結一切色貪，終結一切有貪，終結一切無明，根除一切我是之慢。」

花品第十，其攝頌：

「河、花與泡沫，牛糞與指甲尖，
單純、二則皮帶，斧頭柄、無常的狀態。」

中間五十則完成。

這中間五十則的品之攝頌：

「攀住與阿羅漢，被食、有名的上座，
以花品為五十，以此被稱為第二。」

邊品(103-112)

103. 邊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有四個邊，哪四個呢？有身邊、有身之集邊、有身之滅邊、導向有身之滅道跡邊。」

比丘們！而什麼是有身邊？應該回答：『五取蘊。』哪五個呢？即：色取蘊、受取蘊、想取蘊、行取蘊、識取蘊，比丘們！這被稱為有身邊。

比丘們！而什麼是有身之集邊？是這導致再生、伴隨歡喜與貪、到處歡喜的渴愛，即：欲的渴愛、有的渴愛、虛無的渴愛，比丘們！這被稱為有身之集邊。

比丘們！而什麼是有身之滅邊？就是那渴愛的無餘褪去與滅、捨棄、斷念、解脫、無依住，比丘們！這被稱為有身之滅邊。

比丘們！而什麼是導向有身之滅道跡邊？是這八支聖道，即：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比丘們！這被稱為導向有身之滅道跡邊。

比丘們！這些是四個邊。」

104. 苦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苦、苦集、苦滅、導向苦滅道跡，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而什麼是苦？應該回答：『五取蘊。』哪五個呢？即：色取蘊……（中略）識取蘊，比丘們！這被稱為苦。

比丘們！而什麼是苦集？是這導致再生……（中略）的渴愛[，即]：欲的渴愛、有的渴愛、虛無的渴愛，比丘們！這被稱為苦集。

比丘們！而什麼是苦滅？就是那渴愛的無餘褪去與滅、捨棄、斷念、解脫、無依住，比丘們！這被稱為苦滅。

比丘們！而什麼是導向苦滅道跡？是這八支聖道，即：正見……（中略）正定，比丘們！這被稱為導向苦滅道跡。」

105. 有身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有身、有身之集、有身之滅、導向有身之滅道跡，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而什麼是有身？應該回答：『五取蘊。』哪五個呢？即：色取蘊、受取蘊、想取蘊、行取蘊、識取蘊，比丘們！這被稱為有身。

比丘們！而什麼是有身之集？是這導致再生……（中略）的渴愛[，即]：欲的渴愛、有的渴愛、虛無的渴愛，比丘們！這被稱為有身之集。

比丘們！而什麼是有身之滅？就是那渴愛的……（中略）比丘們！這被稱為有身之滅。

比丘們！而什麼是導向有身之滅道跡？是這八支聖道，即：正見……（中略）正定，比丘們！這被稱為導向有身之滅道跡。」

106. 應該被遍知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我將教導應該被遍知的法，以及遍知，與有遍知的人，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而什麼是應該被遍知的法？比丘們！色是應該被遍知的法，受……（中略）想……行……識是應該被遍知的法，比丘們！這些被稱為應該被遍知之法。

比丘們！而什麼是遍知？貪的滅盡、瞋的滅盡、癡的滅盡，比丘們！這被稱為遍知。

比丘們！而什麼是有遍知的人？應該回答：『阿羅漢。』這樣名、這樣姓的這樣一位尊者，比丘們！這被稱為有遍知的人。」

107. 沙門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有這些五取蘊，哪五個呢？即：色取蘊……（中略）識取蘊，比丘們！凡任何沙門或婆羅門不如實知道這五取蘊的樂味、過患、出離者……（中略[按：如SN.12.13]）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沙門義或婆羅門義。」

108. 沙門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有這些五取蘊，哪五個呢？即：色取蘊、受取蘊、想取蘊、行取蘊、識取蘊，比丘們！凡任何沙門或婆羅門不如實知道這五取蘊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者……（中略[按：如SN.12.13]）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沙門義或婆羅門義。」

109. 入流者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有這些五取蘊，哪五個呢？即：色取蘊……（中略）識取蘊，比丘們！當聖弟子如實知道這五取蘊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時，比丘們！這被稱為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的入流者聖弟子。」

110. 阿羅漢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有這些五取蘊，哪五個呢？即：色取蘊……（中略）識取蘊，比丘們！當比丘如實知道這五取蘊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後，不執取後成為解脫者，比丘們！這被稱為煩惱已盡、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負擔已卸、自己的利益已達成、有之結已被滅盡、以究竟智解脫的阿羅漢比丘。」

111. 捨斷欲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凡色的欲、貪、歡喜、渴愛，你們要捨斷，這樣，那色必將被捨斷，根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

受的.....（中略）想的.....行的.....凡識的欲、貪、歡喜、渴愛，你們要捨斷，這樣，那識必將被捨斷，根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

112. 捨斷欲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凡色的欲、貪、歡喜、渴愛、攀住、執取、心的依處、執持、煩惱潛在趨勢，你們要捨斷，這樣，那色必將被捨斷，根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

受的.....（中略）想的.....行的.....凡識的欲、貪、歡喜、渴愛、攀住、執取、心的依處、執持、煩惱潛在趨勢，你們要捨斷，這樣，那識必將被捨斷，根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

邊品第十一，其攝頌：

「邊、苦與有身，應該被遍知、沙門二則，
入流者與阿羅漢，二則捨斷欲。」

說法者品(113-125)

113. 無明經

起源於舍衛城。

那時，某位比丘去見世尊。.....（中略）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被稱為『無明、無明』，大德！什麼是無明？而什麼情形是進入了無明？」

「比丘！這裡，[未聽聞的一般人](#)不了知色，不了知色集，不了知色滅，不了知導向色滅道跡。不了知受……（中略）想……不了知行……（中略）不了知導向識滅道跡，比丘！這被稱為無明，而這個情形是進入了無明。」

114. 明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被稱為『明、明』，大德！什麼是明？而什麼情形是進入了明？」

「比丘！這裡，[有聽聞之聖弟子](#)了知色，了知色集，了知色滅，了知導向色滅道跡。受……想……了知行……（中略）了知導向識滅道跡，比丘！這被稱為明，而這個情形是進入了明。」

115. 說法者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被稱為『說法者，說法者』，大德！什麼情形是說法者呢？」

「比丘！如果對色是為了厭、離貪、滅而教導法，『說法者比丘』是適當的言語。

比丘！如果對色是為了厭、離貪、滅的行者，『法、隨法行者比丘』是適當的言語。

比丘！如果對色從厭、離貪、滅，不執取後成為解脫者，『當生得涅槃比丘』是適當的言語。

比丘！如果對受……（中略）比丘！如果對想……比丘！如果對行……比丘！如果對識是為了厭、離貪、滅而教導法，『說法者比丘』是適當的言語。比丘！如果對識是為了厭、離貪、滅的行者，『法、隨法行者比丘』是適當的言語。比丘！如果對識從厭、離貪、滅，不執取後成為解脫者，『得當生涅槃者比丘』是適當的言語。」

116. 說法者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被稱為『說法者，說法者』，大德！什麼情形是說法者呢？大德！什麼情形是法、隨法行呢？大德！什麼情形是當生得涅槃呢？」

「比丘！如果對色是為了厭、離貪、滅而教導法，『說法者比丘』是適當的言語。

比丘！如果對色是為了厭、離貪、滅的行者，『法、隨法行者比丘』是適當的言語。

比丘！如果對色從厭、離貪、滅，不執取後成為解脫者，『得當生涅槃者比丘』是適當的言語。

比丘！如果對受……（中略）比丘！如果對想……比丘！如果對行……比丘！如果對識是為了厭、離貪、滅而教導法，『說法者比丘』是適當的言語。比丘！如果對識是為了厭、離貪、滅的行者，『法、隨法行者比丘』是適當的言語。比丘！如果是對識從厭、離貪、滅，不執取後成為解脫者，『得當生涅槃者比丘』是適當的言語。」

117. 捕縛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這未聽聞的一般人是不曾見過聖者的……（中略）未受善人法訓練的，認為色是我，或我擁有色，或色在我中，或我在色中，比丘們！這被稱為被色繫縛所束縛、被內部與外部繫縛所束縛、不見此岸、不見彼岸、被老所束縛、被死所束縛、被從此世到他世所束縛的未聽聞的一般人。

認為受是我……（中略）或我在受中，比丘們！這被稱為被受繫縛所束縛、被內部與外部繫縛所束縛、不見此岸、不見彼岸、被老所束縛、被死所束縛、被從此世到他世所束縛的未聽聞的一般人。想……行……認為識是我……（中略）或我在識中，比丘們！這被稱為被識繫縛所束縛、被內部與外部繫縛所束縛、不見此岸、不見彼岸、被老所束縛、被死所束縛、被從此世到他世所束縛的未聽聞的一般人。

22. 蘊相應

比丘們！而有聽聞之聖弟子是見過聖者的……（中略）善受善人法訓練的，不認為色是我，或我擁有色，或色在我中，或我在色中，比丘們！這被稱為不被色繫縛所束縛、不被內部與外部繫縛所束縛、見此岸、見彼岸的有聽聞之聖弟子，我說：『他已從苦被解脫。』

不認為受是我……（中略）不認為想是我……（中略）不認為行是我……（中略）不認為識是我……（中略）比丘們！這被稱為不被識繫縛所束縛、不被內部與外部繫縛所束縛、見此岸、見彼岸的有聽聞之聖弟子，我說：『他已從苦被解脫。』」

118. 遍問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你們怎麼想：你們認為色：『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的真我。』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比丘們！好！比丘們！色：『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這個應該以正確之慧如實被看見。」

你們認為受……想……行……識：『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的真我。』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比丘們！好！比丘們！識：『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這個應該以正確之慧如實被看見。」

……（中略）這麼看的……他知道：『……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119. 遍問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你們怎麼想：你們認為色：『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嗎？」

「是的，大德！」這樣這個應該以正確之慧如實被看見。」

你們認為受……想……諸行……識：『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嗎？」

「是的，大德！」

「比丘們！好！比丘們！識：『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這個應該以正確之慧如實被看見。

……（中略）這麼看的……他知道：『……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120. 會被結縛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我將教導會被結縛的法與結，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而哪些是會被結縛的法，哪個是結呢？比丘們！色是會被結縛的法，凡在那裡有欲、貪者，在那裡則有結；受……（中略）想……行……識是會被結縛的法，凡在那裡有欲、貪者，在那裡則有結，比丘們！這些被稱為會被結縛的法，這個是結。」

121. 會被執取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我將教導會被執取的法與執取，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而哪些是會被執取的法，哪個是執取呢？比丘們！色是會被執取的法，凡在那裡有欲、貪者，在那裡則有執取；受……（中略）想……行……識是會被執取的法，凡在那裡有欲、貪者，在那裡則有執取，比丘們！這些被稱為會被執取的法，這個是執取。」

122. 持戒者經

有一次，尊者舍利弗與尊者摩訶拘絺羅住在波羅奈仙人墜落處的鹿野苑。

那時，尊者摩訶拘絺羅在傍晚時，從獨坐中出來，去見尊者舍利弗。……（中略）說這個：

22. 蘊相應

「舍利弗學友！持戒的比丘應該如理作意什麼法？」

「拘繩羅學友！持戒的比丘應該如理作意五取蘊為無常的、苦的、病的、腫瘤的、箭的、禍的、疾病的、另一邊的、敗壞的、空的、無我的，哪五個呢？即：色取蘊、受取蘊、想取蘊、行取蘊、識取蘊。」

拘繩羅學友！持戒的比丘應該如理作意這五取蘊為無常的、苦的、病的、腫瘤的、箭的、禍的、疾病的、另一邊的、敗壞的、空的、無我的。

又，學友！這是可能的：持戒的比丘當如理作意這五取蘊為無常的……（中略）無我的時，能作證入流果。」

「而，舍利弗學友！入流者比丘應該如理作意什麼法？」

「拘繩羅學友！入流者比丘也應該如理作意這五取蘊為無常的……（中略）無我的。」

又，學友！這是可能的：入流者比丘當如理作意這五取蘊為無常的……（中略）無我的時，能作證一來果。」

「而，舍利弗學友！一來者比丘應該如理作意什麼法？」

「拘繩羅學友！一來者比丘也應該如理作意這五取蘊為無常的……（中略）無我的。」

又，學友！這是可能的：一來者比丘當如理作意這五取蘊為無常的……（中略）無我的時，能作證不還果。」

「而，舍利弗學友！不還者比丘應該如理作意什麼法？」

「拘繩羅學友！不還者比丘也應該如理作意這五取蘊為無常的……（中略）無我的。」

又，學友！這是可能的：不還者比丘當如理作意這五取蘊為無常的……（中略）無我的時，能作能證阿羅漢果。」

「而，舍利弗學友！阿羅漢比丘應該如理作意什麼法？」

「拘繩羅學友！阿羅漢比丘也應該如理作意這五取蘊為無常的、苦的、病的、腫瘤的、箭的、禍的、疾病的、另一邊的、敗壞的、空的、無我的。」

學友！阿羅漢不再有更進一步應作的，或對已作的增加[什麼]，但當這些法已修習、已多修習時，當生導向樂的住處，以及念與正知。」

123. 多聞經

有一次，尊者舍利弗與尊者摩訶拘繩羅住在波羅奈仙人墜落處的鹿野苑。

那時，尊者摩訶拘繩羅在傍晚時，從獨坐中出來，去見尊者舍利弗。……（中略）說這個：

「舍利弗學友！多聞的比丘應該如理作意什麼法？」

「拘繩羅學友！多聞的比丘應該如理作意五取蘊為無常的……（中略）無我的，哪五個呢？即：色取蘊……（中略）識取蘊。

拘繩羅學友！多聞的比丘應該如理作意這五取蘊為無常的……（中略）無我的。

又，學友！這是可能的：多聞的比丘當如理作意這五取蘊為無常的……（中略）無我的時，能作證入流果。」

「而，舍利弗學友！入流者比丘應該如理作意什麼法？」

「拘繩羅學友！入流者比丘也應該如理作意這五取蘊為無常的……（中略）無我的。

又，學友！這是可能的：入流者比丘當如理作意這五取蘊為無常的……（中略）無我的時，能作證一來果。……（中略）不還果。……（中略）則可能證阿羅漢果。」

「而，舍利弗學友！阿羅漢比丘應該如理作意什麼法？」

「拘繩羅學友！阿羅漢比丘也應該如理作意這五取蘊為無常的、苦的、病的、腫瘤的、箭的、禍的、疾病的、另一邊的、敗壞的、空的、無我的。」

學友！阿羅漢不再有更進一步應作的，或對已作的增加[什麼]，但當這些法已修習、已多修習時，當生導向樂的住處，以及念與正知。」

124. 葛波經

起源於舍衛城。

那時，尊者葛波去見世尊……（中略）在一旁坐下的尊者葛波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對怎樣知、怎樣見者來說，在這有識之身與一切身外諸相上沒有我作、我所作、慢煩惱潛在趨勢？」

「葛波！凡任何色：過去、未來、現在，或內、或外，或粗、或細，或下劣、或勝妙，或遠、或近，所有色：『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以正確之慧如實看見這個。」

凡任何受……（中略）凡任何想……凡任何諸行……凡任何識：過去、未來、現在，或內、或外，或粗、或細，或下劣、或勝妙，或遠、或近，所有識：『這不

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以正確之慧如實看見這個。

葛波！對這麼知、這麼見者來說，在這有識之身與一切身外諸相上沒有我作、我所作、慢煩惱潛在趨勢。」

125. 葛波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尊者葛波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對怎樣知、怎樣見者來說，在這有識之身與一切身外諸相上離我作、我所作、慢而心超越慢類成為寂靜者、善解脫者呢？」

「葛波！凡任何色：過去、未來、現在……（中略）或遠、或近，所有色：『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以正確之慧如實看見這個後，不執取後成為解脫者。

凡任何受……（中略）凡任何想……凡任何諸行……凡任何識：過去、未來、現在，或內、或外，或粗、或細，或下劣、或勝妙，或遠、或近，所有識：『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以正確之慧如實看見這個後，不執取後成為解脫者。

葛波！對這麼知、這麼見者來說，在這有識之身與一切身外諸相上離我作、我所作、慢而心超越慢類成為寂靜者、善解脫者。」

說法者品第十二，其攝頌：

「無明、明、二則說法者，捕縛、遍問二則，

結縛、執取、戒，多聞、二則葛波。」

無明品(126-135)

126. 集法經

起源於舍衛城。

22. 蘊相應

那時，某位比丘去見世尊。……（中略）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被稱為『無明、無明』，大德！什麼是無明？而什麼情形是進入了無明？」

「比丘！這裡，未聽聞的一般人不如實知道集法之色為『集法之色』；不如實知道消散法之色為『消散法之色』；不如實知道集與消散法之色為『集與消散法之色』。不如實知道集法之受為『集法之受』；不如實知道消散法之受為『消散法之受』；不如實知道集與消散法之受為『集與消散法之受』。集法之想……（中略）不如實知道集法之行為『集法之行』；不如實知道消散法之行為『消散法之行』；不如實知道集與消散法之行為『集與消散法之行』。不如實知道集法之識為『集法之識』；不如實知道消散法之識為『消散法之識』；不如實知道集與消散法之識為『集與消散法之識』，比丘！這被稱為無明，而這個情形是進入了無明。」

當這麼說時，那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被稱為『明、明』，大德！什麼是明？而什麼情形是進入了明？」

「比丘！這裡，有聽聞之聖弟子如實知道集法之色為『集法之色』；如實知道消散法之色為『消散法之色』；如實知道集與消散法之色為『集與消散法之色』。如實知道集法之受為『集法之受』；如實知道消散法之受為『消散法之受』；如實知道集與消散法之受為『集與消散法之受』。集法之想……（中略）如實知道集法之行為『集法之行』；如實知道消散法之行為『消散法之行』；如實知道集與消散法之行為『集與消散法之行』。如實知道集法之識為『集法之識』；如實知道消散法之識為『消散法之識』；如實知道集與消散法之識為『集與消散法之識』，比丘！這被稱為明，而這個情形是進入了明。」

127. 集法經

有一次，尊者舍利弗與尊者摩訶拘繩羅住在波羅奈仙人墜落處的鹿野苑。

那時，尊者摩訶拘繩羅在傍晚時，從獨坐中出來……（中略）。在一旁坐下的尊者摩訶拘繩羅對尊者舍利弗說這個：

「舍利弗學友！被稱為『無明、無明』，學友！什麼是無明？而什麼情形是進入了無明？」

「學友！這裡，未聽聞的一般人不如實知道集法之色為『集法之色』；消散法之色……（中略）不如實知道集與消散法之色為『集與消散法之色』。集法之受……（中略）消散法之受……（中略）不如實知道集與消散法之受為『集與消散法之受』；集法之想……（中略）集法之行……（中略）消散法之行……（中略）不如實知道集與消散法之行為『集與消散法之行』；集法之識……（中略）不如實知道集與消散法之識為『集與消散法之識』，學友！這被稱為無明，而這個情形是進入了無明。」

128. 集法經

有一次，尊者舍利弗與尊者摩訶拘縗羅住在波羅奈仙人墜落處的鹿野苑。

……（中略）在一旁坐下的尊者摩訶拘縗羅對尊者舍利弗說這個：

「舍利弗學友！被稱為『明、明』，學友！什麼是明？而什麼情形是進入了明？」

「學友！這裡，有聽聞之聖弟子如實知道集法之色為『集法之色』；消散法之色……（中略）如實知道集與消散法之色為『集與消散法之色』；集法之受……（中略）集與消散法之受，[……（中略）]集法之想……（中略）集法之行……消散法之行……如實知道集與消散法之行為『集與消散法之行』；集法之識……消散法之識……如實知道集與消散法之識為『集與消散法之識』，學友！這被稱為明，而這個情形是進入了明。」

129. 樂味經

住在波羅奈仙人墜落處的鹿野苑。……（中略）

在一旁坐下的尊者摩訶拘縗羅對尊者舍利弗說這個：

「舍利弗學友！被稱為『無明、無明』，學友！什麼是無明？而什麼情形是進入了無明？」

「學友！這裡，未聽聞的一般人不如實知道色的樂味、過患、出離；受的……（中略）想的……行的……不如實知道識的樂味、過患、出離，學友！這被稱為無明，而這個情形是進入了無明。」

130. 樂味經

住在波羅奈仙人墜落處的鹿野苑。……（中略）

「舍利弗學友！被稱為『明、明』，學友！什麼是明？而什麼情形是進入了明？」

「學友！這裡，有聽聞之聖弟子如實知道色的樂味、過患、出離；受的……（中略）想的……行的……如實知道識的樂味、過患、出離，學友！這被稱為明，而這個情形是進入了明。」

131. 集起經

住在波羅奈仙人墜落處的鹿野苑。……（中略）

「舍利弗學友！被稱為『無明、無明』，學友！什麼是無明？而什麼情形是進入了無明？」

「學友！這裡，未聽聞的一般人不如實知道色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受的……（中略）想的……行的……不如實知道識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學友！這被稱為無明，而這個情形是進入了無明。」

132. 集起經

住在波羅奈仙人墜落處的鹿野苑。……（中略）

「舍利弗學友！被稱為『明、明』，學友！什麼是明？而什麼情形是進入了明？」

「學友！這裡，有聽聞之聖弟子如實知道色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受的……（中略）想的……行的……如實知道識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學友！這被稱為明，而這個情形是進入了明。」

133. 拘繩羅經

住在波羅奈仙人墜落處的鹿野苑。那時，尊者舍利弗在傍晚時，從獨坐中出來……（中略）在一旁坐下的尊者舍利弗對尊者摩訶拘繩羅說這個：

「拘繩羅學友！被稱為『無明、無明』，學友！什麼是無明？而什麼情形是進入了無明？」

「學友！這裡，未聽聞的一般人不如實知道色的樂味、過患、出離。受的.....（中略）想的.....行的.....不如實知道識的樂味、過患、出離，學友！這被稱為無明，而這個情形是進入了無明。」

當這麼說時，尊者舍利弗對尊者摩訶拘繩羅說這個：

「拘繩羅學友！被稱為『明、明』，學友！什麼是明？而什麼情形是進入了明？」

「學友！這裡，有聽聞之聖弟子如實知道色的樂味、過患、出離。受的.....（中略）想的.....行的.....如實知道識的樂味、過患、出離，學友！這被稱為明，而這個情形是進入了明。」

134. 拘繩羅經

住在波羅奈仙人墜落處的鹿野苑.....（中略）。

「拘繩羅學友！被稱為『無明、無明』，學友！什麼是無明？而什麼情形是進入了無明？」

「學友！這裡，未聽聞的一般人不如實知道色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受的.....（中略）想的.....行的.....不如實知道識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學友！這被稱為無明，而這個情形是進入了無明。」

當這麼說時，尊者舍利弗對尊者摩訶拘繩羅說這個：

「拘繩羅學友！被稱為『明、明』，學友！什麼是明？而什麼情形是進入了明？」

「學友！這裡，有聽聞之聖弟子如實知道色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受的.....（中略）想的.....行的.....如實知道識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學友！這被稱為明，而這個情形是進入了明。」

135. 拘繩羅經

相同的起源。

在一旁坐下的尊者舍利弗對尊者摩訶拘繩羅說這個：

22. 蘊相應

「拘絺羅學友！被稱為『無明、無明』，學友！什麼是無明？而什麼情形是進入了無明？」

「學友！這裡，未聽聞的一般人不了知色，不了知色集，不了知色滅，不了知導向色滅道跡。不了知受……（中略）想……行……不了知識，不了知識集，不了知識滅，不了知導向識滅道跡，學友！這被稱為無明，而這個情形是進入了無明。」

當這麼說時，尊者舍利弗對尊者摩訶拘絺羅說這個：

「拘絺羅學友！被稱為『明、明』，學友！什麼是明？而什麼情形是進入了明？」

「學友！這裡，有聽聞之聖弟子了知色，了知色集，了知色滅，了知導向色滅道跡；受……想……行……了知識，了知識集，了知識滅，了知導向識滅道跡，學友！這被稱為明，而這個情形是進入了明。」

無明品第十三，其攝頌：

「集法三則，樂味二則在後，
集起二說，拘絺羅三則在後。」

熱灰燼品(136-149)

136. 热灰燼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色是熱灰燼；受是熱灰燼；想是熱灰燼；行是熱灰燼；識是熱灰燼，比丘們！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色上厭，在受上厭，在想上厭，在行上厭，在識上厭；厭者離染，從離貪而被解脫，在已解脫時，有『[這是]解脫』之智，他知道：『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137. 無常經

起源於舍衛城。

22. 蘊相應

「比丘們！凡無常的，在那裡，你們應該捨斷欲，比丘們！而什麼是無常的呢？比丘們！色是無常的，在那裡，你們應該捨斷欲；受是無常的……（中略）想……行……識是無常的，在那裡，你們應該捨斷欲。」

138. 無常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凡無常的，在那裡，你們應該捨斷貪，比丘們！而什麼是無常的呢？比丘們！色是無常的，在那裡，你們應該捨斷貪；受是無常的……想……行……識是無常的，在那裡，你們應該捨斷貪。」

139. 無常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凡無常的，在那裡，你們應該捨斷欲、貪，比丘們！而什麼是無常的呢？比丘們！色是無常的，在那裡，你們應該捨斷欲、貪；受是無常的……想……行……識是無常的，在那裡，你們應該捨斷欲、貪。」

140. 苦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凡苦的，在那裡，你們應該捨斷欲……（中略）比丘們！凡苦的，在那裡，你們應該捨斷欲。」

141. 苦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凡苦的，在那裡，你們應該捨斷貪……（中略）比丘們！凡苦的，在那裡，你們應該捨斷貪。」

142. 苦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凡苦的，在那裡，你們應該捨斷欲、貪……（中略）比丘們！凡苦的，在那裡，你們應該捨斷欲、貪。」

143. 無我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凡無我的，在那裡，你們應該捨斷欲，比丘們！而什麼是無我的呢？比丘們！色是無我的，在那裡，你們應該捨斷欲；受是無我的……想……行……識是無我的，在那裡，你們應該捨斷欲，比丘們！凡無我的，在那裡，你們應該捨斷欲。」

144. 無我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凡無我的，在那裡，你們應該捨斷貪，比丘們！而什麼是無我的呢？比丘們！色是無我的，在那裡，你們應該捨斷貪；受是無我的……想……行……識是無我的，在那裡，你們應該捨斷貪，比丘們！凡無我的，在那裡，你們應該捨斷貪。」

145. 無我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凡無我的，在那裡，你們應該捨斷欲、貪，比丘們！而什麼是無我的呢？比丘們！色是無我的，在那裡，你們應該捨斷欲、貪；受是無我的……想……行……識是無我的，在那裡，你們應該捨斷欲、貪。」

146. 热心於厭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這是從信出家善男子的隨法：應該住於在色上熱心於厭，在受上……（中略）在想上……在行上……應該住於在識上熱心於厭。

當住於在色上熱心於厭；在受上……在想上……在行上……住於在識上熱心於厭時，他遍知色、遍知受、遍知想、遍知行、遍知識；當遍知色、遍知受、遍知想、遍知行、遍知識時，他從色被釋放、從受被釋放、從想被釋放、從行被釋放、從行識釋放，從生、老、死、愁、悲、苦、憂、絕望被釋放，我說：『他從苦被釋放。』」

147. 隨觀無常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這是從信心出家善男子的隨法：應該住於在色上隨觀無常；在受上……在想上……在行上……應該住於在識上隨觀無常。……（中略）我說：『他從苦被釋放。』」

148. 隨觀苦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這是從信心出家善男子的隨法：應該住於在色上隨觀苦；在受上……在想上……在行上……應該住於在識上隨觀苦。……（中略）我說：『他從苦被釋放。』」

149. 隨觀無我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這是從信出家善男子的隨法：應該住於在色上隨觀無我，在受上……在想上……在行上……應該住於在識上隨觀無我。

當住於在色上隨觀無我時；在受上……在想上……在行上……住於在識上隨觀無我時，他遍知色、遍知受、遍知想、遍知行、遍知識；當遍知色、遍知受、遍知想、遍知行、遍知識時，他從色被釋放、從受被釋放、從想被釋放、從行被釋放、從行識釋放，從生、老、死、愁、悲、苦、憂、絕望被釋放，我說：『他從苦被釋放

熱灰燼品第十四，其攝頌：

「熱灰燼與三則無常，苦三則在後，
無我三說，與善男子兩對。」

見品(150-159)

150. 自身內的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當有什麼時，執取什麼後，則生起自身內的樂與苦呢？」

「大德！我們的法以世尊為根本……（中略）」

「比丘們！當有色時，執取色後，則生起自身內的樂與苦。

當有受時……（中略）當有想時……當有行時……當有識時，執取識後，對識執著，則生起自身內的樂與苦。

比丘們！你們怎麼想：色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是苦的，或是樂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苦、變易法，不執取它後，會生起自身內的樂與苦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受……想……行……識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是苦的，或是樂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苦、變易法，不執取它後，會生起自身內的樂與苦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這麼看的……（中略）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151. 這是我的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當有什麼時，執取什麼後，對什麼執著而認為：『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的真我。』呢？」

「大德！我們的法以世尊為根本……（中略）。」

「比丘們！當有色時，執取色後，對色執著……（中略）當有識時，執取識後，對識執著而認為：『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的真我。』

比丘們！你們怎麼想：色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中略）變易法，不執取它後，會認為：『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的真我。』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受……想……行……識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中略）變易法，不執取它後，會認為：『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的真我。』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這麼看的……（中略）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152. 彼-我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當有什麼時，執取什麼後，對什麼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彼是我者彼即是世間，死後我會成為常的、堅固的、常恆的、不變易法。』呢？」

「大德！我們的法以世尊為根本……（中略）。」

「比丘們！當有色時，執取色後，對色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彼是我者彼即是世間，死後我會成為常的、堅固的、常恆的、不變易法。』

當有受時……（中略）當有想時……當有行時……（中略）當有識時，執取識後，對識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彼是我者彼即是世間，死後我會成為常的、堅固的、常恆的、不變易法。』

比丘們！你們怎麼想：色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是苦的，或是樂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苦、變易法，不執取它後，會生起這樣的見：『彼是我者彼即是世間，死後我會成為常的、堅固的、常恆的、不變易法。』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受……想……行……識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是苦的，或是樂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苦、變易法，不執取它後，會生起這樣的見：『彼是我者彼即是世間，死後我會成為常的、堅固的、常恆的、不變易法。』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這麼看的……（中略）[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153. 那會非我所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當有什麼時，執取什麼後，對什麼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那不會是，那不會是我的；那必將不是，[那必將不是我的](#)。』呢？」

「大德！我們的法以世尊為根本……（中略）。」

「比丘們！當有色時，執取色後，對色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那不會是，那不會是我的；那必將不是，那必將不是我的。』

當有受時……當有想時……當有行時……當有識時，執取識後，對識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那不會是，那不會是我的；那必將不是，那必將不是我的。』

比丘們！你們怎麼想：色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是苦的，或是樂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苦、變易法，不執取它後，會生起這樣的見：『那不會是，那不會是我的；那必將不是，那必將不是我的。』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受……想……行……識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是苦的，或是樂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苦、變易法，不執取它後，會生起這樣的見：『那不會是，那不會是我的；那必將不是，那必將不是我的。』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這麼看的……（中略）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154. 邪見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當有什麼時，執取什麼後，對什麼執著，則生起邪見呢？」

「大德！我們的法以世尊為根本……（中略）。」

「比丘們！當有色時，執取色後，對色執著，則生起邪見。

當有受時……當有想時……當有行時……當有識時，執取識後，對識執著，則生起邪見。

比丘們！你們怎麼想：色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中略）不執取它後，會生起邪見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受……想……行……識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是苦的，或是樂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苦、變易法，不執取它後，會生起邪見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這麼看的……（中略）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155. 有身見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當有什麼時，執取什麼後，對什麼執著，則生起有身見呢？」

「大德！我們的法以世尊為根本……（中略）」

「比丘們！當有色時，執取色後，對色執著，則生起有身見。」

當有受時……當有想時……當有行時……當有識時，執取識後，對識執著，則生起有身見。

比丘們！你們怎麼想：色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中略）不執取它後，會生起有身見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受……想……行……識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中略）不執取它後，會生起有身見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這麼看的……（中略）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156. 我邪見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當有什麼時，執取什麼後，對什麼執著，則生起我邪見呢？」

「大德！我們的法以世尊為根本……（中略）」

「比丘們！當有色時，執取色後，對色執著，則生起我邪見。」

當有受時……當有想時……當有行時……當有識時，執取識後，對識執著，則生起我邪見。

比丘們！你們怎麼想：色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中略）不執取它後，會生起我邪見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受……想……行……識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中略）不執取它後，會生起我邪見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這麼看的……（中略）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157. 執持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當有什麼時，執取什麼後，對什麼執著，則生起結、執持、繫縛呢？」

「大德！我們的法以世尊為根本……（中略）。」

「比丘們！當有色時，執取色後，對色執著，則生起結、執持、繫縛。」

當有受時……當有想時……當有行時……當有識時，執取識後，對識執著，則生起結、執持、繫縛。

比丘們！你們怎麼想：色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中略）不執取它後，會生起結、執持、繫縛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受……想……行……識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中略）不執取它後，會生起結、執持、繫縛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這麼看的……（中略）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158. 執持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當有什麼時，執取什麼後，對什麼執著，則生起結、執持、繫縛、取著呢？」

「大德！我們的法以世尊為根本……（中略）。」

「比丘們！當有色時，執取色後，對色執著，則生起結、執持、繫縛、取著。」

當有受時……當有想時……當有行時……當有識時，執取識後，對識執著，則生起結、執持、繫縛、取著。

比丘們！你們怎麼想：色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中略）不執取它後，會生起結、執持、繫縛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中略）

「這麼看的……（中略）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159. 阿難經

起源於舍衛城。

那時，尊者阿難去見世尊。抵達後……（中略）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請世尊簡要地教導我法，我聽聞世尊的法後，能住於獨處、隱退、不放逸、熱心、自我努力，那就好了！」

「阿難！你怎麼想：色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是苦的，或是樂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苦的、變易法，你適合認為：『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的真我。』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受……想……行……識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是苦的，或是樂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苦的、變易法，你適合認為：『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的真我。』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這麼看的……（中略）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見品第十五，其攝頌：

「自身內的、這是我的，彼-我、那會非我所，
邪、有身、我，二則執持、阿難。」

22. 蘊相應

後五十則終了。

這後五十則的品之攝頌：

「邊、說法者、無明，熱灰燼、見為第五，

三個五十說，被稱為『集篇』。」

蘊相應完成。

23. 羅陀相應

第一品(1-10)

1. 魔經

起源於舍衛城。

那時，尊者羅陀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羅陀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被稱為『魔、魔』，大德！什麼情形是魔？」

「羅陀！當色存在時，就可能有魔，或殺者，或死者。」

羅陀！因此，在這裡，你要看色為『魔』、為『殺者』、為『死者』、為『病』、為『腫瘤』、為『箭』、為『禍』、為『真實之禍』，凡這樣看者，為正確看見。

在受存在時.....當想存在時.....在行存在時.....在識存在時，就可能有魔，或殺者，或死去者。羅陀！因此，在這裡，你要看識為『魔』、為『殺者』、為『死者』、為『病』、為『腫瘤』、為『箭』、為『禍』、為『真實之禍』，凡這樣看者，為正確看見。」

「而，大德！正確看見的目的是什麼？」

「羅陀！正確看見的目的是厭。」

「而，大德！厭的目的是什麼？」

「羅陀！厭的目的是離貪。」

「而，大德！離貪的目的是什麼？」

「羅陀！離貪的目的是解脫。」

「而，大德！解脫的目的是什麼？」

「羅陀！解脫的目的是涅槃。」

「而，大德！涅槃的目的是什麼？」

「羅陀！你已超越了問題[範圍]，不能夠對問題把握範圍，羅陀！因為梵行被住於以涅槃為立足處、涅槃為彼岸、涅槃為完結上。」

2. 眾生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尊者羅陀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被稱為『眾生、眾生』，大德！什麼情形被稱為『眾生』？」

「羅陀！凡在色上的欲、貪、歡喜、渴愛，在那裡執著、在那裡強力執著者，因此被稱為『眾生』；凡在受上……凡在想上……凡在行上……凡在識上的欲、貪、歡喜、渴愛，在那裡執著、在那裡強力執著者，因此被稱為『眾生』。」

羅陀！猶如男孩或女孩玩捏泥土屋的遊戲，只要對於那些泥土屋未離貪、未離意欲、未離情愛、未離渴望、未離熱惱、未離渴愛，則他們對那些泥土屋黏著、珍惜、珍藏、執著為我所有，但，羅陀！只要男孩或女孩對於那些泥土屋已離貪、已離欲、已離情愛、已離渴望、已離熱惱、已離渴愛，則他們以手腳打散、破壞、粉碎泥土屋，不玩遊戲了。同樣的，羅陀！你們也打散、破壞、粉碎色，不玩遊戲了，向為了渴愛的滅盡而實行；打散、破壞、粉碎受，不玩遊戲了，向為了渴愛的滅盡而實行；想……打散、破壞、粉碎行，不玩遊戲了，向為了渴愛的滅盡而實行；打散、破壞、粉碎識，不玩遊戲了，向為了渴愛的滅盡而實行。

羅陀！因為，渴愛的滅盡即是涅槃。」

3. 有之管道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尊者羅陀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被稱為『有之管道滅，有之管道滅』，大德！什麼是有之管道？什麼是有之管道滅？」

「羅陀！凡在色上的欲、貪、歡喜、渴愛、攀住、執取、心的依處、執持、煩惱潛在趨勢者，這被稱為『有之管道』；它們的滅為有之管道的滅。」

「凡在受上……凡在想上……凡在行上……凡在識上的欲……（中略）依處、執持、煩惱潛在趨勢者，這被稱為『有之管道』，它們的滅為有之管道的滅。」

4. 應該被遍知經

起源於舍衛城。

尊者羅陀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世尊對在一旁坐下的尊者羅陀說這個：

「羅陀！我將教導應該被遍知之法、遍知、有遍知之人，你要聽！你要好好作意！我將說了。」

「是的，大德！」尊者羅陀回答世尊。

世尊說這個：

「而，羅陀！什麼是應該被遍知之法？羅陀！色是應該被遍知之法，受是應該被遍知之法，想是應該被遍知之法，行是應該被遍知之法，識是應該被遍知之法，羅陀！這些被稱為應該被遍知之法。

而，羅陀！什麼是遍知？貪的滅盡、瞋的滅盡、癡的滅盡，羅陀！這被稱為遍知。

而，羅陀！誰是有遍知之人？應該回答：『阿羅漢。』這樣名、這樣姓的這樣一位尊者，羅陀！這被稱為有遍知之人。」

5. 沙門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世尊對尊者羅陀說這個：

「羅陀！有這些五取蘊，哪五個呢？即：色取蘊、受取蘊、想取蘊、行取蘊、識取蘊，羅陀！凡任何沙門或婆羅門不如實知道這五取蘊的樂味、過患、出離者，羅陀！那些沙門或婆羅門不被我認同為沙門中的沙門，或認同為婆羅門中的婆羅門，而且，那些尊者也不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沙門義或婆羅門義。」

羅陀！凡任何沙門或婆羅門如實知道這五取蘊的樂味、過患、出離者，羅陀！那些沙門或婆羅門被我認同為沙門中的沙門，或認同為婆羅門中的婆羅門，而且，那些尊者也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沙門義或婆羅門義。」

6. 沙門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世尊對尊者羅陀說這個：

「羅陀！有這些五取蘊，哪五個呢？即：色取蘊……（中略）識取蘊，羅陀！凡任何沙門或婆羅門不如實知道這五取蘊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者……（中略）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

7. 入流者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世尊對尊者羅陀說這個：

「羅陀！有這些五取蘊，哪五個呢？即：色取蘊……（中略）識取蘊，羅陀！當聖弟子如實知道這五取蘊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時，比丘們！這被稱為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的入流者聖弟子。」

8. 阿羅漢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世尊對尊者羅陀說這個：

「羅陀！有這些五取蘊，哪五個呢？即：色取蘊……（中略）識取蘊，羅陀！當比丘如實知道這五取蘊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後，不執取後成為解脫者，比丘們！這被稱為煩惱已盡、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負擔已卸、自己的利益已達成、有之結已被滅盡、以究竟智解脫的阿羅漢比丘。」

9. 捨斷欲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世尊對尊者羅陀說這個：

23. 羅陀相應

「羅陀！凡色的欲、貪、歡喜、渴愛，你們要捨斷，這樣，那色必將被捨斷，根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

受的.....（中略）想的.....行的.....凡識的欲、貪、歡喜、渴愛，你們要捨斷，這樣，那識必將被捨斷，根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

10. 捨斷欲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世尊對尊者羅陀說這個：

「羅陀！凡色的欲、貪、歡喜、渴愛、攀住、執取、心的依處、執持、煩惱潛在趨勢，你們要捨斷，這樣，那色必將被捨斷，根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

受的.....（中略）想的.....行的.....凡識的欲、貪、歡喜、渴愛、攀住、執取、心的依處、執持、煩惱潛在趨勢，你們要捨斷，這樣，那識必將被捨斷，根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

第一品，其攝頌：

「魔、眾生、有之管道，應該被遍知、沙門二則，

入流者與阿羅漢，捨斷欲二則。」

第二品(11-22)

11. 魔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尊者羅陀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被稱為『魔、魔』，大德！什麼是魔？」

「羅陀！色是魔，受是魔，想是魔，行是魔，識是魔。」

23. 羅陀相應

羅陀！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色上厭，在受上厭，在想上厭，在行上厭，在識上厭；厭者離染，從離貪而被解脫，在已解脫時，有『[這是]解脫』之智，他知道：『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12. 魔法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尊者羅陀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被稱為『魔法、魔法』，大德！什麼是魔法？」

「羅陀！色是魔法，受是魔法，想是魔法，行是魔法，識是魔法。

這麼看的……（中略）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13. 無常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尊者羅陀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被稱為『無常、無常』，大德！什麼是無常？」

「羅陀！色是無常，受是無常，想是無常，行是無常，識是無常。

這麼看的……（中略）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14. 無常法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尊者羅陀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被稱為『無常法、無常法』，大德！什麼是無常法？」

「羅陀！色是無常法，受是無常法，想是無常法，行是無常法，識是無常法。

這麼看的……（中略）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23. 羅陀相應

15. 苦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尊者羅陀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被稱為『苦、苦』，大德！什麼是苦？」

「羅陀！色是苦，受是苦，想是苦，行是苦，識是苦。

這麼看的……（中略）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16. 苦法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尊者羅陀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被稱為『苦法、苦法』，大德！什麼是苦法？」

「羅陀！色是苦法，受是苦法，想是苦法，行是苦法，識是苦法。

這麼看的……（中略）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17. 無我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尊者羅陀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被稱為『無我、無我』，大德！什麼是無我？」

「羅陀！色是無我，受是無我，想是無我，行是無我，識是無我。

這麼看的……（中略）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18. 無我法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尊者羅陀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被稱為『無我法、無我法』，大德！什麼是無我法？」

23. 羅陀相應

「羅陀！色是無我法，受是無我法，想是無我法，行是無我法，識是無我法。」

這麼看的……（中略）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19. 滅盡法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尊者羅陀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被稱為『滅盡法、滅盡法』，大德！什麼是滅盡法？」

「羅陀！色是滅盡法，受是滅盡法，想是滅盡法，行是滅盡法，識是滅盡法。」

這麼看的……（中略）他知道：『……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20. 消散法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尊者羅陀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被稱為『消散法、消散法』，大德！什麼是消散法？」

「羅陀！色是消散法，受是消散法，想是消散法，行是消散法，識是消散法。」

這麼看的……（中略）他知道：『……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21. 集法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尊者羅陀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被稱為『集法、集法』，大德！什麼是集法？」

「羅陀！色是集法，受是集法，想是集法，行是集法，識是集法。」

這麼看的……（中略）他知道：『……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22. 滅法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尊者羅陀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被稱為『滅法、滅法』，大德！什麼是滅法？」

「羅陀！色是滅法，受是滅法，想是滅法，行是滅法，識是滅法。」

這麼看的……（中略）他知道：『……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羅陀相應的第二品，其攝頌：

「魔與魔法，無常二則在後，

苦二說，無我亦如是，

滅盡、消散、集，滅法為第十二。」

勸請品(23-34)

23-33. 魔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尊者羅陀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請世尊簡要地教導我法，我聽聞世尊的法後，能住於獨處、隱退、不放逸、熱心、自我努力，那就好了！」

「羅陀！凡為魔者，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應該捨斷貪、應該捨斷欲貪。

而，羅陀！什麼是魔？羅陀！色是魔，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應該捨斷貪、應該捨斷欲貪；受是魔，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中略）想是魔，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中略）行是魔，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中略）識是魔，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中略）羅陀！凡為魔者，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應該捨斷貪、應該捨斷欲貪。

羅陀！凡為魔法者，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應該捨斷貪、應該捨斷欲貪。……（中略）。」

「羅陀！凡為無常者……（中略）。」

23. 羅陀相應

「羅陀！凡為無常法者……（中略）。」
「羅陀！凡為苦者……（中略）。」
「羅陀！凡為苦法者……（中略）。」
「羅陀！凡為無我者……（中略）。」
「羅陀！凡為無我法者……（中略）。」
「羅陀！凡為滅盡法者……（中略）。」
「羅陀！凡為消散法者……（中略）。」
「羅陀！凡為集法者，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應該捨斷貪、應該捨斷欲貪。……（中略）。」

34. 滅法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尊者羅陀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請世尊簡要地教導我法，我聽聞世尊的法後，能住於獨處、隱退、不放逸、熱心、自我努力，那就好了！」

「羅陀！凡為滅法者，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應該捨斷貪、應該捨斷欲貪。

而，羅陀！什麼是滅法？羅陀！色是滅法，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中略）受是滅法，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中略）想是滅法，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中略）行是滅法，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中略）識是滅法，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中略）羅陀！凡為滅法者，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應該捨斷貪、應該捨斷欲貪。」

勸請品第三，其攝頌：

「魔與魔法，無常二則在後，
苦二說，無我亦如是，
滅盡、消散、集，滅法為第十二。」

近坐品(35-46)

35-45. 魔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世尊對尊者羅陀說這個：

「羅陀！凡為魔者，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應該捨斷貪、應該捨斷欲貪。

而，羅陀！什麼是魔？

羅陀！色是魔，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中略）識是魔，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中略），羅陀！凡為魔者，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應該捨斷貪，應該捨斷欲貪。」

「羅陀！凡為魔法者，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應該捨斷貪，應該捨斷欲貪。……（中略）。」

「羅陀！凡為無常者……（中略）。」

「羅陀！凡為無常法者……（中略）。」

「羅陀！凡為苦者……（中略）。」

「羅陀！凡為苦法者……（中略）。」

「羅陀！凡為無我者……（中略）。」

「羅陀！凡為無我法者……（中略）。」

「羅陀！凡為滅盡法者……（中略）。」

「羅陀！凡為消散法者……（中略）。」

「羅陀！凡為集法者，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應該捨斷貪，應該捨斷欲貪。……（中略）。」

46. 滅法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世尊對尊者羅陀說這個：

「羅陀！凡為滅法者，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應該捨斷貪、應該捨斷欲貪。」

23. 羅陀相應

而，羅陀！什麼是滅法？羅陀！色是滅法，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應該捨斷貪、應該捨斷欲貪；受……（中略）想……（中略）行……（中略）識是滅法，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應該捨斷貪、應該捨斷欲貪，羅陀！凡為滅法者，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應該捨斷貪，應該捨斷欲貪。」

近坐品第四，其攝頌：

「魔與魔法，無常二則在後，
苦二說，無我亦如是，
滅盡、消散、集，以滅法為十二。」
羅陀相應完成。

24. 見相應

入流品(1-18)

1. 風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祇樹林。

世尊說這個：

「比丘們！當有什麼時，執取什麼後，對什麼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風沒吹，河沒流，孕婦沒生，日月沒起落，如直立不動的石柱。』呢？」

「大德！我們的法是世尊為根本的、世尊為導引的、世尊為依歸的，大德！請世尊澄清所說的義理，那就好了！聽聞世尊的[教說]後，比丘們將會憶持。」

「比丘們！那樣的話，你們要聽！你們要好好作意！我將說了。」

「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說這個：

「比丘們！當有色時，執取色後，對色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風沒吹，河沒流，孕婦沒生，日月沒起落，如直立不動的石柱。』

當有受時……（中略）當有想時……當有行時……當有識時，執取識後，對識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風沒吹，河沒流，孕婦沒生，日月沒起落，如直立不動的石柱。』

比丘們！你們怎麼想：色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是苦的，或是樂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苦、變易法，不執取它後，會生起這樣的見：『風沒吹，河沒流，孕婦沒生，日月沒起落，如直立不動的石柱。』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受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想……行……識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是苦的，或是樂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苦、變易法，不執取它後，會生起這樣的見：『風沒吹，河沒流，孕婦沒生，日月沒起落，如直立不動的石柱。』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這裡，凡所見、所聞、所覺、所識、所得、所求、被意所隨行都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是苦的，或是樂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苦、變易法，不執取它後，會生起這樣的見：『風沒吹，河沒流，孕婦沒生，日月沒起落，如直立不動的石柱。』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比丘們！當聖弟子在這些地方捨斷困惑，捨斷苦的困惑，捨斷苦集困惑，捨斷苦滅的困惑，捨斷導向苦滅道跡的困惑，比丘們！這被稱為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的入流者聖弟子。」

2. 這是我的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當有什麼時，執取什麼後，對什麼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的真我。』呢？」

「大德！我們的法以世尊為根本……（中略）。」

「比丘們！當有色時，執取色後，對色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的真我。』

當有受時……（中略）當有想時……當有行時……當有識時，執取識後，對識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的真我。』

比丘們！你們怎麼想：色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受……想……行……識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中略）不執取它後，會生起這樣的見：『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的真我。』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這裡，凡所見、所聞、所覺、所識、所得、所求、**被意所隨行**都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是苦的，或是樂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苦、**變易法**，不執取它後，會生起這樣的見：『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的真我。』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比丘們！當聖弟子**在這些地方**捨斷困惑，捨斷苦的困惑.....（中略）捨斷導向苦滅道跡的困惑，比丘們！這被稱為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的入流者聖弟子。」

3. 彼-我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當有什麼時，執取什麼後，對什麼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彼是我者彼即是世間**，死後我會成為常的、堅固的、常恆的、不**變易法**。』呢？」

「大德！我們的法以**世尊**為根本.....（中略）。」

「比丘們！當有色時，執取色後，對色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彼是我者彼即是世間**，死後我會成為常的、堅固的、常恆的、不**變易法**。』

當有受時.....（中略）當有想時.....當有行時.....當有識時，執取識後，對識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彼是我者彼即是世間**，死後我會成為常的、堅固的、常恆的、不**變易法**。』

比丘們！你們怎麼想：色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中略）不執取它後，會生起這樣的見：『**彼是我者**.....（中略）不**變易法**。』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受.....想.....行.....識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中略）不執取它後，會生起這樣的見：『彼是我者……（中略）不變易法。』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這裡，凡所見、所聞、所覺、所識、所得、所求、被意所隨行都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中略）不執取它後，會生起這樣的見：『彼是我者彼即是世間，死後我會成為常的、堅固的、常恆的、不變易法。』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比丘們！當聖弟子在這些地方捨斷困惑，捨斷苦的困惑……（中略）捨斷導向苦滅道跡的困惑，比丘們！這被稱為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的入流者聖弟子。」

4. 那會非我所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當有什麼時，執取什麼後，對什麼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那不會是，那不會是我的；那必將不是，那必將不是我的。』嗎？」

「大德！我們的法以世尊為根本……（中略）。」

「比丘們！當有色時，執取色後，對色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那不會是，那不會是我的；那必將不是，那必將不是我的。』

當有受時……當有想時……當有行時……當有識時，執取識後，對識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那不會是，那不會是我的；那必將不是，那必將不是我的。』

比丘們！你們怎麼想：色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中略）不執取它後，會生起這樣的見：『那不會是，那不會是我的；那必將不是，那必將不是我的。』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受……想……行……識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 (中略) 不執取它後，會生起這樣的見：『那不會是，那不會是我的；那必將不是，那必將不是我的。』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這裡，凡所見、所聞、所覺、所識、所得、所求、[被意所隨行](#)都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 (中略) 不執取它後，會生起這樣的見：『那不會是，那不會是我的；那必將不是，那必將不是我的。』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比丘們！當聖弟子在這些地方捨斷困惑，捨斷苦的困惑，捨斷苦集困惑，捨斷苦滅的困惑，捨斷導向苦滅道跡的困惑，比丘們！這被稱為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的入流者聖弟子。」

5. 無布施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當有什麼時，執取什麼後，對什麼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無布施，無供養，無供物，無善作的、惡作的業之果與報，無此世，無他世，無母，無父，無化生眾生，在世間中無正行的、正行道的沙門、婆羅門以證智自作證後而宣說此世、他世；當四大所成的人死時，地歸於並沒入地身，水歸於並沒入水身，火歸於並沒入火身，風歸於並沒入風身，諸根轉入虛空，[四]人與長椅為第五抬走死者，念詞一直伴隨到火葬場，骨頭成為灰白色，祭品落下，布施即是愚者的教說，凡任何說有[布施之類]論者，全是虛偽的、虛妄戲論，愚者與賢智者以身體的崩解而被斷滅、消失；死後就不存在了。』呢？」

「大德！我們的法以世尊為根本..... (中略)。」

「比丘們！當有色時，執取色後，對色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無布施，無供養..... (中略) 以身體的崩解而被斷滅、消失；死後就不存在了。』

當有受時..... (中略) 當有想時..... 當有行時..... 當有識時，執取識後，對識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無布施，無供養..... (中略) 以身體的崩解而被斷滅、消失；死後就不存在了。』

比丘們！你們怎麼想：色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24. 見相應

「.....（中略）不執取它後，會生起這樣的見：『無布施，無供養.....（中略）以身體的崩解而被斷滅、消失；死後就不存在了。』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受.....想.....行.....識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中略）不執取它後，會生起這樣的見：『無布施，無供養.....（中略）以身體的崩解而被斷滅、消失；死後就不存在了。』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這裡，凡所見、所聞、所覺、所識、所得、所求、**被意所隨行**都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中略）不執取它後，會生起這樣的見：『無布施，無供養.....（中略）凡任何說有[布施之類]論者，全都是虛偽的、虛妄戲論，愚者與賢智者以身體的崩解而被斷滅、消失；死後就不存在了。』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比丘們！當**聖弟子在這些地方**捨斷困惑，捨斷苦的困惑.....（中略）捨斷導向苦滅道跡的困惑，比丘們！這被稱為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的入流者聖弟子。」

6. 作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當有什麼時，執取什麼後，對什麼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作、**使他作**，切斷、**使他切斷**，折磨拷打、**使他折磨拷打**，悲傷、使他悲傷，疲累、使他疲累，悸動、使他悸動，殺生，**未給予而取**、**入侵人家**、奪走掠奪物、**攔路搶劫**，誘拐人妻，說虛妄：無惡被作，如果以剃刀輪周邊使在這大地上的生類成為一肉聚、一肉堆，**從此因緣而無惡**，**無惡的[後果]傳來**；如果走恒河的南岸，殺、屠殺，切斷、使他切斷，折磨拷打、使他折磨拷打，從此因緣而無惡，**無惡的[後果]傳來**；如果走恒河的北岸，布施、使他布施，供養、使他供養，從此因緣而無福德，**無福德的[後果]傳來**；依布施，依調御，**依抑制**，依說真實，從此因緣而無福德，**無福德的[後果]傳來**。』呢？」

「**大德**！我們的法以**世尊**為根本.....（中略）」

24. 見相應

「比丘們！當有色時，執取色後，對色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作、使他作……（中略）無福德，無福德的[後果]傳來。』

當有受時……（中略）當有想時……當有行時……當有識時，執取識後，對識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作、使他作……（中略）無福德，無福德的[後果]傳來。』

比丘們！你們怎麼想：色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中略）不執取它後，會生起這樣的見：『作、使他作……（中略）無福德，無福德的[後果]傳來。』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受……想……行……識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中略）不執取它後，會生起這樣的見：『作、使他作……（中略）無福德，無福德的[後果]傳來。』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這裡，凡所見、所聞、所覺、所識、所得、所求、被意所隨行都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中略）不執取它後，會生起這樣的見：『作、使他作……（中略）無福德，無福德的[後果]傳來。』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比丘們！當聖弟子在這些地方捨斷困惑，捨斷苦的困惑……（中略）捨斷導向苦滅道跡的困惑，比丘們！這被稱為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的入流者聖弟子。」

7. 因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當有什麼時，執取什麼後，對什麼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對眾生的雜染來說，沒有因沒有緣，無因無緣眾生被污染；對眾生的清淨來說，沒有因沒有緣，無因無緣眾生被淨化；沒有力，沒有活力，沒有人的力量，沒有人的努力；一切眾生、一切生物類、一切生存類、一切生命無自在力，無力，無活力，被命運、意外、本性變化而在六等級中感受苦樂。』呢？」

24. 見相應

「大德！我們的法以世尊為根本……（中略）」

「比丘們！當有色時，執取色後，對色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沒有因沒有緣……（中略）感受苦樂。』

當有受時……（中略）當有想時……當有行時……當有識時，執取識後，對識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沒有因沒有緣……（中略）感受苦樂。』

比丘們！你們怎麼想：色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中略）變易法，不執取它後，會生起這樣的見：『沒有因沒有緣……（中略）感受苦樂。』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受……想……行……識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中略）不執取它後，會生起這樣的見：『沒有因沒有緣……（中略）感受苦樂。』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這裡，凡所見、所聞、所覺、所識、所得、所求、被意所隨行都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中略）不執取它後，會生起這樣的見：『沒有因沒有緣……（中略）感受苦樂。』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比丘們！當聖弟子在這些地方捨斷困惑，捨斷苦的困惑……（中略）捨斷導向苦滅道跡的困惑，比丘們！這被稱為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的入流者聖弟子。」

8. 大見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當有什麼時，執取什麼後，對什麼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有這七身，是非被作的、非被作種類的、非被創造的、無創造者的、不孕的、如直立的山頂、如直立不動的石柱，它們不動、不變易、不互相加害、不能夠互相[起]或樂或苦或樂與苦，哪七個呢？地身、水身、火身、風身、樂、苦，命為第七，

這七身是非被作的、非被作種類的、非被創造的、無創造者的、不孕的、如直立的山頂、如直立不動的石柱，它們不動、不變易、不互相加害、不能夠互相[起]或樂或苦或樂與苦，即使以銳利的刀切斷頭，也沒有奪任何生命，刀只這樣經七身旁邊的空隙進去。[另]有這一百四十萬最上首之胎，以及六千與六百，有五百種業、五種業、三種業、業、半業，有六十二道、六十二中間劫、六等級、人之八地、四千九百種邪命外道、四千九百種遊行者、四千九百種龍之住所、二千根、三千地獄、三十六塵界、七有想胎、七無想胎、七無結胎、七種天、七種人、七種惡鬼、七座湖、七種結節、七座斷崖又七百座斷崖、七種夢、七百種夢、八百四十萬大劫，不論愚者或賢智者，流轉輪迴後，將得到苦的結束，在那裡，「我將不以這戒德、禁戒、苦行、梵行使未熟之業成熟，或者以體驗再體驗除去成熟之業。」確實不是這樣，樂與苦已分配，輪迴的界限已定，不減少或增加，不超前或落後，猶如當線球投出，它逃離就被解開。同樣的，愚者或賢智者逃離苦與樂就被解開。』呢？」

「大德！我們的法以世尊為根本……（中略）」

「比丘們！當有色時，執取色後，對色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有這七身，是非被作的、非被作種類的……（中略）逃離苦與樂而就被解開。』

當有受時……（中略）當有想時……當有行時……當有識時，執取識後，對識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有這七身，是非被作的、非被作種類的……（中略）逃離苦與樂而就被解開。』

比丘們！你們怎麼想：色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中略）

「而凡為無常、苦、變易法，不執取它後，會生起這樣的見：『有這七身，是非被作的、非被作種類的……（中略）逃離苦與樂而就被解開。』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這裡，凡所見、所聞、所覺、所識、所得、所求、被意所隨行都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中略）不執取它後，會生起這樣的見：『有這七身，是非被作的、非被作種類的……（中略）逃離苦與樂而就被解開。』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比丘們！當聖弟子在這些地方捨斷困惑，捨斷苦的困惑……（中略）捨斷導向苦滅道跡的困惑，比丘們！這被稱為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的入流者聖弟子。」

9. 常恆之見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當有什麼時，執取什麼後，對什麼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世界是常恆的。』呢？」

「大德！我們的法以世尊為根本……（中略）。」

「比丘們！當有色時，執取色後，對色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世界是常恆的。』

當有受時……（中略）當有想時……當有行時……當有識時，執取識後，對識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世界是常恆的。』

比丘們！你們怎麼想：色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中略）變易法，不執取它後，會生起這樣的見：『世界是常恆的。』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受……想……行……識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中略）變易法，不執取它後，會生起這樣的見：『世界是常恆的。』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這裡，凡所見、所聞、所覺、所識、所得、所求、被意所隨行都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是苦的，或是樂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苦、變易法，不執取它後，會生起這樣的見：『世界是常恆的。』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比丘們！當聖弟子在這些地方捨斷困惑，捨斷苦的困惑……（中略）捨斷導向苦滅道跡的困惑，比丘們！這被稱為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的入流者聖弟子。」

10. 非常恆之見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當有什麼時，執取什麼後，對什麼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世界是非常恆的。』呢？」

「大德！我們的法以世尊為根本……（中略）。」

「比丘們！當有色時……（中略）。」……

「識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中略）不執取它後，會生起這樣的見：『世界是非常恆的。』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這裡，凡所見、所聞、所覺、所識、所得、所求、被意所隨行都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中略）不執取它後，會生起這樣的見：『世界是非常恆的。』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比丘們！當聖弟子在這些地方捨斷困惑，捨斷苦的困惑……（中略）捨斷導向苦滅道跡的困惑，比丘們！這被稱為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的入流者聖弟子。」

11. 有邊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當有什麼時，執取什麼後，對什麼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世界是有邊的。』呢？」

「大德！我們的法以世尊為根本……（中略）。」……

「……決定、以正覺為彼岸的入流者聖弟子。」

12. 無邊經

起源於舍衛城。

24. 見相應

「比丘們！當有什麼時，執取什麼後，對什麼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世界是無邊的。』呢？」

「大德！我們的法以世尊為根本……（中略）。」……

「……決定、以正覺為彼岸的入流者聖弟子。」

13. 命即是身體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當有什麼時，執取什麼後，對什麼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命即是身體。』呢？」

「大德！我們的法以世尊為根本……（中略）。」……

「……決定、以正覺為彼岸的入流者聖弟子。」

14. 命是一身體是另一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當有什麼時，執取什麼後，對什麼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命是一身體是另一。』呢？」

「大德！我們的法以世尊為根本……（中略）。」……

「……決定、以正覺為彼岸的入流者聖弟子。」

15. 如來存在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當有什麼時，執取什麼後，對什麼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死後如來存在。』呢？」

「大德！我們的法以世尊為根本……（中略）。」……

「……決定、以正覺為彼岸的入流者聖弟子。」

16. 死後如來不存在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當有什麼時，執取什麼後，對什麼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死後如來不存在。』呢？」

「大德！我們的法以世尊為根本……（中略）。」……

「……決定、以正覺為彼岸的入流者聖弟子。」

17. 死後如來存在且不存在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當有什麼時，執取什麼後，對什麼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死後如來存在且不存在。』呢？」

「大德！我們的法以世尊為根本……（中略）。」……

「……決定、以正覺為彼岸的入流者聖弟子。」

18. 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當有什麼時，執取什麼後，對什麼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呢？」

「大德！我們的法以世尊為根本……（中略）。」

「比丘們！當有色時，執取色後，對色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中略）

比丘們！你們怎麼想：色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中略）變易法，不執取它後，會生起這樣的見：『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這裡，凡所見、所聞、所覺、所識、所得、所求、被意所隨行都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24. 見相應

「無常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是苦的，或是樂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苦、變易法，不執取它後，會生起這樣的見：『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比丘們！當聖弟子在這些地方捨斷困惑，捨斷苦的困惑，捨斷苦集的困惑，捨斷苦滅的困惑，捨斷導向苦滅道跡的困惑，比丘們！這被稱為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的入流者聖弟子。」

入流品十八則解說終了，其攝頌：

「風、這是我的，彼我、那不會是我的，

無、作與因，以大見為第八，

世間常恆或非常恆，有邊，

無邊，命即是身體，

命是一身體是另一，

死後如來存在，

死後如來不存在，

[死後如來存在且不存在，]

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

第二行品(19-44)

19. 風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當有什麼時，執取什麼後，對什麼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風沒吹，河沒流，孕婦沒生，日月沒起落，如直立不動的石柱。』呢？」

「大德！我們的法以世尊為根本……（中略）。」

「比丘們！當有色時，執取色後，對色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風沒吹……（中略）如直立不動的石柱。』

當有受時……（中略）當有想時……（中略）當有行時……當有識時，執取識後，對識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風沒吹……（中略）如直立不動的石柱。』

比丘們！你們怎麼想：色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中略）

「……變易法，不執取它後，會生起這樣的見：『風沒吹……（中略）如直立不動的石柱。』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這樣，比丘們！當有苦時，執取苦後，對苦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風沒吹……（中略）如直立不動的石柱。』」

「受……想……行……識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中略）

「……變易法，不執取它後，會生起這樣的見：『風沒吹……（中略）如直立不動的石柱。』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這樣，比丘們！當有苦時，執取苦後，對苦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風沒吹，河沒流，孕婦沒生，日月沒起落，如直立不動的石柱。』」

20-36. 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經

([十七經]應該如前品十八經解說使之詳細)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當有什麼時，執取什麼後，對什麼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呢？」

「**大德**！我們的法以**世尊**為根本……（中略）。」

「比丘們！當有色時，執取色後，對色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

當有受時……（中略）當有想時……（中略）當有行時……當有識時，執取識後，對識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

比丘們！你們怎麼想：色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24. 見相應

..... (中略)

「.....變易法，不執取它後，會生起這樣的見：『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這樣，比丘們！當有苦時，執取苦後，對苦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

「受.....想.....行.....識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 (中略)

「.....變易法，不執取它後，會生起這樣的見：『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這樣，比丘們！當有苦時，執取苦後，對苦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

37. 有色的-我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當有什麼時，執取什麼後，對什麼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我是有色的，死後無病。』呢？」

「大德！我們的法以世尊為根本..... (中略)。」

「比丘們！當有色時，執取色後，對色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我是有色的，死後無病。』

當有受時..... (中略) 當有想時.....當有行時.....當有識時，執取識後，對識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我是有色的，死後無病。』

比丘們！你們怎麼想：色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 (中略) 變易法，不執取它後，會生起這樣的見：『我是有色的，死後無病。』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這樣，比丘們！當有苦時，執取苦後，對苦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我是有色的，死後無病。』」

24. 見相應

「受……（中略）」……

「大德！這確實不是。」

「這樣，比丘們！當有苦時，執取苦後，對苦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我是有色的，死後無病。』」

38. 無色的-我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當有什麼時，執取什麼後，對什麼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我是無色的，死後無病。』呢？」……（中略）

39. 有色的-與無色的-我經

起源於舍衛城。

「……『我是有色的與無色的，死後無病。』呢？」……（中略）

40. 非有色的非無色的-我經

「……『我是非有色的非無色的，死後無病。』呢？」……（中略）

41. 一向樂的經

「……『我是一向樂的，死後無病。』呢？」……（中略）

42. 一向苦的經

「……『我是一向苦的，死後無病。』呢？」……（中略）

43. 樂的與苦的經

「.....『我是樂的與苦的，死後無病。』呢？」.....（中略）

44. 不苦不樂經

「.....『我是不苦不樂的，死後無病。』呢？」

「大德！我們的法以世尊為根本.....（中略）。」

「比丘們！當有色時，執取色後，對色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我是不苦不樂的，死後無病。』

當有受時.....（中略）當有想時.....當有行時.....當有識時，執取識後，對識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我是不苦不樂的，死後無病。』

比丘們！你們怎麼想：色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中略）變易法，不執取它後，會生起這樣的見：『我是不苦不樂的，死後無病。』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這樣，比丘們！當有苦時，執取苦後，對苦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我是不苦不樂的，死後無病。』」

「受.....想.....行.....識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中略）變易法，不執取它後，會生起這樣的見：『我是不苦不樂的，死後無病。』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這樣，比丘們！當有苦時，執取苦後，對苦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我是不苦不樂的，死後無病。』」

中略第二[第二行品]，其攝頌：

「風、這是我的，彼我、那不會是我的，

無、作與因，以大見為第八，

恆或非恆，被稱為有邊或無邊，

命即與命異，以如來四則，

我是有色與我是無色，我是有色與無色，

我是非有色非無色，我是一向樂的，
我是一向苦的，我是樂的與苦的，
我是不苦不樂的，死後無病，
這二十六經，為第二回所說。」

第三行品(45-70)

45. 無風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當有什麼時，執取什麼後，對什麼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風沒吹，河沒流，孕婦沒生，日月沒起落，如直立不動的石柱。』呢？」

「大德！我們的法以世尊為根本……（中略）。」

「比丘們！當有色時，執取色後，對色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風沒吹……（中略）如直立不動的石柱。』

當有受時……（中略）當有想時……（中略）當有行時……當有識時，執取識後，對識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風沒吹……（中略）如直立不動的石柱。』

比丘們！你們怎麼想：色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中略）

「……變易法，不執取它後，會生起這樣的見：『風沒吹……（中略）如直立不動的石柱。』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這樣，比丘們！凡為無常的則是苦的，當有那些時，執取那個後，則生起這樣的見：『風沒吹，河沒流，孕婦沒生，日月沒起落，如直立不動的石柱。』」

「受……想……行……識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中略）

「……變易法，不執取它後，會生起這樣的見：『風沒吹……（中略）如直立不動的石柱。』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這樣，比丘們！凡為無常的則是苦的，當有那些時，執取那個後，則生起這樣的見：『風沒吹……（中略）如直立不動的石柱。』」

46-70. 不苦不樂經

(應該如第二品二十四經解說使之完成)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當有什麼時，執取什麼後，對什麼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我是不苦不樂的，死後無病。』呢？」

「大德！我們的法以世尊為根本……（中略）。」

「比丘們！當有色時，執取色後，對色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我是不苦不樂的，死後無病。』」

當有受時……（中略）當有想時……（中略）當有行時……當有識時，執取識後，對識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我是不苦不樂的，死後無病。』

比丘們！你們怎麼想：色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中略）

「……變易法，不執取它後，會生起這樣的見：『我是不苦不樂的，死後無病。』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這樣，比丘們！凡為無常的則是苦的，當有那些時，執取那個後，則生起這樣的見：『我是不苦不樂的，死後無病。』」

「受……想……行……識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中略）

「……變易法，不執取它後，會生起這樣的見：『我是不苦不樂的，死後無病。』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這樣，比丘們！凡為無常的則是苦的，當有那些時，執取那個後，則生起這樣的見：『我是不苦不樂的，死後無病。』」

第三中略。

第四行品(71-96)

71. 無風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當有什麼時，執取什麼後，對什麼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風沒吹，河沒流，孕婦沒生，日月沒起落，如直立不動的石柱。』呢？」

「大德！我們的法以世尊為根本……（中略）。」

「比丘們！當有色時，執取色後，對色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風沒吹……（中略）如直立不動的石柱。』

當有受時……（中略）當有想時……（中略）當有行時……當有識時，執取識後，對識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風沒吹……（中略）如直立不動的石柱。』

比丘們！你們怎麼想：色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是苦的，或是樂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苦、變易法，你們適合認為：『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的真我。』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受……想……行……識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是苦的，或是樂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苦、變易法，你們認為：『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的真我。』是否適當的呢？」

「大德！這確實不是。」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凡任何色：過去、未來、現在，或內、或外，或粗、或細，或下劣、或勝妙，或遠、或近，所有色：『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這個應該以正確之慧如實被看見。」

凡任何受……凡任何想……凡任何行……凡任何識：過去、未來、現在，或內、或外，或粗、或細，或下劣、或勝妙，或遠、或近，所有識：『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這個應該以正確之慧如實被看見。

[比丘們！]這麼看的……（中略）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72-96. 不苦不樂經

（應該如第二品二十四經解說使之完成）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當有什麼時，執取什麼後，對什麼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我是不苦不樂的，死後無病。』呢？」

「大德！我們的法以世尊為根本……（中略）。」

「比丘們！當有色時，執取色後，對色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我是不苦不樂的，死後無病。』」

當有受時……（中略）當有想時……（中略）當有行時……當有識時，執取識後，對識執著，則生起這樣的見：『我是不苦不樂的，死後無病。』

比丘們！你們怎麼想：色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是苦的，或是樂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苦、變易法，你們適合認為：『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的真我。』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受……想……行……識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是苦的，或是樂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苦、變易法，你們認為：『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的真我。』是否適當的呢？」

「大德！這確實不是。」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凡任何色：過去、未來、現在，或內、或外，或粗、或細，或下劣、或勝妙，或遠、或近，所有色：『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

24. 見相應

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這個應該以正確之慧如實被看見。

凡任何受……凡任何想……凡任何行……凡任何識：過去、未來、現在，或內、或外，或粗、或細，或下劣、或勝妙，或遠、或近，所有識：『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這個應該以正確之慧如實被看見。

比丘們！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色上厭，在受上厭，在想上厭，在行上厭，在識上厭；厭者離染，從離貪而被解脫，在已解脫時，有『[這是]解脫』之智，他知道：『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見相應，]其攝頌：

「第一行有十八則解說，
第二行有二十六則解說，
第三行有二十六則解說，
第四行有二十六則解說。」

見相應完成。

25. 入相應

1. 眼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眼是無常的、變易、變異；耳是無常的、變易、變異；鼻是無常的、變易、變異；舌是無常的、變易、變異；身是無常的、變易、變異；意是無常的、變易、變異。」

比丘們！凡這樣信與勝解這些法者，這被稱為已進入正性決定、已進入善土地、超越凡夫地的隨信行者，他不可能會造那些往生地獄、畜生界、餓鬼界的業，不可能到死時還不證入流果。

比丘們！凡以慧這樣足夠地沈思而接受這些法者，這被稱為已進入正性決定、已進入善土地、超越凡夫地的隨法行者，他不可能會造那些往生地獄、畜生界、餓鬼界的業，不可能到死時還不證入流果。

比丘們！凡這麼知、這麼見這些法者，這被稱為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的入流者。」

2. 色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色是無常的、變易、變異；聲是無常的、變易、變異；氣味是無常的、變易、變異；味道是無常的、變易、變異；所觸是無常的、變易、變異；法是無常的、變易、變異。」

比丘們！這樣信與勝解這些法者，這被稱為已進入正性決定、已進入善土地、超越凡夫地的隨信行者，他不可能會造那些往生地獄、畜生界、餓鬼界的業，不可能到死時還不證入流果。

比丘們！凡以慧這樣足夠地沈思而接受這些法者，這被稱為已進入正性決定、已進入善土地、超越凡夫地的隨法行者，他不可能會造那些往生地獄、畜生界、餓鬼界的業，不可能到死時還不證入流果。

比丘們！凡這麼知、這麼見這些法者，這被稱為不墮惡趣法、決定、以正覺為彼岸的入流者。」

3. 識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眼識是無常的、變易、變異；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是無常的、變易、變異。

比丘們！……（中略）以正覺為彼岸的入流者。」

4. 觸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眼觸是無常的、變易、變異；耳觸……鼻觸……舌觸……身觸……意觸是無常的、變易、變異。

比丘們！這樣信與勝解這些法者，這被稱為已進入正性決定、已進入善土地、超越凡夫地的隨信行者……（中略）以正覺為彼岸的入流者。」

5. 觸所生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眼觸所生受是無常的、變易、變異；耳觸所生受……（中略）鼻觸所生受……（中略）舌觸所生受……（中略）身觸所生受……（中略）意觸所生受是無常的、變易、變異。

比丘們！這樣信與勝解這些法者，這被稱為已進入正性決定、已進入善土地、超越凡夫地的隨信行者……（中略）以正覺為彼岸的入流者。」

6. 色之想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色之想是無常的、變易、變異；聲之想……氣味之想……味道之想……所觸之想……法之想是無常的、變易、變異。

25. 入相應

比丘們！這樣信與勝解這些法者，這被稱為已進入正性決定、已進入善土地、超越凡夫地的隨信行者……（中略）以正覺為彼岸的入流者。」

7. 色之思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色之思是無常的、變易、變異；聲之思……氣味之思……味道之思……所觸之思……法之思是無常的、變易、變異。

比丘們！這樣信與勝解這些法者，這被稱為已進入正性決定、已進入善土地、超越凡夫地的隨信行者……（中略）以正覺為彼岸的入流者。」

8. 色之渴愛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色之渴愛是無常的、變易、變異；聲之渴愛……氣味之渴愛……味道之渴愛……所觸之渴愛……法之渴愛是無常的、變易、變異。

比丘們！這樣信與勝解這些法者，這被稱為已進入正性決定、已進入善土地、超越凡夫地的隨信行者……（中略）以正覺為彼岸的入流者。」

9. 地界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地界是無常的、變易、變異；水界……火界……風界……虛空界……識界是無常的、變易、變異。

比丘們！這樣信與勝解這些法者，這被稱為已進入正性決定、已進入善土地、超越凡夫地的隨信行者……（中略）以正覺為彼岸的入流者。」

10. 蘊經

起源於舍衛城。

25. 入相應

「比丘們！色是無常的、變易、變異；受是無常的、變易、變異；想……行是無常的、變易、變異；識是無常的、變易、變異。

比丘們！凡這樣信與勝解這些法者，這被稱為已進入正性決定、已進入善土地、超越凡夫地的隨信行者，他不可能會造那些往生地獄、畜生界、餓鬼界的業，不可能到死時還不證入流果。

比丘們！凡以慧這樣足夠地沈思而接受這些法者，這被稱為已進入正性決定、已進入善土地、超越凡夫地的隨法行者，他不可能會造那些往生地獄、畜生界、餓鬼界的業，不可能到死時還不證入流果。

比丘們！凡這麼知、這麼見這些法者，這被稱為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的入流者。」

入相應完成，其攝頌：

「眼、色、識，觸與受，
想、思、渴愛，界與蘊，它們為十則。」

26. 生相應

1. 眼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凡眼的生起、存續、生出、顯現，這是苦的生起、病的存續、老死的顯現。」

凡耳的生起、存續……（中略）凡鼻的生起、存續……（中略）凡舌的生起、存續……（中略）凡身的生起、存續……（中略）凡意的生起、存續、生出、顯現，這是苦的生起，病的存續，老死的顯現。

比丘們！而凡眼的滅、平息、滅沒，這是苦的滅、病的平息、老死的滅沒。

凡耳的滅……（中略）凡鼻的滅……（中略）凡舌的滅……（中略）凡身的滅……（中略）凡意的滅、平息、滅沒，這是苦的滅、病的平息、老死的滅沒。」

2. 色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凡色的生起、存續、生出、顯現，這是苦的生起、病的存續、老死的顯現。」

凡聲的生起、存續……（中略）凡氣味的生起、存續……（中略）凡味道的生起、存續……（中略）凡所觸的生起、存續……（中略）凡法的生起、存續、生出、顯現，這是苦的生起，病的存續，老死的顯現。

比丘們！而凡色的滅、平息、滅沒，這是苦的滅、病的平息、老死的滅沒。

凡聲的……（中略）凡氣味的……（中略）凡味道的……（中略）凡所觸的……（中略）凡法的滅、平息、滅沒，這是苦的滅、病的平息、老死的滅沒。」

3. 識經

起源於舍衛城。

26. 生相應

「比丘們！凡眼識的生起、存續……（中略）老死的顯現。……（中略）凡意識的生起、存續……（中略）老死的顯現。

比丘們！而凡眼識的滅……（中略）老死的滅沒。……（中略）凡意識的滅……（中略）老死的滅沒。」

4. 觸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凡眼觸的生起、存續……（中略）老死的顯現。……（中略）凡意觸的生起、存續……（中略）老死的顯現。

比丘們！而凡眼觸的滅……（中略）老死的滅沒。……（中略）凡意觸的滅……（中略）老死的滅沒。」

5. 被觸所生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凡被眼觸所生受的生起、存續……（中略）老死的顯現。……（中略）凡被意觸所生受的生起、存續……（中略）老死的顯現。

比丘們！而凡被眼觸所生受的滅……（中略）老死的滅沒。……（中略）凡被意觸所生受的滅、平息、滅沒，這是苦的滅、病的平息、老死的滅沒。」

6. 想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凡色想的生起、存續……（中略）老死的顯現。……（中略）凡法想的生起、存續、生出、顯現，這是苦的生起、病的存續、老死的顯現

比丘們！而凡色想的滅……（中略）老死的滅沒。……（中略）凡法想的滅、平息、滅沒，這是苦的滅、病的平息、老死的滅沒。」

7. 思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凡色思的生起、存續……（中略）老死的顯現。……（中略）凡法思的**生起**、存續、生出、顯現，這是苦的生起、病的存續、老死的顯現。

比丘們！而凡色思的滅……（中略）老死的滅沒。……（中略）凡法思的**滅**、平息、滅沒，這是苦的滅、病的平息、老死的滅沒。」

8. 渴愛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凡色之渴愛的生起、存續……（中略）老死的顯現。……（中略）凡法之渴愛的**生起**、存續、生出、顯現，這是苦的生起、病的存續、老死的顯現。

比丘們！而凡色之渴愛的滅……（中略）老死的滅沒。……（中略）凡法之渴愛的**滅**、平息、滅沒，這是苦的滅、病的平息、老死的滅沒。」

9. 界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凡地界的**生起**、存續、生出、顯現……（中略）老死的顯現。凡水界的……（中略）凡火界的……（中略）凡風界的……（中略）凡虛空界的……（中略）凡識界的生起、存續、再生、顯現，這是苦的生起，病的存續，老死的顯現。

比丘們！而凡地界的滅……（中略）老死的滅沒。凡水界的滅……（中略）凡火界的滅……（中略）凡風界的滅……（中略）凡虛空界的滅……（中略）凡識界的**滅**、平息、滅沒，這是苦的滅、病的平息、老死的滅沒。」

10. 蘊經

起源於舍衛城。

26. 生相應

「比丘們！凡色的生起、存續、生出、顯現，這是苦的生起、病的存續、老死的顯現。

凡受的……（中略）凡想的……（中略）凡行的……（中略）凡識的生起、存續、再生、顯現，這是苦的生起，病的存續，老死的顯現。

比丘們！而凡色的滅、平息、滅沒，這是苦的滅、病的平息、老死的滅沒。

凡受的……（中略）凡想的……（中略）凡行的……（中略）凡識的滅、平息、滅沒，這是苦的滅、病的平息、老死的滅沒。」

生相應完成，其攝頌：

「眼、色、識，觸與受，
想、思、渴愛，界與蘊，它們為十則。」

27. 雜染相應

1. 眼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凡在眼上的欲貪是心的隨雜染；凡在耳上的欲貪是心的隨雜染；凡在鼻上的欲貪是心的隨雜染；凡在舌上的欲貪是心的隨雜染；凡在身上的欲貪是心的隨雜染；凡在意上的欲貪是心的隨雜染。」

比丘們！當比丘在這六處上捨斷心的隨雜染，則有傾向離欲的心；已遍修習離欲的心，可以認為在應該以證智作證的諸法上是適合作業的。」

2. 色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凡在色上的欲貪是心的隨雜染；凡在聲音上.....（中略）凡在氣味上.....（中略）凡在味道上.....（中略）凡在所觸上.....（中略）凡在法上的欲貪是心的隨雜染。」

比丘們！當比丘在這六處上捨斷心的隨雜染，則有傾向離欲的心；已遍修習離欲的心，可以認為在應該以證智作證的諸法上是適合作業的。」

3. 識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凡在眼識上的欲貪是心的隨雜染；凡在耳識上.....（中略）凡在鼻識上.....（中略）凡在舌識上.....（中略）凡在身識上.....（中略）凡在意識上的欲貪是心的隨雜染。」

比丘們！當比丘在這六處上捨斷心的隨雜染，則有傾向離欲的心；已遍修習離欲的心，可以認為在應該以證智作證的諸法上是適合作業的。」

4. 觸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凡在眼觸上的欲貪是心的隨雜染；凡在耳觸上……（中略）凡在鼻觸上……（中略）凡在舌觸上……（中略）凡在身觸上……（中略）凡在意觸上的欲貪是心的隨雜染。

比丘們！當比丘……（中略）在應該以證智作證的諸法上是適合作業的。」

5. 被觸所生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凡在被眼觸所生受上的欲貪是心的隨雜染；凡在被耳觸所生受上……（中略）凡在被鼻觸所生受上……（中略）凡在被舌觸所生受上……（中略）凡在被身觸所生受上……（中略）凡在被意觸所生受上的欲貪是心的隨雜染。

比丘們！當比丘……（中略）在應該以證智作證的諸法上是適合作業的。」

6. 想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凡在色想上的欲貪是心的隨雜染；凡在聲想上……（中略）凡在氣味想上……（中略）凡在味道想上……（中略）凡在所觸想上……（中略）凡在法想上的欲貪是心的隨雜染。

比丘們！當比丘……（中略）在應該以證智作證的諸法上是適合作業的。」

7. 思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凡在色思上的欲貪是心的隨雜染；凡在聲思上……（中略）凡在氣味思上……（中略）凡在味道思上……（中略）凡在所觸思上……（中略）凡在法思上的欲貪是心的隨雜染。

27. 雜染相應

比丘們！當比丘……（中略）在應該以證智作證的諸法上是適合作業的。」

8. 渴愛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凡在色之渴愛上的欲貪是心的隨雜染；凡在聲之渴愛上……（中略）凡在氣味之渴愛上……（中略）凡在味道之渴愛上……（中略）凡在所觸之渴愛上……（中略）凡在法之渴愛上的欲貪是心的隨雜染。

比丘們！當比丘……（中略）在應該以證智作證的諸法上是適合作業的。」

9. 界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凡在地界上的欲貪是心的隨雜染；凡在水界上……（中略）凡在火界上……（中略）凡在風界上……（中略）凡在虛空界上……（中略）凡在識界上的欲貪是心的隨雜染。

比丘們！當比丘在這六處上捨斷心的隨雜染，則有傾向離欲的心；已遍修習離欲的心，可以認為在應該以證智作證的諸法上是適合作業的。」

10. 蘊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凡在色上的欲貪是心的隨雜染；凡在受上……（中略）凡在想上……（中略）凡在行上……（中略）凡在識上的欲貪是心的隨雜染。

比丘們！當比丘在這五處上捨斷心的隨雜染，則有傾向離欲的心；已遍修習離欲的心，可以認為在應該以證智作證的諸法上是適合作業的。」

雜染相應完成，其攝頌：

「眼、色、識，觸與受，
想、思、渴愛，界與蘊，它們為十則。」

28. 舍利弗相應

1. 離而生經

有一次，尊者舍利弗住在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

那時，尊者舍利弗在午前時穿好衣服、取衣鉢後，為了托鉢進入舍衛城。在舍衛城為了托鉢而行後，用餐之後，已從施食返回，為了白天的住處去盲者的樹林，進入盲者的樹林後，坐在某顆樹下為白天的住處。

那時，尊者舍利弗在傍晚時，從獨坐中出來，去祇樹給孤獨園。尊者阿難看見正從遠處走來的尊者舍利弗。看見後，對尊者舍利弗說這個：

「舍利弗學友！你諸根明淨，臉色清淨、皎潔，今日尊者舍利弗以什麼住處而住呢？」

「學友！這裡，從離欲、離不善法後，我進入後住於有尋、有伺，離而生喜、樂的初禪，學友！我不這麼想：『我進入初禪。』或『我已進入初禪。』或『我已從初禪出來。』」

「這樣是因為對尊者舍利弗來說，已長久善根除我作、我所作、慢煩惱潛在趨勢，因此，尊者舍利弗不這麼想：『我進入初禪。』或『我已進入初禪。』或『我已從初禪出來。』」

2. 無尋經

起源於舍衛城。

尊者阿難看見.....（中略）對尊者舍利弗說這個：

「舍利弗學友！你諸根明淨，臉色清淨、皎潔，今日尊者舍利弗以什麼住處而住呢？」

「學友！這裡，從尋與伺的平息，自身內的明淨，一心，我進入後住於無尋、無伺，定而生喜、樂的第二禪，學友！我不這麼想：『我進入第二禪。』或『我已進入第二禪。』或『我已從第二禪出來。』」

「這樣是因為對尊者舍利弗來說，已長久善根除我作、我所作、慢煩惱潛在趨勢，因此，尊者舍利弗不這麼想：『我進入第二禪。』或『我已進入第二禪。』或『我已從第二禪出來。』」

3. 喜經

起源於舍衛城。

尊者阿難看見.....（中略）「舍利弗學友！你諸根明淨，臉色清淨、皎潔，今日尊者舍利弗以什麼住處而住呢？」

「學友！這裡，以喜的褪去與住於平靜，有念、正知，以身體感受樂，我進入後住於這聖弟子宣說：『他是平靜、具念、住於樂者』的第三禪，學友！我不這麼想：『我進入第三禪。』或『我已進入第三禪。』或『我已從第三禪出來。』」

「這樣是因為對尊者舍利弗來說，已長久善根除我作、我所作、慢煩惱潛在趨勢，因此，尊者舍利弗不這麼想：『我進入第三禪。』或『我已進入第三禪。』或『我已從第三禪出來。』」

4. 平靜經

起源於舍衛城。

尊者阿難看見.....（中略）「舍利弗學友！你諸根明淨，臉色清淨、皎潔，今日尊者舍利弗以什麼住處而住呢？」

「學友！這裡，以樂的捨斷與苦的捨斷，及以之前喜悅與憂的滅沒，我進入後住於不苦不樂，由平靜而念遍淨的第四禪，學友！我不這麼想：『我進入第四禪。』或『我已進入第四禪。』或『我已從第四禪出來。』」

「這樣是因為對尊者舍利弗來說，已長久善根除我作、我所作、慢煩惱潛在趨勢，因此，尊者舍利弗不這麼想：『我進入第四禪。』或『我已進入第四禪。』或『我已從第四禪出來。』」

5. 虛空無邊處經

起源於舍衛城。

尊者阿難看見.....（中略）。

「學友！這裡，以一切色想的超越，以有對想的滅沒，以不作意種種想[而知]：『虛空是無邊的』，我進入後住於虛空無邊處.....（中略）。」

28. 舍利弗相應

「.....（中略）[或『我已從虛空無邊處】出來。』」

6. 識無邊處經

起源於舍衛城。

尊者阿難看見.....（中略）。

「學友！這裡，超越一切虛空無邊處後[而知]：『識是無邊的』，我進入後住於識無邊處.....（中略）。」

「.....（中略）[或『我已從識無邊處】出來。』」

7. 無所有處經

起源於舍衛城。

尊者阿難看見.....（中略）。

「學友！這裡，超越一切識無邊處後[而知]：『什麼都沒有』，我進入後住於無所有處.....（中略）。」

「.....（中略）[或『我已從無所有處】出來。』」

8. 非想非非想處經

起源於舍衛城。

尊者阿難看見.....（中略）。

「學友！這裡，超越一切無所有處後，我進入後住於非想非非想處.....（中略）。」

「.....（中略）[或『我已從非想非非想處】出來。』」

9. 滅等至經

起源於舍衛城。

尊者阿難看見.....（中略）。

「學友！這裡，超越一切非想非非想處後，我進入後住於想受滅，學友！我不這麼想：『我進入想受滅。』或『我已進入想受滅。』或『我已從想受滅出來。』」

「這樣是因為對尊者舍利弗來說，已長久善根除我作、我所作、慢煩惱潛在趨勢，因此，尊者舍利弗不這麼想：『我進入想受滅。』或『我已進入想受滅。』或『我已從想受滅出來。』」

10. 淨口經

有一次，尊者舍利弗住在王舍城栗鼠飼養處的竹林中。

那時，尊者舍利弗在午前時穿好衣服、取衣鉢後，為了托鉢進入王舍城。

在王舍城為了托鉢次第而行後，靠著某個牆下食用施食。

那時，女遊行者淨口去見尊者舍利弗。抵達後，對尊者舍利弗說這個：

「沙門！你俯口而食嗎？」

「姊妹！我非俯口而食。」

「沙門！那樣的話，你仰口而食嗎？」

「姊妹！我非仰口而食。」

「沙門！那樣的話，你口朝四方而食嗎？」

「姊妹！我非口朝四方而食。」

「沙門！那樣的話，你口朝四方的中間方向而食嗎？」

「姊妹！我非口朝四方的中間方向而食。」

「當被像這樣問：『沙門！你俯口而食嗎？』你說：『姊妹！我非俯口而食。』當被像這樣問：『沙門！那樣的話，你仰口而食嗎？』你說：『姊妹！我非仰口而食。』當被像這樣問：『沙門！那樣的話，你口朝四方而食嗎？』你說：『姊妹！我非口朝四方而食。』當被像這樣問：『沙門！那樣的話，你口朝四方的中間方向而食嗎？』你說：『姊妹！我非口朝四方的中間方向而食。』那麼，沙門！你如何食？」

「姊妹！凡任何沙門或婆羅門以宅地明的畜生明邪命謀生，姊妹！這些被稱為沙門、婆羅門『俯口而食』。」

「姊妹！凡任何沙門或婆羅門以占星術的畜生明邪命謀生，姊妹！這些被稱為沙門、婆羅門『仰口而食』。」

28. 舍利弗相應

姊妹！凡任何沙門或婆羅門以從事當信差來往邪命謀生，姊妹！這些被稱為沙門、婆羅門『口朝四方而食』。

姊妹！凡任何沙門或婆羅門以手足占相的畜生明邪命謀生，姊妹！這些被稱為沙門、婆羅門『口朝四方的中間方向而食』。

姊妹！我不以宅地明的畜生明邪命謀生；不以占星術的畜生明邪命謀生；不以從事當信差來往邪命謀生；不以手足占相的畜生明邪命謀生，我依法遍求乞食，依法遍求乞食後而食。」

那時，女遊行者淨口到王舍城，從街道到街道；從十字路口到十字路口，四處宣傳：

「屬於釋迦人之子的沙門食如法之食物，屬於釋迦人之子的沙門食無過失之食物，請施與屬於釋迦人之子的沙門食物。」

舍利弗相應完成，其攝頌：

「離而生、無尋，喜、第四則平靜，

空、識，無所有、非非想，

第九說滅，以及第十則淨口。」

29. 龍相應

1. 單純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有這四種龍的出生(胎)，哪四種呢？卵生龍、胎生龍、濕生龍、化生龍，比丘們！這些是四種龍的出生(胎)。」

2. 更勝妙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有這四種龍的出生(胎)，哪四種呢？卵生龍、胎生龍、濕生龍、化生龍。比丘們！在那裡，胎生、濕生、化生龍比卵生龍更勝妙；比丘們！在那裡，濕生、化生龍比胎生、卵生龍更勝妙；比丘們！在那裡，化生龍比卵生、胎生、濕生龍更勝妙，比丘們！這些是四種龍的出生(胎)。」

3. 布薩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

那時，某位比丘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什麼因、什麼緣，依此而這裡一些卵生龍入布薩，成為捨棄身體者呢？」

「比丘！這裡，一些卵生龍這麼想：『以前，我們是以身作善惡二重者，以語作善惡二重者，以意作善惡二重者，以那些身作善惡二重，以語作善惡二重，以意作善惡二重，我們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卵生龍為同伴，今日，如果我們以身行善行，以語行善行，以意行善行，這樣，我們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來吧！現在，讓我們以身行善行，以語行善行，以意行善

29. 龍相應

行。』比丘！這是因、這是緣，依此而這裡一些卵生龍入布薩，成為捨棄身體者。」

4. 布薩經

起源於舍衛城。

那時，某位比丘去見世尊。……（中略）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什麼因、什麼緣，依此而這裡一些胎生龍入布薩，成為捨棄身體者呢？」

「比丘！這裡……（中略）比丘！這是因、這是緣，依此而這裡一些胎生龍入布薩，成為捨棄身體者。」

5. 布薩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什麼因、什麼緣，依此而這裡一些濕生龍入布薩，成為捨棄身體者呢？」

「比丘！這裡……（中略）比丘！這是因、這是緣，依此而這裡一些濕生龍入布薩，成為捨棄身體者。」

6. 布薩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什麼因、什麼緣，依此而這裡一些化生龍入布薩，成為捨棄身體者呢？」

「比丘！這裡，一些化生龍這麼想：『以前，我們是以身作善惡二重者，以語作善惡二重者，以意作善惡二重者，以那些身作善惡二重，以語作善惡二重，

以意作善惡二重，我們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化生龍為同伴，今日，如果我們以身行善行，以語行善行，以意行善行，這樣，我們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來吧！現在，讓我們以身行善行，以語行善行，以意行善行。』比丘！這是因、這是緣，依此而這裡一些化生龍入布薩，成為捨棄身體者。」

7. 聽聞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什麼因、什麼緣，依此而這裡某人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卵生龍為同伴呢？」

「比丘！這裡，某人是以身作善惡二重者，以語作善惡二重者，以意作善惡二重者，他聽聞：『卵生龍是長壽者、美貌者、多樂者。』他這麼想：『啊！願我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卵生龍為同伴。』他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卵生龍為同伴。比丘！這是因、這是緣，依此而這裡某人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卵生龍為同伴。」

8. 聽聞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什麼因、什麼緣，依此而這裡某人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胎生龍為同伴呢？」

「.....（中略）比丘！這是因、這是緣，依此而這裡某人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胎生龍為同伴。」

9. 聽聞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什麼因、什麼緣，依此而這裡某人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濕生龍為同伴呢？」

「.....（中略）比丘！這是因、這是緣，依此而這裡某人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濕生龍為同伴。」

10. 聽聞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這裡，什麼因、什麼緣，依此而某人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化生龍為同伴呢？」

「比丘！這裡，某人是以身作善惡二重者，以語作善惡二重者，以意作善惡二重者，他聽聞：『化生龍是長壽者、美貌者、多樂者。』他這麼想：『啊！願我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化生龍為同伴。』他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化生龍為同伴。比丘！這是因、這是緣，依此而這裡某人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化生龍為同伴。」

11-20. 卵生布施之資助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什麼因、什麼緣，依此而這裡某人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卵生龍為同伴呢？」

「比丘！這裡，某人是以身作善惡二重者，以語作善惡二重者，以意作善惡二重者，他聽聞：『卵生龍是長壽者、美貌者、多樂者。』他這麼想：『啊！願我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卵生龍為同伴。』他施與食物，他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卵生龍為同伴。比丘！這是因、這是緣，依此而這裡某人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卵生龍為同伴。」

「.....（中略）他施與飲料.....（中略）他施與衣服.....（中略）他施與車乘.....（中略）他施與花環.....（中略）他施與香料.....（中略）他施與塗

油.....（中略）他施與臥床.....（中略）他施與住處.....（中略）他施與燈燭，他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卵生龍為同伴。比丘！這是因、這是緣，依此而這裡某人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卵生龍為同伴。」

21-50. 胎生等布施之資助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什麼因、什麼緣，依此而這裡某人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胎生龍.....（中略）濕生龍.....（中略）化生龍為同伴呢？」

「比丘！這裡，某人是以身**作善惡二重者**，以語作善惡二重者，以意作善惡二重者，他聽聞：『化生龍是長壽者、美貌者、多樂者。』他這麼想：『啊！願我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化生龍為同伴。』他施與食物.....（中略）他施與飲料.....（中略）他施與燈燭，他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卵生龍為同伴。比丘！這是因、這是緣，依此而這裡某人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化生龍為同伴。」

（「十經、十經應該被這些中略完成，這樣，在四種胎上有四十則解說，與最初的十經一起有五十經。」）

龍相應完成，其**攝頌**：

「單純、更勝妙，四則布薩，
聽聞四則，以及布施之資助[四]十則，
五十則集團之經，以龍被善知道。」

30. 金翅鳥相應

1. 單純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有這四種金翅鳥的出生(胎)，哪四種呢？卵生金翅鳥、胎生金翅鳥、濕生金翅鳥、化生金翅鳥，比丘們！這些是四種金翅鳥的出生(胎)。」

2. 帶走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有這四種金翅鳥的出生(胎)，哪四種呢？卵生……（中略）比丘們！這些是四種金翅鳥的出生(胎)。比丘們！在那裡，卵生金翅鳥就帶走卵生龍[吃掉]，非胎生、非濕生、非化生[龍]；比丘們！在那裡，胎生金翅鳥就帶走卵生與胎生龍[吃掉]，非濕生、非化生[龍]；比丘們！在那裡，濕生金翅鳥就帶走卵生、胎生、濕生龍[吃掉]，非化生[龍]；比丘們！在那裡，化生金翅鳥就帶走卵生、胎生、濕生、化生龍[吃掉]，比丘們！這些是四種金翅鳥的出生(胎)。」

3. 作善惡二重者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什麼因、什麼緣，依此而這裡某人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卵生金翅鳥為同伴呢？」

「比丘！這裡，某人是以身作善惡二重者，以語作善惡二重者，以意作善惡二重者，他聽聞：『卵生金翅鳥是長壽者、美貌者、多樂者。』他這麼想：『啊！願我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卵生金翅鳥為同伴。』他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卵生金翅鳥為同伴。比丘！這是因、這是緣，依此而這裡某人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卵生金翅鳥為同伴。」

4-6. 作善惡二重者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什麼因、什麼緣，依此而這裡某人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胎生金翅鳥……（中略）濕生金翅鳥……（中略）化生金翅鳥為同伴呢？」

「比丘！這裡，某人是以身**作善惡二重者**，以語作善惡二重者，以意作善惡二重者，他聽聞：『化生金翅鳥是長壽者、美貌者、多樂者。』他這麼想：『啊！願我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化生金翅鳥為同伴。』他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化生金翅鳥為同伴。比丘！這是因、這是緣，依此而這裡某人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化生金翅鳥為同伴。」

7-16. 卵生布施之資助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什麼因、什麼緣，依此而這裡某人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卵生金翅鳥為同伴呢？」

「比丘！這裡，某人是以身**作善惡二重者**，以語作善惡二重者，以意作善惡二重者，他聽聞：『卵生金翅鳥是長壽者、美貌者、多樂者。』他這麼想：『啊！願我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卵生金翅鳥為同伴。』他施與食物……（中略）他施與飲料……（中略）他施與衣服……（中略）他施與車乘……（中略）他施與花環……（中略）他施與香料……（中略）他施與塗油……（中略）他施與臥床……（中略）他施與住處……（中略）他施與燈燭，他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卵生金翅鳥為同伴。比丘！這是因、這是緣，依此而這裡某人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卵生金翅鳥為同伴。」

17-46. 胎生等布施之資助經

起源於舍衛城。

30. 金翅鳥相應

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什麼因、什麼緣，依此而這裡某人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胎生金翅鳥……（中略）濕生金翅鳥……（中略）化生金翅鳥為同伴呢？」

「比丘！這裡，某人是以身作善惡二重者，以語作善惡二重者，以意作善惡二重者，他聽聞：『化生金翅鳥是長壽者、美貌者、多樂者。』他這麼想：『啊！願我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化生金翅鳥為同伴。』他施與食物……（中略）他施與飲料……（中略）他施與燈燭，他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卵生金翅鳥為同伴。比丘！這是因、這是緣，依此而這裡某人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化生金翅鳥為同伴。」

（「像這樣，以集團而有四十六經。」）

金翅鳥相應完成，其攝頌：

「單純與帶走，作善惡二重者四則，
布施之資助[四]十則，以金翅鳥被善知道。」

31. 乾達婆眾相應

1. 單純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

.....（中略）世尊說這個：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關於乾達婆眾天神，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而什麼是乾達婆眾天神？比丘們！有在香樹根居住的天神；比丘們！有在香樹心材居住的天神；比丘們！有在香樹膚材居住的天神；比丘們！有在香樹內皮居住的天神；比丘們！有在香樹外皮居住的天神；比丘們！有在香葉居住的天神；比丘們！有在香花居住的天神；比丘們！有在香果實居住的天神；比丘們！有在香樹汁居住的天神；比丘們！有在香氣味居住的天神，比丘們！這些被稱為乾達婆眾天神。」

2. 善行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什麼因、什麼緣，依此而這裡某人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乾達婆眾的天神為同伴呢？」

「比丘！這裡，某人以身行善行、以語行善行、以意行善行，他聽聞：『乾達婆眾的天神是長壽者、美貌者、多樂者。』他這麼想：『啊！願我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乾達婆眾的天神為同伴。』他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乾達婆眾的天神為同伴。比丘！這是因、這是緣，依此而這裡某人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乾達婆眾的天神為同伴。」

3. 香樹根的施與者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什麼因、什麼緣，依此而這裡某人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在香樹根居住的天神為同伴呢？」

「比丘！這裡，某人以身行善行、以語行善行、以意行善行，他聽聞：『在香樹根居住的天神是長壽者、美貌者、多樂者。』他這麼想：『啊！願我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在香樹根居住的天神為同伴。』他是香樹根的施與者，他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在香樹根居住的天神為同伴。比丘！這是因、這是緣，依此而這裡某人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在香樹根居住的天神為同伴。」

4-12. 香樹心材的施與者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什麼因、什麼緣，依此而這裡某人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在香樹心材居住的天神……（中略）與在香樹膚材居住的天神……與在香樹內皮居住的天神……與在香樹外皮居住的天神……與在香葉居住的天神……與在香花居住的天神……與在香果實居住的天神……與在香樹汁居住的天神……與在香氣味居住的天神為同伴呢？」

「比丘！這裡，某人以身行善行、以語行善行、以意行善行，他聽聞：『在香樹心材居住的天神是長壽者、美貌者、多樂者。』他這麼想：『啊！願我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在香樹心材居住的天神……（中略）與在香樹膚材居住的天神……與在香樹內皮居住的天神……與在香樹外皮居住的天神……與在香葉居住的天神……與在香花居住的天神……與在香果實居住的天神……與在香樹汁居住的天神……與在香氣味居住的天神為同伴。』他是香樹心材的施與者……（中略）他是香樹膚材的施與者……他是香樹內皮的施與者……他是香樹外皮的施與者……他是香葉的施與者……他是香花的施與者……他是香果實的施與者……他是香樹汁的施與者……他是香氣味的施與者，他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在香氣味居住的天神為同伴。比丘！這是因、這是緣，依此而這裡某人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在香氣味居住的天神為同伴。」

13-22. 香樹根布施之資助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什麼因、什麼緣，依此而這裡某人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在香樹根居住的天神為同伴呢？」

「比丘！這裡，某人以身行善行、以語行善行、以意行善行，他聽聞：『在香樹根居住的天神是長壽者、美貌者、多樂者。』他這麼想：『啊！願我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在香樹根居住的天神為同伴。』他施與食物……（中略）他施與飲料……他施與衣服……他施與車乘……他施與花環……他施與香料……他施與塗油……他施與臥床……他施與住處……他施與燈燭，他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在香樹根居住的天神為同伴。比丘！這是因、這是緣，依此而這裡某人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在香樹根居住的天神為同伴。」

23-112. 香樹心材布施之資助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什麼因、什麼緣，依此而這裡某人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在香樹心材居住的天神……（中略）與在香樹膚材居住的天神……與在香樹內皮居住的天神……與在香樹外皮居住的天神……與在香葉居住的天神……與在香花居住的天神……與在香果實居住的天神……與在香樹汁居住的天神……與在香氣味居住的天神為同伴呢？」

「比丘！這裡，某人以身行善行、以語行善行、以意行善行，他聽聞：『在香氣味居住的天神是長壽者、美貌者、多樂者。』他這麼想：『啊！願我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在香氣味居住的天神為同伴。』他施與食物……（中略）他施與飲料……他施與衣服……他施與車乘……他施與花環……他施與香料……他施與塗油……他施與臥床……他施與住處……他施與燈燭，他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在香氣味居住的天神為同伴。比丘！這是因、這是緣，依此而這裡某人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在香氣味居住的天神為同伴。」

（「像這樣，以集團而有一一二經。」）

乾達婆眾相應完成，其攝頌：

31. 乾達婆眾相應

「單純與善行，施與者在後十則，
布施之資助百則，以乾達婆被善知道。」

32. 雲相應

1. 單純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我將教導雲眾天神，[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而什麼是雲眾天神？比丘們！有寒雲天神；比丘們！有熱雲天神；比丘們！有黑雲天神；比丘們！有風雲天神；比丘們！有雨雲天神，比丘們！這些被稱為雲眾天神。」

2. 善行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什麼因、什麼緣，依此而這裡某人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雲眾的天神為同伴呢？」

「比丘！這裡，某人以身行善行、以語行善行、以意行善行，他聽聞：『雲眾的天神是長壽者、美貌者、多樂者。』他這麼想：『啊！願我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雲眾的天神為同伴。』他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雲眾的天神為同伴。比丘！這是因、這是緣，依此而這裡某人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雲眾的天神為同伴。」

3-12. 寒雲布施之資助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什麼因、什麼緣，依此而這裡某人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寒雲天神為同伴呢？」

「比丘！這裡，某人以身行善行、以語行善行、以意行善行，他聽聞：『寒雲天神是長壽者、美貌者、多樂者。』他這麼想：『啊！願我以身體的崩解，死

32. 雲相應

後往生到與寒雲天神為同伴。』他施與食物……（中略）他施與燈燭，他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寒雲天神為同伴。比丘！這是因、這是緣，依此而這裡某人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寒雲天神為同伴。」

13-52. 热雲布施之資助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什麼因、什麼緣，依此而這裡某人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熱雲天神……（中略）黑雲天神……（中略）風雲天神……（中略）雨雲天神呢？」

「比丘！這裡，某人以身行善行、以語行善行、以意行善行，他聽聞：『雨雲天神是長壽者、美貌者、多樂者。』他這麼想：『啊！願我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雨雲天神為同伴。』他施與食物……（中略）他施與燈燭，他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雨雲天神為同伴。比丘！這是因、這是緣，依此而這裡某人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雨雲天神為同伴。」

53. 寒雲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什麼因、什麼緣，依此而有時變寒呢？」

「比丘！有名叫寒雲的天神，當祂們這麼想：『讓我們住於自己的喜樂。』時，隨祂們的心願而變寒。比丘！這是因、這是緣，依此而有時變寒。」

54. 热雲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什麼因、什麼緣，依此而有時變熱呢？」

「比丘！有名叫熱雲的天神，當祂們這麼想：『讓我們住於自己的喜樂。』時，隨祂們的心願而變熱。比丘！這是因、這是緣，依此而有時變熱。」

55. 黑雲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什麼因、什麼緣，依此而有時變黑呢？」

「比丘！有名叫黑雲的天神，當祂們這麼想：『讓我們住於自己的喜樂。』時，隨祂們的心願而變黑。比丘！這是因、這是緣，依此而有時變黑。」

56. 風雲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什麼因、什麼緣，依此而有時有風呢？」

「比丘！有名叫風雲的天神，當祂們這麼想：『讓我們住於自己的喜樂。』時，隨祂們的心願而有風。比丘！這是因、這是緣，依此而有時有風。」

57. 雨雲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什麼因、什麼緣，依此而有時有雨呢？」

「比丘！有名叫雨雲的天神，當祂們這麼想：『讓我們住於自己的喜樂。』時，隨祂們的心願而有雨。比丘！這是因、這是緣，依此而有時有雨。」

五十七經終了。

雲相應完成，其攝頌：

「單純與善行，布施之資助五十則，

寒、熱、黑，風與雨雲。」

33. 婆蹉氏相應

1. 色-無知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

那時，遊行者婆蹉氏去見世尊。抵達後，與世尊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遊行者婆蹉氏對世尊說這個：

「喬達摩先生！什麼因、什麼緣，在世間中生起這種種的惡見：『世界是常恆的、世界是非常恆的；世界是有邊的、世界是無邊的；命即是身體、命是一身體是另一；死後如來存在、死後如來不存在、死後如來存在且不存在、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

「婆蹉！對於色的無知、對於色集的無知、對於色滅的無知、對於導向色滅道跡的無知，這樣，在世間中生起這種種的惡見：『世界是常恆的……（中略）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婆蹉！此因、此緣，在世間中生起這種種的惡見：『世界是常恆的……（中略）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

2. 受-無知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遊行者婆蹉氏對世尊說這個：

「喬達摩先生！什麼因、什麼緣，在世間中生起這種種的惡見：『世界是常恆的、世界是非常恆的；世界是有邊的……（中略）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

「婆蹉！對於受的無知、對於受集的無知、對於受滅的無知、對於導向受滅道跡的無知，這樣，在世間中生起這種種的惡見：『世界是常恆的……（中略）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婆蹉！此因、此緣，在世間中生起這種種的惡見：『世界是常恆的……（中略）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

3. 想-無知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遊行者婆蹉氏對世尊說這個：

「喬達摩先生！什麼因、什麼緣，在世間中生起這種種的惡見：『世界是常恆的、世界是非常恆的；世界是有邊的……（中略）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

「婆蹉！對於想的無知、對於想集的無知、對於想滅的無知、對於導向想滅道跡的無知，這樣，在世間中生起這種種的惡見：『世界是常恆的……（中略）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婆蹉！此因、此緣，在世間中生起這種種的惡見：『世界是常恆的……（中略）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

4. 行-無知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遊行者婆蹉氏對世尊說這個：

「喬達摩先生！什麼因、什麼緣，在世間中生起這種種的惡見：『世界是常恆的、世界是非常恆的；世界是有邊的……（中略）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

「婆蹉！對於行的無知、對於行集的無知、對於行滅的無知、對於導向行滅道跡的無知，這樣，在世間中生起這種種的惡見：『世界是常恆的……（中略）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婆蹉！此因、此緣，在世間中生起這種種的惡見：『世界是常恆的……（中略）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

5. 識-無知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遊行者婆蹉氏對世尊說這個：

「喬達摩先生！什麼因、什麼緣，在世間中生起這種種的惡見：『世界是常恆的、世界是非常恆的；世界是有邊的……（中略）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

33. 婆蹉氏相應

「婆蹉！對於識的無知、對於識集的無知、對於識滅的無知、對於導向識滅道跡的無知，這樣，在世間中生起這種種的惡見：『世界是常恆的……（中略）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婆蹉！此因、此緣，在世間中生起這種種的惡見：『世界是常恆的……（中略）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

6-10. 色-不見等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遊行者婆蹉氏對世尊說這個：

「喬達摩先生！什麼因、什麼緣，在世間中生起這種種的惡見：『世界是常恆的、世界是非常恆的；世界是有邊的……（中略）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

「婆蹉！對於色的不見……（中略）對於導向色滅道跡的不見；對於受……對於想……婆蹉！對於行的不見……（中略）對於識的不見……（中略）對於導向識滅道跡的不見……（中略）。」

11-15. 色-不現觀等經

起源於舍衛城。

「婆蹉！對於色的不現觀……（中略）對於導向色滅道跡的不現觀……（中略）。」

起源於舍衛城。

「婆蹉！對於受的不現觀……（中略）對於導向受滅道跡的不現觀……（中略）。」

起源於舍衛城。

「婆蹉！對於想的不現觀……（中略）對於導向想滅道跡的不現觀……（中略）。」

起源於舍衛城。

「婆蹉！對於行的不現觀……（中略）對於導向行滅道跡的不現觀……（中略）。」

起源於舍衛城。

33. 婆蹉氏相應

「婆蹉！對於識的不現觀……（中略）對於導向識滅道跡的不現觀……（中略）。」

16-20. 色-不領悟等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遊行者婆蹉氏對世尊說這個：

「喬達摩先生！什麼因、什麼緣……（中略）。」

「婆蹉！對於色的不領悟……（中略）對於導向色滅道跡的不領悟……（中略）。」

起源於舍衛城。「婆蹉！對於受的不領悟……（中略）。」

起源於舍衛城。「婆蹉！對於想的不領悟……（中略）。」

起源於舍衛城。「婆蹉！對於行的不領悟……（中略）。」

起源於舍衛城。「婆蹉！對於識的不領悟……（中略）對於導向識滅道跡的不領悟……（中略）。」

21-25. 色-不貫通等經

起源於舍衛城。

「喬達摩先生！什麼因、什麼緣……（中略）。」

「婆蹉！對於色的不貫通……（中略）婆蹉！對識的不貫通……（中略）。」

26-30. 色-不識別等經

起源於舍衛城。

「婆蹉！對於色的不識別……（中略）婆蹉！對識的不識別……（中略）。」

31-35. 色-不辨別等經

起源於舍衛城。

33. 婆蹉氏相應

「婆蹉！對於色的不辨別……（中略）婆蹉！對識的不辨別……（中略）。」

36-40. 色-不近觀等經

起源於舍衛城。

「婆蹉！對於色的不近觀……（中略）婆蹉！對識的不近觀……（中略）。」

41-45. 色-不正確看等經

起源於舍衛城。

「婆蹉！對於色的不正確看……（中略）婆蹉！對識的不正確看……（中略）。」

46-50. 色-不近察等經

起源於舍衛城。

「婆蹉！對於色的不近察……（中略）婆蹉！對識的不近察……（中略）。」

51-54. 色-不理解等經

起源於舍衛城。

那時，遊行者婆蹉氏去見世尊。抵達後，與世尊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遊行者婆蹉氏對世尊說這個：

「喬達摩先生！什麼因、什麼緣，在世間中生起這種種的惡見：『世界是常恆的……（中略）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

「婆蹉！對於色的不理解、對於色集的不理解、對於色滅的不理解、對於導向色滅道跡的不理解……（中略）。」

起源於舍衛城。

「婆蹉！對於受的不理解……（中略）對於導向受滅道跡的不理解……（中略）。」

起源於舍衛城。

「婆蹉！對於想的不理解……（中略）對於導向想滅道跡的不理解……（中略）。」

起源於舍衛城。

「婆蹉！對於行的不理解……（中略）對於導向行滅道跡的不理解……（中略）。」

55. 識-不理解經

起源於舍衛城。

「婆蹉！對於識的不理解、對於識集的不理解、對於識滅的不理解、對於導向識滅道跡的不理解，這樣，在世間中生起這種種的惡見：『世界是常恆的、世界是非常恆的……（中略）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婆蹉！此因、此緣，在世間中生起這種種的惡見：『世界是常恆的、世界是非常恆的；世界是有邊的、世界是無邊的；命即是身體、命是一，身體是另一；死後如來存在、死後如來不存在、死後如來存在且不存在、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

婆蹉氏相應完成，其攝頌：

「無知與不見，不現觀、不領悟，
不貫通、不識別，不辨別與不近觀，
不正確看、不近察，不理解。」

34. 禪相應

1. 根本定與等至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有這四種禪修者，哪四種呢？」

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有關於定的定善巧，但沒有關於定的等至善巧。

又，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有關於定的等至善巧，但沒有關於定的定善巧。

又，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既沒有關於定的定善巧，也沒有關於定的等至善巧。

又，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有關於定的定善巧與關於定的等至善巧。

比丘們！在那裡，這有關於定的定善巧與關於定的等至善巧之禪修者，在這四類禪修者中是第一的、最上的、最勝的、最高的、最頂的。

比丘們！猶如從牛有牛乳；從牛乳有凝乳；從凝乳有生酥；從生酥有熟酥；從熟酥有熟酥醍醐，那裡被說為其中之第一。同樣的，比丘們！這有關於定的定善巧與關於定的等至善巧之禪修者，在這四類禪修者中是第一的、最上的、最勝的、最高的、最頂的。」

2. 根本定與持續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有這四種禪修者，哪四種呢？」

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有關於定的定善巧，但沒有關於定的持續善巧。

又，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有關於定的持續善巧，但沒有關於定的定善巧。

又，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既沒有關於定的定善巧，也沒有關於定的持續善巧。

又，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有關於定的定善巧與關於定的持續善巧。

比丘們！在那裡，這有關於定的定善巧與關於定的持續善巧之禪修者，在這四類禪修者中是第一的、最上的、最勝的、最高的、最頂的。

比丘們！猶如從牛有牛乳；從牛乳有凝乳；從凝乳有生酥；從生酥有熟酥；從熟酥有熟酥醍醐，那裡被說為其中之第一。同樣的，比丘們！這有關於定的定善巧與關於定的持續善巧之禪修者，在這四類禪修者中是第一的、最上的、最勝的、最高的、最頂的。」

3. 根本定與出定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有這四種禪修者，哪四種呢？

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有關於定的定善巧，但沒有關於定的出定善巧。

又，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有關於定的出定善巧，但沒有關於定的定善巧。

又，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既沒有關於定的定善巧，也沒有關於定的出定善巧。

又，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有關於定的定善巧與關於定的出定善巧。

比丘們！在那裡，這有關於定的定善巧與關於定的出定善巧之禪修者，在這四類禪修者中是第一的、最上的、最勝的、最高的、最頂的。

比丘們！猶如從牛有牛乳……（中略）最頂的。」

4. 根本定與順意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有這四種禪修者，哪四種呢？

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有關於定的定善巧，但沒有關於定的順意善巧。

又，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有關於定的順意善巧，但沒有關於定的定善巧。

又，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既沒有關於定的定善巧，也沒有關於定的順意善巧。

又，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有關於定的定善巧與關於定的順意善巧。

比丘們！在那裡，這有關於定的定善巧與關於定的順意善巧之禪修者，在這四類禪修者中是第一的、最上的、最勝的、最高的、最頂的。

比丘們！猶如從牛有牛乳……（中略）最頂的。」

5. 根本定與所緣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有這四種禪修者，哪四種呢？

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有關於定的定善巧，但沒有關於定的所緣善巧。

又，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有關於定的所緣善巧，但沒有關於定的定善巧。

又，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既沒有關於定的定善巧，也沒有關於定的所緣善巧。

又，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有關於定的定善巧與關於定的所緣善巧。

比丘們！在那裡，這有關於定的定善巧與關於定的所緣善巧之禪修者，在這四類禪修者中是第一的、最上的、最勝的、最高的、最頂的。

比丘們！猶如從牛有牛乳……（中略）最頂的。」

6. 根本定與行境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有這四種禪修者，哪四種呢？

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有關於定的定善巧，但沒有關於定的行境善巧。

又，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有關於定的行境善巧，但沒有關於定的定善巧。

又，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既沒有關於定的定善巧，也沒有關於定的行境善巧。

又，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有關於定的定善巧與關於定的行境善巧。

比丘們！在那裡，這有關於定的定善巧與關於定的行境善巧之禪修者，在這四類禪修者中是第一的、最上的、最勝的、最高的、最頂的。

比丘們！猶如從牛有牛乳……（中略）最頂的。」

7. 根本定與決意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有這四種禪修者，哪四種呢？

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有關於定的**定善巧**，但沒有關於定的**決意善巧**。

又，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有關於定的**決意善巧**，但沒有關於定的**定善巧**。

又，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既沒有關於定的**定善巧**，也沒有關於定的**決意善巧**。

又，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有關於定的定善巧與關於定的決意善巧。

比丘們！在那裡，這有關於定的定善巧與關於定的決意善巧之禪修者，在這四類禪修者中是第一的、最上的、最勝的、最高的、最頂的。

比丘們！猶如從牛有牛乳……（中略）最頂的。」

8. 根本定與恭敬作者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有這四種禪修者，哪四種呢？

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有關於定的**定善巧**，但不是關於定的**恭敬作者**。

又，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是關於定的**恭敬作者**，但沒有關於定的**定善巧**。

又，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既沒有關於定的**定善巧**，也不是關於定的**恭敬作者**。

又，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有關於定的**定善巧**也是關於定的**恭敬作者**。

比丘們！在那裡，這有關於定的定善巧與關於定的恭敬作者之禪修者，在這四類禪修者中是第一的、最上的、最勝的、最高的、最頂的。

比丘們！猶如從牛有牛乳……（中略）最頂的。」

9. 根本定與常作者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有這四種禪修者，哪四種呢？

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有關於定的**定善巧**，但不是關於定的**常作者**。

又，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是關於定的常作者，但沒有關於定的定善巧。

又，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既沒有關於定的定善巧，也不是關於定的常作者。

又，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有關於定的定善巧，也是關於定的常作者。

比丘們！在那裡，這有關於定的定善巧與關於定的常作者之禪修者，在這四類禪修者中是第一的、最上的、最勝的、最高的、最頂的。

比丘們！猶如從牛有牛乳……（中略）最頂的。」

10. 根本定與適當作者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有這四種禪修者，哪四種呢？

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有關於定的**定善巧**，但不是關於定的**適當作者**。

又，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是關於定的適當作者，但沒有關於定的定善巧。

又，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既沒有關於定的定善巧，也不是關於定的適當作者。

又，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有關於定的定善巧，也是關於定的適當作者。

比丘們！在那裡，這有關於定的定善巧與關於定的適當作者之禪修者，在這四類禪修者中是第一的、最上的、最勝的、最高的、最頂的。

比丘們！猶如從牛有牛乳……（中略）最頂的。」（根本定）

11. 根本等至與持續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有這四種禪修者，哪四種呢？

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有關於定的等至善巧，但沒有關於定的持續善巧。

又，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有關於定的持續善巧，但沒有關於定的等至善巧。

又，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既沒有關於定的等至善巧，也沒有關於定的持續善巧。

又，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有關於定的等至善巧與關於定的持續善巧。

比丘們！在那裡，這有關於定的等至善巧與關於定的持續善巧之禪修者，在這四類禪修者中是第一的、最上的、最勝的、最高的、最頂的。

比丘們！猶如從牛有牛乳……（中略）最頂的。」

12. 根本等至與出定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有這四種禪修者，哪四種呢？

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有關於定的等至善巧，但沒有關於定的出定善巧。

又，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有關於定的出定善巧，但沒有關於定的等至善巧。

又，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既沒有關於定的等至善巧，也沒有關於定的出定善巧。

又，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有關於定的等至善巧與關於定的出定善巧。

比丘們！在那裡，這有……禪修者……（中略）最高的、最頂的。」

13. 根本等至與順意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有這四種禪修者，哪四種呢？

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有關於定的等至善巧，但沒有關於定的順意善巧。

又，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有關於定的順意善巧，但沒有關於定的等至善巧。

又，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既沒有關於定的等至善巧，也沒有關於定的順意善巧。

又，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有關於定的等至善巧與關於定的順意善巧。

比丘們！在那裡……（中略）最頂的。」

14. 根本等至與所緣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有這四種禪修者，哪四種呢？

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有關於定的等至善巧，但沒有關於定的所緣善巧。

又，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有關於定的所緣善巧，但沒有關於定的等至善巧。

又，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既沒有關於定的等至善巧，也沒有關於定的所緣善巧。

又，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有關於定的等至善巧與關於定的所緣善巧。

比丘們！在那裡……（中略）最頂的。」

15. 根本等至與行境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有這四種禪修者，哪四種呢？」

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有關於定的等至善巧，但沒有關於定的行境善巧。

又，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有關於定的行境善巧，但沒有關於定的等至善巧。

又，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既沒有關於定的等至善巧，也沒有關於定的行境善巧。

又，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有關於定的等至善巧與關於定的行境善巧。

比丘們！在那裡……（中略）最頂的。」

16. 根本等至與決意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有這四種禪修者，哪四種呢？」

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有關於定的等至善巧，但沒有關於定的決意善巧。

又，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有關於定的決意善巧，但沒有關於定的等至善巧。

又，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既沒有關於定的等至善巧，也沒有關於定的決意善巧。

又，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有關於定的等至善巧與關於定的決意善巧。

比丘們！在那裡……（中略）最頂的。」

17. 根本等至與恭敬作者經

起源於舍衛城。

34. 褪相應

「比丘們！有這四種禪修者，哪四種呢？」

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有關於定的等至善巧，但不是關於定的恭敬作者。

又，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是關於定的恭敬作者，但沒有關於定的等至善巧。

又，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既沒有關於定的等至善巧，也不是關於定的恭敬作者。

又，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有關於定的等至善巧也是關於定的恭敬作者。

比丘們！在那裡……（中略）最頂的。」

18. 根本等至與常作者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有這四種禪修者，哪四種呢？」

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有關於定的等至善巧，但不是關於定的常作者。

又，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是關於定的常作者，但沒有關於定的等至善巧。

又，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既沒有關於定的等至善巧，也不是關於定的常作者。

又，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有關於定的等至善巧，也是關於定的常作者。

比丘們！在那裡……（中略）最頂的。」

19. 根本等至與適當作者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有這四種禪修者，哪四種呢？」

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有關於定的等至善巧，但不是關於定的適當作者。

又，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是關於定的適當作者，但沒有關於定的等至善巧。

又，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既沒有關於定的等至善巧，也不是關於定的適當作者。

又，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有關於定的等至善巧，也是關於定的適當作者。

比丘們！在那裡，這有關於定的等至善巧與關於定的適當作者之禪修者，在這四類禪修者中是第一的、最上的、最勝的、最高的、最頂的。

比丘們！猶如從牛有牛乳；從牛乳有凝乳；從凝乳有生酥；從生酥有熟酥；從熟酥有熟酥醍醐，那裡被說為其中之第一。同樣的，比丘們！這有關於定的等至善巧與關於定的適當作者之禪修者，在這四類禪修者中是第一的、最上的、最勝的、最高的、最頂的。」(根本等至)

20-27. 根本持續與出定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有這四種禪修者，哪四種呢？

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有關於定的持續善巧，但沒有關於定的出定善巧。

又，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有關於定的出定善巧，但沒有關於定的持續善巧。

又，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既沒有關於定的持續善巧，也沒有關於定的出定善巧。

又，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有關於定的持續善巧與關於定的出定善巧。

比丘們！在那裡，這有.....禪修者.....（中略）最高的、最頂的。」

(應該如前面根本[等至]到第二十七經根本出定的適當作者使八經完成)(根本持續)

28-34. 根本出定與順意經

起源於舍衛城。

34. 謩相應

「比丘們！有這四種禪修者，哪四種呢？」

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有關於定的出定善巧，但沒有關於定的順意善巧。……有關於定的順意善巧，但沒有關於定的出定善巧。……既沒有關於定的順意善巧，也沒有關於定的出定善巧。……有關於定的順意善巧與關於定的出定善巧。

比丘們！在那裡，這有.....禪修者.....（中略）最高的、最頂的。」

(應該如前面根本[持續]到第三十四經根本出定的適當作者使七經完成)(根本出定)

35-40. 根本順意與所緣經

起源於舍衛城。

「有關於定的順意善巧，但沒有關於定的所緣善巧。.....有關於定的所緣善巧，但沒有關於定的順意善巧。.....既沒有關於定的順意善巧，也沒有關於定的所緣善巧。.....有關於定的順意善巧與關於定的所緣善巧。

比丘們！在那裡，這有.....（中略）禪修者.....最高的、最頂的。」

(應該如前面根本[出定]到第四十經根本順意的適當作者使六經完成)(根本順意)

41-45. 根本所緣與行境經

起源於舍衛城。

「有關於定的所緣善巧，但沒有關於定的行境善巧。.....有關於定的行境善巧，但沒有關於定的所緣善巧。.....既沒有關於定的所緣善巧，也沒有關於定的行境善巧。.....有關於定的所緣善巧與關於定的行境善巧。

比丘們！在那裡，這有.....（中略）禪修者.....最高的、最頂的。」

(應該如前面根本[順意]到第四十五經根本所緣的適當作者使六經完)(根本所緣)

46-49. 根本行境與決意經

起源於舍衛城。

「有關於定的行境善巧，但沒有關於定的決意善巧。……有關於定的決意善巧，但沒有關於定的行境善巧。……既沒有關於定的行境善巧，也沒有關於定的決意善巧。……有關於定的行境善巧與關於定的決意善巧。

比丘們！猶如從牛有牛乳；從牛乳有凝乳；從凝乳有生酥；從生酥有熟酥；從熟酥有熟酥醍醐，那裡被說為其中之第一。同樣的，比丘們！這有關於定的行境善巧與關於定的決意善巧之禪修者，在這四類禪修者中是……（中略）最高的、最頂的。」

有關於定的行境善巧，但不是關於定的恭敬作者。……（中略）。（應該使之詳細）

有關於定的行境善巧，但不是關於定的常作者。……（中略）。

有關於定的行境善巧，但不是關於定的適當作者。……（中略）。

（根本行境）

50-52. 根本決意與恭敬經

起源於舍衛城。

「有關於定的決意善巧，但不是關於定的恭敬作者。……是關於定的恭敬作者，但沒有關於定的決意善巧。……既沒有關於定的決意善巧，也不是關於定的恭敬作者。……有關於定的決意善巧也是關於定的恭敬作者。……比丘們！在那裡，這有……（中略）禪修者……最高的、最頂的。」

有關於定的決意善巧，但不是關於定的常作者。……（中略）。

有關於定的決意善巧，但不是關於定的適當作者。……（中略）。

（根本決意）

53-54. 根本恭敬與常作者經

起源於舍衛城。

「他是關於定的恭敬作者，但不是關於定的常作者。……他是關於定的常作者，但不是關於定的恭敬作者。……既不是關於定的常作者，也不是關於定的恭敬作者。……是關於定的常作者與關於定的恭敬作者。……比丘們！在那裡，這有……（中略）禪修者……最高的、最頂的。」

他是關於定的恭敬作者，但不是關於定的適當作者。……（中略）。

55. 根本常與適當作者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有這四種禪修者，哪四種呢？

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是關於定的常作者，但不是關於定的適當作者。

又，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是關於定的適當作者，但不是關於定的常作者。

又，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既不是關於定的常作者，也不是關於定的適當作者。

又，比丘們！這裡，某一類禪修者是關於定的常作者，也是關於定的適當作者。

比丘們！在那裡，這有關於定的常作者與關於定的適當作者之禪修者，在這四類禪修者中是第一的、最上的、最勝的、最高的、最頂的。

比丘們！猶如從牛有牛乳；從牛乳有凝乳；從凝乳有生酥；從生酥有熟酥；從熟酥有熟酥醍醐，那裡被說為其中之第一。同樣的，比丘們！這有關於定的常作者與關於定的適當作者之禪修者，在這四類禪修者中是第一的、最上的、最勝的、最高的、最頂的。」

世尊說這個，那些悅意的比丘歡喜世尊所說。

(有五十五則解說都應該像那樣使之詳細)

禪相應完成，其攝頌：

「定、等至、持續，出定、順意、所緣，

行境、決意、恭敬，常又適當。」

蘊篇第三，其攝頌：

「蘊、羅陀相應，見、入、生，

雜染與舍利弗，龍、金翅鳥、乾達婆，

雲、婆蹉、禪，蘊篇有十三。」

蘊篇相應經典終了。

六處篇(35-44)

35. 六處相應

無常品(1-12)

1. 自身內無常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

在那裡，世尊召喚比丘們：「比丘們！」

「尊師！」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說這個：

「比丘們！眼是無常的，凡無常者都是苦的，凡苦者都是無我，凡無我者它：『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這個應該以正確之慧如實被看見。

耳是無常的，凡無常者……（中略）鼻是無常的，凡無常者……（中略）舌是無常的，凡無常者都是苦的，凡苦者都是無我，凡無我者它：『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這個應該以正確之慧如實被看見。身是無常的，凡無常者……（中略）意是無常的，凡無常者都是苦的，凡苦者都是無我，凡無我者它：『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這個應該以正確之慧如實被看見。

比丘們！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眼上厭，在耳上厭，在鼻上厭，在舌上厭，在身上厭，在意上厭；厭者離染，從離貪而被解脫，在已解脫時，有『[這是]

35. 六處相應

解脫』之智，他知道：『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2. 自身內苦經

「比丘們！眼是苦的，凡苦者都是無我，凡無我者它：『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這個應該以正確之慧如實被看見。

耳是苦的……（中略）鼻是苦的……舌是苦的……身是苦的……意是苦的，凡苦者都是無我，凡無我者它：『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這個應該以正確之慧如實被看見。這麼看的……（中略）他知道：『……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3. 自身內無我經

「比丘們！眼是無我，凡無我者它：『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這個應該以正確之慧如實被看見。

耳是無我……（中略）鼻是無我……舌是無我……身是無我……意是無我，凡無我者它：『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這個應該以正確之慧如實被看見。這麼看的……（中略）他知道：『……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4. 外部無常經

「比丘們！色是無常的，凡無常者都是苦的，凡苦者都是無我，凡無我者它：『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這個應該以正確之慧如實被看見。

聲音……氣味……味道……所觸……法是無常的，凡無常者都是苦的，凡苦者都是無我，凡無我者它：『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這個應該以正確之慧如實被看見。

比丘們！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色上厭，在聲音上厭，在氣味上厭，在味道上厭，在所觸上厭，在法上厭；厭者離染，從離貪而被解脫，在已解脫時，

35. 六處相應

有『[這是]解脫』之智，他知道：『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5. 外部苦經

「比丘們！色是苦的，凡苦者都是無我，凡無我者它：『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這個應該以正確之慧如實被看見。

聲音.....氣味.....味道.....所觸.....法是苦的，凡苦者都是無我，凡無我者它：『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這個應該以正確之慧如實被看見。這麼看的.....（中略）他知道：『.....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6. 外部無我經

「比丘們！色是無我，凡無我者它：『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這個應該以正確之慧如實被看見。

聲音.....氣味.....味道.....所觸.....法是無我，凡無我者它：『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這個應該以正確之慧如實被看見。這麼看的.....（中略）他知道：『.....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7. 自身內的過去未來無常經

「比丘們！過去、未來的眼是無常的，更不用說現在！

比丘們！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過去眼上無期待，不歡喜未來眼，對現在眼是為了厭、離貪、滅的行者。

過去、未來的耳是無常的.....過去、未來的鼻是無常的.....過去、未來的舌是無常的，更不用說現在！

比丘們！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過去舌上無期待，不歡喜未來舌，對現在舌是為了厭、離貪、滅的行者。

過去、未來的身是無常的.....（中略）過去、未來的意是無常的，更不用說現在！

35. 六處相應

比丘們！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過去意上無期待，不歡喜未來意，對現在意是為了厭、離貪、滅的行者。」

8. 自身內的過去未來苦經

「比丘們！過去、未來的眼是苦的，更不用說現在！

比丘們！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過去眼上無期待，不歡喜未來眼，對現在眼是為了厭、離貪、滅的行者。

過去、未來的耳是苦的……（中略）過去、未來的鼻是苦的……（中略）過去、未來的舌是苦的，更不用說現在！

比丘們！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過去舌上無期待，不歡喜未來舌，對現在舌是為了厭、離貪、滅的行者。

過去、未來的身是苦的……（中略）過去、未來的意是苦的，更不用說現在！

比丘們！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過去意上無期待，不歡喜未來意，對現在意是為了厭、離貪、滅的行者。」

9. 自身內的過去未來無我經

「比丘們！過去、未來的眼是無我，更不用說現在！

比丘們！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過去眼上無期待，不歡喜未來眼，對現在眼是為了厭、離貪、滅的行者。

過去、未來的耳是無我……（中略）過去、未來的鼻是無我……（中略）過去、未來的舌是無我，更不用說現在！

比丘們！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過去舌上無期待，不歡喜未來舌，對現在舌是為了厭、離貪、滅的行者。

過去、未來的身是無我……（中略）過去、未來的意是無我，更不用說現在！

比丘們！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過去意上無期待，不歡喜未來意，對現在意是為了厭、離貪、滅的行者。」

10. 外部的過去未來無常經

「比丘們！過去、未來的色是無常的，更不用說現在！」

比丘們！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過去色上無期待，不歡喜未來色，對現在色是為了厭、離貪、滅的行者。

聲音……氣味……味道……所觸……過去、未來的法是無常的，更不用說現在！」

比丘們！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過去法上無期待，不歡喜未來法，對現在法是為了厭、離貪、滅的行者。」

11. 外部的過去未來苦經

「比丘們！過去、未來的色是苦的，更不用說現在！」

比丘們！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過去色上無期待，不歡喜未來色，對現在色是為了厭、離貪、滅的行者。……（中略）。」

12. 外部的過去未來無我經

「比丘們！過去、未來的色是無我，更不用說現在！」

比丘們！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過去色上無期待，不歡喜未來色，對現在色是為了厭、離貪、滅的修行者。

聲音……氣味……味道……所觸……過去、未來的法是無我，更不用說現在！」

比丘們！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過去法上無期待，不歡喜未來法，對現在法是為了厭、離貪、滅的行者。」

無常品第一，其攝頌：

「無常、苦、無我，自身內與外部三則，

以及無常三說，個個分自身內與外部。」

雙品(13-22)

13. 正覺以前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就在我正覺以前，還是未現正覺的菩薩時這麼想：『什麼是眼的樂味、過患、出離？什麼是耳的.....（中略）？什麼是鼻的.....？什麼是舌的.....？什麼是身的.....什麼是意的樂味、過患、出離？』

比丘們！我這麼想：『凡緣於眼生起樂與喜悅，這是眼的樂味；凡眼是無常的、苦的、變易法，這是眼的過患；凡對於眼之欲貪的調伏、欲貪的捨斷，這是眼的出離。』

凡耳.....（中略）凡鼻.....（中略）凡緣於舌生起樂與喜悅，這是舌的樂味；凡舌是無常的、苦的、變易法，這是舌的過患；凡對於舌之欲貪的調伏、欲貪的捨斷，這是舌的出離。凡身.....（中略）凡緣於意生起樂與喜悅，這是意的樂味；凡意是無常的、苦的、變易法，這是意的過患；凡對於意之欲貪的調伏、欲貪的捨斷，這是意的出離。』

比丘們！只要我對這些六內處不這樣如實證知：樂味為樂味、過患為過患、出離為出離，比丘們！我在包括天、魔、梵的世間；包括沙門、婆羅門、天、人的世代中，不自稱『已現正覺無上遍正覺』。

比丘們！但當我對這些六內處這樣如實證知：樂味為樂味、過患為過患、出離為出離，比丘們！我在包括天、魔、梵的世間；包括沙門、婆羅門、天、人的世代中，才自稱『已現正覺無上遍正覺』。又，我的智與見生起：『我的解脫不可動搖，這是最後的出生，現在，沒有再有了。』」

14. 正覺以前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就在我正覺以前，還是未現正覺的菩薩時這麼想：『什麼是色的樂味、過患、出離？什麼是聲音的.....（中略）？什麼是氣味的.....？什麼是味道的.....？什麼是所觸的.....什麼是法的樂味、過患、出離？』

35. 六處相應

比丘們！我這麼想：『凡緣於色生起樂與喜悅，這是色的樂味；凡色是無常的、苦的、變易法，這是色的過患；凡對於色之欲貪的調伏、欲貪的捨斷，這是色的出離。』

凡聲音……凡氣味……凡味道……凡所觸……凡緣於法生起樂與喜悅，這是法的樂味；凡法是無常的、苦的、變易法，這是法的過患；凡對於法之欲貪的調伏、欲貪的捨斷，這是法的出離。』

比丘們！只要我對這些六外處不這樣如實證知：樂味為樂味、過患為過患、出離為出離，比丘們！我在包括天、魔、梵的世間；包括沙門、婆羅門、天、人的世代中，不自稱『已現正覺無上遍正覺』。

比丘們！但當我對這些六外處這樣如實證知：樂味為樂味、過患為過患、出離為出離，比丘們！我在包括天、魔、梵的世間；包括沙門、婆羅門、天、人的世代中，才自稱『已現正覺無上遍正覺』。又，我的智與見生起：『我的解脫不可動搖，這是最後的出生，現在，沒有再有了。』」

15. 樂味的遍求經

「比丘們！我曾行遍求眼的樂味，曾到達那眼的所有樂味，所有眼的樂味之所及，那個被我以慧善見。

比丘們！我曾行遍求眼的過患，曾到達那眼的所有過患，所有眼的過患之所及，那個被我以慧善見。

比丘們！我曾行遍求眼的出離，曾到達那眼的所有出離，所有眼的出離之所及，那個被我以慧善見。

比丘們！我曾行遍求耳的……比丘們！我曾行遍求鼻的……比丘們！我曾行遍求舌的樂味，曾到達那舌的所有樂味，所有舌的樂味之所及，那個被我以慧善見。比丘們！我曾行遍求舌的過患，曾到達那舌的所有過患，所有舌的過患之所及，那個被我以慧善見。比丘們！我曾行遍求舌的出離，曾到達那舌的所有出離，所有舌的出離之所及，那個被我以慧善見。[比丘們！我曾行遍求身的……]比丘們！我曾行遍求意的樂味，曾到達那意的所有樂味，所有意的樂味之所及，那個被我以慧善見。比丘們！我曾行遍求意的過患，曾到達那意的所有過患，所有意的過患之所及，那個被我以慧善見。比丘們！我曾行遍求意的出離，曾到達那意的所有出離，所有意的出離之所及，那個被我以慧善見。

35. 六處相應

比丘們！只要我對這些六內處不如實證知：樂味為樂味、過患為過患、出離為出離……（中略）。又，我的智與見生起：『我的解脫不可動搖，這是最後的出生，現在，沒有再有了。』」

16. 樂味的遍求經

「比丘們！我曾行遍求色的樂味，曾到達那色的所有樂味，所有色的樂味之所及，那個被我以慧善見。

比丘們！我曾行遍求色的過患，曾到達那色的所有過患，所有色的過患之所及，那個被我以慧善見。

比丘們！我曾行遍求色的出離，曾到達那色的所有出離，所有色的出離之所及，那個被我以慧善見。

比丘們！我曾行遍求聲音的……比丘們！我曾行遍求氣味的……比丘們！我曾行遍求味道的……比丘們！我曾行遍求所觸的……比丘們！我曾行遍求法的樂味，曾到達那法的所有樂味，所有法的樂味之所及，那個被我以慧善見。比丘們！我曾行遍求法的過患，曾到達那法的所有過患，所有法的過患之所及，那個被我以慧善見。比丘們！我曾行遍求法的出離，曾到達那法的所有出離，所有法的出離之所及，那個被我以慧善見。

比丘們！只要我對這些六外處不如實證知：樂味為樂味、過患為過患、出離為出離……（中略）。又，我的智與見生起：『我的解脫不可動搖，這是最後的出生，現在，沒有再有了。』」

17. 如果沒有樂味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這裡，如果沒有眼的樂味，則眾生不會在眼上貪著；比丘們！但因為有眼的樂味，因此眾生在眼上貪著。

比丘們！這裡，如果沒有眼的過患，則眾生不會在眼上厭。比丘們！但因為有眼的過患，因此眾生在眼上厭。

比丘們！這裡，如果沒有眼的出離，則眾生不會在眼上出離；比丘們！但因為有眼的出離，因此眾生在眼上出離。

35. 六處相應

比丘們！這裡，如果沒有耳的樂味……比丘們！這裡，如果沒有鼻的樂味……。比丘們！如果沒有舌的樂味，則眾生不會在舌上貪著。比丘們！但因為有舌的樂味，因此眾生在舌上貪著。比丘們！如果沒有舌的過患，則眾生不會在舌上厭；比丘們！但因為有舌的過患，因此眾生在舌上厭。比丘們！如果沒有舌的出離，則眾生不會在舌上出離；比丘們！但因為有舌的出離，因此眾生在舌上出離。比丘們！這裡，如果沒有身的樂味……。比丘們！如果沒有意的樂味，則眾生不會在意上貪著。比丘們！但因為有意的樂味，因此眾生在意上貪著。比丘們！如果沒有意的過患，則眾生不會在意上厭；比丘們！但因為有意的過患，因此眾生在意上厭。比丘們！如果沒有意的出離，則眾生不會在意上出離；比丘們！但因為有意的出離，因此眾生在意上出離。

比丘們！而只要這些眾生對這六內處不如實證知：樂味為樂味、過患為過患、出離為出離，比丘們！這些眾生就仍然未從這包括天、魔、梵的世間；包括沙門、婆羅門、天、人的世代中出離、離繫縛、脫離，以離被限制之心而住。

比丘們！但當眾生對這六內處如實證知：樂味為樂味、過患為過患、出離為出離，比丘們！那時，眾生已從這包括天、魔、梵的世間；包括沙門、婆羅門、天、人的世代中出離、離繫縛、脫離，以離被限制之心而住。」

18. 如果沒有樂味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這裡，如果沒有色的樂味，則眾生不會在色上貪著；比丘們！但因為有色的樂味，因此眾生在色上貪著。

比丘們！這裡，如果沒有色的過患，則眾生不會在色上厭。比丘們！但因為有色的過患，因此眾生在色上厭。

比丘們！這裡，如果沒有色的出離，則眾生不會在色上出離；比丘們！但因為有色的出離，因此眾生在色上出離。

比丘們！這裡，如果沒有聲音的……氣味……味道……所觸……如果沒有法的樂味，則眾生不會在法上貪著。比丘們！但因為有法的樂味，因此眾生在法上貪著。比丘們！如果沒有法的過患，則眾生不會在法上厭；比丘們！但因為有法的過患，因此眾生在法上厭。比丘們！如果沒有法的出離，則眾生不會在法上出離；比丘們！但因為有法的出離，因此眾生在法上出離。

35. 六處相應

比丘們！而只要這些眾生對這六外處不如實證知：樂味為樂味、過患為過患、出離為出離，比丘們！這些眾生就仍然未從這包括天、魔、梵的世間；包括沙門、婆羅門、天、人的世代中出離、離繫縛、脫離，以離被限制之心而住。

比丘們！但當眾生對這六外處如實證知：樂味為樂味、過患為過患、出離為出離，比丘們！那時，眾生已從這包括天、魔、梵的世間；包括沙門、婆羅門、天、人的世代中出離、離繫縛、脫離，以離被限制之心而住。」

19. 歡喜經

「**比丘們**！凡歡喜眼者，歡喜苦；凡歡喜苦者，我說：『他不從苦被解脫。』耳.....（中略）鼻.....（中略）。

凡歡喜舌者，歡喜苦；凡歡喜苦者，我說：『他不從苦被解脫。』身.....（中略）。

凡歡喜意者，歡喜苦；凡歡喜苦者，我說：『他不從苦被解脫。』

比丘們！凡不歡喜眼者，不歡喜苦；凡不歡喜苦者，我說：『他從苦被解脫。』

耳.....（中略）鼻.....（中略）凡不歡喜舌者，不歡喜苦；凡不歡喜苦者，我說：『他從苦被解脫。』身.....（中略）凡不歡喜意者，不歡喜苦；凡不歡喜苦者，我說：『他從苦被解脫。』」

20. 歡喜經

「**比丘們**！凡歡喜色者，歡喜苦；凡歡喜苦者，我說：『他不從苦被解脫。』聲音.....（中略）氣味.....（中略）味道.....（中略）所觸.....（中略）凡歡喜法者，歡喜苦；凡歡喜苦者，我說『他不從苦被解脫』。」

比丘們！凡不歡喜色者，不歡喜苦；凡不歡喜苦者，我說：『他從苦被解脫。』

聲音.....（中略）氣味.....（中略）味道.....（中略）所觸.....（中略）凡不歡喜法者，不歡喜苦；凡不歡喜苦者，我說：『他從苦被解脫。』」

21. 苦的生起經

「比丘們！凡眼的生起、存續、生出、顯現，這是苦的生起、病的存續、老死的顯現。

凡耳的……（中略）凡鼻的……凡舌的……凡身的……凡意的生起、存續、生出、顯現，這是苦的生起，病的存續，老死的顯現。

比丘們！而凡眼的滅、平息、滅沒，這是苦的滅、病的平息、老死的滅沒。

凡耳的……凡鼻的……凡舌的……凡身的……凡意的滅、平息、滅沒，這是苦的滅、病的平息、老死的滅沒。」

22. 苦的生起經

「比丘們！凡色的生起、存續、生出、顯現，這是苦的生起、病的存續、老死的顯現。

凡聲音的……凡氣味的……凡味道的……凡所觸的……凡法的生起、存續、生出、顯現，這是苦的生起，病的存續，老死的顯現。

比丘們！而凡色的滅、平息、滅沒，這是苦的滅、病的平息、老死的滅沒。

凡聲音的……凡氣味的……凡味道的……凡所觸的……凡法的滅、平息、滅沒，這是苦的滅、病的平息、老死的滅沒。」

雙第二，其攝頌：

「正覺二說，樂昧二則在後，
如果沒有二說，歡喜二則在後，
生起二說，這被稱為品。」

一切品(23-32)

23. 一切經

起源於舍衛城。

35. 六處相應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一切，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而什麼是一切？

眼、色、耳、聲、鼻、氣味、舌、味道、身、**所觸**、意、法，比丘們！這被稱為一切。

比丘們！凡如果說這個：『拒絕這個一切後，我要**安立**另一個一切。』其言語根據一被詢問就不可能回答，且更會遭到惱害，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那樣，它**不在[感官的]境域中**。」

24. 捨斷經

「比丘們！我將教你們捨斷一切之法，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而什麼是捨斷一切之法呢？

比丘們！眼應該被捨斷，色應該被捨斷，眼識應該被捨斷，眼觸應該被捨斷，凡以這眼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都應該被捨斷。

.....（中略）凡以這耳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都應該被捨斷。.....凡以這鼻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都應該被捨斷。舌應該被捨斷，味道應該被捨斷，舌識應該被捨斷，舌觸應該被捨斷，凡以這舌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都應該被捨斷。身應該被捨斷.....意應該被捨斷，法應該被捨斷，意識應該被捨斷，意觸應該被捨斷，凡以這意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都應該被捨斷。

比丘們！這是捨斷一切之法。」

25. 經由證智與遍知捨斷經

「比丘們！我將教你們經由**證智**與**遍知**捨斷一切之法，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而什麼是經由證智與遍知捨斷一切之法呢？

比丘們！眼應該經由證智與遍知被捨斷，色應該經由證智與遍知被捨斷，眼識應該經由證智與遍知被捨斷，眼觸應該經由證智與遍知被捨斷，凡以這眼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都應該經由證智與遍知被捨斷。

.....（中略）舌應該經由證智與遍知被捨斷，味道應該經由證智與遍知被捨斷，舌識應該經由證智與遍知被捨斷，舌觸應該經由證智與遍知被捨斷，凡以這

35. 六處相應

舌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都應該經由證智與遍知被捨斷。身應該經由證智與遍知被捨斷……意應該經由證智與遍知被捨斷，法應該經由證智與遍知被捨斷，意識應該經由證智與遍知被捨斷，意觸應該經由證智與遍知被捨斷，凡以這意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都應該經由證智與遍知被捨斷。

比丘們！這是經由證智與遍知捨斷一切之法。」

26. 不遍知經

「比丘們！一切的不自證、不遍知、不離貪、不捨斷，不能有苦的滅盡。

比丘們！而什麼是一切的不自證、不遍知、不離貪、不捨斷不能有苦的滅盡呢？

比丘們！眼的不自證、不遍知、不離貪、不捨斷，不能有苦的滅盡。

色的不自證、不遍知、不離貪、不捨斷，不能有苦的滅盡。

眼識的不自證、不遍知、不離貪、不捨斷，不能有苦的滅盡。

眼觸的不自證、不遍知、不離貪、不捨斷，不能有苦的滅盡。

凡以這眼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的不自證、不遍知、不離貪、不捨斷，不能有苦的滅盡。

……（中略）舌的不自證、不遍知、不離貪、不捨斷，不能有苦的滅盡。

味道……（中略）舌識……（中略）舌觸……（中略）凡以這舌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的不自證、不遍知、不離貪、不捨斷，不能有苦的滅盡。身……（中略）意的不自證、不遍知、不離貪、不捨斷，不能有苦的滅盡。

法……（中略）意識……（中略）意觸……（中略）凡以這意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的不自證、不遍知、不離貪、不捨斷，不能有苦的滅盡。

比丘們！一切的不自證、不遍知、不離貪、不捨斷，則不能有苦的滅盡。

比丘們！一切的自證、遍知、離貪、捨離，能有苦的滅盡。

比丘們！而什麼是一切的自證、遍知、離貪、捨離能有苦的滅盡呢？

比丘們！眼的自證、遍知、離貪、捨離，能有苦的滅盡。

色的自證、遍知、離貪、捨離，能有苦的滅盡。

眼識的自證、遍知、離貪、捨離，能有苦的滅盡。

眼觸的自證、遍知、離貪、捨離，能有苦的滅盡。

35. 六處相應

凡以這眼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的自證、遍知、離貪、捨離，能有苦的滅盡。

.....（中略）舌的自證、遍知、離貪、捨離，能有苦的滅盡。味道.....（中略）舌識.....（中略）舌觸.....（中略）凡以這舌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的自證、遍知、離貪、捨離，能有苦的滅盡。身.....（中略）意的自證、遍知、離貪、捨離，能有苦的滅盡。法.....（中略）意識.....（中略）意觸.....（中略）凡以這意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的自證、遍知、離貪、捨離，能有苦的滅盡。

比丘們！一切的自證、遍知、離貪、捨離，能有苦的滅盡。」

27. 不遍知經

「比丘們！一切的不自證、不遍知、不離貪、不捨斷，不能有苦的滅盡。

比丘們！而什麼是一切的不自證、不遍知、不離貪、不捨斷不能有苦的滅盡呢？

比丘們！凡眼與色，以及凡眼識與能被眼識所識知之法.....（中略）凡舌與諸味道，以及凡舌識與能被舌識所識知之法[.....（中略）]凡身與諸所觸，以及凡身識與能被身識所識知之法[.....（中略）]凡意與法，以及凡意識與能被意識所識知之法，比丘們！一切的不自證、不遍知、不離貪、不捨斷，不能有苦的滅盡。

比丘們！一切的自證、遍知、離貪、捨斷，能有苦的滅盡。

比丘們！而什麼是一切的自證、遍知、離貪、捨斷能有苦的滅盡呢？

比丘們！凡眼與色，以及凡眼識與能被眼識所識知之法.....（中略）凡舌與諸味道，以及凡舌識與能被舌識所識知之法[.....（中略）]凡身與所觸，以及凡身識與能被身識所識知之法[.....（中略）]凡意與法，以及凡意識與能被意識所識知之法，比丘們！一切的自證、遍知、離貪、捨斷，能有苦的滅盡。」

28. 燃燒經

有一次，世尊與千位比丘同住在伽耶的伽耶山頂。

在那裡，世尊召喚比丘們：

「比丘們！一切都在燃燒。」

比丘們！而什麼是一切都在燃燒呢？

眼在燃燒，色在燃燒，眼識在燃燒，眼觸在燃燒，凡以這眼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都在燃燒。以什麼燃燒呢？我說『以貪火、瞋火、癡火燃燒，以生、老、死、愁、悲、苦、憂、絕望燃燒』。

.....（中略）舌在燃燒，味道在燃燒，舌識在燃燒，舌觸在燃燒，凡以這舌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都在燃燒。以什麼燃燒呢？我說『以貪火、瞋火、癡火燃燒，以生、老、死、愁、悲、苦、憂、絕望燃燒』。.....（中略）意在燃燒，法在燃燒，意識在燃燒，意觸在燃燒，凡以這意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都在燃燒。以什麼燃燒呢？我說『以貪火、瞋火、癡火燃燒，以生、老、死、愁、悲、苦、憂、絕望燃燒』。

比丘們！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眼上厭，在色上厭，在眼識上厭，在眼觸上厭，在凡以這眼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上也都厭。

.....（中略）在意上厭，在法上厭，在意識上厭，在意觸上厭，在凡以這意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上也都厭；厭者離染，從離貪而被解脫，在已解脫時，有『[這是]解脫』之智，他知道：『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世尊說這個，那些悅意的比丘歡喜世尊所說。

而當這個解說被說時，這千位比丘的心不執取後從諸煩惱被解脫。

29. 被征服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栗鼠飼養處的竹林中。

在那裡，世尊召喚比丘們：

「比丘們！一切都是被征服，比丘們！什麼是一切都被征服呢？眼被征服，色被征服，眼識被征服，眼觸被征服，凡以這眼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都被征服。被什麼征服呢？我說『被生、老、死、愁、悲、苦、憂、絕望征服』。

.....（中略）舌被征服，味道被征服，舌識被征服，舌觸被征服，凡以這舌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都被征服。被什麼征服呢？我說『被生、老、死、愁、悲、苦、憂、絕望征服』。身被征服.....（中略）意被征服，法被征服，意識被征服，意觸被征服，凡以這意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

35. 六處相應

不樂受，也都被征服。以什麼征服呢？我說『被生、老、死、愁、悲、苦、憂、絕望征服』。

比丘們！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眼上厭，在色上厭，在眼識上厭，在眼觸上厭……（中略）凡以這意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上也都厭；厭者離染，從離貪而被解脫，在已解脫時，有『[這是]解脫』之智，他知道：『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30. 根絕所適合的經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一切思量之根絕所適合的道跡，你們要聽它！你們要好好作意！我將說了。」

比丘們！什麼是一切思量之根絕所適合的道跡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不思量眼，不在眼中思量，不從眼思量，不思量『眼是我的』。不思量色，不在色中思量，不從色思量，不思量『色是我的』。不思量眼識，不在眼識中思量，不從眼識思量，不思量『眼識是我的』。不思量眼觸，不在眼觸中思量，不從眼觸思量，不思量『眼觸是我的』。凡以這眼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不思量，不在其中思量，不從其思量，不思量『那是我的』。

……（中略）不思量舌，不在舌中思量，不從舌思量，不思量『舌是我的』。不思量味道，不在味道中思量，不從味道思量，不思量『味道是我的』。不思量舌識，不在舌識中思量，不從舌識思量，不思量『舌識是我的』。不思量舌觸，不在舌觸中思量，不從舌觸思量，不思量『舌觸是我的』。凡以這舌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不思量，不在其中思量，不從其思量，不思量『那是我的』。……（中略）不思量意，不在意中思量，不從意思量，不思量『意是我的』。不思量法，不在法中思量，不從法思量，不思量『法是我的』。不思量意識，不在意識中思量，不從意識思量，不思量『意識是我的』。不思量意觸，不在意觸中思量，不從意觸思量，不思量『意觸是我的』。凡以這意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不思量，不在其中思量，不從其思量，不思量『那是我的』。不思量一切，不在一切中思量，不從一切思量，不思量『一切都是我的』。當這麼不思量時，他在世間中不執取任何事物。不執取者不戰慄，不戰慄者就自己證涅槃，他知道：『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比丘們！這是那一切思量之根絕所適合的道跡。」

31. 根絕所適當的經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一切思量之根絕所適當的道跡，你們要聽它！你們要好好作意！我將說了。」

比丘們！什麼是一切思量之根絕所適當的道跡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不思量眼，不在眼中思量，不從眼思量，不思量『眼是我的』。不思量色……（中略）不思量眼識……不思量眼觸……凡以這眼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不思量，不在其中思量，不從其思量，不思量『那是我的』。比丘們！因為，凡思量它，凡在其中思量，凡從其思量，凡思量『那是我的』者，則成為相異，成為相異、執著存在的世間[眾生]只歡喜存在。

……（中略）不思量舌，不在舌中思量，不從舌思量，不思量『舌是我的』。不思量味道……（中略）不思量舌識……不思量舌觸……凡以這舌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不思量，不在其中思量，不從其思量，不思量『那是我的』。比丘們！因為，凡思量它，凡在其中思量，凡從其思量，凡思量『那是我的』者，則成為相異，成為相異、執著存在的世間[眾生]只歡喜存在。……（中略）不思量意，不在意中思量，不從意思量，不思量『意是我的』。不思量法……（中略）不思量意識……不思量意觸……凡以這意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不思量，不在其中思量，不從其思量，不思量『那是我的』。比丘們！因為，凡思量它，凡在其中思量，凡從其思量，凡思量『那是我的』者，則成為相異，成為相異、執著存在的世間[眾生]只歡喜存在。

比丘們！凡所有蘊、界、處之所及，他不思量，不在其中思量，不從其思量，不思量『那是我的』。當這麼不思量時，他在世間中不執取任何事物。不執取者不戰慄，不戰慄者就自己證涅槃，他知道：『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比丘們！這是那一切思量之根絕所適當的道跡。」

32. 根絕所適當的經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一切思量之根絕所適當的道跡，你們要聽它！你們要好好作意！我將說了。」

比丘們！你們怎麼想：眼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35. 六處相應

「而凡為無常的，是苦的，或是樂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苦、變易法，你們適合認為：『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的真我。』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色……（中略）眼識……眼觸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凡以這眼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是苦的，或是樂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苦、變易法，你們適合認為：『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的真我。』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中略）。

「舌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味道……舌識……舌觸……凡以這舌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中略）。

「法……意識……意觸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凡以這意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是苦的，或是樂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苦、變易法，你們認為：『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的真我。』是否適當的呢？」

「大德！這確實不是。」

「比丘們！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眼上厭，在色上厭，在眼識上厭，在眼觸上厭，在凡以這眼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上也都

厭。……（中略）在舌上厭，在味道上……（中略），在凡以這舌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上也都厭。……（中略）在意上厭，在法上厭，在意識上厭，在意觸上厭，在凡以這意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上也都厭。厭者離染，從離貪而被解脫，在已解脫時，有『[這是]解脫』之智，他知道：『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比丘們！這是那一切思量之根絕所適當的道路。」

一切品第三，其攝頌：

「一切與二則捨斷，遍知在後二則，
燃燒與被征服，適合的與二則適當的，
此被稱為品。」

生法品(33-42)

33-42. 生法等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那裡……（中略）。

「比丘們！一切都是生法。比丘們！什麼是一切都是生法呢？比丘們！眼是生法，色……眼識……眼觸是生法，凡以這眼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都是生法。

……（中略）舌……味道……舌識……舌觸……凡以這舌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都是生法。身……（中略）意是生法，法是生法，意識是生法，意觸是生法，凡以這意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都是生法。

比丘們！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眼上厭，在色上……在眼識上……在眼觸上……（中略）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第一

比丘們！一切都是老法。……（中略）簡要的。第二

比丘們！一切都是病法。……（中略）。第三

比丘們！一切都是死法。……（中略）。第四

比丘們！一切都是愁法。……（中略）。第五

比丘們！一切都是污染法。……（中略）。第六
比丘們！一切都是滅盡法。……（中略）。第七
比丘們！一切都是消散法。……（中略）。第八
比丘們！一切都是集法。……（中略）。第九
比丘們！一切都是滅法。……（中略）。第十
生法品第四，其攝頌：

「生、老、病、死，愁與污染，
滅盡、消散、集與滅法，它們為十則。」

一切無常品(43-52)

43-51. 無常等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那裡……（中略）。

「比丘們！一切都是無常的。比丘們！什麼是一切都是無常的呢？比丘們！眼是無常的，色是無常的，眼識是無常的，眼觸是無常的，凡以這眼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都是無常的。

……（中略）舌是無常的，味道是無常的，舌識是無常的，舌觸是無常的，凡以這舌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都是無常的。身是無常的……（中略）意是無常的，法是無常的，意識是無常的，意觸是無常的，凡以這意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都是無常的。

比丘們！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眼上厭，在色上厭，在眼識上厭，在眼觸上厭，在凡以這眼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上也都厭。

……（中略）在意上厭，在法上厭，在意識上厭，在意觸上厭，在凡以這意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上也都厭；厭者離染，從離貪而被解脫，在已解脫時，有『[這是]解脫』之智，他知道：『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第一

比丘們！一切都是苦的。……（中略）。第二
比丘們！一切都是無我。……（中略）。第三

比丘們！一切都應該被證知。……（中略）。第四
比丘們！一切都應該被遍知。……（中略）。第五
比丘們！一切都應該被捨斷。……（中略）。第六
比丘們！一切都應該被作證。……（中略）。第七
比丘們！一切都應該被以證知遍知。……（中略）。第八
比丘們！一切都是困厄的。……（中略）。第九

52. 被逼惱經

「**比丘**們！一切都是被逼惱的。比丘們！什麼是一切都是被逼惱的呢？比丘們！眼是被逼惱的，色是被逼惱的，眼識是被逼惱的，眼觸是被逼惱的，凡以這眼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都是被逼惱的。

……（中略）舌是被逼惱的，味道是被逼惱的，舌識是被逼惱的，舌觸是被逼惱的，凡以這舌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都是被逼惱的。身是被逼惱的……（中略）意是被逼惱的，法是被逼惱的，意識是被逼惱的，意觸是被逼惱的，凡以這意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都是被逼惱的。

比丘們！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眼上厭，在色上厭，在眼識上厭，在眼觸上厭，在凡以這眼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上也都厭。

……（中略）在意上厭，在法上厭，在意識上厭，在意觸上厭，在凡以這意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上也都厭；厭者離染，從離貪而被解脫，在已解脫時，有『[這是]解脫』之智，他知道：『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一切無常的品第五，其攝頌：

「無常、苦、無我，應該被證知、應該被遍知，
應該被捨斷、應該被作證，應該被以證知遍知，
困厄的、被逼惱的，此被稱為品。」

六處篇第一個五十則完成，其品的攝頌：

「無常、雙品，一切、生法品，
以無常品為五十則，以此被稱為第五。」

無明品(53-62)

53. 無明的捨斷經

起源於舍衛城。

那時，某位比丘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對怎樣知、怎樣見者來說無明被捨斷而生起明？」

「比丘！當知、見眼是無常的時，無明被捨斷而生起明。當知、見色是無常的時，無明被捨斷而生起明。眼識……眼觸……當知、見凡以這眼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都是無常的時，無明被捨斷而生起明。

耳……鼻……舌……身……當知、見意是無常的時，無明被捨斷而生起明。法[……]意識……意觸……當知、見凡以這意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都是無常的時，無明被捨斷而生起明。

比丘！對這麼知、這麼見者來說無明被捨斷而生起明。」

54. 結的捨斷經

「大德！對怎樣知、怎樣見者來說結被捨斷？」

「比丘！當知、見眼是無常的時，結被捨斷。色……眼識……眼觸……當知、見凡以這眼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都是無常的時，結被捨斷。

耳……鼻……舌……身……意……法……意識……意觸……當知、見凡以這意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都是無常的時，結被捨斷。

比丘！對這麼知、這麼見者來說結被捨斷。」

55. 結的根除經

「大德！對怎樣知、怎樣見者來說結走到根除？」

35. 六處相應

「比丘！當知、見眼是無我的時，結走到根除。色……眼識……眼觸……當知、見凡以這眼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都是無我的時，結走到根除。

耳……鼻……舌……身……意……法……意識……意觸……當知、見凡以這意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都是無我的時，結走到根除。

比丘！對這麼知、這麼見者來說結走到根除。」

56. 煩惱的捨斷經

「大德！對怎樣知、怎樣見者來說煩惱被捨斷？」……（中略）。

57. 煩惱的根除經

「大德！對怎樣知、怎樣見者來說煩惱走到根除？」……（中略）。

58. 煩惱潛在趨勢的捨斷經

「大德！對怎樣知、怎樣見者來說煩惱潛在趨勢被捨斷？」……（中略）。

59. 煩惱潛在趨勢的根除經

「大德！對怎樣知、怎樣見者來說煩惱潛在趨勢走到根除？」

「比丘！當知、見眼是無我的時，來到煩惱潛在趨勢的根除。……（中略）。

耳……鼻……舌……身……意……法……意識……意觸……當知、見凡以這意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都是無我的時，煩惱潛在趨勢走到根除。

比丘！對這麼知、這麼見者來說，煩惱潛在趨勢走到根除。」

60. 一切取的遍知經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為了一切取的遍知之法，你們要聽它！」

35. 六處相應

比丘們！什麼是為了一切取的遍知之法呢？緣於眼與諸色生起眼識，三者的會合而有觸，以觸為緣而有受。比丘們！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眼上厭，在色上厭，在眼識上厭，在眼觸上厭，在受上厭。厭者離染，從離貪而被解脫，他以解脫而了知：『取已被我遍知。』

緣耳與諸聲音生起……緣鼻與諸氣味……緣舌與諸味道……緣身與諸所觸……緣意與諸法生起意識，三者的會合而有觸，以觸為緣而有受。比丘們！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意上厭，在法上厭，在意識上厭，在意觸上厭，在受上厭。厭者離染，從離貪而被解脫，他以解脫而了知：『取已被我遍知。』

比丘們！這是為了一切取的遍知之法。」

61. 一切取的耗盡經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為了一切取的耗盡之法，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什麼是為了一切取的耗盡之法呢？緣於眼與諸色生起眼識，三者的會合而有觸，以觸為緣而有受。比丘們！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眼上厭，在色上厭，在眼識上厭，在眼觸上厭，在受上厭。厭者離染，從離貪而被解脫，他以解脫而了知：『取已被我耗盡。』

……（中略）緣舌與諸味道生起舌識……（中略）緣意與諸法生起意識，三者的會合而有觸，以觸為緣而有受。比丘們！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意上厭，在法上厭，在意識上厭，在意觸上厭，在受上厭。厭者離染，從離貪而被解脫，他以解脫而了知：『取已被我耗盡。』

比丘們！這是為了一切取的耗盡之法。」

62. 一切取的耗盡經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為了一切取的耗盡之法，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什麼是為了一切取的耗盡之法呢？

比丘們！你們怎麼想：眼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是苦的，或是樂的呢？」

「苦的，大德！」

35. 六處相應

「而凡為無常、苦、變易法，你們適合認為：『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的真我。』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色……（中略）眼識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中略）。

「眼觸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凡以這眼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中略）。

「耳……鼻……舌……身……意……法……意識……意觸……凡以這意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是苦的，或是樂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苦、變易法，你們適合認為：『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的真我。』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比丘們！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眼上厭，在色上厭，在眼識上厭，在眼觸上厭，在凡以這眼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上也都厭。.....（中略）在舌上厭，在味道上厭，在舌識上厭，在舌觸上厭，在凡以這舌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上也都厭。.....（中略）在意上厭，在法上厭，在意識上厭，在意觸上厭，在凡以這意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上也都厭。厭者離染，從離貪而被解脫，在已解脫時，有『[這是]解脫』之智，他知道：『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比丘們！這是為了一切取的耗盡之法。」

無明品第四，其攝頌：

「無明、結二，煩惱二說，

煩惱潛在趨勢在後二則，遍知，二則耗盡，

此被稱為品。」

鹿網品(63-73)

63. 鹿網經

起源於舍衛城。

那時，尊者鹿網去見世尊。……（中略）在一旁坐下的尊者鹿網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被稱為『獨住、獨住』，大德！什麼情形是獨住？什麼情形是有伴同住？」

「鹿網！有能被眼識知，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色，如果比丘歡喜、歡迎、持續固持那個；當他歡喜、歡迎、持續固持那個時，生起歡喜；當有歡喜時，有貪著；當有貪著時，有繫縛，鹿網！被歡喜之結所結合的比丘被稱為『有伴同住』。」

……（中略）鹿網！有能被舌識知，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味道，如果比丘歡喜、歡迎、持續固持那個；當他歡喜、歡迎、持續固持那個時，生起歡喜；當有歡喜時，有貪著；當有貪著時，有繫縛，鹿網！被歡喜之結所結合的比丘被稱為『有伴同住』。[……（中略）鹿網！有能被意識知，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法，如果比丘歡喜、歡迎、持續固持那個；當他歡喜、歡迎、持續固持那個時，生起歡喜；當有歡喜時，有貪著；當有貪著時，有繫縛，鹿網！被歡喜之結所結合的比丘被稱為『有伴同住』。]而，鹿網！即使受用少聲音的、安靜的、離人之氛圍的、人獨住的、適合獨坐的林野、荒林、邊地住處這樣住的比丘，同樣被稱為『有伴同住』。

那是什麼原因呢？因為渴愛是伴，他未捨斷，因此被稱為『有伴同住』。

鹿網！有能被眼識知，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色，如果比丘不歡喜、不歡迎、不持續固持那個；當他不歡喜、不歡迎、不持續固持那個時，歡喜被滅；當沒有歡喜時，沒有貪著；當沒有貪著時，沒有繫縛，鹿網！離被歡喜之結所結合的比丘被稱為『獨住』。

……（中略）鹿網！有能被舌識知……的味道……（中略）鹿網！有能被意識知，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法，如果

比丘不歡喜、不歡迎、不持續固持那個；當他不歡喜、不歡迎、不持續固持那個時，歡喜被滅；當沒有歡喜時，沒有貪著；當沒有貪著時，沒有繫縛，鹿網！離被歡喜之結所結合的比丘被稱為『獨住』。而，鹿網！即使住在村落邊，與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國王、國王的大臣、外道、外道弟子交往這樣住的比丘，同樣被稱為『獨住』。

那是什麼原因呢？因為渴愛是伴，他已捨斷，因此被稱為『獨住』。」

64. 鹿網經

那時，尊者鹿網去見世尊。……（中略）在一旁坐下的尊者鹿網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請世尊簡要地教導我法，我聽聞世尊的法後，能住於獨處、隱退、不放逸、熱心、自我努力，那就好了！」

「鹿網！有能被眼識知，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色，如果比丘歡喜、歡迎、持續固持那個；當他歡喜、歡迎、持續固持那個時，生起歡喜，我說：『鹿網！以歡喜集而有苦集。』

……（中略）鹿網！有能被舌識知……味道……（中略）鹿網！有能被意識知，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法，如果比丘歡喜、歡迎、持續固持那個；當他歡喜、歡迎、持續固持那個時，生起歡喜，我說：『鹿網！以歡喜集而有苦集。』

鹿網！有能被眼識知，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色，如果比丘不歡喜、不歡迎、不持續固持那個；當他不歡喜、不歡迎、不持續固持那個時，歡喜被滅，我說：『鹿網！以歡喜滅而有苦滅。』

……（中略）鹿網！有能被舌識知……味道……（中略）鹿網！有能被意識知，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法，如果比丘不歡喜、不歡迎、不持續固持那個；當他不歡喜、不歡迎、不持續固持那個時，歡喜被滅，我說：『鹿網！以歡喜滅而有苦滅。』」

那時，尊者鹿網歡喜、隨喜世尊所說後，從座位起來後向世尊問訊，然後作右繞，接著離開。

那時，當尊者鹿網住於獨自的、隱離的、不放逸的、熱心的、自我努力的時，不久，就在當生以證智自作證後，進入後住於凡善男子們為了利益正確地出家，從在家成為無家者的那個無上梵行結尾，他證知：「出生已盡，梵行已完

35. 六處相應

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而且尊者鹿網成為眾阿羅漢之一。

65. 三彌提問魔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栗鼠飼養處的竹林中。

那時，尊者三彌提去見世尊……（中略）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被稱為『魔、魔』，大德！什麼情形可能有魔或魔的安立？」

「三彌提！有眼，有色，有眼識，有能被眼識所識之法的地方，就有魔或魔的安立；有耳，有聲音，有耳識，有能被耳識所識之法的地方，就有魔或魔的安立；有鼻，有氣味，有鼻識，有能被鼻識所識之法的地方，就有魔或魔的安立；有舌，有味道，有舌識，有能被舌識所識之法的地方，就有魔或魔的安立；有身，有所觸，有身識，有能被身識所識之法的地方，就有魔或魔的安立；有意，有法，有意識，有能被意識所識之法的地方，就有魔或魔的安立。」

三彌提！沒有眼，沒有色，沒有眼識，沒有能被眼識所識之法的地方，就沒有魔或魔的安立；沒有耳……（中略）沒有鼻……（中略）沒有舌，沒有味道，沒有舌識，沒有能被舌識所識之法的地方，就沒有魔或魔的安立；沒有身……（中略）沒有意，沒有法，沒有意識，沒有能被意識所識之法的地方，就沒有魔或魔的安立。」

66. 三彌提問眾生經

「大德！被稱為『眾生、眾生』，大德！什麼情形可能有眾生或眾生的安立？」……（中略）。

67. 三彌提問苦經

「大德！被稱為『苦、苦』，大德！什麼情形可能有苦或苦的安立？」……（中略）。

68. 三彌提問世間經

「大德！被稱為『世間、世間』，大德！什麼情形可能有世間或世間的安立？」

「三彌提！有眼，有色，有眼識，有能被眼識所識之法的地方，就有世間或世間的安立……（中略）有舌……（中略）有意，有法，有意識，有能被意識所識之法的地方，就有世間或世間的安立。」

三彌提！沒有眼，沒有色，沒有眼識，沒有能被眼識所識之法的地方，就沒有世間或世間的安立……（中略）沒有舌……（中略）沒有意，沒有法，沒有意識，沒有能被意識所識之法的地方，就沒有世間或世間的安立。」

69. 優波先那-毒蛇經

有一次，尊者舍利弗與尊者優波先那住在王舍城寒林蛇頭岩洞窟處。

當時，有毒蛇掉落在尊者優波先那的身體上。

那時，尊者優波先那召喚比丘們：

「學友們！請你們過來，將我的這個身體放上床後，在身體就在這裡猶如拳中的粗糠般散掉之前，移到外面。」

當這麼說時，尊者舍利弗對尊者優波先那說這個：

「我們沒看到尊者優波先那的身體變異，或諸根變易，然而，尊者優波先那卻說這個：『學友們！請你們過來，將我的這個身體放上床後，在身體就在這裡猶如拳中的粗糠散掉之前，移到外面。』」

「確實，舍利弗學友！凡這麼想者：『我是眼』或『眼是我的』……（中略）『我是舌』或『舌是我的』……『我是意』或『意是我的』，舍利弗學友！則會有身體的變異，或諸根的變易。」

而，舍利弗學友！我不這麼想：『我是眼』或『眼是我的』……（中略）『我是舌』或『舌是我的』……『我是意』或『意是我的』，舍利弗學友！為何會有身體的變異，或諸根的變易呢？」

「因為尊者優波先那長久以來我作、我所作、慢煩惱潛在趨勢像這樣徹底地被根絕了，因此尊者優波先那不這麼想：『我是眼』或『眼是我的』……（中略）『我是舌』或『舌是我的』……『我是意』或『意是我的』。」

那時，那些比丘將尊者優波先那的身體放上床後，移到外面。

那時，尊者優波先那的身體就在那裡猶如拳中的粗糠般散掉。

70. 優波哇那直接可見的經

那時，尊者優波哇那去見世尊……（中略）在一旁坐下的尊者優波哇那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被稱為『直接可見的法、直接可見的法』，大德！什麼情形法是直接可見的、即時的、請你來看的、能引導的、應該被智者各自經驗的？」

「優波哇那！這裡，比丘以眼見色後，有色的感受與色貪的感受，在色上有自身內的貪，他知道：『我的自身內在色上有貪。』優波哇那！凡比丘以眼見色後，有色的感受與色貪的感受，在色上自身內有貪，他知道：『我的自身內在色上有貪。』者，這樣，優波哇那！法是直接可見的、即時的、請你來看的、能引導的、應該被智者各自經驗的。……（中略）。

再者，優波哇那！比丘以舌嚐味道後，有味道的感受與味道之貪的感受，在味道上自身內有貪，他知道：『我的自身內在味道上有貪。』優波哇那！凡比丘以舌嚐味道後，有味道的感受與味道之貪的感受，在味道上自身內有貪，他知道：『我的自身內在味道上有貪。』者，這樣，優波哇那！法是直接可見的、即時的、請你來看的、能引導的、應該被智者各自經驗的。……（中略）。

再者，優波哇那！比丘以意識知法後，有法的感受與法之貪的感受，在法上自身內有貪，他知道：『我的自身內在法上有貪。』優波哇那！凡比丘以意識知法後，有法的感受與法之貪的感受，在法上自身內有貪，他知道：『我的自身內在法上有貪。』者，這樣，優波哇那！法是直接可見的、即時的、請你來看的、能引導的、應該被智者各自經驗的。

優波哇那！這裡，比丘以眼見色後，有色的感受而無色貪的感受，在色上自身內沒有貪，他知道：『我的自身內在色上沒有貪。』優波哇那！凡比丘以眼見色後，有色的感受而無色貪的感受，在色上自身內沒有貪，他知道：『我的自身內在色上沒有貪。』者，這樣，優波哇那！法是直接可見的、即時的、請你來看的、能引導的、應該被智者各自經驗的。……（中略）。

再者，優波哇那！比丘以舌嚐味道後，有味道的感受而無味道之貪的感受，在味道上自身內沒有貪，他知道：『我的自身內在味道上沒有貪。』優波哇那！凡比丘以舌嚐味道後，有味道的感受而無味道之貪的感受，在味道上自身內沒有貪，他知道：『我的自身內在味道上沒有貪。』者，這樣，優波哇那！法是直接

35. 六處相應

可見的、即時的、請你來看的、能引導的、應該被智者各自經驗的。……（中略）。

再者，優波哇那！比丘以意識知法後，有法的感受而無法之貪的感受，在法上自身內沒有貪，他知道：『我的自身內在法上沒有貪。』優波哇那！凡比丘以意識知法後，有法的感受而無法之貪的感受，在法上自身內沒有貪，他知道：『我的自身內在法上沒有貪。』者，這樣，優波哇那！法是直接可見的、即時的、請你來看的、能引導的、應該被智者各自經驗的。』

※附記：關於「法」的定型句，北傳作：「說現法，說滅熾然，說不待時，說正向，說即此見，說緣自覺」（「說現法」的「說」是指「世尊所說的法」），另譯作「離諸熱惱，非時通達，即於現法，緣自覺悟」，南傳作「直接可見的、即時的、請你來看的、能引導的、應該被智者各自經驗的」，也是定型句，但多數經文在「直接可見的」前面還多一項「被世尊善說的」：

「被世尊善說的」(svākkhāto bhagavat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被幸福者很好地解說的」(is well expounded by the Blessed One)。按「善」(su-)至少還有「適切地；巧妙的；完全的」等廣泛的含意。

「直接可見的」(sandīṭṭhiko，另譯為「現見的；現證的、自見的、現世的」)，相當於「現法」、「即於現法」，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直接可見的」(directly visible)。

「即時的」(akāliko，另譯為「非時的」)，相當於「不待時」、「非時」，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即時的」(immediate)。

「請你來看的」(ehipassiko，另譯為「來見」)，相當於「即此見」，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勸誘人來並且看」(inviting one to come and see)。

「能引導的」(opaneyyiko)，相當於「正向」、「通達」，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能應用的；能引導的」(applicable; worthly of application)。

「應該被智者各自經驗的」(paccattam veditabbo viññūhī)，相當於「緣自覺」、「緣自覺悟」，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被智者親自體驗的」(to be personally experienced by the wise)。按：「智者」(viññū)，另譯為「有知；有智；識者」。

71. 六觸處經

「比丘們！凡任何比丘不如實知道六觸處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

35. 六處相應

者，那麼，他沒有住於梵行，遠離這法與律。」

當這麼說時，某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這裡，我完蛋了，因為我不如實知道六觸處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

「比丘！你怎麼想：你認為眼：『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的真我。』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比丘！好！比丘！這裡，眼：『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這個應該以正確之慧如實被你看見。這就是苦的結束。……（中略）。

你認為舌：『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的真我。』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比丘！好！比丘！這裡，你應該以正確之慧這樣善見這舌為：『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就是苦的結束。……（中略）。

你認為意：『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的真我。』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比丘！好！比丘！這裡，你應該以正確之慧這樣善見這意為：『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就是苦的結束。」

72. 六觸處經

「比丘們！凡任何比丘不如實知道六觸處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者，那麼，他沒有住於梵行，遠離這法與律。」

當這麼說時，某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這裡，我完蛋了，因為我不如實知道六觸處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

「比丘！你怎麼想：你認為眼：『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嗎？」

「是的，大德！」

「比丘！好！比丘！這裡，你應該以正確之慧這樣善見這眼為：『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

這樣，這將是為了未來不再生而被你捨斷的第一個觸處。……（中略）。

你認為舌：『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嗎？」

35. 六處相應

「是的，大德！」

「比丘！好！比丘！這裡，你應該以正確之慧這樣善見這舌為：『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

這樣，這將是為了未來不再生而被你捨斷的第四個觸處。……（中略）。

你認為意：『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嗎？」

「是的，大德！」

「比丘！好！比丘！這裡，你應該以正確之慧這樣善見這意為：『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

這樣，這將是為了未來不再生而被你捨斷的第六個觸處。」

73. 六觸處經

「[比丘](#)們！凡任何比丘不如實知道六觸處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者，那麼，他沒有住於梵行，遠離這法與律。」

當這麼說時，某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這裡，[我完蛋了](#)，因為我不如實知道六觸處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

「比丘！你怎麼想：眼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是苦的還是樂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苦的、[變易法](#)，適合被這樣認為：『[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的真我](#)。』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耳.....鼻.....舌.....身.....。

「意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是苦的還是樂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苦的、[變易法](#)，適合被這樣認為：『[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的真我](#)。』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比丘！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眼上厭，在耳上厭，在鼻上厭，在舌上厭，在身上厭，在意上厭；厭者離染，從離貪而被解脫，在已解脫時，有『[這是]解脫』之智，他知道：『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鹿網品第七，其攝頌：

「鹿網二說，三彌提四則，
優波先那、優波哇那，六觸處三則。」

病人品(74-83)

74. 病人經

起源於舍衛城。

那時，某位比丘去見世尊。……（中略）

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在那樣的住處，有某位新的、少被知道的、生病、受苦、重病的比丘，大德！請世尊出自憐愍，去見那位比丘，那就好了！」

那時，世尊聽到新的之語與生病之語，像這樣，已知：「那是少被知道的比丘。」後，去見那位比丘。

那位比丘看見正從遠處走來的世尊。看見後，在臥床上移動。

那時，世尊對那位比丘說這個：

「夠了，比丘！你不要在臥床上移動，有這些設置好的座位，我將坐在那裡。」

世尊在設置好的座位坐下。坐好後，世尊對那位比丘說這個：

「比丘！你是否能忍受？是否能維持？是否苦的感受減退而沒增加，其減退而沒增加被了知？」

「大德！我不能忍受，不能維持，我強烈苦的感受增加而沒減退，其增加而沒減退被了知。」

「比丘！你是否沒有任何後悔？沒有任何悔憾？」

「大德！我確實有不少的後悔，不少的悔憾。」

35. 六處相應

「比丘！那樣的話，你是否在戒上責備自己？」

「大德！我在戒上不責備自己。」

「比丘！如果你確實在戒上不責備自己，你又為何後悔與悔憾呢？」

「大德！我了知世尊所教導的法不是為了戒清淨的緣故。」

「比丘！如果你確實了知我所教導的法不是為了戒清淨的緣故，那，比丘！你了知我所教導的法是為了什麼的緣故？」

「大德！我了知世尊所教導的法是為了離貪的緣故。」

「比丘！好！好！比丘！你了知我所教導的法是為了離貪的緣故，好！比丘！因為我所教導的法是為了離貪的緣故。比丘！你怎麼想：眼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凡……（中略）耳……鼻……舌……身……意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是苦的，或是樂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苦的、**變易法**，你適合認為：『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的真我。』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比丘！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眼上厭，在耳上厭……（中略）在意上厭；厭者**離染**，從**離貪**而被解脫，在已解脫時，有『[這是]解脫』之智，他知道：『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世尊說這個，那位悅意的比丘歡喜世尊所說。

而當這個解說被說時，那位比丘的**遠塵、離垢之法眼**生起：

「凡任何**集法**都是**滅法**。」

75. 病人經

那時，某位**比丘**……（中略）那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在那樣的住處，有某位新的、少被知道的、生病、受苦、重病的比丘，大德！請世尊**出自憐愍**，去見那位比丘，**那就好了！**」

那時，世尊聽到新的之語與生病之語，像這樣，已知：「那是少被知道的比丘」後，去見那位比丘。

35. 六處相應

那位比丘看見正從遠處走來的世尊。看見後，在臥床上移動。

那時，世尊對那位比丘說這個：

「夠了，比丘！你不要在臥床上移動，有這些設置好的座位，我將坐在那裡。」

世尊在設置好的座位坐下。

坐好後，世尊對那位比丘說這個：

「比丘！你是否能忍受？是否能維持？是否苦的感受減退而沒增加，其減退而沒增加被了知？」

「大德！我不能忍受，不能維持……（中略）……」

「大德！我在戒上不責備自己。」

「比丘！如果你確實在戒上不責備自己，你又為何後悔與悔憾呢？」

「大德！我了知世尊所教導的法不是為了戒清淨。」

「比丘！如果你確實了知我所教導的法不是為了戒清淨，那，比丘！你了知我所教導的法是為了什麼？」

「大德！我了知世尊所教導的法是為了無取著般涅槃。」

「比丘！好！好！比丘！你了知我所教導的法是為了無執取般涅槃，好！比丘！因為我所教導的法是為了無執取般涅槃。比丘！你怎麼想：眼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凡……（中略）耳……鼻……舌……身……意……意識……意觸……凡以這意觸為緣生起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是苦的，或是樂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苦的、變易法，你適合認為：『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的真我。』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比丘！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眼上厭……（中略）在意上……在意識上……在意觸上厭，凡以這意觸為緣生起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都厭；厭者離染，從離貪而被解脫，在已解脫時，有『[這是]解脫』之智，他知道：『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世尊說這個，那位悅意的比丘歡喜世尊所說。

而當這個解說被說時，那位比丘的心不執取後從諸煩惱被解脫。

35. 六處相應

76. 羅陀-無常經

那時，尊者羅陀去見世尊。……（中略）在一旁坐下的尊者羅陀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請世尊簡要地教導我法，我聽聞世尊的法後，能住於獨處、隱退、不放逸、熱心、自我努力，那就好了！」

「羅陀！凡是無常的，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羅陀！什麼是無常的，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呢？眼是無常的……色是無常的……眼識……眼觸……凡以這眼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都是無常的，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中略）舌……身……意是無常的，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法……意識……意觸……凡以這意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都是無常的，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羅陀！凡是無常的，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

77. 羅陀-苦經

「羅陀！凡是苦的，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羅陀！什麼是苦的，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呢？羅陀！眼是苦的，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色……眼識……眼觸……凡以這眼觸……（中略）或不苦不樂受也都是苦的，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中略）意是苦的……法……意識……意觸……凡以這意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都是苦的，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羅陀！凡是苦的，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

78. 羅陀-無我經

「羅陀！凡是無我，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羅陀！什麼是無我呢？羅陀！眼是無我，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色……眼識……眼觸……凡以這眼觸……（中略）意是無我……法……意識……意觸……凡以這意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都是無我，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羅陀！凡是無我，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

79. 無明的捨斷經

那時，某位比丘去見世尊。……（中略）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有一法，凡對它的捨斷，比丘的無明被捨斷，明生起嗎？」

「比丘！有一法，凡對它的捨斷，比丘的無明被捨斷，明生起。」

「大德！但哪一法，凡對它的捨斷，比丘的無明被捨斷，明生起呢？」

「比丘！無明是一法，凡對它的捨斷，比丘的無明被捨斷，明生起。」

「大德！但對怎樣知、怎樣見之比丘來說無明被捨斷，明生起呢？」

「比丘！當知、見眼是無常的時，比丘的無明被捨斷，明生起。色……眼識……眼觸……當知、見凡以這眼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都是無常的時，比丘的無明被捨斷，明生起。」

……（中略）當知、見意是無常的時，比丘的無明被捨斷，明生起。法……意識……意觸……當知、見凡以這意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都是無常的時，比丘的無明被捨斷，明生起。

比丘！對這麼知、這麼見的比丘來說無明被捨斷，明生起。」

80. 無明的捨斷經

那時，某位比丘……（中略）說這個：

「大德！有一法，凡對它的捨斷，比丘的無明被捨斷，明生起嗎？」

「比丘！有一法，凡對它的捨斷，比丘的無明被捨斷，明生起。」

「大德！但哪一法，凡對它的捨斷，比丘的無明被捨斷，明生起呢？」

「比丘！無明是一法，凡對它的捨斷，比丘的無明被捨斷，明生起。」

「大德！但對怎樣知、怎樣見之比丘來說無明被捨斷，明生起呢？」

「比丘！這裡，比丘已聽聞：『一切法都是不足以執著。』比丘！而這正是這樣，比丘已聽聞：『一切法都是不足以執著。』他證知一切法；證知一切法後[MN.37]，他遍知一切法；遍知一切法後，他從其他的[觀點]看見一切相：從其他的看見眼，色……眼識……眼觸……也從其他的看見凡以這眼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

……（中略）從其他的看見意，法……意識……意觸……也從其他的看見凡以這意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

35. 六處相應

比丘！對這麼知、這麼見的比丘來說無明被捨斷，明生起。」

81. 眾多比丘經

那時，眾多比丘去見世尊……（中略）在一旁坐下的那些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這裡，其他外道遊行者們這麼問我們：『道友們！為了什麼目的跟隨沙門喬達摩修梵行呢？』

大德！被這麼問時，我們這麼回答那些其他外道遊行者：『道友們！是為了苦的遍知而跟隨世尊修梵行。』

大德！被這麼問時，我們這麼回答就是世尊的所說之說，不以不實而毀謗世尊，法、隨法地解說，而任何如法的種種說不來到應該被呵責處嗎？」

「比丘們！當被這麼問，你們這麼回答時，確實就是我的所說之說，不以不實而毀謗我，法、隨法地解說，而任何如法的種種說不來到應該被呵責處，因為，比丘們！你們是為了苦的遍知而跟隨我修梵行。」

比丘們！如果其他外道遊行者們再這麼問你們：『那麼，道友們！為了遍知哪個苦而跟隨沙門喬達摩修梵行呢？』

比丘們！被這麼問時，你們應該這麼回答那些其他外道遊行者：『道友們！為了遍知眼是苦的而跟隨世尊修梵行；為了遍知色是苦的……（中略）為了遍知凡以這眼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都是苦的而跟隨世尊修梵行……（中略）為了遍知意是苦的……（中略）為了遍知凡以這意觸為緣生起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都是苦的而跟隨世尊修梵行，道友們！為了遍知這個苦而跟隨世尊修梵行。』

比丘們！當被這麼問時，你們應該這麼回答那些其他外道遊行者。」

82. 世間之間經

那時，某位比丘去見世尊……（中略）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被稱為『世間、世間』，大德！什麼情形被稱為『世間』？」

「比丘！『破散』，因此被稱為『世間』。」

而什麼為『破散』？比丘！眼為破散，色為破散，眼識為破散，眼觸為破散，凡以這眼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都為破散。

35. 六處相應

.....（中略）舌為破散.....（中略）意為破散，法為破散，意識為破散，意觸為破散，凡以這意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都為破散。

比丘！『破散』，因此被稱為『世間』。」

83. 帕辜那之間經

那時，尊者帕辜那.....（中略）在一旁坐下的尊者帕辜那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有那個眼，當安立關於過去已般涅槃、已切斷虛妄、已切斷路徑、已終結輪迴、已超越一切苦的諸佛時，能以該眼安立嗎？.....（中略）大德！有那個舌，當安立關於過去已般涅槃、已切斷虛妄、已切斷路徑、已終結輪迴、已超越一切苦的諸佛時，能以該舌安立嗎？.....（中略）大德！有那個意，當安立關於過去已般涅槃、已切斷虛妄、已切斷路徑、已終結輪迴、已超越一切苦的諸佛時，能以該意安立嗎？」

「帕辜那！沒有那個眼，當安立關於過去已般涅槃、已切斷虛妄、已切斷路徑、已終結輪迴、已超越一切苦的諸佛時，能以該眼安立.....（中略）帕辜那！沒有那個舌，當安立關於過去已般涅槃、已切斷虛妄、已切斷路徑、已終結輪迴、已超越一切苦的諸佛時，能以該舌安立.....（中略）帕辜那！沒有那個意，當安立關於過去已般涅槃、已切斷虛妄、已切斷路徑、已終結輪迴、已超越一切苦的諸佛時，能以該意安立。」

病人品第八，其攝頌：

「病人二說，以及羅陀四則在後，
無明二說，比丘、世間與帕辜那。」

闡陀品(84-93)

84. 壞散法經

起緣於舍衛城。

那時，尊者阿難去見世尊.....（中略）在一旁坐下的尊者阿難對世尊說這個：

35. 六處相應

「大德！被稱為『世間、世間』，大德！什麼情形被稱為『世間』？」

「阿難！凡壞散法被稱為聖者之律中的世間。」

阿難！而什麼為壞散法？阿難！眼為壞散法，色為壞散法，眼識為壞散法，眼觸為壞散法，凡以這眼觸為緣……（中略）也都為壞散法。

……（中略）舌為壞散法，味道為壞散法，舌識為壞散法，舌觸為壞散法，凡以這舌觸為緣……（中略）也都為壞散法。……（中略）意為壞散法，法為壞散法，意識為壞散法，意觸為壞散法，凡以這意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都為壞散法。

阿難！凡壞散法被稱為聖者之律中的世間。」

85. 世間是空經

那時，尊者阿難……（中略）對世尊說這個：

「被稱為：『世間是空、世間是空』，大德！什麼情形被稱為『世間是空』？」

「阿難！因為以我或我所是空，因此被稱為『世間是空』。」

阿難！什麼是以我或我所是空呢？阿難！眼以我或我所是空，色以我或我所是空，眼識以我或我所是空，眼觸以我或我所是空……（中略）凡以意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都以我或我所是空。

阿難！因為以我或我所是空，因此被稱為『世間是空』。」

86. 簡要法經

在一旁坐下的尊者阿難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請世尊簡要地教導我法，我聽聞世尊的法後，能住於獨處、隱退、不放逸、熱心、自我努力，那就好了！」

「阿難！你們怎麼想：眼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是苦的，或是樂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苦、變易法，你們適合認為：『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的真我。』嗎？」

35. 六處相應

「大德！這確實不是。」

「色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 (中略)

「眼識..... (中略) 凡以這眼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是苦的，或是樂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苦、變易法，你們適合認為：『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的真我。』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 (中略) 。

「舌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 (中略)

「舌識.....舌觸..... (中略) 凡以這意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是苦的，或是樂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苦、變易法，你們認為：『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的真我。』是否適當的呢？」

「大德！這確實不是。」

..... (中略) 。

「阿難！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眼上厭..... (中略) 在凡以這意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上也都厭。厭者離染，從離貪而被解脫，在已解脫時，有『[這是]解脫』之智，他知道：『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87. 閻陀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栗鼠飼養處的竹林中。

當時，尊者舍利弗與尊者摩訶純陀，以及尊者闍陀住在耆闍崛山。

當時，尊者闍陀在那裡是生病、受苦、重病者。

那時，尊者舍利弗在傍晚時，從獨坐中出來，去見尊者摩訶純陀。抵達後，對尊者摩訶純陀說這個：

「純陀學友！我們走，讓我們去見尊者闍陀，為探病者。」

那時，尊者舍利弗與尊者摩訶純陀去見尊者闍陀。抵達後，在設置好的座位坐下。

坐好後，尊者舍利弗對尊者闍陀說這個：

「闍陀學友！你是否能忍受？是否能維持？是否苦的感受減退而沒增加，其減退而沒增加被了知？」

「舍利弗學友！我不能忍受，不能維持，我強烈苦的感受增加而沒減退，其增加而沒減退被了知，學友！猶如有力氣的男子以銳利的刀刃劈開頭。同樣的，學友！在我的頭裡有激烈的風切割。

學友！我不能忍受，不能維持……（中略）沒減退被了知，學友！猶如有力氣的男子以堅固的皮繩綁頭箍。同樣的，學友！[在我的]頭裡有激烈的頭痛。

學友！我不能忍受，不能維持……（中略）沒減退被了知，學友！猶如熟練的屠牛夫或屠牛夫的徒弟，以銳利的牛刀切開腹部。同樣的，學友！[在我的]腹部中有激烈的風切割。

學友！我不能忍受，不能維持……（中略）沒減退被了知，學友！猶如兩位有力氣的男子各捉住較弱男子一邊手臂後，在炭火坑上燒、烤。同樣的，學友！[在我的]身體裡有激烈的熱病。

學友！我不能忍受，不能維持，我強烈苦的感受增加而沒減退，其增加而沒減退被了知，學友！我要拿刀[自殺]，我不期待活命。」

「闍陀學友！不要拿刀[自殺]，讓闍陀學友維持生存，我們希求闍陀學友維持生存著，如果闍陀學友沒有適當的食物，我將為闍陀學友遍求；如果闍陀學友沒有適當的醫藥，我將為闍陀學友遍求；如果闍陀學友沒有適當的看護者，我將看護闍陀學友，闍陀學友！不要拿刀[自殺]，讓闍陀學友維持生存，我們希求闍陀學友維持生存著。」

「舍利弗學友！我非沒有適當的食物，我有適當的食物；我非沒有適當的醫

35. 六處相應

藥，我有適當的醫藥；我非沒有適當的看護者，我有適當的看護者，又，學友！大師長久被我以合意、非不合意地尊敬；學友！因為對大師應該以合意、非不合意地尊敬，這對弟子來說是適當的，舍利弗學友！請你這麼憶持：『闡陀比丘將無應該被責備的而拿刀[自殺]。』』

「我們想問尊者闡陀一點[問題]，如果尊者闡陀允許為問題作解答的話。」

「問吧！舍利弗學友！聽了後，我將知道。」

「闡陀學友！你認為眼、眼識、能被眼識所識知之法：『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的真我。』……（中略）闡陀學友！你認為舌、舌識、能被舌識所識知之法：『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的真我。』……（中略）闡陀學友！你認為意、意識、能被意識所識知之法：『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的真我。』嗎？」

「舍利弗學友！我認為眼、眼識、能被眼識所識知之法：『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中略）舍利弗學友！我認為舌、舌識、能被舌識所識知之法：『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中略）舍利弗學友！我認為意、意識、能被意識所識知之法：『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

「闡陀學友！在眼、眼識、能被眼識所識知之法上看見什麼、證知什麼後，你認為眼、眼識、能被眼識所識知之法：『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中略）闡陀學友！在舌、舌識、能被舌識所識知之法上看見什麼、證知什麼後，你認為舌、舌識、能被舌識所識知之法：『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中略）闡陀學友！在意、意識、能被意識所識知之法上看見什麼、證知什麼後，你認為意、意識、能被意識所識知之法：『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呢？」

「舍利弗學友！在眼、眼識、能被眼識所識知之法上看見滅、證知滅後，我認為眼、眼識、能被眼識所識知之法：『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中略）舍利弗學友！在舌、舌識、能被舌識所識知之法上看見滅、證知滅後，我認為舌、舌識、能被舌識所識知之法：『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中略）舍利弗學友！在意、意識、能被意識所識知之法上看見滅、證知滅後，我認為意、意識、能被意識所識知之法：『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

當這麼說時，尊者摩訶純陀對尊者闡陀說這個：

「闡陀學友！因此，在這裡，那位世尊的教說應該被經常好好作意：

『對依止者來說有搖動，對無依止者來說沒有搖動，

35. 六處相應

當沒有搖動時有寧靜，當有寧靜時沒有傾斜，
當沒有傾斜時沒有來去，當沒有來去時沒有死亡與往生，
當沒有死亡與往生時就不在此世不在他世不在兩者的中間，這就是苦的結束。』」 [MN.144, Ud.74]

那時，尊者舍利弗與尊者摩訶純陀以此勸誠來勸誠尊者闍陀後，從座位起來後離開。

那時，尊者闍陀在那些(兩位)尊者離開不久時，拿刀[自殺]了。

那時，尊者舍利弗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舍利弗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尊者闍陀拿刀[自殺]了，他的趣處是哪裡？來世是什麼？」

「舍利弗！闍陀比丘不是就在你面前記說他無應該被責備的嗎？」

「大德！有一個名叫晡波跋若的跋耆村落，在那裡，尊者闍陀有諸朋友俗家、諸親友俗家、諸應該被斥責的俗家。」

「舍利弗！闍陀比丘確實有這些諸朋友俗家、諸親友俗家、諸應該被斥責的俗家，但，舍利弗！我不說：『到那樣的程度他是有應該被責備的。』

舍利弗！凡那個身體倒下而執取另一個身體者，我說：『他是有應該被責備的。』闍陀比丘沒有那樣。

舍利弗！你要這麼憶持：『闍陀比丘無應該被責備的而拿刀[自殺]。』」

88. 富樓那經

那時，尊者富樓那去見世尊，抵達後……（中略）在一旁坐下的尊者富樓那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請世尊簡要地教導我法，我聽聞世尊的法後，能住於獨處、隱退、不放逸、熱心、自我努力，那就好了！」

「富樓那！有能被眼識知，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色，如果比丘歡喜、歡迎、持續固持那個；當他歡喜、歡迎、持續固持那個時，生起歡喜，我說：『富樓那！以歡喜集而有苦集。』

……（中略）富樓那！有舌所識知……（中略）富樓那！有能被意識知，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法，如果比丘歡喜、歡迎、持續固持那個；當他歡喜、歡迎、持續固持那個時，生起歡喜，我說：『富樓那！以歡喜集而有苦集。』

35. 六處相應

富樓那！有能被眼識知，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色，如果比丘不歡喜、不歡迎、不持續固持那個；當他不歡喜、不歡迎、不持續固持那個時，歡喜被滅，我說：『富樓那！以歡喜滅而有苦滅。』

.....（中略）富樓那！有能被意識知，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法，如果比丘不歡喜、不歡迎、不持續固持那個；當他不歡喜、不歡迎、不持續固持那個時，歡喜被滅，我說：『富樓那！以歡喜滅而有苦滅。』

富樓那！被我這些簡要的教誡所教誡，你將住到什麼地方去？」

「大德！有個叫輸南巴蘭陀的地方，我將住到那裡去。」

「富樓那！輸南巴蘭陀人凶惡，富樓那！輸南巴蘭陀人粗暴，富樓那！如果輸南巴蘭陀人辱罵、誹謗你，富樓那！在那裡，你將怎麼想？」

「大德！如果輸南巴蘭陀人辱罵、誹謗我，在那裡，我將這麼想：『輸南巴蘭陀人是善的，輸南巴蘭陀人是極善的，他們沒以拳打我。』世尊！在那裡，我將這麼想，善逝！在那裡，我將這麼想。」

「但，富樓那！如果輸南巴蘭陀人以拳打你，富樓那！在那裡，你將怎麼想？」

「大德！如果輸南巴蘭陀人以拳打我，在那裡，我將這麼想：『輸南巴蘭陀人是善的，輸南巴蘭陀人是極善的，他們沒以土塊打我。』世尊！在那裡，我將這麼想，善逝！在那裡，我將這麼想。」

「但，富樓那！如果輸南巴蘭陀人以土塊打你，富樓那！在那裡，你將怎麼想？」

「大德！如果輸南巴蘭陀人以土塊打我，在那裡，我將這麼想：『輸南巴蘭陀人是善的，輸南巴蘭陀人是極善的，他們沒以棍棒打我。』世尊！在那裡，我將這麼想，善逝！在那裡，我將這麼想。」

「但，富樓那！如果輸南巴蘭陀人以棍棒打你，富樓那！在那裡，你將怎麼想？」

「大德！如果輸南巴蘭陀人以棍棒打我，在那裡，我將這麼想：『輸南巴蘭陀人是善的，輸南巴蘭陀人是極善的，他們沒以刀殺我。』世尊！在那裡，我將這麼想，善逝！在那裡，我將這麼想。」

「但，富樓那！如果輸南巴蘭陀人以刀殺你，富樓那！在那裡，你將怎麼想？」

「大德！如果輸南巴蘭陀人以刀殺我，在那裡，我將這麼想：『輸南巴蘭陀

35. 六處相應

人是善的，輸南巴蘭陀人是極善的，他們沒以利刃奪我性命。』世尊！在那裡，我將這麼想，善逝！在那裡，我將這麼想。」

「但，富樓那！如果輸南巴蘭陀人以利刃奪你性命，富樓那！在那裡，你將怎麼想？」

「大德！如果輸南巴蘭陀人以利刃奪我性命，在那裡，我將這麼想：『有那以這身體與生命為厭惡、慚恥、嫌惡的世尊弟子遍求殺手，但我卻不求而得。』世尊！在那裡，我將這麼想，善逝！在那裡，我將這麼想。」

「富樓那！好！好！具備這調御與寂靜，你將能住在輸南巴蘭陀地區。富樓那！現在是那個**你考量的時間**。」

那時，尊者富樓那歡喜、隨喜世尊所說後，從座位起來後向世尊問訊，然後作右繞，接著收拾好住所，然後取衣鉢，向輸南巴蘭陀地方出發遊行。次第進行遊行，抵達輸南巴蘭陀地方，在那裡，尊者富樓那就住在輸南巴蘭陀地方。

那時，尊者富樓那就在那個雨季裡，使五百位**優婆塞**知道；就在那個雨季裡，使五百位**優婆夷**知道；就在那個雨季裡，他證得三明；就在那個雨季裡，他般涅槃。

那時，眾多比丘去見世尊……（中略）。

在一旁坐下的那些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那位被世尊簡要教誡所教誡，名叫富樓那的善男子死了，他的趣處是哪裡？來世是什麼？」

「比丘們！富樓那善男子是賢智者，他依法、隨法而行，在法上不困擾我。比丘們！善男子富樓那已般涅槃了。」

89. 婆醯雅經

那時，尊者婆醯雅去見世尊……（中略）。

在一旁坐下的尊者婆醯雅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請世尊簡要地教導我法，我聽聞世尊的法後，能住於獨處、隱退、不放逸、熱心、自我努力，**那就好了！**」

「婆醯雅！你怎麼想：眼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是苦的，或是樂的呢？」

「苦的，大德！」

35. 六處相應

「而凡為無常、苦、變易法，你適合認為：『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
的真我。』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色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中略）

眼識……（中略）眼觸……（中略）。

「凡以這意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是常的，或是無常的
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是苦的，或是樂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苦、變易法，你適合認為：『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
的真我。』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婆醯雅！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眼上厭，在色上厭，在眼識上厭，在
眼觸上厭……（中略）在凡以這意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上厭；
厭者離染，從離貪而被解脫，在已解脫時，有『[這是]解脫』之智，他知道：『出
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那時，尊者婆醯雅歡喜、隨喜世尊所說後，從座位起來後向世尊問訊，然後
作右繞，接著離開。

那時，當尊者婆醯雅住於獨自的、隱離的、不放逸的、熱心的、自我努力的
時，不久，就在當生以證智自作證後，進入後住於凡善男子們為了利益正確地出
家，從在家成為無家者的那個無上梵行結尾，他證知：「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
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而且尊者婆醯雅成為眾阿羅漢
之一。

90. 摾動經

「比丘們！擾動是病，擾動是腫瘤，擾動是箭。」

比丘們！因此，如來住於不擾動、離箭。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如果比丘也希望：『願住於不擾動、離箭！』則不
應該思量眼，不應該在眼中思量，不應該從眼思量，不應該思量『眼是我的』；

35. 六處相應

不應該思量色，不應該在色中思量，不應該從色思量，不應該思量『色是我的』；不應該思量眼識，不應該在眼識中思量，不應該從眼識思量，不應該思量『眼識是我的』；不應該思量眼觸，不應該在眼觸中思量，不應該從眼觸思量，不應該思量『眼觸是我的』；凡以這眼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都不應該思量，也都不應該在其中思量，也都不應該從其思量，不應該思量『那是我的』。

不應該思量耳.....（中略）。

不應該思量鼻.....（中略）。

不應該思量舌，不應該在舌中思量，不應該從舌思量，不應該思量『舌是我的』；不應該思量味道.....（中略）不應該思量舌識.....（中略）不應該思量舌觸.....（中略）凡以這舌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都不應該思量，也都不應該在其中思量，也都不應該從其思量，不應該思量『那是我的』。

不應該思量身.....（中略）。

不應該思量意，不應該在意中思量，不應該從意思量，不應該思量『意是我的』；不應該思量法.....（中略）意識.....（中略）意觸.....（中略）凡以這意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都不應該思量，也都不應該在其中思量，也都不應該從其思量，不應該思量『那是我的』。

不應該思量一切，不應該在一切中思量，不應該從一切思量，不應該思量『一切是我的』。

當這麼思量時，他在世間中不執取任何事物；不執取者不戰慄，不戰慄者就自己證涅槃，他知道：『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91. 摾動經

「比丘們！擾動是病，擾動是腫瘤，擾動是箭。」

比丘們！因此，如來住於不擾動、離箭。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如果比丘也希望：『願住於不擾動、離箭！』則不應該思量眼，不應該在眼中思量，不應該從眼思量，不應該思量『眼是我的』；不應該思量色.....眼識.....眼觸.....凡以這眼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都不應該思量，也都不應該在其中思量，也都不應該從其思量，不應該思量『那是我的』。

35. 六處相應

比丘們！凡思量什麼，凡在什麼當中思量，凡從什麼思量，凡思量『什麼是我的』，由此之故，那成為其它方式。成為其他方式、執著生存的世間，就只歡喜著生存。……（中略）

不應該思量舌，不應該在舌中思量，不應該從舌思量，不應該思量『舌是我的』；不應該思量味道……舌識……舌觸……凡以這舌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都不應該思量，也都不應該在其中思量，也都不應該從其思量，不應該思量『那是我的』。

比丘們！凡思量什麼，凡在什麼當中思量，凡從什麼思量，凡思量『什麼是我的』，由此之故，那成為其它方式。成為其他方式、執著生存的世間，就只歡喜著生存。……（中略）

不應該思量意，不應該在意中思量，不應該從意思量，不應該思量『意是我的』……意識……意觸……凡以這意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都不應該思量，也都不應該在其中思量，也都不應該從其思量，不應該思量『那是我的』。

比丘們！凡思量什麼，凡在什麼當中思量，凡從什麼思量，凡思量『什麼是我的』，由此之故，那成為其它方式。成為其他方式、執著生存的世間，就只歡喜著生存。

比丘們！凡所有蘊、界、處之所及也都不應該思量，也都不應該在其中思量，也都不應該從其思量，不應該思量『那是我的』。

當這麼思量時，他在世間中不執取任何事物。不執取者不戰慄，不戰慄者就自己證涅槃，他知道：『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92. 一對經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一對，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什麼是一對呢？

眼與色，耳與聲，鼻與諸氣味，舌與諸味道，身與諸所觸，意與法，比丘們！這被稱為一對。

比丘們！如果任何人說這個：『拒絕這一對後，我要安立另一個一對。』其言語根據一被詢問就不可能回答，且更會遭到惱害，那是什麼原因呢？

比丘們！正如那不在[感官的]境域中。」

93. 一對經

「比丘們！緣於一對後而生成識。比丘們！怎樣緣一對後而生成識呢？

緣於眼與諸色生起眼識，眼是無常的、變易、變異；色是無常的、變易、變異，這樣，這一對是動的、搖擺的、無常的、變易、變異，眼識是無常的、變易、變異，那生起眼識的所有因、所有緣，也是無常的、變易、變異。比丘們！而緣於無常緣生起的眼識，哪裡有常的呢？

比丘們！凡這三法的會合、集合、結合，被稱為眼觸，眼觸也是無常的、變易、變異，那生起眼觸的所有因、所有緣，也是無常的、變易、變異。比丘們！而緣於無常緣生起的眼觸，哪裡有常的呢？

比丘們！被接觸後感受，被接觸後意圖，被接觸後認知，這樣，這些法也是動的、搖擺的、無常的、變易、變異。

耳.....（中略）緣於舌與諸味道生起舌識，舌是無常的、變易、變異；味道是無常的、變易、變異，這樣，這一對是動的、搖擺的、無常的、變易、變異；舌識是無常的、變易、變異，那生起舌識的所有因、所有緣，也是無常的、變易、變異。比丘們！而緣於無常緣生起的舌識，哪裡有常的呢？比丘們！凡這三法的會合、集合、結合，被稱為舌觸，舌觸也是無常的、變易、變異，那生起舌觸的所有因、所有緣，也是無常的、變易、變異。比丘們！而緣於無常緣生起的舌觸，哪裡有常的呢？比丘們！被接觸後感受，被接觸後意圖，被接觸後認知，這樣，這些法也是動的、搖擺的、無常的、變易、變異。身.....（中略）緣意與法後生起意識，意是無常的、變易、變異；法是無常的、變易、變異，這樣，這一對是動的、搖擺的、無常的、變易、變異；意識是無常的、變易、變異，那生起意識的所有因、所有緣，也是無常的、變易、變異。比丘們！而緣於無常緣生起的意識，哪裡有常的呢？比丘們！凡這三法的會合、集合、結合，被稱為意觸，意觸也是無常的、變易、變異。那生起意觸的所有因、所有緣，也是無常的、變易、變異。比丘們！而緣於無常緣生起的意觸，哪裡有常的呢？比丘們！被接觸後感受，被接觸後意圖，被接觸後認知，這樣，這些法也是動的、搖擺的、無常的、變易、變異。

這樣，比丘們！緣一對後而生成識。」

闡陀品第九其攝頌：

「壞散，空，集中，闡陀，富樓那，婆醯雅，

擾動兩說，一對二則在後。」

六品(94-103)

94. 不調御-不護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這些六觸處不調御、不守護、不保護、不自制，是苦的帶來者，哪六個呢？」

比丘們！眼觸處不調御、不守護、不保護、不防護，是苦的帶來者。

.....（中略）比丘們！舌觸處不調御、不守護、不保護、不防護，是苦的帶來者。.....（中略）比丘們！意觸處不調御、不守護、不保護、不防護，是苦的帶來者。

比丘們！這些六觸處不調御、不守護、不保護、不防護，是苦的帶來者。

比丘們！這些六觸處善調御、善守護、善保護、善防護，是樂的帶來者，哪六個呢？

比丘們！眼觸處善調御、善守護、善保護、善防護，是樂的帶來者。

.....（中略）。比丘們！舌觸處善調御、善守護、善保護、善防護，是樂的帶來者。.....（中略）比丘們！意觸處善調御、善守護、善保護、善防護，是樂的帶來者。

比丘們！這些六觸處善調御、善守護、善保護、善防護，是樂的帶來者。」

世尊說這個.....（中略）大師又更進一步說這個：

「比丘們！六觸處不防護，就在該處遭受苦，

但凡知道如何對它們自制者，以信為伴侶而住於無漏出的。

見了悅意之色，或不悅意之色後，

在悅意的[色]上除去貪之路，並且不會被『我所不愛的』沾污了心。

聽了所愛的或不愛的兩類聲音後，在所愛的聲音上不會被迷昏，

在不愛的[聲音]上除去瞋之行，並且不會被『我所不愛的』沾污了心。

聞了芳香、悅意的氣味，或聞了不淨、不快的，

在不快的[氣味]上除去嫌惡，在可愛的[氣味]上不會被欲誘導。

吃了美味的，或有時吃了不美味的，

吃了美味的不染著，對不美味的不出現排斥。

被樂觸所接觸不沈醉，被苦所接觸不顫動，
在苦樂兩觸上平等，哪一種都不認同、[不反對](#)。
任何虛妄想的人，攀住虛妄想，
排除一切意所作依存於家的後，[依存於離欲而行動](#)。
當意在六[處]上這麼善修習時，如果接觸，心不到處動搖，
比丘們！克服了那些貪與瞋，到生死的[彼岸](#)。」

95. 瑪魯迦之子經

那時，尊者瑪魯迦之子去見世尊……（中略）在一旁坐下的尊者瑪魯迦之子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請世尊簡要地教導我法，我聽聞世尊的法後，能住於獨處、隱退、不放逸、熱心、自我努力，[那就好了！](#)」

「瑪魯迦之子！這裡，現在，我們將對年輕的比丘說，實在是因為你已衰老、已年老、高齡、年邁、已到了老人期的比丘，請求什麼簡要的教誡呢？」

「大德！雖然我已衰老，已年老，高齡，年邁，已到了老人期，大德！請世尊簡要地教導我法，請善逝簡要地教導我法，也許我能了知世尊所講述的義理，也許我能成為世尊所講述的繼承人。」

「瑪魯迦之子！你怎麼想：你對那些能被眼識知而未曾見過、以前未曾見過、你未看見、你不可能看見的色，有欲，或貪，或情愛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你對那些能被耳識知而未曾聽過、以前未曾聽過、你未聽、你不可能聽的聲音，有欲，或貪，或情愛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你對那些能被鼻識知而未曾聞過、以前未曾聞過、你未聞、你不可能聞的氣味，有欲，或貪，或情愛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你對那些能被舌識知而未曾嚐過、以前未曾嚐過、你未嚐、你不可能嚐的味道，有欲，或貪，或情愛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你對那些能被身識知而未曾接觸過、以前未曾接觸過、你未接觸、你不可能接觸的所觸，有欲，或貪，或情愛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你對那些能被意識知而未曾了知過、以前未曾了知過、你未了知、你不可能了知的法，有欲，或貪，或情愛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瑪魯迦之子！這裡，在你所見、所聽、所覺知、所能了知的法上，在所見中將只有所見這麼多；在所聽中將只有所聽這麼多；在所覺知中將只有所覺知這麼多；在所了知中將只有所了知這麼多，瑪魯迦之子！當在你所見、所聽、所覺知、所能了知的法上，在所見中將只有所見這麼多；在所聽中將只有所聽這麼多；在所覺知中將只有所覺知這麼多；在所了知中將只有所了知這麼多時，瑪魯迦之子！則你不被它如何如何，瑪魯迦之子！當你不被它如何如何時，瑪魯迦之子！則你不在那裡，瑪魯迦之子！當你不在那裡時，瑪魯迦之子！則你也不在這裡、不在其他地方、不在兩者的中間，這就是苦的結束。」

「大德！我了知這世尊簡要所說的詳細義理：

『以念已忘失見色後，作意可愛相，

以貪著之心感受它，持續固持它。

許多感受在其中增長；從[所見]色生起，

貪婪與惱怒[亦然]，心彼此傷害，

這樣累積著苦，涅槃被說為在遠方。

以念已忘失聽聲音後，作意可愛相，

以貪著之心感受它，持續固持它。

許多感受在其中增長；從[所聽]聲音生起，

貪婪與惱怒[亦然]，心彼此傷害，

這樣累積著苦，涅槃被說為在遠方。

以念已忘失嗅氣味後，作意可愛相，

以貪著之心感受它，持續固持它。

許多感受在其中增長；從[所嗅]氣味生起，

貪婪與惱怒[亦然]，心彼此傷害，

這樣累積著苦，涅槃被說為在遠方。

以念已忘失享用味道後，作意可愛相，

以貪著之心感受它，持續固持它。

許多感受在其中增長；從[所享用]味道生起，

貪婪與惱怒[亦然]，心彼此傷害，

這樣累積著苦，涅槃被說為在遠方。

以念已忘失接觸了觸後，作意可愛相，
以貪著之心感受它，持續固持它。
許多感受在其中增長；從[所接觸的]觸生起，
貪婪與惱怒[亦然]，心被此傷害，
這樣累積著苦，涅槃被說為在遠方。
以念已忘失意識到法後，作意可愛相，
以貪著之心感受它，持續固持它。
許多感受在其中增長；從[所意識到的]法生起，
貪婪與惱怒[亦然]，心被此傷害，
這樣累積著苦，涅槃被說為在遠方。
當持念見色後，他不在色上被染著，
以離貪著之心感受它，不持續固持它。
即使見色，以及經歷感受，
他這樣運行念，[苦]被耗盡不被堆積，
這樣減少著苦，涅槃被說為在面前。
當持念聽聲音後，他不在聲音上被染著，
以離貪著之心感受它，不持續固持它。
即使聽聲音，以及經歷感受，
他這樣運行念，[苦]被耗盡不被堆積，
這樣減少著苦，涅槃被說為在面前。
當持念嗅氣味後，他不在氣味上被染著，
以離貪著之心感受它，不持續固持它。
即使嗅氣味，以及經歷感受，
他這樣運行念，[苦]被耗盡不被堆積，
這樣減少著苦，涅槃被說為在面前。
當持念享用味道後，他不在味道上被染著，
以離貪著之心感受它，不持續固持它。
即使享用味道，以及經歷感受，
他這樣運行念，[苦]被耗盡不被堆積，
這樣減少著苦，涅槃被說為在面前。
當持念接觸了觸後，他不在觸上被染著，
以離貪著之心感受它，不持續固持它。
即使接觸了觸，以及經歷感受，

35. 六處相應

他這樣運行念，[苦]被耗盡不被堆積，
這樣減少著苦，涅槃被說為在面前。
當持念意識到法後，他不在法上被染著，
以離貪著之心感受它，不持續固持它。
即使意識到法，以及經歷感受，
他這樣運行念，[苦]被耗盡不被堆積，
這樣減少著苦，涅槃被說為在面前。』

大德！我這樣了知這世尊簡要所說的詳細義理。」

「瑪魯迦之子！好！好！瑪魯迦之子！好！瑪魯迦之子！你了知我簡要所說的詳細義理：

『以念已忘失見色後，作意可愛相，
以貪著之心感受它，持續固持它。
許多感受在其中增長；從[所見]色生起，
貪婪與惱怒[亦然]，心彼此傷害，
這樣累積著苦，涅槃被說為在遠方。

..... (中略)

當持念意識到法後，他不在法上被染著，
以離貪著之心感受它，不持續固持它。
即使意識到法，以及經歷感受，
他這樣運行念，[苦]被耗盡不被堆積，
這樣減少著苦，涅槃被說為在面前。』

瑪魯迦之子！我簡要所說的詳細義理應該被這樣理解。」

那時，尊者瑪魯迦之子歡喜、隨喜世尊所說後，從座位起來後向世尊問訊，然後作右繞，接著離開。

那時，當尊者瑪魯迦之子住於獨自的、隱離的、不放逸的、熱心的、自我努力的時，不久，就在當生以證智自作證後，進入後住於凡善男子們為了利益正確地出家，從在家成為無家者的那個無上梵行結尾，他證知：「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而且尊者瑪魯迦之子成為眾阿羅漢之一。

96. 退失法經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退失法、不退失法、六勝處，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而什麼是退失法？

比丘們！這裡，比丘以眼見色後，生起隨順於結的惡不善之憶念與意向，比丘如果容忍它，不捨斷、不驅離、不作終結、不使之走到不存在，比丘們！比丘應該知道此：『我在善法上退失了，因為這被世尊稱為退失法。』……（中略）。

再者，比丘們！比丘以舌嚐味道後，生起……（中略）。

再者，比丘們！比丘由意識法後，生起隨順於結的惡不善之憶念與意向，比丘如果容忍它，不捨斷、不驅離、不作終結、不使之走到不存在，比丘們！比丘應該知道此：『我在善法上退失了，因為這被世尊稱為退失法。』比丘們！這是退失法。

比丘們！而什麼是不退失法？

比丘們！這裡，比丘以眼見色後，生起隨順於結的惡不善之憶念與意向，比丘如果不容忍它，捨斷、驅離、作終結、使之走到不存在，比丘們！比丘應該知道此：『我在善法上不退失，因為這被世尊稱為不退失法。』……（中略）。

再者，比丘們！比丘以舌嚐味道後，生起……（中略）。

再者，比丘們！比丘由意識法後，生起隨順於結的惡不善之憶念與意向，比丘如果不容忍它，捨斷、驅離、作終結、使之走到不存在，比丘們！比丘應該知道此：『我在善法上不退失，因為這被世尊稱為不退失法。』比丘們！這是不退失法。

比丘們！而什麼是六勝處？

比丘們！這裡，比丘以眼見色後，不生起隨順於結的惡不善之憶念與意向，比丘們！比丘應該知道此：『這處已被征服，因為這被世尊稱為勝處。』……（中略）。

再者，比丘們！比丘由意識法後，不生起隨順於結的惡不善之憶念與意向，比丘們！比丘應該知道此：『這處已被征服，因為這被世尊稱為勝處。』比丘們！這被稱為六勝處。」

97. 住於放逸經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住於放逸與住於不放逸，你們要聽它！」

35. 六處相應

比丘們！而什麼是住於放逸？

比丘們！如果眼根住於不防護者，則在能被眼所識的色上心墮落；如果那心已墮落，則無欣悅；當無欣悅時，則無喜；當無喜時，則無寧靜；當無寧靜時，則有苦；心苦者，則不入定；當心得定時，則法不顯現；因為法的不顯現，這樣就以住於放逸為名。

.....（中略）比丘們！如果舌根住於不防護者，則在能被舌所識的味道上心墮落.....（中略）這樣就以住於放逸為名。.....（中略）比丘們！如果意根住於不防護者，則在能被意所識的法上心墮落；如果那心已墮落，則無欣悅；當無欣悅時，則無喜；當無喜時，則無寧靜；當無寧靜時，則有苦；心苦者，則不入定；當心得定時，則法不顯現；因為法的不顯現，這樣就以住於放逸為名。比丘們！這是住於放逸。

比丘們！而什麼是住於不放逸？

比丘們！如果眼根住於防護者，則在能被眼所識的色上心不墮落；如果心已不墮落，則欣悅被生；當已歡悅時，則喜被生；當意喜時，則身寧靜；身已寧靜者，則住於樂；心樂者，則入定；當心得定時，則法顯現；因為法的顯現，這樣就以住於不放逸為名。

.....（中略）比丘們！如果舌根住於防護者，則在能被舌所識的味道上心不墮落；如果心已不墮落.....（中略）這樣就以住於不放逸為名。.....（中略）。

比丘們！如果意根住於防護者，則在能被意所識的法上心不墮落；如果心已不墮落，則欣悅被生；當已歡悅時，則喜被生；當意喜時，則身寧靜；身已寧靜者，則住於樂；心樂者，則入定；當心得定時，則法顯現；因為法的顯現，這樣就以住於不放逸為名。比丘們！這是住於不放逸。」

98. 自制經

「比丘們！我將教導自制與不自制，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而什麼是不自制？

比丘們！有能被眼識知，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色，如果比丘歡喜、歡迎、持續固持它，比丘們！比丘應該知道此：『我在善法上退失了，因為這被世尊稱為退失。』

.....（中略）比丘們！有能被舌識知[，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貪染]的味道.....（中略）比丘們！有能被意識知，令人想要

35. 六處相應

的、可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法，如果比丘歡喜、歡迎、持續固持它，比丘們！比丘應該知道此：『我在善法上退失了，因為這被世尊稱為退失。』比丘們！這樣是不自制。

比丘們！而什麼是自制？

比丘們！有能被眼識知，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色，如果比丘不歡喜、不歡迎、不持續固持它，比丘們！比丘應該知道此：『我在善法上不退失，因為這被世尊稱為不退失。』

比丘們！有能被舌識知……的味道……（中略）比丘們！有能被意識知，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法，如果比丘不歡喜、不歡迎、不持續固持它，比丘們！比丘應該知道此：『我在善法上不退失，因為這被世尊稱為不退失。』比丘們！這樣是自制。」

99. 定經

「比丘們！你們要修習定，比丘們！得定的比丘如實知道。如實知道什麼呢？」

如實知道『眼是無常的』，如實知道『色是無常的』，如實知道『眼識是無常的』，如實知道『眼觸是無常的』，如實知道『凡以這眼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都是無常的』。

……（中略）如實知道『意是無常的』，法……意識……意觸……如實知道『凡以這意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都是無常的』。

比丘們！你們要修習定，比丘們！得定的比丘如實知道。」

100. 獨坐經

「比丘們！你們要著手努力於獨坐，比丘們！獨坐的比丘如實知道。如實知道什麼呢？」

如實知道『眼是無常的』，如實知道『色是無常的』，如實知道『眼識是無常的』，如實知道『眼觸是無常的』，如實知道『凡以這眼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都是無常的』。

……（中略）如實知道『凡以這意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都是無常的』。

比丘們！你們要著手努力於獨坐，比丘們！獨坐的比丘如實知道。」

101. 非你們的經

「**比丘**們！凡非你們的，你們要捨斷！捨斷了它，必將對你們有利益與安樂。比丘們！而什麼是非你們的？

比丘們！眼非你們的，你們要捨斷！捨斷了它，必將對你們有利益與安樂；色非你們的，你們要捨斷！捨斷了它，必將對你們有利益與安樂；眼識非你們的，你們要捨斷！捨斷了它，必將對你們有利益與安樂；眼觸非你們的，你們要捨斷！捨斷了它，必將對你們有利益與安樂；凡以這眼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都不是你們的，你們要捨斷！捨斷了它，必將對你們有利益與安樂。

耳非你們的，你們要捨斷！捨斷了它，必將對你們有利益與安樂；聲音非你們的，你們要捨斷！捨斷了它，必將對你們有利益與安樂；耳識非你們的，你們要捨斷！捨斷了它，必將對你們有利益與安樂；耳觸非你們的，你們要捨斷！捨斷了它，必將對你們有利益與安樂；凡以這耳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都不是你們的，你們要捨斷！捨斷了它，必將對你們有利益與安樂。

鼻非你們的，你們要捨斷！捨斷了它，必將對你們有利益與安樂；氣味非你們的，你們要捨斷！捨斷了它，必將對你們有利益與安樂；鼻識非你們的，你們要捨斷！捨斷了它，必將對你們有利益與安樂；鼻觸非你們的，你們要捨斷！捨斷了它，必將對你們有利益與安樂；凡以這鼻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都不是你們的，你們要捨斷！捨斷了它，必將對你們有利益與安樂。

舌非你們的，你們要捨斷！捨斷了它，必將對你們有利益與安樂；味道非你們的，你們要捨斷！捨斷了它，必將對你們有利益與安樂；舌識非你們的，你們要捨斷！捨斷了它，必將對你們有利益與安樂；舌觸非你們的，你們要捨斷！捨斷了它，必將對你們有利益與安樂；凡以這舌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都不是你們的，你們要捨斷！捨斷了它，必將對你們有利益與安樂。

.....（中略）意非你們的，你們要捨斷！捨斷了它，必將對你們有利益與安樂；法非你們的，你們要捨斷！捨斷了它，必將對你們有利益與安樂；意識非你們的，你們要捨斷！捨斷了它，必將對你們有利益與安樂；意觸非你們的，你們要捨斷！捨斷了它，必將對你們有利益與安樂；凡以這意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

35. 六處相應

苦、或不苦不樂受也都不是你們的，你們要捨斷！捨斷了它，必將對你們有利益與安樂。

比丘們！猶如在這祇樹林中，人們會拿走草、薪木、枝條、樹葉，或燒掉，或依他想的而作，你們會這麼想：『人們拿走我們，或燒掉，或依他想的而作。』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那是什麼原因呢？大德！因為這不是我，也不是我所。」

「同樣的，比丘們！眼非你們的，你們要捨斷！捨斷了它，必將對你們有利益與安樂；色非你們的……眼識……眼觸……（中略）凡以這意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都不是你們的，你們要捨斷！捨斷了它，必將對你們有利益與安樂。」

102. 非你們的經

「**比丘**們！凡非你們的，你們要捨斷！捨斷了它，必將對你們有利益與安樂。比丘們！而什麼是非你們的？」

比丘們！眼非你們的，你們要捨斷！捨斷了它，必將對你們有利益與安樂；色非你們的，你們要捨斷！捨斷了它，必將對你們有利益與安樂；眼識非你們的，你們要捨斷！捨斷了它，必將對你們有利益與安樂；眼觸非你們的，你們要捨斷！捨斷了它，必將對你們有利益與安樂……（中略）凡以這意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都不是你們的，你們要捨斷！捨斷了它，必將對你們有利益與安樂。

比丘們！凡非你們的，你們要捨斷！捨斷了它，必將對你們有利益與安樂。」

103. 優陀羅經

「**比丘**們！優陀羅羅摩子說這樣的話：『這確實是明智者，這確實是征服一切者，這確實是未根絕腫瘤根的根絕者。』比丘們！但當優陀羅羅摩子說：『我是明智者。』時，他非明智者；當說：『我是征服一切者。』時，他非征服一切者；說：『我的腫瘤根已根絕。』而腫瘤根未根絕。比丘們！這裡，當正確地說

時，比丘應該說：『這確實是明智者，這確實是征服一切者，這確實是未根絕腫瘤根的根絕者。』

比丘們！而怎樣是明智者呢？比丘們！當比丘如實知道六觸處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時，比丘們！這樣的比丘是明智者。

比丘們！而怎樣的比丘是征服一切者呢？比丘們！當比丘如實知六觸處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後，不執取後成為解脫者後，不執取後成為解脫者，比丘們！這樣的比丘是征服一切者。

比丘們！而怎樣是比丘的未根絕腫瘤根已根絕呢？比丘們！『腫瘤』，這是對於這父母生成，米粥積聚，無常、塗身、按摩、破壞、分散法之四大身的同義語，比丘們！『腫瘤根』，這是對渴愛的同義語。比丘們！當比丘的渴愛已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比丘們！這樣是比丘的未根絕腫瘤根已根絕。

比丘們！優陀羅羅摩子說這樣的話：『這確實是明智者，這確實是征服一切者，這確實是未根絕腫瘤根的根絕者。』比丘們！但當優陀羅羅摩子說：『我是明智者。』時，他非明智者；當說：『我是征服一切者。』時，他非征服一切者；說：『我的腫瘤根已根絕。』而腫瘤根未根絕。比丘們！這裡，當正確地說時，比丘應該說：『這確實是明智者，這確實是征服一切者，這確實是未根絕腫瘤根的根絕者。』」

六品第十，其攝頌：

「二則執著、退失，住於放逸與自制，

定、獨坐，二則非你們的與優陀羅。」

六處篇第二個五十則完成，其品的攝頌：

「無明與鹿網，病人、闡陀為第四，

以六品為五十，這是第二個五十則。」

第一個一百。

軛安穩品(104-113)

104. 軛安穩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我將教導軛安穩法的教說，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有能被眼識知，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色，這些對如來說已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他講述為了捨斷那些的努力，因此，如來被稱為『軛安穩者』。……（中略）

比丘們！有能被意識知，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法，這些對如來說已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他講述為了捨斷那些的努力，因此，如來被稱為『軛安穩者』。

比丘們！這是軛安穩法的教說。」

105. 執取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當有什麼時，執取什麼後，則生起自身內的樂與苦呢？」

「大德！我們的法以世尊為根本……（中略）。」

「比丘們！當有眼時，執取眼後，則生起自身內的樂與苦。」

.....（中略）當有意時，執取意後，則生起自身內的樂與苦。

比丘們！你們怎麼想：眼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是苦的，或是樂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苦、變易法，不執取它後，會生起自身內的樂與苦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中略）。

35. 六處相應

「舌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是苦的，或是樂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苦、變易法，不執取它後，會生起自身內的樂與苦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中略）。

「意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是苦的，或是樂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苦、變易法，不執取它後，會生起自身內的樂與苦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比丘們！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眼上厭……（中略）在意上厭；厭者離染，從離貪而被解脫，在已解脫時，有『[這是]解脫』之智，我了知：『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106. 苦的集起經

「比丘們！我將教導苦的集起與滅沒，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什麼是苦的集起？緣於眼與諸色生起眼識，三者的會合而有觸，以觸為緣而有受(而受存在)，以受為緣而有渴愛，比丘們！這是苦的集起。……（中略）

緣於舌與諸味道生起舌識，三者的會合而有觸，以觸為緣而有受，以受為緣而有渴愛，比丘們！這是苦的集起。……（中略）緣於意與諸法生起意識，三者的會合為觸，以觸為緣而有受，以受為緣而有渴愛，比丘們！這是苦的集起。

比丘們！什麼是苦的滅沒？緣於眼與諸色生起眼識，三者的會合而有觸，以觸為緣而有受，以受為緣而有渴愛，就以那個渴愛的無餘褪去與滅而有取滅(而取滅存在)，以取滅而有滅，以滅而有生滅，以生滅而老、死、愁、悲、苦、憂、絕望被滅，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滅，比丘們！這是苦的滅沒。……（中略）

緣於舌與諸味道生起舌識……（中略）緣於意與諸法生起意識，三者的會合為觸，以觸為緣而有受，以受為緣而有渴愛，就以那個渴愛的無餘褪去與滅而有取

35. 六處相應

滅，以取滅而有有滅，以有滅而有生滅，以生滅而老、死、愁、悲、苦、憂、絕望被滅，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滅，比丘們！這是苦的滅沒。」 [SN.12.43]

107. 世間的集起經

「比丘們！我將教導世間的集起與滅沒，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什麼是世間的集起？緣於眼與諸色生起眼識，三者的會合而有觸，以觸為緣而有受(而受存在)，以受為緣而有渴愛，以渴愛為緣而有取，以取為緣而有有，以有為緣而有生，以生為緣而老、死、愁、悲、苦、憂、絕望生起，比丘們！這是世間的集起。……（中略）

緣於舌與諸味道生起舌識……（中略）緣於意與諸法生起意識，三者的會合而有觸，以觸為緣而有受，以受為緣而有渴愛，以渴愛為緣而有取，以取為緣而有有，以有為緣而有生，以生為緣而老、死、愁、悲、苦、憂、絕望生起，比丘們！這是世間的集起。

比丘們！什麼是世間的滅沒？緣於眼與諸色生起眼識，三者的會合而有觸，以觸為緣而有受，以受為緣而有渴愛，就以那個渴愛的無餘褪去與滅而有取滅(而取滅存在)，以取滅而有有滅，以有滅而有生滅，以生滅而老、死、愁、悲、苦、憂、絕望被滅，比丘們！這是世間的滅沒。……（中略）緣於舌與諸味道生起……（中略）緣於意與諸法生起意識，三者的會合為觸，以觸為緣而有受，以受為緣而有渴愛，就以那個渴愛的無餘褪去與滅而有取滅，以取滅而有有滅……（中略）這是世間的滅沒，比丘們！這是世間的滅沒。」 [SN.12.41]

108. 我是優勝者經

「比丘們！當有什麼時，執取什麼後，對什麼執著，有『我是優勝者』，或有『我是同等者』，或有『我是下劣者』呢？」

「大德！我們的法以世尊為根本[……（中略）]。」

「比丘們！當有眼時，執取眼後，對眼執著，有『我是優勝者』，或有『我是同等者』，或有『我是下劣者』。」

……（中略）當有舌時……（中略）當有意時，執取意後，對意執著，有『我是優勝者』，或有『我是同等者』，或有『我是下劣者』。

35. 六處相應

比丘們！你們怎麼想：眼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是苦的，或是樂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苦、變易法，不執取它後，有『我是優勝者』，或有『我是同等者』，或有『我是下劣者』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中略）。

「舌……身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中略）。

「意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是苦的，或是樂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苦、變易法，不執取它後，有『我是優勝者』，或有『我是同等者』，或有『我是下劣者』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比丘們！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眼上厭……（中略）在意上厭；厭者離染，從離貪而被解脫，在已解脫時，有『[這是]解脫』之智，我了知：『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109. 會被結縛經

「比丘們！我將教導會被結縛的法與結，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什麼是會被結縛的法？什麼是結呢？

比丘們！眼是會被結縛的法；凡在那裡有欲貪者，在那裡有結。

……（中略）舌是會被結縛的法……（中略）意是會被結縛的法；凡在那裡有欲貪者，在那裡有結。

比丘們！這些被稱為會被結縛的法；這是結。」

110. 會被執取經

「比丘們！我將教導會被執取的法與執取，你們要聽它！」

35. 六處相應

比丘們！什麼是會被執取的法？什麼是執取呢？

比丘們！眼是會被執取的法；凡在那裡有欲貪者，在那裡有執取。

.....（中略）舌是會被執取的法.....（中略）意是會被執取的法；凡在那裡有欲貪者，在那裡有執取。

比丘們！這些被稱為會被執取的法；這是執取。」

111. 內處遍知經

「比丘們！眼的不自證、不遍知、不離貪、不捨斷，不能有苦的滅盡。

耳.....鼻.....舌.....身.....的不自證、不遍知、不離貪、不捨斷意，不能有苦的滅盡。

比丘們！眼的自證、遍知、離貪、捨斷，則能有苦的滅盡。

耳.....鼻.....舌.....身.....的自證、遍知、離貪、捨斷意，則能有苦的滅盡。」

112. 外處遍知經

「比丘們！色的不自證、不遍知、不離貪、不捨斷，不能有苦的滅盡。

聲音.....氣味.....味道.....所觸.....的不自證、不遍知、不離貪、不捨斷法，則不能有苦的滅盡。

比丘們！色的自證、遍知、離貪、捨斷，能有苦的滅盡。

聲音.....氣味.....味道.....所觸.....的自證、遍知、離貪、捨斷法，能有苦的滅盡。」

113. 屏息側聽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親戚村的磚屋中。

那時，獨處、獨坐的世尊說這法的教說：

「緣於眼與諸色生起眼識，三者的會合而有觸，以觸為緣而有受(而受存在)，以受為緣而有渴愛，以渴愛為緣而有取，以取為緣而有有，以有為緣而有生；以生為緣而老、死、愁、悲、苦、憂、絕望生起，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集。.....（中略）

35. 六處相應

緣於舌與諸味道生起……（中略）緣於意與諸法生起意識，三者的會合為觸，以觸為緣而有受，以受為緣而有渴愛，以渴愛為緣而有取，以取為緣而有有，以有為緣而有生；以生為緣而老、死、愁、悲、苦、憂、絕望生起，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集。

緣於眼與諸色生起眼識，三者的會合而有觸，以觸為緣而有受，以受為緣而有渴愛，就以那個渴愛的無餘褪去與滅而取滅（而取滅存在），以取滅而有有滅，以有滅而有生滅，以生滅而老、死、愁、悲、苦、憂、絕望被滅，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滅。……（中略）

緣於舌與諸味道生起……（中略）緣於意與諸法生起意識，三者的會合為觸，以觸為緣而有受，以受為緣而有渴愛，就以那個渴愛的無餘褪去與滅而有取滅，以取滅而有有滅……（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滅。」

當時，[某位比丘](#)站立對世尊屏息側聽。世尊看見那位站立屏息側聽的比丘。看見後，對那位比丘說這個：

「比丘！你聽見這個法的教說了嗎？」

「是的，[大德](#)！」

「比丘！你要學習這個法的教說，比丘！你要學得這個法的教說，比丘！你要憶持這個法的教說，比丘！這個法的教說是具利益，是梵行的基礎。」[SN.12.45]

軛安穩品第十一，其攝頌：

「軛安穩、執取，苦、世間、優勝者，
結、執取，遍知二則、屏息側聽。」

世間與欲的種類品(114-123)

114. 魔網經

「[比丘](#)們！有能被眼識知，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色，如果比丘歡喜、歡迎、持續固持，比丘們！這被稱為比丘進入魔的住處、進入魔的控制，對他來說被魔的捕網緊綁，他被魔的束縛所束縛，被波旬為所欲為。

35. 六處相應

.....（中略）比丘們！有能被舌識知，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味道，如果比丘歡喜、歡迎、持續固持，比丘們！這被稱為比丘進入魔的住處、進入魔的控制，對他來說被魔的捕網緊繩，他被魔的束縛所束縛，被波旬為所欲為。.....（中略）比丘們！有能被意識知，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法，如果比丘歡喜、歡迎、持續固持，比丘們！這被稱為比丘進入魔的住處、進入魔的控制，對他來說被魔的捕網緊繩，他被魔的束縛所束縛，被波旬為所欲為。

比丘們！而有能被眼識知，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色，如果比丘不歡喜、不歡迎、不持續固持，比丘們！這被稱為比丘不進入魔的住處，不進入魔的控制，對他來說不被魔的捕網緊繩，他解脫魔的束縛，不被波旬為所欲為。

.....（中略）比丘們！有能被舌識知，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味道，如果比丘不歡喜、不歡迎、不持續固持，比丘們！這被稱為比丘不進入魔的住處，不進入魔的控制，對他來說不被魔的捕網緊繩，他解脫魔的束縛，不被波旬為所欲為。.....（中略）比丘們！有能被意識知，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法，如果比丘不歡喜、不歡迎、不持續固持，比丘們！這被稱為比丘不進入魔的住處，不進入魔的控制，對他來說不被魔的捕網緊繩，他解脫魔的束縛，不被波旬為所欲為。」

115. 魔網經

「**比丘**們！有能被眼識知，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色，如果比丘歡喜、歡迎、持續固持，比丘們！這被稱為比丘在能被眼識知的色上被束縛、進入魔的住處、進入魔的控制，對他來說被魔的捕網緊繩，他被魔的束縛所束縛，被波旬為所欲為。

.....（中略）比丘們！有能被舌識知.....的味道.....（中略）比丘們！有能被意識知，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法，如果比丘歡喜、歡迎、持續固持，比丘們！這被稱為比丘在能被意識知的法上被束縛、進入魔的住處、進入魔的控制，對他來說被魔的捕網緊繩，他被魔的束縛所束縛，被波旬為所欲為。{.....（中略）}」

比丘們！而有能被眼識知，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色，如果比丘不歡喜、不歡迎、不持續固持，比丘們！這被稱為比丘在能被眼識知的色上解脫、不進入魔的住處，不進入魔的控制，對他來說不被魔的捕網緊綁，他解脫魔的束縛，不被波旬為所欲為。

.....（中略）比丘們！有能被舌識知.....的味道.....（中略）比丘們！有能被意識知，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法，如果比丘不歡喜、不歡迎、不持續固持，比丘們！這被稱為比丘在能被意識知的法上解脫、不進入魔的住處、不進入魔的控制，對他來說不被魔的捕網緊綁，他解脫魔的束縛，不被波旬為所欲為。」

116. 世間邊之行經

「**比丘**們！我說世間之邊不能以行走而被知道、被看見、被到達；比丘們！但我也說不到達世間之邊就得不到苦的結束。」

世尊說這個後，從座位起來後進入住處。

那時，世尊離去不久，那些比丘這麼想：

「學友們！世尊為我們簡要地誦說這總說，未解析義理後，從座位起來後進入住處：『比丘們！我說世間之邊不能以行走而被知道、被看見、被到達。比丘們！但我也說不到達世間之邊就得不到苦的結束。』誰能詳細解說這世尊簡要誦說的總說；未解析的義理呢？」

那時，那些比丘這麼想：

「這位**尊者**阿難，為**大師**所稱讚，同梵行智者所尊重，尊者阿難能詳細解說這世尊簡要誦說的總說；未解析的義理，讓我們去見尊者阿難。抵達後，問尊者阿難這個義理。」

那時，那些比丘去見尊者阿難。抵達後，與尊者阿難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那些比丘對尊者阿難說這個：

「阿難**學友**！世尊為我們簡要地誦說這總說，未解析義理後，從座位起來後進入住處：『比丘們！我說世間之邊不能以行走而被知道、被看見、被到達。比丘們！但我也說不到達世間之邊就得不到苦的結束。』學友！世尊離去不久，我們這麼想：『學友們！世尊為我們簡要地誦說這總說，未解析義理後，從座位起來後進入住處：「比丘們！我說世間之邊不能以行走而被知道、被看見、被到

35. 六處相應

達。比丘們！但我也說不到達世間之邊就得不到苦的結束。」誰能詳細解說這世尊簡要誦說的總說；未解析的義理呢？』學友！我們這麼想：『這位尊者阿難為大師所稱讚，同梵行智者所尊重，尊者阿難能詳細解說這世尊簡要誦說的總說；未解析的義理。讓我們去見尊者阿難。抵達後，問尊者阿難這個義理。』願尊者阿難解說吧！」

「學友們！猶如男子欲求心材，找尋心材，遍求心材，當走到有心材住立的大樹時，就越過根，越過樹幹後，想在枝葉中遍求心材，尊者們就像這樣，在大師面前略過世尊後，你們想應該在我這裡問這個義理。因為，學友們！那位世尊是知者、見者，他知道、看見；是眼已生者、智已生者、法已生者、梵已生者；為解說者、推動者、義理的闡示者、不死的施與者、法主、如來。而那正是你們應該對世尊問這個義理的時機，你們應該依世尊的解說憶持。」

「確實，阿難學友！那位世尊是知者、見者，他知道、看見；是眼已生者、智已生者、法已生者、梵已生者；為解說者、推動者、義理的闡示者、不死的施與者、法王、如來，而那正是我們應該對世尊問這個義理的時機，我們應該依世尊的解說憶持。但，尊者阿難為大師所稱讚，同梵行智者所尊重，尊者阿難能詳細解說這世尊簡要誦說的總說；未解析的義理，願尊者阿難不辭麻煩地解說吧！」

「學友們！那樣的話，請你們聽！請你們好好作意！我將說了。」

「是的，學友！」那些比丘們回答尊者阿難。

尊者阿難說這個：

「學友們！世尊為你們簡要地誦說這總說，未解析義理後，從座位起來後進入住處：『比丘們！我說世間之邊不能以行走而被知道、被看見、被到達。比丘們！但我也說不到達世間之邊就得不到苦的結束。』學友們！我詳細了知這世尊簡要誦說的總說；未解析的義理：

學友們！凡以之為在世間中之世間的解了者、世間的思量者，這被稱為聖者之律中的世間，而，學友們！以什麼為在世間中之世間的解了者、世間的思量者呢？

學友們！以眼為在世間中之世間的解了者、世間的思量者。

學友們！以耳……學友們！以鼻……學友們！以舌為在世間中之世間的解了者、世間的思量者。學友們！以身……學友們！以意為在世間中之世間的解了者、世間的思量者。

學友們！凡以之為在世間中之世間的解了者、世間的思量者，這被稱為聖者之律中的世間。

35. 六處相應

學友們！世尊為你們簡要地誦說這總說，未解析義理後，從座位起來後進入住處：『比丘們！我說世間之邊不能以行走而被知道、被看見、被到達。比丘們！但我也說不到達世間之邊就得不到苦的結束。』我這樣詳細了知這世尊簡要誦說的總說；未解析的義理。而，尊者們！如果你們希望，請你們去見世尊後，可以問這個義理，你們應該依據世尊的解說憶持。』

「是的，學友！」那些比丘回答尊者阿難後，從座位起來後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那些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世尊為我們簡要地誦說這總說，未解析義理後，從座位起來後進入住處：『比丘們！我說世間之邊不能以行走而被知道、被看見、被到達。比丘們！但我也說不到達世間之邊就得不到苦的結束。』大德！世尊離去不久，我們這麼想：『學友們！這裡，世尊為我們簡要地誦說這總說，未解析義理後，從座位起來後進入住處：「比丘們！我說世間之邊不能以行走而被知道、被看見、被到達。比丘們！但我也說不到達世間之邊就得不到苦的結束。」誰能詳細解說這世尊簡要誦說的總說；未解析的義理呢？』大德！我們這麼想：『這位尊者阿難為大師所稱讚，同梵行智者所尊重，尊者阿難能詳細解說這世尊簡要誦說的總說；未解析的義理。讓我們去見尊者阿難。抵達後，問尊者阿難這個義理。』大德！那時，我們去見尊者阿難。抵達後，問尊者阿難這個義理。

大德！尊者阿難以這些理由、這些語詞、這些文句為我們解說這個義理。」

「比丘們！阿難是賢智者；比丘們！阿難是大智慧者。」

比丘們！如果你們問我這個義理，我也會如阿難這樣的解說來解說，這是這個義理的含意，你們應該這樣憶持它。」

117. 欲的種類經

「比丘們！就在我正覺以前，還是未現正覺的菩薩時這麼想：『在這裡，我的心會多走入以前心所經驗而已過去、滅了、變易的這些五種欲，或走入現在，或少量地走入於未來。』

比丘們！我這麼想：『對以前我的心所經驗而已過去、滅了、變易的五種欲，在這裡，以適合我自己(為了我自己的利益)，我應作不放逸、念、心的守護。』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你們也一樣，你們的心會多走入以前心所經驗而已過去、滅了、變易的這些五種欲，或走入現在，或少量地走入於未來。

35. 六處相應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對那些以前你們的心所經驗而已過去、滅了、變易的五種欲，在這裡，為了你們自己的利益，你們應作不放逸、念、心的守護。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那處應該被體會：眼被滅之處，則色想被滅；那處應該被體會……（中略）舌被滅之處，則味道想被滅；那處應該被體會……（中略）意被滅之處，則法想被滅。那處應該被體會。」

世尊說這個後，從座位起來後進入住處。

那時，世尊離去不久，那些比丘這麼想：

「學友們！這裡，世尊為我們簡要地誦說這總說，未解析義理後，從座位起來後進入住處：『比丘們！因此，在這裡，那處應該被體會，眼被滅之處，則色想被滅；那處應該被體會……（中略）舌被滅之處，則味道想被滅；那處應該被體會……（中略）意被滅之處，則法想被滅。那處應該被體會。』誰能詳細解說這世尊簡要誦說的總說；未解析的義理呢？」

那時，那些比丘這麼想：

「這位尊者阿難為大師所稱讚，同梵行智者所尊重，尊者阿難能詳細解說這世尊簡要誦說的總說；未解析的義理。讓我們去見尊者阿難。抵達後，問尊者阿難這個義理。」

那時，那些比丘去見尊者阿難。抵達後，與尊者阿難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那些比丘對尊者阿難說這個：

「阿難學友！這裡，世尊為我們簡要地誦說這總說，未解析義理後，從座位起來後進入住處：『比丘們！因此，在這裡，那處應該被體會，眼被滅之處，則色想被滅；那處應該被體會……（中略）舌被滅之處，則味道想被滅；那處應該被體會……（中略）意被滅之處，則法想被滅。那處應該被體會。』學友！世尊離去不久，我們這麼想：『學友們！這裡，世尊為我們簡要地誦說這總說，未解析義理後，從座位起來後進入住處：「比丘們！因此，在這裡，那處應該被體會，眼被滅之處，則色想被滅；那處應該被體會……（中略）舌被滅之處，則味道想被滅；那處應該被體會……（中略）意被滅之處，則法想被滅。那處應該被體會。』誰能詳細解說這世尊簡要誦說的總說；未解析的義理呢？』學友！我們這麼想：『這位尊者阿難為大師所稱讚，同梵行智者所尊重，尊者阿難能詳細解說這世尊簡要誦說的總說；未解析的義理。讓我們去見尊者阿難。抵達後，問尊者阿難這個義理。』願尊者阿難解說吧！」

「學友們！猶如男子欲求心材，找尋心材，遍求心材，當走到有心材住立的……（中略）。」

35. 六處相應

「.....願尊者阿難不辭麻煩地解說吧！」

「學友們！那樣的話，你們要聽！你們要好好作意！我將說了。」

「是的，學友！」那些比丘回答尊者阿難。

尊者阿難說這個：

「學友們！世尊為你們簡要地誦說這總說，未解析義理後，從座位起來後進入住處：『比丘們！因此，在這裡，那處應該被體會，眼被滅之處，則色想被滅；那處應該被體會.....（中略）意被滅之處，則法想被滅。那處應該被體會。』學友們！我詳細了知這世尊簡要誦說的總說；未解析的義理。

學友們！世尊根據這六處滅而說：『比丘們！因此，在這裡，那處應該被體會，眼被滅之處，則色想被滅；那處應該被體會.....（中略）意被滅之處，則法想被滅。那處應該被體會。』

學友們！世尊簡要地誦說這總說，未解析義理後，從座位起來後進入住處：『比丘們！因此，在這裡，那處應該被體會，眼被滅之處，則色想被滅；那處應該被體會.....（中略）意被滅之處，則法想被滅。那處應該被體會。』我這樣詳細了知這世尊簡要誦說的總說；未解析的義理。而，尊者們！如果你們希望，請你們去見世尊。抵達後，可以問這個義理，你們應該依據世尊的解說憶持。」

「是的，學友！」那些比丘回答尊者阿難後，從座位起來後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那些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世尊為我們簡要地誦說這總說，未解析義理後，從座位起來後進入住處：『比丘們！因此，在這裡，那處應該被體會，眼被滅之處，則色想被滅；那處應該被體會.....（中略）舌被滅之處，則味道想被滅；那處應該被體會.....（中略）意被滅之處，則法想被滅。那處應該被體會。』

大德！世尊離去不久，我們這麼想：『學友們！這裡，世尊為我們簡要地誦說這總說，未解析義理後，從座位起來後進入住處：『比丘們！因此，在這裡，那處應該被體會，眼被滅之處，則色想被滅；那處應該被體會.....（中略）意被滅之處，則法想被滅。那處應該被體會。』誰能詳細解說這世尊簡要誦說的總說；未解析的義理呢？』

大德！我們這麼想：『這位尊者阿難為大師所稱讚，同梵行智者所尊重，尊者阿難能詳細解說這世尊簡要誦說的總說；未解析的義理，讓我們去見尊者阿難。抵達後，問尊者阿難這個義理。』

大德！那時，我們去見尊者阿難。抵達後，問尊者阿難這個義理。大德！尊者阿難以這些理由、這些語詞、這些文句為我們解說這個義理。』

「比丘們！阿難是賢智者；比丘們！阿難是大慧者。比丘們！如果你們問我

這個義理，我也會如阿難這樣的解說來解說，這就是這個義理，你們應該這樣憶持它。」

118. 帝釋之間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

那時，天帝釋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天帝釋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什麼因、什麼緣因而這裡一些眾生當生不證涅槃呢？而，大德！什麼因、什麼緣因而這裡一些眾生當生證涅槃呢？」

「天帝！有能被眼識知，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色，如果比丘歡喜、歡迎、持續固持那個，當他歡喜、歡迎、持續固持那個時，識是依止那個的、執取那個的，天帝！有執取的比丘不證涅槃。……（中略）

天帝！有能被舌識知……的味道……（中略）天帝！有能被意識知，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法，如果比丘歡喜、歡迎、持續固持那個，當他歡喜、歡迎、持續固持那個時，識是依止那個的、執取那個的，天帝！有執取的比丘不證涅槃。天帝！此因、此緣因而這裡一些眾生當生不證涅槃。

天帝！有能被眼識知，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色，如果比丘不歡喜、不歡迎、不持續固持那個，當他不歡喜、不歡迎、不持續固持那個時，識是不依止那個的、不執取那個的，天帝！無執取的比丘證涅槃。……（中略）

天帝！有能被舌識知……的味道……（中略）天帝！有能被意識知，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法，如果比丘不歡喜、不歡迎、不持續固持那個，當他不歡喜、不歡迎、不持續固持那個時，識是不依止那個的、不執取那個的，天帝！無執取的比丘證涅槃。天帝！此因、此緣因而這裡一些眾生當生證涅槃。」

119. 五髻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

那時，乾達婆天神之子五髻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乾達婆天神之子五髻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什麼因、什麼緣因而這裡一些眾生當生不證涅槃呢？而，大德！什麼因、什麼緣因而這裡一些眾生當生證涅槃呢？」

「五髻！有能被眼識知……（中略）五髻！有能被意識知，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法，如果比丘歡喜、歡迎、持續固持那個，當他歡喜、歡迎、持續固持那個時，識是依止那個的、執取那個的，五髻！有執取的比丘不證涅槃。五髻！此因、此緣因而這裡一些眾生當生不證涅槃。

五髻！有能被眼識知，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色……（中略）五髻！有能被意識知，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法，如果比丘不歡喜、不歡迎、不持續固持那個，當他不歡喜、不歡迎、不持續固持那個時，識是不依止那個的、不執取那個的，五髻！無執取的比丘證涅槃。五髻！此因、此緣因而這裡一些眾生當生證涅槃。」

120. 舍利弗-共住者經

有一次，尊者舍利弗住在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

那時，某位比丘去見尊者舍利弗。抵達後，與尊者舍利弗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對尊者舍利弗說這個：

「舍利弗學友！一位共住比丘放棄學後還俗了。」

「學友！當他是不守護根門者、飲食不知適量者、不專修清醒者時，這正是這樣，『學友！那位不守護根門、飲食不知適量、不專修清醒的比丘確實在有生之年將維持圓滿、遍清淨梵行。』這是不可能的。『學友！那位守護根門、飲食知適量、專修清醒的比丘確實在有生之年將維持圓滿、遍清淨梵行。』這是可能的。」

35. 六處相應

學友！如何是守護根門者呢？學友！這裡，比丘以眼見色後，不成為相的執取者、細相的執取者，因為當住於眼根的不防護時，貪婪、憂之惡不善法會流入，他依其自制而行動，保護眼根，在眼根上達到自制；以耳聽聲音後……以鼻聞氣味後……以舌嚐味道後……以身觸所觸後……以意識知法後，不成為相的執取者、細相的執取者，因為當住於意根的不防護時，貪婪、憂之惡不善法會流入，他依其自制而行動，保護意根，在意根上達到自制，學友！這樣，是守護根門者。

學友！如何是飲食知適量者呢？學友！這裡，比丘如理省察後吃食物：『既不為了娛樂，也不為了自豪，不為了裝飾，不為了莊嚴，只為了這個身體的存續、生存，為了止息傷害，為了資助梵行。這樣，我將擊退之前的感受，不激起新的感受，將有我的存續、無過失，安樂住。』學友！這樣，是飲食知適量者。

學友！如何是專修清醒者呢？學友！這裡，比丘白天以經行、安坐，使心從障礙法淨化。在初夜，以經行、安坐，使心從障礙法淨化。在中夜，以右脅作獅子臥，[左]腳放在[右]腳上後，具念、正知，作意了起來想。在後夜，再以經行、安坐，使心從障礙法淨化，學友！這樣，是專修清醒者。

學友！因此，在這裡，應該被你這麼學：『我們要成為守護根門者、飲食知適量者、專修清醒者。』學友！應該被你這麼學。」

121. 教誡羅侯羅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

那時，獨處、獨坐的世尊這樣心的深思生起：

「羅侯羅的解脫圓熟法已遍熟，讓我更進一步教導羅侯羅滅盡諸煩惱。」

那時，世尊在午前時穿好衣服、取衣鉢後，在舍衛城為了托鉢而行後，用餐之後，已從施食返回，召喚尊者羅侯羅：

「羅侯羅！取坐墊布，為了白天的住處讓我們去盲者的樹林。」

「是的，大德！」尊者羅侯羅回答世尊後，取坐墊布，緊隨在世尊之後。

當時，好幾千位跟隨世尊的天眾們心想：

「今天，世尊將更進一步教導尊者羅侯羅滅盡諸煩惱。」

那時，世尊進入盲者的樹林後，坐在某棵樹下設置好的座位。

尊者羅侯羅向世尊問訊後，也在一旁坐下。世尊對在一旁坐下的尊者羅侯羅說這個：

35. 六處相應

「羅侯羅！你怎麼想：眼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是苦的，或是樂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苦的、[變易法](#)，適合被這樣認為：『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的真我](#)。』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色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中略）。

「眼識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中略）。

「眼觸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中略）。

「凡以這眼觸為緣生起的受之類、想之類、行之類、識之類，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是苦的，或是樂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苦的、[變易法](#)，適合被這樣認為：『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的真我](#)。』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中略）。

「舌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中略）。

「舌識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中略）。

「舌觸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中略）。

「凡以這舌觸為緣生起的受之類、想之類、行之類、識之類，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是苦的，或是樂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苦的、[變易法](#)，適合被這樣認為：『這是我的，我是這

35. 六處相應

個，這是我的真我。』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中略）。

「意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是苦的，或是樂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苦的、變易法，適合被這樣認為：『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的真我。』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法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中略）。

「意識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中略）。

「意觸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中略）。

「凡以這意觸為緣生起的受之類、想之類、行之類、識之類，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是苦的，或是樂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苦的、變易法，適合被這樣認為：『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的真我。』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羅侯羅！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眼上厭，在色上厭，在眼識上厭，在眼觸上厭，凡以這眼觸為緣生起的受之類、想之類、行之類、識之類，在那上面也都厭。」

……（中略）在舌上厭，在味道上厭，在舌識上厭，在舌觸上厭，凡以這舌觸為緣生起的受之類、想之類、行之類、識之類，在那上面也都厭。……（中略）在意上厭，在法上厭，在意識上厭，在意觸上厭，凡以這意觸為緣生起的受之類、想之類、行之類、識之類，在那上面也都厭；厭者離染，從離貪而被解脫，在已解脫時，有『[這是]解脫』之智，他知道：『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世尊說這個，悅意的尊者羅侯羅歡喜世尊所說。

35. 六處相應

而當這個解說被說時，尊者羅侯羅的心不執取後從諸煩惱被解脫。

許多跟在一起的天眾們的遠塵、離垢之法眼生起：

「凡任何集法都是滅法。」 [MN.147]

122. 會被結縛的法經

「比丘們！我將教導會被結縛的法與結，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什麼是會被結縛的法？什麼是結呢？

比丘們！有能被眼識知，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色，比丘們！這些被稱為會被結縛的法，凡在那裡有欲貪者，在那裡有結.....（中略）有能被舌識知.....的味道.....（中略）有能被意識知，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法，比丘們！這些被稱為會被結縛的法，凡在那裡有欲貪者，在那裡有結。」

123. 會被執取的法經

「比丘們！我將教導會被執取的法與執取，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而哪些是會被執取的法，哪個是執取呢？比丘們！有能被眼識知，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色，比丘們！這些被稱為會被執取的法，凡在那裡有欲貪者，在那裡有執取.....（中略）有能被舌識知.....的味道.....（中略）有能被意識知，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法，比丘們！這些被稱為會被執取的法，凡在那裡有欲貪者，在那裡有執取。」

世間與欲的種類品第十二，其攝頌：

「魔網二說，世間、欲的種類，
帝釋，五髻，舍利弗與羅侯羅，
結縛、執取，此被稱為品。」

屋主品(124-133)

124. 毘舍離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毘舍離大林重閣講堂。

那時，毘舍離人屋主郁伽去見世尊。抵達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毘舍離人屋主郁伽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什麼因、什麼緣因而這裡一些眾生當生不證涅槃呢？而，大德！什麼因、什麼緣因而這裡一些眾生當生證涅槃呢？」

「屋主！有能被眼識知，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色，如果比丘歡喜、歡迎、持續固持那個，當他歡喜、歡迎、持續固持那個時，識是依止那個的、執取那個的。屋主！有執取的比丘不證涅槃。

.....（中略）屋主！有能被舌識知.....的味道.....（中略）屋主！有能被意識知，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法，如果比丘歡喜、歡迎、持續固持那個，當他歡喜、歡迎、持續固持那個時，識是依止那個的、執取那個的。屋主！有執取的比丘不證涅槃。屋主！此因、此緣因而這裡一些眾生當生不證涅槃。

屋主！有能被眼識知，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色，如果比丘不歡喜、不歡迎、不持續固持那個，當他不歡喜、不歡迎、不持續固持那個時，識是不依止那個的、不執取那個的。屋主！無執取的比丘證涅槃。

.....（中略）屋主！有能被舌識知.....的味道.....（中略）屋主！有能被意識知，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法，如果比丘不歡喜、不歡迎、不持續固持那個，當他不歡喜、不歡迎、不持續固持那個時，識是不依止那個的、不執取那個的。屋主！無執取的比丘證涅槃。屋主！此因、此緣因而這裡一些眾生當生證涅槃。」

125. 跋耆經

被我這麼聽聞：

35. 六處相應

有一次，世尊住在跋耆的象村。

那時，象村人屋主郁伽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象村人屋主郁伽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什麼因、什麼緣因而這裡一些眾生當生不證涅槃呢？而，大德！什麼因、什麼緣因而這裡一些眾生當生證涅槃呢？」

(應該依前經那樣使之詳細)

屋主！此因、此緣因而這裡一些眾生當生證涅槃。」

126. 那難陀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那難陀賣衣者的芒果園中。

那時，屋主優波離去見世尊。……（中略）在一旁坐下的屋主優波離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什麼因、什麼緣因而這裡一些眾生當生不證涅槃呢？而，大德！什麼因、什麼緣因而這裡一些眾生當生證涅槃呢？」

(應該依前經那樣使之詳細)

屋主！此因、此緣因而這裡一些眾生當生證涅槃。」

127. 婆羅墮若經

有一次，尊者賓頭盧婆羅墮若住在橋賞彌瞿師羅園。

那時，優填那王去見尊者賓頭盧婆羅墮若。抵達後，與尊者賓頭盧婆羅墮若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就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優填那王對尊者賓頭盧婆羅墮若說這個：

「婆羅墮若先生！什麼因、什麼緣，為何這些年輕的比丘們，黑髮的青年，具備青春的幸福，在人生之初期，不在感官之欲中玩樂，而在有生之年行圓滿、遍清淨梵行？」

「大王！這被有知、有見的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所說：『來！比丘們！你們對如母親般年紀的女人，應該現起她是母親的心；對如姊妹般年紀的女人，應該現起她是姊妹的心；對如女兒般年紀的女人，應該現起她是女兒的心。』大

王！此因、此緣而這些年輕的比丘們，黑髮的青年，具備青春的幸福，在人生之初期，不在感官之欲中玩樂，而在有生之年行圓滿、遍清淨梵行。」

「婆羅墮若先生！**心是搖動的**，有時，對如母親般年紀的女人，也生起貪法；對如姊妹般年紀的女人，也生起貪法；對如女兒般年紀的女人，也生起貪法，婆羅墮若先生！有其他因、其他緣，由該處，這些年輕的比丘們，黑髮的青年……（中略）而在有生之年行圓滿、遍清淨梵行？」

「大王！這被有知、有見的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所說：『來！比丘們！你們應該觀察此身從腳掌底往上，髮梢往下，皮膚所包覆充滿種種不淨的：「此身有頭髮、體毛、指甲、牙齒、皮膚、肌肉、筋腱、骨骼、骨髓、腎臟、心臟、肝臟、肋膜、脾臟、肺臟、腸子、腸間膜、胃、糞便、膽汁、痰、膿、血、汗、脂肪、眼淚、油脂、唾液、鼻涕、關節液、尿。』』大王！此因、此緣，由該處，這些年輕的比丘們，黑髮的青年……（中略）而在有生之年行圓滿、遍清淨梵行。」

「婆羅墮若先生！對那些身已修習、戒已修習、心已修習、慧已修習的比丘們來說，那是容易的，婆羅墮若先生！但對那些身未修習、戒未修習、心未修習、慧未修習的比丘們來說，那是困難的，婆羅墮若先生！有時，[心想：]『我要作意不清淨的狀態。』卻走過來如清淨的狀態，婆羅墮若先生！有其他因、其他緣，由該處，這些年輕的比丘們，黑髮的青年……（中略）而在有生之年行圓滿、遍清淨梵行？」

「大王！這被有知、有見的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所說：『來！比丘們！你們要住於守護根門：以眼見色後，你們不要成為相的執取者、**細相**的執取者，因為當住於眼根的不防護時，**貪婪**、憂之惡不善法會流入，你們應該依其**自制**而行動，你們應該保護眼根，你們應該在眼根上達到自制；以耳聽聲音後……（中略）以鼻嗅氣味後……以舌嚐味道後……以身觸**所觸**後……以意識知法後，成為相的執取者、細相的執取者，因為當住於意根的不防護時，貪婪、憂之惡不善法會流入，你們應該依其自制而行動，你們應該保護意根，你們應該在意根上達到自制。』大王！此因、此緣，由該處，這些年輕的比丘們，黑髮的青年，具備青春的幸福，在人生之初期，不在感官之欲中玩樂，而在有生之年行圓滿、遍清淨梵行。」

「不可思議啊，婆羅墮若先生！未曾有啊，婆羅墮若先生！」

婆羅墮若先生！這被有知、有見的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多麼善說，婆羅墮若先生！『這是因、這是緣，依此而這些年輕的比丘們，黑髮的青年，具備青春的幸福，在人生之初期，不在感官之欲中玩樂，而在有生之年行圓滿、遍清淨

35. 六處相應

梵行。』

婆羅墮若先生！我也一樣，每當我以身未守護、以語未守護、以心未守護，以念未現起，以諸根未防護進入內宮時，那時，貪法極度地征服我，婆羅墮若先生！但每當我以身已守護、以語已守護、以心已守護，以念已現起，以諸根已防護進入內宮時，那時，貪法不像那樣征服我。

太偉大了，婆羅墮若先生！太偉大了，婆羅墮若先生！猶如扶正顛倒的，或揭開隱藏的，或告知迷路者的道路，或在黑暗中持燈火：『有眼者們看見諸色』。同樣的，法被婆羅墮若尊師以種種法門說明。

婆羅墮若先生！這個我歸依世尊、法、比丘僧團，請婆羅墮若尊師記得我為優婆塞，從今天起終生歸依。』

128. 輸屢那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栗鼠飼養處的竹林中。

那時，屋主之子輸屢那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屋主之子輸屢那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什麼因、什麼緣因而這裡一些眾生當生不證涅槃呢？而，大德！什麼因、什麼緣因而這裡一些眾生當生證涅槃呢？」

(應該依前經那樣使之詳細)

屋主！此因、此緣因而這裡一些眾生當生證涅槃。」

129. 瞞師羅經

有一次，尊者阿難住在橋賞彌瞿師羅園。

那時，瞿師羅屋主去見尊者阿難……(中略)在一旁坐下的瞿師羅屋主對尊者阿難說這個：

「大德阿難！被稱為『種種界，種種界』，大德！什麼情形是世尊所說的種種界呢？」

「屋主！有眼界、合意的色、能感受樂之眼識，緣於觸生起樂受，屋主！有眼界、不合意的色、能感受苦之眼識，緣觸生起苦受，屋主！有眼界、能感受平靜的{合意}色、能感受不苦不樂之眼識，緣觸生起不苦不樂受。」

35. 六處相應

.....（中略）屋主！有舌界、合意的味道、能感受樂之舌識，緣觸生起樂受，屋主！有舌界、不合意的味道、能感受苦之舌識，緣觸生起苦受，屋主！有舌界、能感受平靜的味道、能感受不苦不樂之舌識，緣觸生起不苦不樂受。.....（中略）屋主！有意界、合意的法、能感受樂之意識，緣觸生起樂受，屋主！有意界、不合意的法、能感受苦之意識，緣觸生起苦受，屋主！有意界、能感受平靜的法、能感受不苦不樂之意識，緣觸生起不苦不樂受。

屋主！以此範圍為世尊所說的種種界。」

130. 訶梨迦尼經

有一次，尊者摩訶迦旃延住在拘拉拉迦拉之斷崖山，阿槃提人中。

那時，屋主訶梨迦尼去見尊者摩訶迦旃延。.....（中略）在一旁坐下的屋主訶梨迦尼對尊者摩訶迦旃延說這個：

「大德！這被世尊所說：『緣於種種界生起種種觸；緣種種觸生起種種受。』大德！如何緣種種界生起種種觸；緣種種觸生起種種受呢？」

「屋主！這裡，以眼見色後，比丘了知：『在這裡，這是合意的。』以及有能感受樂的眼識，緣觸生起樂受；又，以眼見色後，比丘了知：『在這裡，這是不合意的。』以及有能感受苦的眼識，緣觸生起苦受；又，以眼見色後，比丘了知：『在這裡，這是在平靜處。』以及有能感受不苦不樂的眼識，緣觸生起不苦不樂受。

再者，屋主！這裡，以耳聽聲音後，比丘.....（中略）以鼻聞氣味後.....（中略）以舌嚐味道後.....（中略）以身觸所觸後.....（中略）以意識知法後，比丘了知：『在這裡，這是合意的。』以及有能感受樂的意識，緣觸生起樂受；又，以意識知法後，比丘了知：『在這裡，這是不合意的。』以及有能感受苦的意識，緣觸生起苦受；又，以意識知法後，比丘了知：『在這裡，這是在平靜處。』以及有能感受不苦不樂的意識，緣觸生起不苦不樂受。」

131. 那拘羅的父親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婆祇國蘇蘇馬拉山之配沙卡拉林的鹿野苑。

那時，屋主那拘羅的父親去見世尊。.....（中略）在一旁坐下的屋主那拘羅的父親對世尊說這個：

35. 六處相應

「大德！什麼因、什麼緣因而這裡一些眾生當生不證涅槃呢？而，大德！什麼因、什麼緣因而這裡一些眾生當生證涅槃呢？」

「屋主！有能被眼識知，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色，如果比丘歡喜、歡迎、持續固持那個，當他歡喜、歡迎、持續固持那個時，識是依止那個的、執取那個的，屋主！有執取的比丘不證涅槃。……（中略）

屋主！有能被舌識知……的味道……（中略）屋主！有能被意識知，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法，如果比丘歡喜、歡迎、持續固持那個，當他歡喜、歡迎、持續固持那個時，識是依止那個的、執取那個的，屋主！有執取的比丘不證涅槃。屋主！此因、此緣因而這裡一些眾生當生不證涅槃。

屋主！有能被眼識知，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色，如果比丘不歡喜、不歡迎、不持續固持那個，當他不歡喜、不歡迎、不持續固持那個時，識是不依止那個的、不執取那個的，屋主！無執取的比丘證涅槃。……（中略）

屋主！有能被舌識知……的味道……（中略）屋主！有能被意識知，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法，如果比丘不歡喜、不歡迎、不持續固持那個，當他不歡喜、不歡迎、不持續固持那個時，識是不依止那個的、不執取那個的，屋主！無執取的比丘證涅槃。屋主！此因、此緣因而這裡一些眾生當生證涅槃。」

132. 魯西遮經

有一次，尊者摩訶迦旃延住在阿槃提國馬迦拉迦的林野小屋。

那時，眾多魯西遮婆羅門的打柴學生婆羅門徒弟，到尊者迦旃延的林野小屋處。抵達後，在小屋的四周圍走動、徘徊，高聲、大聲地玩種種跳背遊戲，說：

「這些卑賤、黑色、親族腳子孫的禿頭假沙門，被這些持養者恭敬、尊重、尊敬、禮拜、崇拜。」

那時，尊者摩訶迦旃延從住處出來，然後對那些青年們說這個：

「青年們！你們不要吵，我將為你們說法。」

當這麼說時，那些青年保持沈默了。

那時，尊者摩訶迦旃延以偈頌對那些青年說：

「往昔有最上戒行者，那些婆羅門他們記得古傳，
他們是守護根門、善守護者，克服了他們的憤怒，
他們是法與禪定的愛好者，那些婆羅門他們記得古傳。
而那些墮落後自稱『我們誦讀』，以種姓為傲而行不正，
被憤怒征服，取各種棍棒，侵犯懦弱者與堅強者，
不守護根門者是沒有用的，就像人們夢中所得的財產。
斷食與露地臥，清早沐浴與三吠陀，
粗的獸皮衣、結髮、污泥，咒語、戒與禁制、苦行，
偽善與彎曲之杖，以及洗淨水，
這些婆羅門象徵，只用來增加他們的世俗的利益。
心善得定，心明淨無濁，對一切生物類柔軟，那是到達梵天之道。」

那時，那些憤怒、不悅的青年去見魯西遮婆羅門。抵達後，對魯西遮婆羅門說這個：

「真的，尊師！你應該知道，沙門摩訶迦旃延一向地斥責、呵責婆羅門經典。」

當這麼說時，魯西遮婆羅門變得憤怒、不悅。

那時，魯西遮婆羅門這麼想：

「我只聽那些青年的話就咒罵、誹謗沙門摩訶迦旃延，那對我不適當，讓我在前去問清楚。」

那時，魯西遮婆羅門與那些青年一同去見尊者摩訶迦旃延。抵達後，與尊者摩訶迦旃延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魯西遮婆羅門對尊者摩訶迦旃延說這個：

「迦旃延先生！我的眾多打柴學生婆羅門徒弟來過這裡嗎？」

「婆羅門！你的眾多打柴學生婆羅門徒弟來過這裡。」

「迦旃延先生曾與那些青年就某事一同談話嗎？」

「婆羅門！我曾與那些青年就某事一同談話。」

「那麼，依怎樣的方式迦旃延先生與那些青年一同談話？」

「婆羅門！我與那些青年這樣一同談話：『往昔有最上戒行者，那些婆羅門他們記得古傳……（中略）。對一切生物類柔軟，那是到達梵天之道。』婆羅門！我與那些青年這樣一同談話。」

「迦旃延尊師說『不守護根門』，迦旃延先生！什麼情形是不守護根門？」

「婆羅門！這裡，一些人以眼見色後，傾心於可愛色，排拒不可愛色，住於身念未建立，少心的，不如實知道心解脫、慧解脫：那些所生起的惡不善法無餘

35. 六處相應

滅之處；以耳聽聲音後……以鼻聞氣味後……以舌嚐味道後……以身觸所觸後……以意識知法後，傾心於可愛法，排拒不可愛法，住於身念未建立，少心的，不如實知道心解脫、慧解脫：那些所生起的惡不善法無餘滅之處，婆羅門先生！這樣是不守護根門。」

「不可思議啊，迦旃延先生！未曾有啊，迦旃延先生！迦旃延尊講述不守護根門為『不守護根門』到這樣。

迦旃延尊師說『守護根門』，迦旃延先生！什麼情形是守護根門？」

「婆羅門！這裡，比丘以眼見色後，不傾心於可愛色，不排拒不可愛色，住於身念已建立，無量心的，如實知道心解脫、慧解脫：那些所生起的惡不善法無餘滅之處；以耳聽聲音後……以鼻聞氣味後……以舌嚐味道後……以身觸所觸後……以意識知法後，不傾心於可愛法，不排拒不可愛法，住於身念已建立，無量心的，如實知道心解脫、慧解脫：那些所生起的惡不善法無餘滅之處，婆羅門先生！這樣是守護根門。」

「不可思議啊，迦旃延先生！未曾有啊，迦旃延先生！迦旃延尊講述守護根門為『守護根門』到這樣。

太偉大了，迦旃延先生！太偉大了，迦旃延先生！

迦旃延先生！猶如扶正顛倒的，或揭開隱藏的，或告知迷路者的道路，或在黑暗中持燈火：『有眼者們看見諸色』。同樣的，法被迦旃延尊師以種種法門說明。

迦旃延先生！這個我歸依世尊、法、比丘僧團，請迦旃延尊師記得我為優婆塞，從今天起終生歸依。

請迦旃延尊師到魯西遮家，就像到在馬迦拉迦的優婆塞家一樣，在那裡，青年、少女們將會問訊、起立迎接，給與座位、水，這將是為了他們長久的利益與安樂。」

133. 韋拉哈迦尼經

有一次，尊者優陀夷住在迦嗚達的兜泥訥婆羅門芒果林中。

那時，韋拉哈迦尼氏族的婆羅門尼學生婆羅門徒弟去見尊者優陀夷。抵達後，與尊者優陀夷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優陀夷以法說開示、勸導、鼓勵那位青年，使之歡喜。

35. 六處相應

那時，那位青年被尊者優陀夷以法說開示、勸導、鼓勵、使之歡喜後，從座位起來後去見韋拉哈迦尼氏族的婆羅門尼。抵達後，對韋拉哈迦尼氏族的婆羅門尼說這個：

「真的，尊師！你應該知道，沙門優陀夷教導開頭是善、中間是善、完結是善；意義正確、辭句正確的法，他宣說唯獨圓滿、遍清淨的梵行。」

「青年人！那樣的話，請你以我的名義邀請沙門優陀夷明天來用餐。」

「是的，尊師！」

那位青年回答韋拉哈迦尼氏族的婆羅門尼後，去見尊者優陀夷。抵達後，對尊者優陀夷說這個：

「優陀夷尊師！我們的師父韋拉哈迦尼氏族的婆羅門尼，請你同意明天來用餐。」

尊者優陀夷以沈默狀態同意了。

那時，當那夜過後，尊者優陀夷在午前時穿好衣服、取衣鉢後，去韋拉哈迦尼氏族的婆羅門尼之住處。抵達後，在設置好的座位坐下。

那時，韋拉哈迦尼氏族的婆羅門尼親手以勝妙的硬食與軟食款待與滿足尊者優陀夷。

那時，尊者優陀夷食用完畢手離鉢時，韋拉哈迦尼氏族的婆羅門尼穿上鞋，坐在高的座位上，包著頭，然後對尊者優陀夷說這個：

「沙門！說法。」

「姊妹！將會有機會的。」說了後從座位起來，然後離開。

第二次，那位青年去見尊者優陀夷。抵達後，與尊者優陀夷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優陀夷以法說開示、勸導、鼓勵那位青年，使之歡喜。

第二次，那位青年被尊者優陀夷以法說開示、勸導、鼓勵、使之歡喜後，從座位起來後去見韋拉哈迦尼氏族的婆羅門尼。抵達後，對韋拉哈迦尼氏族的婆羅門尼說這個：

「真的，尊師！你應該知道，沙門優陀夷教導開頭是善、中間是善、完結是善；意義正確、辭句正確的法，他宣說唯獨圓滿、遍清淨的梵行。」

「青年人！你又同樣地稱讚沙門優陀夷，但當沙門優陀夷被談及：『沙門！說法。』時，他說：『姊妹！將會有機會的。』後從座位起來，然後離開。」

「尊師！這是因為你穿上鞋，坐在高的座位上，包著頭，然後說這個：『沙門！說法。』因為那些尊師敬重於法、恭敬於法。」

「青年人！那樣的話，請你以我的名義邀請沙門優陀夷明天來用餐。」

35. 六處相應

「是的，尊師！」。

那位青年回答韋拉哈迦尼氏族的婆羅門尼後，去見尊者優陀夷。抵達後，對尊者優陀夷說這個：

「優陀夷尊師！我們的師父韋拉哈迦尼氏族的婆羅門尼，請你同意明天來用餐。」

尊者優陀夷以沈默狀態同意了。

那時，當那夜過後，尊者優陀夷在午前時穿好衣服、取衣鉢後，去韋拉哈迦尼氏族的婆羅門尼之住處。抵達後，在設置好的座位坐下。

那時，韋拉哈迦尼氏族的婆羅門尼親手以勝妙的硬食與軟食款待與滿足尊者優陀夷。

那時，尊者優陀夷食用完畢手離鉢時，韋拉哈迦尼氏族的婆羅門尼脫下鞋，坐在低的座位上，露出頭，然後對尊者優陀夷說這個：

「[大德](#)！當什麼存在了，[阿羅漢們安立樂與苦](#)？當什麼不存在了，[阿羅漢們不安立樂與苦](#)？」

「姊妹！當眼存在了，[阿羅漢們安立樂與苦](#)；當眼不存在了，[阿羅漢們不安立樂與苦](#)……（中略）當舌存在了，[阿羅漢們安立樂與苦](#)；當舌不存在了，[阿羅漢們不安立樂與苦](#)……（中略）當意存在了，[阿羅漢們安立樂與苦](#)；當意不存在了，[阿羅漢們不安立樂與苦](#)。」

當這麼說時，韋拉哈迦尼氏族的婆羅門尼對尊者優陀夷說這個：

「[大德](#)！太偉大了，[大德](#)！太偉大了，[大德](#)！猶如扶正顛倒的，或揭開隱藏的，或告知迷路者的道路，或在黑暗中持燈火：『有眼者們看見諸色』。同樣的，法被[聖優陀夷](#)以種種法門說明。[聖優陀夷](#)！這個我歸依[世尊](#)、法、比丘僧團，請聖優陀夷記得我為[優婆夷](#)，從今天起[終生歸依](#)。」

屋主品第十三，其攝頌：

「毘舍離、跋耆、那爛陀，婆羅墮若、輸屢那、瞿師羅，

訶梨迦尼、那拘羅的父親，魯西遮、韋拉哈迦尼。」

天臂品(134-145)

134. 天臂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釋迦族人中，名叫天臂的釋迦族城鎮。

在那裡，世尊召喚比丘們：

「比丘們！我不說：『所有比丘在六觸處上都有必須以不放逸而做的。』比丘們！我也不說：『所有比丘在六觸處上都沒有必須以不放逸而做的。』

比丘們！凡那些煩惱已盡、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負擔已卸、自己的利益已達成，有之結已被滅盡、以究竟智解脫的阿羅漢比丘，比丘們！我說：『那些比丘在六觸處上沒有必須以不放逸而做的。』那是什麼原因呢？他們已經以不放逸做了，他們不可能放逸。

比丘們！凡那些心意未達成、住於無上輒安穩希求中的有學比丘，比丘們！我說：『那些比丘在六觸處上有必須以不放逸而做的。』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有能被眼識知，悅意、不悅意之色，雖接觸再接觸而心不持續遍取；以心的不遍取成為活力已被發動而不退，念已現起而不忘失，身已寧靜而無激情，心已入定而一境，比丘們！考慮這不放逸果時，我說：『那些比丘在六觸處上有必須以不放逸而做的。』

..... (中略) 比丘們！有能被意識知，悅意、不悅意之法，雖接觸再接觸而心不持續遍取；以心的不遍取成為活力已被發動而不退，念已現起而不忘失，身已寧靜而無激情，心已入定而一境，比丘們！考慮這不放逸果時，我說：『那些比丘在六觸處上有必須以不放逸而做的。』」

135. 機會經

「比丘們！這是你們的獲得，比丘們！這是你們的好獲得，由於你們得到梵行生活的機會。

比丘們！依我所見，名叫六觸處的地獄，在那裡，凡任何以眼看見之色，只看見非令人想要的色、不令人想要的色；只看見非可愛的色、不可愛的色；只看見非合意的色、不合意的色。

35. 六處相應

凡任何以耳聽到之聲音……（中略）凡任何以鼻嗅到之氣味……（中略）凡任何以舌嚐到之味道……（中略）凡任何以身觸到之所觸……（中略）凡任何以意識知之法，只識知非令人想要的法、不令人想要的法；只識知非可愛的法、不可愛的法；只識知非合意的法、不合意的法。

比丘們！這是你們的獲得，這是你們的好獲得，由於你們得到梵行生活的機會。

比丘們！依我所見，名叫六觸處的天界，在那裡，凡任何以眼看見之色，只看見令人想要的色、無不令人想要的色；只看見可愛的色、無不可愛的色；只看見合意的色、無不合意的色。

……（中略）凡任何以舌嚐到之味道……（中略）凡任何以意識知之法，只識知令人想要的法、無不令人想要的法；只識知可愛的法、無不可愛的法；只識知合意的法、無不合意的法。

比丘們！這是你們的獲得，比丘們！這是你們的好獲得，由於你們得到梵行生活的機會。」

136. 在色中歡樂經

「比丘們！諸天以及人們在色中歡樂，在色中得歡樂，在色中得喜悅；比丘們！以色的變易、褪去、滅，諸天以及人們住於苦。

比丘們！諸天以及人們在聲中歡樂，在聲中得歡樂，在聲中得喜悅；比丘們！由聲的變易、褪去、滅，諸天以及人們住於苦。在氣味中歡樂……在味道中歡樂……在所觸中歡樂……比丘們！諸天以及人們在法中歡樂，在法中得歡樂，在法中得喜悅；比丘們！以法的變易、褪去、滅，諸天以及人們住於苦。

比丘們！而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如實知色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後，不在色中歡樂，不在色中得歡樂，不在色中得喜悅；比丘們！以色的變易、褪去、滅，如來住於樂。

聲……氣味……味道……所觸……如實知法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後，不在法中歡樂，不在法中得歡樂，不在法中得喜悅；比丘們！以法的變易、褪去、滅，如來住於樂。」

世尊說這個，說這個後，善逝、大師更進一步說這個：

「色、聲、氣味、味道、所觸，以及一切法，

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只要被稱為『它們在那裡』。」

35. 六處相應

對諸天以及世間人，這些被認定是安樂，
而在這些被滅之處，他們認定那是苦。
有身之滅，聖者們見安樂，
此見與整個世間是相反的。
其他人所說的安樂，聖者們說那是苦，
其他人所說的苦，聖者們知道那是安樂。
看！法是難知的，無智者被迷亂，
對被包覆者，那是黑暗的，看不見者全然黑暗。
而對善者，那是已打開的，看得見者有光明，
愚者對法不熟悉，在面前而不了知。
被有貪征服者，**有貪之隨行者**，
深陷魔之領域者，此法是不容易正覺的。
除聖者之外，還有誰能得到正覺者之足跡？
當正確地了知足跡，無漏者般涅槃。」

137. 在色中歡樂經

「比丘們！諸天以及人們在色中歡樂，在色中得歡樂，在色中得喜悅；比丘們！以色的變易、褪去、滅，諸天以及人們住於苦。

比丘們！諸天以及人們在聲音中歡樂……在氣味中歡樂……在味道中歡樂……在所觸中歡樂……比丘們！諸天以及人們在法中歡樂，在法中得歡樂，在法中得喜悅；比丘們！以法的變易、褪去、滅，諸天以及人們住於苦。

比丘們！而**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如實知色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後，不在色中歡樂，不在色中得歡樂，不在色中得喜悅；比丘們！以色的變易、褪去、滅，如來住於樂。

聲音……氣味……味道……所觸……如實知法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後，不在法中歡樂，不在法中得歡樂，不在法中得喜悅；比丘們！以法的變易、褪去、滅，如來住於樂。」

138. 非你們的經

「比丘們！凡非你們的，你們要捨斷！捨斷了它，必將對你們有利益與安

35. 六處相應

樂。比丘們！而什麼是非你們的？

比丘們！眼非你們的，你們要捨斷！捨斷了它，必將對你們有利益與安樂。

.....（中略）舌非你們的，你們要捨斷！捨斷了它，必將對你們有利益與安樂。.....（中略）意非你們的，你們要捨斷！捨斷了它，必將對你們有利益與安樂。

比丘們！猶如在這祇樹林中，人們如果拿走草、薪木、枝條、樹葉，或燒掉，或依他想的而作，你們會這麼想：『人們拿走我們，或燒掉，或依他想的而作。』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那是什麼原因呢？大德！因為這不是我們的真我，也不是屬於真我的。」

「同樣的，比丘們！眼非你們的，你們要捨斷！捨斷了它，必將對你們有利益與安樂。

.....（中略）舌非你們的，你們要捨斷！捨斷了它，必將對你們有利益與安樂。.....（中略）意非你們的，你們要捨斷！捨斷了它，必將對你們有利益與安樂。」

139. 非你們的經

「**比丘**們！凡非你們的，你們要捨斷！捨斷了它，必將對你們有利益與安樂。比丘們！而什麼是非你們的？

比丘們！色非你們的，你們要捨斷！捨斷了它，必將對你們有利益與安樂。

聲音.....氣味.....味道.....**所觸**.....法非你們的，你們要捨斷！捨斷了它，必將對你們有利益與安樂。

比丘們！猶如在這祇樹林中.....（中略）。同樣的，比丘們！色非你們的，你們要捨斷！捨斷了它，必將對你們有利益與安樂。」

140. 自身內有因的無常經

「**比丘**們！眼是無常的，那生起眼的所有因、所有緣，也是無常的，比丘們！無常[因與緣]所生成的眼，從哪裡有常的呢？

.....（中略）舌是無常的，那生起舌的所有因、所有緣，也是無常的，比丘們！無常[因與緣]所生成的舌，從哪裡有常的呢？.....（中略）意是無常的，那生

35. 六處相應

起意的所有因、所有緣，也是無常的，比丘們！無常[因與緣]所生成的意，從哪裡有常的呢？

比丘們！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眼上厭……（中略）在舌上厭……（中略）。厭者離染，從離貪而被解脫，在已解脫時，有『[這是]解脫』之智，他知道：『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141. 自身內有因的苦經

「比丘們！眼是苦的，那生起眼的所有因、所有緣，也是苦的，比丘們！苦[因與緣]所生成的眼，從哪裡有樂的呢？」

……（中略）舌是苦的，那生起舌的所有因、所有緣，也是苦的，比丘們！苦[因與緣]所生成的舌，從哪裡有樂的呢？……（中略）意是苦的，那生起意的所有因、所有緣，也是苦的，比丘們！苦[因與緣]所生成的意，從哪裡有樂的呢？」

這麼看的……（中略）他知道：『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142. 自身內有因的無我經

「比丘們！眼是無我，那生起眼的所有因、所有緣，也是無我，比丘們！無我[因與緣]所生成的眼，從哪裡有我呢？」

……（中略）舌是無我，那生起舌的所有因、所有緣，也是無我，比丘們！無我[因與緣]所生成的舌，從哪裡有我呢？……（中略）意是無我，那生起意的所有因、所有緣，也是無我，比丘們！無我[因與緣]所生成的意，從哪裡有我呢？」

這麼看的……（中略）他知道：『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143. 外部有因的無常經

「比丘們！色是無常的，那生起色的所有因、所有緣，也是無常的，比丘們！無常[因與緣]所生成的色，從哪裡有常呢？」

35. 六處相應

聲音.....氣味.....味道.....所觸.....法是無常的，那生起法的所有因、所有緣，也是無常的，比丘們！無常[因與緣]所生成的法，從哪裡有常呢？

這麼看的.....（中略）他知道：『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144. 外部有因的苦經

「比丘們！色是苦的，那生起色的所有因、所有緣，也是苦的，比丘們！苦[因與緣]所生成的色，從哪裡有樂呢？

聲音.....氣味.....味道.....所觸.....法是苦的，那生起法的所有因、所有緣，也是苦的，比丘們！苦[因與緣]所生成的法，從哪裡有樂呢？

這麼看的.....（中略）他知道：『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145. 外部有因的無我經

「比丘們！色是無我，那生起色的所有因、所有緣，也是無我，比丘們！無我[因與緣]所生成的色，從哪裡有我呢？

聲音.....氣味.....味道.....所觸.....法是無我，那生起法的所有因、所有緣，也是無我，比丘們！無我[因與緣]所生成的法，從哪裡有我呢？

這麼看的.....（中略）他知道：『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天臂品第十四，其攝頌：

「天臂、機會、色，與非你們的二則，
有因三說，自身內得與外部為二。」

新與舊品(146-155)

146. 業滅經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新與舊業、業滅、導向業滅道跡，你們要聽它！你們要好好作意！我將說了。」

比丘們！什麼是舊業呢？比丘們！眼是舊業，應該被看作被造作的、被思所製造的、能被感受的……（中略）舌是舊業，應該被看作被造作的、被思所製造的、能被感受的……（中略）意是舊業，應該被看作被造作的、被思所製造的、能被感受的，比丘們！這被稱為舊業。

比丘們！什麼是新業呢？比丘們！凡現在以身、語、意做業，比丘們！這被稱為新業。

比丘們！什麼是業滅呢？比丘們！凡經由身業、語業、意業的滅而觸達解脫，比丘們！這被稱為業滅。

比丘們！什麼是導向業滅道跡呢？就是這八支聖道，即：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比丘們！這被稱為導向業滅道跡。

比丘們！像這樣，舊業被我教導、新業被教導、業滅被教導、導向業滅道跡被教導，比丘們！凡經由身業、語業、意業的滅而觸達解脫，比丘們！這被稱為業滅。比丘們！凡依憐愍對弟子有益的大師，出自憐愍所應作的，我已為你們做了。比丘們！有這些樹下、這些空屋，比丘們！你們要修禪！不要放逸，不要以後變得後悔，這是我們對你們的教誡。」

147. 無常-適於涅槃經

「比丘們！我將教你們適於涅槃之道，你們要聽它！……（中略）。

比丘們！什麼是那適於涅槃之道呢？

比丘們！這裡，比丘看『眼是無常的。』看『色是無常的。』看『眼識是無常的。』看『眼觸是無常的。』看『凡以這眼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都是無常的。』

35. 六處相應

.....（中略）看『舌是無常的。』看『味道是無常的。』看『舌識是無常的。』看『舌觸是無常的。』看『凡以這舌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都是無常的。』.....（中略）看『意是無常的。』看『法是無常的。』看『意識是無常的。』看『意觸是無常的。』看『凡以這意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都是無常的。』

比丘們！這是那適於涅槃之道。」

148. 苦-適於涅槃經

「**比丘們**！我將教你們適於涅槃之道，你們要聽它！.....（中略）。

比丘們！什麼是那適於涅槃之道呢？

比丘們！這裡，比丘看『眼是苦的。』看『色是苦的。』看『眼識是苦的。』看『眼觸是苦的。』看『凡以這眼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都是苦的。』

.....（中略）看『舌是苦的。』.....（中略）看『意是苦的。』看『法是苦的。』看『意識是苦的。』看『意觸是苦的。』看『凡以這意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都是苦的。』

比丘們！這是那適於涅槃之道。」

149. 無我-適於涅槃經

「**比丘們**！我將教你們適於涅槃之道，你們要聽它！.....（中略）。

比丘們！什麼是那適於涅槃之道呢？

比丘們！這裡，比丘看『眼是無我的。』看『色是無我的。』看『眼識是無我的。』看『眼觸是無我的。』看『凡以這眼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都是無我的。』

.....（中略）看『意是無我的。』『法是無我的。』看『意識是無我的。』看『意觸是無我的。』看『凡以這意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都是無我的。』

比丘們！這是那適於涅槃之道。」

150. 適於涅槃之道經

「比丘們！我將教你們適於涅槃之道，你們要聽它！……（中略）。

比丘們！什麼是那適於涅槃之道呢？

比丘們！你們怎麼想：眼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是苦的，或是樂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苦、變易法，你們適合認為：『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的真我。』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色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中略）

「眼識……眼觸……凡以這意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是苦的，或是樂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苦、變易法，你們適合認為：『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的真我。』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比丘們！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眼上厭，在色上厭，在眼識上厭，在眼觸上厭……（中略）凡以這意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上也都厭；厭者離染，從離貪而被解脫……（中略）他知道：『……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比丘們！這是那適於涅槃之道。」

151. 徒弟經

「比丘們！這梵行被住於無徒弟與無師父上。

比丘們！有徒弟、有師父的比丘住於苦而不安樂。

35. 六處相應

比丘們！無徒弟、無師父的比丘住於樂而安樂。

怎樣是有徒弟、有師父的比丘住於苦而不安樂呢？

比丘們！這裡，比丘以眼見色後，生起隨順於結的惡不善法之憶念與意向。『它們住於他之內；惡不善法住於其內。』因此，他被稱為『有徒弟』。『它們征服他；惡不善法征服他。』因此，他被稱為『有師父』。

.....（中略）再者，比丘們！比丘以舌嚐味道後，生起隨順於結的惡不善法之憶念與意向。『它們住於他之內；惡不善法住於其內。』因此，他被稱為『有徒弟』。『它們征服他；惡不善法征服他。』因此，他被稱為『有師父』。.....（中略）再者，比丘們！比丘以意識知法後，生起隨順於結的惡不善法之憶念與意向。『它們住於他之內；惡不善法住於其內。』因此，他被稱為『有徒弟』。『它們征服他；惡不善法征服他。』因此，他被稱為『有師父』。

這樣，比丘們！有徒弟、有師父的比丘住於苦而不安樂。

比丘們！而怎樣是無徒弟、無師父的比丘住於樂而安樂呢？

比丘們！這裡，比丘以眼見色後，不生起隨順於結的惡不善法之憶念與意向。『它們不住於他之內；惡不善法不住於其內。』因此，他被稱為『無徒弟』。『它們不征服他；惡不善法不征服他。』因此，他被稱為『無師父』。

.....（中略）再者，比丘們！比丘以舌嚐味道後，不生起隨順於結的惡不善法之憶念與意向。『它們不住於他之內；惡不善法不住於其內。』因此，他被稱為『無徒弟』。『它們不征服他；惡不善法不征服他。』因此，他被稱為『無師父』。.....（中略）再者，比丘們！比丘以意識知法後，不生起隨順於結的惡不善法之憶念與意向。『它們不住於他之內；惡不善法不住於其內。』因此，他被稱為『無徒弟』。『它們不征服他；惡不善法不征服他。』因此，他被稱為『無師父』。

這樣，比丘們！無徒弟、無師父的比丘住於樂而安樂。

比丘們！這梵行被住於無徒弟、無師父上。

比丘們！有徒弟、有師父的比丘住於苦而不安樂。

比丘們！無徒弟、無師父的比丘住於樂而安樂。」

152. 為了什麼目的梵行經

「比丘們！如果其他外道遊行者們這麼問你們：『道友們！為了什麼目的跟隨沙門喬達摩修梵行呢？』

35. 六處相應

比丘們！當被這麼問時，你們應該這麼回答那些其他外道遊行者：『道友們！為了苦的遍知而跟隨世尊修梵行。』

比丘們！如果其他外道遊行者們又這麼問你們：『那麼，道友們！什麼是那為了遍知的苦而跟隨沙門喬達摩修梵行呢？』

比丘們！當被這麼問時，你們應該這麼回答那些其他外道遊行者：『道友們！為了遍知眼是苦的而跟隨世尊修梵行；為了遍知色是苦的而跟隨世尊修梵行；為了遍知眼識是苦的而跟隨世尊修梵行；為了遍知眼觸是苦的而跟隨世尊修梵行；為了遍知凡以這眼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都是苦的而跟隨世尊修梵行……（中略）舌是苦的……；為了遍知意是苦的而跟隨世尊修梵行……（中略）；為了遍知凡以這意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都是苦的而跟隨世尊修梵行。』

道友們！是為了這些的遍知而跟隨世尊修梵行。』

比丘們！當被這麼問時，你們應該這麼回答那些其他外道遊行者。』

153. 有法門嗎經

「比丘們！有除了就從信[某人]，除了從[個人的]愛好，除了從口傳，除了從理論的深思，除了從沈思後接受之見解外的法門，比丘由此法門能記說完全智：『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嗎？」

「大德！我們的法是世尊為根本的、世尊為導引的、世尊為依歸的，大德！就請世尊說明這個所說的義理，那就好了！聽聞世尊的[教說]後，比丘們將會憶持。」

「比丘們！那樣的話，你們要聽！你們要好好作意！我將說了。」

「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說這個：

「比丘們！有除了就從信[某人]，除了從[個人的]愛好，除了從口傳，除了從理論的深思，除了從沈思後接受之見解外的法門，比丘由此法門能記說完全智：『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比丘們！而什麼是除了就從信[某人]……（中略）除了從沈思後接受之見解外的法門，比丘由此法門能記說完全智：『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呢？

35. 六處相應

比丘們！這裡，比丘以眼見色後，自身內有貪、瞋、癡，他知道：『我的自身內有貪、瞋、癡。』或自身內沒有貪、瞋、癡，他知道：『我的自身內沒有貪、瞋、癡。』

比丘們！凡比丘以眼見色後，自身內有貪、瞋、癡，他知道：『我的自身內有貪、瞋、癡。』或自身內沒有貪、瞋、癡，他知道：『我的自身內沒有貪、瞋、癡。』者，比丘們！這些法能從[個人的]愛好而知，或能從口傳而知，或能從理論的深思而知，或能從沈思後接受的見解而知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比丘們！這些法不是能從慧看見後而知嗎？」

「是的，大德！」

「比丘們！這是除了就從信[某人]，除了從[個人的]愛好，除了從口傳，除了從理論的深思，除了從沈思後接受之見解外的法門，比丘由此法門能記說完全智：『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中略）。

再者，比丘們！比丘以舌嚐味道後，自身內有貪、瞋、癡，他知道：『我的自身內有貪、瞋、癡。』或自身內沒有貪、瞋、癡，他知道：『我的自身內沒有貪、瞋、癡。』

比丘們！凡比丘以舌嚐味道後，自身內有貪、瞋、癡，他知道：『我的自身內有貪、瞋、癡。』或自身內沒有貪、瞋、癡，他知道：『我的自身內沒有貪、瞋、癡。』者，比丘們！這些法能從[個人的]愛好而知，或能從口傳而知，或能從理論的深思而知，或能從沈思後接受的見解而知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比丘們！這些法不是能從慧看見後而知嗎？」

「是的，大德！」

「比丘們！這也是除了就從信[某人]，除了從[個人的]愛好，除了從口傳，除了從理論的深思，除了從沈思後接受之見解外的法門，比丘由此法門能記說完全智：『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再者，比丘們！比丘以意識知法後，自身內有貪、瞋、癡，他知道：『我的自身內有貪、瞋、癡。』或自身內沒有貪、瞋、癡，他知道：『我的自身內沒有貪、瞋、癡。』

比丘們！凡比丘以意識知法後，自身內有貪、瞋、癡，他知道：『我的自身內有貪、瞋、癡。』或自身內沒有貪、瞋、癡，他知道：『我的自身內沒有貪、瞋、癡。』者，比丘們！這些法能從[個人的]愛好而知，或能從口傳而知，或能從

35. 六處相應

理論的深思而知，或能從沈思後接受的見解而知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比丘們！這些法不是能從慧看見後而知嗎？」

「是的，大德！」

「比丘們！這也是除了就從信[某人]，除了從[個人的]愛好，除了從口傳，除了從理論的深思，除了從沈思後接受之見解外的法門，比丘由此法門能記說完全智：『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154. 根具足者經

那時，某位比丘去見世尊。……（中略）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被稱為『根具足者、根具足者』大德！什麼情形是根具足者呢？」

「比丘！如果當在眼根上住於隨觀生滅時，他在眼根上厭……（中略）比丘！如果當在舌根上住於隨觀生滅時，他在舌根上厭……（中略）比丘！如果當在意根上住於隨觀生滅時，他在意根上厭……（中略）厭者離染……（中略）在已解脫時，有『[這是]解脫』之智，我了知：『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155. 請問說法者經

那時，某位比丘去見世尊……（中略）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被稱為『說法者，說法者』，大德！什麼情形才是說法者？」

「比丘！如果對眼是為了厭、離貪、滅而教導法，『說法者比丘』是適當的言語。

比丘！如果對眼是為了厭、離貪、滅的行者，『法、隨法行者比丘』是適當的言語。

比丘！如果對眼從厭、離貪、滅，不執取後成為解脫者，『當生得涅槃比丘』是適當的言語。

……（中略）比丘！如果對舌是為了厭、離貪、滅而教導法，『說法者比丘』是適當的言語。比丘！如果對舌是為了厭、離貪、滅的行者，『法、隨法行

35. 六處相應

者比丘』是適當的言語。比丘！如果對舌從厭、離貪、滅，不執取後成為解脫者，『得當生涅槃者比丘』是適當的言語。……（中略）。比丘！如果對意是為了厭、離貪、滅而教導法，『說法者比丘』是適當的言語。比丘！如果對意是為了厭、離貪、滅的行者，『法、隨法行者比丘』是適當的言語。比丘！如果對意從厭、離貪、滅，不執取後成為解脫者，『得當生涅槃者比丘』是適當的言語。」

新舊品第十五，其攝頌：

「業、四種適於、無徒弟、為了什麼目，
有法門嗎、諸根及說[法]者。」

六處篇第三個五十則完成，其品的攝頌：

「軛安穩以及世間，屋主、天臂，
以新與舊為五十，此被稱為第三。」

歡喜的滅盡品(156-167)

156. 自身內之歡喜的滅盡經

「比丘們！比丘看『無常的眼』為這樣無常的：那是他的正見。正確地看到者則厭，以歡喜的滅盡而貪滅盡；以貪的滅盡而歡喜滅盡，以歡喜與貪的滅盡而心解脫，這被稱為『善解脫』。」

……（中略）比丘們！比丘看『無常的舌』為這樣無常的：那是他的正見。正確地看到者則厭，以歡喜的滅盡而貪滅盡；以貪的滅盡……（中略）這被稱為善解脫。……（中略）比丘們！比丘看『無常的意』為這樣無常的：那是他的正見。正確地看到者則厭，以歡喜的滅盡而貪滅盡；以貪的滅盡而歡喜滅盡，以歡喜與貪的滅盡而心解脫，這被稱為『善解脫』。」

157. 自身外之歡喜的滅盡經

「比丘們！比丘看『無常的色』為這樣無常的：那是他的正見。正確地看到者則厭，以歡喜的滅盡而貪滅盡；以貪的滅盡而歡喜滅盡，以歡喜與貪的滅盡而心解脫，這被稱為『善解脫』。」

35. 六處相應

比丘們！比丘看『無常的聲音』為這樣無常的：……氣味……味道……所觸……看『無常的法』為這樣無常的：那是他的正見。正確地看到者則厭，以歡喜的滅盡而貪滅盡；以貪的滅盡而歡喜滅盡，以歡喜與貪的滅盡而心解脫，這被稱為『善解脫』。」

158. 自身內無常之歡喜的滅盡經

「比丘們！你們要如理作意眼，你們要如實看見眼的無常。比丘們！比丘如理作意眼，如實看見眼的無常，則在眼上厭，以歡喜的滅盡而貪滅盡；以貪的滅盡而歡喜滅盡，以歡喜與貪的滅盡而心解脫，這被稱為『善解脫』。」

比丘們！你們要如理作意耳……鼻……比丘們！你們要如理作意舌，你們要如實看見舌的無常。比丘們！比丘如理作意舌，如實看見舌的無常，則在舌上厭，以歡喜的滅盡而貪滅盡；以貪的滅盡而歡喜滅盡，以歡喜與貪的滅盡而心解脫，這被稱為善解脫。身……比丘們！你們要如理作意意，你們要如實看見意的無常。比丘們！比丘如理作意意，如實看見意的無常，則在意上厭，以歡喜的滅盡而貪滅盡；以貪的滅盡而歡喜滅盡，以歡喜與貪的滅盡而心解脫，這被稱為『善解脫』。」

159. 自身外無常之歡喜的滅盡經

「比丘們！你們要如理作意色，你們要如實看見色的無常。比丘們！比丘如理作意色，如實看見色的無常，則在色上厭，以歡喜的滅盡而貪滅盡；以貪的滅盡而歡喜滅盡，以歡喜與貪的滅盡而心解脫，這被稱為『善解脫』。」

聲音……氣味……味道……所觸……比丘們！你們要如理作意法，你們要如實看見法的無常。比丘們！比丘如理作意法，如實看見法的無常，則在法上厭，以歡喜的滅盡而貪滅盡；以貪的滅盡而歡喜滅盡，以歡喜與貪的滅盡而心解脫，這被稱為『善解脫』。」

160. 耆婆的芒果園定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耆婆的芒果園。

在那裡，世尊召喚比丘們：「比丘們！」……（中略）。

「比丘們！你們要修習定，比丘們！得定的比丘如實明瞭。如實明瞭什麼呢？」

如實明瞭『眼是無常的』，如實明瞭『色是無常的』，如實明瞭『眼識是無常的』，如實明瞭『眼觸是無常的』，如實明瞭『凡以這眼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都是無常的』。

……（中略）如實明瞭『舌是無常的』……（中略）如實明瞭『意是無常的』，如實明瞭『法是無常的』……（中略）如實明瞭『凡以這意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都是無常的』。

比丘們！你們要修習定，比丘們！得定的比丘如實明瞭。」

161. 耆婆的芒果園獨坐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耆婆的芒果園。

在那裡，世尊召喚比丘們：……（中略）。

「比丘們！你們要著手努力於獨坐，比丘們！獨坐的比丘如實明瞭。如實明瞭什麼呢？」

如實明瞭『眼是無常的』，如實明瞭『色是無常的』，如實明瞭『眼識是無常的』，如實明瞭『眼觸是無常的』，如實明瞭『凡以這眼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都是無常的』。

……（中略）如實明瞭『意是無常的』，如實明瞭『法是無常的』……意識……意觸……如實明瞭『凡以這意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都是無常的』。

比丘們！你們要著手努力於獨坐，比丘們！獨坐的比丘如實明瞭。」

162. 拘繩羅-無常經

那時，尊者摩訶拘繩羅去見世尊。……（中略）在一旁坐下的摩訶拘繩羅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請世尊簡要地教導我法，我聽聞世尊的法後，能住於獨處、隱退、不放逸、熱心、自我努力，那就好了！」

35. 六處相應

「拘繩羅！凡是無常的，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拘繩羅！什麼是無常的，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呢？眼是無常的，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色是無常的，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眼識是無常的，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眼觸是無常的，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凡以這眼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都是無常的，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中略）舌是無常的，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味道是無常的，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舌識是無常的，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舌觸是無常的，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凡以這舌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都是無常的，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中略）意是無常的，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法是無常的，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意識是無常的，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意觸是無常的，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凡以這意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都是無常的，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拘繩羅！凡是無常的，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

163. 拘繩羅-苦經

那時，尊者摩訶拘繩羅……（中略）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請世尊簡要地教導我法，我聽聞世尊的法後，能住於獨處、隱退、不放逸、熱心、自我努力，那就好了！」

「拘繩羅！凡是苦的，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拘繩羅！什麼是苦的，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呢？眼是苦的，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色是苦的，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眼識是苦的，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眼觸是苦的，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凡以這眼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都是苦的，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中略）舌是苦的，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中略）意是苦的，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法是苦的，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意識是苦的，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意觸是苦的，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凡以這意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都是苦的，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拘繩羅！凡是苦的，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

164. 拘繩羅-無我經

在一旁坐好後……（中略）能住於……。

35. 六處相應

「拘絺羅！凡是無我，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拘絺羅！什麼是無我，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呢？眼是無我，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色是無我，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眼識是無我，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眼觸是無我，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凡以這眼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都是無我，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中略）舌是無我，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中略）意是無我，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法是無我，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意識……意觸……凡以這意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都是苦的，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拘絺羅！凡是無我，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

165. 邪見之捨斷經

那時，某位比丘去見世尊。……（中略）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當如何知、如何見時，邪見被捨斷呢？」

「比丘！當知、見眼為無常的時，邪見被捨斷；當知、見色為無常的時，邪見被捨斷；當知、見眼識為無常的時，邪見被捨斷；當知、見眼觸為無常的時，邪見被捨斷……（中略）當知、見凡以這意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都為無常的時，邪見被捨斷，比丘！當這樣知、這樣見時，邪見被捨斷。」

166. 有身見之捨斷經

那時，某位比丘……（中略）說這個：

「大德！當如何知、如何見時，有身見被捨斷呢？」

「比丘！當知、見眼為苦的時，有身見被捨斷；當知、見色為苦的時，有身見被捨斷；當知、見眼識為苦的時，有身見被捨斷；當知、見眼觸為苦的時，有身見被捨斷……（中略）當知、見凡以這意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都為苦的時，有身見被捨斷，比丘！當這樣知、這樣見時，有身見被捨斷。」

167. 我隨見捨斷經

那時，某位比丘……（中略）說這個：

「大德！對怎樣知、怎樣見者來說我隨見被捨斷？」

「比丘！當知、見眼是無我的時，我隨見被捨斷。

當知、見色是無我的時，我隨見被捨斷。

當知、見眼識是無我的時，我隨見被捨斷。

當知、見眼觸是無我的時，我隨見被捨斷。

當知、見凡以這眼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都是無我的時，我隨見被捨斷。

.....（中略）當知、見舌是無我的時，我隨見被捨斷。.....（中略）當知、見意是無我的時，我隨見被捨斷。法.....意識.....意觸.....當知、見凡以這意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都是無我的時，我隨見被捨斷。」

歡喜滅盡品第十六，其攝頌：

「含歡喜的滅盡四則，耆婆的芒果園二則，

拘繩羅三說，邪惡，有身，我。」

六十中略品(168-227)

168. 自身內-無常-欲經

「比丘們！凡是無常的，在那裡你們應該捨斷欲。比丘們！什麼是無常的呢？眼是無常的，在那裡你們應該捨斷欲.....（中略）舌是無常的，在那裡你們應該捨斷欲.....（中略）意是無常的，在那裡你們應該捨斷欲，比丘們！凡是無常的，在那裡你們應該捨斷欲。」

169. 自身內-無常-貪經

「比丘們！凡是無常的，在那裡你們應該捨斷貪。比丘們！什麼是無常的

35. 六處相應

呢？眼是無常的，在那裡你們應該捨斷貪……（中略）舌是無常的，在那裡你們應該捨斷貪……（中略）意是無常的，在那裡你們應該捨斷貪，比丘們！凡是無常的，在那裡你們應該捨斷貪。」

170. 自身內-無常-欲貪經

「比丘們！凡是無常的，在那裡你們應該捨斷欲、貪。比丘們！什麼是無常的呢？眼是無常的，在那裡你們應該捨斷欲、貪……（中略）舌是無常的，在那裡你們應該捨斷欲、貪……（中略）意是無常的，在那裡你們應該捨斷欲、貪，比丘們！凡是無常的，在那裡你們應該捨斷欲、貪。」

171-173. 苦-欲等經

「比丘們！凡是苦的，在那裡你們應該捨斷欲，應該捨斷貪，應該捨斷欲、貪。比丘們！什麼是苦的呢？眼是苦的，在那裡你們應該捨斷欲，應該捨斷貪，應該捨斷欲、貪……（中略）舌是苦的，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貪……（中略）意是苦的，在那裡你們應該捨斷欲，應該捨斷貪，應該捨斷欲、貪。比丘們！凡是苦的，在那裡你們應該捨斷欲，應該捨斷貪，應該捨斷欲、貪。」

174-176. 無我-欲等經

「比丘們！凡是無我，在那裡你們應該捨斷欲，應該捨斷貪，應該捨斷欲、貪。比丘們！什麼是無我呢？眼是無我，在那裡你們應該捨斷欲，應該捨斷貪，應該捨斷欲、貪……（中略）舌是無我，在那裡你應該捨斷欲、貪……（中略）意是無我，在那裡你們應該捨斷欲，應該捨斷貪，應該捨斷欲、貪。比丘們！凡是無我，在那裡你們應該捨斷欲，應該捨斷貪，應該捨斷欲、貪。」

177-179. 外部-無常-欲等經

「比丘們！凡是無常的，在那裡你們應該捨斷欲，應該捨斷貪，應該捨斷欲、貪。比丘們！什麼是無常的呢？色是無常的，在那裡你們應該捨斷欲，應該

35. 六處相應

捨斷貪，應該捨斷欲、貪；聲音是無常的，在那裡你們應該捨斷欲，應該捨斷貪，應該捨斷欲、貪；氣味是無常的，在那裡你們應該捨斷欲，應該捨斷貪，應該捨斷欲、貪；味道是無常的，在那裡你們應該捨斷欲，應該捨斷貪，應該捨斷欲、貪；[所觸](#)是無常的，在那裡你們應該捨斷欲，應該捨斷貪，應該捨斷欲、貪；法是無常的，在那裡你們應該捨斷欲，應該捨斷貪，應該捨斷欲、貪。比丘們！凡是無常的，在那裡你們應該捨斷欲，應該捨斷貪，應該捨斷欲、貪。」

180-182. 外部-苦-欲等經

「[比丘](#)們！凡是苦的，在那裡你們應該捨斷欲，應該捨斷貪，應該捨斷欲、貪。比丘們！什麼是苦的呢？色是苦的，在那裡你們應該捨斷欲，應該捨斷貪，應該捨斷欲、貪；聲音……氣味……味道……[所觸](#)……法是苦的，在那裡你們應該捨斷欲，應該捨斷貪，應該捨斷欲、貪。比丘們！凡是苦的，在那裡你們應該捨斷欲，應該捨斷貪，應該捨斷欲、貪。」

183-185. 外部-無我-欲等經

「[比丘](#)們！凡是無我，在那裡你們應該捨斷欲，應該捨斷貪，應該捨斷欲、貪。比丘們！什麼是無我呢？色是無我，在那裡你們應該捨斷欲，應該捨斷貪，應該捨斷欲、貪；聲音……氣味……味道……[所觸](#)……法是無我，在那裡你們應該捨斷欲，應該捨斷貪，應該捨斷欲、貪。比丘們！凡是無我，在那裡你們應該捨斷欲，應該捨斷貪，應該捨斷欲、貪。」

186. 過去自身內無常經

「[比丘](#)們！過去眼是無常的……（中略）過去舌是無常的……（中略）過去意是無常的，比丘們！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眼上厭，在色上厭……（中略）在舌上厭……（中略）在意上厭。厭者離染，從離貪而被解脫，在已解脫時，有『[這是]解脫』之智，他知道：『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187. 未來自身內無常經

「比丘們！未來眼是無常的.....（中略）未來舌是無常的.....（中略）未來意是無常的，比丘們！這麼看的.....（中略）他知道：『.....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188. 現在自身內無常經

「比丘們！現在眼是無常的.....（中略）現在舌是無常的.....（中略）現在意是無常的，比丘們！這麼看的.....（中略）他知道：『.....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189-191. 過去等自身內苦經

「比丘們！過去、未來、現在眼是苦的.....（中略）過去、未來、現在舌是苦的.....（中略）過去、未來、現在意是苦的，比丘們！這麼看的.....（中略）他知道：『.....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192-194. 過去等自身內無我經

「比丘們！過去、未來、現在眼是無我.....（中略）舌是無我.....（中略）過去、未來、現在意是無我，比丘們！這麼看的.....（中略）他知道：『.....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195-197. 過去等外部無常經

比丘們！過去、未來、現在色是無常的，聲音.....氣味.....味道.....所觸.....法是無常的，比丘們！這麼看的.....（中略）他知道：『.....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198-200. 過去等外部苦經

比丘們！過去、未來、現在色是苦的，聲音……氣味……味道……所觸……法是苦的，比丘們！這麼看的……（中略）他知道：『……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201-203. 過去等外部無我經

比丘們！過去、未來、現在色是無我，聲音……氣味……味道……所觸……法是無我，比丘們！這麼看的……（中略）他知道：『……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204. 過去自身內凡無常者經

「比丘們！過去眼是無常的，凡無常者都是苦的，凡苦者都是無我，凡無我者，它：『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這個應該以正確之慧如實被看見。

……（中略）過去舌是無常的，凡無常者都是苦的，凡苦者都是無我，凡無我者都應該以正確之慧這樣如實見：『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中略）過去意是無常的，凡無常者都是苦的，凡苦者都是無我，凡無我者，它：『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這個應該以正確之慧如實被看見。這麼看的……（中略）他知道：『……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205. 未來自身內凡無常者經

「比丘們！未來眼是無常的，凡無常者都是苦的，凡苦者都是無我，凡無我者，它：『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這個應該以正確之慧如實被看見。

35. 六處相應

.....（中略）未來舌是無常的，凡無常者都是苦的，凡苦者都是無我，凡無我者，它：『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這個應該以正確之慧如實被看見。.....（中略）未來意是無常的，凡無常者都是苦的，凡苦者都是無我，凡無我者，它：『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這個應該以正確之慧如實被看見。這麼看的.....（中略）他知道：『.....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206. 現在自身內凡無常者經

「比丘們！現在眼是無常的，凡無常者都是苦的，凡苦者都是無我，凡無我者，它：『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這個應該以正確之慧如實被看見。

.....（中略）現在舌是無常的，凡無常者都是苦的，凡苦者都是無我，凡無我者，它：『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這個應該以正確之慧如實被看見。.....（中略）現在意是無常的，凡無常者都是苦的，凡苦者都是無我，凡無我者，它：『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這個應該以正確之慧如實被看見。這麼看的.....（中略）他知道：『.....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207-209. 過去等自身內凡苦者經

「比丘們！過去、未來、現在眼是苦的，凡苦者都是無我，凡無我者，它：『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這個應該以正確之慧如實被看見。

.....（中略）過去、未來、現在舌是苦的.....（中略）過去、未來、現在意是苦的，凡苦者都是無我，凡無我者，它：『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這個應該以正確之慧如實被看見。

比丘們！這麼看的.....（中略）『.....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210-212. 過去等自身內凡無我者經

「比丘們！過去、未來、現在眼是無我，凡無我者，它：『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這個應該以正確之慧如實被看見。

.....（中略）過去、未來、現在舌是無我.....（中略）過去、未來、現在意是無我，凡無我者，它：『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這個應該以正確之慧如實被看見。這麼看的.....（中略）他知道：『.....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213-215. 過去等外部凡無常者經

「比丘們！過去、未來、現在色是無常的，凡無常者都是苦的，凡苦者都是無我，凡無我者，它：『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這個應該以正確之慧如實被看見。

聲音.....氣味.....味道.....所觸.....過去、未來、現在法是無常的，凡無常者都是苦的，凡苦者都是無我，凡無我者，它：『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這個應該以正確之慧如實被看見。這麼看的.....（中略）他知道：『.....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216-218. 過去等外部凡苦者經

「比丘們！過去、未來、現在色是苦的，凡苦者都是無我，凡無我者，它：『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這個應該以正確之慧如實被看見。

聲音.....氣味.....味道.....所觸.....過去、未來、現在法是苦的，凡苦者都是無我，凡無我者，它：『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這個應該以正確之慧如實被看見。這麼看的.....（中略）他知道：『.....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219-221. 過去等外部凡無我者經

「比丘們！過去、未來、現在色是無我，凡無我者，它：『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這個應該以正確之慧如實被看見。

聲音.....氣味.....味道.....所觸.....過去、未來、現在法是無我，凡無我者，它：『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這個應該以正確之慧如實被看見。這麼看的.....（中略）他知道：『.....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222. 內處-無常經

「比丘們！眼是無常的.....（中略）舌是無常的.....（中略）意是無常的。這麼看的.....（中略）他知道：『.....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223. 內處苦經

「比丘們！眼是苦的.....（中略）舌是苦的.....（中略）意是苦的。這麼看的.....（中略）他知道：『.....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224. 內處無我經

「比丘們！眼是無我.....（中略）舌是無我.....（中略）意是無我。這麼看的.....（中略）他知道：『.....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225. 外處-無常經

「比丘們！色是無常的；聲音.....氣味.....味道.....所觸.....法是無常的。這麼看的.....（中略）他知道：『.....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226. 外處-苦經

「比丘們！色是苦的；聲音……氣味……味道……所觸……法是苦的。這麼看的……（中略）他知道：『……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227. 外處-無我經

「比丘們！色是無我；聲音……氣味……味道……所觸……法是無我。這麼看的……（中略）他知道：『……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六十中略品第十七，其攝頌：

「含欲十八則，含過去二則九個，
凡無常者十八說，自身內與外部三則，
中略六十，被太陽族人的佛陀說。」

六十經[終了]。

海品(228-237)

228. 海經

「比丘們！未聽聞的一般人說『海，海』，比丘們！這不是聖者之律中的海，比丘們！那是大水之積聚，大水之寬闊處。

比丘們！對人來說，眼是海，其急流是色所組成的，凡征服色所組成的急流者，比丘們！這被稱為渡過有波浪、有漩渦、有水鬼、有羅剎的眼之海，已渡而到彼岸，婆羅門站在高地上。

……（中略）比丘們！對人來說，舌是海，其急流是味道所組成的，凡征服味道所組成的急流者，比丘們！這被稱為渡過有波浪、有漩渦、有水鬼、有羅剎的舌之海，已渡而到彼岸，婆羅門站在高地上。……（中略）比丘們！對人來說，意是海，其急流是法所組成的，凡征服法所組成的急流者，比丘們！這被稱為渡過

35. 六處相應

有波浪、有漩渦、有水鬼、有羅剎的意之海，已渡而到彼岸，婆羅門站在高地上。」

世尊說這個，說這個以後，善逝、大師更進一步說這個：

「凡渡過這有水鬼、有羅剎、有波浪、有漩渦、有恐怖，難渡之海者，那到達世界邊的明智者、已住於梵行者被稱為『到彼岸者』。」

229. 海經

「比丘們！未聽聞的一般人說『海，海』，比丘們！這不是聖者之律中的海，比丘們！那是大水之積聚，大水之寬闊處。

比丘們！有能被眼識知，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色，比丘們！這被稱為聖者之律中的海，在這裡，這包括天、魔、梵的世間；包括沙門、婆羅門、天、人的世代中，大多數已沈沒，成為糾纏的線軸、打結的線球，為蘆草與燈心草團，不能超越苦界、惡趣、下界、輪迴。

.....（中略）比丘們！有能被舌識知.....（中略）比丘們！有能被意識知，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法，比丘們！這被稱為聖者之律中的海，在這裡，這包括天、魔、梵的世間；包括沙門、婆羅門、天、人的世代中，大多數已沈沒，成為糾纏的線軸、打結的線球，為蘆草與燈心草團，不能超越苦界、惡趣、下界、輪迴。」

「凡已離貪、瞋、無明之染者，
他渡過這有水鬼、羅剎、波浪恐怖、難渡之海。
超越執著者、捨棄死神者無依著，為了不再生而捨斷了苦，
他消逝後不再回來，我說：『他迷惑了死神之王。』」

230. 像漁夫那樣經

「比丘們！猶如漁夫在深湖中投入有餌的釣鉤，某隻覓食的魚吞下它，比丘們！這樣，那是吞下漁夫的釣鉤、來到不幸、來到災厄、被漁夫為所欲為的魚。同樣的，比丘們！在世間中，對不幸的眾生、殺戮的生物類有這六種釣鉤。哪六種呢？」

35. 六處相應

比丘們！有能被眼識知，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有樂趣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色，如果比丘歡喜、歡迎、持續固持，比丘們！則他被稱為上魔釣鉤、來到不幸、來到災厄、被波旬為所欲為的比丘。

.....（中略）比丘們！有能被舌識知.....的味道.....（中略）比丘們！有能被意識知，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有樂趣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法，如果比丘歡喜、歡迎、持續固持，比丘們！他被稱為上魔釣鉤、來到不幸、來到災厄、被波旬為所欲為的比丘。

比丘們！而有能被眼識知，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有樂趣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色，如果比丘不歡喜、不歡迎、不持續固持，比丘們！則他被稱為不上魔釣鉤、破壞釣鉤、粉碎釣鉤、不來到不幸、不來到災厄、不被波旬為所欲為的比丘。

.....（中略）比丘們！有能被舌識知.....的味道.....（中略）比丘們！有能被意識知，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有樂趣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法，如果比丘不歡喜、不歡迎、不持續固持，比丘們！他被稱為不上魔釣鉤、破壞釣鉤、粉碎釣鉤、不來到不幸、不來到災厄、不被波旬為所欲為的比丘。」

231. 像乳樹那樣經

「**比丘**們！凡任何比丘或比丘尼在能被眼識知的色上有貪、有瞋、有癡；貪未捨斷、瞋未捨斷、癡未捨斷者，即使能被眼識知的少色來到眼的領域，也會佔據他的心，更不用說**極度的**，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因為仍]有貪、有瞋、有癡；貪未捨斷、瞋未捨斷、癡未捨斷。

.....（中略）。

比丘們！凡任何比丘或比丘尼在能被舌識知的味道上有貪.....（中略）比丘們！凡任何比丘或比丘尼在能被意識知的法上有貪、有瞋、有癡；貪未捨斷、瞋未捨斷、癡未捨斷者，即使能被意識知的少法來到意的領域，也會佔據他的心，更不用說極度的，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因為仍]有貪、有瞋、有癡；貪未捨斷、瞋未捨斷、癡未捨斷。

比丘們！猶如幼小、幼嫩、年輕的菩提樹、榕樹、糙葉榕、叢生榕、無花果樹、蘋果樹[之類]的乳樹，如果男子以銳利的斧頭到處切，[樹]乳會流出嗎？」

「是的，**大德**！那是什麼原因呢？大德！因為有[樹]乳。」

35. 六處相應

「同樣的，比丘們！凡任何比丘或比丘尼在能被眼識知的色上有貪、有瞋、有癡；貪未捨斷、瞋未捨斷、癡未捨斷者，即使能被眼識知的少色來到眼的領域，也會佔據他的心，更不用說極度的，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因為仍]有貪、有瞋、有癡；貪未捨斷、瞋未捨斷、癡未捨斷。

..... (中略) 。

比丘們！凡任何比丘或比丘尼在能被舌識知的味道上有貪..... (中略) 比丘們！凡任何比丘或比丘尼在能被意識知的法上有貪、有瞋、有癡；貪未捨斷、瞋未捨斷、癡未捨斷者，即使能被意識知的少法來到意的領域，也會佔據他的心，更不用說極度的，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因為仍]有貪、有瞋、有癡；貪未捨斷、瞋未捨斷、癡未捨斷。

比丘們！凡任何比丘或比丘尼在能被眼識知的色上沒有貪、沒有瞋、沒有癡；貪已捨斷、瞋已捨斷、癡已捨斷者，即使能被眼識知的極度色來到眼的領域，也不會佔據他的心，更不用說少的，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因為]沒有貪、沒有瞋、沒有癡；貪已捨斷、瞋已捨斷、癡已捨斷。

..... (中略) 。

比丘們！凡任何比丘或比丘尼在能被舌識知的味道上沒有貪..... (中略) 比丘們！凡任何比丘或比丘尼在能被意識知的法上沒有貪、沒有瞋、沒有癡；貪已捨斷、瞋已捨斷、癡已捨斷者，即使能被意識知的極度法來到意的領域，也不會佔據他的心，更不用說少的，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因為]沒有貪、沒有瞋、沒有癡；貪已捨斷、瞋已捨斷、癡已捨斷。

比丘們！猶如乾枯、枯死、超過一年的菩提樹、榕樹、糙葉榕、叢生榕、無花果樹、蘋果樹[之類]的乳樹，如果男子以銳利的斧頭到處切，[樹]乳會流出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那是什麼原因呢？大德！因為沒有[樹]乳。」

「同樣的，比丘們！凡任何比丘或比丘尼在能被眼識知的色上沒有貪、沒有瞋、沒有癡；貪已捨斷、瞋已捨斷、癡已捨斷者，即使能被眼識知的極度色來到眼的領域，也不會佔據他的心，更不用說少的，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因為]沒有貪、沒有瞋、沒有癡；貪已捨斷、瞋已捨斷、癡已捨斷。

..... (中略) 。

比丘們！凡任何比丘或比丘尼在能被舌識知的味道上沒有貪..... (中略) 比丘們！凡任何比丘或比丘尼在能被意識知的法上沒有貪、沒有瞋、沒有癡；貪已捨斷、瞋已捨斷、癡已捨斷者，即使能被意識知的極度法來到意的領域，也不會佔據他的心，更不用說少的，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因為]沒有貪、沒有瞋、沒

有癡；貪已捨斷、瞋已捨斷、癡已捨斷。」

232. 拘絺羅經

有一次，尊者舍利弗與尊者摩訶拘絺羅住在波羅奈仙人墜落處的鹿野苑。

那時，尊者摩訶拘絺羅在傍晚時，從獨坐中出來，去見尊者舍利弗。抵達後，與尊者舍利弗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摩訶拘絺羅對尊者舍利弗說這個：

「怎麼樣，舍利弗學友！眼是諸色的結？或者諸色是眼的結嗎？……（中略）舌是諸味道的結？或者諸味道是舌的結嗎？……（中略）意是諸法的結？或者諸法是意的結嗎？」

「拘絺羅學友！眼不是諸色的結；諸色也不是眼的結，緣於這兩者生起的欲貪處，那裡才是結。」

……（中略）舌不是諸味道的結；諸味道也不是舌的結，緣於這兩者生起的欲貪處，那裡才是結。……（中略）意不是諸法的結；諸法也不是意的結，緣於這兩者生起的欲貪處，那裡才是結。

學友！猶如一隻黑牛與一隻白牛，被一條繩子或繩索綁在一起，如果有人說：『黑牛是白牛的結；白牛是黑牛的結。』當這樣說時，他會正確地說了嗎？」

「不，學友！」

「學友！黑牛不是白牛的結；白牛不是黑牛的結，牠們在被一條繩子或繩索綁在一起處，那裡才是結。同樣的，學友！眼不是諸色的結；諸色也不是眼的結，緣於這兩者生起的欲貪處，那裡才是結。」

……（中略）舌不是諸味道的結；諸味道也不是舌的結，緣於這兩者生起的欲貪處，那裡才是結。……（中略）意不是諸法的結；諸法也不是意的結，緣於這兩者生起的欲貪處，那裡才是結。

學友！如果眼是諸色的結，或諸色是眼的結，這為了苦的完全滅盡之梵行生活，就不可能被了知。學友！因為眼不是諸色的結，諸色不是眼的結，緣於這兩者生起的欲貪處，那裡才是結，因此，為了苦的完全滅盡之梵行生活，才被了知。

……（中略）如果舌是諸味道的結，或諸味道是舌的結，這為了苦的完全滅盡之梵行生活，就不可能被了知。學友！因為舌不是諸味道的結，諸味道不是舌的結，緣於這兩者生起的欲貪處，那裡才是結，因此，為了苦的完全滅盡之梵行生

35. 六處相應

活，才被了知。……（中略）如果意是諸法的結，或諸法是意的結，這為了苦的完全滅盡之梵行生活，就不可能被了知。學友！因為意不是諸法的結，諸法不是意的結，緣於這兩者生起的欲貪處，那裡才是結，因此，為了苦的完全滅盡之梵行生活，才被了知。

學友！以此法門，這能被體會：『眼不是諸色的結；諸色不是眼的結，緣於這兩者生起的欲貪處，那裡才是結。』

……（中略）舌不是諸味道的結……（中略）意不是諸法的結；諸法不是意的結，緣於這兩者生起的欲貪處，那裡才是結。』

學友！世尊有眼，世尊以眼見色，世尊無欲貪，世尊心善解脫。

學友！世尊有耳，世尊以耳聽聲音，世尊無欲貪，世尊心善解脫。學友！世尊有鼻，世尊以鼻聞氣味，世尊無欲貪，世尊心善解脫。學友！世尊有舌，世尊以舌嚐味道，世尊無欲貪，世尊心善解脫。學友！世尊有身，世尊以身觸所觸，世尊無欲貪，世尊心善解脫。學友！世尊有意，世尊以意識知法，世尊無欲貪，世尊心善解脫。

學友！以此法門，這能被體會：『眼不是諸色的結；諸色不是眼的結，緣於這兩者生起的欲貪處，那裡才是結。』

耳不是……鼻不是……舌不是諸味道的結；諸味道不是舌的結，緣於這兩者生起的欲貪處，那裡才是結。身不是……意不是諸法的結；諸法不是意的結，緣於這兩者生起的欲貪處，那裡才是結。』』

233. 葛瑪部經

有一次，尊者阿難與尊者葛瑪部住在橋賞彌瞿師羅園。

那時，尊者葛瑪部在傍晚時，從獨坐中出來，去見尊者阿難。抵達後，與尊者阿難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葛瑪部對尊者阿難說這個：

「怎麼樣，阿難學友！眼是諸色的結？或者諸色是眼的結嗎？……（中略）舌是諸味道的結？或者諸味道是舌的結嗎？……（中略）意是諸法的結？或者諸法是意的結嗎？」

「葛瑪部學友！眼不是諸色的結；諸色也不是眼的結，緣於這兩者生起的欲貪處，那裡才是結……（中略）舌不是諸味道的結；諸味道也不是舌的結……（中

35. 六處相應

略) 意不是諸法的結；諸法也不是意的結，緣於這兩者生起的欲貪處，那裡才是結。

學友！猶如一隻黑牛與一隻白牛，被一條繩子或繩索綁在一起，如果有人說：『黑牛是白牛的結；白牛是黑牛的結。』當這樣說時，他會正確地說了嗎？」
「不，學友！」

「學友！黑牛不是白牛的結；白牛不是黑牛的結，牠們在被一條繩子或繩索綁在一起處，那裡才是結。同樣的，學友！眼不是諸色的結；諸色也不是眼的結……（中略）舌不是……（中略）意不是……（中略）緣於這兩者生起的欲貪處，那裡才是結。」

234. 優陀夷經

有一次，尊者阿難與尊者優陀夷住在橋賞彌瞿師羅園。

那時，尊者優陀夷在傍晚時，從獨坐中出來，去見尊者阿難。抵達後，與尊者阿難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優陀夷對尊者阿難說這個：

「阿難學友！此身被世尊以種種法門講述、顯露、說明：『這樣，此身是無我。』也能同樣地解說、教示、告知、設立、打開、解析、闡明此識：『這樣，此識是無我。』嗎？」

「優陀夷學友！此身被世尊以種種法門講述、顯露、說明：『這樣，此身是無我。』也能同樣地解說、教示、告知、設立、打開、解析、闡明此識：『這樣，此識是無我。』」

學友！緣於眼與諸色生起眼識嗎？」

「是的，學友！」

「學友！生起眼識的所有因與所有緣，如果那因與緣會完全地、全部地無餘滅，眼識能被了知嗎？」

「不，學友！」

「依此，學友！世尊以此法門講述、顯露、說明：『這樣，此識是無我。』」……（中略）。

「學友！緣於舌與諸味道生起舌識嗎？」

「是的，學友！」

35. 六處相應

「學友！生起舌識的所有因與所有緣，如果那因與緣會完全地、全部地無餘滅，舌識能被了知嗎？」

「不，學友！」

「依此，學友！世尊以此法門講述、顯露、說明：『這樣，此識是無我。』」……（中略）。

「學友！緣於意與諸法生起意識嗎？」

「是的，學友！」

「學友！生起意識的所有因與所有緣，如果那因與緣會完全地、全部地無餘滅，意識能被了知嗎？」

「不，學友！」

「依此，學友！世尊以此法門講述、顯露、說明：『這樣，此識是無我。』

學友！猶如男子欲求**心材**，找尋心材，遍求心材，如果拿著銳利的斧頭走進樹林，在那裡，他看到筆直、新長的、未抽芽結果實的大芭蕉樹幹，他立刻切斷根部，切斷根部後切斷頂部，切斷頂部後剝開芭蕉葉鞘[層層包捲]的[假]莖，在那裡，他連**膚材**都得不到，哪有心材呢？同樣的，學友！**比丘在六觸處上認為不是我，不是我所，當不這麼認為時，他在世間中不執取任何事物。不執取者不戰慄，不戰慄者就自己證涅槃**，他知道：『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235. 燃燒法門經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燃燒法的教說，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而什麼是燃燒法的教說呢？

比丘們！寧願眼根被赤熱的、燃燒的、灼熱的、熾熱的鐵葉片破壞，而不在能被眼識知的色上從**細相**執取相。

比丘們！當識住立時，會住立在**樂味**所繫縛的相上，或樂味所繫縛的細相上。如果在那時候死了，這是可能的：他會走入兩趣之一趣：地獄或畜生界。

比丘們！看到這些**過患**後，我說這個。

比丘們！寧願耳根被尖銳的、燃燒的、灼熱的、熾熱的鐵釘破壞，而不在能被耳識知的聲音上從細相執取相。

比丘們！當識住立時，會住立在樂味所繫縛的相上，或樂味所繫縛的細相上。如果在那時候死了，這是可能的：他會走入兩趣之一趣：地獄或畜生界。

35. 六處相應

比丘們！看到這些過患後，我說這個。

比丘們！寧願鼻根被尖銳的、燃燒的、灼熱的、熾熱的指甲剪破壞，而不在能被鼻識知的氣味上從細相執取相。

比丘們！當識住立時，會住立在樂味所繫縛的相上，或樂味所繫縛的細相上。如果在那時候死了，這是可能的：他會走入兩趣之一趣：地獄或畜生界。

比丘們！看到這些過患後，我說這個。

比丘們！寧願舌根被尖銳的、燃燒的、灼熱的、熾熱的剃刀破壞，而不在能被舌識知的味道上從細相執取相。

比丘們！當識住立時，會住立在樂味所繫縛的相上，或樂味所繫縛的細相上。如果在那時候死了，這是可能的：他會走入兩趣之一趣：地獄或畜生界。

比丘們！看到這些過患後，我說這個。

比丘們！寧願身根被尖銳的、燃燒的、灼熱的、熾熱的矛破壞，而不在能被身識知的所觸上從細相執取相。

比丘們！當識住立時，會住立在樂味所繫縛的相上，或樂味所繫縛的細相上。如果在那時候死了，這是可能的：他會走入兩趣之一趣：地獄或畜生界。

比丘們！看到這些過患後，我說這個。

比丘們！寧願睡眠，比丘們！我說睡眠對生命是徒然白費的、無果實的、愚鈍的，然而，這不會影響別人在他們的控制下行破僧這樣的思惟上思惟。

比丘們！看到這些對生命是徒然白費的過患後，我說這個。

在那裡，比丘們！有聽聞之聖弟子像這樣深慮：『別理會眼根被赤熱的、燃燒的、灼熱的、熾熱的鐵葉片破壞！就讓我只這麼作意：「這樣，眼是無常的，色是無常的，眼識是無常的，眼觸是無常的，凡以這眼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都是無常的。」』

別理會耳根被尖銳的、燃燒的、灼熱的、熾熱的鐵釘破壞！就讓我只這麼作意：「這樣，耳是無常的，聲音是無常的，耳識是無常的，耳觸是無常的，凡以這耳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都是無常的。」

別理會鼻根被尖銳的、燃燒的、灼熱的、熾熱的指甲剪破壞！就讓我只這麼作意：「這樣，鼻是無常的，氣味是無常的，鼻識是無常的，鼻觸是無常的，凡以這鼻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都是無常的。」

別理會舌根被尖銳的、燃燒的、灼熱的、熾熱的剃刀破壞！就讓我只這麼作意：「這樣，舌是無常的，味道是無常的，舌識是無常的，舌觸是無常的，凡以這舌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都是無常的。」

別理會身根被尖銳的、燃燒的、灼熱的、熾熱的矛破壞！就讓我只這麼作

35. 六處相應

意：「這樣，身是無常的，所觸是無常的，身識是無常的，身觸是無常的，凡以這身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都是無常的。」

別理會睡眠！就讓只我這麼作意：「這樣，意是無常的，法是無常的，意識是無常的，意觸是無常的，凡以這意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都是無常的。」』

比丘們！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眼上厭，在色上厭，在眼識上厭，在眼觸上厭……（中略）凡以意觸為緣生起的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受也都厭；厭者離染，從離貪而被解脫，在已解脫時，有『這是解脫』之智，他知道：『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比丘們！這是燃燒法的教說。」

236. 像手腳那樣經

「比丘們！當有手時，則拿起放下被了知；當有腳時，則前進退回被了知；當有關節時，則彎曲伸展被了知；當有肚子時，則飢渴被了知。同樣的，比丘們！當有眼時，則以眼觸為緣生起自身內的樂與苦……（中略）當有舌時，則以舌觸為緣生起自身內的樂與苦……（中略）當有意時，則以意觸為緣生起自身內的樂與苦。

比丘們！當沒有手時，則拿起放下不被知道；當沒有腳時，則前進退回不被知道；當沒有關節時，則彎曲伸展不被知道；當沒有肚子時，則飢渴不被知道。同樣的，比丘們！當沒有眼時，則不以眼觸為緣生起自身內的樂與苦……（中略）當沒有舌時，則不以舌觸為緣生起自身內的樂與苦……（中略）當沒有意時，則不以意觸為緣生起自身內的樂與苦。」

237. 像手腳那樣經

「比丘們！當有手時，則有拿起放下；當有腳時，則有前進退回；當有關節時，則有彎曲伸展；當有肚子時，則有飢渴。同樣的，比丘們！當有眼時，則以眼觸為緣生起自身內的樂與苦……（中略）當有舌時，則以舌觸為緣生起自身內的樂與苦……（中略）當有意時，則以意觸為緣生起自身內的樂與苦。

比丘們！當沒有手時，則沒有拿起放下；當沒有腳時，則沒有前進退回；當沒有關節時，則沒有彎曲伸展；當沒有肚子時，則沒有飢渴。同樣的，比丘們！

當沒有眼時，則不以眼觸為緣生起自身內的樂與苦……（中略）當沒有舌時，則不以舌觸為緣生起自身內的樂與苦……（中略）當沒有意時，則不以意觸為緣生起自身內的樂與苦。」

海品第十八，其攝頌：

「海二則、漁夫，乳樹與拘繩羅，
葛瑪部與優陀夷，以燃燒為第八，
像手腳那樣二則，此被稱為品。」

毒蛇品(238-248)

238. 像毒蛇那樣經

「比丘們！猶如有四條激熱猛毒的毒蛇，那時，如果有想活命；不想死，要樂；不要苦的人走來，他們會對他說這個：『喂！男子！這四條激熱猛毒的毒蛇，你必須經常使之抬起，必須經常使之沐浴，必須經常使之餵食，必須經常使之睡覺，喂！男子！當這四種激熱猛毒毒蛇的其中之一對你發怒了，喂！男子！你將因此而遭受死亡，或死亡程度的苦，喂！男子！請你做所有你應該做的事吧！』

比丘們！那時，那位男子害怕四條激熱猛毒的毒蛇，會逃往他處，他們會對他說這個：『喂！男子！這五位殺戮的敵人緊追在後：「無論在何處我們看見他，就在那裡我們將奪他的命。」喂！男子！請你做所有你應該做的事吧！』

比丘們！那時，那位男子害怕四條激熱猛毒的毒蛇；害怕五位殺戮的敵人，會逃往他處，他們會對他說這個：『喂！男子！這第六位內應間諜的已拔劍殺戮者緊追在後：「無論在何處我看見他，就在那裡我將使他的頭落下。」喂！男子！請你做所有你應該做的事吧！』

比丘們！那時，那位男子害怕四條激熱猛毒的毒蛇；害怕五位殺戮的敵人；害怕第六位內應間諜的已拔劍殺戮者，會逃往他處，他會看見空的村落，他進入的任何房子都是空無的、空虛的、空的；他碰觸的任何器具都是空無的、空虛的、空的，他們會對他說這個：『喂！男子！這裡，搶劫村落的盜賊要進入這個空村落，喂！男子！請你做所有你應該做的事吧！』

35. 六處相應

比丘們！那時，那位男子害怕四條激熱猛毒的毒蛇；害怕五位殺戮的敵人；害怕第六位內應間諜的已拔劍殺戮者；害怕搶劫村落的盜賊，會逃往他處，他會看見一條大河，此岸是令人擔心的、令人恐怖的，彼岸是安穩的、無怖畏的，但沒有渡船或越過的橋從此岸走到彼岸，比丘們！那時，那位男子這麼想：『這大河的此岸是令人擔心的、令人恐怖的，彼岸是安穩的、無怖畏的，但沒有渡船或越過的橋從此岸走到彼岸，讓我收集草、薪木、枝條、樹葉後，綁成筏，然後依那個筏，以手腳努力著，能平安地去彼岸。』

比丘們！那時，那位男子收集草、薪木、枝條、樹葉後，綁成筏，然後依那個筏，以手腳努力著，能平安地去彼岸，已渡而到彼岸，為站在高地上的婆羅門。

比丘們！我所作的這個譬喻是為了義理的教授：

比丘們！在這裡，這是義理：『四條激熱猛毒的毒蛇』，這是對於四大¹的同義語。

比丘們！『五位殺戮的敵人』，這是對於五取蘊的同義語，即：色取蘊、受取蘊、想取蘊、行取蘊、識取蘊。

比丘們！『第六位內應間諜的已拔劍殺戮者』，這是對於歡喜與貪的同義語。

比丘們！『空的村落』，這是對於六內處的同義語，比丘們！如果賢智、能幹、有智慧者從眼審察它，看起來只是空無的、空虛的、空的……（中略）比丘們！如果賢智、能幹、有智慧者從舌……（中略）比丘們！如果賢智、能幹、有智慧者從意審察它，看起來只是空無的、空虛的、空的。

比丘們！『搶劫村落的盜賊』，這是對於六外處的同義語，比丘們！眼在合意與不合意的色中被打；比丘們！耳……（中略）比丘們！鼻……（中略）比丘們！舌……（中略）比丘們！身……（中略）比丘們！意在合意與不合意的法中被打。

比丘們！『大河』，這是對於四種暴流的同義語：對於欲的暴流、對於有的暴流、對於見的暴流、對於無明的暴流。

比丘們！『令人擔心的、危險的此岸』，這是對於有身的同義語。

比丘們！『安穩的、無怖畏的彼岸』，這是對於涅槃的同義語。

比丘們！『筏』，這是對於八支聖道的同義語，即：正見……（中略）正定。

比丘們！『以他的手腳努力』，這是對於活力激發的同義語。

比丘們！『已渡而到彼岸，為站在高地上的婆羅門』，這是對於阿羅漢的同義語。」

239. 像車子那樣經

「比丘們！具備三法的比丘當生住於豐富的樂與喜悅，以及有為了煩惱滅盡的起源與開始者，哪三個呢？他是守護根門者、飲食知適量者、專修清醒者。」

比丘們！比丘如何是守護根門者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以眼見色後，不要成為相的執取者、細相的執取者，因為當住於眼根的不防護時，貪婪、憂之惡不善法會流入，你要依其自制而行動，保護眼根，你要在眼根上達到自制；以耳聽聲音後……以鼻聞氣味後……以舌嚐味道後……以身觸所觸後……以意識知法後，不要成為相的執取者、細相的執取者，因為當住於意根的不防護時，貪婪、憂之惡不善法會流入，你要依其自制而行動，保護意根，你要在意根上達到自制。比丘們！猶如在平整地面的十字路口上如果有輶著駿馬的車輛住立，鞭子已放置，熟練的訓練師、馬的調御者登上後，他以左手握持纏繩，右手握持鞭子，能來去任何想要到的地方。同樣的，比丘們！比丘對六根以守護而學、以抑制而學、以調御而學、以寂止而學，比丘們！這樣，比丘是守護根門者。

比丘們！比丘如何是飲食知適量者呢？比丘們！這裡，比丘如理省察後吃食物：『既不為了娛樂，也不為了自豪，不為了裝飾，不為了莊嚴，只為了這個身體的存續、生存，為了止息傷害，為了資助梵行。這樣，我將擊退之前的感受，不激起新的感受，將有我的存續、無過失，安樂住。』比丘們！猶如男子如果塗油於瘡，只為了長[肉]的目的，又，猶如如果塗油於車軸，只為了貨物運送的目的，同樣的，比丘們！比丘如理省察後吃食物：『既既不為了娛樂，也不為了自豪，不為了裝飾，不為了莊嚴，只為了這個身體的存續、生存，為了止息傷害，為了資助梵行。這樣，我將擊退之前的感受，不激起新的感受，將有我的存續、無過失，安樂住。』比丘們！這樣，比丘是飲食知適量者。

比丘們！比丘如何是專修清醒者呢？比丘們！這裡，比丘白天以經行、安坐，使心從障礙法淨化；在初夜，以經行、安坐，使心從障礙法淨化；在中夜，以右脅作獅子臥，[左]腳放在[右]腳上後，具念、正知，作意了起來想；在後夜，再以經行、安坐，使心從障礙法淨化。』比丘們！這樣，比丘是專修清醒者。

比丘們！具備三法的比丘當生住於豐富的樂與喜悅，以及有煩惱滅盡的起源與開始。」

240. 像烏龜那樣經

「比丘們！從前，一隻烏龜在傍晚時沿著河岸找食物。比丘們！一隻狐狸也在傍晚時沿著河岸找食物。

比丘們！烏龜看見就在遠處找食物的狐狸。看見後，收妥諸肢體與龜頭第五到自己的龜殼後，不活動、保持靜默、不動。

比丘們！狐狸看見就在遠處找食物的烏龜。看見後，去烏龜那裡。抵達後，候在烏龜前面：『當這隻烏龜伸出諸肢體與龜頭第五的任何一肢體時，就在那時，我將抓住後扯出，後吃掉它。』

比丘們！當烏龜沒伸出諸肢體與龜頭第五的任何一肢體時，那時，狐狸得不到機會，嫌惡地離開烏龜。同樣的，比丘們！魔波旬常常不斷地候在你們前面：『或許我對他們會從眼得到機會……（中略）或從舌得到機會……（中略）或從意得到機會。』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你們要住於守護根門：以眼見色後，你們不要成為相的執取者、細相的執取者，因為當住於眼根的不防護時，貪婪、憂之惡不善法會流入，你們應該依其自制而行動，你們應該保護眼根，你們應該在眼根上達到自制；以耳聽聲音後……（中略）以鼻嗅氣味後……以舌嚐味道後……以身觸所觸後……以意識知法後，你們不要成為相的執取者、細相的執取者，因為當住於意根的不防護時，貪婪、憂之惡不善法會流入，你們應該依其自制而行動，你們應該保護意根，你們應該在意根上達到自制。

比丘們！當你們住於守護根門時，那時，魔波旬得不到機會，也將會嫌惡地離開你們，如烏龜與狐狸那樣。

如龜的肢體在自己的龜殼中，比丘收妥於意之尋中，
不依止的，不惱害其他人，已般涅槃，不會非難任何人。」

241. 像樹幹那樣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橋賞彌的恒河邊。

世尊看見正被恒河水流沖走的大樹幹。看見後，召喚比丘們：

「比丘們！你們看見那個正被恒河水流沖走的大樹幹嗎？」

「是的，大德！」

「比丘們！如果那樹幹不向此岸靠近，不向彼岸靠近，不在中途沈沒，**不在高地擋淺**，不被人抓住，不被**非人**抓住，不被**漩渦**抓住，內部不腐爛，比丘們！這樣，那樹幹必將是傾向大海的、斜向大海的、坡斜向大海的，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因為恒河水流是傾向大海的、斜向大海的、坡斜向大海的。同樣的，比丘們！如果你們不向此岸靠近，不向彼岸靠近，不在中途沈沒，不在高地擋淺，不被人抓住，不被**非人**抓住，不被**漩渦**抓住，內部不腐爛，比丘們！這樣，你們必將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因為以正見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

當這麼說時，某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什麼是此岸？什麼是彼岸？什麼是在中途沈沒？什麼是在高地擋淺？什麼是被人抓住？什麼是被**非人**抓住？什麼是被**漩渦**抓住？什麼是內部不腐爛？」

「比丘們！『此岸』，這是對於六內處的同義語；比丘們！『彼岸』，這是對於六外處的同義語；比丘們！『在中途沈沒』，這是對於歡喜與貪的同義語；比丘們！『在高地擋淺』，這是對**我是之慢**的同義語。

比丘們！什麼是被人抓住？比丘們！這裡，[某人]住於與在家人交際，同歡、同愁：在他們樂時而樂；在他們苦時而苦，他以自己涉入他們的事務與義務，比丘們！這被稱為被人抓住。

比丘們！什麼是被**非人**抓住？比丘們！這裡，某人以願求成為天眾之一而行梵行：『我將以這戒德、**禁戒**、苦行、梵行成為天，或諸天之一。』比丘們！這被稱為被**非人**抓住。

比丘們！『被**漩渦**抓住』，這是對於**五種欲**的同義語。

比丘們！什麼是內部腐爛？比丘們！這裡，某人是破戒者、**惡法者**、**不淨**與**行懷疑行為者**、**行為隱密者**、**非沙門**而自稱沙門者、**非梵行者**而自稱梵行者、內部腐爛的**漏出者**、惡劣性格者，比丘們！這被稱為『內部腐爛』。」

當時，牧牛人難陀站在世尊不遠處。那時，牧牛人難陀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我將不向此岸靠近，將不向彼岸靠近，將不在中途沈沒，將不在高地擋淺，將不被人抓住，將不被**非人**抓住，將不被**漩渦**抓住，內部將不腐爛，大德！願我得到在世尊面前出家，願我**得受具足戒**。」

「難陀！那樣的話，請你歸還主人的母牛。」

「大德！母牛將因求子牛而走。」

「難陀！請你歸還主人的母牛。」

那時，牧牛人難陀歸還主人的母牛後，去見世尊。抵達後，對世尊說這個：

35. 六處相應

「大德！主人的母牛已歸還，大德！願我得到在世尊面前出家，願我得到受具足戒。」

那時，牧牛人難陀在世尊面前出家、受具足戒。

而且，已受具足戒不久，尊者難陀住於獨處……（中略）尊者難陀成為眾阿羅漢之一。

242. 像樹幹那樣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金毘羅的恒河邊。

世尊看見正被恒河水流沖走的大樹幹。看見後，召喚比丘們：

「比丘們！你們看見那個正被恒河水流沖走的大樹幹嗎？」

「是的，大德！」

……（中略）

當這麼說時，尊者金毘羅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什麼是此岸？什麼是彼岸？……（中略）。」

「金毘羅！什麼是內部腐爛？金毘羅！這裡，比丘是來到某種已污染的罪者，而對這樣的罪，出罪沒被設置，金毘羅！這被稱為『內部腐爛』。」

243. 漏出法門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釋迦族人的迦毘羅衛城尼拘律園。

當時，迦毘羅衛城釋迦族人的新集會所剛完成不久，未被沙門、婆羅門，或任何人住過。

那時，迦毘羅衛城的釋迦族人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迦毘羅衛城的釋迦族人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這裡，迦毘羅衛城釋迦族人的新集會所剛完成不久，未被沙門、婆羅門，或任何人住過，大德！請世尊第一個使用它，世尊第一個使用後，迦毘羅衛城的釋迦族人將使用它，那對迦毘羅衛城釋迦族人是長久的利益與安樂。」

世尊以沈默狀態同意了。

那時，迦毘羅衛城的釋迦族人知道世尊同意了後，從座位起來後向世尊問訊，然後作右繞，接著去新集會所。抵達後，鋪設集會所的一切鋪設物、設置座位、設立水瓶、懸掛油燈後，去見世尊。抵達後，對世尊說這個：

35. 六處相應

「大德！集會所的一切鋪設物已鋪設、座位已設置、水瓶已設立、油燈已懸掛，大德！現在是那個世尊考量的時間。」

那時，世尊穿好衣服、取衣鉢後，與比丘僧團一起去新集會所。抵達後，洗腳、進入集會所，然後靠著中央柱子面向東坐下，比丘僧團也洗腳、進入集會所，然後靠著西邊牆壁面向東在世尊後面坐下，迦毘羅衛城的釋迦族人洗腳、進入集會所，然後靠著東邊牆壁面向西，面對世尊坐下。

那時，世尊以法說開示、勸導、鼓勵迦毘羅衛城的釋迦族人大半夜，使之歡喜，然後令他們離開：

「喬達摩們！夜已過，現在是那個你們考量的時間。」

「是的，大德！」迦毘羅衛城的釋迦族人回答世尊後，從座位起來後向世尊問訊，然後作右繞，接著離開。

那時，在迦毘羅衛城的釋迦族人離開不久，世尊召喚尊者目犍連：

「目犍連！比丘僧團離惛沈睡眠，目犍連！請你為比丘們作法的談論，我的背痛，我要伸展它。」

「是的，大德！」尊者目犍連回答世尊。

那時，世尊摺大衣成四折後，以右脅作獅子臥，[左]腳放在[右]腳上後，具念、正知，作意了起來想。

在那裡，尊者目犍連召喚比丘們：

「比丘學友們！」

「學友！」那些比丘們回答尊者目犍連。

尊者目犍連說這個：

「學友們！我將教導你們漏出法門，以及不漏出法門。」

你們要聽它！你們要好好作意！我將說了。」

「是的，學友！」那些比丘們回答尊者目犍連。

尊者目犍連說這個：

「學友們！怎樣是漏出者呢？學友們！這裡，比丘以眼見色後，傾心於可愛色，排拒不可愛色，住於身念未建立，少心的，不如實知道心解脫、慧解脫：那些所生起的惡不善法無餘滅之處……（中略）以舌嚐味道後……（中略）以意識知法後，傾心於可愛法，排拒不可愛法，住於身念未建立，少心的，不如實知道心解脫、慧解脫：那些所生起的惡不善法無餘滅之處，學友們！這被稱為比丘在能被眼識知的色上是漏出者……（中略）在能被舌識知的味道上是漏出者……（中略）在能被意識知的法上是漏出者。」

學友們！當比丘這樣住時，如果魔從眼接近他，魔就得到機會，魔得到對

35. 六處相應

象……（中略）如果魔從舌接近他，魔就得到機會，魔得到對象……（中略）如果魔從意接近他，魔就得到機會，魔得到對象。

學友們！猶如有乾枯了三、四年的蘆葦屋或茅草屋，如果男子從東方以燃燒的火把接近它，火就得到機會，火得到對象；如果男子從西方以燃燒的火把接近它，火就得到機會，火得到對象……（中略）如果從北方……（中略）如果從南方……（中略）如果從下方……（中略）如果從上方……（中略）如果男子無論從那個方向以燃燒的火把接近它，火就得到機會，火得到對象。同樣的，學友們！當比丘這樣住時，如果魔從眼接近他，魔就得到機會，魔得到對象……（中略）如果魔從舌接近他……（中略）如果魔從意接近他，魔就得到機會，魔得到對象。

學友們！當這樣住時，色征服比丘，非比丘征服色；聲音征服比丘，非比丘征服聲音；氣味征服比丘，非比丘征服氣味；味道征服比丘，非比丘征服味道；所觸征服比丘，非比丘征服所觸；法征服比丘，非比丘征服法，學友們！這被稱為被色征服、被聲音征服、被氣味征服、被味道征服、被所觸征服、被法征服的比丘；被征服者，而非征服者；污染的、再有的、有憂苦的、苦報的、未來被生老死的惡不善法打殺他。學友們！這樣是漏出者。

學友們！怎樣是不漏出者呢？學友們！這裡，比丘以眼見色後，不傾心於可愛色，不排拒不可愛色，住於身念已建立，無量心的，如實知道心解脫、慧解脫：那些所生起的惡不善法無餘滅之處……（中略）以舌嚐味道後……（中略）以意識知法後，不傾心於可愛法，不排拒不可愛法，住於身念已建立，無量心的，如實知道心解脫、慧解脫：那些所生起的惡不善法無餘滅之處，學友們！這被稱為比丘在能被眼識知的色上是不漏出者……（中略）在能被意識知的法上是不漏出者。

學友們！當比丘這樣住時，如果魔從眼接近他，魔既得不到機會，魔也得不到對象……（中略）如果魔從舌接近他……（中略）如果魔從意接近他，魔既得不到機會，魔也得不到對象。

學友們！猶如有重閣或厚黏土新塗布的講堂，如果男子從東方以燃燒的火把接近它，火既得不到機會，火也得不到對象；如果從西方……（中略）如果從北方……（中略）如果從南方……（中略）如果從下方……（中略）如果從上方……（中略）如果男子無論從那個方向以燃燒的火把接近它，火既得不到機會，火也得不到對象。同樣的，學友們！當比丘這樣住時，如果魔從眼接近他，魔既得不到機會，魔也得不到對象……（中略）如果魔從意接近他，魔既得不到機會，魔也得不到對象。

學友們！當這樣住時，比丘征服色，非色征服比丘；比丘征服聲音，非聲音

征服比丘；比丘征服氣味，非氣味征服比丘；比丘征服味道，非味道征服比丘；比丘征服所觸，非所觸征服比丘；比丘征服法，非法征服比丘，學友們！這被稱為征服色、征服聲音、征服氣味、征服味道、征服所觸、征服法的比丘；征服者，而非被征服者；他征服那些污染的、再有的、有憂苦的、苦報的、未來被生老死的惡不善法。學友們！這樣是不漏出者。」

那時！世尊起身召喚目犍連：

「目犍連！好！好！目犍連！你對比丘說漏出法門與不漏出法門，好！」

尊者目犍連說這個，**大師**是認可者。

那些悅意的比丘們歡喜尊者目犍連所說。

244. 苦法經

「比丘們！當比丘如實知道一切苦法的集起與滅沒，則諸欲這樣被看見；當看著諸欲時，凡關於欲之欲的意欲、欲愛、欲迷、欲的熱惱，不潛伏，則這樣的行與住被領悟，當這樣行與住時，貪婪、憂之惡不善法不潛伏。

比丘們！比丘怎樣如實知道一切苦法的集起與滅沒？『這樣是色，這樣是色的集起，這樣是色的滅沒；這樣是受……這樣是想……這樣是行……這樣是識，這樣是識的集起，這樣是識的滅沒。』比丘們！比丘這樣如實知道一切苦法的集起與滅沒。

比丘們！諸欲怎樣被比丘所見，則諸欲這樣被看見；當看著諸欲時，凡關於欲之欲的意欲、欲愛、欲迷、欲的熱惱，不潛伏？比丘們！猶如有深過人的炭火坑，佈滿無焰、無煙的炭火，那時，如果有想活命；不想死，要樂；不要苦的男子走來，兩位有力氣的男子各捉住其一邊的手臂後，將他拉向炭火坑，他會這樣那樣地扭曲身體，什麼原因呢？比丘們！因為那個人知道：『我將跌落這炭火坑，以其因緣而將遭受死亡，或死亡程度的苦。』同樣的，比丘們！欲如炭火坑被比丘所見，則欲這樣被看見；當看欲時，凡關於欲之欲的意欲、欲愛、欲迷、欲的熱惱不潛伏。

比丘們！比丘怎樣的行與住被領悟，當這樣行與住時，貪婪、憂之惡不善法將不流入？比丘們！猶如男子進入許多荊棘的森林，他的前面是荊棘，後面也是荊棘；左邊是荊棘，右邊也是荊棘；上面是荊棘，下面也是荊棘，他會具念地前進，會具念地後退：『不要荊棘刺我。』同樣的，比丘們！凡在世間中的可愛形

35. 六處相應

色、**合意形色**，都被稱為：『聖者之律中的荊棘』。像這樣知道後，應該知道**自制**與不自制。

比丘們！怎樣是不自制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以眼見色後，傾心於可愛色，排拒不可愛色，住於**身念**未建立，少心的，不如實知道**心解脫**、**慧解脫**：那些所生起的惡不善法無餘滅之處……（中略）以舌嚐味道後……（中略）以意識知法後，傾心於可愛法，排拒不可愛法，住於身念未建立，少心的，不如實知道**心解脫**、**慧解脫**：那些所生起的惡不善法無餘滅之處，比丘們！這樣是不自制。

比丘們！怎樣是自制？比丘們！這裡，比丘以眼見色後，不傾心於可愛色，不排拒不可愛色，保持著身念已建立，無量心的，如實知道**心解脫**、**慧解脫**：那些所生起的惡不善法無餘滅之處……（中略）以舌嚐味道後……（中略）以意識知法後，不傾心於可愛法，不排拒不可愛法，住於身念已建立，無量心的，如實知道**心解脫**、**慧解脫**：那些所生起的惡不善法無餘滅之處，比丘們！這是自制。

比丘們！如果比丘這樣行、這樣住時，偶爾由於**失念**生起隨順於結的惡不善憶念與意向，比丘們！念的生起[或]緩慢，但[一生起，]那時，就急速地捨斷、驅離、作終結、使之走到不存在。

比丘們！猶如男子會在中午被曬得很熱的鐵鍋上滴二、三滴水滴，比丘們！水滴的落下[或]緩慢，但[一落下，]那時，它就會急速地走到遍盡、耗盡。同樣的，比丘們！如果比丘這樣行、這樣住時，偶爾由於失念生起隨順於結的惡不善憶念與意向，比丘們！念的生起[或]緩慢，但[一生起，]那時，就急速地捨斷、驅離、作終結、使之走到不存在。比丘們！比丘這樣的行與住被領悟，當這樣行與住時，貪婪、憂之惡不善法將不流入。

比丘們！如果比丘這樣行、這樣住時，國王或國王的大臣，或朋友、同事，或親族、血親，可能帶財富來邀請：『來！男子**先生**！為何讓這袈裟耗盡你？為何光頭、鉢隨行？來！請你還俗後享受財富與作福德。』比丘們！確實，當比丘這樣行、這樣住時，『他放棄學後將還俗。』**這是不可能的**。

比丘們！猶如恒河是傾向東的、斜向東的、坡斜向東的，如果眾人帶來鏟子與簍子後[，心想]：『我們將使這恒河向西低斜、向西傾斜、向西坡斜。』

比丘們！你們怎麼想：那眾人能使恒河向西低斜、向西傾斜、向西坡斜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那是什麼原因呢？大德！恒河是傾向東的、斜向東的、坡斜向東的，不易使它向西低斜、向西傾斜、向西坡斜，眾人最終只會有疲勞與惱害的**分**。」

「同樣的，比丘們！如果比丘這樣行、這樣住時，國王或國王的大臣，或朋

友、同事，或親族、血親，可能帶財富來邀請：『來！男子先生！為何讓這袈裟耗盡你？為何光頭、鉢隨行？來！請你還俗後享受財富與作福德。』比丘們！確實，當比丘這樣行、這樣住時，『他放棄學後將還俗。』這是不可能的，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因為那心長久向遠離低斜、向遠離傾斜、向遠離坡斜，『他將像那樣還俗。』這是不可能的。』

245. 像緊叔迦那樣經

那時，某位比丘去見另一位比丘。抵達後，對那位比丘說這個：

「學友！什麼情形比丘的見已善清淨呢？」

「學友！當比丘如實知道六觸處的集起與滅沒時，學友！這個情形比丘的見已善清淨。」

那時，那位比丘不滿意那比丘對問題的解說，去見另一位比丘。抵達後，對那位比丘說這個：

「學友！什麼情形比丘的見已善清淨呢？」

「學友！當比丘如實知道五取蘊的集起與滅沒時，學友！這個情形比丘的見已善清淨。」

那時，那位比丘不滿意那比丘對問題的解說，去見另一位比丘。抵達後，對那位比丘說這個：

「學友！什麼情形比丘的見已善清淨呢？」

「學友！當比丘如實知道四大的集起與滅沒時，學友！這個情形比丘的見已善清淨。」

那時，那位比丘不滿意那比丘對問題的解說，去見另一位比丘。抵達後，對那位比丘說這個：

「學友！什麼情形比丘的見已善清淨呢？」

「學友！當比丘如實知道凡任何集法都是滅法時，學友！這個情形比丘的見已善清淨。」

那時，那位比丘不滿意那比丘對問題的解說，去見世尊。抵達後，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這裡，我去見某位比丘。抵達後，對那位比丘說這個：『學友！什麼情形比丘的見已善清淨呢？』大德！當這麼說時，那位比丘對我說這個：『學友！當比丘如實知道六觸處的集起與滅沒時，學友！這個情形比丘的見已善清

淨。』大德！那時，我不滿意那比丘對問題的解說，去見另一位比丘。抵達後，對那位比丘說這個：『學友！什麼情形比丘的見已善清淨呢？』大德！當這麼說時，那位比丘對我說這個：『學友！當比丘如實知道五取蘊的……（中略）如實知道四大的集起與滅沒……（中略）如實知道凡任何集法都是滅法時，學友！這個情形比丘的見已善清淨。』大德！那時，我不滿意那比丘對問題的解說，來見世尊，大德！什麼情形比丘的見已善清淨呢？」

「比丘！猶如若有未曾見過緊叔迦的男子，去見另一位見過緊叔迦的男子。抵達後，會對那位男子說這個：『男子先生！緊叔迦像什麼樣子呢？』他會說這個：『喂！男子！緊叔迦是黑色的，猶如燒過的殘株。』比丘！當時，那緊叔迦就完全如那位男子所見。

比丘！那時，那位男子不滿意那男子對問題的解說，去見另一位見過緊叔迦的男子。抵達後，會對那位男子說這個：『男子先生！緊叔迦像什麼樣子呢？』他會說這個：『喂！男子！緊叔迦是紅色的，猶如肉片。』比丘！當時，那緊叔迦就完全如那位男子所見。

比丘！那時，那位男子不滿意那男子對問題的解說，去見另一位見過緊叔迦的男子。抵達後，會對那位男子說這個：『男子先生！緊叔迦像什麼樣子呢？』他會說這個：『喂！男子！緊叔迦生出下垂的樹皮與逆裂的豆夾，猶如金合歡樹。』比丘！當時，那緊叔迦就完全如那位男子所見。

比丘！那時，那位男子不滿意那男子對問題的解說，去見另一位見過緊叔迦的男子。抵達後，會對那位男子說這個：『男子先生！緊叔迦像什麼樣子呢？』他會說這個：『喂！男子！緊叔迦有茂密的樹葉、影子濃密，猶如榕樹。』比丘！當時，那緊叔迦就完全如那位男子所見。

同樣的，比丘！無論被那些善人怎樣善清淨的看見所勝解，就被那些善人如那樣解說。

比丘！猶如國王邊境的城市，有堅固的壁壘，堅固的城牆與城門，有六道門，在那裡的賢智、能幹、有智慧守門人阻止陌生人，而使熟人進入，一對快速使者從東方來了後，會對守門人說這個：『男子先生！這座城的城主在哪裡呢？』他會這麼回答：『大德！他坐在中央廣場。』那時，那對快速使者[去見城主，]對城主交付如實話語後，會朝來時路啟程；一對快速使者從西方來了後……（中略）從北方……一對快速使者從南方來了後，會對守門人說這個：『男子先生！這座城的城主在哪裡呢？』他會這麼回答：『大德！他坐在中央廣場。』那時，那對快速使者[去見城主，]對城主交付如實話語後，會朝來時路啟程。

比丘！我的這個譬喻是為了作義理的教授。這裡，這個義理是：比丘！『城

市』，這是對於這父母生成，米粥積聚，無常、塗身、按摩、破壞、分散法之四大身的同義語；比丘！『六道門』，這是對於六內處的同義語；比丘！『守門人』，這是對於念的同義語；比丘！『一對快速使者』，這是對於止觀的同義語；比丘！『城主』，這是對於識的同義語；比丘！『在中央廣場』，這是對於四大的同義語，即：對於地界、對於水界、對於火界、對於風界；比丘！『如實話語』，這是對於涅槃的同義語；比丘！『來時路』，這是對於八支聖道的同義語，即：對於正見……（中略）對於正定。」

246. 像琵琶琴那樣經

「**比丘們**！凡任何比丘、比丘尼在能被眼識知的色上，會生起欲、貪、瞋、癡，或甚至心的嫌惡者，應該從那裡遮止心：這是一條有恐怖，有危險，有荊棘，有叢林之道，是**歧途**、邪道、有劫賊災難的，這是邪惡人親近之道，這不是善人親近之道，這不適合你，因此，應該從能被眼識知的色遮止心。……（中略）。

比丘們！凡比丘、比丘尼在能被舌識知的味道上……（中略）在能被意識知的法上，會生起欲、貪、瞋、癡，或甚至心的嫌惡者，應該從那裡遮止心：這是一條有恐怖，有危險，有荊棘，有叢林之道，是歧途、邪道、有劫賊災難的，這是邪惡人親近之道，這不是善人親近之道，這不適合你，因此，應該從能被意識知的法遮止心。

比丘們！猶如穀作已成熟，而穀作看守人放逸，吃穀作的牛進入穀田後，會走向盡情放縱，會走向放逸。同樣的，比丘們！**未聽聞的一般人在六觸處上不作防護，在五種欲上走向盡情放縱，走向放逸。**

比丘們！猶如穀作已成熟，而其看守人不放逸，如果吃穀作的牛進入穀田，穀作看守人會從牛鼻牢牢地緊捉住；從牛鼻牢牢地緊捉住後，會從兩角牢牢地制伏；從兩角牢牢地制伏後，會以棍棒善打；以棍棒善打後，會驅離。

比丘們！第二次……（中略）比丘們！第三次，如果吃穀作的牛進入穀田，穀作看守人會從牛鼻牢牢地緊捉住；從牛鼻牢牢地緊捉住後，會從兩角牢牢地制伏；從兩角牢牢地制伏後，以棍棒善打；以棍棒善打後，會驅離。

比丘們！這樣，那隻吃穀作的牛走到村落或山林；常站著或常坐著，回憶著那先前棍棒之觸，牠不會再進入穀田了。同樣的，比丘們！當比丘的心在六觸處上被克制、被善克制，則自身內在住立寂靜、安頓、**成為專一的**、入定。

35. 六處相應

比丘們！猶如有過去未聽過琵琶琴聲的國王，或國王的大臣，他可能會聽到琵琶琴聲，而說這個：『喂！這是什麼聲音，這麼會誘人、這麼令人想要、這麼醉人、這麼迷人、這麼會束縛人？』

他會說這個：『**大德**！這是名為琵琶琴的，它的聲音這麼會誘人、這麼令人想要、這麼醉人、這麼迷人、這麼會束縛人。』

他會說這個：『**先生**！請你去為我拿那琵琶琴來。』

他會拿那琵琶琴來，而說這個：『大德！這是那聲音這麼會誘人、這麼令人想要、這麼醉人、這麼迷人、這麼會束縛人的琵琶琴。』

他會說這個：『先生！以那把琵琶琴對我來說[受]夠了！請你為我拿那聲音來。』

他會說這個：『大德！這名為琵琶琴的，有種種要素、大要素；以種種要素努力彈奏，即：**緣於腹板**，緣於腹皮，緣於頸把，緣於頭，緣於絃，緣於弦撥，緣於男子適當的努力，大德！這樣，這名為琵琶琴的，有種種要素、大要素；以種種要素努力彈奏。』

他會將那琵琶琴劈成十塊或百塊；將那琵琶琴劈成十塊或百塊後，會作成碎片；作成碎片後，會以火燒盡；以火燒盡後會成灰；成灰後會讓大風吹走，或讓湍急的河流沖走，他會說這個：『先生！這名為琵琶琴確實是無用之物，如任何名為琵琶琴者，這裡，人們對這個成為過度放逸的、沈迷的。』同樣的，比丘們！比丘探尋色，直到所有色的趣處之所及；探尋受，直到所有受的趣處之所及；探尋想，直到所有想的趣處之所及；探尋行，直到所有行的趣處之所及；探尋識，直到所有識的趣處之所及，當他探尋色，直到所有色的趣處之所及；探尋受……（中略）想……行……探尋識，直到所有識的趣處之所及時，凡那『我』，或『我的』，或『我是』者，對他來說，都不存在了。』

247. 像六種生物那樣經

「**比丘**們！猶如肢體長瘡化膿的男子會進入箭林，茅草荊棘會刺在腳上，蘆葦葉子會刮肢體，這樣，比丘們！那位男子以此因緣更加感受苦、憂。同樣的，比丘們！這裡，一些比丘走到村落或山林**得到責備**：『這位**尊者**，他這樣的行為，這樣的行事，是不淨的村落荊棘者。』像這樣，他已知：『那是荊棘。』後，他應該知道**自制**與不自制。

35. 六處相應

比丘們！怎樣是不自制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以眼見色後，傾心於可愛色，**排拒不可愛色**，住於身念未建立，少心的，不如實知道**心解脫、慧解脫**：那些所生起的惡不善法無餘滅之處；以耳聽聲音後……以鼻聞氣味後……以舌嚐味道後……以身觸所觸後……以意識知法後，傾心於可愛法，**排拒不可愛法**，住於身念未建立，少心的，不如實知道**心解脫、慧解脫**：那些所生起的惡不善法無餘滅之處。

比丘們！猶如男子捕捉不同行境、**不同境域**的六種生物後，會以堅固的繩索繫縛：他捕捉蛇後，會以堅固的繩索繫縛；捕捉**鱷魚**後，會以堅固的繩索繫縛；捕捉鳥後，會以堅固的繩索繫縛；捕捉狗後，會以堅固的繩索繫縛；捕捉狐狸後，會以堅固的繩索繫縛；捕捉猴子後，會以堅固的繩索繫縛；以堅固的繩索繫縛後，會在中間打結，然後會放開，比丘們！那時，不同行境、不同境域的六種生物會拉向各自的境域與行處：蛇會拉向『我要入蟻丘。』鱷魚會拉向『我要入水。』鳥會拉向『我要空中飛。』狗會拉向『我要入村落。』狐狸會拉向『我要入墓地。』猴子會拉向『我要入樹林。』比丘們！那時候，那六種生物會被消耗疲憊，那時，牠們會順從牠們之中比較有力的那隻生物，會隨其控制而去。同樣的，比丘們！凡任何比丘的**身至念未修習、未多修習**時，眼拉向合意的色上，對不合意的色是**厭逆**的……（中略）意拉向合意的法上，對不合意的法是**厭逆**的，比丘們！這樣是不自制。

比丘們！怎樣是自制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以眼見色後，不傾心於可愛色，不**排拒不可愛色**，住於身念已建立，無量心的，如實知道**心解脫、慧解脫**：那些所生起的惡不善法無餘滅之處；以耳聽聲音後……以鼻聞氣味後……以舌嚐味道後……以身觸所觸後……以意識知法後，不傾心於可愛法，不**排拒不可愛法**，住於身念已建立，無量心的，如實知道**心解脫、慧解脫**：那些所生起的惡不善法無餘滅之處。

比丘們！猶如男子捕捉不同行境、不同境域的六種生物後，會以堅固的繩索繫縛：他捕捉蛇後，會以堅固的繩索繫縛；捕捉**鱷魚**後，會以堅固的繩索繫縛；捕捉鳥後……（中略）捕捉狗後……捕捉狐狸後……捕捉猴子後，會以堅固的繩索繫縛；以堅固的繩索繫縛後，會牢繫在堅固的標柱或柱子上，比丘們！那時，不同行境、不同境域的六種生物會拉向各自的境域與行處：蛇會拉向『我要入蟻丘。』鱷魚會拉向『我要入水。』鳥會拉向『我要空中飛。』狗會拉向『我要入村落。』狐狸會拉向『我要入墓地。』猴子會拉向『我要入樹林。』比丘們！那時候，那六種生物會被消耗疲憊，那時，牠們會在標柱或柱子附近站立、坐下、躺下。同樣的，比丘們！凡任何比丘的**身至念已修習、已多修習**時，眼不拉向合意

的色上，對不合意的色是不厭逆的……（中略）舌不拉向合意的味道上……（中略）意不拉向合意的法上，對不合意的法是不厭逆的，比丘們！這樣是自制。

比丘們！『堅固的標柱或柱子』，這是對於身至念的同義語，比丘們！因此，在這裡，應該被你們這麼學：『我們的身至念要被修習、被多修習、被作為車輛、被作為基礎、被實行、被累積、[被善努力](#)。』比丘們！應該被這麼學。』

248. 麥捆經

「比丘們！猶如麥捆被放在十字路口，那時，六名男子會持棍子走來，他們會以六根棍子擊打那麥捆，比丘們！這樣，當被六根棍子擊打時，那麥捆會被善擊打，那時，第七名男子會持棍子走來，他會以第七根棍子擊打那麥捆，比丘們！這樣，當被第七根棍子擊打時，那麥捆會更被善擊打。同樣的，比丘們！[未聽聞的一般人](#)在眼處被合意與不合意的色擊打……（中略）在舌處被合意與不合意的味道擊打……（中略）在意處被合意與不合意的法擊打，比丘們！如果未聽聞的一般人意圖未來再生，比丘們！這樣，那位無用的男子更被善擊打，猶如那麥捆被第七根棍子擊打著。」

比丘們！從前，天神、阿修羅的戰鬥已群集，比丘們！那時，毘摩質多阿修羅王召喚阿修羅們：『親愛的先生們！在天神、阿修羅的戰鬥已群集中，如果阿修羅勝，天神敗，那樣，以頸部為第五綁，綁住天帝釋後，帶他到阿修羅城我的面前。』

比丘們！那時，天帝釋也召喚三十三天天神：『親愛的先生們！在天神、阿修羅的戰鬥已群集中，如果天神勝，阿修羅敗，那樣，以頸部為第五綁，綁住毘摩質多阿修羅王後，帶他到天神善法堂我的面前。』

比丘們！在那場戰鬥中，天神勝，阿修羅敗。

比丘們！那時，三十三天天神以頸部為第五綁，綁住毘摩質多阿修羅王後，帶他到天神善法堂天帝釋的面前。

比丘們！在那裡，毘摩質多阿修羅王頸部被第五綁綁著，比丘們！當毘摩質多阿修羅王這麼想：『天神是如法的，阿修羅是不如法的，現在，就在這裡，我去天城。』時，那時，他看見自己以頸部為第五綁被解開了，他具備、具足天的[五種欲](#)自娛，比丘們！但當毘摩質多阿修羅王這麼想：『阿修羅是如法的，天神是不如法的，現在，就在這裡，我去阿修羅城。』時，那時，他看見自己以頸部為第五綁被繫縛著，從天的五種欲衰退。

35. 六處相應

比丘們！毘摩質多的繫縛是這麼微細，而魔的繫縛比那個更微細。

比丘們！**思量者**，被魔束縛；不思量者，被波旬釋放。

比丘們！『**我是**』，這是思量；『**我是這個**』，這是思量；『**我將是**』，這是思量；『**我將不是**』，這是思量；『**我將是有色的**』，這是思量；『**我將是無色的**』，這是思量；『**我將是有想的**』，這是思量；『**我將是無想的**』，這是思量；『**我將是非想非非想的**』，這是思量。

比丘們！思量是病，思量是腫瘤，思量是箭。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我們要以無思量之心居住。』比丘們！應該被你們這麼學。

比丘們！『**我是**』，這是動搖；『**我是這個**』，這是動搖；『**我將是**』，這是動搖；『**我將不是**』，這是動搖；『**我將是有色的**』，這是動搖；『**我將是無色的**』，這是動搖；『**我將是有想的**』，這是動搖；『**我將是無想的**』，這是動搖；『**我將是非想非非想的**』，這是動搖。

比丘們！動搖是病，動搖是腫瘤，動搖是箭。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我們要以無動搖之心居住。』比丘們！應該被你們這麼學。

比丘們！『**我是**』，這是悸動；『**我是這個**』，這是悸動；『**我將是**』，這是悸動；『**我將不是**』，這是悸動；『**我將是有色的**』，這是悸動；『**我將是無色的**』，這是悸動；『**我將是有想的**』，這是悸動；『**我將是無想的**』，這是悸動；『**我將是非想非非想的**』，這是悸動。

比丘們！悸動是病，悸動是腫瘤，悸動是箭。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我們要以無悸動之心居住。』比丘們！應該被你們這麼學。

比丘們！『**我是**』，這是虛妄；『**我是這個**』，這是虛妄；『**我將是**』，這是虛妄；『**我將不是**』，這是虛妄；『**我將是有色的**』，這是虛妄；『**我將是無色的**』，這是虛妄；『**我將是有想的**』，這是虛妄；『**我將是無想的**』，這是虛妄；『**我將是非想非非想的**』，這是虛妄。

比丘們！虛妄是病，虛妄是腫瘤，虛妄是箭。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我們要以無虛妄之心居住。』比丘們！應該被你們這麼學。

比丘們！『**我是**』，這是與慢有關的；『**我是這個**』，這是與慢有關的；『**我將是**』，這是與慢有關的；『**我將不是**』，這是與慢有關的；『**我將是有色的**』，這是與慢有關的；『**我將是無色的**』，這是與慢有關的；『**我將是有想的**』，

35. 六處相應

這是與慢有關的；『我將是無想的』，這是與慢有關的；『我將是非想非非想的』，這是與慢有關的。

比丘們！與慢有關的是病，與慢有關的是腫瘤，與慢有關的是箭。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我們要以已破慢之心居住。』比丘們！應該被你們這麼學。」

毒蛇品第十九，其攝頌：

「毒蛇、車子、烏龜，樹幹二則、漏出，

苦法、緊叔迦、琵琶琴，六種生物、麥捆。」

六處篇第四個五十則完成，其品的攝頌：

「歡喜的滅盡、六十中略，海與蛇，

這些是第四個五十，在集篇中被知道。」

六處相應完成。

36. 受相應

有偈品(1-10)

1. 定經

「比丘們！有這三受。哪三個呢？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比丘們！這些是三受。」

「得定的、正知的，具念的佛弟子，
他知道受，與受的生起。
以及凡這些被滅之處，與導向滅盡之道，
比丘以受的滅盡，成為無飢渴者、般涅槃者。」 [It.52]

2. 樂經

「比丘們！有這三受。哪三個呢？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比丘們！這些是三受。

凡樂或苦，連同不苦不樂，
自身內的與外部的，凡有任何受，
知道：『這是苦的、虛妄法、敗壞的。』後，
經一再接觸，看見其衰滅，這樣，在那裡離染。」

3. 捨斷經

「比丘們！有這三受，哪三個呢？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
比丘們！對樂受的貪煩惱潛在趨勢應該被捨斷，對苦受的嫌惡煩惱潛在趨勢應該被捨斷，對不苦不樂受的無明煩惱潛在趨勢應該被捨斷。

比丘們！當比丘之對樂受的貪煩惱潛在趨勢被捨斷，對苦受的嫌惡煩惱潛在趨勢被捨斷，對不苦不樂受的無明煩惱潛在趨勢被捨斷時，比丘們！這被稱為：『無煩惱潛在趨勢，正確看見，切斷渴愛，破壞結，以慢的完全止滅而得到苦的結束之比丘。』

當感受樂時，不知解受者，
他有貪煩惱潛在趨勢，是不見出離者。
當感受苦時，不知解受者，
他有嫌惡煩惱潛在趨勢，是不見出離者。
寂靜的不苦不樂，被廣慧者教導，
即使歡喜它，苦也不被釋放。
但，當熱心的比丘不疏忽正知，
因此那賢智者遍知一切受。
遍知受後，他當生是無煩惱者，
以身體的崩解，站在法上，明智者難以被描述。」

4. 深淵經

「比丘們！未聽聞的一般人說這話：『在大海中有深淵。』比丘們！但未聽聞的一般人說這樣的話：『在大海中有深淵。』那是不真實的、不存在的。

比丘們！『深淵』，這是對於身體的苦受之同義語。

比丘們！當未聽聞的一般人被身體的苦受接觸時，悲傷、疲累、悲泣、搥胸號哭，來到迷亂，比丘們！這被稱為『未出深淵、未得立足處之未聽聞的一般人』。

比丘們！當有聽聞之聖弟子被身體的苦受接觸時，不悲傷、不疲累、不悲泣、不搥胸號哭，不來到迷亂，比丘們！這被稱為『已出深淵、已得立足處之有聽聞之聖弟子』。

凡不能忍受這已生起的苦受者，
被奪命般身體的[苦受]接觸而戰慄。
悲嘆、哭泣，少力的微弱者，
他未出深淵，未得立足處。
但，凡能忍受這已生起的苦受者，
被奪命般身體的[苦受]接觸而不戰慄，

他已出深淵，已得立足處。」

5. 應該被看作經

「比丘們！有這三受，哪三種呢？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

比丘們！樂受應該被看作是苦的，苦受應該被看作是箭，不苦不樂受應該被看作是無常的。

比丘們！當比丘的樂受被看作是苦的，苦受被看作是箭，不苦不樂受被看作是無常的，比丘們！這被稱為：正確看見的比丘，他必將切斷渴愛，破壞結，**以慢的完全止滅而得到苦的結束。**」

「凡見樂為苦的，見苦為箭，
寂靜的不苦不樂，見它為無常的，
他確實是正確看見的比丘，他**遍知受**。
遍知受後，當生為無煩惱者，
以身體的崩解、站在法上，明智者難以被賦予名稱。」

6. 箭經

「比丘們！未聽聞的一般人感受樂受，感受苦受，感受不苦不樂受，有聽聞之聖弟子也感受樂受，感受苦受，感受不苦不樂受。在那裡，比丘們！有聽聞之聖弟子與未聽聞的一般人有什麼差別，有什麼不同，有什麼區別呢？」

「大德！我們的法以**世尊**為根本……（中略）。」

「比丘們！當未聽聞的一般人被苦受接觸時，悲傷、疲累、悲泣、搥胸號哭，來到迷亂，他感受二受：身的[受]與心的[受]。」

比丘們！猶如他們如果以箭射男子，如果接著以第二支箭射中他，這樣，比丘們！那男子感受因二支箭的受。同樣的，當未聽聞的一般人被苦受接觸時，悲傷、疲累、悲泣、搥胸號哭，來到迷亂，他感受二受：身的[受]與心的[受]。又，當被苦受接觸時，對它有嫌惡；當他對苦受有嫌惡，則**潛伏**苦受的嫌惡煩惱潛在趨勢。當被苦受接觸時，他歡喜於**欲樂**，什麼原因呢？因為，比丘們！未聽聞的一般人不了知除了欲樂之外還有對苦受的**出離**。當他歡喜於欲樂，則潛伏樂受的貪煩惱潛在趨勢。

他不如實知道那些受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當他不如實知道那些受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則潛伏不苦不樂受的無明煩惱潛在趨勢。如果他感受樂受，他被繫縛地感受它；如果他感受苦受，他被繫縛地感受它；如果他感受不苦不樂受，他被繫縛地感受它。比丘們！我說這被稱為：『被生、老、死，愁、悲、苦、憂、絕望所束縛；被苦所束縛之未聽聞的一般人。』

比丘們！而當有聽聞之聖弟子被苦受接觸時，不悲傷、不疲累、不悲泣、不搥胸號哭，不來到迷亂，他感受一受：身的而非心的。

比丘們！猶如他們如果以箭射男子，如果接著第二支箭沒射中他，這樣，比丘們！那男子感受因一支箭的受。同樣的，當有聽聞之聖弟子被苦受接觸時，不悲傷、不疲累、不悲泣、不搥胸號哭、不來到迷亂，他感受一受：身的而非心的。又，當被苦受接觸時，沒有嫌惡；當他對苦受沒有嫌惡，則不潛伏苦受的嫌惡煩惱潛在趨勢。當被苦受接觸時，他不歡喜於欲樂，什麼原因呢？因為，比丘們！有聽聞之聖弟子了知除了欲樂之外，還有對苦受的出離。當他對欲樂不歡喜，則不潛伏樂受的貪煩惱潛在趨勢。

他如實知道那些受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當他如實知道那些受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則不潛伏不苦不樂受的無明煩惱潛在趨勢。如果他感受樂受，他離繫縛地感受它；如果他感受苦受，他離繫縛地感受它；如果他感受不苦不樂受，他離繫縛地感受它。比丘們！我說這被稱為：『不被生、老、死，愁、悲、苦、憂、絕望所束縛；不被苦所束縛之有聽聞之聖弟子。』

比丘們！對有聽聞之聖弟子與未聽聞的一般人，這是高下，這是不同，這是差別。」

「多聞的有慧者不感受苦與樂受，
此為善巧的明智者與一般人的大差異。
對多聞的悟法者、此世與來世的觀者來說，
對可愛的法不使心攬亂，不愛的不嫌惡。
對他來說，順適或排斥都被破壞、滅沒不存在，
知道遠塵、無愁之足跡後，已到達有的彼岸者正確地了知。」

7. 生病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毘舍離大林重閣講堂。

那時，世尊在傍晚時，從獨坐中出來，去病房。抵達後，在設置好的座位坐下。

坐好後，世尊召喚比丘們：

「比丘們！比丘應該具念、正知地等待[死的]時候到來，這是我們對你們的教誡。

比丘們！而比丘怎樣是具念的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住於在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住於在受上隨觀受……（中略）住於在心上隨觀心……（中略）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比丘們！這樣，比丘是具念的。

比丘們！而比丘怎樣是正知的呢？比丘們！這裡，比丘在前進、後退時是正知於行為者；在前視、後視時是正知於行為者；在[肢體]屈伸時是正知於行為者；在穿衣、持鉢與大衣時是正知於行為者；在食、飲、嚼、嚥時是正知於行為者；在大小便動作時是正知於行為者；在行、住、坐、臥、清醒、語、默時是正知於行為者，比丘們！這樣，比丘是正知的。

比丘們！比丘應該具念、正知地等待[死的]時候到來，這是我們對你們的教誡。

比丘們！當比丘住於這樣具念、正知、不放逸、熱心、自我努力時，如果他的樂受生起，他這麼知道：『我的這樂受生起了，那是有緣的，非無緣的，緣於什麼呢？就緣於此身，但此身是無常的、有為的、緣所生的，而緣於無常的、有為的、緣所生的之身所生起的樂受，從哪裡有常的呢？』他在身上與樂受上住於隨觀無常、住於隨觀消散、住於隨觀離貪、住於隨觀滅、住於隨觀斷念。當他在身上與樂受上住於隨觀無常、住於隨觀消散、住於隨觀離貪、住於隨觀滅、住於隨觀斷念時，那身與樂受的貪煩惱潛在趨勢被他捨斷。

比丘們！當比丘住於這樣的具念、正知、不放逸、熱心、自我努力時，如果他的苦受生起，他這麼知道：『我的這苦受生起了，那是有緣的，非無緣的，緣於什麼呢？就緣於此身，但此身是無常的、有為的、緣所生的，而緣於無常的、有為的、緣所生的之身所生起的苦受，從哪裡有常的呢？』他在身上與苦受上住於隨觀無常、住於隨觀消散、住於隨觀離貪、住於隨觀滅、住於隨觀斷念。當他在身上與苦受上住於隨觀無常……（中略）住於隨觀斷念時，那身與苦受的嫌惡煩惱潛在趨勢被他捨斷。

比丘們！當比丘住於這樣的具念、正知、不放逸、熱心、自我努力時，如果他的不苦不樂受生起，他這麼知道：『我的這不苦不樂受生起了，那是有緣的，非無緣的，緣於什麼呢？就緣於此身，但此身是無常的、有為的、緣所生的，而

緣於無常的、有為的、緣所生的之身所生起的不苦不樂受，從哪裡有常的呢？』他在身上與不苦不樂受上住於隨觀無常、住於隨觀消散、住於隨觀離貪、住於隨觀滅、住於隨觀斷念。當他在身上與不苦不樂受上住於隨觀無常……（中略）住於隨觀斷念時，那身與不苦不樂受的無明煩惱潛在趨勢被他捨斷。

如果他感受樂受，他知道：『它是無常的。』他知道：『它是不被固執的。』他知道：『它是不被歡喜的。』

如果他感受苦受，他知道：『它是無常的。』他知道：『它是不被固執的。』他知道：『它是不被歡喜的。』

如果他感受不苦不樂受，他知道：『它是無常的。』他知道：『它是不被固執的。』他知道：『它是不被歡喜的。』

如果他感受樂受，他離繫縛地感受它；如果他感受苦受，他離繫縛地感受它；如果他感受不苦不樂受，他離繫縛地感受它。

當他感受身體終了的感受時，他知道：『我感受身體終了的感受。』當他感受生命終了的感受時，他知道：『我感受生命終了的感受。』他知道：『以身體的崩解，隨後生命耗盡，就在這裡，一切被感受的、不被歡喜的都將成為清涼。』

比丘們！猶如緣於油，與緣於燈芯，油燈才能燃燒，從其油與燈芯的耗盡，沒了食物，就會熄滅。同樣的，比丘們！當比丘感受身體終了的感受時，他知道：『我感受身體終了的感受。』當他感受生命終了的感受時，他知道：『我感受生命終了的感受。』他知道：『以身體的崩解，隨後生命耗盡，就在這裡，一切被感受的、不被歡喜的都將成為清涼。』」

8. 生病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毘舍離大林重閣講堂。

那時，世尊在傍晚時，從獨坐中出來，去病房。抵達後，在設置好的座位坐下。

坐好後，世尊召喚比丘們：

「比丘們！比丘應該具念、正知地等待[死的]時候到來，這是我們對你們的教誡。

比丘們！而比丘怎樣是具念的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住於在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住於在受上隨觀受……住於在心

上隨觀心……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比丘們！這樣，比丘是具念的。

比丘們！而比丘怎樣是正知的呢？比丘們！這裡，比丘在前進、後退時是正知於行為者……（中略）在語、默時是正知於行為者，比丘們！這樣，比丘是正知的。

比丘們！比丘應該具念、正知地等待[死的]時候到來，這是我們對你們的教誡。

比丘們！當比丘住於這樣的具念、正知、不放逸、熱心、自我努力時，如果他的樂受生起，他這麼知道：『我的這樂受生起了，那是有緣的，非無緣的，緣於什麼呢？就緣於這觸，但這觸是無常的、有為的、緣所生的，而緣於無常的、有為的、緣所生的之觸所生起的樂受，從哪裡有常的呢？』他在觸上與樂受上住於隨觀無常、住於隨觀消散、住於隨觀離貪、住於隨觀滅、住於隨觀斷念。當他在觸上與樂受上住於隨觀無常、住於隨觀消散、住於隨觀離貪、住於隨觀滅、住於隨觀斷念時，對那觸與樂受的貪煩惱潛在趨勢被他捨斷。

比丘們！當比丘住於這樣的具念……（中略）如果他的苦受生起時……（中略）如果他的不苦不樂受生起，他這麼知道：『我的這不苦不樂受生起了，那是有緣的，非無緣的，緣於什麼呢？就緣於這觸……（中略）』……他知道：『以身體的崩解，隨後生命耗盡，就在這裡，一切被感受的、不被歡喜的都將成為清涼。』

比丘們！猶如緣於油，與緣於燈芯，油燈才能燃燒，從其油與燈芯的耗盡，沒了食物，就會熄滅。同樣的，比丘們！當比丘感受身體終了的感受時，他知道：『我感受身體終了的感受。』當他感受生命終了的感受時，他知道：『我感受生命終了的感受。』他知道：『以身體的崩解，隨後生命耗盡，就在這裡，一切被感受的、不被歡喜的都將成為清涼。』

9. 無常經

「比丘們！有三受是無常的、有為的、緣所生的，是滅盡法、消散法、褪去法、滅法，哪三個呢？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比丘們！這三受是無常的、有為的、緣所生的，是滅盡法、消散法、褪去法、滅法。」

10. 根源於觸經

「比丘們！這三受是觸生的，觸為根本，觸為因，觸為緣，哪三個呢？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

比丘們！緣於能被感受樂之觸生起樂受，就以那個能被感受樂之觸的滅，凡對應它已感受的：緣能被感受樂之觸所生起的樂受，它被滅，它被平息。

比丘們！緣能被感受苦之觸生起苦受，就以那個能被感受苦之觸的滅，凡對應它已感受的：緣能被感受苦之觸所生起的苦受，它被滅，它被平息。

比丘們！緣能被感受不苦不樂之觸生起不苦不樂受，就以那個能被感受不苦不樂之觸的滅，凡對應它已感受的：緣能被感受不苦不樂之觸所生起的不苦不樂受，它被滅，它被平息。

比丘們！猶如從兩塊柴的連結磨擦，熱產生，火生起。就從那兩塊柴的已作異分開，凡對應它的熱，它被滅，它被平息[SN.12.62, SN.48.39]。同樣的，比丘們！這三受是觸生的，觸為根本，觸為因，觸為緣，緣對應之觸，對應之諸受生起，以對應之觸的滅，對應之諸受被滅。」

有偈品第一，其攝頌：

「定，樂與捨斷，深淵與應該被看作，
箭與生病，無常，根源於觸。」

獨處品(11-20)

11. 獨處經

那時，某位比丘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這裡，獨處、獨坐的我這樣心的深思生起：『三受被世尊所說：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這三受被世尊所說。又，這也被世尊所說：「凡任何受都在苦中。」對於什麼這被世尊所說：「凡任何受都在苦中」呢？』」

「比丘！好！好！比丘！這三受被我所說：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這三受被我所說，又，比丘！這也被我所說：『凡任何受都在苦中。』又，比丘！」

那是對於諸行是無常的，這被我所說：『凡任何受都在苦中』；又，比丘！那是對於諸行是滅盡法，這被我所說的『凡任何受都在苦中』……（中略）消散法……（中略）褪去法……（中略）滅法……（中略）那是對於諸行是變易法，這被我所說：『凡任何受都在苦中』。

而，比丘！諸行的次第滅也被我所講述：入初禪者，言語被滅了；入第二禪者，尋與伺被滅了；入第三禪者，喜被滅了；入第四禪者，入息出息被滅了；入虛空無邊處者，色想被滅了；入識無邊處者，虛空無邊處想被滅了；入無所有處者，識無邊處想被滅了；入非想非非想處者，無所有處想被滅了；入想受滅者，想與受被滅了；煩惱已盡的比丘，貪被滅了，瞋被滅了，癡被滅了。

而，比丘！諸行的次第平息也被我所講述：入初禪者，言語被平息了；入第二禪者，尋與伺被平息了……（中略）入想受滅者，想與受被平息了；煩惱已盡的比丘，貪被平息了，瞋被平息了，癡被平息了。

比丘！有這六種安息(寧靜)：入初禪者，言語被安息了；入第二禪者，尋與伺被安息了；入第三禪者，喜被安息了；入第四禪者，入息出息被安息了；入想受滅者，想與受被安息了；煩惱已盡的比丘，貪被安息了，瞋被安息了，癡被安息了。」

12. 虛空經

「**比丘**們！猶如種種風在虛空中吹起：東風吹起，西風吹起，北風吹起，南風吹起，有塵風吹起，無塵風吹起，冷風吹起，熱風吹起，微風吹起，強風吹起。同樣的，比丘們！種種受在這身體中生起：樂受生起，苦受生起，不苦不樂受生起。

猶如種種風個別在虛空中吹起，
東方的與西方的，北方的又南方的，
有塵的與無塵的，有時冷的，有時熱的，
強的與微的，個別的風吹起。
同樣的，就在這身體中，諸受生起，
樂的、苦的生起，以及那些不苦不樂的。
但，當熱心的比丘不疏忽正知，
因此那賢智者遍知一切受。
遍知受後，他當生是無煩惱者，

以身體的崩解，站在法上，明智者難以被描述。」

13. 虛空經

「[比丘們](#)！猶如種種風在虛空中吹起：東風吹起……（中略）強風吹起。同樣的，比丘們！種種受在這身體中生起：樂受生起，苦受生起，不苦不樂受生起。」

14. 屋舍經

「[比丘們](#)！猶如來客之屋舍，在那裡，東方人來了後住宿，西方人來了後住宿，北方人來了後住宿，南方人來了後住宿，[剎帝利](#)來了後住宿，婆羅門來了後住宿，毘舍來了後住宿，首陀羅來了後住宿。同樣的，比丘們！種種受在這身體中生起：樂受生起，苦受生起，不苦不樂受生起；[肉體的樂受](#)生起，肉體的苦受生起，肉體的不苦不樂受生起；精神的樂受生起，精神的苦受生起，精神的不苦不樂受生起。」

15. 阿難經

那時，[尊者阿難](#)去見[世尊](#)。抵達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阿難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什麼是受？什麼是受集？什麼是受滅？什麼是導向受滅道跡？什麼是受的樂味？什麼是過患？什麼是出離？」

「阿難！有這三受：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阿難！這些被稱為受。

以觸集而有受集；以觸滅而有受滅。

這[八支聖道](#)是導向受滅道跡，即：正見……（中略）正定。

凡緣於受生起樂與喜悅，這是受的樂味。

凡受是無常的、苦的、變易法，這是受的過患。

凡對於受之欲貪的調伏、欲貪的捨斷，這是受的出離。

而，阿難！諸行次第滅也被我所講述：入初禪者，言語被滅了……（中略）入想受滅者，想與受被滅了；煩惱已盡的[比丘](#)，貪被滅了，瞋被滅了，癡被滅了。

36. 受相應

而，阿難！諸行次第平息也被我所講述：入初禪者，言語被平息了……（中略）入想受滅者，想與受被平息了；煩惱已盡的比丘，貪被平息了，瞋被平息了，癡被平息了。

而，阿難！諸行次第安息也被我所講述：入初禪者，言語被安息了……（中略）入虛空無邊處者，色想被安息了；入識無邊處者，虛空無邊處想被安息了；入無所有處者，識無邊處想被安息了；入非想非非想處者，無所有處想被安息了；入想受滅者，想與受被安息了；煩惱已盡的比丘，貪被安息了，瞋被安息了，癡被安息了。」

16. 阿難經

那時，尊者阿難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世尊對在一旁坐下的尊者阿難說這個：

「阿難！什麼是受？什麼是受集？什麼是受滅？什麼是導向受滅道跡？什麼是受的樂味？什麼是過患？什麼是出離？」

「大德！我們的法是世尊為根本的、世尊為導引的、世尊為依歸的，大德！就請世尊說明這個所說的義理，那就好了！聽聞世尊的[教說]後，比丘們將會憶持。」

「阿難！那樣的話，你要聽！你要好好作意！我將說了。」

「是的，大德！」尊者阿難回答世尊。

世尊說這個：

「阿難！有這三受：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阿難！這些被稱為受。」

……（中略）觸集……煩惱已盡的比丘，貪被安息了，瞋被安息了，癡被安息了。」

17. 眾多經

那時，眾多比丘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眾多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什麼是受？什麼是受集？什麼是受滅？什麼是導向受滅道跡？什麼是受的樂味？什麼是過患？什麼是出離？」

36. 受相應

「比丘們！有這三受：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比丘們！這些被稱為受。以觸集而有受集；以觸滅而有受滅。

這八支聖道是導向受滅道跡，即：正見……（中略）正定。

凡緣於受生起樂與喜悅，這是受的樂味。

凡受是無常的、苦的、變易法，這是受的過患。

凡對於受之欲貪的調伏、欲貪的捨斷，這是受的出離。

比丘們！而諸行次第滅也被我所講述：入初禪者，言語被滅了……（中略）入想受滅者，想與受被滅了；煩惱已盡的比丘，貪被滅了，瞋被滅了，癡被滅了。

比丘們！而諸行次第平息也被我所講述：入初禪者，言語被平息了……（中略）入想受滅者，想與受被平息了；煩惱已盡的比丘，貪被平息了，瞋被平息了，癡被平息了。

比丘們！而諸行次第安息也被我所講述：入初禪者，言語被安息了……（中略）入虛空無邊處者，色想被安息了；入識無邊處者，虛空無邊處想被安息了；入無所有處者，識無邊處想被安息了；入非想非非想處者，無所有處想被安息了；入想受滅者，想與受被安息了；煩惱已盡的比丘，貪被安息了，瞋被安息了，癡被安息了。」

18. 眾多經

那時，眾多比丘去見世尊。……（中略）世尊對在一旁坐下的那些比丘說這個：

「比丘們！什麼是受？什麼是受集？什麼是受滅？什麼是導向受滅道跡？什麼是受的樂味？什麼是過患？什麼是出離？」

「大德！我們的法以世尊為根本……（中略）。」

……（中略）

「比丘們！有這三受：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比丘們！這些被稱為受。

……（中略）觸集……（中略）。」（應該依前經那樣使之詳細）

19. 五支經

那時，木匠五支去見尊者優陀夷。抵達後，向尊者優陀夷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木匠五支對尊者優陀夷說這個：

「大德優陀夷！多少受為世尊所說？」

「木匠！三受為世尊所說：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木匠！這三受為世尊所說。」

當這麼說時，木匠五支對尊者優陀夷說這個：

「大德優陀夷！三受非世尊所說，二受為世尊所說：樂受、苦受，大德！凡不苦不樂受者，被世尊說在這寂靜、勝妙樂中。」

第二次，尊者優陀夷對木匠五支說這個：

「木匠！二受非世尊所說，三受為世尊所說：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這三受為世尊所說。」

第二次，木匠五支對尊者優陀夷說這個：

「大德優陀夷！三受非世尊所說，二受為世尊所說：樂受、苦受，大德！凡不苦不樂受者，被世尊說在這寂靜、勝妙樂中。」

第三次，尊者優陀夷對木匠五支說這個：

「木匠！二受非世尊所說，三受為世尊所說：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這三受為世尊所說。」

第三次，木匠五支對尊者優陀夷說這個：

「大德優陀夷！三受非世尊所說，二受為世尊所說：樂受、苦受，大德！凡不苦不樂受者，被世尊說在這寂靜、勝妙樂中。」

尊者優陀夷不能說服木匠五支，木匠五支也不能說服尊者優陀夷。

尊者阿難聽到尊者優陀夷與木匠五支的這番交談。

那時，尊者阿難去見世尊。抵達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阿難告訴世尊尊者優陀夷與木匠五支一起有交談之所及的那一切。

「阿難！有法門使木匠五支極不隨喜優陀夷比丘的，而，阿難！也有法門使優陀夷比丘極不隨喜木匠五支的。」

阿難！二受法門被我所說，三受法門也被我所說，五受法門也被我所說，六受法門也被我所說，十八受法門也被我所說，三十六受法門也被我所說，一百零八受法門也被我所說。

阿難！法被我這樣經由法門教導；阿難！當法被我這樣經由法門教導時，凡不贊同、不認可、不同意彼此的善說、善講述者，這應該能被預期：生起爭論的、生起爭吵的、掉入爭辯的，他們將住於以舌鋒互刺的。

阿難！法被我這樣經由法門教導；阿難！當法被我這樣經由法門教導時，凡贊同、認可、同意彼此的善說、善講述者，這應該能被預期：是和合的，互相感到喜悅的，無爭端的，水乳交融的，他們將住於彼此以親切的眼睛相視。

阿難！有這五種欲，哪五種呢？能被眼識知，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色……（中略）能被身識知，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所觸，阿難！這些是五種欲。阿難！凡緣這五種欲生起的樂與喜悅，這被稱為欲樂。

阿難！有人可能說這個：『這是眾生感受最高的樂與喜悅。』我不同意，那是什麼原因呢？阿難！有比那種樂更勝、更妙的其它樂。阿難！什麼是比那種樂更勝、更妙的其它樂呢？阿難！這裡，比丘從離欲、離不善法後，進入後住於有尋、有伺，離而生喜、樂的初禪，阿難！這是比那種樂更勝、更妙的其它樂。

阿難！有人可能說這個：『這是眾生感受最高的樂與喜悅。』我不同意，那是什麼原因呢？阿難！有比那種樂更勝、更妙的其它樂。阿難！什麼是比那種樂更勝、更妙的其它樂呢？阿難！這裡，比丘從尋與伺的平息，自身內的明淨，一心，進入後住於無尋、無伺，定而生喜、樂的第二禪，阿難！這是比那種樂更勝、更妙的其它樂。

阿難！有人可能說這個：『這是眾生感受最高的樂與喜悅。』我不同意，那是什麼原因呢？阿難！有比那種樂更勝、更妙的其它樂。阿難！什麼是比那種樂更勝、更妙的其它樂呢？阿難！這裡，比丘以喜的褪去與住於平靜，有念、正知，以身體感受樂，進入後住於這聖弟子宣說：『他是平靜、具念、住於樂者』的第三禪，阿難！這是比那種樂更勝、更妙的其它樂。

阿難！有人可能說這個：『這是眾生感受最高的樂與喜悅。』我不同意，那是什麼原因呢？阿難！有比那種樂更勝、更妙的其它樂。阿難！什麼是比那種樂更勝、更妙的其它樂呢？阿難！這裡，比丘以樂的捨斷與苦的捨斷，及以之前喜悅與憂的滅沒，進入後住於不苦不樂，由平靜而念遍淨的第四禪，阿難！這是比那種樂更勝、更妙的其它樂。

阿難！有人可能說這個：『這是眾生感受最高的樂與喜悅。』我不同意，那是什麼原因呢？阿難！有比那種樂更勝、更妙的其它樂。阿難！什麼是比那種樂更勝、更妙的其它樂呢？阿難！這裡，比丘以一切色想的超越，以有對想的滅沒，以不作意種種想[而知]：『虛空是無邊的』，進入後住於虛空無邊處，阿難！這是比那種樂更勝、更妙的其它樂。

阿難！有人可能說這個：『這是眾生感受最高的樂與喜悅。』我不同意，那是什麼原因呢？阿難！有比那種樂更勝、更妙的其它樂。阿難！什麼是比那種樂更勝、更妙的其它樂呢？阿難！這裡，比丘超越一切虛空無邊處後[而知]：『識是無邊的』，進入後住於識無邊處，阿難！這是比那種樂更勝、更妙的其它樂。

阿難！有人可能說這個：『這是眾生感受最高的樂與喜悅。』我不同意，那

是什麼原因呢？阿難！有比那種樂更勝、更妙的其它樂。阿難！什麼是比那種樂更勝、更妙的其它樂呢？阿難！這裡，比丘超越一切識無邊處後[而知]：『什麼都沒有』，進入後住於無所有處，阿難！這是比那種樂更勝、更妙的其它樂。

阿難！有人可能說這個：『這是眾生感受最高的樂與喜悅。』我不同意，那是什麼原因呢？阿難！有比那種樂更勝、更妙的其它樂。阿難！什麼是比那種樂更勝、更妙的其它樂呢？阿難！這裡，比丘超越一切無所有處後，進入後住於非想非非想處，阿難！這是比那種樂更勝、更妙的其它樂。

阿難！有人可能說這個：『這是眾生感受最高的樂與喜悅。』我不同意，那是什麼原因呢？阿難！有比那種樂更勝、更妙的其它樂。

阿難！什麼是比那種樂更勝、更妙的其它樂呢？阿難！這裡，比丘超越一切非想非非想處後，進入後住於想受滅，阿難！這是比那種樂更勝、更妙的其它樂。

又，阿難！這是可能的：其他外道遊行者們會說這個：『沙門喬達摩說想受滅，且安立它在樂中，這是什麼？這是為什麼？』

阿難！說這個的其他外道遊行者應該能被這麼回答：『道友！世尊不只安立與樂受有關的在樂中，道友！而是哪裡樂被發現，無論何種方式，如來就安立它在樂中。』」 [MN.59]

20. 比丘經

「比丘們！二受法門被我所說，三受法門也被我所說，五受法門也被我所說，六受法門也被我所說，十八受法門也被我所說，三十六受法門也被我所說，一百零八受法門也被我所說。

比丘們！法被我這樣經由法門教導；比丘們！當法被我這樣經由法門教導時，凡不贊同、不認可、不同意彼此的善說、善講述者，這應該能被預期：生起爭論的、生起爭吵的、掉入爭辯的，他們將住於以舌鋒互刺的。

比丘們！法被我這樣經由法門教導；比丘們！當法被我這樣經由法門教導時，凡贊同、認可、同意彼此的善說、善講述者，這應該能被預期：是和合的，互相感到喜悅的，無爭端的，水乳交融的，他們將住於彼此以親切的眼睛相視。

比丘們！有這五種欲……（中略）又，比丘們！這是可能的：其他外道遊行者們會說這個：『沙門喬達摩說想受滅，且安立它在樂中，這是什麼？這是為什麼？』

比丘們！說這個的其他外道遊行者應該能被這麼回答：『道友！世尊不只安立與樂受有關的在樂中，道友！而是哪裡樂被發現，無論何種方式，如來就安立它在樂中。』』

獨處品第二，其攝頌：

「獨處、二則虛空，屋舍、二則阿難，
眾多二說，五支與比丘。」

一百零八法門品(21-31)

21. 尸婆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栗鼠飼養處的竹林中。

那時，遊行者鬚髮尸婆去見世尊。抵達後，與世尊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就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遊行者鬚髮尸婆對世尊說這個：

「喬達摩先生！有一些沙門、婆羅門是說這個者、這麼見者：『凡這個人感受任何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全都因往昔所作。』這裡，喬達摩先生怎麼說呢？」

「尸婆！膽汁的等起(因素)，這裡，某些感受生起，尸婆！這應該可被自己感受得到：有關膽汁的等起，這裡，某些感受生起。尸婆！這是世間的世俗真理：有關膽汁的等起，這裡，某些感受生起。尸婆！在那裡，凡那些這麼說、這麼見的沙門、婆羅門：『凡這個人感受任何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全都因往昔所作。』他們越過自己的所知；他們越過在世間中的世俗真理，因此，我說：『那些沙門、婆羅門的[說法]是錯的。』

尸婆！痰的等起.....（中略）尸婆！風的等起.....（中略）尸婆！[三者]集合.....（中略）尸婆！時節的變化生的.....（中略）尸婆！不正的注意.....（中略）尸婆！突然來襲的.....（中略）尸婆！業的果報生的，這裡，某些感受也生起。尸婆！這應該可被自己感受得到：有關業的果報生的，這裡，某些感受也生起，尸婆！這是世間的世俗真理：有關業的果報生的，這裡，某些感受也生起。尸婆！那裡，凡那些這麼說、這麼見的沙門、婆羅門：『凡這個人感受任何或樂、或

苦、或不苦不樂，全都因往昔所作。』他們越過自己的所知；他們越過在世間中的世俗真理，因此，我說：『那些沙門、婆羅門的[說法]是錯的。』」

當這麼說時，遊行者鬚髮尸婆對世尊說這個：

「太偉大了，喬達摩先生！太偉大了，喬達摩先生！……（中略）請喬達摩尊師記得我為優婆塞，從今天起終生歸依。」

「膽、痰、風，[三者]集合、時節，

不正、突然來襲的、以業的果報為第八。」

22. 一百零八經

「比丘們！我將教導一百零八法的教說，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而什麼是一百零八法的教說呢？

比丘們！二受法門被我所說，三受教說也被我所說，五受教說也被我所說，六受教說也被我所說，十八受教說也被我所說，三十六受教說也被我所說，一百零八受教說也被我所說。

比丘們！什麼是二受呢？身的與心的，比丘們！這些被稱為二受。

比丘們！什麼是三受呢？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比丘們！這些被稱為三受。

比丘們！什麼是五受呢？樂根、苦根、喜悅根、憂根、平靜根，比丘們！這些被稱為五受。

比丘們！什麼是六受呢？眼觸所生受……（中略）意觸所生受，比丘們！這些被稱為六受。

比丘們！什麼是十八受呢？六喜悅近伺察、六憂近伺察、六平靜近伺察，比丘們！這些被稱為十八受。

比丘們！什麼是三十六受呢？六依存於家的喜悅、六依存於離欲的喜悅、六依存於家的憂、六依存於離欲的憂、六依存於家的平靜、六依存於離欲的平靜，比丘們！這些被稱為三十六受。

比丘們！什麼是一百零八受呢？過去的三十六受、未來的三十六受、現在的三十六受，比丘們！這些被稱為一百零八受。比丘們！這是一百零八法的教說。」

23. 某位比丘經

那時，某位比丘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什麼是受？什麼是受集？什麼是導向受集道跡？什麼是受滅？什麼是導向受滅道跡？什麼是受的樂味？什麼是過患？什麼是出離？」

「比丘！有這三受：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比丘！這些被稱為受。

以觸集而有受集；渴愛是導向受集道跡。

以觸滅而有受滅。

這八支聖道是導向受滅道跡，即：正見……（中略）正定。

凡緣於受生起樂與喜悅，這是受的樂味。

凡受是無常的、苦的、變易法，這是受的過患。

凡對於受之欲貪的調伏、欲貪的捨斷，這是受的出離。」

24. 以前經

「比丘們！就在我正覺以前，還是未現正覺的菩薩時這麼想：『什麼是受？什麼是受集？什麼是導向受集道跡？什麼是受滅？什麼是導向受滅道跡？什麼是受的樂味？什麼是過患？什麼是出離？』

比丘們！我這麼想：『有這三受：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這些被稱為受。

以觸集而有受集；渴愛是導向受集道跡。……（中略）

凡對於受之欲貪的調伏、欲貪的捨斷，這是受的出離。』」

25. 智經

「『這些是受！』比丘們！在以前所不曾聽過的法上，我的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生起。『這是受集！』比丘們！在以前所不曾聽過的法上，我的眼生起……（中略）光生起。『這是導向受集道跡！』比丘們！在以前所不曾聽過的法上，我的眼生起……（中略）。『這是受滅！』比丘們！在以前所不曾聽

36. 受相應

過的法上，我的眼生起.....（中略）。『這是導向受滅道跡！』比丘們！在以前所不曾聽過的法上，我的眼生起.....（中略）。『這是受的樂味！』比丘們！在以前所不曾聽過的法上，我的眼生起.....（中略）。『這是受的過患！』比丘們！在以前所不曾聽過的法上，我的眼生起.....（中略）。『這是受的出離！』比丘們！在以前所不曾聽過的法上，我的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生起。」

26. 眾多比丘經

那時，眾多比丘去見世尊。抵達後.....（中略）在一旁坐下的那些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什麼是受？什麼是受集？什麼是導向受集道跡？什麼是受滅？什麼是導向受滅道跡？什麼是受的樂味？什麼是過患？什麼是出離？」

「比丘們！有這三受：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比丘們！這些被稱為受。

以觸集而有受集；渴愛是導向受集道跡。.....（中略）凡對於受之欲貪的調伏、欲貪的捨斷，這是受的出離。」

27. 沙門婆羅門經

「比丘們！有這三受，哪三個呢？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

比丘們！凡任何沙門或婆羅門不如實知道這三受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者，比丘們！那些沙門或婆羅門不被我認同為沙門中的沙門，或認同為婆羅門中的婆羅門，而且，那些尊者也不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沙門義或婆羅門義。

比丘們！但凡任何沙門或婆羅門如實知道這三受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者，比丘們！那些沙門或婆羅門被我認同為沙門中的沙門，或認同為婆羅門中的婆羅門，而且，那些尊者也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沙門義或婆羅門義。」

28. 沙門婆羅門經

「比丘們！有這三受，哪三個呢？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

36. 受相應

比丘們！凡任何沙門或婆羅門不如實知道這三受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者……（中略）。[如實]了知……（中略）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沙門義或婆羅門義。」

29. 沙門婆羅門經

「比丘們！凡任何沙門或婆羅門不如實知道受，不如實知道受集，不如實知道受滅，不如實知道導向受滅道跡者……（中略）。[如實]了知……（中略）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沙門義或婆羅門義。」

30. 單純經

「比丘們！有這三受。哪三個呢？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比丘們！這些是三受。」

31. 精神的經

「比丘們！有肉體的喜，有精神的喜，有比精神更精神的喜；有肉體的樂，有精神的樂，有比精神更精神的樂；有肉體的平靜，有精神的平靜，有比精神更精神的平靜；有肉體的解脫，有精神的解脫，有比精神更精神的解脫。」

又，比丘們！什麼是肉體的喜？比丘們！有這五種欲，哪五種呢？能被眼識知，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色……（中略）能被身識知，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所觸，比丘們！這些是五種欲。比丘們！凡緣這五種欲生起的喜，比丘們！這被稱為肉體的喜。

又，比丘們！什麼是精神的喜？比丘們！這裡，比丘從離欲、離不善法後，進入後住於有尋、有伺，離而生喜、樂的初禪；從尋與伺的平息，自身內的明淨，一心，進入後住於無尋、無伺，定而生喜、樂的第二禪，比丘們！這被稱為精神的喜。

又，比丘們！什麼是比精神更精神的喜？比丘們！這裡，凡煩惱已盡的比丘，從觀察解脫貪的心，從觀察解脫瞋的心，從觀察解脫癡的心生起喜，比丘們！這被稱為比精神更精神的喜。

又，比丘們！什麼是肉體的樂？比丘們！有這五種欲，哪五種呢？能被眼識知，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色……（中略）能被身識知，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所觸，比丘們！這些是五種欲。比丘們！凡緣這五種欲生起的樂與喜悅，比丘們！這被稱為肉體的樂。

又，比丘們！什麼是精神的樂？比丘們！這裡，比丘從離欲、離不善法後，進入後住於有尋、有伺，離而生喜、樂的初禪；從尋與伺的平息，自身內的明淨，一心，進入後住於無尋、無伺，定而生喜、樂的第二禪；以喜的褪去與住於平靜，有念、正知，以身體感受樂，進入後住於這聖弟子宣說：『他是平靜、具念、住於樂者』的第三禪，比丘們！這被稱為精神的樂。

又，比丘們！什麼是比精神更精神的樂？比丘們！這裡，凡煩惱已盡的比丘，從觀察解脫貪的心，從觀察解脫瞋的心，從觀察解脫癡的心生起樂與喜悅，比丘們！這被稱為比精神更精神的樂。

又，比丘們！什麼是肉體的平靜？比丘們！有這五種欲，哪五種呢？能被眼識知，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色……（中略）能被身識知，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所觸，比丘們！這些是五種欲，比丘們！凡緣這五種欲生起的平靜，比丘們！這被稱為肉體的平靜。

又，比丘們！什麼是精神的平靜？比丘們！這裡，比丘以樂的捨斷與苦的捨斷，及以之前喜悅與憂的滅沒，進入後住於不苦不樂，由平靜而念遍淨的第四禪，比丘們！這被稱為精神的平靜。

又，比丘們！什麼是比精神更精神的平靜？比丘們！這裡，凡煩惱已盡的比丘，從觀察解脫貪的心，從觀察解脫瞋的心，從觀察解脫癡的心生起平靜，比丘們！這被稱為比精神更精神的平靜。

又，比丘們！什麼是肉體的解脫？有關於色的解脫，為肉體的解脫。

又，比丘們！什麼是精神的解脫？有關於無色的解脫，為精神的解脫。

又，比丘們！什麼是比精神更精神的解脫？比丘們！這裡，凡煩惱已盡的比丘，從觀察解脫貪的心，從觀察解脫瞋的心，從觀察解脫癡的心生起解脫，比丘們！這被稱為比精神更精神的解脫。」

一百零八法門品第三，其攝頌：

36. 受相應

「尸婆、一百零八、比丘，以前、智、比丘們，
沙門婆羅門三則，單純、精神的。」
受相應完成。

37. 婦女相應

第一中略品(1-14)

1. 婦女經

「比丘們！具備五支的婦女對男子來說是一向不合意的，哪五[支]呢？她是無形色(姿色)者、不富有者、無德者、懶惰者、不得子孫者，比丘們！具備五支的婦女對男子來說是一向不合意的。」

比丘們！具備五支的婦女對男子來說是一向合意的，哪五[支]呢？她是有形色者、富有者、有德者、不懶惰者、得子孫者，比丘們！具備五支的婦女對男子來說是一向合意的。」

2. 男子經

「比丘們！具備五支的男子對婦女來說是一向不合意的，哪五[支]呢？他是無形色(英俊)者、不富有者、無德者、懶惰者、不得子孫者，比丘們！具備五支的男子對婦女來說是一向不合意的。」

比丘們！具備五支的男子對婦女來說是一向合意的，哪五[支]呢？他是有形色者、富有者、有德者、不懶惰者、得子孫者，比丘們！具備五支的男子對婦女來說是一向合意的。」

3. 特有經

「比丘們！有這五種婦女特有的苦，只男子以外的婦女經驗，哪五種呢？」

比丘們！這裡，當還年小時，婦女就走入夫家，與親族離別，比丘們！這是第一種婦女特有的苦，只男子以外的婦女經驗。」

再者，比丘們！這裡，婦女有月經，比丘們！這是第二種婦女特有的苦，只男子以外的婦女經驗。

再者，比丘們！這裡，婦女成為孕婦，比丘們！這是第三種婦女特有的苦，只男子以外的婦女經驗。

再者，比丘們！這裡，婦女生產，比丘們！這是第四種婦女特有的苦，只男子以外的婦女經驗。

再者，比丘們！這裡，婦女來到對男子的服侍，比丘們！這是第五種婦女特有的苦，只男子以外的婦女經驗。

比丘們！這五種是婦女特有的苦，只男子以外的婦女經驗。」

4. 三法經

「比丘們！具備三法的婦女大部分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苦界、惡趣、下界、地獄，哪三個呢？比丘們！這裡，婦女在午前時以被慳堁纏縛之心住於在家，日中時以被嫉妒纏縛之心住於在家，傍晚時以被欲貪纏縛之心住於在家，比丘們！具備這三法的婦女大部分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苦界、惡趣、下界、地獄。」

5. 容易憤怒者經

那時，尊者阿那律去見世尊。抵達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阿那律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這裡，我以清淨、超越人的天眼，看見婦女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苦界、惡趣、下界、地獄，大德！具備幾法的婦女，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苦界、惡趣、下界、地獄呢？」

「阿那律！具備五法的婦女，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苦界、惡趣、下界、地獄，哪五個呢？她是無信仰者、無慚者、無愧者、容易憤怒者、劣慧者，阿那律！具備這五法的婦女，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苦界、惡趣、下界、地獄。」

6. 怨恨者經

「阿那律！具備五法的婦女，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苦界、惡趣、下界、地獄，哪五個呢？她是無信仰者、無慚者、無愧者、怨恨者、劣慧者，阿那律！具備這五法的婦女，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苦界、惡趣、下界、地獄。」

7. 嫉妒者經

「阿那律！具備五法的婦女，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苦界、惡趣、下界、地獄，哪五個呢？她是無信仰者、無慚者、無愧者、嫉妒者、劣慧者，阿那律！具備這五法的婦女，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苦界、惡趣、下界、地獄。」

8. 慳吝者經

「阿那律！具備五法的婦女，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苦界、惡趣、下界、地獄，哪五個呢？她是無信仰者、無慚者、無愧者、慳吝者、劣慧者，阿那律！具備這五法的婦女……（中略）往生到苦界、惡趣、下界、地獄。」

9. 通姦者經

「阿那律！具備五法的婦女……（中略）往生到苦界、惡趣、下界、地獄，哪五個呢？她是無信仰者、無慚者、無愧者、通姦者、劣慧者，阿那律！具備這五法的婦女……（中略）往生到……。」

10. 無德者經

「阿那律！具備五法的婦女……（中略）往生到……地獄，哪五個呢？她是無信仰者、無慚者、無愧者、無德者、劣慧者，阿那律！具備這五法的婦女……（中略）往生到……地獄。」

11. 少聞者經

「阿那律！具備五法的婦女……（中略）往生到……地獄，哪五個呢？她是無信仰者、無慚者、無愧者、少聞者、劣慧者，阿那律！具備這五法的婦女……（中略）往生到……地獄。」

12. 懈怠者經

「阿那律！具備五法的婦女……（中略）往生到……地獄，哪五個呢？她是無信仰者、無慚者、無愧者、懈怠者、劣慧者，阿那律！具備這五法的婦女……（中略）往生到苦界、惡趣、下界、地獄。」

13. 念已忘失者經

「阿那律！具備五法的婦女……（中略）往生到……地獄，哪五個呢？她是無信仰者、無慚者、無愧者、念已忘失者、劣慧者，阿那律！具備這五法的婦女……（中略）往生到……地獄。」

14. 五怨恨經

「阿那律！具備五法的婦女……（中略）往生到……地獄，哪五個呢？她是殺生者、未給予而取者、邪淫者、妄語者、穀酒果酒酒放逸處者，阿那律！具備這五法的婦女，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苦界、惡趣、下界、地獄。」

第一中略品，其攝頌：

「婦女、男子，以及特有、三法，
容易憤怒者、怨恨者，以及嫉妒者、慳吝者，
通姦者與無德者，以及少聞者、懈怠者，
念已忘失者、五怨恨，黑側被知道。」

第二中略品(15-24)

15. 不容易憤怒者經

那時，尊者阿那律去見世尊。抵達後……（中略）在一旁坐下的尊者阿那律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這裡，我以清淨、超越人的天眼，看見婦女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大德！具備幾法的婦女，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呢？」

「阿那律！具備五法的婦女，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哪五個呢？她是有信仰者、有慚者、有愧者、不容易憤怒者、有慧者，阿那律！具備這五法的婦女，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

16. 不怨恨者經

「阿那律！具備五法的婦女，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哪五個呢？她是有信仰者、有慚者、有愧者、不怨恨者、有慧者，阿那律！具備這五法的婦女，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

17. 不嫉妒者經

「阿那律！具備五法的婦女，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哪五

37. 婦女相應

個呢？她是有信仰者、有慚者、有愧者、不嫉妒者、有慧者，阿那律！具備這五法的婦女，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

18. 不慳吝者經

.....不慳吝者、有慧者.....（中略）

19. 非通姦者經

.....非通姦者、有慧者.....（中略）

20. 有德者經

.....有德者、有慧者.....（中略）

21. 多聞者經

.....多聞者、有慧者.....（中略）

22. 已激發活力者經

.....已激發活力者、有慧者.....（中略）

23. 念已現起經

.....是念已現起者、有慧者，阿那律！具備這五法的婦女，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

這些是省略的八個經。

24. 五戒經

「阿那律！具備五法的婦女，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哪五個呢？她是離殺生者、離未給予而取者、離邪淫者、離妄語者、離穀酒果酒酒放逸處者，阿那律！具備這五法的婦女，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

第二中略品，其攝頌：

「第二[品]不容易憤怒者，不怨恨者、不嫉妒者，
不懼吝者、非通姦者，有無德者、多聞者，
活力者、有念者、戒，白側被知道。」

力品(25-34)

25. 有自信經

「比丘們！有這些婦女的五力，哪五種呢？[姿]色力、財富力、親族力、兒子力、有德力，比丘們！這些是婦女的五力，比丘們！具備這五力的婦女有自信地住於在家。」

26. 壓迫經

「比丘們！有這些婦女的五力，哪五種呢？[姿]色力、財富力、親族力、兒子力、有德力，比丘們！這些是婦女的五力，比丘們！具備這五力的婦女壓迫丈夫而住於在家。」

27. 征服經

「比丘們！有這些婦女的五力，哪五種呢？[姿]色力、財富力、親族力、兒子力、有德力，比丘們！這些是婦女的五力，比丘們！具備這五力的婦女征服丈夫而住於在家。」

28. 一經

「比丘們！具備一力的男子征服婦女後轉起，哪一力呢？當婦女被主權力征服，[姿]色力既不庇護，財富力、親族力、兒子力、有德力也都不庇護。」

29. 部分經

「比丘們！有這些婦女的五力，哪五種呢？[姿]色力、財富力、親族力、兒子力、有德力。比丘們！婦女具備[姿]色力而無財富力者，這樣，她在這部分是不完全者，比丘們！但當婦女具備[姿]色力與財富力時，這樣，她在這部分是完全者。比丘們！婦女具備[姿]色力與財富力而無親族力者，這樣，她在這部分是不完全者，比丘們！但當婦女具備[姿]色力、財富力、親族力時，這樣，她在這部分是完全者。比丘們！婦女具備[姿]色力、財富力、親族力而無兒子力者，這樣，她在這部分是不完全者，比丘們！但當婦女具備[姿]色力、財富力、親族力、兒子力時，這樣，她在這部分是完全者。比丘們！婦女具備[姿]色力、財富力、親族力、兒子力而無有德力者，這樣，她在這部分是不完全者，比丘們！但當婦女具備[姿]色力、財富力、親族力、兒子力、有德力時，這樣，她在這部分是完全者。比丘們！這些是婦女的五力。」

30. 驅逐經

「比丘們！有這些婦女的五力，哪五種呢？[姿]色力、財富力、親族力、兒子力、有德力。」

37. 婦女相應

比丘們！婦女具備[姿]色力而無有德力者，他們就驅逐她，他們不讓她在家中居住。比丘們！婦女具備[姿]色力、財富力而無有德力者，他們就驅逐她，他們不讓她在家中居住。比丘們！婦女具備[姿]色力、財富力、親族力而無有德力者，他們就驅逐她，他們不讓她在家中居住。比丘們！婦女具備[姿]色力、財富力、親族力、兒子力而無有德力者，他們就驅逐她，他們不讓她在家中居住。

比丘們！婦女具備有德力而無[姿]色力者，他們就讓她在家中居住，他們不驅逐她。比丘們！婦女具備有德力而無財富力者，他們就讓她在家中居住，他們不驅逐她。比丘們！婦女具備有德力而無親族力者，他們就讓她在家中居住，他們不驅逐她。比丘們！婦女具備有德力而無兒子力者，他們就讓她在家中居住，他們不驅逐她。

比丘們！這些是婦女的五力。」

31. 因為經

「[比丘們](#)！有這些婦女的五力，哪五種呢？[姿]色力、財富力、親族力、兒子力、有德力。比丘們！婦女不因為[姿]色力、財富力、親族力、兒子力，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比丘們！婦女因為有德力，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比丘們！這些是婦女的五力。」

32. 處經

「[比丘們](#)！有這五處難被不作福德的婦女得到，哪五個呢？『能出生在適合的家中。』比丘們！這是難被不作福德的婦女得到的第一處。『出生在適合的家中後，能[嫁]到適合的家中。』比丘們！這是難被不作福德的婦女得到的第二處。『出生在適合的家中、[嫁]到適合的家中後，能沒有共同丈夫的妻子而住於在家。』比丘們！這是難被不作福德的婦女得到的第三處。『出生在適合的家中、[嫁]到適合的家中後，沒有共同丈夫的妻子而住於在家，能有兒子。』比丘們！這是難被不作福德的婦女得到的第四處。『出生在適合的家中、[嫁]到適合的家中後，沒有共同丈夫的妻子而住於在家，有兒子，能持續征服丈夫而轉起。』比丘們！這是難被不作福德的婦女得到的第五處。比丘們！這些是難被不作福德的婦女得到的五處。」

37. 婦女相應

比丘們！有這五處容易被作福德的婦女得到，哪五個呢？『能出生在適合的家中。』比丘們！這是容易被作福德的婦女得到的第一處。『出生在適合的家中後，能[嫁]到適合的家中。』比丘們！這是容易被作福德的婦女得到的第二處。『出生在適合的家中、[嫁]到適合的家中後，能沒有共同丈夫的妻子而住於在家。』比丘們！這是容易被作福德的婦女得到的第三處。『出生在適合的家中、[嫁]到適合的家中後，沒有共同丈夫的妻子而住於在家，能有兒子。』比丘們！這是容易被作福德的婦女得到的第四處。『出生在適合的家中、[嫁]到適合的家中後，沒有共同丈夫的妻子而住於在家，有兒子，能持續征服丈夫而轉起。』比丘們！這是容易被作福德的婦女得到的第五處。比丘們！這些是容易被作福德的婦女得到的五處。」

33. 五戒有自信經

「比丘們！具備五法的婦女有自信地住於在家，哪五個呢？她是離殺生者、離未給予而取者、離邪淫者、離妄語者、離穀酒果酒酒放逸處者，比丘們！具備這五法的婦女有自信地住於在家。」

34. 增長經

「比丘們！當以五個增長增長時，女聖弟子以聖增長增長，並且她是核心的取得者、殊勝身體的取得者，哪五個呢？以信增長、以戒增長、以聽聞增長、以施捨增長、以慧增長，比丘們！當以這五個增長增長時，女聖弟子以聖增長增長，並且她是核心的取得者、殊勝身體的取得者。」

「凡在這裡以信、戒、慧、施捨、聽聞增長者，

那位像那樣有戒的優婆夷，在這裡取得自己的核心。」

力品第三，其攝頌：

「有自信、壓迫、征服，一、以部分為第五，

驅逐、因為、處，有自信、以增長為第十。」

婦女相應完成。

38. 閻浮車相應

1. 涅槃的詢問經

有一次，尊者舍利弗住在摩揭陀那拉迦村落。

那時，遊行者閻浮車去見尊者舍利弗。抵達後，與尊者舍利弗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遊行者閻浮車對尊者舍利弗說這個：

「舍利弗道友！被稱為『涅槃、涅槃』，舍利弗道友！什麼是涅槃呢？」

「道友！凡貪的滅盡、瞋的滅盡、癡的滅盡，這被稱為涅槃。」

「又，道友！為了這涅槃的作證，[有道、有道跡](#)嗎？」

「道友！為了這涅槃的作證，有道、有道跡。」

「又，道友！為了這涅槃的作證，什麼是道？什麼是道跡呢？」

「道友！就是這[八支聖道](#)，即：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道友！為了這涅槃的作證，這是道，這是道跡。」

「道友！為了這涅槃的作證之道是善的，道跡是善的，又，舍利弗道友！對不放逸來說，它已足夠。」

2. 阿羅漢狀態的詢問經

「舍利弗道友！被稱為『阿羅漢狀態、阿羅漢狀態』，舍利弗道友！什麼是阿羅漢狀態呢？」

「道友！凡貪的滅盡、瞋的滅盡、癡的滅盡，這被稱為阿羅漢狀態。」

「又，道友！為了這阿羅漢狀態的作證，[有道、有道跡](#)嗎？」

「道友！為了這阿羅漢狀態的作證，有道、有道跡。」

「又，道友！為了這阿羅漢狀態的作證，什麼是道？什麼是道跡呢？」

「道友！就是這[八支聖道](#)，即：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道友！為了這阿羅漢狀態的作證，這是道，這是道跡。」

「道友！為了這阿羅漢狀態的作證之道是善的，道跡是善的，又，舍利弗道友！對不放逸來說，它已足夠。」

3. 如法之說者的詢問經

「舍利弗道友！誰是世間中如法之說者呢？誰是世間中依善而行者呢？誰是世間中的善逝呢？」

「道友！凡教導為了貪的滅盡之法者，教導為了瞋的滅盡之法者，教導為了癡的滅盡之法者，他們是世間中如法之說者。」

道友！凡為了貪的滅盡之行者，為了瞋的滅盡之行者，為了癡的滅盡之行者，他們是世間中依善而行者。

道友！凡其貪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瞋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癡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者，他們是世間中的善逝。」

「又，道友！為了這貪、瞋、癡的捨斷，有道、有道跡嗎？」

「道友！為了這貪、瞋、癡的捨斷，有道、有道跡。」

「又，道友！為了這貪、瞋、癡的捨斷，什麼是道？什麼是道跡呢？」

「道友！就是這八支聖道，即：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道友！為了這貪、瞋、癡的捨斷，這是道，這是道跡。」

「道友！為了這貪、瞋、癡的捨斷之道是善的，道跡是善的，又，舍利弗道友！對不放逸來說，它已足夠。」

4. 為了什麼目的經

「舍利弗道友！為了什麼目的跟隨沙門喬達摩修梵行呢？」

「道友！為了苦的遍知而跟隨世尊修梵行。」

「又，道友！為了這苦的遍知，有道、有道跡嗎？」

「道友！為了這苦的遍知，有道、有道跡。」

「又，道友！為了這苦的遍知，什麼是道？什麼是道跡呢？」

「道友！就是這八支聖道，即：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道友！為了這苦的遍知，這是道，這是道跡。」

「道友！為了這苦的遍知之道是善的，道跡是善的，又，舍利弗道友！對不放逸來說，它已足夠。」

5. 已達到蘇息者經

「舍利弗道友！被稱為『已達到蘇息者、已達到蘇息者』，道友！什麼情形是已達到蘇息者呢？」

「道友！當比丘如實知道六觸處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道友！這個情形是已達到蘇息者。」

「又，道友！為了這蘇息的作證，有道、有道跡嗎？」

「道友！為了這蘇息的作證，有道、有道跡。」

「又，道友！為了這蘇息的作證，什麼是道？什麼是道跡呢？」

「道友！就是這八支聖道，即：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道友！為了這蘇息的作證，這是道，這是道跡。」

「道友！為了這蘇息的作證之道是善的，道跡是善的，又，舍利弗道友！對不放逸來說，它已足夠。」

6. 已達到最高蘇息者經

「舍利弗道友！被稱為『已達到最高蘇息者、已達到最高蘇息者』，道友！什麼情形是已達到最高蘇息者呢？」

「道友！當比丘如實知六觸處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後，不執取後成為解脫者，道友！這個情形是已達到最高蘇息者。」

「又，道友！為了這最高蘇息的作證，有道、有道跡嗎？」

「道友！為了這最高蘇息的作證，有道、有道跡。」

「又，道友！為了這最高蘇息的作證，什麼是道？什麼是道跡呢？」

「道友！就是這八支聖道，即：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道友！為了這最高蘇息的作證，這是道，這是道跡。」

「道友！為了這最高蘇息的作證之道是善的，道跡是善的，又，舍利弗道友！對不放逸來說，它已足夠。」

7. 受的詢問經

「舍利弗道友！被稱為『受、受』，道友！什麼是受呢？」

「道友！有三受，哪三個呢？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道友！這些是三受。」

「又，道友！為了這三受的遍知，有道、有道跡嗎？」

「道友！為了這三受的遍知，有道、有道跡。」

「又，道友！為了這三受的遍知，什麼是道？什麼是道跡呢？」

「道友！就是這八支聖道，即：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道友！為了這三受的遍知，這是道，這是道跡。」

「道友！為了這三受的遍知之道是善的，道跡是善的，又，舍利弗道友！對不放逸來說，它已足夠。」

8. 煩惱的詢問經

「舍利弗道友！被稱為『煩惱、煩惱』，道友！什麼是煩惱呢？」

「道友！有這三種煩惱：欲的煩惱、有的煩惱、無明的煩惱，道友！這些是三種煩惱。」

「又，道友！為了這煩惱的捨斷，有道、有道跡嗎？」

「道友！為了這煩惱的捨斷，有道、有道跡。」

「又，道友！為了這煩惱的捨斷，什麼是道？什麼是道跡呢？」

「道友！就是這八支聖道，即：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道友！為了這煩惱的捨斷，這是道，這是道跡。」

「道友！為了這煩惱的捨斷之道是善的，道跡是善的，又，舍利弗道友！對不放逸來說，它已足夠。」

9. 無明的詢問經

「舍利弗道友！被稱為『無明、無明』，道友！什麼是無明呢？」

「道友！凡在苦上的無知、在苦集上的無知、在苦滅上的無知、在導向苦滅道跡上的無知，道友！這被稱為無明。」

「又，道友！為了這無明的捨斷，有道、有道跡嗎？」

「道友！為了這無明的捨斷，有道、有道跡。」

「又，道友！為了這無明的捨斷，什麼是道？什麼是道跡呢？」

38. 閣浮車相應

「道友！就是這八支聖道，即：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道友！為了這無明的捨斷，這是道，這是道跡。」

「道友！為了這無明的捨斷之道是善的，道跡是善的，又，舍利弗道友！對不放逸來說，它已足夠。」

10. 渴愛的詢問經

「舍利弗道友！被稱為『渴愛、渴愛』，道友！什麼是渴愛呢？」

「道友！有這三種渴愛：欲的渴愛、有的渴愛、虛無的渴愛，道友！這些是三種渴愛。」

「又，道友！為了這渴愛的捨斷，有道、有道跡嗎？」

「道友！為了這渴愛的捨斷，有道、有道跡。」

「又，道友！為了這渴愛的捨斷，什麼是道？什麼是道跡呢？」

「道友！就是這八支聖道，即：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道友！為了這渴愛的捨斷，這是道，這是道跡。」

「道友！為了這渴愛的捨斷之道是善的，道跡是善的，又，舍利弗道友！對不放逸來說，它已足夠。」

11. 暴流的詢問經

「舍利弗道友！被稱為『暴流、暴流』，道友！什麼是暴流呢？」

「道友！有這四種暴流：欲的暴流、有的暴流、見的暴流、無明的暴流，道友！這些是四種暴流。」

「又，道友！為了這暴流的捨斷，有道、有道跡嗎？」

「道友！為了這暴流的捨斷，有道、有道跡。」

「又，道友！為了這暴流的捨斷，什麼是道？什麼是道跡呢？」

「道友！就是這八支聖道，即：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道友！為了這暴流的捨斷，這是道，這是道跡。」

「道友！為了這暴流的捨斷之道是善的，道跡是善的，又，舍利弗道友！對不放逸來說，它已足夠。」

12. 取的詢問經

「舍利弗道友！被稱為『取、取』，道友！什麼是取呢？」

「道友！有這四種取：欲取、見取、戒禁取、[真]我論取，道友！這些是四種取。」

「又，道友！為了這取的捨斷，有道、有道跡嗎？」

「道友！為了這取的捨斷，有道、有道跡。」

「又，道友！為了這取的捨斷，什麼是道？什麼是道跡呢？」

「道友！就是這八支聖道，即：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道友！為了這取的捨斷，這是道，這是道跡。」

「道友！為了這取的捨斷之道是善的，道跡是善的，又，舍利弗道友！對不放逸來說，它已足夠。」

13. 有的詢問經

「舍利弗道友！被稱為『有、有』，道友！什麼是有呢？」

「道友！有這三種有：欲有、色有、無色有，道友！這些是三種有。」

「又，道友！為了這有的遍知，有道、有道跡嗎？」

「道友！為了這有的遍知，有道、有道跡。」

「又，道友！為了這有的遍知，什麼是道？什麼是道跡呢？」

「道友！就是這八支聖道，即：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道友！為了這有的遍知，這是道，這是道跡。」

「道友！為了這有的遍知之道是善的，道跡是善的，又，舍利弗道友！對不放逸來說，它已足夠。」

14. 苦的詢問經

「舍利弗道友！被稱為『苦、苦』，道友！什麼是苦呢？」

「道友！有這三種苦性：苦苦性、行苦性、變易苦性，道友！這些是三種苦。」

「又，道友！為了這苦的遍知，有道、有道跡嗎？」

「道友！為了這苦的遍知，有道、有道跡。」

「又，道友！為了這苦的遍知，什麼是道？什麼是道跡呢？」

「道友！就是這八支聖道，即：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道友！為了這苦的遍知，這是道，這是道跡。」

「道友！為了這苦的遍知之道是善的，道跡是善的，又，舍利弗道友！對不放逸來說，它已足夠。」

15. 有身的詢問經

「舍利弗道友！被稱為『有身、有身』，道友！什麼是有身呢？」

「道友！這五取蘊被世尊稱為有身，即：色取蘊、受取蘊、想取蘊、行取蘊、識取蘊，道友！這五取蘊被世尊稱為有身。」

「又，道友！為了這有身的遍知，有道、有道跡嗎？」

「道友！為了這有身的遍知，有道、有道跡。」

「又，道友！為了這有身的遍知，什麼是道？什麼是道跡呢？」

「道友！就是這八支聖道，即：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道友！為了這有身的遍知，這是道，這是道跡。」

「道友！為了這有身的遍知之道是善的，道跡是善的，又，舍利弗道友！對不放逸來說，它已足夠。」

16. 難做的詢問經

「舍利弗道友！什麼是在這法、律中難做的呢？」

「道友！出家是在這法、律中難做的。」

「又，道友！什麼是已出家者難做的呢？」

「道友！歡喜是已出家者難做的。」

「又，道友！什麼是已歡喜者難做的呢？」

「道友！法、隨法行是已歡喜者難做的。」

「又，道友！法、隨法行的比丘要多久成為阿羅漢？」

「道友！不久。」

閻浮車相應完成，其攝頌：

38. 閻浮車相應

「涅槃、阿羅漢狀態，如法之說者、為了什麼目的，
鯖息、最高鯖息，受、煩惱、無明，
渴愛、暴流、取，有、苦、有身，
在這法、律中難做的。」

39. 沙門達迦相應

1. 沙門達迦經

有一次，尊者舍利弗住在跋耆的烏迦支羅恒河邊。

那時，遊行者沙門達迦去見尊者舍利弗。抵達後，與尊者舍利弗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遊行者沙門達迦對尊者舍利弗說這個：

「舍利弗道友！被稱為『涅槃、涅槃』，舍利弗道友！什麼是涅槃呢？」

「道友！凡貪的滅盡、瞋的滅盡、癡的滅盡，這被稱為涅槃。」

「又，道友！對這涅槃的作證，有道、有道跡嗎？」

「道友！對這涅槃的作證，有道、有道跡。」

「又，道友！對這涅槃的作證，什麼是道？什麼是道跡呢？」

「道友！就是這八支聖道，即：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道友！對這涅槃的作證，這是道，這是道跡。」

「道友！這涅槃的作證之道是善的，道跡是善的，又，舍利弗道友！對不放逸來說，它已足夠。」

(應該如同閻浮車相應那樣使之詳細)

2. 難做的經

「舍利弗道友！什麼是在這法、律中難做的呢？」

「道友！出家是在這法、律中難做的。」

「又，道友！什麼是已出家者難做的呢？」

「道友！歡喜是已出家者難做的。」

「又，道友！什麼是已歡喜者難做的呢？」

「道友！法、隨法行是已歡喜者難做的。」

「又，道友！法、隨法行的比丘要多久成為阿羅漢？」

「道友！不久。」

(與前面相同的攝頌)

沙門達迦相應完成。

40. 目犍連相應

1. 初禪的詢問經

有一次，尊者目犍連住在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

在那裡，尊者目犍連召喚比丘們：

「比丘學友們！」

「學友！」那些比丘回答尊者目犍連。

尊者目犍連說這個：

「學友們！這裡，獨處、獨坐的我這樣心的深思生起：『被稱為「初禪，初禪。』什麼是初禪呢？」

學友們！我這麼想：『這裡，比丘從離欲、離不善法後，進入後住於有尋、有伺，離而生喜、樂的初禪，這被稱為第初禪。』

學友們！我從離欲、離不善法後，進入後住於有尋、有伺，離而生喜、樂的初禪。

學友們！當我以此住處住時，與欲俱行的想與作意生起。

學友們！那時，世尊以神通來見我後，說這個：『目犍連！目犍連！不要對初禪放逸，婆羅門！請你使心安頓在初禪上，請你使心統一在初禪上，請你使心集中在初禪上。』

學友們！過些時候，我又從離欲、離不善法後，進入後住於有尋、有伺，離而生喜、樂的初禪。

學友們！當正確地說時，凡能說：『他是被大師資助已達到大通智的弟子。』者，那是我，當正確地說時，他能說：『他是被大師資助已達到大通智的弟子。』』

2. 第二禪的詢問經

[.....「學友們！這裡，獨處、獨坐的我這樣心的深思生起：】

『被稱為「第二禪，第二禪」，什麼是第二禪呢？」

學友們！我這麼想：『這裡，比丘以尋與伺的平息，自身內的明淨，一心，進入後住於無尋、無伺，定而生喜、樂的第二禪，這被稱為第二禪。』

學友們！我從尋與伺的平息，自身內的明淨，一心，進入後住於無尋、無伺，定而生喜、樂的第二禪。

學友們！當我以此住處住時，與尋俱行的想與作意生起。

學友們！那時，世尊以神通來見我後，說這個：『目犍連！目犍連！不要對第二禪放逸，婆羅門！請你使心安頓在第二禪上，請你使心統一在第二禪上，請你使心集中在第二禪上。』

學友們！過些時候，我又從尋與伺的平息，自身內的明淨，一心，進入後住於無尋、無伺，定而生喜、樂的第二禪。

學友們！當正確地說時，凡能說：『他是被大師資助已達到大通智的弟子。』者，那是我，當正確地說時，他能說：『他是被大師資助已達到大通智的弟子。』』

3. 第三禪的詢問經

[.....「學友們！這裡，獨處、獨坐的我這樣心的深思生起：】

『被稱為「第三禪，第三禪。」什麼是第三禪呢？』

學友們！我這麼想：『這裡，比丘以喜的褪去與住於平靜，有念、正知，以身體感受樂，我進入後住於這聖弟子宣說：『他是平靜、具念、住於樂者』的第三禪，這被稱為第三禪。』

學友們！我以喜的褪去與住於平靜，有念、正知，以身體感受樂，我進入後住於這聖弟子宣說：『他是平靜、具念、住於樂者』的第三禪。

學友們！當我以此住處住時，與喜俱行的想與作意生起。

學友們！那時，世尊以神通來見我後，說這個：『目犍連！目犍連！不要對第三禪放逸，婆羅門！請你使心安頓在第三禪上，請你使心統一在第三禪上，請你使心集中在第三禪上。』

學友們！過些時候，我又以喜的褪去與住於平靜，有念、正知，以身體感受樂，我進入後住於這聖弟子宣說：『他是平靜、具念、住於樂者』的第三禪。

學友們！當正確地說時，凡能說：.....（中略）[『他是被大師資助已達到大通智的弟子。』者，那是我，當正確地說時，他能說：『他是被大師資助已達到]大通智的弟子。』』

4. 第四禪的詢問經

[.....「學友們！這裡，獨處、獨坐的我這樣心的深思生起：】

『被稱為「第四禪，第四禪。」什麼是第四禪呢？』

學友們！我這麼想：『這裡，比丘以樂的捨斷與苦的捨斷，及以之前喜悅與憂的滅沒，我進入後住於不苦不樂，由平靜而念遍淨的第四禪，這被稱為第四禪。』

學友們！我以樂的捨斷與苦的捨斷，及以之前喜悅與憂的滅沒，我進入後住於不苦不樂，由平靜而念遍淨的第四禪。

學友們！當我以此住處住時，與樂俱行的想與作意生起。

學友們！那時，世尊以神通來見我後，說這個：『目犍連！目犍連！不要對第四禪放逸，婆羅門！請你使心安頓在第四禪上，請你使心統一在第四禪上，請你使心集中在第四禪上。』

學友們！過些時候，我又以樂的捨斷與苦的捨斷，及以之前喜悅與憂的滅沒，我進入後住於不苦不樂，由平靜而念遍淨的第四禪。

學友們！當正確地說時，凡能說：.....（中略）[『他是被大師資助已達到大通智的弟子。』者，那是我，當正確地說時，他能說：『他是被大師資助已達到]大通智的弟子。』]

5. 虛空無邊處的詢問經

[.....「學友們！這裡，獨處、獨坐的我這樣心的深思生起：】

『被稱為「虛空無邊處，虛空無邊處。」什麼是虛空無邊處呢？』

學友們！我這麼想：『這裡，比丘以一切色想的超越，以有對想的滅沒，以不作意種種想[而知]：『虛空是無邊的』，進入後住於虛空無邊處，這被稱為虛空無邊處。』

學友們！我以一切色想的超越，以有對想的滅沒，以不作意種種想[而知]：『虛空是無邊的』，進入後住於虛空無邊處。

學友們！當我以此住處住時，與色俱行的想與作意生起。

學友們！那時，世尊以神通來見我後，說這個：『目犍連！目犍連！不要對虛空無邊處放逸，婆羅門！請你使心安頓在虛空無邊處上，請你使心統一在虛空無邊處上，請你使心集中在第虛空無邊處上。』

學友們！過些時候，我又以一切色想的超越，以有對想的滅沒，以不作意種種想[而知]：『虛空是無邊的』，進入後住於虛空無邊處。

學友們！當正確地說時，凡能說：……（中略）[『他是被大師資助已達到大通智的弟子。』者，那是我，當正確地說時，他能說：『他是被大師資助已達到]大通智的弟子。』]

6. 識無邊處的詢問經

[……「學友們！這裡，獨處、獨坐的我這樣心的深思生起：】

『被稱為「識無邊處，識無邊處。」什麼是識無邊處呢？』

學友們！我這麼想：『這裡，比丘超越一切虛空無邊處後[而知]：『識是無邊的』，進入後住於識無邊處，這被稱為識無邊處。』

學友們！我超越一切虛空無邊處後[而知]：『識是無邊的』，進入後住於識無邊處。

學友們！當我以此住處住時，與虛空無邊處俱行的想與作意生起。

學友們！那時，世尊以神通來見我後，說這個：『目犍連！目犍連！不要對識無邊處放逸，婆羅門！請你使心安頓在識無邊處上，請你使心統一在識無邊處上，請你使心集中在識無邊處上。』

學友們！過些時候，我又超越一切虛空無邊處後[而知]：『識是無邊的』，進入後住於識無邊處。

學友們！當正確地說時，凡能說：……（中略）[『他是被大師資助已達到大通智的弟子。』者，那是我，當正確地說時，他能說：『他是被大師資助已達到]大通智的弟子。』]

7. 無所有處的詢問經

[……「學友們！這裡，獨處、獨坐的我這樣心的深思生起：】

『被稱為「無所有處，無所有處。」什麼是無所有處呢？』

學友們！我這麼想：『這裡，比丘超越一切識無邊處後[而知]：『什麼都沒有』，進入後住於無所有處，這被稱為無所有處。』

學友們！我超越一切識無邊處後[而知]：『什麼都沒有』，進入後住於無所有處。

學友們！當我以此住處住時，與識無邊處俱行的想與作意生起。

學友們！那時，世尊以神通來見我後，說這個：『目犍連！目犍連！不要對無所有處放逸，婆羅門！請你使心安頓在無所有處上，請你使心統一在無所有處上，請你使心集中在無所有處上。』

學友們！過些時候，我又超越一切識無邊處後[而知]：『什麼都沒有』，進入後住於無所有處。

學友們！當正確地說時，凡能說：……（中略）[『他是被大師資助已達到大通智的弟子。』者，那是我，當正確地說時，他能說：『他是被大師資助已達到]大通智的弟子。』]

8. 非想非非想處的詢問經

[……「學友們！這裡，獨處、獨坐的我這樣心的深思生起：】

『被稱為「非想非非想處」，非想非非想處。』什麼是非想非非想處呢？』

學友們！我這麼想：『這裡，比丘超越一切無所有處後，進入後住於非想非非想處，這被稱為非想非非想處。』

學友們！我超越一切無所有處後，進入後住於非想非非想處。

學友們！當我以此住處住時，與無所有處俱行的想與作意生起。

學友們！那時，世尊以神通來見我後，說這個：『目犍連！目犍連！不要對非想非非想處放逸，婆羅門！請你使心安頓在非想非非想處上，請你使心統一在非想非非想處上，請你使心集中在非想非非想處上。』

學友們！過些時候，我又超越一切無所有處後，進入後住於非想非非想處。

學友們！當正確地說時，凡能說：……（中略）[『他是被大師資助已達到大通智的弟子。』者，那是我，當正確地說時，他能說：『他是被大師資助已達到]大通智的弟子。』]

9. 無相的詢問經

[……「學友們！這裡，獨處、獨坐的我這樣心的深思生起：】

『被稱為「無相心定」，什麼是無相心定呢？』

學友們！我這麼想：『這裡，比丘以一切相的不作意，進入後住於無相心定，這被稱為無相心定。』

學友們！我以一切相的不作意，進入後住於無相心定。

學友們！當我以此住處住時，識是相的隨行者。

學友們！那時，世尊以神通來見我後，說這個：『目犍連！目犍連！不要對無相心定放逸，婆羅門！請你使心安頓在無相心定上，請你使心統一在無相心定上，請你使心集中在無相心定上。』

學友們！稍後時，我又以一切相的不作意，進入後住於無相心定。

學友們！當正確地說時，凡能說：『他是被大師資助已達到大通智的弟子。』者，那是我，當正確地說時，他能說：『他是被大師資助已達到大通智的弟子。』』

10. 帝釋經

那時，尊者大目犍連就猶如有力氣的男子能伸直彎曲的手臂，或能彎曲伸直的手臂，就像這樣在祇樹園消失，出現在三十三天中。

那時，天帝釋與五百位天神一同去見尊者大目犍連。抵達後，向尊者大目犍連問訊，接著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尊者大目犍連對天帝釋說這個：

「天帝！歸依佛是好的，天帝！因為歸依佛，這樣，這裡一些眾生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

天帝！歸依法是好的，天帝！因為歸依法，這樣，這裡一些眾生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

天帝！歸依僧團是好的，天帝！因為歸依僧團，這樣，這裡一些眾生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

「親愛的目犍連先生！歸依佛是好的，親愛的目犍連先生！因為歸依佛，這樣，這裡一些眾生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

親愛的目犍連先生！歸依法是好的，親愛的目犍連先生！因為歸依法，這樣，這裡一些眾生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

親愛的目犍連先生！歸依僧團是好的……（中略）往生到善趣、天界。」

那時，天帝釋與六百位天神一同……（中略）那時，天帝釋與七百位天神一同……（中略）那時，天帝釋與八百位天神一同……（中略）那時，天帝釋與八萬位天神一同去見尊者大目犍連。抵達後，向尊者大目犍連問訊，接著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尊者大目犍連對天帝釋說這個：

40. 目犍連相應

「天帝！歸依佛是好的，天帝！因為歸依佛，這樣，這裡一些眾生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

天帝！歸依法是好的，天帝！因為歸依法，這樣，這裡一些眾生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

天帝！歸依僧團是好的，天帝！因為歸依僧團，這樣，這裡一些眾生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

「親愛的目犍連先生！歸依佛是好的，親愛的目犍連先生！因為歸依佛，這樣，這裡一些眾生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

親愛的目犍連先生！歸依法是好的……（中略）親愛的目犍連先生！歸依僧團是好的，因為歸依僧團，這樣，這裡一些眾生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

那時，天帝釋與五百位天神一同去見尊者大目犍連。抵達後，向尊者大目犍連問訊，接著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尊者大目犍連對天帝釋說這個：

「天帝！對佛具備不壞淨是好的：『像這樣，那位世尊是阿羅漢、遍正覺者、明與行具足者、善逝、世間知者、應該被調御人的無上調御者、人天之師、佛陀、世尊。』天帝！因為對佛具備不壞淨，這樣，這裡一些眾生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

天帝！對法具備不壞淨是好的：『法是被世尊善說的、直接可見的、即時的、請你來看的、能引導的、應該被智者各自經驗的。』天帝！因為對法具備不壞淨，這樣，這裡一些眾生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

天帝！對僧團具備不壞淨是好的：『世尊的弟子僧團是依善而行者，世尊的弟子僧團是依正直而行者，世尊的弟子僧團是依真理而行者，世尊的弟子僧團是如法而行者，即：四雙之人、八輩之士，這世尊的弟子僧團應該被奉獻、應該被供奉、應該被供養、應該被合掌，為世間的無上福田。』天帝！因為對僧團具備不壞淨，這樣，這裡一些眾生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

天帝！具備聖者所愛戒是好的：『無毀壞的、無瑕疵的、無污點的、無雜色的、自由的、智者所稱讚的、不取著的、導向定的。』天帝！因為具備聖者所愛戒，這樣，這裡一些眾生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

「親愛的目犍連先生！對佛具備不壞淨是好的：『這樣，那……（中略）人天之師、佛陀、世尊。』親愛的目犍連先生！因為對佛具備不壞淨，這樣，這裡一些眾生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

親愛的目犍連先生！對法具備不壞淨是好的：『法是被世尊善說的……（中略）應該被智者各自經驗的。』親愛的目犍連先生！因為對法具備不壞淨，這

40. 目犍連相應

樣，這裡一些眾生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

親愛的目犍連先生！對僧團具備不壞淨是好的：『世尊的弟子僧團是依善而行者……（中略）為世間的無上福田。』親愛的目犍連先生！因為對僧團具備不壞淨，這樣，這裡一些眾生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

親愛的目犍連先生！具備聖者所愛戒是好的：『無毀壞的……（中略）導向定的。』親愛的目犍連先生！因為具備聖者所愛戒，這樣，這裡一些眾生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

那時，天帝釋與六百位天神一同……（中略）那時，天帝釋與七百位天神一同……（中略）那時，天帝釋與八百位天神一同……（中略）那時，天帝釋與八萬位天神一同去見尊者大目犍連。抵達後，向尊者大目犍連問訊，接著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尊者大目犍連對天帝釋說這個：

「天帝！對佛具備不壞淨是好的：『像這樣，那位世尊是……（中略）人天之師、佛陀、世尊。』天帝！因為對佛具備不壞淨，這樣，這裡一些眾生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

天帝！對法具備不壞淨是好的：『法是被世尊善說的……（中略）應該被智者各自經驗的。』天帝！因為對法具備不壞淨，這樣，這裡一些眾生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

天帝！對僧團具備不壞淨是好的：『世尊的弟子僧團是依善而行者……（中略）為世間的無上福田。』天帝！因為對僧團具備不壞淨，這樣，這裡一些眾生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

天帝！具備聖者所愛戒是好的：『無毀壞的……（中略）導向定的。』天帝！因為具備聖者所愛戒，這樣，這裡一些眾生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

「親愛的目犍連先生！對佛具備不壞淨是好的：『像這樣，那位世尊是……（中略）人天之師、佛陀、世尊。』親愛的目犍連先生！因為對佛具備不壞淨，這樣，這裡一些眾生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

親愛的目犍連先生！對法具備不壞淨是好的：『法是被世尊善說的……（中略）應該被智者各自經驗的。』親愛的目犍連先生！因為對法具備不壞淨，這樣，這裡一些眾生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

親愛的目犍連先生！對僧團具備不壞淨是好的：『世尊的弟子僧團是依善而行者……（中略）為世間的無上福田。』親愛的目犍連先生！因為對僧團具備不壞淨，這樣，這裡一些眾生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

親愛的目犍連先生！具備聖者所愛戒是好的：『無毀壞的……（中略）導向定

40. 目犍連相應

的。』親愛的目犍連先生！因為具備聖者所愛戒，這樣，這裡一些眾生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

那時，天帝釋與五百位天神一同去見尊者大目犍連。……（中略）在一旁站立的尊者大目犍連對天帝釋說這個：

「天帝！歸依佛是好的，天帝！因為歸依佛，這樣，這裡一些眾生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他們以十處超越其他天神：以天的壽命、天的美貌、天的快樂、天的名聲、天的統治權、天的形色、天的聲音、天的氣味、天的味道、天的所觸。」

天帝！歸依法是好的，天帝！因為歸依法，這樣，這裡一些眾生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他們以十處超越其他天神：以天的壽命、天的美貌、天的快樂、天的名聲、天的統治權、天的形色、天的聲音、天的氣味、天的味道、天的所觸。」

天帝！歸依僧團是好的，天帝！因為歸依僧團，這樣，這裡一些眾生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他們以十處超越其他天神：以天的壽命、天的美貌、天的快樂、天的名聲、天的統治權、天的形色、天的聲音、天的氣味、天的味道、天的所觸。」

「親愛的目犍連先生！歸依佛是好的，親愛的目犍連先生！因為歸依佛，這樣，這裡一些眾生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他們以十處超越其他天神：以天的壽命……（中略）天的所觸。」

親愛的目犍連先生！歸依法是好的……（中略）親愛的目犍連先生！歸依僧團是好的，親愛的目犍連先生！因為歸依僧團，這樣，這裡一些眾生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他們以十處超越其他天神：以天的壽命、天的美貌、天的快樂、天的名聲、天的統治權、天的形色、天的聲音、天的氣味、天的味道、天的所觸。」

那時，天帝釋與六百位天神一同……（中略）那時，天帝釋與七百位天神一同……（中略）那時，天帝釋與八百位天神一同……（中略）那時，天帝釋與八萬位天神一同去見尊者大目犍連。抵達後，向尊者大目犍連問訊，接著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尊者大目犍連對天帝釋說這個：

「天帝！歸依佛是好的，天帝！因為歸依佛，這樣，這裡一些眾生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他們以十處超越其他天神：以天的壽命……（中略）天的所觸。」

天帝！歸依法是好的……（中略）天帝！歸依僧團是好的，天帝！因為歸依僧團，這樣，這裡一些眾生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他們以十處超

40. 目犍連相應

越其他天神：以天的壽命、天的美貌、天的快樂、天的名聲、天的統治權、天的形色、天的聲音、天的氣味、天的味道、天的所觸。」

「親愛的目犍連先生！歸依佛是好的……（中略）親愛的目犍連先生！歸依法是好的……（中略）親愛的目犍連先生！歸依僧團是好的，因為歸依僧團，這樣，這裡一些眾生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他們以十處超越其他天神：以天的壽命、天的美貌、天的快樂、天的名聲、天的統治權、天的形色、天的聲音、天的氣味、天的味道、天的所觸。」

那時，天帝釋與五百位天神一同去見尊者大目犍連。抵達後，向尊者大目犍連問訊，接著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尊者大目犍連對天帝釋說這個：

「天帝！對佛具備不壞淨是好的：『像這樣，那位世尊是……（中略）人天之師、佛陀、世尊。』天帝！因為對佛具備不壞淨，這樣，這裡一些眾生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他們以十處超越其他天神：以天的壽命……（中略）天的所觸。」

天帝！對法具備不壞淨是好的：『法是被世尊善說的……（中略）應該被智者各自經驗的。』天帝！因為對法具備不壞淨，這樣，這裡一些眾生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中略）。

天帝！對僧團具備不壞淨是好的：『世尊的弟子僧團是依善而行者……（中略）為世間的無上福田。』天帝！因為對僧團具備不壞淨，這樣，這裡一些眾生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中略）。

天帝！具備聖者所愛戒是好的：『無毀壞的……（中略）導向定的。』天帝！因為具備聖者所愛戒，這樣，這裡一些眾生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他們以十處超越其他天神：以天的壽命……（中略）天的所觸。」

「親愛的目犍連先生！對佛具備不壞淨是好的：『像這樣，那位世尊是……（中略）人天之師、佛陀、世尊。』親愛的目犍連先生！因為對佛具備不壞淨，這樣，這裡一些眾生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他們以十處超越其他天神：以天的壽命……（中略）天的所觸。」

親愛的目犍連先生！對法具備不壞淨是好的：『法是被世尊善說的……（中略）應該被智者各自經驗的。』親愛的目犍連先生！因為對法具備不壞淨，這樣，這裡一些眾生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他們以十處超越其他天神：以天的壽命……（中略）天的所觸。

親愛的目犍連先生！對僧團具備不壞淨是好的：『世尊的弟子僧團是依善而行者……（中略）為世間的無上福田。』親愛的目犍連先生！因為對僧團具備不壞淨，這樣，這裡一些眾生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中略）。

40. 目犍連相應

親愛的目犍連先生！具備聖者所愛戒是好的：『無毀壞的……（中略）導向定的。』親愛的目犍連先生！因為具備聖者所愛戒，這樣，這裡一些眾生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他們以十處超越其他天神：以天的壽命……（中略）天的所觸。」

那時，天帝釋與六百位天神一同……（中略）那時，天帝釋與七百位天神一同……（中略）那時，天帝釋與八百位天神一同……（中略）那時，天帝釋與八萬位天神一同去見尊者大目犍連。抵達後，向尊者大目犍連問訊，接著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尊者大目犍連對天帝釋說這個：

「天帝！對佛具備不壞淨是好的：『像這樣，那位世尊是阿羅漢、遍正覺者、明與行具足者、善逝、世間知者、應該被調御人的無上調御者、人天之師、佛陀、世尊。』天帝！因為對佛具備不壞淨，這樣，這裡一些眾生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他們以十處超越其他天神：以天的壽命、天的美貌、天的快樂、天的名聲、天的統治權、天的形色、天的聲音、天的氣味、天的味道、天的所觸。」

天帝！對法具備不壞淨是好的：『法是被世尊善說的、直接可見的、即時的、請你來看的、能引導的、應該被智者各自經驗的。』天帝！因為對法具備不壞淨，這樣，這裡一些眾生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他們以十處超越其他天神：以天的壽命……（中略）天的所觸。

天帝！對僧團具備不壞淨是好的：『世尊的弟子僧團是依善而行者，世尊的弟子僧團是依正直而行者，世尊的弟子僧團是依真理而行者，世尊的弟子僧團是如法而行者，即：四雙之人、八輩之士，這世尊的弟子僧團應該被奉獻、應該被供奉、應該被供養、應該被合掌，為世間的無上福田。』天帝！因為對僧團具備不壞淨，這樣，這裡一些眾生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他們以十處超越其他天神：以天的壽命……（中略）天的所觸。

天帝！具備聖者所愛戒是好的：『無毀壞的、無瑕疵的、無污點的、無雜色的、自由的、智者所稱讚的、不取著的、導向定的。』天帝！因為具備聖者所愛戒，這樣，這裡一些眾生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他們以十處超越其他天神：以天的壽命、天的美貌、天的快樂、天的名聲、天的統治權、天的形色、天的聲音、天的氣味、天的味道、天的所觸。」

「親愛的目犍連先生！對佛具備不壞淨是好的：『像這樣，那位世尊是……（中略）人天之師、佛陀、世尊。』親愛的目犍連先生！因為對佛具備不壞淨，這樣，這裡一些眾生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他們以十處超越其他天神：以天的壽命……（中略）天的所觸。」

40. 目犍連相應

親愛的目犍連先生！對法具備不壞淨是好的：『法是被世尊善說的……（中略）應該被智者各自經驗的。』親愛的目犍連先生！因為對法具備不壞淨，這樣，這裡一些眾生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他們以十處超越其他天神：以天的壽命……（中略）天的所觸。

親愛的目犍連先生！對僧團具備不壞淨是好的：『世尊的弟子僧團是依善而行者……（中略）為世間的無上福田。』親愛的目犍連先生！因為對僧團具備不壞淨，這樣，這裡一些眾生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他們以十處超越其他天神：以天的壽命……（中略）天的所觸。

親愛的目犍連先生！具備聖者所愛戒是好的：『無毀壞的……（中略）導向定的。』親愛的目犍連先生！因為具備聖者所愛戒，這樣，這裡一些眾生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他們以十處超越其他天神：以天的壽命、天的美貌、天的快樂、天的名聲、天的統治權、天的形色、天的聲音、天的氣味、天的味道、天的所觸。」

11. 檀香經

那時，檀香天子……（中略）。

那時，善耶摩天子……（中略）。

那時，珊兜率天子……（中略）。

那時，善化作天子……（中略）。

那時，自在天子……（中略）。

(這五則中略應該如帝釋經那樣使之詳細)

目犍連相應完成，其攝頌：

「有尋、無尋，樂、平靜，
虛空與識，無所有、非想，
無相、帝釋，以檀香為第十一。」

41. 質多相應

1. 結經

有一次，眾多上座比丘住在麻七迦三達的野生芒果林中。

當時，當眾多上座比丘用餐之後，已從施食返回時，在圓形帳蓬集會共坐，在這個談論中出現：

「學友們！『結』與『會被結縛的法』，這些法為不同含義、不同文辭呢？或者為一種含義，但只是文辭不同呢？」

在那裡，某些上座比丘這麼解說：

「學友！『結』與『會被結縛的法』，這些法為不同含義、不同文辭。」

某些上座比丘這麼解說：

「學友！『結』與『會被結縛的法』，這些法為一種含義，但只是文辭不同。」

當時，屋主質多以某些必須作的事抵達彌迦巴榻迦。

屋主質多聽說眾多上座比丘用餐之後，已從施食返回，在圓形帳蓬集會共坐，在這個談論中出現：「學友！『結』與『會被結縛的法』，這些法為不同含義、不同文辭呢？或者為一種含義，但只是文辭不同呢？」在那裡，某些上座比丘這麼解說：「學友！『結』與『會被結縛的法』，這些法為不同含義、不同文辭。」某些上座比丘這麼解說：「學友！『結』與『會被結縛的法』，這些法為一種含義，但只是文辭不同。」

那時，屋主質多去見上座比丘們。抵達後，向上座比丘們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屋主質多對上座比丘們說這個：

「大德！我聽到眾多上座比丘用餐之後，已從施食返回，在圓形帳蓬集會共坐，在這個談論中出現：『學友！「結」與「會被結縛的法」，這些法為不同含義、不同文辭呢？或者為一種含義，但只是文辭不同呢？』某些上座比丘這麼解說：『學友！「結」與「會被結縛的法」，這些法為不同含義、不同文辭。』某些上座比丘這麼解說：『學友！「結」與「會被結縛的法」，這些法為一種含義，但只是文辭不同。』」

「是的，屋主！」

「大德！『結』與『會被結縛的法』，這些法為不同含義、不同文辭。」

大德！那樣的話，我為你們作譬喻，智者在這裡以一些譬喻而知所說的義理。大德！猶如黑牛與白牛，被一條繩子或輒綁在一起，如果有人說：『黑牛是白牛的結；白牛是黑牛的結。』當這樣說時，他會正確地說了嗎？」

「不，屋主！」

「大德！黑牛不是白牛的結；白牛不是黑牛的結，牠們被一條繩子或輒綁在一起之處，那裡才是結。同樣的，大德！眼不是諸色的結；諸色也不是眼的結，緣於這兩者生起的欲貪處，那裡才是結。」

耳不是聲音……（中略）鼻不是氣味……舌不是味道……身不是所觸的結；所觸也不是身的結，緣於這兩者生起的欲貪處，那裡才是結。意不是諸法的結；諸法也不是意的結，緣於這兩者生起的欲貪處，那裡才是結。」

「屋主！這是你的獲得，屋主！這是你的好獲得，你有在甚深佛語上涉入的慧眼。」

2. 梨犀達多經

有一次，眾多上座比丘住在麻七迦三達的野生芒果林中。

那時，屋主質多去見上座比丘們。抵達後，向上座比丘們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屋主質多對上座比丘們說這個：

「大德！請上座們同意我明日的請食。」

上座比丘們以沈默狀態同意了。

那時，屋主質多知道上座比丘們同意後，從座位起來後向上座比丘們問訊，然後作右繞，接著離開。

那時，那夜過後，上座比丘們在午前時穿好衣服、取衣鉢後，前往屋主質多的住處。抵達後，在設置好的座位坐下。

那時，屋主質多去見上座比丘們。抵達後，向上座比丘們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屋主質多對最上座尊者說這個：

「上座大德！被稱為『種種界、種種界』，大德！什麼情形是世尊所說的種種界呢？」

當這麼說時，最上座尊者保持沈默了。

第二次，屋主質多對最上座尊者說這個：

「上座大德！被稱為『種種界、種種界』，大德！什麼情形是世尊所說的種種界呢？」第二次，最上座尊者保持沈默了。

第三次，屋主質多對最上座尊者說這個：

「上座大德！被稱為『種種界、種種界』，大德！什麼情形是世尊所說的種種界呢？」第三次，最上座尊者保持沈默了。

當時，尊者梨犀達多在那僧團中是最新人。

那時，尊者梨犀達多對最上座尊者說這個：

「上座大德！讓我回答屋主質多的這個問題。」

「梨犀達多學友！請你回答屋主質多的這個問題。」

「屋主！你確實這麼問：『上座大德！被稱為『種種界、種種界』，大德！什麼情形是世尊所說的種種界呢？』嗎？」

「是的！大德！」

「屋主！這裡，世尊所說的種種界：眼界、色界、眼識界……（中略）意界、法界、意識界，屋主！這個情形是世尊所說的種種界。」

那時，屋主質多歡喜、隨喜尊者梨犀達多所說後，親手以勝妙的硬食與軟食，款待與滿足上座比丘們。

那時，上座比丘們食用完畢手離鉢，從座位起來後離開。

那時，最上座尊者對尊者梨犀達多說這個：

「好！梨犀達多學友！你回答這問題，不是我[能]回答這問題。那樣的話，梨犀達多學友！像這樣的其他問題來到時，那就照這種情況回答。」

3. 梨犀達多經

有一次，眾多上座比丘住在麻七迦三達的野生芒果林中。

那時，屋主質多去見上座比丘們。抵達後，向上座比丘們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屋主質多對上座比丘們說這個：

「大德！請上座們同意我明日的請食。」

上座比丘們以沈默狀態同意了。

那時，屋主質多知道上座比丘們同意後，從座位起來後向上座比丘們問訊，然後作右繞，接著離開。

那時，那夜過後，上座比丘們在午前時穿好衣服、取衣鉢後，前往屋主質多的住處。抵達後，在設置好的座位坐下。

那時，屋主質多去見上座比丘們。抵達後，向上座比丘們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屋主質多對最上座尊者說這個：

「上座大德！凡世間中生起這種種見：『世界是常恆的』，或『世界是非常恆的』，或『世界是有邊的』，或『世界是無邊的』，或『命即是身體』，或『命是一身體是另一』，或『死後如來存在』，或『死後如來不存在』，或『死後如來存在且不存在』，或『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凡這些在梵網中所說的六十二惡見，大德！當什麼存在時，這些見存在？當什麼不存在時，這些見不存在？」

當這麼說時，最上座尊者保持沈默了。

第二次，屋主質多……（中略）。

第三次，屋主質多對最上座尊者說這個：

「上座大德！凡世間中生起這種種見：『世界是常恆的』，或『世界是非常恆的』，或『世界是有邊的』，或『世界是無邊的』，或『命即是身體』，或『命是一身體是另一』，或『死後如來存在』，或『死後如來不存在』，或『死後如來存在且不存在』，或『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凡這些在梵網中所說的六十二惡見，大德！當什麼存在時，這些見存在？當什麼不存在時，這些見不存在？」第三次，最上座尊者保持沈默了。

當時，尊者梨犀達多在那僧團中是最新人。

那時，尊者梨犀達多對最上座尊者說這個：

「上座大德！讓我回答屋主質多的這個問題。」

「梨犀達多學友！請你回答屋主質多的這個問題。」

「屋主！你確實這麼問：『上座大德！凡世間中生起這種種見：『世界是常恆的』，或……（中略）大德！當什麼存在時，這些見存在？當什麼不存在時，這些見不存在？』嗎？」

「是的！大德！」

「屋主！凡世間中生起這種種見：『世界是常恆的』，或『世界是非常恆的』，或『世界是有邊的』，或『世界是無邊的』，或『命即是身體』，或『命是一身體是另一』，或『死後如來存在』，或『死後如來不存在』，或『死後如來存在且不存在』，或『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凡這些在梵網中所說的六十二惡見，屋主！當有身見存在時，這些見存在；當有身見不存在時，這些見不存在。」

「大德！但什麼是有身見呢？」

「屋主！這裡，未聽聞的一般人是不曾見過聖者的，不熟練聖者法的，未受聖者法訓練的；是不曾見過善人的，不熟練善人法的，未受善人法訓練的，認為色是我，或我擁有色，或色在我中，或我在色中；認為受是我……（中略）想……

41. 質多相應

行……認為識是我，或我擁有識，或識在我中，或我在識中，屋主！這樣是有身見。」

「大德！但什麼是無有身見呢？」

「屋主！這裡，有聽聞之聖弟子是見過聖者的，熟練聖者法的，善受聖者法訓練的；是見過善人的，熟練善人法的，善受善人法訓練的，不認為色是我，或我擁有色，或色在我中，或我在色中；不認為受……（中略）不認為想……不認為行……不認為識是我，或我擁有識，或識在我中，或我在識中，屋主！這樣是無有身見。」

「大德！聖梨犀達多從哪裡來？」

「屋主！我從阿槃提來。」

「大德！有一位名叫梨犀達多的阿槃提善男子是我們未見面的朋友，他出家了，尊者見過他嗎？」

「是的，屋主！」

「大德！那位大德現在住在哪裡？」

當這麼說時，尊者梨犀達多保持沈默了。

「大德是聖梨犀達多嗎？」

「是的，屋主！」

「大德！願聖梨犀達多歡喜在愉快的麻七迦三達的野生芒果林，我將熱心提供聖梨犀達多的衣服、施食、住處、病人需要物、醫藥必需品。」

「善說，屋主！」

那時，屋主質多歡喜、隨喜尊者梨犀達多所說後，親手以勝妙的硬食與軟食，款待與滿足上座比丘們。

那時，上座比丘們食用完畢手離鉢，從座位起來後離開。

那時，最上座尊者對尊者梨犀達多說這個：

「好！梨犀達多學友！你回答這問題，不是我[能]回答這問題。那樣的話，梨犀達多學友！像這樣的其他問題來到時，那就照這種情況回答。」

那時，尊者梨犀達多收拾好住所、取衣鉢後，從麻七迦三達離開。

從麻七迦三達離開，這樣離開後，沒再回來。

4. 摩訶迦神變經

有一次，眾多上座比丘住在麻七迦三達的野生芒果林中。

41. 質多相應

那時，屋主質多去見上座比丘們。抵達後，向上座比丘們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屋主質多對上座比丘們說這個：

「大德！請上座們同意我明日在牛棚的請食。」

上座比丘們以沈默狀態同意了。

那時，屋主質多知道上座比丘們同意後，從座位起來後向上座比丘們問訊，然後作右繞，接著離開。

那時，那夜過後，上座比丘們在午前時穿好衣服、取衣鉢後，前往屋主質多的牛棚。抵達後，在設置好的座位坐下。

那時，屋主質多親手以勝妙的酥油乳粥，款待與滿足上座比丘們。

那時，上座比丘們食用完畢手離鉢，從座位起來後離開。

屋主質多說：「其餘人離開。」後，緊隨在上座比丘們之後。

當時，熱到沸騰，那些上座比丘因為所吃食物的關係，覺得身體像在融掉般而行。

當時，尊者摩訶迦在那僧團中是最新人。

那時，尊者摩訶迦對最上座尊者說這個：

「上座大德！如果能吹涼風，能有一團雲，而天空能下毛毛雨，那就好了！」

「確實，摩訶迦學友！如果能吹涼風，能有一團雲，而天空能下毛毛雨，那就好了！」

那時，尊者摩訶迦作出像那樣的神通作為：吹涼風，有一團雲，而天空下毛毛雨。

那時，屋主質多這麼想：

「在這僧團中最新進比丘，他的這神通與威力是這樣！」

那時，到僧園後，尊者摩訶迦對最上座尊者說這個：

「上座大德！這樣足夠了嗎？」

「摩訶迦學友！這樣足夠了！摩訶迦學友！就這樣的所做，摩訶迦學友！就這樣的供養。」

那時，上座比丘們走回每個人的住處，尊者摩訶迦也走回自己的住處。

那時，屋主質多去見尊者摩訶迦。抵達後，向尊者摩訶迦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屋主質多對尊者摩訶迦說這個：

「大德！請聖摩訶迦對我展現過人法的神通神變，那就好了！」

「屋主！那樣的話，請你在玄關處放置上衣，然後鋪上草束。」

「是的，大德！」屋主質多回答尊者摩訶迦後，在玄關處放置上衣後，[在衣

服上]鋪上草束。

那時，尊者摩訶迦進入住處後，上門拴，然後作出像那樣的神通作為：火焰從門鎖孔與門門縫隙出來後，使草燃燒，不使上衣燃燒。

那時，屋主質多拍打上衣後，驚慌、**身毛豎立**地在一旁站立。

那時，尊者摩訶迦從住處出來後，對屋主質多說這個：

「屋主！這樣足夠了嗎？」

「大德摩訶迦！這樣足夠了！大德摩訶迦！所做的就到這裡(已足夠)，大德摩訶迦！所供養的就到這裡。」

大德！願聖摩訶迦歡喜在愉快的麻七迦三達的野生芒果林，我將會熱心提供聖摩訶迦的衣服、**施食**、住處、病人需要物、醫藥必需品。」

「善說，屋主！」

那時，尊者摩訶迦多收拾好住所、取衣鉢後，從麻七迦三達離開。

從麻七迦三達離開，這樣離開後，沒再回來。

5. 迦摩浮經

有一次，尊者迦摩浮住在麻七迦三達的野生芒果林中。

那時，屋主質多去見尊者迦摩浮。抵達後，向尊者迦摩浮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迦摩浮對屋主質多說這個：

「屋主！這被說：

『各部分無缺點的、有白色篷子的，單輪幅的二輪車轉動，

請看來者是無苦惱者，已切斷流者、無繫縛者。』 [Ud.65]

屋主！應該怎樣以這簡要所說，理解詳細的義理呢？」

「大德！這是世尊所說的嗎？」

「是的，屋主！」

「大德！那樣的話，請你等候片刻，期間我要思考其義。」

那時，屋主質多經片刻沈默後，對尊者迦摩浮說這個：

「大德！『各部分無缺陷的』，這是對於諸戒的同義語。

大德！『有白色篷子的』，這是對於解脫的同義語。

大德！『單輪幅的』，這是對於念的同義語。

大德！『轉動』，這是對於前進與返回念的同義語。

大德！『二輪車』，這是對於這父母生成，米粥積聚，無常、塗身、按摩、破壞、分散法之四大身的同義語。

大德！貪是惱亂；瞋是惱亂；癡是惱亂。煩惱已盡的比丘那些已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因此，煩惱已盡的比丘被稱為『無惱亂』。

大德！『來者』，這是對於阿羅漢的同義語。

大德！『流』，這是對於渴愛的同義語，煩惱已盡的比丘那些已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因此，煩惱已盡的比丘被稱為『已切斷流者』。

大德！貪是繫縛；瞋是繫縛；癡是繫縛。煩惱已盡的比丘那些已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因此，煩惱已盡的比丘被稱為『無繫縛者』。

這樣，大德！這是世尊所說的：

『各部分無缺點的、有白色篷子的，單輪幅的二輪車轉動，

請看來者是無苦惱者，已切斷流者、無繫縛者。』

大德！我以這世尊簡要所說，這樣了知詳細的義理。』

「屋主！這是你的獲得，屋主！**這是你的好獲得**，你有在甚深佛語上涉入的慧眼。」

6. 迦摩浮經

有一次，尊者迦摩浮住在麻七迦三達的野生芒果林中。

那時，**屋主質多**去見尊者迦摩浮。抵達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屋主質多對尊者迦摩浮說這個：

「**大德**！有幾種行呢？」

「屋主！有三種行：身行、語行、心行。」

「**好**！大德！」屋主質多歡喜、隨喜尊者迦摩浮所說，接著更進一步問尊者迦摩浮問題：

「大德！但什麼是身行？什麼是語行？什麼是心行？」

「屋主！入息出息是身行，尋伺是語行，想與受是心行。」

「**好**！大德！」屋主質多……（中略）更進一步問尊者迦摩浮問題：

「大德！但為何入息出息是身行？為何尋伺是語行？為何想與受是心行？」

41. 質多相應

「屋主！入息出息是身體的，這些法被身體所限制，因此，入息出息是身行。」

屋主！先尋、伺，後逆出言語，因此，尋伺是語行。

想與受是屬於心的，這些法被心所限制，因此，想與受是心行。」

「好！大德！」……（中略）更進一步問尊者迦摩浮問題：

「大德！但如何有想受滅等至？」

「屋主！當比丘入想受滅時，不這麼想：『我將入想受滅。』或『我正入想受滅中。』或『我已入想受滅。』而是如之前心所修習的那樣，導引到那樣的情況。」

「好！大德！」……（中略）更進一步問尊者迦摩浮問題：

「大德！但當比丘入想受滅時，什麼法第一個被滅？身行或語行或心行？」

「屋主！當比丘入想受滅時，語行第一個被滅，然後身行，然後心行。」

「好！大德！」……（中略）更進一步問尊者迦摩浮問題：

「大德！當這死者死時，與這已入想受滅的比丘，他們的差異是什麼呢？」

「屋主！當死者死時，他的身行已滅、已安息；語行已滅、已安息；心行已滅、已安息，壽命已滅盡，熱已平息，諸根已完全破壞。」

但，屋主！這已入想受滅的比丘，他的身行雖也已滅、已安息；語行已滅、已安息；心行已滅、已安息，壽命未滅盡，熱未平息，諸根是明淨的。

屋主！當這死者死時，與這已入想受滅的比丘，這是他們的差異。」

「好！大德！」……（中略）更進一步問尊者迦摩浮問題：

「大德！但如何從想受滅等至出定呢？」

「屋主！當比丘從想受滅等至出定時，不這麼想：『我將從想受滅等至出定。』或『我正從想受滅等至出定中。』或『我已從想受滅等至出定。』而是如之前心所修習的那樣，導引到那樣的情況。」

「好！大德！」……（中略）更進一步問尊者迦摩浮問題：

「大德！但當比丘從想受滅等至出定時，什麼法第一個生起？身行或語行或心行？」

「屋主！當比丘從想受滅等至出定時，心行第一個生起，然後身行，然後語行。」

「好！大德！」……（中略）更進一步問尊者迦摩浮問題：

「大德！但當比丘從想受滅等至出定時，有幾種觸接觸呢？」

「屋主！當比丘從想受滅等至出定時，有三種觸接觸：空觸、無相觸、無願觸。」

「好！大德！」……（中略）更進一步問尊者迦摩浮問題：

「大德！但當比丘從想受滅等至出定時，心是傾向什麼的、斜向什麼的、坡斜向什麼的？」

「屋主！當比丘從想受滅等至出定時，心是傾向遠離的、斜向遠離的、坡斜向遠離的。」

「好！大德！」屋主質多歡喜、隨喜尊者迦摩浮所說，接著更進一步問尊者迦摩浮問題：

「大德！但有幾種法多資助想受滅等至呢？」

「屋主！你確實問了應該第一個被問的問題，但我仍將對你解說。有二法多資助想受滅等至：[止與觀](#)。」

7. 荷達多經

有一次，尊者荷達多住在麻七迦三達的野生芒果林中。

那時，[屋主質多](#)去見尊者荷達多。抵達後，向尊者荷達多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荷達多對屋主質多說這個：

「屋主！這無量心解脫、無所有心解脫、空心解脫、無相心解脫，這些法為不同含義、不同文辭呢？或者為一種含義，但只是文辭不同呢？」

「[大德](#)！有法門，由此法門而這些法為不同含義、不同文辭，又，大德！有法門，由此法門而這些法為一種含義，但只是文辭不同。」

大德！什麼法門，由此法門而這些法為不同含義、不同文辭呢？

大德！這裡，[比丘](#)以與慈俱行之心遍滿一方後而住，像這樣第二方，像這樣第三方，像這樣第四方，像這樣上下、橫向、到處，對一切如對自己，以與慈俱行的、廣大的、變大的、無量的、無怨恨的、無惡意的心遍滿全部世間後而住。以與悲俱行之心……（中略）以與喜悅俱行之心……（中略）以與平靜俱行之心遍滿一方後而住，像這樣第二方，像這樣第三方，像這樣第四方，像這樣上下、橫向、到處，對一切如對自己，以與平靜俱行的、廣大的、變大的、無量的、無怨恨的、無惡意的心遍滿全部世間後而住。

大德！這被稱為無量心解脫。

大德！什麼是無所有心解脫呢？大德！這裡，比丘超越一切識無邊處後[而知]：『什麼都沒有』，進入後住於無所有處，大德！這被稱為無所有心解脫。

大德！什麼是空心解脫呢？大德！這裡，比丘到林野，或到樹下，或到空屋像這樣深慮：『這我或我所是空。』大德！這被稱為空心解脫。

大德！什麼是無相心解脫呢？大德！這裡，比丘以一切相的不作意，進入後住於無相心定，大德！這被稱為無相心解脫。

大德！這是法門，由此法門而這些法為不同含義、不同文辭。

大德！什麼法門，由此法門而這些法為一種含義，但只有文辭不同呢？

大德！貪是衡量的作者；瞋是衡量的作者；癡是衡量的作者，煩惱已盡的比丘那些已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大德！對所有無量心解脫之所及，不動心解脫被說為其中之第一，而那不動心解脫貪是空的、瞋是空的、癡是空的。

大德！貪是件東西；瞋是件東西；癡是件東西，煩惱已盡的比丘那些已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大德！對所有無所有心解脫之所及，不動心解脫被說為其中之第一，而那不動心解脫貪是空的、瞋是空的、癡是空的。

大德！貪是相的作者；瞋是相的作者；癡是相的作者，煩惱已盡的比丘那些已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大德！對所有無相心解脫之所及，不動心解脫被說為其中之第一，而那不動心解脫貪是空的、瞋是空的、癡是空的。

大德！這是法門，由此法門而這些法為一種含義，但只有文辭不同。」

「屋主！這是你的獲得，屋主！這是你的好獲得，你有在甚深佛語上涉入的慧眼。」

8. 尼乾陀若提子經

當時，尼乾陀若提子與一大群尼乾陀眾一起抵達麻七迦三達。

屋主質多聽說：

「尼乾陀若提子與一大群尼乾陀眾一起抵達麻七迦三達。」

那時，屋主質多眾多優婆塞一起去見尼乾陀若提子。抵達後，與尼乾陀若提子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尼乾陀若提子對屋主質多說這個：

「屋主！你信沙門喬達摩[所說]的有無尋無伺定，有尋伺之滅嗎？」

「大德！在這裡，我對世尊不以信來到：有無尋無伺定，有尋伺之滅。」

當這麼說時，尼乾陀若提子仰視而說這個：

「諸尊！請看此！這位屋主質多是多麼正直，這位屋主質多是多麼不狡詐，這位屋主質多是多麼不誑偽，凡妄想尋伺能被滅者，他妄想能以網補風，妄想能以自己的拳頭抑止恒河的水流{，凡妄想尋伺能被滅者}。」

「大德！你怎麼想：智與信哪個比較勝妙？」

「屋主！智比信更勝妙。」

「大德！只要我希望，從離欲、離不善法後，我進入後住於有尋、有伺，離而生喜、樂的初禪；大德！只要我希望，從尋與伺的平息……（中略）我進入後住於[無尋、無伺，定而生喜、樂的]第二禪；大德！只要我希望，以喜的褪去……（中略）我進入後住於[這聖弟子宣說：『他是平靜、具念、住於樂者』的]第三禪；大德！只要我希望，以樂的捨斷……（中略）我進入後住於[不苦不樂，由平靜而念遍淨的]第四禪。

大德！那個這麼知、這麼見的我將對哪位其他沙門、婆羅門以信來到：有無尋無伺定，有尋伺之滅呢？」

當這麼說時，尼乾陀若提子仰視自己的群眾而說這個：

「諸尊！請看此！這位屋主質多是多麼不正直，這位屋主質多是多麼狡滑，這位屋主質多是多麼誑偽。」

「大德！剛才我們了解你說這個：『諸尊！請看此！這位屋主質多是多麼正直，這位屋主質多是多麼不狡詐，這位屋主質多是多麼不誑偽。』大德！但剛才我們了解說這個：『諸尊！請看此！這位屋主質多是多麼不正直，這位屋主質多是多麼狡滑，這位屋主質多是多麼誑偽。』大德！如果你前面的是真實的，你後面的就是不真實的；如果你前面的是不真實的，你後面的就是真實的。」

又，大德！來了這十如法的問題，每當你能了知那些道理，那時你應該與尼乾陀眾一起反擊我，一個問題，一個說示，一個解答；二個問題，二個說示，二個解答；三個問題，三個說示，三個解答；四個問題，四個說示，四個解答；五個問題，五個說示，五個解答；六個問題，六個說示，六個解答；七個問題，七個說示，七個解答；八個問題，八個說示，八個解答；九個問題，九個說示，九個解答；十個問題，十個說示，十個解答。」

那時，屋主質多沒問尼乾陀若提子這十如法的問題，從座位起來後離開。

9. 裸行者迦葉經

當時，出家前是屋主質多朋友的裸行者迦葉抵達麻七迦三達。

屋主質多聽說：

「出家前是我們朋友的裸行者迦葉抵達麻七迦三達。」

那時，屋主質多去見裸行者迦葉。抵達後，與裸行者迦葉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屋主質多對裸行者迦葉說這個：

「大德！迦葉出家多久了呢？」

「屋主！我出家三十年了。」

「大德！在這三十年，你有任何足以為聖者智見特質的過人法被證得與安樂住嗎？」

「屋主！在這三十年，我沒有任何足以為聖者智見特質的過人法被證得與安樂住，只有裸行、剃頭、清理座位的刷子。」

當這麼說時，屋主質多對裸行者迦葉說這個：

「實在不可思議啊，先生！實在未曾有啊，先生！對法善說的情況，確實是三十年沒有任何足以為聖者智見特質的過人法被證得與安樂住，只有裸行、剃頭、清理座位的刷子！」

「而，屋主！你作為優婆塞已達多久了呢？」

「大德！我作為優婆塞已達三十年了。」

「屋主！在這三十年，你有任何足以為聖者智見特質的過人法被證得與安樂住嗎？」

「大德！我怎會沒有呢！」

大德！只要我希望，從離欲、離不善法後，我進入後住於有尋、有伺，離而生喜、樂的初禪；大德！只要我希望，從尋與伺的平息……（中略）我進入後住於[無尋、無伺，定而生喜、樂的]第二禪；大德！只要我希望，以喜的褪去……（中略）我進入後住於[這聖弟子宣說：『他是平靜、具念、住於樂者』的]第三禪；大德！只要我希望，以樂的捨斷……（中略）我進入後住於[不苦不樂，由平靜而念遍淨的]第四禪。

又，大德！如果我比世尊先死，如果世尊對我記說：『沒有那個屋主質多被結縛而會回這個世間的結。』這並非不可思議。」

當這麼說時，裸行者迦葉對屋主質多說這個：

「實在不可思議啊，先生！實在未曾有啊，先生！對法善說的情況，確實是這麼足以為聖者智見特質的過人法被白衣在家人證得與安樂住。」

屋主！願我得到在這法、律中出家，願得受具足戒。」

那時，屋主質多帶著裸行者迦葉去見上座比丘們。抵達後，對上座比丘們說這個：

「大德！這位裸行者迦葉出家前是我的朋友，請上座們使他出家，使他受具足戒，我將會熱心提供衣服、施食、住處、病人需要物、醫藥必需品。」

那時，裸行者迦葉得在這法律中出家，得受具足戒。

而且，已受具足戒不久，當尊者裸行者迦葉住於獨自的、隱離的、不放逸的、熱心的、自我努力的時，不久，就在當生以證智自作證後，進入後住於凡善男子們為了利益正確地出家，從在家成為無家者的那個無上梵行結尾，他證知：「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10. 見病經

當時，屋主質多是生病、受苦、重病者。

那時，眾多園林天神、樹林天神、樹木天神、居住在藥草與大樹中的諸天神會合後，對屋主質多說這個：

「屋主！請你發願為未來世的轉輪王。」

當這麼說時，屋主質多對那些園林天神、樹林天神、樹木天神、居住在藥草與大樹中的諸天神說這個：

「那也是無常的，那也是不穩定的，那也捨棄後應該走過去。」

當這麼說時，屋主質多的朋友、同僚、親族、親屬對屋主質多說這個：

「貴族之子！請你提起念，不要胡言亂語。」

「我對你們說了些什麼，使你們對我說這個：『貴族之子！請你提起念，不要胡言亂語。』」

「貴族之子！你說這個：『那也是無常的，那也是不穩定的，那也捨棄後應該走過去。』」

「那樣是因為諸園林天神、樹林天神、樹木天神、居住在藥草與大樹中的諸天神對我說這個：『屋主！請你發願為未來世的轉輪王。』我對他們說這個：『那也是無常的……（中略）那也捨棄後應該走過去。』」

「貴族之子！當看到什麼利益時，那些園林天神、樹林天神、樹木天神、居住在藥草與大樹中的諸天神說這個：『屋主！請你發願為未來世的轉輪王。』」

「那些園林天神、樹林天神、樹木天神、居住在藥草與大樹中的諸天神這樣想：『這位屋主質多是持戒者、善法者，如果他發願為未來世的轉輪王，以持戒者的清淨狀態，他的這心願將會成功，如法者必將獲得如法之果。』看到這利益時，那些園林天神、樹林天神、樹木天神、居住在藥草與大樹中的諸天神說這個：『屋主！請你發願為未來世的轉輪王。』我對他們說這個：『那也是無常的，那也是不穩定的，那也捨棄後應該走過去。』」

「貴族之子！那樣的話，請你告誡我們！」

「因此，應該被你們這麼學：

『我們要具備對佛的不壞淨：「像這樣，那位世尊是阿羅漢、遍正覺者、明與行具足者、善逝、世間知者、應該被調御人的無上調御者、人天之師、佛陀、世尊。」

我們要對法具備不壞淨：「法是被世尊善說的、直接可見的、即時的、請你來看的、能引導的、應該被智者各自經驗的。」

我們要對僧團具備不壞淨：「世尊的弟子僧團是依善而行者，世尊的弟子僧團是依正直而行者，世尊的弟子僧團是依真理而行者，世尊的弟子僧團是如法而行者，即：四雙之人、八輩之士，這世尊的弟子僧團應該被奉獻、應該被供奉、應該被供養、應該被合掌，為世間的無上福田。」』

凡在家族中任何能施之物，一切將無差別的施與持戒者、善法者，應該被你們這麼學！」

那時，屋主質多勸導朋友、同僚、親族、親屬對佛、法、僧團、施[的不壞淨]後，過世了。

質多羅相應完成，其攝頌：

「結，梨犀達多二則，摩訶迦，迦摩浮，
與苟達多、尼乾陀，裸行者與見病。」

42. 聚落主相應

1. 兇惡經

起源於舍衛城。

那時，村長兇惡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村長兇惡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什麼因、什麼緣因而這裡一些兇惡者被以兇惡為名？什麼因、什麼緣因而這裡某些柔和者被以柔和為名？」

「村長！這裡，某些人貪未被捨斷；因為貪未被捨斷，別人使他發怒，當被別人擾亂時，他出現憤怒，他就被以兇惡為名。瞋未被捨斷；因為瞋未被捨斷，別人使他發怒，當被別人擾亂時，他出現憤怒，他就被以兇惡為名。癡未被捨斷；因為癡未被捨斷，別人使他發怒，當被別人擾亂時，他出現憤怒，他就被以兇惡為名，村長！此因、此緣因而這裡一些兇惡者被以兇惡為名。

而，村長！這裡，某些人貪已被捨斷；因為貪已被捨斷，別人不使他發怒，當被別人擾亂時，他不出現憤怒，他就被以柔和為名。瞋已被捨斷；因為瞋已被捨斷，別人不使他發怒，當被別人擾亂時，他不出現憤怒，他就被以柔和為名。癡已被捨斷；因為癡已被捨斷，別人不使他發怒，當被別人擾亂時，他不出現憤怒，他就被以柔和為名，村長！此因、此緣因而一些柔和者被以柔和為名。」

當這麼說時，村長兇惡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太偉大了，大德！太偉大了，大德！猶如扶正顛倒的，或揭開隱藏的，或告知迷路者的道路，或在黑暗中持燈火：『有眼者們看見諸色』。同樣的，法被世尊以種種法門說明。大德！這個我歸依世尊、法、比丘僧團，請世尊記得我為優婆塞，從今天起終生歸依。」

2. 達拉普達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栗鼠飼養處的竹林中。

那時，表演團團長達拉普達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表演團團長達拉普達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這被我從表演者老師與老師的老師的講述中聽聞：『表演者在舞台或慶祝會中，以真真假假使人人發笑、喜樂，他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嘻笑天為同伴。』這裡，世尊怎麼說？」

「夠了！團長！隨它吧，請不要問我這個！」

第二次，表演團團長達拉普達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這被我從表演者老師與老師的老師的講述中聽聞：『表演者在舞台或慶祝會中，以真真假假使人人發笑、喜樂，他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嘻笑天為同伴。』這裡，世尊怎麼說？」

「夠了！團長！隨它吧，請不要問我這個！」

第三次，表演團團長達拉普達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這被我從表演者老師與老師的老師的講述中聽聞：『表演者在舞台或慶祝會中，以真真假假使人人發笑、喜樂，他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嘻笑天為同伴。』這裡，世尊怎麼說？」

「團長！我確實沒得到[你的理解]：『夠了！團長！隨它吧，請不要問我這個！』但，我仍將回答你。

團長！以前的眾生未離貪，被貪的繫縛束縛，那些表演者在舞台或慶祝會中，以能被貪染之法更加強他們；團長！以前的眾生未離瞋，被瞋的繫縛束縛，那些表演者在舞台或慶祝會中，以能被瞋之法更加強他們；團長！以前的眾生未離癡，被癡的繫縛束縛，那些表演者在舞台或慶祝會中，以能被癡之法更加強他們，他自己陶醉、放逸，使他人陶醉、放逸後，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名叫嘻笑的地獄那裡。

如果他有這樣的見：『表演者在舞台或慶祝會中，以真真假假使人人發笑、喜樂，他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嘻笑天為同伴。』那是他的邪見，而，團長！對邪見者來說，我說，只有兩趣之一趣：地獄或畜生界。」

當這麼說時，表演團團長達拉普達哭泣、持續落淚。

「團長！這是我確實沒得到[你的理解]：『夠了！團長！隨它吧，請不要問我這個！』」

「大德！我不為世尊對我說這個而哭泣，大德！而是我被以前的老師與老師的老師表演者長久欺騙、欺瞞、誘拐：『表演者在舞台或慶祝會中，以真真假假使人人發笑、喜樂，他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嘻笑天為同伴。』」

大德！太偉大了，大德！太偉大了，大德！猶如扶正顛倒的，或揭開隱藏的，或告知迷路者的道路，或在黑暗中持燈火：『有眼者們看見諸色』。同樣的，法被世尊以種種法門說明。大德！這個我歸依世尊、法、比丘僧團。大德！

願我得到在世尊面前出家，願我得到受具足戒。」

那時，表演團團長達拉普達得到在世尊的面前出家、受具足戒。

而且，已受具足戒不久，尊者達拉普達……（中略）成為眾阿羅漢之一。

3. 戰士經

那時，戰士團長去見世尊。抵達後……（中略）戰士團長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這被我從戰士老師與老師的老師的講述中聽聞：『戰士在戰鬥中竭力、努力，當他竭力、努力時，對方殺他、處死他，他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被別人征服天為同伴。』這裡，世尊怎麼說？」

「夠了！團長！隨它吧，請不要問我這個！」

第二次……（中略）第三次，戰士團長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這被我從戰士老師與老師的老師的講述中聽聞：『戰士在戰鬥中竭力、努力，當他竭力、努力時，對方殺他、處死他，他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被別人征服天為同伴。』這裡，世尊怎麼說？」

「團長！我確實沒得到[你的理解]：『夠了！團長！隨它吧，請不要問我這個！』但，我仍將回答你。

團長！戰士在戰鬥中竭力、努力，他的那個心已先被那惡作、惡意向捉住：願這些眾生被殺害、或被俘虜、或被消滅、或被滅亡、或像這樣不存在！等，當他竭力、努力時，對方殺他、處死他，他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名叫被別人征服的地獄那裡。

如果他有這樣的見：『戰士在戰鬥中竭力、努力，當他竭力、努力時，對方殺他、處死他，他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被別人征服天為同伴。』那是他的邪見，而，團長！對邪見者來說，我說，只有兩趣之一趣：地獄或畜生界。」

當這麼說時，戰士團長哭泣、持續落淚。

「團長！這是我確實沒得到[你的理解]：『夠了！團長！隨它吧，請不要問我這個！』」

「大德！我不為世尊對我說這個而哭泣，而是，大德！我被以前老師與老師的老師的戰士長久欺騙、欺瞞、誘拐：『戰士在戰鬥中竭力、努力，當他竭力、努力時，對方殺他、處死他，他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被別人征服天為同伴。』

太偉大了，大德！……（中略）從今天起終生歸依。」

4. 騎象者經

那時，騎象者團長去見世尊。抵達後……（中略）「……從今天起終生歸依。」

5. 騎馬者經

那時，騎馬者團長去見世尊。抵達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騎馬者團長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這被我從騎馬者老師與老師的老師的講述中聽聞：『騎馬者在戰鬥中竭力、努力，當他竭力、努力時，對方殺他、處死他，他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被別人征服天為同伴。』這裡，世尊怎麼說？」

「夠了！團長！隨它吧，請不要問我這個！」

第二次……（中略）第三次，騎馬者團長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這被我從騎馬者老師與老師的老師的講述中聽聞：『騎馬者在戰鬥中竭力、努力，當他竭力、努力時，對方殺他、處死他，他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被別人征服天為同伴。』這裡，世尊怎麼說？」

「團長！我確實沒得到[你的理解]：『夠了！團長！隨它吧，請不要問我這個！』但，我仍將回答你。

團長！騎馬者在戰鬥中竭力、努力，他的那個心已先被那惡作、惡意向捉住：願這些眾生被殺害、或被俘虜、或被消滅、或被滅亡、或像這樣不存在！等，當他竭力、努力時，對方殺他、處死他，他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名叫被別人征服的地獄那裡。

如果他有這樣的見：『騎馬者在戰鬥中竭力、努力，當他竭力、努力時，對方殺他、處死他，他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被別人征服天為同伴。』那是他的邪見，而，團長！對邪見者來說，我說，只有兩趣之一趣：地獄或畜生界。」

當這麼說時，騎馬者團長哭泣、持續落淚。

「團長！這是我確實沒得到[你的理解]：『夠了！團長！隨它吧，請不要問我這個！』」

「大德！我不為世尊對我說這個而哭泣，而是，大德！我被以前老師與老師的老師的騎馬者長久欺騙、欺瞞、誘拐：『騎馬者在戰鬥中竭力、努力，當他竭

力、努力時，對方殺他、處死他，他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與被別人征服天為同伴。』

太偉大了，大德！……（中略）從今天起終生歸依。」

6. 刀師之子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那爛陀賣衣者的芒果園中。

那時，村長刀師之子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村長刀師之子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持長口水瓶的、戴水草花環的、入水洗浴的、拜火的西部地方婆羅門們，他們使已死的死者離開，教導進入天界，大德！但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能夠像那樣作而使全世界[的人]以身體的崩解，死後會往生到善趣、天界嗎？」

「村長！那樣的話，就這個情形我要反問你，你就如對你能接受的那樣回答它。村長！你怎麼想：這裡，如果男子是殺生者、未給予而取者、邪淫者、妄語者、離間語者、粗惡語者、雜穢語者、貪婪者、有瞋害心者、邪見者，一大群人會合後對他祈願、讚頌，合掌繞行[而說]：『令這位男子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村長！你怎麼想：那位男子是否因一大群人的祈願、讚頌、合掌繞行而以身體的崩解，死後會往生到善趣、天界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村長！猶如男子如果往深湖中投入大石頭，一大群人會合後對它祈願、讚頌，合掌繞行[而說]：『親愛的石頭！浮起來！親愛的石頭！浮出來！親愛的石頭！浮到陸地來！』村長！你怎麼想：那塊大石頭是否因一大群人的祈願、讚頌、合掌繞行而會浮起來、浮出來、浮到陸地來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同樣的，村長！那位男子是殺生者、未給予而取者、邪淫者、妄語者、離間語者、粗惡語者、雜穢語者、貪婪者、有瞋害心者、邪見者，即使一大群人會合後對他祈願、讚頌，合掌繞行[而說]：『令這位男子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而那位男子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苦界、惡趣、下界、地獄。」

「村長！你怎麼想：這裡，如果男子是離殺生者、離未給予而取者、離邪淫者、離妄語者、離離間語者、離粗惡語者、離雜穢語者、不貪婪者、無瞋害心者、正見者，一大群人會合後對他祈願、讚頌，合掌繞行[而說]：『令這位男子以

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苦界、惡趣、下界、地獄！』村長！你怎麼想：那位男子是否因一大群人的祈願、讚頌、合掌繞行而以身體的崩解，死後會往生到苦界、惡趣、下界、地獄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村長！猶如男子投酥陶瓶或油陶瓶入深水池後如果破裂，在那裡，所有碎片與破片會走向下降，而酥或油會走向上昇，而一大群人會合後對它祈願、讚頌，合掌繞行[而說]：『親愛的酥與油！沈下去！親愛的酥與油！沈沒！親愛的酥與油！朝下走！』村長！你怎麼想：那酥與油是否因一大群人的祈願、讚頌、合掌繞行而會沈下去、沈沒、朝下走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同樣的，村長！那位男子是離殺生者、離未給予而取者、離邪淫者、離妄語者、離離間語者、離粗惡語者、離雜穢語者、不貪婪者、無瞋害心者、正見者，即使一大群人會合後對他祈願、讚頌，合掌繞行[而說]：『令這位男子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苦界、惡趣、下界、地獄！』而那位男子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

當這麼說時，村長刀師之子對世尊說這個：

「太偉大了，大德！……（中略）從今天起終生歸依。」

7. 如田地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那爛陀賣衣者的芒果園中。那時，村長刀師之子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村長刀師之子對世尊說這個：「大德！世尊住於對一切活的生物為了有益而憐愍的，不是嗎？」「是的，村長！如來住於對一切活的生物為了有益而憐愍的。」「大德！如果那樣，為何世尊對某些人徹底地教導法，對某些人不像那樣徹底地教導法呢？」「村長！那樣的話，就這個情形我要反問你，你就如對你能接受的那樣回答它。村長！你怎麼想：這裡，如果農夫屋主有三塊田，一塊是最好的田，一塊是中等的田，一塊是下劣的、荒地、含鹽的惡地田，村長！你怎麼想：如果那農夫屋主想要播種，他會在哪裡第一個播呢？在最好的那塊田？或在中等的那塊田？或在下劣的、荒地、含鹽的惡地那塊田？」「大德！如果那農夫屋主想要播種，他會播在最好的那塊田那裡，在那裡播完後，會播在中等的那塊田那裡，在那裡播完

後，會播在下劣的、荒地、含鹽的惡地那塊田那裡，或者不播，那是什麼原因呢？[因為]至少能成為牛的食物。」

「村長！那塊最好的田，對我來說，猶如比丘、比丘尼，我為他們教導法：開頭是善、中間是善、完結是善；意義正確、辭句正確的法，我宣說唯獨圓滿、遍清淨的梵行，那是什麼原因呢？村長！因為他們住於以我為依靠、以我為庇護、以我為救護、以我為歸依。

村長！那塊中等的田，對我來說，猶如優婆塞、優婆夷，我也為他們教導法：開頭是善、中間是善、完結是善；意義正確、辭句正確的法，我宣說唯獨圓滿、遍清淨的梵行，那是什麼原因呢？村長！因為他們住於以我為依靠、以我為庇護、以我為救護、以我為歸依。村長！那塊下劣的、荒地、含鹽的惡地田，對我來說，猶如其他外道沙門、婆羅門遊行者們，我也為他們教導法：開頭是善、中間是善、完結是善；意義正確、辭句正確的法，我宣說唯獨圓滿、遍清淨的梵行，那是什麼原因呢？如果只少少地了知一句，那也會是為了他們長久的利益與安樂。

村長！猶如男子有三支水瓶：一支是無裂縫、不滲、不漏的水瓶，一支是無裂縫、會滲、會漏的水瓶，一支是有裂縫、會滲、會漏的水瓶，村長！你怎麼想：如果那男子想要裝水，他會在哪裡第一個裝呢？在無裂縫、不滲、不漏的那支水瓶？或在無裂縫、會滲、會漏的那支水瓶？或在有裂縫、會滲、會漏的那支水瓶？」「大德！如果那男子想要裝水，他會裝在無裂縫、不滲、不漏的那支水瓶那裡，在那裡裝完後，會裝在無裂縫、會滲、會漏的那支水瓶那裡，在那裡裝完後，會裝在有裂縫、會滲、會漏的那支水瓶那裡，或者不裝，那是什麼原因呢？[因為]至少能成為物品的清洗用。」

「村長！那支無裂縫、不滲、不漏的水瓶，對我來說，猶如比丘、比丘尼，我為他們教導法：開頭是善、中間是善、完結是善；意義正確、辭句正確的法，我宣說唯獨圓滿、遍清淨的梵行，那是什麼原因呢？村長！因為他們住於以我為依靠、以我為庇護、以我為救護、以我為歸依。村長！那支無裂縫、會滲、會漏的水瓶，對我來說，猶如優婆塞、優婆夷，我也為他們教導法：開頭是善、中間是善、完結是善；意義正確、辭句正確的法，我宣說唯獨圓滿、遍清淨的梵行，那是什麼原因呢？村長！因為他們住於以我為依靠、以我為庇護、以我為救護、以我為歸依。村長！那支有裂縫、會滲、會漏的水瓶，對我來說，猶如其他外道沙門、婆羅門遊行者們，我也為他們教導法：開頭是善、中間是善、完結是善；意義正確、辭句正確的法，我宣說唯獨圓滿、遍清淨的梵行，那是什麼原因呢？如果只少少地了知一句，那也會是為了他們長久的利益與安樂。」當這麼說時，

村長刀師之子對世尊說這個：「太偉大了，大德！……（中略）從今天起終生歸依。」

8. 吹海螺者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那爛陀賣衣者的芒果園中。

那時，尼乾陀的弟子，村長刀師之子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世尊對在一旁坐下的村長刀師之子說這個：

「村長！尼乾陀若提子如何對弟子說法呢？」

「大德！尼乾陀若提子這麼對弟子說法：『凡任何殺生者，一切都是墮惡趣、地獄者；凡任何取未給予的者，一切都是墮惡趣、地獄者；凡任何行邪淫者，一切都是墮惡趣、地獄者；凡任何說虛妄者，一切都是墮惡趣、地獄者，凡住於屢屢如此者，因為那樣而被引導[往生]。』

大德！尼乾陀若提子這麼對弟子說法。」

「村長！『凡住於屢屢如此者，因為那樣而被引導[往生]。』如尼乾陀若提子之言，這樣，將不存在任何墮惡趣、地獄者。」

村長！你怎麼想：不論取夜裡或白天，以時間比較，殺生男子殺生與不殺生，哪個時間比較多？」

「大德！不論取夜裡或白天，以時間比較，殺生男子殺生的時間比較少，而不殺生的時間比較多。」

「村長！『凡住於屢屢如此者，因為那樣而被引導[往生]。』如尼乾陀若提子之言，這樣，將不存在任何墮惡趣、地獄者。」

村長！你怎麼想：不論取夜裡或白天，以時間比較，未給予而取的男子取未給予的與不取未給予的，哪個時間比較多？」

「大德！不論取夜裡或白天，以時間比較，未給予而取的男子取未給予的之時間比較少，而不取未給予的之時間比較多。」

「村長！『凡住於屢屢如此者，因為那樣而被引導[往生]。』如尼乾陀若提子之言，這樣，將不存在任何墮惡趣、地獄者。」

村長！你怎麼想：不論取夜裡或白天，以時間比較，邪淫男子行邪淫與不行邪淫，哪個時間比較多？」

「大德！不論取夜裡或白天，以時間比較，邪淫男子行邪淫的時間比較少，而不行邪淫的時間比較多。」

「村長！『凡住於屢屢如此者，因為那樣而被引導[往生]。』如尼乾陀若提子之言，這樣，將不存在任何墮惡趣、地獄者。」

村長！你怎麼想：不論取夜裡或白天，以時間比較，**妄語**男子說虛妄與不說虛妄，哪個時間比較多？」

「大德！不論取夜裡或白天，以時間比較，妄語男子說虛妄的時間比較少，而不說虛妄的時間比較多。」

「村長！『凡住於屢屢如此者，因為那樣而被引導[往生]。』如尼乾陀若提子之言，這樣，將不存在任何墮惡趣、地獄者。」

村長！這裡，某位大師是這麼論、這麼見者：『凡任何殺生者，一切都是墮惡趣、地獄者；凡任何取未給予的者，一切都是墮惡趣、地獄者；凡任何行邪淫者，一切都是墮惡趣、地獄者；凡任何說虛妄者，一切都是墮惡趣、地獄者。』

而，村長！弟子對那位大師是**極淨信者**，他這麼想：『我的大師是這麼論、這麼見者：「凡任何殺生者，一切都是墮惡趣、地獄者。」而有生類被我殺了，我也是墮惡趣、地獄者。』他得此見。村長！他不捨斷那種言論，不捨斷那種心，不放棄那種見，之後他將像這樣這麼被帶往置於地獄中。』

『我的大師是這麼論、這麼見者：「凡任何取未給予的者，一切都是墮惡趣、地獄者。」而有未給予的被我取了，我也是墮惡趣、地獄者。』他得此見。村長！他不捨斷那種言論，不捨斷那種心，不放棄那種見，之後他將像這樣這麼被帶往置於地獄中。』

『我的大師是這麼論、這麼見者：「凡任何行邪淫者，一切都是墮惡趣、地獄者。」而有邪淫為我所行了，我也是墮惡趣、地獄者。』他得此見。村長！他不捨斷那種言論，不捨斷那種心，不放棄那種見，之後他將像這樣這麼被帶往置於地獄中。』

『我的大師是這麼論、這麼見者：「凡任何說虛妄者，一切都是墮惡趣、地獄者。」而有虛妄被我說了，我也是墮惡趣、地獄者。』他得此見。村長！他不捨斷那種言論，不捨斷那種心，不放棄那種見，之後他將像這樣這麼被帶往置於地獄中。』

而，村長！這裡，**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明與行具足者**、**善逝**、**世間知者**、**應該被調御人的無上調御者**、**人天之師**、**佛陀**、**世尊**已出現於世間，他以種種法門呵責、斥責殺生，他說：『你們要戒絕殺生！』他呵責、斥責未給予而取，他說：『你們要戒絕未給予而取！』他呵責、斥責邪淫，他說：『你們要戒絕邪淫！』他呵責、斥責妄語，他說：『你們要戒絕妄語！』

而，村長！弟子對那位大師有淨信，他像這樣深慮：『世尊以種種法門呵

責、斥責殺生，他說：「你們要戒絕殺生！」而或多或少有生類被我殺了，凡或多或少有生類被我殺了者，這是不適當的，這是不好的，但我以此緣對此後悔，我的這惡業將不會成為未作的。』他像這樣省察後，捨斷殺生，未來成為離殺生者，這樣，有這惡業的捨斷，這樣，有這惡業的超越。

『世尊以種種法門呵責、斥責未給予而取，他說：「你們要戒絕未給予而取！」而或多或少有未給予的被我取了，凡或多或少有未給予的被我取了者，這是不適當的；這是不好的，但我以此緣對此後悔，我的這惡業將不會成為未作的。』他像這樣省察後，捨斷未給予而取，未來成為離未給予而取者，這樣，有這惡業的捨斷，這樣，有這惡業的超越。

『世尊以種種法門呵責、斥責邪淫，他說：「你們要戒絕邪淫！」而或多或少有邪淫為我所行了，凡或多或少有邪淫為我所行了者，這是不適當的；這是不好的，但我以此緣對此後悔，我的這惡業將不會成為未作的。』他像這樣省察後，捨斷邪淫，未來成為離邪淫者，這樣，有這惡業的捨斷，這樣，有這惡業的超越。

『世尊以種種法門呵責、斥責妄語，他說：「你們要戒絕妄語！」而或多或少有虛妄被我說了，凡或多或少有虛妄被我說了者，這是不適當的；這是不好的，但我以此緣對此後悔，我的這惡業將不會成為未作的。』他像這樣省察後，捨斷妄語，未來成為離妄語者，這樣，有這惡業的捨斷，這樣，有這惡業的超越。

捨斷殺生後，他是離殺生者；捨斷未給予而取後，他是離未給予而取者；捨斷邪淫後，他是離邪淫者；捨斷妄語後，他是離妄語者；捨斷離間語後，他是離離間語者；捨斷粗惡語後，他是離粗惡語者；捨斷雜穢語後，他是離雜穢語者；捨斷貪婪後，他是不貪婪者；捨斷惡意與瞋怒後，他是無瞋害心者；捨斷邪見後，他是正見者。

村長！那位這麼離貪婪、離惡意、不迷亂、正知、持念的聖弟子，他以與慈俱行之心遍滿一方後而住，像這樣第二方，像這樣第三方，像這樣第四方，像這樣上下、橫向、到處、對一切如對自己，以與慈俱行的、廣大的、變大的、無量的、無怨恨的、無惡意的心遍滿全部世間後而住。

村長！猶如強壯的吹海螺者能容易地使四方知道。同樣的，村長！當慈心解脫已這麼修習、已這麼多修習時，凡所作的有量業，它在那裡無殘餘，它在那裡不住立。

村長！那位這麼離貪婪、離惡意、不迷亂、正知、持念的聖弟子，他以與悲俱行之心……（中略）以與喜悅俱行之心……（中略）以與平靜俱行之心遍滿一方後而住，像這樣第二方，像這樣第三方，像這樣第四方，像這樣上下、橫向、到

處、對一切如對自己，以與平靜俱行的、廣大的、變大的、無量的、無怨恨的、無惡意的心遍滿全部世間後而住。

村長！猶如強壯的吹海螺者能容易地使四方知道。同樣的，村長！當以平靜心解脫已這麼修習、已這麼多修習時，凡所作的有量業，它在那裡無殘餘，它在那裡不住立。」

當這麼說時，村長刀師之子對世尊說這個：

「太偉大了，大德！太偉大了，大德！……（中略）世尊記得我為優婆塞，從今天起終生歸依。」

9. 家庭經

有一次，世尊與大比丘僧團一起在憍薩羅國進行遊行，抵達那爛陀。

在那裡，世尊住在那爛陀賣衣者的芒果園中。

當時，那爛陀以稻子得白病，倒稈而成為飢饉、難獲得。

當時，尼乾陀若提子與一大群尼乾陀眾一起居住在那爛陀。

那時，尼乾陀的弟子，村長刀師之子去見尼乾陀若提子。抵達後，向尼乾陀若提子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尼乾陀若提子對村長刀師之子說這個：

「來！村長！請你去論破沙門喬達摩，你必有這樣的好名聲傳出去：『這麼大神通力、這麼大威力的沙門喬達摩被村長刀師之子論破。』」

「但，大德！我如何論破這麼大神通力、這麼大威力的沙門喬達摩呢？」

「來！村長！請你去見沙門喬達摩，抵達後，對沙門喬達摩說這個：『大德！世尊以種種法門稱讚對家庭的同情、保護、憐愍，不是嗎？』

村長！如果沙門喬達摩被這麼問而這麼回答：『是的，村長！如來以種種法門稱讚對家庭的同情、保護、憐愍。』你應該對他說這個：『大德！為何世尊還與大比丘僧團一起，在稻子得白病，倒稈而成為飢饉、難獲得時進行遊行呢？世尊是對家庭毀滅的行者；世尊是對家庭禍害的行者；世尊是對家庭傷害的行者！』村長！沙門喬達摩被你問這個兩難的問題，他既不能吐出、也不能嚥下。」

「是的，大德！」村長刀師之子回答尼乾陀若提子後，從座位起來後向尼乾陀若提子問訊，然後作右繞，接著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村長刀師之子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世尊以種種法門稱讚對家庭的同情、保護、憐愍，不是嗎？」

「是的，村長！如來以種種法門稱讚對家庭的同情、保護、憐愍。」

「大德！為何世尊還與大比丘僧團一起，在稻子得白病，倒稈而成為飢饉、難獲得時進行遊行呢？世尊是對家庭毀滅的行者；世尊是對家庭禍害的行者；世尊是對家庭傷害的行者。」

「村長！我回憶從過去九十一劫以來，證知無任何以小量熟食給乞求者的家庭被傷害的，而凡那些富有、大富、大財富、多金銀、多財產資具、多財穀的家庭，他們全都從布施產生，從真實產生，[從沙門身分產生](#)。」

村長！家庭的傷害有八因、八緣：由於國王而家庭遭傷害、或由於盜賊而家庭遭傷害、或由於火災而家庭遭傷害、或由於水災而家庭遭傷害、或儲藏處消失、[或差的企畫與經營失敗](#)、或家中出了離散、破壞、碎破他們財富的敗家子、以無常狀態為第八，村長！對家庭的傷害有這八因、八緣。

村長！在這現存的八因、八緣中，如果哪個人說這個我：『世尊是對家庭毀滅的行者；世尊是對家庭禍害的行者；世尊是對家庭傷害的行者。』村長！他不捨斷那種言論，不捨斷那種心，不放棄那種見，之後他將像這樣這麼被帶往置於地獄中。」

當這麼說時，村長刀師之子對世尊說這個：

「太偉大了，大德！太偉大了，大德！……（中略）請世尊記得我為優婆塞，從今天起[終生歸依](#)。」

10. 摩尼朱羅迦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栗鼠飼養處的竹林中。

當時，在國王後宮中國王隨從集會共坐，在這個談論中出現：

「對屬於釋迦人之子的沙門來說，金銀是適當的，屬於釋迦人之子的沙門使用金銀，屬於釋迦人之子的沙門接受金銀。」

當時，村長摩尼朱羅迦坐在那集會處。

那時，村長摩尼朱羅迦對那群群眾說這個：

「紳士們！不要說這個，對屬於釋迦人之子的沙門來說，金銀不是適當的，屬於釋迦人之子的沙門不使用金銀，屬於釋迦人之子的沙門不接受金銀，屬於釋迦人之子的沙門已放下珠寶黃金、已離金銀。」

村長摩尼朱羅迦能夠說服那群群眾。

那時，村長摩尼朱羅迦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村長摩尼朱羅迦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這裡，在國王後宮，國王隨從集會共坐，在這個談論中出現：『對屬於釋迦人之子的沙門來說，金銀是適當的，屬於釋迦人之子的沙門使用金銀，屬於釋迦人之子的沙門接受金銀。』大德！當這麼說時，我對那群群眾說這個：『大人！不要說這個，對屬於釋迦人之子的沙門來說，金銀不是適當的，屬於釋迦人之子的沙門不使用金銀，屬於釋迦人之子的沙門不接受金銀，屬於釋迦人之子的沙門已放下珠寶黃金、已離金銀。』大德！我能夠說服那群群眾。大德！當我這麼解說時，是否為世尊的所說之說，而且不以不實而毀謗世尊，法、隨法地解說了，而任何如法的種種說不來到應該被呵責處嗎？」

「村長！當你這麼解說時，確實是我的所說之說，而且不以不實而毀謗我，法、隨法地解說了，而任何如法的種種說不來到應該被呵責處。村長！因為，對屬於釋迦人之子的沙門來說，金銀不是適當的，屬於釋迦人之子的沙門不使用金銀，屬於釋迦人之子的沙門不接受金銀，屬於釋迦人之子的沙門已放下珠寶黃金、已離金銀。

村長！對任何人來說，如果金銀是適當的，則五種欲對他也是適當的；對任何人來說，如果五種欲是適當的，村長！則你絕對能認為他是非沙門法、非釋迦人之子的法。

又，村長！我說這個：『草可以被需要草者遍求，木材可以被需要木材者遍求，車可以被需要車者遍求，[工]人可以被需要[工]人者遍求。』但，村長！我不說：『有任何金銀可以被使用、可以被遍求的法門。』」

11. 薄羅迦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末羅，一個名叫屋盧吠羅迦巴的末羅市鎮。

那時，村長薄羅迦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村長薄羅迦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如果世尊教導我苦的集起與滅沒，那就好了。」

「村長！如果我教導你關於過去世苦的集起與滅沒：『這樣，這是過去世。』在那裡，你會有懷疑、會有疑惑；村長！如果我教導你關於未來世苦的集起與滅沒：『這樣，這是未來世。』在那裡，你也會有懷疑、會有疑惑；又，村

長！我就坐在這裡，你就坐在那裡，我將教導你苦的集起與滅沒，你要聽！你要好好作意！我將說了。」

「是的，大德！」村長薄羅迦回答世尊。

世尊說這個：

「村長！你怎麼想：在屋盧吠羅迦巴，有哪個人被處死，或被捕，或被沒收，或被責難，會生起你的愁、悲、苦、憂、絕望嗎？」

「大德！在屋盧吠羅迦巴，有哪個人被處死，或被捕，或被沒收，或被責難，會生起我的愁、悲、苦、憂、絕望。」

「又，村長！在屋盧吠羅迦巴，有哪個人被處死，或被捕，或被沒收，或被責難，不會生起你的愁、悲、苦、憂、絕望嗎？」

「大德！在屋盧吠羅迦巴，有哪個人被處死，或被捕，或被沒收，或被責難，不會生起我的愁、悲、苦、憂、絕望。」

「村長！什麼因、什麼緣因而對某些屋盧吠羅迦巴人被處死，或被捕，或被沒收，或被責難，會生起你的愁、悲、苦、憂、絕望呢？[什麼因、什麼緣因而對某些屋盧吠羅迦巴人被處死，或被捕，或被沒收，或被責難，不會生起你的愁、悲、苦、憂、絕望呢？]」

「大德！對那些我對他們有欲貪的屋盧吠羅迦巴人被處死，或被捕，或被沒收，或被責難，會生起我的愁、悲、苦、憂、絕望；大德！但對那些我對他們沒有欲貪的屋盧吠羅迦巴人被處死，或被捕，或被沒收，或被責難，不會生起我的愁、悲、苦、憂、絕望。」

「村長！請以此已見的、已知的、即時達到的、已深解的法，推導過去與未來：『凡過去世任何苦生起時，一切都是欲為其根源、欲為其因緣而生起，因為欲是苦的根；凡未來世任何苦生起時，一切都是欲為其根源、欲為其因緣而將生起，因為欲是苦的根。』」

「不可思議啊，大德！未曾有啊，大德！」

大德！這被世尊多麼善說：『凡任何苦生起時，一切都是欲為其根源、欲為其因緣而生起，因為欲是苦的根。』

大德！我有個男孩名叫智羅瓦西，他住在外面的住處，大德！我早上起來後，派遣一男子：『我說，請你去瞭解一下男孩智羅瓦西。』

大德！只要那位男子沒回來，我就不安：『希望男孩智羅瓦西你不要有任何病苦！』」

「村長！你怎麼想：『如果男孩智羅瓦西被處死，或被捕，或被沒收，或被責難，會生起你的愁、悲、苦、憂、絕望嗎？』」

「大德！如果男孩智羅瓦西被處死，或被捕，或被沒收，或被責難，我也許會有生命的變異，又如何不生起我的愁、悲、苦、憂、絕望呢！」

「村長！以此法門，這能被體會：『凡任何苦生起時，一切都是欲為其根源、欲為其因緣而生起，因為欲是苦的根。』」

村長！你怎麼想：『當你未見過、[未聽過](#)智羅瓦西的母親時，你對智羅瓦西的母親有欲、或貪、或情愛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村長！因為你的看見、或聽聞，你才成為這樣：對智羅瓦西的母親有欲、或貪、或情愛嗎？」

「是的，大德！」

「村長！你怎麼想：如果智羅瓦西的母親被處死，或被捕，或被沒收，或被責難，會生起你的愁、悲、苦、憂、絕望嗎？」

「大德！如果男孩智羅瓦西的母親被處死，或被捕，或被沒收，或被責難，我也許會有生命的變異，又如何不生起我的愁、悲、苦、憂、絕望呢！」

「村長！以此法門，這能被體會：『凡任何苦生起時，一切都是欲為其根源、欲為其因緣而生起，因為欲是苦的根。』」

12. 羅西亞經

那時，村長羅西亞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村長羅西亞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我聽聞：『[沙門喬達摩](#)呵責一切苦行，一向地責備、呵叱一切苦行者、艱澀生活者。』大德！凡那些說這個：『[沙門喬達摩](#)呵責一切苦行，一向地責備、呵叱一切苦行者、艱澀生活者。』者，大德！那些是否為世尊的所說之說，而且不以不實而毀謗世尊，他們法、隨法地解說了，而任何如法的種種說不來到應該被呵責處嗎？」

「村長！凡那些說這個：『[沙門喬達摩](#)呵責一切苦行，一向地責備、呵叱一切苦行者、艱澀生活者。』者，那些不是我的所說之說，而且他們以不存在、虛偽、不實而毀謗我。」

村長！有這兩個邊(極端)，不應該被出家人實行：這在欲上之欲樂的實行：下劣的、粗俗的、一般人的、非聖者的、無益的，以及這自我折磨的實行：苦的、

非聖者的、無益的。村長！不走入這些那些兩個邊後，有被如來現正覺、作眼、作智，導向寂靜、證智、正覺、涅槃的中道。

村長！但什麼是那被如來現正覺、作眼、作智，導向寂靜、證智、正覺、涅槃的中道呢？就是這八支聖道，即：正見……（中略）正定。

村長！這是那被如來現正覺、作眼、作智，導向寂靜、證智、正覺、涅槃的中道。

村長！現在世間中存在這三種受用諸欲者，哪三種呢？

村長！這裡，某些受用諸欲者以非法、暴力遍求財物；以非法、暴力遍求財物後，不使自己快樂、喜悅，不分享，不作福德。

又，村長！這裡，某些受用諸欲者以非法、暴力遍求財物；以非法、暴力遍求財物後，使自己快樂、喜悅，不分享，不作福德。

又，村長！這裡，某些受用諸欲者以非法、暴力遍求財物；以非法、暴力遍求財物後，使自己快樂、喜悅，分享，作福德。

又，村長！這裡，某些受用諸欲者以法與非法、暴力與非暴力遍求財物；以法與非法、暴力與非暴力遍求財物後，不使自己快樂、喜悅，不分享，不作福德。

又，村長！這裡，某些受用諸欲者以法與非法、暴力與非暴力遍求財物；以法與非法、暴力與非暴力遍求財物後，使自己快樂、喜悅，不分享，不作福德。

又，村長！這裡，某些受用諸欲者以法與非法、暴力與非暴力遍求財物，以法與非法、暴力與非暴力遍求財物後，使自己快樂、喜悅，分享，作福德。

又，村長！這裡，某些受用諸欲者以法、非暴力遍求財物；以法、非暴力遍求財物後，不使自己快樂、喜悅，不分享，不作福德。

又，村長！這裡，某些受用諸欲者以法、非暴力遍求財物；以法、非暴力遍求財物後，使自己快樂、喜悅，不分享，不作福德。

又，村長！這裡，某些受用諸欲者以法、非暴力遍求財物；以法、非暴力遍求財物後，使自己快樂、喜悅，分享，作福德，但在那些財物上被繫結、迷戀、取著、不見過患、無出離慧地受用。

又，村長！這裡，某些受用諸欲者以法、非暴力遍求財物；以法、非暴力遍求財物後，使自己快樂、喜悅，分享，作福德，在那些財物上不被繫結、不迷戀、不取著、見過患、有出離慧地受用。

村長！那裡，這位受用諸欲者以非法、暴力遍求財物；以非法、暴力遍求財物後，不使自己快樂、喜悅，不分享，不作福德，這位受用諸欲者應該在三處被呵責。應該在哪三處被呵責呢？『他以非法、暴力遍求財物。』這是第一個應該

被呵責處，『他不使自己快樂、喜悅。』這是第二個應該被呵責處，『他不分享，不作福德。』這是第三個應該被呵責處。村長！這位受用諸欲者應該在這三處被呵責。

村長！那裡，這位受用諸欲者以非法、暴力遍求財物；以非法、暴力遍求財物後，使自己快樂、喜悅，不分享，不作福德，這位受用諸欲者應該在二處被呵責，應該在一處被讚賞。應該在哪二處被呵責呢？『他以非法、暴力遍求財物。』這是第一個應該被呵責處，『他不分享，不作福德。』這是第二個應該被呵責處。應該在哪一處被讚賞呢？『他使自己快樂、喜悅。』應該在這一處被讚賞。村長！這位受用諸欲者應該在這二處被呵責，應該在這一處被讚賞。

村長！那裡，這位受用諸欲者以非法、暴力遍求財物；以非法、暴力遍求財物後，使自己快樂、喜悅，分享，作福德，這位受用諸欲者應該在一處被呵責，應該在二處被讚賞。應該在哪一處被呵責呢？『他以非法、暴力遍求財物。』應該在這一處被呵責。應該在哪二處被讚賞呢？『他使自己快樂、喜悅。』這是第一個應該被讚賞處，『他分享，作福德。』這是二個應該被讚賞處。村長！這位受用諸欲者應該在這一處被呵責，應該在這二處被讚賞。

村長！那裡，這位受用諸欲者以法與非法、暴力與非暴力遍求財物；以法與非法、暴力與非暴力遍求財物後，不使自己快樂、喜悅，不分享，不作福德，這位受用諸欲者應該在一處被讚賞，應該在三處被呵責。應該在哪一處被讚賞呢？『他以法、非暴力遍求財物。』應該在這一處被讚賞。應該在哪三處被呵責呢？『他以非法、暴力遍求財物。』這是第一個應該被呵責處，『他不使自己快樂、喜悅。』這是第二個應該被呵責處，『他不分享，不作福德。』這是第三個應該被呵責處。村長！這位受用諸欲者應該在這一處被讚賞，應該在這三處被呵責。

村長！那裡，這位受用諸欲者以法與非法、暴力與非暴力遍求財物；以法與非法、暴力與非暴力遍求財物後，使自己快樂、喜悅，不分享，不作福德，這位受用諸欲者應該在二處被讚賞，應該在二處被呵責。應該在哪二處被讚賞呢？『他以法、非暴力遍求財物。』這是第一個應該被讚賞處，『他使自己快樂、喜悅。』這是第二個應該被讚賞處。應該在哪二處被呵責呢？『他以非法、暴力遍求財物。』這是第一個應該被呵責處，『他不分享，不作福德。』這是第二個應該被呵責處。村長！這位受用諸欲者應該在這二處被讚賞，應該在這二處被呵責。

村長！那裡，這位受用諸欲者以法與非法、暴力與非暴力遍求財物；以法與非法、暴力與非暴力遍求財物後，使自己快樂、喜悅，分享，作福德，這位受用

諸欲者應該在三處被讚賞，應該在一處被呵責。應該在哪三處被讚賞呢？『他以法、非暴力遍求財物。』這是第一個應該被讚賞處，『他使自己快樂、喜悅。』這是第二個應該被讚賞處，『他分享，作福德。』這是第三個應該被讚賞處。應該在哪一處被呵責呢？『他以非法、暴力遍求財物。』應該在這一處被呵責。村長！這位受用諸欲者應該在這三處被讚賞，應該在這一處被呵責。

村長！那裡，這位受用諸欲者以法、非暴力遍求財物；以法、非暴力遍求財物後，不使自己快樂、喜悅，不分享，不作福德，這位受用諸欲者應該在一處被讚賞，應該在二處被呵責。應該在哪一處被讚賞呢？『他以法、非暴力遍求財物。』應該在這一處被讚賞。應該在哪二處被呵責呢？『他不使自己快樂、喜悅。』這是第一個應該被呵責處，『他不分享，不作福德。』這是第二個應該被呵責處。村長！這位受用諸欲者應該在這一處被讚賞，應該在這二處被呵責。

村長！那裡，這位受用諸欲者以法、非暴力遍求財物；以法、非暴力遍求財物後，使自己快樂、喜悅，不分享，不作福德，這位受用諸欲者應該在二處被讚賞，應該在一處被呵責。應該在哪二處被讚賞呢？『他以法、非暴力遍求財物。』這是第一個應該被讚賞處，『他使自己快樂、喜悅。』這是第二個應該被讚賞處。應該在哪一處被呵責呢？『他不分享，不作福德。』應該在這一處被呵責。村長！這位受用諸欲者應該在這二處被讚賞，應該在這一處被呵責。

村長！那裡，這位受用諸欲者以法、非暴力遍求財物；以法、非暴力遍求財物後，使自己快樂、喜悅，分享，作福德，但在那些財物上被繫結、迷戀、取著、不見過患、無出離慧地受用，這位受用諸欲者應該在三處被讚賞，應該在一處被呵責。應該在哪三處被讚賞呢？『他以法、非暴力遍求財物。』這是第一個應該被讚賞處，『他使自己快樂、喜悅。』這是第二個應該被讚賞處，『他分享，作福德。』這是第三個應該被讚賞處。應該在哪一處被呵責呢？『他在那些財物上被繫結、迷戀、取著、不見過患、無出離慧地受用。』應該在這一處被呵責。村長！這位受用諸欲者應該在這三處被讚賞，應該在這一處被呵責。

村長！那裡，這位受用諸欲者以法、非暴力遍求財物；以法、非暴力遍求財物後，使自己快樂、喜悅，分享，作福德，在那些財物上不被繫結、不迷戀、不取著、見過患、有出離慧地受用，這位受用諸欲者應該在四處被讚賞。應該在哪四處被讚賞呢？『他以法、非暴力遍求財物。』這是第一個應該被讚賞處，『他使自己快樂、喜悅。』這是第二個應該被讚賞處，『他分享，作福德。』這是第三個應該被讚賞處，『他在那些財物上不被繫結、不迷戀、不取著、見過患、有出離慧地受用。』這是第四個應該被讚賞處。村長！這位受用諸欲者應該在這四處被讚賞。

村長！有這三種苦行者、艱澀生活者存在世間中，哪三種呢？

村長！這裡，某些苦行者、艱澀生活者，從信出家，從在家成為無家者：『或許我能證得善法，或許我能作證足以為聖者智見特質的過人法。』他苦惱、折磨自己，但沒證得善法，且沒作證足以為聖者智見特質的過人法。

村長！這裡，某些苦行者、艱澀生活者，從信出家，從在家成為無家者：『或許我能證得善法，或許我能作證足以為聖者智見特質的過人法。』他苦惱、折磨自己，而證得善法，但沒作證足以為聖者智見特質的過人法。

村長！這裡，某些苦行者、艱澀生活者，從信出家，從在家成為無家者：『或許我能證得善法，或許我能作證足以為聖者智見特質的過人法。』他苦惱、折磨自己，而證得善法，且作證足以為聖者智見特質的過人法。

村長！那裡，這位苦行者、艱澀生活者苦惱、折磨自己，但沒證得善法，且沒作證足以為聖者智見特質的過人法，村長！這位苦行者、艱澀生活者應該在三處被呵責。應該在哪三處被呵責呢？『他苦惱、折磨自己。』這是第一個應該被呵責處，『他沒證得善法。』這是第二個應該被呵責處，『他沒作證足以為聖者智見特質的過人法。』這是第三個應該被呵責處。村長！這位苦行者、艱澀生活者應該在這三處被呵責。

村長！那裡，這位苦行者、艱澀生活者苦惱、折磨自己，而證得善法，但沒作證足以為聖者智見特質的過人法，村長！這位苦行者、艱澀生活者應該在二處被呵責，應該在一處被讚賞。應該在哪二處被呵責呢？『他苦惱、折磨自己。』這是第一個應該被呵責處。『他沒作證足以為聖者智見特質的過人法。』這是第二個應該被呵責處。應該在哪一處被讚賞呢？『他證得善法。』應該在這一處被讚賞。村長！這位苦行者、艱澀生活者應該在這二處被呵責，應該在這一處被讚賞。

村長！那裡，這位苦行者、艱澀生活者苦惱、折磨自己，而證得善法，且作證足以為聖者智見特質的過人法，村長！這位苦行者、艱澀生活者應該在一處被呵責，應該在二處被讚賞。應該在哪一處被呵責呢？『他苦惱、折磨自己。』應該在這一處被呵責。應該在哪二處被讚賞呢？『他證得善法。』這是第一個應該被讚賞處，『他作證足以為聖者智見特質的過人法。』這是第二個應該被讚賞處。村長！這位苦行者、艱澀生活者應該在這一處被呵責，應該在這二處被讚賞。

村長！有這三種直接可見的、即時的、請你來看的、能引導的、應該被智者各自經驗的滅盡，哪三種呢？

凡貪染者，為了貪，他意圖加害自己、意圖對別人加害、意圖加害兩者；當

貪已被捨斷時，他既不意圖加害自己，也不意圖加害別人，不意圖加害兩者，滅盡是直接可見的、即時的、請你來看的、能引導的、應該被智者各自經驗的。

凡瞋怒者，為了瞋，他意圖加害自己、意圖加害別人，意圖加害兩者；當瞋已被捨斷時，他既不意圖加害自己，也不意圖加害別人，不意圖加害兩者，滅盡是直接可見的、即時的、請你來看的、能引導的、應該被智者各自經驗的。

凡愚癡者，為了癡，他意圖加害自己、意圖加害別人、意圖加害兩者；當癡已被捨斷時，他既不意圖加害自己，也不意圖加害別人，不意圖加害兩者，滅盡是直接可見的、即時的、請你來看的、能引導的、應該被智者各自經驗的。

村長！這些是三種直接可見的、即時的、請你來看的、能引導的、應該被智者各自經驗的滅盡。」

當這麼說時，村長羅西亞對世尊說這個：

「太偉大了，大德！……（中略）請世尊記得我為優婆塞，從今天起終生歸依。」

13. 玻得里亞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拘利國名叫北方的拘利族人城鎮。

那時，村長玻得里亞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村長玻得里亞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這被我聽聞：『沙門喬達摩知道幻術。』大德！凡那些說這個：『沙門喬達摩知道幻術。』者，大德！那些是否為世尊的所說之說，而且不以不實而毀謗世尊，他們法、隨法地解說了，而任何如法的種種說不來到應該被呵責處嗎？大德！因為我們不想誹謗世尊。」

「村長！凡那些說這個：『沙門喬達摩知道幻術。』者，是我的所說之說，而且不以不實而毀謗我，他們法、隨法地解說了，而任何如法的種種說不來到應該被呵責處。」

「先生！我們確實不相信那些沙門、婆羅門的傳說：『沙門喬達摩知道幻術。』是真實的，先生！沙門喬達摩確實是幻術者。」

「村長！凡說這個：『我知道幻術。』者，他[也都]說這個：『我是幻術者。』嗎？」

「就是這樣，世尊！就是這樣，善逝！」

「村長！那樣的話，就這個情形我要反問你，你就如對你能接受的那樣回答它。村長！你怎麼想：你知道拘利國的**髮髻下垂雇員**嗎？」

「大德！我知道拘利國的**髮髻下垂雇員**。」

「村長！你怎麼想：拘利國的**髮髻下垂雇員**們有什麼需要[作的]呢？」

「大德！他們要為拘利國遮止盜賊，要為拘利國傳遞訊息，大德！拘利國的**髮髻下垂雇員**們有這個需要[作的]。」

「村長！你怎麼想：你知道拘利國的**髮髻下垂雇員**們是持戒者或破戒者呢？」

「大德！我知道拘利國的**髮髻下垂雇員**們是破戒者、**惡法者**，凡世間中的破戒者、惡法者，拘利國的**髮髻下垂雇員**們是其中之一。」

「村長！如果說這個：『村長玻得里亞知道破戒、惡法的拘利國的**髮髻下垂雇員**們，則村長玻得里亞[也]是破戒者、惡法者。』當這樣說時，他會正確地說了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拘利國的**髮髻下垂雇員**們是一，我是另一；拘利國的**髮髻下垂雇員**們是一種法，我是另一種法。」

「村長！你能得到：『村長玻得里亞知道破戒、惡法的拘利國的**髮髻下垂雇員**們，但村長玻得里亞不是破戒者、惡法者。』為何如來不能得到：『如來知道幻術，但如來不是幻術者。』呢？村長！我知道幻術、幻術的果報，我知道幻術者是**如何的行者**：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苦界、惡趣、下界**、地獄。

村長！我知道殺生、殺生的果報，我知道殺生者是**如何的行者**：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苦界、惡趣、下界、地獄；村長！我知道**未給予而取**、未給予而取的果報，我知道**未給予而取**者是**如何的行者**：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苦界、惡趣、下界、地獄；村長！我知道**邪淫**、邪淫的果報，我知道**邪淫**者是**如何的行者**：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苦界、惡趣、下界、地獄；村長！我知道**妄語**、妄語的果報，我知道**妄語**者是**如何的行者**：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苦界、惡趣、下界、地獄；村長！我知道**離間語**、離間語的果報，我知道**離間語**者是**如何的行者**：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苦界、惡趣、下界、地獄；村長！我知道**粗惡語**、粗惡語的果報，我知道**粗惡語**者是**如何的行者**：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苦界、惡趣、下界、地獄；村長！我知道**雜穢語**、雜穢語的果報，我知道**雜穢語**者是**如何的行者**：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苦界、惡趣、下界、地獄；村長！我知道**貪婪**、貪婪的果報，我知道**貪婪**者是**如何的行者**：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苦界、惡趣、下界、地獄；村長！我知道**惡意**、瞋怒的果報，我知道**惡意**者是**如何的行者**：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苦界、惡趣、下界、

地獄；村長！我知道邪見、邪見的果報，我知道邪見者是如何的行者：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苦界、惡趣、下界、地獄。

村長！有一些沙門、婆羅門是這麼知、這麼見者：『凡任何殺生者，一切都在當生中感受憂與苦；凡任何未給予而取者，一切都在當生中感受憂與苦；凡任何行邪淫者，一切都在當生中感受憂與苦；凡任何說虛妄者，一切都在當生中感受憂與苦。』

村長！這裡，某人戴花環、戴耳環、善洗浴、相當芳香、髮與鬚整理過、與女子享愛欲如被當成國王般伺候被看見，他們說這個他：『喂！這位男子作了什麼而戴花環、戴耳環、善洗浴、相當芳香、髮與鬚整理過、與女子享愛欲如被當成國王般伺候呢？』他們說這個他：『喂！這位男子壓制國王的怨敵後奪取其生命，國王悅意地給與他贈與，因為那樣之故，那位男子戴花環、戴耳環、善洗浴、相當芳香、髮與鬚整理過、與女子享愛欲如被當成國王般伺候。』

村長！這裡，某人被堅固的繩索手在背後緊緊地捆綁後，剃光頭，然後以猛烈聲的銅鼓，從街道到街道；從十字路口到十字路口遍帶領後，經南門出去後，在城南為被斬頭者被看見，他們說這個他：『喂！這位男子作了什麼而被堅固的繩索手在背後緊緊地捆綁後，剃光頭，然後以猛烈聲的銅鼓，從街道到街道；從十字路口到十字路口遍帶領後，經南門出去後，在城南為被斬頭者呢？』他們說這個他：『喂！這位男子是國王的怨敵，他奪取女子或男子的生命，因為那樣之故，國王捕捉他後，令人對他作像這樣的刑罰。』

村長！你怎麼想：你是否看見或聽到這樣嗎？」

「大德！我確實看見、聽到，而且將來還會聽到。」

「村長！在那裡，那些沙門、婆羅門是這麼知、這麼見者：『凡任何殺生者，一切都在當生中感受憂與苦。』他們說真實或虛妄呢？」

「虛妄，大德！」

「而那些說空虛、虛妄者是持戒者或破戒者呢？」

「破戒者，大德！」

「而那些破戒、惡法者是邪行者或正行者呢？」

「邪行者，大德！」

「而那些邪行者是邪見者或正見者呢？」

「邪見者，大德！」

「而那些邪見者適合信他們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又，村長！這裡，某人戴花環、戴耳環……（中略）與女子享愛欲如被當成

國王般伺候被看見，他們說這個他：『喂！這位男子作了什麼而戴花環、戴耳環……（中略）與女子享愛欲如被當成國王般伺候呢？』他們說這個他：『喂！這位男子壓制國王的怨敵後奪取其實物，國王悅意地給與他贈與，因為那樣之故，那位男子戴花環、戴耳環……（中略）與女子享愛欲如被當成國王般伺候。』

村長！這裡，某人被堅固的繩索手在背後緊緊地捆綁後……（中略）在城南為被斬頭者被看見，他們說這個他：『喂！這位男子作了什麼而被堅固的繩索手在背後緊緊地捆綁後……（中略）在城南為被斬頭者呢？』他們說這個他：『喂！這位男子從村落或林野未給予而取，被稱為偷盜的，因為那樣之故，國王捕捉他後，令人對他作像這樣的刑罰。』

村長！你怎麼想：你是否看見或聽到這樣嗎？」

「大德！我確實看見、聽到，而且將來還會聽到。」

「村長！在那裡，那些沙門、婆羅門是這麼知、這麼見者：『凡任何未給予而取者，一切都在當生中感受憂與苦。』他們說真實或虛妄呢？」……（中略）

「而那些邪見者適合信他們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又，村長！這裡，某人戴花環、戴耳環……（中略）與女子享愛欲如被當成國王般伺候被看見，他們說這個他：『喂！這位男子作了什麼而戴花環、戴耳環……（中略）與女子享愛欲如被當成國王般伺候呢？』他們說這個他：『喂！這位男子誘拐國王怨敵的妻子，國王悅意地給與他贈與，因為那樣之故，那位男子戴花環、戴耳環……（中略）與女子享愛欲如被當成國王般伺候。』

村長！這裡，某人被堅固的繩索手在背後緊緊地捆綁後……（中略）在城南為被斬頭者被看見，他們說這個他：『喂！這位男子作了什麼而被堅固的繩索手在背後緊緊地捆綁後……（中略）在城南為被斬頭者呢？』他們說這個他：『喂！這位男子誘拐良家的女子與少女，因為那樣之故，國王捕捉他後，令人對他作像這樣的刑罰。』

村長！你怎麼想：你是否看見或聽到這樣嗎？」

「大德！我確實看見、聽到，而且將來還會聽到。」

「村長！在那裡，那些沙門、婆羅門是這麼知、這麼見者：『凡任何行邪淫者，一切都在當生中感受憂與苦。』他們說真實或虛妄呢？」……（中略）

「而那些邪見者適合信他們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又，村長！這裡，某人戴花環、戴耳環、善洗浴、相當芳香、髮與鬚整理過、與女子享愛欲如被當成國王般伺候被看見，他們說這個他：『喂！這位男子

作了什麼而戴花環、戴耳環、善洗浴、相當芳香、髮與鬚整理過、與女子享愛欲如被當成國王般伺候呢？』他們說這個他：『喂！這位男子以妄語使國王高興，國王悅意地給與他贈與，因為那樣之故，那位男子戴花環、戴耳環、善洗浴、相當芳香、髮與鬚整理過、與女子享愛欲如被當成國王般伺候。』

村長！這裡，某人被堅固的繩索手在背後緊緊地捆綁後，剃光頭，然後以猛烈聲的銅鼓，從街道到街道；從十字路口到十字路口遍帶領後，經南門出去後，在城南為被斬頭者被看見，他們說這個他：『喂！這位男子作了什麼而被堅固的繩索手在背後緊緊地捆綁這位男子後，剃光頭，然後以猛烈聲的銅鼓，從街道到街道；從十字路口到十字路口遍帶領後，經南門出去後，在城南為被斬頭者呢？』他們說這個他：『喂！這位男子以妄語破壞屋主或屋主之子的利益，因為那樣之故，國王捕捉他後，令受雇者對他作像這樣的刑罰。』

村長！你怎麼想：你是否看見或聽到這樣嗎？」

「大德！我確實看見、聽到，而且將來還會聽到。」

「村長！在那裡，那些沙門、婆羅門是這麼知、這麼見者：『凡任何妄語者，一切都在當生中感受憂與苦。』他們說真實或虛妄呢？」

「虛妄，大德！」

「而那些說空虛、虛妄者是持戒者或破戒者呢？」

「破戒者，大德！」

「而那些破戒、惡法者是邪行者或正行者呢？」

「邪行者，大德！」

「而那些邪行者是邪見者或正見者呢？」

「邪見者，大德！」

「而那些邪見者適合信他們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不可思議啊，大德！未曾有啊，大德！大德！我有招待所，那裡有臥床、坐具、水瓶、油燈，在那裡，凡沙門、婆羅門來住者，我都盡能力分享。大德！從前，有四位不同見、不同信念的大師來這住招待所，一位大師是這麼說、這麼見者：『無布施，無供養，無供物，無善作的、惡作的業之果與報，無此世，無他世，無母，無父，無化生眾生，在世間中無正行的、正行道的沙門、婆羅門以證智自作證後而宣說此世、他世。』一位大師是這麼說、這麼見者：『有布施，有供養，有供物，有善作的、惡作的業之果與報，有此世，有他世，有母，有父，有化生眾生，在世間中有正行的、正行道的沙門、婆羅門以證智自作證後而宣說此世、他世。』一位大師是這麼說、這麼見者：『作、使他作，切斷、使他

切斷，折磨拷打、使他折磨拷打，悲傷、使他悲傷，疲累、使他疲累，悸動、使他悸動，殺生，未給予而取、入侵人家、奪走掠奪物、攔路搶劫，誘拐人妻，說虛妄：無惡被作，如果以剃刀輪周邊使在這大地上的生類成為一肉聚、一肉堆，從此因緣而無惡，無惡的[後果]傳來；如果走恒河的南岸，殺、屠殺，切斷、使他切斷，折磨拷打、使他折磨拷打，從此因緣而無惡，無惡的[後果]傳來；如果走恒河的北岸，布施、使他布施，供養、使他供養，從此因緣而無福德，無福德的[後果]傳來；依布施，依調御，依抑制，依說真實，從此因緣而無福德，無福德的[後果]傳來。』一位大師是這麼說、這麼見者：『作、使他作，切斷、使他切斷，折磨拷打、使他折磨拷打，悲傷、使他悲傷，疲累、使他疲累，悸動、使他悸動，殺生，未給予而取、入侵人家、奪走掠奪物、攔路搶劫，誘拐人妻，說虛妄：惡被作，如果以剃刀輪周邊使在這大地上的生類成為一肉聚、一肉堆，從此因緣而有惡，有惡的[後果]傳來；如果走恒河的南岸，殺、屠殺，切斷、使他切斷，折磨拷打、使他折磨拷打，從此因緣而有惡，有惡的[後果]傳來；如果走恒河的北岸，布施、使他布施，供養、使他供養，從此因緣而有福德，有福德的[後果]傳來；依布施，依調御，依抑制，依說真實，從此因緣而有福德，有福德的[後果]傳來。』

大德！那對我有困惑、有疑惑：『這些沙門、婆羅門尊師們，誰說真實？誰說虛妄？』

「村長！對你來說，當然有困惑、當然有疑惑；在困惑之處，你的懷疑生起。」

「大德！我對世尊有這樣的淨信：『世尊能夠教導我像這樣的法，依之我能捨斷這困惑法。』」

「村長！有法之定，在那裡，如果你獲得心定，這樣，你能捨斷這困惑法。而，村長！什麼是法之定呢？村長！這裡，聖弟子捨斷殺生後，是離殺生者；捨斷未給予而取後，是離未給予而取者；捨斷邪淫後，是離邪淫者；捨斷妄語後，是離妄語者；捨斷離間語後，是離離間語；捨斷粗惡語後，是離粗惡語；捨斷雜穢語後，是離雜穢語；捨斷貪婪後，是不貪婪者；捨斷惡意與瞋怒後，是無瞋害心者；捨斷邪見後，是正見者。」

村長！那位這麼離貪婪、離惡意、不迷亂、正知、持念的聖弟子，他以與慈俱行之心遍滿一方後而住，像這樣第二方，像這樣第三方，像這樣第四方，像這樣上下、橫向、到處、對一切如對自己，以與慈俱行的、廣大的、變大的、無量的、無怨恨的、無惡意的心遍滿全部世間後而住。他像這樣深慮：『這位大師是這麼說、這麼見者：「無布施，無供養，無供物，無善作的、惡作的業之果與報，無此世，無他世，無母，無父，無化生眾生，在世間中無正行的、正行道的

沙門、婆羅門以證智自作證後而宣說此世、他世。」如果那位大師先生之言是真實的，對我來說，我不加害任何懦弱者或堅強者，為無缺點狀態，在這兩者上我都是贏家，因為我以身、語、意防護，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將往生到善趣、天界。』他的欣悅被生；當已歡悅時，則喜被生；當意喜時，身變得寧靜；身已寧靜者感受樂；心樂者，則入定，村長！這是法之定，在那裡，如果你獲得心定，這樣，你能捨斷這困惑法。

村長！那位這麼離貪婪、離惡意、不迷亂、正知、持念的聖弟子，他以與慈俱行之心遍滿一方後而住，像這樣第二方，像這樣第三方，像這樣第四方，像這樣上下、橫向、到處、對一切如對自己，以與慈俱行的、廣大的、變大的、無量的、無怨恨的、無惡意的心遍滿全部世間後而住。他像這樣深慮：『這位大師是這麼說、這麼見者：「有布施，有供養，有供物，有善作的、惡作的業之果與報，有此世，有他世，有母，有父，有化生眾生，在世間中有正行的、正行道的沙門、婆羅門以證智自作證後而宣說此世、他世。」如果那位大師先生之言是真實的，對我來說，我不加害任何懦弱者或堅強者，為無缺點狀態，在這兩者上我都是贏家，因為我以身、語、意防護，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將往生到善趣、天界。』他的欣悅被生；當已歡悅時，則喜被生；當意喜時，身變得寧靜；身已寧靜者感受樂；心樂者，則入定，村長！這是法之定，在那裡，如果你獲得心定，這樣，你能捨斷這困惑法。

村長！那位這麼離貪婪、離惡意、不迷亂、正知、持念的聖弟子，他以與慈俱行之心遍滿一方後而住，像這樣第二方，像這樣第三方，像這樣第四方，像這樣上下、橫向、到處、對一切如對自己，以與慈俱行的、廣大的、變大的、無量的、無怨恨的、無惡意的心遍滿全部世間後而住。他像這樣深慮：『這位大師是這麼說、這麼見者：「作、使他作，切斷、使他切斷，折磨拷打、使他折磨拷打，悲傷、使他悲傷，疲累、使他疲累，悸動、使他悸動，殺生，未給予而取、入侵人家、奪走掠奪物、攔路搶劫，誘拐人妻，說虛妄：無惡被作，如果以剃刀輪周邊使在這大地上的生類成為一肉聚、一肉堆，從此因緣而無惡，無惡的[後果]傳來；如果走恒河的南岸，殺、屠殺，切斷、使他切斷，折磨拷打、使他折磨拷打，從此因緣而無惡，無惡的[後果]傳來；如果走恒河的北岸，布施、使他布施，供養、使他供養，從此因緣而無福德，無福德的[後果]傳來；依布施，依調御，依抑制，依說真實，從此因緣而無福德，無福德的[後果]傳來。」如果那位大師先生之言是真實的，對我來說，我不加害任何懦弱者或堅強者，為無缺點狀態，在這兩者上我都是贏家，因為我以身、語、意防護，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將往生到善趣、天界。』他的欣悅被生；當已歡悅時，則喜被生；當意喜時，身變得寧靜；

身已寧靜者感受樂；心樂者，則入定，村長！這是法之定，在那裡，如果你獲得心定，這樣，你能捨斷這困惑法。

村長！那位這麼離貪婪、離惡意、不迷亂、正知、持念的聖弟子，他以與慈俱行之心遍滿一方後而住，像這樣第二方，像這樣第三方，像這樣第四方，像這樣上下、橫向、到處、對一切如對自己，以與慈俱行的、廣大的、變大的、無量的、無怨恨的、無惡意的心遍滿全部世間後而住。他像這樣深慮：『這位大師是這麼說、這麼見者：「作、使他作，切斷、使他切斷，折磨拷打、使他折磨拷打，悲傷、使他悲傷，疲累、使他疲累，悸動、使他悸動，殺生，未給予而取、入侵人家、奪走掠奪物、攔路搶劫，誘拐人妻，說虛妄：惡被作，如果以剃刀輪周邊使在這大地上的生類成為一肉聚、一肉堆，從此因緣而有惡，有惡的[後果]傳來；如果走恒河的南岸，殺、屠殺，切斷、使他切斷，折磨拷打、使他折磨拷打，從此因緣而有惡，有惡的[後果]傳來；如果走恒河的北岸，布施、使他布施，供養、使他供養，從此因緣而有福德，有福德的[後果]傳來；依布施，依調御，依抑制，依說真實，從此因緣而有福德，有福德的[後果]傳來。」如果那位大師先生之言是真實的，對我來說，我不加害任何懦弱者或堅強者，為無缺點狀態，在這兩者上我都是贏家，因為我以身、語、意防護，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將往生到善趣、天界。』他的欣悅被生；當已歡悅時，則喜被生；當意喜時，身變得寧靜；身已寧靜者感受樂；心樂者，則入定，村長！這是法之定，在那裡，如果你獲得心定，這樣，你能捨斷這困惑法。

村長！那位這麼離貪婪、離惡意、不迷亂、正知、持念的聖弟子，他以與悲俱行之心遍滿一方後而住……（中略）以與喜悅俱行之心遍滿一方後而住……（中略）。

村長！那位這麼離貪婪、離惡意、不迷亂、正知、持念的聖弟子，他以與平靜俱行之心遍滿一方後而住，像這樣第二方，像這樣第三方，像這樣第四方，像這樣上下、橫向、到處、對一切如對自己，以與平靜俱行的、廣大的、變大的、無量的、無怨恨的、無惡意的心遍滿全部世間後而住。他像這樣深慮：『這位大師是這麼說、這麼見者：「無布施，無供養，無供物，無善作的、惡作的業之果與報，無此世，無他世，無母，無父，無化生眾生，在世間中無正行的、正行道的沙門、婆羅門以證智自作證後而宣說此世、他世。」如果那位大師先生之言是真實的，對我來說，我不加害任何懦弱者或堅強者，為無缺點狀態，在這兩者上我都是贏家，因為我以身、語、意防護，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將往生到善趣、天界。』他的欣悅被生；當已歡悅時，則喜被生；當意喜時，身變得寧靜；身已寧靜者感受樂；心樂者，則入定，村長！這是法之定，在那裡，如果你獲得心定，

這樣，你能捨斷這困惑法。

村長！那位這麼離貪婪、離惡意、不迷亂、正知、持念的聖弟子，他以與平靜俱行之心遍滿一方後而住，像這樣第二方，像這樣第三方，像這樣第四方，像這樣上下、橫向、到處、對一切如對自己，以與平靜俱行的、廣大的、變大的、無量的、無怨恨的、無惡意的心遍滿全部世間後而住。他像這樣深慮：『這位大師是這麼說、這麼見者：「有布施，有供養，有供物，有善作的、惡作的業之果與報，有此世，有他世，有母，有父，有化生眾生，在世間中有正行的、正行道的沙門、婆羅門以證智自作證後而宣說此世、他世。」如果那位大師先生之言是真實的，對我來說，我不加害任何懦弱者或堅強者，為無缺點狀態，在這兩者上我都是贏家，因為我以身、語、意防護，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將往生到善趣、天界。』他的欣悅被生；當已歡悅時，則喜被生；當意喜時，身變得寧靜；身已寧靜者感受樂；心樂者，則入定，村長！這是法之定，在那裡，如果你獲得心定，這樣，你能捨斷這困惑法。

村長！那位這麼離貪婪、離惡意、不迷亂、正知、持念的聖弟子，他以與平靜俱行之心遍滿一方後而住，像這樣第二方，像這樣第三方，像這樣第四方，像這樣上下、橫向、到處、對一切如對自己，以與平靜俱行的、廣大的、變大的、無量的、無怨恨的、無惡意的心遍滿全部世間後而住。他像這樣深慮：『這位大師是這麼說、這麼見者：「作、使他作，切斷、使他切斷，折磨拷打、使他折磨拷打，悲傷、使他悲傷，疲累、使他疲累，悸動、使他悸動，殺生，未給予而取、入侵人家、奪走掠奪物、攔路搶劫，誘拐人妻，說虛妄：無惡被作，如果以剃刀輪周邊使在這大地上的生類成為一肉聚、一肉堆，從此因緣而無惡，無惡的[後果]傳來；如果走恒河的南岸，殺、屠殺，切斷、使他切斷，折磨拷打、使他折磨拷打，從此因緣而無惡，無惡的[後果]傳來；如果走恒河的北岸，布施、使他布施，供養、使他供養，從此因緣而無福德，無福德的[後果]傳來；依布施，依調御，依抑制，依說真實，從此因緣而無福德，無福德的[後果]傳來。」如果那位大師先生之言是真實的，對我來說，我不加害任何懦弱者或堅強者，為無缺點狀態，在這兩者上我都是贏家，因為我以身、語、意防護，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將往生到善趣、天界。』他的欣悅被生；當已歡悅時，則喜被生；當意喜時，身變得寧靜；身已寧靜者感受樂；心樂者，則入定，村長！這是法之定，在那裡，如果你獲得心定，這樣，你能捨斷這困惑法。

村長！那位這麼離貪婪、離惡意、不迷亂、正知、持念的聖弟子，他以與平靜俱行之心遍滿一方後而住，像這樣第二方，像這樣第三方，像這樣第四方，像這樣上下、橫向、到處、對一切如對自己，以與平靜俱行的、廣大的、變大的、

無量的、無怨恨的、無惡意的心遍滿全部世間後而住。他像這樣深慮：『這位大師是這麼說、這麼見者：「作、使他作，切斷、使他切斷，折磨拷打、使他折磨拷打，悲傷、使他悲傷，疲累、使他疲累，悸動、使他悸動，殺生，未給予而取、入侵人家、奪走掠奪物、攔路搶劫，誘拐人妻，說虛妄：惡被作，如果以剃刀輪周邊使在這大地上的生類成為一肉聚、一肉堆，從此因緣而有惡，有惡的[後果]傳來；如果走恒河的南岸，殺、屠殺，切斷、使他切斷，折磨拷打、使他折磨拷打，從此因緣而有惡，有惡的[後果]傳來；如果走恒河的北岸，布施、使他布施，供養、使他供養，從此因緣而有福德，有福德的[後果]傳來；依布施，依調御，依抑制，依說真實，從此因緣而有福德，有福德的[後果]傳來。」如果那位大師先生之言是真實的，對我來說，我不加害任何懦弱者或堅強者，為無缺點狀態，在這兩者上我都是贏家，因為我以身、語、意防護，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將往生到善趣、天界。』他的欣悅被生；當已歡悅時，則喜被生；當意喜時，身變得寧靜；身已寧靜者感受樂；心樂者，則入定，村長！這是法之定，在那裡，如果你獲得心定，這樣，你能捨斷這困惑法。』

當這麼說時，村長玻得里亞對世尊說這個：

「太偉大了，大德！太偉大了，大德！……（中略）從今天起終生歸依。」

聚落主相應完成，其攝頌：

「兇惡、普達、戰士，騎象者與騎馬者、刀師，

教說、海螺與家庭、摩尼朱羅迦，薄羅迦、羅西亞、玻得里亞。」

43. 無為相應

第一品(1-11)

1. 身至念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無為與導向無為之道，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什麼是無為呢？比丘們！凡貪的滅盡、瞋的滅盡、癡的滅盡，比丘們！這被稱為無為。

比丘們！而什麼是導向無為之道呢？是身至念，比丘們！這被稱為導向無為之道。

比丘們！像這樣，我已教導你們無為、導向無為之道。

比丘們！凡依憐愍對弟子有益的大師，出自憐愍所應作的，我已為你們做了。比丘們！有這些樹下、這些空屋，比丘們！你們要修禪！不要放逸，不要以後變得後悔，這是我們對你們的教誡。」

2. 止觀經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無為與導向無為之道，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什麼是無為呢？比丘們！凡貪的滅盡、瞋的滅盡、癡的滅盡，比丘們！這被稱為無為。

比丘們！而什麼是導向無為之道呢？是止、觀，比丘們！這被稱為導向無為之道。……（中略）。

3. 有尋有伺經

「.....而，比丘們！什麼是導向無為之道呢？是有尋有伺定、無尋唯伺定、無尋無伺定，比丘們！這被稱為導向無為之道。.....（中略）◦」

4. 空定經

「.....而，比丘們！什麼是導向無為之道呢？是空定、無相定、無願定，比丘們！這被稱為導向無為之道。.....（中略）◦」

5. 念住經

「.....而，比丘們！什麼是導向無為之道呢？是四念住，比丘們！這被稱為導向無為之道。.....（中略）◦」

6. 正勤經

「.....而，比丘們！什麼是導向無為之道呢？是四正勤，比丘們！這被稱為導向無為之道。.....（中略）◦」

7. 神足經

「.....而，比丘們！什麼是導向無為之道呢？是四神足，比丘們！這被稱為導向無為之道。.....（中略）◦」

8. 根經

「.....而，比丘們！什麼是導向無為之道呢？是五根，比丘們！這被稱為導向無為之道。.....（中略）◦」

43. 無為相應

9. 力經

「.....而，比丘們！什麼是導向無為之道呢？是五力，比丘們！這被稱為導向無為之道。.....（中略）。」

10. 覺支經

「.....而，比丘們！什麼是導向無為之道呢？是七覺支，比丘們！這被稱為導向無為之道。.....（中略）。」

11. 道經

「.....而，比丘們！什麼是導向無為之道呢？是八支聖道，比丘們！這被稱為導向無為之道。

比丘們！像這樣，我已教導你們無為、導向無為之道。

比丘們！凡依憐愍對弟子有益的大師，出自憐愍所應作的，我已為你們做了。比丘們！有這些樹下、這些空屋，比丘們！你們要修禪！不要放逸，不要以後變得後悔，這是我們對你們的教誡。」

第一品，其攝頌：

「身、止、有尋，空、念住，
正勤、神足，根、力、覺支，
以道為第十一，被說為它的攝頌。」

第二品(12-44)

12. 無為經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無為與導向無為之道，你們要聽它！」

43. 無為相應

比丘們！什麼是無為呢？比丘們！凡貪的滅盡、瞋的滅盡、癡的滅盡，比丘們！這被稱為無為。

比丘們！而什麼是導向無為之道呢？是止，比丘們！這被稱為導向無為之道。

比丘們！像這樣，我已教導你們無為、導向無為之道。

比丘們！凡依憐愍對弟子有益的大師，出自憐愍所應作的，我已為你們做了。比丘們！有這些樹下、這些空屋，比丘們！你們要修禪！不要放逸，不要以後變得後悔，這是我們對你們的教誡。」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無為與導向無為之道，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什麼是無為呢？比丘們！凡貪的滅盡、瞋的滅盡、癡的滅盡，比丘們！這被稱為無為。

比丘們！而什麼是導向無為之道呢？是觀，比丘們！這被稱為導向無為之道。

比丘們！像這樣，我已教導你們無為、導向無為之道。

.....（中略）這是我們對你們的教誡。」

「比丘們！而什麼是導向無為之道呢？是有尋有伺定，比丘們！這被稱為導向無為之道。.....（中略）。」

「比丘們！而什麼是導向無為之道呢？是無尋唯伺定，比丘們！這被稱為導向無為之道。.....（中略）。」

「比丘們！而什麼是導向無為之道呢？是無尋無伺定，比丘們！這被稱為導向無為之道。.....（中略）。」

「比丘們！而什麼是導向無為之道呢？是空定，比丘們！這被稱為導向無為之道。.....（中略）。」

「比丘們！而什麼是導向無為之道呢？是無相定，比丘們！這被稱為導向無為之道。.....（中略）。」

「比丘們！而什麼是導向無為之道呢？是無願定，比丘們！這被稱為導向無為之道。.....（中略）。」

「比丘們！而什麼是導向無為之道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住於在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比丘們！這被稱為導向無為之道。.....（中略）。」

「比丘們！而什麼是導向無為之道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住於在受上隨觀受.....（中略）比丘們！這被稱為導向無為之道。.....（中略）。」

「比丘們！而什麼是導向無為之道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住於在心上隨觀

43. 無為相應

心.....（中略）比丘們！這被稱為導向無為之道。.....（中略）。

「比丘們！而什麼是導向無為之道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住於在法上隨觀法.....（中略）比丘們！這被稱為導向無為之道。.....（中略）。

「比丘們！而什麼是導向無為之道呢？比丘們！這裡，比丘為了未生起的惡不善法之不生起而生欲，努力、生起活力、盡心、勤奮，比丘們！這被稱為導向無為之道。.....（中略）。

「比丘們！而什麼是導向無為之道呢？比丘們！這裡，比丘為了已生起的惡不善法之捨斷而生欲，努力、生起活力、盡心、勤奮，比丘們！這被稱為導向無為之道。.....（中略）。

「比丘們！而什麼是導向無為之道呢？比丘們！這裡，比丘為了未生起的善法之生起而生欲，努力、生起活力、盡心、勤奮，比丘們！這被稱為導向無為之道。.....（中略）。

「比丘們！而什麼是導向無為之道呢？比丘們！這裡，比丘為了已生起的善法之存續、不消失、增加、擴大、修習圓滿而生欲，努力、生起活力、盡心、勤奮，比丘們！這被稱為導向無為之道。.....（中略）。

「比丘們！而什麼是導向無為之道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修習**具備欲定勤奮之行的神足**，比丘們！這被稱為導向無為之道。.....（中略）。

「比丘們！而什麼是導向無為之道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修習**具備活力定勤奮之行的神足**，比丘們！這被稱為導向無為之道。.....（中略）。

「比丘們！而什麼是導向無為之道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修習**具備心定勤奮之行的神足**，比丘們！這被稱為導向無為之道。.....（中略）。

「比丘們！而什麼是導向無為之道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修習**具備考察定勤奮之行的神足**，比丘們！這被稱為導向無為之道。.....（中略）。

「比丘們！而什麼是導向無為之道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信根，比丘們！這被稱為導向無為之道。.....（中略）。

「比丘們！而什麼是導向無為之道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中略）修習**活力根**，比丘們！這被稱為導向無為之道。.....（中略）。

「比丘們！而什麼是導向無為之道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中略）修習念根，比丘們！這被稱為導向無為之道。.....（中略）。

「比丘們！而什麼是導向無為之道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中略）修習定根，比丘們！這被稱為導向無為之道。.....（中略）。

「比丘們！而什麼是導向無為之道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

43. 無為相應

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慧根，比丘們！這被稱為導向無為之道。……（中略）。」

「比丘們！而什麼是導向無為之道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中略）修習信力，比丘們！這被稱為導向無為之道。……（中略）。」

「比丘們！而什麼是導向無為之道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中略）修習活力之力，比丘們！這被稱為導向無為之道。……（中略）。」

「比丘們！而什麼是導向無為之道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中略）修習念力，比丘們！這被稱為導向無為之道。……（中略）。」

「比丘們！而什麼是導向無為之道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中略）修習定力，比丘們！這被稱為導向無為之道。……（中略）。」

「比丘們！而什麼是導向無為之道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慧力，比丘們！這被稱為導向無為之道。……（中略）。」

「比丘們！而什麼是導向無為之道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中略）修習念覺支，比丘們！這被稱為導向無為之道。……（中略）。」

「比丘們！而什麼是導向無為之道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中略）修習擇法覺支……（中略）修習活力覺支……（中略）修習喜覺支……（中略）修習寧靜覺支……（中略）修習定覺支，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平靜覺支，比丘們！這被稱為導向無為之道。……（中略）。」

「比丘們！而什麼是導向無為之道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正見，比丘們！這被稱為導向無為之道。……（中略）。」

「比丘們！而什麼是導向無為之道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中略）修習正志……（中略）修習正語……（中略）修習正業……（中略）修習正命……（中略）修習正精進……（中略）修習正念。」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無為與導向無為之道，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什麼是無為呢？……（中略）。

比丘們！而什麼是導向無為之道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正定，比丘們！這被稱為導向無為之道。

比丘們！像這樣，我已教導你們無為、導向無為之道。

比丘們！凡依憐愍對弟子有益的大師，出自憐愍所應作的，我已為你們做了。比丘們！有這些樹下、這些空屋，比丘們！你們要修禪！不要放逸，不要以後變得後悔，這是我們對你們的教誡。」

13. 無彎曲經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無彎曲與導向無彎曲之道，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什麼是無彎曲呢？……（中略）。」（應該如無為那樣使之詳細）

14-43. 無煩惱經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無煩惱與導向無煩惱之道，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什麼是無煩惱呢？……（中略）。」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真理與導向真理之道，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什麼是真理呢？……（中略）。」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彼岸與導向彼岸之道，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什麼是彼岸呢？……（中略）。」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微妙的與導向微妙的之道，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什麼是微妙的呢？……（中略）。」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極難見的與導向極難見的之道，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什麼是極難見的呢？……（中略）。」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不老的與導向不老的之道，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什麼是不老的呢？……（中略）。」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堅固的與導向堅固的之道，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什麼是堅固的呢？……（中略）。」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不敗壞的與導向不敗壞的之道，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什麼是不敗壞的呢？……（中略）。」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不可見與導向不可見之道，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什麼是不可見呢？……（中略）。」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無虛妄與導向無虛妄之道，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什麼是無虛妄呢？……（中略）。」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寂靜的與導向寂靜的之道，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什麼是寂靜的呢？……（中略）。」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不死的與導向不死的之道，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什麼是不死的呢？……（中略）。」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勝妙的與導向勝妙的之道，你們要聽它！」

43. 無為相應

比丘們！什麼是勝妙的呢？……（中略）。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吉祥的與導向吉祥之道，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什麼是吉祥的呢？……（中略）。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安穩的與導向安穩之道，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什麼是安穩的呢？……（中略）。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渴愛的滅盡與導向渴愛的滅盡之道，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什麼是渴愛的滅盡呢？……（中略）。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不可思議的與導向不可思議之道，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什麼是不可思議的呢？……（中略）。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未曾有的與導向未曾有的之道，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什麼是未曾有的呢？……（中略）。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無災的與導向無災之道，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什麼是無災的呢？……（中略）。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無災法與導向無災法之道，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什麼是無災法呢？……（中略）。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涅槃與導向涅槃之道，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什麼是涅槃呢？……（中略）。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無惱害的與導向無惱害之道，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什麼是無惱害的呢？……（中略）。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離貪與導向離貪之道，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什麼是離貪呢？……（中略）。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清淨的與導向清淨之道，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什麼是清淨的呢？……（中略）。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解脫與導向解脫之道，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什麼是解脫呢？……（中略）。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無阿賴耶與導向無阿賴耶之道，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什麼是無阿賴耶呢？……（中略）。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洲(島)與導向洲之道，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什麼是洲呢？……（中略）。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庇護所與導向庇護所之道，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什麼是庇護所呢？……（中略）。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救護所與導向救護所之道，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什麼是救護所呢？……（中略）。

43. 無為相應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歸依處與導向歸依處之道，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什麼是歸依處呢？……（中略）。」

44. 彼岸經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彼岸與導向彼岸之道，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什麼是彼岸呢？比丘們！凡貪的滅盡、瞋的滅盡、癡的滅盡，比丘們！這被稱為彼岸。
比丘們！而什麼是導向彼岸之道呢？是身至念，比丘們！這被稱為導向彼岸之道。

比丘們！像這樣，我已教導你們彼岸、導向彼岸之道。

比丘們！凡依憐愍對弟子有益的大師，出自憐愍所應作的，我已為你們做了。比丘們！有這些樹下、這些空屋，比丘們！你們要修禪！不要放逸，不要以後變得後悔，這是我們對你們的教誡。」（應該如無為那樣使之詳細）

第二品，其攝頌：

「無為、無彎曲、無煩惱，真理、彼岸、微妙的、極難見的，
不老的、堅固的、不敗壞的，不可見、無虛妄、寂靜的。
不死的、極妙的、吉祥的、安穩的，渴愛的滅盡、不可思議的、未曾有的，
無災的、無災法，涅槃，此為善逝所教導。
無惱害的、離貪，清淨的、解脫、無執著，
島、庇護所、救護所，歸依處、彼岸。」
無為相應完成。

44. 無記相應

1. 識摩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

當時，識摩比丘尼在憍薩羅國進行遊行，在舍衛城與娑雞多城中途的兜樂那哇堵入住。

那時，當憍薩羅國波斯匿王從娑雞多城去舍衛城時，在娑雞多城與舍衛城中途的兜樂那哇堵入住一夜。

那時，憍薩羅國波斯匿王召喚某位男子：

「喂！男子！來！你去找在兜樂那哇堵中我今日能訪問的沙門或婆羅門。」

「是的，陛下！」那位男子回答憍薩羅國波斯匿王後，找遍整個兜樂那哇堵，沒看見憍薩羅國波斯匿王能訪問的沙門或婆羅門。那位男子看見在兜樂那哇堵入住的識摩比丘尼。看見後，去見憍薩羅國波斯匿王。抵達後，對憍薩羅國波斯匿王說這個：

「陛下！在兜樂那哇堵中沒有陛下能訪問的沙門或婆羅門，但，陛下！有一位名叫識摩的比丘尼，她是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的女弟子，而那位聖尼有這樣的好名聲被傳播著：『她是賢智者、聰明者、有智慧者、多聞者、雄辯者、應辯善巧者。』請陛下拜訪她。」

那時，憍薩羅國波斯匿王去見識摩比丘尼。抵達後，向識摩比丘尼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憍薩羅國波斯匿王對識摩比丘尼說這個：

「怎麼樣？聖尼！死後如來存在嗎？」

「大王！這不被世尊所記說：『死後如來存在。』」

「聖尼！那樣的話，怎麼樣？死後如來不存在嗎？」

「大王！這不被世尊所記說：『死後如來不存在。』」

「怎麼樣？聖尼！死後如來存在且不存在嗎？」

「大王！這不被世尊所記說：『死後如來存在且不存在。』」

「聖尼！那樣的話，怎麼樣？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嗎？」

「大王！這不被世尊所記說：『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

「聖尼！當被像這樣問：『怎麼樣？聖尼！死後如來存在嗎？』你說：『大王！這不被世尊所記說：「死後如來存在。」』當被像這樣問：『聖尼！那樣的

話，怎麼樣？死後如來不存在嗎？」你說：『大王！這不被世尊所記說：「死後如來不存在。」』當被像這樣問：『怎麼樣？聖尼！死後如來存在且不存在？』你說：『大王！這不被世尊所記說：「死後如來存在且不存在。」』當被像這樣問：『聖尼！那樣的話，怎麼樣？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嗎？』你說：『大王！這不被世尊所記說：「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聖尼！什麼因、什麼緣因而這不被沙門喬達摩記說？」

「大王！那樣的話，就這個情形我要反問你，你就如對你能接受的那樣回答它。大王！你怎麼想：你有任何會計師或查驗員或計算者能計算在恒河中的沙：『有這麼多粒沙。』或『有這麼多百粒沙。』或『有這麼多千粒沙。』或『有這麼多十萬粒沙。』嗎？」

「不，聖尼！」

「又，大王！你有任何會計師或查驗員或計算者能計算在大海中的水：『有這麼多升水。』或『有這麼多百升水。』或『有這麼多千升水。』或『有這麼多十萬升水。』嗎？」

「不，聖尼！那是什麼原因呢？聖尼！大海是深的、不可測量的、難被深入了解的。」

「同樣的，大王！當凡以色安立如來時，能安立那如來的色已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大王！從色的名稱解脫的如來是甚深的、不能計量的，難被深入了解的，猶如大海，『死後如來存在』不適用，『死後如來不存在』不適用，『死後如來存在且不存在』不適用，『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不適用。

當凡以受安立如來時，能安立那如來的受已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大王！從受的名稱解脫的如來是甚深的、不能計量的，難被深入了解的，猶如大海，『死後如來存在』不適用，『死後如來不存在』不適用，『死後如來存在且不存在』不適用，『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不適用。

當凡以想……（中略）當凡以行安立如來時，能安立那如來的行已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大王！從行的名稱解脫的如來是甚深的、不能計量的，難被深入了解的，猶如大海，『死後如來存在』不適用，『死後如來不存在』不適用，『死後如來存在且不存在』不適用，『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不適用。

當凡以識安立如來時，能安立那如來的識已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大王！從識的名稱解脫的如來是甚深

的、不能計量的，難被深入了解的，猶如大海，『死後如來存在』不適用，『死後如來不存在』不適用，『死後如來存在且不存在』不適用，『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不適用。』

那時，憍薩羅國波斯匿王歡喜、隨喜讖摩比丘尼所說後，從座位起來後向讖摩比丘尼問訊，然後作右繞，接著離開。

那時，過些時候，憍薩羅國波斯匿王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憍薩羅國波斯匿王對世尊說這個：

「怎麼樣？大德！死後如來存在嗎？」

「大王！這不被我所記說：『死後如來存在。』」

「那樣的話，怎麼樣？大德！死後如來不存在嗎？」

「大王！這不被我所記說：『死後如來不存在。』」

「怎麼樣？大德！死後如來存在且不存在嗎？」

「大王！這不被我所記說：『死後如來存在且不存在。』」

「那樣的話，怎麼樣？大德！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嗎？」

「大王！這不被我所記說：『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

「大德！當被像這樣問：『怎麼樣？大德！死後如來存在嗎？』你說：『大王！這不被我所記說：「死後如來存在。」』當被像這樣問：『那樣的話，怎麼樣？大德！死後如來不存在嗎？』你說：『大王！這不被我所記說：「死後如來不存在。」』當被像這樣問：『怎麼樣？大德！死後如來存在且不存在？』你說：『大王！這不被我所記說：「死後如來存在且不存在。」』當被像這樣問：『那樣的話，怎麼樣？大德！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嗎？』你說：『大王！這不被我所記說：「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大德！什麼因、什麼緣因而這不被世尊記說？」

「大王！那樣的話，就這個情形我要反問你，你就如對你能接受的那樣回答它。大王！你怎麼想：你有任何會計師或查驗員或計算者能計算在恒河中的沙：『有這麼多粒沙。』……（中略）或『有這麼多十萬粒沙。』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又，大王！你有任何會計師或查驗員或計算者能計算在大海中的水：『有這麼多升水。』……（中略）或『有這麼多十萬升水。』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那是什麼原因呢？大德！大海是深的、不可測量的、難被深入了解的。」

「同樣的，大王！當凡以色安立如來時，能安立那如來的色已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大王！從色的名稱解

脫的如來是甚深的、不能計量的，難被深入了解的，猶如大海，『死後如來存在』不適用……（中略）『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不適用。

當凡以受……（中略）當凡以想……（中略）當凡以行……（中略）當凡以識安立如來時，能安立那如來的識已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大王！從識的名稱解脫的如來是甚深的、不能計量的，難被深入了解的，猶如大海，『死後如來存在』不適用，『死後如來不存在』不適用，『死後如來存在且不存在』不適用，『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不適用。」

「不可思議啊，大德！未曾有啊，大德！實在是因為大師與弟子的道理與道理、字句與字句會合、集合而不相違，即：在最勝句上。」

大德！這裡，有一次，我去見識摩比丘尼後，問這件事，那位聖尼以這些句、以這些字句對我解說，猶如世尊。

不可思議啊，大德！未曾有啊，大德！實在是因為大師與弟子的道理與道理、字句與字句會合、集合而不相違，即：在最勝句上。」

好了，大德！現在我們要走了，我們很忙，有很多該做的事。」

「大王！現在是那個你考量的時間」

那時，憍薩羅國波斯匿王歡喜、隨喜世尊所說後，從座位起來後向世尊問訊，然後作右繞，接著離開。

2. 阿奴羅度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毘舍離大林重閣講堂。

當時，尊者阿奴羅度住在離世尊不遠處的林野小屋中。

那時，眾多其他外道遊行者去見尊者阿奴羅度。抵達後，與尊者阿奴羅度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那些其他外道遊行者對尊者阿奴羅度說這個：

「阿奴羅度道友！當安立最高的人、無上的人、已證得無上成就的如來時，在這四個地方安立：『死後如來存在』，或『死後如來不存在』，或『死後如來存在且不存在』，或『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

當這麼說時，尊者阿奴羅度對那些其他外道遊行者說這個：

「道友！當安立最高的人、無上的人、已證得無上成就的如來時，在這四個以外的地方安立：『死後如來存在』，或『死後如來不存在』，或『死後如來存

在且不存在』，或『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

當這麼說時，其他外道遊行者們對尊者阿奴羅度說這個：

「這位一定是新比丘，出家不久，或者是愚笨的、無能的上座。」

那時，其他外道遊行者們以「新的、愚笨的」之語貶抑尊者阿奴羅度後，從座位起來後離開。

那時，當那些其他外道遊行者離開不久，尊者阿奴羅度這麼想：

「如果那些其他外道遊行者進一步問我，那麼，我怎樣對那些其他外道遊行者解說，才會是世尊的所說之說，而且不會以不實而毀謗世尊，能法、隨法地解說，而不讓任何如法的種種說來到應該被呵責處呢？」

那時，尊者阿奴羅度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阿奴羅度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這裡，我住在離世尊不遠處的林野小屋中，大德！那時，眾多其他外道遊行者來見我，抵達後，與我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那些其他外道遊行者對我說這個：『阿奴羅度道友！當安立最高的人、無上的人、已證得無上成就的如來時，在這四個地方安立：「死後如來存在」……（中略）或「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大德！當這麼說時，我對那些其他外道遊行者說這個：『道友！當安立最高的人、無上的人、已證得無上成就的如來時，在這四個以外的地方安立：「死後如來存在」……（中略）或「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大德！當這麼說時，其他外道遊行者們對我說這個：『這位一定是新比丘，出家不久，或者是愚笨的、無能的上座。』大德！那時，其他外道遊行者們以『新的、愚笨的』之語貶抑我後，從座位起來後離開。大德！那時，當那些其他外道遊行者離開不久，我這麼想：『如果那些其他外道遊行者進一步問我，那麼，我怎樣對那些其他外道遊行者解說，才會是世尊的所說之說，而且不會以不實而毀謗世尊，能法、隨法地解說，而不讓任何如法的種種說來到應該被呵責處呢？』」

「阿奴羅度！你怎麼想：色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是苦的，或是樂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苦的、變易法，你適合認為：『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的真我。』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受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 (中略)

想..... (中略) 行..... (中略)

「識是常的，或是無常的呢？」

「無常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是苦的，或是樂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為無常的、苦的、變易法，你認為：『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的真我。』是否適當的呢？」

「大德！這確實不是。」

「阿奴羅度！因此，在這裡，凡任何色：過去、未來、現在，或內、或外，或粗、或細，或下劣、或勝妙，或遠、或近，所有色：『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這個應該以正確之慧如實被看見。

凡任何受：過去、未來、現在.....凡任何想.....凡任何行.....凡任何識：過去、未來、現在，或內、或外，或粗、或細，或下劣、或勝妙，或遠、或近，所有識：『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這樣這個應該以正確之慧如實被看見。

阿奴羅度！這麼看的有聽聞之聖弟子在色上厭，在受上厭，在想上厭，在行上厭，在識上厭；厭者離染，從離貪而被解脫，在已解脫時，有『[這是]解脫』之智，他知道：『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阿奴羅度！你怎麼想：你認為『色是如來』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你認為『受是如來』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你認為『想是如來』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你認為『行是如來』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你認為『識是如來』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阿奴羅度！你怎麼想：你認為『如來在色中』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你認為『如來在色以外的其它處』嗎？」

「不，大德。」

「你認為在受中……（中略）在受以外的其它處……（中略）在想中……（中略）在想以外的其它處……（中略）在行中……（中略）在行以外的其它處……（中略）你認為『如來在在識中』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你認為『如來在識以外的其它處』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阿奴羅度！你怎麼想：你認為『色、受、想、行、識[合起來]是如來』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阿奴羅度！你怎麼想：你認為『那無色、無受、無想、無行、無識者是如來』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這裡，阿奴羅度！就在此生中，當真實的、實際的如來未被你發現時，你適合對他們宣稱：『道友！當安立最高的人、無上的人、已證得無上成就的如來時，在這四個以外的地方安立：「死後如來存在」……（中略）或「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阿奴羅度！**好！好！**阿奴羅度！從以前到現在，我只安立苦以及苦之滅。」

3. 舍利弗與拘繩羅經

有一次，尊者舍利弗與尊者摩訶拘繩羅，住在波羅奈鹿仙人墜落處的鹿野苑。

那時，尊者摩訶拘繩羅在傍晚時，從獨坐中出來，去見尊者舍利弗。抵達後，與尊者舍利弗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摩訶拘繩羅對尊者舍利弗說這個：

「怎麼樣？舍利弗**學友**！死後如來存在嗎？」

「學友！這不被**世尊所記說**：『死後如來存在。』」

「學友！那樣的話，怎麼樣？死後如來不存在嗎？」

「學友！這不被世尊所記說：『死後如來不存在。』」

「怎麼樣？學友！死後如來存在且不存在嗎？」

「學友！這不被世尊所記說：『死後如來存在且不存在。』」

「學友！那樣的話，怎麼樣？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嗎？」

「學友！這不被世尊所記說：『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

「學友！當被像這樣問：『怎麼樣？學友！死後如來存在嗎？』你說：『學友！這不被世尊所記說：『死後如來存在。』』……（中略）當被像這樣問：『學友！那樣的話，怎麼樣？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嗎？』你說：『學友！這不被世尊所記說：『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學友！什麼因、什麼緣因而這不被世尊記說？」

「學友！『死後如來存在。』這是色之類；『死後如來不存在。』這是色之類；『死後如來存在且不存在。』這是色之類；『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這是色之類。學友！『死後如來存在。』這是受之類；『死後如來不存在。』這是受之類；『死後如來存在且不存在。』這是受之類；『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這是受之類。學友！『死後如來存在。』這是想之類；『死後如來不存在。』這是想之類；『死後如來存在且不存在。』這是想之類；『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這是想之類。學友！『死後如來存在。』這是行之類；『死後如來不存在。』這是行之類；『死後如來存在且不存在。』這是行之類；『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這是行之類。學友！『死後如來存在。』這是識之類；『死後如來不存在。』這是識之類；『死後如來存在且不存在。』這是識之類；『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這是識之類。學友！這是因、這是緣，依此而這不被世尊記說。」

4. 舍利弗與拘繩羅經

有一次，尊者舍利弗與尊者摩訶拘繩羅，住在波羅奈鹿仙人墜落處的鹿野苑。……（中略）（如前經所問）

「學友！什麼因、什麼緣因而這不被世尊記說？」

「學友！不如實知、見色者；不如實知、見色集者；不如實知、見色滅者；不如實知、見導向色滅道跡者，他會想：『死後如來存在。』他會想：『死後如來不存在。』他會想：『死後如來存在且不存在。』他會想：『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受……（中略）想……（中略）行……（中略）不如實知、見識者；不如實知、見識集者；不如實知、見識滅者；不如實知、見導向識滅道跡

者，他會想：『死後如來存在。』他會想：『死後如來不存在。』他會想：『死後如來存在且不存在。』他會想：『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

學友！但，如實知、見色者；如實知、見色集者；如實知、見色滅者；如實知、見導向色滅道跡者，他不會想：『死後如來存在。』……（中略）他不會想：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受……（中略）想……（中略）行……（中略）如實知、見識者；如實知、見識集者；如實知、見識滅者；如實知、見導向識滅道跡者，他不會想：『死後如來存在。』他不會想：『死後如來不存在。』他不會想：『死後如來存在且不存在。』他不會想：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

學友！這是因、這是緣，依此而這不被世尊記說。」

5. 舍利弗與拘緜羅經

有一次，尊者舍利弗與尊者摩訶拘緜羅，住在波羅奈鹿仙人墜落處的鹿野苑。……（中略）（如前經所問）

「學友！什麼因、什麼緣因而這不被世尊記說？」

「學友！對於色未離貪、未離意欲、未離情愛、未離渴望、未離熱惱、未離渴愛者，他會想：『死後如來存在。』……（中略）他會想：『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受……（中略）想……（中略）行……（中略）對於識未離貪、未離意欲、未離情愛、未離渴望、未離熱惱、未離渴愛者，他會想：『死後如來存在。』……（中略）他會想：『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

學友！但，對於色已離貪……（中略）受……（中略）想……（中略）行……（中略）對於識已離貪、已離意欲、已離情愛、已離渴望、已離熱惱、已離渴愛者，他不會想：『死後如來存在。』……（中略）他不會想：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

學友！這是因、這是緣，依此而這不被世尊記說。」

6. 舍利弗與拘緜羅經

有一次，尊者舍利弗與尊者摩訶拘緜羅，住在波羅奈鹿仙人墜落處的鹿野苑。

那時，尊者舍利弗在傍晚時，從獨坐中出來，去見尊者摩訶拘絺羅。抵達後，與尊者摩訶拘絺羅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對尊者摩訶拘絺羅說這個：

「怎麼樣？拘絺羅學友！死後如來存在嗎？」

..... (中略)

「.....當被像這樣問：『學友！那樣的話，怎麼樣？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嗎？』你說：『學友！這不被世尊所記說：「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學友！什麼因、什麼緣因而這不被世尊記說？」

「學友！對樂色、已樂色、已喜色、不如實知見色之滅者來說，他會想：『死後如來存在。』他會想：『死後如來不存在。』他會想：『死後如來存在且不存在。』他會想：『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學友！對樂受、已樂受、已喜受、不如實知見受之滅者來說，他會想：『死後如來存在。』..... (中略) 學友！對樂想..... (中略) 學友！對樂行..... (中略) 學友！對樂識、已樂識、已喜識、不如實知見識之滅者來說，他會想：『死後如來存在。』..... (中略) 他會想：『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

學友！但，對不樂色、不已樂色、不已喜色、如實知見色之滅者來說，他不會想：『死後如來存在。』..... (中略) 他不會想：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學友！對不樂受..... (中略) 學友！對不樂想..... (中略) 學友！對不樂行..... (中略) 學友！對不樂識、不已樂識、不已喜識、如實知見識之滅者來說，他不會想：『死後如來存在。』..... (中略) 他不會想：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

學友！這是因、這是緣，依此而這不被世尊記說。」

「學友！會有其他法門，依此而這不被世尊記說嗎？」

「學友！會有的。學友！對樂有、已樂有、已喜有、不如實知見有之滅者來說，他會想：『死後如來存在。』..... (中略) 他會想：『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學友！但，對不樂有、不已樂有、不已喜有、如實知見有之滅者來說，他不會想：『死後如來存在。』..... (中略) 他不會想：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學友！這是因、這是緣，依此而這不被世尊記說。」

「學友！會有其他法門，依此而這不被世尊記說嗎？」

「學友！會有的。學友！對樂取、已樂取、已喜取、不如實知見取之滅者來說，他會想：『死後如來存在。』..... (中略) 他會想：『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學友！但，對不樂取、不已樂取、不已喜取、如實知見取之滅者來說，他不會想：『死後如來存在。』..... (中略) 他不會想：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

非不存在。』學友！這是因、這是緣，依此而這不被世尊記說。」

「學友！會有其他法門，依此而這不被世尊記說嗎？」

「學友！會有的。學友！對樂渴愛、已樂渴愛、已喜渴愛、不如實知見渴愛之滅者來說，他會想：『死後如來存在。』……（中略）他會想：『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學友！但，對不樂渴愛、不已樂渴愛、不已喜渴愛、如實知見渴愛之滅者來說，他不會想：『死後如來存在。』……（中略）他不會想：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學友！這是因、這是緣，依此而這不被世尊記說。」

「學友！會有其他法門，依此而這不被世尊記說嗎？」

「舍利弗學友！現在，在這裡，在此之外，你還想要什麼呢？舍利弗學友！對渴愛之滅盡而解脫的比丘來說，沒有輪迴的安立。」

7. 目犍連經

那時，遊行者婆蹉氏去見尊者目犍連。抵達後，與尊者目犍連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遊行者婆蹉氏對尊者目犍連說這個：

「怎麼樣？目犍連先生！世界是常恆的嗎？」

「婆蹉！這不被世尊所記說：『世界是常恆的。』」

「目犍連先生！那樣的話，怎麼樣？世界是非常恆的嗎？」

「婆蹉！這不被世尊所記說：『世界是非常恆的。』」

「怎麼樣？目犍連先生！世界是有邊的嗎？」

「婆蹉！這不被世尊所記說：『世界是有邊的。』」

「目犍連先生！那樣的話，怎麼樣？世界是無邊的嗎？」

「婆蹉！這不被世尊所記說：『世界是無邊的。』」

「怎麼樣？目犍連先生！命即是身體嗎？」

「婆蹉！這不被世尊所記說：『命即是身體。』」

「目犍連先生！那樣的話，怎麼樣？命是一身體是另一嗎？」

「婆蹉！這不被世尊所記說：『命是一身體是另一。』」

「怎麼樣？目犍連先生！死後如來存在嗎？」

「婆蹉！這不被世尊所記說：『死後如來存在。』」

「目犍連先生！那樣的話，怎麼樣？死後如來不存在嗎？」

「婆蹉！這不被世尊所記說：『死後如來不存在。』」

「怎麼樣？目捷連先生！死後如來存在且不存在嗎？」

「婆蹉！這不被世尊所記說：『死後如來存在且不存在。』」

「目捷連先生！那樣的話，怎麼樣？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嗎？」

「婆蹉！這不被世尊所記說：『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

「目捷連先生！什麼因、什麼緣，當對其他外道遊行者們這麼問時，他們這麼回答：『世界是常恆的，或世界是非常恆的，或世界是有邊的，或世界是無邊的，或命即是身體，或命是一身體是另一，或死後如來存在，或死後如來不存在，或死後如來存在且不存在，或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呢？』又，目捷連先生！什麼因、什麼緣，當對沙門喬達摩這麼問時，他不這麼回答：『世界是常恆的，或世界是非常恆的，或世界是有邊的，或世界是無邊的，或命即是身體，或命是一身體是另一，或死後如來存在，或死後如來不存在，或死後如來存在且不存在，或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呢？』」

「婆蹉！其他外道遊行者們認為眼：『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的真我。』……（中略）認為舌：『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的真我。』……（中略）認為意：『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的真我。』因此，當對其他外道遊行者們這麼問時，他們這麼回答：『世界是常恆的……（中略）或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

婆蹉！但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認為眼：『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中略）認為舌：『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中略）認為意：『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因此，當對如來這麼問時，他不這麼回答：『世界是常恆的……（中略）或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

那時，遊行者婆蹉氏從座位起來後去見世尊。抵達後，與世尊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遊行者婆蹉氏對世尊說這個：

「怎麼樣？喬達摩先生！世界是常恆的嗎？」

「婆蹉！這不被我所記說：『世界是常恆的。』」……（中略）

「喬達摩先生！那樣的話，怎麼樣？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嗎？」

「婆蹉！這不被我所記說：『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

「喬達摩先生！什麼因、什麼緣，當對其他外道遊行者們這麼問時，他們這麼回答：『世界是常恆的……（中略）或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呢？』又，喬達摩先生！什麼因、什麼緣，當對喬達摩先生這麼問時，他不這麼回答：『世

界是常恆的.....（中略）或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呢？』」

「婆蹉！其他外道遊行者們認為眼：『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的真我。』.....（中略）認為舌：『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的真我。』.....（中略）認為意：『這是我的，我是這個，這是我的真我。』因此，當對其他外道遊行者們這麼問時，他們這麼回答：『世界是常恆的.....（中略）或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

婆蹉！但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認為眼：『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中略）認為舌：『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中略）認為意：『這不是我的，我不是這個，這不是我的真我。』因此，當對如來這麼問時，他不這麼回答：『世界是常恆的，或世界是非常恆的，或世界是有邊的，或世界是無邊的，或命即是身體，或命是一身體是另一，或死後如來存在，或死後如來不存在，或死後如來存在且不存在，或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

「不可思議啊，喬達摩先生！未曾有啊，喬達摩先生！實在是因為大師與弟子的道理與道理、字句與字句會合、集合而不相違，即：在最勝句上。

喬達摩先生！這裡，我去見沙門目犍連後，問這件事，沙門目犍連以這些句、以這些字句對我解說，猶如喬達摩尊師。

不可思議啊，喬達摩先生！未曾有啊，喬達摩先生！實在是因為大師與弟子的道理與道理、字句與字句會合、集合而不相違，即：在最勝句上。」

8. 婆蹉氏經

那時，遊行者婆蹉氏去見世尊。抵達後，與世尊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遊行者婆蹉氏對世尊說這個：

「怎麼樣？喬達摩先生！世界是常恆的嗎？」

「婆蹉！這不被我所記說：『世界是常恆的。』」.....（中略）

「喬達摩先生！那樣的話，怎麼樣？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嗎？」

「婆蹉！這不被我所記說：『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

「喬達摩先生！什麼因、什麼緣因而當對其他外道遊行者們這麼問時，他們這麼回答：『世界是常恆的.....（中略）或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呢？』又，喬達摩先生！什麼因、什麼緣因而當對喬達摩先生這麼問時，他不這麼回答：『世界是常恆的.....（中略）或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呢？』」

「婆蹉！其他外道遊行者們認為色是我，或我擁有色，或色在我中，或我在色中，認為受是我……（中略）想……（中略）行……（中略）認為識是我，或我擁有識，或識在我中，或我在識中，因此，當對其他外道遊行者們這麼問時，他們這麼回答：『世界是常恆的……（中略）或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

婆蹉！但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不認為色是我，或我擁有色，或色在我中，或我在色中，不認為受是我……（中略）不認為想……（中略）不認為行……（中略）不認為識是我，或我擁有識，或識在我中，或我在識中，因此，當對如來這麼問時，他不這麼回答：『世界是常恆的……（中略）或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

那時，遊行者婆蹉氏從座位起來後去見尊者目犍連。抵達後，與尊者目犍連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遊行者婆蹉氏對尊者目犍連說這個：

「怎麼樣？目犍連先生！世界是常恆的嗎？」

「婆蹉！這不被世尊所記說：『世界是常恆的。』」……（中略）

「目犍連先生！那樣的話，怎麼樣？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嗎？」

「婆蹉！這不被世尊所記說：『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

「目犍連先生！什麼因、什麼緣因而當對其他外道遊行者們這麼問時，他們這麼回答：『世界是常恆的……（中略）或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呢？』又，目犍連先生！什麼因、什麼緣因而當對沙門喬達摩這麼問時，他不這麼回答：『世界是常恆的……（中略）或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呢？』」

「婆蹉！其他外道遊行者們認為色是我，或我擁有色，或色在我中，或我在色中，認為受是我……（中略）想……（中略）行……（中略）認為識是我，或我擁有識，或識在我中，或我在識中，因此，當對其他外道遊行者們這麼問時，他們這麼回答：『世界是常恆的……（中略）或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

婆蹉！但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不認為色是我，或我擁有色，或色在我中，或我在色中，不認為受是我……（中略）不認為想……（中略）不認為行……（中略）不認為識是我，或我擁有識，或識在我中，或我在識中，因此，當對如來這麼問時，他不這麼回答：『世界是常恆的，或世界是非常恆的，或世界是有邊的，或世界是無邊的，或命即是身體，或命是一身體是另一，或死後如來存在，或死後如來不存在，或死後如來存在且不存在，或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

「不可思議啊，目犍連先生！未曾有啊，目犍連先生！實在是因為大師與弟子的道理與道理、字句與字句會合、集合而不相違，即：在最勝句上。

目犍連先生！這裡，我去見沙門喬達摩後，問這件事，沙門喬達摩以這些句、以這些字句對我解說，猶如目犍連尊師。

不可思議啊，目犍連先生！未曾有啊，目犍連先生！實在是因為大師與弟子的道理與道理、字句與字句會合、集合而不相違，即：在最勝句上。」

9. 論議堂經

那時，遊行者婆蹉氏去見世尊。抵達後，與世尊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遊行者婆蹉氏對世尊說這個：

「喬達摩先生！前幾天，眾多沙門、婆羅門，以及各派遊行者，在論議堂集會共坐，在這個談論中出現：『這位富蘭那迦葉有眾多追隨者，一群人之首，一群人的老師，有名聲的知名開宗祖師，眾人公認有德行者，他記說已死、已過世弟子的往生：「某某往生某處，某某往生某處。」也記說最高的人、無上的人、已證得無上成就，已死、已過世弟子的往生：「某某往生某處，某某往生某處。」這位末迦利瞿舍羅……（中略）這位尼乾陀若提子……（中略）這位散惹耶毘羅梨子……（中略）這位浮陀迦旃延……（中略）這位阿夷多翅舍欽婆羅有眾多追隨者，一群人之首，一群人的老師，有名聲的知名開宗祖師，眾人公認有德行者，他記說已死、已過世弟子的往生：「某某往生某處，某某往生某處。」也記說最高的人、無上的人、已證得無上成就，已死、已過世弟子的往生：「某某往生某處，某某往生某處。」』

這位沙門喬達摩有眾多追隨者，一群人之首，一群人的老師，有名聲的知名開宗祖師，眾人公認有德行者，他記說已死、已過世弟子的往生：「某某往生某處，某某往生某處。」但不記說最高的人、無上的人、已證得無上成就，已死、已過世弟子的往生：「某某往生某處，某某往生某處。」只這麼記說他：「他切斷渴愛，破壞結，以慢的完全止滅而得到苦的結束。」』喬達摩先生！對我來說，有困惑、有疑惑：『沙門喬達摩的法，應怎樣被證知呢？』』

「婆蹉！對你來說，當然有困惑、當然有疑惑；在困惑之處，你的懷疑生起。

婆蹉！我對有取著者安立往生，而不對無取著者。婆蹉！猶如火有燃料而燃燒，非無燃料。同樣的，婆蹉！我對有取著者安立往生，而不對無取著者。」

「喬達摩先生！每當火焰被風吹離出去時，喬達摩尊師安立什麼是其燃料呢？」

44. 無記相應

「婆蹉！每當火焰被風吹離出去時，我安立那風為燃料，婆蹉！因為那時風是燃料。」

「但，喬達摩先生！每當眾生這個身體倒下，尚未往生到另一個身體時，而喬達摩尊師安立什麼是其燃料呢？」

「婆蹉！每當眾生這個身體倒下，尚未往生到另一個身體時，我說那渴愛是燃料，婆蹉！因為那時渴愛是燃料。」

10. 阿難經

那時，遊行者婆蹉氏去見世尊。抵達後，與世尊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遊行者婆蹉氏對世尊說這個：

「怎麼樣？喬達摩先生！有我嗎？」

當這麼說時，世尊保持沈默。

「喬達摩先生！那樣的話，怎麼樣？無我嗎？」

第二次，世尊保持沈默。

那時，遊行者婆蹉氏從座位起來後離開。

那時，尊者阿難在遊行者婆蹉氏離開不久時，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為何你不解答遊行者婆蹉氏所問的問題呢？」

「阿難！當我對遊行者婆蹉氏所問的『有我』，如果解答為『有我』時，阿難！這會與那些恆常論的沙門、婆羅門在一起；阿難！當我對遊行者婆蹉氏所問的『無我』，如果解答為『無我』時，阿難！這會與那些斷滅論的沙門、婆羅門在一起；阿難！當我對遊行者婆蹉氏所問的『有我』，如果解答為『有我』時，阿難！這是否會與我生起的『一切法是無我』之智隨順呢？」

「不，大德」

「阿難！當我對遊行者婆蹉氏所問的『無我』，如果解答為『無我』時，阿難！對已迷亂的遊行者婆蹉氏會有更多的迷亂：『我之前確實存在的我，它現在不存在了。』」

11. 沙比雅迦旃延經

有一次，尊者沙比雅迦旃延住在那低葛的磚屋中。

那時，遊行者婆蹉氏去見尊者沙比雅迦旃延。抵達後，與尊者沙比雅迦旃延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遊行者婆蹉氏對尊者沙比雅迦旃延說這個：

「怎麼樣？迦旃延先生！死後如來存在嗎？」

「婆蹉！這不被世尊所記說：『死後如來存在。』」

「迦旃延先生！那樣的話，怎麼樣？死後如來不存在嗎？」

「婆蹉！這不被世尊所記說：『死後如來不存在。』」

「怎麼樣？迦旃延先生！死後如來存在且不存在嗎？」

「婆蹉！這不被世尊所記說：『死後如來存在且不存在。』」

「迦旃延先生！那樣的話，怎麼樣？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嗎？」

「婆蹉！這不被世尊所記說：『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

「迦旃延先生！當被像這樣問：『怎麼樣？迦旃延先生！死後如來存在嗎？』

你說：『婆蹉！這不被世尊所記說：『死後如來存在。』』當被像這樣問：『迦旃延先生！那樣的話，怎麼樣？死後如來不存在嗎？』你說：『婆蹉！這不被世尊所記說：『死後如來不存在。』』當被像這樣問：『怎麼樣？迦旃延先生！死後如來存在且不存在嗎？』你說：『婆蹉！這不被世尊所記說：『死後如來存在且不存在。』』當被像這樣問：『迦旃延先生！那樣的話，怎麼樣？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嗎？』你說：『婆蹉！這不被世尊所記說：『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迦旃延先生！什麼因、什麼緣因而這不被沙門喬達摩記說？」

「婆蹉！對安立他是『色』或『無色』，『想』或『無想』或『非想非非想』的所有因與所有緣，如果那因與緣完全地、全部地無餘滅，還能以什麼安立來安立他是『色』或『無色』，『想』或『無想』或『非想非非想』呢？」

「迦旃延先生！你出家多久了呢？」

「道友！不久，三年。」

「道友！凡以這麼一點時間就能得到這麼多，更不用說超過此者了！」

無記相應完成，其攝頌：

「讖摩長老尼、阿奴羅度，舍利弗與拘繩羅，

目犍連與婆蹉，論議堂、阿難，

沙比雅第十一。」

六處篇第四，其攝頌：

「六處、受，婦女、閻浮車，

沙門達迦、目犍連，質多、聚落主、{有}[無?]為，無記。」十種

六處篇相應經典終了。

大篇(45-56)

45. 道相應

無明品(1-10)

1. 無明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

在那裡，世尊召喚比丘們：「比丘們！」

「尊師！」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說這個：

「比丘們！無明對不善法等至是先導，無慚、無愧隨後。」

比丘們！對進入了無明的無智者來說，能生邪見，邪見者能生邪志，邪志者能生邪語，邪語者能生邪業，邪業者能生邪命，邪命者能生邪精進，邪精進者能生邪念，邪念者能生邪定。

比丘們！明對善法等至是先導，慚、愧隨後。

比丘們！對進入了明的智者來說，能生正見，正見者能生正志，正志者能生正語，正語者能生正業，正業者能生正命，正命者能生正精進，正精進者能生正念，正念者能生正定。」

2. 一半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釋迦國，名叫那軋拉迦的釋迦族人小城市。

那時，尊者阿難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阿難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這是梵行的一半，即：善友誼、善同伴之誼、善同志之誼。」

「阿難！不要這樣[說-DN.15]，阿難！不要這樣[說]，阿難！這就是梵行的全部，即：善友誼、善同伴之誼、善同志之誼。阿難！當比丘有善友、善伴侶、善同志時，這應該能被預期：他必將修習八支聖道、必將多修習八支聖道。

而，阿難！有善友、善伴侶、善同志的比丘，如何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呢？阿難！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正見；依止遠離……（中略）修習正志……（中略）修習正語……（中略）修習正業……（中略）修習正命……（中略）修習正精進……（中略）修習正念；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正定。阿難！有善友、善伴侶、善同志的比丘，這樣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

阿難！其次，以這個法門，這也應該能被知道：關於這就是梵行的全部，即：善友誼、善同伴之誼、善同志之誼。阿難！由於[以]我為善友，生法的眾生從生脫離；老法的眾生從老脫離；死法的眾生從死脫離；愁悲苦憂絕望法的眾生從愁悲苦憂絕望脫離。阿難！以這個法門，這也應該能被知道：關於這就是梵行的全部，即：善友誼、善同伴之誼、善同志之誼。」[SN.3.18]

3. 舍利弗經

起源於舍衛城。

那時，尊者舍利弗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舍利弗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這是梵行的全部，即：善友誼、善同伴之誼、善同志之誼。」

「好！好！舍利弗！這就是梵行的全部，即：善友誼、善同伴之誼、善同志之誼。舍利弗！當比丘有善友、善伴侶、善同志時，這應該能被預期：他必將修習八支聖道、必將多修習八支聖道。」

而，舍利弗！有善友、善伴侶、善同志的比丘，如何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呢？舍利弗！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正見……（中略）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正定。舍利弗！有善友、善伴侶、善同志的比丘，這樣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

舍利弗！其次，以這個法門，這也應該能被知道：關於這就是梵行的全部，即：善友誼、善同伴之誼、善同志之誼。阿難！由於[以]我為善友這就是梵行的全部，即：善友誼、善同伴之誼、善同志之誼：舍利弗！由於以我為善友，[生法](#)的眾生從生脫離；老法的眾生從老脫離；死法的眾生從死脫離；愁悲苦憂絕望法的眾生從愁悲苦憂惱脫離。舍利弗！以這個法門，這也應該能被知道：關於這就是梵行的全部，即：善友誼、善同伴之誼、善同志之誼。」

4. 若奴索尼婆羅門經

起源於舍衛城。

那時，尊者阿難在午前時穿好衣服、取衣鉢後，[為了托鉢](#)進入舍衛城。

尊者阿難看見[若奴索尼](#)婆羅門以全白的馬車從舍衛城出發：馬匹被套上白色的輶、白色的飾物、白色的車體、白色的隨從、白色的韁繩、白色的鞭子、白色的傘蓋、白色的頭巾、白色的衣服、白色的鞋、用白色的馬尾扇來扇風，人們見了後說這個：

「先生！確實是梵乘！先生！確實是梵乘的樣子。」

那時，尊者阿難在舍衛城為了托鉢而行後，用餐之後，[已從施食返回](#)，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阿難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這裡，我在午前時穿好衣服、取衣鉢後，為了托鉢進入舍衛城。我看見若奴索尼婆羅門以全白的馬車從舍衛城出發：馬匹被套上白色的輶、白色的飾物、白色的車體、白色的隨從、白色的韁繩、白色的鞭子、白色的傘蓋、白色的頭巾、白色的衣服、白色的鞋、用白色的馬尾扇來扇風，人們見了後說這個：『先生！確實是梵乘！先生！確實是梵乘的樣子。』大德！在這法、律中有可能安立梵乘嗎？」

世尊說：

45. 道相應

「阿難！有可能！阿難！這是對於八支聖道的同義語：『梵乘』、『法乘』、『戰鬥中無上的勝利』。」

阿難！當正見已修習、已多修習時，有貪之調伏的完結、有瞋之調伏的完結、有癡之調伏的完結；阿難！當正志已修習、已多修習時，有貪之調伏的完結、有瞋之調伏的完結、有癡之調伏的完結；阿難！當正語已修習、已多修習時，有貪之調伏的完結、有瞋之調伏的完結、有癡之調伏的完結；阿難！當正業已修習、已多修習時，有貪之調伏的完結、有瞋之調伏的完結、有癡之調伏的完結；阿難！當正命已修習、已多修習時，有貪之調伏的完結、有瞋之調伏的完結、有癡之調伏的完結；阿難！當正精進已修習、已多修習時，有貪之調伏的完結、有瞋之調伏的完結、有癡之調伏的完結；阿難！當正念已修習、已多修習時，有貪之調伏的完結、有瞋之調伏的完結、有癡之調伏的完結；阿難！當正定已修習、已多修習時，有貪之調伏的完結、有瞋之調伏的完結、有癡之調伏的完結。

阿難！以此法門，這能被體會：這是對於八支聖道的同義語：『梵乘』、『法乘』、『戰鬥中無上的勝利』。」

世尊說這個，說這個後，善逝、大師更進一步說這個：

「凡信與慧，成對的法常為責任，
慚為轍桿，意為繩索，念為守護的駕駛者。
戒為車的必需品，禪定為車軸，活力為車輪，
定為載物的平衡，無欲為帳幕。
無惡意、不加害、遠離為其武器，
忍耐為皮甲冑，轉到輒安穩。
這無上的梵乘為自己所產生，
明智者從世間被導離，勝利者必定戰勝。」

5. 為了什麼目的經

起源於舍衛城。

那時，眾多比丘去見世尊……（中略）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那些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這裡，其他外道遊行者們這麼問我們：『道友們！為了什麼目的跟隨沙門喬達摩修梵行呢？』

45. 道相應

大德！當被這麼問時，我們這麼回答那些其他外道遊行者：『道友們！是為了苦的遍知而跟隨世尊修梵行。』

大德！當被這麼問時，我們這麼回答是世尊的所說之說，不以不實而毀謗世尊，法、隨法地解說了，而任何如法的種種說不來到應該被呵責處嗎？」

「比丘們！當被這麼問，你們這麼回答時，確實就是我的所說之說，不以不實而毀謗我，法、隨法地解說，而任何如法的種種說不來到應該被呵責處，因為是為了苦的遍知而跟隨我修梵行。

比丘們！如果其他外道遊行者們這麼問你們：『那麼，道友們！為了這苦的遍知，有道、有道跡嗎？』

比丘們！當被這麼問時，你們應該這麼回答那些其他外道遊行者：『道友們！為了這苦的遍知，有道、有道跡。』

比丘們！而為了這苦的遍知，什麼是道？什麼是道跡呢？就是這八支聖道，即：正見……（中略）正定。比丘們！為了這苦的遍知，這是道，這是道跡。比丘們！當被這麼問時，你們應該這麼回答那些其他外道遊行者。」

6. 某位比丘經

起源於舍衛城。

那時，某位比丘去見世尊……（中略）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被稱為『梵行、梵行』，大德！什麼是梵行，什麼是梵行的完結呢？」

「比丘！這八支聖道是梵行，即：正見……（中略）正定。比丘！凡貪的滅盡、瞋的滅盡、癡的滅盡，這是梵行的完結。」

7. 某位比丘經

起源於舍衛城。

那時，某位比丘去見世尊……（中略）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被稱為『調伏貪、調伏瞋、調伏癡』，大德！『調伏貪、調伏瞋、調伏癡』，這是對於什麼的同義語呢？」

「比丘！『調伏貪、調伏瞋、調伏癡』，這是對於涅槃界的同義語，煩惱的滅盡被這樣稱為。」

當這麼說時，那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被稱為『[不死](#)、[不死](#)』，大德！什麼是不死？什麼是導向不死之道呢？」

「比丘！凡貪的滅盡、瞋的滅盡、癡的滅盡者，這被稱為不死，這[八支聖道](#)是導向不死之道，即：正見……（中略）正定。」

8. 解析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八支聖道](#)，並解析它，你們要聽它！你們要好好作意！我將說了。」

「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說這個：

「比丘們！而什麼是八支聖道呢？即：正見……（中略）正定。

比丘們！而什麼是正見？比丘們！苦之智，苦集之智，苦滅之智，導向苦滅道跡之智，比丘們！這被稱為正見。

比丘們！而什麼是正志？比丘們！離欲的意向、無惡意的意向、無加害的意向，比丘們！這被稱為正志。

比丘們！而什麼是正語？比丘們！妄語的戒絕、離間語的戒絕、粗惡語的戒絕、雜穢語的戒絕，比丘們！這被稱為正語。

比丘們！而什麼是正業？比丘們！殺生的戒絕、未給予而取的戒絕、非梵行的戒絕，比丘們！這被稱為正業。

比丘們！而什麼是正命？比丘們！這裡，[聖弟子](#)捨斷邪命後，以正命營生，比丘們！這被稱為正命。

比丘們！而什麼是正精進？比丘們！這裡，比丘為了未生起的惡不善法之不生起而生欲、努力、生起活力、盡心、勤奮；為了已生起的惡不善法之捨斷而生欲……（中略）為了未生起的善法之生起而生欲……（中略）為了已生起的善法之存續、不消失、增加、擴大、修習圓滿而生欲、努力、生起活力、盡心、勤奮，比丘們！這被稱為正精進。

比丘們！而什麼是正念？比丘們！這裡，比丘住於在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住於在受上隨觀受，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住於在心上隨觀心，熱心、正知、有念，能調

45. 道相應

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比丘們！這被稱為正念。

比丘們！而什麼是正定？比丘們！這裡，比丘從離欲、離不善法後，進入後住於有尋、有伺，離而生喜、樂的初禪；從尋與伺的平息，自身內的明淨，一心，進入後住於無尋、無伺，定而生喜、樂的第二禪；以喜的褪去與住於平靜，有念、正知，以身體感受樂，進入後住於這聖弟子宣說：『他是平靜、具念、住於樂者』的第三禪；以樂的捨斷與苦的捨斷，及以之前喜悅與憂的滅沒，進入後住於不苦不樂，由平靜而正念遍淨的第四禪，比丘們！這被稱為正定。」

9. 穂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猶如稻穗或麥穗以手或腳朝錯誤方向壓過，『它將會破壞手或腳，或會引起[流]血。』這是不可能的，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因為，穗的朝錯誤方向。同樣的，比丘們！比丘以見解朝錯誤方向、以道的修習朝錯誤方向，『他將會破壞無明、產生明、作證涅槃。』這是不可能的，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因為見解的朝錯誤方向。

比丘們！猶如稻穗或麥穗以手或腳朝正確方向壓過，『它將會破壞手或腳，或會引起[流]血。』這是可能的，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因為，穗的朝正確方向。同樣的，比丘們！比丘以見解朝正確方向、以道的修習朝正確方向，『他將會破壞無明、產生明、作證涅槃。』這是可能的，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因為見解的朝正確方向。

比丘們！比丘如何以見解朝正確方向、以道的修習朝正確方向而破壞無明、產生明、作證涅槃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正見……（中略）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正定。比丘們！這樣，比丘以見解朝正確方向、以道的修習朝正確方向而破壞無明、產生明、作證涅槃。」

10. 難提經

起源於舍衛城。

那時，遊行者難提去見世尊。抵達後，與世尊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遊行者難提對世尊說這個：

「喬達摩先生！當幾法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涅槃而有涅槃為彼岸、涅槃為完結呢？」

「難提！當這八法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涅槃而有涅槃為彼岸、涅槃為完結，哪八個呢？即：正見……（中略）正定。難提！當這八法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涅槃而有涅槃為彼岸、涅槃為完結。」

當這麼說時，遊行者難提對世尊說這個：

「太偉大了，喬達摩先生！太偉大了，喬達摩先生！……（中略）請喬達摩尊師記得我為優婆塞，從今天起終生歸依。」

無明品第一，其攝頌：

「無明與一半，舍利弗與婆羅門，

為了什麼目的與二則比丘，解析、穗、難提。」

住處品(11-20)

11. 住處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我要獨坐半個月，除以一人送施食外，不論誰都不應該來見我。」

「是的，大德！」

那些比丘回答世尊後，在那裡，除以一人送施食外，確實不論誰都沒去見世尊。

那時，經過那半個月，世尊從獨坐中出來，召喚比丘們：

「比丘們！我以那初現正覺時住處的部分住處而住，我這麼知道：『有以邪見為緣的感受；有以正見為緣的感受……（中略）有以邪定為緣的感受；有以正定為緣的感受；有以欲為緣的感受；有以尋為緣的感受；有以想為緣的感受，當欲未被平息、尋未被平息、想未被平息時，有以其為緣的感受；當欲已被平息、尋

45. 道相應

已被平息、想已被平息時，有以其為緣的感受；有未到達者為了到達的精進，當到達該處時，也有以其為緣的感受。」

12. 住處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我要獨坐三個月，除以一人送施食外，不論誰都不應該來見我。」

「是的，大德！」

那些比丘回答世尊後，在那裡，除以一人送施食外，確實不論誰都沒去見世尊。

那時，經過那三個月，世尊從獨坐中出來，召喚比丘們：

「比丘們！我以那初現正覺時住處的部分住處而住，我這麼知道：『有以邪見為緣的感受，也有以邪見的平息為緣的感受；有以正見為緣的感受，也有以正見的平息為緣的感受……（中略）有以邪定為緣的感受，也有以邪定的平息為緣的感受；有以正定為緣的感受，也有以正定的平息為緣的感受；有以欲為緣的感受，也有以欲的平息為緣的感受；有以尋為緣的感受，也有以尋的平息為緣的感受；有以想為緣的感受，也有以想的平息為緣的感受，當欲未被平息、尋未被平息、想未被平息時，有以其為緣的感受；當欲已被平息、尋已被平息、想已被平息時，有以其為緣的感受；有未到達者為了到達的精進，當到達該處時，也有以其為緣的感受。」

13. 有學經

起源於舍衛城。

那時，某位比丘去見世尊。……（中略）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被稱為『有學、有學』，大德！什麼情形是有學呢？」

「比丘！這裡，他是有學正見的具備者……（中略）他是有學正定的具備者，這個情形是有學。」

14. 生起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當這八法已修習、已多修習時，未生起的不離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的出現而生起，哪八個呢？即：正見……（中略）正定。比丘們！當這八法已修習、已多修習時，未生起的不離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的出現而生起。」

15. 生起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當這八法已修習、已多修習時，未生起的不離善逝之律生起，哪八個呢？即：正見……（中略）正定。比丘們！當這八法已修習、已多修習時，未生起的不離善逝之律生起。」

16. 遍清淨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遍清淨的、皎潔的、無穢的、離隨雜染的這八法，未生起的不離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的出現而生起，哪八個呢？即：正見……（中略）正定。比丘們！這遍清淨的、皎潔的、無穢的、離隨雜染的八法，未生起的不離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的出現而生起。」

17. 遍清淨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遍清淨的、皎潔的、無穢的、離隨雜染的這八法，未生起的不離善逝之律生起，哪八個呢？即：正見……（中略）正定。比丘們！這遍清淨的、皎潔的、無穢的、離隨雜染的八法，未生起的不離善逝之律生起。」

18. 雞園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尊者阿難與尊者跋陀住在巴連弗城雞園。

那時，尊者跋陀在傍晚時，從獨坐中出來，去見尊者阿難。抵達後，與尊者阿難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跋陀對尊者阿難說這個：

「阿難學友！被稱為『非梵行、非梵行』，學友！什麼是非梵行呢？」

「跋陀學友！好！好！跋陀學友！你的想法是善的、辯才是善的、詢問是善的，跋陀學友！因為你這麼問：『阿難學友！被稱為「非梵行、非梵行」，學友！什麼是非梵行呢？』」

「是的，學友！」

「學友！這八支邪道是非梵行，即：邪見……（中略）邪定。」

19. 雞園經

起源於巴連弗城。

「阿難學友！被稱為『梵行、梵行』，學友！什麼是梵行，什麼是梵行的完結呢？」

「跋陀學友！好！好！跋陀學友！你的想法是善的、辯才是善的、詢問是善的，跋陀學友！因為你這麼問：『阿難學友！被稱為「梵行、梵行」，學友！什麼是梵行，什麼是梵行的完結呢？』」

「是的，學友！」

「學友！這八支聖道是梵行，即：正見……（中略）正定。學友！凡貪的滅盡、瞋的滅盡、癡的滅盡，這是梵行的完結。」

20. 雞園經

起源於巴連弗城。

「阿難學友！被稱為『梵行、梵行』，學友！什麼是梵行，什麼是梵行者，什麼是梵行的完結呢？」

45. 道相應

「跋陀學友！好！好！跋陀學友！你的想法是善的、辯才是善的、詢問是善的，跋陀學友！因為你這麼問：『阿難學友！被稱為「梵行、梵行」，學友！什麼是梵行，什麼是梵行者，什麼是梵行的完結呢？』」

「是的，學友！」

「學友！這八支聖道是梵行，即：正見……（中略）正定。學友！凡具備這八支聖道者，這被稱為梵行者，學友！凡貪的滅盡、瞋的滅盡、癡的滅盡，這是梵行的完結。」

三經同一起源(因緣)。

住處品第二，其攝頌：

「二則住處與有學，生起二則在後，
遍清淨二說，雞園三則。」

邪性品(21-30)

21. 邪性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邪性與正性，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什麼是邪性呢？即：邪見……（中略）邪定，比丘們！這被稱為邪性。比丘們！什麼是正性呢？即：正見……（中略）正定，比丘們！這被稱為正性。」

22. 不善法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不善法與善法，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什麼是不善法呢？即：邪見……（中略）邪定，比丘們！這被稱為不善法。比丘們！什麼是善法呢？即：正見……（中略）正定，比丘們！這被稱為善法。」

23. 道跡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邪道跡與正道跡，**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什麼是邪道跡呢？即：邪見……（中略）邪定，比丘們！這被稱為邪道跡。比丘們！什麼是正道跡呢？即：正見……（中略）正定，比丘們！這被稱為正道跡。」

24. 道跡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我不稱讚在家人或出家人的邪道跡，比丘們！在家或出家的邪行者，不因為邪行道之故而成為**真理、善法**的成功者。

比丘們！什麼是邪道跡呢？即：邪見……（中略）邪定，比丘們！這被稱為邪道跡。比丘們！我不稱讚在家人或出家人的邪道跡，比丘們！在家或出家的邪行者，不因為邪行道之故而成為**真理、善法**的成功者。

比丘們！我稱讚在家人或出家人的正道跡，比丘們！在家或出家的正行者，因為正行道之故而成為**真理、善法**的成功者。

比丘們！什麼是正道跡呢？即：正見……（中略）正定，比丘們！這被稱為正道跡。比丘們！我稱讚在家人或出家人的正道跡，比丘們！在家或出家的正行者，因為正行道之故而成為**真理、善法**的成功者。」

25. 非善人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非善人與善人，**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什麼是非善人呢？比丘們！這裡，某人是邪見者、邪志者、邪語者、邪業者、邪命者、邪精進者、邪念者、邪定者，比丘們！這被稱為非善人。

比丘們！什麼是善人呢？比丘們！這裡，某人是正見者、正志者、正語者、正業者、正命者、正精進者、正念者、正定者，比丘們！這被稱為善人。」

26. 非善人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非善人與比非善人更非善人的；善人與比善人更善人的，**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什麼是非善人呢？比丘們！這裡，某人是邪見者……（中略）邪定者，比丘們！這被稱為非善人。

比丘們！什麼是比非善人更非善人的呢？比丘們！這裡，某人是邪見者……（中略）邪定者、**邪智者**、**邪解脫者**，比丘們！這被稱為比非善人更非善人的。

比丘們！什麼是善人呢？比丘們！這裡，某人是正見者……（中略）正定者，比丘們！這被稱為善人。

比丘們！什麼是比善人更善人的呢？比丘們！這裡，某人是正見者……（中略）正定者、**正智者**、正解脫者，比丘們！這被稱為比善人更善人的。」

27. 瓶子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猶如無支撐的瓶子是易倒的；有支撐的是不易倒的，同樣的，比丘們！無支撐的心是易倒的；有支撐的是不易倒的。比丘們！什麼是心的支撐呢？就是這**八支聖道**，即：正見……（中略）正定。比丘們！猶如無支撐的瓶子是易倒的；有支撐的是不易倒的，同樣的，比丘們！無支撐的心是易倒的；有支撐的是不易倒的。」

28. 定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有近因、**有資糧的聖正定**，**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什麼是有近因、有資糧的聖正定呢？即：正見……（中略）正念，比丘們！凡被這七支準備的**心一境性**，比丘們！這被稱為『有近因』、『有資糧』的聖正定。」

29. 受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有這三受，哪三個呢？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比丘們！這些是三受。」

比丘們！為了這三受的遍知，八支聖道應該被修習。

什麼是八支聖道呢？即：正見……（中略）正定。

比丘們！為了這三受的遍知，八支聖道應該被修習。」

30. 鬻低雅經

起源於舍衛城。

那時，尊者鬻低雅去見世尊……（中略）在一旁坐下的尊者鬻低雅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這裡，獨處、獨坐的我這樣心的深思生起：『五種欲為世尊所說，什麼是世尊所說的五種欲呢？』」

「鬻低雅！好！好！鬻低雅！這五種欲為我所說，哪五個呢？能被眼識知，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色，能被耳識知……（中略）的聲音，能被鼻識知……（中略）的氣味，能被舌識知……（中略）的味道，能被身識知，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所觸，鬻低雅！這些是我所說的五種欲。」

鬻低雅！為了這五種欲的捨斷，八支聖道應該被修習。什麼是八支聖道呢？即：正見……（中略）正定，鬻低雅！為了這五種欲的捨斷，八支聖道應該被修習。」

邪性品第三，其攝頌：

「邪性、不善法，道跡二則，
非善人二則、瓶子，定、受、鬻低雅。」

修行品(31-40)

31. 修行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邪行與正行，**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什麼是邪行呢？即：邪見……（中略）邪定，比丘們！這被稱為邪行。比丘們！什麼是正行呢？即：正見……（中略）正定，比丘們！這被稱為正行。」

32. 修行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邪行者與正行者，**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什麼是邪行者呢？比丘們！這裡，某人是邪見者……（中略）邪定者，比丘們！這被稱為邪行者。比丘們！什麼是正行者呢？比丘們！這裡，某人是正見者……（中略）正定者，比丘們！這被稱為正行者。」

33. 已錯失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凡任何**八支聖道**的錯失者，其導向苦的完全滅盡之**聖道**已錯失；比丘們！凡任何八支聖道的開始者，其導向苦的完全滅盡之聖道已開始，比丘們！什麼是八支聖道呢？即：正見……（中略）正定。比丘們！凡任何八支聖道的錯失者，其導向苦的完全滅盡之聖道已錯失；比丘們！凡任何八支聖道的開始者，其導向苦的完全滅盡之聖道已開始。」

34. 到彼岸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當這八法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從此岸走到彼岸，哪八個呢？即：正見……（中略）正定，比丘們！當這八法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從此岸走到彼岸。」

世尊說這個，說這個後，善逝、大師又更進一步說這個：

「在那些人中是少的：到彼岸的人，

其他人還只沿著這岸邊跑。

當法被正確地講述，在法上隨法實踐者，

那些人必將到極難越過死神界的彼岸。

放棄黑法後，賢智者當修習白的，

從家來到無家後，在難有喜樂之遠離處。

在那裡可以欲求歡喜：捨斷欲之後的無所有者，

賢智者能淨化自己心的污染。

凡在正覺支上其心已善修習者，

他們無取著後，在執取的斷念上有樂，

煩惱已盡的有光輝者，他們是世間中的證涅槃者。」

35. 沙門性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沙門性與沙門果，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而什麼是沙門性？這八支聖道，即：正見……（中略）正定，比丘們！這被稱為沙門性。

比丘們！而什麼是沙門果？入流果、一來果、不還果、阿羅漢果，比丘們！這被稱為沙門果。」

36. 沙門性經

起源於舍衛城。

45. 道相應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沙門性與沙門義，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而什麼是沙門性？就是這八支聖道，即：正見……（中略）正定，比丘們！這被稱為沙門性。

比丘們！而什麼是沙門義？比丘們！凡貪的滅盡、瞋的滅盡、癡的滅盡，比丘們！這被稱為沙門義。」

37. 婆羅門法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婆羅門法與婆羅門果，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而什麼是婆羅門法？就是這八支聖道，即：正見……（中略）正定，比丘們！這被稱為婆羅門法。

比丘們！而什麼是婆羅門果？入流果、一來果、不還果、阿羅漢果，比丘們！這被稱為婆羅門果。」

38. 婆羅門法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婆羅門法與婆羅門義，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而什麼是婆羅門法？就是這八支聖道，即：正見……（中略）正定，比丘們！這被稱為婆羅門法。

比丘們！而什麼是婆羅門義？比丘們！凡貪的滅盡、瞋的滅盡、癡的滅盡，比丘們！這被稱為婆羅門義。」

39. 梵行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梵行與梵行果，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而什麼是梵行？就是這八支聖道，即：正見……（中略）正定，比丘們！這被稱為梵行。

45. 道相應

比丘們！而什麼是梵行果？[入流果](#)、一來果、不還果、阿羅漢果，比丘們！這被稱為梵行果。」

40. 梵行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梵行與梵行義，[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而什麼是梵行？就是這[八支聖道](#)，即：正見……（中略）正定，比丘們！這被稱為梵行。

比丘們！而什麼是梵行義？比丘們！凡貪的滅盡、瞋的滅盡、癡的滅盡，比丘們！這被稱為梵行義。」

修行品第四，其攝頌：

「修行、修行者，已錯失、到彼岸，
沙門性二說，婆羅門法後二說，
梵行二說，此被稱為品。」

其他外道中略品(41-48)

41. 褪去貪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如果其他外道遊行者們這麼問你們：『[道友](#)們！為了什麼目的跟隨沙門喬達摩修梵行？』

比丘們！當被這麼問時，你們應該這麼回答那些其他外道遊行者：『[道友](#)們！為了貪的褪去，而跟隨世尊修梵行。』

比丘們！如果其他外道遊行者們又這麼問你們：『而，[道友](#)們！為了貪的褪去，有道、[有道跡](#)嗎？』

比丘們！當被這麼問時，你們應該這麼回答那些其他外道遊行者：『[道友](#)們！為了貪的褪去，有道、有道跡。』

45. 道相應

比丘們！而為了貪的褪去，什麼是道？什麼是道跡呢？是這八支聖道，即：正見……（中略）正定。

比丘們！為了貪的褪去，這是道，這是道跡。

比丘們！當被這麼問時，你們應該這麼回答那些其他外道遊行者。」

42-47. 捨斷結等經

「比丘們！如果其他外道遊行者們這麼問你們：『道友們！為了什麼目的跟隨沙門喬達摩修梵行？』

比丘們！當被這麼問時，你們應該這麼回答那些其他外道遊行者：『道友們！為了結的捨斷，而跟隨世尊修梵行。』……（中略）。

「……『道友們！為了煩惱潛在趨勢的根絕，而跟隨世尊修梵行。』……（中略）。

「……『道友們！為了[生命]旅途的遍知，而跟隨世尊修梵行。』……（中略）。

「……『道友們！為了煩惱的滅盡，而跟隨世尊修梵行。』……（中略）。

「……『道友們！為了明與解脫果的作證，而跟隨世尊修梵行。』……（中略）。

「……『道友們！為了智與見，而跟隨世尊修梵行。』……（中略）。

48. 無執取般涅槃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如果其他外道遊行者們這麼問你們：『道友們！為了什麼目的跟隨沙門喬達摩修梵行？』

比丘們！當被這麼問時，你們應該這麼回答那些其他外道遊行者：『道友們！為了無取著般涅槃，而跟隨世尊修梵行。』

比丘們！如果其他外道遊行者們又這麼問你們：『而，道友們！為了無執取般涅槃，有道、有道跡嗎？』

比丘們！當被這麼問時，你們應該這麼回答那些其他外道遊行者：『道友們！為了無執取般涅槃，有道、有道跡。』

45. 道相應

比丘們！而為了無執取般涅槃，什麼是道？什麼是道跡呢？是這八支聖道，即：正見……（中略）正定。

比丘們！為了無執取般涅槃，這是道，這是道跡。

比丘們！當被這麼問時，你們應該這麼回答那些其他外道遊行者。」

其他外道遊行者中略品第五，其攝頌：

「貪、結、煩惱潛在趨勢，[人生]旅途、煩惱滅盡，

明、解脫，無執取八則。」

太陽中略品(49-62)

49. 善友誼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這是太陽昇起的先導與前兆，即：黎明。同樣的，比丘們！這是比丘八支聖道生起的先導與前兆，即：善友誼。」

比丘們！當比丘有善友時，這應該能被預期：他必將修習八支聖道，他必將多修習八支聖道。

比丘們！有善友的比丘如何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正見……（中略）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正定。

比丘們！有善友的比丘這樣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

50-54. 戒具足等經

「比丘們！這是太陽昇起的先導與前兆，即：黎明。同樣的，比丘們！這是比丘八支聖道生起的先導與前兆，即：戒具足。」

比丘們！當比丘戒具足時，這應該能被預期：……（中略）即：意欲具足……（中略）即：自己具足……（中略）即：見具足……（中略）即：不放逸具足……（中略）。」

55. 如理作意具足經

「比丘們！這是太陽昇起的先導與前兆，即：黎明。同樣的，比丘們！這是比丘八支聖道生起的先導與前兆，即：如理作意具足。」

比丘們！當比丘如理作意具足時，這應該能被預期：他必將修習八支聖道，他必將多修習八支聖道。

比丘們！如理作意具足的比丘如何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正見……（中略）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正定。

比丘們！如理作意具足的比丘這樣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

56. 善友誼經

「比丘們！這是太陽昇起的先導與前兆，即：黎明。同樣的，比丘們！這是比丘八支聖道生起的先導與前兆，即：善友誼。」

比丘們！當比丘有善友時，這應該能被預期：他必將修習八支聖道，他必將多修習八支聖道。

比丘們！有善友的比丘如何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呢？比丘們！這裡，比丘有貪之調伏的完結、瞋之調伏的完結、癡之調伏的完結修習正見……（中略）有貪之調伏的完結、瞋之調伏的完結、癡之調伏的完結修習正定。

比丘們！有善友的比丘這樣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

57-61. 戒具足等經

「比丘們！這是太陽昇起的先導與前兆，即：黎明。同樣的，比丘們！這是比丘八支聖道生起的先導與前兆，即：戒具足。……（中略）即：意欲具足……（中略）即：自己具足……（中略）即：見具足……（中略）即：不放逸具足……（中略）。」

62. 如理作意具足經

「.....即：[如理作意具足](#)。」

比丘們！當比丘如理作意具足時，這應該能被預期：他必將修習八支聖道，他必將多修習八支聖道。

比丘們！如理作意具足的比丘如何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呢？比丘們！這裡，比丘有貪之調伏的完結、瞋之調伏的完結、癡之調伏的完結修習正見.....（中略）有貪之調伏的完結、瞋之調伏的完結、癡之調伏的完結修習正定。

比丘們！如理作意具足的比丘這樣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

太陽中略品第六，其攝頌：

善友誼、戒，欲、自己具足，
見與不放逸，如理修習第七。

一法中略品(63-76)

63. 善友誼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有一法對八支聖道的生起是很有助益的，哪一法呢？即：善友誼。」

比丘們！當比丘有善友時，這應該能被預期：他必將修習八支聖道，他必將多修習八支聖道。

比丘們！有善友的比丘如何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正見.....（中略）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正定。

比丘們！有善友的比丘這樣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

64-68. 戒具足等經

「比丘們！有一法對八支聖道的生起是很有助益的，哪一法呢？即：戒具足。……（中略）即：意欲具足……（中略）即：自己具足……（中略）即：見具足……（中略）即：不放逸具足……（中略）。」

69. 如理作意具足經

「……即：如理作意具足。

比丘們！當比丘如理作意具足時，這應該能被預期：他必將修習八支聖道，他必將多修習八支聖道。

比丘們！如理作意具足的比丘如何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正見……（中略）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正定。

比丘們！如理作意具足的比丘這樣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

70. 善友誼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有一法對八支聖道的生起是很有助益的，哪一法呢？即：善友誼。

比丘們！當比丘有善友時，這應該能被預期：他必將修習八支聖道，他必將多修習八支聖道。

比丘們！有善友的比丘如何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呢？比丘們！這裡，比丘有貪之調伏的完結、瞋之調伏的完結、癡之調伏的完結修習正見……（中略）有貪之調伏的完結、瞋之調伏的完結、癡之調伏的完結修習正定。

比丘們！有善友的比丘這樣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

71-75. 戒具足等經

起源於舍衛城。

45. 道相應

「比丘們！有一法對八支聖道的生起是很有助益的，哪一法呢？即：戒具足。……（中略）即：意欲具足……（中略）即：自己具足……（中略）即：見具足……（中略）即：不放逸具足……（中略）。」

76. 如理作意具足經

「……即：如理作意具足。

比丘們！當比丘如理作意具足時，這應該能被預期：他必將修習八支聖道，他必將多修習八支聖道。

比丘們！如理作意具足的比丘如何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呢？比丘們！這裡，比丘有貪之調伏的完結、瞋之調伏的完結、癡之調伏的完結修習正見……（中略）有貪之調伏的完結、瞋之調伏的完結、癡之調伏的完結修習正定。

比丘們！如理作意具足的比丘這樣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

一法中略品第七，其攝頌：

善友誼、戒，欲、自己具足，
見與不放逸，如理修習第七。

第二個一法中略品(77-90)

77. 善友誼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我不見還有其它一法，依此，未生起之八支聖道生起，已生起之八支聖道到達圓滿的修習，比丘們！如這善友誼。比丘們！當比丘有善友時，這應該能被預期：他必將修習八支聖道，必將多修習八支聖道。

比丘們！有善友的比丘，如何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正見……（中略）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正定。

比丘們！有善友的比丘，這麼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

78-82. 戒具足等經

「比丘們！我不見還有其它一法，依此，未生起之八支聖道生起，已生起之八支聖道到達圓滿的修習，比丘們！如這戒具足。……（中略）比丘們！如這意欲具足……（中略）比丘們！如這自己具足……（中略）比丘們！如這見具足……（中略）比丘們！如這不放逸具足……（中略）。」

83. 如理作意具足經

「……即：如理作意具足。

比丘們！當比丘如理作意具足時，這應該能被預期：他必將修習八支聖道，他必將多修習八支聖道。

比丘們！如理作意具足的比丘如何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正見……（中略）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正定。

比丘們！如理作意具足的比丘這樣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

84. 善友誼經

「比丘們！我不見還有其它一法，依此，未生起之八支聖道生起，已生起之八支聖道到達圓滿的修習，比丘們！如這善友誼。比丘們！當比丘有善友時，這應該能被預期：他必將修習八支聖道，必將多修習八支聖道。

比丘們！有善友的比丘，如何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呢？比丘們！這裡，比丘有貪之調伏的完結、瞋之調伏的完結、癡之調伏的完結修習正見……（中略）有貪之調伏的完結、瞋之調伏的完結、癡之調伏的完結修習正定。

比丘們！有善友的比丘，這麼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

85-89. 戒具足等經

「比丘們！我不見還有其它一法，依此，未生起之八支聖道生起，已生起之八支聖道到達圓滿的修習，比丘們！如這戒具足。……（中略）比丘們！如這意欲

45. 道相應

具足……（中略）比丘們！如這自己具足……（中略）比丘們！如這見具足……（中略）比丘們！如這不放逸具足……（中略）。」

90. 如理作意具足經

「……即：如理作意具足。

比丘們！當比丘如理作意具足時，這應該能被預期：他必將修習八支聖道，他必將多修習八支聖道。

比丘們！如理作意具足的比丘如何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呢？比丘們！這裡，比丘有貪之調伏的完結、瞋之調伏的完結、癡之調伏的完結修習正見……（中略）有貪之調伏的完結、瞋之調伏的完結、癡之調伏的完結修習正定。

比丘們！如理作意具足的比丘這樣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

第二個一法中略品第八，其攝頌：

善友誼、戒，欲、自己具足，
見與不放逸，如理修習第七。

恒河中略品(91-102)

91. 向東低斜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猶如恒河是傾向東的、斜向東的、坡斜向東的。同樣的，比丘們！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的比丘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

比丘們！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的比丘如何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正見……（中略）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正定。

45. 道相應

比丘們！這樣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的比丘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

92-95. 向東低斜經

「**比丘**們！猶如耶牟那河是傾向東的、斜向東的、坡斜向東的。同樣的，比丘們！……（中略）比丘們！猶如阿致羅筏底河是傾向東的、斜向東的、坡斜向東的。同樣的，比丘們！……（中略）比丘們！猶如薩羅浮河是傾向東的、斜向東的、坡斜向東的。同樣的，比丘們！……（中略）比丘們！猶如摩醯河是傾向東的、斜向東的、坡斜向東的。同樣的，比丘們！……（中略）。」

96. 向東低斜經

「**比丘**們！猶如凡任何大河，即：恒河、耶牟那河、阿致羅筏底河、薩羅浮河、摩醯河都是傾向東的、斜向東的、坡斜向東的。同樣的，比丘們！**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的比丘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

比丘們！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的比丘如何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正見……（中略）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正定。

比丘們！這樣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的比丘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

97. 向大海低斜經

「**比丘**們！猶如恒河是傾向大海的、斜向大海的、坡斜向大海的。同樣的，比丘們！**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的比丘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

比丘們！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的比丘如何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

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正見……（中略）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正定。

比丘們！這樣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的比丘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

98-102. 向大海低斜經

「**比丘**們！猶如耶牟那河是傾向大海的、斜向大海的、坡斜向大海的。同樣的，比丘們！……（中略）比丘們！猶如阿致羅筏底河是傾向大海的、斜向大海的、坡斜向大海的。同樣的，比丘們！……（中略）比丘們！猶如薩羅浮河是傾向大海的、斜向大海的、坡斜向大海的。同樣的，比丘們！……（中略）比丘們！猶如摩醯河是傾向大海的、斜向大海的、坡斜向大海的。同樣的，比丘們！……（中略）。比丘們！猶如凡任何大河，即：恒河、耶牟那河、阿致羅筏底河、薩羅浮河、摩醯河都是傾向大海的、斜向大海的、坡斜向大海的。同樣的，比丘們！**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的比丘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

比丘們！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的比丘如何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正見……（中略）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正定。

比丘們！這樣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的比丘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

恒河中略品第一，其攝頌：

六則向東傾斜，六則向大海傾斜，
這兩個六則成十二則，此被稱為品。
恒河中略[品]向東低斜讀誦之道，
依止遠離初十二則。

第二個恒河中略品(103-138)

103. 向東低斜經

「比丘們！猶如恒河是傾向東的、斜向東的、坡斜向東的。同樣的，比丘們！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的比丘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

比丘們！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的比丘如何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呢？比丘們！這裡，比丘有貪之調伏的完結、瞋之調伏的完結、癡之調伏的完結修習正見……（中略）有貪之調伏的完結、瞋之調伏的完結、癡之調伏的完結修習正定。

比丘們！這樣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的比丘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

104-108. 向東低斜經

「比丘們！猶如耶牟那河是傾向東的、斜向東的、坡斜向東的。同樣的，比丘們！……（中略）。

比丘們！猶如阿致羅筏底河是傾向東的、斜向東的、坡斜向東的。同樣的，比丘們！……（中略）。

比丘們！猶如薩羅浮河是傾向東的、斜向東的、坡斜向東的。同樣的，比丘們！……（中略）。

比丘們！猶如摩醯河是傾向東的、斜向東的、坡斜向東的。同樣的，比丘們！……（中略）。

比丘們！猶如凡任何大河，即：恒河、耶牟那河、阿致羅筏底河、薩羅浮河、摩醯河都是傾向東的、斜向東的、坡斜向東的。同樣的，比丘們！……（中略）。「」

109. 向大海低斜經

「比丘們！猶如恒河是傾向大海的、斜向大海的、坡斜向大海的。同樣的，比丘們！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的比丘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

比丘們！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的比丘如何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呢？比丘們！這裡，比丘有貪之調伏的完結、瞋之調伏的完結、癡之調伏的完結修習正見……（中略）有貪之調伏的完結、瞋之調伏的完結、癡之調伏的完結修習正定。

比丘們！這樣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的比丘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

110-114. 向大海低斜經

「比丘們！猶如耶牟那河是傾向大海的、斜向大海的、坡斜向大海的。同樣的，比丘們！……（中略）。

比丘們！猶如阿致羅筏底河是傾向大海的、斜向大海的、坡斜向大海的。同樣的，比丘們！……（中略）。

比丘們！猶如薩羅浮河是傾向大海的、斜向大海的、坡斜向大海的。同樣的，比丘們！……（中略）。

比丘們！猶如摩醯河是傾向大海的、斜向大海的、坡斜向大海的。同樣的，比丘們！……（中略）。

比丘們！猶如凡任何大河，即：恒河、耶牟那河、阿致羅筏底河、薩羅浮河、摩醯河都是傾向大海的、斜向大海的、坡斜向大海的。同樣的，比丘們！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的比丘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

比丘們！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的比丘如何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呢？比丘們！這裡，比丘有貪之調伏的完結、瞋之調伏的完結、癡之調伏的完結修習正見……（中略）有貪之調伏的完結、瞋之調伏的完結、癡之調伏的完結修習正定。

比丘們！這樣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的比丘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

45. 道相應

(向大海低斜經第二，貪之調伏十二則)

115. 向東低斜經

「比丘們！猶如恒河是傾向東的、斜向東的、坡斜向東的。同樣的，比丘們！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的比丘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

比丘們！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的比丘如何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呢？比丘們！這裡，比丘有不死的立足處、不死的彼岸、不死的完結修習正見……（中略）有不死的立足處、不死的彼岸、不死的完結修習正定。

比丘們！這樣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的比丘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

116-120. 向東低斜經

「比丘們！猶如耶牟那河是傾向東的、斜向東的、坡斜向東的。同樣的，比丘們！……（中略）。

比丘們！猶如阿致羅筏底河是傾向東的、斜向東的、坡斜向東的。同樣的，比丘們！……（中略）。

比丘們！猶如薩羅浮河是傾向東的、斜向東的、坡斜向東的。同樣的，比丘們！……（中略）。

比丘們！猶如摩醯河是傾向東的、斜向東的、坡斜向東的。同樣的，比丘們！……（中略）。

比丘們！猶如凡任何大河，即：恒河、耶牟那河、阿致羅筏底河、薩羅浮河、摩醯河都是傾向東的、斜向東的、坡斜向東的。同樣的，比丘們！……（中略）。」

121. 向大海低斜經

「比丘們！猶如恒河是傾向大海的、斜向大海的、坡斜向大海的。同樣的，

比丘們！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的比丘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

比丘們！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的比丘如何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呢？比丘們！這裡，比丘有不死的立足處、不死的彼岸、不死的完結修習正見……（中略）有不死的立足處、不死的彼岸、不死的完結修習正定。

比丘們！這樣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的比丘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

122-126. 向大海低斜經

「比丘們！猶如耶牟那河是傾向大海的、斜向大海的、坡斜向大海的。同樣的，比丘們！……（中略）。

比丘們！猶如阿致羅筏底河是傾向大海的、斜向大海的、坡斜向大海的。同樣的，比丘們！……（中略）。

比丘們！猶如薩羅浮河是傾向大海的、斜向大海的、坡斜向大海的。同樣的，比丘們！……（中略）。

比丘們！猶如摩醯河是傾向大海的、斜向大海的、坡斜向大海的。同樣的，比丘們！……（中略）。

比丘們！猶如凡任何大河，即：恒河、耶牟那河、阿致羅筏底河、薩羅浮河、摩醯河都是傾向大海的、斜向大海的、坡斜向大海的。同樣的，比丘們！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的比丘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

比丘們！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的比丘如何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呢？比丘們！這裡，比丘有不死的立足處、不死的彼岸、不死的完結修習正見……（中略）有不死的立足處、不死的彼岸、不死的完結修習正定。

比丘們！這樣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的比丘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

（貪之調伏十二則，第三）

127. 向東低斜經

「比丘們！猶如恒河是傾向東的、斜向東的、坡斜向東的。同樣的，比丘們！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的比丘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

比丘們！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的比丘如何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呢？比丘們！這裡，比丘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修習正見……（中略）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修習正定。

比丘們！這樣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的比丘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

128-132. 向東低斜經

「比丘們！猶如耶牟那河是傾向東的、斜向東的、坡斜向東的。同樣的，比丘們！……（中略）。

比丘們！猶如阿致羅筏底河是傾向東的、斜向東的、坡斜向東的。同樣的，比丘們！……（中略）。

比丘們！猶如薩羅浮河是傾向東的、斜向東的、坡斜向東的。同樣的，比丘們！……（中略）。

比丘們！猶如摩醯河是傾向東的、斜向東的、坡斜向東的。同樣的，比丘們！……（中略）。

比丘們！猶如凡任何大河，即：恒河、耶牟那河、阿致羅筏底河、薩羅浮河、摩醯河都是傾向東的、斜向東的、坡斜向東的。同樣的，比丘們！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的比丘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

比丘們！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的比丘如何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呢？比丘們！這裡，比丘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修習正見……（中略）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修習正定。

比丘們！這樣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的比丘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

133. 向大海低斜經

「比丘們！猶如恒河是傾向大海的、斜向大海的、坡斜向大海的。同樣的，比丘們！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的比丘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

比丘們！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的比丘如何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呢？比丘們！這裡，比丘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修習正見……（中略）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修習正定。

比丘們！這樣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的比丘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

134-138. 向大海低斜經

「比丘們！猶如耶牟那河是傾向大海的、斜向大海的、坡斜向大海的。同樣的，比丘們！……（中略）。

比丘們！猶如阿致羅筏底河是傾向大海的、斜向大海的、坡斜向大海的。同樣的，比丘們！……（中略）。

比丘們！猶如薩羅浮河是傾向大海的、斜向大海的、坡斜向大海的。同樣的，比丘們！……（中略）。

比丘們！猶如摩醯河是傾向大海的、斜向大海的、坡斜向大海的。同樣的，比丘們！……（中略）。

比丘們！猶如凡任何大河，即：恒河、耶牟那河、阿致羅筏底河、薩羅浮河、摩醯河都是傾向大海的、斜向大海的、坡斜向大海的。同樣的，比丘們！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的比丘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

比丘們！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的比丘如何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呢？比丘們！這裡，比丘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修習正見……（中略）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修習正定。

比丘們！這樣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的比丘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

(恒河中略[品])

第二個恒河中略品第二，其攝頌：

六則向東傾斜，六則向大海傾斜，

這兩個六則成十二則，此被稱為品。

向涅槃低斜十二則，四個、六個、九個一組。

不放逸中略品(139-148)

139. 如來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與所有眾生相比：無足的、二足的、四足的、多足的、有色的、無色的、有想的、無想的、非想非非想的，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被說為其中之第一。同樣的，比丘們！凡任何善法，一切以不放逸為根、以不放逸為會合，不放逸被說為那些法中之第一。

比丘們！當比丘是不放逸者時，這應該能被預期：他必將修習八支聖道、必將多修習八支聖道。比丘們！不放逸的比丘如何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正見……（中略）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正定。比丘們！不放逸的比丘這樣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

比丘們！對所有眾生：無足的、二足的、四足的、多足的、有色的、無色的、有想的、無想的、非想非非想的來說，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被說為其中之第一。同樣的，比丘們！凡任何善法，一切以不放逸為根、以不放逸為會合，不放逸被說為那些法中之第一。

比丘們！當比丘是不放逸者，這應該能被預期：他必將修習八支聖道、必將多修習八支聖道。比丘們！不放逸的比丘如何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呢？比丘們！這裡，比丘有貪之調伏的完結、瞋之調伏的完結、癡之調伏的完結修習正見……（中略）有貪之調伏的完結、瞋之調伏的完結、癡之調伏的完結修習正定。比丘們！不放逸的比丘這樣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

比丘們！對所有眾生：無足的、二足的、四足的、多足的、有色的、無色的、有想的、無想的、非想非非想的來說，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被說為其中之第一。同樣的，比丘們！凡任何善法，一切以不放逸為根、以不放逸為會合，不放逸被說為那些法中之第一。

比丘們！當比丘是不放逸者，這應該能被預期：他必將修習八支聖道、必將多修習八支聖道。比丘們！不放逸的比丘如何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呢？比丘們！這裡，比丘有不死的立足處、不死的彼岸、不死的完結修習正見……（中略）有不死的立足處、不死的彼岸、不死的完結修習正定。比丘們！不放逸的比丘這樣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

比丘們！對所有眾生：無足的、二足的、四足的、多足的、有色的、無色的、有想的、無想的、非想非非想的來說，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被說為其中之第一。同樣的，比丘們！凡任何善法，一切以不放逸為根、以不放逸為會合，不放逸被說為那些法中之第一。

比丘們！當比丘是不放逸者，這應該能被預期：他必將修習八支聖道、必將多修習八支聖道。比丘們！不放逸的比丘如何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呢？比丘們！這裡，比丘傾向涅槃、斜向涅槃、坡斜向涅槃地修習正見……（中略）傾向涅槃、斜向涅槃、坡斜向涅槃地修習正定。比丘們！不放逸的比丘這樣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

140. 足跡經

「**比丘們**！猶如凡任何叢林生物的足跡種類，一切都在那些象的足跡中走到容納，象的足跡被說為其中之第一，即：以其之大。同樣的，比丘們！凡任何善法，一切以不放逸為根、以不放逸為會合，不放逸被說為那些法中之第一。

比丘們！當比丘是不放逸者時，這應該能被預期：他必將**修習八支聖道**、必將**多修習八支聖道**。比丘們！不放逸的比丘如何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正見……（中略）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正定。……（中略）比丘們！不放逸的比丘這樣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

141-145. 屋頂經

「比丘們！猶如凡任何重閣的椽，那些全都是朝向屋頂的，傾向屋頂的，屋頂為會合，屋頂被說為其中之第一。同樣的，比丘們！……（中略）。」

「比丘們！猶如凡任何香根，黑鳶尾草被說為其中之第一。同樣的，比丘們！……（中略）。」

「比丘們！猶如凡任何香樹心，紫檀被說為其中之第一。同樣的，比丘們！……（中略）。」

「比丘們！猶如凡任何香花，茉莉花被說為其中之第一。同樣的，比丘們！……（中略）。」

「比丘們！猶如凡任何小王，一切為轉輪王的從屬，轉輪王被稱為王中之第一。同樣的，比丘們！……（中略）。」

146-148. 月亮光輝經

「比丘們！猶如凡任何星光的光明，那些全部不及月亮光明的十六分之一，月亮光明被說為其中之第一。同樣的，比丘們！……。」

「比丘們！猶如晴朗無雲的秋天，日出時，[陽光]輝耀、照亮、照耀，驅散空中一切黑暗。同樣的，比丘們！……。」

「比丘們！猶如凡任何編織衣服，迦尸衣被說為其中之第一。同樣的，比丘們！凡任何善法，一切以不放逸為根、以不放逸為會合，不放逸被說為那些法中之第一。」

比丘們！當比丘是不放逸者時，這應該能被預期：他必將修習八支聖道、必將多修習八支聖道。比丘們！不放逸的比丘如何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正見……（中略）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正定。……（中略）比丘們！不放逸的比丘這樣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

（應該如同如來[經]那樣使之詳細）

不放逸中略品第五，其攝頌：

「如來、足跡、屋頂，根、樹心、茉莉花，

王、月、日，以衣服為第十句。」

力量所作品(149-160)

149. 力量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猶如凡任何以力量所作的工作被作，它們全都依止於土地後，住立於土地後，這樣，這些以力量所作的工作被作。同樣的，比丘們！比丘依止戒後，住立於戒後，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

比丘們！比丘如何依止戒後，住立於戒後，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正見……（中略）比丘們！比丘這樣依止戒後，住立於戒後，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

（如其它恒河中略所說明那樣詳細的方式使各經圓滿）

比丘們！猶如凡任何以力量所作的工作被作，它們全都依止於土地後，住立於土地後，這樣，這些以力量所作的工作被作。同樣的，比丘們！比丘依止戒後，住立於戒後，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

比丘們！比丘如何依止戒後，住立於戒後，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呢？比丘們！這裡，比丘有貪之調伏的完結、瞋之調伏的完結、癡之調伏的完結修習正見……（中略）有貪之調伏的完結、瞋之調伏的完結、癡之調伏的完結修習正定。比丘們！比丘這樣依止戒後，住立於戒後，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

比丘們！猶如凡任何以力量所作的工作被作，它們全都依止於土地後，住立於土地後，這樣，這些以力量所作的工作被作。同樣的，比丘們！比丘依止戒後，住立於戒後，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

比丘們！比丘如何依止戒後，住立於戒後，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呢？比丘們！這裡，比丘有不死的立足處、不死的彼岸、不死的完結修習正見……（中略）有不死的立足處、不死的彼岸、不死的完結修習正定。比丘們！比丘這樣依止戒後，住立於戒後，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

比丘們！猶如凡任何以力量所作的工作被作，它們全都依止於土地後，住立於土地後，這樣，這些以力量所作的工作被作。同樣的，比丘們！比丘依止戒

後，住立於戒後，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

比丘們！比丘如何依止戒後，住立於戒後，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呢？比丘們！這裡，比丘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修習正見……（中略）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修習正定。比丘們！比丘這樣依止戒後，住立於戒後，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

150. 種子經

「**比丘**們！猶如凡任何這些**種子類**、草木類來到生長、增長、成熟者，它們全都依止土地後，住立於土地後，這樣，這些種子類、草木類來到生長、增長、成熟。同樣的，比丘們！比丘依止戒後，住立於戒後，當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時在諸法上來到生長、增長、成熟。

比丘們！比丘如何依止戒後，住立於戒後，當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時在諸法上來到生長、增長、成熟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中略）修習正見……（中略）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正定。……（中略）比丘們！比丘這樣依止戒後，住立於戒後，當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時在諸法上來到生長、增長、成熟。」

151. 龍經

「**比丘**們！猶如依止於雪山山王後，龍的身體生長、來到強力，牠們在那裡身體生長、來到強力後，進入小池；進入小池後，進入大池；進入大池後，進入小河；進入小河後，進入大河；進入大河後，進入大海，牠們在那裡身體來到巨大、廣大狀態。同樣的，比丘們！比丘依止戒後，住立於戒後，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而在法上得到巨大、廣大狀態。

比丘們！比丘如何依止戒後，住立於戒後，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而在法上得到巨大、廣大狀態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正見……（中略）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正定。……（中略）比丘們！比丘這樣依止戒後，住立於戒後，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而在法上得到巨大、廣大狀態。」

152. 樹木經

「比丘們！猶如樹木是傾向東的、斜向東的、坡斜向東的，在那裡，它被切斷根後，會倒向何方？」

「大德！是往傾向、往斜向、往坡斜向之處的。」

「同樣的，比丘們！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的比丘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

比丘們！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的比丘如何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正見……（中略）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正定。……（中略）比丘們！這樣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的比丘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

153. 瓶子經

「比丘們！猶如已顛倒的瓶子就吐出水，不再收回，同樣的，比丘們！比丘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的比丘就吐惡不善法，不再收回。」

比丘們！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的比丘如何就吐出水，不再收回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正見……（中略）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正定。……（中略）比丘們！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的比丘就這樣吐惡不善法，不再收回。」

154. 穩經

「比丘們！猶如稻穗或麥穗以手或腳朝正確方向壓過，『它將會破壞手或腳，或會引起[流]血。』這是可能的，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因為，穗的朝正確方向。同樣的，比丘們！比丘以見解朝正確方向、以道的修習朝正確方向，『他將會破壞無明、產生明、作證涅槃。』這是可能的，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因為見解的朝正確方向。」

比丘們！比丘如何以見解朝正確方向、以道的修習朝正確方向而破壞無明、產生明、作證涅槃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正見……（中略）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正定。……（中略）比丘們！這樣，比丘以見解朝正確方向、以道的修習朝正確方向而破壞無明、產生明、作證涅槃。」

155. 虛空經

「比丘們！猶如種種風在虛空中吹起：東風吹起，西風吹起，北風吹起，南風吹起，有塵風吹起，無塵風吹起，冷風吹起，熱風吹起，微風吹起，強風吹起。同樣的，比丘們！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比丘的四念住到達圓滿的修習；四正勤到達圓滿的修習；四神足到達圓滿的修習；五根到達圓滿的修習；五力到達圓滿的修習；七覺支到達圓滿的修習。

比丘們！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的比丘如何四念住到達圓滿的修習；四正勤到達圓滿的修習；四神足到達圓滿的修習；五根到達圓滿的修習；五力到達圓滿的修習；七覺支到達圓滿的修習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正見……（中略）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正定。……（中略）比丘們！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的比丘這樣四念住到達圓滿的修習；四正勤到達圓滿的修習；四神足到達圓滿的修習；五根到達圓滿的修習；五力到達圓滿的修習；七覺支到達圓滿的修習。」

156. 雨雲經

「比丘們！猶如在夏季的最後一個月，當塵垢被揚起時，這驟雨即刻使之消散、平息。同樣的，比丘們！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的比丘即刻使已生起的惡不善法消散、平息。

比丘們！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的比丘如何即刻使已生起的惡不善法消散、平息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正見……（中略）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正定。……（中略）比丘們！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的比丘這樣即刻使已生起的惡不善法消散、平息。」

157. 雨雲經

「比丘們！猶如當生起大雨雲時，大風就在那當中使它消失、平息。同樣的，比丘們！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的比丘每當生起惡不善法時，就在那當中使之消失、平息。」

比丘們！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的比丘如何每當生起惡不善法時，就在那當中使之消失、平息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正見……（中略）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正定。……（中略）比丘們！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的比丘這樣每當生起惡不善法時，就在那當中使之消失、平息。」

158. 船經

「比丘們！猶如以藤索固綁的航海船，[藤]索在水中六個月耗損，冬天擱在陸地受風吹日曬襲擊，加以從雨雲下來的大雨，很容易成為腐壞的而止息了。同樣的，比丘們！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比丘的結縛很容易成為腐壞的而止息了。」

比丘們！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比丘的結縛如何很容易就成為腐壞的而止息了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正見……（中略）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正定。……（中略）比丘們！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比丘的結縛這樣很容易成為腐壞的而止息了。」

159. 屋舍經

「比丘們！猶如來客之屋舍，在那裡，東方人來了後住宿，西方人來了後住宿，北方人來了後住宿，南方人來了後住宿，剎帝利來了後住宿，婆羅門來了後住宿，毘舍來了後住宿，首陀羅來了後住宿。同樣的，比丘們！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的比丘，凡應該以證智遍知的法，他以證智遍知；凡應該以證智捨斷的法，他以證智捨斷；凡應該以證智作證的法，他以證智作證；凡應該以證智修習的法，他以證智修習。」

比丘們！什麼是應該以證智遍知的法？應該回答『五取蘊。』即：色取蘊……（中略）識取蘊，這些是應該以證智遍知的法。

比丘們！什麼是應該以證智捨斷的法？無明與有的渴愛，這些是應以證智捨斷的法。

比丘們！什麼是應該以證智作證的法？明與解脫，這些是應該以證智作證的法。

比丘們！什麼是應該以證智修習的法？止與觀，這些是應該以證智修習的法。

比丘們！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的比丘，如何凡應該以證智遍知的法，他以證智遍知……（中略）凡應該以證智修習的法，他以證智修習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正見……（中略）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正定。……（中略）比丘們！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的比丘，這樣凡應該以證智遍知的法，他以證智遍知；凡應該以證智捨斷的法，他以證智捨斷；凡應該以證智作證的法，他以證智作證；凡應該以證智修習的法，他以證智修習。」

160. 河經

「**比丘**們！猶如恒河是傾向東的、斜向東的、坡斜向東的，如果眾人帶來鏟子與簍子後[，心想]：『我們將使這恒河向西低斜、向西傾斜、向西坡斜。』比丘們！你們怎麼想：那眾人能使恒河向西低斜、向西傾斜、向西坡斜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那是什麼原因呢？大德！恒河是傾向東的、斜向東的、坡斜向東的，不易使它向西低斜、向西傾斜、向西坡斜，眾人最終只會有疲勞與惱害的分。」

「同樣的，比丘們！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的比丘，國王或國王的大臣，或朋友、同事，或親族、血親，可能帶財富來邀請：『來！男子先生！為何讓這袈裟耗盡你？為何光頭、鉢隨行？來！請你還俗後享受財富與作福德。』比丘們！確實，那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的比丘，『他放棄學後將還俗。』這是不可能的，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因為那心長久向遠離低斜、向遠離傾斜、向遠離坡斜，『他將像那樣還俗。』這是不可能的。

比丘們！比丘如何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正見……（中略）依止遠離、

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正定。……（中略）比丘們！比丘們！比丘這樣修習八支聖道、多修習八支聖道。」（凡力量所作[品]都應該使之詳細）

力量所作品第六，其攝頌：

「力量、種子與龍，樹木、瓶子及穗，
虛空與二則雨雲，船、屋舍、河。」

尋求品(161-171)

161. 尋求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有這三種尋求，哪三個呢？欲的尋求、有的尋求、梵行的尋求，比丘們！這些是三種尋求。比丘們！為了這三種尋求的證智，八支聖道應該被修習。比丘們！什麼是八支聖道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正見……（中略）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正定。比丘們！為了這三種尋求的證智，這八支聖道應該被修習。

比丘們！有這三種尋求，哪三個呢？欲的尋求、有的尋求、梵行的尋求，比丘們！這些是三種尋求。比丘們！為了這三種尋求的證智，八支聖道應該被修習。比丘們！什麼是八支聖道呢？比丘們！這裡，比丘有貪之調伏的完結、瞋之調伏的完結、癡之調伏的完結修習正見……（中略）有貪之調伏的完結、瞋之調伏的完結、癡之調伏的完結修習正定。比丘們！為了這三種尋求的證智，這八支聖道應該被修習。

比丘們！有這三種尋求，哪三個呢？欲的尋求、有的尋求、梵行的尋求，比丘們！這些是三種尋求。比丘們！為了這三種尋求的證智，八支聖道應該被修習。比丘們！什麼是八支聖道呢？比丘們！這裡，比丘有不死的立足處、不死的彼岸、不死的完結修習正見……（中略）有不死的立足處、不死的彼岸、不死的完結修習正定。比丘們！為了這三種尋求的證智，這八支聖道應該被修習。

比丘們！有這三種尋求，哪三個呢？欲的尋求、有的尋求、梵行的尋求，比丘們！這些是三種尋求。比丘們！為了這三種尋求的證智，八支聖道應該被修

45. 道相應

習。比丘們！什麼是八支聖道呢？比丘們！這裡，比丘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修習正見……（中略）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修習正定。比丘們！為了這三種尋求的證智，這八支聖道應該被修習。

比丘們！有這三種尋求，哪三個呢？欲的尋求、有的尋求、梵行的尋求，比丘們！這些是三種尋求。比丘們！為了這三種尋求的遍知……（中略）這八支聖道應該被修習。（應該如證智那樣以遍知使之詳細）

比丘們！有這三種尋求，哪三個呢？欲的尋求、有的尋求、梵行的尋求，比丘們！這些是三種尋求。比丘們！為了這三種尋求的遍盡……（中略）這八支聖道應該被修習。（應該如證智那樣以遍盡使之詳細）

比丘們！有這三種尋求，哪三個呢？欲的尋求、有的尋求、梵行的尋求，比丘們！這些是三種尋求。比丘們！為了這三種尋求的捨斷，八支聖道應該被修習。比丘們！什麼是八支聖道呢？比丘們！這裡，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正見……（中略）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正定。……（中略）比丘們！為了這三種尋求的捨斷，這八支聖道應該被修習。」（應該如證智那樣以捨斷使之詳細）

162. 慢經

「比丘們！有這三種慢，哪三個呢？『我是優勝者』之慢、『我是同等者』之慢、『我是下劣者』之慢，比丘們！這些是三種慢。

比丘們！為了這三種慢的證智、遍知、滅盡、捨斷，八支聖道應該被修習，哪八支聖道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修習正見……（中略）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正定。……（中略）比丘們！為了這三種慢的證智、遍知、滅盡、捨斷，八支聖道應該被修習。」（應該如同尋求[經]那樣使之詳細）

163. 煩惱經

「比丘們！有這三種煩惱，哪三個呢？欲的煩惱、有的煩惱、無明的煩惱，比丘們！這些是三種煩惱。比丘們！為了這三種煩惱的證智、遍知、滅盡、捨斷……（中略）這八支聖道應該被修習。」

164. 有經

「比丘們！有這三種有，哪三個呢？欲有、色有、無色有，比丘們！這些是三種有。比丘們！為了這三種有的證智、遍知、滅盡、捨斷……（中略）這八支聖道應該被修習。」

165. 苦性經

「比丘們！有這三種苦性，哪三個呢？苦苦性、行苦性、變易苦性，比丘們！這些是三種苦性。比丘們！為了這三種苦性的證智、遍知、滅盡、捨斷……（中略）這八支聖道應該被修習。」

166. 荒蕪經

「比丘們！有這三種荒蕪，哪三個呢？貪荒蕪、瞋荒蕪、癡荒蕪，比丘們！這些是三種荒蕪。比丘們！為了這三種荒蕪的證智、遍知、滅盡、捨斷……（中略）這八支聖道應該被修習。」

167. 垢經

「比丘們！有這三種垢，哪三個呢？貪垢、瞋垢、癡垢，比丘們！這些是三種垢。比丘們！為了這三種垢的證智、遍知、滅盡、捨斷……（中略）這八支聖道應該被修習。」

168. 懨亂經

「比丘們！有這三種惱亂，哪三個呢？貪惱亂、瞋惱亂、癡惱亂，比丘們！這些是三種惱亂。比丘們！為了這三種惱亂的證智、遍知、滅盡、捨斷……（中略）這八支聖道應該被修習。」

169. 受經

「比丘們！有這三種受，哪三個呢？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比丘們！這些是三種受。比丘們！為了這三種受的證智、遍知、滅盡、捨斷……（中略）這八支聖道應該被修習。」

170. 渴愛經

「比丘們！有這三種渴愛，哪三個呢？欲的渴愛、有的渴愛、虛無的渴愛，比丘們！這些是三種渴愛。比丘們！為了這三種渴愛的證智、遍知、滅盡、捨斷……（中略）這八支聖道應該被修習。比丘們！什麼是八支聖道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正見……（中略）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正定。比丘們！為了這三種渴愛的證智、遍知、滅盡、捨斷……（中略）這八支聖道應該被修習。」

171. 渴望經

「比丘們！有這三種渴望，哪三個呢？欲的渴望、有的渴望、虛無的渴望，比丘們！這些是三種渴望。比丘們！為了這三種渴望的證智、遍知、滅盡、捨斷……（中略）這八支聖道應該被修習。……（中略）有貪之調伏的完結、瞋之調伏的完結、癡之調伏的完結……（中略）有不死的立足處、不死的彼岸、不死的完結……（中略）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中略）。比丘們！為了這三種渴望的證智、遍知、滅盡、捨斷……（中略）這八支聖道應該被修習。」

尋求品第七，其攝頌：

「尋求、慢、煩惱，有與苦性、荒蕪，
垢、惱亂與受，二種渴愛與渴望。」

暴流品(172-181)

172. 暴流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有這四種暴流，哪四種呢？欲的暴流、有的暴流、見的暴流、無明的暴流，比丘們！這些是四種暴流。比丘們！為了這四種暴流的證智、遍知、滅盡、捨斷……（中略）這八支聖道應該被修習。」（全部應該如尋求[經]那樣使之詳細）

173. 輄經

「比丘們！有這四種輅，哪四種呢？欲之輅、有之輅、見之輅、無明之輅，比丘們！這是四種輅。比丘們！為了這四種輅的證智、遍知、滅盡、捨斷……（中略）這八支聖道應該被修習。」

174. 取經

「比丘們！有這四種取，哪四種呢？欲取、見取、戒禁取、[真]我論取，比丘們！這些是四種取。比丘們！為了這四種取的證智、遍知、滅盡、捨斷……（中略）這八支聖道應該被修習。」

175. 繫結經

「比丘們！有這四種繫結，哪四種呢？貪婪的身繫結、惡意的身繫結、戒禁取的身繫結、[只有]這是真實之執持的身繫結，比丘們！這些是四種繫結。比丘

45. 道相應

們！為了這四種繫結的證智、遍知、滅盡、捨斷……（中略）這八支聖道應該被修習。」

176. 煩惱潛在趨勢經

「比丘們！有這七種煩惱潛在趨勢，哪七種呢？欲煩惱潛在趨勢、嫌惡煩惱潛在趨勢、見煩惱潛在趨勢、疑煩惱潛在趨勢、慢煩惱潛在趨勢、有貪煩惱潛在趨勢、無明煩惱潛在趨勢，比丘們！這些是七種煩惱潛在趨勢。比丘們！為了這七種煩惱潛在趨勢的證智、遍知、滅盡、捨斷……（中略）這八支聖道應該被修習。」

177. 欲種類經

「比丘們！有這五種欲，哪五種呢？能被眼識知，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色；能被耳識知……（中略）的聲音；能被鼻識知……（中略）的氣味；能被舌識知……（中略）的味道；能被身識知，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所觸，比丘們！這些是五種欲。比丘們！為了這五種欲的證智、遍知、滅盡、捨斷……（中略）這八支聖道應該被修習。」

178. 蓋經

「比丘們！有這五蓋，哪五種呢？欲的意欲蓋、惡意蓋、惛沈睡眠蓋、掉舉後悔蓋、疑惑蓋，比丘們！這些是五蓋。比丘們！為了這五蓋的證智、遍知、滅盡、捨斷……（中略）這八支聖道應該被修習。」

179. 取蘊經

「比丘們！有這五取蘊，哪五種呢？即：色取蘊、受取蘊、想取蘊、行取蘊、識取蘊，比丘們！這些是五取蘊。比丘們！為了這五取蘊的證智、遍知、滅盡、捨斷……（中略）這八支聖道應該被修習。」

180. 下分經

「比丘們！有這五下分結，哪五種呢？有身見、疑、戒禁取、欲的意欲、惡意，比丘們！這些是五下分結。比丘們！為了這五下分結的證智、遍知、滅盡、捨斷……（中略）這八支聖道應該被修習。」

181. 上分經

「比丘們！有這五上分結，哪五個呢？色貪、無色貪、慢、掉舉、無明，比丘們！這些是五上分結。比丘們！為了這五上分結的證智、遍知、滅盡、捨斷，八支聖道應該被修習。比丘們！什麼是八支聖道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正見……（中略）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正定。比丘們！為了這五上分結的證智、遍知、滅盡、捨斷，八支聖道應該被修習。

比丘們！有這五上分結，哪五個呢？色貪、無色貪、慢、掉舉、無明，比丘們！這些是五上分結。比丘們！為了這五上分結的證智、遍知、滅盡、捨斷，八支聖道應該被修習。比丘們！什麼是八支聖道呢？比丘們！這裡，比丘有貪之調伏的完結、瞋之調伏的完結、癡之調伏的完結修習正見……（中略）有貪之調伏的完結、瞋之調伏的完結、癡之調伏的完結修習正定。……（中略）有不死的立足處、不死的彼岸、不死的完結……（中略）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修習正定。比丘們！為了這五上分結的證智、遍知、滅盡、捨斷，八支聖道應該被修習。」

暴流品第八，其攝頌：

「暴流、輒、取，繫縛、煩惱潛在趨勢，
欲種類、蓋，蘊、下上分。」

品的攝頌：

「無明品第一，第二被稱為住處，
邪性第三品，第四修行品，
外道第五品，第六太陽，
許多被作的第七品，生起第八，
日中品第九，第十不放逸，
第十一力量品，第十二為尋求經，

45. 道相應

暴流品為第十三。」
道相應一。

46. 覺支相應

山品(1-10)

1. 雪山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猶如依止於雪山山王後，龍的身體生長、來到強力，牠們在那裡身體生長、來到強力後，進入小池；進入小池後，進入大池；進入大池後，進入小河；進入小河後，進入大河；進入大河後，進入大海，牠們在那裡身體來到巨大、廣大狀態。同樣的，[比丘](#)們！比丘依止戒後，住立於戒後，修習七覺支、多修習七覺支而在法上得到巨大、廣大狀態。

比丘們！比丘如何依止戒後，住立於戒後，修習七覺支、多修習七覺支而在法上得到巨大、廣大狀態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念覺支](#)……（中略）修習[擇法覺支](#)……（中略）修習[活力覺支](#)……（中略）修習[喜覺支](#)……（中略）修習[寧靜覺支](#)……（中略）修習定覺支……（中略）[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平靜覺支](#)。比丘們！比丘這樣依止戒後，住立於戒後，修習七覺支、多修習七覺支而在法上得到巨大、廣大狀態。」

2. 身體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猶如這身體因食而存續，緣食而住立；離食而不住立。同樣的，[比丘](#)們！[五蓋](#)因食而存續，緣食而住立；離食而不住立。

比丘們！而對未生起之欲的意欲生起，已生起之欲的意欲增加、擴大來說，什麼是食呢？比丘們！有淨相，在那裡，經常不如理作意，對未生起之欲的意欲生起，已生起之欲的意欲增加、擴大來說，這是食。

比丘們！而對未生起之惡意生起，已生起之惡意增加、擴大來說，什麼是食呢？比丘們！有**嫌惡相**，在那裡，經常不如理作意，對未生起之惡意生起，已生起之惡意增加、擴大來說，這是食。

比丘們！而對未生起之惛沈睡眠生起，已生起之惛沈睡眠增加、擴大來說，什麼是食呢？比丘們！有不樂、倦怠、打哈欠、餐後的睡意、**心的退縮**，在那裡，經常不如理作意，對未生起之惛沈睡眠生起，已生起之惛沈睡眠增加、擴大來說，這是食。

比丘們！而對未生起之掉舉後悔生起，已生起之掉舉後悔增加、擴大來說，什麼是食呢？比丘們！有心的不平息，在那裡，經常不如理作意，對未生起之掉舉後悔生起，已生起之掉舉後悔增加、擴大來說，這是食。

比丘們！而對未生起之疑惑生起，已生起之疑惑增加、擴大來說，什麼是食呢？比丘們！有疑惑處之法，在那裡，經常不如理作意，對未生起之疑惑生起，已生起之疑惑增加、擴大來說，這是食。

比丘們！猶如這身體因食而存續，緣食而住立；離食而不住立。同樣的，比丘們！五蓋因食而存續，緣食而住立；離食而不住立。

比丘們！猶如這身體因食而存續，緣食而住立；離食而不住立。同樣的，比丘們！七覺支因食而存續，緣食而住立；離食而不住立。

比丘們！而對未生起之念覺支生起，已生起之念覺支修習圓滿來說，什麼是食呢？比丘們！有**念覺支處之法**，在那裡，經常如理作意，對未生起之念覺支生起，已生起之念覺支增加、擴大來說，這是食。

比丘們！而對未生起之擇法覺支生起，已生起之擇法覺支修習圓滿來說，什麼是食呢？比丘們！有善、不善法，有罪過、無罪過法，下劣、勝妙法，**黑白有對比的法**，在那裡，經常如理作意，對未生起之擇法覺支生起，已生起之擇法覺支修習圓滿來說，這是食。

比丘們！而對未生起之活力覺支生起，已生起之活力覺支修習圓滿來說，什麼是食呢？比丘們！有發勤界、精勤界、努力界，在那裡，經常如理作意，對未生起之活力覺支生起，已生起之活力覺支修習圓滿來說，這是食。

比丘們！而對未生起之喜覺支生起，已生起之喜覺支修習圓滿來說，什麼是食呢？比丘們！有喜覺支處之法，在那裡，經常如理作意，對未生起之喜覺支生起，已生起之喜覺支修習圓滿來說，這是食。

比丘們！而對未生起之寧靜覺支生起，已生起之寧靜覺支修習圓滿來說，什麼是食呢？比丘們！有**身體的寧靜、心的寧靜**，在那裡，經常如理作意，對未生起之寧靜覺支生起，已生起之寧靜覺支修習圓滿來說，這是食。

比丘們！而對未生起之定覺支生起，已生起之定覺支修習圓滿來說，什麼是食呢？比丘們！有止相、不混亂相，在那裡，經常如理作意，對未生起之定覺支生起，已生起之定覺支修習圓滿來說，這是食。

比丘們！而對未生起之平靜覺支生起，已生起之平靜覺支修習圓滿來說，什麼是食呢？比丘們！有平靜覺支處之法，在那裡，經常如理作意，對未生起之平靜覺支生起，已生起之平靜覺支修習圓滿來說，這是食。

比丘們！猶如這身體因食而存續，緣食而住立；離食而不住立。同樣的，比丘們！七覺支因食而存續，緣食而住立；離食而不住立。」

3. 戒經

「比丘們！凡那些戒具足、定具足、智具足、解脫具足、解脫智見具足的比丘，比丘們！我說：『即使只是看到那些比丘就多所助益。』比丘們！我說：『即使只是聽到那些比丘就多所助益。』比丘們！我說：『即使只是接近那些比丘就多所助益。』比丘們！我說：『即使只是侍奉那些比丘就多所助益。』比丘們！我說：『即使只是回憶那些比丘就多所助益。』比丘們！我說：『即使只是跟隨那些比丘出家就多所助益。』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聽聞像這樣比丘的法後，他住於二種遠離：身遠離與心遠離。當住於這樣的遠離時，他回憶、隨尋思那個法。

比丘們！每當比丘住於這樣的遠離，回憶、隨尋思那個法時，那時，比丘的念覺支已被發動，那時，比丘修習念覺支，那時，比丘的念覺支到達圓滿的修習。當住於這樣的念時，他對那個法以慧考察、伺察、到達審慮。

比丘們！每當比丘住於這樣的念時，對那個法以慧考察、伺察、到達審慮時，那時，比丘的擇法覺支已被發動，那時，比丘修習擇法覺支，那時，比丘的擇法覺支到達圓滿的修習。當他對那個法以慧考察、伺察、到達審慮時，活力已被發動而不退。

比丘們！每當他對那個法以慧考察、伺察、到達審慮，比丘的活力已被發動而不退時，那時，比丘的活力覺支已被發動，那時，比丘修習活力覺支，那時，比丘的活力覺支到達圓滿的修習。當活力已被發動時，精神的喜生起。

比丘們！每當活力已被發動比丘之精神的喜生起時，那時，比丘的喜覺支已被發動，那時，比丘修習喜覺支，那時，比丘的喜覺支到達圓滿的修習。當意喜時，身寧靜，心也寧靜。

46. 覺支相應

比丘們！每當意喜比丘的身寧靜、心也寧靜時，那時，比丘的寧靜覺支已被發動，那時，比丘修習寧靜覺支，那時，比丘的寧靜覺支到達圓滿的修習。當身寧靜時，有樂者的心入定。

比丘們！每當身寧靜、有樂比丘的心入定時，比丘的定覺支就已被發動，那時，比丘修習定覺支，那時，比丘的定覺支到達圓滿的修習。他成為這樣得定的心之善旁觀者。

比丘們！每當比丘成為這樣得定的心之善旁觀者時，那時，比丘的平靜覺支已被發動，那時，比丘修習平靜覺支，那時，比丘的平靜覺支到達圓滿的修習。

比丘們！當七覺支這麼已修習、這麼已多修習時，七果、七效益應該能被預期，哪七果、七效益呢？

在當生之初期到達完全智。

如果在當生之初期未到達完全智，則在死時到達完全智。

如果在當生之初期未到達完全智，如果在死時未到達完全智，則以五下分結的滅盡而為中般涅槃者。

如果在當生之初期未到達完全智，如果在死時未到達完全智，如果以五下分結的滅盡而未為中般涅槃者，則以五下分結的滅盡而為生般涅槃者。

如果在當生之初期未到達完全智，如果在死時未到達完全智，如果以五下分結的滅盡而未為中般涅槃者，如果以五下分結的滅盡而未為生般涅槃者，則以五下分結的滅盡而為無行般涅槃者。

如果在當生之初期未到達完全智，如果在死時未到達完全智，如果以五下分結的滅盡而未為中般涅槃者，如果以五下分結的滅盡而未為生般涅槃者，如果以五下分結的滅盡而未為無行般涅槃者，則以五下分結的滅盡而為有行般涅槃者。

如果在當生之初期未到達完全智，如果在死時未到達完全智，如果以五下分結的滅盡而未為中般涅槃者，如果以五下分結的滅盡而未為生般涅槃者，如果以五下分結的滅盡而未為無行般涅槃者，如果以五下分結的滅盡而未為有行般涅槃者，則以五下分結的滅盡而為上流到阿迦膩吒者。

比丘們！當七覺支這麼已修習、這麼已多修習時，這七果、七效益應該能被預期。」

4. 衣服經

有一次，尊者舍利弗住在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

在那裡，尊者舍利弗召喚比丘們：

「比丘學友們！」

「學友！」那些比丘回答尊者舍利弗。

尊者舍利弗說這個：

「學友們！有這七覺支，哪七個呢？念覺支、擇法覺支、活力覺支、喜覺支、寧靜覺支、定覺支、平靜覺支，學友們！這些是七覺支。」

學友們！對這七覺支，在午前時我希望住於哪一覺支，午前時我就住於那一覺支；在中午時我希望住於哪一覺支，中午時我就住於那一覺支；在傍晚時我希望住於哪一覺支，傍晚時我就住於那一覺支。

學友們！如果我心想『念覺支』，我心想『無量的』，我心想『善努力的』，當它存續時，我了知：『它存續。』如果它在我這裡消逝了，我了知：『它以特定條件在我這裡消逝了。』……（中略）如果我心想『[平靜覺支]』，我心想『無量的』，我心想『善努力的』，當它存續時，我了知：『它存續。』如果它在我這裡消逝了，我了知：『它以特定條件在我這裡消逝了。』

學友們！猶如國王或國王的大臣有充滿染了種種顏色衣服的衣箱，在午前時他希望穿哪套衣服，午前時他就能穿那套衣服；在中午時他希望穿哪套衣服，中午時他就能穿那套衣服；在傍晚時他希望穿哪套衣服，傍晚時他就能穿那套衣服。同樣的，學友們！對這七覺支，在午前時我希望住於哪一覺支，在午前時我就住於那一覺支；在中午時我希望住於哪一覺支，中午時我就住於那一覺支；在傍晚時我希望住於哪一覺支，傍晚時我就住於那一覺支。

學友們！如果我心想『念覺支』，我心想『無量的』，我心想『善努力的』，當它存續時，我了知：『它存續。』如果它在我這裡消逝了，我了知：『它以特定條件在我這裡消逝了。』……（中略）如果我心想『平靜覺支』，我心想『無量的』，我心想『善努力的』，當它存續時，我了知：『它存續。』如果它在我這裡消逝了，我了知：『它以特定條件在我這裡消逝了。』」

5. 比丘經

起源於舍衛城。

那時，某位比丘去見世尊。……（中略）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被稱為『覺支、覺支』，大德！什麼情形被稱為『覺支』呢？」

「比丘！『導向覺』，因此被稱為『覺支』。比丘！這裡，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念覺支……（中略）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平靜覺支。當修習這七覺支時，心從欲的煩惱解脫，心從有的煩惱解脫，心從無明的煩惱解脫。在已解脫時，有『[這是]解脫』之智，他知道：『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比丘！『導向覺』，因此被稱為『覺支』。」

6. 庫達利亞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娑雞多城漆黑林的鹿園。

那時，遊行者庫達利亞去見世尊。抵達後，與世尊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遊行者庫達利亞對世尊說這個：

「喬達摩先生！我是僧園的依止者，來往各團體者，喬達摩先生！用餐之後，已吃過早餐，這是[慣]行：我在僧園與僧園、遊園與遊園間走動、徘徊。在那裡，我看見一些沙門、婆羅門只講述著像那樣自由說話效益與詰難效益的談論，但，喬達摩尊師住於什麼[種]效益呢？」

「庫達利亞！如來住於明與解脫之果與效益。」

「但，喬達摩尊師！當什麼法被修習、被多修習時，使明與解脫完成呢？」

「庫達利亞！當七覺支被修習、被多修習時，使明與解脫完成。」

「但，喬達摩尊師！當什麼法被修習、被多修習時，使七覺支完成呢？」

「庫達利亞！當四念住被修習、被多修習時，使七覺支完成。」

「但，喬達摩尊師！當什麼法被修習、被多修習時，使四念住完成呢？」

「庫達利亞！當三善行被修習、被多修習時，使四念住完成。」

「但，喬達摩尊師！當什麼法被修習、被多修習時，使三善行完成呢？」

「庫達利亞！當根的自制被修習、被多修習時，使三善行完成。」

又，庫達利亞！根的自制如何被修習、如何被多修習而使三善行完成呢？庫達利亞！這裡，比丘以眼見合意之色後，不貪求、不喜、不使貪產生，他的身是已住立的、心是已住立的，自身內被善建立、善解脫，又，以眼見不合意之色後，不成為氣餒的、無未住立的心、無心意的悲哀、無心的惡意，他的身是已住立的、心是已住立的，自身內被善建立、善解脫。

46. 覺支相應

再者，庫達利亞！當比丘以耳聽聲音後……（中略）以鼻聞氣味後……（中略）以舌嚐味道後……以身觸所觸後……以意識知合意之法後，不貪求、不喜、不使貪產生，他的身是已住立的、心是已住立的，自身內被善建立、善解脫，又，以意識知不合意之法後，不成為氣餒的、無未住立的心、無心意的悲哀、無心的惡意，他的身是已住立的、心是已住立的，自身內被善建立、善解脫。

庫達利亞！當比丘以眼見色後，在合意與不合意之色上都是身已住立的、心已住立的，自身內被善建立、善解脫；以耳聽聲音後……（中略）以鼻聞氣味後……（中略）以舌嚐味道後……（中略）以身觸所觸後……（中略）以意識知法後，在合意與不合意之法上都是身已住立的、心已住立的，自身內被善建立、善解脫，庫達利亞！根的自制這樣被修習、這樣被多修習，使三善行完成。

又，庫達利亞！三善行如何被修習、如何被多修習而使四念住完成呢？庫達利亞！這裡，比丘捨斷身惡行後，修習身善行；捨斷語惡行後，修習語善行；捨斷意惡行後，修習意善行，庫達利亞！當三善行這樣被修習、這樣被多修習時，使四念住完成。

又，庫達利亞！四念住如何被修習、如何被多修習而使七覺支完成呢？庫達利亞！這裡，比丘住於在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中略）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庫達利亞！當四念住這樣被修習、這樣被多修習時，使七覺支完成。

又，庫達利亞！七覺支如何被修習、如何被多修習而使明與解脫完成呢？庫達利亞！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念覺支……（中略）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平靜覺支，庫達利亞！當七覺支這樣被修習、這樣被多修習時，使明與解脫完成。」

當這麼說時，遊行者庫達利亞對世尊說這個：

「太偉大了，喬達摩先生！太偉大了，喬達摩先生！喬達摩先生！猶如扶正顛倒的，或揭開隱藏的，或告知迷路者的道路，或在黑暗中持燈火：『有眼者們看見諸色』。同樣的，法被喬達摩尊師以種種法門說明，這個我歸依世尊、法、比丘僧團，請喬達摩尊師記得我為優婆塞，從今天起終生歸依。」

7. 重閣經

「猶如凡任何重閣的椽，那些全都是朝向屋頂的、屋頂為會合，從屋頂的根除，那一切都走到根除。同樣的，比丘們！修習七覺支、多修習七覺支的比丘是

46. 覺支相應

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

比丘們！修習七覺支、多修習七覺支的比丘如何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念覺支……（中略）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平靜覺支。

比丘們！這樣修習七覺支、多修習七覺支的比丘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

8. 優波瓦那經

有一次，尊者優波瓦那與尊者舍利弗住在橋賞彌瞿師羅園。

那時，尊者舍利弗在傍晚時，從獨坐中出來，去見尊者優波瓦那。抵達後，與尊者優波瓦那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舍利弗對尊者優波瓦那說這個：

「優波瓦那學友！比丘自己能知道：『以如理作意，七覺支被我這麼善精勤而導向安樂住。』嗎？」

「舍利弗學友！比丘自己能知道：『以如理作意，七覺支被我這麼善精勤而導向安樂住。』」

學友！當念覺支生起時，比丘了知：『我的心已善解脫，我的惛沈睡眠已被善根除，我的掉舉後悔已被善驅逐，我的活力已被發動，我作目標後、作意後而不退縮。』……（中略）學友！當平靜覺支生起時，比丘了知：『我的心已善解脫，我的惛沈睡眠已被善根除，我的掉舉後悔已被善驅逐，我的活力已被發動，我作目標後、作意後而不退縮。』

舍利弗學友！比丘這麼自己能知道：『以如理作意，七覺支被我這麼善精勤而導向安樂住。』」

9. 已生起經

「比丘們！當這七覺支已修習、已多修習時，未生起的不離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的出現而生起，哪七個呢？念覺支……（中略）平靜覺支。比丘們！當這七覺支已修習、已多修習時，未生起的不離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的出現而生起。」

10. 已生起經

「比丘們！當這七覺支已修習、已多修習時，未生起的不離善逝之律生起，哪七個呢？念覺支……（中略）平靜覺支。比丘們！當這七覺支已修習、已多修習時，未生起的不離善逝之律生起。」

山品第一，其攝頌：

「雪山、身體、戒，衣服、比丘與庫達利亞，
重閣與優波瓦那，已生起二則在後。」

病品(11-20)

11. 生類經

「比丘們！猶如凡任何生類從事四種舉止行為：有時行，有時立，有時坐，有時臥，他們全都依止於土地後，住立於土地後，這樣，從事這四種舉止行為，同樣的，比丘們！比丘依止戒後，住立於戒後，修習七覺支、多修習七覺支。

比丘們！比丘如何依止戒後，住立於戒後，修習七覺支、多修習七覺支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念覺支……（中略）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平靜覺支。比丘們！比丘這樣依止戒後，住立於戒後，修習七覺支、多修習七覺支。」

12. 如太陽經

「比丘們！這是太陽昇起的先導與前兆，即：黎明。同樣的，比丘們！這是比丘七覺支生起的先導與前兆，即：善友誼。

比丘們！當比丘有善友時，這應該能被預期：他必將修習七覺支，他必將多修習七覺支。

46. 覺支相應

比丘們！有善友的比丘如何修習七覺支、多修習七覺支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念覺支……（中略）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平靜覺支。

比丘們！有善友的比丘這樣修習七覺支、多修習七覺支。」

13. 如太陽經

「比丘們！這是太陽昇起的先導與前兆，即：黎明。同樣的，比丘們！這是比丘七覺支生起的先導與前兆，即：如理作意具足。」

比丘們！當比丘如理作意具足時，這應該能被預期：他必將修習七覺支，他必將多修習七覺支。

比丘們！如理作意具足的比丘如何修習七覺支、多修習七覺支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念覺支……（中略）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平靜覺支。

比丘們！如理作意具足的比丘這樣修習七覺支、多修習七覺支。」

14. 痘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栗鼠飼養處的竹林中。

當時，生病、受苦、重病的尊者大迦葉住在畢波里洞穴。

那時，世尊在傍晚時，從獨坐中出來，去見尊者大迦葉。抵達後，在設置好的座位坐下。坐好後，世尊對尊者摩大迦葉說這個：

「迦葉！你是否能忍受？是否能維持？是否苦的感受減退而沒增加，其減退而沒增加被了知？」

「大德！我不能忍受，不能維持，我強烈苦的感受增加而沒減退，其增加而沒減退被了知。」

「迦葉！這七覺支被我正確地講述，當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證智、正覺、涅槃，哪七個呢？迦葉！念覺支被我正確地講述，當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證智、正覺、涅槃……（中略）平靜覺支被我正確地講述，當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證智、正覺、涅槃，迦葉！這七覺支被我正確地講述，當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證智、正覺、涅槃。」

46. 覺支相應

「大德！確實是覺支，大德！確實是覺支。」
世尊說這個，悅意的尊者大迦葉歡喜世尊所說。
尊者大迦葉的病由那樣的緣故而痊癒，那尊者大迦葉的病這樣被捨斷。

15. 痘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栗鼠飼養處的竹林中。
當時，生病、受苦、重病的尊者大目犍連住在耆闍崛山。
那時，世尊在傍晚時，從獨坐中出來，去見尊者大目犍連。抵達後，在設置好的座位坐下。坐好後，世尊對尊者摩大目犍連說這個：
「目犍連！你是否能忍受？是否能維持？是否苦的感受減退而沒增加，其減退而沒增加被了知？」
「大德！我不能忍受，不能維持，我強烈苦的感受增加而沒減退，其增加而沒減退被了知。」
「目犍連！這七覺支被我正確地講述，當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證智、正覺、涅槃，哪七個呢？目犍連！念覺支被我正確地講述，當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證智、正覺、涅槃……（中略）平靜覺支被我正確地講述，當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證智、正覺、涅槃，目犍連！這七覺支被我正確地講述，當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證智、正覺、涅槃。」
「大德！確實是覺支，大德！確實是覺支。」
世尊說這個，悅意的尊者大目犍連歡喜世尊所說。
尊者大目犍連的病由那樣的緣故而痊癒，那尊者大目犍連的病這樣被捨斷。

16. 痘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栗鼠飼養處的竹林中。
當時，世尊是生病、受苦、重病者。
那時，尊者摩訶純陀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世尊對在一旁坐下的尊者摩訶純陀說這個：
「純陀！請你背誦覺支。」
「大德！這七覺支被世尊正確地講述，當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證智、正覺、涅槃，哪七個呢？大德！念覺支被世尊正確地講述，當已修習、已多修習

46. 覺支相應

時，導向證智、正覺、涅槃……（中略）平靜覺支被世尊正確地講述，當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證智、正覺、涅槃，大德！這七覺支被世尊正確地講述，當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證智、正覺、涅槃。」

「純陀！確實是覺支，純陀！確實是覺支。」

尊者純陀說這個，大師是認可者。

世尊的病由那樣的緣故而痊癒，那位世尊的病這樣被捨斷。

17. 到彼岸經

「比丘們！當這七覺支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從此岸走到彼岸，哪七個呢？念覺支……（中略）平靜覺支，比丘們！當這七覺支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從此岸走到彼岸。」

世尊說這個，說這個後，善逝、大師又更進一步說這個：

「在那些人中是少的：到彼岸的人，

其他人還只沿著這岸邊跑。

當法被正確地講述，在法上隨法實踐者，

那些人必將到極難越過死神界的彼岸。

放棄黑法後，賢智者當修習白的，

從家來到無家後，在難有喜樂之遠離處。

在那裡可以欲求歡喜：捨斷欲之後的無所有者，

賢智者能淨化自己心的污染。

凡在正覺支上其心已善修習者，

他們無取著後，在執取的斷念上有樂，

煩惱已盡的有光輝者，他們是世間中的證涅槃者。」

18. 已錯失經

「比丘們！凡任何七覺支的錯失者，其導向苦的完全滅盡之聖道已錯失；比丘們！凡任何七覺支的開始者，其導向苦的完全滅盡之聖道已開始，比丘們！什麼是七覺支呢？念覺支……（中略）平靜覺支。比丘們！凡任何七覺支的錯失者，其導向苦的完全滅盡之聖道已錯失；比丘們！凡任何七覺支的開始者，其導向苦的完全滅盡之聖道已開始。」

19. 聖經

「比丘們！當這七覺支已修習、已多修習時，是聖的、出離的、引導那樣行為者之苦的完全滅盡，哪七個呢？念覺支……（中略）平靜覺支。比丘們！當這七覺支已修習、已多修習時，是聖的、出離的、引導那樣行為者之苦的完全滅盡。」

20. 厥經

「比丘們！當這七覺支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一向厭、離貪、滅、寂靜、證智、正覺、涅槃，哪七個呢？念覺支……（中略）平靜覺支。比丘們！當這七覺支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一向厭、離貪、滅、寂靜、證智、正覺、涅槃。」

病品第二，其攝頌：

「生類、像太陽一樣二則，病隨後三則，
到彼岸、已錯失，聖、厭。」

優陀夷品(21-30)

21. 向覺經

那時，某位比丘去見世尊。……（中略）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被稱為『覺支、覺支』，大德！什麼情形被稱為『覺支』呢？」

「比丘！『導向覺』，因此被稱為『覺支』。比丘！這裡，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念覺支……（中略）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平靜覺支。比丘！『導向覺』，因此被稱為『覺支』。」

22. 覺支之教導經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七覺支，**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什麼是七覺支呢？**念覺支**……（中略）**平靜覺支**，比丘們！這是七覺支。」

23. 處經

「比丘們！以對欲貪處之法的經常作意，未生起之**欲的意欲**生起，已生起之欲的意欲導向增加、擴大；以對惡意處之法的經常作意，未生起的惡意生起，已生起的惡意導向增加、擴大；以對惛沈睡眠處之法的經常作意，未生起的惛沈睡眠生起，已生起的惛沈睡眠導向增加、擴大；以對掉舉後悔處之法的經常作意，未生起的掉舉後悔生起，已生起的掉舉後悔導向增加、擴大；以對疑惑處之法的經常作意，未生起的疑惑生起，已生起的疑惑導向增加、擴大。

比丘們！以對**念覺支處之法**的經常作意，未生起的念覺支生起，已生起的念覺支到達圓滿的**修習**……（中略）比丘們！以對**平靜覺支處之法**的經常作意，未生起的平靜覺支生起，已生起的平靜覺支到達圓滿的修習。」

24. 不如理作意經

「比丘們！當不如理作意時，未生起之**欲的意欲**生起，已生起之欲的意欲導向增加、擴大；未生起的惡意生起，已生起的惡意導向增加、擴大；未生起的惛沈睡眠生起，已生起的惛沈睡眠導向增加、擴大；未生起的掉舉後悔生起，已生起的掉舉後悔導向增加、擴大；未生起的疑惑生起，已生起的疑惑導向增加、擴大；未生起的念覺支不生起，已生起的**念覺支**被滅……（中略）未生起的**平靜覺支**不生起，已生起的平靜覺支被滅。

比丘們！但當如理作意時，未生起之欲的意欲不生起，已生起之欲的意欲被捨斷；未生起的惡意不生起，已生起的惡意被捨斷；未生起的惛沈睡眠不生起，已生起的惛沈睡眠被捨斷；未生起的掉舉後悔不生起，已生起的掉舉後悔被捨斷；未生起的疑惑不生起，已生起的疑惑被捨斷；未生起的念覺支生起，已生起

46. 覺支相應

的念覺支到達圓滿的修習……（中略）未生起的平靜覺支生起，已生起的平靜覺支到達圓滿的修習。」

25. 不衰退經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七不衰退法，你們要聽它！比丘們！什麼是七不衰退法呢？即：七覺支，哪七個呢？念覺支……（中略）平靜覺支。比丘們！這些是七不衰退法。」

26. 渴愛之滅盡經

「比丘們！你們要修習導向渴愛之滅盡的道與道跡！比丘們！什麼是導向渴愛之滅盡的道與道跡呢？即：七覺支，哪七個呢？念覺支……（中略）平靜覺支。」

當這麼說時，尊者優陀夷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如何已修習、如何已多修習七覺支時，導向渴愛之滅盡呢？」

「優陀夷！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念覺支：廣大的、大的、無量的、無惡意的，當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念覺支：廣大的、大的、無量的、無惡意的時，渴愛被捨斷；以渴愛的捨斷而業被捨斷；以業的捨斷而苦被捨斷……（中略）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平靜覺支：廣大的、大的、無量的、無惡意的，當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平靜覺支：廣大的、大的、無量的、無惡意的時，渴愛被捨斷；以渴愛的捨斷而業被捨斷；以業的捨斷而苦被捨斷。優陀夷！像這樣，以渴愛的滅盡而有業的滅盡；以業的滅盡而有苦的滅盡。」

27. 渴愛之滅經

「比丘們！你們要修習導向渴愛之滅的道與道跡！比丘們！什麼是導向渴愛之滅的道與道跡呢？即：七覺支，哪七個呢？念覺支……（中略）平靜覺支。」

46. 覺支相應

比丘們！如何已修習、如何已多修習七覺支時，導向渴愛之滅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念覺支……（中略）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平靜覺支，比丘們！當這麼已修習、這麼已多修習七覺支時，導向渴愛之滅。」

28. 洞察分經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洞察分之道與道跡，你們要聽它！比丘們！什麼是洞察分之道呢？即：七覺支，哪七個呢？念覺支……（中略）平靜覺支。」

當這麼說時，尊者優陀夷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如何已修習、如何已多修習七覺支時，導向洞察呢？」

「優陀夷！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念覺支：廣大的、大的、無量的、無惡意的，他以已修習念覺支之心洞察、碎破以前未洞察、以前未碎破的貪蘊；洞察、碎破以前未洞察、以前未碎破的瞋恚蘊；洞察、碎破以前未洞察、以前未碎破的愚癡蘊……（中略）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平靜覺支：廣大的、大的、無量的、無惡意的，他以已修習平靜覺支之心洞察、碎破以前未洞察、以前未碎破的貪蘊；洞察、碎破以前未洞察、以前未碎破的瞋恚蘊；洞察、碎破以前未洞察、以前未碎破的愚癡蘊。優陀夷！當這麼已修習、這麼已多修習七覺支時，導向洞察。」

29. 一法經

「比丘們！我不見還有其它一法，當這麼已修習、這麼已多修習時，導向會被結縛的法之捨斷，比丘們！如這七覺支，哪七個呢？念覺支……（中略）平靜覺支。

比丘們！而當七覺支如何已修習、如何已多修習，導向會被結縛的法之捨斷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念覺支……（中略）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平靜覺支。

比丘們！而什麼是會被結縛的法？比丘們！眼是會被結縛的法，這些結、繫縛、取著在這裡生起……（中略）舌是會被結縛的法，這些結、繫縛、取著在這裡生起……（中略）意是會被結縛的法，這些結、繫縛、取著在這裡生起，比丘們！這些被稱為會被結縛的法。」

30. 優陀夷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孫玻，一個名叫謝達葛的孫玻人城鎮。那時，尊者優陀夷去見世尊……（中略）在一旁坐下的尊者優陀夷對世尊說這個：

「不可思議啊，大德！未曾有啊，大德！大德！我對世尊的愛與尊重，以及慚與愧多麼助益啊！大德！因為，當我以前還是在家人時，我對法、僧團是個非助益者，[但，]我[出於]對世尊的愛與尊重，看見慚與愧而出家，從在家成為無家者，世尊教導我法：『這樣是色，這樣是色的集，這樣是色的滅沒；這樣是受……（中略）；這樣是想……；這樣是行……；這樣是識，這樣是識的集，這樣是識的滅沒。』

大德！當我到空屋，這五取蘊輾轉立起與彎下時，如實證知：『這是苦。』如實證知：『這是苦集。』如實證知：『這是苦滅。』如實證知：『這是導向苦滅道跡。』大德！法已被我現觀了、道已被我獲得了，當我已修習、已多修習時，當一一像這樣住時，將導引到那樣的情況，依之我將了知：『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大德！我已獲得了念覺支，當我已修習、已多修習時，當一一像這樣住時，將導引到那樣的情況，依之我將了知：『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中略）大德！我已獲得了平靜覺支，當我已修習、已多修習時，當一一像這樣住時，將導引到那樣的情況，依之我將了知：『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大德！這是我已獲得的道，當我已修習、已多修習時，當一一像這樣住時，將導引到那樣的情況，依之我將了知：『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好！好！優陀夷！優陀夷！這是你已獲得的道，當你已修習、已多修習時，當一一像這樣住時，將導引到那樣的情況，依之你將了知：『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優陀夷品第三，其攝頌：

「向覺、教導、處，不如理與不衰退，
滅盡、滅、洞察，一法、優陀夷。」

蓋品(31-40)

31. 善經

「比丘們！凡任何善法、善分、善黨，一切以不放逸為根、以不放逸為會合，不放逸法被說為其中之第一。比丘們！當比丘是不放逸者時，這應該能被預期：他必將修習七覺支、必將多修習七覺支。

比丘們！不放逸的比丘如何修習七覺支、多修習七覺支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念覺支……（中略）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平靜覺支。比丘們！不放逸的比丘這樣修習七覺支、多修習七覺支。」

32. 善經

「比丘們！凡任何善法、善分、善黨，一切以如理作意為根、以如理作意為會合，如理作意被說為那些法中之第一。比丘們！當比丘是如理作意具足者時，這應該能被預期：他必將修習七覺支、必將多修習七覺支。

比丘們！如理作意的比丘如何修習七覺支、多修習七覺支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念覺支……（中略）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平靜覺支。比丘們！如理作意具足的比丘這樣修習七覺支、多修習七覺支。」

33. 隨雜染經

「比丘們！有這五種黃金的隨雜染，被那些隨雜染雜染的黃金是不柔軟的與不適合作業的，是非極光淨與易破壞的，不來到適於鍛冶，哪五個呢？比丘們！鐵是黃金的隨雜染，被那個隨雜染雜染的黃金是不柔軟的與不適合作業的，是非極光淨與易破壞的，不來到適於鍛冶；比丘們！銅是黃金的隨雜染，被那個隨雜

46. 覺支相應

染雜染的黃金……（中略）比丘們！錫是黃金的隨雜染……（中略）比丘們！鉛是黃金的隨雜染……（中略）比丘們！銀是黃金的隨雜染，被那個隨雜染雜染的黃金是不柔軟的與不適合作業的，是非極光淨與易破壞的，不來到適於鍛冶，比丘們！這些是五種黃金的隨雜染，被那些隨雜染雜染的黃金是不柔軟的與不適合作業的，是非極光淨與易破壞的，不來到適於鍛冶。

同樣的，比丘們！有這五種心的隨雜染，被那些隨雜染雜染的心是不柔軟的與不適合作業的，是非極光淨與易破壞的，不適於為了煩惱的滅盡入定，哪五個呢？比丘們！**欲的意欲**是心的隨雜染，被那些隨雜染雜染的心是不柔軟的與不適合作業的，是非極光淨與易破壞的，不適於為了煩惱的滅盡入定……（中略）比丘們！這些是五種心的隨雜染，被那些隨雜染雜染的心是不柔軟的與不適合作業的，是非極光淨與易破壞的，不適於為了煩惱的滅盡入定。」

34. 非隨雜染經

「比丘們！有這心的不染污，當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明與解脫果的作證之非障非蓋七覺支，哪七個呢？比丘們！**念覺支**是心的不染污，當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明與解脫果的作證之非障非蓋……（中略）比丘們！**平靜覺支**是心的不染污，當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明與解脫果的作證之非障非蓋。比丘們！這些是心的不染污，當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明與解脫果的作證之非障非蓋七覺支。」

35. 不如理作意經

「比丘們！當**不如理作意**時，未生起之**欲的意欲**生起，已生起之欲的意欲導向增加、擴大；未生起的惡意生起，已生起的惡意導向增加、擴大；未生起的惛沈睡眠生起，已生起的惛沈睡眠導向增加、擴大；未生起的掉舉後悔生起，已生起的掉舉後悔導向增加、擴大；未生起的疑惑生起，已生起的疑惑導向增加、擴大。」

36. 如理作意經

「但，比丘們！當如理作意時，未生起的念覺支生起，已生起的念覺支到達圓滿的修習……（中略）未生起的平靜覺支生起，已生起的平靜覺支到達圓滿的修習。」

37. 增長經

「比丘們！當這七覺支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增長、不衰退，哪七個呢？念覺支……平靜覺支，比丘們！當這七覺支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增長、不衰退。」

38. 障礙與蓋經

「比丘們！有這心的障礙與隨雜染、慧的減弱之五蓋，哪五個呢？比丘們！欲的意欲是心的障礙與隨雜染、慧的減弱之蓋；比丘們！惡意是心的障礙與隨雜染、慧的減弱之蓋；比丘們！惛沈睡眠是心的障礙與隨雜染、慧的減弱之蓋；比丘們！掉舉後悔是心的障礙與隨雜染、慧的減弱之蓋；比丘們！疑惑是心的障礙與隨雜染、慧的減弱之蓋。比丘們！這些是心的障礙與隨雜染、慧的減弱之五蓋。

比丘們！有這心的不染污，當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明與解脫果的作證之非障非蓋七覺支，哪七個呢？比丘們！念覺支是心的不染污，當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明與解脫果的作證之非障非蓋……（中略）比丘們！平靜覺支是心的不染污，當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明與解脫果的作證之非障非蓋。比丘們！這些是心的不染污，當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明與解脫果的作證之非障非蓋七覺支。

比丘們！每當聖弟子作目標後、作意後、全心注意後傾耳聽法時，那時，沒有這五蓋；那時，七覺支到達圓滿的修習。

那時沒有哪五蓋呢？那時沒有欲的意欲蓋；那時沒有惡意蓋；那時沒有惛沈睡眠蓋；那時沒有掉舉後悔蓋；那時沒有疑惑蓋。

46. 覺支相應

那時哪七覺支到達圓滿的修習呢？那時念覺支到達圓滿的修習……（中略）那時平靜覺支到達圓滿的修習。

比丘們！每當聖弟子作目標後、作意後、全心注意後傾耳聽法時，那時，沒有這五蓋；那時，這七覺支到達圓滿的修習。」

39. 樹木經

「[比丘](#)們！有大樹，種子小而身大，是壓制諸樹者，被壓制的諸樹都被破壞、倒下、橫臥。

比丘們！哪些大樹種子小而身大，是壓制諸樹者，被壓制的諸樹都被破壞、倒下、橫臥呢？[菩提樹](#)、[榕樹](#)、[糙葉榕](#)、[叢生榕](#)、[無花果樹](#)、[山蘋果樹](#)，比丘們！這些是那些大樹種子小而身大，是壓制諸樹者，被壓制的諸樹都被破壞、倒下、橫臥。同樣的，比丘們！這裡，某位善男子捨去欲後出家，從在家成為無家者，他由於那些欲或較之更糟的而被破壞、倒下、橫臥。

比丘們！有這心的障礙與壓制、[慧的減弱](#)之五蓋，哪五個呢？比丘們！欲的意欲是心的障礙與壓制、慧的減弱之蓋；比丘們！惡意是心的障礙與壓制、慧的減弱之蓋；比丘們！惛沈睡眠是心的障礙與壓制、慧的減弱之蓋；比丘們！掉舉後悔是心的障礙與壓制、慧的減弱之蓋；比丘們！疑惑是心的障礙與壓制、慧的減弱之蓋。比丘們！這些是心的障礙與壓制、慧的減弱之五蓋。

比丘們！有這心的不染污，當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明與解脫果的作證之非障非蓋七覺支，哪七個呢？比丘們！[念覺支](#)是心的不染污，當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明與解脫果的作證之非障非蓋……（中略）比丘們！[平靜覺支](#)是心的不染污，當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明與解脫果的作證之非障非蓋。比丘們！這些是心的不染污，當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明與解脫果的作證之非障非蓋七覺支。」

40. 蓋經

「[比丘](#)們！有這盲目所作、[不作眼](#)、不作智、[慧的滅者](#)、惱害的伴黨、不導向涅槃的五蓋，哪五個呢？比丘們！欲的意欲蓋是盲目所作、不作眼、不作智、慧的滅者、惱害的伴黨，不導向涅槃的，比丘們！惡意蓋是……（中略）比丘們！」

46. 覺支相應

惛沈睡眠蓋是……（中略）比丘們！掉舉後悔蓋是……（中略）比丘們！疑惑蓋是盲目所作、不作眼、不作智、慧的滅者、惱害的伴黨，不導向涅槃的。比丘們！這些是盲目所作、不作眼、不作智、慧的滅者、惱害的伴黨，不導向涅槃的五蓋。

比丘們！有這眼所作、智所作、令慧增長、不惱害的伴黨、導向涅槃的七覺支，哪七個呢？比丘們！[念覺支](#)是眼所作、智所作、令慧增長、不惱害的伴黨、導向涅槃的……（中略）比丘們！[平靜覺支](#)是眼所作、智所作、令慧增長、不惱害的伴黨、導向涅槃的，比丘們！這些是眼所作、智所作、令慧增長、不惱害的伴黨、導向涅槃的七覺支。」

蓋品第四，其攝頌：

「二則善與雜染，二則如理與增長，
障、[蓋](#)、樹木，蓋，它們為十則。」

轉輪王品(41-50)

41. 慢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凡任何過去世的沙門或婆羅門捨斷三種慢者，他們都在七覺支上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凡任何未來世的沙門或婆羅門將捨斷三種慢者，他們都在七覺支上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凡任何現在的沙門或婆羅門捨斷三種慢者，他們都在七覺支上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什麼是那七覺支呢？[念覺支](#)……（中略）[平靜覺支](#)。」

比丘們！凡任何過去世的沙門或婆羅門捨斷三種慢者……（中略）將捨斷三種慢……（中略）捨斷三種慢者，他們都在七覺支上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

42. 轉輪經

「比丘們！由於轉輪王的出現而有七寶的出現，哪七個呢？有輪寶的出現，

46. 覺支相應

有象寶的出現，有馬寶的出現，有珠寶的出現，有女寶的出現，有屋主寶的出現，有主兵臣寶的出現，比丘們！由於轉輪王的出現而有這七寶的出現。

比丘們！由於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的出現而有七覺支寶的出現，哪七個呢？有念覺支寶的出現……（中略）有平靜覺支的出現，比丘們！由於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的出現而有這七覺支寶的出現。」

43. 魔經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碎破魔軍之道，你們要聽它！比丘們！什麼是碎破魔軍之道呢？即：七覺支。哪七個呢？念覺支……（中略）平靜覺支，比丘們！這是碎破魔軍之道。」

44. 劣慧經

那時，某位比丘去見世尊……（中略）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被稱為『劣慧的聾啞者、劣慧的聾啞者』，大德！什麼情形被稱為『劣慧的聾啞者』呢？」

「比丘！對七覺支未親自修習、未親自多修習者被稱為『劣慧的聾啞者』，什麼是那七覺支呢？念覺支……（中略）平靜覺支。比丘！對七覺支未親自修習、未親自多修習者被稱為『劣慧的聾啞者』。」

45. 有慧經

「大德！被稱為『有慧的非聾啞者、有慧的非聾啞者』，大德！什麼情形被稱為『有慧的非聾啞者』呢？」

「比丘！對七覺支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者被稱為『有慧的非聾啞者』，什麼是那七覺支呢？念覺支……（中略）平靜覺支。比丘！對這七覺支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者被稱為『有慧的非聾啞者』。」

46. 覺支相應

46. 貧窮者經

「大德！被稱為『貧窮者、貧窮者』，大德！什麼情形被稱為『貧窮者』呢？」

「比丘！對七覺支未親自修習、未親自多修習者被稱為『貧窮者』，什麼是那七覺支呢？念覺支……（中略）平靜覺支。比丘！對七覺支未親自修習、未親自多修習者被稱為『貧窮者』。」

47. 非貧窮者經

「大德！被稱為『非貧窮者、非貧窮者』，大德！什麼情形被稱為『非貧窮者』呢？」

「比丘！對七覺支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者被稱為『非貧窮者』，什麼是那七覺支呢？念覺支……（中略）平靜覺支。比丘！對這七覺支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者被稱為『非貧窮者』。」

48. 太陽經

「比丘們！這是太陽昇起的先導與前兆，即：黎明。同樣的，比丘們！這是比丘七覺支生起的先導與前兆，即：善友誼。」

比丘們！當比丘有善友時，這應該能被預期：他必將修習七覺支，他必將多修習七覺支。

比丘們！有善友的比丘如何修習七覺支、多修習七覺支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念覺支……（中略）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平靜覺支。

比丘們！有善友的比丘這樣修習七覺支、多修習七覺支。」

49. 內支經

「比丘們！我不見還有其它一支『內支』作了以後，有利於七覺支的生起，

46. 覺支相應

比丘們！如這如理作意。比丘們！當比丘具足如理作意時，這應該能被預期：他必將修習七覺支，必將多修習七覺支。

比丘們！具足如理作意的比丘，如何修習七覺支、多修習七覺支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念覺支……（中略）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平靜覺支。比丘們！具足如理作意的比丘，這麼修習七覺支、多修習七覺支。」

50. 外支經

「比丘們！我不見還有其它一支『外支』作了以後，有利於七覺支的生起，比丘們！如這善友誼。比丘們！當比丘有善友時，這應該能被預期：他必將修習七覺支，必將多修習七覺支。

比丘們！有善友的比丘，如何修習七覺支、多修習七覺支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念覺支……（中略）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平靜覺支。比丘們！有善友的比丘，這麼修習七覺支、多修習七覺支。」

轉輪品第五，其攝頌：

「慢、轉輪、魔，劣慧、有慧，
貧窮、不貧窮，太陽與支，它們為十則。」

對話品(51-56)

51. 食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我將教導關於五蓋與七覺支的食與離食，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而對未生起之欲的意欲生起，已生起之欲的意欲增加、擴大來說，什麼是食呢？比丘們！有淨相，在那裡，經常不如理作意，對未生起之欲的意欲生起，已生起之欲的意欲增加、擴大來說，這是食。

46. 覺支相應

比丘們！而對未生起之惡意生起，已生起之惡意增加、擴大來說，什麼是食呢？比丘們！有**嫌惡相**，在那裡，經常不如理作意，對未生起之惡意生起，已生起之惡意增加、擴大來說，這是食。

比丘們！而對未生起之惛沈睡眠生起，已生起之惛沈睡眠增加、擴大來說，什麼是食呢？比丘們！有不樂、倦怠、打哈欠、餐後的睡意、**心的退縮**，在那裡，經常不如理作意，對未生起之惛沈睡眠生起，已生起之惛沈睡眠增加、擴大來說，這是食。

比丘們！而對未生起之掉舉後悔生起，已生起之掉舉後悔增加、擴大來說，什麼是食呢？比丘們！有心的不平息，在那裡，經常不如理作意，對未生起之掉舉後悔生起，已生起之掉舉後悔增加、擴大來說，這是食。

比丘們！而對未生起之疑惑生起，已生起之疑惑增加、擴大來說，什麼是食呢？比丘們！有疑惑處之法，在那裡，經常不如理作意，對未生起之疑惑生起，已生起之疑惑增加、擴大來說，這是食。

比丘們！而對未生起之念覺支生起，已生起之念覺支修習圓滿來說，什麼是食呢？比丘們！有**念覺支處之法**，在那裡，經常如理作意，對未生起之念覺支生起，已生起之念覺支修習圓滿來說，這是食。

比丘們！而對未生起之擇法覺支生起，已生起之擇法覺支修習圓滿來說，什麼是食呢？比丘們！有善、不善法，有罪過、無罪過法，下劣、勝妙法，**黑白有對比的法**，在那裡，經常如理作意，對未生起之擇法覺支生起，已生起之擇法覺支修習圓滿來說，這是食。

比丘們！而對未生起之活力覺支生起，已生起之活力覺支修習圓滿來說，什麼是食呢？比丘們！有發勤界、精勤界、努力界，在那裡，經常如理作意，對未生起之活力覺支生起，已生起之活力覺支修習圓滿來說，這是食。

比丘們！而對未生起之喜覺支生起，已生起之喜覺支修習圓滿來說，什麼是食呢？比丘們！有喜覺支處之法，在那裡，經常如理作意，對未生起之喜覺支生起，已生起之喜覺支修習圓滿來說，這是食。

比丘們！而對未生起之寧靜覺支生起，已生起之寧靜覺支修習圓滿來說，什麼是食呢？比丘們！有身體的寧靜、心的寧靜，在那裡，經常如理作意，對未生起之寧靜覺支生起，已生起之寧靜覺支修習圓滿來說，這是食。

比丘們！而對未生起之定覺支生起，已生起之定覺支修習圓滿來說，什麼是食呢？比丘們！有**止相**、不混亂相，在那裡，經常如理作意，對未生起之定覺支生起，已生起之定覺支修習圓滿來說，這是食。

比丘們！而對未生起之平靜覺支生起，已生起之平靜覺支修習圓滿來說，什

麼是食呢？比丘們！有平靜覺支處之法，在那裡，經常如理作意，對未生起之平靜覺支生起，已生起之平靜覺支修習圓滿來說，這是食。

比丘們！而對未生起之欲的意欲生起，已生起之欲的意欲增加、擴大來說，什麼是離食呢？比丘們！有不淨相，在那裡，經常如理作意，對未生起之欲的意欲生起，已生起之欲的意欲增加、擴大來說，這是離食。

比丘們！而對未生起之惡意生起，已生起之惡意增加、擴大來說，什麼是離食呢？比丘們！有慈心解脫，在那裡，經常如理作意，對未生起之惡意生起，已生起之惡意增加、擴大來說，這是離食。

比丘們！而對未生起之惛沈睡眠生起，已生起之惛沈睡眠增加、擴大來說，什麼是離食呢？比丘們！有發勤界、精勤界、努力界，在那裡，經常如理作意，對未生起之惛沈睡眠生起，已生起之惛沈睡眠增加、擴大來說，這是離食。

比丘們！而對未生起之掉舉後悔生起，已生起之掉舉後悔增加、擴大來說，什麼是離食呢？比丘們！有心的平息，在那裡，經常如理作意，對未生起之掉舉後悔生起，已生起之掉舉後悔增加、擴大來說，這是離食。

比丘們！而對未生起之疑惑生起，已生起之疑惑增加、擴大來說，什麼是離食呢？比丘們！有善、不善法，有罪過、無罪過法，下劣、勝妙法，黑白有對比的法，在那裡，經常如理作意，對未生起之疑惑生起，已生起之疑惑增加、擴大來說，這是離食。

比丘們！而對未生起之念覺支生起，已生起之念覺支修習圓滿來說，什麼是離食呢？比丘們！有念覺支處之法，在那裡，經常不作意，對未生起之念覺支生起，已生起之念覺支修習圓滿來說，這是離食。

比丘們！而對未生起之擇法覺支生起，已生起之擇法覺支修習圓滿來說，什麼是離食呢？比丘們！有善、不善法，有罪過、無罪過法，下劣、勝妙法，黑白有對比的法，在那裡，經常不作意，對未生起之擇法覺支生起，已生起之擇法覺支修習圓滿來說，這是離食。

比丘們！而對未生起之活力覺支生起，已生起之活力覺支修習圓滿來說，什麼是離食呢？比丘們！有發勤界、精勤界、努力界，在那裡，經常不作意，對未生起之活力覺支生起，已生起之活力覺支修習圓滿來說，這是離食。

比丘們！而對未生起之喜覺支生起，已生起之喜覺支修習圓滿來說，什麼是離食呢？比丘們！有喜覺支處之法，在那裡，經常不作意，對未生起之喜覺支生起，已生起之喜覺支修習圓滿來說，這是離食。

比丘們！而對未生起之寧靜覺支生起，已生起之寧靜覺支修習圓滿來說，什麼是離食呢？比丘們！有身體的寧靜、心的寧靜，在那裡，經常不作意，對未生

起之寧靜覺支生起，已生起之寧靜覺支修習圓滿來說，這是離食。

比丘們！而對未生起之定覺支生起，已生起之定覺支修習圓滿來說，什麼是離食呢？比丘們！有止相、不混亂相，在那裡，經常不作意，對未生起之定覺支生起，已生起之定覺支修習圓滿來說，這是離食。

比丘們！而對未生起之平靜覺支生起，已生起之平靜覺支修習圓滿來說，什麼是離食呢？比丘們！有平靜覺支處之法，在那裡，經常不作意，對未生起之平靜覺支生起，已生起之平靜覺支修習圓滿來說，這是離食。」

52. 法門經

那時，眾多比丘在午前時穿好衣服、取衣鉢後，為了托鉢進入舍衛城。

那時，那些比丘這麼想：

「在舍衛城為了托鉢而行還太早，讓我們前往其他外道遊行者們的園林。」

那時，那些比丘前往其他外道遊行者們的園林。抵達後，與那些其他外道遊行者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那些其他外道遊行者對那些比丘說這個：

「道友們！沙門喬達摩對弟子們教導這樣的法：『來！比丘們！請你們捨斷心的隨雜染、慧的減弱之五蓋後，如實修習七覺支。』道友們！我們也對弟子們教導這樣的法：『來！學友們！請你們捨斷心的隨雜染、慧的減弱之五蓋後，如實修習七覺支。』道友們！這裡，沙門喬達摩與我們，有什麼差別，有什麼不同，有什麼區別呢？即：在說法與說法上，在教示與教示上。」

那時，那些比丘們對那些其他外道遊行者的所說，既不歡喜，也沒苛責。不歡喜，沒苛責後，站起來離開[，心想]：

「我們在世尊面前必能了知這所說的義理。」

那時，那些比丘在舍衛城為了托鉢而行後，用餐之後，已從施食返回，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那些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這裡，我們在午前時穿好衣服、取衣鉢後，為了托鉢進入舍衛城。大德！我們這麼想：『在舍衛城為了托鉢而行還太早，讓我們前往其他外道遊行者們的園林。』大德！那時，我們前往其他外道遊行者們的園林。抵達後，與那些其他外道遊行者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大德！在一旁坐下的那些其他外道遊行者對我們說這個：『道友們！沙門喬達摩

對弟子們教導這樣的法：「來！比丘們！請你們捨斷心的隨雜染、慧的減弱之五蓋後，如實修習七覺支。」我們也對弟子們教導這樣的法：「來！學友們！請你們捨斷心的隨雜染、慧的減弱之五蓋後，如實修習七覺支。」道友們！這裡，沙門喬達摩與我們，有什麼差別，有什麼不同，有什麼區別呢？即：在說法與說法上，在教示與教示上。』大德！那時，我們對那些其他外道遊行者的所說，既不歡喜，也沒苛責。不歡喜，沒苛責後，站起來離開[，心想]：『我們在世尊面前必能了知這所說的義理。』』

「比丘們！說這個的其他外道遊行者應該能被這麼回答：『但，道友們！有法門，經由此法門而五蓋成為十，七覺支成為十四。』』

比丘們！當被這麼問時，其他外道遊行者必不能解答，且更會遭到惱害，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正如那不在[感官的]境域中。比丘們！我不見在包括天、魔、梵的世間；包括沙門、婆羅門、天、人的世代中，除了如來或如來的弟子或從他們聽聞以外，對這些問題能以解答使心滿意者。

比丘們！什麼法門，經由該法門而五蓋成為十呢？

比丘們！凡有自身內之欲的意欲者，那是蓋；凡有外部之欲的意欲者，那也是蓋，『欲的意欲蓋』像這樣，這個走到總說，這樣，以這個法門，這也成為二重。

比丘們！凡有自身內之惡意者，那是蓋；凡有外部之惡意者，那也是蓋，『惡意蓋』像這樣，這個走到總說，這樣，以這個法門，這也成為二重。

比丘們！凡有惛沈者，那是蓋；凡有睡眠者，那也是蓋，『惛沈睡眠蓋』像這樣，這個走到總說，這樣，以這個法門，這也成為二重。

比丘們！凡有掉舉者，那是蓋；凡有後悔者，那也是蓋，『掉舉後悔蓋』像這樣，這個走到總說，這樣，以這個法門，這也成為二重。

比丘們！凡有自身內之疑惑者，那是蓋；凡有外部之疑惑者，那也是蓋，『疑惑蓋』像這樣，這個走到總說，這樣，以這個法門，這也成為二重。

比丘們！有此法門，經由此法門而五蓋成為十。

比丘們！什麼法門，經由此法門而七覺支成為十四呢？

比丘們！凡對於自身內之法的念，那是念覺支；凡對於外部之法的念，那也是念覺支，『念覺支』像這樣，這個走到總說，這樣，以這個法門，這也成為二重。

比丘們！凡對於自身內之法以慧考察、伺察、到達審慮者，那是擇法覺支；凡對於外部之法以慧考察、伺察、到達審慮者，那也是擇法覺支，『擇法覺支』像這樣，這個走到總說，這樣，以這個法門，這也成為二重。

46. 覺支相應

比丘們！凡有身體的活力者，那是活力覺支；凡有心理的活力者，那也是活力覺支，『活力覺支』像這樣，這個走到總說，這樣，以這個法門，這也成為二重。

比丘們！凡有尋、有伺的喜，那是喜覺支；凡無尋、無伺的喜，那也是喜覺支，『喜覺支』像這樣總說，經由這法門它成為二重。

比丘們！凡有身體的寧靜者，那是寧靜覺支；凡有心的寧靜者，那也是寧靜覺支，『寧靜覺支』像這樣，這個走到總說，這樣，以這個法門，這也成為二重。

比丘們！凡有尋、有伺的定，那是定覺支；凡無尋、無伺的定，那也是定覺支，『定覺支』像這樣，這個走到總說，這樣，以這個法門，這也成為二重。

比丘們！凡對於自身內之法的平靜者，那是平靜覺支；凡對於外部之法的平靜者，那也是平靜覺支，『平靜覺支』像這樣，這個走到總說，這樣，以這個法門，這也成為二重。

比丘們！有此法門，經由此法門而七覺支成為十四。」

53. 火經

那時，眾多比丘在午前時穿好衣服、取衣鉢後，為了托鉢進入舍衛城。（同法門經[SN.46.52]）

「比丘們！說這個的其他外道遊行者們應該能被這麼回答：『道友們！每當心是下劣的時，那時，哪些覺支的修習是不適時的，哪些覺支的修習是適時的？

又，道友們！每當心是掉舉的時，那時，哪些覺支的修習是不適時的，哪些覺支的修習是適時的？』

比丘們！當被這麼問時，其他外道遊行者必不能解答，且更會遭到惱害，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正如那不在[感官的]境域中。比丘們！我不見在包括天、魔、梵的世間；包括沙門、婆羅門、天、人的世代中，除了如來或如來的弟子或從他們聽聞以外，對這些問題能以解答使心滿意者。

比丘們！每當心是下劣的時，那時，寧靜覺支的修習是不適時的；定覺支的修習是不適時的；平靜覺支的修習是不適時的，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心是下劣的，以這些法那是難喚起的。比丘們！猶如男子欲使小火燒旺，如果他在那裡投入濕草、投入濕牛糞、投入濕木柴，並且噴水、撒土，那男子可能使小火燒旺嗎？」

46. 覺支相應

「大德！這確實不是。」

「同樣的，比丘們！每當心是下劣的時，那時，寧靜覺支的修習是不適時的；定覺支的修習是不適時的；平靜覺支的修習是不適時的，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心是下劣的，以這些法那是難喚起的。」

比丘們！每當心是下劣的時，那時，擇法覺支的修習是適時的；活力覺支的修習是適時的；喜覺支的修習是適時的，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心是下劣的，以這些法那是易喚起的。比丘們！猶如男子欲使小火燒旺，如果他在那裡投入乾草、投入乾牛糞、投入乾木柴，並且吹風、不撒土，那男子可能使小火燒旺嗎？」

「是的，大德！」

「同樣的，比丘們！每當心是下劣的時，那時，擇法覺支的修習是適時的；活力覺支的修習是適時的；喜覺支的修習是適時的，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心是下劣的，以這些法那是易喚起的。」

比丘們！每當心是掉舉的時，那時，擇法覺支的修習是不適時的；活力覺支的修習是不適時的；喜覺支的修習是不適時的，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心是掉舉的，以這些法那是難平息的。比丘們！猶如男子欲使大火團熄滅，如果他在那裡投入乾草、投入乾牛糞、投入乾木柴，並且吹風、不撒土，那男子可能使大火團熄滅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同樣的，比丘們！每當心是掉舉的時，那時，擇法覺支的修習是不適時的；活力覺支的修習是不適時的；喜覺支的修習是不適時的，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心是掉舉的，以這些法那是難平息的。」

比丘們！每當心是掉舉的時，那時，寧靜覺支的修習是適時的；定覺支的修習是適時的；平靜覺支的修習是適時的，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心是掉舉的，以這些法那是易平息的。比丘們！猶如男子欲使大火團熄滅，如果他在那裡投入濕草、濕牛糞、濕木柴，並且噴水、撒土，那男子可能使大火團熄滅嗎？」

「是的，大德！」

「同樣的，比丘們！每當心是掉舉的時，那時，寧靜覺支的修習是適時的；定覺支的修習是適時的；平靜覺支的修習是適時的，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心是掉舉的，以這些法那是易平息的。」

比丘們！而我說：『念是全都適當的。』」

54. 慈俱行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拘利國名叫哈利達瓦沙的拘利族人城鎮。

那時，眾多比丘在午前時穿好衣服、取衣鉢後，為了托鉢進入哈利達瓦沙。

那時，那些比丘這麼想：

「在哈利達瓦沙為了托鉢而行還太早，讓我們前往其他外道遊行者們的園林。」

那時，那些比丘前往其他外道遊行者們的園林。抵達後，與那些其他外道遊行者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那些其他外道遊行者對那些比丘說這個：

「道友們！沙門喬達摩對弟子們教導這樣的法：『來！比丘們！請你們捨斷心的隨雜染、慧的減弱之五蓋後，以與慈俱行之心遍滿一方後而住，像這樣第二方，像這樣第三方，像這樣第四方，像這樣上下、橫向、到處，對一切如對自己，以與慈俱行之心，以廣大、出眾、無量、無怨恨、無惡意之心遍滿全部世間後而住。』

以與悲俱行之心遍滿一方後而住，像這樣第二方，像這樣第三方，像這樣第四方，像這樣上下、橫向、到處，對一切如對自己，與悲俱行之心，以廣大、出眾、無量、無怨恨、無惡意之心遍滿全部世間後而住。

以與喜悅俱行之心遍滿一方後而住，像這樣第二方，像這樣第三方，像這樣第四方，像這樣上下、橫向、到處，對一切如對自己，與喜悅俱行之心，以廣大、出眾、無量、無怨恨、無惡意之心遍滿全部世間後而住。

以與平靜俱行之心遍滿一方後而住，像這樣第二方，像這樣第三方，像這樣第四方，像這樣上下、橫向、到處，對一切如對自己，與平靜俱行之心，以廣大、出眾、無量、無怨恨、無惡意之心遍滿全部世間後而住。』

道友們！我們也對弟子們教導這樣的法：『來！學友們！請你們捨斷心的隨雜染、慧的減弱之五蓋後，以與慈俱行之心遍滿一方後而住……（中略）與悲俱行之心……（中略）與喜悅俱行之心……（中略）與平靜俱行之心遍滿一方後而住，像這樣第二方，像這樣第三方，像這樣第四方，像這樣上下、橫向、到處，對一切如對自己，與平靜俱行之心，以廣大、出眾、無量、無怨恨、無惡意之心遍滿全部世間後而住。』

道友們！這裡，沙門喬達摩與我們，有什麼差別，有什麼不同，有什麼區別呢？即：在說法與說法上，在教示與教示上。」

那時，那些比丘們對那些其他外道遊行者的所說，既不歡喜，也沒苛責。不歡喜，沒苛責後，站起來離開[，心想]：

「我們在世尊面前必能了知這所說的義理。」

那時，那些比丘在哈利達瓦沙為了托鉢而行後，用餐之後，[已從施食返回](#)，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那些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這裡，我們在午前時穿好衣服、取衣鉢後，為了托鉢進入哈利達瓦沙。大德！我們這麼想：『在哈利達瓦沙為了托鉢而行還太早，讓我們前往其他外道遊行者們的園林。』大德！那時，我們前往其他外道遊行者們的園林。抵達後，與那些其他外道遊行者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大德！在一旁坐下的那些其他外道遊行者對我們說這個：『道友們！沙門喬達摩對弟子們教導這樣的法：「來！比丘們！請你們捨斷心的隨雜染、慧的減弱之五蓋後，以與慈俱行之心遍滿一方後而住……（中略）與悲俱行之心……（中略）與喜悅俱行之心……（中略）與平靜俱行之心遍滿一方後而住，像這樣第二方，像這樣第三方，像這樣第四方，像這樣上下、橫向、到處，對一切如對自己，與平靜俱行之心，以廣大、出眾、無量、無怨恨、無惡意之心遍滿全部世間後而住。」我們也對弟子們教導這樣的法：「來！學友們！請你們捨斷心的隨雜染、慧的減弱之五蓋後，以與慈俱行之心遍滿一方後而住……（中略）與悲俱行之心……（中略）與喜悅俱行之心……（中略）與平靜俱行之心遍滿一方後而住，像這樣第二方，像這樣第三方，像這樣第四方，像這樣上下、橫向、到處，對一切如對自己，與平靜俱行之心，以廣大、出眾、無量、無怨恨、無惡意之心遍滿全部世間後而住。」道友們！這裡，沙門喬達摩與我們，有什麼差別，有什麼不同，有什麼區別呢？即：在說法與說法上，在教示與教示上。』大德！那時，我們對那些其他外道遊行者的所說，既不歡喜，也沒苛責。不歡喜，沒苛責後，站起來離開[，心想]：『我們在世尊面前必能了知這所說的義理。』」

「比丘們！說這個的其他外道遊行者們應該能被這麼回答：『但，道友們！慈心解脫如何被修習？[什麼是其所趣](#)？什麼是其最勝？什麼是其果？[什麼是其完結](#)？

又，道友們！悲心解脫如何被修習？什麼是其所趣？什麼是其最勝？什麼是其果？什麼是其完結？

又，道友們！喜悅心解脫如何被修習？什麼是其所趣？什麼是其最勝？什麼是其果？什麼是其完結？

又，道友們！平靜心解脫如何被修習？什麼是其所趣？什麼是其最勝？什麼

是其果？什麼是其完結？』

比丘們！當被這麼問時，其他外道遊行者必不能解答，且更會遭到惱害，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正如那不在[感官的]境域中。

比丘們！我不見在包括天、魔、梵的世間；包括沙門、婆羅門、天、人的世代中，除了如來或如來的弟子或從他們聽聞以外，對這些問題能以解答使心滿意者。

比丘們！而慈心解脫如何被修習？什麼是其所趣？什麼是其最勝？什麼是其果？什麼是其完結？比丘們！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與慈俱行修習念覺支……（中略）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與慈俱行修習平靜覺支，如果他希望『願在不厭逆上住於厭逆想』，在那裡，他住於厭逆想；如果他希望『願在厭逆上住於不厭逆想』，在那裡，他住於不厭逆想；如果他希望『願在不厭逆與厭逆上都住於厭逆想』，在那裡，他住於厭逆想；如果他希望『願在厭逆與不厭逆上都住於不厭逆想』，在那裡，他住於不厭逆想；如果他希望『願在不厭逆與厭逆兩者上都避免後，住於平靜，具念、正知』，在那裡，他住於平靜，具念、正知，或者，進入後住於清淨的解脫，比丘們！這裡，對未貫通更上解脫的有慧比丘，我說慈心解脫者以清淨為最勝。

比丘們！而悲心解脫如何被修習？什麼是其所趣？什麼是其最勝？什麼是其果？什麼是其完結？比丘們！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與悲俱行修習念覺支……（中略）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與悲俱行修習平靜覺支，如果他希望『願在不厭逆上住於厭逆想』，在那裡，他住於厭逆想……（中略）如果他希望『願在不厭逆與厭逆兩者上都避免後，住於平靜，具念、正知』，在那裡，他住於平靜，具念、正知，或者，以一切色想的超越，以有對想的滅沒，以不作意種種想[而知]：『虛空是無邊的』，進入後住於虛空無邊處，比丘們！這裡，對未貫通更上解脫的有慧比丘，我說悲心解脫者以虛空無邊處為最勝。

比丘們！而喜悅心解脫如何被修習？什麼是其所趣？什麼是其最勝？什麼是其果？什麼是其完結？比丘們！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與喜悅俱行修習念覺支……（中略）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與喜悅俱行修習平靜覺支，如果他希望『願在不厭逆上住於厭逆想』，在那裡，他住於厭逆想……（中略）如果他希望『願在不厭逆與厭逆兩者上都避免後，住於平靜，具念、正知』，在那裡，他住於平靜，具念、正知，或者，超越一切虛空無邊處後[而知]：『識是無邊的』，進入後住於識無邊處，比丘

們！這裡，對未貫通更上解脫的有慧比丘，我說喜悅心解脫者以識無邊處為最勝。

比丘們！而平靜心解脫如何被修習？什麼是其所趣？什麼是其最勝？什麼是其果？什麼是其完結？比丘們！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與平靜俱行修習覺支……（中略）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與平靜俱行修習平靜覺支，如果他希望『願在不厭逆上住於厭逆想』，在那裡，他住於厭逆想；如果他希望『願在厭逆上住於不厭逆想』，在那裡，他住於不厭逆想；如果他希望『願在不厭逆與厭逆上都住於厭逆想』，在那裡，他住於厭逆想；如果他希望『願在厭逆與不厭逆上都住於不厭逆想』，在那裡，他住於不厭逆想；如果他希望『願在不厭逆與厭逆兩者上都避免後，住於平靜，具念、正知』，在那裡，他住於平靜，具念、正知，或者，超越一切識無邊處後[而知]：『什麼都沒有』，進入後住於無所有處，比丘們！這裡，對未貫通更上解脫的有慧比丘，我說平靜心解脫者以無所有處為最勝。」

55. 傷歌邏經

起源於舍衛城。

那時，傷歌邏婆羅門去見世尊。抵達後，與世尊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傷歌邏婆羅門對世尊說這個：

「喬達摩先生！什麼因、什麼緣，因此有時長時間誦讀的經文不浮現於心中，更不用說沒誦讀的呢？喬達摩先生！什麼因、什麼緣，因此有時長時間沒誦讀的經文浮現於心中，更不用說誦讀的呢？」

「婆羅門！每當住於心被欲貪纏縛、被欲貪征服，對已生起欲貪的出離不如實知道時，那時，不如實知見自己的利益；那時，不如實知見他人的利益；那時，不如實知見兩者的利益，則長時間誦讀的經文不浮現於心中，更不用說沒誦讀的。」

「婆羅門！猶如水鉢被胭脂或薑黃或蓼藍或紫檀[等染料]混入，在那裡，當有眼的男子觀察自己的面貌時，他不能如實知見。同樣的，婆羅門！每當住於心被欲貪纏縛、被欲貪征服，對已生起欲貪的出離不如實知道時，那時，不如實知見自己的利益……（中略）那時，不如實知見兩者的利益，則長時間誦讀的經文不浮現於心中，更不用說沒誦讀的。」

再者，婆羅門！每當住於心被惡意纏縛、被惡意征服，對已生起惡意的出離不如實知道時，那時，不如實知見自己的利益……（中略）那時，不如實知見兩者的利益，則長時間誦讀的經文不浮現於心中，更不用說沒誦讀的。

婆羅門！猶如水鉢被火加熱沸騰起泡，在那裡，當有眼的男子觀察自己的面貌時，他不能如實知見。同樣的，婆羅門！每當住於心被惡意纏縛、被惡意征服，對已生起惡意的出離不如實知道時，那時，不如實知見自己的利益……（中略）那時，不如實知見兩者的利益，則長時間誦讀的經文不浮現於心中，更不用說沒誦讀的。

再者，婆羅門！每當住於心被惛沈睡眠纏縛、被惛沈睡眠征服，對已生起惛沈睡眠的出離不如實知道時，那時，不如實知見自己的利益……（中略）那時，不如實知見兩者的利益，則長時間誦讀的經文不浮現於心中，更不用說沒誦讀的。

婆羅門！猶如水鉢被苔草覆蓋，在那裡，當有眼的男子觀察自己的面貌時，他不能如實知見。同樣的，婆羅門！每當住於心被惛沈睡眠纏縛、被惛沈睡眠征服，對已生起惛沈睡眠的出離不如實知道時，那時，不如實知見自己的利益……（中略）那時，不如實知見兩者的利益，則長時間誦讀的經文不浮現於心中，更不用說沒誦讀的。

再者，婆羅門！每當住於心被掉舉後悔纏縛、被掉舉後悔征服，對已生起掉舉後悔的出離不如實知道時，那時，不如實知見自己的利益……（中略）那時，不如實知見兩者的利益，則長時間誦讀的經文不浮現於心中，更不用說沒誦讀的。

婆羅門！猶如水鉢被風吹動、搖動、搖擺、起波，在那裡，當有眼的男子觀察自己的面貌時，他不能如實知見。同樣的，婆羅門！每當住於心被掉舉後悔纏縛、被掉舉後悔征服，對已生起掉舉後悔的出離不如實知道時，那時，不如實知見自己的利益……（中略）那時，不如實知見兩者的利益，則長時間誦讀的經文不浮現於心中，更不用說沒誦讀的。

再者，婆羅門！每當住於心被疑惑纏縛、被疑惑征服，對已生起疑惑的出離不如實知道時，那時，不如實知見自己的利益……（中略）那時，不如實知見兩者的利益，則長時間誦讀的經文不浮現於心中，更不用說沒誦讀的。

婆羅門！猶如水鉢是混濁的、搖動的、泥濘的、被放置在黑暗中，在那裡，當有眼的男子觀察自己的面貌時，他不能如實知見。同樣的，婆羅門！每當住於心被疑惑纏縛、被疑惑征服，對已生起疑惑的出離不如實知道時，那時，不如實知見自己的利益；那時，不如實知見他人的利益；那時，不如實知見兩者的利益，則長時間誦讀的經文不浮現於心中，更不用說沒誦讀的。

婆羅門！這是因、這是緣，依此而有時長時間誦讀的經文不浮現於心中，更

不用說沒誦讀的。

婆羅門！每當住於心不被欲貪纏縛、不被欲貪征服，對已生起欲貪的出離如實知道時，那時，如實知見自己的利益；那時，如實知見他人的利益；那時，如實知見兩者的利益，則長時間沒誦讀的經文浮現於心中，更不用說誦讀的。

婆羅門！猶如水鉢不被胭脂或薑黃或蓼藍或紫檀[等染料]混入，在那裡，當有眼的男子觀察自己的面貌時，他能如實知見。同樣的，婆羅門！每當住於心不被欲貪纏縛、不被欲貪征服，對已生起欲貪的出離如實知道時……（中略）。

再者，婆羅門！每當住於心不被惡意纏縛、不被惡意征服，對已生起惡意的出離如實知道時，那時，如實知見自己的利益……（中略）他人的利益……兩者的利益，則長時間沒誦讀的經文浮現於心中，更不用說誦讀的。

婆羅門！猶如水鉢沒被火加熱、沒沸騰、沒起泡，在那裡，當有眼的男子觀察自己的面貌時，他能如實知見。同樣的，婆羅門！每當住於心不被惡意纏縛、不被惡意征服，對已生起惡意的出離如實知道時，那時，如實知見自己的利益……（中略）他人的利益……兩者的利益，則長時間沒誦讀的經文浮現於心中，更不用說誦讀的。

再者，婆羅門！每當住於心不被惛沈睡眠纏縛、不被惛沈睡眠征服，對已生起惛沈睡眠的出離如實知道時，那時，如實知見自己的利益……（中略）他人的利益……兩者的利益，則長時間沒誦讀的經文浮現於心中，更不用說誦讀的。

婆羅門！猶如水鉢沒被苔草覆蓋，在那裡，當有眼的男子觀察自己的面貌時，他能如實知見。同樣的，婆羅門！每當住於心不被惛沈睡眠纏縛、不被惛沈睡眠征服，對已生起惛沈睡眠的出離如實知道時，那時，如實知見自己的利益……（中略）他人的利益……兩者的利益，則長時間沒誦讀的經文浮現於心中，更不用說誦讀的。

再者，婆羅門！每當住於心不被掉舉後悔纏縛、不被掉舉後悔征服，對已生起掉舉後悔的出離如實知道時，那時，如實知見自己的利益……（中略）他人的利益……兩者的利益，則長時間沒誦讀的經文浮現於心中，更不用說誦讀的。

婆羅門！猶如水鉢沒被風吹動、不搖動、不搖擺、不起波，在那裡，當有眼的男子觀察自己的面貌時，他能如實知見。同樣的，婆羅門！每當住於心不被掉舉後悔纏縛、不被掉舉後悔征服，對已生起掉舉後悔的出離如實知道時，那時，如實知見自己的利益……（中略）他人的利益……兩者的利益，則長時間沒誦讀的經文浮現於心中，更不用說誦讀的。

再者，婆羅門！每當住於心不被疑惑纏縛、不被疑惑征服，對已生起疑惑的出離如實知道時，那時，如實知見自己的利益；那時，如實知見他人的利益；那

46. 覺支相應

時，如實知見兩者的利益，則長時間沒誦讀的經文浮現於心中，更不用說誦讀的。

婆羅門！猶如水鉢是清澈的、清淨的、不濁的、被放置在光明中，在那裡，當有眼的男子觀察自己的面貌時，他能如實知見。同樣的，婆羅門！每當住於心不被疑惑纏縛、不被疑惑征服，對已生起疑惑的出離如實知道時，那時，如實知見自己的利益；那時，如實知見他人的利益；那時，如實知見兩者的利益，則長時間沒誦讀的經文浮現於心中，更不用說誦讀的。

婆羅門！這是因、這是緣，依此而有時長時間沒誦讀的經文浮現於心中，更不用說誦讀的。

婆羅門！有這心的不染污，當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明與解脫果的作證之非障非蓋七覺支，哪七個呢？婆羅門！念覺支是心的不染污，當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明與解脫果的作證之非障非蓋……（中略）婆羅門！平靜覺支是心的不染污，當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明與解脫果的作證之非障非蓋。婆羅門！這些是心的不染污，當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明與解脫果的作證之非障非蓋七覺支。」

當這麼說時，傷歌邏婆羅門對世尊說這個：

「太偉大了，喬達摩先生！……（中略）請喬達摩尊師記得我為優婆塞，從今天起終生歸依。」

56. 無畏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耆闍崛山。

那時，無畏王子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無畏王子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富蘭那迦葉說這個：『對無智無見來說，沒有因沒有緣；無智無見是無因無緣的，對智見來說，沒有因沒有緣；智見是無因無緣的。』世尊對此怎麼說呢？」

「王子！對無智無見來說，有因有緣；無智無見是有因有緣的，王子！對智見來說，有因有緣；智見是有因有緣的。」

「大德！但對無智無見來說，什麼是因？什麼是緣？無智無見是如何有因有緣的呢？」

46. 覺支相應

「王子！每當住於心被欲貪纏縛、被欲貪征服、對已生起的欲貪不如實知見出離時，王子！對無智無見來說，這是因，這是緣，無智無見是這樣有因有緣的。」

再者，王子！每當住於心被惡意纏縛、被惡意征服……（中略）被惛沈睡眠纏縛……被掉舉後悔纏縛……住於心被疑惑纏縛、被疑惑征服、對已生起的疑惑不如實知見出離時，王子！對無智無見來說，這是因，這是緣，無智無見是這樣有因有緣的。」

「大德！這法的教說的名稱是什麼呢？」

「王子！這名稱是蓋。」

「世尊！確實是蓋，善逝！確實是蓋。大德！一個人被一蓋征服就會不如實知見了，更不用說五蓋了。」

大德！但對智見來說，什麼是因？什麼是緣？智見是如何有因有緣的呢？」

「王子！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念覺支，以心修習念覺支，他如實知道，王子！對智見來說，這是因，這是緣，智見是這樣有因有緣的。」

再者，王子！比丘……（中略）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平靜覺支，以心修習平靜覺支，他如實知道，王子！對智見來說，這是因，這是緣，智見是這樣有因有緣的。」

「大德！這教法的名稱是什麼呢？」

「王子！這名稱是覺支。」

「世尊！確實是覺支，善逝！確實是覺支。大德！一個人具備一覺支就會如實知見了，更不用說七覺支了。」

大德！我登攀耆闍崛山的身體疲勞、心疲勞都已安息，法已被我現觀了。」

對話品第六，其攝頌：

「食、法門、火，慈、傷歌邏，

無畏經耆闍崛山的問答。」

入出息品(57-66)

57. 骨之大果經

i.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當骨想已修習、已多修習時，有大果、大效益。」

比丘們！而當骨想如何已修習、如何已多修習時，有大果、大效益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與骨想俱行修習念覺支……（中略）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與骨想俱行修習平靜覺支，當骨想這麼已修習、這麼已多修習時，有大果、大效益。」

ii.二果其中之一經

「比丘們！當骨想已修習、已多修習時，二果其中之一果應該能被預期：當生完全智，或當存在有餘依時，為阿那含位。」

比丘們！而當骨想如何已修習、如何已多修習時，二果其中之一果應該能被預期：當生完全智，或當存在有餘依時，為不還者狀態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與骨想俱行修習念覺支……（中略）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與骨想俱行修習平靜覺支，當骨想這麼已修習、這麼已多修習時，二果其中之一果應該能被預期：當生完全智，或當存在有餘依時，為不還者狀態。」

iii.大利益經

「比丘們！當骨想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大利益。」

比丘們！而當骨想如何已修習、如何已多修習時，導向大利益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與骨想俱行修習念覺支……（中略）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與骨想俱行修習平靜覺支，當骨想這麼已修習、這麼已多修習時，導向大利益。」

iv.軛安穩經

「比丘們！當骨想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軛安穩。」

比丘們！而當骨想如何已修習、如何已多修習時，導向軛安穩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與骨想俱行修習念覺

46. 覺支相應

支.....（中略）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與骨想俱行修習平靜覺支，當骨想這麼已修習、這麼已多修習時，導向軛安穩。」

v.急迫感經

「比丘們！當骨想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大急迫感。

比丘們！而當骨想如何已修習、如何已多修習時，導向大急迫感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與骨想俱行修習念覺支.....（中略）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與骨想俱行修習平靜覺支，當骨想這麼已修習、這麼已多修習時，導向大急迫感。」

vi.安樂住經

「比丘們！當骨想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大安樂住。

比丘們！而當骨想如何已修習、如何已多修習時，導向大安樂住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與骨想俱行修習念覺支.....（中略）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與骨想俱行修習平靜覺支，當骨想這麼已修習、這麼已多修習時，導向大安樂住。」

58. 蟲經

「比丘們！當爬滿蟲想已修習.....（中略）◦」

59. 青瘀經

「比丘們！當青瘀想.....（中略）◦」

60. 斷壞經

「比丘們！當斷壞想.....（中略）◦」

61. 已腫脹經

「比丘們！當已腫脹想.....（中略）◦」

62. 慈經

「比丘們！當慈已修習……（中略）◦。」

63. 悲經

「比丘們！當悲已修習……（中略）◦。」

64. 喜悅經

「比丘們！當喜悅已修習……（中略）◦。」

65. 平靜經

「比丘們！當平靜已修習……（中略）◦。」

66. 入出息經

「比丘們！當入出息念已修習……（中略）◦。」

入出息品第七，其攝頌：

「骨、蟲、青瘀，斷壞、以已腫脹為第五，
慈、悲、喜悅、平靜，以入出息為第十。」

滅品(67-76)

67. 不淨經

「比丘們！當不淨想……（中略）◦。」

68. 死經

「比丘們！當死想……（中略）◦」

69. 厥逆食經

「比丘們！當對食厥逆想……（中略）◦」

70. 不樂經

「比丘們！當對世間一切不樂想……（中略）◦」

71. 無常經

「比丘們！當無常想……（中略）◦」

72. 苦經

「比丘們！當對於無常苦想……（中略）◦」

73. 無我經

「比丘們！當對於苦無我想……（中略）◦」

74. 捨斷經

「比丘們！當捨斷想……（中略）◦」

75. 離貪經

「比丘們！當離貪想……（中略）」

76. 滅經

「比丘們！當滅想已修習、已多修習時，有大果、大效益。

比丘們！而當滅想如何已修習、如何已多修習時，有大果、大效益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與滅想俱行修習念覺支……（中略）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與滅想俱行修習平靜覺支，當滅想這麼已修習、這麼已多修習時，有大果、大效益。

比丘們！當滅想已修習，已多修習時，二果其中之一果應該能被預期：當生完全智，或當存在有餘依時，為阿那含位。

比丘們！而當滅想如何已修習、如何已多修習時，二果其中之一果應該能被預期：當生完全智，或當存在有餘依時，為阿那含位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與滅想俱行修習念覺支……（中略）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與滅想俱行修習平靜覺支，當滅想這麼已修習、這麼已多修習時，二果其中之一果應該能被預期：當生完全智，或當存在有餘依時，為阿那含位。

比丘們！當滅想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大利益、導向軀安穩、導向大急迫感、導向大安樂住。

比丘們！而當滅想如何已修習、如何已多修習時，導向大利益、導向軀安穩、導向大急迫感、導向大安樂住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與滅想俱行修習念覺支……（中略）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與滅想俱行修習平靜覺支，當滅想這麼已修習、這麼已多修習時，導向大利益、導向軀安穩、導向大急迫感、導向大安樂住。」

滅品第八，其攝頌：

「不淨、死、對食厭逆，與不歡喜，
無常、苦、無我、捨斷，以離貪與滅，它們為十則。」

恒河中略品(77-88)

77-88. 恒河等經

「比丘們！猶如恒河是傾向東的、斜向東的、坡斜向東的。同樣的，比丘們！修習七覺支、多修習七覺支的比丘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

比丘們！修習七覺支、多修習七覺支的比丘如何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念覺支……（中略）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平靜覺支。……（中略）比丘們！這樣修習七覺支、多修習七覺支的比丘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應該如尋求經那樣使之詳細）

恒河中略品第九，其攝頌：

「六則向東傾斜，六則向大海傾斜，
這兩個六則成十二則，此被稱為品。」

不放逸品(89-98)

89-98. 如來等經

「比丘們！與所有眾生相比：無足的、二足的、四足的、多足的、[……（中略）]。」應該使之詳細。[按：如SN.45.139-148那樣]

不放逸品第十，其攝頌：

「如來、足跡、屋頂，根、樹心、茉莉花，
王、月、日，以衣服為第十句。」
(覺支相應的不放逸品應該以覺支使之詳細)

力量所作品(99-110)

99-110. 力量等經

「比丘們！猶如當任何以力量所作的工作被作時……（中略）◦」[按：全品應如SN.45.149-160那樣]

力量所作品第十一，其攝頌：

「力量、種子與龍，樹木、瓶子及穗，

虛空與二則雨雲，船、屋舍、河。」

(覺支相應的力量所作品應該以覺支使之詳細)

尋求品(111-120)

111-120. 尋求等經

「比丘們！有這三種尋求，哪三個呢？欲的尋求、有的尋求、梵行的尋求，[……（中略）◦」應該使之詳細[按：如SN.45.161-171]。

尋求品第十二，其攝頌：

「尋求、慢、煩惱，有與三苦性，

荒蕪、垢、惱亂，受、渴愛與渴望。」

(覺支相應的尋求品應該以覺支使之詳細)

暴流品(121-130)

121-129. 暴流等經

「比丘們！有這四種暴流，哪四種呢？欲的暴流、有的暴流、見的暴流、無明的暴流，[.....（中略）]。」應該使之詳細。

130. 上分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有這五上分結，哪五種呢？色貪、無色貪、慢、掉舉、無明，比丘們！這些是五上分結。比丘們！為了這五上分結的證智、遍知、滅盡、捨斷，這七覺支應該被修習。比丘們！什麼是七覺支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念覺支.....（中略）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平靜覺支。有貪之調伏的完結、瞋之調伏的完結、癡之調伏的完結.....（中略）有不死的立足處、不死的彼岸、不死的完結.....（中略）比丘們！為了這五上分結的證智、遍知、滅盡、捨斷，這七覺支應該被修習。」

暴流品第十三，其攝頌：

「暴流、輒、取，繫縛、煩惱潛在趨勢，
欲種類、蓋，蘊、下上分。」

再一個恒河中略品(131-142)

131-142. 再一個恒河等經

[再一個恒河中略品]第十四，其攝頌：

46. 覺支相應

「六則向東傾斜，六則向大海傾斜，
這兩個六則成十二則，此被稱為品。」
(覺支相應的恒河中略品應該以貪的影響使之詳細)

再一個不放逸品(143-152)

143-152. 如來等經

[再一個不放逸品]第十五，其攝頌：
「如來、足跡、屋頂，根、樹心、茉莉花，
王、月、日，以衣服為第十句。」
(不放逸品應該以貪的影響使之詳細)

再一個力量所作品(153-164)

153-164. 再一個力量等經

[再一個力量所作品]第十六，其攝頌：
「力量、種子與龍，樹木、瓶子及穗，
虛空與二則雨雲，船、屋舍、河。」
(覺支相應的力量所作品應該以貪的影響使之詳細)

再一個尋求品(165-174)

165-174. 再一個尋求等經

再一個尋求品第十七，其攝頌：

「尋求、慢、煩惱，有與三苦性，
荒蕪、垢、惱亂，受、渴愛與渴望。」

再一個暴流品(175-184)

175-184. 再一個暴流等經

覺支相應的暴流品第十八，其攝頌：

「暴流、軛、取，繫縛、煩惱潛在趨勢，
欲種類、蓋，蘊、下上分。」

(應該以有貪之調伏的完結、瞋之調伏的完結、癡之調伏的完結使之詳細)(應該如使道相應詳細[按：如SN.45.172-181]那樣使覺支相應詳細)

覺支相應二。

47. 念住相應

庵婆巴利品(1-10)

1. 菩薩巴利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毘舍離庵婆巴利的園林。

在那裡，世尊召喚比丘們：「比丘們！」

「尊師！」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說這個：

「比丘們！為了眾生的清淨、為了愁與悲的超越、為了苦與憂的滅沒、為了方法的獲得、為了涅槃的作證，這是無岔路之道，即：四念住，哪四個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住於在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住於在受上隨觀受，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住於在心上隨觀心，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比丘們！為了眾生的清淨、為了愁與悲的超越、為了苦與憂的滅沒、為了方法的獲得、為了涅槃的作證，這是無岔路之道，即：四念住。」

世尊說這個，那些悅意的比丘歡喜世尊所說。

2. 念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毘舍離庵婆巴利的園林。

在那裡，世尊召喚比丘們：「比丘們！」

「尊師！」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說這個：

「比丘們！比丘應該住於具念、正知，這是我們對你們的教誡。」

比丘們！比丘怎樣是具念的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住於在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在受上……（中略）在心上……（中略）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比丘們！這樣，比丘是具念的。

比丘們！比丘怎樣是正知的呢？比丘們！這裡，比丘在前進、後退時是正知於行為者；在前視、後視時是正知於行為者；在[肢體]屈伸時是正知於行為者；在[穿]衣、持鉢與大衣時是正知於行為者；在飲、食、嚼、嚥時是正知於行為者；在大小便動作時是正知於行為者；在行、住、坐、臥、清醒、語、默時是正知於行為者。比丘們！這樣，比丘是正知的。

比丘們！比丘應該住於具念、正知，這是我們對你們的教誡。」 [DN.16, 160段]

3. 比丘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

那時，某位比丘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請世尊簡要地教導我法，我聽聞世尊的法後，能住於獨處、隱退、不放逸、熱心、自我努力，那就好了！」

「這裡，一些無用的男子只這樣的請求我，當法已被說時，他們只想跟隨著我。」

「大德！請世尊簡要地教導我法，請善逝簡要地教導我法，也許我能了解世尊所講述的義理，也許我能成為世尊所講述的繼承人。」

「那麼，比丘！在這裡，你要在就最初的善法上淨化，什麼是最初的善法呢？已善清淨的戒與端直的見。」

比丘！當有你的已善清淨的戒與端直的見時，比丘！依止於戒、在戒上住立後，你應該在四念住上以三種方式修習，哪四個呢？

比丘！這裡，你或住於在自己的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或住於在外部的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或住於在自己的與外部的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

或住於在自己的受上……（中略）或住於在外部的受上……（中略）或住於在自己的與外部的受上隨觀受，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

或住於在自己的心上……（中略）或住於在外部的心上……（中略）或住於在自己的與外部的心上隨觀心，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

或住於在自己的法上……（中略）或住於在外部的法上……（中略）或住於在自己的與外部的法上隨觀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

比丘！當依止於戒，在戒上住立後，你在這四念住上以三種方式這麼修習時，比丘！不論來到日與夜，你在善法上只有增長應該能被預期，而非減損。」

那時，那位比丘歡喜、[隨喜](#)世尊所說後，從座位起來後向世尊問訊，然後[作右繞](#)，接著離開。

那時，當那位比丘住於獨自的、隱離的、不放逸的、熱心的、自我努力的時，不久，就在當生以證智自作證後，進入後住於凡善男子們為了利益正確地出家，從在家成為無家者的那個無上梵行結尾，他證知：「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而且那位比丘成為眾阿羅漢之一。

4. 薩羅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憍薩羅國的薩羅婆羅門村落。

在那裡，世尊召喚比丘們……（中略）說這個：

「比丘們！凡那些出家不久、最近來此法律的新比丘，比丘們！那些比丘的四念住修習，應該被你們勸導、確立、建立，哪四個呢？」

來！學友們！請你們住於在身上隨觀身，熱心的、正知的、成為專一的、心明淨的、入定的、心一境的、為了身的如實智；請你們住於在受上隨觀受，熱心的、正知的、成為專一的、心明淨的、入定的、心一境的、為了受的如實智；請你們住於在心上隨觀心，熱心的、正知的、成為專一的、心明淨的、入定的、心一境的、為了心的如實智；請你們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的、正知的、成為專一的、心明淨的、入定的、心一境的、為了法的如實智。

比丘們！凡那些有學、心意未達成、住於無上輒安穩希求中的比丘，他們也住於在身上隨觀身，熱心的、正知的、成為專一的、心明淨的、入定的、心一境的、為了身的遍知；住於在受上隨觀受，熱心的、正知的、成為專一的、心明淨的、入定的、心一境的、為了受的遍知；住於在心上隨觀心，熱心的、正知的、

47. 念住相應

成為專一的、心明淨的、入定的、心一境的、為了心的遍知；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的、正知的、成為專一的、心明淨的、入定的、心一境的、為了法的遍知。

比丘們！凡那些煩惱已盡、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負擔已卸、自己的利益已達成、有之結已被滅盡、以究竟智解脫的阿羅漢比丘，他們也住於在身上隨觀身，熱心的、正知的、成為專一的、心明淨的、入定的、心一境的、已離身縛；住於在受上隨觀受，熱心的、正知的、成為專一的、心明淨的、入定的、心一境的、已離受縛；住於在心上隨觀心，熱心的、正知的、成為專一的、心明淨的、入定的、心一境的、已離心縛；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的、正知的、成為專一的、心明淨的、入定的、心一境的、已離法縛。

比丘們！凡那些出家不久、最近來此法律的新比丘，比丘們！那些比丘的這四念住修習，應該被你們勸導、確立、建立。」

5. 不善聚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那裡，世尊說這個：

「比丘們！當說『不善聚』時，那是五蓋，當正確地說時，他能說，比丘們！因為這是完全的不善聚，即：五蓋，哪五個呢？欲的意欲蓋、惡意蓋、惛沈睡眠蓋、掉舉後悔蓋、疑惑蓋。比丘們！當說『不善聚』時，那是五蓋，當正確地說時，他能說，比丘們！因為這是完全的不善聚，即：五蓋。

比丘們！當說『善聚』時，那是四念住，當正確地說時，他能說，比丘們！因為這是完全的善聚，即：四念住，哪四個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住於在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在受上……（中略）在心上……（中略）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比丘們！當說『善聚』時，那是四念住，當正確地說時，他能說，比丘們！因為這是完全的善聚，即：四念住。」

6. 鷹經

「比丘們！從前，有一隻鷹突然俯衝捉住鵠鶴鳥。比丘們！那時，當鵠鶴鳥被鷹帶走時，這麼悲泣：『我們不幸，我們福薄：凡我們走在非行境、其它境

界。如果現在我們能走在行境、自己父親與祖父的境界，這鷹對我當然沒有戰鬥的機會。』『但，鶴鶲！什麼是行境、自己父親與祖父的境界呢？』『即：耕犁過之有土塊處。』

比丘們！那時，鷹在不傲慢自己的威力下；在不誇耀自己的威力下，放了鶴鶲鳥：『鶴鶲！你走！到那裡後，也將逃不過我。』比丘們！那時，鶴鶲鳥到耕犁過之有土塊處後，登上一大土塊，然後站著說：『現在對我來啊！鷹！現在對我來啊！鷹！』比丘們！那時，那隻鷹在不傲慢自己的威力下；在不誇耀自己的威力下，縮緊兩翼，突然俯衝鶴鶲鳥。比丘們！當鶴鶲鳥知道：『那隻鷹已很接近。』時，就躲到那土塊的中間內。比丘們！那時，鷹的胸部就撞在那裡。比丘們！凡走在非行境、其它境界者，確實是這樣。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不要走在非行境、其它境界。比丘們！走在非行境、其它境界者，魔將獲得機會，魔將獲得對象。比丘們！什麼是比丘的非行境、其它境界呢？即：[五種欲](#)，哪五個呢？能被眼識知，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色；能被耳識知……（中略）的聲音；能被鼻識知……（中略）的氣味；能被舌識知……（中略）的味道；能被身識知，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所觸。比丘們！這是比丘的非行境、其它境界。

比丘們！你們要走在行境、自己父親與祖父的境界。比丘們！走在行境、自己父親與祖父的境界者，魔將不獲得機會，魔將不獲得對象。比丘們！什麼是比丘的行境、自己父親與祖父的境界呢？即：[四念住](#)，哪四個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住於[在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在受上……（中略）在心上……（中略）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比丘們！這是比丘的行境、自己父親與祖父的境界。」

7. 猴子經

「[比丘](#)們！在喜馬拉雅山山王中，有難行、不平的區域，那裡既非猴子也非人的所行處。

比丘們！在喜馬拉雅山山王中，有難行、不平的區域，那裡是猴子而非人的所行處。

比丘們！在喜馬拉雅山山王中，有平坦、令人愉快的土地領域，那裡是猴子與人的所行處，比丘們！在那裡，獵人在猴子經過的路上佈置捕捉猴子的黏膠陷

阱。

比丘們！在那裡，凡那些不愚、不躁動之類的猴子，見了那黏膠後，牠們遠遠地迴避，但有那愚、躁動之類的猴子，牠走近那黏膠後，以手去抓，在那裡牠被黏住。

『我將使手解脫』：以第二隻手去抓，在那裡牠被黏住。

『我將使雙手解脫』：以腳去抓，在那裡牠被黏住。

『我將使雙手與腳解脫』：以第二隻腳去抓，在那裡牠被黏住。

『我將使雙手與雙腳解脫』：以嘴去抓，在那裡牠被黏住。

比丘們！這樣，那隻五處中陷阱、來到不幸、來到災厄、被獵人為所欲為的猴子橫臥吼叫著。

比丘們！獵人射穿牠後，就在那[黏膠]的木塊上綁繫牠，往想去的地方出發。

比丘們！凡走在**非行境**、其它境界者，就像這樣。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不要走在非行境、其它境界。比丘們！走在非行境、其它境界者，魔將獲得機會，魔將獲得對象。比丘們！什麼是比丘的非行境、其它境界呢？即：**五種欲**，哪五個呢？能被眼識知，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色；能被耳識知……（中略）的聲音；能被鼻識知……的氣味；能被舌識知……的味道；能被身識知，令人想要的、可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能被染的**所觸**。比丘們！這是比丘的非行境、其它境界。

比丘們！你們要走在行境、自己父親與祖父的境界。比丘們！走在行境、自己父親與祖父的境界者，魔將不獲得機會，魔將不獲得對象。

比丘們！什麼是比丘的行境、自己父親與祖父的境界呢？即：**四念住**，哪四個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住於**在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慾**、憂；在受上……（中略）在心上……（中略）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慾、憂。比丘們！這是比丘的行境、自己父親與祖父的境界。」

8. 廚師經

「**比丘**們！猶如愚笨、無能、**不善巧**的廚師以種種咖哩呈給國王或國王的大臣：酸的、苦的、辣的、甜的、**鹹的**、無鹹的、鹹的、不鹹的。比丘們！那愚笨、無能、不善巧的廚師未把握自己主人[偏好]的相：『我的主人今天喜好這

種咖哩，[他吃了這種](#)，或者，他拿很多這種，或者，他稱讚這種；我的主人今天喜好酸的咖哩，他吃了酸的咖哩，或者，他拿很多酸的咖哩，或者，他稱讚酸的咖哩；我的主人今天喜好苦的咖哩……（中略）我的主人今天喜好辣的咖哩……（中略）我的主人今天喜好甜的咖哩……（中略）我的主人今天喜好鹹的咖哩……（中略）我的主人今天喜好不鹹的咖哩……（中略）我的主人今天喜好鹹的咖哩……（中略）我的主人今天喜好不鹹的咖哩，他吃了不鹹的咖哩，或者，他拿很多不鹹的咖哩，或者，他稱讚不鹹的咖哩。』比丘們！那愚笨、無能、不善巧的廚師就得不到衣服，得不到工資，得不到犒賞，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因為那樣愚笨、無能、不善巧的廚師未把握自己主人[偏好]的相。同樣的，比丘們！這裡，某一類愚笨、無能、不善巧的比丘住於[在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當他住於在身上隨觀身時，心不入定，隨雜染不被捨斷，他未把握那個相；住於在受上隨觀受……（中略）住於在心上隨觀心……（中略）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當他住於在法上隨觀法時，心不入定，隨雜染不被捨斷，他未把握那個相。比丘們！那愚笨、無能、不善巧的比丘當生就得不到樂的住處，得不到念與正知，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因為那樣愚笨、無能、不善巧的比丘未[把握自己心的相](#)。

比丘們！猶如賢智、能幹、善巧的廚師以種種咖哩呈給國王或國王的大臣：酸的、苦的、辣的、甜的、鹹的、無鹹的、鹹的、不鹹的。比丘們！那賢智、能幹、善巧的廚師把握自己主人[偏好]的相：『我的主人今天喜好這種咖哩，他吃了這種，或者，他拿很多這種，或者，他稱讚這種；我的主人今天喜好酸的咖哩，他吃了酸的咖哩，或者，他拿很多酸的咖哩，或者，他稱讚酸的咖哩；我的主人今天喜好苦的咖哩……（中略）我的主人今天喜好辣的咖哩……（中略）我的主人今天喜好甜的咖哩……（中略）我的主人今天喜好鹹的咖哩……（中略）我的主人今天喜好不鹹的咖哩……（中略）我的主人今天喜好鹹的咖哩……（中略）我的主人今天喜好不鹹的咖哩，他吃了不鹹的咖哩，或者，他拿很多不鹹的咖哩，或者，他稱讚不鹹的咖哩。』比丘們！那賢智、能幹、善巧的廚師就得到衣服，得到工資，得到犒賞，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因為那樣賢智、能幹、善巧的廚師把握自己主人[偏好]的相。同樣的，比丘們！這裡，某一類賢智、能幹、善巧的比丘住於在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當他住於在身上隨觀身時，心入定，隨雜染被捨斷，他把握那個相；住於在受上隨觀受……（中略）住於在心上隨觀心……（中略）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當他住於在法上隨觀法時，心入定，隨雜染

被捨斷，他把握那個相。比丘們！那賢智、能幹、善巧的比丘當生就得到樂的住處，得到念與正知，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因為那樣賢智、能幹、善巧的比丘把握自己心的相。」

9. 痘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毘舍離木瓜樹小村中。在那裡，世尊召喚比丘們：

「來！比丘們！你們全部在毘舍離依靠朋友、熟人、友人進入雨季安居，而我就在木瓜樹小村這裡進入雨季安居。」

「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後，全部在毘舍離依靠朋友、熟人、友人進入雨季安居，世尊就在木瓜樹小村那裡進入雨季安居。164

那時，當世尊進入雨季安居時，生了重病，起激烈的、瀕臨死亡的感受，在那裡，世尊具念、正知地忍受它，不被惱害。那時，世尊這麼想：

「如果我沒召喚隨侍，沒告別比丘僧團而後般涅槃，那對我不適當，讓我以精進擋開這個病後，住於留住壽行。」

那時，世尊以精進擋開那個病後，住於留住壽行。（那時，世尊止息了那個病。）

那時，世尊病已康復，從病中康復不久，從住處出來，在住處蔭影中設置好的座位坐下。那時，尊者阿難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阿難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我看見世尊的安樂；大德！我看見世尊的能夠容忍，大德！因為世尊生病，我的身體就像被麻醉了一樣，我不辨方向，對法也不清楚了，大德！唯有少許寬慰的是，我想：『世尊將不會就這樣般涅槃，除非直到世尊說了關於僧團的任何事為止。』」

「但，阿難！比丘僧團對我期待什麼呢？阿難！被我教導的法沒內、外之分，阿難！對如來說，在法上沒有師傅留一手，阿難！確實有人這麼想：『我將照顧比丘僧團。』或『比丘僧團為我所管。』阿難！他確實應該說關於僧團的任何事，[但，]阿難！如來不這麼想：『我將照顧比丘僧團。』或『比丘僧團為我所管。』阿難！為何如來將說那關於僧團的任何事呢？又，阿難！我現在已衰老、已年老，高齡而年邁，已到了老人期，轉為八十歲的老人期了，阿難！猶如

衰老的貨車以包纏物交錯綑綁使之存續，同樣的，阿難！如來的身體的確以包纏物交錯綑綁使之存續。

阿難！每當如來以對一切相的不作意、以對某類受的滅、進入後住於無相心定時，阿難！那時，如來的身體[才]較為安樂，阿難！因此，在這裡，你們要住於以自己為島，以自己為歸依，不以其他為歸依；以法為島，以法為歸依，不以其他為歸依。

而，阿難！比丘如何以自己為島，以自己為歸依，不以其他為歸依；以法為島，以法為歸依，不以其他為歸依呢？阿難！這裡，比丘住於在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在受上……（中略）在心上……（中略）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阿難！比丘這樣住於以自己為島，以自己為歸依，不以其他為歸依；以法為島，以法為歸依，不以其他為歸依。阿難！不論現在，或我死後，凡任何住於以自己為島，以自己為歸依，不以其他為歸依；以法為島，以法為歸依，不以其他為歸依者，阿難！對我來說，這些比丘必將是任何那些對學熱衷者中第一的了。」[DN.16, 163-165段]

10. 比丘尼住所經

那時，尊者阿難在午前時穿好衣服、取衣鉢後，去某個比丘尼的住所。抵達後，在設置好的座位坐下。

那時，眾多比丘尼去見尊者阿難。抵達後，向尊者阿難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那些比丘尼對尊者阿難說這個：

「阿難大德！這裡，眾多比丘尼住於在四念住上心善建立後，次第認知更卓越的特質。」

「這正是這樣，比丘尼們！這正是這樣，比丘尼們！」

比丘尼們！凡任何比丘或比丘尼住於在四念住上心善建立者，這應該能被預期：『他必將次第認知更卓越的特質。』」

那時，尊者阿難以法說開示、勸導、鼓勵那些比丘尼，使之歡喜後，從座位起來後離開。

那時，尊者阿難在舍衛城為了托鉢而行後，用餐之後，已從施食返回，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阿難對世尊說這個：

47. 念住相應

「大德！這裡，我在午前時穿好衣服、取衣鉢後，去某個比丘尼的住所。抵達後，在設置好的座位坐下。

那時，眾多比丘尼去見我。抵達後，向我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大德！那些比丘尼對我說這個：『阿難大德！這裡，眾多比丘尼住於在四念住上心善建立後，次第認知更卓越的特質。』

『這正是這樣，比丘尼們！這正是這樣，比丘尼們！

比丘尼們！凡任何比丘或比丘尼住於在四念住上心善建立者，這應該能被預期：「他必將次第認知更卓越的特質。」』』

『這正是這樣，阿難！這正是這樣，阿難！

阿難！凡任何比丘或比丘尼住於在四念住上心善建立者，這應該能被預期：『他必將次第認知更卓越的特質。』哪四個呢？

阿難！這裡，比丘住於在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當他住於在身上隨觀身時，生起身所緣的或身上的熱惱，或心的退縮，或向外地擾亂心，阿難！那樣，比丘的心應該被另安置於某些能激起信心的相。當他的心被另安置於某些能激起信心的相時，則欣悅被生；當已歡悅後，則喜被生；當意喜時，則身寧靜；身已寧靜者，則感受樂；心樂者，則入定，他像這樣深慮：『我為了利益另安置心，我的利益已完成，好了，現在我要撤回。』他就撤回，不尋思、不伺察，他知道：『以無尋、無伺，自身內有念，我是樂的。』

再者，阿難！比丘[住於]在受上……（中略）在心上……（中略）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當他住於在法上隨觀法時，生起法所緣的或身上的熱惱，或心的退縮，或向外地擾亂心，阿難！那樣，比丘的心應該被另安置於某些能激起信心的相。當他的心被另安置於某些能激起信心的相時，則欣悅被生；當已歡悅後，則喜被生；當意喜時，則身寧靜；身已寧靜者，則感受樂；心樂者，則入定，他像這樣深慮：『我為了利益另安置心，我的利益已完成，好了，現在我要撤回。』他就撤回，不尋思、不伺察，他知道：『以無尋、無伺，自身內有念，我是樂的。』

阿難！這樣有另安置後的修習。

而，阿難！如何有不另安置後的修習？

阿難！比丘不向外另安置心後，他知道：『我的心不向外另安置。』那時，他知道：『前後無簡略，不另安置而解脫。』更進一步，他知道：『我住於在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我是樂的。』

阿難！比丘不向外另安置心後，他知道：『我的心不向外另安置。』那時，

47. 念住相應

他知道：『前後無簡略，不另安置而解脫。』更進一步，他知道：『我住於在受上隨觀受，熱心、正知、有念，我是樂的。』

阿難！比丘不向外另安置心後，他知道：『我的心不向外另安置。』那時，他知道：『前後無簡略，不另安置而解脫。』更進一步，他知道：『我住於在心上隨觀心，熱心、正知、有念，我是樂的。』

阿難！比丘不向外另安置心後，他知道：『我的心不向外另安置。』那時，他知道：『前後無簡略，不另安置而解脫。』更進一步，他知道：『我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正知、有念，我是樂的。』

阿難！這樣有不另安置後的修習。

像這樣，阿難！另安置後的修習已被我教導，不另安置後的修習已被我教導。

阿難！凡依憐愍對弟子有益的大師，出自憐愍所應作的，我已為你們做了。阿難！有這些樹下、這些空屋，阿難！你們要修禪！不要放逸，不要以後變得後悔，這是我們對你們的教誡。」

世尊說這個，悅意的尊者阿難歡喜世尊所說。

庵婆巴利品第一，其攝頌：

「庵婆巴利、念、比丘，薩羅、[不]善聚，
鷹、猴子、廚師，病、比丘尼住所。」

那難陀品(11-20)

11. 大丈夫經

起源於舍衛城。

那時，尊者舍利弗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舍利弗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被稱為『大丈夫、大丈夫』，大德！什麼情形是大丈夫呢？」

「舍利弗！我說心解脫者是『大丈夫』；我說無心解脫者是『非大丈夫』。」

舍利弗！如何有心解脫？舍利弗！這裡，比丘住於在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當他住於在身上隨觀身時，心離染，不

執取後從諸煩惱被解脫；在受上……（中略）在心上……（中略）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當他住於在法上隨觀法時，心離染，不執取後從諸煩惱被解脫。舍利弗！這樣有心解脫。

舍利弗！我說心解脫者是『大丈夫』；我說無心解脫者是『非大丈夫』。」

12. 那難陀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那難陀賣衣者的芒果園中。

那時，尊者舍利弗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舍利弗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我對世尊有這樣的淨信：過去不存在，將來不存在，現在也不存在其他的沙門或婆羅門比世尊更高證智的，即：正覺。」

「舍利弗！你所說的這如牛王之語實在崇高，作一向的、絕對的獅子吼：『大德！我對世尊有這樣的淨信：過去不存在，將來不存在，現在也不存在其他的沙門或婆羅門比世尊更高證智的，即：正覺。』舍利弗！你以心熟知心後，知道凡那些存在於過去世的阿羅漢、遍正覺者；那一切世尊：『那些世尊[過去]是這樣的戒。』或『那些世尊[過去]是這樣的法。』或『那些世尊[過去]是這樣的慧。』或『那些世尊[過去]是這樣的住處者。』或『那些世尊[過去]是這樣的解脫者。』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又，舍利弗！你以心熟知心後，知道凡那些將存在於未來世的阿羅漢、遍正覺者；那一切世尊：『那些世尊將是這樣的戒。』或『那些世尊將是這樣的法。』或『那些世尊將是這樣的慧。』或『那些世尊將是這樣的住處者。』或『那些世尊將是這樣的解脫者。』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又，舍利弗！你以心熟知心後，知道我現在阿羅漢、遍正覺者：『世尊是這樣的戒。』或『世尊是這樣的法。』或『世尊是這樣的慧。』或『世尊是這樣的住處者。』或『世尊是這樣的解脫者。』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舍利弗！這裡，當你對過去、未來、現在阿羅漢、遍正覺者沒有他心智時，那麼，舍利弗！你為何說這崇高如牛王之語，作一向的、絕對的獅子

吼：『大德！我對世尊有這樣的淨信：過去不存在，將來不存在，現在也不存在其他的沙門或婆羅門比世尊更高證智的，即：正覺。』呢？」

「大德！我對過去、未來、現在阿羅漢、遍正覺者確實沒有他心智，但我已知道法的類比。

大德！猶如國王邊境的城市，有堅固的壁壘，堅固的城牆與城門，只有一道門，在那裡的賢智、能幹、有智慧守門人阻止陌生人，而使熟人進入。當他依序環繞整個城市的道路時，不可能看到城牆有甚至貓能出去大小的間隙或裂口，他這麼想：『凡任何夠大的生物進出這城市，都僅能經由此門進出。』同樣的，大德！我已知道法的類比：『大德！凡那些存在於過去世的阿羅漢、遍正覺者；那一切世尊都捨斷心的隨雜染、慧的減弱之五蓋後，在四念住上心善建立，如實修習七覺支後，現正覺無上遍正覺。大德！凡那些將存在於未來世的阿羅漢、遍正覺者；那一切世尊也都捨斷心的隨雜染、慧的減弱之五蓋後，在四念住上心善建立，如實修習七覺支後，將現正覺無上遍正覺。大德！現在的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也捨斷心的隨雜染、慧的減弱之五蓋後，在四念住上心善建立，如實修習七覺支後，現正覺無上遍正覺。』」

「舍利弗！好！好！舍利弗！因此，在這裡，你應該經常對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說此法的教說，舍利弗！對無用的男子們來說，會有對如來的懷疑或疑惑，他們聽聞此法的教說後，對如來的懷疑或疑惑將被捨斷。」[DN.16, 145-146段]

13. 純陀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

當時，生病、受苦、重病的尊者舍利弗住在摩揭陀國的那羅迦村，而純陀沙彌為尊者舍利弗的侍者。

那時，尊者舍利弗因病般涅槃了。

那時，純陀沙彌取尊者舍利弗的衣鉢後，到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去見尊者阿難。抵達後，向尊者阿難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純陀沙彌對尊者阿難說這個：

「大德！尊者舍利弗已般涅槃了，這是他的衣鉢。」

「純陀學友！這是一個應該去見世尊的談論主題，純陀學友！我們走，讓我們去見世尊。抵達後，告訴世尊這件事。」

「是的，大德！」純陀沙彌回答尊者阿難。

那時，尊者阿難與純陀沙彌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阿難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這位純陀沙彌對我說這個：『大德！尊者舍利弗已般涅槃了，這是他的衣鉢。』大德！聽到『尊者舍利弗已般涅槃了』後，我的身體就像被麻醉了一樣，我不辨方向，法對我也不清楚了。」

「為什麼呢？阿難！舍利弗帶走你的戒蘊後般涅槃，或帶走定蘊後般涅槃，或帶走慧蘊後般涅槃，或帶走解脫蘊後般涅槃，或帶走解脫智見蘊後般涅槃嗎？」

「大德！尊者舍利弗未帶走我的戒蘊後般涅槃，或定蘊……（中略）或慧蘊……或解脫蘊……或帶走解脫智見蘊後般涅槃，大德！但對我來說，尊者舍利弗是受情愛影響者、教導者、指導者、開示者、勸發者、鼓勵者、令人喜悅者、說法的不疲倦者、同梵行者的資助者，令我們回憶起尊者舍利弗的法之滋養、法之受用、法之助益。」

「阿難！以前這不是被我說過嗎？與一切所愛的、合意的分離、別離、異離。阿難！在這裡，那如何可得：『凡那被生的、存在的、有為的、敗壞之法都不要被破壞。』這是不可能的！阿難！猶如有心材住立的大樹，最大的枝幹會斷落。同樣的，阿難！有心材住立的大比丘僧團，舍利弗已般涅槃了。阿難！在這裡，那如何可得：『凡那被生的、存在的、有為的、敗壞之法都不要被破壞。』這是不可能的！」

阿難！因此，在這裡，你們要住於以自己為島，以自己為歸依，不以其他為歸依；以法為島，以法為歸依，不以其他為歸依。而，阿難！比丘如何以自己為島，以自己為歸依，不以其他為歸依；以法為島，以法為歸依，不以其他為歸依呢？阿難！這裡，比丘住於在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在受上……（中略）在心上……（中略）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阿難！比丘這樣住於以自己為島，以自己為歸依，不以其他為歸依；以法為島，以法為歸依，不以其他為歸依。

阿難！不論現在，或我死後，凡任何住於以自己為島，以自己為歸依，不以其他為歸依；以法為島，以法為歸依，不以其他為歸依者，阿難！對我來說，這些比丘必將是任何那些對學熱衷者中第一的了。」

14. 烏迦支羅經

有一次，在舍利弗、目犍連已般涅槃不久，世尊與大比丘僧團共住在跋耆的烏迦支羅恒河邊。

那時，世尊被比丘僧團圍繞著，在露天處坐。

那時，世尊觀察保持沈默的比丘僧團後，召喚比丘們：

「比丘們！對我來說，當舍利弗、目犍連已般涅槃時，此眾看起來像是空的。」

比丘們！對我來說，此眾是不空的：凡舍利弗、目犍連住的方向，那方向是不必關心的。

比丘們！凡那些存在於過去世的阿羅漢、遍正覺者，那些世尊也有這樣最勝的一對弟子，猶如我的舍利弗、目犍連；凡那些存在於未來世的阿羅漢、遍正覺者，那些世尊也必有這樣最勝的一對弟子，猶如我的舍利弗、目犍連。

比丘們！對弟子們來說，不可思議啊！比丘們！對弟子們來說，未曾有啊！他們將是遵從老師的指示者、反應教誠者，他們將是四眾的所愛者、合意者、應該被尊重與尊敬者。

比丘們！對如來而言，不可思議啊！比丘們！對如來而言，未曾有啊！當像這樣一對弟子般涅槃時，如來沒有愁與悲。

比丘們！在這裡，那如何可得：『凡那被生的、存在的、有為的、敗壞之法都不要被破壞！』這是不可能的！比丘們！猶如有心材住立的大樹，最大的枝幹會斷落。同樣的，比丘們！有心材住立的大比丘僧團，舍利弗已般涅槃了。比丘們！在這裡，那如何可得：『凡那被生的、存在的、有為的、敗壞之法都不要被破壞。』這是不可能的！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你們要住於以自己為島，以自己為歸依，不以其他為歸依；以法為島，以法為歸依，不以其他為歸依。比丘們！而比丘如何以自己為島，以自己為歸依，不以其他為歸依；以法為島，以法為歸依，不以其他為歸依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住於在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在受上……（中略）在心上……（中略）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比丘們！比丘這樣住於以自己為島，以自己為歸依，不以其他為歸依；以法為島，以法為歸依，不以其他為歸依。

比丘們！不論現在，或我死後，凡任何住於以自己為島，以自己為歸依，不

以其他為歸依；以法為島，以法為歸依，不以其他為歸依者，比丘們！對我來說，這些比丘必將是任何那些對學熱衷者中第一的了。」

15. 婆醯雅經

起源於舍衛城。

那時，尊者婆醯雅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婆醯雅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請世尊簡要地教導我法，我聽聞世尊的法後，能住於獨處、隱退、不放逸、熱心、自我努力，那就好了！」

「那麼，婆醯雅！在這裡，你要在就最初的善法上淨化，什麼是最初的善法呢？已善清淨的戒與端直的見。

婆醯雅！當有你的已善清淨的戒與端直的見時，婆醯雅！依止於戒、在戒上住立後，你應該在四念住上修習，哪四個呢？這裡，婆醯雅！你要住於在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要住於在受上……（中略）要住於在心上……（中略）要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

婆醯雅！當依止於戒、在戒上住立後，你在這四念住上這麼修習時，婆醯雅！不論來到日與夜，你在善法上只有增長應該能被預期，而非減損。」

那時，尊者婆醯雅歡喜、隨喜世尊所說後，從座位起來後向世尊問訊，然後作右繞，接著離開。

那時，當尊者婆醯雅住於獨自的、隱離的、不放逸的、熱心的、自我努力的時，不久，就在當生以證智自作證後，進入後住於凡善男子們為了利益正確地出家，從在家成為無家者的那個無上梵行結尾，他證知：「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而且尊者婆醯雅成為眾阿羅漢之一。

16. 鬻低雅經

起源於舍衛城。

那時，尊者鬻低雅去見世尊……（中略）在一旁坐下的尊者鬻低雅對世尊說這個：

47. 念住相應

「大德！請世尊簡要地教導我法，我聽聞世尊的法後，能住於獨處、隱退、不放逸、熱心、自我努力，那就好了！」

「那麼，鬱低雅！在這裡，你要在就最初的善法上淨化，什麼是最初的善法呢？已善清淨的戒與端直的見。」

鬱低雅！當有你的已善清淨的戒與端直的見時，鬱低雅！依止於戒、在戒上住立後，你應該在四念住上修習，哪四個呢？這裡，鬱低雅！你要住於在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要住於在受上……（中略）要住於在心上……（中略）要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

鬱低雅！當依止於戒、在戒上住立後，你在這四念住上這麼修習時，鬱低雅！你將走到死亡領域的彼岸。」

那時，尊者鬱低雅歡喜、隨喜世尊所說後，從座位起來後向世尊問訊，然後作右繞，接著離開。

那時，當尊者鬱低雅住於獨自的、隱離的、不放逸的、熱心的、自我努力的時，不久，就在當生以證智自作證後，進入後住於凡善男子們為了利益正確地出家，從在家成為無家者的那個無上梵行結尾，他證知：「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而且尊者鬱低雅成為眾阿羅漢之一。

17. 聖經

「比丘們！當這四念住已修習、已多修習時，是聖的、出離的、引導那樣行為者之苦的完全滅盡，哪四個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住於在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在受上……（中略）在心上……（中略）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比丘們！當這四念住已修習、已多修習時，是聖的、出離的、引導那樣行為者之苦的完全滅盡。」

18. 梵王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優樓頻螺，尼連禪河邊牧羊人的榕樹下，初現正覺。

那時，獨處、獨坐的世尊這樣心的深思生起：

「為了眾生的清淨、為了愁與悲的超越、為了苦與憂的滅沒、為了方法的獲得、為了涅槃的作證，這是無岔路之道，即：四念住，哪四個呢？比丘能住於在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或比丘能住於在受上……（中略）或比丘能住於在心上……（中略）或比丘能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為了眾生的清淨、為了愁與悲的超越、為了苦與憂的滅沒、為了方法的獲得、為了涅槃的作證，這是無岔路之道，即：四念住。」

那時，梵王娑婆主以心了知世尊心中的深思後，就猶如有力氣的男子能伸直彎曲的手臂，或能彎曲伸直的手臂，就像這樣在梵天世界消失，出現在世尊面前。

那時，梵王娑婆主置(作)上衣到一邊肩膀，向世尊合掌鞠躬後，對世尊說這個：

「這正是這樣，世尊！這正是這樣，善逝！大德！為了眾生的清淨、為了愁與悲的超越、為了苦與憂的滅沒、為了方法的獲得、為了涅槃的作證，這是無岔路之道，即：四念住，哪四個呢？比丘能住於在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大德！或比丘能住於在受上……（中略）大德！或比丘能住於在心上……（中略）大德！或比丘能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為了眾生的清淨、為了愁與悲的超越、為了苦與憂的滅沒、為了方法的獲得、為了涅槃的作證，這是無岔路之道，即：四念住。」

梵王娑婆主說這個，說這個後，又更進一步說這個：

「看見生的滅盡者、為了有益而憐愍者，了知無岔路之道，
在以前以此道渡暴流，他們將來與現在都是。」

19. 私達迦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孫巴國。孫巴國的城鎮，名叫私達迦。

在那裡，世尊召喚比丘們：

「比丘們！從前，有一位旃陀羅竹竿特技表演者，舉起旃陀羅竹竿後，召喚徒弟昧達迦大林迦說：『來！親愛的昧達迦大林迦！你登上我的肩膀後，站到旃陀羅竹竿上。』

『是的，老師！』

比丘們！旃陀羅竹竿特技表演者的徒弟昧達迦大林迦回答後，登上老師的肩膀，然後站到旃陀羅竹竿上。

比丘們！那時，旃陀羅竹竿特技表演者對徒弟昧達迦大林迦說這個：『親愛的昧達迦大林迦！請你保護我，我將保護你，這樣，我們相互守護，相互保護，我們將展現技巧，我們將得到利養，並且我們將平安地從旃陀羅竹竿下來。』

比丘們！當這麼說時，徒弟昧達迦大林迦對旃陀羅竹竿特技表演者說這個：『老師！不是這樣。老師！請你保護自己，我將保護自己，這樣，我們自我守護，自我保護，我們將展現技巧，我們將得到利養，並且我們將平安地從旃陀羅竹竿下來。』

「在那裡，那是正確方式。」世尊說這個。

「正如徒弟昧達迦大林迦對老師所說，比丘們！『我將保護自己』，則念住應該被實行；比丘們！『我將保護他人』，則念住應該被實行。

比丘們！當保護自己時則保護他人；當保護他人時則保護自己。

比丘們！如何當保護自己時則保護他人呢？比丘們！以熟習、修習、多修習[念住]，這樣，當保護自己時則保護他人。

比丘們！如何當保護他人時則保護自己呢？比丘們！以忍辱、不害、慈心、憐憫，這樣，當保護他人時則保護自己。

比丘們！『我將保護自己』，則念住應該被實行；比丘們！『我將保護他人』，則念住應該被實行。

比丘們！當保護自己時則保護他人；當保護他人時則保護自己。」

20. 地方上的美女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孫巴國，名叫私達迦的孫巴族人城鎮。

在那裡，世尊召喚比丘們：「比丘們！」

「尊師！」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說這個：

「比丘們！猶如[聽聞：]『地方上的美女！地方上的美女！』一大群人會聚集。當地方上的美女有最勝的舞蹈發表、最勝的歌唱發表時，比丘們！[聽聞：]『地方上的美女跳舞、唱歌！』更大量的人群會聚集。」

那時，如果有想活命；不想死，要樂；不要苦的男子走來，如果有人對他說這個：『喂！男子！這滿到邊緣的油鉢應該被你搬運過這一大群歡樂群眾與這地方上的美女之間，而已拔劍的男子，將緊隨在你之後，它一點點溢出之處，就在那裡，將使你的頭落下。』

比丘們！你們怎麼想：那男子能不作意油鉢，然後放逸轉向外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比丘們！我所作的這個譬喻是為了義理的教授。比丘們！在這裡，這是義理：『滿到邊緣的油鉢。』這是對於身至念的同義語。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應該被這麼學：『我們的身至念要被修習、被多修習、被作為車輛、被作為基礎、被實行、被累積、被善努力。』比丘們！應該被這麼學。」

那難陀品第二，其攝頌：

「大丈夫、那難陀，純陀、支羅、婆醯雅，
鬱低雅、聖、梵王，私達迦與地方上的。」

戒持續品(21-30)

21. 戒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尊者阿難與尊者跋陀住在巴連弗城雞園。

那時，尊者跋陀在傍晚時，從獨坐中出來，去見尊者阿難。抵達後，與尊者阿難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跋陀對尊者阿難說這個：

「阿難學友！這些善戒為世尊所說，什麼目的這些善戒為世尊所說呢？」

「跋陀學友！好！好！跋陀學友！你的想法是善的、辯才是善的、詢問是善的，跋陀學友！因為你這麼問：『阿難學友！這些善戒為世尊所說，什麼目的這些善戒為世尊所說呢？』」

「是的，學友！」

47. 念住相應

「跋陀學友！這些善戒為世尊所說，這些善戒為世尊所說就是為了四念住的修習，哪四個呢？學友！這裡，比丘住於在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在受上……（中略）在心上……（中略）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跋陀學友！這些善戒為世尊所說，這些善戒為世尊所說就是為了四念住的修習。」

22. 久住經

就那個起源(與前一經相同的序)。

在一旁坐下的尊者跋陀對尊者阿難說這個：

「阿難學友！什麼因、什麼緣，依此而在如來般涅槃後正法不久住呢？什麼因、什麼緣，依此而在如來般涅槃後正法久住呢？」

「跋陀學友！好！好！跋陀學友！你的想法是善的、辯才是善的、詢問是善的，跋陀學友！因為你這麼問：『什麼因、什麼緣，依此而在如來般涅槃後正法不久住呢？什麼因、什麼緣，依此而在如來般涅槃後正法久住呢？』」

「是的，學友！」

「學友！當四念住未親自修習、未親自多修習時，在如來般涅槃後正法不久住，當四念住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時，在如來般涅槃後正法久住，哪四個呢？學友！這裡，比丘住於在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在受上……（中略）在心上……（中略）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學友！當這四念住未親自修習、未親自多修習時，在如來般涅槃後正法不久住；學友！當這四念住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時，在如來般涅槃後正法久住。」

23. 衰退經

有一次，尊者阿難與尊者跋陀住在巴連弗城雞園。

那時，尊者跋陀在傍晚時，從獨坐中出來，去見尊者阿難。抵達後，與尊者阿難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跋陀對尊者阿難說這個：

「阿難學友！什麼因、什麼緣，依此而正法衰退呢？阿難學友！什麼因、什麼緣，依此而正法不衰退呢？」

「跋陀學友！好！好！跋陀學友！你的想法是善的、辯才是善的、詢問是善的，跋陀學友！因為你這麼問：『阿難學友！什麼因、什麼緣，依此而正法衰退呢？阿難學友！什麼因、什麼緣，依此而正法不衰退呢？』」

「是的，學友！」

「學友！當四念住未親自修習、未親自多修習時，正法衰退，當四念住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時，正法不衰退，哪四個呢？學友！這裡，比丘住於在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在受上……（中略）在心上……（中略）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學友！當四念住未親自修習、未親自多修習時，正法衰退，當四念住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時，正法不衰退。」

24. 單純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有這四念住，哪四個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住於在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在受上……（中略）在心上……（中略）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比丘們！這些是四念住。」

25. 某位婆羅門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

那時，某位婆羅門去見世尊。抵達後，與世尊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那位婆羅門對世尊說這個：

「喬達摩先生！什麼因、什麼緣，依此而在如來般涅槃後正法不久住呢？什麼因、什麼緣，依此而在如來般涅槃後正法久住呢？」

「婆羅門！當四念住未親自修習、未親自多修習時，在如來般涅槃後正法不久住，當四念住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時，在如來般涅槃後正法久住，哪四個呢？婆羅門！這裡，比丘住於在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在受上……（中略）在心上……（中略）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

47. 念住相應

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婆羅門！當這四念住未親自修習、未親自多修習時，在如來般涅槃後正法不久住；婆羅門！當這四念住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時，在如來般涅槃後正法久住。」

當這麼說時，那位婆羅門對世尊說這個：

「太偉大了，喬達摩先生！……（中略）請喬達摩尊師記得我為優婆塞，從今天起終生歸依。」

26. 部分經

有一次，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連、尊者阿那律住在娑雞多城荊棘林。

那時，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連在傍晚時，從獨坐中出來，去見尊者阿那律。抵達後，與尊者阿那律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舍利弗對尊者阿那律說這個：

「阿那律學友！被稱為『有學、有學』，學友！什麼情形是有學呢？」

「學友！四念住部分已親自修習者是有學，哪四個呢？學友！這裡，比丘住於在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在受上……（中略）在心上……（中略）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學友！這四念住部分已親自修習者是有學。」

27. 完全經

就那個起源(與前一經相同的序)。

在一旁坐下的尊者舍利弗對尊者阿那律說這個：

「阿那律學友！被稱為『無學、無學』，學友！什麼情形是無學呢？」

「學友！四念住完全已親自修習者是無學，哪四個呢？學友！這裡，比丘住於在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在受上……（中略）在心上……（中略）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學友！這四念住完全已親自修習者是無學。」

28. 世界經

就那個起源(與前一經相同的序)。

在一旁坐下的尊者舍利弗對尊者阿那律說這個：

「阿那律學友！當什麼法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時，到達大通智呢？」

「學友！當四念住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時，到達大通智，哪四個呢？」

學友！這裡，比丘住於在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在受上……（中略）在心上……（中略）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學友！我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四念住而到達大通智，又，學友！我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四念住而自證千個世界。」

29. 富吉經

有一次，尊者阿難住在王舍城栗鼠飼養處的竹林中。

當時，屋主富吉是生病、受苦、重病者。那時，屋主富吉喚某位男子：

「喂！男子！來！你去見尊者阿難。抵達後，請你以我的名義以頭禮拜尊者阿難的足：『大德！屋主富吉是生病、受苦、重病者，他以頭禮拜尊者阿難的足。』並且請你說這個：『大德！請尊者阿難出自憐愍，去屋主富吉的住處，那就好了！』」

「是的。」那位男子回答屋主富吉後，去見尊者阿難。抵達後，向尊者阿難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那位男子對尊者阿難說這個：

「大德！屋主富吉是生病、受苦、重病者，他以頭禮拜尊者阿難的足。又，他說這個：『大德！請尊者阿難出自憐愍，去屋主富吉的住處，那就好了！』」

尊者阿難以沈默狀態同意了。

那時，尊者阿難在午前時穿好衣服、取衣鉢後，去屋主富吉的住處。抵達後，在設置好的座位坐下。坐好後，尊者阿難對屋主富吉說這個：

「屋主！你是否能忍受？是否能維持？是否苦的感受減退而沒增加，其減退而沒增加被了知？」

「大德！我不能忍受，不能維持，我強烈苦的感受增加而沒減退，其增加而沒減退被了知。」

「屋主！因此，在這裡，應該被你這麼學：『我要住於在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在受上……（中略）在心上……（中略）我要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屋主！應該被你這麼學。」

「大德！這被世尊教導的四念住，於我，存在著那些法；於那些法，我被看見，大德！我住於在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在受上……（中略）在心上……（中略）我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大德！凡這些被世尊教導的五下分結，大德！我不見那些中的任何一項未被自己捨斷的。」

「屋主！這是你的獲得，屋主！**這是你的好獲得**，屋主！不還果被你記說。」

30. 摩那提那經

就那個起源(與前一經相同的序)。

當時，屋主摩那提那是生病、受苦、重病者。

那時，屋主摩那提那召喚某位男子：

「喂！男子！來！……（中略）。」

「大德！我不能忍受，不能維持，我強烈苦的感受增加而沒減退，其增加而沒減退被了知，大德！但當我被這樣苦受接觸時，我住於在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在受上……（中略）在心上……（中略）我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大德！凡這些被世尊教導的五下分結，大德！我不見那些中的任何一項未被自己捨斷的。」

「屋主！這是你的獲得，屋主！**這是你的好獲得**，屋主！不還果被你記說。」

戒與住品第三，其攝頌：

「戒、住、衰退，單純、婆羅門、部分，
完全、世界、富吉，與摩那提那，它們為十則。」

不曾聽過品(31-40)

31. 不曾聽過經

起源於舍衛城。

「『這是在身上隨觀身。』比丘們！在以前所不曾聽過的法上，我的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生起。『又，這在身上隨觀身應該被修習。』比丘們！……（中略）『……已修習。』比丘們！在以前所不曾聽過的法上，我的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生起。

『這是在受上隨觀受。』比丘們！在以前所不曾聽過的法上，我的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生起。『又，這在受上隨觀受應該被修習。』比丘們！……（中略）『……已修習。』比丘們！在以前所不曾聽過的法上，我的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生起。

『這是在心上隨觀心。』比丘們！在以前所不曾聽過的法上，我的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生起。『又，這在心上隨觀心應該被修習。』比丘們！……（中略）『……已修習。』比丘們！在以前所不曾聽過的法上，我的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生起。

『這是在法上隨觀法。』比丘們！在以前所不曾聽過的法上，我的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生起。『又，這在法上隨觀法應該被修習。』比丘們！……（中略）『……已修習。』比丘們！在以前所不曾聽過的法上，我的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生起。」

32. 離貪經

「比丘們！當這四念住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一向厭、離貪、滅、寂靜、證智、正覺、涅槃，哪四個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住於在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在受上……（中略）在心上……（中略）比丘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比丘們！當這四念住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一向厭、離貪、滅、寂靜、證智、正覺、涅槃。」

33. 已錯失經

「比丘們！凡任何四念住的錯失者，其導向苦的完全滅盡之聖道已錯失；比丘們！凡任何四念住的開始者，其導向苦的完全滅盡之聖道已開始，哪四個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住於在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在受上……（中略）在心上……（中略）比丘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比丘們！凡任何四念住的錯失者，其導向苦的完全滅盡之聖道已錯失；比丘們！凡任何四念住的開始者，其導向苦的完全滅盡之聖道已開始。」

34. 已修習經

「比丘們！當這四念住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從此岸走到彼岸，哪四個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住於在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在受上……（中略）在心上……（中略）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比丘們！當這四念住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從此岸走到彼岸。」

35. 念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比丘應該住於具念、正知，這是我們對你們的教誡。

比丘們！而比丘怎樣是具念的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住於在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住於在受上隨觀受……（中略）住於在心上隨觀心……（中略）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比丘們！這樣，比丘是具念的。

比丘們！而比丘怎樣是正知的呢？比丘們！這裡，比丘的受生起被知道、現起被知道、滅沒被知道；尋生起被知道、現起被知道、滅沒被知道；想生起被知道、現起被知道、滅沒被知道。比丘們！這樣，比丘是正知的。

比丘們！比丘應該住於具念、正知，這是我們對你們的教誡。」

36. 完全智經

「比丘們！有這四念住，哪四個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住於在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在受上……（中略）在心上……（中略）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比丘們！這些是四念住。比丘們！當這四念住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時，二果其中之一果應該能被預期：當生完全智，或當存在有餘依時，為阿那含位。」

37. 欲經

「比丘們！有這四念住，哪四個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住於在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當他住於在身上隨觀身時，凡關於身的欲都被捨斷，以欲的捨斷而有不死被作證。

他住於在受上隨觀受，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當他住於在受上隨觀受時，凡關於受的欲都被捨斷，以欲的捨斷而有不死被作證。

他住於在心上隨觀心，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當他住於在心上隨觀心時，凡關於心的欲都被捨斷，以欲的捨斷而有不死被作證。

他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當他住於在法上隨觀法時，凡關於法的欲都被捨斷，以欲的捨斷而有不死被作證。」

38. 被遍知經

「比丘們！有這四念住，哪四個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住於在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當他住於在身上隨觀身時，身被遍知，以身的遍知狀態而有不死被作證。

他住於在受上隨觀受，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當他住於在受上隨觀受時，受被遍知，以受的遍知狀態而有不死被作證。

他住於在心上隨觀心，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當他住於在心上隨觀心時，心被遍知，以心的遍知狀態而有不死被作證。

47. 念住相應

他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當他住於在法上隨觀法時，法被遍知，以法的遍知狀態而有不死被作證。」

39. 修習經

「比丘們！我將教導四念住的修習，你們要聽它！比丘們！什麼是四念住的修習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住於在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在受上……（中略）在心上……（中略）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比丘們！這些是四念住的修習。」

40. 解析經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四念住、四念住的修習，以及導向四念住的修習道跡，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什麼是四念住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住於在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住於在受上隨觀受……（中略）住於在心上隨觀心……（中略）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比丘們！這被稱為四念住。

比丘們！什麼是四念住的修習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住於在身上隨觀集法，住於在身上隨觀消散法，在身上隨觀集與消散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住於在受上隨觀集法……（中略）住於在心上隨觀集法……（中略）住於在法上隨觀集法，在法上隨觀消散法，在法上隨觀集與消散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比丘們！這被稱為四念住的修習。

比丘們！什麼是導向四念住的修習道跡呢？就是八支聖道，即：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比丘們！這被稱為導向四念住的修習道跡。」

不曾聽過品第四，其攝頌：

「不曾聽過、離貪，已錯失、已修習、念，
完全智、欲、遍知，修習與解析。」

不死品(41-50)

41. 不死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你們要住於在四念住上心善建立，不要讓你們的不死消失了，哪四個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住於在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在受上……（中略）在心上……（中略）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你們要住於在四念住上心善建立，不要讓你們的不死消失了。」

42. 集起經

「比丘們！我將教導四念住的集起與滅沒，你們要聽它！

比丘們！什麼是身的集起？從食集而有身的集起；從食滅而有身的滅沒，從觸集而有受的集起；從觸滅而有受的滅沒，從名色集而有心的集起；從名色滅而有心的滅沒，從作意集而有法的集起；從作意滅而有法的滅沒。」

43. 道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那裡，世尊召喚比丘們：

「比丘們！這裡，有一次，我住在優樓頻螺，尼連禪河邊牧羊人的榕樹下，初現正覺。比丘們！獨處、獨坐的我這樣心的深思生起：『為了眾生的清淨、為了愁與悲的超越、為了苦與憂的滅沒、為了方法的獲得、為了涅槃的作證，這是無岔路之道，即：四念住，哪四個呢？比丘能住於在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或比丘能住於在受上……（中略）或比丘能住於在心上……（中略）或比丘能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

47. 念住相應

於世間的貪婪、憂。為了眾生的清淨、為了愁與悲的超越、為了苦與憂的滅沒、為了方法的獲得、為了涅槃的作證，這是無岔路之道，即：四念住。』

比丘們！那時，[梵王娑婆主](#)以心了知我心中的深思後，就猶如有力氣的男子能伸直彎曲的手臂，或能彎曲伸直的手臂，就像這樣在梵天世界消失，出現在我面前。比丘們！那時，梵王娑婆主置(作)上衣到一邊肩膀，向我合掌鞠躬後，對我說這個：『這正是這樣，世尊！這正是這樣，善逝！[大德](#)！為了眾生的清淨、為了愁與悲的超越、為了苦與憂的滅沒、為了方法的獲得、為了涅槃的作證，這是無岔路之道，即：四念住，哪四個呢？比丘能住於在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大德！或比丘能住於在受上……（中略）大德！或比丘能住於在心上……（中略）大德！或比丘能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為了眾生的清淨、為了愁與悲的超越、為了苦與憂的滅沒、為了方法的獲得、為了涅槃的作證，這是無岔路之道，即：四念住。』

比丘們！梵王娑婆主說這個，說這個後，又更進一步說這個：

『看見生的滅盡者、為了有益而憐愍者，了知無岔路之道，

在以前以此道渡暴流，他們將來與現在都是。』』

44. 念經

「[比丘](#)們！比丘應該住於具念，這是我們對你們的教誡。比丘們！而比丘如何是具念的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住於在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住於在受上隨觀受……（中略）住於在心上隨觀心……（中略）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比丘們！這樣，比丘是具念的。比丘們！比丘應該住於具念，這是我們對你們的教誡。」

45. 善聚經

「[比丘](#)們！當說『善聚』時，那是四念住，當正確地說時，他能說，比丘們！因為這是完全的善聚，即：四念住，哪四個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住於在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在受上……（中

47. 念住相應

略) 在心上..... (中略) 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比丘們！當說『善聚』時，那是四念住，當正確地說時，他能說，比丘們！因為這是完全的善聚，即：四念住。」

46. 波羅提木叉的自制經

那時，某位比丘去見世尊。..... (中略) 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請世尊簡要地教導我法，我聽聞世尊的法後，能住於獨處、隱退、不放逸、熱心、自我努力，那就好了！」

「那麼，比丘！在這裡，你要在就最初的善法上淨化，什麼是最初的善法呢？比丘！這裡，你要住於被波羅提木叉的自制所防護，具足正行和行境，在微罪中看見可怕，在學處上受持後學習，比丘！當你住於被波羅提木叉的自制所防護，具足正行和行境，在微罪中看見可怕，在學處上受持後學習時，比丘！依止於戒、在戒上住立後，你應該在四念住上修習，哪四個呢？比丘！這裡，你要住於在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要住於在受上..... (中略) 要住於在心上..... (中略) 要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

比丘！當依止於戒、在戒上住立後，你在這四念住上這麼修習時，比丘！不論來到日與夜，你在善法上只有增長應該能被預期，而非減損。」

那時，那位比丘歡喜、隨喜世尊所說後，從座位起來後向世尊問訊，然後作右繞，接著離開。

那時，當那位比丘住於獨自的、隱離的、不放逸的、熱心的、自我努力的時，不久，就在當生以證智自作證後，進入後住於凡善男子們為了利益正確地出家，從在家成為無家者的那個無上梵行結尾，他證知：「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而且那位比丘成為眾阿羅漢之一。

47. 惡行經

那時，某位比丘去見世尊。..... (中略)

47. 念住相應

「**大德**！請世尊簡要地教導我法，我聽聞世尊的法後，能住於獨處、隱退、不放逸、熱心、自我努力，那就好了！」

「那麼，比丘！在這裡，你要在就最初的善法上淨化，什麼是最初的善法呢？比丘！這裡，捨斷身惡行後，你要修習身善行；捨斷語惡行後，你要修習語善行；捨斷意惡行後，你要修習意善行，比丘！當捨斷身惡行後，你{要}[已]修習身善行；捨斷語惡行後，你{要}[已]修習語善行；捨斷意惡行後，你{要}[已]修意善行時，比丘！之後，依止於戒、在戒上住立後，你應該在**四念住上修習**，哪四個呢？比丘！這裡，你要住於**在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要住於**在受上**……（中略）要住於**在心上**……（中略）要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

比丘！當依止於戒、在戒上住立後，你在這四念住上這麼修習時，比丘！不論來到日與夜，你在善法上只有增長應該能被預期，而非減損。」

……（中略）而且那位比丘成為眾**阿羅漢**之一。

48. 朋友經

「**比丘們**！凡那些你們願意憐愍，以及會想聽聞的朋友或同事、親族或有血緣者，比丘們！他們應該被你們勸導、確立、建立**四念住的修習**，哪四個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住於**在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在受上……（中略）在心上……（中略）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比丘們！凡那些你們願意憐愍，以及會想聽聞的朋友或同事；親族或有血緣者，比丘們！他們應該被你們勸導、確立、建立**四念住的修習**。」

49. 受經

「**比丘們**！有這三受，哪三個呢？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比丘們！這些是三受。」

比丘們！為了這三受的**遍知**，**四念住**應該被**修習**，哪四個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住於**在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在受上……（中略）在心上……（中略）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正知、有念，

47. 念住相應

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比丘們！為了這三受的遍知，這四念住應該被修習。」

50. 煩惱經

「比丘們！有這三種煩惱，哪三個呢？欲的煩惱、有的煩惱、無明的煩惱，比丘們！這些是三種煩惱。比丘們！為了這三種煩惱的捨斷，四念住應該被修習，哪四個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住於在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在受上……（中略）在心上……（中略）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比丘們！為了這三種煩惱的捨斷，這四念住應該被修習。」

不死品第五，其攝頌：

「不死、集起、道，念、善聚，
波羅提木叉、惡行，朋友、受、煩惱。」

恒河中略品(51-62)

51-62. 恒河等經

「比丘們！猶如恒河是傾向東的、斜向東的、坡斜向東的。同樣的，比丘們！修習四念住、多修習四念住的比丘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

比丘們！修習四念住、多修習四念住的比丘如何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住於在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在受上……（中略）在心上……（中略）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

比丘們！這樣修習四念住、多修習四念住的比丘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按：全品應如SN.45.91-102那樣]

恒河中略品第六，其攝頌：

「六則向東傾斜，六則向大海傾斜，
這兩個六則成十二則，此被稱為品。」

不放逸品(63-72)

63-72. 如來等經

「比丘們！與所有眾生相比：無足的、二足的、四足的、多足的、[.....（中略）]。」應該使之詳細。[按：如SN.45.139-148那樣]

不放逸品第七，其攝頌：

「如來、足跡、屋頂，根、樹心、茉莉花，
王、月、日，以衣服為第十句。」

力量所作品(73-84)

73-84. 力量等經

「比丘們！猶如當任何以力量所作的工作被作時.....（中略）。」應該使之詳細。[按：全品應如SN.45.149-160那樣]

力量所作品第八，其攝頌：

「力量、種子與龍，樹木、瓶子及穗，
虛空與二則雨雲，船、屋舍、河。」

尋求品(85-94)

85-94. 尋求等經

「比丘們！有這三種尋求，哪三個呢？欲的尋求、有的尋求、梵行的尋求，[..... (中略)]。」應該使之詳細[按：如SN.45.161-171]。

尋求品第九，其攝頌：

「尋求、慢、煩惱，有與三苦性，
荒蕪、垢、惱亂，受、渴愛與渴望。」

暴流品(95-104)

95-104. 上分等經

「比丘們！有這五上分結，哪五種呢？色貪、無色貪、慢、掉舉、無明，比丘們！這些是五上分結。比丘們！為了這五上分結的證智、遍知、滅盡、捨斷，這四念住應該被修習。比丘們！哪四個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住於在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在受上..... (中略) 在心上..... (中略) ；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比丘們！為了這五上分結的證智、遍知、滅盡、捨斷，這四念住應該被修習。」

(念住相應應該如道相應那樣使之詳細)。

暴流品第十，其攝頌：

「暴流、輒、取，繫縛、煩惱潛在趨勢，
欲種類、蓋，蘊、下上分。」

念住相應三

48. 根相應

單純品(1-10)

1. 單純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有這五根，哪五個呢？信根、活力根、念根、定根、慧根。比丘們！這些是五根。」

2. 入流者經

「比丘們！有這五根，哪五個呢？信根、活力根、念根、定根、慧根。

比丘們！當聖弟子如實知道這五根的樂味、過患、出離，比丘們！這被稱為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的入流者聖弟子。」

3. 入流者經

「比丘們！有這五根，哪五個呢？信根、活力根、念根、定根、慧根。

比丘們！當聖弟子如實知道這五根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比丘們！這被稱為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的入流者聖弟子。」

4. 阿羅漢經

「比丘們！有這五根，哪五個呢？信根、活力根、念根、定根、慧根。

比丘們！當聖弟子如實知這五根的樂味、過患、出離後，不執取後成為解脫者，比丘們！這被稱為煩惱已盡、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負擔已卸、自己的利益已達成、有之結已被滅盡、以究竟智解脫的阿羅漢比丘。」

5. 阿羅漢經

「比丘們！有這五根，哪五個呢？信根、活力根、念根、定根、慧根。

比丘們！當聖弟子如實知這五根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後，不執取後成為解脫者，比丘們！這被稱為煩惱已盡、已完成、應作已作、負擔已卸、自己的利益已達成、有之結已被滅盡、以究竟智解脫的阿羅漢比丘。」

6. 沙門婆羅門經

「比丘們！有這五根，哪五個呢？信根……（中略）慧根。比丘們！凡任何沙門或婆羅門不如實知道這五根的樂味、過患、出離者，比丘們！那些沙門或婆羅門不被我認同為沙門中的沙門，或認同為婆羅門中的婆羅門，而且，那些尊者也不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沙門義或婆羅門義。

比丘們！凡任何沙門或婆羅門如實知道這五根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者，比丘們！那些沙門或婆羅門被我認同為沙門中的沙門，或認同為婆羅門中的婆羅門，而且，那些尊者也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沙門義或婆羅門義。」

7. 沙門婆羅門經

「比丘們！凡任何沙門或婆羅門不了知信根、不了知信根集、不了知信根滅、不了知導向信根滅道跡；不了知活力根……（中略）不了知念根……（中略）不了知定根……（中略）不了知慧根、不了知慧根集、不了知慧根滅、不了知導向慧根滅道跡者，比丘們！那些沙門或婆羅門不被我認同為沙門中的沙門，或認同為婆羅門中的婆羅門，而且，那些尊者也不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沙門義或婆羅門義。

比丘們！凡任何沙門或婆羅門了知信根、了知信根集、了知信根滅、了知導向信根滅道跡；了知活力根、了知活力根集、了知活力根滅、了知導向活力根滅道跡；了知念根……（中略）了知定根……（中略）了知慧根、了知慧根集、了知慧根滅、了知導向慧根滅道跡者，比丘們！那些沙門或婆羅門被我認同為沙門中的沙門，或認同為婆羅門中的婆羅門，而且，那些尊者也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沙門義或婆羅門義。」

8. 應該被看見經

「[比丘](#)們！有這五根，哪五個呢？信根……（中略）慧根。

比丘們！在哪裡信根應該被看見？在四入流支上：在這裡信根應該被看見。

比丘們！在哪裡活力根應該被看見？在四正勤上：在這裡活力根應該被看見。

比丘們！在哪裡念根應該被看見？在四念住上：在這裡念根應該被看見。

比丘們！在哪裡定根應該被看見？在四禪上：在這裡定根應該被看見。

比丘們！在哪裡慧根應該被看見？在四聖諦上：在這裡慧根應該被看見。

比丘們！這些是五根。」

9. 解析經

「[比丘](#)們！有這五根，哪五個呢？信根……（中略）慧根。

比丘們！什麼是信根？比丘們！這裡，聖弟子是有信者，信如來的覺：『像這樣，那位世尊是阿羅漢、遍正覺者、明與行具足者、善逝、世間知者、應該被調御人的無上調御者、人天之師、佛陀、世尊。』比丘們！這被稱為信根。

比丘們！什麼是活力根？比丘們！這裡，聖弟子住於為了不善法的捨斷、為了善法的具足而活力已被發動的，剛毅、堅固的努力，不輕忽在善法上的責任。比丘們！這被稱為活力根。

比丘們！什麼是念根？比丘們！這裡，聖弟子是有念者，具備最高的念與聰敏，是很久以前做過的、很久以前說過的記憶者與回憶者。比丘們！這被稱為念根。

比丘們！什麼是定根？比丘們！這裡，聖弟子作捨棄為所緣後，得到定、得到心一境性。比丘們！這被稱為定根。

比丘們！什麼是慧根？比丘們！這裡，聖弟子是有慧者，具備導向生起與滅沒之慧；聖、洞察，導向苦的完全滅盡[之慧]。比丘們！這被稱為慧根。
比丘們！這些被稱為五根。」

10. 解析經

「比丘們！有這五根，哪五個呢？信根……（中略）慧根。

比丘們！什麼是信根？比丘們！這裡，聖弟子是有信者，他信如來的覺：『像這樣，那位世尊是阿羅漢、遍正覺者、明與行具足者、善逝、世間知者、應該被調御人的無上調御者、人天之師、佛陀、世尊。』比丘們！這被稱為信根。

比丘們！什麼是活力根？比丘們！這裡，聖弟子住於為了不善法的捨斷、為了善法的具足而活力已被發動的，剛毅、堅固的努力，不輕忽在善法上的責任。

他為了未生起的惡不善法之不生起而生欲、努力、生起活力、盡心、勤奮；為了已生起的惡不善法之捨斷而生欲、努力、生起活力、盡心、勤奮；為了未生起的善法之生起而生欲、努力、生起活力、盡心、勤奮；為了已生起的善法之存續、不消失、增加、擴大、修習圓滿而生欲、努力、生起活力、盡心、勤奮。比丘們！這被稱為活力根。

比丘們！什麼是念根？比丘們！這裡，聖弟子是有念者，具備最高的念與聰敏，是很久以前做過的、很久以前說過的記憶者與回憶者。

他住於在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在受上……（中略）在心上……（中略）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比丘們！這被稱為念根。

比丘們！什麼是定根？比丘們！這裡，聖弟子作捨棄為所緣後，得到定、得到心一境性。

他從離欲、離不善法後，進入後住於有尋、有伺，離而生喜、樂的初禪；從尋與伺的平息，自身內的明淨，一心，進入後住於無尋、無伺，定而生喜、樂的第二禪；以喜的褪去與住於平靜，有念、正知，以身體感受樂，進入後住於這聖弟子宣說：『他是平靜、具念、住於樂者』的第三禪；以樂的捨斷與苦的捨斷，及以之前喜悅與憂的滅沒，進入後住於不苦不樂，由平靜而念遍淨的第四禪。比丘們！這被稱為定根。

48. 根相應

比丘們！什麼是慧根？比丘們！這裡，聖弟子是有慧者，具備導向生起與滅沒之慧；聖、洞察，導向苦的完全滅盡[之慧]。

他如實知道『這是苦』，如實知道『這是苦集』，如實知道『這是苦滅』，如實知道『這是導向苦滅道跡』。比丘們！這被稱為慧根。

比丘們！這些被稱為五根。」

單純品第一，其攝頌：

「單純的、流二則，阿羅漢二則在後，
沙門婆羅門、應該被看見，解析二則在後。」

較弱品(11-20)

11. 獲得經

「比丘們！有這五根，哪五個呢？信根……（中略）慧根。……（中略）。

比丘們！什麼是信根？比丘們！這裡，聖弟子是有信者，信如來的覺：『像這樣，那位世尊是阿羅漢、遍正覺者、明與行具足者、善逝、世間知者、應該被調御人的無上調御者、人天之師、佛陀、世尊。』比丘們！這被稱為信根。

比丘們！什麼是活力根？比丘們！凡獲得關於四正勤的活力者，比丘們！這被稱為活力根。

比丘們！什麼是念根？凡在關於四念住上得到念者，比丘們！這被稱為念根。

比丘們！什麼是定根？比丘們！這裡，聖弟子作捨棄為所緣後，得到定、得到心一境性。比丘們！這被稱為定根。

比丘們！什麼是慧根？比丘們！這裡，聖弟子是有慧者，具備導向生起與滅沒之慧；聖、洞察，導向苦的完全滅盡[之慧]。比丘們！這被稱為慧根。

比丘們！這些被稱為五根。」

12. 簡要經

「比丘們！有這五根，哪五個呢？信根……（中略）慧根。比丘們！這些是五

48. 根相應

根。

比丘們！已完成、已實踐這五根者是阿羅漢；較之弱者是不還者；較之弱者是一來者；較之弱者是入流者；較之弱者是隨法行者；較之弱者是隨信行者。」

13. 簡要經

「比丘們！有這五根，哪五個呢？信根……（中略）慧根。比丘們！這些是五根。

比丘們！已完成、已實踐這五根者是阿羅漢；較之弱者是不還者；較之弱者是一來者；較之弱者是入流者；較之弱者是隨法行者；較之弱者是隨信行者。

這樣，比丘們！不同的根有不同的果，不同的果有不同的人。」

14. 簡要經

「比丘們！有這五根，哪五個呢？信根……（中略）慧根。比丘們！這些是五根。

比丘們！已完成、已實踐這五根者是阿羅漢；較之弱者是不還者；較之弱者是一來者；較之弱者是入流者；較之弱者是隨法行者；較之弱者是隨信行者。

像這樣，比丘們！全分行者完全成功，[一]部分行者部分成功。我說：『比丘們！像這樣，五根是功不唐捐的。』」

15. 詳細經

「比丘們！有這五根，哪五個呢？信根……（中略）慧根。比丘們！這些是五根。

比丘們！已完成、已實踐這五根者是阿羅漢；較之弱者是中般涅槃者；較之弱者是生般涅槃者；較之弱者是無行般涅槃者；較之弱者是有行般涅槃者；較之弱者是上流到阿迦膩吒者；較之弱者是一來者；較之弱者是入流者；較之弱者是隨法行者；較之弱者是隨信行者。」

16. 詳細經

「比丘們！有這五根，哪五個呢？信根……（中略）慧根。比丘們！這些是五根。

比丘們！已完成、已實踐這五根者是阿羅漢；較之弱者是中般涅槃者；較之弱者是生般涅槃者；較之弱者是無行般涅槃者；較之弱者是有行般涅槃者；較之弱者是上流到阿迦膩吒者；較之弱者是一來者；較之弱者是入流者；較之弱者是隨法行者；較之弱者是隨信行者。

這樣，比丘們！不同的根有不同的果，不同的果有不同的人。」

17. 詳細經

「比丘們！有這五根，哪五個呢？信根……（中略）慧根。比丘們！這些是五根。

比丘們！已完成、已實踐這五根者是阿羅漢；較之弱者是中般涅槃者；較之弱者是生般涅槃者；較之弱者是無行般涅槃者；較之弱者是有行般涅槃者；較之弱者是上流到阿迦膩吒者；較之弱者是一來者；較之弱者是入流者；較之弱者是隨法行者；較之弱者是隨信行者。

像這樣，比丘們！全分行者完全成功，[一]部分行者部分成功。我說：『比丘們！像這樣，五根是功不唐捐的。』」

18. 行者經

「比丘們！有這五根，哪五個呢？信根……（中略）慧根。比丘們！這些是五根。

比丘們！已完成、已實踐這五根者是阿羅漢；較之弱者是為了阿羅漢果的作證之行者；較之弱者是不還者；較之弱者是為了不還果的作證之行者；較之弱者是一來者；較之弱者是為了一來果的作證之行者；較之弱者是入流者；較之弱者是為了入流果的作證之行者。

比丘們！凡這五根完全地、全部地缺乏者，我說他是『在外者；站在凡夫側者』。」

19. 具足經

那時，某位比丘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被稱為『根具足者，根具足者』，大德！什麼情形是根具足者呢？」

「比丘！這裡，比丘修習信根而導向寂靜、導向正覺；修習活力根而導向寂靜、導向正覺；修習念根而導向寂靜、導向正覺；修習定根而導向寂靜、導向正覺；修習慧根而導向寂靜、導向正覺，比丘！這個情形，比丘是根具足者。」

20. 煩惱的滅盡經

「比丘們！有這五根，哪五個呢？信根……（中略）慧根。比丘們！這些是五根。

比丘們！這五根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的比丘，以諸煩惱的滅盡，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無煩惱的心解脫、慧解脫。」

較弱品第二，其攝頌：

「獲得、三則簡要的，詳細三則在後，
行者與具足者，第十則煩惱滅盡。」

六根品(21-30)

21. 再生經

「比丘們！有這五根，哪五個呢？信根……（中略）慧根。

比丘們！只要我不如實證知這五根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比丘們！我在包括天、魔、梵的世間；包括沙門、婆羅門、天、人的世代中，不自稱『已現正覺無上遍正覺』。

48. 根相應

比丘們！但自從我如實證知這五根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比丘們！我在包括天、魔、梵的世間；包括沙門、婆羅門、天、人的世代中，才自稱『已現正覺無上遍正覺』。又，我的智與見生起：『我的解脫不可動搖，這是最後的出生，現在，沒有再有了。』」

22. 命根經

「比丘們！有這三根，哪三個呢？女根、男根、命根。比丘們！這些是三根。」

23. 完全智根經

「比丘們！有這三根，哪三個呢？我將知未知的之根、完全智之根、完全智狀態之根。比丘們！這些是三根。」

24. 一種子者經

「比丘們！有這五根，哪五個呢？信根……（中略）、慧根。比丘們！這些是五根。」

比丘們！已完成、已實踐這五根者是阿羅漢；較之弱者是中般涅槃者；較之弱者是生般涅槃者；較之弱者是無行般涅槃者；較之弱者是有行般涅槃者；較之弱者是上流到阿迦膩吒者；較之弱者是一來者；較之弱者是一種子者；較之弱者是良家到良家者；較之弱者是最多七次者；較之弱者是隨法行者；較之弱者是隨信行者。」

25. 單純經

「比丘們！有這些六根，哪六個呢？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比丘們！這些是六根。」

26. 入流者經

「比丘們！有這些六根，哪六個呢？眼根……（中略）意根，比丘們！當聖弟子如實知道這六根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時，比丘們！這被稱為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的入流者聖弟子。」

27. 阿羅漢經

「比丘們！有這些六根，哪六個呢？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比丘們！當比丘如實知道這六根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後，不執取後成為解脫者，比丘們！這被稱為煩惱已盡、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負擔已卸、自己的利益已達成、有之結已被滅盡、以究竟智解脫的阿羅漢比丘。」

28. 正覺經

「比丘們！有這六根，哪六個呢？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

比丘們！只要我不如實證知這六根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比丘們！我在包括天、魔、梵的世間；包括沙門、婆羅門、天、人的世代中，不自稱『已現正覺無上遍正覺』。

比丘們！但自從我如實證知這六根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比丘們！我在包括天、魔、梵的世間；包括沙門、婆羅門、天、人的世代中，才自稱『已現正覺無上遍正覺』。又，我的智與見生起：『我的解脫不可動搖，這是最後的出生，現在，沒有再有了。』」

29. 沙門婆羅門經

「比丘們！有這六根，哪六個呢？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比丘們！凡任何沙門或婆羅門不如實知道這六根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者，比丘們！那些沙門或婆羅門不被我認同為沙門中的沙門，或認同為婆羅門

中的婆羅門，而且，那些尊者也不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沙門義或婆羅門義。

比丘們！凡任何沙門或婆羅門如實知道這六根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者，比丘們！那些沙門或婆羅門被我認同為沙門中的沙門，或認同為婆羅門中的婆羅門，而且，那些尊者也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沙門義或婆羅門義。」

30. 沙門婆羅門經

「比丘們！凡任何沙門或婆羅門不了知眼根、不了知眼根集、不了知眼根滅、不了知導向眼根滅道跡；不了知耳根……（中略）不了知鼻根……（中略）不了知舌根……（中略）不了知身根……（中略）不了知意根、不了知意根集、不了知意根滅、不了知導向意根滅道跡者，比丘們！那些沙門或婆羅門不被我認同為沙門中的沙門，或認同為婆羅門中的婆羅門，而且，那些尊者也不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沙門義或婆羅門義。

比丘們！凡任何沙門或婆羅門了知眼根、了知眼根集、了知眼根滅、了知導向眼根滅道跡；耳根……（中略）鼻根……（中略）舌根……（中略）身根……（中略）了知意根、了知意根集、了知意根滅、了知導向意根滅道跡者，比丘們！那些沙門或婆羅門被我認同為沙門中的沙門，或認同為婆羅門中的婆羅門，而且，那些尊者也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沙門義或婆羅門義。」

六根品第三，其攝頌：

「再生、命、完全智，一種子者與單純，
流、阿羅漢、正覺，沙門婆羅門二則。」

樂根品(31-40)

31. 單純經

「比丘們！有這五根，哪五個呢？樂根、苦根、喜悅根、憂根、平靜根，比丘們！這些是五根。」

32. 入流者經

「比丘們！有這五根，哪五個呢？樂根、苦根、喜悅根、憂根、平靜根，比丘們！當聖弟子如實知道這五根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時，比丘們！這被稱為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的入流者聖弟子。」

33. 阿羅漢經

「比丘們！有這五根，哪五個呢？樂根、苦根、喜悅根、憂根、平靜根。比丘們！當比丘如實知道這五根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後，不執取後成為解脫者，比丘們！這被稱為煩惱已盡、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負擔已卸、自己的利益已達成、有之結已被滅盡、以究竟智解脫的阿羅漢比丘。」

34. 沙門婆羅門經

「比丘們！有這五根，哪五個呢？樂根、苦根、喜悅根、憂根、平靜根，比丘們！凡任何沙門或婆羅門不如實知道這五根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者，比丘們！那些沙門或婆羅門不被我認同為沙門中的沙門，或認同為婆羅門中的婆羅門，而且，那些尊者也不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沙門義或婆羅門義。

比丘們！凡任何沙門或婆羅門如實知道這五根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者，比丘們！那些沙門或婆羅門被我認同為沙門中的沙門，或認同為婆羅門中的婆羅門，而且，那些尊者也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沙門義或婆羅門義。」

35. 沙門婆羅門經

「比丘們！有這五根，哪五個呢？樂根、苦根、喜悅根、憂根、平靜根。比丘們！凡任何沙門或婆羅門不了知樂根、不了知樂根集、不了知樂根滅、不了知

導向樂根滅道跡；不了知苦根……（中略）不了知喜悅根……（中略）不了知憂根……（中略）不了知平靜根、不了知平靜根集、不了知平靜根滅、不了知導向平靜根滅道跡者，比丘們！那些沙門或婆羅門不被我認同為沙門中的沙門，或認同為婆羅門中的婆羅門，而且，那些尊者也不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沙門義或婆羅門義。

比丘們！凡任何沙門或婆羅門了知樂根、了知樂根集、了知樂根滅、了知導向樂根滅道跡；了知苦根……（中略）了知喜悅根……（中略）了知憂根……（中略）了知平靜根、了知平靜根集、了知平靜根滅、了知導向平靜根滅道跡者，比丘們！那些沙門或婆羅門被我認同為沙門中的沙門，或認同為婆羅門中的婆羅門，而且，那些尊者也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沙門義或婆羅門義。」

36. 解析經

「比丘們！有這五根，哪五個呢？樂根、苦根、喜悅根、憂根、平靜根。」

比丘們！什麼是樂根呢？比丘們！凡身體的樂，身體的喜悅，身觸所生樂與喜悅的感受，比丘們！這被稱為樂根。

比丘們！什麼是苦根呢？比丘們！凡身體的苦，身體的不喜悅，身觸所生苦與不喜悅的感受，比丘們！這被稱為苦根。

比丘們！什麼是喜悅根呢？比丘們！凡心理的樂，心理的喜悅，意觸所生樂與喜悅的感受，比丘們！這被稱為喜悅根。

比丘們！什麼是憂根呢？比丘們！凡心理的苦，心理的不喜悅，意觸所生苦與不喜悅的感受，比丘們！這被稱為憂根。

比丘們！什麼是平靜根呢？比丘們！凡身體的或心理的既非喜悅也非不喜悅的感受，比丘們！這被稱為平靜根。

比丘們！這些是五根。」

37. 解析經

「比丘們！有這五根，哪五個呢？樂根、苦根、喜悅根、憂根、平靜根。」

比丘們！什麼是樂根呢？比丘們！凡身體的樂，身體的喜悅，身觸所生樂與喜悅的感受，比丘們！這被稱為樂根。

比丘們！什麼是苦根呢？比丘們！凡身體的苦，身體的不喜悅，身觸所生苦與不喜悅的感受，比丘們！這被稱為苦根。

比丘們！什麼是喜悅根呢？比丘們！凡心理的樂，心理的喜悅，意觸所生樂與喜悅的感受，比丘們！這被稱為喜悅根。

比丘們！什麼是憂根呢？比丘們！凡心理的苦，心理的不喜悅，意觸所生苦與不喜悅的感受，比丘們！這被稱為憂根。

比丘們！什麼是平靜根呢？比丘們！凡身體的或心理的既非喜悅也非不喜悅的感受，比丘們！這被稱為平靜根。

比丘們！這裡，凡樂根與喜悅根應該被看作樂受。

比丘們！這裡，凡苦根與憂根應該被看作苦受。

比丘們！這裡，凡這平靜根應該被看作不苦不樂受。

比丘們！這些是五根。」

38. 解析經

「**比丘**們！有這五根，哪五個呢？樂根、苦根、喜悅根、憂根、**平靜根**。」

比丘們！什麼是樂根呢？比丘們！凡身體的樂，身體的喜悅，身觸所生樂與喜悅的感受，比丘們！這被稱為樂根。

比丘們！什麼是苦根呢？比丘們！凡身體的苦，身體的不喜悅，身觸所生苦與不喜悅的感受，比丘們！這被稱為苦根。

比丘們！什麼是喜悅根呢？比丘們！凡心理的樂，心理的喜悅，意觸所生樂與喜悅的感受，比丘們！這被稱為喜悅根。

比丘們！什麼是憂根呢？比丘們！凡心理的苦，心理的不喜悅，意觸所生苦與不喜悅的感受，比丘們！這被稱為憂根。

比丘們！什麼是平靜根呢？比丘們！凡身體的或心理的既非喜悅也非不喜悅的感受，比丘們！這被稱為平靜根。

比丘們！這裡，凡樂根與喜悅根應該被看作樂受。

比丘們！這裡，凡苦根與憂根應該被看作苦受。

比丘們！這裡，凡平靜根應該被看作不苦不樂受。

比丘們！這裡，這五根依法門有了五後，成為三，有了三後，成為五。」

39. 像木柴那樣經

「比丘們！有這五根，哪五個呢？樂根、苦根、喜悅根、憂根、平靜根。」

比丘們！緣於能被感受樂之觸生起樂根，正當存在樂時，他知道：『我是樂的。』就以那個能被感受樂之觸的滅，他知道：『凡對應它已感受的：緣能被感受樂之觸所生起的樂根，它被滅，它被平息。』

比丘們！緣能被感受苦之觸生起苦根，正當存在苦時，他知道：『我是苦的。』就以那個能被感受苦之觸的滅，他知道：『凡對應它已感受的：緣能被感受苦之觸所生起的苦根，它被滅，它被平息。』

比丘們！緣能感受喜悅之觸生起喜悅根，正當存在喜悅時，他知道：『我是喜悅的。』就以那能感受喜悅之觸的滅，他知道：『凡對應它已感受的：緣能感受喜悅之觸所生起的喜悅根，它被滅，它被平息。』

比丘們！緣能感受憂之觸生起憂根，正當存在憂時，他知道：『我是憂的。』就以那能感受憂之觸的滅，他知道：『凡對應它已感受的：緣能感受憂之觸所生起的憂根，它被滅，它被平息。』

比丘們！緣能感受平靜之觸生起平靜根，正當存在平靜時，他知道：『我是平靜的。』就以那能感受平靜之觸的滅，他知道：『凡對應它已感受的：緣能感受平靜之觸所生起的平靜根，它被滅，它被平息。』

比丘們！猶如從兩塊柴的連結磨擦，熱產生，火生起。就從那兩塊柴的已作異分開，凡對應它的熱，它被滅，它被平息。同樣的，比丘們！緣能被感受樂之觸生起樂根，正當存在樂時，他知道：『我是樂的。』就以那個能被感受樂之觸的滅，他知道：『凡對應它已感受的：緣能被感受樂之觸所生起的樂根，它被滅，它被平息。』

比丘們！緣能被感受苦的觸……（中略）比丘們！緣能感受喜悅之觸……（中略）比丘們！緣能感受憂之觸……（中略）比丘們！緣能感受平靜之觸生起平靜根，正當存在平靜時，他知道：『我是平靜的。』就以那能感受平靜之觸的滅，他知道：『凡對應它已感受的：緣能感受平靜之觸所生起的平靜根，它被滅，它被平息。』」 [SN.12.62, SN.36.10]

40. 非慣常順序的經

「比丘們！有這五根，哪五個呢？苦根、憂根、樂根、喜悅根、平靜根。」

比丘們！這裡，當比丘住於不放逸、熱心、自我努力而生起苦根時，他這麼知道：『我的這苦根已生起，那是有理由的、有因由的、**有形能力的**、**有緣的**，「那是無因由的、無形能力的、無緣的。」**這是不可能的。**』他了知苦根、了知苦根集、了知苦根滅、了知已生起的苦根無餘滅之處。已生起的苦根在哪裡無餘滅呢？比丘們！這裡，比丘從離欲、離不善法後，我進入後住於**有尋、有伺，離而生喜、樂**的初禪，在那裡，已生起的苦根無餘滅，比丘們！這被稱為比丘已了知苦根的滅，他**為了那個目的**而集中心。

比丘們！又，這裡，當比丘住於不放逸、熱心、自我努力而生起憂根時，他這麼知道：『我的這憂根已生起，那是有理由的、有因由的、有形能力的、有緣的，「那是無因由的、無形能力的、無緣的。」**這是不可能的。**』他了知憂根、了知憂根集、了知憂根滅、了知已生起的憂根無餘滅之處。已生起的憂根在哪裡無餘滅呢？比丘們！這裡，比丘從尋與伺的平息，**自身內的明淨，一心**，我進入後住於無尋、無伺，定而生喜、樂的第二禪，在那裡，已生起的憂根無餘滅，比丘們！這被稱為比丘已了知憂根的滅，他**為了那個目的**而集中心。

比丘們！又，這裡，當比丘住於不放逸、熱心、自我努力而生起樂根時，他這麼知道：『我的這樂根已生起，那是有理由的、有因由的、有形能力的、有緣的，「那是無因由的、無形能力的、無緣的。」**這是不可能的。**』他了知樂根、了知樂根集、了知樂根滅、了知已生起的樂根無餘滅之處。已生起的樂根在哪裡無餘滅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以喜的**褪去**與住於**平靜**，有念、正知，以身體感受樂，我進入後住於這**聖弟子**宣說：『他是平靜、具念、住於樂者』的第三禪，在那裡，已生起的樂根無餘滅，比丘們！這被稱為比丘已了知樂根的滅，他**為了那個目的**而集中心。

比丘們！又，這裡，當比丘住於不放逸、熱心、自我努力而生起喜悅根時，他這麼知道：『我的這喜悅根已生起，那是有理由的、有因由的、有形能力的、有緣的，「那是無因由的、無形能力的、無緣的。」**這是不可能的。**』他了知喜悅根、了知喜悅根集、了知喜悅根滅、了知已生起的喜悅根無餘滅之處。已生起的喜悅根在哪裡無餘滅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以樂的捨斷與苦的捨斷，及以之前喜悅與憂的滅沒，我進入後住於不苦不樂，**由平靜而念遍淨**的第四禪，在那裡，已生起的喜悅根無餘滅，比丘們！這被稱為比丘已了知喜悅根的滅，他**為了那個目的**而集中心。

比丘們！又，這裡，當比丘住於不放逸、熱心、自我努力而生起平靜根時，他這麼知道：『我的這平靜根已生起，那是有理由的、有因由的、有形能力的、有緣的，「那是無因由的、無形能力的、無緣的。」**這是不可能的。**』他了知平

靜根、了知平靜根集、了知平靜根滅、了知已生起的平靜根無餘滅之處。已生起的平靜根在哪裡無餘滅呢？比丘們！這裡，比丘超越一切非想非非想處後，進入後住於想受滅，在那裡，已生起的平靜根無餘滅，比丘們！這被稱為比丘已了知平靜根的滅，他為了那個目的而集中心。」

樂根品第四，其攝頌：

「單純、流、阿羅漢，二則沙門婆羅門，

解析三說，木柴、非慣常順序的。」

老品(41-50)

41. 老法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東園鹿母講堂。

當時，世尊在傍晚時，從獨坐中出來，在最後的陽光中背曬著太陽而坐。

那時，尊者阿難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阿難對世尊說這個：

「不可思議啊，大德！未曾有啊，大德！大德！現在世尊的膚色不再那麼清淨、皎潔，肢體全都鬆弛、起皺，身體前傾，看得見諸根的變異：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

「這正是這樣，阿難！在年輕時有老法；在無病時有病法；在活命時有死法，膚色不再那麼清淨、皎潔，肢體全都鬆弛、起皺，身體前傾，看得見諸根的變異：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

世尊說這個，說這個後，善逝、大師又更進一步說這個：

「唉！你，令成為卑微的老，造作醜的老，

只有那種程度迷人的影像(身體)，被老打碎。

即使能活百歲，最終還是死，

[死]不回避任何東西，就是打碎一切。」

42. 巫男巴婆羅門經

起源於舍衛城。

那時，巫男巴婆羅門去見世尊。抵達後，與世尊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巫男巴婆羅門對世尊說這個：

「喬達摩先生！有這不同行境、不同境域的五根，他們不經驗互相的對境與行境，哪五個呢？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喬達摩先生！當這不同行境、不同境域的五根，他們不經驗互相的對境與行境時，什麼是歸依所呢？什麼是他們的行境與境域呢？」

「婆羅門！有這不同行境、不同境域的五根，他們不經驗互相的對境與行境，哪五個呢？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婆羅門！當這不同行境、不同境域的五根，他們不經驗互相的對境與行境時，意是歸依所，意是他們的行境與境域。」

「喬達摩先生！又，什麼是意的歸依所呢？」

「婆羅門！念是意的歸依所。」

「喬達摩先生！又，什麼是念的歸依所呢？」

「婆羅門！解脫是念的歸依所。」

「喬達摩先生！又，什麼是解脫的歸依所呢？」

「婆羅門！涅槃是解脫的歸依所。」

「喬達摩先生！又，什麼是涅槃的歸依所呢？」

「婆羅門！你已超越了問題[範圍]，不能夠對問題把握範圍，婆羅門！因為梵行被住於以涅槃為立足處、涅槃為彼岸、涅槃為完結上。」

那時，巫男巴婆羅門歡喜、隨喜世尊所說後，從座位起來後向世尊問訊，然後作右繞，接著離開。

那時，在巫男巴婆羅門離開不久，世尊召喚比丘們：

「比丘們！猶如重閣或重閣會堂，在東邊有窗戶，當太陽昇起時，光線經窗戶進入後，將確立(停留)在何處？」

「大德！在西邊的牆壁。」

「同樣的，比丘們！巫男巴婆羅門對如來的信已住立、已生根、已確立、堅固而不能被沙門、婆羅門、天、魔、梵、世間中的任何者動搖，比丘們！這時，如果巫男巴婆羅門死了，沒有巫男巴婆羅門被結縛而會回這個世間的結。」

43. 娑雞多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娑雞多城漆黑林的鹿園。

在那裡，世尊召喚比丘們：

「比丘們！有法門，由此法門來到五根成為五力；五力成為五根嗎？」

「大德！我們的法是世尊為根本的、世尊為導引的、世尊為依歸的，大德！就請世尊說明這個所說的義理，那就好了！聽聞世尊的[教說]後，比丘們將會憶持。」

「比丘們！有法門，由此法門來到五根成為五力；五力成為五根。比丘們！什麼法門，由此法門來到五根成為五力；五力成為五根呢？比丘們！凡信根者，是信力；凡信力者，是信根，凡活力根者，是活力之力；凡活力之力者，是活力根，凡念根者，是念力；凡念力者，是念根，凡定根者，是定力；凡定力者，是定根，凡慧根者，是慧力；凡慧力者，是慧根。」

比丘們！猶如河是傾向東的、斜向東的、坡斜向東的，在其中央有小島，比丘們！有法門，由此法門來到該河就名為一條水流，又，比丘們！有法門，由此法門來到該河就名為二條水流。

比丘們！什麼法門，由此法門來到該河就名為一條水流呢？比丘們！[分]該島東邊的水與該島西邊的水，比丘們！這是法門，由此法門來到該河就名為一條水流。

比丘們！什麼法門，由此法門來到該河就名為二條水流呢？比丘們！[分]該島北邊的水與該島南邊的水，比丘們！這是法門，由此法門來到該河就名為二條水流。

同樣的，比丘們！凡信根者，是信力；凡信力者，是信根，凡活力根者，是活力之力；凡活力之力者，是活力根，凡念根者，是念力；凡念力者，是念根，凡定根者，是定力；凡定力者，是定根，凡慧根者，是慧力；凡慧力者，是慧根。

比丘們！這五根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的比丘，以諸煩惱的滅盡，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無煩惱的心解脫、慧解脫。」

44. 東門屋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東門屋。

在那裡，世尊召喚尊者舍利弗：

「舍利弗！你有[這樣的]信：當信根已修習、已多修習時，有不死的立足處、不死的彼岸、不死的完結……（中略）當慧根修習、多修習時，有不死的立足處、不死的彼岸、不死的完結嗎？」

「大德！在這裡，我對世尊不以信來到：當信根……（中略）當慧根已修習、已多修習時，有不死的立足處、不死的彼岸、不死的完結，大德！凡如果這個未被知道、未被看見、未被發現、未被作證、未被以慧觸達者，在那裡，他們會對其他人以信來到：當信根……（中略）當慧根已修習、已多修習時，有不死的立足處、不死的彼岸、不死的完結；大德！但凡這個已被知道、已被看見、已被發現、已被作證、已被以慧觸達者，在那裡，他們是自信的、無疑的：當信根……（中略）當慧根已修習、已多修習時，有不死的立足處、不死的彼岸、不死的完結。大德！對我來說這個已被知道、已被看見、已被發現、已被作證、已被以慧觸達，在那裡，我是自信的、無疑的：當信根……（中略）當慧根已修習、已多修習時，有不死的立足處、不死的彼岸、不死的完結。」

「好！好！舍利弗！舍利弗！凡如果這個未被知道、未被看見、未被發現、未被作證、未被以慧觸達者，在那裡，他們會對其他人以信來到：當信根已修習、已多修習時，有不死的立足處、不死的彼岸、不死的完結……（中略）當慧根已修習、已多修習時，有不死的立足處、不死的彼岸、不死的完結；但，舍利弗！凡這個已被知道、已被看見、已被發現、已被作證、已被以慧觸達者，在那裡，他們是自信的、無疑的：當信根……（中略）當慧根已修習、已多修習時，有不死的立足處、不死的彼岸、不死的完結。」

45. 東園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東園鹿母講堂。

在那裡，世尊召喚比丘們：

48. 根相應

「比丘們！當幾根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時，煩惱已盡的比丘記說完全智：『我了知：「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呢？」

「大德！我們的法以世尊為根本.....（中略）。」

「比丘們！當一根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時，煩惱已盡的比丘記說完全智：『我了知：「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哪一[根]呢？慧根。比丘們！對有慧的聖弟子來說，隨之而行的信確立；隨之而行的活力確立；隨之而行的念確立；隨之而行的定確立，比丘們！當這一根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時，煩惱已盡的比丘記說完全智：『我了知：「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46. 東園經

就那個起源(與前一經相同的序)。

「比丘們！當幾根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時，煩惱已盡的比丘記說完全智：『我了知：「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呢？」

「大德！我們的法以世尊為根本.....（中略）。」

「比丘們！當二根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時，煩惱已盡的比丘記說完全智：『我了知：「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哪二[根]呢？以聖慧與聖解脫。比丘們！因為聖慧是其慧根，比丘們！因為聖解脫是其定根。比丘們！當這二根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時，煩惱已盡的比丘記說完全智：『我了知：「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47. 東園經

就那個起源(與前一經相同的序)。

「比丘們！當幾根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時，煩惱已盡的比丘記說完全智：『我了知：「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呢？」

48. 根相應

「大德！我們的法以世尊為根本……（中略）」

「比丘們！當四根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時，煩惱已盡的比丘記說完全智：『我了知：「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哪四[根]呢？活力根、念根、定根、慧根。比丘們！當這四根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時，煩惱已盡的比丘記說完全智：『我了知：「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48. 東園經

就那個起源(與前一經相同的序)。

「比丘們！當幾根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時，煩惱已盡的比丘記說完全智：『我了知：「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呢？」

「大德！我們的法以世尊為根本……（中略）」

「比丘們！當五根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時，煩惱已盡的比丘記說完全智：『我了知：「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哪五[根]呢？信根、活力根、念根、定根、慧根。比丘們！當這五根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時，煩惱已盡的比丘記說完全智：『我了知：「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49. 賓頭盧婆羅墮若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橋賞彌瞿師羅園**。

當時，完全智被尊者賓頭盧婆羅墮若記說：『我了知：『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那時，眾多**比丘**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那些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完全智被尊者賓頭盧婆羅墮若記說：『我了知：「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大德！當看見什麼因由時，完全智被尊者賓頭盧婆羅墮若記說：『我了知：「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呢？」

「比丘們！當三根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時，完全智被賓頭盧婆羅墮若比丘記說：『我了知：「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哪三[根]呢？念根、定根、慧根。比丘們！當這三根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時，完全智被賓頭盧婆羅墮若比丘記說：『我了知：「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比丘們！這三根的終極是什麼呢？是滅盡。什麼的滅盡呢？生、老、死。比丘們！當『生、老、死的滅盡』被賓頭盧婆羅墮若比丘看見時，完全智被記說：『我了知：「出生已盡，梵行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了。」』」

50. 阿巴那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鳶伽，一個名叫阿巴那的鳶伽市鎮。

在那裡，世尊召喚尊者舍利弗：

「舍利弗！凡對如來達一向極淨信的聖弟子來說，對於如來或如來的教說會困惑或會疑惑嗎？」

「大德！凡對如來達一向有淨信的聖弟子來說，對於如來或如來的教說不會困惑、不會疑惑。」

大德！對有信的聖弟子來說，這應該能被預期：為了不善法的捨斷、為了善法的具足，他必將住於活力已被發動，剛毅、堅固的努力，不輕忽在善法上的責任。大德！他的那個活力是活力根。

大德！對有信的、活力已被發動的聖弟子來說，這應該能被預期：他必將是有念的，具備最高的念與聰敏，是很久以前做過的、很久以前說過的記憶者與回憶者。大德！他的那個念是念根。

大德！對有信的、活力已被發動的、念已現起的聖弟子來說，這應該能被預期：作捨棄為所緣後，他必將得到定；他必將得到心一境性。大德！他的那個定是定根。

大德！對有信的、活力已被發動的、念已現起的、心已得定的聖弟子來說，這應該能被預期：他必將這麼知道：這輪迴是無始的，無明蓋、渴愛結之眾生的流轉、輪迴之起始點不被知道，就是那無明與黑闇之聚集的無餘褪去與滅，這是

寂靜之境，這是勝妙之境，即：一切行的止，一切依著的斷念，渴愛的滅盡、離貪、滅、涅槃。大德！他的那個慧是慧根。

大德！有信的聖弟子這麼努力、再努力後；這麼憶念、再憶念後；這麼得定、再得定後；這麼了知、再了知後，這麼信：『這些法它們僅是我以前所聽聞的，而現在我住於以身觸後、以慧貫通後，我看見。』大德！他的那個信是信根。』

「好！好！舍利弗！舍利弗！凡對如來達一向有淨信的聖弟子，對於如來或如來的教說不會困惑、不會疑惑。

舍利弗！對有信的聖弟子來說，這應該能被預期：為了不善法的捨斷、為了善法的具足，他必將住於活力已被發動，剛毅、堅固的努力，不輕忽在善法上的責任。舍利弗！他的那個活力是活力根。

舍利弗！對有信的、活力已被發動的聖弟子來說，這應該能被預期：他必將是有念的，具備最高的念與聰敏，是很久以前做過的、很久以前說過的記憶者與回憶者。舍利弗！他的那個念是念根。

舍利弗！對有信的、活力已被發動的、念已現起的聖弟子來說，這應該能被預期：作捨棄為所緣後，他必將得到定；他必將得到心一境性。舍利弗！他的那個定是定根。

舍利弗！對有信的、活力已被發動的、念已現起的、心已得定的聖弟子來說，這應該能被預期：他必將這麼知道：這輪迴是無始的，無明蓋、渴愛結之眾生的流轉、輪迴之起始點不被知道，就是那無明與黑闇之聚集的無餘褪去與滅，這是寂靜之境，這是勝妙之境，即：一切行的止，一切依著的斷念，渴愛的滅盡、離貪、滅、涅槃。舍利弗！他的那個慧是慧根。

舍利弗！有信的聖弟子這麼努力、再努力後；這麼憶念、再憶念後；這麼得定、再得定後；這麼了知、再了知後，這麼信：『這些法它們僅是我以前所聽聞的，而現在我住於以身觸後、以慧貫通後，我看見。』舍利弗！他的那個信是信根。』

老品第五，其攝頌：

「老、巫男巴婆羅門，娑雞多、東門屋，
東園四則，賓頭盧與阿巴那。」

野豬洞品(51-60)

51. 薩羅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橋薩羅國的薩羅婆羅門村落。

在那裡，世尊召喚比丘們：

「比丘們！猶如凡任何畜生生類，獸王獅子被說為其中之第一，即：以力量、以速度、以勇氣。同樣的，比丘們！凡任何覺分法，慧根被說為其中之第一，即：以覺。」

比丘們！哪些是覺分法呢？比丘們！信根是覺分法，它導向覺；活力根是覺分法，它導向覺；念根是覺分法，它導向覺；定根是覺分法，它導向覺；慧根是覺分法，它導向覺。

比丘們！猶如凡任何畜生生類，獸王獅子被說為其中之第一，即：以力量、以速度、以勇氣。同樣的，比丘們！凡任何覺分法，慧根被說為其中之第一，即：以覺。」

52. 茉莉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末羅，一個名叫屋盧吠羅迦巴的末羅市鎮。

在那裡，世尊召喚比丘們：

「比丘們！只要聖弟子的聖智未被生起，就還未有[其它]四根的固定；就還未有四根的確立，比丘們！但當聖弟子的聖智已被生起，然後有四根的固定；然後有四根的確立。」

比丘們！猶如只要重閣的屋頂未被吊起，就還未有椽的固定；就還未有椽的確立，比丘們！但當重閣的屋頂已被吊起，然後有椽的固定；然後有椽的確立。同樣的，比丘們！只要聖弟子的聖智未被生起，就還未有四根的固定；就還未有四根的確立，比丘們！但當聖弟子的聖智已被生起，然後有四根的固定；然後有四根的確立。」

哪四個呢？信根、**活力根**、念根、定根。

比丘們！如果聖弟子是有慧者，隨之而行的信確立；隨之而行的活力確立；隨之而行的念確立；隨之而行的定確立。」

53. 有學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橋賞彌瞿師羅園**。

在那裡，世尊召喚**比丘們**：

「比丘們！有**法門**，由此法門來到住立於有學階位的有學比丘了知：『我是**有學**。』住立於無學階位的無學比丘了知：『我是**無學**。』嗎？」

「**大德**！我們的法以世尊為根本……（中略）。」

「比丘們！有法門，由此法門來到住立於有學階位的有學比丘了知：『我是**有學**。』住立於無學階位的無學比丘了知：『我是**無學**。』

比丘們！什麼法門，由此法門來到住立於有學階位的有學比丘了知：『我是**有學**。』呢？比丘們！這裡，有學比丘如實知道：『這是苦。』如實知道：『這是苦集。』如實知道：『這是苦滅。』如實知道：『這是導向苦滅道跡。』比丘們！這是法門，由此法門來到住立於有學階位的有學比丘了知：『我是**有學**。』

再者，有學比丘像這樣深慮：『有此處之外的其他**沙門**或**婆羅門**教導這樣真實、真正、如實的法，如世尊嗎？』他這麼知道：『沒有此處之外的其他沙門或婆羅門教導這樣真實、真正、如實的法，如世尊。』比丘們！這也是法門，由此法門來到住立於有學階位的有學比丘了知：『我是**有學**。』

再者，有學比丘了知五根：信根、**活力根**、念根、定根、慧根，其趣處、其最高的、其果、其完結，他未以身觸達後而住，但以慧貫通後看見，比丘們！這也是法門，由此法門來到住立於有學階位的有學比丘了知：『我是**有學**。』

比丘們！什麼法門，由此法門來到住立於無學階位的無學比丘了知：『我是**無學**。』呢？比丘們！這裡，無學比丘了知五根：信根、活力根、念根、定根、慧根，其趣處、其最高的、其果、其完結，他以身觸達後而住，以及以慧貫通後看見，這也是法門，由此法門來到住立於無學階位的無學比丘了知：『我是**無學**。』

再者，比丘們！這裡，無學比丘了知六根：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他知道：『它們將完全地、全部地無餘滅，將無其它六根在任何地方

以任何方式生起。』這也是法門，由此法門來到住立於無學階位的無學比丘了知：『我是無學。』」

54. 足跡經

「**比丘**們！猶如凡任何叢林生物的足跡種類者，一切都在那些象的足跡中走到容納，象的足跡被說為其中之第一，即：以其之大。同樣的，比丘們！凡任何導向覺的足跡者，慧根被說為其中之第一，即：以覺。」

比丘們！哪些是導向覺的足跡呢？比丘們！信根是導向覺的足跡，它導向覺；**活力根**是導向覺的足跡，它導向覺；念根是導向覺的足跡，它導向覺；定根是導向覺的足跡，它導向覺；慧根是導向覺的足跡，它導向覺。

比丘們！猶如凡任何叢林生物的足跡種類者，一切都在那些象的足跡中走到容納，象的足跡被說為其中之第一，即：以其之大。同樣的，比丘們！凡任何導向覺的足跡者，慧根被說為其中之第一，即：以覺。」

55. 樹心經

「**比丘**們！猶如凡任何香樹心，紫檀被說為其中之第一。同樣的，比丘們！凡任何**覺分法**，慧根被說為其中之第一，即：以覺。」

比丘們！哪些是覺分法呢？比丘們！信根是覺分法，它導向覺；**活力根**.....（中略）念根.....（中略）定根.....（中略）慧根是覺分法，它導向覺。

比丘們！猶如凡任何香樹心，紫檀被說為其中之第一。同樣的，比丘們！凡任何覺分法，慧根被說為其中之第一，即：以覺。」

56. 已住立經

「**比丘**們！當一法住立時，比丘的五根被**修習**、被善修習，哪一法呢？不放逸。什麼是不放逸呢？比丘們！這裡，比丘在煩惱與有煩惱法上守護心，當他的心在煩惱與有煩惱法上被守護時，信根到達圓滿的修習；活力根到達圓滿的修習；念根到達圓滿的修習；定根到達圓滿的修習；慧根到達圓滿的修習，比丘們！當一法這樣住立時，比丘的五根被修習、被善修習。」

57. 梵王娑婆主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優樓頻螺，尼連禪河邊牧羊人的榕樹下，初現正覺。

那時，獨處、獨坐的世尊這樣心的深思生起：

「當五根修習、多修習時，有不死的立足處、不死的彼岸、不死的完結，哪五[根]呢？當信根修習、多修習時，有不死的立足處、不死的彼岸、不死的完結；活力根……（中略）念根……（中略）定根……（中略）當慧根修習、多修習時，有不死的立足處、不死的彼岸、不死的完結，當這五根修習、多修習時，有不死的立足處、不死的彼岸、不死的完結。」

那時，梵王娑婆主以心了知世尊心中的深思後，就猶如有力氣的男子能伸直彎曲的手臂，或能彎曲伸直的手臂，就像這樣在梵天世界消失，出現在世尊面前。

那時，梵王娑婆主置(作)上衣到一邊肩膀，向世尊合掌鞠躬後，對世尊說這個：

「這正是這樣，世尊！這正是這樣，善逝！當五根修習、多修習時，有不死的立足處、不死的彼岸、不死的完結，哪五[根]呢？當信根修習、多修習時，有不死的立足處、不死的彼岸、不死的完結……（中略）當慧根修習、多修習時，有不死的立足處、不死的彼岸、不死的完結，當這五根修習、多修習時，有不死的立足處、不死的彼岸、不死的完結。」

大德！從前，我跟隨迦葉遍正覺者修梵行，在那裡，他們這麼知道我：『娑婆葛比丘、娑婆葛比丘。』大德！當這五根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時，我在欲之欲的意欲上離染，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梵天世界，在那裡，他們也這麼知道我：『梵王娑婆主、梵王娑婆主。』這正是這樣，世尊！這正是這樣，善逝！我知道此、我看見此：當五根修習、多修習時，有不死的立足處、不死的彼岸、不死的完結。」

58. 野豬洞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耆闍崛山的野豬洞中。

在那裡，世尊召喚尊者舍利弗：

「舍利弗！當看見什麼因由時，煩惱已盡的比丘對於如來或如來的教說，當禮敬時禮敬最高的身體伏在地上之禮呢？」

48. 根相應

「大德！當看見無上輒安穩時，煩惱已盡的比丘對於如來或如來的教說，當禮敬時禮敬最高的身體伏在地上之禮。」

「好！好！舍利弗！舍利弗！當看見無上輒安穩時，煩惱已盡的比丘對於如來或如來的教說，當禮敬時禮敬最高的身體伏在地上之禮。舍利弗！什麼是無上輒安穩，當看見時，煩惱已盡的比丘對於如來或如來的教說，當禮敬時禮敬最高的身體伏在地上之禮呢？」

「大德！這裡，煩惱已盡的比丘修習信根，導向寂靜、導向正覺；修習活力根……（中略）修習念根……（中略）修習定根……（中略）修習慧根，導向寂靜、導向正覺，大德！這是無上輒安穩，當看見時，煩惱已盡的比丘對於如來或如來的教說，當禮敬時禮敬最高的身體伏在地上之禮。」

「好！好！舍利弗！舍利弗！這是無上輒安穩，當看見時，煩惱已盡的比丘對於如來或如來的教說，當禮敬時禮敬最高的身體伏在地上之禮。舍利弗！什麼是最高的身體伏在地上之禮，煩惱已盡的比丘對於如來或如來的教說，當禮敬時禮敬最高的身體伏在地上之禮呢？」

「大德！這裡，煩惱已盡的比丘住於對大師尊敬、順從，對法尊敬、順從，對僧團尊敬、順從，對學尊敬、順從，對正定尊敬、順從，大德！這是最高的身體伏在地上之禮，煩惱已盡的比丘對於如來或如來的教說，當禮敬時禮敬最高的身體伏在地上之禮。」

「好！好！舍利弗！舍利弗！這是最高的身體伏在地上之禮，煩惱已盡的比丘對於如來或如來的教說，當禮敬時禮敬最高的身體伏在地上之禮。」

59. 生起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當這五根已修習、已多修習時，未生起的不離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的出現而生起，哪五[根]呢？信根、活力根、念根、定根、慧根。比丘們！當這五根已修習、已多修習時，未生起的不離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的出現而生起。」

60. 生起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當這五根已修習、已多修習時，未生起的不離善逝之律生起，哪五[根]呢？信根、活力根、念根、定根、慧根。比丘們！當這五根已修習、已多修習時，未生起的不離善逝之律生起。」

野豬洞品第一，其攝頌：

「薩羅、茉莉、有學，足跡、樹心、已住立，
梵天、野豬洞，生起二則在後。」

覺分品(61-70)

61. 結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當這五根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結的捨斷，哪五[根]呢？信根……（中略）慧根。比丘們！這些是五根，當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結的捨斷。」

62. 煩惱潛在趨勢經

「比丘們！當這五根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煩惱潛在趨勢的根絕，哪五[根]呢？信根……（中略）慧根。比丘們！這些是五根，當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煩惱潛在趨勢的根絕。」

63. 遍知經

「比丘們！當這五根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生命]旅途的遍知，哪五[根]呢？信根……（中略）慧根。比丘們！這些是五根，當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生命]旅途的遍知。」

64. 煩惱的滅盡經

「比丘們！當這五根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煩惱的滅盡，哪五個呢？信根……（中略）慧根。比丘們！這些是五根，當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煩惱的滅盡。

比丘們！當這五根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結的捨斷；導向煩惱潛在趨勢的根絕；[生命]旅途的遍知；導向煩惱的滅盡，哪五[根]呢？信根……（中略）慧根。比丘們！當這五根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煩惱的滅盡。比丘們！當這五根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結的捨斷；導向煩惱潛在趨勢的根絕；[生命]旅途的遍知；導向煩惱的滅盡。」

65. 果經

「比丘們！有這五根，哪五根呢？信根……（中略）慧根，比丘們！這些是五根。

比丘們！當這五根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時，二果其中之一果應該能被預期：當生完全智，或當存在有餘依時，為阿那含位。」

66. 果經

「比丘們！有這五根，哪五根呢？信根……（中略）慧根，比丘們！這些是五根。

比丘們！當這五根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時，七果、七效益應該能被預期，哪七果、七效益呢？

在當生之初期到達完全智。

如果在當生之初期未到達完全智，則在死時到達完全智。

如果在當生未到達完全智，如果在死時未到達完全智，則以五下分結的滅盡而為中般涅槃者、為生般涅槃者、為無行般涅槃者、為有行般涅槃者、為上流到阿迦膩吒者。

比丘們！當這五根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時，這七果、七效益應該能被預期。」

67. 樹經

「比丘們！猶如凡任何閻浮提的樹，閻浮樹被說為其中之第一。同樣的，比丘們！凡任何覺分法，慧根被說為其中之第一，即：以覺。

比丘們！哪些是覺分法呢？比丘們！信根是覺分法，它導向覺；活力根.....（中略）念根.....（中略）定根.....（中略）慧根是覺分法，它導向覺。

比丘們！猶如凡任何閻浮提樹，閻浮樹被說為其中之第一。同樣的，比丘們！凡任何覺分法，慧根被說為其中之第一，即：以覺。」

68. 樹經

「比丘們！猶如凡任何三十三天的樹，畫度樹被說為其中之第一。同樣的，比丘們！凡任何覺分法，慧根被說為其中之第一，即：以覺。

比丘們！哪些是覺分法呢？比丘們！信根是覺分法，它導向覺；活力根.....（中略）念根.....（中略）定根.....（中略）慧根是覺分法，它導向覺。

比丘們！猶如凡任何三十三天的樹，畫度樹被說為其中之第一。同樣的，比丘們！凡任何覺分法，慧根被說為其中之第一，即：以覺。」

69. 樹經

「比丘們！猶如凡任何阿修羅的樹，質多婆達哩樹被說為其中之第一。同樣的，比丘們！凡任何覺分法，慧根被說為其中之第一，即：以覺。

比丘們！哪些是覺分法呢？比丘們！信根是覺分法，它導向覺；活力根.....（中略）慧根是覺分法，它導向覺。

比丘們！猶如凡任何阿修羅的樹，質多婆達哩樹被說為其中之第一。同樣的，比丘們！凡任何覺分法，慧根被說為其中之第一，即：以覺。」

70. 樹經

「比丘們！猶如凡任何金翅鳥的樹，尖頂絹綿樹被說為其中之第一。同樣的，比丘們！凡任何覺分法，慧根被說為其中之第一，即：以覺。

比丘們！哪些是覺分法呢？比丘們！信根是覺分法，它導向覺；活力根……（中略）慧根是覺分法，它導向覺。

比丘們！猶如凡任何金翅鳥的樹，尖頂絹綿樹被說為其中之第一。同樣的，比丘們！凡任何覺分法，慧根被說為其中之第一，即：以覺。」

覺分品第七，其攝頌：

「結、煩惱潛在趨勢，遍知、煩惱的滅盡，

二則果、四則樹，此被稱為品。」

恒河中略品(71-114)

71-82. 向東低斜等經

「**比丘**們！猶如恒河是傾向東的、斜向東的、坡斜向東的。同樣的，比丘們！修習五根、多修習五根的比丘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

比丘們！修習五根、多修習五根的比丘如何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信根……（中略）活力根……念根……定根；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慧根。

比丘們！這樣修習五根、多修習五根的比丘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按：全品應如SN.45.139-148那樣]

恒河中略品第八，其攝頌：

「六則向東傾斜，六則向大海傾斜，

這兩個六則成十二則，此被稱為品。」

不放逸品應該使之詳細[按：如SN.45.139-148那樣]，其攝頌：

「如來、足跡、屋頂，根、樹心、茉莉花，

王、月、日，以衣服為第十句。」

力量所作品應該使之詳細[按：如SN.45.149-160那樣]，其攝頌：

「力量、種子與龍，樹木、瓶子及穗，

虛空與二則雨雲，船、屋舍、河。」

尋求品應該使之詳細[按：如SN.45.161-171那樣]，其攝頌：

「尋求、慢、煩惱，有與三苦性，
荒蕪、垢、惱亂，受、渴愛、渴望。」

83-114.

(略去)

暴流品(115-124)

115-124. 暴流經

「比丘們！有這五上分結，哪五種呢？色貪、無色貪、慢、掉舉、無明，比丘們！這些是五上分結。比丘們！為了這五上分結的證智、遍知、滅盡、捨斷，這五根應該被修習。比丘們！哪五[根]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信根……（中略）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慧根。比丘們！為了這五上分結的證智、遍知、滅盡、捨斷，這五根應該被修習。」（應該如道相應那樣使之詳細）

暴流品第十二，其攝頌：

「暴流、輒、取，繫縛、煩惱潛在趨勢，
欲種類、蓋，蘊、下上分。」

恒河中略品(125-168)

125-136. 向東低斜等經

「比丘們！猶如恒河是傾向東的、斜向東的、坡斜向東的。同樣的，比丘們！修習五根、多修習五根的比丘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

比丘們！修習五根、多修習五根的比丘如何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修習信根，有貪之調伏的完結、有瞋之調伏的完結、有癡之調伏的完結……（中略）修習慧根，有貪之調伏的完結、有瞋之調伏的完結、有癡之調伏的完結。

比丘們！這樣修習五根、多修習五根的比丘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按：全品應如SN.45.91-102那樣]

恒河中略品第十三，其攝頌：

「六則向東傾斜，六則向大海傾斜，

這兩個六則成十二則，此被稱為品。」

不放逸品[按：全品應如SN.139-148那樣]、力量所作品[按：全品應如SN.45.149-160那樣]、尋求品[按：全品應如SN.45.161-171那樣]，應該使之詳細。

137-168.

(略去)

暴流品(169-178)

169-178. 暴流經

「比丘們！有這五上分結，哪五種呢？色貪、無色貪、慢、掉舉、無明，比丘們！這些是五上分結。比丘們！為了這五上分結的證智、遍知、滅盡、捨斷，這五根應該被修習。比丘們！哪五[根]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修習信根，有貪之調伏的完結、有瞋之調伏的完結、有癡之調伏的完結；活力根……（中略）念根……定根……修習慧根，有貪之調伏的完結、有瞋之調伏的完結、有癡之調伏的完結。比丘們！為了這五上分結的證智、遍知、滅盡、捨斷，這五根應該被修習。」[按：全品應如SN.45.172-181那樣]

暴流品第十七，其攝頌：

48. 根相應

「暴流、輒、取，繫縛、煩惱潛在趨勢，
欲種類、蓋，蘊、下上分。」
根相應四。

49. 正勤相應

恒河中略品(1-12)

1-12. 東方等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那裡，世尊說這個：

「比丘們！有這四正勤，哪四個呢？比丘們！這裡，比丘為了未生起的惡不善法之不生起而生欲、努力、生起活力、盡心、勤奮；為了已生起的惡不善法之捨斷而生欲、努力、生起活力、盡心、勤奮；為了未生起的善法之生起而生欲、努力、生起活力、盡心、勤奮；為了已生起的善法之存續、不消失、增加、擴大、修習圓滿而生欲、努力、生起活力、盡心、勤奮，比丘們！這些是四正勤。」

比丘們！猶如恒河是傾向東的、斜向東的、坡斜向東的。同樣的，比丘們！修習四正勤、多修習四正勤的比丘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

比丘們！修習四正勤、多修習四正勤的比丘如何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呢？比丘們！這裡，比丘為了未生起的惡不善法之不生起而生欲、努力、生起活力、盡心、勤奮；為了已生起的惡不善法之捨斷而生欲、努力、生起活力、盡心、勤奮；為了未生起的善法之生起而生欲、努力、生起活力、盡心、勤奮；為了已生起的善法之存續、不消失、增加、擴大、修習圓滿而生欲、努力、生起活力、盡心、勤奮。比丘們！這樣修習四正勤、多修習四正勤的比丘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

(正勤相應的恒河中略[品]，應該以正勤使之詳細[按：如SN.45.91-102那樣，但以正勤取代])

恒河中略品第一，其攝頌：

「六則向東傾斜，六則向大海傾斜，
這兩個六則成十二則，此被稱為品。」

不放逸品(13-22)

13-22.

(不放逸品應該以正勤[取代]那樣使之詳細)

[不放逸第二，]其攝頌：

「如來、足跡、屋頂，根、樹心、茉莉花，
王、月、日，以衣服為第十句。」

力量所作品(23-34)

23-34. 力量所作等經

「比丘們！猶如凡任何以力量所作的工作被作，它們全都依止土地後，住立於土地後，這樣，這些以力量所作的工作被作。同樣的，比丘們！比丘依止戒後，住立於戒後，修習四正勤、多修習四正勤。

比丘們！比丘如何依止戒後，住立於戒後，修習四正勤、多修習四正勤呢？比丘們！這裡，比丘為了未生起的惡不善法之不生起而生欲、努力、生起活力、盡心、勤奮……（中略）為了已生起的善法之存續、不消失、增加、擴大、修習圓滿而生欲、努力、生起活力、盡心、勤奮。比丘們！比丘這樣依止戒後，住立於戒後，修習四正勤、多修習四正勤。」（力量所作品應該以正勤[取代]那樣使之詳細）[按：全品應如SN.45.149-160那樣]

力量所作品第三，其攝頌：

「力量、種子與龍，樹木、瓶子及穗，
虛空與二則雨雲，船、屋舍、河。」

尋求品(35-44)

35-44. 尋求等經

「比丘們！有這三種尋求，哪三個呢？欲的尋求、有的尋求、梵行的尋求，比丘們！這些是三種尋求。比丘們！為了這三種尋求的證智、遍知、滅盡、捨斷，四正勤應該被修習。比丘們！哪四個呢？比丘們！這裡，比丘為了未生起的……（中略）為了已生起的善法之存續、不消失、增加、擴大、修習圓滿而生欲、努力、生起活力、盡心、勤奮。比丘們！為了這三種尋求的證智、遍知、滅盡、捨斷，這四正勤應該被修習。」（應該使之詳細[按：如SN.45.161-171]）

尋求品第四，其攝頌：

「尋求、慢、煩惱，有與三苦性，
荒蕪、垢、惱亂，受、渴愛、渴望。」

暴流品(45-54)

45-54. 暴流等經

「比丘們！有這五上分結，哪五種呢？色貪、無色貪、慢、掉舉、無明，比丘們！這些是五上分結。比丘們！為了這五上分結的證智、遍知、滅盡、捨斷，這四正勤應該被修習。比丘們！哪四個呢？比丘們！這裡，比丘為了未生起的……（中略）為了已生起的善法之存續、不消失、增加、擴大、修習圓滿而生欲、努力、生起活力、盡心、勤奮。比丘們！為了這五上分結的證智、遍知、滅盡、捨斷，這四正勤應該被修習。」（應該使之[如SN.45.172-181那樣]詳細）

暴流品第五，其攝頌：

「暴流、軛、取，繫縛、煩惱潛在趨勢，
欲種類、蓋，蘊、下上分。」
正勤相應五。

50. 力相應

恒河中略品(1-12)

1-12. 力經

「比丘們！有這五力，哪五力呢？信力、[活力之力](#)、念力、定力、慧力，比丘們！這些是五力。」

比丘們！猶如恒河是傾向東的、斜向東的、坡斜向東的。同樣的，比丘們！[修習](#)五力、[多修習](#)五力的比丘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

比丘們！修習五力、多修習五力的比丘如何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信力……（中略）活力之力……念力……定力；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慧力。

比丘們！這樣修習五力、多修習五力的比丘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按：全品應如SN.45.91-102那樣]

恒河中略品第一，其攝頌：

「六則向東傾斜，六則向大海傾斜，
這兩個六則成十二則，此被稱為品。」

不放逸品(13-44)

13-24.

不放逸品應該使之[如SN.45.149-160那樣]詳細，其攝頌：

「如來、足跡、屋頂，根、樹心、茉莉花，
王、月、日，以衣服為第十句。」
力量所作品應該使之詳細，其攝頌：
「力量、種子與龍，樹木、瓶子及穗，
虛空與二則雨雲，船、屋舍、河。」
尋求品應該使之詳細[按：如SN.45.161-171]，其攝頌：
「尋求、慢、煩惱，有與三苦性，
荒蕪、垢、惱亂，受、渴愛、渴望。」

25-44.

(略去)

暴流品(45-54)

45-54. 暴流等經

「比丘們！有這五上分結，哪五種呢？色貪、無色貪、慢、掉舉、無明，比丘們！這些是五上分結。比丘們！為了這五上分結的證智、遍知、滅盡、捨斷，這五力應該被修習。比丘們！哪五[力]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信力……（中略）活力之力……念力……定力；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慧力。比丘們！為了這五上分結的證智、遍知、滅盡、捨斷，這五力應該被修習。」（應該這樣使之[如SN.45.172-181那樣]詳細）

暴流品第五，其攝頌：

「暴流、軛、取，繫縛、煩惱潛在趨勢，
欲種類、蓋，蘊、下上分。」

恒河中略品(55-87)

55-66. 向東低斜等經

「比丘們！猶如恒河是傾向東的、斜向東的、坡斜向東的。同樣的，比丘們！修習五力、多修習五力的比丘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

比丘們！修習五力、多修習五力的比丘如何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修習信力，有貪之調伏的完結、有瞋之調伏的完結、有癡之調伏的完結……（中略）。比丘們！這樣修習五力、多修習五力的比丘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按：全品應如SN.45.91-102那樣]

恒河中略品第六，其攝頌：

「六則向東傾斜，六則向大海傾斜，
這兩個六則成十二則，此被稱為品。」

不放逸品[按：全品應如SN.139-148那樣]、力量所作品[按：全品應如SN.45.149-160那樣]，應該使之詳細。

67-87.

(略去)

尋求品(88-98)

88-98. 尋求等經

尋求經應該這樣使之詳細[按：如SN.45.161-171]：有貪之調伏的完結、瞋之調伏的完結、癡之調伏的完結。

尋求品第九，其攝頌：

「尋求、慢、煩惱，有與三苦性，
荒蕪、垢、惱亂，受、渴愛、渴望。」

暴流品(99-108)

99-108. 暴流等經

「比丘們！有這五上分結，哪五種呢？色貪、無色貪、慢、掉舉、無明，比丘們！這些是五上分結。比丘們！為了這五上分結的證智、遍知、滅盡、捨斷，這五力應該被修習。比丘們！哪五[力]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修習信力……（中略）修習慧力，有貪之調伏的完結、有瞋之調伏的完結、有癡之調伏的完結。比丘們！為了這五上分結的證智、遍知、滅盡、捨斷，這五力應該被修習。」[按：全品應如SN.45.172-181那樣]

暴流品第十，其攝頌：

「暴流、軛、取，繫縛、煩惱潛在趨勢，
欲種類、蓋，蘊、下上分。」
力相應五。

51. 神足相應

價玻勒品(1-10)

1. 此岸經

「比丘們！有這四神足，當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從此岸到彼岸，哪四個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修習具備欲定勤奮之行的神足；修習具備活力定勤奮之行的神足；修習具備心定勤奮之行的神足；修習具備考察定勤奮之行的神足。比丘們！這些是四神足，當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從此岸到彼岸。」

2. 已錯失經

「比丘們！凡任何四神足的錯失者，其導向苦的完全滅盡之聖道已錯失；比丘們！凡任何四神足的開始者，其導向苦的完全滅盡之聖道已開始，哪四個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修習具備欲定勤奮之行的神足；活力定……（中略）心定……（中略）修習具備考察定勤奮之行的神足。比丘們！凡任何四神足的錯失者，其導向苦的完全滅盡之聖道已錯失；比丘們！凡任何四神足的開始者，其導向苦的完全滅盡之聖道已開始。」

3. 聖經

「比丘們！當這四神足已修習、已多修習時，是聖的、出離的、引導那樣行為者之苦的完全滅盡，哪四個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修習具備欲定勤奮之行的神足；活力定……（中略）心定……（中略）修習具備考察定勤奮之行的神足。比丘們！當這四神足已修習、已多修習時，是聖的、出離的、引導那樣行為者之苦的完全滅盡。」

4. 厥經

「比丘們！當這四神足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一向厭、離貪、滅、寂靜、證智、正覺、涅槃，哪四個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修習具備欲定勤奮之行的神足；活力定……（中略）心定……（中略）修習具備考察定勤奮之行的神足。比丘們！當這四神足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一向厭、離貪、滅、寂靜、證智、正覺、涅槃。」

5. 部分神通經

「比丘們！凡任何過去世的沙門或婆羅門獲得部分神通者，他們都在四神足上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凡任何未來世的沙門或婆羅門將獲得部分神通者，他們都在四神足上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凡任何現在的沙門或婆羅門獲得部分神通者，他們都在四神足上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哪四個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修習具備欲定勤奮之行的神足；活力定……（中略）心定……（中略）修習具備考察定勤奮之行的神足。」

比丘們！凡任何過去世的沙門或婆羅門獲得部分神通者，他們都在這四神足上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凡任何未來世的沙門、婆羅門將獲得部分神通者，他們都在這四神足上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凡任何現在的沙門、婆羅門獲得部分神通者，他們都在這四神足上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

6. 完全經

「比丘們！凡任何過去世的沙門或婆羅門獲得完全神通者，他們都在四神足上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凡任何未來世的沙門或婆羅門將獲得完全神通者，他們都在四神足上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凡任何現在的沙門或婆羅門獲得完全神通者，他們都在四神足上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哪四個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修習具備欲定勤奮之行的神足；活力定……（中略）心定……（中略）修習具備考察定勤奮之行的神足。」

比丘們！凡任何過去世的沙門或婆羅門獲得完全神通者，他們都在這四神足上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凡任何未來世的沙門或婆羅門將獲得完全神通

者，他們都在這四神足上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凡任何現在的沙門或婆羅門獲得完全神通者，他們都在這四神足上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

7. 比丘經

「比丘們！凡任何過去世煩惱已盡，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無煩惱的心解脫、慧解脫的比丘，他們都在四神足上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凡任何未來世煩惱已盡，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無煩惱的心解脫、慧解脫的比丘，他們都在四神足上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凡任何現在煩惱已盡，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無煩惱的心解脫、慧解脫的比丘，他們都在四神足上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哪四個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修習具備欲定勤奮之行的神足；活力定……（中略）心定……（中略）修習具備考察定勤奮之行的神足。」

比丘們！凡任何過去世煩惱已盡，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無煩惱的心解脫、慧解脫的比丘，他們都在四神足上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凡任何未來世煩惱已盡，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無煩惱的心解脫、慧解脫的比丘，他們都在四神足上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凡任何現在煩惱已盡，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無煩惱的心解脫、慧解脫的比丘，他們都在四神足上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

8. 佛陀經

「比丘們！有這四神足，哪四個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修習具備欲定勤奮之行的神足；活力定……（中略）心定……（中略）修習具備考察定勤奮之行的神足，比丘們！這些是四神足。」

比丘們！當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這四神足時，如來被稱為『阿羅漢、遍正覺者』。」

9. 智經

「『這是具備欲定勤奮之行的神足。』比丘們！在以前所不曾聽過的法上，

我的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生起。『又，這具備欲定勤奮之行的神足應該被修習。』比丘們！……（中略）『……已修習。』比丘們！在以前所不曾聽過的法上，我的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生起。

『這是具備活力定勤奮之行的神足。』比丘們！在以前所不曾聽過的法上，我的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生起。『又，這具備活力定勤奮之行的神足應該被修習。』比丘們！……（中略）『……已修習。』比丘們！在以前所不曾聽過的法上，我的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生起。

『這是具備心定勤奮之行的神足。』比丘們！在以前所不曾聽過的法上，我的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生起。『又，這具備心定勤奮之行的神足應該被修習。』比丘們！……（中略）『……已修習。』比丘們！在以前所不曾聽過的法上，我的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生起。

『這是具備考察定勤奮之行的神足。』比丘們！在以前所不曾聽過的法上，我的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生起。『又，具備考察定勤奮之行的神足應該被修習。』比丘們！……（中略）『……已修習。』比丘們！在以前所不曾聽過的法上，我的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生起。」

10. 塔廟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毘舍離大林重閣講堂。

那時，世尊在午前時穿好衣服、取衣鉢後，為了托鉢進入毘舍離。在毘舍離為了托鉢而行後，用餐之後，已從施食返回，召喚尊者阿難：

「阿難！請你拿坐墊布，為了白天的住處讓我們去價波勒塔廟。」

「是的，大德！」尊者阿難回答世尊後，取坐墊布，緊隨在世尊之後。

那時，世尊去價波勒塔廟。抵達後，在設置好的座位坐下。尊者阿難向世尊問訊後，在一旁坐下。世尊對在一旁坐下的尊者阿難說這個：

「阿難！毘舍離是令人愉快的，屋趺塔廟是令人愉快的，喬答摩葛塔廟是令人愉快的，七芒果樹塔廟是令人愉快的，多子塔廟是令人愉快的，沙楞達達塔廟是令人愉快的，價波勒塔廟是令人愉快的。阿難！凡任何人的四神足被修習、被多修習、被作為車輛、被作為基礎、被實行、被累積、被善努力，阿難！當他願意時，他能住留一劫或一劫剩餘的時間。阿難！如來的四神足被修習、被多修

習、被作為車輛、被作為基礎、被實行、被累積、被善努力，阿難！當如來願意時，他能住留一劫或一劫剩餘的時間。」

當尊者阿難被世尊作了這麼明顯的徵相、明顯的暗示時，他不能夠洞察，沒求世尊：

「大德！為了眾人的利益，為了眾人的安樂，為了世間的憐愍，為了天與人的需要、利益、安樂，請世尊住留一劫，請善逝住留一劫。」因為他被魔纏心。

第二次，世尊又……（中略）。

第三次，世尊又召喚尊者阿難：

「阿難！毘舍離是令人愉快的，屋趺塔廟是令人愉快的，喬答摩葛塔廟是令人愉快的，七芒果樹塔廟是令人愉快的，多子塔廟是令人愉快的，沙楞達達塔廟是令人愉快的，價波勒塔廟是令人愉快的。阿難！凡任何人的四神足被修習、被多修習、被作為車輛、被作為基礎、被實行、被累積、被善努力，阿難！當他願意時，他能住留一劫或一劫剩餘的時間。阿難！如來的四神足被修習、被多修習、被作為車輛、被作為基礎、被實行、被累積、被善努力，阿難！當如來願意時，他能住留一劫或一劫剩餘的時間。」

當尊者阿難又被世尊作了這麼明顯的徵相、明顯的暗示時，他不能夠洞察，沒求世尊：

「大德！為了眾人的利益，為了眾人的安樂，為了世間的憐愍，為了天與人的需要、利益、安樂，請世尊住留一劫，請善逝住留一劫。」因為他被魔纏心。

那時，世尊召喚尊者阿難：

「阿難！請你走吧！現在是那個**你考量的時間**。」

「是的，大德！」尊者阿難回答世尊後，從座位起來後向世尊問訊，然後作右繞，接著坐在不遠處的某棵樹下。

那時，魔波旬在尊者阿難離開不久，去見世尊。抵達後，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現在，請世尊般涅槃，現在，請善逝般涅槃，大德！現在是世尊般涅槃的時機，世尊說過這些話：『波旬！我將不般涅槃，除非我的**比丘**弟子們成為聰明的、已被教導的、有自信的、多聞的、**持法的**、**法隨法行的**、**如法而行的**、**隨法行的**，學習了自己老師的[教導]後，將告知、教導、公告、建立、開顯、解析、闡明，已生起的異論被以如法善折伏，折伏後將教導**有神變的法**。』大德！現在，世尊的比丘弟子們是聰明的、已被教導的、有自信的、多聞的、持法的、法隨法行的、如法而行的、隨法行的，學習了自己老師的[教導]後，告知、教導、公告、建立、開顯、解析、闡明，已生起的異論被以如法善折伏，折伏後教導**有神變的法**。大德！現在，請世尊般涅槃，現在，請善逝般涅槃，大德！現在

是世尊般涅槃的時機。

大德！又，世尊說過這些話：『波旬！我將不般涅槃，除非我的比丘尼弟子們成為聰明的、已被教導的、有自信的、多聞的、持法的、法隨法行的、如法而行的、隨法行的，學習了自己老師的[教導]後，將告知、教導、公告、建立、開顯、解析、闡明，已生起的異論被以如法善折伏，折伏後將教導有神變的法。』大德！現在，世尊的比丘尼弟子們是聰明的、已被教導的、有自信的、多聞的、持法的、法隨法行的、如法而行的、隨法行的，學習了自己老師的[教導]後，告知、教導、公告、建立、開顯、解析、闡明，已生起的異論被以如法善折伏，折伏後教導有神變的法。大德！現在，請世尊般涅槃，現在，請善逝般涅槃，大德！現在是世尊般涅槃的時機。

大德！又，世尊說過這些話：『波旬！我將不般涅槃，除非我的優婆塞弟子們成為.....（中略）除非我的優婆夷弟子們成為聰明的、已被教導的、有自信的、多聞的、持法的、法隨法行的、如法而行的、隨法行的，學習了自己老師的[教導]後，將告知、教導、公告、建立、開顯、解析、闡明，已生起的異論被以如法善折伏，折伏後將教導有神變的法。』大德！現在，世尊的優婆夷弟子們是聰明的、已被教導的、有自信的、多聞的、持法的、法隨法行的、如法而行的、隨法行的，學習了自己老師的[教導]後，告知、教導、公告、建立、開顯、解析、闡明，已生起的異論被以如法善折伏，折伏後教導有神變的法。大德！現在，請世尊般涅槃，現在，請善逝般涅槃，大德！現在是世尊般涅槃的時機

大德！又，世尊說過這些話：『波旬！我將不般涅槃，除非我的這梵行成為成功的、繁榮的、廣大流傳的、人多的、廣大的，直到被天、人善知道。』大德！這裡[，現在]，世尊的這梵行成為成功的、繁榮的、廣大流傳的、人多的、廣大的，直到被天、人善知道。大德！現在，請世尊般涅槃，請善逝般涅槃，大德！現在是世尊般涅槃的時機。』

當這麼說時，世尊對魔波旬說這個：

「波旬！請你不用操心，如來不久將般涅槃，三個月後如來將般涅槃。」

那時，世尊在價玻勒塔廟具念、正知地捨棄壽行。而當世尊捨棄壽行時，發生大地震，令人恐懼、身毛豎立，並且天鼓破裂。

那時，世尊知道這件事後，那時候吟出這優陀那：

「權衡不可比的與出生，牟尼捨棄有行，

自身內喜樂、入定，破壞自己的存在如[破壞]鎧甲。」 [AN.8.70, DN.16, Ud.51]

價玻勒品第一，其攝頌：

「此岸、已錯失，聖與厭，
部分、完全、比丘，佛陀、智與塔廟。」

高樓震動品(11-20)

11. 以前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就在我正覺以前，還是未現正覺的菩薩時這麼想：『什麼因、什麼緣而[能]有神足的修習呢？』比丘們！我這麼想：『這裡，比丘修習具備欲定勤奮之行的神足[，心想]：「像這樣，我的欲將不過鬆，也不過緊；不內斂，也不外散。」他住於前後有感知的：「後如前那樣地，前如後那樣地；上如下那樣地，下如上那樣地；夜晚如白天那樣地，白天如夜晚那樣地。」像這樣，以無遮蔽、不被覆蓋的心，修習有光輝的心。』

他修習具備活力定勤奮之行的神足[，心想]：「像這樣，我的活力將不過鬆，也不過緊；不內斂，也不外散。」他住於前後有感知的：「後如前那樣地，前如後那樣地；上如下那樣地，下如上那樣地；夜晚如白天那樣地，白天如夜晚那樣地。」像這樣，以無遮蔽、不被覆蓋的心，修習有光輝的心。

他修習具備心定勤奮之行的神足[，心想]：「像這樣，我的心將不過鬆，也不過緊；不內斂，也不外散。」他住於前後有感知的：「後如前那樣地，前如後那樣地；上如下那樣地，下如上那樣地；夜晚如白天那樣地，白天如夜晚那樣地。」像這樣，以無遮蔽、不被覆蓋的心，修習有光輝的心。

他修習具備考察定勤奮之行的神足[，心想]：「像這樣，我的考察將不過鬆，也不過緊；不內斂，也不外散。」他住於前後有感知的：「後如前那樣地，前如後那樣地；上如下那樣地，下如上那樣地；夜晚如白天那樣地，白天如夜晚那樣地。」像這樣，以無遮蔽、不被覆蓋的心，修習有光輝的心。

比丘們！當四神足已這麼修習、已這麼多修習時，他體驗各種神通種類：是一個後他變成多個，又，是多個後他變成一個；又，他現身、隱身、穿牆、穿壘、穿山無阻礙地行走猶如在虛空中；又，他在地中作浮沈猶如在水中；又，他在不被破裂水上行走猶如在地上；又，他在空中以盤腿而坐來去猶如有翅膀的

鳥；又，他以手碰觸、撫摸這些這麼大神通力、這麼大威力的日月；又，他以身體行使自在直到梵天世界。

比丘們！當四神足已這麼修習、已這麼多修習時，他以清淨、超越人的天耳界聽到天與人二者凡在遠處近處的聲音。

比丘們！當四神足已這麼修習、已這麼多修習時，他以心熟知心後，知道其他眾生、其他個人：有貪的心知道為「有貪的心」，離貪的心知道為「離貪的心」；有瞋的心知道為「有瞋的心」，離瞋的心知道為「離瞋的心」；有癡的心知道為「有癡的心」，離癡的心知道為「離癡的心」；收斂的心知道為「收斂的心」，散亂的心知道為「散亂的心」；廣大的心知道為「廣大的心」，未廣大的心知道為「未廣大的心」；有更上的心知道為「有更上的心」，無更上的心知道為「無更上的心」；得定的心知道為「得定的心」，未得定的心知道為「未得定的心」；已解脫的心知道為「已解脫的心」，未解脫的心知道為「未解脫的心」。

比丘們！當四神足已這麼修習、已這麼多修習時，他回憶許多前世住處，即：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十萬生、許多壞劫、許多成劫、許多壞成劫：「在那裡我是這樣的名、這樣的姓氏、這樣的容貌、[吃]這樣的食物、這樣的苦樂感受、這樣的壽長，那位從那裡死後我出生在那裡，在那裡我又是這樣的名、這樣的姓氏、這樣的容貌、[吃]這樣的食物、這樣的苦樂感受、這樣的壽長，那位從那裡死後被再生在這裡。」像這樣，他回憶許多有行相的、有境遇的前世住處。

比丘們！當四神足已這麼修習、已這麼多修習時，他以清淨、超越人的天眼看見死沒往生的眾生，下劣的、勝妙的，美的、醜的，善去的、惡去的，知道依業到達的眾生：「尊師們！確實，這些眾生具備身惡行、具備語惡行、具備意惡行，是對聖者斥責者、邪見者、邪見行為的受持者，他們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已往生到苦界、惡趣、下界、地獄，尊師們！又或，這些眾生具備身善行、具備語善行、具備意善行，是對聖者不斥責者、正見者、正見行為的受持者，他們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已往生到善趣、天界。」像這樣，他以清淨、超越人眼的天眼看見死沒往生的眾生，下劣的、勝妙的，美的、醜的，善去的、惡去的，知道依業到達的眾生。

比丘們！當四神足已這麼修習、已這麼多修習時，他以諸煩惱的滅盡，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以進入後住於無煩惱的心解脫、慧解脫。』」

12. 大果經

「比丘們！當這四神足已修習、已多修習時，有大果、大效益。」

比丘們！而當四神足如何已修習、如何已多修習時，有大果、大效益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修習**具備欲定勤奮之行的神足**[，心想]：『像這樣，我的欲將不過鬆，也不過緊；不內斂，也不外散。』他住於前後有感知的：『後如前那樣地，前如後那樣地；上如下那樣地，下如上那樣地；夜晚如白天那樣地，白天如夜晚那樣地。』像這樣，以無遮蔽、不被覆蓋的心，修習有光輝的心。

活力定……（中略）心定……（中略）修習**具備考察定勤奮之行的神足**[，心想]：『像這樣，我的考察將不過鬆，也不過緊；不內斂，也不外散。』他住於前後有感知的：『後如前那樣地，前如後那樣地；上如下那樣地，下如上那樣地；夜晚如白天那樣地，白天如夜晚那樣地。』像這樣，以無遮蔽、不被覆蓋的心，修習有光輝的心。當四神足這麼已修習、這麼已多修習時，有大果、大效益。

比丘們！當四神足已這麼修習，已這麼多修習時，比丘體驗各種神通種類：是一個後他變成多個，是多個後他變成一個……（中略）又，他以身體行使自在直到梵天世界。……（中略）

比丘們！當四神足已這麼修習，已這麼多修習時，比丘以諸**煩惱**的滅盡，**當生以證智自作證後，進入後住於無煩惱的心解脫、慧解脫**。」

13. 欲定經

「比丘們！如果比丘依止欲而得到定、得到**心一境性**，這被稱為『欲定』。」

他為了未生起的惡不善法之不生起而生欲，努力、生起活力、盡心、勤奮；為了已生起的惡不善法之捨斷而生欲，努力、生起活力、盡心、勤奮；為了未生起的善法之生起而生欲，努力、生起活力、盡心、勤奮；為了已生起的善法之存續、不消失、增加、擴大、修習圓滿而生欲，努力、生起活力、盡心、勤奮，這被稱為『勤奮之行』。

這樣，這是欲，這是欲定，這些是勤奮之行，比丘們！這被稱為『**具備欲定勤奮之行的神足**』。

比丘們！如果比丘依止活力而得到定、得到心一境性，這被稱為『**活力定**』。

他為了未生起的……（中略）為了已生起的善法之存續、不消失、增加、擴大、修習圓滿而生欲，努力、生起活力、盡心、勤奮，這被稱為『勤奮之行』。

這樣，這是活力，這是活力定，這些是勤奮之行，比丘們！這被稱為『具備活力定勤奮之行的神足』。

比丘們！如果比丘依止心而得到定、得到心一境性，這被稱為『心定』。

他為了未生起的惡……（中略）為了已生起的善法之存續、不消失、增加、擴大、修習圓滿而生欲，努力、生起活力、盡心、勤奮，這被稱為『勤奮之行』。

這樣，這是心，這是心定，這些是勤奮之行，比丘們！這被稱為『具備心定勤奮之行的神足』。

比丘們！如果比丘依止考察而得到定、得到心一境性，這被稱為『考察定』。

他為了未生起的惡不善法之不生起而生欲，努力、生起活力、盡心、勤奮……（中略）為了已生起的善法之存續、不消失、增加、擴大、修習圓滿而生欲，努力、生起活力、盡心、勤奮，這被稱為『勤奮之行』。

這樣，這是考察，這是考察定，這些是勤奮之行，比丘們！這被稱為『具備考察定勤奮之行的神足』。」

14. 目犍連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東園鹿母講堂。

當時，眾多比丘住在鹿母講堂下，他們是掉舉的、高慢的、浮躁的、饒舌的、閒聊的、念已忘失的、不正知的、不得定的、心散亂的、諸根不控制的。

那時，世尊召喚尊者大目犍連：

「來！目犍連！同梵行者們住在鹿母講堂下，他們是掉舉的、高慢的、浮躁的、饒舌的、閒聊的、念已忘失的、不正知的、不得定的、心散亂的、諸根不控制的，目犍連！請你去激起那些比丘的急迫感。」

「是的，大德！」尊者目犍連回答世尊後，以腳拇指作出像那樣的神通作為，使鹿母講堂震動、大大地顫動、猛烈地震動。

那時，那些比丘變得驚慌、身毛豎立，在一旁站立[而說]：

「實在不可思議啊，先生！實在未曾有啊，先生！這有深基礎的、被善埋的、不動的、不被震動的鹿母講堂在無風時震動、大大地顫動、猛烈地震動。」

51. 神足相應

那時，世尊去見那些比丘。抵達後，對那些比丘說這個：

「比丘們！你們為何變得驚慌、身毛豎立而在一旁站立呢？」

「不可思議啊，大德！未曾有啊，大德！這有深基礎的、被善埋的、不動的、不被震動的鹿母講堂在無風時震動、大大地顫動、猛烈地震動。」

「比丘們！目犍連比丘以腳拇指作出像那樣的神通作為，使鹿母講堂震動、大大地顫動、猛烈地震動，想要激起你們的急迫感。比丘們！你們怎麼想：當什麼法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時，目犍連比丘有這麼大神通力、這麼大威力呢？」

「大德！我們的法是世尊為根本的、世尊為導引的、世尊為依歸的，大德！就請世尊說明這個所說的義理，那就好了！聽聞世尊的[教說]後，比丘們將會憶持。」

「比丘們！那樣的話，你們要聽！比丘們！當四神足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時，目犍連比丘有這麼大神通力、這麼大威力，哪四個呢？比丘們！這裡，目犍連比丘修習具備欲定勤奮之行的神足；活力定……（中略）心定……（中略）修習具備考察定勤奮之行的神足[，心想]：『像這樣，我的考察將不過鬆，也不過緊；不內斂，也不外散。』他住於前後有感知的：『後如前那樣地，前如後那樣地；上如下那樣地，下如上那樣地；夜晚如白天那樣地，白天如夜晚那樣地。』像這樣，以無遮蔽、不被覆蓋的心，修習有光輝的心。比丘們！當這四神足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時，目犍連比丘有這麼大神通力、這麼大威力，又，比丘們！當這四神足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時，目犍連比丘體驗各種神通種類：是一個後他變成多個，是多個後他變成一個……（中略）又，他以身體行使自在直到梵天世界。……（中略），又，比丘們！當這四神足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時，目犍連比丘以諸煩惱的滅盡，當生以證智自作證後，進入後住於無煩惱的心解脫、慧解脫。」

15. 巫男巴婆羅門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尊者阿難住在**憍賞彌瞿師羅園**。

那時，巫男巴婆羅門去見尊者阿難。抵達後，與尊者阿難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巫男巴婆羅門對尊者阿難說這個：

「阿難先生！為了什麼目的跟隨沙門喬達摩修梵行呢？」

「婆羅門！為了欲的捨斷跟隨沙門喬達摩修梵行。」

「但，阿難先生！對這欲的捨斷，有道、**有道跡**嗎？」

「婆羅門！對這欲的捨斷，有道、有道跡。」

「但，阿難先生！對這欲的捨斷，有什麼道、什麼道跡呢？」

「婆羅門！這裡，**比丘修習具備欲定勤奮之行的神足，活力定……（中略）心定……（中略）具備考察定勤奮之行的神足**，婆羅門！對這欲的捨斷，這是道，這是道跡。」

「阿難先生！這樣是無邊的，不是有邊的，『就以欲捨斷欲』，這是不可能的。」

「婆羅門！那樣的話，就這個情形我要反問你，你就如對你能接受的那樣回答它。婆羅門！你怎麼想：你先前有『我將到園裡去』的欲，當到園裡時，你那樣的欲被安息了嗎？」

「是的，先生！」

「你先前有『我將到園裡去』的活力，當到園裡時，你那樣的活力被安息了嗎？」

「是的，先生！」

「你先前有『我將到園裡去』的**心**，當到園裡時，你那樣的心被安息了嗎？」

「是的，先生！」

「你先前有『我將到園裡去』的**考察**，當到園裡時，你那樣的考察被安息了嗎？」

「是的，先生！」

「同樣的，婆羅門！凡那煩惱已盡、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負擔已卸、自己的利益已達成、有之結已被滅盡、以**究竟智**解脫的**阿羅漢**比丘，他先前有要達到阿羅漢果的欲，在達到阿羅漢時，那樣的欲被安息了；先前有要達到阿羅漢果的活力，在達到阿羅漢時，那樣的活力被安息了；先前有要達到阿羅漢果的心，在達到阿羅漢時，那樣的心被安息了；先前有要達到阿羅漢果的考察，在達到阿羅漢時，那樣的考察被安息了。」

婆羅門！你怎麼想：這樣是有邊的，或是無邊的呢？」

「確實，阿難先生！這樣是有邊的，不是無邊的。」

太偉大了，阿難先生！太偉大了，阿難先生！阿難先生！猶如扶正顛倒的，或揭開隱藏的，或告知迷路者的道路，或在黑暗中持燈火：『有眼者們看見諸色』。同樣的，法被阿難尊師以種種法門說明。阿難先生！我歸依那喬達摩世

尊、法、比丘僧團，請阿難尊師記得我為優婆塞，從今天起終生歸依。」

16. 沙門婆羅門經

「比丘們！凡任何過去世有大神通力、大威力的沙門或婆羅門獲得部分神通者，他們都在四神足上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凡任何未來世有大神通力、大威力的沙門或婆羅門將獲得部分神通者，他們都在四神足上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凡任何現在有大神通力、大威力的沙門或婆羅門獲得部分神通者，他們都在四神足上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哪四個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修習具備欲定勤奮之行的神足；活力定……（中略）心定……（中略）修習具備考察定勤奮之行的神足。」

比丘們！凡任何過去世有大神通力、大威力的沙門或婆羅門獲得部分神通者，他們都在這四神足上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凡任何未來世有大神通力、大威力的沙門或婆羅門將獲得部分神通者，他們都在這四神足上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凡任何現在有大神通力、大威力的沙門或婆羅門獲得部分神通者，他們都在這四神足上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

17. 沙門婆羅門經

「比丘們！凡任何過去世的沙門或婆羅門體驗各種神通種類：是一個後他變成多個，又，是多個後他變成一個；又，他現身、隱身、穿牆、穿壘、穿山無阻礙地行走猶如在虛空中；又，他在地中作浮沈猶如在水中；又，他在不被破裂水上行走猶如在地上；又，他在空中以盤腿而坐來去猶如有翅膀的鳥；又，他以手碰觸、撫摸這些這麼大神通力、這麼大威力的日月；又，他以身體行使自在直到梵天世界者，他們都在四神足上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

凡任何未來世的沙門或婆羅門將體驗各種神通種類：是一個後他將變成多個，又，是多個後他將變成一個；又，他將現身、隱身、穿牆、穿壘、穿山無阻礙地行走猶如在虛空中；又，他將在地中作浮沈猶如在水中；又，他將在不被破裂水上行走猶如在地上；又，他將在空中以盤腿而坐來去猶如有翅膀的鳥；又，他將以手碰觸、撫摸這些這麼大神通力、這麼大威力的日月；又，他將以身體行使自在直到梵天世界者，他們都將在四神足上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

51. 神足相應

凡任何現在的沙門或婆羅門體驗各種神通種類：是一個後他變成多個，又，是多個後他變成一個；又，他現身、隱身、穿牆、穿壘、穿山無阻礙地行走猶如在虛空中；又，他在地中作浮沈猶如在水中；又，他在不被破裂水上行走猶如在地上；又，他在空中以盤腿而坐來去猶如有翅膀的鳥；又，他以手碰觸、撫摸這些這麼大神通力、這麼大威力的日月；又，他以身體行使自在直到梵天世界者，他們都在四神足上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

哪四個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修習具備欲定勤奮之行的神足；活力定……（中略）心定……（中略）修習具備考察定勤奮之行的神足。比丘們！凡任何過去世的沙門或婆羅門體驗各種神通種類：是一個後他變成多個……（中略）又，他以身體行使自在直到梵天世界者，他們都在這四神足上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

凡任何未來世的沙門或婆羅門將體驗各種神通種類：有了一個後他將變成多個……（中略）又，他將以身體行使自在直到梵天世界者，他們都將在四神足上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

凡任何現在的沙門或婆羅門體驗各種神通種類：是一個後他變成多個……（中略）又，他以身體行使自在直到梵天世界者，他們都在四神足上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

18. 比丘經

「比丘們！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四神足的比丘，以諸煩惱的滅盡，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無煩惱的心解脫、慧解脫。哪四個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修習具備欲定勤奮之行的神足；活力定……（中略）心定……（中略）修習具備考察定勤奮之行的神足。比丘們！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這四神足的比丘，以諸煩惱的滅盡，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無煩惱的心解脫、慧解脫。」

19. 神通等之教導經

「比丘們！我將教導你們神通、神足、神足的修習，以及導向神足的修習道跡，你們要聽它！」

51. 神足相應

比丘們！什麼是神通呢？比丘們！這裡，比丘體驗各種神通種類：是一個後他變成多個……（中略）又，他以身體行使自在直到梵天世界，比丘們！這被稱為神通。

比丘們！什麼是神足呢？比丘們！凡導向神通之得到、神通之獲得的道、道跡者，比丘們！這被稱為神足。

比丘們！什麼是神足的修習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修習**具備欲定勤奮之行的神足**；活力定……（中略）心定……（中略）修習**具備考察定勤奮之行的神足**。比丘們！這被稱為神足的修習。

比丘們！什麼是導向神足的修習道跡呢？就是**八支聖道**，即：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比丘們！這被稱為導向神足的修習道跡。」

20. 解析經

「比丘們！當這**四神足已修習、已多修習時**，有大果、**大效益**。

比丘們！而當四神足如何已修習、如何已多修習時，有大果、大效益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修習**具備欲定勤奮之行的神足**[，心想]：『像這樣，我的欲將不過鬆，也不過緊；不內斂，也不外散。』他住於前後有感知的：『後如前那樣地，前如後那樣地；上如下那樣地，下如上那樣地；夜晚如白天那樣地，白天如夜晚那樣地。』像這樣，以無遮蔽、不被覆蓋的心修習有光輝的心。

活力定……（中略）心定……（中略）修習**具備考察定勤奮之行的神足**[，心想]：『像這樣，我的考察將不過鬆，也不過緊；不內斂，也不外散。』他住於前後有感知的：『後如前那樣地，前如後那樣地；上如下那樣地，下如上那樣地；夜晚如白天那樣地，白天如夜晚那樣地。』像這樣，以無遮蔽、不被覆蓋的心修習有光輝的心。

比丘們！什麼是過鬆的欲呢？比丘們！凡欲與倦怠俱行、與倦怠相應者，比丘們！這被稱為過鬆的欲。

比丘們！什麼是過緊的欲呢？比丘們！凡欲與掉舉俱行、與掉舉相應者，比丘們！這被稱為過緊的欲。

比丘們！什麼是內斂的欲呢？比丘們！凡欲與惛沈睡眠俱行、與惛沈睡眠相應者，比丘們！這被稱為內斂的欲。

比丘們！什麼是外散的欲呢？比丘們！凡欲被關於外部的五種欲分散、散開者，比丘們！這被稱為外散的欲。

比丘們！比丘如何住於前後有感知的：後如前那樣地，前如後那樣地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以慧善把握、善作意、善理解、善貫通前後想，比丘們！比丘這樣住於前後有感知的：後如前那樣地，前如後那樣地。

比丘們！比丘如何住於上如下那樣地，下如上那樣地呢？比丘們！這裡，比丘觀察此身：從腳掌底往上，髮梢往下，皮膚所包覆充滿種種不淨的：『此身有頭髮、體毛、指甲、牙齒、皮膚、肌肉、筋腱、骨骼、骨髓、腎臟、心臟、肝臟、肋膜、脾臟、肺臟、腸子、腸間膜、胃、糞便、膽汁、痰、膿、血、汗、脂肪、眼淚、油脂、唾液、鼻涕、關節液、尿。』比丘們！比丘這樣住於上如下那樣地，下如上那樣地。

比丘們！比丘如何住於夜晚如白天那樣地，白天如夜晚那樣地呢？比丘們！這裡，比丘白天以那行相、特徵、相修習具備欲定勤奮之行的神足，夜晚也以那[相同的]行相、特徵、相修習具備欲定勤奮之行的神足；夜晚以那行相、特徵、相修習具備欲定勤奮之行的神足，白天也以那[相同的]行相、特徵、相修習具備欲定勤奮之行的神足，比丘們！比丘這樣住於夜晚如白天那樣地，白天如夜晚那樣地。

比丘們！比丘如何以無遮蔽、不被覆蓋的心修習有光輝的心呢？比丘們！這裡，比丘善把握光明想，善決意白天想，比丘們！比丘這樣以無遮蔽、不被覆蓋的心修習有光輝的心。

比丘們！什麼是過鬆的活力呢？比丘們！凡活力與倦怠俱行、與倦怠相應者，比丘們！這被稱為過鬆的活力。

比丘們！什麼是過緊的活力呢？比丘們！凡活力與掉舉俱行、與掉舉相應者，比丘們！這被稱為過緊的活力。

比丘們！什麼是內斂的活力呢？比丘們！凡活力與惛沈睡眠俱行、與惛沈睡眠相應者，比丘們！這被稱為內斂的活力。

比丘們！什麼是外散的活力呢？比丘們！凡活力被關於外部的五種欲分散、散開者，比丘們！這被稱為外散的活力。

..... (中略)

比丘們！比丘如何以無遮蔽、不被覆蓋的心修習有光輝的心呢？比丘們！這裡，比丘善把握光明想，善決意白天想，比丘們！比丘這樣以無遮蔽、不被覆蓋的心修習有光輝的心。

比丘們！什麼是過鬆的心呢？比丘們！凡心與倦怠俱行、與倦怠相應者，比

丘們！這被稱為過鬆的心。

比丘們！什麼是過緊的心呢？比丘們！凡心與掉舉俱行、與掉舉相應者，比丘們！這被稱為過緊的心。

比丘們！什麼是內斂的心呢？比丘們！凡心與惛沈睡眠俱行、與惛沈睡眠相應者，比丘們！這被稱為內斂的心。

比丘們！什麼是外散的心呢？比丘們！凡心被關於外部的五種欲分散、散開者，比丘們！這被稱為外散的心。……（中略）比丘們！比丘這樣以無遮蔽、不被覆蓋的心修習有光輝的心。

比丘們！什麼是過鬆的考察呢？比丘們！凡考察與倦怠俱行、與倦怠相應者，比丘們！這被稱為過鬆的考察。

比丘們！什麼是過緊的考察呢？比丘們！凡考察與掉舉俱行、與掉舉相應者，比丘們！這被稱為過緊的考察。

比丘們！什麼是內斂的考察呢？比丘們！凡考察與惛沈睡眠俱行、與惛沈睡眠相應者，比丘們！這被稱為內斂的考察。

比丘們！什麼是外散的考察呢？比丘們！凡考察被關於外部的五種欲分散、散開者，比丘們！這被稱為外散的考察。

.....（中略）

.....比丘們！比丘這樣以無遮蔽、不被覆蓋的心修習有光輝的心。

比丘們！當四神足已這麼修習、已這麼多修習時，有大果、大效益。

比丘們！當四神足已這麼修習，已這麼多修習時，比丘體驗各種神通種類：是一個後他變成多個，是多個後他變成一個.....（中略）又，他以身體行使自在直到梵天世界。.....（中略）

比丘們！當四神足已這麼修習，已這麼多修習時，比丘以諸煩惱的滅盡，[當生以證智自作證後，進入後住於無煩惱的心解脫、慧解脫。](#)」

高樓震動品第二，其攝頌：

「以前、大果、欲，目犍連與巫男巴，

二則沙門婆羅門、比丘，教導、解析。」

鐵球品(21-32)

21. 道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就在我正覺以前，還是未現正覺的菩薩時這麼想：『對神足的修習來說，什麼是道、什麼是道跡呢？』比丘們！我這麼想：『這裡，比丘修習具備欲定勤奮之行的神足[，心想]：「像這樣，我的欲將不過鬆，也不過緊；不內斂，也不外散。」他住於前後有感知的：「後如前那樣地，前如後那樣地；上如下那樣地，下如上那樣地；夜晚如白天那樣地，白天如夜晚那樣地。」像這樣，以無遮蔽、不被覆蓋的心，修習有光輝的心。』

他修習具備活力定……（中略）心定……（中略）他修習具備考察定勤奮之行的神足[，心想]：「像這樣，我的考察將不過鬆，也不過緊；不內斂，也不外散。」他住於前後有感知的：「後如前那樣地，前如後那樣地；上如下那樣地，下如上那樣地；夜晚如白天那樣地，白天如夜晚那樣地。」像這樣，以無遮蔽、不被覆蓋的心，修習有光輝的心。

比丘們！當比丘四神足已這麼修習、已這麼多修習時，他體驗各種神通種類：是一個後他變成多個，是多個後他變成一個……（中略）又，他以身體行使自在直到梵天世界。

比丘們！當比丘四神足這麼已修習、已這麼多修習時，他以諸煩惱的滅盡，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以進入後住於無煩惱的心解脫、慧解脫。』」

(六證智都應該使之詳細)

22. 鐵球經

起源於舍衛城。

那時，尊者阿難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阿難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世尊自證以神通，意生身到梵天世界嗎？」

「阿難！我自證以神通，以意生身到梵天世界。」

「大德！世尊自證以這四大之身，以神通到梵天世界嗎？」

「阿難！我自證以這四大之身，以神通到梵天世界。」

「大德！凡世尊能夠以神通，以意生身到梵天世界；大德！凡世尊自證以這四大之身，以神通到梵天世界者，大德！這是世尊的不可思議與未曾有。」

「阿難！如來不可思議，具備不可思議法，阿難！如來未曾有，具備未曾有法。」

阿難！每當如來將身置入心中；將心置入身中，並且住於進入關於身的幸福想與輕想時，阿難！那時，如來的身體成為較輕、較柔軟、較適合作業、較輝耀。

阿難！猶如白天被曬熱的鐵球成為較輕、較柔軟、較適合作業、較輝耀，同樣的，阿難！每當如來將身置入心中；將心置入身中，並且住於進入關於身的幸福想與輕想時，阿難！那時，如來的身體成為較輕、較柔軟、較適合作業、較輝耀。

阿難！每當如來將身置入心中；將心置入身中，並且住於進入關於身的幸福想與輕想時，阿難！那時，如來的身體容易地從地面上升到虛空，他體驗各種神通種類：是一個後他變成多個，是多個後他變成一個……（中略）又，他以身體行使自在直到梵天世界。

阿難！猶如輕盈的木棉花絨或棉花絨容易地從地面上升到虛空，同樣的，每當如來將身置入心中；將心置入身中，並且住於進入關於身的幸福想與輕想時，阿難！那時，如來的身體容易地從地面上升到虛空，他體驗各種神通種類：是一個後他變成多個，是多個後他變成一個……（中略）又，他以身體行使自在直到梵天世界。」

23. 比丘經

「比丘們！有這四神足，哪四個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修習具備欲定勤奮之行的神足；活力定……（中略）心定……（中略）修習具備考察定勤奮之行的神足，比丘們！這是四神足。比丘們！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這四神足的比丘，以諸煩惱的滅盡，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無煩惱的心解脫、慧解脫。」

24. 單純經

「比丘們！有這四神足，哪四個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修習具備欲定勤奮之行的神足；活力定……（中略）心定……（中略）修習具備考察定勤奮之行的神足，比丘們！這是四神足。」

25. 大果經

「比丘們！有這四神足，哪四個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修習具備欲定勤奮之行的神足；活力定……（中略）心定……（中略）修習具備考察定勤奮之行的神足，比丘們！這是四神足。

比丘們！當這四神足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時，二果其中之一果應該能被預期：當生完全智，或當存在有餘依時，為阿那含位。」

26. 大果經

「比丘們！有這四神足，哪四個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修習具備欲定勤奮之行的神足；活力定……（中略）心定……（中略）修習具備考察定勤奮之行的神足，比丘們！這是四神足。

比丘們！當這四神足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時，七果、七效益應該能被預期，哪七果、七效益呢？

在當生之初期到達完全智。

如果在當生之初期未到達完全智，則在死時到達完全智。

如果在當生未到達完全智，如果在死時未到達完全智，則以五下分結的滅盡而為中般涅槃者、為生般涅槃者、為無行般涅槃者、為有行般涅槃者、為上流到阿迦膩吒者。

比丘們！當這四神足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時，這七果、七效益應該能被預期。」

27. 阿難經

起源於舍衛城。

那時，尊者阿難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阿難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什麼是神通？什麼是神足？什麼是神足的修習？以及什麼是導向神足的修習道跡呢？」

「阿難！這裡，比丘體驗各種神通種類：是一個後他變成多個……（中略）又，他以身體行使自在直到梵天世界，阿難！這被稱為神通。

阿難！什麼是神足呢？阿難！凡導向神通之得到、神通之獲得的道、道跡者，阿難！這被稱為神足。

阿難！什麼是神足的修習呢？阿難！這裡，比丘修習具備欲定勤奮之行的神足；活力定……（中略）心定……（中略）修習具備考察定勤奮之行的神足。阿難！這被稱為神足的修習。

阿難！什麼是導向神足的修習道跡呢？就是八支聖道，即：正見……（中略）正定。阿難！這被稱為導向神足的修習道跡。」

28. 阿難經

在一旁坐下的世尊對尊者阿難說這個：

「阿難！什麼是神通？什麼是神足？什麼是神足的修習？以及什麼是導向神足的修習道跡呢？」

「大德！我們的法以世尊為根本……（中略）。」

「阿難！這裡，比丘體驗各種神通種類：是一個後他變成多個……（中略）又，他以身體行使自在直到梵天世界，阿難！這被稱為神通。

阿難！什麼是神足呢？阿難！凡導向神通之得到、神通之獲得的道、道跡者，阿難！這被稱為神足。

阿難！什麼是神足的修習呢？阿難！這裡，比丘修習具備欲定勤奮之行的神足；活力定……（中略）心定……（中略）修習具備考察定勤奮之行的神足。阿難！這被稱為神足的修習。

阿難！什麼是導向神足的修習道跡呢？就是八支聖道，即：正見……（中略）正定。阿難！這被稱為導向神足的修習道跡。」

29. 比丘經

那時，眾多比丘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那些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什麼是神通？什麼是神足？什麼是神足的修習？以及什麼是導向神足的修習道跡呢？」

「比丘們！這裡，比丘體驗各種神通種類：是一個後他變成多個……（中略）又，他以身體行使自在直到梵天世界，比丘們！這被稱為神通。

比丘們！什麼是神足呢？比丘們！凡導向神通之得到、神通之獲得的道、道跡者，比丘們！這被稱為神足。

比丘們！什麼是神足的修習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修習具備欲定勤奮之行的神足；活力定……（中略）心定……（中略）修習具備考察定勤奮之行的神足。比丘們！這被稱為神足的修習。

比丘們！什麼是導向神足的修習道跡呢？就是八支聖道，即：正見……（中略）正定。比丘們！這被稱為導向神足的修習道跡。」

30. 比丘經

那時，眾多比丘去見世尊。……（中略）世尊對在一旁坐下的那些比丘說這個：

「比丘們！什麼是神通？什麼是神足？什麼是神足的修習？以及什麼是導向神足的修習道跡呢？」

「大德！我們的法以世尊為根本……（中略）。」

「比丘們！什麼是神通呢？比丘們！這裡，比丘體驗各種神通種類：是一個後他變成多個……（中略）又，他以身體行使自在直到梵天世界，比丘們！這被稱為神通。

比丘們！什麼是神足呢？比丘們！凡導向神通之得到、神通之獲得的道、道跡者，比丘們！這被稱為神足。

比丘們！什麼是神足的修習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修習具備欲定勤奮之行的神足；活力定……（中略）心定……（中略）修習具備考察定勤奮之行的神足。比丘們！這被稱為神足的修習。

51. 神足相應

比丘們！什麼是導向神足的修習道跡呢？就是八支聖道，即：正見……（中略）正定。比丘們！這被稱為導向神足的修習道跡。」

31. 目捷連經

在那裡，世尊召喚比丘們：

「比丘們！你們怎麼想：當什麼法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時，目捷連比丘有這麼大神通力、這麼大威力呢？」

「大德！我們的法以世尊為根本……（中略）。」

「比丘們！當四神足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時，目捷連比丘有這麼大神通力、這麼大威力，哪四個呢？比丘們！這裡，目捷連比丘修習具備欲定勤奮之行的神足[，心想]：『像這樣，我的欲將不過鬆，也不過緊；不內斂，也不外散。』他住於前後有感知的：『後如前那樣地，前如後那樣地；上如下那樣地，下如上那樣地；夜晚如白天那樣地，白天如夜晚那樣地。』像這樣，以無遮蔽、不被覆蓋的心，修習有光輝的心；活力定……（中略）心定……（中略）修習具備考察定勤奮之行的神足[，心想]：『像這樣，我的考察將不過鬆，也不過緊；不內斂，也不外散。』他住於前後有感知的：『後如前那樣地，前如後那樣地；上如下那樣地，下如上那樣地；夜晚如白天那樣地，白天如夜晚那樣地。』像這樣，以無遮蔽、不被覆蓋的心，修習有光輝的心。比丘們！當這四神足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時，目捷連比丘有這麼大神通力、這麼大威力。

又，比丘們！當這四神足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時，目捷連比丘體驗各種神通種類：是一個後他變成多個，是多個後他變成一個……（中略）又，他以身體行使自在直到梵天世界。……（中略），又，比丘們！當這四神足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時，目捷連比丘以諸煩惱的滅盡，當生以證智自作證後，進入後住於無煩惱的心解脫、慧解脫。」

32. 如來經

在那裡，世尊召喚比丘們：

「比丘們！你們怎麼想：當什麼法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時，如來有這麼大神通力、這麼大威力呢？」

「大德！我們的法以世尊為根本……（中略）」

「比丘們！當四神足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時，如來有這麼大神通力、這麼大威力，哪四個呢？比丘們！這裡，如來修習具備欲定勤奮之行的神足[，心想]：『像這樣，我的欲將不過鬆，也不過緊；不內斂，也不外散。』他住於前後有感知的：『後如前那樣地，前如後那樣地；上如下那樣地，下如上那樣地；夜晚如白天那樣地，白天如夜晚那樣地。』像這樣，以無遮蔽、不被覆蓋的心，修習有光輝的心；活力定……（中略）心定……（中略）修習具備考察定勤奮之行的神足[，心想]：『像這樣，我的考察將不過鬆，也不過緊；不內斂，也不外散。』他住於前後有感知的：『後如前那樣地，前如後那樣地；上如下那樣地，下如上那樣地；夜晚如白天那樣地，白天如夜晚那樣地。』像這樣，以無遮蔽、不被覆蓋的心，修習有光輝的心。比丘們！當這四神足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時，如來有這麼大神通力、這麼大威力。

又，比丘們！當這四神足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時，如來體驗各種神通種類：是一個後他變成多個，是多個後他變成一個……（中略）又，他以身體行使自在直到梵天世界。……（中略），又，比丘們！當這四神足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時，如來以諸煩惱的滅盡，當生以證智自作證後，進入後住於無煩惱的心解脫、慧解脫。」

(六證智都應該使之詳細)

鐵球品第三，其攝頌：

「道、鐵球、比丘，單純與二則果，
二則阿難、二則比丘，目犍連、如來。」

恒河中略品(33-76)

33-44. 恒河等經

「比丘們！猶如恒河是傾向東的、斜向東的、坡斜向東的。同樣的，比丘們！修習四神足、多修習四神足的比丘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

51. 神足相應

比丘們！修習四神足、多修習四神足的比丘如何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修習具備欲定勤奮之行的神足；活力定……（中略）心定……（中略）修習具備考察定勤奮之行的神足。比丘們！這樣修習四神足、多修習四神足的比丘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按：全品應如SN.45.91-102那樣]

恒河中略品第四，其攝頌：

「六則向東傾斜，六則向大海傾斜，

這兩個六則成十二則，此被稱為品。」

不放逸品應該使之詳細[按：如SN.45.139-148那樣]，其攝頌：

「如來、足跡、屋頂，根、樹心、茉莉花，

王、月、日，以衣服為第十句。」

力量所作品應該使之詳細[按：如SN.45.149-160那樣]，其攝頌：

「力量、種子與龍，樹木、瓶子及穗，

虛空與二則雨雲，船、屋舍、河。」

尋求品應該使之詳細[按：如SN.45.161-171]，其攝頌：

「尋求、慢、煩惱，有與三苦性，

荒蕪、垢、惱亂，受、渴愛、渴望。」

45-76.

(略去)

暴流品(77-86)

77-86. 暴流經

「比丘們！有這五上分結，哪五種呢？色貪、無色貪、慢、掉舉、無明，比丘們！這些是五上分結。比丘們！為了這五上分結的證智、遍知、滅盡、捨斷，這四神足應該被修習。比丘們！哪四個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修習具備欲定勤

51. 神足相應

奮之行的神足；活力定……（中略）心定……（中略）修習具備考察定勤奮之行的神足。比丘們！為了這五上分結的證智、遍知、滅盡、捨斷，這四神足應該被修習。」（應該如道相應那樣使之詳細）

暴流品第八，其攝頌：

「暴流、軛、取，繫縛、煩惱潛在趨勢，

欲種類、蓋，蘊、下上分。」

神足相應七。

52. 阿那律相應

獨處品(1-10)

1. 獨處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尊者阿那律住在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

那時，獨處、獨坐的尊者阿那律這樣心的深思生起：

「凡任何錯失四念住者，他們錯失導向苦的完全滅盡之聖道；凡任何已開始(精勤)四念住者，他們已開始導向苦的完全滅盡之聖道。」

那時，尊者大目犍連以心了知尊者阿那律心中的深思後，就猶如有力氣的男子能伸直彎曲的手臂，或能彎曲伸直的手臂，就像這樣在尊者阿那律的面前出現。

那時，尊者大目犍連對尊者阿那律說這個：

「阿那律學友！什麼情形是比丘已開始四念住？」

「學友！這裡，比丘住於在自己的身上隨觀集法，住於在自己的身上隨觀消散法，住於在自己的身上隨觀集與消散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住於在外部的身上隨觀集法，住於在外部的身上隨觀消散法，住於在外部的身上隨觀集與消散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住於在自己的與外部的身上隨觀集法，住於在自己的與外部的身上隨觀消散法，住於在自己的與外部的身上隨觀集與消散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

如果他希望『願在不厭逆上住於厭逆想』，在那裡，他住於厭逆想。

如果他希望『願在厭逆上住於不厭逆想』，在那裡，他住於不厭逆想。

如果他希望『願在不厭逆與厭逆上都住於厭逆想』，在那裡，他住於厭逆想。

如果他希望『願在厭逆與不厭逆上都住於不厭逆想』，在那裡，他住於不厭逆想。

如果他希望『願在不厭逆與厭逆兩者上都避免後，住於平靜，具念、正知』，在那裡，他住於平靜，具念、正知。

他住於在自己的受上隨觀集法，住於在自己的受上隨觀消散法，住於在自己的受上隨觀集與消散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住於在外部的受上隨觀集法，住於在外部的受上隨觀消散法，住於在外部的受上隨觀集與消散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住於在自己的與外部的受上隨觀集法，住於在自己的與外部的受上隨觀消散法，住於在自己的與外部的受上隨觀集與消散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

如果他希望『願在不厭逆上住於厭逆想』，在那裡，他住於厭逆想。

如果他希望『願在厭逆上住於不厭逆想』，在那裡，他住於不厭逆想。

如果他希望『願在不厭逆與厭逆上都住於厭逆想』，在那裡，他住於厭逆想。

如果他希望『願在厭逆與不厭逆上都住於不厭逆想』，在那裡，他住於不厭逆想。

如果他希望『願在不厭逆與厭逆兩者上都避免後，住於平靜，具念、正知』，在那裡，他住於平靜，具念、正知。

在自己的心上……（中略）在外部的心上……（中略）他住於在自己的與外部的心上隨觀集法，住於在自己的與外部的心上隨觀消散法，住於在自己的與外部的心上隨觀集與消散法，熱心……（中略）貪婪、憂。

如果他希望『願在不厭逆上住於厭逆想』，在那裡，他住於厭逆想。……（中略）在那裡，他住於平靜，具念、正知。

在自己的法上……（中略）在外部的法上……（中略）他住於在自己的與外部的法上隨觀集法，住於在自己的與外部的法上隨觀消散法，住於在自己的與外部的法上隨觀集與消散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

如果他希望『願在不厭逆上住於厭逆想』，在那裡，他住於厭逆想。……（中略）在那裡，他住於平靜，具念、正知。

學友！這個情形是比丘已開始四念住。」

2. 獨處經

起源於舍衛城。

那時，獨處、獨坐的尊者阿那律這樣心的深思生起：

「凡任何錯失四念住者，他們錯失導向苦的完全滅盡之聖道；凡任何已開始(精勤)四念住者，他們已開始導向苦的完全滅盡之聖道。」

那時，尊者大目犍連以心了知尊者阿那律心中的深思後，就猶如有力氣的男子能伸直彎曲的手臂，或能彎曲伸直的手臂，就像這樣在尊者阿那律的面前出現。

那時，尊者大目犍連對尊者阿那律說這個：

「阿那律學友！什麼情形是比丘已開始四念住？」

「學友！這裡，比丘住於在自己的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住於在外部的身上隨觀身……（中略）住於在自己的與外部的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

他住於在自己的受上隨觀受，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住於在外部的受上隨觀受，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住於在自己的與外部的受上隨觀受，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

在自己的心上……（中略）在外部的心上……（中略）他住於在自己的與外部的心上隨觀心，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

在自己的法上……（中略）在外部的法上……（中略）他住於在自己的與外部的法上隨觀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

學友！這個情形是比丘已開始四念住。」

3. 殊達奴經

有一次，尊者阿那律住在舍衛城殊達奴河邊。

那時，眾多比丘去見尊者阿那律。抵達後，與尊者阿那律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那些比丘對尊者阿那律說這個：

「當尊者阿那律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什麼法時，獲得大通智呢？」

「學友們！當我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四念住時，獲得大通智，哪四個呢？學友們！這裡，我住於在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在受上……（中略）在心上……（中略）我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學友們！當我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這四念住時，獲得大通智。」

又，學友！我從這四念住的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而證知下劣法為下劣的；證知中等法為中等的；證知勝妙法為勝妙的。」

4. 荊棘(林)經

有一次，尊者阿那律、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連住在娑雞多城荊棘林。

那時，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連在傍晚時，從獨坐中出來，去見尊者阿那律。抵達後，與尊者阿那律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舍利弗對尊者阿那律說這個：

「阿那律學友！有學的比丘應該進入後住於什麼法呢？」

「舍利弗學友！有學的比丘應該進入後住於四念住，哪四個呢？學友！這裡，比丘住於在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在受上……（中略）在心上……（中略）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舍利弗學友！有學的比丘應該進入後住於這四念住。」

5. 荆棘(林)經

起源於娑雞多城。

在一旁坐下的尊者舍利弗對尊者阿那律說這個：

「阿那律學友！無學的比丘應該進入後住於什麼法呢？」

「舍利弗學友！無學的比丘應該進入後住於四念住，哪四個呢？學友！這裡，比丘住於在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在受上……（中略）在心上……（中略）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舍利弗學友！無學的比丘應該進入後住於這四念住。」

6. 荆棘(林)經

起源於娑雞多城。

在一旁坐下的尊者舍利弗對尊者阿那律說這個：

「當尊者阿那律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什麼法時，獲得大通智呢？」

「學友！當我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四念住時，獲得大通智，哪四個呢？學友！這裡，我住於在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在受上……（中略）在心上……（中略）我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學友！當我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這四念住時，獲得大通智。

又，學友！我從這四念住的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而自證千世界。」

7. 渴愛之滅盡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那裡，尊者阿那律召喚比丘們：

「比丘學友們！」

「學友！」那些比丘回答尊者阿那律。

尊者阿那律說這個：

「學友們！當這四念住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渴愛之滅盡，哪四個呢？學友們！這裡，比丘住於在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在受上……（中略）在心上……（中略）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學友們！當這四念住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渴愛之滅盡。」

8. 撒拉拉之小屋經

有一次，尊者阿那律住在舍衛城撒拉拉之小屋。

在那裡，尊者阿那律召喚比丘們：……（中略）說這個：

「學友們！猶如恒河是傾向東的、斜向東的、坡斜向東的，如果眾人帶來鏟子與簍子後[，心想]：『我們將使這恒河向西低斜、向西傾斜、向西坡斜。』學友們！你們怎麼想：那眾人能使恒河向西低斜、向西傾斜、向西坡斜嗎？」

「不，學友！那是什麼原因呢？學友！恒河是傾向東的、斜向東的、坡斜向東的，不易使它向西低斜、向西傾斜、向西坡斜，眾人最終只會有疲勞與惱害的分。」

「同樣的，學友們！當比丘修習四念住、多修習四念住時，國王或國王的大臣，或朋友、同事，或親族、血親，可能帶財富來邀請：『喂！來！男子！為何讓這袈裟耗盡你？為何光頭、鉢隨行？來！請你還俗後享受財富與作福德。』學友們！確實，當那比丘修習四念住、多修習四念住時，『他放棄學後將還俗。』這是不可能的，那是什麼原因呢？學友們！因為那心長久向遠離低斜、向遠離傾斜、向遠離坡斜，『他將像那樣還俗。』這是不可能的。

學友們！比丘如何修習四念住、多修習四念住呢？學友！這裡，比丘住於在身上隨觀身，在受上……（中略）在心上……（中略）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學友！這樣是比丘修習四念住、多修習四念住。」

9. 蘭婆巴利的園林經

有一次，尊者阿那律與尊者舍利弗住在毘舍離蘭婆巴利的園林。

那時，尊者舍利弗在傍晚時，從獨坐中出來……（中略）在一旁坐下的尊者舍利弗對尊者阿那律說這個：

「阿那律學友！你的諸根明淨，臉色清淨、皎潔，現在尊者阿那律多以什麼住處住呢？」

「學友！我現在多住於在四念住中心善建立，哪四個呢？學友！這裡，我住於在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在受上……（中略）在心上……（中略）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學友！我現在多住於在這四念住中心善建立。」

學友！凡煩惱已盡、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負擔已卸、自己的利益已達成、有之結已被滅盡、以究竟智解脫的阿羅漢比丘，他多住於在這四念住中心善建立。」

「學友！這確實是我們的獲得，這確實是我們的好獲得，當他說如牛王之語時，我們就在尊者阿那律的面前聽聞了。」

10. 重病經

有一次，生病、受苦、重病的尊者阿那律住在舍衛城盲者的樹林。

52. 阿那律相應

那時，眾多比丘去見尊者阿那律。抵達後，對尊者阿那律說這個：

「當尊者阿那律住於什麼住處時，已生起的身體苦受而心不被持續遍取呢？」

「學友們！當我住於在四念住中心善建立時，已生起的身體的苦受而心不被持續遍取，哪四個呢？學友們！這裡，我住於在身上隨觀身……（中略）在受上……（中略）在心上……（中略）我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學友們！當我住於在這四念住中心善建立時，已生起的身體的苦受而心不被持續遍取。」

獨處品第一，其攝頌：

「含獨處二說，殊達奴、荊棘（林）三則，
渴愛的滅盡、撒拉拉之小屋，庵婆巴利與病。」

第二品(11-24)

11. 千劫經

有一次，尊者阿那律住在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

那時，眾多比丘去見尊者阿那律。抵達後，與尊者阿那律互相歡迎。……（中略）在一旁坐下的那些比丘對尊者阿那律說這個：

「當尊者阿那律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什麼法時，獲得大通智呢？」

「學友們！當我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四念住時，獲得大通智，哪四個呢？學友們！這裡，我住於在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在受上……（中略）在心上……（中略）我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學友們！當我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這四念住時，獲得大通智。」

又，學友們！當我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這四念住時，回憶起千劫。」

12. 各種神通經

「學友們！當我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這四念住時，我體驗各種神通種

52. 阿那律相應

類：是一個後我變成多個，是多個後我變成一個……（中略）又，我以身體行使自在直到梵天世界。」

13. 天耳經

「學友們！當我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這四念住時，我以清淨、超越人的天耳界聽到天與人二者凡在遠處近處的聲音。」

14. 他心經

「學友們！當我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這四念住時，我以心熟知心後，知道其他眾生、其他個人：有貪的心知道為『有貪的心』……（中略）未解脫的心知道為『未解脫的心』。」

15. 可能經

「學友們！當我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這四念住時，我如實知道可能為可能、不可能為不可能。」

16. 業之受持經

「學友們！當我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這四念住時，我從道理與原因如實知道過去、未來、現在業之受持果報。」

17. 導向一切處經

「學友們！當我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這四念住時，我如實知道導向一切處之路。」

18. 許多界經

「學友們！當我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這四念住時，我如實知道世間的許多界與不同界。」

19. 不同志向經

「學友們！當我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這四念住時，我如實知道眾生的不同志向之狀態。」

20. 根之優劣經

「學友們！當我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這四念住時，我如實知道其他眾生、其他個人的根之優劣。」

21. 禪等經

「學友們！當我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這四念住時，我如實知道禪、解脫、定、等至的雜染、明淨、出定。」

22. 前世住處經

「學友們！當我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這四念住時，我回憶許多前世住處，即：一生、二生……（中略）像這樣，我回憶許多有行相的、有境遇的前世住處。」

23. 天眼經

「又，學友！當我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這四念住時，我以清淨、超越人的天眼，看見當眾生死時、往生時……（中略）這樣，我以清淨、超越人的天眼

看見死沒往生的眾生，下劣的、勝妙的，美的、醜的，善去的、惡去的，知道依業到達的眾生。」

24. 煩惱的滅盡經

「學友們！當我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這四念住時，我以諸煩惱的滅盡，當生以證智自作證後，進入後住於無煩惱的心解脫、慧解脫。」

第二品，其攝頌：

「大通智、神通、天耳，他心、可能、業，
一切處、界、志向，根、禪、三則明。」

阿那律相應八。

53. 禪相應

恒河中略品(1-44)

1-12. 禪等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有這四禪，哪四種呢？比丘們！這裡，比丘從離欲、離不善法後，進入後住於有尋、[有伺](#)，離而生喜、[樂](#)的初禪；從尋與伺的平息，[自身內的明淨](#)，一心，進入後住於無尋、無伺，定而生喜、樂的第二禪；以喜的褪去與住於[平靜](#)，有念、正知，以身體感受樂，進入後住於這[聖弟子](#)宣說：『他是平靜、具念、[住於樂者](#)』的第三禪；以樂的捨斷與苦的捨斷，及以之前喜悅與憂的滅沒，進入後住於不苦不樂，由平靜而念遍淨的第四禪，比丘們！這些是四禪。」

比丘們！猶如恒河是傾向東的、斜向東的、坡斜向東的。同樣的，比丘們！[修習四禪](#)、[多修習四禪](#)的比丘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

比丘們！修習四禪、多修習四禪的比丘如何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呢？比丘們！這裡，比丘從離欲、離不善法後，進入後住於有尋、[有伺](#)，離而生喜、樂的初禪；從尋與伺的平息……（中略）第二禪……（中略）第三禪……（中略）第四禪。比丘們！這樣修習四禪、多修習四禪的比丘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按：全品應如SN.45.139-148那樣]

恒河中略品第一，其攝頌：

「六則向東傾斜，六則向大海傾斜，

這兩個六則成十二則，此被稱為品。」

不放逸品應該使之詳細[按：如SN.45.139-148那樣]，其攝頌：

「如來、足跡、屋頂，根、樹心、茉莉花，

王、月、日，以衣服為第十句。」

力量所作品應該使之詳細[按：如SN.45.149-160那樣]，其攝頌：

「力量、種子與龍，樹木、瓶子及穗，

虛空與二則雨雲，船、屋舍、河。」

尋求品應該使之詳細[按：如SN.45.161-171]，其攝頌：

「尋求、慢、煩惱，有與三苦性，
荒蕪、垢、惱亂，受、渴愛、渴望。」

13-44.

(略去)

暴流品(45-54)

45-54. 暴流等經

「比丘們！有這五上分結，哪五種呢？色貪、無色貪、慢、掉舉、無明，比丘們！這些是五上分結。比丘們！為了這五上分結的證智、遍知、滅盡、捨斷，這四禪應該被修習。比丘們！哪四個呢？比丘們！這裡，比丘從離欲、離不善法後，進入後住於有尋、有伺，離而生喜、樂的初禪；從尋與伺的平息，自身內的明淨，一心，進入後住於無尋、無伺，定而生喜、樂的第二禪……（中略）第三禪……（中略）第四禪。比丘們！為了這五上分結的證智、遍知、滅盡、捨斷，這四禪應該被修習。」（應該如道相應那樣使之詳細）

暴流品第五，其攝頌：

「暴流、軛、取，繫縛、煩惱潛在趨勢，
欲種類、蓋，蘊、下上分。」
禪相應九。

54. 入出息相應

一法品(1-10)

1. 一法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那裡.....（中略）說這個：

「比丘們！當一法已修習、已多修習時，有大果、大效益，哪一法呢？**入出息念**。」

比丘們！而當入出息念如何已修習、如何已多修習時，有大果、大效益呢？比丘們！這裡，比丘到**林野**，或到樹下，或到空屋，坐下，盤腿後，挺直身體，然後**建立起面前的念後，他只具念地吸氣、只具念地呼氣**：

當吸氣長時，他知道：『我吸氣長。』或當呼氣長時，他知道：『我呼氣長。』

當吸氣短時，他知道：『我吸氣短。』或當呼氣短時，他知道：『我呼氣短。』

他學習：『**經驗著一切身**，我將吸氣。』他學習：『**經驗著一切身**，我將呼氣。』

他學習：『**使身行寧靜著**，我將吸氣。』他學習：『**使身行寧靜著**，我將呼氣。』

他學習：『**經驗著喜**，我將吸氣。』他學習：『**經驗著喜**，我將呼氣。』

他學習：『**經驗著樂**，我將吸氣。』他學習：『**經驗著樂**，我將呼氣。』

他學習：『**經驗著心行**，我將吸氣。』他學習：『**經驗著心行**，我將呼氣。』

他學習：『**使心行寧靜著**，我將吸氣。』他學習：『**使心行寧靜著**，我將呼氣。』

他學習：『**經驗著心**，我將吸氣。』他學習：『**經驗著心**，我將呼氣。』

他學習：『**使心喜悅著**，我將吸氣。』他學習：『**使心喜悅著**，我將呼氣。』

他學習：『**集中著心**，我將吸氣。』他學習：『**集中著心**，我將呼氣。』

54. 入出息相應

他學習：『使心解脫著，我將吸氣。』他學習：『使心解脫著，我將呼氣。』

他學習：『隨觀無常，我將吸氣。』他學習：『隨觀無常，我將呼氣。』

他學習：『隨觀離貪，我將吸氣。』他學習：『隨觀離貪，我將呼氣。』

他學習：『隨觀滅，我將吸氣。』他學習：『隨觀滅，我將呼氣。』

他學習：『隨觀斷念，我將吸氣。』他學習：『隨觀斷念，我將呼氣。』

比丘們！當入出息念這麼已修習、這麼已多修習時，有大果、大效益。」

2. 覺支經

「比丘們！當入出息念已修習、已多修習時，有大果、大效益。比丘們！而當入出息念如何已修習、如何已多修習時，有大果、大效益呢？比丘們！這裡，比丘與入出息念俱行，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念覺支……（中略）與入出息念俱行，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平靜覺支。比丘們！當入出息念已修習、已多修習時，有大果、大效益。」

3. 單純經

「比丘們！當入出息念修習、已多修習時，有大果、大效益。」

比丘們！而當入出息念如何已修習、如何已多修習時，有大果、大效益呢？

比丘們！這裡，比丘到林野，或到樹下，或到空屋，坐下，盤腿後，挺直身體，然後建立起面前的念後，他只具念地吸氣、只具念地呼氣：

……（中略）

他學習：『隨觀斷念，我將吸氣。』他學習：『隨觀斷念，我將呼氣。』

比丘們！當入出息念這麼已修習、這麼已多修習時，有大果、大效益。」

4. 大果經

「比丘們！當入出息念修習、已多修習時，有大果、大效益。」

比丘們！而當入出息念如何已修習、如何已多修習時，有大果、大效益呢？

比丘們！這裡，比丘到林野，或到樹下，或到空屋，坐下，盤腿後，挺直身體，然後建立起面前的念後，他只具念地吸氣、只具念地呼氣：

..... (中略)

他學習：『隨觀斷念，我將吸氣。』他學習：『隨觀斷念，我將呼氣。』

比丘們！當入出息念這麼已修習、這麼已多修習時，有大果、大效益。

比丘們！當入出息念這麼已修習、這麼已多修習時，二果其中之一果應該能被預期：當生完全智，或當存在有餘依時，為阿那含位。」

5. 大果經

「比丘們！當入出息念修習、已多修習時，有大果、大效益。

比丘們！而當入出息念如何已修習、如何已多修習時，有大果、大效益呢？

比丘們！這裡，比丘到林野，或到樹下，或到空屋，坐下，盤腿後，挺直身體，然後建立起面前的念後，他只具念地吸氣、只具念地呼氣：

..... (中略)

他學習：『隨觀斷念，我將吸氣。』他學習：『隨觀斷念，我將呼氣。』

比丘們！當入出息念這麼已修習、這麼已多修習時，有大果、大效益。

比丘們！當入出息念這麼已修習、這麼已多修習時，七果、七利益應該能被預期，哪七果、七利益呢？

在當生之初期到達完全智。

如果在當生之初期未到達完全智，則在死時到達完全智。

如果在當生之初期未到達完全智，如果在死時未到達完全智，則以五下分結的滅盡而為中般涅槃者。

..... (中略) 為生般涅槃者。

..... (中略) 為無行般涅槃者。

..... (中略) 為有行般涅槃者。

..... (中略) 為上流到阿迦膩吒者。

比丘們！當入出息念這麼已修習、這麼已多修習時，七果、七利益應該能被預期。」

6. 阿梨瑟吒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那裡，世尊……（中略）說這個：

「比丘們！你們修習入出息念了嗎？」

當這麼說時，尊者阿梨瑟吒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我修習入出息念了。」

「阿梨瑟吒！那麼，依怎樣的方式你修習入出息念的呢？」

「大德！我已捨斷對於過去諸欲的欲貪；我已捨離對於未來諸欲的欲貪；我已徹底驅逐對於自身內、外諸法的有對想，只具念地吸氣、只具念地呼氣，大德！我這樣修習入出息念。」

「阿梨瑟吒！我說：『這是入出息念，這非不是。』然而，阿梨瑟吒！有關入出息念被詳細地圓滿，你要聽！你要好好作意！我將說了。」

「是的，大德！」尊者阿梨瑟吒回答世尊。

世尊說這個：

「而，阿梨瑟吒！入出息念怎樣被詳細地圓滿呢？」

阿梨瑟吒！這裡，比丘到林野，或到樹下，或到空屋，坐下，盤腿後，挺直身體，然後建立起面前的念後，他只具念地吸氣、只具念地呼氣：

當吸氣長時，他知道：『我吸氣長。』或當呼氣長時，他知道：『我呼氣長。』

……（中略）

他學習：『隨觀斷念，我將吸氣。』他學習：『隨觀斷念，我將呼氣。』

阿梨瑟吒！入出息念這樣被詳細地圓滿。」

7. 摩訶迦賓經

起源於舍衛城。

當時，尊者摩訶迦賓坐在世尊不遠處，盤腿後，挺直身體，然後建立起面前的念。世尊看見坐在世尊不遠處盤腿後挺直身體，然後建立起面前的念的尊者摩訶迦賓。看見後，召喚比丘們：

「比丘們！你們看見這位比丘身體的動搖狀態或悸動狀態嗎？」

「大德！每當我們看見那位尊者，不論在僧團中坐，或獨自私下坐，我們沒看見那位比丘身體的動搖狀態或悸動狀態。」

「比丘們！當對那種定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時，就沒有身體的動搖狀態或悸動狀態，沒有心的動搖狀態或悸動狀態，比丘們！那位比丘是定的隨欲獲

得者、不困難獲得者、無困難獲得者。

比丘們！而當對什麼定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時，就沒有身體的動搖狀態或悸動狀態，沒有心的動搖狀態或悸動狀態呢？比丘們！當已親自修習、已親自多修習入出息念之定時，就沒有身體的動搖狀態或悸動狀態，沒有心的動搖狀態或悸動狀態。

比丘們！而當入出息念之定如何已修習、如何已多修習時，就沒有身體的動搖狀態或悸動狀態，沒有心的動搖狀態或悸動狀態呢？

比丘們！這裡，比丘到林野，或到樹下，或到空屋，坐下，盤腿後，挺直身體，然後建立起面前的念後，他只具念地吸氣、只具念地呼氣：

..... (中略)

他學習：『隨觀斷念，我將吸氣。』他學習：『隨觀斷念，我將呼氣。』

比丘們！當入出息念之定這麼已修習、這麼已多修習時，就沒有身體的動搖狀態或悸動狀態，沒有心的動搖狀態或悸動狀態。」

8. 如燈經

「比丘們！當入出息念之定已修習、已多修習時，有大果、大效益。

比丘們！當入出息念之定如何已修習、如何已多修習時，有大果、大效益呢？比丘們！這裡，比丘到林野，或到樹下，或到空屋，坐下，盤腿後，挺直身體，然後建立起面前的念後，他只具念地吸氣、只具念地呼氣：

當吸氣長時，他知道：『我吸氣長。』..... (中略)

他學習：『隨觀斷念，我將吸氣。』他學習：『隨觀斷念，我將呼氣。』

比丘們！當入出息念之定這麼已修習、這麼已多修習時，有大果、大效益。

比丘們！就在我正覺以前，還是未現正覺的菩薩時，我也多住於這同樣的住處。比丘們！當我以這住處多住時，不但身不疲倦，眼也不疲倦，我的心不執取後從諸煩惱被解脫。

因此，比丘們！在這裡，如果比丘希望：『不但我的身不疲倦，眼也不疲倦，我的心不執取後從諸煩惱被解脫。』就應該好好作意這入出息念之定。

因此，比丘們！在這裡，如果比丘希望：『我依靠家的憶念與意向被捨斷。』就應該好好作意這入出息念之定。

因此，比丘們！在這裡，如果比丘希望：『在不厭逆上住於厭逆想。』就應該好好作意這入出息念之定。

因此，比丘們！在這裡，如果比丘希望：『在厭逆上住於不厭逆想。』就應該好好作意這入出息念之定。

因此，比丘們！在這裡，如果比丘希望：『在厭逆與不厭逆上住於厭逆想。』就應該好好作意這入出息念之定。

因此，比丘們！在這裡，如果比丘希望：『在厭逆與不厭逆上住於不厭逆想。』就應該好好作意這入出息念之定。

因此，比丘們！在這裡，如果比丘希望：『在不厭逆與厭逆兩者上都避免後住於平靜，具念、正知。』就應該好好作意這入出息念之定。

因此，比丘們！在這裡，如果比丘希望：『從離欲、離不善法後，進入後住於有尋、有伺，離而生喜、樂的初禪。』就應該好好作意這入出息念之定。

因此，比丘們！在這裡，如果比丘希望：『從尋與伺的平息，自身內的明淨，一心，進入後住於無尋、無伺，定而生喜、樂的第二禪。』就應該好好作意這入出息念之定。

因此，比丘們！在這裡，如果比丘希望：『以喜的褪去與住於平靜，有念、正知，以身體感受樂，進入後住於這聖弟子宣說：

「他是平靜、具念、住於樂者」的第三禪。』就應該好好作意這入出息念之定。

因此，比丘們！在這裡，如果比丘希望：『以樂的捨斷與苦的捨斷，及以之前喜悅與憂的滅沒，進入後住於不苦不樂，由平靜而念遍淨的第四禪。』就應該好好作意這入出息念之定。

因此，比丘們！在這裡，如果比丘希望：『以一切色想的超越，以有對想的滅沒，以不作意種種想[而知]：『虛空是無邊的』，進入後住於虛空無邊處。』就應該好好作意這入出息念之定。

因此，比丘們！在這裡，如果比丘希望：『超越一切虛空無邊處後[而知]：『識是無邊的』，進入後住於識無邊處。』就應該好好作意這入出息念之定。

因此，比丘們！在這裡，如果比丘希望：『超越一切識無邊處後[而知]：『什麼都沒有』，進入後住於無所有處。』就應該好好作意這入出息念之定。

因此，比丘們！在這裡，如果比丘希望：『超越一切無所有處後，進入後住於非想非非想處。』就應該好好作意這入出息念之定。

因此，比丘們！在這裡，如果比丘希望：『超越一切非想非非想處後，進入後住於想受滅。』就應該好好作意這入出息念之定。

比丘們！當入出息念之定這麼已修習、這麼已多修習時，如果他感受樂受，

他知道：『它是無常的。』他知道：『它是不被固執的。』他知道：『它是不被歡喜的。』

如果他感受苦受，他知道：『它是無常的。』他知道：『它是不被固執的。』他知道：『它是不被歡喜的。』

如果他感受不苦不樂受，他知道：『它是無常的。』他知道：『它是不被固執的。』他知道：『它是不被歡喜的。』

如果他感受樂受，他已離繫地感受它；如果他感受苦受，他已離繫地感受它；如果他感受不苦不樂受，他已離繫地感受它。

當他感受身體終了的感受時，他知道：『我感受身體終了的感受。』當他感受生命終了的感受時，他知道：『我感受生命終了的感受。』他知道：『以身體的崩解，隨後生命耗盡，就在這裡，一切被感受的、不被歡喜的都將成為清涼。』

比丘們！猶如緣於油，與緣於燈芯，油燈燃燒。就那個油燈的油與燈芯之耗盡，無食物而熄滅。同樣的，比丘們！當比丘感受身體終了的感受時，他知道：『我感受身體終了的感受。』當他感受生命終了的感受時，他知道：『我感受生命終了的感受。』他知道：『以身體的崩解，隨後生命耗盡，就在這裡，一切被感受的、不被歡喜的都將成為清涼。』」

9. 毘舍離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毘舍離國大林重閣講堂。

當時，世尊以種種法門為比丘們說明不淨說，稱讚不淨，稱讚不淨之修習。

那時，世尊召喚比丘們：

「比丘們！我要獨坐三個月，除以一人送施食外，不論誰都不應該來見我。」

「是的，大德！」

那些比丘回答世尊後，在那裡，除以一人送施食外，確實不論誰都沒去見世尊。

那時，那些比丘[心想]：

「世尊以種種法門說明不淨說，稱讚不淨，稱讚不淨之修習。」住於以種種行相與要素，致力於不淨之修習實踐。

他們厭惡、慚恥、嫌惡著這身體而遍求殺手，一天之內，或十位比丘拿刀，或二十位……或三十位比丘拿刀。

那時，經過那半個月，世尊從獨坐中出來，召喚尊者阿難：

「阿難！為什麼比丘僧眾變少了呢？」

「大德！因為這樣：『世尊以種種法門為比丘們說明不淨說，稱讚不淨，稱讚不淨之修習。』他們住於以種種行相與要素，致力於不淨之修習實踐。

他們厭惡、慚恥、嫌惡著這身體而遍求殺手，一天之內，或十位比丘拿刀，或二十位……或三十位比丘拿刀。

大德！如果世尊告知其他法門，比丘僧眾能依此建立完全智，那就好了！」

「阿難！那樣的話，請你集合所有依毘舍離居住的比丘到講堂中。」

「是的，大德！」尊者阿難回答世尊後，集合了所有依毘舍離居住的比丘到講堂中，然後去見世尊。抵達後，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比丘僧眾已經集合，大德！現在是那個世尊考量的時間。」

那時，世尊前往講堂。抵達後，在設置好的座位上坐下。

坐好後，世尊召喚比丘們：

「比丘們！這入出息念之定，當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就是寂靜的、勝妙的、無混濁的、安樂的住處，每當惡不善法一生起，它即刻使之消失、平息。

比丘們！猶如在夏季的最後一個月，當塵垢被揚起時，這驟雨即刻使之消散、平息。同樣的，比丘們！入出息念之定，當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就是寂靜的、勝妙的、無混濁的、安樂的住處，每當惡不善法一生起，它即刻使之消失、平息。

比丘們！入出息念之定，當如何已修習、如何已多修習時，就是寂靜的、勝妙的、無混濁的、安樂的住處，每當惡不善法一生起，它即刻使之消失、平息呢？

比丘們！這裡，比丘到林野，或到樹下，或到空屋，坐下，盤腿後，挺直身體，然後建立起面前的念後，他只具念地吸氣、只具念地呼氣：

..... (中略)

他學習：『隨觀斷念，我將吸氣。』他學習：『隨觀斷念，我將呼氣。』

比丘們！入出息念之定，當這麼已修習、這麼已多修習時，就是寂靜的、勝妙的、無混濁的、安樂的住處，每當惡不善法一生起，它即刻使之消失、平息。」

10. 金毘羅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金毘羅竹林。

在那裡，世尊召喚尊者金毘羅：

「金毘羅！當入出息念之定如何已修習、如何已多修習時，有大果、大效益呢？」

當這麼說時，尊者金毘羅保持沈默。

第二次，世尊……（中略）。

第三次，世尊召喚尊者金毘羅：

「金毘羅！當入出息念之定如何已修習、如何已多修習時，有大果、大效益呢？」

第三次，尊者金毘羅保持沈默。

當這麼說時，尊者阿難對世尊說這個：

「世尊！這是適當的時機，善逝！這是適當的時機，凡世尊會說的入出息念之定，聽聞世尊的[教說]後，比丘們將會憶持。」

「阿難！那樣的話，你要聽！你要好好作意！我將說了。」

「是的，世尊！」尊者阿難回答世尊。

世尊說這個：

「阿難！當入出息念之定如何已修習、如何已多修習時，有大果、大效益呢？」

阿難！這裡，比丘到林野，或到樹下，或到空屋，坐下，盤腿後，挺直身體，然後建立起面前的念後，他只具念地吸氣、只具念地呼氣：

……（中略）

他學習：『隨觀斷念，我將吸氣。』他學習：『隨觀斷念，我將呼氣。』

阿難！當入出息念之定這麼已修習、這麼已多修習時，有大果、大效益。

阿難！比丘每當吸氣長時，他知道：『我吸氣長。』或當呼氣長時，他知道：『我呼氣長』、當吸氣短時，他知道：『我吸氣短。』或當呼氣短時，他知道：『我呼氣短。』、他學習：『經驗著一切身，我將吸氣。』他學習：『經驗著一切身，我將呼氣。』、他學習：『使身行寧靜著，我將吸氣。』他學習：『使身行寧靜著，我將呼氣。』阿難！那時，比丘住於在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那是什麼原因呢？阿難！我說這是身的一

種，即：吸氣與呼氣。阿難！因此，在這裡，那時，比丘住於在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

阿難！比丘每當他學習：『經驗著喜，我將吸氣。』他學習：『經驗著喜，我將呼氣。』、他學習：『經驗著樂，我將吸氣。』他學習：『經驗著樂，我將呼氣。』、他學習：『經驗著心行，我將吸氣。』他學習：『經驗著心行，我將呼氣。』、他學習：『使心行寧靜著，我將吸氣。』他學習：『使心行寧靜著，我將呼氣。』阿難！那時，比丘住於在受上隨觀受，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那是什麼原因呢？阿難！我說這是受的一種，即：吸氣與呼氣的好好作意。阿難！因此，在這裡，那時，比丘住於在受上隨觀受，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

阿難！比丘每當他學習：『經驗著心，我將吸氣。』他學習：『經驗著心，我將呼氣。』、他學習：『使心喜悅著，我將吸氣。』他學習：『使心喜悅著，我將呼氣。』、他學習：『集中著心，我將吸氣。』他學習：『集中著心，我將呼氣。』、他學習：『使心解脫著，我將吸氣。』他學習：『使心解脫著，我將呼氣。』阿難！那時，比丘住於在心上隨觀心，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那是什麼原因呢？阿難！我說念已忘失、不正知者無入出息念之定的修習。阿難！因此，在這裡，那時，比丘住於在心上隨觀心，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

阿難！比丘每當他學習：『隨觀無常，我將吸氣。』……（中略）隨觀離貪……（中略）隨觀滅……（中略）他學習：『隨觀斷念，我將吸氣。』他學習：『隨觀斷念，我將呼氣。』阿難！那時，比丘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凡以慧看見貪婪、憂的捨斷後，他是善旁觀者。阿難！因此，在這裡，那時，比丘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

阿難！猶如在十字路口上有大土堆，如果貨車或馬車從東方來，就破壞那土堆，如果從西方來……（中略）如果從北方來……（中略）如果貨車或馬車從南方來，就破壞那土堆。同樣的，阿難！比丘當住於在身上隨觀身時，就破壞惡不善法，在受上……（中略）在心上……（中略）當住於在法上隨觀法時，就破壞惡不善法。」

一法品第一，其攝頌：

「一法、覺支，單純、大果二說，
阿梨瑟吒、迦賓、燈，毘舍離與金毘羅。」

第二品(11-20)

11. 一奢能伽羅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一奢能伽羅的一奢能伽羅叢林中。

在那裡，世尊召喚比丘們：

「比丘們！我要獨坐三個月，除以一人送施食外，不論誰都不應該來見我。」

「是的，大德！」

那些比丘回答世尊後，在那裡，除以一人送施食外，確實不論誰都沒去見世尊。

那時，經過那三個月，世尊從獨坐中出來，召喚比丘們：

「比丘們！如果其他外道遊行者們這麼問：『道友們！沙門喬達摩多以什麼住處在雨季安居中住呢？』比丘們！當被這麼問時，你們應該這麼回答那些其他外道遊行者：『道友們！世尊在雨季安居中多住於入出息念之定。』比丘們！這裡，我具念地吸氣、具念地呼氣：

當吸氣長時，我了知：『我吸氣長。』當呼氣長時，我了知：『我呼氣長。』

當吸氣短時，我了知：『我吸氣短。』當呼氣短時，我了知：『我呼氣短。』

我了知：『經驗著一切身，我將吸氣。』……（中略）

我了知：『隨觀斷念，我將吸氣。』我了知：『隨觀斷念，我將呼氣。』

比丘們！當正確地說時，凡能說：『聖住』、『梵住』、『如來住』者，那是入出息念之定，當正確地說時，他能說：『聖住』、『梵住』、『如來住』。

比丘們！凡那些有學、心意未達成、住於無上輒安穩希求中的比丘，對他們，當入出息念之定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諸煩惱的滅盡。

比丘們！而凡那些煩惱已盡、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負擔已卸、自己的利益已達成、有之結已被滅盡、以究竟智解脫的阿羅漢比丘，對他們來說，當入出息念之定已修習、已多修習時，當生導向樂的住處，以及念與正知。

比丘們！當正確地說時，凡能說：『聖住』、『梵住』、『如來住』者，那是入出息念之定，當正確地說時，他能說：『聖住』、『梵住』、『如來住』。」

12. 會困惑經

有一次，尊者羅瑪沙迦賓亞住在釋迦族人的迦毘羅衛城尼拘律園。

那時，釋迦族人摩訶男去見尊者羅瑪沙迦賓亞。抵達後，向尊者羅瑪沙迦賓亞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釋迦族人摩訶男對尊者羅瑪沙迦賓亞說這個：

「大德！有學住即是如來住呢？還是有學住是一，如來住是另一呢？」

「摩訶男學友！有學住非即是如來住，有學住是一，如來住是另一。摩訶男學友！凡那些有學、心意未達成、住於無上輒安穩希求中的比丘，他們捨斷五蓋後而住，哪五個呢？捨斷欲的意欲蓋後而住……惡意蓋……惛沈睡眠蓋……掉舉後悔蓋、捨斷疑惑蓋後而住。摩訶男學友！凡那些有學、心意未達成、住於無上輒安穩希求中的比丘，他們捨斷這五蓋後而住。

而，摩訶男學友！凡那些煩惱已盡、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負擔已卸、自己的利益已達成、有之結已被滅盡、以究竟智解脫的阿羅漢比丘，他們的五蓋已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哪五個呢？欲的意欲蓋已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惡意蓋已被捨斷……、惛沈睡眠蓋……、掉舉後悔蓋……、疑惑蓋已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摩訶男學友！凡那些煩惱已盡、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負擔已卸、自己的利益已達成、有之結已被滅盡、以究竟智解脫的阿羅漢比丘，他們的這五蓋已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

摩訶男學友！其次，以這個法門，這也應該能被知道：關於有學住是一，如來住是另一：

摩訶男學友！有一次，世尊住在一奢能伽羅的一奢能伽羅叢林中。

摩訶男學友！在那裡，世尊召喚比丘們：『比丘們！我要獨坐三個月，除以一人送施食外，不論誰都不應該來見我。』

『是的，大德！』

摩訶男學友！那些比丘回答世尊後，在那裡，除以一人送施食外，確實不論誰都沒去見世尊。

那時，經過那三個月，世尊從獨坐中出來，召喚比丘們：『比丘們！如果其他外道遊行者們這麼問：「道友們！沙門喬達摩多以什麼住處在雨季安居中住呢？」比丘們！當被這麼問時，你們應該這麼回答那些其他外道遊行者：「道友

們！世尊在雨季安居中多住於入出息念之定。」

比丘們！這裡，我具念地吸氣、具念地呼氣：

當吸氣長時，我了知：「我吸氣長。」

當呼氣長時，我了知：「我呼氣長。」

..... (中略)

我了知：「隨觀斷念，我將吸氣。」

我了知：「隨觀斷念，我將呼氣。」

比丘們！當正確地說時，凡能說：

「聖住」、「梵住」、「如來住」者，那是入出息念之定，當正確地說時，他能說：「聖住」、「梵住」、「如來住」。

比丘們！凡那些有學、心意未達成、住於無上輒安穩希求中的比丘，對他們來說，當入出息念之定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諸煩惱的滅盡。

比丘們！而凡那些煩惱已盡、已完成、應該作的已作、負擔已卸、自己的利益已達成、有之結已被滅盡、以究竟智解脫的阿羅漢比丘，對他們來說，當入出息念之定已修習、已多修習時，當生導向樂的住處，以及念與正知。

比丘們！當正確地說時，凡能說：「聖住」、「梵住」、「如來住」者，那是入出息念之定，當正確地說時，他能說：「聖住」、「梵住」、「如來住」。』

摩訶男學友！以這個法門，這也應該能被知道：關於有學住是一，如來住是另一。」

13. 阿難經

起源於舍衛城。

那時，尊者阿難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阿難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當有一法已修習、已多修習時，使四法完成；當四法已修習、已多修習時，使七法完成；當七法已修習、已多修習時，使二法完成嗎？」

「阿難！當有一法已修習、已多修習時，使四法完成；當四法已修習、已多修習時，使七法完成；當七法已修習、已多修習時，使二法完成。」

「大德！但什麼是一法，當已修習、已多修習時，使四法完成；當四法已修習、已多修習時，使七法完成；當七法已修習、已多修習時，使二法完成呢？」

54. 入出息相應

「阿難！入出息念之定是一法，當已修習、已多修習時，使四念住完成；當四念住已修習、已多修習時，使七覺支完成；當七覺支已修習、已多修習時，使明與解脫完成。

阿難！當入出息念之定如何已修習、如何已多修習時，使四念住完成呢？阿難！這裡，比丘到林野，或到樹下，或到空屋，坐下，盤腿後，挺直身體，然後建立起面前的念後，他只具念地吸氣、只具念地呼氣：

當吸氣長時，他知道：『我吸氣長。』或當呼氣長時，他知道：『我呼氣長。』

..... (中略)

他學習：『隨觀斷念，我將吸氣。』他學習：『隨觀斷念，我將呼氣。』

阿難！比丘每當吸氣長時，他知道：『我吸氣長。』或當呼氣長時，他知道：『我呼氣長』.....短..... (中略) 他學習：『使身行寧靜著，我將吸氣。』他學習：『使身行寧靜著，我將呼氣。』阿難！那時，比丘住於在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那是什麼原因呢？阿難！我說這是身的一種，即：吸氣與呼氣。阿難！因此，在這裡，那時，比丘住於在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

阿難！比丘每當他學習：『經驗著喜，我將吸氣。』..... (中略) 經驗著樂..... (中略) 經驗著心行..... (中略) 他學習：『使心行寧靜著，我將吸氣。』他學習：『使心行寧靜著，我將呼氣。』阿難！那時，比丘住於在受上隨觀受，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那是什麼原因呢？阿難！我說這是受的一種，即：吸氣與呼氣的好好作意。阿難！因此，在這裡，那時，比丘住於在受上隨觀受，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

阿難！比丘每當他學習：『經驗著心，我將吸氣。』他學習：『經驗著心，我將呼氣。』.....使心喜悅著..... (中略) 集中著心..... (中略) 他學習：『使心解脫著，我將吸氣。』他學習：『使心解脫著，我將呼氣。』阿難！那時，比丘住於在心上隨觀心，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那是什麼原因呢？阿難！我說念已忘失、不正知者無入出息念之定的修習。阿難！因此，在這裡，那時，比丘住於在心上隨觀心，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

阿難！比丘每當.....隨觀無常..... (中略) 隨觀離貪..... (中略) 隨觀滅..... (中略) 他學習：『隨觀斷念，我將吸氣。』他學習：『隨觀斷念，我將呼氣。』阿難！那時，比丘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凡以慧看見貪婪、憂的捨斷後，他是善旁觀者。阿難！因此，在

54. 入出息相應

這裡，那時，比丘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

阿難！當入出息念之定這麼已修習、這麼已多修習時，使四念住完成。

阿難！當四念住如何已修習、如何已多修習時，使七覺支完成呢？

阿難！比丘每當他住於在身上看到身時，那時，比丘之念已現起而不忘失。阿難！每當比丘之念已現起而不忘失時，那時，比丘的念覺支已被發動，那時，比丘修習念覺支，那時，比丘的念覺支到達圓滿的修習。

當住於像這樣的念時，他對那法以慧考察、伺察、到達審慮。阿難！每當比丘住於像這樣的念，他對那法以慧考察、伺察、到達審慮時，那時，比丘的擇法覺支已被發動，那時，比丘修習擇法覺支，那時，比丘的擇法覺支到達圓滿的修習。

當他對那法以慧考察、伺察、到達審慮時，活力已被發動而不退。阿難！每當他對那法以慧考察、伺察、到達審慮，比丘的活力已被發動而不退時，那時，比丘的活力覺支已被發動，那時，比丘修習活力覺支，那時，比丘的活力覺支到達圓滿的修習。

當活力已被發動時，精神的喜生起。阿難！每當活力已被發動比丘之精神的喜生起時，比丘的喜覺支已被發動，那時，比丘修習喜覺支，那時，比丘的喜覺支到達圓滿的修習。

當意喜時，身寧靜，心也寧靜。阿難！每當意喜比丘的身寧靜、心也寧靜時，那時，比丘的寧靜覺支已被發動，那時，比丘修習寧靜覺支，那時，比丘的寧靜覺支到達圓滿的修習。

當身寧靜時，有樂者的心入定。阿難！每當身寧靜、有樂比丘的心入定時，比丘的定覺支就已被發動，那時，比丘修習定覺支，那時，比丘的定覺支到達圓滿的修習。

他成為這樣得定的心之善旁觀者。阿難！每當比丘成為這樣得定的心之善旁觀者時，那時，比丘的平靜覺支已被發動，那時，比丘修習平靜覺支，那時，比丘的平靜覺支到達圓滿的修習。

阿難！每當比丘住於在受上……（中略）在心上……（中略）住於在法上隨觀法時，那時，比丘之念已現起而不忘失。

阿難！每當比丘之念已現起而不忘失時，那時，比丘的念覺支已被發動，那時，比丘修習念覺支，那時，比丘的念覺支到達圓滿的修習。（……應該如同最初念住那樣使之詳細）

他成為這樣得定的心之善旁觀者。阿難！每當比丘成為這樣得定的心之善旁

54. 入出息相應

觀者時，那時，比丘的平靜覺支已被發動，那時，比丘修習平靜覺支，那時，比丘的平靜覺支到達圓滿的修習。

阿難！當四念住這麼已修習、這麼已多修習時，使七覺支完成。

阿難！當七覺支如何已修習、如何已多修習時，使明與解脫完成呢？阿難！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念覺支……修習擇法覺支……（中略）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平靜覺支。阿難！當七覺支這麼已修習、這麼已多修習時，使明與解脫完成。」

14. 阿難經

那時，尊者阿難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世尊對在一旁坐下的尊者阿難說這個：

「阿難！當有一法已修習、已多修習時，使四法完成；當四法已修習、已多修習時，使七法完成；當七法已修習、已多修習時，使二法完成嗎？」

「大德！我們的法以世尊為根本……（中略）。」……

「阿難！當有一法已修習、已多修習時，使四法完成；當四法已修習、已多修習時，使七法完成；當七法已修習、已多修習時，使二法完成。」

而，阿難！什麼是一法，當已修習、已多修習時，使四法完成；當四法已修習、已多修習時，使七法完成；當七法已修習、已多修習時，使二法完成呢？阿難！入出息念之定是一法，當已修習、已多修習時，使四念住完成；當四念住已修習、已多修習時，使七覺支完成；當七覺支已修習、已多修習時，使明與解脫完成。

而，阿難！當入出息念之定如何已修習、如何已多修習時，使四念住完成呢？阿難！這裡，比丘到林野……（中略）。

阿難！當七覺支這麼已修習、這麼已多修習時，使明與解脫完成。」

15. 比丘經

那時，眾多比丘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那些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當有一法已修習、已多修習時，使四法完成；當四法已修習、已多修習時，使七法完成；當七法已修習、已多修習時，使二法完成嗎？」

「比丘們！當有一法已修習、已多修習時，使四法完成；當四法已修習、已多修習時，使七法完成；當七法已修習、已多修習時，使二法完成。」

「大德！但什麼是一法，當已修習、已多修習時，使四法完成；當四法已修習、已多修習時，使七法完成；當七法已修習、已多修習時，使二法完成呢？」

「比丘們！[入出息念](#)之定是一法，當已修習、已多修習時，使四念住完成；當四念住已修習、已多修習時，使七覺支完成；當七覺支已修習、已多修習時，使明與解脫完成。

比丘們！當入出息念之定如何已修習、如何已多修習時，使四念住完成呢？比丘們！這裡，比丘到林野……（中略）。

比丘們！當七覺支這麼已修習、這麼已多修習時，使明與解脫完成。」

16. 比丘經

那時，眾多[比丘](#)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世尊對在一旁坐下的那些比丘說這個：

「比丘們！當有一法已修習、已多修習時，使四法完成；當四法已修習、已多修習時，使七法完成；當七法已修習、已多修習時，使二法完成嗎？」

「大德！我們的法以世尊為根本……（中略）聽聞世尊的[教說]後，比丘們將會憶持。」

「比丘們！當有一法已修習、已多修習時，使四法完成；當四法已修習、已多修習時，使七法完成；當七法已修習、已多修習時，使二法完成。」

比丘們！而什麼是一法，當已修習、已多修習時，使四法完成；當四法已修習、已多修習時，使七法完成；當七法已修習、已多修習時，使二法完成呢？比丘們！[入出息念](#)之定是一法，當已修習、已多修習時，使四念住完成；當四念住已修習、已多修習時，使七覺支完成；當七覺支已修習、已多修習時，使明與解脫完成。

比丘們！而當入出息念之定如何已修習、如何已多修習時，使四念住完成呢？阿難！這裡，比丘到林野，或到樹下，或到空屋，坐下，盤腿後，挺直身體，然後建立起面前的念後，他只具念地吸氣、只具念地呼氣：

.....（中略）

他學習：『隨觀斷念，我將吸氣。』他學習：『隨觀斷念，我將呼氣。』

比丘們！比丘每當吸氣長時，他知道：『我吸氣長。』或當呼氣長時，他知道：『我呼氣長』、當吸氣短時，他知道：『我吸氣短。』……（中略）**經驗著一切身**……（中略）他學習：『使身行寧靜著，我將吸氣。』他學習：『使身行寧靜著，我將呼氣。』比丘們！那時，比丘住於**在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我說這是身的一種，即：吸氣與呼氣。因此，比丘們！在這裡，那時，比丘住於在身上隨觀身，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

比丘們！比丘每當……**經驗著喜**……（中略）**經驗著樂**……（中略）**經驗著心行**……（中略）他學習：『使心行寧靜著，我將吸氣。』他學習：『使心行寧靜著，我將呼氣。』比丘們！那時，比丘住於在受上隨觀受，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我說這是受的一種，即：吸氣與呼氣的**好好作意**。因此，比丘們！在這裡，那時，比丘住於在受上隨觀受，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

比丘們！比丘每當……**經驗著心**……（中略）**使心喜悅著**……（中略）他學習：『集中著心，我將吸氣。』他學習：『集中著心，我將呼氣。』他學習：『**使心解脫著**，我將吸氣。』他學習：『使心解脫著，我將呼氣。』比丘們！那時，比丘住於在心上隨觀心，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我說**念已忘失**、不正知者無入出息念之定的修習。因此，比丘們！在這裡，那時，比丘住於在心上隨觀心，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

比丘們！比丘每當……**隨觀無常**……（中略）**隨觀離貪**……（中略）**隨觀滅**……（中略）他學習：『隨觀斷念，我將吸氣。』他學習：『隨觀斷念，我將呼氣。』比丘們！那時，比丘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凡以慧看見貪婪、憂的捨斷後，**他是善旁觀者**。因此，比丘們！在這裡，那時，比丘住於在法上隨觀法，熱心、正知、有念，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

比丘們！當入出息念之定這麼已修習、這麼已多修習時，使四念住完成。

比丘們！當四念住如何已修習、如何已多修習時，使七覺支完成呢？

比丘們！比丘每當他住於在身上看到身時，那時，比丘之**念已現起而不忘失**。比丘們！每當比丘之念已現起而不忘失時，那時，比丘的**念覺支**已被發動，那時，比丘修習念覺支，那時，比丘的念覺支到達圓滿的修習。

當住於像這樣的念時，他對那法以慧考察、伺察、到達審慮。比丘們！每當比丘住於像這樣的念，他對那法以慧考察、伺察、到達審慮時，那時，比丘的**擇**

法覺支已被發動，那時，比丘修習擇法覺支，那時，比丘的擇法覺支到達圓滿的修習。

當他對那法以慧考察、伺察、到達審慮時，活力已被發動而不退。比丘們！每當他對那法以慧考察、伺察、到達審慮，比丘的活力已被發動而不退時，那時，比丘的活力覺支已被發動，那時，比丘修習活力覺支，那時，比丘的活力覺支到達圓滿的修習。

當活力已被發動時，精神的喜生起。比丘們！每當活力已被發動比丘之精神的喜生起時，比丘的喜覺支已被發動，那時，比丘修習喜覺支，那時，比丘的喜覺支到達圓滿的修習。

當意喜時，身寧靜，心也寧靜。比丘們！每當意喜比丘的身寧靜、心也寧靜時，那時，比丘的寧靜覺支已被發動，那時，比丘修習寧靜覺支，那時，比丘的寧靜覺支到達圓滿的修習。

當身寧靜時，有樂者的心入定。比丘們！每當身寧靜、有樂比丘的心入定時，比丘的定覺支就已被發動，那時，比丘修習定覺支，那時，比丘的定覺支到達圓滿的修習。

他成為這樣得定的心之善旁觀者。比丘們！每當比丘成為這樣得定的心之善旁觀者時，那時，比丘的平靜覺支已被發動，那時，比丘修習平靜覺支，那時，比丘的平靜覺支到達圓滿的修習。

比丘們！每當比丘住於在受上……（中略）在心上……（中略）住於在法上隨觀法時，那時，比丘之念已現起而不忘失。比丘們！每當比丘之念已現起而不忘失時，那時，比丘的念覺支已被發動，那時，比丘修習念覺支，那時，比丘的念覺支到達圓滿的修習。……（中略）

他成為這樣得定的心之善旁觀者。比丘們！每當比丘成為這樣得定的心之善旁觀者時，那時，比丘的平靜覺支已被發動，那時，比丘修習平靜覺支，那時，比丘的平靜覺支到達圓滿的修習。

比丘們！當四念住這麼已修習、這麼已多修習時，使七覺支完成。

比丘們！當七覺支如何已修習、如何已多修習時，使明與解脫完成呢？比丘們！這裡，比丘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念覺支，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擇法覺支……（中略）依止遠離、依止離貪、依止滅、捨棄已成熟的而修習平靜覺支。

比丘們！當七覺支這麼已修習、這麼已多修習時，使明與解脫完成。」

17. 結的捨斷經

「比丘們！當入出息念之定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結的捨斷……（中略）。」

18. 煩惱潛在趨勢的根除經

「……導向煩惱潛在趨勢的根除……。」

19. [生命

旅途的遍知經] 「……導向[生命]旅途的遍知……。」

20. 煩惱的滅盡經

「……導向煩惱的滅盡，比丘們！當入出息念之定如何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結的捨斷……導向煩惱潛在趨勢的根除……導向[生命]旅途的遍知……導向煩惱的滅盡呢？比丘們！這裡，比丘到林野，或到樹下……（中略）他學習：『隨觀斷念，我將吸氣。』他學習：『隨觀斷念，我將呼氣。』

比丘們！當入出息念之定這麼已修習、這麼已多修習時，導向結的捨斷……導向煩惱潛在趨勢的根除……導向[生命]旅途的遍知……導向煩惱的滅盡。」

第二品，其攝頌：

「一奢能伽羅、會困惑，阿難二則在後，
比丘、結、煩惱潛在趨勢，[生命]旅途、煩惱的滅盡。」
入出息相應十。

55. 入流相應

竹門品(1-10)

1. 轉輪王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那裡，世尊……（中略）說這個：

「比丘們！即使轉輪王對四洲王國行使了最高主權統治，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在三十三天中共住，在那裡，他在歡喜園中。在歡喜園中被天女眾圍繞，具備、具足天的五種欲自娛，他未具備四法，他仍未從地獄解脫；未從畜生界解脫；未從餓鬼界解脫；未從苦界、惡趣、下界解脫。

比丘們！即使聖弟子以一點點團食維生，穿弊壞衣，他具備四法，他仍從地獄解脫；從畜生界解脫；從餓鬼界解脫；從苦界、惡趣、下界解脫。哪四個呢？

比丘們！這裡，聖弟子對佛具備不壞淨：『像這樣，那位世尊是阿羅漢、遍正覺者、明與行具足者、善逝、世間知者、應該被調御人的無上調御者、人天之師、佛陀、世尊。』

對法具備不壞淨：『法是被世尊善說的、直接可見的、即時的、請你來看的、能引導的、應該被智者各自經驗的。』

對僧團具備不壞淨：『世尊的弟子僧團是依善而行者，世尊的弟子僧團是依正直而行者，世尊的弟子僧團是依真理而行者，世尊的弟子僧團是如法而行者，即：四雙之人、八輩之士，這世尊的弟子僧團應該被奉獻、應該被供奉、應該被供養、應該被合掌，為世間的無上福田。』

具備聖者所愛戒：『無毀壞的、無瑕疵的、無污點的、無雜色的、自由的、智者所稱讚的、不取著的、導向定的。』

他具備這四法。

比丘們！四洲的獲得與四法的獲得，四洲的獲得比四法的獲得十六分之一也不值。」

2. 梵行立足處經

「比丘們！具備四法的聖弟子是入流者，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哪四個呢？比丘們！這裡，聖弟子對佛具備不壞淨：『像這樣，那位世尊是阿羅漢、遍正覺者、明與行具足者、善逝、世間知者、應該被調御人的無上調御者、人天之師、佛陀、世尊。』對法……（中略）對僧團……（中略）具備聖者所愛戒：『無毀壞的……（中略）導向定的。』比丘們！具備這四法的聖弟子是入流者，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

世尊說這個，說這個後，善逝、大師又更進一步說這個：

「凡[具備]信與戒，淨信、法的看見者，
他們時常回到，梵行立足處的安樂。」

3. 長壽優婆塞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栗鼠飼養處的竹林中。

當時，長壽優婆塞是生病、受苦、重病者。

那時，長壽優婆塞呼喚父親屋主樹提：

「來！屋主！請你去見世尊。抵達後，請你以我的名義以頭禮拜世尊的足：『大德！長壽優婆塞是生病、受苦、重病者，他以頭禮拜世尊的足。』而且請你說這個：『大德！請世尊出自憐愍，去長壽優婆塞的住處，那就好了！』」

「好的，兒子！」屋主樹提回答長壽優婆塞後，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屋主樹提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長壽優婆塞是生病、受苦、重病者，他以頭禮拜世尊的足，而且他說這個：『大德！請世尊出自憐愍，去長壽優婆塞的住處，那就好了！』」

世尊以沈默狀態同意了。

那時，世尊穿好衣服、取衣鉢後，去長壽優婆塞的住處。抵達後，在設置好的座位坐下。

坐好後，世尊對長壽優婆塞說這個：

「長壽！你是否能忍受？是否能維持？是否苦的感受減退而沒增加，其減退而沒增加被了知？」

「大德！我不能忍受，不能維持，我強烈苦的感受增加而沒減退，其增加而沒減退被了知。」

「長壽！因此，在這裡，應該被你這麼學：『我要對佛具備不壞淨：「像這樣，那位世尊是阿羅漢、遍正覺者、明與行具足者、善逝、世間知者、應該被調御人的無上調御者、人天之師、佛陀、世尊。』對法……（中略）對僧團……（中略）我要具備聖者所愛戒：「無毀壞……（中略）導向定。』』長壽！應該被你這麼學。」

「大德！凡世尊所教導的這四入流支，我有那些法，我符合那些法。

大德！因為我對佛具備不壞淨：『像這樣，那位世尊是……（中略）人天之師、佛陀、世尊。』對法……（中略）對僧團……（中略）我具備聖者所愛戒：『無毀壞……（中略）導向定。』』

「長壽！因此，在這裡，依止於這四入流支上，你應該在六個明的一部分之法上更進一步修習。長壽！這裡，你要住於：『對一切行隨觀無常，對無常苦想，對苦無我想、捨斷想、離貪想、滅想。』長壽！應該被你這麼學。」

「大德！凡世尊所教導的這六個明的一部分之法，我有那些法，我符合那些法。大德！因為我住於對一切行隨觀無常，對無常苦想，對苦無我想、捨斷想、離貪想、滅想。

大德！然而，我這麼想：『這屋主樹提不要因我的死，而遭受惱害！』」

「兒子長壽！你不要這麼作意，來吧！兒子長壽！你要好好作意所有世尊對你說的。」

那時，世尊以此教誡來教誡長壽優婆塞後，從座位起來後離開。

那時，長壽優婆塞在世尊離去不久就過世了。

那時，眾多比丘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那些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那位被世尊簡要教誡所教誡，名叫長壽的優婆塞死了，他的趣處是哪裡？來世是什麼？」

「比丘們！長壽優婆塞是賢智者，他依法、隨法而行，在法上不困擾我。比丘們！長壽優婆塞以五下分結的滅盡而為化生者，在那裡入了究竟涅槃，不從彼世轉回。」

4. 舍利弗經

有一次，尊者舍利弗與尊者阿難住在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

那時，尊者阿難在傍晚時，從獨坐中出來……（中略）在一旁坐下的尊者阿難對尊者舍利弗說這個：

「舍利弗學友！因為幾法的具備，這樣，人們被世尊記說為入流者，不墮惡趣法、決定、以正覺為彼岸呢？」

「學友！因為四法的具備，這樣，人們被世尊記說為入流者，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哪四個呢？學友！這裡，聖弟子對佛具備不壞淨：『像這樣，那位世尊……（中略）人天之師、佛陀、世尊。』對法……（中略）對僧團……（中略）具備聖者所愛戒：『無毀壞的……（中略）導向定的。』學友！因為這四法的具備，這樣，人們被世尊記說為入流者，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

5. 舍利弗經

那時，尊者舍利弗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世尊對在一旁坐下的尊者舍利弗說這個：

「舍利弗！這被稱為『入流支、入流支』，舍利弗！什麼是『入流支』呢？」

「大德！親近善人是入流支，聽聞正法是入流支，如理作意是入流支，法、隨法行是入流支。」

「舍利弗！好！好！舍利弗！親近善人是入流支，聽聞正法是入流支，如理作意是入流支，法、隨法行是入流支。」

舍利弗！這被稱為『流、流』，舍利弗！什麼是『流』呢？」

「大德！這八支聖道就是流，即：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

「舍利弗！好！好！舍利弗！這八支聖道就是流，即：正見……（中略）正定。」

舍利弗！這被稱為『入流者、入流者』，舍利弗！什麼是『入流者』呢？」

「大德！凡具備這八支聖道者，這被稱為入流者：這樣名、這樣姓的那位尊者。」

「舍利弗！好！好！舍利弗！凡具備這八支聖道者，這被稱為入流者：這樣名、這樣姓的那位尊者。」

6. 侍從官經

起源於舍衛城。

當時，眾多比丘為世尊作衣服的工作：

「經過三個月了，當衣服完成時，世尊將出發遊行。」

當時，侍從官梨師達多與富蘭那以某些必須作的事居住在沙督迦，侍從官梨師達多與富蘭那聽聞：

「聽說眾多比丘為世尊作衣服的工作：『經過三個月了，當衣服完成時，世尊將出發遊行。』」

那時，侍從官梨師達多與富蘭那在路邊安置了一位男子：

「喂！男子！當你看見那位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來時，那時，你應該通知我們。」

那位男子站了二、三天，看見正從遠處走來的世尊。看見後，去見侍從官梨師達多與富蘭那。抵達後，對侍從官梨師達多與富蘭那說這個：

「大德！那位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來了，現在是那個你們考量的時間。」

那時，侍從官梨師達多與富蘭那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然後緊隨在後。

那時，世尊離開道路，走向某棵樹下。抵達後，在設置好的座位坐下。

侍從官梨師達多與富蘭那向世尊問訊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侍從官梨師達多與富蘭那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當我們聽聞世尊『將從舍衛城出發到憍薩羅國遊行』時，那時，我們有不悅意的狀態以及有憂：『世尊將遠離我們了。』」

又，大德！當我們聽聞世尊『從舍衛城出發到憍薩羅國遊行』時，那時，我們有不悅意的狀態以及有憂：『世尊遠離我們了。』

又，大德！當我們聽聞世尊『將從憍薩羅國出發到末羅遊行』時，那時，我們有不悅意的狀態以及有憂：『世尊將遠離我們了。』

又，大德！當我們聽聞世尊『從憍薩羅國出發到末羅遊行』時，那時，我們有不悅意的狀態以及有憂：『世尊遠離我們了。』

又，大德！當我們聽聞世尊『將從末羅出發到跋耆遊行』時，那時，我們有不悅意的狀態以及有憂：『世尊將遠離我們了。』

又，大德！當我們聽聞世尊『從末羅出發到跋耆遊行』時，那時，我們有不

55. 入流相應

悅意的狀態以及有憂：『世尊遠離我們了。』

又，大德！當我們聽聞世尊『將從跋耆出發到迦尸遊行』時，那時，我們有不悅意的狀態以及有憂：『世尊將遠離我們了。』

又，大德！當我們聽聞世尊『從跋耆出發到迦尸遊行』時，那時，我們有不悅意的狀態以及有憂：『世尊遠離我們了。』

又，大德！當我們聽聞世尊『將從迦尸出發到摩揭陀遊行』時，那時，我們有不悅意的狀態以及有憂：『世尊將遠離我們了。』

又，大德！當我們聽聞世尊『從迦尸出發到摩揭陀遊行』時，那時，我們有不少的不悅意狀態以及有不少的憂：『世尊遠離我們了。』

大德！但當我們聽聞世尊『將從摩揭陀出發到迦尸遊行』時，那時，我們有悅意的狀態與喜悅：『世尊將接近我們了。』

又，大德！當我們聽聞世尊『從摩揭陀出發到迦尸遊行』時，那時，我們有悅意的狀態與喜悅：『世尊接近我們了。』

又，大德！當我們聽聞世尊『將從迦尸出發到跋耆遊行』時，那時，我們有悅意的狀態與喜悅：『世尊將接近我們了。』

又，大德！當我們聽聞世尊『從迦尸出發到跋耆遊行』時，那時，我們有悅意的狀態與喜悅：『世尊接近我們了。』

又，大德！當我們聽聞世尊『將從跋耆出發到末羅遊行』時，那時，我們有悅意的狀態與喜悅：『世尊將接近我們了。』

又，大德！當我們聽聞世尊『從跋耆出發到末羅遊行』時，那時，我們有悅意的狀態與喜悅：『世尊接近我們了。』

又，大德！當我們聽聞世尊『將從末羅出發到憍薩羅國遊行』時，那時，我們有悅意的狀態與喜悅：『世尊將接近我們了。』

又，大德！當我們聽聞世尊『從末羅出發到憍薩羅國遊行』時，那時，我們有悅意的狀態與喜悅：『世尊接近我們了。』

又，大德！當我們聽聞世尊『將從憍薩羅國出發到舍衛城遊行』時，那時，我們有悅意的狀態與喜悅：『世尊將接近我們了。』

又，大德！當我們聽聞世尊『住在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時，那時，我們有不少的悅意狀態以及有不少的喜：『世尊接近我們了。』

「侍從官！因此，在這裡，居家生活是障礙，是塵垢之路；出家是露地，侍從官！那足以使你們不放逸。」

「大德！我們有比這個障礙更障礙；更被稱為障礙的另一個障礙。」

「但，侍從官！什麼是比這個障礙更障礙；更被稱為障礙的另一個障礙

呢？」

「大德！這裡，當憍薩羅國波斯匿王要出發到遊樂園，我們準備適合當交通工具的那些憍薩羅國波斯匿王的象後，我們使那憍薩羅國波斯匿王所愛的、合意的夫人們坐下，一個在前，一個在後，大德！她們姊妹那樣的芳香，猶如只短暫地打開香料盒；如那公主所穿戴的芳香，又，大德！與她們姊妹那樣的身體接觸，猶如棉絨或木棉；如那被安樂養大的公主，又，大德！那時，象必須被守護，那姊妹們必須被守護，自己也必須被守護，而，大德！我們自證對那姊妹們不使邪心生起，大德！這是比這個障礙更障礙；更被稱為障礙的另一個障礙。」

「侍從官！因此，在這裡，居家生活是障礙，是塵垢之路；出家是露地，侍從官！那足以使你們不放逸。」

侍從官！具備四法的聖弟子是入流者，不墮惡趣法、決定、以正覺為彼岸，哪四個呢？侍從官！這裡，聖弟子對佛具備不壞淨：『像這樣，那位世尊是……（中略）人天之師、佛陀、世尊。』對法……（中略）對僧團……（中略）以離慳垢之心住於在家，自在施捨，親手施與，樂於捨，回應乞求、樂於均分與布施。侍從官！具備這四法的聖弟子是入流者，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

侍從官！你們對佛具備不壞淨：『像這樣，那位世尊是……（中略）人天之師、佛陀、世尊。』對法……（中略）對僧團……（中略）凡在家族中任何能施之物，一切無差別的施與持戒者、善法者。

侍從官！你怎麼想：在憍薩羅國中，有多少人跟你們一樣，即：關於均分與布施呢？」

「大德！是我們的獲得，大德！是我們的好獲得，世尊這麼了知我們。」

7. 竹門人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與大比丘僧團一起在憍薩羅國進行遊行，抵達名叫竹門的憍薩羅婆羅門村落。

那些竹門村的婆羅門屋主們聽聞：

「先生！釋迦人之子、從釋迦族出家的沙門喬達摩，與大比丘僧團一起在憍薩羅國進行遊行，已來到了竹門，又，那位喬達摩尊師有這樣的好名聲被傳播著：『像這樣，那位世尊是阿羅漢、遍正覺者、明與行具足者、善逝、世間知

者、應該被調御人的無上調御者、人天之師、佛陀、世尊。』他以證智自作證後，為這包括天、魔、梵的世界；包括沙門、婆羅門的世代；包括諸天、人宣說，他教導開頭是善、中間是善、完結是善；意義正確、辭句正確的法，他宣說唯獨圓滿、遍清淨的梵行，見到像那樣的阿羅漢，那就好了！」

那時，那些竹門村的婆羅門屋主們去見世尊。抵達後，一些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一些與世尊互相歡迎，歡迎與寒暄後，在一旁坐下；一些向世尊合掌鞠躬後，在一旁坐下；一些在世尊面前報出姓名後，在一旁坐下；一些默默地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那些竹門村的婆羅門屋主們對世尊說這個：

「喬達摩先生！我們有這樣的愛欲，有這樣的意欲，有這樣的欲求：『讓我們能住於多子之家！讓我們能享用迦尸的檀香！讓我們能戴花環、塗香料、塗油！讓我們能享有金銀！讓我們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我們有這樣的愛欲，有這樣的意欲，有這樣的欲求，請喬達摩先生教導我們這樣的法，使我們能住於多子之家……（中略）能往生善趣天界。」

「屋主們！我將教你們關連自己之法的教說，你們要聽它！你們要好好作意！我將說了。」

「是的，先生！」那些竹門村的婆羅門屋主們回答世尊。

世尊說這個：

「屋主們！什麼是關連自己之法的教說？

屋主們！這裡，聖弟子像這樣深慮：『我是要活命、不要死者；要樂、排斥苦者；由於我是要活命、不要死者；要樂、排斥苦者，如果有人奪我性命，那不是我所愛的、合意的，這樣的話，如果我奪他人性命，他人是要活命、不要死者；要樂、排斥苦者，對他人來說，那也是不愛、不合意的。凡我不愛、不合意之法，別人也不愛、不合意；凡我不愛、不合意之法，我怎能施加於別人呢！』他像這樣省察後，自己是離殺生者，且以殺生的戒絕勸導別人，以殺生的戒稱讚，這樣，這是身行儀的三方面被清淨。

再者，屋主們！聖弟子這樣深慮：『如果有人對我未給予而取被稱為偷盜的，那不是我所愛的、合意的；如果我對他人未給予被稱為偷盜的而取，對他人來說，那也是不愛、不合意的。凡我不愛、不合意之法，別人也不愛、不合意；凡我不愛、不合意之法，我怎能施加於別人呢！』他像這樣省察後，自己是離未給予而取者，且以未給予而取的戒絕勸導別人，以未給予而取的戒絕稱讚，這樣，這是身行儀的三方面被清淨。

再者，屋主們！聖弟子這樣深慮：『如果有人與我的妻子們性交，那不是我所愛的、合意的；如果我與他人的妻子們性交，對他人來說，那也是不愛、不合

意的。凡我不愛、不合意之法，別人也不愛、不合意；凡我不愛、不合意之法，我怎能施加於別人呢！』他像這樣省察後，自己是離邪淫者，且以邪淫的戒絕勸導別人，以邪淫的戒絕稱讚，這樣，這是身行儀的三方面被清淨。

再者，屋主們！聖弟子這樣深慮：『如果有人以妄語破壞我的利益，那不是我所愛的、合意的；如果我以妄語破壞別人的利益，對他人來說，那也是不愛、不合意的。凡我不愛、不合意之法，別人也不愛、不合意；凡我不愛、不合意之法，我怎能施加於別人呢！』他像這樣省察後，自己是離妄語者，而且以妄語的戒絕勸導別人，以妄語的戒絕稱讚，這樣，這是語行儀的三方面被清淨。

再者，屋主們！聖弟子這樣深慮：『如果有人以離間語使我與朋友破裂，那不是我所愛的、合意的；如果我以離間語使別人與朋友破裂，對他人來說，那也是不愛、不合意的。……（中略）。』這樣，這是語行儀的三方面被清淨。

再者，屋主們！聖弟子這樣深慮：『如果有人以粗惡語對我說話，那不是我所愛的、合意的；如果我以粗惡語對別人說話，對他人來說，那也是不愛、不合意的。凡我不愛、不合意之法……（中略）。』這樣，這是語行儀的三方面被清淨。

再者，屋主們！聖弟子這樣深慮：『如果有人以雜穢語對我說話，那不是我所愛的、合意的；如果我以雜穢語對別人說話，對他人來說，那也是不愛、不合意的。凡我不愛、不合意之法，別人也不愛、不合意；凡我不愛、不合意之法，我怎能施加於別人呢！』他像這樣省察後，自己是離雜穢語者，而且以雜穢語的戒絕勸導別人，以雜穢語的戒絕稱讚，這樣，這是語行儀的三方面被清淨。

他對佛具備不壞淨：『像這樣，那位世尊是……（中略）人天之師、佛陀、世尊。』對法……（中略）他對僧團具備不壞淨：『世尊的弟子僧團是依善而行者……（中略）為世間的無上福田。』他具備聖者所愛戒：『無毀壞……（中略）導向定。』

屋主們！當聖弟子具備這七善法與四個願望狀態，當他願意時，他就能由自己記說自己：『我是地獄已盡者，畜生界已盡者，餓鬼界已盡者，苦界、惡趣、下界已盡者，我是入流者，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

當這麼說時，竹門人的婆羅門屋主們對世尊說這個：

「太偉大了，喬達摩先生！……（中略）我們歸依喬達摩尊師、法、比丘僧團，請喬達摩尊師記得我們為優婆塞，從今天起終生歸依。」

8. 磚屋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親戚村的磚屋中。

那時，尊者阿難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阿難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名叫薩哈的比丘死了，他的去處是什麼？來世是什麼？」

大德！名叫難陀的比丘尼死了，她的去處是什麼？來世是什麼？

大德！名叫善施的優婆塞死了，他的去處是什麼？來世是什麼？

大德！名叫善生的優婆夷死了，她的去處是什麼？來世是什麼？」

「阿難！死去的薩哈比丘以諸煩惱的滅盡，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無煩惱的心解脫、慧解脫。

阿難！死去的難陀比丘尼以五下分結的滅盡而為化生者，在那裡入了究竟涅槃，為不從彼世轉回者。

阿難！死去的善施優婆塞以三結的滅盡，以貪、瞋、癡薄，為一來者，只來此世一回後，將得到苦的結束。

阿難！死去的善生優婆夷以三結的滅盡，為入流者，不墮惡趣法、決定、以正覺為彼岸。

阿難！生為人會死去並非不可思議，如果當每一個死了，你都來問我這些事，阿難！這對如來也會是個麻煩。阿難！因此，在這裡，我將教導名叫法鏡法的教說，已具備此的聖弟子，當他願意時，他就能由自己記說自己：『我是地獄已盡者，畜生界已盡者，餓鬼界已盡者，苦界、惡趣、下界已盡者，我是入流者，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

而，阿難！什麼是法鏡法的教說，已具備此的聖弟子，當他願意時，他就能由自己記說自己：『我是地獄已盡者，畜生界已盡者，餓鬼界已盡者，苦界、惡趣、下界已盡者，我是入流者，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呢？

阿難！這裡，聖弟子對佛具備不壞淨：『像這樣，那位世尊是……（中略）人天之師、佛陀、世尊。』對法……（中略）對僧團……（中略）具備聖者所愛戒：『無毀壞……（中略）導向定。』

阿難！這是那法鏡法的教說，已具備此的聖弟子，當他願意時，他就能由自己記說自己：『我是地獄已盡者，畜生界已盡者，餓鬼界已盡者，苦界、惡趣、

下界已盡者，我是入流者，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
(下三經同一因緣)

9. 磚屋經

在一旁坐下的尊者阿難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名叫無憂的比丘死了，他的去處是什麼？來世是什麼？大德！名叫無憂的比丘尼死了……（中略）大德！名叫無憂的優婆塞死了……（中略）大德！名叫無憂的優婆夷死了，她的去處是什麼？來世是什麼？」

「阿難！死去的無憂比丘以諸煩惱的滅盡，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無煩惱的心解脫、慧解脫。……（中略）（與先前的解說同一因緣）

阿難！這是那法鏡法的教說，已具備此的聖弟子，當他願意時，他就能由自己記說自己：『我是地獄已盡者，畜生界已盡者，餓鬼界已盡者，苦界、惡趣、下界已盡者，我是入流者，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

10. 磚屋經

在一旁坐下的尊者阿難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名叫大鹿的優婆塞在親戚村死了，他的去處是什麼？來世是什麼？大德！名叫迦哩巴的優婆塞在親戚村死了……（中略）大德！名叫尼迦達的優婆塞在親戚村死了……（中略）大德！名叫迦低沙哈的優婆塞在親戚村死了……（中略）大德！名叫滿足的優婆塞在親戚村死了……（中略）大德！名叫善滿足的優婆塞在親戚村死了……（中略）大德！名叫吉祥的優婆塞在親戚村死了……（中略）大德！名叫善吉祥的優婆塞在親戚村死了，他的去處是什麼？來世是什麼？」

「阿難！死去的大鹿優婆塞以五下分結的滅盡而為化生者，在那裡入了究竟涅槃，為不從彼世轉回者。阿難！死去的迦哩巴優婆塞……（中略）阿難！死去的尼迦達優婆塞……（中略）阿難！死去的迦低沙哈優婆塞……（中略）阿難！死去的滿足優婆塞……（中略）阿難！死去的善滿足優婆塞……（中略）阿難！死去的吉祥優婆塞……（中略）阿難！死去的善吉祥優婆塞以五下分結的滅盡而為化生者，在那裡入了究竟涅槃，為不從彼世轉回者。（全都應作同一去處）

阿難！超過五十位在親戚村死去的優婆塞以五下分結的滅盡而為化生者，在那裡入了究竟涅槃，為不從彼世轉回者。

阿難！九十多位在親戚村死去的優婆塞以三結的滅盡，以貪、瞋、癡薄，為一來者，只來此世一回後，將得到苦的結束。

阿難！五百零六位在親戚村死去的優婆塞以三結的滅盡，為入流者，不墮惡趣法、決定、以正覺為彼岸。

阿難！生為人會死去並非不可思議，如果當每一個死了，你們都來問我這些事，阿難！這對如來也會是個麻煩，阿難！因此，在這裡，我將教導名叫法鏡法的教說，已具備此的聖弟子，當他願意時，他就能由自己記說自己：『我是地獄已盡者，畜生界已盡者，餓鬼界已盡者，苦界、惡趣、下界已盡者，我是入流者，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

而，阿難！什麼是法鏡法的教說，已具備此的聖弟子，當他願意時，他就能由自己記說自己：『我是地獄已盡者，畜生界已盡者，餓鬼界已盡者，苦界、惡趣、下界已盡者，我是入流者，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呢？阿難！這裡，聖弟子對佛具備不壞淨：『像這樣，那位世尊是……（中略）人天之師、佛陀、世尊。』對法……（中略）對僧團……（中略）具備聖者所愛戒：『無毀壞……（中略）導向定。』阿難！這是那法鏡法的教說，已具備此的聖弟子，當他願意時，他就能由自己記說自己：『我是地獄已盡者，畜生界已盡者，餓鬼界已盡者，苦界、惡趣、下界已盡者，我是入流者，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DN.16, 156段]

竹門品第一，其攝頌：

「王、立足處、長壽，舍利弗二則，

侍從官、竹門人，磚屋三則。」

國王的園林品(11-20)

11. 千位比丘尼的僧團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國王的園林。

那時，千位比丘尼的僧團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世尊對那些比丘尼說這個：

55. 入流相應

「比丘尼們！具備四法的聖弟子是入流者，不墮惡趣法、決定、以正覺為彼岸，哪四個呢？比丘尼們！這裡，聖弟子對佛具備不壞淨：『像這樣，那位世尊是……（中略）人天之師、佛陀、世尊。』對法……（中略）對僧團……（中略）具備聖者所愛戒：『無毀壞的……（中略）導向定的。』比丘尼們！具備這四法的聖弟子是入流者，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

12. 婆羅門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婆羅門們安立一個名叫向上升之道跡，他們這麼勸導弟子：『喂！男子！來！你清晨起床後，請你向東走，不要迴避坑洞、斷崖、殘株、荊棘處、溝池、污水坑，你能墜落之處，就在那裡，你應該期盼走入死亡。喂！男子！這樣，以身體的崩解，死後你必將往生到善趣、天界。』

比丘們！但這婆羅門的愚蠢之行、愚昧之行，不導向厭、離貪、滅、寂靜、證智、正覺、涅槃。

比丘們！而我在聖者之律中安立一個向上升之道跡，它導向一向厭、離貪、滅、寂靜、證智、正覺、涅槃。比丘們！而什麼是向上升之道跡，它導向一向厭……（中略）涅槃呢？比丘們！這裡，聖弟子對佛具備不壞淨：『像這樣，那位世尊是阿羅漢、遍正覺者……（中略）人天之師、佛陀、世尊。』對法……（中略）對僧團……（中略）具備聖者所愛戒：『無毀壞……（中略）導向定。』

比丘們！這是那向上升之道跡，它導向一向厭……（中略）涅槃。」

13. 上座阿難經

有一次，尊者阿難與尊者舍利弗住在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

那時，尊者舍利弗在傍晚時，從獨坐中出來，去見尊者阿難。抵達後，與尊者阿難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談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舍利弗對尊者阿難說這個：

「阿難學友！以幾法的捨斷、因為幾法的具備，這樣，人們被世尊記說為入流者，不墮惡趣法、決定、以正覺為彼岸呢？」

「學友！以四法的捨斷、因為四法的具備，這樣，人們被世尊記說為入流者，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哪四個呢？」

55. 入流相應

學友！他對佛沒有像那樣的不淨信，如未聽聞的一般人具備對佛的不淨信，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苦界、惡趣、下界、地獄。學友！有聽聞之聖弟子對佛具備不壞淨，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他對佛有像那樣的不壞淨：『像這樣，那位世尊……（中略）人天之師、佛陀、世尊。』

學友！他對法沒有像那樣的不淨信，如未聽聞的一般人具備對法的不淨信，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苦界、惡趣、下界、地獄那樣。學友！有聽聞之聖弟子具備在法上的不壞淨，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他對法有像那樣的不壞淨：『法是被世尊善說的……（中略）應該被智者各自經驗的。』

學友！他對僧團沒有像那樣的不淨信，如未聽聞的一般人具備對僧團的不淨信，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苦界、惡趣、下界、地獄那樣。學友！有聽聞之聖弟子對僧團具備不壞淨，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他對僧團有像那樣的不壞淨：『世尊的弟子僧團是依善而行者……（中略）為世間的無上福田。』

學友！他沒有像那樣的破戒，如未聽聞的一般人具備破戒，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苦界、惡趣、下界、地獄那樣。學友！有聽聞之聖弟子具備對聖者所愛之戒上的不壞淨，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他有像那樣不壞的聖者所愛的戒：『無毀壞的……（中略）導向定的。』

學友！從這四法的捨斷、因為這四法的具備，這樣，人們被世尊記說為入流者，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

14. 害怕惡趣經

「比丘們！具備四法的聖弟子都是已超越害怕惡趣者，哪四個呢？比丘們！這裡，聖弟子對佛具備不壞淨：『像這樣，那位世尊是……（中略）人天之師、佛陀、世尊。』對法……（中略）對僧團……（中略）具備聖者所愛戒：『無毀壞的……（中略）導向定的。』比丘們！具備這四法的聖弟子都是已超越害怕惡趣者。」

15. 害怕惡趣下界經

「比丘們！具備四法的聖弟子都是已超越害怕惡趣、下界者，哪四個呢？比丘們！這裡，聖弟子對佛具備不壞淨：『像這樣，那位世尊是……（中略）人天之

師、佛陀、世尊。』對法……（中略）對僧團……（中略）具備聖者所愛戒：『無毀壞的……（中略）導向定的。』比丘們！具備這四法的聖弟子都是已超越害怕惡趣、下界者。」

16. 朋友與同事經

「比丘們！凡那些你們願意憐愍，以及會想聽聞的朋友或同事、親族或有血緣者，比丘們！他們應該在四入流支上被[你們]勸導、確立、建立，哪四個呢？他們應該對佛的不壞淨被[你們]勸導、確立、建立：『像這樣，那位世尊……（中略）人天之師、佛陀、世尊。』對法……（中略）對僧團……（中略）他們應該對聖者所愛之戒[的不壞淨]被[你們]勸導、確立、建立：『無毀壞……（中略）導向定。』

比丘們！凡那些你們願意憐愍，以及會想聽聞的朋友或同事；親族或有血緣者，比丘們！他們應該在這四入流支上被[你們]勸導、確立、建立。」

17. 朋友與同事經

「比丘們！凡那些你們願意憐愍，以及會想聽聞的朋友或同事；親族或有血緣者，比丘們！他們應該在四入流支上被[你們]勸導、確立、建立，哪四個呢？對佛的不壞淨他們應該被[你們]勸導、確立、建立：『像這樣，那位世尊……（中略）人天之師、佛陀、世尊。』

比丘們！會有四大的變動：地界的、水界的、火界的、風界的，但不會有對佛具備不壞淨之聖弟子的變動。這裡，這變動是：對佛具備不壞淨之那位聖弟子確實將往生到地獄、畜生胎、餓鬼界中，這是不可能的。

對法……（中略）對僧團……（中略）對聖者所愛之戒[的不壞淨]他們應該被[你們]勸導、確立、建立：『無毀壞……（中略）導向定。』

比丘們！會有四大的變動：地界的、水界的、火界的、風界的，但不會有具備聖者所愛戒之聖弟子的變動。這裡，這變動是：具備聖者所愛戒之那位聖弟子確實將往生到地獄、畜生界、餓鬼界，這是不可能的。

比丘們！凡那些你們願意憐愍，以及會想聽聞的朋友或同事；親族或有血緣者，比丘們！他們應該在這四入流支上被[你們]勸導、確立、建立。」

18. 天之行者經

起源於舍衛城。

那時，尊者大目犍連就猶如有力氣的男子能伸直彎曲的手臂，或能彎曲伸直的手臂，就像這樣在祇樹園消失，出現在三十三天中。

那時，眾多三十三天身體的天神去見尊者大目犍連。抵達後，向尊者大目犍連問訊，接著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尊者大目犍連對那些天神說這個：

「朋友！對佛具備不壞淨是好的：『像這樣，那位世尊是……（中略）人天之師、佛陀、世尊。』朋友！因為對佛具備不壞淨，這樣，這裡一些眾生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

朋友！對法……（中略）對僧團……（中略）朋友！具備聖者所愛戒是好的：『無毀壞……（中略）導向定。』朋友！因為具備聖者所愛戒，這樣，這裡一些眾生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

「親愛的目犍連先生！對佛具備不壞淨是好的：『像這樣，那位世尊是……（中略）人天之師、佛陀、世尊。』親愛的目犍連先生！因為對佛具備不壞淨，這樣，這裡一些眾生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

親愛的目犍連先生！對法……（中略）對僧團……（中略）具備聖者所愛戒是好的：『無毀壞……（中略）導向定。』親愛的目犍連先生！因為具備聖者所愛戒，這樣，這裡一些眾生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善趣、天界。」

19. 天之行者經

起源於舍衛城。

那時，尊者大目犍連就猶如有力氣的男子能伸直彎曲的手臂，或能彎曲伸直的手臂，就像這樣在祇樹園消失，出現在三十三天中。

那時，眾多三十三天身體的天神去見尊者大目犍連。抵達後，向尊者大目犍連問訊，接著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尊者大目犍連對那些天神說這個：

「朋友！對佛具備不壞淨是好的：『像這樣，那位世尊是……（中略）人天之師、佛陀、世尊。』朋友！因為對佛具備不壞淨，這樣，這裡一些眾生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已往生到善趣、天界。」

朋友！對法……（中略）對僧團……（中略）具備聖者所愛戒是好的：『無毀壞……（中略）導向定。』朋友！因為具備聖者所愛戒，這樣，這裡一些眾生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已往生到善趣、天界。」

「親愛的目犍連先生！對佛具備不壞淨是好的：『像這樣，那位世尊是……（中略）人天之師、佛陀、世尊。』親愛的目犍連先生！因為對佛具備不壞淨，這樣，這裡一些眾生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已往生到善趣、天界。」

親愛的目犍連先生！對法……（中略）對僧團……（中略）具備聖者所愛戒是好的：『無毀壞……（中略）導向定。』親愛的目犍連先生！因為具備聖者所愛戒，這樣，這裡一些眾生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已往生到善趣、天界。」

20. 天之行者經

那時，世尊就猶如有力氣的男子能伸直彎曲的手臂，或能彎曲伸直的手臂，就像這樣在祇樹園消失，出現在三十三天中。

那時，眾多三十三天身體的天神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立的世尊對那些天子說這個：

「朋友！對佛具備不壞淨是好的：『像這樣，那位世尊是……（中略）人天之師、佛陀、世尊。』朋友！由對佛具備不壞淨之因，這樣，這裡一些眾生為入流者，不墮惡趣法、決定、以正覺為彼岸。」

朋友！對法……（中略）對僧團……（中略）朋友！具備聖者所愛戒是好的：『無毀壞……（中略）導向定。』朋友！由具備聖者所愛戒之因，這樣，這裡一些眾生為入流者，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

「親愛的先生！對佛具備不壞淨是好的：『像這樣，那位世尊是……（中略）人天之師、佛陀、世尊。』親愛的先生！由對佛具備不壞淨之因，這樣，人們為入流者，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

親愛的先生！對法……（中略）對僧團……（中略）具備聖者所愛戒是好的：『無毀壞……（中略）導向定。』親愛的先生！由具備聖者所愛戒之因，這樣，人們為入流者，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

國王的園林品第二，其攝頌：

「千、婆羅門、阿難，惡趣二則在後，
朋友與同事兩說，三則天之行者。」

色勒那尼品(21-30)

21. 摩訶男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釋迦族人的迦毘羅衛城尼拘律園。

那時，釋迦族人摩訶男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釋迦族人摩訶男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這裡，迦毘羅衛城富庶、繁榮，人口眾多，人群擁擠，街道雜踏，大德！當在傍晚時，我親近世尊與心所敬重的比丘們後，進入迦毘羅衛城時，遇到遊走的象、馬、車、貨車、人，大德！那時，我的關於佛之念迷失了；我的關於法之念迷失了；我的關於僧伽之念迷失了，大德！我這麼想：『如果在這時候我死了，我的去處是什麼？未來的命運是什麼？』」

「不要害怕！摩訶男！不要害怕！摩訶男！你的死必將是無惡的，你的命終必將是無罪惡的。摩訶男！凡任何長久心已遍修習信、心已遍修習戒、心已遍修習聽聞、心已遍修習施捨、心已遍修習慧者，他的這身體：色與四大之物，父母生成，米粥積聚，無常、塗身、按摩、破壞、分散法，在這裡雖為烏鵲、鷲、鷹、狗、狐狸、許多種所生的小蟲咬食，而，凡長久修習心已遍修習信……（中略）心已遍修習慧者，走向上昇，走向殊勝處。

摩訶男！猶如男子投酥陶瓶或油陶瓶入深水池後會破裂，在那裡，所有碎片與破片會走向下降，而酥或油會走向上昇，會走向殊勝處。同樣的，摩訶男！凡長久修習心已遍修習信……（中略）心已遍修習慧者，他的這身體：色與四大之物，父母生成，米粥積聚，無常、塗身、按摩、破壞、分散法，在這裡雖為烏鵲、鷲、鷹、狗、狐狸、許多種所生的小蟲咬食，然而，凡長久修習心已遍修習信……心已遍修習慧者，走向上昇，走向殊勝處。

而，摩訶男！長久你的心已遍修習信……心已遍修習慧，不要害怕！摩訶男！不要害怕！摩訶男！你的死必將是無惡的，你的命終必將是無罪惡的。」

22. 摩訶男經

被我這麼聽聞：

有一次，世尊住在釋迦族人的迦毘羅衛城尼拘律園。

那時，釋迦族人摩訶男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釋迦族人摩訶男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這裡，迦毘羅衛城富庶、繁榮，人口眾多，人群擁擠，街道雜踏，大德！當在傍晚時，我親近世尊與心所敬重的比丘們後，進入迦毘羅衛城時，遇到遊走的象、馬、車、貨車、人，大德！那時，我的關於佛之念迷失了；我的關於法之念迷失了；我的關於僧伽之念迷失了，大德！我這麼想：『如果在這時候我死了，我的去處是什麼？未來的命運是什麼？』」

「不要害怕！摩訶男！不要害怕！摩訶男！你的死必將是無惡的，你的命終必將是無罪惡的。

摩訶男！具備四法的聖弟子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哪四法呢？摩訶男！這裡，聖弟子對佛具備不壞淨：『像這樣，那位世尊是……（中略）人天之師、佛陀、世尊。』對法……（中略）對僧團……（中略）具備聖者所愛戒：『無毀壞……（中略）導向定。』

摩訶男！猶如樹木是傾向東的、斜向東的、坡斜向東的，在那裡，它被切斷根後，會倒向何方？」

「大德！是往傾向、往斜向、往坡斜向之處的。」

「同樣的，摩訶男！具備這四法的聖弟子是傾向涅槃的、斜向涅槃的、坡斜向涅槃的。」

23. 釋迦族人喬塔經

起源於迦毘羅衛城。

那時，釋迦族人摩訶男去見釋迦族人喬塔。抵達後，對釋迦族人喬塔說這個：

「喬塔！你了知一個人具備幾法為不墮惡趣法、決定、以正覺為彼岸的入流者嗎？」

「摩訶男！我了知一個人具備三法為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的入流者，哪三個呢？摩訶男！這裡，聖弟子對佛具備不壞淨：『像這樣，那

位世尊.....（中略）人天之師、佛陀、世尊。』對法.....（中略）對僧團具備不壞淨：『世尊的弟子僧團是依善而行者.....（中略）為世間的無上福田。』摩訶男！我了知一個人具備這三法為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的入流者。而，摩訶男！你了知一個人具備幾法為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的入流者嗎？」

「喬塔！我了知一個人具備四法為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的入流者，哪四個呢？喬塔！這裡，聖弟子對佛具備不壞淨：『像這樣，那位世尊.....（中略）人天之師、佛陀、世尊。』對法.....（中略）對僧團.....（中略）具備聖者所愛戒：『無毀壞.....（中略）導向定。』喬塔！我了知一個人具備這四法為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的入流者。」

「請你等一下，摩訶男！請等一下，摩訶男！世尊才會知道他具備或不具備這些法。」

「喬塔！我們走，讓我們去見世尊。抵達後，告知世尊這件事。」

那時，釋迦族人摩訶男與釋迦族人喬塔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釋迦族人摩訶男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這裡，我去見釋迦族人喬塔。抵達後，對釋迦族人喬塔說這個：『喬塔！你了知一個人具備幾法為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的入流者嗎？』大德！當這麼說時，釋迦族人喬塔對我說這個：『摩訶男！我了知一個人具備三法為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的入流者，哪三個呢？摩訶男！這裡，聖弟子對佛具備不壞淨：『像這樣，那位世尊.....（中略）人天之師、佛陀、世尊。』對法.....（中略）對僧團具備不壞淨：『世尊的弟子僧團是依善而行者.....（中略）為世間的無上福田。』摩訶男！我了知一個人具備這三法為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的入流者。而，摩訶男！你了知一個人具備幾法為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的入流者嗎？』大德！當這麼說時，我對釋迦族人喬塔說這個：『喬塔！我了知一個人具備四法為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的入流者，哪四個呢？喬塔！這裡，聖弟子對佛具備不壞淨：『像這樣，那位世尊.....（中略）人天之師、佛陀、世尊。』對法.....（中略）對僧團.....（中略）具備聖者所愛戒：『無毀壞.....（中略）導向定。』喬塔！我了知一個人具備這四法為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的入流者。』大德！當這麼說時，釋迦族人喬塔對我說這個：『請你等一下，摩訶男！請等一下，摩訶男！世尊才會知道他具備或不具備這些法。』

大德！這裡，如果就某些法的爭論生起：如果世尊是一邊，比丘僧團是一邊，我就會是世尊的那一邊，大德！請世尊記得這麼有淨信的我。大德！這裡，

如果就某些法的爭論生起：如果世尊是一邊，比丘僧團與比丘尼僧團是一邊，我就會是世尊的那一邊，大德！請世尊記得這麼有淨信的我。大德！這裡，如果就某些法的爭論生起：如果世尊是一邊，比丘僧團、比丘尼僧團與優婆塞是一邊，我就會是世尊的那一邊，大德！請世尊記得這麼有淨信的我。大德！這裡，如果就某些法的爭論生起：如果世尊是一邊，比丘僧團、比丘尼僧團、優婆塞與優婆夷是一邊，我就會是世尊的那一邊，大德！請世尊記得這麼有淨信的我。大德！這裡，如果就某些法的爭論生起：如果世尊是一邊，比丘僧團、比丘尼僧團、優婆塞、優婆夷與包括天、魔、梵的世間；包括沙門、婆羅門、天、人的世代是一邊，我就會是世尊的那一邊，大德！請世尊記得這麼有淨信的我。」

「喬塔！你說說這個的釋迦族人摩訶男什麼呢？」

「大德！除了很好，除了善巧外，我不說說這個的釋迦族人摩訶男什麼了。」

24. 釋迦族人色勒那尼經

起源於迦毘羅衛城。

當時，釋迦族人色勒那尼死了，世尊記說他為入流者，不墮惡趣法、決定、以正覺為彼岸。

在那裡，不久，眾多釋迦族人會合後，譏嫌、失望、誹謗：

「實在不可思議啊，先生！實在未曾有啊，先生！現在，這裡誰將不是入流者！實在是因為釋迦族人色勒那尼死了，世尊記說他為入流者，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釋迦族人色勒那尼來到薄弱之學，他飲酒。」

那時，釋迦族人摩訶男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釋迦族人摩訶男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這裡，釋迦族人色勒那尼死了，世尊記說他為入流者，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大德！在那裡，不久，眾多釋迦族人會合後，譏嫌、失望、誹謗：『實在不可思議啊，先生！實在未曾有啊，先生！現在，這裡誰將不是入流者！實在是因為釋迦族人色勒那尼死了，世尊記說他為入流者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釋迦族人色勒那尼來到薄弱之學，他飲酒。』」

「摩訶男！凡長久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團的優婆塞，他死後，如何會走入下界呢？摩訶男！當正確地說時，凡能說：『長久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團

的優婆塞』者，那是釋迦族人色勒那尼，當正確地說時，他能說。摩訶男！釋迦族人色勒那尼是長久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團的優婆塞，他死後，如何會走入下界呢？

摩訶男！這裡，某人對佛具備不壞淨：『像這樣，那位世尊……（中略）人天之師、佛陀、世尊。』對法……（中略）對僧團……（中略），他具備捷慧、速慧與解脫，他以諸煩惱的滅盡，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無煩惱的心解脫、慧解脫，摩訶男！此人從地獄解脫；從畜生界解脫；從餓鬼界解脫；從苦界、惡趣、下界解脫。

摩訶男！這裡，某人對佛具備不壞淨：『像這樣，那位世尊……（中略）人天之師、佛陀、世尊。』對法……（中略）對僧團……（中略），他具備捷慧、速慧，但沒解脫，他以五下分結的滅盡而為化生者，在那裡入了究竟涅槃，不從彼世轉回者，摩訶男！此人也從地獄解脫；從畜生界解脫；從餓鬼界解脫；從苦界、惡趣、下界解脫。

摩訶男！這裡，某人對佛具備不壞淨：『像這樣，那位世尊……（中略）人天之師、佛陀、世尊。』對法……（中略）對僧團……（中略），他沒具備捷慧、速慧，也沒解脫，他以三結的滅盡，以貪、瞋、癡薄，為一來者，只來此世一回後，得到苦的結束，摩訶男！此人也從地獄解脫；從畜生界解脫；從餓鬼界解脫；從苦界、惡趣、下界解脫。

摩訶男！這裡，某人對佛具備不壞淨：『像這樣，那位世尊……（中略）人天之師、佛陀、世尊。』對法……（中略）對僧團……（中略），他沒具備捷慧、速慧，也沒解脫，他以三結的滅盡，為入流者，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摩訶男！此人也從地獄解脫；從畜生界解脫；從餓鬼界解脫；從苦界、惡趣、下界解脫。

摩訶男！這裡，某人不對佛具備不壞淨；不具備對法……（中略）不具備對僧團……（中略），他沒具備捷慧、速慧，也沒解脫，但有這些法：信根、活力根、念根、定根、慧根，如來所宣說的法以慧足夠沈思而接受，摩訶男！此人是不到地獄者；不到畜生界者；不到餓鬼界者；不到苦界、惡趣、下界者。

摩訶男！這裡，某人不對佛具備不壞淨；不具備對法……（中略）不具備對僧團……（中略），他沒具備捷慧、速慧，也沒解脫，但有這些法：信根……（中略）慧根，對如來有足夠的信、足夠的情愛，摩訶男！此人也是不到地獄者；不到畜生界者；不到餓鬼界者；不到苦界、惡趣、下界者。

摩訶男！如果這些大娑羅[樹]了知善語、惡語，我也會記說這些大娑羅[樹]為入流者，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更何況是釋迦族人色勒那

尼！摩訶男！釋迦族人色勒那尼在死時，受持了學。」

25. 釋迦族人色勒那尼經

起源於迦毘羅衛城。

當時，釋迦族人色勒那尼死了，世尊記說他為入流者不墮惡趣法、決定、以正覺為彼岸。

在那裡，不久，眾多釋迦族人會合後，譏嫌、失望、誹謗：

「實在不可思議啊，先生！實在未曾有啊，先生！現在，這裡誰將不是入流者！實在是因為釋迦族人色勒那尼死了，世尊記說他為入流者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釋迦族人色勒那尼在學上不是全分行者。」

那時，釋迦族人摩訶男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釋迦族人摩訶男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這裡，釋迦族人色勒那尼死了，世尊記說他為入流者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大德！在那裡，不久，眾多釋迦族人會合後，譏嫌、失望、誹謗：『實在不可思議啊，先生！實在未曾有啊，先生！現在，這裡誰將不是入流者！實在是因為釋迦族人色勒那尼死了，世尊記說他為入流者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釋迦族人色勒那尼在學上不是全分行者。』」

「摩訶男！凡長久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團的優婆塞，他死後，如何會走入下界呢？摩訶男！當正確地說時，凡能說：『長久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團的優婆塞』者，那是釋迦族人色勒那尼，當正確地說時，他能說。摩訶男！釋迦族人色勒那尼是長久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團的優婆塞，他死後，如何會走入下界呢？」

摩訶男！這裡，某人是對佛達一向極淨信者：『像這樣，那位世尊……（中略）人天之師、佛陀、世尊。』對法……（中略）對僧團……（中略），他具備捷慧、速慧與解脫，他以諸煩惱的滅盡，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無煩惱的心解脫、慧解脫，摩訶男！此人從地獄解脫；從畜生界解脫；從餓鬼界解脫；從苦界、惡趣、下界解脫。

摩訶男！這裡，某人是對佛達一向有淨信者：『像這樣，那位世尊……（中略）人天之師、佛陀、世尊。』對法……（中略）對僧團……（中略），他具備捷慧、速慧，但沒解脫，他以五下分結的滅盡而為中般涅槃者、生般涅槃者、無行

般涅槃者、有行般涅槃者、上流到阿迦膩吒者，摩訶男！此人也從地獄解脫；從畜生界解脫；從餓鬼界解脫；從苦界、惡趣、下界解脫。

摩訶男！這裡，某人是對佛達一向有淨信者：『像這樣，那位世尊……（中略）人天之師、佛陀、世尊。』對法……（中略）對僧團……（中略），他沒具備捷慧、速慧，也沒解脫，他以三結的滅盡，以貪、瞋、癡薄，為一來者，只來此世一回後，得到苦的結束，摩訶男！此人也從地獄解脫；從畜生界解脫；從餓鬼界解脫；從苦界、惡趣、下界解脫。

摩訶男！這裡，某人是對佛達一向有淨信者：『像這樣，那位世尊……（中略）人天之師、佛陀、世尊。』對法……（中略）對僧團……（中略），他沒具備捷慧、速慧，也沒解脫，他以三結的滅盡，為入流者，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摩訶男！此人也從地獄解脫；從畜生界解脫；從餓鬼界解脫；從苦界、惡趣、下界解脫。

摩訶男！這裡，某人不是對佛達一向有淨信者；不具備對法……（中略）不具備對僧團……（中略），他沒具備捷慧、速慧，也沒解脫，但有這些法：信根……（中略）慧根，如來所宣說的法以慧足夠沈思而接受，摩訶男！此人是不到地獄者；不到畜生界者；不到餓鬼界者；不到苦界、惡趣、下界者。

摩訶男！這裡，某人不是對佛達一向有淨信者；不具備對法……（中略）不具備對僧團……（中略），他沒具備捷慧、速慧，也沒解脫，但有這些法：信根……（中略）慧根，對如來有足夠的信、足夠的情愛，摩訶男！此人也是不到地獄者；不到畜生界者；不到餓鬼界者；不到苦界、惡趣、下界者。

摩訶男！猶如有塊殘株未除的惡田、惡地，以及被毀壞、腐爛、被風吹日曬破壞、非新成熟、非安全地被播下的種子，天又不能給予正確的水流，那些種子是否能得到增長、成長、擴展嗎？」

「大德！這確實不是。」

「同樣的，摩訶男！這裡，被惡說、被惡教導、不出離的、不導向寂靜的、非遍正覺者教導的法，我說，這是關於惡田，而弟子住於在該法上法、隨法行，是如法而行的隨法行者，我說，這是關於惡種子。」

摩訶男！猶如有塊殘株已善除的善田、善地，以及未被毀壞、未腐爛、未被風吹日曬破壞、新成熟、安全地被播下的種子，天又能給予正確的水流，那些種子是否能得到增長、成長、擴展嗎？」

「是的，大德！」

「同樣的，摩訶男！這裡，被善說、被善教導、出離的、導向寂靜的、遍正覺者教導的法，我說，這是關於善田，而弟子住於在該法上法、隨法行，是如法

而行者、隨法行者，我說，這是關於善種子，更何況是釋迦族人色勒那尼！摩訶男！釋迦族人色勒那尼在死時在學上是全分行者。」

26. 紿孤獨經

起緣於舍衛城。

當時，屋主給孤獨是生病、受苦、重病者。

那時，屋主給孤獨召喚某位男子：

「喂！男子！來！請你去見尊者舍利弗。抵達後，請你以我的名義以頭禮拜尊者舍利弗的足：『大德！屋主給孤獨是生病、受苦、重病者，你以頭禮拜尊者舍利弗的足。』而且請你說這個：『大德！請尊者舍利弗出自憐愍，去屋主給孤獨的住處，那就好了！』」

「是的。」那位男子回答屋主給孤獨後，去見尊者舍利弗。抵達後，向尊者舍利弗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那位男子對尊者舍利弗說這個：「大德！屋主給孤獨是生病、受苦、重病者，你以頭禮拜尊者舍利弗的足，而且你說這個：『大德！請尊者舍利弗出自憐愍，去屋主給孤獨的住處，那就好了！』」

尊者舍利弗以沈默狀態同意了。

那時，尊者舍利弗在午前時穿好衣服、取衣鉢後，以尊者阿難為隨從沙門，去屋主給孤獨的住處。抵達後，在設置好的座位坐下。

坐好後，尊者舍利弗對屋主給孤獨說這個：

「屋主！你是否能忍受？是否能維持？是否苦的感受減退而沒增加，其減退而沒增加被了知？」

「大德！我不能忍受，不能維持，我強烈苦的感受增加而沒減退，其增加而沒減退被了知。」

「屋主！你對佛沒有像那樣的不淨信，如未聽聞的一般人具備對佛的不淨信，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苦界、惡趣、下界、地獄。屋主！你對佛有不壞淨：『像這樣，那位世尊……（中略）人天之師、佛陀、世尊。』又，當看見你自己對佛的不壞淨時，[苦]受會立即止息。

屋主！你對法沒有像那樣的不淨信，如未聽聞的一般人具備對法的不淨信，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苦界、惡趣、下界、地獄那樣。屋主！你有對法的不

55. 入流相應

壞淨：『法是被世尊善說的……（中略）應該被智者各自經驗的。』而當看見你自己對法的不壞淨時，[苦]受會立即止息。

屋主！你對僧團沒有像那樣的不淨信，如未聽聞的一般人具備對僧團的不淨信，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苦界、惡趣、下界、地獄那樣。屋主！你有對僧團的不壞淨：『世尊的弟子僧團是依善而行者……（中略）為世間的無上福田。』而當看見你自己對僧團的不壞淨時，[苦]受會立即止息。

屋主！你沒有像那樣的破戒，如未聽聞的一般人具備破戒，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苦界、惡趣、下界、地獄那樣。屋主！你有對聖者所愛之戒的不壞淨：『無毀壞的……（中略）導向定的。』而當看見你自己對聖者所愛之戒的不壞淨時，[苦]受會立即止息。

屋主！你沒有像那樣的邪見，如未聽聞的一般人具備邪見，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苦界、惡趣、下界、地獄那樣。屋主！你有正見
◦而當看見你自己的正見時，[苦]受會立即止息。

屋主！你沒有像那樣的邪志，如未聽聞的一般人具備邪志，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苦界、惡趣、下界、地獄那樣。屋主！你有正志
◦而當看見你自己的正志時，[苦]受會立即止息。

屋主！你沒有像那樣的邪語，如未聽聞的一般人具備邪語，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苦界、惡趣、下界、地獄那樣。屋主！你有正語
◦而當看見你自己的正語時，[苦]受會立即止息。

屋主！你沒有像那樣的邪業，如未聽聞的一般人具備邪業，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苦界、惡趣、下界、地獄那樣。屋主！你有正業
◦而當看見你自己的正業時，[苦]受會立即止息。

屋主！你沒有像那樣的邪命，如未聽聞的一般人具備邪命，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苦界、惡趣、下界、地獄那樣。屋主！你有正命
◦而當看見你自己的正命時，[苦]受會立即止息。

屋主！你沒有像那樣的邪精進，如未聽聞的一般人具備邪精進，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苦界、惡趣、下界、地獄那樣。屋主！你有正精進。而當看見你自己的正精進時，[苦]受會立即止息。

屋主！你沒有像那樣的邪念，如未聽聞的一般人具備邪念，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苦界、惡趣、下界、地獄那樣。屋主！你有正念。而當看見你自己的正念時，[苦]受會立即止息。

屋主！你沒有像那樣的邪定，如未聽聞的一般人具備邪定，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苦界、惡趣、下界、地獄那樣。屋主！你有正定。而當看見你自己的

55. 入流相應

正定時，[苦]受會立即止息。

屋主！你沒有像那樣的邪智，如未聽聞的一般人具備邪智，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苦界、惡趣、下界、地獄那樣。屋主！你有正智。而當看見你自己的正智時，[苦]受會立即止息。

屋主！你沒有像那樣的邪解脫，如未聽聞的一般人具備邪解脫，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到苦界、惡趣、下界、地獄那樣。屋主！你有正解脫。而當看見你自己的正解脫時，[苦]受會立即止息。」

那時，屋主給孤獨的[苦]受立即止息了。那時，屋主給孤獨以自己的那盤料理伺候尊者舍利弗與尊者阿難。那時，尊者舍利弗食用完畢手離鉢時，屋主給孤獨取某個低矮坐具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舍利弗以這些偈頌感謝屋主給孤獨：

「當對如來有信時，不動的、已善住立的，
當有善戒時，是聖者所愛的與被讚賞的。
當對僧團有淨信，且見已成為正直時，
他們說：『他是不貧窮的』，他的生命是不空虛的。
因此，有智慧者要憶念佛陀的教說，
他應該致力於有信與戒，淨信與法的看見。」

那時，尊者舍利弗以這些偈頌感謝屋主給孤獨後，從座位起來後離開。

那時，尊者阿難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世尊對在一旁坐下的尊者阿難說這個：

「那麼，阿難！你中午從哪裡來呢？」
「大德！屋主給孤獨被尊者舍利弗以這樣那樣的教誡所教誡。」
「阿難！尊者舍利弗是賢智者；阿難！尊者舍利弗是大慧者，確實是因為他能以十種方式解析四入流支。」

27. 紿孤獨經

起緣於舍衛城。

當時，屋主給孤獨是生病、受苦、重病者。

那時，屋主給孤獨召喚某位男子：

「喂！男子！來！請你去見尊者阿難。抵達後，請你以我的名義以頭禮拜尊者阿難的足：『大德！屋主給孤獨是生病、受苦、重病者，他以頭禮拜尊者阿難

的足。』而且請你說這個：『大德！請尊者阿難出自憐愍，去屋主給孤獨的住處，那就好了！』』

「是的。」那位男子回答屋主給孤獨後，去見尊者阿難。抵達後，向尊者阿難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那位男子對尊者阿難說這個：『大德！屋主給孤獨是生病、受苦、重病者，他以頭禮拜尊者阿難的足，而且他說這個：『大德！請尊者阿難出自憐愍，去屋主給孤獨的住處，那就好了！』』

尊者阿難以沈默狀態同意了。

那時，尊者阿難在午前時穿好衣服、取衣鉢後，去屋主給孤獨的住處。抵達後，在設置好的座位坐下。

坐好後，尊者阿難對屋主給孤獨說這個：

「屋主！你是否能忍受？是否能維持？是否苦的感受減退而沒增加，其減退而沒增加被了知？」

「大德！我不能忍受，不能維持，我強烈苦的感受增加而沒減退，其增加而沒減退被了知。」

「屋主！具備四法之未聽聞的一般人有恐怖、有僵硬、有來生的死亡恐懼，哪四個呢？」

屋主！這裡，未聽聞的一般人具備對佛的不淨信，而當看見自己對佛的不淨信時，他有恐怖、有僵硬、有來生的死亡恐懼。

再者，屋主！未聽聞的一般人具備對法的不淨信，而當看見自己對法的不淨信時，他有恐怖、有僵硬、有來生的死亡恐懼。

再者，屋主！未聽聞的一般人具備對僧團的不淨信，而當看見自己對僧團的不淨信時，他有恐怖、有僵硬、有來生的死亡恐懼。

再者，屋主！未聽聞的一般人破戒，而當看見自己破戒時，他有恐怖、有僵硬、有來生的死亡恐懼。

屋主！具備這四法之未聽聞的一般人有恐怖、有僵硬、有來生的死亡恐懼。

屋主！具備四法之有聽聞之聖弟子沒有恐怖、沒有僵硬、沒有來生的死亡恐懼，哪四個呢？

屋主！這裡，有聽聞之聖弟子對佛具備不壞淨：『像這樣，那位世尊是.....（中略）人天之師、佛陀、世尊。』而當看見自己對佛的不壞淨時，他沒有恐怖、沒有僵硬、沒有來生的死亡恐懼。

再者，屋主！有聽聞之聖弟子對法具備不壞淨：『法是被世尊善說的.....（中略）應該被智者各自經驗的。』而當看見自己對法的不壞淨時，他沒有恐怖、沒有僵硬、沒有來生的死亡恐懼。

55. 入流相應

再者，屋主！有聽聞之聖弟子對僧團具備不壞淨：『世尊的弟子僧團是依善而行者……（中略）為世間的無上福田。』而當看見自己對僧團的不壞淨時，他沒有恐怖、沒有僵硬、沒有來生的死亡恐懼。

再者，屋主！有聽聞之聖弟子具備對戒的不壞淨：『無毀壞的……（中略）導向定的。』而當看見自己具備對戒的不壞淨時，他沒有恐怖、沒有僵硬、沒有來生的死亡恐懼。

屋主！具備這四法之有聽聞之聖弟子沒有恐怖、沒有僵硬、沒有來生的死亡恐懼。」

「阿難大德！我不恐懼，為何我要恐懼？」

大德！我對佛具備不壞淨：『像這樣，那位世尊是……（中略）人天之師、佛陀、世尊。』

大德！我具備對法……（中略）。

大德！我對僧團具備不壞淨：『世尊的弟子僧團是依善而行者……（中略）為世間的無上福田。』

大德！凡為世尊所教導的這些在家人如法學處，我沒看見自己有任何毀壞。」

「屋主！這是你的獲得，屋主！這是你的好獲得，屋主！入流果被你記說。」

28. 恐怖與怨恨已平息經

起源於舍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世尊對屋主給孤獨說這個：

「屋主！當聖弟子的五恐怖與怨恨被平息，與具備四入流支，以及對他來說，聖方法(理趣)被慧善見、善洞察，當他希望時，就能以自己記說自己：『我是地獄已盡者，畜生界已盡者，餓鬼界已盡者，苦界、惡趣、下界已盡者，我是入流者，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

哪五個恐怖與怨恨被平息呢？屋主！凡為殺生者，以殺生為緣產生當生的恐怖與怨恨，也產生來生的恐怖與怨恨，也感受心的憂苦，這樣，對離殺生者來說，那個恐怖與怨恨被平息。屋主！凡為未給予而取者……（中略）凡為邪淫者……（中略）凡為妄語者……（中略）凡為穀酒、果酒、酒放逸處者，以穀酒、果酒、酒放逸處為緣產生當生的恐怖與怨恨，也產生來生的恐怖與怨恨，也感受

55. 入流相應

心的憂苦，這樣，對離穀酒、果酒、酒放逸處者來說，那個恐怖與怨恨被平息。這些是五個恐怖與怨恨被平息。

具備哪四入流支呢？屋主！這裡，聖弟子對佛具備不壞淨：『像這樣，那位世尊是……（中略）人天之師、佛陀、世尊。』對法……（中略）對僧團……（中略）具備聖者所愛戒：『無毀壞的、無瑕疵的、無污點的、無雜色的、自由的、智者所稱讚的、不取著的、導向定的。』具備這四入流支。

什麼是以及對他來說聖方法(理趣)被慧善見、善洞察呢？屋主！這裡，聖弟子就徹底地如理作意緣起：『像這樣，在這個存在時有那個；以這個的生起，則那個生起；這樣，當這個不存在時那個不存在；以這個的滅，則那個被滅，即：以無明為緣而有諸行(而諸行存在)；以行為緣而有識……（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集。但以無明的無餘褪去與滅而有行滅(而行滅存在)……（中略）以觸滅而有受滅；以受滅而有渴愛滅……（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滅。』這是對他來說聖方法(理趣)被慧善見、善洞察。

屋主！當聖弟子的五恐怖與怨恨被平息，與具備四入流支，以及對他來說聖方法(理趣)被慧善見、善洞察，當他希望時，就能以自己記說自己：『我是地獄已盡者，畜生界已盡者，餓鬼界已盡者，苦界、惡趣、下界已盡者，我是入流者，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SN.12.41]

29. 恐怖與怨恨已平息經

起源於舍衛城。……（中略）

「比丘們！當聖弟子的五恐怖與怨恨被平息，與具備四入流支，以及對他來說聖方法(理趣)被慧善見、善洞察，當他希望時，就能以自己記說自己：『我是地獄已盡者，畜生界已盡者，餓鬼界已盡者，苦界、惡趣、下界已盡者，我是入流者，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SN.12.42]

30. 離車人難達葛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毘舍離大林重閣講堂。

那時，離車人大臣難達葛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世尊對在一旁坐下的離車人大臣難達葛說這個：

「難達葛！具備四法的聖弟子是入流者，不墮惡趣法、決定、以正覺為彼岸，哪四個呢？難達葛！這裡，聖弟子對佛具備不壞淨：『像這樣，那位世尊是……（中略）人天之師、佛陀、世尊。』對法……（中略）對僧團……（中略）具備聖者所愛戒：『無毀壞……（中略）導向定。』

難達葛！具備這四法的聖弟子是入流者，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

再者，難達葛！具備這四法的聖弟子，不論天或人都是長壽的；不論天或人都是美貌的；不論天或人都是快樂的；不論天或人都是有名聲的；不論天或人都是有統治權的，而，難達葛！我非聽聞其他沙門或婆羅門後而說此，而只是以我自己所理解、以我自己所見、以我自己所知而說。」

當這麼說時，某位男子對離車人大臣難達葛說這個：

「大德！是沐浴的時候了。」

「我說，現在夠了，以那外在的沐浴，這內在的沐浴必是足夠的，即：對世尊有淨信。」

色勒那尼品第三，其攝頌：

「摩訶男二說，喬塔、色勒那二則，
二則給孤獨，二則恐怖與怨恨，
離車人為第十說，此被稱為品。」

福德之潤澤品(31-40)

31. 福德之潤澤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有這四個福德之潤澤、善之潤澤、安樂之食，哪四個呢？」

比丘們！這裡，聖弟子對佛具備不壞淨：『像這樣，那位世尊……（中略）人天之師、佛陀、世尊。』這是第一個福德之潤澤、善之潤澤、安樂之食。

再者，比丘們！聖弟子對法具備不壞淨：『法是被世尊善說的……（中略）應該被智者各自經驗的。』這是第二個福德之潤澤、善之潤澤、安樂之食。

55. 入流相應

再者，比丘們！聖弟子對僧團具備不壞淨：『世尊的弟子僧團是依善而行者……（中略）為世間的無上福田。』這是第三個福德之潤澤、善之潤澤、安樂之食。

再者，比丘們！聖弟子具備聖者所愛戒：『無毀壞的……（中略）導向定的。』這是第四個福德之潤澤、善之潤澤、安樂之食。

比丘們！這四個是福德之潤澤、善之潤澤、安樂之食。」

32. 福德之潤澤經

「比丘們！有這四個福德之潤澤、善之潤澤、安樂之食，哪四個呢？」

比丘們！這裡，聖弟子對佛具備不壞淨：『像這樣，那位世尊……（中略）人天之師、佛陀、世尊。』這是第一個福德之潤澤、善之潤澤、安樂之食。

再者，比丘們！聖弟子具備對法……（中略）對僧團……（中略）。

再者，比丘們！聖弟子以離慳垢之心住於在家，自在施捨，親手施與，樂於捨，回應乞求、樂於均分與布施。這是第四個福德之潤澤、善之潤澤、安樂之食。

比丘們！這四個是福德之潤澤、善之潤澤、安樂之食。」

33. 福德之潤澤經

「比丘們！有這四個福德之潤澤、善之潤澤、安樂之食，哪四個呢？」

比丘們！這裡，聖弟子對佛具備不壞淨：『像這樣，那位世尊……（中略）人天之師、佛陀、世尊。』這是第一個福德之潤澤、善之潤澤、安樂之食。

再者，比丘們！聖弟子具備對法……（中略）對僧團……（中略）。

再者，比丘們！聖弟子是有慧者，具備導向生起與滅沒之慧；聖、洞察，導向苦的完全滅盡[之慧]。這是第四個福德之潤澤、善之潤澤、安樂之食。

比丘們！這四個是福德之潤澤、善之潤澤、安樂之食。」

34. 天道經

起源於舍衛城。

55. 入流相應

「比丘們！為了未清淨眾生之清淨、為了未淨化眾生之淨化，有這四個諸天之天道，哪四個呢？」

比丘們！這裡，聖弟子對佛具備不壞淨：『像這樣，那位世尊是……（中略）人天之師、佛陀、世尊。』為了未清淨眾生之清淨、為了未淨化眾生之淨化，這是第一個諸天之天道。

再者，比丘們！聖弟子具備對法……（中略）對僧團……（中略）。

再者，比丘們！聖弟子具備聖者所愛戒：『無毀壞……（中略）導向定。』為了未清淨眾生之清淨、為了未淨化眾生之淨化，這是第四個諸天之天道。

比丘們！為了未清淨眾生之清淨、為了未淨化眾生之淨化，這些是四個諸天之天道。」

35. 天道經

「比丘們！為了未清淨眾生之清淨、為了未淨化眾生之淨化，有這四個諸天之天道，哪四個呢？」

比丘們！這裡，聖弟子對佛具備不壞淨：『像這樣，那位世尊是……（中略）人天之師、佛陀、世尊。』他像這樣深慮：『怎樣是諸天之天道呢？』他這樣了知：『我聽聞現在諸天以不瞋恚為最勝，而我不瞋恚任何懦弱者或堅強者，我確實住於具備諸天之道的法。』為了未清淨眾生之清淨、為了未淨化眾生之淨化，這是第一個諸天之天道。

再者，比丘們！聖弟子具備對法……（中略）對僧團……（中略）。

再者，比丘們！聖弟子具備聖者所愛戒：『無毀壞……（中略）導向定。』他像這樣深慮：『怎樣是諸天之天道呢？』他這樣了知：『我聽聞現在諸天以不瞋恚為最勝，而我不瞋恚任何懦弱者或堅強者，我確實住於具備諸天之道的法。』為了未清淨眾生之清淨、為了未淨化眾生之淨化，這是第四個諸天之天道。

比丘們！為了未清淨眾生之清淨、為了未淨化眾生之淨化，這些是四個諸天之天道。」

36. 類似天經

「比丘們！具備四法者，悅意的諸天說類似[他們]，哪四個呢？」

比丘們！這裡，聖弟子對佛具備不壞淨：『像這樣，那位世尊是……（中略）人天之師、佛陀、世尊。』從這死去往生到那裡、具備對佛不壞淨的諸天，他們這樣想：『如具備對佛不壞淨的我們從那裡死後往生這裡一樣。同樣的，具備對佛不壞淨的聖弟子，他將來到諸天的面前。』

再者，比丘們！聖弟子具備對法……（中略）對僧團……（中略）具備聖者所愛戒：『無毀壞……（中略）導向定。』從這死去往生到那裡、具備對聖者所愛之戒不壞淨的諸天，他們這樣想：『如具備對聖者所愛之戒不壞淨的我們從那裡死後往生這裡一樣。同樣的，具備對聖者所愛之戒不壞淨的聖弟子，他將來到諸天的面前。』

比丘們！具備這四法者，悅意的諸天說類似[他們]。」

37. 摩訶男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釋迦族人的迦毘羅衛城尼拘律園。

那時，釋迦族人摩訶男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釋迦族人摩訶男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什麼情形是優婆塞？」

「摩訶男！當已歸依佛、已歸依法、已歸依僧團，摩訶男！這個情形，他是優婆塞。」

「大德！什麼情形優婆塞具足戒？」

「摩訶男！當優婆塞是離殺生者，是離未給予而取者，是離邪淫者，是離妄語者，是離穀酒、果酒、酒放逸處者時，摩訶男！這個情形，優婆塞具足戒。」

「又，大德！什麼情形優婆塞具足信？」

「摩訶男！這裡，優婆塞是有信者，他信如來的覺：『像這樣，那位世尊……（中略）人天之師、佛陀、世尊。』摩訶男！這個情形，優婆塞具足信。」

「又，大德！什麼情形優婆塞具足施捨？」

「摩訶男！這裡，優婆塞以離慳垢之心住於在家，自在施捨，親手施與，樂於捨，回應乞求、樂於均分與布施，摩訶男！這個情形，優婆塞具足施捨。」

「又，大德！什麼情形優婆塞具足慧？」

「摩訶男！這裡，優婆塞是有慧者，具備導向生起與滅沒之慧；聖、洞察，導向苦的完全滅盡[之慧]，摩訶男！這個情形，優婆塞具足慧。」

38. 雨經

「比丘們！猶如當天下雨時，大雨下在山上，向下流的雨水使山洞、裂縫、溪流充滿；山洞、裂縫、溪流遍滿者使小水池充滿；小水池遍滿者使大水池充滿；大水池遍滿者使小河充滿；小河遍滿者使大河充滿；大河遍滿者使大海洋充滿。同樣的，比丘們！對聖弟子來說，凡對佛不壞淨、對法不壞淨、對僧團不壞淨，以及聖者所愛的戒，當這些法流動，到彼岸後，導向諸煩惱的滅盡。」

39. 葛利鉤達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釋迦族人的迦毘羅衛城尼拘律園。

那時，世尊在午前時穿好衣服、取衣鉢後，為了托鉢去釋迦族女葛利鉤達的住處。抵達後，在設置好的座位坐下。

那時，釋迦族女葛利鉤達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世尊對在一旁坐下的釋迦族女葛利鉤達說這個：

「葛利鉤達！具備四法的聖弟子是入流者，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哪四個呢？葛利鉤達！這裡，聖弟子對佛具備不壞淨：『像這樣，那位世尊是……（中略）人天之師、佛陀、世尊。』對法……（中略）對僧團……（中略）以離慳垢之心住於在家，自在施捨，親手施與，樂於捨，回應乞求、樂於均分與布施，葛利鉤達！具備這四法的聖弟子是入流者，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

「大德！凡世尊所教導的這四入流支，我有那些法，我符合那些法。」

大德！因為我對佛具備不壞淨：『像這樣，那位世尊是……（中略）人天之師、佛陀、世尊。』對法……（中略）對僧團……（中略）凡在家族中任何能施之物，一切無差別的施與持戒者、善法者。」

「葛利鉤達！這是你的獲得，葛利鉤達！這是你的好獲得，葛利鉤達！入流果被你記說。」

40. 釋迦族人難提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釋迦族人的迦毘羅衛城尼拘律園。

55. 入流相應

那時，釋迦族人難提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釋迦族人難提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當聖弟子完全地、全部地缺乏四入流支時，大德！像那樣的聖弟子是住於放逸者嗎？」

「難提！凡四入流支完全地、全部地缺乏者，我說他是『在外者；站在凡夫側者』。」

此外，難提！關於聖弟子是住於放逸者與住於不放逸者，你要聽！你要好好作意！我將說了。」

「是的，大德！」釋迦族人難提回答世尊。

「難提！怎樣是住於放逸的聖弟子呢？難提！這裡，聖弟子對佛具備不壞淨：『像這樣，那位世尊是……（中略）人天之師、佛陀、世尊。』滿足於那對佛的不壞淨，而不更加努力在白天獨居、在夜間獨坐。當他這樣住於放逸時，則不欣悅；當不欣悅時，則無喜；當無喜時，則無寧靜；當無寧靜時，則住於苦；心苦者，則不入定；當心不得定時，則法不顯現；從法的不顯現，這樣就以住於放逸為名。」

再者，聖弟子具備對法……（中略）對僧團……（中略）具備聖者所愛戒：『無毀壞……（中略）導向定。』滿足於那聖者所愛之戒，而不更加努力在白天獨居、在夜間獨坐。當他這樣住於放逸時，則無欣悅；當無欣悅時，則無喜；當無喜時，則無寧靜；當無寧靜時，則住於苦；心苦者，則不入定；當心不得定時，則法不顯現；從法的不顯現，這樣就以住於放逸為名。難提！這樣是住於放逸的聖弟子。

難提！怎樣是住於不放逸的聖弟子呢？難提！這裡，聖弟子對佛具備不壞淨：『像這樣，那位世尊是……（中略）人天之師、佛陀、世尊。』不滿足於那對佛的不壞淨，而更加努力在白天獨居、在夜間獨坐。當他這樣住於不放逸時，則欣悅被生；當已歡悅時，則喜被生；當意喜時，則身寧靜；身已寧靜者，則感受樂；心樂者，則入定；當心得定時，則法顯現；從法的顯現，這樣就以住於不放逸為名。」

再者，聖弟子具備對法……（中略）對僧團……（中略）具備聖者所愛戒：『無毀壞……（中略）導向定。』不滿足於那聖者所愛之戒，而更加努力在白天獨居、在夜間獨坐。當他這樣住於不放逸時，則欣悅被生；當已歡悅時，則喜被生；當意喜時，則身寧靜；身已寧靜者，則感受樂；心樂者，則入定；當心得定時，則法顯現；從法的顯現，這樣就以住於不放逸為名。難提！這樣是住於不放逸的聖弟子。」

福德之潤澤品第四，其攝頌：

「潤澤三說，天道二則，
類似、摩訶男，雨、葛利、難提。」

有偈的福德潤澤品(41-50)

41. 潤澤經

「比丘們！有這四個福德之潤澤、善之潤澤、安樂之食，哪四個呢？」

比丘們！這裡，聖弟子對佛具備不壞淨：『像這樣，那位世尊……（中略）人天之師、佛陀、世尊。』這是第一個福德之潤澤、善之潤澤、安樂之食。

再者，比丘們！聖弟子具備對法……（中略）對僧團……（中略）。

再者，比丘們！聖弟子具備聖者所愛戒：『無毀壞的……（中略）導向定的。』這是第四個福德之潤澤、善之潤澤、安樂之食。

比丘們！這四個是福德之潤澤、善之潤澤、安樂之食。

比丘們！當聖弟子具備了這四個福德之潤澤、善之潤澤時，不容易計算福德的量：『有這麼多福德之潤澤、善之潤澤、安樂之食。』而只名為不能計算、不能計量的大福德蘊。

比丘們！猶如大海不容易計算水的量：『有這麼多升水。』或『有這麼多百升水。』或『有這麼多千升水。』或『有這麼多十萬升水。』而只名為不能計算、不能計量的大水蘊。同樣的，比丘們！當聖弟子具備了這四個福德之潤澤、善之潤澤時，不容易計算福德的量：『有這麼多福德之潤澤、善之潤澤、安樂之食。』而只名為不能計算、不能計量的大福德蘊。」

世尊說這個，說這個後，善逝、大師又更進一步說這個：

「大流、無量的大海，極恐怖的寶物聚集之阿賴耶，

正如諸河被人群群眾使用，個個都流入海洋。

像這樣，食物、飲料、衣服的施與人，床、被子的施與者，

福德之流流入賢智者，正如諸河運水入大海。」

42. 潤澤經

「比丘們！有這四個福德之潤澤、善之潤澤、安樂之食，哪四個呢？」

比丘們！這裡，聖弟子對佛具備不壞淨：『像這樣，那位世尊……（中略）人天之師、佛陀、世尊。』這是第一個福德之潤澤、善之潤澤、安樂之食。

再者，比丘們！聖弟子具備對法……（中略）對僧團……（中略）。

再者，比丘們！聖弟子具備聖者所愛戒：『無毀壞的……（中略）導向定的。』這是第四個福德之潤澤、善之潤澤、安樂之食。

比丘們！這四個是福德之潤澤、善之潤澤、安樂之食。

比丘們！當聖弟子具備了這四個福德之潤澤、善之潤澤時，不容易計算福德的量：『有這麼多福德之潤澤、善之潤澤、安樂之食。』而只名為不能計算、不能計量的大福德蘊。

比丘們！猶如這些大河會合、集合之處，即：恒河、耶牟那、阿致羅筏底、薩羅浮、摩醯，在那裡不容易計算水的量：『有這麼多升水。』或『有這麼多百升水。』或『有這麼多千升水。』或『有這麼多十萬升水。』而只名為不能計算、不能計量大水蘊。同樣的，比丘們！當聖弟子具備了這四個福德之潤澤、善之潤澤時，不容易計算福德的量：『有這麼多福德之潤澤、善之潤澤、安樂之食。』而只名為不能計算、不能計量的大福德蘊。」

世尊說這個，說這個後，善逝、大師又更進一步說這個：

「大流、無量的大海，極恐怖的寶物聚集之阿賴耶，

正如諸河被人群群眾使用，個個都流入海洋。

像這樣，食物、飲料、衣服的施與人，床、被子的施與者，

福德之流流入賢智者，正如諸河運水入大海。」

43. 潤澤經

「比丘們！有這四個福德之潤澤、善之潤澤、安樂之食，哪四個呢？」

比丘們！這裡，聖弟子對佛具備不壞淨：『像這樣，那位世尊……（中略）人天之師、佛陀、世尊。』這是第一個福德之潤澤、善之潤澤、安樂之食。

再者，比丘們！聖弟子具備對法……（中略）對僧團……（中略）。

再者，比丘們！聖弟子是有慧者，具備導向生起與滅沒之慧；聖、洞察，導向苦的完全滅盡[之慧]，這是第四個福德之潤澤、善之潤澤、安樂之食。

55. 入流相應

比丘們！這四個是福德之潤澤、善之潤澤、安樂之食。

比丘們！當聖弟子具備了這四個福德之潤澤、善之潤澤時，不容易計算福德的量：『有這麼多福德之潤澤、善之潤澤、安樂之食。』而只名為不能計算、不能計量的大福德蘊。

世尊說這個，說這個後，**善逝**、**大師**又更進一步說這個：

「凡想要福德者應該在善的上面住立，為了**不死**的獲得而**修習道**。

他到達法的核心而在滅盡上喜樂，當死亡之王到來時他不顫抖。」

44. 大富經

「**比丘**們！具備四法的**聖弟子**被稱為『富有、大富、大財富者』，哪四個呢？比丘們！這裡，聖弟子對佛具備**不壞淨**：『像這樣，那位**世尊**是……（中略）**人天之師**、**佛陀**、**世尊**。』對法……（中略）對僧團……（中略）具備聖者所愛戒：『無毀壞……（中略）導向定。』

比丘們！這四法具足的聖弟子被稱為『富有、大富、大財富者』。」

45. 大富經

「**比丘**們！具備四法的**聖弟子**被稱為『富有、大富、大財富、大名聲者』，哪四個呢？比丘們！這裡，聖弟子對佛具備**不壞淨**：『像這樣，那位**世尊**是……（中略）**人天之師**、**佛陀**、**世尊**。』對法……（中略）對僧團……（中略）具備聖者所愛戒：『無毀壞……（中略）導向定。』

比丘們！具備這四法的聖弟子被稱為『富有、大富、大財富、大名聲者』。」

46. 單純經

「**比丘**們！具備四法的**聖弟子**是**入流者**，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哪四個呢？比丘們！這裡，聖弟子對佛具備**不壞淨**：『像這樣，那位**世尊**是……（中略）**人天之師**、**佛陀**、**世尊**。』對法……（中略）對僧團……（中略）具備聖者所愛戒：『無毀壞……（中略）導向定。』比丘們！具備這四法的聖弟子是入流者，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

47. 難提經

起源於迦毘羅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世尊對釋迦族人難提說這個：

「難提！具備四法的聖弟子是入流者，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哪四個呢？難提！這裡，聖弟子對佛具備不壞淨：『像這樣，那位世尊是……（中略）人天之師、佛陀、世尊。』對法……（中略）對僧團……（中略）具備聖者所愛戒：『無毀壞……（中略）導向定。』難提！具備這四法的聖弟子是入流者，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

48. 拔提亞經

起源於迦毘羅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世尊對釋迦族人拔提亞說這個：

「拔提亞！具備四法的聖弟子是入流者，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哪四個呢？」

拔提亞！這裡，聖弟子具備對佛……（中略）對法……（中略）對僧團……（中略）具備聖者所愛戒：『無毀壞……（中略）導向定。』

拔提亞！具備這四法的聖弟子是入流者，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

49. 摩訶男經

起源於迦毘羅衛城。

在一旁坐下的世尊對釋迦族人摩訶男說這個：

「摩訶男！具備四法的聖弟子是入流者……（中略）、以正覺為彼岸，哪四個呢？」

摩訶男！這裡，聖弟子具備對佛……（中略）對法……（中略）對僧團……（中略）具備聖者所愛戒：『無毀壞……（中略）導向定。』

摩訶男！具備這四法的聖弟子是入流者，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

50. 支經

「比丘們！有四入流支，哪四個呢？親近善人，聽聞正法，如理作意，法、隨法行，比丘們！這是四入流支。」

有偈的福德潤澤品第五，其攝頌：

「潤澤三說，二則大富，
單純、難提、拔提亞，摩訶男與支，它們為十則。」

有慧品(51-61)

51. 有偈經

「比丘們！具備四法的聖弟子是入流者，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哪四個呢？比丘們！這裡，聖弟子對佛具備不壞淨：『像這樣，那位世尊是……（中略）人天之師、佛陀、世尊。』對法……（中略）對僧團……（中略）具備聖者所愛戒：『無毀壞……（中略）導向定。』比丘們！具備這四法的聖弟子是入流者，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

世尊說這個，說這個後，善逝、大師又更進一步說這個：

「當對如來有信時，不動的、已善住立的，
當有善戒時，是聖者所愛的與被讚賞的。
當對僧團有淨信，且見已成為正直時，
他們說：『他是不貧窮的』，他的生命是不空虛的。
因此，有智慧者要憶念佛陀的教說，
他應該致力於有信與戒，淨信與法的看見。」

52. 住過了雨季安居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

55. 入流相應

那時，某位在舍衛城住過了雨季安居的比丘，以某些必須作的事到了迦毘羅衛城。

迦毘羅衛城的釋迦族人聽聞：

「聽說某位在舍衛城住過了雨季安居的比丘，到了迦毘羅衛城。」

那時，迦毘羅衛城的釋迦族人去見那位比丘。抵達後，向那位比丘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迦毘羅衛城的釋迦族人對那位比丘說這個：

「大德！世尊是否無病、有氣力？」

「朋友們！世尊無病、有氣力。」

「又，大德！舍利弗、目犍連是否無病、有氣力？」

「朋友們！舍利弗、目犍連無病、有氣力。」

「又，大德！是否比丘僧團無病、有氣力？」

「朋友們！比丘僧團也無病、有氣力。」

「又，大德！在雨季安居中，你在世尊面前有聽到、領受什麼嗎？」

「朋友們！這被我從世尊面前聽聞、領受：『比丘們！以諸煩惱的滅盡，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無煩惱的心解脫、慧解脫的那些比丘少，更多比丘以五下分結的滅盡而為化生者，在那裡入了究竟涅槃，為不從彼世轉回者。』

又，朋友們！這被我從世尊面前聽聞、領受：『比丘們！以五下分結的滅盡而為化生者，在那裡入了究竟涅槃，不從彼世轉回者的那些比丘少，更多比丘以三結的滅盡，以貪、瞋、癡薄，為一來者，只來此世一回後，將得到苦的結束。』

又，朋友們！這被我從世尊面前聽聞、領受：『比丘們！以三結的滅盡，以貪、瞋、癡薄，為一來者，只來此世一回後，將得到苦的結束的那些比丘少，更多比丘以三結的滅盡，為入流者，不墮惡趣法者、決定者、以正覺為彼岸者。』

53. 法施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波羅奈仙人墜落處的鹿野苑。

那時，法施優婆塞與五百位優婆塞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法施優婆塞對世尊說這個：

55. 入流相應

「大德！為了對我們是長久的利益與安樂，大德！請世尊教誡我們，大德！請世尊訓誡我們。」

「法施！因此，在這裡，應該被你們這麼學：『我們要時常進入後住於那些被如來所說甚深、義之甚深、出世間、與空有關的經典。』法施！應該被你們這麼學。」

「大德！這對住於孩子擁擠的住處；享用迦尸的檀香；戴花環、香料、塗油；享有金銀的我們是不容易的：『時常進入後住於那些被如來所說甚深、義之甚深、出世間、與空有關的經典。』大德！我們已住立在五學處上，請世尊教導更上的法。」

「法施！因此，在這裡，應該被你們這麼學：『我們將要對佛具備不壞淨：『像這樣，那位世尊是……（中略）人天之師、佛陀、世尊。』對法……（中略）對僧團……（中略）具備聖者所愛戒：『無毀壞的……（中略）導向定的。』法施！應該被你們這麼學。」

「大德！凡世尊所教導的這四入流支，我們有那些法，我們符合那些法。大德！因為我們對佛具備不壞淨：『像這樣，那位世尊是……（中略）人天之師、佛陀、世尊。』對法……（中略）對僧團……（中略）我具備聖者所愛戒：『無毀壞……（中略）導向定。』」

「法施！這是你們的獲得，法施！這是你們的好獲得，法施！入流果被你們記說。」

54. 痘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釋迦族人的迦毘羅衛城尼拘律園。

當時，眾多比丘為世尊作衣服的工作：

「經過三個月了，當衣服完成時，世尊將出發遊行。」

釋迦族人摩訶男聽聞：

「聽說眾多比丘為世尊作衣服的工作：『經過三個月了，當衣服完成時，世尊將出發遊行。』」

那時，釋迦族人摩訶男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釋迦族人摩訶男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我聽聞：『聽說眾多比丘為世尊作衣服的工作：「經過三個月了，當衣服完成時，世尊將出發遊行。」』

大德！我還沒從世尊面前聽聞、領受生病、受苦、重病的有慧優婆塞應該如何被有慧的優婆塞教誡？」

「摩訶男！生病、受苦、重病的有慧優婆塞應該被有慧的優婆塞以四安慰法安慰：

令尊者被安慰！尊者有對佛的不壞淨：『像這樣，那位世尊……（中略）人天之師、佛陀、世尊。』

令尊者被安慰！尊者有對法……（中略）僧團……（中略）對聖者所愛之戒的不壞淨是好的：『無毀壞的……（中略）導向定的。』

摩訶男！生病、受苦、重病的有慧優婆塞被有慧的優婆塞以四安慰法安慰後，應該被說這個：『尊者有對父母的掛慮嗎？』

如果他說這個：『我有對父母的掛慮。』他應該被說這個：『親愛的先生！尊者為死法，如果尊者對父母作掛慮，也將死；如果尊者對父母不作掛慮，也將死，請尊者捨斷對你父母的掛慮，那就好了！』

如果他說這個：『我對父母的掛慮已捨斷。』他應該被說這個：『又，尊者有對妻兒的掛慮嗎？』

如果他說這個：『我有對妻兒的掛慮。』他應該被說這個：『親愛的先生！尊者為死法，如果尊者對妻兒作掛慮，也將死；如果尊者對妻兒不作掛慮，也將死，請尊者捨斷對你妻兒的掛慮，那就好了！』

如果他說這個：『我對妻兒的掛慮已捨斷。』他應該被說這個：『又，尊者有對人之五欲的掛慮嗎？』

如果他說這個：『我有對人的五欲的掛慮。』他應該被說這個：『朋友！天的欲比人的欲更優越、更勝妙，請尊者心從人的欲出來後，心勝解於四大王天，那就好了！』

如果他說這個：『我的心已從人的欲出來，心已勝解於四大王天。』他應該被說這個：『朋友！三十三天比四大王天更優越、更勝妙，請尊者心從四大王天出來後，心勝解於三十三天，那就好了！』

如果他說這個：『我的心已從四大王天出來，心已勝解於三十三天。』他應該被說這個：『朋友！夜摩天比三十三天……（中略）兜率天……（中略）化樂天……（中略）他化自在天……（中略）朋友！梵天世界比他化自在天更優越、更勝妙，請尊者心從他化自在天出來後，心勝解於梵天世界，那就好了！』

如果他說這個：『我的心已從他化自在天出來，心已勝解於梵天世界。』他應該被說這個：『朋友！梵天世界也是無常的、不堅固的、有身所包含的，請尊者心從梵天出來後，心集中於有身之滅，那就好了！』

55. 入流相應

如果他說這個：『我的心已從梵天世界出來，心已集中於有身之滅。』摩訶男！我說：『這樣心解脫的優婆塞，與心從煩惱解脫的比丘沒任何差異，即：解脫者與解脫者。』』

55. 入流果經

「比丘們！當這四法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入流果的作證，哪四個呢？親近善人，聽聞正法，如理作意，法、隨法行，比丘們！當這四法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入流果的作證。」

56. 一來果經

「比丘們！當這四法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一來果的作證，哪四個呢？……（中略）導向一來果的作證。」

57. 不還果經

「……（中略）導向不還果的作證……（中略）。」

58. 阿羅漢果經

「……（中略）導向阿羅漢果的作證……（中略）。」

59. 慧的獲得經

「……（中略）導向慧的獲得……（中略）。」

55. 入流相應

60. 慧的增長經

「.....（中略）導向慧的增長.....（中略）◦。」

61. 慧的擴展經

「.....（中略）導向慧的擴展.....（中略）◦。」

有慧品第六，其攝頌：

「有偈、住過了雨季安居，法施、病，
四則果、獲得，增長、擴展。」

大慧品(62-74)

62. 大慧經

「比丘們！當這四法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大慧的狀態，哪四個呢？親近善人，聽聞正法，如理作意，法、隨法行，比丘們！當這四法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大慧的狀態。」

63. 博慧經

「.....（中略）導向博慧的狀態。」

64. 廣大慧經

「.....（中略）導向廣大慧的狀態。」

65. 深慧經

「.....（中略）導向深慧的狀態。」

66. 不放逸慧經

「.....（中略）導向不放逸慧的狀態。」

67. 廣慧經

「.....（中略）導向廣慧的狀態。」

68. 豐富慧經

「.....（中略）導向豐富慧的狀態。」

69. 急速慧經

「.....（中略）導向急速慧的狀態。」

70. 輕快慧經

「.....（中略）導向輕快慧的狀態。」

71. 捷慧經

「.....（中略）導向捷慧的狀態。」

72. 速慧經

「.....（中略）導向速慧的狀態。」

73. 利慧經

「.....（中略）導向利慧的狀態。」

74. 洞察慧經

「.....（中略）導向洞察慧的狀態，哪四個呢？親近善人，聽聞正法，如理作意，法、隨法行，比丘們！當這四法已修習、已多修習時，導向洞察慧的狀態。」

大慧品第七，其攝頌：

「大、廣、廣大、深，不放逸、寬廣、豐富，
速、輕、疾、速行，銳利、洞察。」

入流相應十一。

56. 諦相應

定品(1-10)

1. 定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你們要修習定。」

比丘們！得定的比丘如實知道。

如實知道什麼呢？如實知道『這是苦』；如實知道『這是苦集』；如實知道『這是苦滅』；如實知道『這是導向苦滅道跡』。

比丘們！你們要修習定。

比丘們！得定的比丘如實知道。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這是苦。』努力應該被作，『這是苦集。』努力應該被作，『這是苦滅。』努力應該被作，『這是導向苦滅道跡。』努力應該被作。」

2. 獨坐經

「比丘們！你們要著手努力於獨坐。」

比丘們！獨坐的比丘如實知道，如實知道什麼呢？如實知道『這是苦』；如實知道『這是苦集』；如實知道『這是苦滅』；如實知道『這是導向苦滅道跡』。

比丘們！你們要著手努力於獨坐。

比丘們！獨坐的比丘如實知道。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這是苦。』努力應該被作，『這是苦集。』努力應該被作，『這是苦滅。』努力應該被作，『這是導向苦滅道跡。』努力應該被作。」

3. 善男子經

「比丘們！凡過去世任何從在家正確地出家成為無家者的善男子，他們都為了如實現觀四聖諦。」

比丘們！凡未來世任何將從在家正確地出家成為無家者的善男子，他們都將為了如實現觀四聖諦。」

比丘們！凡現在任何從在家正確地出家成為無家者的善男子，他們都為了如實現觀四聖諦。」

哪四個呢？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導向苦滅道跡聖諦。

比丘們！凡過去世任何從在家正確地出家成為無家者的善男子……（中略）將出家……（中略）出家，他們就都為了如實現觀這四聖諦。」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這是苦。』努力應該被作，『這是苦集。』努力應該被作，『這是苦滅。』努力應該被作，『這是導向苦滅道跡。』努力應該被作。」

4. 善男子經

「比丘們！凡過去世任何從在家正確地出家成為無家者而已如實現觀的善男子，他們都如實現觀四聖諦。」

比丘們！凡未來世任何將從在家正確地出家成為無家者而如實現觀的善男子，他們都將如實現觀四聖諦。」

比丘們！凡現在任何從在家正確地出家成為無家者而如實現觀的善男子，他們都如實現觀四聖諦。」

哪四個呢？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導向苦滅道跡聖諦。

比丘們！凡過去世任何從在家正確地出家成為無家者而已如實現觀的善男子……（中略）將[如實]現觀……（中略）[如實]現觀，他們都如實現觀這四聖諦。」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這是苦。』努力應該被作……（中略）『這是導向苦滅道跡。』努力應該被作。」

5. 沙門婆羅門經

「比丘們！凡過去世任何已如實現正覺的沙門或婆羅門，他們全都如實現正覺四聖諦。」

比丘們！凡未來世任何將如實現正覺的沙門或婆羅門，他們全都將如實現正覺四聖諦。

比丘們！凡現在任何如實現正覺的沙門或婆羅門，他們全都如實現正覺四聖諦。

哪四個呢？苦聖諦……（中略）導向苦滅道跡聖諦。

比丘們！凡過去世任何已如實現正覺的沙門或婆羅門……（中略）將[如實]現正覺……（中略）[如實]現正覺……（中略），他們全都如實現正覺這四聖諦。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這是苦。』努力應該被作……（中略）『這是導向苦滅道跡。』努力應該被作。」

6. 沙門婆羅門經

「比丘們！凡過去世任何如實現正覺而說明的沙門或婆羅門，他們全都如實現正覺而說明四聖諦。」

比丘們！凡未來世任何將如實現正覺而說明的沙門或婆羅門，他們全都將如實現正覺而說明四聖諦。

比丘們！凡現在任何如實現正覺而說明的沙門或婆羅門，他們全都如實現正覺而說明四聖諦。

哪四個呢？苦聖諦……（中略）導向苦滅道跡聖諦。

比丘們！凡過去世任何如實現正覺而說明的沙門或婆羅門……（中略）將如實現正覺……（中略）如實現正覺而說明的沙門或婆羅門，他們全都如實現正覺而說明這四聖諦。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這是苦。』努力應該被作……（中略）『這是導向苦滅道跡。』努力應該被作。」

7. 尋經

「比丘們！你們不要在惡不善尋中尋思，即：欲尋、惡意尋、加害尋，什麼原因呢？比丘們！[因為]這些尋是不具利益的，不是梵行的基礎，不導向厭、離貪、滅、寂靜、證智、正覺、涅槃。

比丘們！而當你們尋思時，應該尋思『這是苦』；當你們尋思時，應該尋思『這是苦集』；當你們尋思時，應該尋思『這是苦滅』；當你們尋思時，應該尋思『這是導向苦滅道跡』，什麼原因呢？比丘們！[因為]這些尋是具利益的，這些是梵行的基礎，這些導向厭、離貪、滅、寂靜、證智、正覺、涅槃。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這是苦。』努力應該被作……（中略）『這是導向苦滅道跡。』努力應該被作。」

8. 思惟經

「比丘們！你們不應該思惟邪惡不善的想法：『世界是常恆的』，或『世界是非常恆的』，或『世界是有邊的』，或『世界是無邊的』，或『命即是身體』，或『命是一身體是另一』，或『死後如來存在』，或『死後如來不存在』，或『死後如來存在且不存在』，或『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什麼原因呢？比丘們！[因為]這些思惟是不具利益的，不是梵行的基礎，不導向厭、離貪、滅、寂靜、證智、正覺、涅槃。

比丘們！你們應該思惟『這是苦』之思惟；你們應該思惟『這是苦集』之思惟；你們應該思惟『這是苦滅』之思惟；你們應該思惟『這是導向苦滅道跡』之思惟，什麼原因呢？比丘們！[因為]這些思惟是具利益的，這些是梵行的基礎，這些導向厭、離貪、滅、寂靜、證智、正覺、涅槃。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這是苦。』努力應該被作……（中略）『這是導向苦滅道跡。』努力應該被作。」

9. 譁論經

「比丘們！你們不應該諁論：『你不了知這法、律，我了知這法、律；你了知這法、律什麼！你是邪行者，我是正行者；我的是一致的，你的是不一致的；

應該先說的而後說，應該後說的而先說；你所長時間熟練的是顛倒的；你的理論已被論破，去救[你的]理論；你已被折伏，請你拆解，如果你能。』什麼原因呢？比丘們！[因為]這些談論是不具利益的，無關梵行的基礎，不導向厭、離貪、滅、寂靜、證智、正覺、涅槃。

比丘們！而當你們談論時，應該談論『這是苦』；當你們談論時，應該談論『這是苦集』；當你們談論時，應該談論『這是苦滅』；當你們談論時，應該談論『這是導向苦滅道跡』……（中略）努力應該被作。」

10. 畜生論經

「比丘們！你們不應該談論各種畜生論，即：國王論、盜賊論、大臣論、軍隊論、怖畏論、戰爭論、食物論、飲料論、衣服論、臥具論、花環論、氣味論、親里論、車乘論、村落論、城鎮論、城市論、國土論、女人論、英雄論、街道論、水井論、祖靈論、種種論、世界起源論、海洋起源論、如是有無論等，什麼原因呢？比丘們！[因為]這些談論是不具利益的，不是梵行的基礎，不導向厭、離貪、滅、寂靜、證智、正覺、涅槃。

比丘們！而當你們談論時，應該談論『這是苦』；當你們談論時，應該談論『這是苦集』；當你們談論時，應該談論『這是苦滅』；當你們談論時，應該談論『這是導向苦滅道跡』，什麼原因呢？比丘們！[因為]這些談論是具利益的，這些是梵行的基礎，這些導向厭、離貪、滅、寂靜、證智、正覺、涅槃。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這是苦。』努力應該被作……（中略）『這是導向苦滅道跡。』努力應該被作。」

定品第一，其攝頌：

「定、獨坐，善男子二則在後，
沙門婆羅門、尋，思惟、諍論、談論。」

法輪轉起品(11-20)

11. 法輪轉起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波羅奈仙人墜落處的鹿野苑。

在那裡，世尊召喚[那]群五比丘們：

「比丘們！有兩個邊(極端)，不應該被出家人實行，哪兩個呢？這在欲上之欲樂的實行：下劣的、粗俗的、一般人的、非聖者的、無益的，以及這自我折磨的實行：苦的、非聖者的、無益的。比丘們！不走入這些那些兩個邊後，有被如來現正覺、作眼、作智，導向寂靜、證智、正覺、涅槃的中道。

比丘們！但什麼是那被如來現正覺、作眼、作智，導向寂靜、證智、正覺、涅槃的中道呢？就是這八支聖道，即：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

比丘們！這是那被如來現正覺、作眼、作智，導向寂靜、證智、正覺、涅槃的中道。

比丘們！而這是苦聖諦：生是苦，老也是苦，病也是苦，死也是苦，與不愛的結合是苦，與所愛的別離是苦，所求不得也是苦；總括之，五取蘊是苦。

比丘們！而這是苦集聖諦：是這導致再生、伴隨歡喜與貪、到處歡喜的渴愛，即：欲的渴愛、有的渴愛、虛無的渴愛。

比丘們！而這是苦滅聖諦：就是那渴愛的無餘褪去與滅、捨棄、斷念、解脫、無依住。

比丘們！而這是導向苦滅道跡聖諦：就是這八支聖道，即：正見..... (中略) 正定。

『這是苦聖諦』：比丘們！在以前所不曾聽過的法上，我的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生起。

『這苦聖諦應該被遍知』：比丘們！在以前..... (中略) 生起。

『這苦聖諦已被遍知』：比丘們！在以前所不曾聽過的法上，我的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生起。

『這是苦集聖諦』：比丘們！在以前所不曾聽過的法上，我的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生起。

『這苦集聖諦應該被捨斷』：比丘們！在以前……（中略）生起。

『這苦集聖諦已被捨斷』：比丘們！在以前所不曾聽過的法上，我的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生起。

『這是苦滅聖諦』：比丘們！在以前所不曾聽過的法上，我的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生起。

『這苦滅聖諦應該被作證』：比丘們！在以前……（中略）生起。

『這苦滅聖諦已被作證』：比丘們！在以前所不曾聽過的法上，我的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生起。

『這是導向苦滅道跡聖諦』：比丘們！在以前所不曾聽過的法上，我的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生起。

『這導向苦滅道跡聖諦應該被修習』：比丘們！在以前……（中略）生起。

『這導向苦滅道跡聖諦已被修習』：比丘們！在以前所不曾聽過的法上，我的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生起。

比丘們！只要我對這四聖諦三轉、十二行相沒有這麼已善清淨的如實智見，我在包括天、魔、梵的世間；包括沙門、婆羅門、天、人的世代中，不自稱『已現正覺無上遍正覺』。

比丘們！但自從我對這四聖諦三轉、十二行相有這麼已善清淨的如實智見後，我在包括天、魔、梵的世間；包括沙門、婆羅門、天、人的世代中，才自稱『已現正覺無上遍正覺』。又，我的智與見生起：『我的解脫不可動搖，這是最後的出生，現在，沒有再有了。』」

世尊說這個，悅意的[那]群五比丘們歡喜世尊所說。

而當這個解說被說時，尊者橋陳如的遠塵、離垢之法眼生起：

「凡任何集法都是滅法。」

而且，當法輪被世尊轉動了，諸地居天發聲道：

「在波羅奈仙人墜落處的鹿野苑，這無上法輪已被世尊轉動了，必將不被任何沙門、婆羅門、天、魔、梵，或世間中任何者反轉。」

聽到諸地居天的聲音後，四大天王之諸天也發聲道：

「在波羅奈仙人墜落處的鹿野苑，這無上法輪已被世尊轉動了，必將不被任何沙門、婆羅門、天、魔、梵，或世間中任何者反轉。」

聽到四大天王諸天的聲音後，三十三天諸天……（中略）夜摩諸天……（中略）兜率諸天……（中略）化樂諸天……（中略）他化自在諸天……（中略）梵眾天諸天發聲道：

「在波羅奈仙人墜落處的鹿野苑，這無上法輪已被世尊轉動了，必將不被任

何沙門、婆羅門、天、魔、梵，或世間中任何者反轉。」

像這樣，在那剎那，(在那頃刻，)在那片刻，聲音傳出直到梵天世界。

這十世間界震動、搖動、顫動，無量偉大的光明出現於世間，勝過了諸天眾的天威。

那時，世尊吟出這**優陀那**：

「**先生**！僕陳如確實已了知，先生！僕陳如確實已了知了。」

這樣，因此，尊者僕陳如就有「**阿若僕陳如**」那樣的名字。

12. 如來經

『這是苦聖諦』：比丘們！在以前所不曾聽過的法上，如來的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生起。

『這苦聖諦應該被遍知』：比丘們！在以前所不曾聽過的法上，如來的……（中略）生起。

『這苦聖諦已被遍知』：比丘們！在以前所不曾聽過的法上，如來的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生起。

『這是苦集聖諦』：比丘們！在以前所不曾聽過的法上，如來的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生起。

『這苦集聖諦應該被捨斷』：比丘們！在以前所不曾聽過的法上，如來的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生起。

『這苦集聖諦已被捨斷』：比丘們！在以前所不曾聽過的法上，如來的……（中略）生起。

『這是苦滅聖諦』：比丘們！在以前所不曾聽過的法上，如來的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生起。

『這苦滅聖諦應該被作證』：比丘們！在以前所不曾聽過的法上，如來的……（中略）起。

『這苦滅聖諦已被作證』：比丘們！在以前所不曾聽過的法上，如來的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生起。

『這是導向苦滅道跡聖諦』：比丘們！在以前所不曾聽過的法上，如來的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生起。

『這導向苦滅道跡聖諦應該被修習』：比丘們！在以前所不曾聽過的法上，如來的……（中略）生起。

56. 蹄相應

『這導向苦滅道跡聖諦已被修習』：比丘們！在以前所不曾聽過的法上，如來的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生起。」

13. 蘊經

「比丘們！有這四聖諦，哪四個呢？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導向苦滅道跡聖諦。」

比丘們！而什麼是苦聖諦呢？應該回答：『五取蘊。』即：色取蘊……（中略）識取蘊，比丘們！這被稱為苦聖諦。

比丘們！而什麼是苦集聖諦呢？是這導致再生、伴隨歡喜與貪、到處歡喜的渴愛，即：欲的渴愛、有的渴愛、虛無的渴愛，比丘們！這被稱為苦集聖諦。

比丘們！而什麼是苦滅聖諦呢？就是那渴愛的無餘褪去與滅、捨棄、斷念、解脫、無依住，比丘們！這被稱為苦滅聖諦。

比丘們！而什麼是導向苦滅道跡聖諦呢？就是這八支聖道，即：正見……（中略）正定，比丘們！這被稱為導向苦滅道跡聖諦。

比丘們！這些是四聖諦。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這是苦。』努力應該被作……（中略）『這是導向苦滅道跡。』努力應該被作。」

14. 內處經

「比丘們！有這四聖諦，哪四個呢？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導向苦滅道跡聖諦。」

比丘們！而什麼是苦聖諦呢？應該回答：『六內處。』即：眼處……（中略）意處，比丘們！這被稱為苦聖諦。

比丘們！而什麼是苦集聖諦呢？是這導致再生、伴隨歡喜與貪、到處歡喜的渴愛，即：欲的渴愛、有的渴愛、虛無的渴愛，比丘們！這被稱為苦集聖諦。

比丘們！而什麼是苦滅聖諦呢？就是那渴愛的無餘褪去與滅、捨棄、斷念、解脫、無依住，比丘們！這被稱為苦滅聖諦。

比丘們！而什麼是導向苦滅道跡聖諦呢？就是這八支聖道，即：正見……（中略）正定，比丘們！這被稱為導向苦滅道跡聖諦。

比丘們！這些是四聖諦。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這是苦。』努力應該被作……（中略）『這是導向苦滅道跡。』努力應該被作。」

15. 憶持經

「比丘們！你們憶持我所教導的四聖諦了嗎？」

當這麼說時，某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我憶持世尊所教導的四聖諦。」

「比丘！那麼，依怎樣的方式你憶持我所教導的四聖諦呢？」

「大德！我憶持『苦』為世尊所教導的第一聖諦；大德！我憶持『苦集』為世尊所教導的第二聖諦；大德！我憶持『苦滅』為世尊所教導的第三聖諦；大德！我憶持『導向苦滅道跡』為世尊所教導的第四聖諦，大德！我這樣憶持世尊所教導的四聖諦。」

「比丘！好！好！比丘！好！你憶持我所教導的四聖諦：比丘！『苦』為我所教導的第一聖諦，你要這樣憶持它；比丘！『苦集』為我所教導的第二聖諦，你要這樣憶持它；比丘！『苦滅』為我所教導的第三聖諦，你要這樣憶持它；比丘！『導向苦滅道跡』為我所教導的第四聖諦，你要這樣憶持它，比丘！你要這樣憶持我所教導的四聖諦。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這是苦。』努力應該被作……（中略）『這是導向苦滅道跡。』努力應該被作。」

16. 憶持經

「比丘們！你們憶持我所教導的四聖諦了嗎？」

當這麼說時，某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我憶持世尊所教導的四聖諦。」

「那麼，依怎樣的方式你憶持我所教導的四聖諦呢？」

「大德！我憶持『苦』為世尊所教導的第一聖諦，因為，大德！如果任何沙門或婆羅門說這個：『這「苦」不是沙門喬達摩所教導的第一聖諦，我拒絕這「苦」為第一聖諦後，將安立另一個「苦」為第一聖諦。』這是不可能的。」

56. 諦相應

大德！我憶持『苦集』為世尊所教導的第二聖諦……（中略）大德！我憶持『導向苦滅道跡』為世尊所教導的第四聖諦，因為，大德！如果任何沙門或婆羅門說這個：『這「導向苦滅道跡」不是沙門喬達摩所教導的第四聖諦，我拒絕這「導向苦滅道跡」為第四聖諦後，將安立另一個「導向苦滅道跡」為第四聖諦。』這是不可能的。大德！我這樣憶持世尊所教導的四聖諦。』

「比丘！**好！好！比丘！好！你憶持我所教導的四聖諦：比丘！『苦』為我所教導的第一聖諦，你要這樣憶持它，因為，比丘！如果任何沙門或婆羅門說這個：『這「苦」不是沙門喬達摩所教導的第一聖諦，我拒絕這「苦」為第一聖諦後，將安立另一個「苦」為第一聖諦。』這是不可能的。**

比丘！『苦集』……（中略）比丘！『苦滅』……（中略）比丘！『導向苦滅道跡』為我所教導的第四聖諦，你要這樣憶持它，因為，比丘！如果任何沙門或婆羅門說這個：『這「導向苦滅道跡」不是沙門喬達摩所教導的第四聖諦，我拒絕這「導向苦滅道跡」為第四聖諦後，將安立另一個「導向苦滅道跡」為第四聖諦。』這是不可能的。比丘！你要這樣憶持我所教導的四聖諦。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這是苦。』努力應該被作……（中略）『這是導向苦滅道跡。』努力應該被作。」

17. 無明經

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被稱為『無明、無明』，大德！什麼是無明？而什麼情形是進入了無明？**」

「比丘！凡在苦上的無知、在苦集上的無知、在苦滅上的無知、在導向苦滅道跡上的無知，比丘！這被稱為無明，而這個情形是進入了無明。」

比丘！因此，在這裡，『這是苦。』努力應該被作……（中略）『這是導向苦滅道跡。』努力應該被作。」

18. 明經

那時，某位**比丘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那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被稱為『明、明』，大德！什麼是明？而什麼情形是進入了明？」

「比丘！對苦的知，對苦集的知，對苦滅的知，對導向苦滅道跡的知，比丘！這被稱為明，而這個情形是進入了明。」

比丘！因此，在這裡，『這是苦。』努力應該被作……（中略）『這是導向苦滅道跡。』努力應該被作。」

19. 說明經

「比丘們！『這是苦聖諦』被我告知，在那裡，有無量字、無量辭的說明：『像這樣，這是苦聖諦。』

『這是苦集聖諦』……（中略）『這是苦滅聖諦』……（中略）。

比丘們！『這是導向苦滅道跡聖諦』被我告知，在那裡，有無量字、無量辭的說明：『像這樣，這是導向苦滅道跡聖諦。』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這是苦。』努力應該被作……（中略）『這是導向苦滅道跡。』努力應該被作。」

20. 真實經

「比丘們！這四者是真實的、無誤的、無例外的，哪四個呢？」

比丘們！『這是苦』：這是真實的，這是無誤的，這是無例外的；『這是苦集』：這是真實的，這是無誤的，這是無例外的；『這是苦滅』：這是真實的，這是無誤的，這是無例外的；『這是導向苦滅道跡』：這是真實的，這是無誤的，這是無例外的。比丘們！這四者是真實的、無誤的、無例外的。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這是苦。』努力應該被作……（中略）『這是導向苦滅道跡。』努力應該被作。」

法輪轉起品第二，其攝頌：

「法輪、如來，蘊、入處，

憶持與無明各二則，明、說明、真實。」

拘利村品(21-30)

21. 拘利村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跋耆族人的拘利村。

在那裡，世尊召喚比丘們：

「比丘們！因為對四聖諦的不領悟、不貫通，這樣，我與你們就流轉過這長時間的輪迴，哪四個呢？比丘們！因為對苦聖諦的不領悟、不貫通，這樣，我與你們就流轉過這長時間的輪迴；因為對苦集聖諦……（中略）因為對苦滅聖諦……（中略）因為對導向苦滅道跡聖諦的不領悟、不貫通，這樣，我與你們就流轉過這長時間的輪迴。」

比丘們！這苦聖諦已領悟、已貫通，苦集聖諦已領悟、已貫通，苦滅聖諦已領悟、已貫通，導向苦滅道跡聖諦已領悟、已貫通，有的渴愛已被切斷，有之管道已盡，現在沒有再生。」

世尊說這個，說這個後，善逝、大師又更進一步說這個：

「由於不如實見四聖諦，

就在種種出生中長時間的輪迴。

那些[真理]已被看見，有之管道已被根絕，

苦的根已被切斷，現在沒有再生。」 [DN.16, 155段]

22. 拘利村經

我聽到「這世尊所說的、阿羅漢所說的」：

「比丘們！凡任何沙門或婆羅門不如實知道『這是苦』，不如實知道『這是苦集』，不如實知道『這是苦滅』，不如實知道『這是導向苦滅道跡』，比丘們！那些沙門或婆羅門不被我認同為沙門中的沙門，或認同為婆羅門中的婆羅門，而且，那些尊者也不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沙門義或婆羅門義。」

但是，比丘們！凡任何沙門或婆羅門如實知道『這是苦』，如實知道『這是苦集』，如實知道『這是苦滅』，如實知道『這是導向苦滅道跡』，比丘們！那

56. 諦相應

些沙門或婆羅門被我認同為沙門中的沙門，或認同為婆羅門中的婆羅門，而且，那些尊者也以證智自作證後，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沙門義或婆羅門義。」

世尊說這個，說這個後，[善逝](#)、[大師](#)又更進一步說這個：

「凡他們不了知苦，還有苦的生成，
以及一切苦，被破滅無餘之處，
與他們不了知，那個導向苦的寂滅道跡。
他們是[心解脫](#)的欠缺者，還有[慧解脫](#)，
他們是作結束的不能夠者，他們進人生與老。
凡他們了知苦，還有苦的生成，
以及一切苦，被破滅無餘之處，
與他們了知，那個導向苦的寂滅道跡。
他們是心解脫的具足者，還有慧解脫，
他們是作結束的能夠者，他們不進人生與老。」 [It.103]

23. 遍正覺者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有這四聖諦，哪四個呢？苦聖諦……（中略）導向苦滅道跡聖諦。
比丘們！這些是四聖諦。
比丘們！[如來](#)對這四聖諦如實現正覺而被稱為『阿羅漢、遍正覺者』。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這是苦。』努力應該被作……（中略）『這是導向
苦滅道跡。』努力應該被作。」

24. 阿羅漢經

起源於舍衛城。

「[比丘](#)們！凡過去世任何已如實現正覺的阿羅漢、遍正覺者，他們都如實現正覺四聖諦。
比丘們！凡未來世任何將如實現正覺的阿羅漢、遍正覺者，他們都將如實現正覺四聖諦。
比丘們！凡現在任何如實現正覺的阿羅漢、遍正覺者，他們都如實現正覺了四聖諦。」

哪四個呢？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導向苦滅道跡聖諦。

比丘們！凡過去世任何已如實現正覺的阿羅漢、遍正覺者……（中略）將[如實]現正覺……（中略）[如實]現正覺，他們都如實現正覺這四聖諦。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這是苦。』努力應該被作……（中略）『這是導向苦滅道跡。』努力應該被作。」

25. 煩惱的滅盡經

「**比丘**們！我說諸煩惱的滅盡是屬於知者、見者的，非不知者、不見者。比丘們！知、見什麼者有諸煩惱的滅盡呢？比丘們！知、見『這是苦』者有諸煩惱的滅盡，知、見『這是苦集』者有諸煩惱的滅盡，知、見『這是苦滅』者有諸煩惱的滅盡，知、見『這是導向苦滅道跡』者有諸煩惱的滅盡。比丘們！對這麼知、這麼見者來說有諸煩惱的滅盡。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這是苦。』努力應該被作……（中略）『這是導向苦滅道跡。』努力應該被作。」

26. 朋友經

「**比丘**們！凡任何你們願意憐愍，以及會想聽聞的朋友或同事、親族或有血緣者，比丘們！他們應該被你們勸導、確立、建立四聖諦的如實現觀，哪四個呢？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導向苦滅道跡聖諦。比丘們！凡任何你們願意憐愍，以及會想聽聞的朋友或同事；親族或有血緣者，比丘們！他們應該被你們勸導、確立、建立四聖諦的如實現觀。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這是苦。』努力應該被作……（中略）『這是導向苦滅道跡。』努力應該被作。」

27. 真實經

「**比丘**們！有這四聖諦，哪四個呢？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導向苦滅道跡聖諦。

比丘們！這四聖諦是真實的、無誤的、無例外的，因此被稱為『聖諦』。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這是苦。』努力應該被作……（中略）『這是導向苦滅道跡。』努力應該被作。」

28. 世間經

「**比丘**們！有這四聖諦，哪四個呢？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導向苦滅道跡聖諦。比丘們！在包括天、魔、梵的世間；包括沙門、婆羅門、天、人的世代中，如來是聖者，因此被稱為『聖諦』。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這是苦。』努力應該被作……（中略）『這是導向苦滅道跡。』努力應該被作。」

29. 應該被遍知經

「**比丘**們！有這四聖諦，哪四個呢？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導向苦滅道跡聖諦。比丘們！這些是四聖諦。

比丘們！對這四聖諦有應該被遍知的聖諦，有應該被捨斷的聖諦，有應該被作證的聖諦，有應該被修習的聖諦。

比丘們！而什麼是應該被遍知的聖諦？苦聖諦應該被遍知，苦集聖諦應該被捨斷，苦滅聖諦應該被作證，導向苦滅道跡聖諦應該被修習。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這是苦。』努力應該被作……（中略）『這是導向苦滅道跡。』努力應該被作。」

30. 牛主經

有一次，眾多上座比丘住在瑟訶者尼葛的塔廟。

當時，當眾多上座比丘用餐之後，已從施食返回時，在圓形帳蓬集會共坐，在這個談論中出現：

「學友們！有看見苦，也看見苦集，也看見苦滅，也看見導向苦滅道跡者嗎？」

當這麼說時，尊者牛主對上座比丘們說這個：

「學友們！這被我從世尊面前聽聞、領受：『凡看見苦者，他也看見苦集，也看見苦滅，也看見導向苦滅道跡；凡看見苦集者，他也看見苦，也看見苦滅，也看見導向苦滅道跡；凡看見苦滅者，他也看見苦，也看見苦集，也看見導向苦滅道跡；凡看見導向苦滅道跡者，他也看見苦，也看見苦集，也看見苦滅。』」

拘利村品第三，其攝頌：

「二則跋耆族人、遍正覺者，阿羅漢、煩惱的滅盡，
朋友、真實與世間，應該被遍知、牛主。」

申恕林品(31-40)

31. 申恕林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橋賞彌**申恕林中。

那時，世尊以手取少量的申恕樹葉後，召喚比丘們：

「比丘們！你們怎麼想，哪個是比較多的：被我以手所取少量的申恕樹葉或這在申恕林上的？」

「**大德**！世尊以手所取少量的申恕樹葉是少量的，而這正是比較多的，即：在申恕林上的。」

「同樣的，比丘們！這經我證知而不對你們說的多，比丘們！為什麼不為我所說呢？比丘們！因為這不是**具利益的**，不是**梵行的基礎**，不導向厭、離貪、滅、寂靜、證智、正覺、涅槃，因此它不為我所說。」

比丘們！而什麼是為我所說的呢？比丘們！『這是苦』是為我所說的，『這是苦集』是為我所說的，『這是苦滅』是為我所說的，『這是導向苦滅道跡』是為我所說的。

比丘們！為什麼為我所說呢？比丘們！因為這是具利益，這是梵行的基礎，這導向厭、離貪、滅、寂靜、證智、正覺、涅槃，因此它為我所說。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這是苦。』努力應該被作……（中略）『這是導向苦滅道跡。』努力應該被作。」

32. 金合歡樹樹葉經

「比丘們！如果任何人說這個：『我未如實現觀苦聖諦，未如實現觀苦集聖諦，未如實現觀苦滅聖諦，未如實現觀導向苦滅道跡聖諦，而後將得到苦的完全結束。』這是不可能的。」

比丘們！猶如任何人如果說這個：『我作了金合歡樹樹葉或長葉松葉或油柑子葉做的容器後，將拿來帶水或棕櫚果。』這是不可能的。同樣的，比丘們！如果任何人說這個：『我未如實現觀苦聖諦……（中略）未如實現觀導向苦滅道跡聖諦，而後將得到苦的完全結束。』這是不可能的。

比丘們！如果任何人說這個：『我如實現觀苦聖諦，如實現觀苦集聖諦，如實現觀苦滅聖諦，如實現觀導向苦滅道跡聖諦，而後將得到苦的完全結束。』這是可能的。

比丘們！猶如任何人如果說這個：『我作了蓮葉或紫鉢膠葉或闊葉藤葉做的容器後，將拿來帶水或棕櫚果。』這是可能的。同樣的，比丘們！如果任何人說這個：『我如實現觀苦聖諦……（中略）如實現觀導向苦滅道跡聖諦，而後將得到苦的完全結束。』這是可能的。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這是苦。』努力應該被作，『這是苦集。』努力應該被作，『這是苦滅。』努力應該被作，『這是導向苦滅道跡。』努力應該被作。」

33. 棍子經

「比丘們！猶如棍子被向上投擲到空中，有時以底部落下，有時頂部落下。同樣的，比丘們！無明蓋、渴愛結的眾生流轉輪迴，有時從這個世界到其它世界，有時從其它世界到這個世界，什麼原因呢？[是因為]四聖諦的未看見狀態，哪四個呢？苦聖諦……（中略）導向苦滅道跡聖諦。」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這是苦。』努力應該被作……（中略）『這是導向苦滅道跡。』努力應該被作。」

34. 衣服經

「比丘們！當衣服或頭已被燒時，應該對它做什麼？」

「大德！當衣服或頭被燒時，應該為那衣服或頭的熄滅作極度的意欲、精進、勇猛、努力、不畏縮、念、正知。」

「比丘們！衣服或頭已被燒後[或可]旁觀、不作意，[但]未現觀四聖諦者應該為如實現觀作極度的意欲、精進、勇猛、努力、不畏縮、念、正知。哪四個呢？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導向苦滅道跡聖諦。」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這是苦。』努力應該被作……（中略）『這是導向苦滅道跡。』努力應該被作。」

35. 百槍經

「比丘們！猶如男子有百年壽命、百年生命，如果她這麼說：『喂！男子！來！他們在午前時將以百槍擊你，在中午時將以百槍擊你，在傍晚時將以百槍擊你。喂！男子！那個百年壽命、百年生命的你天天被三百槍擊，百年後，未現觀四聖諦的你將現觀。』」

比丘們！以善男子的利益考量(支配)，足以接受，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這輪迴是無始的，槍的擊打、劍的擊打、箭的擊打、斧的擊打之起始點不被知道。

比丘們！這會是這樣，比丘們！但我不說四聖諦的現觀與苦俱，與憂俱，比丘們！但我說四聖諦的現觀只與樂俱，只與喜悅俱。

哪四個呢？苦聖諦……（中略）導向苦滅道跡聖諦。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這是苦。』努力應該被作……（中略）『這是導向苦滅道跡。』努力應該被作。」

36. 生物經

「比丘們！猶如男子如果削這閻浮洲中的草、木、枝、葉後聚集在一起，聚集在一起後做成矛，做成矛後，在那些大矛上刺穿那些大海中的大生物，在那些

56. 蹄相應

中矛上刺穿那些大海中的中生物，在那些細小矛上刺穿那些大海中的細小生物，比丘們！但抓完(矛用完)後，大海中仍會有充足的生物。

那時，在這闇浮洲中的草、木、枝、葉會走到遍盡、耗盡，比丘們！之後在大海中還有更多不易在矛上刺穿的細微生物，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是因為]個體的細小狀態。同樣的，比丘們！苦界是廣大的，比丘們！在這麼廣大的苦界中解脫、見具足者如實知道『這是苦』……（中略）如實知道『這是導向苦滅道跡』。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這是苦。』努力應該被作……（中略）『這是導向苦滅道跡。』努力應該被作。」

37. 太陽經

「比丘們！這是太陽昇起的先導與前兆，即：黎明。同樣的，比丘們！這是比丘如實現觀四聖諦的先導與前兆，即：正見。

比丘們！這應該能被預期：這樣的比丘將如實知道『這是苦』……（中略）將如實知道『這是導向苦滅道跡』。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這是苦。』努力應該被作……（中略）『這是導向苦滅道跡。』努力應該被作。」

38. 太陽經

「比丘們！只要太陽、月亮不在世間生起，還沒有大光明、大照明的出現，那時只有盲目的黑暗、黑暗的黑夜，日夜還不被知道，一個月與半個月不被知道，季節與年不被知道。

比丘們！但自從太陽、月亮在世間生起，有大光明、大照明的出現，那時就沒有盲目的黑暗、黑暗的黑夜，然後日夜還被了知，一個月與半個月被了知，季節與年被了知。同樣的，比丘們！只要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不出現於世間，還沒有大光明、大照明的出現，那時只有盲目的黑暗、黑暗的黑夜，還沒有四聖諦的告知、教導、公告、建立、開顯、解析、闡明。比丘們！但自從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出現於世間，有大光明、大照明的出現，那時就沒有盲目的黑暗、黑暗的黑夜，然後有四聖諦的告知、教導、公告、建立、開顯、解析、闡明。

哪四個呢？苦聖諦……（中略）導向苦滅道跡聖諦。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這是苦。』努力應該被作……（中略）『這是導向苦滅道跡。』努力應該被作。』

39. 因陀羅柱經

「比丘們！凡任何不如實知道『這是苦』……（中略）不如實知道『這是導向苦滅道跡』的沙門、婆羅門，他們仰視其他沙門、婆羅門的臉[，心想]：『這位尊師確實是知者、見者，他知道、看見。』

比丘們！猶如輕盈的木棉花絨或棉花絨隨風飄盪到平整部分的土地上，東風會驅它往西；西風會驅它往東；北風會驅它往南；南風會驅它往北，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是因為]棉花絨的輕盈狀態。同樣的，比丘們！凡任何不如實知道『這是苦』……（中略）不如實知道『這是導向苦滅道跡』的沙門、婆羅門，他們仰視其他沙門、婆羅門的臉[，心想]：『這位尊師確實是知者、見者，他知道、看見。』

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是因為]四聖諦的未見狀態。

比丘們！凡任何如實知道『這是苦』……（中略）如實知道『這是導向苦滅道跡』的沙門、婆羅門，他們不仰視其他沙門、婆羅門的臉[，心想]：『這位尊師確實是知者、見者，他知道、看見。』

比丘們！猶如有深基礎的、被善埋的、不動的、不被震動的鐵柱或因陀羅柱，如果從東方來了暴風雨，不會被動搖，不會被震動，不會顫動；如果從西方……（中略）如果從北方……（中略）如果從南方來了暴風雨，不會被動搖，不會被震動，不會顫動，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是因為]因陀羅柱的深基礎與被善埋之狀態。同樣的，比丘們！凡任何如實知道『這是苦』……（中略）如實知道『這是導向苦滅道跡』的沙門、婆羅門，他們不仰視其他沙門、婆羅門的臉，[心想]：『這位尊師確實是知者、見者，他知道、看見。』

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是因為]四聖諦的善見狀態。

哪四個呢？苦聖諦……（中略）導向苦滅道跡聖諦。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這是苦。』努力應該被作，『這是苦集。』努力應該被作，『這是苦滅。』努力應該被作，『這是導向苦滅道跡。』努力應該被作。』

40. 追求辯論經

「比丘們！凡任何如實知道『這是苦』……（中略）如實知道『這是導向苦滅道跡』的比丘，如果有沙門、婆羅門從東方來追求辯論、尋求辯論[，心想]：『我將反駁他的理論。』『他將以如法使之動搖、震動、顫動。』這是不可能的；如果有沙門、婆羅門從西方來……（中略）；如果有沙門、婆羅門從北方來……（中略）；如果有沙門、婆羅門從南方來追求辯論、尋求辯論[，心想]：『我將反駁他的理論。』『他將以如法使之動搖、震動、顫動。』這是不可能的。

比丘們！猶如有十六肘的石柱，其八肘部分是在下面的基礎，八肘在基礎之上。如果從東方來了暴風雨，不會被動搖，不會被震動，不會顫動；如果從西方……（中略）如果從北方……（中略）如果從南方來了暴風雨，不會被動搖，不會被震動，不會顫動，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是因為]石柱的深基礎與被善埋之狀態。同樣的，比丘們！凡任何如實知道『這是苦』……（中略）如實知道『這是導向苦滅道跡』的比丘，如果有沙門、婆羅門從東方來追求辯論、尋求辯論[，心想]：『我將反駁他的理論。』『他將以如法使之動搖、震動、顫動。』這是不可能的；如果有沙門、婆羅門從西方來……（中略）；如果有沙門、婆羅門從北方來……（中略）；如果有沙門、婆羅門從南方來追求辯論、尋求辯論[，心想]：『我將反駁他的理論。』『他將以如法使之動搖、震動、顫動。』這是不可能的。

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是因為]四聖蹄的善見狀態。

哪四個呢？苦聖蹄……（中略）導向苦滅道跡聖蹄。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這是苦。』努力應該被作，『這是苦集。』努力應該被作，『這是苦滅。』努力應該被作，『這是導向苦滅道跡。』努力應該被作。」

申恕林品第四，其攝頌：

「申恕，金合歡樹，棍子，衣服，以及以百槍，
生物，太陽譬喻二種，因陀羅柱，以及論者。」

斷崖品(41-50)

41. 世間之思惟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栗鼠飼養處的竹林中。

在那裡，世尊召喚比丘們：

「比丘們！從前，某位男子出舍衛城，前往須摩揭陀蓮花池，[心想：]『我來思惟世間之思惟。』抵達後，在須摩揭陀蓮花池畔坐下，思惟著世間之思惟。

比丘們！那位男子在須摩揭陀蓮花池畔，見到四種軍正進入蓮藕。見了後，他這麼想：『我一定是發狂了！我一定是發瘋了！我看到在世間不存在的事。』

比丘們！那時，那位男子進城後，告訴大家：『我一定是發狂了，大德！我一定是發瘋了，大德！我看到在世間不存在的事。』

『喂！男子！你是怎麼發狂？怎麼發瘋的呢？你又看到了什麼在世間不存在的事呢？』

『大德！這裡，我出舍衛城，前往須摩揭陀蓮花池，[心想：]「我來思惟世間之思惟。」抵達後，在須摩揭陀蓮花池畔坐下，思惟著世間之思惟。

大德！我在須摩揭陀蓮花池畔，見到四種軍進入蓮藕。

大德！我是這樣發狂的，我是這樣發瘋的，我看到在世間不存在的事。』

『喂！男子！你確實是發瘋、發狂的，你已看到了這在世間不存在的事。』

比丘們！但那位男子所見就是真實的，非不真實的。

比丘們！從前，天神、阿修羅的戰鬥已群集。比丘們！在那場戰鬥中，天神勝，阿修羅敗。比丘們！敗後，驚恐的阿修羅經由蓮藕[逃]入阿修羅城，迷惑天神。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你們不要思惟世間之思惟：『世界是常恆的』，或『世界是非常恆的』，或『世界是有邊的』，或『世界是無邊的』，或『命即是身體』，或『命是一身體是另一』，或『死後如來存在』，或『死後如來不存在』，或『死後如來存在且不存在』，或『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什麼原因呢？比丘們！[因為]這些思惟是不具利益的，不是梵行的基礎，不導向厭、離貪、滅、寂靜、證智、正覺、涅槃。

比丘們！你們應該思惟『這是苦』之思惟……（中略）你們應該思惟『這是導向苦滅道跡』之思惟，什麼原因呢？

比丘們！[因為]這些思惟是具利益的，這些是梵行的基礎，這些導向厭、離貪、滅、寂靜、證智、正覺、涅槃。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這是苦。』努力應該被作……（中略）『這是導向苦滅道跡。』努力應該被作。」

42. 斷崖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耆闍崛山。

那時，世尊召喚比丘們：

「比丘們！我們走，為了白天的住處讓我們去巴低邦那山頂。」

「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那時，世尊與眾多比丘一起到巴低邦那山頂。

某位比丘看見在巴低邦那山頂的大斷崖，見了後，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這斷崖實在大；大德！斷崖極恐怖，大德！有其它斷崖比這大斷崖更大、更恐怖嗎？」

「比丘！有其它斷崖比這大斷崖更大、更恐怖。」

「那麼，大德！哪個其它斷崖比這大斷崖更大、更恐怖呢？」

「比丘們！凡任何不如實知道『這是苦』；不如實知道『這是苦集』；不如實知道『這是苦滅』；不如實知道『這是導向苦滅道跡』的沙門、婆羅門，他們在導致出生的諸行上尋歡；在導致老的諸行上尋歡；在導致死的諸行上尋歡；在導致愁、悲、苦、憂、絕望的諸行上尋歡，已在導致出生的諸行上尋歡；已在導致老的諸行上尋歡；已在導致死的諸行上尋歡；已在導致愁、悲、苦、憂、絕望的諸行上尋歡，他們造作導致出生的諸行；造作導致老的諸行；造作導致死的諸行；造作導致愁、悲、苦、憂、絕望的諸行，他們造作導致出生的諸行後；造作導致老的諸行後；造作導致死的諸行後；造作導致愁、悲、苦、憂、絕望的諸行後，跌落出生的斷崖；跌落老的斷崖；跌落死的斷崖；跌落愁、悲、苦、憂、絕望的斷崖，他們不從出生、老、死、愁、悲、苦、憂、絕望被釋放，我說：『他們不從苦被釋放。』

比丘們！但凡任何如實知道『這是苦』……（中略）如實知道『這是導向苦滅道跡』的沙門、婆羅門，他們在導致出生的諸行上不尋歡；在導致老的諸行上不

尋歡；在導致死的諸行上不尋歡；在導致愁、悲、苦、憂、絕望的諸行上不尋歡，已在導致出生的諸行上不尋歡；已在導致老的諸行上不尋歡；已在導致死的諸行上不尋歡；已在導致愁、悲、苦、憂、絕望的諸行上不尋歡，他們不造作導致出生的諸行；不造作導致老的諸行；不造作導致死的諸行；不造作導致愁、悲、苦、憂、絕望的諸行，他們不造作導致出生的諸行後；不造作導致老的諸行後；不造作導致死的諸行後；不造作導致愁、悲、苦、憂、絕望的諸行後，不跌落出生的斷崖；不跌落老的斷崖；不跌落死的斷崖；不跌落愁、悲、苦、憂、絕望的斷崖，他們從出生、老、死、愁、悲、苦、憂、絕望被釋放，我說：『他們從苦被釋放。』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這是苦。』努力應該被作……（中略）『這是導向苦滅道跡。』努力應該被作。」

43. 大熱惱經

「**比丘**們！有名叫大熱惱的地獄，在那裡，凡任何以眼看見之色，只看見非令人想要的色、不令人想要的色；只看見非可愛的色、不可愛的色；只看見非合意的色、不合意的色。

凡任何以耳聽到之聲音……（中略）凡任何以鼻嗅到之氣味……（中略）凡任何以舌嚐到之味道……（中略）凡任何以身觸到之所觸……（中略）凡任何以意識知之法，只識知非令人想要的法、不令人想要的法；只識知非可愛的法、不可愛的法；只識知非合意的法、不合意的法。」

當這麼說時，某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那實在是大熱惱；大德！那實在是極大熱惱。大德！有其它熱惱比這大熱惱更大、更恐怖嗎？」

「比丘！有其它熱惱比這大熱惱更大、更恐怖。」

「那麼，大德！哪個其它熱惱比這大熱惱更大、更恐怖呢？」

「比丘們！凡任何不如實知道『這是苦』……（中略）不如實知道『這是導向苦滅道跡』的**沙門**、**婆羅門**，他們在導致出生的諸行上尋歡……（中略）已尋歡……（中略）造作……（中略）造作後，被出生的熱惱燒；被老的熱惱燒；被死的熱惱燒；被愁、悲、苦、憂、絕望的熱惱燒，他們不從出生、老、死、愁、悲、苦、憂、絕望被釋放，我說：『他們不從苦被釋放。』

56. 蹄相應

比丘們！但凡任何如實知道『這是苦』……（中略）如實知道『這是導向苦滅道跡』的沙門、婆羅門，他們在導致出生的諸行上不尋歡……（中略）已不尋歡……（中略）**不造作**……（中略）不造作後，不被出生的熱惱燒；不被老的熱惱燒；不被死的熱惱燒；不被愁、悲、苦、憂、絕望的熱惱燒，他們從出生、老、死、愁、悲、苦、憂、絕望被釋放，我說：『他們從苦被釋放。』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這是苦。』努力應該被作……（中略）『這是導向苦滅道跡。』努力應該被作。」

44. 重閣經

「比丘們！如果有人說這個：『未如實現觀苦聖諦……（中略）未如實現觀導向苦滅道跡聖諦，我將得到苦的完全結束。』這是不可能的。」

比丘們！猶如有人如果說這個：『不作重閣的最下層，而後我將使最上層立上。』這是不可能的。同樣的，比丘們！如果有人說這個：『未如實現觀苦聖諦……（中略）未如實現觀導向苦滅道跡聖諦，我將得到苦的完全結束。』這是不可能的。

比丘們！但如果有人說這個：『如實現觀苦聖諦……（中略）如實現觀導向苦滅道跡聖諦，我將得到苦的完全結束。』這是可能的。

比丘們！猶如有人如果說這個：『作了重閣的最下層，而後我將使最上層立上。』這是可能的。同樣的，比丘們！如果有人說這個：『如實現觀苦聖諦……（中略）如實現觀導向苦滅道跡聖諦，我將得到苦的完全結束。』這是可能的。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這是苦。』努力應該被作……（中略）『這是導向苦滅道跡。』努力應該被作。」

45. 毛經

有一次，世尊住在毘舍離大林重閣講堂。

那時，尊者阿難在午前時穿好衣服、取衣鉢後，為了托鉢進入毘舍離。

尊者阿難看見眾多離車族少年正在集會所操練弓術，從遠處一箭接一箭無失誤地射穿微小的鑰匙孔，見了後這麼想：

「這些離車族少年確實已學習！這些離車族少年確實已善學習！他們從遠處一箭接一箭無失誤地射穿微小的鑰匙孔。」

那時，尊者阿難在毘舍離為了托鉢而行後，用餐之後，[已從施食返回](#)，去見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阿難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這裡，我在午前時穿好衣服、取衣鉢後，為了托鉢進入毘舍離，我看見眾多離車族少年正在集會所操練弓術，從遠處一箭接一箭無失誤地射穿微小的鑰匙孔，見了後，我這麼想：『這些離車族少年確實已學習！這些離車族少年確實已善學習！他們確實從遠處一箭接一箭無失誤地射穿微小的鑰匙孔。』」

「阿難！你怎麼想：從遠處一箭接一箭無失誤地射穿微小的鑰匙孔，與[能由分裂成七分的毛之一端\[射\]貫穿另一端](#)，哪個比較難做到？比較難克服？」

「大德！能由分裂成七分的毛之一端[射]貫穿另一端，這比較難做到，比較難克服。」

「那麼，阿難！那些如實洞察(貫穿)『這是苦』……如實洞察(貫穿)『這是導向苦滅道跡』者，他們貫穿更難貫穿的。」

「比丘們！因此，『這是苦。』努力應該被作……（中略）『這是導向苦滅道跡。』努力應該被作。」

46. 黑暗經

「比丘們！有世界中間空無防護的、暗黑的、黑暗的黑夜的，以日月這麼[大神通力](#)、這麼大威力而光明不領納處。」

當這麼說時，某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

「[大德](#)！那實在是大黑暗；大德！那實在是極大黑暗。」

大德！有其它黑暗比這大黑暗更大、更恐怖嗎？」

「比丘！有其它黑暗比這大黑暗更大、更恐怖。」

「那麼，大德！哪個其它黑暗比這大黑暗更大、更恐怖呢？」

「比丘！凡任何不如實知道『這是苦』……（中略）不如實知道『這是導向苦滅道跡』的沙門、婆羅門，他們在導致出生的諸行上尋歡……（中略）已尋歡……（中略）造作……（中略）造作後，跌落出生的黑暗；跌落老的黑暗；跌落死的黑暗；跌落愁、悲、苦、憂、絕望的黑暗，他們不從出生、老、死、愁、悲、苦、憂、絕望被釋放，我說：『他們不從苦被釋放。』」

比丘們！但凡任何如實知道『這是苦』……（中略）如實知道『這是導向苦滅道跡』的沙門、婆羅門，他們在導致出生的諸行上不尋歡……（中略）已不尋歡……（中略）**不造作**……（中略）不造作後，不跌落出生的黑暗；不跌落老的黑暗；不跌落死的黑暗；不跌落愁、悲、苦、憂、絕望的黑暗，他們從出生、老、死、愁、悲、苦、憂、絕望被釋放，我說：『他們從苦被釋放。』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這是苦。』努力應該被作……（中略）『這是導向苦滅道跡。』努力應該被作。」

47. 有孔之輶經

「**比丘**們！猶如男子如果在大海投入一個有單孔的輶，而在那裡有隻盲龜，如果牠每一百年會浮出[水面]一次。比丘們！你們怎麼想：是否那隻盲龜每一百年浮出一次時，能將頭伸入那有單孔之輶中呢？」

「**大德**！如果在某時或其他時候，經過長時間後的話。」

「比丘們！我說，那每一百年浮出一次的盲龜，能將頭伸入有單孔之輶中，要比愚者落入**下界**一次，[再回到]人的狀態快，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因為在這裡沒有法行、正行，善業、福業，比丘們！在這裡輾轉吞食，存在吞食弱者，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因為不得見四聖諦，哪四個呢？苦聖諦……（中略）導向苦滅道跡聖諦。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這是苦。』努力應該被作……（中略）『這是導向苦滅道跡。』努力應該被作。」

48. 有孔之輶經

「**比丘**們！猶如這大地可能成為全部是水，在那裡，如果在大海投入一個有單孔的輶，東風會驅它往西；西風會驅它往東；北風會驅它往南；南風會驅它往北，而在那裡有隻盲龜，如果牠每一百年會浮出[水面]一次。比丘們！你們怎麼想：那隻盲龜每一百年浮出一次時，能將頭伸入那有單孔之輶中呢？」

「**大德**！那隻盲龜每一百年浮出一次時，能將頭伸入那有單孔之輶，這是偶然的。」

56. 諦相應

「同樣的，比丘們！得到人的狀態，這是偶然的；同樣的，比丘們！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在世間生起，這是偶然的；同樣的，比丘們！被如來宣說的法律在世間照耀，這是偶然的。」

比丘們！這人的狀態[你們]已得到；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已出現於世間；被如來宣說的法律照耀於世間。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這是苦。』努力應該被作……（中略）『這是導向苦滅道跡。』努力應該被作。」

49. 須彌山山王經

「比丘們！猶如男子對須彌山山王放置七顆綠豆大小的碎石，比丘們！你們怎麼想，哪個是比較多的：被放置的七顆綠豆大小的碎石或須彌山山王？」

「大德！這正是比較多的，即：須彌山山王，而被放置的七顆綠豆大小的碎石是少量的。被放置的七顆綠豆大小的碎石比較須彌山山王後，不來到計算，也不來到比較，也不來到十六分之一的部分。」

「同樣的，比丘們！對見具足之人、已現觀的聖弟子來說，這正是比較多的，即：已被滅盡、已被消除的苦，殘留的是少量的，即：最多七次的狀態比較先前已被滅盡、已被消除的苦蘊後，不來到計算，也不來到比較，也不來到十六分之一的部分，他如實知道『這是苦』……（中略）他如實知道『這是導向苦滅道跡』。」

比丘們！因此，『這是苦。』努力應該被作……（中略）『這是導向苦滅道跡。』努力應該被作。」

50. 須彌山山王經

「比丘們！猶如除了七顆綠豆大小的碎石外，如果須彌山山王走到遍盡、耗盡，比丘們！你們怎麼想，哪個是比較多的：已遍盡、已耗盡的須彌山山王或殘餘的七顆綠豆大小的碎石？」

「大德！這正是比較多的，即：已遍盡、已耗盡的須彌山山王，而殘餘的七顆綠豆大小的碎石是少量的。殘餘的七顆綠豆大小的小石粒比較已遍盡、已耗盡的須彌山山王後，不來到計算，也不來到比較，也不來到十六分之一的部分。」

「同樣的，比丘們！對見具足之人、已現觀的聖弟子來說，這正是比較多的，即：已被滅盡、已被消除的苦，殘留的是少量的，即：最多七次的狀態比較先前已被滅盡、已被消除的苦蘊後，不來到計算，也不來到比較，也不來到十六分之一的部分，他如實知道『這是苦』……（中略）他如實知道『這是導向苦滅道跡』。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這是苦。』努力應該被作……（中略）『這是導向苦滅道跡。』努力應該被作。」

斷崖品第五，其攝頌：

「思惟、斷崖、焦熱，以及屋頂、毛與黑暗，
以孔為二說，須彌山二則在後。」

現觀品(51-60)

51. 指甲尖經

那時，世尊使微少塵土沾在指甲尖後，召喚比丘們：

「比丘們！你們怎麼想，哪個是比較多的：這被我沾在指甲尖的微少塵土或這大地？」

「大德！這正是比較多的，即：大地，被世尊沾在指甲尖的微少塵土是少量的。被世尊沾在指甲尖的微少塵土比較大地後，不來到計算，也不來到比較，也不來到十六分之一的部分。」

「同樣的，比丘們！對見具足之人、已現觀的聖弟子來說，這正是比較多的，即：已被滅盡、已被消除的苦，殘留的是少量的，即：最多七次的狀態比較先前已被滅盡、已被消除的苦蘊後，不來到計算，也不來到比較，也不來到十六分之一的部分，他如實知道『這是苦』……（中略）他如實知道『這是導向苦滅道跡』。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這是苦。』努力應該被作……（中略）『這是導向苦滅道跡。』努力應該被作。」

52. 蓮花池經

「比丘們！猶如蓮花池長五十由旬，寬五十由旬，深五十由旬，被充滿水：滿到邊緣能被烏鵲能喝的。男子如果用茅草尖從那裡取出水，比丘們！你們怎麼想，哪個是比較多的：被茅草尖取出的水或蓮花池的水？」

「大德！這正是比較多的，即：蓮花池的水，被茅草尖取出的水是少量的。被茅草尖取出的水比較蓮花池的水後，不來到計算，也不來到比較，也不來到十六分之一的部分。」

「同樣的，比丘們！……聖弟子……（中略）努力應該被作。」

53. 合流經

「比丘們！猶如在這些大河會合、集合之處，即：恒河、耶牟那河、阿致羅筏底河、薩羅浮河、摩醯河，男子如果從那裡取出二或三滴水，比丘們！你們怎麼想，哪個是比較多的：被取出的二或三滴水或合流的水？」

「大德！這正是比較多的，即：合流的水，而被舀起的二、三滴水是少量的。被舀起的二、三滴水比較合流的水後，不來到計算，也不來到比較，也不來到十六分之一的部分。」

「同樣的，比丘們！……聖弟子……（中略）努力應該被作。」

54. 合流經

「比丘們！猶如在這些大河會合、集合之處，即：恒河、耶牟那河、阿致羅筏底河、薩羅浮河、摩醯河，那個水如果除了二或三滴水之外，走到遍盡、耗盡，比丘們！你們怎麼想，哪個是比較多的：已遍盡、已耗盡的合流水或二或三滴殘留的水？」

「大德！這正是比較多的，即：已遍盡、已耗盡的合流水，二或三滴殘留的水是少量的。二或三滴殘留的水比較已遍盡、已耗盡的合流水後，不來到計算，也不來到比較，也不來到十六分之一的部分。」

「同樣的，比丘們！……聖弟子……（中略）努力應該被作。」

55. 大地經

「比丘們！猶如男子在大地上放置七顆棗子大小土團，比丘們！你們怎麼想，哪個是比較多的：被放置的七顆棗子大小土團或這大地？」

「大德！這正是比較多的，即：大地，而被放置的七顆棗子大小土團是少量的。放置的七顆棗子大小土團比較大地後，不來到計算，也不來到比較，也不來到十六分之一的部分。」

「同樣的，比丘們！……聖弟子……（中略）努力應該被作。」

56. 大地經

「比丘們！猶如大地如果除了七顆棗子大小土團之外，走到遍盡、耗盡，比丘們！你們怎麼想，哪個是比較多的：已遍盡、已耗盡的大地或殘留的七顆棗子大小土團？」

「大德！這正是比較多的，即：已遍盡、已耗盡的大地，而殘留的七顆棗子大小土團是少量的。殘留的七顆棗子大小土團比較已遍盡、已耗盡的大地後，不來到計算，也不來到比較，也不來到十六分之一的部分。」

「同樣的，比丘們！……聖弟子……（中略）努力應該被作。」

57. 大海經

「比丘們！猶如男子如果從大海取出二或三滴水，比丘們！你們怎麼想，哪個是比較多的：被取出的二或三滴水或大海的水？」

「大德！這正是比較多的，即：大海的水，被取出的二或三滴水是少量的。被取出的二或三滴水比較大海的水後，不來到計算，也不來到比較，也不來到十六分之一的部分。」

「同樣的，比丘們！……聖弟子……（中略）努力應該被作。」

58. 大海經

「比丘們！猶如大海如果除了二或三滴水之外，走到遍盡、耗盡，比丘們！你們怎麼想，哪個是比較多的：已遍盡、已耗盡的大海水或二或三滴殘留的水？」

「**大德**！這正是比較多的，即：已遍盡、已耗盡的大海水，二或三滴殘留的水是少量的。二或三滴殘留的水比較已遍盡、已耗盡的大海水後，不來到計算，也不來到比較，也不來到十六分之一的部分。」

「同樣的，比丘們！……**聖弟子**……（中略）努力應該被作。」

59. 如山經

「**比丘**們！猶如男子對喜瑪拉雅山山王放置七顆芥子大小的小石粒，比丘們！你們怎麼想，哪個是比較多的：七顆芥子大小的小石粒或這喜瑪拉雅山山王？」

「**大德**！這正是比較多的，即：喜瑪拉雅山山王，而七顆芥子大小的小石粒是少量的。七顆芥子大小的小石粒比較喜瑪拉雅山山王後，不來到計算，也不來到比較，也不來到十六分之一的部分。」

「同樣的，比丘們！……**聖弟子**……（中略）努力應該被作。」

60. 如山經

「**比丘**們！猶如喜瑪拉雅山山王如果除了七顆芥子大小的小石粒之外，走到遍盡、耗盡，比丘們！你們怎麼想，哪個是比較多的：七顆芥子大小的小石粒或已遍盡、已耗盡的喜瑪拉雅山山王？」

「**大德**！這正是比較多的，即：已遍盡、已耗盡的喜瑪拉雅山山王，而殘留的七顆芥子大小小石粒是少量的。殘留的七顆芥子大小小石粒比較已遍盡、已耗盡的喜瑪拉雅山山王後，不來到計算，也不來到比較，也不來到十六分之一的部分。」

「同樣的，比丘們！對**見具足之人**、**已現觀的聖弟子**來說，這正是比較多的，即：已遍盡、已耗盡的苦，而殘餘的是少量的，即：**最多七次**的狀態比較先

前已遍盡、已耗盡的苦蘊後，不來到計算，也不來到比較，也不來到十六分之一的部分，他如實知道『這是苦』……（中略）他如實知道『這是導向苦滅道跡』。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這是苦。』努力應該被作……（中略）『這是導向苦滅道跡。』努力應該被作。」

現觀品第六，其攝頌：

「指甲尖、蓮花池，合流在後二則，
地二則、海二則，二則像山一樣。」

第一生穀中略品(61-70)

61. 他處經

那時，世尊使微少塵土沾在指甲尖後，召喚比丘們：

「比丘們！你們怎麼想，哪個是比較多的：這被我沾在指甲尖的微少塵土或這大地？」

「大德！這正是比較多的，即：大地，被世尊沾在指甲尖的微少塵土是少量的。被世尊沾在指甲尖的微少塵土比較大地後，不來到計算，也不來到比較，也不來到十六分之一的部分。」

「同樣的，比丘們！凡那些再生於人間的眾生是少量的，而凡這些從人間再生於他處者的眾生正是比較多的，那是什麼原因呢？比丘們！[是因為]四聖諦的未見狀態，哪四個呢？苦聖諦……（中略）導向苦滅道跡聖諦。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這是苦。』努力應該被作……（中略）『這是導向苦滅道跡。』努力應該被作。」 [SN.20.2]

62. 邊地經

那時，世尊使微少塵土沾在指甲尖後，召喚比丘們：

「比丘們！你們怎麼想，哪個是比較多的：這被我沾在指甲尖的微少塵土或這大地？」

56. 蹄相應

「**大德**！這正是比較多的，即：大地，被世尊沾在指甲尖的微少塵土是少量的。被世尊沾在指甲尖的微少塵土比較大地後，不來到計算，也不來到比較，也不來到十六分之一的部分。」

「同樣的，比丘們！凡那些再生**在中國之中的**眾生是少量的，而凡這些再生**在邊地地方**無知蠻族中的眾生正是比較多的……（中略）。」

63. 慧經

.....「同樣的，比丘們！凡那些具備聖慧眼的眾生是少量的，而凡這些進入了**無明**與癡昧的眾生正是比較多的……（中略）。」1SA.442/3

64. 穀酒果酒經

.....「同樣的，比丘們！凡那些離穀酒、果酒、**酒放逸處**的眾生是少量的，而凡這些不離穀酒、果酒、酒放逸處的眾生較正是比較多的……（中略）。」

65. 水經

.....「同樣的，**比丘**們！凡那些陸生眾生少，而凡這些水生眾生多，那是什麼原因呢？……（中略）。」

66. 尊敬母親經

.....「同樣的，**比丘**們！凡那些尊敬母親的眾生少，而凡這些不尊敬母親的眾生較多……（中略）。」

67. 尊敬父親經

.....「同樣的，**比丘**們！凡那些尊敬父親的眾生少，而凡這些不尊敬父親的眾生較多……（中略）。」

68. 尊敬沙門經

.....「同樣的，[比丘們](#)！凡那些[尊敬沙門](#)的眾生少，而凡這些不尊敬沙門的眾生較多.....（中略）。

69. 尊敬婆羅門經

.....「同樣的，[比丘們](#)！凡那些尊敬婆羅門的眾生少，而凡這些不尊敬婆羅門的眾生較多.....（中略）。

70. 尊敬經

.....「同樣的，[比丘們](#)！凡那些尊敬家族中長輩的眾生少，而凡這些不尊敬家族中長輩的眾生較多.....（中略）。

第一生穀中略品第七，其攝頌：

「他處、邊地、慧，穀酒果酒、水，
以及尊敬母親與尊敬父親，尊敬沙門、婆羅門、尊敬。」

第二生穀中略品(71-80)

71. 殺生經

.....（中略）「同樣的，[比丘們](#)！凡那些離殺生的眾生少，而凡這些不離殺生的眾生較多，那是什麼原因呢？.....（中略）。

72. 未給予而取經

.....（中略）「同樣的，比丘們！凡那些離未給予而取的眾生少，而凡這些不離未給予而取的眾生較多.....（中略）。」

73. 邪淫經

.....（中略）「同樣的，比丘們！凡那些離邪淫的眾生少，而凡這些不離邪淫的眾生較多.....（中略）。」

74. 妄語經

.....（中略）「同樣的，比丘們！凡那些離妄語的眾生少，而凡這些不離妄語的眾生較多.....（中略）。」

75. 離間語經

.....（中略）「同樣的，比丘們！凡那些離離間語的眾生少，而凡這些不離離間語的眾生較多.....（中略）。」

76. 粗惡語經

.....（中略）「同樣的，比丘們！凡那些離粗惡語的眾生少，而凡這些不離粗惡語的眾生較多.....（中略）。」

77. 雜穢語經

.....（中略）「同樣的，比丘們！凡那些離雜穢語的眾生少，而凡這些不離雜穢語的眾生較多.....（中略）。」

78. 種子類經

.....（中略）「同樣的，比丘們！凡那些離破壞種子類、草木類的眾生少，而凡這些不離破壞種子類、草木類的眾生較多.....（中略）。」

79. 非時食經

.....（中略）「同樣的，比丘們！凡那些離非時食的眾生少，而凡這些不離非時食的眾生較多.....（中略）。」

80. 香料塗油經

.....（中略）「同樣的，比丘們！凡那些離花環、香料、塗油之持用與莊嚴、裝飾狀態的眾生少，而凡這些不離花環、香料、塗油之持用與莊嚴、裝飾狀態的眾生較多.....（中略）。」

第二生穀中略品第八，其攝頌：

「生命、未給予、在諸欲上，妄語與離間語，
粗惡語、雜穢語，種子、非時、香料。」

第三生穀中略品(81-90)

81. 跳舞歌曲經

.....（中略）「同樣的，比丘們！凡那些離跳舞、歌曲、音樂、看戲的眾生少，而凡這些不離跳舞、歌曲、音樂、看戲的眾生較多，那是什麼原因呢？.....（中略）。」

82. 高床經

.....（中略）「同樣的，比丘們！凡那些離高床、大床的眾生少，而凡這些不離高床、大床的眾生較多.....（中略）。」

83. 金銀經

.....（中略）「同樣的，比丘們！凡那些離領受金銀的眾生少，而凡這些不離領受金銀的眾生較多.....（中略）。」

84. 生穀經

.....（中略）「同樣的，比丘們！凡那些離領受生穀的眾生少，而凡這些不離領受生穀的眾生較多.....（中略）。」

85. 生肉經

.....（中略）「同樣的，比丘們！凡那些離領受生肉的眾生少，而凡這些不離領受生肉的眾生較多.....（中略）。」

86. 少女經

.....（中略）「同樣的，比丘們！凡那些離領受女子、少女的眾生少，而凡這些不離領受女子、少女的眾生較多.....（中略）。」

87. 男奴僕女奴經

.....（中略）「同樣的，比丘們！凡那些離領受男奴僕、女奴的眾生少，而凡這些不離領受男奴僕、女奴的眾生較多.....（中略）。」

88. 山羊與羊經

.....（中略）「同樣的，比丘們！凡那些離領受山羊與羊的眾生少，而凡這些不離領受山羊與羊的眾生較多.....（中略）。」

89. 雞與豬經

.....（中略）「同樣的，比丘們！凡那些離領受雞與豬的眾生少，而凡這些不離領受雞與豬的眾生較多.....（中略）。」

90. 象與牛經

.....（中略）「同樣的，比丘們！凡那些離領受象、牛、馬、驃馬的眾生少，而凡這些不離領受象、牛、馬、驃馬的眾生較多.....（中略）。」

第三生穀中略品第九，其攝頌：

「跳舞、床、銀，穀、肉、少女，
男奴、山羊與羊，雞與豬、象與牛。」

第四生穀中略品(91-101)

91. 田與地經

.....（中略）「同樣的，比丘們！凡那些離領受田與地的眾生少，而凡這些不離領受田與地的眾生較多.....（中略）。」

92. 買賣經

.....（中略）「同樣的，比丘們！凡那些離領受買賣的眾生少，而凡這些不離領受買賣的眾生較多.....（中略）。」

93. 差使經

.....（中略）「同樣的，比丘們！凡那些離從事差使、遣使的眾生少，而凡這些不離從事差使、遣使的眾生較多.....（中略）。」

94. 在秤重上欺瞞經

.....（中略）「同樣的，比丘們！凡那些離在秤重上欺瞞、偽造貨幣、度量欺詐的眾生少，而凡這些不離在秤重上欺瞞、偽造貨幣、度量欺詐的眾生較多.....（中略）。」

95. 賄賂經

.....（中略）「同樣的，比丘們！凡那些離賄賂、欺瞞、詐欺、不實的眾生少，而凡這些不離賄賂、欺瞞、詐欺、不實的眾生較多.....（中略）。」

96-101. 割截等經

.....（中略）「同樣的，比丘們！凡那些離割截、殺害、捕縛、搶奪、掠奪、暴力的眾生少，而凡這些不離割截、殺害、捕縛、搶奪、掠奪、暴力的眾生較多，什麼原因呢？[是因為]四聖諦的未見狀態，哪四個呢？苦聖諦.....（中略）導向苦滅道跡聖諦。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這是苦。』努力應該被作.....（中略）『這是導向苦滅道跡。』努力應該被作。」

第四生穀中略品第十，其攝頌：

「田與地、買、差使，在秤重上欺瞞、賄賂，
割截、殺害捕縛，搶奪掠奪、暴力。」

五趣中略品(102-131)

102. 人死地獄經

那時，世尊使微少塵土沾在指甲尖後，召喚比丘們：

「比丘們！你們怎麼想，哪個是比較多的：這被我沾在指甲尖的微少塵土或這大地？」

「大德！這正是比較多的，即：大地，被世尊沾在指甲尖的微少塵土是少量的。被世尊沾在指甲尖的微少塵土比較大地後，不來到計算，也不來到比較，也不來到十六分之一的部分。」

那時，世尊以指甲尖沾上微少的塵土後，召喚比丘們：

「同樣的，比丘們！凡那些從人死沒者再生在人中的眾生是少量的，而凡這些從人死沒者再生在地獄中的眾生正是比較多的……（中略）。」[SN.20.2]

103. 人死畜生經

「同樣的，比丘們！凡那些從人死後再生在人中的眾生少，而凡這些從人死後再生在畜生界中的眾生較多……（中略）。」

104. 人死餓鬼界經

「同樣的，比丘們！凡那些從人死後再生在人中的眾生少，而凡這些從人死後再生在餓鬼界中的眾生較多……（中略）。」

105-107. 人死天地獄等經

「同樣的，比丘們！凡那些從人死後再生在天中的眾生少，而凡這些從人死後再生在地獄中的眾生較多……（中略）再生在畜生界中……（中略）再生在餓鬼界中……（中略）。」

108-110. 天死地獄等經

「同樣的，比丘們！凡那些從天死後再生在天中的眾生少，而凡這些從天死後再生在地獄中的眾生較多……（中略）再生在畜生界中……（中略）再生在餓鬼界中……（中略）。」

111-113. 天人地獄等經

「同樣的，比丘們！凡那些從天死後再生在人中的眾生少，而凡這些從天死後再生在地獄中的眾生較多……（中略）再生在畜生界中……（中略）再生在餓鬼界中……（中略）。」

114-116. 地獄人地獄等經

「同樣的，比丘們！凡那些從地獄死後再生在人中的眾生少，而凡這些從地獄死後再生在地獄中的眾生較多……（中略）再生在畜生界中……（中略）再生在餓鬼界中……（中略）。」

117-119. 地獄天地獄等經

「同樣的，比丘們！凡那些從地獄死後再生在天中的眾生少，而凡這些從地獄死後再生在地獄中的眾生較多……（中略）再生在畜生界中……（中略）再生在餓鬼界中……（中略）。」

120-122. 畜生人地獄等經

「同樣的，比丘們！凡那些從畜生界死後再生在人中的眾生少，而凡這些從畜生界死後再生在地獄中的眾生較多……（中略）再生在畜生界中……（中略）再生在餓鬼界中……（中略）。」

123-125. 畜生天地獄等經

「同樣的，比丘們！凡那些從畜生界死後再生在天中的眾生少，而凡這些從畜生界死後再生在地獄中的眾生較多……（中略）再生在畜生界中……（中略）再生在餓鬼界中……（中略）。」

126-128. 餓鬼人地獄等經

「同樣的，比丘們！凡那些從餓鬼界死後再生在人中的眾生少，而凡這些從餓鬼界死後再生在地獄中的眾生較多……（中略）再生在畜生界中……（中略）再生在餓鬼界中……（中略）。」

129-130. 餓鬼天地獄等經

「同樣的，比丘們！凡那些從餓鬼界死後再生在天中的眾生少，而凡這些從餓鬼界死後再生在地獄中的眾生較多……（中略）。」

「同樣的，比丘們！凡那些從餓鬼界死後再生在天中的眾生少，而凡這些從餓鬼界死後再生在畜生界中……（中略）。」

131. 餓鬼天餓鬼界經

「同樣的，比丘們！凡那些從餓鬼界死後再生在天中的眾生少，而凡這些從餓鬼界死後再生在餓鬼界中的眾生較多，什麼原因呢？[是因為]四聖諦的未見狀態，哪四個呢？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導向苦滅道跡聖諦。

56. 諦相應

比丘們！因此，在這裡，『這是苦。』努力應該被作，『這是苦集。』努力應該被作，『這是苦滅。』努力應該被作，『這是導向苦滅道跡。』努力應該被作。」

世尊說這個，那些悅意的比丘歡喜世尊所說。

五趣中略品第十一，其攝頌：

「從人死後六則，從天死後地獄[也六則]，

畜生餓鬼界，趣品有三十則之多。」

諦相應十二。

大篇第五，其攝頌：

「道、覺支，念，根，正勤，

力、神足、阿那律，禪、入出息相應，

入流，以及諦，這被稱為『大篇』。」

大篇相應經典終了。

註解

「無所攀緣，亦無所住([SA.1267](#))；無可攀挽、無安足處(GA)」，南傳作「無住立、無用力地」(Appatiṭṭham anāyūh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以不停止行進，與以不使勁」(By not halting...and by not straining)。

「解脫、已解脫、遠離」(nimokkham pamokkham vivekan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脫離、解開、隔離」(emancipation, release, seclusion)。按：「已解脫」(pamokkha)，水野弘元《巴利語辭典》解為「能被解脫的」(pamuñcati的未來被動分詞)，PTS英巴辭典解為「解脫」(release, deliverance)，但《顯揚真義》說，眾生以道從污染束縛分離，因此道被稱為眾生的「解脫」(nimokkhoti)，而在果剎那時(Phalakkhaṇe)，他們從污染束縛解脫，因此果被稱為眾生的「已解脫」(pamokkham)，到達涅槃後眾生遠離一切苦，因此涅槃被稱為眾生的「遠離」(vivekoti)，今準此譯。

「以有之歡喜的遍盡」(Nandibhavaparikkhay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以對存在歡樂的被完全破壞」(By the utter destruction of delight in existence)，並解說，這是滅盡對三(界)有的渴愛者。

「種種年齡」(vayoguṇā，逐字譯為「年齡+種類」)，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生命的階段」(The stages of life)。《顯揚真義》以「初中後年齡的種類」(paṭhamamajjhimapacchimavayānam guṇā)解說。「次第地拋棄」則以「它們次第地拋棄人(anupaṭipāṭiyā puggalam jahanti)，因為在立於中間年齡時，初年齡拋棄[人](Majjhimatavaye ṭhitam hi paṭhamavayo jahati)，在立於後年齡時，中初二者拋棄[人]，死亡剎那，三種年齡拋棄[人]」解說。

「斷除五捨五([SA.1002](#))；斷五捨於五([SA.1312](#))」，南傳作「該切斷五，應該捨斷五」(Pañca chinde pañca jahe)，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一個人必須切斷五，捨斷五」(One must cut off five, abandon five)。按：《顯揚真義》說，切斷五指應該切斷五下分結(身見、疑、戒禁取、貪、瞋)；捨斷五指應該捨斷五上分結(色貪、無色貪、慢、掉舉、無明)。

「增修於五根([SA.1002](#))；五法上增修([SA.1312](#))；增上修五根(GA)」，南傳作「且更應該修習五」(pañca cuttari bhāvaye)，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且必須更進一步開發五」(And must develop a further five)。按：《顯揚真義》說，應該更修習五指應該修習[信、活力(精進)、念、定、慧]五根。

「超越五和合(SA.1002)；超五種積聚(SA.1312)；成就五分法/成就五分身(GA)」，南傳作「超越五染著」(Pañca saṅgātigo，另譯為「打勝五染著」)，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已克服五羈絆」(has surmounted five ties)。按：《顯揚真義》說，五染著指貪染著、瞋染著、癡染著、慢染著(mānasaṅgo)、見染著(ditṭhisāṅgoti)。

「五人(SA.1003)；誰(GA.141)」，南傳作「五」，《顯揚真義》解說：「當信等五根醒時，名為五蓋是睡的，為什麼呢？因為具備這些的人，任何時候，即使坐、立、黎明起來，放逸、具備不善是睡的。這樣，當五蓋睡時，五根是醒的，為什麼呢？因為具備這些的人，任何時候，即使躺下睡覺，不放逸、具備善是醒的。五蓋拿起、握持、執取雜染塵垢，欲的意欲等前者以後者為緣，被五根淨化。」

SN.4.8作「魔波旬」。

「比丘覆惡覺(GA.174)」，南傳作「比丘在意之尋中收存著」(samodaham bhikkhu manovitakke)，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縮在心的心思中」(Drawing in the mind's thoughts)。按：《顯揚真義》以「從意生起的諸尋」(manamhi uppannavitakke)解說「意之尋」。

「其心無所依(SA.600)；無所依(GA)」，南傳作「不依止的」(Anissit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獨立的」(Independent)。按：《顯揚真義》說，由渴愛、[邪]見的依止成為不依止的(Anissitoti taṇhādiṭṭhinissayehi anissito hutvā.)。

「時間我不知道」(Kālam voham na jānām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我不知道時間會是什麼」(I do not know what the time might be)。按：《顯揚真義》以「降下」(nipātamattam)解說這裡的vo，即「時間落下」，「被隱藏的時間」指死亡的時間(maraṇakālam-死時)，「不要時間離開我」指作沙門法的事之時間(samaṇadhammakarāṇakālam)。

「非時樂(SA.1078)」，南傳作「耗時的」(kālikam，原意為「時間的」-跟隨著時間的跑)，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那些費時間的」(what takes time)，坦尼沙羅比丘長老英譯為「屬與時間的」(what's subject to time)，Sujato比丘長老英譯為「隨時間生效的」(what takes effect over time)。《顯揚真義》說，多數未見真理、未離貪、不知他人心的天神(aparacittavidūniyo devatā)以為修遍純淨梵行十年、二十年……六十年的比丘們是天界欲上的希求者，「因此，在直接可見的人間欲中而作在天時間的後，說這個(Tasmā mānusake kāme sandiṭṭhike, dibbe ca kālike katvā evamāha)。」

「能被講述的有想者眾生」(Akkheyyasaññino satt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覺知所有能被表示的眾生」(Beings who perceive what can be expressed)。按：《顯揚真義》以五蘊被稱為能被講

述的。長老解說，語言所及的客觀範圍，當一般人認知五蘊，其想法受常、樂、我的影響，稱為顛倒，這些扭曲的想法接著挑起污穢。

「則為死方便(SA.1078)；是名屬死徑(GA)」，南傳作「被死神束縛」(yogamāyanti maccun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他們進入死亡之輶(枷鎖)下」(They come under the yoke of Death)，並解說，這是指在生死中反覆，因此保持在被輪迴的時間網捕捉中。

「慢(SA.1078)；三種慢(GA.17)」，南傳作「勝慢」(vimān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自大」(conceit)。按：《顯揚真義》以實與不實之勝、等、劣等「九類三種慢」(navabhedaṁ tividhamānaṁ)，或「母親子宮之住處」(Nivāsaṭṭhena vā mātukucchi)解說，但長老認為，vimānam應為ca mānam(慢)之訛誤。

「無觸不報觸(SA.1275)；不觸者勿觸(GA)」，南傳作「不接觸沒接觸者」(Nāphusantam phusa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它不接觸沒接觸者」(It does not touch one who does not touch)。《顯揚真義》解說，這裡的「接觸」指「業果報的接觸」或「業的接觸(業被做)」(大意)。

「不瞋不招瞋(SA.1275)；不應妄有觸(GA)」，南傳作「【對】無犯錯者的有過失者」(appaduṭṭhapadosinanti，逐字譯為「無犯錯者+有過失者」)，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冤屈一個無辜者的人」(The one who wrongs an innocent man)。

「外纏結(SA.599)；外結髮(GA)」，南傳作「外結縛」(bahi jaṭ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外在的纏結」(a tangle outside)。按：「結縛」，《顯揚真義》以「渴愛網(taṇhāya jāliniyā)的同義語」解說，「外」指自身以外的。

「內心修智慧(SA.599)；修心及智慧(GA)」，南傳作「心與慧的修習者」(cittam paññañca bhāvay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開發心與慧」(Developing the mind and wisdom)。按《顯揚真義》以「定與毘婆舍那修習者」(samādhiñceva vipassanañca bhāvayamāno)解說。長老說，這裡的「心」相當於「定」，這裡經文所說是「戒、定、慧」三學。

「有對與色想」(Patigham rūpasaññ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以及色的撞擊與認知」(And also impingement and perception of form)。按：《顯揚真義》說，捉取者因有對想而為欲有，因色想而為色有，在這兩種捉取者上以有的集積(bhavasaṅkhepenāti)捉取者為無色有。長老說，其譯法乃依據註疏偈誦押韻的看法，並解說「色的撞擊」是指五根的所緣對五根的撞擊，「撞擊想」則引《清淨道論》第十章的內容(按：即色想、聲想、氣味想、味道想、所觸想的有對想)，「色想」的範圍很廣，包括禪定中的地遍處等，結論還是回到《顯揚真義》的看法，意指三界眾生。

「平等假名說(SA.581)；隨順世俗故(GA)」，南傳作「他會只以慣用語的程度說」(Vohāramattena so vohareyy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他使用這樣的詞僅當作表達」(He uses such terms as mere expressions)。參看MN.74「說世間之所說而無執取」，DN.9「如來以這些說而無執取」。

「賴吒槃提國(SA.589)；羅吒國(GA)」，南傳作「擁有國家的」(raṭṭhavantopi，逐字譯為「國+有的」)，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統治國家者」(who rule the country)。按：「賴吒槃提國；羅吒國」，應該是「擁有國家的」(raṭṭhavanto)音譯。

「如是競勝心(SA.589)；為財產鬥諍(GA)」，南傳作「在那些生起貪欲者中」(Tesu ussukkajātesu)，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那些成為那樣貪心者中」(Among these who have become so avid)，並解說ussukka有正面與負面的意思，正面的意思他譯為「熱心的；熱中的；狂熱的」(zealous)，負面的意思他就譯為「貪心的」(avid)，水野弘元《巴利語辭典》譯為「熱心、努力」(正面意思)，形容詞ussuka譯為「熱心的、貪欲的、渴求的」(正負面意思)。

「在有之流隨行者中」(bhavasotānusārisu)，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存在之流中隨著流動著」(Flowing along in the stream of existence)。按：「有之流」(bhavasota)的「有」(bhava)，即十二緣起中的「有支」，《顯揚真義》以「輪迴之流」(vatṭasotam)解說。

「伊尼耶鹿(SA.602)；伊尼延(GA)」，南傳作「如鹿小腿」(Enijaṅgham，三十二相之一)，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具麋鹿小腿」(with antelope calves)。按：「鹿」(enī，另譯為「麋鹿、羚羊」)，「伊尼耶；伊尼延」應為音譯，「小腿」(jaṅgha)即。

「心法說第六(SA.602)；及說第六意(SA.1329)；意第六顯現(GA)」，南傳作「意被宣說為第六」(manochaṭṭhā pavedit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以心被宣說是第六」(With mind declared to be the sixth)。按：《顯揚真義》說，以五種欲為色，以意為名(manena nāmam)，以兩者為五蘊之意。另參看《小部/經集1品9(SA.1329)》。

「乃能行其惠(SA.1288)」，南傳作「是施物的了知者」(deyyam hoti vijānatā”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當然應該給與贈與」(Should surely give a gift)。按：《顯揚真義》說，「有布施的果報」就應該被知道者給與(atthi dānassa phalanti jānantena dātabbamevāti)。

「死則不隨死(SA.1288)」，南傳作「他們在死者中不死」(Te matesu na mīyan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他們在死者中不死」(They do not die among the dead)。按：《顯揚真義》說，布施德行(dānasilā)為在死者中不死之意。

「百千邪盛會(SA.1288)；設百千大祀(GA)」，南傳作「百千個的供千犧牲者」(Satam sahassānam sahassayāgin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則獻祭一千者的一個十萬的奉獻」(Then a hundred thousand offerings Of those who sacrifice a thousand)。按：百千即十萬。

「十六不及一(SA.1288)；十六分中一(GA)」，南傳作「十六分之一」(Kalampi，另譯為「一小部分」)，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一小部分」(a fraction)。按：《顯揚真義》以「十六分之一，或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這裡取百分之一(Idha satabhāgo gahito)」解說。

「是施物的了知者」同SN.1.32。

「簡別後的布施」(viceyya dānampi，另譯為「審察施」)，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區別地給予」(Giving discriminately)。按：《顯揚真義》以「簡別後被給與的布施」解說，並說，有兩種選擇：(i)施物的選擇(dakkhiṇāviciṇanam)：排除低劣的，選擇勝妙的；(ii)應該被供養者的選擇(dakkhiṇeyyaviciṇanañca)：捨棄品德壞失者，施與在教說中出家之戒等德性具足者(silādiguṇasampannānam)。

「美的」(citrān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漂亮的東西」(the pretty things, SN/AN)。按：《顯揚真義》以「美的所緣」(ārammaṇacittāni, SN.1.34)解說，《滿足希求》以「美的種種所緣」(citravicitrārammaṇāni, AN.6.63)解說。

「貪的意向」(Saṅkapparāg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慾望的意向；好色的意向」(the intention of lust/lustful intention, SN/AN)。按：《顯揚真義》以「已意圖的貪」(saṅkappitarāgo, SN.1.34)解說，《滿足希求》以「因意向而生起的貪」(saṅkappavasena uppannarāgo, AN.6.63)解說。又，此句這裡依SN.1.34區隔在偈誦外，這似乎比原標在偈誦內的五句好。

「無所有者」(akiñcan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什麼都沒有者」(one who has nothing)，並解說，「無所有者」通常指阿羅漢，《顯揚真義》說，這是指沒有貪、瞋、癡。

「挑毛病」(ujjhānasaññikā，另譯為「有不滿的想法的」)，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找毛病者」(Faultfinders)。按：《顯揚真義》說，沒有名叫挑毛病的單獨天界，這位天神因為不滿如來四種必需品的使用，祂心想，沙門喬達摩對比丘的糞掃衣、團食、樹下住處、腐尿藥喜悅、極稱讚，自己卻穿黃麻布、亞麻布等勝妙衣……。因此被法的結集上座們取其名為挑毛病者(ujjhānasaññikā)。

「無所有者」(無貪瞋癡者)，參看SN.1.34。

「金鎗(SA.1289)；佢陀羅(GA)」，南傳作「碎石片」(sakalik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石頭碎片」(a stone splinter)，並解說，世尊邪惡的堂弟提婆達多在靈鳩山上推大石頭試圖謀殺他，石頭投偏了，但那塊石頭的碎石割傷世尊的腳而流血。另參看Mi21.〈8.腳被碎石片所傷的問題〉。

「叫喚[地獄]」(roruv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羅盧瓦地獄」(Roruva Hell)。按：《顯揚真義》說，有兩個叫喚：煙叫喚(dhūmaroruvo)與「焰叫喚」(jālaroruvo)，前者是另一個(visum)，後者名為無間大地獄(avīcimahānirayassevetam)，在那裡，眾生被火燒時，他們一再地吼叫(punappunam ravam ravanti)，與AA.42.2的「涕哭地獄、大涕哭地獄」相當。

《顯揚真義》給了這樣的解說：一根本=無明，二漩渦=常見、斷見，三垢穢=貪等(貪、瞋、癡)，五岩石=五種欲，深淵=渴愛(以無立足點意-Apatiṭṭhatthena)，大海=渴愛(以不滿足意-apūraṇiyatthena)，十二個漩渦=六內外處。

「如毘舍脂眾(SA.587)；毘舍闍充滿(GA)」，南傳作「是跟隨的惡鬼眾」(pisācagaṇasevit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被一大群魔鬼糾纏」(Haunted a host of demons)。《顯揚真義》說，這位天子[生前]在大師的教誡中出家五年後，取喜歡的業處進入林野，因害怕放逸而日夜不食不臥，只作意業處，以致體內生起刀風絕命，死後立即往生在三十三天的大宮殿門旁，如睡醒般。他看見宮殿內成千天女說宮殿的主人天子來了，取樂器圍繞著他。天子不知道已死，以為自己還是出家人而羞愧，所以會視那些天女眾為勾引誘惑他的惡鬼眾，而跑來向佛陀求援(大意)。按：「惡鬼」(pisāca)，另譯為「食人鬼」、「吸血鬼」，「毘舍脂」或「毘舍闍」應為其音譯。

「如法戒具足(SA.997)；如法而持戒/正法淨持戒(GA)」，南傳作「法住立者、戒具足者」(Dhammaṭṭhā sīlasampann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建立法，具有德行」(Established in Dhamma, endowed with virtue)。

「閻摩世界」(yamalokam)，菩提比丘長老解說為「餓鬼界」(pettivisaya)。《顯揚真義》在後面的「並且來世為惡趣」中以此解說(Samparāye ca duggatīti “yamalokam upapajjare”ti vutte samparāye ca duggati.)。

「

「極難覺醒的」(sudubbudham)，以sudubbuddham解讀。

「所依」(vatthu，另譯為「土地，宅地，基礎，事物」)，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支持；支撐」(support)。按：《顯揚真義》說，當老的時候，以兒子的持續照料(paṭijagganaṭṭhena)為依所(paṭiṭṭhā，立足處)。

「業者可依怙(SA.1017)；苦為大怖畏(GA)」，南傳作「業是他的所趣處」(kammañ tassa parāyanan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業決定他的命運」(Kamma determines his destiny)。按：《顯揚真義》以「必定完成」(nipphatti avassayo)解說「所趣處」。

「女則累世間(SA.1019)；亦惱害世間(GA)」，南傳作「在這裡這個被世代黏著」(etthāyam sajjate paj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這裡男人們被絆住」(Here menfolk are enmeshed)。按：AN.1.1說：「女子的色持續遍取男子的心」；AN.1.6說：「男子的色持續遍取女子的心」。「世代」(pajā)，水野弘元《巴利語辭典》作「人人」。

「第二(SA.1014)；二伴(GA)」，南傳作「伴侶」(dutiyā，另譯為「第二的；第二者；同伴」)，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合夥人；伙伴」(partner)。按：《顯揚真義》以「善趣與涅槃」(sugatiñceva nibbānañca)解說。

「欲者是偈因(SA.1021)；偈以欲為初(GA)」，南傳作「韻律是偈頌的起源」(Chando nidānam gāthān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韻律是偈頌的骨架」(Metre is the scaffolding of verses)。按：「Chanda」的意思是「欲」，「Chando」的意思是「韻律」，此處北傳漢譯為「欲」，應屬不當。

「名者偈所依(SA.1021)；偈依止於名(GA)」，南傳作「名字是偈頌依止的」(Nāmasannissitā gāth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詩安置在名字的基礎上」(Verses rest on a base of names)。按：《顯揚真義》說，偈頌是依於海洋、大地等一些名字開始的。

「名者世無上(SA.1020)；四陰名最勝GA)」，南傳作「名征服一切」(Nāmañ sabbam addhabhav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名壓下一切事物」(Name has weighed down everything)。按：「名」即「四無色陰；四陰」(SA.298)，《顯揚真義》說，化生的或人造的，脫離名的眾生不存在，即使不知名的樹木或岩石，仍名為無名者(anāmakotveva)。

「拘牽(SA.1009)」，南傳作「被牽引」(parikassati，原意為「拉著繞轉」)，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被到處拖」(is...dragged here and there, SN.1.62)，或「被拖繞」(is...dragged around, AN.4.186)。按：《顯揚真義》以「拉入；引誘」(parikaññhati, SN.1.62)解說，《滿足希求》以「被牽引」(ākaññhiyati, AN.4.186)解說，今準此譯。

參看SN.1.62。

「尋是它的腳」(vitakkassa vicāraṇ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思考是它四處移動的方法」(Thought is its means of travelling about)，並解說，「腳」(vicārana)，與其同源

的「伺」(vicāra)，通常與「尋」(vitakka)合起來描述心思的過程(the thought process)，如初禪[的「有尋有伺」]，這裡似乎是表示：「尋」不需要身體的運動就能四處遊歷。按：《顯揚真義》以「尋是其腳」(vitakko tassa pādā)解說，亦即將vitakkassa拆為vitakka+assa。assa這裡採ayam/tad的sg. gen./dat.，譯為「它的」。

參看SN.1.64。

「被欲求薰」(icchādhūpāyit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燃燒著慾望」(burning with desire)。按：《顯揚真義》以「被欲求燃燒」(icchāya āditto)解說，今依此格式譯。又，原文icchādhūpāyito sadā”ti應譯作「欲求經常被薰」，前對應句kissa dhūpāyito sadā”ti應譯作「什麼的經常被薰」，這樣兩句在「格」上沒有對應。New Concise Pali English Dictionary作dhūpāyita=dhūmāyita(被冒煙)。

「六法(SA.1008)」，南傳作「六」，《顯揚真義》說：在六內處生起中這被名為生起，在六外處中作親密交往，對六內處執取後，在六外處之中被惱害(Chasu hi ajjhattikāyatanesu uppannesu ayam uppanno nāma hoti, chasu bāhiresu santhavaṇam karoti, channaṇam ajjhattikānaṇam upādāya chasu bāhiresu vihaññatīti)。

「好幾種處地」(canekāyatan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許多基礎(遍處；業處)」(many bases)。按：《顯揚真義》以「因38個所緣而被好幾種方式地說」(atṭhatimśārammaṇavasena anekehi kāraṇehi kathito)解說。

「[財產][心]」(vittam, citt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心」(the mind)。按：《顯揚真義》沒解說，其他版本(sī. syā. kam. pī)均作cittam，今準此譯。

「女人是物品中最上的」(itthī bhaṇḍānamuttam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女人列為最好的物品」(A woman ranks as the best of goods)。按：《顯揚真義》說，因為女人是「不應該丟棄的物品」(avissajjanīyabhaṇḍattā)，一切菩薩與轉輪王就從母親的子宮出生。

SA.1292作「賊劫奪則遮，沙門奪歡喜(SA)；賊劫戒遮殺，沙門劫生喜(GA)」。

「人不應該布施自己」(Attānam na dade poso)，《顯揚真義》說，除了一切菩薩外，不應該將自己施與作其他人的奴隸(parassa dāsam̄ katvā attānam na dadeyya ṭhapetvā sabbabodhisatteti vuttam)。

「信者持資糧(SA.1292)；信為遠資糧(GA)」，南傳作作「信維繫旅程的資糧」(Saddhā bandhati pātheyyam)。按：《顯揚真義》說，生起信後給與布施，守護戒(德行)，作布薩行為，因為那

樣它被說(saddham uppādetvā dānam deti, sīlam rakkhati, uposathakammam karoti, tenetam vuttam)。

「行動範圍」(iriyāpath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行動過程」(course of movement)，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姿態」(posture, MN.20)。按：iriyāpatho古譯為「威儀路」，「威儀」，今譯為「行動；舉止」，「路」，還有一個意思為「範圍」，比腳符合這裏的意思。《顯揚真義》以「活命生計；活命模式」(jīvitavutti)解說。

「心的到達」(hadayassānupatti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心的到達，熱中於他的利益」(the heart's attainment, Bent on that as his advantage)。按：《顯揚真義》說，這是指阿羅漢狀態(arahattam)，而「那個效益」指阿羅漢狀態的效益(arahattānisamso)。

「阿修羅的征服者」(vatrabhū)，另譯為「帝釋天；天帝釋」。按：「摩伽」(Māgha)，為天帝釋的別名，參看SA.1105、SA.1106。

「為婆羅門事(SA.1311)」，南傳作「這應該被婆羅門做」(Karaṇīyametam brāhmaṇen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這應該被婆羅門做」(This should be done by the brahmin)，並說，這是三藏中佛陀對生起活力(the arousing of energy)的僅有批評。按：《顯揚真義》將這裡的「婆羅門」以「阿羅漢」解說。

「流」(sot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流」(stream)。按：《顯揚真義》以「渴愛之流」(Sotanti tanhāsotam)解說。

「不往生單一性」(nekattamupapajja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不到達單一(統一)」(does not reach unity)。按：「往生」，《顯揚真義》以「得到」(paṭilabhatīti)解說，「單一性」以「禪那」(jhānanam)解說。

「如果以應該做的他做」(Kayirā ce kayirāthen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如果一個人做應該被做的」(If one would do what should be done)。按：《顯揚真義》以「如果他做活力，他應該做，那個活力不應該退縮」(yadi vīriyam kareyya, kareyyātha, tam vīriyam na osakkeyya)解說。

「我的人」(pajam mam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我的孩子」(my child)。按：《顯揚真義》說，在大集會經[DN.20]的談論那天，日月兩位天子證得須陀洹果，因此世尊說「我的人(pajam mamam)」，這是我的兒子(putto mama)的意思。

「捨棄過失的」(rañāñjahā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以拋棄了瑕疪」(with flaws discarded)。按：rañā水野弘元《巴利語辭典》作「爭論，諍亂」，Buddhadatta《簡明巴英辭典》作「戰爭，罪，過失」，而《顯揚真義》以污染(kilesa)解說。

「心的到達」(hadayassānupatti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心的到達，熱中於他的利益」(the heart's attainment, Bent on that as his advantage)。按：《顯揚真義》以「阿羅漢狀態」(arahattam)解說。

「盡於歡喜有(SA.1269)」，南傳作「貪之歡喜已遍滅盡者」(Nandīrāgaparikkhīno)，菩提比丘長老依錫蘭本(Nandībhavaparikkhīno)英譯為「有之歡喜的破壞者」(Who has destroyed delight in existence)。

「恐怖(SA.596)；驚懼(GA)」，南傳作「驚嚇」(utarast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受驚嚇」(frightened)。《顯揚真義》說，傳說[善梵]天子隨天女眾去歡喜園嬉戲，坐在晝度樹下，而五百位隨行天女突然命終，出生在阿鼻地獄受大苦。天子看見她們出生在地獄中，也看見自己七天後也將命終如她們出生到地獄，所以來到世尊面前說偈誦(大意)。長老說，經末這句「[世尊]說這個.....」的刪節號，表示善梵天子一聽完佛陀的教說，就迫不及待地趕回去修習了。

「苦行」(tapasā，另譯為「鍛鍊」)，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嚴格的生活」(austerity)。按：《顯揚真義》說，這是接受業處後進入林野修習，連同毘婆舍那修習覺支。

「無煩天」(Aviha)，即第三果(阿那含)聖者往生的「五不還天」(色界的最高天，又稱為「淨居天(suddhavāsa)」)之一(其他四天為「無熱天(Atappa)」、「善現天；易被見天(Sudassa)」、「善見天(Sudassi)」、「色究竟天；阿迦膩吒天(Akaniṭṭha)」)。按：《顯揚真義》說，那七位比丘一往生到無煩天就立即解脫了。

「煩惱軛/諸天軛(SA.595)；天境界(GA)」，南傳作「天軛」(dibbayog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天的束縛」(the celestial bond)。按：《顯揚真義》以「五上分結」解說，而「捨斷人的身體後」則是斷除「五下分結」。

「弗迦羅娑梨(SA.595)；佛羯羅(GA.189)；弗迦邏娑利(MA.162)」，南傳作「補估沙地」(pukkusāti)。按：《破斥猶豫》說，他原是[健陀羅]德迦尸羅城的統治王(takkasīlanagare pukkusāti rājā rajjam kāresi)，王舍城頻毘娑羅王與他有邊境貿易來往，他因頻毘娑羅王之緣而嚮往佛法，遂自行剃髮、穿袈裟出走到王舍城，想跟隨世尊出家修學(大意)，而後證得三果，成為經中所說往生無煩天的七位比丘之一，參看MA.162/MN.140。

「極難覺醒的」(sudubbudham), 以sudubbuddham解讀。

「汝亦彼良友([SA.595](#))」，南傳作「是你在過去的同伴」。按：依[MN.81](#)，在迦葉佛時代，這位陶匠(kumbhakāra, 直譯為「製甕者」)名叫「額低葛勒」(ghaṭikāra)，[MA.63](#)譯作「難提波羅」，由於他，釋迦菩薩才隨迦葉佛出家。

「無常心乞食([SA.1343](#))；乞食及住時，常思於無常(GA)」，南傳作「無欲求的食物尋求者」(Anicchā piṇḍamesan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沒有願望，他們尋求他們的施捨」(Without wishes they sought their alms)。按：「無欲」(Anicchā, 梵文同)，《顯揚真義》以「成為離渴愛的」(nittaṇhā hutvā)解說。這與「無常的」(Anicca, 梵Anitya)巴利語極似，但梵文差異明顯，不知傳誦中發生了什麼事。

「一尋([SA.1307](#))」，南傳作「一嚙之長」(byāmamatte)，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一嚙之高」(fathom-high)。按：嚙=6英呎，約183公分。

「不希求」(nāsīsatī)，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不渴望」(does not desire)。按：《顯揚真義》以「不欲求」(na pattheti)解說。

「四輪九門([SA.588](#))；九門四輪轉(GA)」，南傳作「四輪與九門」(Catucakkam navadvār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有四輪與九門」(Having four wheels and nine doors)。按：《顯揚真義》以四舉止行為路(catuiriyāpatham, 行住坐臥)解說四輪，以九個瘡口(navahi vaṇamukhehi)解說九門，就是身上的眼耳鼻嘴尿肛九個開口。

「深溺烏泥中([SA.588](#))；深淤泥之中(GA)」，南傳作「污泥所生」(Pañkajāt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從泥沼生」(Born from a bog)。按：註疏以不淨的母親子宮(Mātukucchisaṅkhāte asucipañke)解說污泥。

「出([SA.588](#))；去(GA)」，南傳作「逃離」(yātr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逃脫」(escape)。按：yātrā原意為「生活；生存」，《顯揚真義》以「離開(niggamanam)；解脫、完全脫離、超越(niggamanam mutti parimutti samatikkamo)」解說，今準此譯。

「斷愛喜長繫([SA.588](#))；斷於喜愛結(GA)」，南傳作「切斷皮帶與細繩後」(Chetvā naddhim varattañc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切斷皮帶與皮繩後」(Having cut the thong and the strap)。按：《顯揚真義》以前的憤怒與之後的怨恨轉起的強烈憤怒(balavakodhanti)解說皮帶，而細繩指除此之外的殘留的污染(kilese ṭhapetvā avasesā)。

「身光增明(SA.1306)；其身光曜，倍更殊常；顏貌威光轉熾盛(GA)」，南傳作「出現種種輝耀的容色」(uccāvacā vanṇanibhā upadaṃse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表現種種光輝的顏色」(displayed diverse lustrous colours)。按：《顯揚真義》說，出藍光的[天子]更藍(nīlaṭṭhānam atinīlam)；黃的更黃；紅的更紅；白的更白(odātaṭṭhānam accodātanti)。

「等待死時」(kālam kaṇkha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他等待時間(到)」(he awaits the time)。按：《顯揚真義》說，他希求(pattheti)般涅槃的時間，因為煩惱已盡者既不喜歡死亡，也不希求生命，他希求[般涅槃的]時間，就像站著領取日薪的人(divasasaṅkhepaṃ vetanam gahetvā ṭhitapuriso)那樣。另參看Thag.654(Mi.11, 4.結生感受)。

「四禁戒善防護者」(cātuyāmasusamvut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以四種控制之好的自制」(Well restrained by the four controls)。按：《顯揚真義》以「被所有的防止防止，被所有的防止軛制，被所有的防止除去，被所有的防止遍滿」(sabbavārivarito ca hoti sabbavāriyutto ca sabbavāridhuto ca sabbavāriphuṭo cāti)解說「四禁戒」，另參看DN.2。

「破裂法」(bhedanadhammo)，如陶器的破裂，參看SN.3.22。

「現在賢面將以法庭被看到」(bhadramukho dāni addakaraṇena paññāyissatī”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現在是好面將被知道他的審判。」(Now it is Good Face who will be known by his judgements.)。按：《顯揚真義》說：當國王坐在法庭中時知道大臣(amaccā)收賄(lañjam)，而想：「毘琉璃(viṭaṭubho, Viḍūḍabho)將軍現在將主持自己的統治。」依此，「賢面」是國王的兒子毘琉璃，但菩提比丘長老依〈本生〉No.465的因緣(序)說前將軍Bandhula的可能性比毘琉璃大。

「往下拉的」(ohārinam), 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降低品格；墮落的」(Degrading)。按：《顯揚真義》說，拉到四苦界(catūsu apāyesu)。

「闍祇羅(SA.1148)；長髮梵志(GA)」，南傳作「結髮者」(jatilā)，菩提比丘長老解說，這是「結髮(編髮)沙門」。

「一舍羅(SA.1148)；一衣外道(GA)」，南傳作「一衣者」(ekasāṭak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一件長袍的禁欲修道者(沙門)」(one-robed ascetics)。

「因為以善制御的特徵」(Susaññatānañhi viyañjanen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因為在控制得很好的喬裝外貌下」(For in the guise of the well controlled)。按：《顯揚真義》以「必需品道具」(parikkhārabhaṇḍakena)解說「特徵」。

「被附屬物包覆者們在世間中行」(Caranti loke parivārachann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某些以偽裝到處移動」(Some move about in disguise)。

「迦哈坡那」(kahāpaṇa)為當時的貨幣單位。

「最多一那利的飯量」(nālikodanaparamatāya)，「那利」(nālikā，另譯為「莖，管，筒，藥袋」)與「桶」(doṇa)，都是容量的單位。

「臥覺寂靜樂(SA.1236)；寂滅安睡眠(GA)」，南傳作「寂靜者睡得安樂」(Upasanto sukham seti，逐字譯為「寂靜者樂臥」，「臥」為動詞)，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平和者睡得安樂」(The peaceful one sleeps at ease)。按：依巴利語經文與別譯雜阿含經推斷，「臥覺寂靜樂」應為「寂靜臥覺樂」，SA.1081就譯為「臥覺常安樂」。

「好妻子的」(subhagiy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幸福的女人」(blessed woman)。按：《顯揚真義》以「好妻子的」(subhariyāya)解說，今準此譯。

「不放逸」(Appamād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勤奮」(Diligence)。按：《顯揚真義》以「發令者的不放逸」(kārāpakaappamādo)解說，註疏以「三種福德行為的基礎轉起之不放逸」(Kārāpakaappamādoti tiṇṇam puññakiriyavatthūnam pavattakaappamādo)解說「發令者的不放逸」，長老附註為「布施、德行(戒)、禪修」(giving, virtue, and meditation)，這與SA.264說的「一者、布施，二者、調伏，三者、修道」，MA.61等說的「一者、布施，二者、調御，三者、守護」，AA.24.4說的「惠施、慈仁、自守」都相應。有問：為何這裡的不放逸只說福德行為呢？拙作：因為波斯匿王問的是「當生與後世的利益」，並非問苦的止息。

「大叫喚地獄(GA-SA.1233)；涕哭大地獄(GA)」，南傳作「大叫喚地獄」(mahāroruvam niray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大羅盧瓦地獄」(the Great Roruva Hell)，並解說有兩個大叫喚地獄：「煙叫喚」(dhūmaroruva)與「焰叫喚」(jālaroruva)，前者是另一個地獄(separate hell)，而後者是大無間地獄(the great hell Avīci，大阿鼻地獄)的另名，被稱為「叫喚」，是因為那裡的眾生被烤時，「他們一再地哭吼嚎叫」(punappunam ravam ravanti, they cry out again and again, SN.1.39 note.93)。

「耐性與溫雅」(khantisoracc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耐心與文雅之德行」(The virtues of patience and gentleness)。按：《顯揚真義》說，「耐性」指「忍耐與信忍」(adhibāsanakhanti)，「溫雅」指「阿羅漢性；阿羅漢性」(arahattam)，「諸法」(dhammā)指這二法(耐性與溫雅)。

「閃電盤繞」(vijjumālī，直譯為「閃電花環」)，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閃電盤繞」(Wreathed in lightning)。

「百峰般的雲」(satakkaku，另譯為「雲；百峰」)，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具有百冠(浪峰)」(with a hundred crests)。按：《顯揚真義》以「百峰(雲)、各種尖頂」(satasikharo, anekakūṭoti)解說。

「日日([SA.1147](#))；日中(GA)」，南傳作「中午」(divā divass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中午」(in the middle of the day)。按：《顯揚真義》以「在白天日中的」(divasassa divā)解說。

「沒有去處，沒有對象」(natthi gati natthi visay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沒有地方...沒領域」(there is no place..., no scope)。「對象」(visayo)，另譯為「境域；範圍」，《顯揚真義》以「機會、可能性」(okāso, samatthabhāvo vā)解說，而「去處」則以「結果」(nipphatti)解說。

「隨從」(baddhagū，直譯「已達被繫縛的」)，菩提比丘長老依羅馬拼音1998年版(paddhagū)英譯為「忠實追隨者」(henchmen)。按：《顯揚真義》以「隨從」(baddhacarā)解說，今準此譯。

「一一而去([SA.1096](#))；各各二人...莫獨去也(毘尼母經)」，南傳作「不要兩個同一地走」(mā ekena dve agamitth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不要兩個走同樣的道路」(Let not two go the same way)，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不要兩個走在一起」(Do not go two together, [DN.14](#))。

「為了睡眠」(seyy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for lodging)。按：seyyo(意為「更好的」)，但PTS版作seyyā，《顯揚真義》亦同，並以「為了睡眠」解說(Seyyāti seyyatthāya)，今準此譯。

「欲纏、縛著」(jālinī visattik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糾纏與綑綁」(Entangling and binding)。按：「欲纏、縛著」也都可以譯為渴愛，長老說，渴愛(十八種渴愛思潮，參考[AN.4.199](#)被說成「欲纏」，是因為它像網一樣撒向三界眾生；被說成「縛著」，是因為它拴住像色這樣的感官目標，它引導到「任何地方」(三界眾生)。

[SN.1.12](#)作「天子」。

「如陶醉於乳的(嬰兒)般地」(khīramattov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像吸奶的嬰兒」(like a milk-sucking baby)。按：《顯揚真義》以「朝上臥的(uttānaseyyako)幼童飲乳後，在黃麻布枕上躺臥，如無想者般地(asāññī viya)睡覺，善人這樣不思慮(na cinteti)『任何長短壽命』(kassaci āyūm appam vā dīgham vātī)」解說。

「猶如車輪轉([SA.1085](#))；如輪軸轉(GA)」，南傳作「如車輪對車軸(柱)」(nemīva rathakubbara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如車的輶繞轂轉」(Like the chariot's felly round the hub)，並解說這似乎

暗指著《大林間奧義書》(Bṛhadāraṇyaka Upaniṣhad 11.5.15)的譬喻：「如所有車輪幅條包含於車軸和輪轂，所有眾生與所有那些(地、水等)自我，都包含於大我中。」

「我也不害怕睡覺」(napi bhemi sottu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我也不害怕睡覺」(Nor am I afraid to sleep)。按：《顯揚真義》以「如某些人就害怕在獅子路徑等[處]睡覺，這樣我也不害怕睡覺」(Napi bhemi sottunti yathā ekacco sīhapathādīsuyeva supitum bhāyati, evam aham supitumpi na bhāyāmi)，今準此譯。

「相違不相違(SA.1097)」，南傳作「在順從與排斥上」(Anurodhavirodhesu)，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吸引和排斥」(In attraction and repulsion)。按：《顯揚真義》說，這是貪與瞋恚(rāgapatiñghesu)，當講述法的談論時，因有一類人讚歎(sādhukāram dadanti，給與作善哉)他在那裡生起貪，有一類人不恭敬聽聞，他在那裡生起嫌惡(patīgho，反感)，名為說法者在順從與排斥上執著(sajjati，黏著)。

「陷阱」(pāso，另譯為「罠；捕鳥獸的網，繩套」)，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陷阱」(snare)。按：《顯揚真義》說，這是貪的陷阱(rāgapāsa，貪網，SN.4.5)，綁住在空中行進的[神足神通]者。長老解說，「在空中行進」(antalikkhacaro)，更像是指「貪」能遠距離驅動心的特性。

「當於一切處探求時」(Anvesam sabbaṭṭhānesu)，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雖然他們到處找他」(Though they seek him everywhere)。按：《顯揚真義》說，「探求」指在「所察量有胎趣處與眾生存續住所」(bhavayonigatiñhitisattāvāsasañkhātesu)這一切中遍求(pariyesamānā)。長老說，這似乎包含了活著的阿羅漢與般涅槃的阿羅漢兩者。

「世間被迷昏頭」(loko vimucchit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世間被迷戀」(the world is infatuated)。按：「被迷昏頭」(vimucchito, vi-mucchito)，原意為「被迷昏；被變成在夢中；被迷戀」，《顯揚真義》以「世間在這六種所緣中沉迷」(etesu chasu ārammañesu loko adhimucchito)解說。

「無花果樹枝的拐杖」(udumbaradañḍ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udumbara樹之杖」(a staff of udumbara wood)。按：《顯揚真義》說，拿彎曲的無花果樹枝拐杖棒為宣示少欲的狀態之意(appicchabhāvappakāsanattham)，為高齡的出家婆羅門所拿。長老說，在吠陀祭典中，無花果木用於祭典中的各種儀式。

「吐舌」(jivham nillāletv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垂伸出他的舌」(lolled his tongue)。按：nillāletvā《顯揚真義》以nīharitvā(取出)解說，今依此譯。

「三反」，南傳作「三條溝」(tivisākham，原意為「三條枝」)，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三條溝」(three furrows)。按：《顯揚真義》以「三條溝」(tisākham)解說，今準此譯。

「起不愉快的神情後」(nalātīkam vuṭṭhāpetv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在此處缺，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皺眉頭」(raised his eyebrows, MN.18)。按：《顯揚真義》以「不愉快的神情(皺眉頭)，在前額起皺紋的意思」(bhakuṭīm, nalāte utṭhitam valittayanti attho)解說。

「我的念與慧已覺」(Sati paññā ca me buddhā)，菩提比丘長老依《長老偈46》(Sati paññā ca me vuddha)英譯為「我的深切注意與智慧是圓熟的」(My mindfulness and wisdom are mature)。按：《顯揚真義》以「我的念、慧、智」(mayā sati ca paññā ca ñātā)解說。

「時受意解脫身作證(SA.1091)；得時解脫自身作證(GA)」，南傳作「觸達暫時的心解脫」(sāmayikam cetovimuttim phus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他達到暫時性心的釋放」(he reached temporary liberation of mind)。按：《顯揚真義》說，「當障礙法每次突破的剎那解脫，以及在所緣上勝解」的世間等至名為暫時的心解脫(appitappitakkhaṇe paccanīkadhammehi vimuccati, ārammaṇe ca adhimuccatīti lokiyasamāpatti sāmayikā cetovimutti nāma)，長老說「世間等至」也就是禪定與無色等至，所以被這麼稱呼，是因為在心安止(absorption the mind)的那一刻，心從障礙法(the opposing states)解脫，並且在其所緣上勝解，但他因病(慢性風病、膽病、痰病)而從這樣的心解脫退失，不能使定的狀態圓滿，每次一進入等至，很快地就又從那個狀態退失。

「肩膀轉回」(vivattakkhandham, vivatṭakkhandh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帶著他已轉動的肩膀」(with his shoulder turned)。按：《顯揚真義》以「回轉的肩膀」(parivattakkhandham)解說，並說，上座習慣向右躺臥(dakkhiṇena passena paricitasayanattā)，所以就保持頭向右轉。又，對上段拿刀[自殺]解說，上座心想：「以這種活命對我何用(kim mayham)？」躺臥後，以刀切脖子，苦受生起，上座鎮伏[苦]受後，就探索那個受(taṇyeva vedanām pariggahetvā)，念生起，當把握(sammasanto)根本業處時，到達阿羅漢狀態，成為「命之齊頭者」(jīvitamasīsī)般涅槃。又，有三種齊頭者：威儀路(舉止行為)之齊頭者(iriyāpathasamasīsī)、疾病之齊頭者(rogasamasīsī)、命之齊頭者(即「命終」與「得解脫」同時，餘三種類推)。

「期待機會」(otārāpekkh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尋求得到接近他」(seeking to gain access to him)。按：《顯揚真義》說，[魔心想：]「如果我看見沙門喬達摩的身門等(kāyadvārādīsu)有任不適當的，我要呵責。」

「為何」(kenaci)，PTS版作kena ci，依此譯。

「有貪的熱望」(bhavalobhajapp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對存在之貪心的驅策」(greedy urge for existence)。按：「有」(bhava)，即「十二緣起」支中的「有」支，《顯揚真義》說，有貪被稱為渴愛(bhavalobhasaṅkhātam taṇham)。

「最受第一樂(SA.1092)」，南傳作「隨覺樂」(sukhamanubodhiṃ)，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我發覺幸福」(I discovered bliss)。按：《顯揚真義》說，這是「隨覺阿羅漢樂」。

「五欲流(SA.1092)；五駛流(GA)」，南傳作「已渡過五暴流」(pañcoghatiṇ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渡過五暴流」(five floods crossed)。按：《顯揚真義》說，五暴流指五門(根)污染之暴流，第六指意門(根)污染之暴流，或者，五流指五下分結，第六暴流指五上分結。

「不流動」(na sara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不飄游」(does not drift)。按：《顯揚真義》說，不以瞋而發怒，不以貪而流動，不以癡而惛沈。

「切斷渴愛後」(Acchejja taṇham)，菩提比丘長老依錫蘭本(Acchejji taṇham)英譯為「他已切斷渴愛」(He has cut off craving)。按：《顯揚真義》以「斷裂後」(acchinditvā)解說Acchejja。

「如風飄其綿(SA.1092)；如風吹兜羅(GA)」，南傳作「如風對落下的棉花」(tūlam bhaṭṭhamva māluto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如風，掉落的棉簇」(As the wind, a fallen cotton tuft)。按：「兜羅」應為「棉花」(tūlam)的音譯。

「二指智(SA.1199)；鄙穢智(GA)」，南傳作「以二指慧」(dvaṅgulapaññāy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以她兩根手指的智慧」(With her two-fingered wisdom)。按：《顯揚真義》說，這是指「微妙之慧」(parittapaññāya)，因為以二指取綿芯捻線，因此女人被稱為「二指慧」。

「在智轉起中時」(Ñāṇamhi vattamānamh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當理解穩定流動時」(When knowledge flows on steadily)。按：《顯揚真義》以「在發生到達果智時」(phalasamāpattiñāne pavattamāne)解說。

「無邊際諸子(SA.1200)；無欲無子想(GA)」，南傳作「我是兒子死亡的終結者」(Accantam mataputtāmh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我已終結兒子死亡」(I've gotten past the death of sons)。按：「終結者(的)」(Accantam)，另譯為「究竟的；最終的；畢竟的；極邊的」，北傳的「無邊際」應與此相當。

「此則男子邊(SA.1200)；我斷恩愛已(GA)」，南傳作「為這個之男人們的結束者」(purisā etadantik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對這個，男人的尋求已結束」(With this, the search for men

has ended.)。按：PTS巴英詞典對此句解說為「男人們為那個(對我)是結束的，即：為了生育兒子目的之男人們對我來說不再存在。」(men are (to me) at the end for that, i. e. men do not exist any more for me, for the purpose of begetting sons.)今準此譯。

「以五種樂器」(Pañcaṅgikena turiyen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以五種樂器合奏」(With the music of a fivefold ensemble)。按：《顯揚真義》說，五種樂器為「單面鼓(ātataṁ)、雙面鼓(vitataṁ，依註疏)、弦樂器(ātavatataṁ，依註疏)、打擊樂器(ghanaṁ)、吹奏樂器(susiranti)」。

「諸道([SA.1207](#))；九十六種道；外道(GA)」，南傳作「教條」(pāsaṇḍam，另譯為「教見(宗教之見)；宗派；異學；異端；外道」)，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教義；信條」(creed)，並解說，這與邪見有關，譯為「creed」是不十分適當的。按：《顯揚真義》說，他們在眾生的心中投擲一個邪見圈套(dīṭhipāsaṁ)，教說(Sāsanam)使之從圈套脫離，因此教條不被說，教條是[佛教]外部的。

「對他來說沒有前後」(Na tassa pacchā na puratthamatth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對他，沒有前後」(For him there is nothing behind or in front)。按：《顯揚真義》以「對過去、未來諸蘊欲、貪的擺脫(atītānāgatesu khandhesu chandarāgavirahitassa)」解說「沒有前後」。

「世尊！【你說：】我是無邊之見者」(Anantadassī bhagavāhamasm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噢！幸福者！【你說：】『我是無限視野者』」(O Blessed One, [you say]: I am the one of infinite vision)。按：那個「我」如果是世尊而不是巴迦梵天，這樣上下文義比較合理，《顯揚真義》以「世尊！你說：『我是超越生(老死)等的無邊之見者。』」解說，今準此譯。

「禁戒與德行之行法」(vatasilavatt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誓約與德行的實踐」(practice of vow and virtue)。按：《顯揚真義》說，禁戒與德行就被稱為德行(silameva)。

「徒弟」(baddhacaro，原意為「隨侍者；侍候者；奴隸」)，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徒弟」(apprentice)。按：《顯揚真義》以「隨侍徒弟」(baddhacaro antevāsiko)出現，今準此譯。

「有正覺禁戒的」(Sambuddhimantam vatin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你想他是聰明的與虔誠的」(You thought him intelligent and devout)。按：《顯揚真義》以「這位是有正覺、禁戒具足的」("sammā buddhimā vatasampanno aya"nti)解說。

「阿羅漢([SA.1191](#))」，南傳作「死亡的捨棄者」(maccuhāyin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已丟下死亡離去」(A thousand have left Death behind)。按：《顯揚真義》以「煩惱已盡的死亡永捨者」(marañapariccāginam khīnāsavānam)解說。

「恐怖於妄說(SA.1191)；畏懼不信敬(GA)」，南傳作「對妄語有罪惡感【故】」(musāvādassa ottapanti, musāvādassa ottappanti，另譯為「妄語的愧」)，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由於對不誠實地說話的畏懼」(From dread of speaking falsely)。

「賓耆迦(SA.1152)；卑嶷(GA)」，南傳作「辱罵婆羅墮若」(akkosakabhāradvājo)。按：《顯揚真義》說，他想：「哥哥(jetṭhakabhātarām)被沙門喬答摩強奪(jāni katā)出家，伴黨已破碎(pakkho bhinno)。」他以五百偈偈頌罵如來，結集者對他取名「辱罵婆羅墮若」。

「阿修羅(SA.1151)；阿脩羅鹽(GA)」，南傳作「阿修羅王婆羅墮若」(asurindakabhāradvājo)。按：《顯揚真義》說，他是惡罵婆羅墮若的弟弟(kaniṭṭho, 年紀較小的)。

「健罵婆羅豆婆遮婆(SA.1154)；突邏闍(GA)」，這裡南傳作「酸粥婆羅墮若」(bilaṅgikabhāradvājo)。按：《顯揚真義》說，他想：「我的三位哥哥跟這位出家了。」(tayo me jetṭhakabhātarā iminā pabbājita't)任何能說話者都不能保持沉默。他賣種種單純的與調味的(suddhañca sambhārayuttañca)酸粥致富，結集者對他取名「酸粥婆羅墮若」。依《顯揚真義》所說，四位婆羅墮若年紀從大到小依序為：婆羅墮若姓婆羅門、辱罵、阿修羅王、酸粥。

「不害(SA.1156)；無害(GA)」，南傳作「無害婆羅墮若」(ahimsakabhāradvāj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無害」(the Harmless)。按：《顯揚真義》說，或婆羅墮若問無害的問題，因此作結集時(saṅgītikārehi)取的名字，亦或他以無害為名，婆羅墮若為姓。

「明決定(SA.1161)」，南傳作「已完成證智」(abhiññāvoso), 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直接的理解上成就達極點」(consummate in direct knowledge)。

「殘餘供物」(habyasesam), 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獻祭的餅」(sacrificial cake)。按：《顯揚真義》以「獻供的殘餘」(hutasesam)解說。長老依奧義書(Upaniṣads)解說，這是指殘留在杓子、鍋子、容器的食物只能給婆羅門吃，不能再帶回家。

「通曉吠陀者」(vedantagū，逐字譯為「吠陀+邊+達人」，另譯為「明智者；極智者；已達聖道者」)，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已達知識之極者」(Who has reached the end of knowledge)。

「完全消化」(sammā pariṇāmam), 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適當地消化」(properly digest)。按：《顯揚真義》說，食物拿近時，四方天神想：「大師將受用。」拿花果等、酥、生酥、油、蜜、糖，擠壓蜂巢取蜜，以神力產生滋養素(dibbānubhāvena nibbattitojameva)放入，因此到了精細情況，對以粗糙物(olārikaṃ vatthūti)的人來說不來到消化，又放入牛湯(Goyūse)、

芝麻、熟的、粗糙混合的，對以精細物的天神來說也不來到消化，甚至乾觀煩惱已盡者(Sukkhavipassakakhīnāsavassāpi)胃也不消化，只有得到八等至的煩惱已盡者能以等至力消化，而佛陀則能以其本能的業生火(pākatikeneva kammajatejena)消化。

「欲火常熾然(**SA.1184**)；熾然不斷絕(GA)」，南傳作「經常火的」(Niccagginī)，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總是燃燒著」(Always ablaze)。按：《顯揚真義》以「以被傾心吸引，以全知的智，常被燃燒的火」(āvajjanapaṭibaddhena sabbaññutaññāṇena niccam pajjalitaggi)解說，今準此譯。又，「欲火」應解讀為「想要火……」。

「當善自調伏，消滅士夫火(**SA.1184**)」，南傳作「善調御的自我是男子的火」(attā sudanto purisassa jo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一個徹底馴服的自我是男子的光輝(燈火)」(A well-tamed self is the light of a man)。按：《顯揚真義》說，「自我」即心(Attāti cittam)，這與北傳經文的「消滅士夫火」含意相左。

「淨戒為度濟(**SA.1184**)；戒為津濟渡(GA)」，南傳作「具有戒為渡場」(sīlatittho，另譯為「戒的津岸」)，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具德行的淺灘」(with fords of virtue)。按：《顯揚真義》以「對我的那個法湖來說，四遍清淨戒為渡場」(tassa pana me dhammarahadassa catupārisuddhisīlam titthanti)解說。

「法之行者」(dhammasārīti，另譯為「法之雲遊者」)，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被法推進者」(one impelled by Dhamma)。

「一那羅(**SA.98**)」，南傳作「南山一蘆葦」(dakkhināgirismim ekanālāyam)。按：「一蘆葦」(ekanāla)，顯然是「一那羅」的半義譯半音譯，《顯揚真義》說，這是該村落的名字。

「耕田婆羅豆婆遮(**SA.98**)，耕作婆羅門名豆羅闍(GA)」，南傳作「耕田婆羅墮若」(kasibhāradvāja)。按：《顯揚真義》說，那位婆羅門依止耕田生活，「婆羅墮若」為姓。

「苦行」(tap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嚴格的生活」(austerity)。按：《顯揚真義》說，而在這裡是根自制的意趣(idha pana indriyasamvaro adhippeto)。

「內藏(**SA.98**)」，南傳作「胃裡」(udare，另譯為「在腹中」)，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我的胃口」(in my appetite)。

「柔和是我的脫離」(soraccam me pamocan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文雅為我的無上軛」(gentleness as my unyoking)。按：《顯揚真義》以「而是阿羅漢果的意趣，因為那是在

美妙涅槃中樂的狀態」(Arahattaphalaṁ pana adhippetam. Taṁ hi sundare nibbāne ratattā)解說「柔和」，以「軛的捨離」(yogavissajjanam)解說「脫離」。

「商量後」(dārehi sampucch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被他們的妻子煽動」(instigated by their wives)。按：《顯揚真義》以「與自己的妻子一起商量後」(attano bhariyāhi saddhim mantayitvā)解說，今準此譯。

「以兒子樣子」(puttarūpena，直譯為「以兒子色」)，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以子之名」(in the guise of son)。按：《顯揚真義》以「偽裝的兒子；表面上假裝的兒子」(puttavesena)解說。

「不時顧念(SA.92)；聊不顧視(GA)」，南傳作「沒對他說話」(taṁ nālap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沒對他說話；沒理他」(did not address him)。按：「不時顧念」就是「不顧念」；「聊不顧視」就是「一點也不看」。

「不善更增慢(SA.92)」，南傳作「慢是不好的」(na mānam brāhmaṇa sādhu)，菩提比丘長老依錫蘭本(mānabrūhmaṇā)英譯為「助長自大一點也不好」(The fostering of conceit is never good)。按：錫蘭本mānabrūhmaṇā(增廣橋慢)與北傳經文的「增慢」相呼應，而南傳偈頌中的「不好」(na sādhu)，古譯作「不善」，恰與北傳偈頌相同。

「枯槁(SA.1182)」，南傳作「已枯萎」(visūkam, visukkham)，菩提比丘長老依錫蘭本(visukkham)英譯為「被乾枯」(is dried up)，今依錫蘭本譯。

「於林離林脫(SA.1182)；於林而無林(GA)」，南傳作「在林中無稠林的」(vane nibbanatho，另譯為「在林中無欲的」)，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無林」(Woodless)，並解說這是為了保留「林」(vana)與「稠林；欲林；欲念」(vanatha, banatha)的雙關語，但後者通常指「雜染之林；污穢之林」(the woods of defilements)。按：《顯揚真義》以「無污染之林」(nikkilesavano)解說nibbanatho。

「世界主共住」(lokādhipatisahaby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世界神聖主的夥伴」(The company of the world's divine lord)。按：《顯揚真義》以「與世界主大梵天一起的情況」(lokādhipatimahābrahmunā sahabhāvam)解說。

「無上的天界」(tidivam anuttar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無上的三重天」(the supreme triple heaven)。按：《顯揚真義》以「關於梵天世界」(brahmalokameva sandhāyāha)解說。

「在家法(SA.97/GA.263)」，南傳作「在家法」(Vissaṁ dhamm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熱心於家庭的實行」(a domestic practice)，並考證這裡的vissa即vesma(家；住處)，正與北傳不謀而

合，今準此譯。按：《顯揚真義》以「惡臭不善法」(duggandhañ akusaladhammañ)解說。而PTS巴英詞典以「像生肉的氣味」(a smell like raw flesh)解說Vissa。另，SA與GA雖都說「在家法」，但結論卻不同，GA也許從初果到第三果的在家聖者的角度稱「比丘法」。

「竟知何法(SA.1180)」，南傳作「誰將知道集會所之法」(ke ca sabhādhammam jānissantī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難道他們不知道會議規則嗎」(Don't they know the rule of order)，並解說他的翻譯沒緊按字面譯，而是帶出其中含意。按：世尊將此處的「法(規則)」(dhamma)與「正法」(dhamma)；「集會所」(sabhā)與「善人」(santo)作相關語發揮。又，《顯揚真義》說，「集會所之法」指當[大眾]舒服坐好時(sukhanisinne)看見有進入者不移動，而非直接進入使大眾移動(mahājanam cāletvā)，但世尊卻直接進入，因此他們激動、輕蔑世尊。

「以及掛慮家的尋」(gehasitañca vitakk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與家的心思」(And household thoughts)。按：《顯揚真義》以「掛慮家的五種欲之惡尋」(pañcakāmaguṇagehanissitam pāpavitakkañca)解說。

「有所覺者們」(mutattā，另譯為「有所思者們」)，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賢能者們」(The sages)。按：《顯揚真義》以「了知情況者們」(viññātattabhbhāvā)解說。

「(在)有對(上)」(pañighē)，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所感覺的」(sensed)。按：《顯揚真義》說，在這裡，香味被把握為有對之語(ettha pañighapadena gandharasā gahitā)。

「而依止六十的有尋」(Athā sañthinissitā savitakk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而那些抓住六十者，被他們自己的心思引導」(Then those caught in the sixty, Led by their own thoughts)。按：這裡說的六十所指不明，《顯揚真義》以「依止六所緣」(cha ārammañanissitā)模糊解說，長老說，可能指梵動經中說的六十二邪見。

「慢的道路」(mānapathañc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自大之路」(the pathway of conceit)。按：《顯揚真義》以「慢之所緣及與慢一起生起的法」(mānārammañceva mānasahabhuno ca dhamme)解說，但長老說，它可能只是對被慢控制的一個隱喻表示(a metaphorical expression)。

「道的勝利者」(maggajino)，菩提比丘長老依Norman的意見英譯為「路的知道者」(A path-knower)。按：《顯揚真義》以「以道征服污染者」(maggena jitakileso)解說。

「修習於無相([SA.1214](#))」，南傳作「請你修習無相」(Animittañca bhāveh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無徵候上開發默想」(Develop meditation on the signless)。按：《顯揚真義》說，常等相(niccādīnam nimittānam)的除去狀態名為無相毘婆舍那(vipassanā animittā)。

「有盡大仙人([SA.1212](#))；盡於後有之大仙(GA)；有盡仙(MA)；無愛更不生(AA)」，南傳作「再有已盡的仙人」(khīṇapunabbhvā isī)，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已結束重新存在的先知」(seers who have ended renewed existence)。

「無上商人主([MA.121](#))；無上商主(GA)」，南傳作「無上的商隊領導者」(satthavāham anuttaram)，另譯為「無上的商主」)，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無可凌駕的旅行商隊領導者」(The unsurpassed caravan leader)。

「阿若拘鄰([SA.379](#))」，南傳作「阿若憍陳如」(aññāsikonḍañña)，「阿若」(aññā)為音譯，義譯為「已了知」，「拘鄰」(konḍañña)為「憍陳如」的另譯，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已了知的憍陳如」(konḍañña Who Has Understood)。

「聚落及家家([SA.1217](#))；經歷諸城邑(GA)」，南傳作「從村到村從城到城」(gāmā gāmam purā puram)。《顯揚真義》說，尊者婆耆舍出家前是誦咒後以手指敲死者的頭就知道他出生在何處者，他從村到村等次第遊行，與五百位學生一起舍衛城。當他遇到佛陀時，佛陀讓他看出生地獄、天界的[死者]頭[骨]，他都正確地(tatheva)回答，然後讓他看煩惱已盡者的頭[骨]，他一再誦咒後以手指敲，但看不見出生處(nibbattaṭṭhānam)，佛陀說他知道，於是，他以學習佛陀的咒語而隨佛陀出家，大師(佛陀)為他講解三十二行相業處，當他順逆作意，毘婆舍那增大後，次第到達阿羅漢狀態(大意)。另，南傳《小部/法句經420偈註》也有關於尊者婆耆舍相同的記載。

「凡到達決定的看見者」(ye niyāmagataddas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他到達與看見固定進路」(Who have reached and seen the fixed course)，並解說「決定」(niyāma)，指「正性決定」(the fixed course of rightness)。另外，本經只講到比丘、比丘尼，而《小部》〈長老偈〉相當的偈頌則說到「男人、女人、比丘、比丘尼」四眾弟子。

「佈滿塵土的」(pamsukunthito, pamsukunṭhito, pamsukuṇḍit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被土弄亂的；散落泥土的」(littered with soil)。按：《顯揚真義》以「塵土塗抹的」(pamsumakkhito)解說，今依此以pamsukuṇḍito解讀。

「不依止的」(asitam，另譯為「獨立的」)，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分離的」(detached)。按：《顯揚真義》以「不被渴愛、見之依止所依止」(tañhāditṭhinissayena anissitam)解說。

「起明斷無明([SA.1332](#))」，南傳作「以明切斷無明後」(Chetvā avijjam vijjāya)，菩提比丘長老依錫蘭本(Bhetvā avijjam vijjāya)英譯為「以理解(明)突破無知(無明)」(by breaking ignorance with knowledge)。

「尺只([SA.1339](#))；連迦(GA)」，南傳作「獵人」(chetam，音譯近於「尺只」)，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獵人」(hunter)。按：《顯揚真義》以獵鹿人(migaluddaka)解說。

「對在家人的撫慰」(gihisaññat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教導俗人」(instructing lay people)。按：《顯揚真義》說，佛般涅槃(入滅)後，大迦葉上座對尊者阿難說，我們要在王舍城安居結集法，你去林野為得到上道目標(uparimaggattayatthāya)作努力。尊者阿難因此入一處林野住，隔天進入一個村落，人間上座(Manussā theram)看見了，對他悲嘆著佛陀的入滅到黃昏，尊者阿難也持續安慰並教導他無常法等到黃昏，天神怕他不能參加法的結集，大師的教說不被收集(asangahitapuppharāsi)而作督促(大意)。

「被天女欲求者」(devakaññāhi patthitā”ti) 菩提比丘長老依羅馬拼音一版devakaññābhīsattikā英譯為「執著天女」(attached to celestial maidens)。按：《顯揚真義》沒有解說。

「到達深入的」(ajjhogālhattatt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親密的」(intimate)。按：《顯揚真義》說，他(比丘)在大師面前取得業處後進入叢林，在第二天白天，村子淨心者前來供給(abhikkantādīhi)飲食，某一家對他的舉止行為(iriyāpathe, 威儀路)得到淨信後五體投地禮敬、施與食物，聽聞食物[供養後]的感謝(Bhattānumodanam)後更加得到淨信.....。上座達成阿羅漢狀態後思惟(cintesi)：這家對我有許多資助，去其他地方我將做什麼？就在那裏住，接受著證果之樂(Phalasamāpattisulkham)，天神不知道上座煩惱已盡狀態，思惟：這位上座不去其它村子、其它家，不在樹下住處等處坐，常進入這家坐，兩者親密交往(ogādhappattā paṭigādhappattā)，什麼時候這位會污損這家，我要斥責(codessāmi)，因此而說[偈頌]。

「輕心者」(Lahucitto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有浮躁心者」(one with a fickle mind)。

「整夜之行」(sabbaratticār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整夜的慶典」(an all-night festival)。按：《顯揚真義》說，宣佈迦刺底迦慶典(kattikanakkhattam)後，整個城市被旗幟旗子等裝飾後，使整夜之行被持續轉起(pavattito sabbaratticāro)。

「覺觀所寢食([SA.1334](#))；欲覺之所吞(GA)」，南傳作「你被那尋所食」(so vitakkehi khajjasī)，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先生！你被你的心思吃了」(You, sir, are eaten by your thoughts)。

「無欲地尋求食物」，參看[SN.2.25](#)。

「如毛髮之惡(SA)；有如毛髮惡(GA)」，南傳作「對毛端大小的惡來說」(Vālaggamattam pāpass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即使只是髮頂端的邪惡」(Even a mere hair's tip of evil)。

「被黏著於洞穴(子宮)」(sajjati gabbharasmi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子宮被產生」(is begotten in the womb)。按：《顯揚真義》說，因陀羅迦夜又以為眾生在子宮突然生起(ekappahāreneva satto mātukucchismim nibbattatīti)。「於洞穴」(gabbharasmin)，《顯揚真義》直接說是「於母親子宮」(mātukucchismim)，後文佛陀也這樣回答。

「迦羅邏(SA.1300)；歌羅羅(GA)」，南傳作「凝滑」(kalalam，古音譯為「羯羅藍」)。

「肉段(SA.1300)；肉段(GA)」，南傳作「肉片」(pesi，古音譯為「閉戶」)。

「堅厚(SA.1300)；堅鞞(GA)」，南傳作「堅肉」(ghano，古音譯為「健南」)。

「肢節(SA.1300)；五胞(GA)」，南傳作「諸肢節」(pasākhā，古音譯為「鉢羅奢佉」)。按：依現代醫學資料，第六週的胎兒手腳可辨。

「諸毛髮(SA.1300)；髮爪(GA)」，南傳作「以及頭髮體毛及指甲」(kesā lomā nakhāpi ca，直譯為「頭髮、體毛及指甲」)，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頭髮、體毛與指甲」(The head-hair, body-hair, and nails)。按：依現代醫學資料，第16週的胎兒長指甲，第19週的胎兒長頭髮。

「針毛鬼(SA.1324)；箭毛夜叉(GA)」，南傳作「針毛夜叉」(sūcilo mo yakkho)，菩提比丘長老照錄原文，並解說夜叉的名字意思是「針毛」(Needle-hair)，被這麼稱呼，是因為他的身體包覆了像針一樣的毛，《顯揚真義》說他是迦葉佛的比丘弟子，但沒有任何成就，這一生，出生在迦耶村入口的垃圾場，世尊見他有證入初果的潛力，所以進入他的領域教導他。他的領域「登居得床」(tañkitamañce)，是一塊石板安在四塊石頭上的床(mañc)，登居得(tañkita)為其名稱。

「覺想(SA.1314/1324)；意覺(GA)」，南傳作「意尋」(manovitakkā，另譯為「意覺；心之思惟」)，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心的心思[到處動搖一個人]」(the mind's thoughts [Toss one around])。

「猶如鳩摩羅依倚於乳母(SA.1314)/猶如新生兒依倚於乳母(SA.1324)；嬰孩捉母乳(GA.313)/嬰孩小兒云何生便知捉於乳(GA.323)」，南傳作「如男童們放烏鵲」(kumārakā dhañkamivossajantī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如男孩拋擲一隻烏鵲」(as boys toss up a crow)，並說，此段梵文本作「如小男孩依靠奶媽」(kumārakā dhātrīm ivāśrayante, Ybhūś 11.1, Enomoto, CSCS, p. 59)。按：「鳩摩羅」應該就是「男童」(kumāraka)的音譯。《顯揚真義》說，男童們用繩子綁住烏鵲的腳，另一端綁在自己的手上，拋出烏鵲，烏鵲飛不遠就又跌回小男孩的脚下(大意)。

「如尼拘律樹處處隨所著([SA.1314](#))/如尼拘律樹展轉相拘引([SA.1324](#))；如尼拘陀樹根鬚從土生然後入于地(GA.313)/如尼拘陀樹欲愛隨所著(GA.323)」，南傳作「如從榕樹樹幹生的」(nigrodhasseva khandhajā，另譯為「如從尼拘律樹的枝幹生起」)，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像榕樹的樹幹生出苗長」(Like the trunk-born shoots of the banyan tree)。按：這是指榕樹從枝幹生出的氣根，一旦觸地後，就成長茁壯為另一株樹幹，所以老榕樹經常一大群的。

「如簾綿叢林([SA.1324](#))；亦如摩樓多纏縛覆林樹/亦如摩樓多纏縛尼拘樹(GA)」，南傳作「如葛藤在林中伸展的」(māluvā vitatā vane)，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像māluva攀爬物伸展越過樹林」(Like a māluva creeper stretched across the woods)。按：此處的「摩樓多」，應該就是「葛藤；蔓草」(māluva)的音譯，這像「綠色殺手；綠癌」之稱的小葉蔓澤蘭爬藤類植物。

「明天是更好的」(suve seyy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每天更好」(It is better each day)。按：《顯揚真義》以「每個明天是更好的，就是連續更好的」(suve suve seyyo, niccameva seyyoti)解說。

「鬼神所持」，南傳作「被夜叉捉住」(yakkhena gahito ho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被一位夜叉佔有(附身)」(had been possessed by a yakkha)。《顯揚真義》說，這位夜叉是「沙奴」前世的母親，同今世的母親一樣，都是要阻止沙奴放棄出家的。

「我們抱怨誰呢」(ujjhāpayāmase)，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我們能向誰訴說我們的悲傷」(To whom could we voice our grief)。按：放棄五欲出家了，又再歸來這裡想還俗，因而被夜叉捉住戲弄，我們抱怨誰呢？

「因為今日我已出脫了」(ajjāhamhi samuggat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今天我終於出來了」(Today I have emerged at last)。按：「已出脫了」(samuggatā)，原意為「生起，來到存在」，《顯揚真義》將之與「已上昇」(uggatā)並列解說，並以四諦貫通(catusaccapaṭivedha)解說後句的「諸聖諦已被看見」，意指證得初果，與「已出脫了」相呼應。

「像喝了蜜酒那樣睡著了」(madhupītāva seyare)，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他們如喝了蜂蜜酒那樣睡」(They sleep as if they've been drinking mead)，並解說，傳說喝了蜜酒會舉不起頭，只能無意識地躺著。按：《顯揚真義》以「像喝了香蜜酒那樣睡著了」(Madhupītāva seyareti gandhamadhupānam pītā viya sayanti.)解說，今準此譯。

「應該被調御的」(damm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自我-控制」(self-control)。按：「應該被調御的」，錫蘭本作「法」(dhammo)，菩提比丘長老認為錫蘭本比較好，並解說本經偈頌用詞前後的對應關連：慧=法=應被調御；給予=施捨；盡責、奮起=堅固心=忍耐。

「帝釋！請你指示我那個殊勝的」(tam me sakka varam disā”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帝釋！授與我那個當作恩賜」(Grant me that, Sakka, as a boon)。按：「請你指示」(disa)，另一個意思是「請你賜與」，「殊勝的」(vara)，另一個意思是「恩惠；恩寵」。《顯揚真義》對這句的解說為：帝釋！最上的天！請你為我告知，請你講述那個殊勝的、最上的處所、場所的方位(sakka devasettha, tam me varam uttamam thānam okasam disam ācikkha kathehīti)，今準此譯。

「不衰退」(na jīvati，原文為「不活命；無生計」)，菩提比丘長老依羅馬拼音版na jīyati英譯為「不衰退」(won't decline)。按：na jīvati與前後文意不通，今依na jīyati譯。

「你們應該使它輝耀」(tam...sobheth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超出多少會適合你們」(how much more would it be fitting [here] for you)，並解說這個動詞(一種心聲，第三人稱單數願望式)經常出現在佛陀述說一種比丘們應該能優於在家人行為類型的經文，因此，動詞指向一個人應該如何行動而使自己發光，也就是說，適合一個人身分的行為模式。

「以五繫縛(SA.1110)；以五縛繫(GA)；身為五繫(AA)」，南傳作「以頸部為第五綁」(kanṭhapañcamehi bandhaneh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綁他的四肢與頸部」(bind...by his four limbs and neck)。

「弱者總是忍耐」(niccam khamati dubbal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弱者經常必須忍耐」(The weakling must be patient always)，並解說，對弱者來說，忍耐是必須的而非德行，但強者的忍耐卻顯示其德行，本偈是難[理解]的。

「舊天(SA.1109)」，南傳作「以前的天神」(pubbadev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前任天神」(the senior deva)。按：《顯揚真義》說阿修羅是「久住於天世界者，以前的統治者」(devaloke ciranivāsino pubbasāmikā)，註疏說阿修羅是「在帝釋為首的天眾世界前就生起的情況(uppannattā)」。

「以轅桿的前端」(isāmukhena, īsāmukhen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以你的二輪戰車桿」(with your chariot pole)。按：「轅桿」(īsā)，為馬車、牛車等車前的兩根長直木，其前端搭架於輶上，用以拉駕馬牛，應該也可以控制車行進方向。

「已完成的目標是閃亮的」(Nippannahasobhano attho)，菩提比丘長老依錫蘭本(Nippannahasobhano atthā)英譯為「當已達成時而閃耀的目標」(Of goals that shine when achieved)。按：《顯揚真義》以「這些已完成的目標正輝耀」(ime atthā nāma nippahannāva sobhanti)解說。

「世間諸和合，及與第一義([SA.1119](#))」，南傳作「然而一切生物的受用，結合是最高的」(Samyogaparamā tveva, sambhogā sabbapāṇinam)，逐字譯為「結合+最高、然而，受用(共食；共事)、一切+生物」)，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但在享受中，對所有生物的結合是無上的」(But for all creatures association Is supreme among enjoyments)，但說這段話的意思模糊，而在《本生經》中也出現這段偈，意思與其他人結交，在AN.IV 57-58[[AN.7.51](#)]中「結合」(Samyoga)的意思是男女的結合(有關性的，但不必然是性交)，而長老的理解是「享受以結合為無上的」(enjoyments have association as supreme)，而非「經由結合享受成為無上的」(through association enjoyments become supreme)。按：《顯揚真義》朝米飯等(odanādīni)食物共食的方向解說，也難理解整體經文含意。

「諸仙人([SA.1115](#))；諸仙(GA)」，南傳作「仙人」(isay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先知們」(seers)。

「諸仙人([SA.1115](#))；諸仙(GA)」，南傳作「仙人」(isay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先知們」(seers)。

「施無畏([SA.1115](#))；施我等無畏(GA)」，南傳作「無恐怖之施(無畏施)」(abhayadakkhiṇ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安全的保證」(a guarantee of safety)，並說，傳說阿修羅與天神的戰爭大多發生在大海，阿修羅常敗，逃走時經過仙人們隱居處，會大肆破壞住屋與道路，因為阿修羅相信仙人們獻策給天帝釋而擊敗他們。

「數數行施([SA.1106](#))；數數施(GA)」，南傳作「在城市施與布施」(pure dānam adāsi)，菩提比丘長老依錫蘭本(pure pure dānam adāsi)英譯為「他在一個城市又一個城市給贈與」(he gave gifts in city after city)。

「富蘭陀羅([SA.1106](#))；富蘭但那(GA)」，南傳作「城市施與者」(purindado, pure-inda-da，音譯為「富蘭陀羅」)，逐字譯為「城市-帝王(因陀羅)-施與」，水野弘元譯為「城的破者」)，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城市給予者」(the Urban Giver)。按：「城市施與者」(purindad)為「在城市施與布施」(pure dānam adāsi)之雙關語。

「娑婆婆([SA.1106](#))；婆娑婆(GA)」，南傳作「襪瑟哇」(vāsavō，也可音譯為「婆娑婆」)，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照錄原文。按：「襪瑟哇」(vāsavō)為「住處」(āvasatham)之近音雙關語。

「舍脂鉢低([SA.1106](#))；舍脂夫(GA)」，南傳作「須闍之夫」(sujampati, suja-pa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須闍之夫」(sujā's husband)。按：「夫；丈夫」(pati)，可以音譯為「鉢低」。「須闍」(suja)，傳為阿修羅王之妹。

「數數行施(**SA.1106**)；數數施(GA)」，南傳作「在城市施與布施」(pure dānam adāsi)，菩提比丘長老依錫蘭本(pure pure dānam adāsi)英譯為「他在一個城市又一個城市給贈與」(he gave gifts in city after city)。

「富蘭陀羅(**SA.1106**)；富蘭但那(GA)」，南傳作「城市施與者」(purindado, pure-inda-da，音譯為「富蘭陀羅」，逐字譯為「城市-帝王(因陀羅)-施與」，水野弘元譯為「城的破者」)，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城市給予者」(the Urban Giver)。按：「城市施與者」(purindad)為「在城市施與布施」(pure dānam adāsi)之雙關語。

「娑婆婆(**SA.1106**)；婆娑婆(GA)」，南傳作「襪瑟哇」(vāsavo，也可音譯為「婆娑婆」)，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照錄原文。按：「襪瑟哇」(vāsavo)為「住處」(āvasatham)之近音雙關語。

「舍脂鉢低(**SA.1106**)；舍脂夫(GA)」，南傳作「須闍之夫」(sujampati, suja-pa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須闍之夫」(sujā's husband)。按：「夫；丈夫」(pati)，可以音譯為「鉢低」。「須闍」(suja)，傳為阿修羅王之妹。

「瞋恚對治鬼(**SA.1107**)；神妙之鬼(AA)」，南傳作「食憤怒之夜叉」(kodhabhakkho yakkho，逐字譯為「憤怒+食的-夜叉」)，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食憤怒之夜叉」(the anger-eating yakkha)。按：《顯揚真義》說，他是一位色界的梵天眾，聽說天帝釋具備忍辱力，聽了後為考察而來(vīmamsanattham āgato)，而且懷惡意夜叉(avaruddhakayakkhā)不可能進入像這樣有守護布置的地方。

「以轉起的」(āvatten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憤怒之輪」(anger's whirl)。按：《顯揚真義》以「以憤怒轉起的」(kodhāvattena)、「因憤怒控制而轉」(kodhavase vattetum)解說。

「善法(**AA.45.5**)」，南傳作「諸法」(dhammān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德行」(virtues)，並解說這裡的「dhammāni(一般譯為「法」)」是「指個人德行，非精神的教義(教導)(法)」，在《本生經》V172/221中就是這樣的用法。

「地獄(**SA.1118**)；盧樓地獄(GA)」，南傳作「恐怖地獄」(nirayam ghoram，另譯為「可怕地獄」)，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可怕地獄」(terrible hell)。按：「盧樓」，或為「恐怖；可怕」(ghora)的音譯。

「念(**AA.49.5**)」，南傳作「思」(cetan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意志」(volition)。按：《顯揚真義》說，思、觸、作意應該被經驗為行蘊(saṅkhārakkhandho veditabbo)。

「若死；若遷(SA.285)/自滅、自沒(SA.366)」，南傳作「死亡、死沒」(mīyati ca cavati c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以及死，它死去」(and dies, it passes away)。

北傳SA.285,SA.287,SA.366都沒有「集！集！」(samudayo, samudayo'ti)與「滅！滅！」(nirodho, nirodho'ti)，這樣依「苦、集、滅、道」之「四聖諦」的述說層次就沒有南傳經文的明顯。

「若死；若遷(SA.285)/自滅、自沒(SA.366)」，南傳作「死亡；死沒」(mīyati ca cavati c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以及死，它死去」(and dies, it passes away)。

北傳SA.285,SA.287,SA.366都沒有「集！集！」(samudayo, samudayo'ti)與「滅！滅！」(nirodho, nirodho'ti)，這樣依「苦、集、滅、道」之「四聖諦」的述說層次就沒有南傳經文的明顯。

「頗求那(SA.372)；牟利破群瓮(MA.23)；牟犁破群那(MA.193)」，南傳作「摩利亞帕辜那」(moliyaphagguno)。按：《顯揚真義》說，摩利被叫做髮髻，當他為在家者時有個大[髮髻]而起的稱呼，出了家仍以此名稱呼，他後來還俗了，參看MA.23。

「有食識者(SA.372)」，南傳作「某人食用」('āhāretī'ti，原義為「他食用」)，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某人消耗(吃)」(One consumes)，並解說這裡的「某人」隱喻「真我」(self)。按：《顯揚真義》以「我不說『任何眾生或個人(補特伽羅)吃』」(ahaṁ koci satto vā puggalo vā āhāretīti na vadāmi)解說。

「為誰觸(SA.372)」，南傳作「那麼，誰觸」(Ko nu kho.....phusatī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誰作接觸」(who makes contact)。按：南傳經文的「觸」(phusati)為動詞，十二緣起支的「觸」(phassa)為名詞。

「阿支羅(SA.302)」，南傳作「裸行者」(acelo)，「阿支羅」顯然就是「裸行者」(acela)的音譯。

「有那個感受，那位感受」(sā vedanā, so vedayatī)，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感受與感受它者是相同的」(The feeling and the one who feels it are the same)。按：此句為「他感受那個感受；感受即是感受者」之意，《顯揚真義》以常恆(sassatam)解說，參看SA.300「自作自覺」。

「有另一個感受，另一位感受」(aññā vedanā, añño vedayatī)，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感受是一個，感受它者是另一個」(The feeling is one, the one who feels it is another)。按：此句為「他感受另一個感受；感受是一，感受者是另一」之意，《顯揚真義》以斷滅(ucchedam)解說此句。

「內有此識身，外有名色(SA.294)」，南傳作「這個身與外名色」(ayañceva kāyo bahiddhā ca nāmarūp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有這個身與外部的名-與-色」(there is this body and

external name-and-form)。按：《顯揚真義》說，這個身是自己的有識身(attano saviññāṇako kāyo)，外名色是有識身外的對面(bahiddhā ca paresam saviññāṇako kāyo，即被認識的對象)。另按：被認識的對象中，前五根所認識的「色、聲、氣味、味道、所觸」屬「色」，意根所認識的「受、想、行」(別法)屬「名」，參看印順法師《佛法概論》p.6。另外，印順法師認為「十二緣起支，是受此說影響的。」(《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239)另參看SA.198「內識身」(有識之身)。

「此二因緣生觸(SA.294)」，南傳作「緣於一對而有觸」(dvayam paticca phass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依於一對而有接觸」(Dependent on the dyad there is contact)，長老認為，這裡說的一對，並非《顯揚真義》解說的「大的一對」(Mahādvayam)：六根對六境「生起觸」的「一對」，而是指「識身」與「外名色」。

「還復受身(SA.294)」，南傳作「是身體的轉生者」(kāyūpago ho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行至[另外的]身體」(fares on to [another] body)。按：《顯揚真義》以「到達(upagantā hoti)另一個再生的身體者」解說。

「法界(SA.296)」，南傳作「那個界住立」(ṭhitāva sā dhātu)，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那元素仍然持續」(that element still persists)，或「規律持續」(there persists that law, AN.3.137)。按：《顯揚真義》以「那個緣的自性是住立的，非偶爾生不是老死的緣」(ṭhitova so paccayasabhāvo, na kadāci jāti jarāmarañassa paccayo na hoti.)解說。

「懈怠苦住(SA.348)」，南傳作「怠惰者住於苦」(Dukkham.....kusīto vihara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怠惰的人住在苦中」(the lazy person dwells in suffering)。

「因為身思」(kāyasāñcetanāhetu)，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因為身體的意志」(because of bodily volition)。「思」(sañcetanā)，另譯為「故思；故意的思」。

「自己」(sāmam), 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由自己的主動」(on one's own initiative)。

「諸他人」(pare)，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由他人的指點」(prompted by others)。

「正知者」(sampajān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故意地」(deliberately)。

「田」(khett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土地；舞台」(field)。按：《顯揚真義》等以「生長義」(viruhanaṭṭhena, SN.12.25/AN.4.171)解說。

「地」(vatthu)，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位置；地基」(site)。按：《顯揚真義》等以「建立義」(patitthānatthena, SN.12.25/AN.4.171)解說

「處」(āyatana，另譯為「入處」)，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基地」(the base)。按：《顯揚真義》等以「緣義」(paccayaatthena, SN.12.25/AN.4.171)解說。

「事件」(adhikaraṇa，另有「問題、爭論、訴訟、控告」等義)，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基礎」(foundation)。按：《顯揚真義》等以「原因義」(kāraṇatthena, SN.12.25/AN.4.171)解說。

「超度(SA.354)」，南傳作「超越」(samatikkamma，另譯作「克服」)，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已超越」(having transcended)。

「波羅延耶阿逸多所問(SA.345)；在波羅延阿逸多所問中(SN.12.31)」(pārāyane ajitapañhe，另譯為「在彼岸道-ajita的問題中」)，〈波羅延〉(pārāyana，彼岸道)為十六位婆羅門學徒與佛陀的問答集，後來收在《小部》第五〈經集〉的最後一品(第五品)，阿逸多(ajita)為十六位婆羅門學徒裡面發問的第一位。

「若得諸法數(SA.345)」，南傳作「凡法的察悟者們」(Ye ca saṅkhātadhammāse)，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那些理解法者」(Those who comprehended the Dhamma)。按：《小義釋》說，法的察悟者被稱為阿羅漢、煩惱已盡者(saṅkhātadhammā vuccanti arahanto khīnāśavā)。長老說，這裡的法(dhamma)，可以理解為世尊的教法，也可以理解為蘊處界等一切現象的法則，如無常、苦、非我等。

「若復種種學(SA.345)」，南傳作「凡個個有學們」(ye ca sekkhā puthū)，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與種種訓練中者們」(And the manifold trainees)。按：MA.127從「初果向」到「阿羅漢向」列有18階位，即「18學人(有學)」。

「真實(SA.345)；真說(MA.201)」，南傳作「『這是已生成的』」(Bhūtamidan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這已經生成」(This has come to be)。按：「已生成的」(bhūta)為「有(存在)」(bhavati)的過去分詞語態，表示「已存在的；這是已生成的(有情)」，還可引伸出「真實(事實)，眾生，元素(大種，如「四大」的「大」)，鬼神，萬物(已經發生的事物)」，這裡如果譯為「真實」或「真說」，就難理解了。這裡《顯揚真義》以「已生成的五蘊」(nibbattam khandhapañcakam, SN.12.31)解說，《破斥猶豫》以「這是已生的、已出生的、已生成的五蘊」(idaṁ khandhapañcakam jātam bhūtam nibbattam, MN.38)解說。

「生因盡已(MA.23)」，南傳作「我是已盡者」(khīṇāmhi ti，解讀為khīṇa amhi i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結果]被滅盡」([the effect] is destroyed)。按：《顯揚真義》以「出生的諸緣、被稱為出生的果被滅盡。」(jātiyā paccaye jātisaṅkhātaṁ phalaṁ khīṇanti)解說。

「我自於內背而不向(MA.23)」，南傳作「從自身內的解脫」(ajjhattam vimokkh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經由一個內在的釋放」(through an internal deliverance)。按：《顯揚真義》說，掌握自身內的諸行(ajjhattasaṅkhāre)後，阿羅漢境界被達到。另參看《清淨道論》〈21.行道智見清淨解說〉中的行捨智段。「背而不向；背不向」可能是「背捨」的另譯，也就是南傳經文的「解脫」(vimokkhā)，因為「八解脫」(atṭha vimokkhā)另譯為「八背捨」。又，《阿毘曇心論》：「解脫者，八解脫：未除色想不淨思惟一，除色想不淨思惟二，淨思惟三，四無色及滅盡定，境界背不向故說解脫。」

「導」(neti，另譯為「達到.....的結論」)，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應用」(applies)。

「斷知智；斷智(SA.357)」，南傳作「智」(ñān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理解」(The knowledge)。按：《八犍度論》譯此為「斷智慧法；斷智慧；一等智」(T.26p.836)，《發智論》譯為「遍知」(T.26p.969)，《大毘婆沙論》亦同(T.27p.571)，《舍利弗阿毘曇論》缺(T.28p.606)。從SA.112與SN.23.4的比對知道「斷知」南傳作「遍知」，與上引諸論合。長老說，在經典中，只有解脫阿羅漢才適合說「遍知」(SN.22.24)，而理解「此(法住)智」也屬於[會]破壞之智，《顯揚真義》稱之為「反觀之觀」(vipassanāpativipassanā)，即「就剛識知最初所緣消溶的洞察智行為洞察入消溶」(insight into the dissolution of the very act of insight knowledge that had just cognized the dissolution of the primary object, SN.12.34)。後來《般若經》的「空空」、「空空不可得」或源於此類思想。

「若思量(SA.253)」，南傳作「凡他意圖」(Yañca.....cete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人之所意圖」(what one intends)。按：ceteti; cetayati; cinteti為動詞，一般譯為「想；思考；考慮」，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動詞「打算；意圖」(intend)，而將其相關的名詞cetanā(古譯為「思」，SN.12.38的經名就用這個字)英譯為「意志；意志力；決心；意欲」(volition)，另外以intend的名詞intention(意志；思惟；意圖)來譯另一個與ceteti無關的名詞saṅkappa(其動詞為saṅkappeti在巴利語中少用)，原因是英文中缺乏對應volition的動詞之故，所以「思量」其實是動詞，有「意圖」的意思，而這裡《顯揚真義》以三界的善不善意志(tebhūmakakusalākusalacetanā)解說。

「這個識存續的所緣存在」(ārammaṇametam hoti viññāṇassa ṭhitiy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這成為為了維持識的基礎」(this becomes a basis for the maintenance of consciousness)。

按：《顯揚真義》以業識(kammaviññāṇassa)的存續解說識存續，以其緣(tasmiñ paccaye，其條件)解說所緣(有別於止觀的所緣)。

「凡他意圖」、「這個識存續的所緣存在」，參看SA.350/SN.12.38。

「凡他意圖」、「這個識存續的所緣存在」，參看SA.350/SN.12.38。

「順世派」(lokāyatik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一位宇宙學家」(who was a cosmologist)。

「福行」(puññam ce saṅkhāram)，菩提比丘長了英譯為「有福的意志形成」(generates a meritorious volitional formation)。按：《顯揚真義》以「十三種思的福德作為」(terasacetanābhedaṃ puññābhisaṅkhāram)解說，長老夾註為「即八欲界善心與五色界善心」(參看《阿毘達摩精解》第一章十三、十八節)。

「無所有行/非福不福行(SA.292)」，南傳作「不動行」(āneñjam saṅkhār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泰然自若之意志的形成」(imperturbable volitional formation)。按：《顯揚真義》以「四種思、不動的造作」(catucetanābhedaṃ āneñjābhisaṅkhāram)解說，長老夾註為「即四無色界的善心」(i.e., in the four wholesome cittas of the formless sphere)。

「當不造作、不製造思時」(Anabhisaṅkharonto anabhisañcetayant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因為他不產生或製造意志的形成」(since he does not generate or fashion volitional formations)。

「陶瓷碎片會剩下」(kapallāni avasisseyyu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陶瓷碎片會留下」(potsherds would be left)，並解說「kapalla」通常指「壺」或「鉢」，但經文使用複數語態(kapallāni)，則指破碎的「陶瓷碎片」。按：《顯揚真義》以「連同在甕邊緣有些不被結縛的陶瓷碎片」(saha mukhavatṭiyā ekābaddhāni kumbhakapallāni)解說。

「其心驅馳(SA.284)」，南傳作「有識的下生(識的下生存在)」(viññāṇassa avakkanti ho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有識的下降」(there is a descent of consciousness)。

「極甚深、明亦甚深(MA.97)；甚深難解(DA.13)」，南傳作「甚深與顯現甚深」(gambhīro...gambhīrāvabhās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是深遠的與在意含上深遠的」(is deep and deep in implications, S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是深奧的且顯現深奧的」(is profound and appears profound, DN)。按：「顯現」(avabhāsa)，另譯為「光；光明；光照」，所以「明亦甚深」中的「明」，應為此字的對譯，《顯揚真義》、《吉祥悅意》都以「被看見」(dissatīti)解說。

「至淺至淺(MA.97)；無甚深之義(AA.49.5)」，南傳作「明顯明顯的」(uttānakuttānako，另譯為「淺的淺的；明瞭的明瞭的」)，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再明白不過了」(as clear as clear can be, S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再明白不過了」(as clear as clear, DN)。

「異生、異滅(SA.289)」，南傳作「都生起一個，另一個被滅」(aññadeva uppajjati aññam nirujjhati，逐字譯為「異生異滅」)，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依一物發生，並且依另一物終止」(arises as one thing and ceases as another)，並解說譬喻的重點不在於像猴子般的動個不停，而是心總離不開所緣。

「異生，異滅(SA.290)」(依一個生起，依另一個被滅)，參看SA.289/SN.12.61。

「斷知(SA.373)」，南傳作「被遍知」(pariññāte, pariññāt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被完全地理解」(is fully understood)。按：《顯揚真義》說，有這三種被遍知的遍知(tīhi pariññāhi pariññāte)：i. 知的遍知(nātāpariññā)：了知四大之食物衝擊舌頭生起以觸為第五法的(phassapañcamakā dhammā)與四無色蘊(受想思識)，在那些法中區別自味(自己作用)特相(sarasalakkhaṇato)，當遍求其緣時看到逆、順緣起(anulomapaṭilomam paticcasamuppādaṇ)。ii. 衡量的遍知(tīraṇapariññā)：就那個有緣的(sappaccaya)名色登上(āropetvā)無常、苦、無我後因而徹底知道(sammasati)七隨觀(+厭、離貪、滅、斷念)，就這範圍貫通三相的思惟智(觸知智)。iii. 捨斷的遍知(pahānapariññā)：以抽回欲與貪，以不還道(anāgāmimaggena)遍知(大意)。

「於五欲功德貪愛則斷(SA.373)」，南傳作「五種欲的貪被遍知」(pañcakāmaguṇiko rāgo pariññāto ho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對五束感官快樂的慾望被完全地理解」(lust for the five cords of sensual pleasure is fully understood)。按：《顯揚真義》說，在這裡有三種遍知：i. 單一遍知(ekapariññā)：遍知在舌門上單一味的渴愛(ekarasatañham)，依此五種欲的貪被遍知。ii. 一切遍知(sabbapariññā)：以一口入鉢的施食就得到五種欲的貪，像這樣在這食物上以念與正知把握後，以無欲貪受用食物為一切遍知。iii. 根源遍知(mūlapariññā)：物質食物是五種欲的貪之根源。長老說，因為飽食而慾望興。

「三受則斷(SA.373)」，南傳作「三受被遍知」(tisso vedanā pariññatā hon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三種感受被完全地理解」(the three kinds of feeling are fully understood)。按：緣觸受，受的根源是觸故說。

參看SA.285「若死；若遷」，SN.12.4「死亡；死沒」比對。

「齊識而還，不能過彼(SA)」，南傳作「這個識從名色回轉，不更進一步走」(paccudāvattati kho idam viññāṇam nāmarūpam hā na param gaccha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這識轉回，它不超越名與色」(This consciousness turns back; it does not go further than name-and-form)。按：《顯揚真義》說，這個轉回的識為結生識，也是毘婆舍那識(Paṭisandhiviññāṇampi vipassanāviññāṇampi)，結生識從其緣(paccayato)返回，毘婆舍那識從其所緣(ārammaṇato)返回，兩者都不征服名色，不超越名色。《瑜伽師地論》說：「識於現法中用名色為緣故，名色復於後法中用識為緣故。所以者何？以於母腹中有相續時說互為緣故，由識為緣；於母腹中諸精血色名所攝受，和合共成羯羅藍性，即此名色為緣，復令彼識於此得住。」《初期大乘佛教起源與開展》從「認識」與「胎生」的角度來解說亦同。又，長老說，可能菩薩一直在尋求奧義書模式的獨存識之真我(self)，但卻發現識一直依存於名色，而知道那樣的尋求是徒勞的，因而顯示連感覺為真我之最細微的識都是條件所成的，因而標記為無常、苦、無我。

「就這個範圍」(Ettāvat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到這個範圍」(to this extent)。按：《顯揚真義》解說，對名色來說，識應為其緣；對識來說，名色應為其緣，兩者在互相為緣下(aññamaññapaccayesu)，只這樣能被生或再生。此與SA.288所說的「然彼名色緣識生……然彼識緣名色生」的意義相同。又說，未能見無明、行不能成為佛，不是嗎？真實！不能，但經由這有、取、渴愛而它們被看見(iminā pana te bhavaupādānatañhāvasena ditthāva)，此為緣起的十支說，《大毘婆沙論》有相似的內容：「問：菩薩何故逆觀緣起唯至於識，心便轉還，為智力窮？為爾焰盡？……答，應作是說：非智力窮，非爾焰盡，但由菩薩於行、無明先已觀故，謂：先觀有即已觀行；先觀愛取已，觀無明。」而經文後面南傳出現「行」，北傳出現「行」與「無明」，顯然與這裡所說難相應，或為後來經文的增修。

北傳SA.285, SA.287, SA.366都沒有「集！集！」(samudayo, samudayo'ti)與「滅！滅！」(nirodho, nirodho'ti)，這樣依「苦、集、滅、道」之「四聖諦」的述說層次就沒有南傳經文的明顯。

「取(SA.291)」，南傳作「你們觸知」(sammasatha, 動詞)，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從事於」(engage in)。

「內觸法(SA.291)」，南傳作「內在的觸知」(antaram sammasan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內在的探查」(inward exploration)。按：「觸知」(sammasa，名詞)，另譯為「把握；探查；徹底知道；思惟」，《清淨道論》中俗稱十六觀智的「思惟智」(sammasanañāṇa)就用此字(觸知智)，《顯揚真義》以「內部緣的觸知」(abbhantaram paccayasammasanam)解說。

「鹹麵漿」(bhaṭṭhalonikāya，逐字譯為「下+鹽的」)，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粥」(porridge)。按：《顯揚真義》以「加鹽、麵粉、水」(salonena sattupānīyena)解說，今準此譯。

「鹹酸粥」(loṇasovīrak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湯」(soup)。按：《顯揚真義》以「放入一切穀物果實、頂芽等」(sabbadhaññaphalakañirādīni pakkhipitvā)解說。

「有滅，寂滅涅槃([SA.351](#))」，南傳作「有之滅為涅槃」(bhavanirodho nibbānan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涅槃是存在的停止」(Nibbāna is the cessation of existence)。按：這裡的「有」(bhava)，即「十二緣起支」的「有」。

「而不觸身([SA.351](#))」，南傳作「但非以身觸達後而住」(na ca kāyena phusitvā vihareyy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但他不能夠與它作身體地接觸」(but he would not be able to make bodily contact with it)。按：《顯揚真義》說，看見井水如不還者看見涅槃，口渴的男子如不還者(ghammābhittatapuriso viya anāgāmī)，水桶如阿羅漢道。

「高漲」(upayanto，原意為「去；靠近」)，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遽增」(surging)。按：《顯揚真義》以「水增加時，去到上方」(udakavaddhanasamaye upari gacchanto)解說，今準此譯。反義詞apayanto譯為「消退時」。

「起色([SA.347](#))；過色(摩訶僧祇律)」，南傳作「超越色」(atikkamma rūpe)，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超越色」(transcend form)。「正聞本」註解說「起色」的『「起」，疑「超」』是很合理的。

「後知涅槃([SA.347](#))；後比智(摩訶僧祇律)」，南傳作「涅槃智在後」(pacchā nibbāne ñāñan”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之後涅槃智」(afterwards knowledge of Nibbāna)。按：「知涅槃」顯為「涅槃智」的另譯，《顯揚真義》以「在毘婆舍那已實行後，道智被轉起，它在後生起(vipassanāya cīñante pavattamaggañāñam, tam pacchā uppajjati)，因此世尊說這個」解說，亦即以「道智」解說「涅槃智」。又說，即便沒有定，這樣也有智的生起、道理的看見(Vināpi samādhim evam ñāñuppattidassanattham)，[故]這被說：蘇尸摩！道或果不是定的等流(流出)、不是定的效益、不是定的成就(maggo vā phalam vā na samādhinissando, na samādhiānisamso, na samādhissa nipphatti)，又，這是毘婆舍那的等流、毘婆舍那的效益、毘婆舍那的成就(vipassanāya paneso nissando, vipassanāya ānisamso, vipassanāya nipphatti)。

「老師」(satth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老師」(a teacher)。按：老師(satthar)，一般譯作「大師」，專指「世尊」，《顯揚真義》說，這裡，satthā應為佛陀或弟子，凡依止他而得到道智者(maggañāñam labhati)名為satthā，今準此翻譯。

「不如實知見生者」等2-11經(第一個[SN.12.83](#)-93)，從本品的攝頌來看，應該編在[SN.12.82](#)中，不宜給予83-93的經號。

「老師」(satth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老師」(a teacher)。按：老師(satthar)，一般譯作「大師」，專指「世尊」，《顯揚真義》說，這裡，satthā應為佛陀或弟子，凡依止他而得到道智者(maggañāṇam labhati)名為satthā，今準此翻譯。

「獲得」(lābh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獲得」(gains)。按：《顯揚真義》說，遍求後獲得與渴愛俱的所緣(saha taṇhāya ārammaṇam)被稱為色獲得(rūpalābho).....(依此類推法獲得)，長老說，這樣就有帶著獲得所緣的(意)觸，以及經驗所緣的受，觸與受這一對就是這樣出現。

「緣出要界(SA.458)」，南傳作「緣於離欲界」(Nekkhammadhātum.....paṭicc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依於放棄元素」(In dependence on the renunciation element)。按：「離欲」(nekkhamma)，另譯為「出離」，《顯揚真義》說，這裡，離欲界為離欲尋及一切善法(ettha nekkhammavakkopi nekkhammadhātu sabbepi kusalā dhammā)。

「染著(SA.13)」，南傳作「(會)貪著」(sārajjeyy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成為迷戀(耽溺)」(become enamoured)。

「生起、存續、生出、顯現、平息、滅、沒」，參看SN.22.30。

「芥子」(sāsapa，另譯為「罌粟的種子」)，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芥菜的種子」(mustard seeds)。

「不安的」(anassāsikā，另譯為「不安息的」)，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不可靠」(unreliable)。

「月譬住(SA.1136)；如月初生(GA)」，南傳作「如月亮那樣」(candūpama，另譯為「月亮譬喻」)，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像月亮」(like the moon)。按：《顯揚真義》說，如月亮躍入空中不與任何人共作親密交往、親愛、愛著(阿賴耶)，欲求、熱望、纏縛那樣，但非不為大眾的所愛的、合意的(na ca na hoti mahājanassa piyo manāpo).....又，如月亮碎破黑暗，遍佈光明那樣，這樣以碎破污穢的黑暗、遍佈智的光明成為月亮譬喻(evam kilesandhakāravidhamanena nānālokapharanena cāpi candūpamā hutvāti)。

「商那(GA.116)」，南傳作「粗麻布」(sāṇāni, sāṇ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破舊的大麻衣」(worn-out hempen)。

「修行遠離(SA.1140)；常樂空閑寂靜之處(GA)」，南傳作「獨住者」(pavivittā，另譯為「已遠離的；閑居的；獨居的；獨住的」)，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隔離，孤獨」(secluded, solitude)。

「智慧薄少([SA.1143](#))；嬰愚少智(GA)」，南傳作「女人們是愚癡的」(bālo mātugām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女人們是愚蠢的」(women are foolish)，並解說這樣譯完全忠於巴利語原經文的語法，且看不出能以其他方式譯此句的可能。

「喜悅俱行的身至念」(sātasahagatā ca ... kāyagatāsa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指向身體的深切注意與喜悅結合」(mindfulness directed to the body associated with joy)。按：《顯揚真義》說，「喜悅俱行的身至念」指在不淨觀與入出息念中因初禪而與樂相應的身至念([SN.16.11](#))，《吉祥悅意》說，「喜悅俱行」指住立第四禪[外]的其它處有樂相應的喜悅俱行，「身至念」指安那般那、四舉止行為有念正知、三十二行相(身分)、四界分別、十不淨、棄屍處碎破作意、在頭髮等上之四色[界]禪(esādīsu cattāri rūpajjhānānīti)，在這裡生起念([DN.34](#))。

「相似像法([SA.906](#))；像法(GA)」，南傳作「相似正法」(saddhammappatirūpakaṇṭh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正法的假冒」(a counterfeit of the true Dhamma)。

「以陷阱叉」(papatāya，原意為「墮落處」)，菩提比丘障老英譯為「以有線魚叉」(with a corded harpoon)。按：《顯揚真義》以長線綁著的鐵作的容器，有引入捕捉裝置，頂有箭、鐵刺，以速度落下容器中.....」解說，今準此譯。

「以到達塗有毒的、塗上毒的箭」(diddhagatena visallena sallena)，菩提比丘障老英譯為「以塗了毒的標槍」(with a dart smeared in poison)。按：《顯揚真義》以「以到達塗有毒的」(gatadiddhena)解說diddhagatena，以「以塗上毒藥的」(visamakkhitena)解說visallena，今準此譯。

「隨嵐風([AA.25.8](#))」，南傳作「迅猛風」(verambhā...vāt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疾風；暴風」(the gale winds)。「迅猛(風)」(verambhā)，另譯為「毘嵐婆；季節風；颱風；旋風」，《顯揚真義》以「大風的情況」(mahāvātā)解說。

「鍼箇([AA.25.8](#))」，南傳作「針盒」(sūcigharaṇa，另譯為「針筒」)，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針盒」(needle case)。按：「鍼箇」即「針筒」，《一切經音義》：鍼箇(上，執林反。廣雅云：鍼，刺也。顧野王云：綴衣鐵也。說文：鍼，所以縫衣也，從金，咸聲。或作針，俗字也。下，徒紅反，考聲云：竹箇也。說文云：斷竹也，從竹，甬聲，甬音。勇經作箇，亦通)。

「此是其限，此是其量([AA.9.1](#))」，南傳作「這是秤；這是衡量基準」(Esā...tulā etam pamāṇ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這是標準與軌範」(this is the standard and criterion)。

「賢女」(ayye，原意為「高貴的；聖的，聖尼；大姊；貴婦人」)，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親愛的」(Dear)。

「此是其限，此是其量(AA.9.2)」，南傳作「這是秤；這是衡量基準」(Esā...tulā etam pamāṇ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這是標準與軌範」(this is the standard and criterion)。

「在當生中的樂住處」(ditṭhadhammasukhavihār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快樂住處」(pleasant dwellings)。按：《顯揚真義》說，這是住於果等至達到果位)之樂(phalasamāpattisukhavihārā)，長老說，這通常指禪定(jhānas)。

「白法」(sukko dhamm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光明的性質」(bright nature)。

「.....驅驢騾懷妊等亦復如是(SA.1064)」，南傳作「.....如胎對驥」(...gabbho assatariṁ yathāti, SN.17.35/SN.6.12)，SN.3.2/It.50的「從自己生起的它們殺害，如有自己果實的竹。」意趣亦同。又，AN.4.68-提婆達多經與本經文全相同。

「灑」(bhindeyyum)，《顯揚真義》以pakkhipeyyam解說，註疏以osiñceyyum解說，今依此譯。

「屠牛餘罪(SA.508)」，南傳作「就以該業的殘餘果報」(tasseeva kammaṁ vipākāvasesen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為那相同的業之剩餘結果」(as a residual result of that same kamma)。按：《顯揚真義》說：當在地獄死時，有(出現)無肉的牛骨聚相，那被覆藏(paṭicchannampi)的業如對有智者顯現那樣而生為骷髏餓鬼。

「劍毛」(asilom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像劍般的身毛」(body-hairs of swords)。

「矛毛」(sattilom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像矛般的身毛」(body-hairs of spears)。「矛」(satti)，另譯作「槍」。

「箭毛」(usulom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像矛般的頭髮」(Spear Hairs)。

「駕御者」(sūt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馴馬師」(a horse trainer)。按：《顯揚真義》說，駕御者為訓馬師」(sūtoti assadamako)，他們也說就是「訓牛師」(Godamakotipi vadantiyeva)，曾有他的帶針刺棒刺穿情況的相(Tassa patodasūciyā vijjhanabhāvoyeva nimittam ahosi)。

「收賄裁判官」(gāmakūṭako，原意為「村裡的騙子」)，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腐敗的法官」(a corrupt magistrate)。按：《顯揚真義》以收賄(lañjam gahetvā)的裁判官(vinicchayāmacco)解說，今準此譯。

「炎熱的、被燻黑的」(okilinim okirini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炎熱的、煤煙燻黑的」(sweltering, sooty)。按：「okilinim okirinim」一般作「捨棄、驅逐」，《顯揚真義》說，她躺在炭火柴堆上被翻滾回轉地燒，因此被燒焦，以熱火烘身體，炎熱而身體劇痛(okilinī ca kilinnasarīrā)，汗從身體滴下，被煙與炭火包圍(okirinī ca aṅgārasamparikinñā)，今準此譯。

「(被)小偷」(kumbhatthenakehi，直譯為「(被)甕賊」)，菩提比丘長老英譯沒譯。按：《顯揚真義》說，進入他人家後，以燈光檢視，然後想搬他人物品，他們放燈火於甕中進入，他們以那些甕的意義(tehi kumbhatthenakehi)名為小偷(甕賊)。

「百大口鍋【食物】」(okkhāsat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一百鍋食物」(a hundred pots of food)。按：《顯揚真義》以「一百大口鍋的【食物】」(okkhāsatanti mahāmukhaukkhalinam satam)解說，今依此譯。

「阿能訶(SA.1258)」，南傳作「阿那葛」(ānako，原意為「銅鼓；定音鼓；半球形銅鼓」)，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阿那葛」(Summoner)。按：《顯揚真義》說，這是鼓(mudiṅgo)的名字，雪山大螃蟹(Himavante kira mahākulīradaho)的爪做的，聲音覆蓋12由旬城市。

「修多羅(SA.1258)」，南傳作「經典」(suttantā，另為「素咀纜(音譯)；契經」)，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說教」(discourses)。

「已滅沒了」(antarahit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已過世」(has passed away)。按：原文使用過去分詞，非假設語態，表示世尊入滅後，尊者舍利弗還在，這與尊者舍利弗入滅於世尊入滅之前的主流說法(如SN.47.13/SB.638、SN.47.14/SB.639)相異。

「大龍」(mahānāg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大龍」(great nāgas)，並解說「龍」通常指阿羅漢。「龍」(nāga)，另譯為「象；龍象」。

「非下劣方便(SA.1070)；懈怠(GA)」，南傳作「這非鬆弛地精勤後」(Nayidam sithilamārabb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非經由鬆弛的努力」(Not by means of slack endeavour)。按：《顯揚真義》以「鬆弛的活力轉起後」(sithilavīriyam pavattetvā)解說「鬆弛地精勤後」。

「侏儒拔提亞」(lakundakabhaddiyo, lakuntakabhaddiyo，另譯為「侏儒婆提；羅婆那婆提」)，AA.4.7說：「音響清徹，聲至梵天，所謂羅婆那婆提比丘是。」AN.1.194說：「妙音者，即：侏儒婆提」。

「難可觀視(SA.1063)」，南傳作「難看(的)」(duddasik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難看的；不體面的」(unsightly)。

「無所依說(SA.1069)」，南傳作「不依止的」(anissitāy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離著的」(with unattached, SN.21.7)，或「無阻礙的」([with] unhindered, AN.4.48)。按：《顯揚真義》、《滿足希求》同以「不依止輪轉」(vatṭam anissitāya.)解說，即不重複繞說的意思。

「姨母子(SA.1067)；姨母之子(GA)」，南傳作「姨母之子」(mātucchāputt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母方的表兄弟；姨表」(maternal cousin)。因為尊者難陀是佛陀的父親與佛陀姨母(也是繼母；養母)的兒子之故。

「{技}[文]飾兩目(AA.18.6)」，南傳作「畫眼妝」(akkhīni añjetvā，直譯為「塗眼睛」)，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塗他的眼睛」(painted his eyes)。按：《顯揚真義》以「以眼膏使之充滿」(añjanena pūretvā)解說。「眼膏」(añjana)，另譯為「漆黑的；青黑色」，眼膏的顏色(añjanavāṇa)即是黑色。

「征服一切後」(Sabbābhībhum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全征服者」(all-conqueror)。按：《顯揚真義》以「蘊處界與三有」解說一切。

「以威光」(tejasā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以容光；以光輪」(with glory)。

「取攝受(SA.107)」，南傳作「他有.....的纏縛」(pariyutthatthāyī ho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他活在被.....纏住中」(He lives obsessed by)。

「義品(SA.551)」，南傳作「八群[經]」(atṭhakavaggiye)，「八群[經]」應為「義品」之原始名稱，參看《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p.796。

「無住處之行者」(aniketasārī)，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無住所之漫遊者」(one who roams about without abode)。按：「行者」(sārī)，另譯為「雲遊者」，《顯揚真義》說，因所緣作的事而(ārammaṇakaraṇavasena)被稱為「有住處的行者」.....為何五蘊被稱為「家」，六所緣被稱為「住處」，欲貪(Chandarāgassa)強或弱的狀態[故].....以常住被稱為家(niccanivāsanaṭṭhānagehameva vuccati)，庭園等作指定理由(katasāṅketaṭṭhānam)的住處為「住處」。

「不懷著期盼」(apurakkharāno，原意為「不放置在前」)，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無期待」(without expectations)。按：《顯揚真義》以「從發生(輪轉)前不作」(Apurakkharānoti vatṭam purato akurumāno)解說，亦即「不懷著期盼」。

「在色相住處散逸與繫縛」(Rūpanimittaniketavisāravinibandh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被擴散與限制在色徵候[組成]之住所」(By diffusion and confinement in the abode [consisting in] the

sign of forms)。按：《顯揚真義》說，以污染緣義，色是相(rūpameva kilesānam paccayaatthena nimittam)。污染的擴展性與繫縛性(kilesānam patthaṭabhāvo ca vinibandhanabhāvo)被稱為散逸與繫縛。

「涉入」(yogam āpajjati，逐字直譯為「來到努力」)，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捲入」(involves)。按：《顯揚真義》以「來到對他們應該做的義務與自己的結合」(upayogam sayam tesam kiccānam kattabbataṁ āpajjati)解說，今依此轉譯。

「事務」原意為「已生起的」)，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事務」(affairs)，今依此轉譯。

「得定的」(samāhita，另音譯為「三摩呬多」，義譯為「等引」，另譯為「已定置；入定；入定者；等持者；得定者」)，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集中貫注者」(who is concentrated)。按：《顯揚真義》以「近行、安止」(upacārappanāhi)解說。

「取緣有(SA.67)」，南傳作「以其取為緣而有有」(tassupādānapaccayā bhav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以取為條件，[結果是]存在」(with one's clinging as conditions, existence [comes to be])。按：「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惱、苦」即「緣起五支說」，參看SA.283。

「心亦隨轉(SA.43)；識捫摸色(MA.164)」，南傳作「他的識成為隨色變易而轉」(Tassa...rūpavipariñāmānuparivatti viññānam ho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他的識被改變的色所迷住」(his consciousness becomes preoccupied with the change of form)。

「不顧(SA.8/79)」，南傳作「無期待(不期待)」(anapekkho，另譯為「不希望的」)，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不關心；冷淡」(indifferent)。

「不欲(SA.8)；不欣(SA.79)」，南傳作「不歡喜」(nābhinandati，動詞)，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不求歡樂」(not seek delight)。

「不顧(SA.8/79)」，南傳作「無期待(不期待)」(anapekkho，另譯為「不希望的」)，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不關心；冷淡」(indifferent)。

「不欲(SA.8)；不欣(SA.79)」，南傳作「不歡喜」(nābhinandati，動詞)，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不求歡樂」(not seek delight)。

「不顧(SA.8/79)」，南傳作「無期待(不期待)」(anapekkho，另譯為「不希望的」)，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不關心；冷淡」(indifferent)。

「不欲(SA.8)；不欣(SA.79)」，南傳作「不歡喜」(nābhinandati，動詞)，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不求歡樂」(not seek delight)。

「觀(SA.1)」，南傳作「看」(passa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看見」(sees)，這是指「看到了內涵」，也就是「理解」的意思。

「觀(SA.1)」，南傳作「看」(passa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看見」(sees)，這是指「看到了內涵」，也就是「理解」的意思。

「觀(SA.1)」，南傳作「看」(passa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看見」(sees)，這是指「看到了內涵」，也就是「理解」的意思。

「取擔(SA.73)；擔因緣(AA)」，南傳作「取負擔」(bhārādān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拿起負擔」(the taking up of burden)。「取擔」就是「四聖諦」中的「集諦」，捨擔就是「四聖諦」中的「滅諦」。

「染著(SA.13)」，南傳作「(會)貪著」(sārajjeyyu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成為迷戀(耽溺)」(become enamoured)。

「於色愛喜者，則於苦愛喜(SA.5)」，南傳作「歡喜色者，他歡喜苦」(rūpaṁ abhinandati, dukkhaṁ so abhinanda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色中求歡樂者在苦中求歡樂」(one who seeks delight in form seeks delight in suffering)。按：此處的「歡喜」(abhinandati)為動詞。

「起(SA.78)」，南傳作「生起」(uppād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生起」(the arising)。

「住(SA.78)」，南傳作「存續」(ṭhiti，另譯作「住；住止」)，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持續；繼續」(continuation)。

「出(SA.78)」，南傳作「生出、顯現」(abhinibbatti pātubhāv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生產與顯現」(production and manifestation)。

「息(SA.78)」，南傳作「平息」(vūpasama，另譯作「寂靜；寂滅；寂止；靜止」)，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沈澱；消去；平息」(subsiding)。

「沒(SA.78)」，南傳作「滅沒」(atthaṅgam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消失」(passing away)。

「壞法(SA.51)」，南傳作「易壞的」(pabhaṅgu，另譯為「壞法」)，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易碎的」(the fragile)。按：《顯揚真義》以「被破壞自性」(pabhijjanasabhāvam)解說。

「以此為名」，參看下經。

「隨使死(SA.16)」，南傳作「可被推量」(anumīya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依之而被測量」(is measured in accordance with it)。按：《顯揚真義》說，『可被推量者』，煩惱潛在趨勢的色以已死、以煩惱潛在趨勢為『隨死』(anumīyatīti tam anusayitam rūpam marantena anusayena anumarati.)，正好與北傳的「隨使死」相應，但菩提比丘長老認為這是「滑稽」(ludicrous)的解讀。

「增諸數(SA.16)」，南傳作「以此為名」(saṅkham gacchatī，另譯為「來到.....之數」)，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被以該詞認定；從該角度被認定」(is reckoned in terms of it)，按：「saṅkham」的原型為名詞「saṅkhā」，水野弘元《巴利語辭典》解說為「目算，算數；名稱，稱呼」，「gacchatī」的原型為動詞「gacchati」，水野弘元《巴利語辭典》解說為「行」，這是一個類似「作」一樣的「廣義動詞」，兩字合用應為「以該名行知」也就是「被命名；被稱呼」的意思，而不宜以「增諸數」的字面意思理解為「增加數目」。按：《顯揚真義》說，如對色以欲貪等有煩惱潛在趨勢者()，就被以該煩惱潛在趨勢來到安立：「染心的、憤怒的、愚癡的」(kāmarāgādīsu yena anusayena tam rūpam anuseti, teneva anusayena “ratto duṭṭho mūlho”ti paññattim gacchati.)。長老進一步舉例作：對五蘊之某蘊顯得比較突出的，也能依此而得名，如傾向「受」者，被稱為「享樂主義者」(hedonist)，傾向「想」者，被稱為「唯美主義者」(aesthete)，傾向「行」者，被稱為「行動派者」(man of action)等等。

「當正觀察(SA.36)」，南傳作「應該如理考察」(yoni upaparikkhitabb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其基礎應該如這樣調查」(the basis itself should be investigated thus)。按，「如理」(yoni)，原意為「胎；子宮」，引申為「根源；起源；原因」。

「什麼生起的」(kimpañhotik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他們如何被製造」(How are they produced)。按：《顯揚真義》以「從哪裡生起的」(kimpañhotikā, kuto pabhavantīti attho?)解說。

「名為涅槃(SA.36)」，南傳作「被稱為『那部分寂滅』」(tadaṅganibbuto’ti vucca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被說成在那方面熄冷」(is said to be quenched in that respect)，並解說，nibbuto一般是用來形容解脫者的，但冠上tadaṅga表示尚未真正達涅槃，只是接近而已。水野弘元的《巴

利語辭典》解說tadaṅga有兩個意思，一個是「確實」，另一個是「彼分(部分)」，前者就舉「tadaṅganibbuta」為例而解說為「確實寂止」，後者則舉「彼分空」(tadaṅgasuñña)為例。

「過去隨見者」(pubbantānudiṭṭhiy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關於過去見解者」(views concerning the past)。按：《顯揚真義》以「過去隨行的18見」(pubbantām anugatā atṭhārasa diṭṭhiyo)解說，長老說，這明確指梵網經(DN.1) 所說的62邪見中，關於過去的18種，而「未來隨見」則是其中關於未來的44種邪見。「隨見」(anudiṭṭhi)，另譯為「邪見；見」，

「諸根增長(SA.45)；入於諸根(SA.63)」，南傳作「有五根的下生」(pañcannam indriyānam avakkanti ho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有五個器官機能下降承繼發生」(there takes place a descent of the five faculties)。按：《顯揚真義》以「生起；出生」(nibbatti)解說「下生」。

「只是無常的」(aniccaññev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為不持久的」(as impermanent)。

「正觀(SA.1)」，南傳作「正見」(sammādiṭṭh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正確的見解」(right view)，也就是「八聖道」（或譯為「八正道；八支聖道」）中的「正見」。

「封滯者(SA.40)」，南傳作「攀住者」(upayo，另譯為「接近；牽引」)，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被佔用者；與之發生關連者」(one who engaged with)。按：《顯揚真義》以愛、慢、見接近(upagato)五蘊解說此字，另參看SA.39。

「根種子(SA.39)」(mūlabīj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根-種子」(root-seeds)，就是由根部繁衍新株者。

「莖種子(SA.39)」(khandhabīj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莖-種子」(stem-seeds)，就是由莖部繁衍新株者。

「自落種子(SA.39)」，南傳作「枝種子」(aggabīj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切[枝]-種子」(cutting-seeds)，就是落地生根繁衍新株或接枝繁殖者。

「節種子(SA.39)」(phalubīj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莖節-種子」(joint-seeds)，就是由莖節繁衍新株者。

「實種子(SA.39)」，南傳作「種子種子」(bījabījaññeva，直譯為「以種子為種子」)，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胚種-種子」(germ-seeds)，就是由種子繁衍新株者。

「不中風([SA.39](#))」，南傳作「不被風吹日曬破壞」(avātātapahatāni，直譯為「無風無熱破壞」)，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不被風與陽光損害」(undamaged by wind and sun)。

「四識住」(catasso viññāṇaṭṭhitiy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識的四個駐地」(the four stations of consciousness)，依經義就是指「色、受、想、行」四蘊。

「貪喜四取攀緣識住([SA.39](#))」，意思是「貪喜著識所攀緣執取的那四個安住處」，也就是「貪喜著色、受、想、行」，南傳經文只作「喜貪」(nandirāg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歡樂與慾望」(delight and lust)。

「取陰俱識([SA.39](#))」，意思是「執取[其他四]蘊同在的識」，南傳作「有食物的識」(viññāṇam sāhār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隨其滋養物一起的識」(consciousness together with its nutriment)。識的食物(滋養物)，依經義就是指「色、受、想、行」四蘊，但《顯揚真義》以「有緣的業識」(sappaccayam kammaviññāṇam)解說。

「攀緣([SA.39](#))」，南傳經文分作「攀住」(upaya，另譯為「接近、牽引」)，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engagement, attachment」)與「所緣」(ārammaṇa，另譯為「緣境；對象」，英譯為「object」)，另參看[SA.359](#)。

「界」(dhātu)，含有「不同特性的分類」的意思，菩提比丘長老一律英譯為「元素，成分」(element)。

「封滯意生縛斷([SA.39](#))；意生縛斷([SA.64](#))」，南傳作「貪已被捨斷」(rāgo pahīno ho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捨斷了慾望」(has abandoned lust)。按：「意」通「識」，「封滯」即「攀住」([SA.40](#))，所以可以理解為「因識的攀住其他四蘊而有的束縛斷了」。

「無安住處的那個識」(Tadappatiṭṭhitam viññāṇ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當那個識不被建立」(When that consciousness is unestablished)。按：「無安住處」(appatiṭṭhitam)，另譯為「無住立的；不住立的」，可以是過去分詞，也可以作名詞。

「住([SA.39](#))」，南傳作「穩固」(ṭhita，另譯為「住立」)，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堅固，不動搖」(steady)。

「知足([SA.39](#))」，南傳作「滿足」(santusita，另譯為「善知足」)，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滿足；心甘情願」(content)。

「非當有(SA.64)」，南傳作「將消滅」(vibhavissanti，另譯為「將非有」、「當非有」)，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將被撲滅」(will be exterminated)。

「四輪」(catuparivatṭ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四方面」(four phases)。按：《顯揚真義》說，對於每一蘊以四種輪轉(ekekasmīm khandhe catunnam parivatṭanavasena)，註疏說，在各個蘊上以以四聖諦輪轉(paccekakkhandhesu catunnam ariyasaccānam parivatṭanavasena)。

「七處善(SA.42)」，南傳作「七處熟練者」(sattatṭhānakusal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熟練於七件事」(skilled in seven cases)。

「三種觀義(SA.42)」，南傳作「三種審察者」(tividhūpaparikkhī)，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一位三重的調查者」(a triple investigator)。

「愛喜是名色集(SA.42)」，南傳作「以食集而有色集」(āhārasamudayā rūpasamuday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由營養物的出現而有色的出現」(with the arising of nutriment there is the arising of form)。兩者看似不同，但MN.9有「以渴愛集而食集，以渴愛滅而食滅。」的經文，SA.344有「云何食集如實知？謂：當來有愛、喜貪俱、彼樂著，是名食集，如是食集如實知。」的經文，故南北傳經文對「色集」之說法意趣是相同的。

「亦不得於色欲令如是、不令如是(SA.33-35)；應得於眼欲令如是、不令如是(SA.316-318)」，南傳作「也會在色上得到：『我的色要這樣；我的色不要這樣。』」(labbhetha ca rūpe-‘evam me rūpam hotu, evam me rūpam mā ahosī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那將可能有其色：『讓我的色是這樣，讓我的色不是這樣。』」(it would be possible to have it of form: ‘Let my form be thus; let my form not be thus’)。此處南北傳經文義似乎相反，但如果將北傳經文理解成從「他者」的角度來看，將南傳經文理解成「『我』自身」的角度來看，則含意是一樣的。

「悅意的」(Attamanā，另譯為「適意的；滿意的」)，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得意洋洋的；興高采烈的」(elated)，或「滿意與喜悅」(was satisfied and delighted)。

「沒有因沒有緣」(natthi hetu natthi paccay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沒有原因或條件」(there is no cause or condition)。

「無因無緣」(ahetū appaccay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無原因或條件」(without cause or condition)。有關富蘭那迦葉的無因無緣說，另參看SA.162、SA.711、SA.712。

「執取者」(upādiyamāno，現在分詞)，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執著中」(in clinging)。按：《顯揚真義》以「因渴愛、慢、見而取(把持)著」(tanhāmānadiṭṭhivasena ganhamāno)解說。

「歡喜者」(abhinandamāna，現在分詞)，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尋歡中」(in seeking delight)。按：《顯揚真義》以「就以渴愛、慢、見之歡喜而歡喜著」(tañhāmānadiṭṭhiabhinandanāhiyeva abhinandamāno)解說。

「宜速斷除(SA.17)；宜速除斷(SA.18)」，南傳作「應該捨斷欲」(chando pahātabb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應該捨棄想要」(should abandon desire)。

「非汝所應」，南傳作「不是我的」(anattaniy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不屬於自我的」(does not belong to self)。

「宜速斷除(SA.17)；宜速除斷(SA.18)」，南傳作「應該捨斷欲」(chando pahātabb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應該捨棄想要」(should abandon desire)。

「被貪染住立」(rajanīyasanthit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顯露渴望難熬的」(appears tantalizing)。按：《顯揚真義》以「被會染的性質住立；被貪的緣性住立」(rajanīyena ākārena sañthitam, rāgassa paccayabhāvena ṭhitanti)解說。

「境界七善法(MA.120)」，南傳作「在七善法的行境中」(satta saddhammagocar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七個好的性質中來回」(Ranging in the seven good qualities)。按：《顯揚真義》說，七善法為信、慚、愧、多聞(bāhusaccam)、活力已被發動(āraddhvīriyatā)、念已現起(upaṭṭhitassatitā)、慧。

「七覺寶(MA.120)」，南傳作「七寶」(Sattaratan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七寶石」(the seven gems)。按：SA.721等說，這是指七覺支。

「十支道(MA.120)」，南傳作「十支」(Dasahaṅgeh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十要素」(the ten factors)。按：MA.189等說，此為八支聖道+正智+正解脫，阿羅漢具足此十支。

「梵行第一具(MA.120)」，南傳作「對梵行的核心」(sāro brahmacariyass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對聖潔生活的核心」(In regard to the core of the holy life)。按：《顯揚真義》說，核心名為果(sāro nāma phalam)。

「眾事不移動(MA.120)」，南傳作「他們在種種慢上不動搖」(Vidhāsu na vikampan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他們在差別待遇上不動搖」(They do not waver in discrimination)。按：《顯揚真義》以「各種慢」(mānakotṭhāsesu)解說「種種慢」(Vidhāsu)，《滿足希求》則以等、勝、劣「三種慢」(tisso vidhā)解說。

「飛入」(bhajanti，原意為「親近，服侍」)，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去」(resort, AN.4.33)，或「飛入」(fly up into, SN.22.78)。

「自識種種宿命(SA.46)」，南傳作「回憶種種前世住處之回憶時」(anekavihitam pubbenivāsam anussaramānā anussaran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回憶過去他們的種種住所」(recollect their manifold past abodes)。按：《顯揚真義》說，這裡非因關於神通之力(abhiññāvasena)而說，這被說是關於沙門婆羅門因毘婆舍那之力(vipassanāvasena)回憶前世住處。長老說，《顯揚真義》似乎理解這段佛陀陳述的主旨為他們刻意地就五蘊來回憶過去，但他持不同觀點，認為從後文所述，這裡是指想像回憶過去永恆的我者，只回憶了過去的五蘊，SN.22.47支持這樣的看法(大意)。按：「回憶」(anussaranti，古譯為「隨念；憶念」)為現在式，「回憶時」(anussaramāna)為現在分詞。

「闔(SA.46)」，南傳作「變壞」(ruppati，動詞，另譯為「被惱害；被壓迫；被改變」)，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變形；不成形」(it is deformed)。

「覺相(SA.46)」，南傳作「感受」(vedayati，動詞)，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感覺」(it feels)。

「為作相(SA.46)」，南傳作「作被作的」(saṅkhatamabhisaṅkharon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他們建造那條件所成的之物」(they construct the conditioned)。「以色列的特性而作被作的色」(rūpam rūpattāya saṅkhatamabhisaṅkharon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他們建造那條件所成的色為色」(they construct conditioned form as form)。

「為色所食(SA.46)」，南傳作「被色所食」(rūpena khajjām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被色吞噬」(being devoured by form)。按：《顯揚真義》說：這裡不像狗撕拉肉吃那樣，而是如被穿上污染的衣服，以其因由有惱迫而說：「衣服吃我」(khādati mam vattha”nti)一樣。

「滅而不增(SA.46)」，南傳作「拆解而不組成」(apacināti, no ācinā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支解而不建立」(dismentales and does not built up)。按：北傳經文若相對於「不增」來看，「正聞本」判「滅」應為「減」應屬合理，《顯揚真義》以「使輪迴滅亡，確實不累積」(vatṭam vināseti, neva cināti)解說。

「捨而不取(SA.46)」，南傳作「捨斷而不執取」(pajahati, na upādiya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捨棄而不固執」(abandons and does not cling)。按：《顯揚真義》以「就捨離(釋放)那個，不取(把持)」(tadeva vissajjeti, na gaṇhāti)解說。

「退而不進([SA.46](#))」，南傳作「驅散而不積聚」(visineti, na ussneti，也有其它版本作viseneti, na ussene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驅散而不積聚」(scatters and does not amass)。按：《顯揚真義》以「分散不結合」(vikirati na sampiṇḍetī)解說。

「滅而不起([SA.46](#))」，南傳作「熄滅而不點燃」(vidhūpeti, na sandhūpe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熄滅而不點燃」(extinguishes and does not kindle)。按：《顯揚真義》以「使熄滅不使光耀」(nibbāpeti na jālāpeti)解說。

「滅而不增，寂滅而住([SA.46](#))」，南傳作「既不組成也不拆解，不堆積後住立」(nevācināti na apacināti, apacinitvā t̄hit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他既不建立也不拆解，但他滯留於已拆解」(who neither builds up nor dismantles, but who abides having dismantled)，並解說，這是指已住於拆解輪迴的阿羅漢。

此段在這裡出現顯得有些突兀，另參看[SA.926](#)。

「不為失命([SA.272](#))」，南傳作「非為了生活」(na ājīvikāpakat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也不為掙得生計」(nor to earn a livelihood)。

「焚尸火(枯)[\(SA.272\)](#)；燒人殘木[\(MA.140\)](#)」，南傳作「火葬場的燃燒木柴」(chavālātāmī)，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從火葬場燒剩的柴」(a brand from a funeral pyre)。

「不善覺法([SA.272](#))」，南傳作「不善尋」(akusalavitakk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有害的心思」(unwholesome thoughts)。

「欲住寂滅([SA.57](#))」，南傳作「想獨住」(samaye viharitukām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想獨自住」(wishes to dwell alone)。按：依《顯揚真義》所說，這是在橋賞彌比丘們爭吵(kalahakāle, 即[MN.48](#)所說)後之事。又，[Ud.35](#)將本經與[AN.9.40](#)連起來。

「跋陀薩羅樹([SA.57](#))」，南傳作「一棵吉祥(的)沙羅樹下」(bhaddasālamūle)，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一棵吉祥的沙羅樹腳下」(the foot of an auspicious sal tree)。按：「跋陀」顯然是「吉祥的」(bhadda)的音譯，「薩羅樹」一般都音譯為「沙羅樹」、「娑羅樹」(sāla)。

「深思」(parivitakko，直譯為「遍尋」，另譯為「審慮；考慮」)，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深思」(a reflection)。

「是名為行([SA.57](#))」，南傳作「那種認為是行」(sā..... samanupassanā saṅkhāro s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那認為是形成物」(That regarding is a formation)。按：這裡所說

的「行」(saṅkhāra)，菩提比丘長老解說為「由條件所開始的」(conditioned origination)，而不是「意志形成的行為」(the action of volitional formation)，即不是指五蘊中的「行蘊」，《顯揚真義》以「見之行」(diṭṭhisañkhāro)解說，「認為」也以「見之認為」(diṭṭhisamanupassanā)解說。

「常見」(sassatadiṭṭh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永恆論者的見解」(eternalist view)。按：「常見」(sassatadiṭṭhi)的「常」，慣用「sassata」而不是用「nicca」，但「常的」(nicca)與「永恆的」(sassata)，應屬於同義字。

「斷見、壞有見(SA.57)」，南傳作「斷滅見」(ucchedadiṭṭh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滅絕論」(annihilationist)。

「不勤信而自慢惰(SA.57)」，南傳作「未達熱心」(anitthaṅgat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不能下定決心的」(indecisive)。

「先以解釋(SA.58)」，南傳作「(被)反問引導(Paṭipucchāvinītā, SN.22.82)；(被)調伏(Paṭivinītā, MN.109)」，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已被訓練」(have been trained, SN/MN)。按：Paṭivinītā一般解讀為「被除去，被驅逐；被征服」，這樣前後文難連貫，《破斥猶豫》未見解說，今解讀為「對-被調伏」(Paṭi-vinītā)。其它版作「緣於被調伏」(Paṭicca vinītā, sī. pī.)；「被我反問引導」(patipucchāmi vinītā, syā. kam.)。

「生法計是我(SA.261)」，南傳作「以執取而有『我是』[的觀念]」(upādāya.....asmīti ho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依執著發生『我是』[的觀念]」(It is by clinging.....that [the notion] 'I am' occurs)。按：「執取」(upādāya)另有「有所依」的意思，所以往下經文中所舉的「照鏡子」的譬喻，就用了這樣的雙關語，也就是「依著」鏡子才能看見自己的面孔。「我是」，《顯揚真義》說，這樣，渴愛、慢、見之虛妄情況被轉起(asmīti evam pavattam tarhāmānadiṭṭhipapañcattayam hoti)。

「更無所有(SA.104)」，南傳作「死後就不存在了」(na hoti param maraṇāti)，菩提比丘長老解說，這是邪見的一種：他認為當未證得阿羅漢前，眾生有生死輪迴的主體存在，這是「常見」，但，等到證得阿羅漢後，這個生死輪迴的主體就被斷滅了，這是「斷見」，所以這是一般人常有的選擇性、混合式的「常見與斷見」。

「異色有如來(SA.104)」，南傳作「如來在色以外的其它處」(aññatra rūpā tathāgatoti，逐字譯為「異-色-如來」)，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如來為除了色之外」(the Tathāgata as apart from

form)。按：「如來」一詞，可以是指「佛陀」(十號之一)，也可以是一般眾生認為的「生死流轉的主體」(印順法師《如來藏之研究》p.12)，這裡，個人認為後者的意思比較合經義，此處《顯揚真義》以「眾生」(Tathāgatoti satto)解說。

「如來見法真實如，住無所得，無所施設(SA.104)」，南傳作「在此生中，當真實的、實際的如來未被你得知時」(diṭṭheva-dhamme saccato thetato tathāgate anupalabbhiyamāne，逐字譯則為「見-法-真實-如(堅固、永住)-如來-不-得」)，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這裡，就在這一生中，當如來不被你理解為真實的與實際的」(When the Tathāgata is not apprehended by you as real and actual here in this very life)。按：從巴利語經文逐字譯的內容來看，本段北傳經文的譯文是否已完成，是很可疑的。

「為時說耶(SA.104)」，南傳作「你適合對他們宣稱.....嗎」(kallam nu te tam veyyākaraṇ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你適合宣稱嗎」(is it fitting for you to declare)。

「在這四個以外的地方」，表示尚有其它「如來死後」的去處，這與佛陀對解脫者的教說不同，參看SA.39「識不至東、西、南、北，四維、上、下」之說與SA.962「火則永滅」之譬喻。

「我只安立苦以及苦之滅」，這段經文同樣出現在MN.22，而與SA.301的「苦生而生，苦滅而滅」(SA.262作「此苦生時生，滅時滅」)的「無我」含意相同，也與SA.335等的「生時無有來處；滅時無有去處」意趣相同。

「凡見法者則見我；凡見我者則見法」(Yo...dhammam passati so mam passati; yo mam passati so dhammam passa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看見法者看見我；看見我者看見法」(One who sees the Dhamma sees me; one who sees me sees the Dhamma)。按：It.92：「當看見法時，他看見我。」亦同。又，MA.30：「若見緣起便見法；若見法便見緣起。」兩者連接，則可說「見緣起者則見我(佛)」。

「思惟解脫(SA.1265)」，南傳作「意圖解脫」(vimokkhāya cetetī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意圖於釋放」(is intent on deliverance)，並解說，雖然vimokkha與vimutti的字根相同(vi + muc)，但他們通常出現在不同的場合，為了避免混淆，將前者譯為deliverance，後者譯為liberation，而這裡，它們為同義詞。

「到達」(adhigatam)，菩提比丘長老認為這「可能是由來已久的訛誤」(probably an old corruption)，而提議改讀成「未離」(avigatam, has not yet vanished)，並解說這是「有學」與「阿羅漢」的根本差異。「有學」人消除了「身見」，不會再「認為」(identifies)五蘊是我，但

還留有「餘慢」與「欲」之「我是」(I am)觀念的「無明」尚未根除。這種差異，那些尚未證果的上座比丘不明白，但尊者差摩當時已經是證得「初果」的聖者(有些論師認為已證得「不還果」，有些認為已證得「一來果」)，對此相當清楚，所以會有經文往下的發展。按：《顯揚真義》以「『我是』指，這樣被轉起的渴愛、慢被到達」(asmīti evam pavattā taṇhāmānā adhigatā)解說。

「容色的香」(vanṇassa gandho)，菩提比丘長老採用錫蘭手抄版(vanṭassa gandho)英譯為「屬於莖的香味」(the scent belongs to the stalk)，正好與北傳經文的「莖香」相同。

「廣說(SA.103)」，南傳作「詳細地」(vitthārena，另譯為「廣說；廣博」)，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詳細地」(in detail)。

「戶鉤(SA.262)」，即南傳經文的「鑰匙」(avāpuraṇ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鑰匙」(key)。

「得踊悅心(SA.262)」，南傳作「生起了很大的喜、悅」(ulāram pītipāmojjam uppajj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出現高的狂喜與高興」(a lofty rapture and gladness arose)。

「世間智者言有(SA.37)」，南傳作「被世間中的賢智者們認為存在的」(atthisammataṁ loke pañditān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世間中的智者同意為存在的」(the wise in the world agree upon as existing)。按：「認為」(sammataṁ)，另譯為「被同意的；被指定的」。

「世間世間法(SA.37)」，南傳作「世間中的世間法」(loke lokadhamm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世間的現象」(a world-phenomenon in the world)。按：SA.231以「危脆敗壞」描述「世間」，《顯揚真義》則以「五蘊」(khandhapañcakam)解說「世間法」。

「分別(SA.37)」，南傳作「解析」(vibhajati，另譯為「分別；解釋」)，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分析它」(analyses it)。

「一般人」(puthujjanam，另譯為「凡夫」)，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俗人」(worldling)。

「蓮華」的譬喻，另參看MA.92、SA.282、SA.913、SA.1183。

「幻師(SA.265)」，南傳作「幻術師」(māyākār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使用魔法的人；魔術師」(a magician)。

「壽暖及諸識(SA.265)」，南傳作「壽、暖與識」(Āyu usmā ca viññāṇ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生命力、熱、識」(vitality, heat, and consciousness)。按：《顯揚真義》等

以「命根/色命根」(jīvitindriyam/rūpajīvitindriyam, SN.22.95/MN.43)解說「壽」，以「業生火界」(kammajatejodhātu)解說「暖」。

「如木無識想(SA.265)」，南傳作「[成為]無思、其牠者之食物」(parabhattañ acetanañ)，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其牠者之食物，沒有意志力」(Food for others, without volition)。

「清涼處(SA.265)」，南傳作「不死的足跡」(accutam padan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不朽的狀態」(the imperishable state)。按：《顯揚真義》以「涅槃」(nibbānam)解說。

「俱胝」(koti)，義譯為「一千萬」，菩提比丘長老說，在平常的交談中，這是指「二十對衣服」(twenty pairs of cloth)，但這裡是「十件衣服」(ten garments)的意思。

「似剎利女(SA.264)」，南傳作「偉拉米迦女」(velāmika)。按：《顯揚真義》說，這是剎帝利與婆羅門、婆羅門與剎帝利腹中所生的(kucchismim jātā)[女兒]。

「一切諸行(SA.264)」，南傳作「那一切行」(sabbe te saṅkhār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那一切形成物」(all those formations)。按：這裡的「一切行」(sabbe saṅkhārā，與傳統漢譯的「諸行」相當)，是指「一切有為法」，而不是指五蘊中的「行蘊」，「行蘊」一般是涵蓋所有「受、想、識」以外的心理作用。

「那名為『行』的畫」(caranam nāma cittan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叫做『輪迴』的圖畫」(the picture called 'Faring On')。按：《顯揚真義》說，婆羅門宗派有這些名稱(Saṅkhā nāma brāhmaṇapāsañḍikā honti)，他們在布上畫多種以善惡趣得到不幸的畫，使之認識：「做了這個業後得到這個，做了那個後有那個。」取該畫行走[宣教]。

「善治(SA.267)」，南傳作「在磨得很細緻的」(suparimatthe，直譯為「善磨」)，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完全磨光的」(a well-polished)。

「邊」(anta，另譯作「極端；極限；目的」)，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部分」(portion)。

「說法者」參看SN.22.116。

「法師(SA.26)」，南傳作「說法者」(dhammakathik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一位法的講述者」(a speaker on the Dhamma)。

「內縛所縛(SA.74)」，南傳作「被內部與外部繫縛所束縛」(santarabāhirabandhanabaddh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被內部與外部束縛所束縛」(who is bound by inner and outer bondage)。

「以縛生(SA.74)」，南傳作「被老所束縛」(baddho jīya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束縛中變老」(who grows old in bondage)。按：錫蘭本與羅馬拼音版本作「被生所束縛的」(baddho jāyati)，與北傳相同。

「以縛死(SA.74)」，南傳作「被死所束縛」(baddho mīya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束縛中死去」(who dies in bondage)。

「劫波(SA.22)」，南傳作「葛波」(kappa)，應為同一人的不同音譯。

「多修(SA.47/48)」，南傳作「熱心」(bahulo，另譯為「眾多的；屢屢的」)，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熱中於」(engrossed in)。按：《顯揚真義》以「渴望」解說(ukkaṇṭhanabahulo hutvā)。

「禍」(agha, aghanti，另譯為「傷心事；痛苦；罪惡」)，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不幸」(misery)。

「眾生」(satta)，另有「執著；固著」的意思，在巴利語中，這是雙關語，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生命；生物」(being)、「黏著」(stuck)。按：《顯揚真義》以「[關於]被黏著的問題」(laggapucchā)解說。

「不玩遊戲了」(vikilāniyam karonti，直譯為「作離嬉戲」)，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置於玩鬧之外」(put them out of play, put it out of play)。

「死法(SA.121)」，南傳作「魔法」(māradhammo，另譯為「死神法」)，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屬於魔者」(subject to māra)。按：《顯揚真義》以「死法」(maraṇadhammo)解說。

「風沒吹.....如直立不動的石柱」，這是生活派(ājivika，另譯為「邪命外道」)的思想，可能與六師外道中浮陀·迦旃延(pakudha kaccāyana)這一派的教義有關。

「地歸地(SA.156)」，南傳作「地歸於並沒入地身」(pathavī pathavīkāyam anupeti anupagaccha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地返回並與地-身合併」(earth returns to and merges with the earth-body)。按：這是唯物論者阿夷多·翅舍欽婆羅(ajita Kesakambalin)教派的教義，《顯揚真義》以「自身內的地界、外部的地界」(ajjhattikā pathavīdhātu bāhiram pathavīdhātum)解說「地」、「地身」。

「根隨空轉(SA.156)」，南傳作「諸根轉入虛空」(ākāsam indriyāni saṅkaman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器官機能被轉移到空中」(the faculties are transferred to space)。

「乃至未燒可知([SA.156](#))」，南傳作「念詞一直伴隨到墓地」(yāva ājāhanā padāni paññāyanti)，直譯為「一直到墓地詞句被了知」)，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葬禮的致詞持續到埋葬場」(The funeral orations last as far as the charnel ground)。

「骨白鵠色([SA.156](#))」，南傳作「骨頭成為灰白色」(kāpotakāni aṭṭhīni bhavan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骨頭變白」(the bones whiten)。按：「灰白色」(kāpotaka)，另譯為「鵠色；鳩色」。

「彼非惡因緣([SA.162](#))」，南傳作「從此因緣而無惡」(natthi tatonidānam pāp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因此而無惡的」(because of this there would be no evil)。

「亦非招惡([SA.162](#))」，南傳作「無惡的[後果]傳來」(natthi pāpassa āgam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以及無惡的結果」(and no outcome of evil)。

「護持([SA.162](#))」，南傳作「依抑制」(saṃyamen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依自我控制；以自我控制」(by self-control)。按：《顯揚真義》以「戒(德行)的抑制」(sīlasaṃyamena)解說。

「七身非作、非作所作.....([SA.161](#))」，南傳作「有這七身.....」(sattime kāyā.....)，這是六師外道中浮陀·迦旃延(pakudha kaccāyana)這一派的教義。

「色是我([SA.166](#))」，南傳作「我是有色的」(rūpī attā ho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自我由色所組成」(the self consists of form)。按：《顯揚真義》解說色、無色只以所緣作「我」之取見(ārammanameva “attā”ti gahitadiṭṭhi)；有色與無色只以所緣與禪定作「我」之取見；非有色非無色只以推理取見(takkamattena gahitadiṭṭhi)，一向樂是回憶前世得到推論者生起的見：得禪定者當作意在過去的自體時生起這樣的見。另可參看[SA.109](#)。

「觀察忍([SA.892](#))」，南傳作「這樣信與勝解這些法」(ime dhamme evam saddahati adhimucca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安放信心在這些教義上而對其下決心者」(one who places faith in these teachings and resolves on them)。

「離凡夫地([SA.892](#))」，南傳作「已進入善土地、超越凡夫地」(sappurisabhūmim okkanto, vītivatto puthujjanabhūmi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已進上等人的程度，超越俗人的程度」(enter the plane of superior persons, transcended the plane of the worldlings)。按：《顯揚真義》以「已進入聖道」(paviṭṭho ariyamaggam)解說「已進入善土地」。

「增上觀察忍([SA.892](#))」，南傳作「以慧這樣足夠地沈思而接受這些法者」(ime dhammā evam paññāya mattaso nijjhānam khaman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以慧這樣足夠程度的沈

思後接受這些法者」(one for whom these teachings are accepted thus after being pondered to a sufficient degree with wisdom)。按：「接受」(khamanti)，古譯為「堪；忍」。「足夠地」(mattaso)，《顯揚真義》以pamāṇato解說，也可以解讀為「衡量」。

「這樣信與勝解這些法、已進入善土地、以慧這樣足夠地沈思而接受這些法者」，參看SN.25.1。

「這樣信與勝解這些法、已進入善土地」，參看SN.25.1。

「這樣信與勝解這些法、已進入善土地」，參看SN.25.1。

「這樣信與勝解這些法、已進入善土地」，參看SN.25.1。

「這樣信與勝解這些法、已進入善土地」，參看SN.25.1。

「這樣信與勝解這些法、已進入善土地」，參看SN.25.1。

「這樣信與勝解這些法、已進入善土地」，參看SN.25.1。

「生起、存續、生出、顯現、平息、滅、沒」，參看SA.78/SN.22.30，SA.298/SN.12.2。

「生起、存續、生出、顯現、平息、滅、沒」，參看SA.78/SN.22.30，SA.298/SN.12.2。

「生起、存續、生出、顯現、平息、滅、沒」，參看SA.78/SN.22.30，SA.298/SN.12.2。

「生起、存續、生出、顯現、平息、滅、沒」，參看SA.78/SN.22.30，SA.298/SN.12.2。

「生起、存續、生出、顯現、平息、滅、沒」，參看SA.78/SN.22.30，SA.298/SN.12.2。

「淨口」(sūcimukhī, sucimukhī)，為女外道出家尼的名字，菩提比丘長老說，其意思是「淨臉」(Pure Face)，按：「mukha」指「嘴」，也指「臉」。

「方口食(SA.500)」，南傳作「口朝四方而食」(disāmukho bhuñjasī)，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朝[四]方位吃」(eat facing the [four] quarters)。

「為他使命([SA.500](#))」，南傳作「從事當信差來往」(dūteyyapahiṇagamanānuyogāy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以承擔差事與帶信息」(by undertaking to go on errands and run messages)。

「捨棄身體者」(vossaṭṭhakāy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死心於[關注]牠們的身體」(relinquish [concern for] their bodies)。按：《顯揚真義》以「遍覺的捕蛇者捕捉後身體被捨棄(ahituṇḍikaparibuddham agaṇetvā vissatṭhakāyā)」解說，含意不明，註疏說，在那[布薩日]時，牠們以不考慮的心(nirapekkhacittatāya)堅持守戒(adhiṭṭhitasīlatāya)永捨身體(pariccattasarīrā)[而想]：「凡希求[我的]皮、血、骨者，讓他們全都拿走」解說比較明確。

「捨棄身體者」，參看[SN.29.3](#)。

「捨棄身體者」，參看[SN.29.3](#)。

「捨棄身體者」，參看[SN.29.3](#)。

「在香樹根」(mūlagandhe)，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香樹根」(in fragrant roots)。按：《顯揚真義》說，凡依止樹的根是香的而出生者[乾達婆天神]，整顆樹都對祂們都適合[居住]。

「風雲天([SA.871](#))」，南傳作「風雲的天神」(vātavalāhakā.....dev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風-雲天」(wind-cloud devas)。按：季節外的反常變化，如在夏天生起的寒冷；在寒冷時節生起的暑熱，《顯揚真義》說，那是被天神的威力產生的(devatānubhāvena nibbattam)。

「染著([SA.13](#))」，南傳作「(會)貪著」(sārajjeyu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成為迷戀(耽溺)」(become enamoured)。

「生起、存續、生出、顯現、平息、滅、沒」，參看[SA.78/SN.22.30](#)，[SA.298/SN.12.2](#)。

「生起、存續、生出、顯現、平息、滅、沒」，參看[SA.78/SN.22.30](#)，[SA.298/SN.12.2](#)。

「一切」(sabb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所有；全部」(all)。按：《顯揚真義》說，一切有四類：i.一切的一切(sabbasabba)：佛證知而指導(neyyam)的一切。ii.一切處(āyatanasabba)：如本經所說。iii.一切有身(sakkāyasabba)：如[MN.1](#)所說。iv.指定(部分)的一切(padesasabba)：對一切法初注意(根對境)生起心、意、心所...對應的意界等。

「成為相異(者)」(Aññathābhāvī)，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成為其他的」(becoming otherwise)。

「有一一住([SA.309](#))」，南傳作「獨住」(ekavihārī，直譯為「一住」)，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獨自住者」(a lone dweller)。

「有第二住([SA.309](#))」，南傳作「有伴同住」(sadutiyavihārī，直譯為「有第二住」)，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與伴同住」(dwelling with a partner)。

「人獨住的」(manussarāhasseyyakāni, manussarāhaseyyakāni，另譯為「對人靜寂的」)，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從人群中隱藏；隱藏於讓人找不到的地方」(hidden from people)。

「優波先那」(upaseno)，《顯揚真義》說，優波先那上座是法匠的最小弟弟(dhammasenāpatino kaniṭṭhabhātika upasenattherassa, [SN.35.69](#))，《優陀那註釋》說，這位上座是尊者舍利弗的最小弟弟(Ayañhi thero āyasmato sāriputtassa kaniṭṭhabhātā, [Ud.39](#))，佛陀說他是諸弟子中最端嚴者([AN.1.213](#))。

「我完蛋了」(anassas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我滅亡了」(I am lost)，並解說這個字(anassasam̄)是「滅亡；消失」(nassati)的第一人稱過去式。按：《顯揚真義》以我確實已被破滅(naṭho nāma ahaṇ)解說。

「我完蛋了」，參看[SN.35.71](#)。

「我完蛋了」，參看[SN.35.71](#)。

「危脆敗壞([SA.1266](#))」，南傳作「破散」(lujjati，另譯為「破壞；壞散」)，或「壞散」(palok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分解；崩潰」(disintegrating, disintegration)。按：《顯揚真義》以「被破壞(palujjati)；被破碎(bhijjati)，這是無常相(aniccalakkhaṇam)」解說。長老說，巴利語的「壞散」(paloka)為「破散」(lujjati)的擴增形(augmented form)。

「危脆敗壞法([SA.1266](#))」，南傳作「壞散法」(palokadhamm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屬於分解者」(subject to disintegration)。按：《顯揚真義》以「被破壞的自性」(bhijjanakasabhāvam)解說。

「世間空；空世間([SA.232](#))」，南傳作「世間是空」(suñño loko，逐字譯為「空-世間」)，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世間是空」(Empty is the world)。

「無應該被責備的」(Anupavajjam̄，另譯為「無罪的」，與sa-upavajja「有應該被責備的」相對)，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無可責難地；無罪地」(blamelessly)。按：《顯揚真義》

說，「無應該被責備的」指不流轉、不再生(appavattikam appatisandhikam)。尊者闡陀取刀切斷咽喉，就在那個剎那他出現死亡的恐懼，現起趣相(gatinimittam)，他知道自己仍是凡夫狀態(puthujjanabhāvam)後，激起急迫感之心，建立毘婆舍那後，當緊把握行時(saṅkhāre pariggaṇhanto)，得到阿羅漢性(境界)，成為齊頭者(samasīsi-得解脫與入滅同時者)而般涅槃。《破斥猶豫》以「抵達的、不再生的」(anuppattikam appatisandhikam, MN.144)解說。長老認為，從經文看，尊者闡陀也可能自殺前就已是阿羅漢了。北傳「[我]供養世尊事，於今畢矣」義同「無應該被責備的」，印證長老的看法。

「有所依者(SA.1266)」，南傳作「對依止者來說」(nissitass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對一個依賴的人」(For one who is dependent, S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在一個依賴的人」(in one who is dependent, MN)。按：《顯揚真義》等說，以渴愛、慢、見為依止者(taṇhāmānadiṭṭhīhi nissitassa, SN.35.87/MN.144)解說，《勝義燈》說，在色等之行上以渴愛、見為依止者(rūpādisaṅkhāre taṇhādiṭṭhīhi nissitassa, Ud.74)解說，長老說，因為尊者闡陀不能忍受病苦，所以有這段提醒(大意)。

「動搖(SA.1266)」，南傳作「搖動」(calit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搖擺不定」(wavering, S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相同。按：《顯揚真義》等以「有掙扎(翻騰)」(vippahanditam hoti, SN.35.87/MN.144)解說。

「趣向(SA.1266)」，南傳作「傾斜」(na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傾斜」(inclination, S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偏見」(bias, MN)。按：《顯揚真義》等以「渴愛的傾斜」(taṇhānatiyā)解說，而以「在有的目標之執著(阿賴耶)、欲求、纏上無念」(bhavatthāya alayanikantipariyutṭhāne asati, SN.35.87/MN.144)解說「無傾斜」。

「二法(SA.213)；二(SA.214)」，南傳作「一對」(dvayam，另譯為「二種的、二者」)，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二數；一對」(the dyad)。按：「眼」的識知對象為「色」，不是「聲音……」等其它外境，因此「眼」與「色」成為「一對」，其它諸根的情況亦同。

「二法(SA.213)；二(SA.214)」，南傳作「一對」(dvayam)，參看SN.35.92/S.A.213。

「被接觸後意圖，被接觸後認知」，這樣的經文，也出現在SA.276：「觸緣想.....觸緣思」。「意圖」(ceteti)，SA.359譯為「思量」。

「正信心不二(SA.279)」，南傳作「以信為伴侶」(saddhādutiy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以信為他們的伙伴」(with faith their partner)。按：「伴侶」(dutiyā)，另譯為「第二」，這樣，「正信心不二」豈非應作「正信為二」？

「在不愛的[聲音]上除去瞋之行」(athoppiye dosagataṁ vinodaye)，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驅散對刺耳的憎恨之進路」(Dispel the course of hate toward the raucous)。

「被欲誘導」(chandānunīt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屈服於慾望」(yield to desire)。

「平等捨苦樂(SA.279)」，南傳作「在苦樂兩觸上平等，哪一種都不認同、不反對」(phassadvayam sukhadukkhe upekkhe, anānuruddho aviruddha kenac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平等地看待快樂與痛苦，不被任何所吸引或厭惡」(Look evenly on both the pleasant and painful, Not drawn or repelled by anything)。按：「平等」(upekkhe)，古譯為「捨」，另譯為「不關心；捨心」。

「見以見為量(SA.312)」，南傳作「在所見中將只有所見這麼多」(diṭṭhe diṭṭhamattam bhavissa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所見中將只有所見」(in the seen there will be merely the seen)。按：這句話一般簡為「看只是看」，而「只有.....這麼多」(mattam，另譯為「量、小量的、程度的」)，應該就是「見以見為量」中的「為量」，《顯揚真義》說，在色處中以眼識而在所見中將只有所見這麼多，因為眼識在色上只看見色這麼多，沒有常等自性(na niccādisabhāvam).....又或，在所見中之看見(diṭṭhe diṭṭham)；在色上色的識知(rūpe rūpavijānananti)名為眼識.....我的心將只有眼識這麼多(cakkhuviññāṇamattameva me cittam bhavissatīti)，這是說，當色進入感官範圍時(āpāthagatarūpe)，眼識不被染、不憤怒、不變愚癡.....。

「不被它如何如何」(na ten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將不『被那』」(will not be 'by that.')。按：《顯揚真義》解說，此指「將不被那貪所染、瞋所怒、癡所昧。」(Na tenāti tena rāgena vā ratto, dosena vā dutṭho, mohena vā mūlho na bhavissati.)

「若汝非於彼(SA.312)」，南傳作「不在那裡」(na tatth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不在那裡」(will not be 'therein.')。按：《顯揚真義》說，此指「在那所見、所聞、所覺、所識知中將不被束縛、黏著、住立。」(tadā tvam na tattha tasmiṁ diṭṭhe vā sutamutaviññāte vā paṭibaddho allīno patiṭṭhito nāma bhavissasi.)

「接觸了觸後」(Phassam phuss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感受了觸後」(Hving felt a contact)。按：「觸」(phassa)，一般用在根、境、識和合生「觸」的情形，但這裡顯然是與身根的「所觸」(photthabba)混用了，而「接觸」(phussa)為動詞「phusati」的「未來被動分詞」語態。

「他這樣運行念」(evam so caratī sat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一個人以這樣的方式留神地進行」(One fares mindfully in such a way)。按：「運行」(carati)原意是「行走」，這裡顯然是引申了的含意。

「法顯現」(dhammā pātubhavan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事象成為明白的」(phenomena become manifest)。按：《顯揚真義》以止觀法(samathavipassanādhammā)解說這裡的法，但長老認為是內外處(法)顯出無常、苦、非我，如SN.35.99所說。

「如實知顯現(SA.206)；如實顯現(SA.207,SA.367,SA.368)」，南傳作「如實知道」(yathābhūtam pajānā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如他們真實地理解事情」(understands things as they really are)，SN.35.160也作「如實明瞭」(yathābhūtam okkhāya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如他們真實的對他變得明顯」(become manifest to him as they really are)。

「如實知顯現(SA.206)；如實顯現(SA.207,SA.367,SA.368)」，南傳作「如實知道」(yathābhūtam pajānā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如他們真實地理解事情」(understands things as they really are)，SN.35.160也作「如實明瞭」(yathābhūtam okkhāya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如他們真實的對他變得明顯」(become manifest to him as they really are)。

「解脫圓熟法」(vimuttiparipācāniyā dhamm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釋放成熟的情況」(the state that ripen in liberation)。按：《顯揚真義》等列舉使解脫圓熟的三類十五法：①信等五根②無常想、於無常苦想、於苦無我想、捨斷想、離貪想等五種與洞察有關的想(pañca nibbedhabhāgīyā saññā)③對昧西其長老的講述：善友等五法(參看AN.9.3/Ud.31/MA.56)。

「優陀延那(SA.1165)」，南傳作「優填那王」(rājā udeno)，菩提比丘長老解說他是「憍賞彌」(Kosambī，另譯為「憍賞彌」)國國王。

「人心飄疾(SA.1165)」，南傳作「心是搖動的」(Lolam...cittam，另譯為「心是不確定的(動貪的)」)，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心是淫亂的；心是放肆的」(The mind is wanton)。

「身未修習」(abhāvitakāy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身上未開發」(undeveloped in body)。按：《顯揚真義》說，「身未修習」指「五門身未修習」(abhāvitapañcadvārikakāyā)，長老說，也就是缺乏感官的自制(根自制；根律儀)。

「玩種種跳背遊戲」(kānici kānici seleyyakāni karonti, kānici kānici selissakāni karon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他們玩種種惡作劇」(they played various pranks)。按：《顯揚真義》說，這是一個人跳上另一個背部往上堆積(cito)的行走遊戲(caṅkamanakūṭjanāni)。

「侵犯懦弱者與堅強者」(virajjamānā satañhātañhesu，原意為「在有渴愛無渴愛上離染」)，菩提比丘長老依據錫蘭本(virajjhāmānā tasathāvaresu)英譯為「他們折磨懦弱者與堅強者」(They

molest both frail and firm)。按：《顯揚真義》以「在有渴愛離渴愛上」解說「在有渴愛無渴愛上」(Satañhātañhesūti satañhanittañhesu)，無助於前後文意的貫通，今依錫蘭本譯。

「三浴誦三典([SA.255](#))」，南傳作「清早沐浴與三吠陀」(pāto sinānañca tayo ca ved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黎明沐浴，(學習)三吠陀」(Bathing at dawn, [study of] the three Vedas)。按：「三浴」指一天沐浴三次的戒規，「三典」就是指「梨具吠陀、夜柔吠陀、沙摩吠陀」等「三吠陀」。「吠陀」(veda)，另音譯為「韋陀；毘陀論經」，另有「信受；宗教感情；知；智」的意思。

「有六觸入處地獄([SA.210](#))」，南傳作「名叫六觸處的地獄」(chaphassāyatanikā nāma niray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名叫『觸的六重基地』之地獄」(the hell named 'contact's Sixfold Base.')。按：《顯揚真義》說，沒有個別名叫六觸處地獄，因為全安立於31大地獄(ekatiṁsamahānirayesu)中，這裡所說與無間大地獄(avīcimahānirayam)有關。若依[SN.56.43](#)所說，則與「大熱地獄」(mahāparilāha niraya)有關，參看[SA.422](#)。而無間地獄的眾生，受苦無間斷，直到業報盡而往生他處為止。

「有六觸入處天([SA.210](#))」，南傳作「名叫六觸處的天界」(chaphassāyatanikā nāma sagg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名叫『觸的六重基地』之天」(the heaven named 'contact's Sixfold Base.')。按：《顯揚真義》說，天界就是前生的三十三天(tāvatimsapurameva)，地獄給與一向苦的狀態，天界給與一向樂的狀態，以一向享樂而生放逸，都不能住於梵行道的生活(maggabrahmacariyavāsam)，但人間樂與苦混合，只在這裡苦界與天界都被了知，這名為梵行道的業地(kammabhūmi)被你們得到，所以經文會說「由於你們得到梵行生活的機會」。

「有貪之隨行者」(bhavarāgānusārībh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沿存在之流流動者」(who flow along in the stream of existence)。「有」(bhava)，即十二緣起的「有」。

「句([SA.308](#))」，南傳作「足跡」(padam，另有「足，句；語法」的意思)，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狀態；階位」(state)。

「近住弟子([SA.235](#))」，南傳作「徒弟」(antevāsika，直譯為「內住者」，另譯為「阿闍梨的弟子」，即「還需要跟隨阿闍梨住的弟子」)，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學生」(students)。

「於此邊住者([SA.235](#))」，南傳作「它們住於他之內」(tyāssa anto vasan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它們住於他之內」(They dwell within him)。按：徒弟(antevāsika)，直譯為「內住者」，也譯為「師父(阿闍梨)的弟子」，經文說，如果生起「隨順於結的惡不善法」，那「隨順於結的惡不

善法」猶如「徒弟」與他(師父)住在一起一樣，也就是「住於內」(anto vasanti)，所以說他「有徒弟」(這時他的「徒弟」就是「隨順於結的惡不善法」)，這是「雙關語」。這裡北傳經文的「邊住」，可能即巴利經文的「住於內」(anto vasanti)，因為「邊」(anta)經語尾變化可以是「anto」，而「anto」卻也是介系詞「內」的意思，而從前後文義來看，後者之解讀較為適當。

「彼比丘行此法者([SA.235](#))」，南傳作「它們征服他」(Te nam samudācaran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它們攻擊他」(They assail him)。按：「征服」(samudācarati)這個動詞原意為「實行；熟習」，《顯揚真義》以征服(adhibhavanti)、覆蓋(ajjhottaranti)、使學習/教導(sikkhāpenti，教導醫術、差使事)解說，今準此譯。如果生起「隨順於結的惡不善法」，那「隨順於結的惡不善法」猶如「師父」監管徒弟一樣，所以說他「有師父」(這時他的「師父」就是「隨順於結的惡不善法」)，這是「雙關語」。而北傳經文顯然採取「行；實行」的意思，這與「師；阿闍梨」(ācariya)有「行」的意思，也同樣可以構成「雙關語」。

「如實正知所知、所見([SA.313](#))」，南傳作「從慧看見後而知」(paññāya disvā veditabb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以智慧看見他們而理解」(to be understood by seeing them with wisdom)。

「如實知顯現([SA.206](#))；如實顯現([SA.207](#),[SA.367](#),[SA.368](#))」，南傳作「如實知道」(yathābhūtam pajānā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如他們真實地理解事情」(understands things as they really are)，[SN.35.160](#)也作「如實明瞭」(yathābhūtam okkhāya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如他們真實的對他變得明顯」(become manifest to him as they really are)。

「我見([SA.202](#))」，南傳作「我隨見」(attānudiṭṭh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自我的見解」(the view of self)。按：「隨見」(anudiṭṭhi)，另譯為「邪見；見」。

「世界邊」，參看[SA.234](#)/[SN.35.116](#)、[SA.1307](#)/[SN.2.26](#)。

「他消逝後不再回來」(atthaṅgato so na puneti)，菩提比丘長老依錫蘭本(na pamāṇam eti)英譯為「死後，他不能被衡量」(passed away, he cannot be measured)，並解說錫蘭本依偈頌的押韻來看才是對的。

「極度的」(adhimattān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顯眼的；顯著的」(prominent)。按：《顯揚真義》說，令人想要的所緣、會被能被染的對象佔據心，這裡說的是什麼？這裡，指尖大小的寶石真珠等會被能被染的對象為極度的所緣。

「關節」(pabba，另譯為「結節；節，部分」)，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四肢」(limbs)。

「內應間諜」(antaracaro，逐字譯為「內的+間諜」，另譯為「闖入者」)，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一個親密同伴」(an intimate companion)。

「所害(SA.1172)」，南傳作「被打」(haññati，另譯為「被害；被殺」)，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被攻擊」(is attacked)。

「不闖洲渚(SA.1174)」，南傳作「不在高地擋淺」(na thale ussīdissa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沒沖上高地」(does not get cast up on high ground)。按：《顯揚真義》以「(將)不登上高地」(thalam nābhiruhissati)解說。「(在)高地」(thale)，另譯為「陸地，乾地」。

「住處(SA.1173)」，南傳作「住」(vihāro，另譯為「住法；住處；生活模式」)，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當他這樣住」(as he dwells thus)。

「緊獸(SA.1175)」，南傳作「緊叔迦」(kiṁsuko，逐字譯為「什麼-鸚鵡」，另譯為「赤花樹；肉色花；鸚鵡樹；樹森林的火焰；拙劣的柚木樹；Butea frondos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照錄原文，但解說：依字面的意思為「它是什麼？」(what's it)，可能起源於古印度的民間謎語，在〈本生〉中說到「緊叔迦」在發芽時，像燒過的殘株(charred stump)；葉子變綠時，像榕樹；開花時，像肉片(按：呈鮮紅色，中間花瓣形狀像鸚鵡的嘴)；結果時，像金合歡樹(acacia)。

「尸利沙(SA.1175)」，南傳作「金合歡樹」(sirīso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金合歡樹；洋槐；刺槐」(an acacia tree)。

「尼拘婁陀樹(SA.1175)」，南傳作「榕樹」(nigrodhoti，另譯為「尼拘律」)，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榕樹」(a banyan tree)。

「成為專一的」(ekodi ho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統一的」(unified)。

「直到所有色的趣處之所及」(yāvatā rūpassa ga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到色有極限的範圍」(to the extent that there is a range for form)。

「得到責備」(labhati vattār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遇上某位這樣斥責他的人」(meets someone who reproaches him thus)。按：《顯揚真義》以「得到指責(責備；呵責)」(Labhati vattāranti labhati codakam)解說，今準此譯。

「是不淨的村落荊棘者」(asucigāmakanṭako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是一位污穢的村落荊棘」(is a foul village thorn)。按：《顯揚真義》說，「村落荊棘」指破壞、刺破的荊棘。註疏

說，「村民的刺破」(Gāmavāśīnaṁ vijjhanaṭṭhenāti)指以接受他們無價值的行為(服務)壓迫[村民]。

「生其厭(SA.1171)；不喜(AA.38.8)」，南傳作「排拒」(byāpajjati，動詞，另譯為「反抗；惱害」)，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排斥」(repelled)，《光明寺經藏》譯為「討厭」(嫌い)。按：《顯揚真義》以「因惡意而有腐敗(發臭)的心」(byāpādavasena pūticittam hoti)解說。

「失收摩羅(SA.1171)；鱸魚(AA.38.8)」，南傳作「鱸魚」(Susumāram, sumsumār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鱸魚」(crocodile)。按：「鱸」音義同「鱉」。

「未出深淵」(pātāle na paccuṭṭhās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沒有在無底深淵中起來」(has not risen up in the bottomless abyss)。按：《顯揚真義》以「在深淵中不住立」(pātālasmiṁ na patiṭṭhāsi)解說。

「欲樂」(kāmasukh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感官快樂」(sensual pleasure)。

「順適」(anurodhā，另譯為「順遂，滿悅；滿足」)，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吸引」(attraction)。

「五受(SA.485)」：「樂根(身觸所生樂與喜悅的感受)、喜根(意觸所生樂與喜悅的感受)、苦根(身觸所生苦與不喜悅的感受)、憂根(意觸所生苦與不喜悅的感受)、捨根(身體的或心理的既非喜悅也非不喜悅的感受)」，亦即「身樂心喜，身苦心憂，身捨心捨」，參看SN.48.38。

「百八受(SA.485)；一百零八受」，另參看SN.36.22。

「欲樂」(kāmasukh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感官快樂」(sensual pleasure)。

「離欲樂，遠離樂，寂滅樂，菩提樂(SA.485)」，南傳作「無論何種方式」(yahim yahi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於任何方式」(in whatever way)。按：《顯揚真義》等以「如來安立一切無苦的狀態就在樂中」(tam sabbam tathāgato niddukkhabhāvam sukhasmiṇyeva paññapetīti, SN.36.19/MN.59)解說。

「膽因素(等起)」(Pittasamuṭṭhānānip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起源於膽汁失調」(arise...originating from bile disorders)。「[三者]集合」(sannipātikānip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源自[三者的]不平衡」(originating from an imbalance [of the three])，並解說，古印度醫學中，「膽(汁)、痰、風」是三種身體疾病的要素(dosa)。

「不正的注意生的」(visamaparihārajānipi，另譯為「不等的姿勢」)，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以不小心行為引起」(produced by careless behaviour)。

「食念([SA.483](#))」，南傳作「肉體的喜」(sāmisā pī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肉體的狂喜」(carnal rapture)。按：「食」即「肉體的」(sāmisa)，另譯為「有味的；有食味的；物質的；塗滿食物的；有物質的」。

「無食念([SA.483](#))」，南傳作「精神的喜」(nirāmisā pī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精神的狂喜」(spiritual rapture)。按：「無食」即「精神的」(nirāmisā)，另譯為「無食味的；無染污的；離財的；無肉的；無欲望的；無實質性的；離物質的；非物質的」。

「無食無食念([SA.483](#))」，南傳作「比精神更精神的喜」(nirāmisā nirāmisatarā pī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比精神更精神的狂喜」(rapture more spiritual than the spiritual)。

「食捨([SA.483](#))」，南傳作「肉體的平靜」(sāmisā upekkh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肉體的平靜」(carnal equanimity)。

「色俱行([SA.483](#))」，南傳作「有關於色的」(Rūpappaṭisamyutt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與色領域連結」(connected with the form sphere)。

「汝應常如此應([SA.569](#))」，南傳作「那就照這種情況回答」(taññeveththa paṭibhāseyy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你應該澄清它」(you should clear it up)，並解說這是採用自由的譯法，原文為難譯的成語(I translate the awkward idiom free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atural sense)。

「在梵網中」(brahmajāle)，指[DN.1](#)的「梵網經」，相當於[DA.21](#)的「梵動經」，可見這一部分的整理是比較晚的。

「汝應常如此應([SA.569](#))」，南傳作「那就照這種情況回答」(taññeveththa paṭibhāseyy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你應該澄清它」(you should clear it up)，並解說這是採用自由的譯法，原文為難譯的成語(I translate the awkward idiom free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atural sense)。

「這樣離開後」(tathā pakkantova ahos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he left for good」(他永久離開)，並解說他可能看到名利的危險，比較喜歡沒沒無名。

「戶鉤孔([SA.571](#))」，南傳作「門鎖孔」(tālacchiggalen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鎖孔」(keyhole)。

「先已作方便心(SA.568)；本如是修習心(MA.210)」，南傳作「如之前心所修習的那樣」(pubbeva tathā cittam bhāvit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他的心之前就以這種方式開發」(his mind has previously been developed in such a way)。按：《顯揚真義》等以「就在滅等至前的時限時間，我將有這麼多無心(無意識)時間，[這樣的]時限心被修習」(nirodhasamāpattito pubbe addhānaparicchedakāleyeva, ettakam kālam acittako bhavissāmīti addhānaparicchedacittam bhāvitam hoti, SN.41.6/MN.44)解說，亦即，入定者在入想受滅等至前，就先在心中設定要進入多久，俟時間到就能出定。

「暖(SA.568)」，南傳作「熱」(usmā，另譯為「煖」)，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肉體熱」(physical heat)。

「觸不動(SA.568)；不移動觸(MA.211)」，南傳作「空觸」(suññato phass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空-接觸」(emptiness-contact)。按：《顯揚真義》等說，應該以自己的性質(Saguṇena)與所緣(ārammanenāpi)解說，以自己的性質來說，果等至(phalasamāpatti-達到果位)被稱為空，所俱生的觸被稱為空觸；以所緣來說，涅槃因貪等空而被稱為空，貪相等不存在[而被稱為]無相，貪瞋癡願求不存在[而被稱為]無願求，空涅槃(suññataṁ nibbānam)作為所緣後，所生起的果等至觸名為空[觸]。關於無相、無願，也是這個理趣(Animittappañihitesupi eseva nayo, SN.41.7/MN.4)。

「觸無所有(SA.568)；無所有觸(MA.211)」，南傳作「無願觸」(appañihito phass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不指向之接觸」(undirected-contact, SN.41.6)，或「無欲之接觸」(desireless contact, MN.44)。

「離(SA.568)」，南傳作「遠離」(vivek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隔離；隱遁」(seclusion)。按：《顯揚真義》等說，遠離即涅槃(nibbānam viveko nāma, SN.41.6/MN.44)。

「貪有量」，南傳作「貪是衡量的作者」(Rāgo..... pamāṇakaraṇo)，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慾望是測量的製造者」(Lust is a maker of measurement)。按：《破斥猶豫》說，只要貪等不生起，則人(puggalaṁ)不能被認知，如看起來像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的樣子，但每當貪等生起，貪染者、憤怒者、愚癡者(ratto duṭṭho mūḍhoti)被了知，像這樣，『這位是像這樣者。』這些人的(puggalassa)衡量如它們生起而使之看見，但菩提比丘長老認為，它們[貪瞋癡]對心靈的範圍和深度強加了限制(impose limitations, MN.43)。

「貪者是所有(SA.567)」，南傳作「貪是件東西」(Rāgo..... kiñcanam/kiñcan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慾望是某物」(Lust is a something)。按：《破斥猶豫》以「壓碎義即東西義」(maddanattho kiñcanatthoti, MN.43)解說。

「貪者是有相([SA.567](#))」，南傳作「貪是相的作者」(Rāgo..... nimittakaraṇ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慾望是形跡的製造者」(Lust is a maker of signs)。按：《顯揚真義》等說，只要人的貪沒生起，就不能知道凡聖(arīyo vā puthujjano vāti)，但當貪生起時，這個人就名為有貪者(sarāgo)，當作了認出相(sañjānananimittam)時，如他生出，因此被稱為「相的作者」(nimittakaraṇo”ti vutto, [SN.41.7](#)/[MN.43](#))。

「無覺、無觀三昧([SA.574](#))」，南傳作「無尋無伺定」(avitakko avicāro samādh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無心思與檢查之貫注集中」(a concentration without thought and examination)。按：這是指第二禪。

「仰視」(ulloketvā，直譯為「向上看後」)，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驕傲地看著他自己的隨行人員」(looked up proudly towards his own retinue)。按：《顯揚真義》說，他抬高身體，縮腹(kucchiṇi nīharitvā)，脖子高舉觀看著所有方向，[然後]向上看(仰視)。

「一問一說一記論([SA.574](#))」，南傳作「一個問題、一個說示、一個解答」(Eko pañho, eko uddeso, ekam veyyākaraṇ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一個問題、一個摘要、一個回答」(One question, one synopsis, one answer)。按：註疏說，「問題」指以心審慮的問題，「說示」指義理的簡要語(atthassa saṃkhittavacanam)，「回答」指考察義理後的解釋談論。

「我怎會沒有呢」(Gihinopi siyā，原意為「為在家者的」)，菩提比丘長老依錫蘭本(kimphino siyā)英譯為「我怎麼不能」(How could I not)，今依錫蘭本譯。

「如法者必將獲得如法之果」(dhammiko dhammikam phalam anupassati，原意為「如法者必將觀察如法之果」)，菩提比丘長老依錫蘭本(dhammiko dhammarāja dhammikam balim anuppadassati)英譯為「正義的正義之王將提供[我們]正義的供養」(The righteous king of righteousness will provide righteous offerings)，並說明「錫蘭本有唯一正確的讀法」(Se alone has the correct reading)，而將「法王」(dhammarāja)譯為「正義之王」，是因為「法王」只適於佛陀的形容詞(properly an epithet only of the Buddha)，而不宜用來稱轉輪王。按：「必將觀察」，今依錫蘭本譯為「將獲得」。

「以真真假假」(saccāliken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以真實與謊話」(by truth and lies)。

「名叫嘻笑的地獄那裡」(pahāso nāma nirayo tatth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笑的地獄』中」(in the 'Hell of Laughter.')。按：《顯揚真義》說，沒有這種名稱的地獄，這是無間[地獄]的一部份(avīcisseeva pana ekasmīm koṭṭhāse)，他們被如唱歌跳舞的方式折磨。

「堪能、方便([SA.908](#))」，南傳作「竭力、努力」(ussahati vāyamati，另譯為「能(敢)、勤(勵)」)，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奮鬥與努力」(strives and exerts)。

「箭降伏天([SA.908](#))；箭莊嚴天(GA)」，南傳作「與被別人征服天為同伴」(parajitānam devānam sahabyatam, sarañjitānam devānam sahavyatam, parijitānam devānam sahavyat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與戰鬥被殺天在一起」(the company of the battle-slain devas)，並解說「戰鬥被殺」(sarañjitānam，譯為「被箭征服」)，是依「樂林阿難長老」(vanarata Ānanda Thera)建議的「自由翻譯」(free rendering)。

「他的心已先被那惡作、惡意向捉住」(tassa tam cittam pubbe gahitam dukkaṭam duppañihit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他的心早已是低下的、墮落的，被心思誤導」(his mind is already low, depraved, misdirected by the thought)。按：《顯揚真義》以「被邪惡地放置」(duṭṭhu ṭhapitam)解說「惡意向」。

「名叫被別人征服的地獄那裡」(parajito nāma nirayo tatth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戰鬥被殺的地獄』中」(in the 'Battle-Slain Hell.')。按：《顯揚真義》說，沒有這種名稱的地獄，這是無間[地獄]的一部份(avīcisseva pana ekasmim koṭṭhāse)，他們被如配備武器、手盾、駕御象馬車在戰場上戰鬥的方式折磨。

「戰鬥中竭力.....」以下同[SN.42.3](#)。

「使已死的死者離開」(mataṁ kālaṅkataṁ uyyāpenti nām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被說成引導死人向上」(are said to direct a dead person upwards)。按：《顯揚真義》以「使向上行去(存續；生存)」(pari yāpenti)解說「離開」，亦即下一句經文說的「進入天界(梵天世界)」。

「教導」(saññāpenti nām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引導他方向」(to guide him along)。按：《顯揚真義》以「使正確地知道」(sammā ñāpenti)解說。

「蒺藜論([SA.914](#))；二種論(GA)」，南傳作「兩難」(ubhatokotikam，直譯為「兩方極端」)，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兩刀論法」(dilemma)。

「從沙門身分產生」(sāmaññasambhūtāni)，菩提比丘長老依錫蘭本(saññamasambhūtāni)英譯為「從自我控制；從節約」(from selfcontrol)。

「抵債不還([SA.914](#))；不解生業(GA)」，南傳作「或差的企畫與經營失敗」(duppayuttā vā kammantā vipajjanti, Duppayuttā vā kammantam jahan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或者，管理錯誤、承攬失敗」(or mismanaged undertakings fail)。

「摩尼珠髻(人名, SA.911)；如意珠頂髮(GA)」，南傳作「摩尼朱羅迦」(maṇicūlako，逐字義譯為「寶珠+髻」)，菩提比丘長老照錄不譯。

「須作人索作人(SA.911)」，南傳作「[工]人可以被需要[工]人者遍求」(puriso purisatthikena pariyesitabb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工人可以被需要工人者尋求」(a workman may be sought by one needing a workman)。

「力士人間(SA.913)；末牢(GA)」，南傳作「在末羅」(mallesu)，「末羅」(malla)，另有「力士；摔跤手」的意思。

「依父母(SA.913)；汝子未生，未依於母(GA)」，南傳作「我有個男孩」(Atthi me.....kumāro，直譯為「有我的童子」，意即「我有個兒子」)，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我有個男孩」(I have a boy)。按：「依父母」，應指需依靠父母親照顧的子女。

「不相見者(SA.913)；未見聞時(GA)」，南傳作「未見過、未聽過」(adiṭṭhā ahosi, assutā ahos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你看到或聽到之前」(Before you saw.....or heard about)。按：這裡北傳經文的「不相見者」，應指「孩子未出生」時。

「三種受用諸欲者」(Tayo kho me...kāmabhogino santo saṃvijjamān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有這三種享樂感官快樂者」(these three persons who enjoy sensual pleasures existing)，並解說這裡的三種指：(i)財富如何被獲得，非法、合法或兩者兼有。(ii)是否為自己的利益使用。(iii)是否利益他人。按：這三種情況，以下經文共列有十種組合，另參看MA.126。

「伽彌尼(MA.20)」，南傳作「村長」(gāmaṇi，古譯為「聚落主」)，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首領」(headman)。按：「伽彌尼」應為「村長」(gāmaṇi)的音譯。

「幻(MA.20)」，南傳作「幻術」(māy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魔法」(magic)。「是幻；幻人」，南傳作「幻術者」(māyāvī)，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使魔法的人；魔法師」(magician)。有關世尊知道幻術的訛傳，另參看MA.133。

「卒(MA.20)」，南傳作「髮髻下垂雇員」(lambacūlaka bhate)，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有著垂下頭飾的傭工」(hirelings with drooping head-dresses)，並引Rhys Davids在Buddhist India中的解說：「拘利國中央當局有特別身體的傭工或警察、有名者服勤，以一種制服：特別的頭飾而得名，這些特殊的人因強奪與和暴力而聲名狼籍。」

「如何的行者」(yathāpatipann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命運如何走」(how... faring along)。

「法之定/法定(MA.20)」，南傳作「法之定」(dhammasamādhi，另譯為「法三昧」)，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法之集中貫注」(concentration of the Dhamma)。按：《顯揚真義》以「十善業道法」(dasakusalakkammappathadhammā)解說，又說，欣悅、喜、寧靜、樂、定五法名為「法之定」。

「欣悅」(pāmojj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高興」(gladness)。

「從色的名稱解脫的如來」(Rūpasariñkhāyavimutto kho..... tathāgat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如來被從物質色角度的認定中釋放」(The Tathagata is liberated from reckoning in terms of material form)。按：「名稱」(saṅkhāya)，暹羅本作「滅盡」(Saṅkhayā)，《顯揚真義》以「未來色的不生，『以色、非色的部分而將名為這樣的色』(rūpārūpakotṭhāsenapi evarūpo nāma bhavissatīti)：以名稱止息的狀態而已從色的安立解脫」解說。

「在這四個以外的地方」，表示尚有其它「如來死後」的去處，這與佛陀對解脫者的教說不同，參看SA.39「識不至東、西、南、北，四維、上、下」之說與SA.962「火則永滅」之譬喻。

「我只安立苦以及苦之滅」，這段經文同樣出現在MN.22，而與SA.301的「苦生而生，苦滅而滅」(SA.262作「此苦生時生，滅時滅」)的「無我」含意相同。

「這是色之類」(rūpagatamet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這是一種色的涉入」(this is an involvement with form)。《顯揚真義》以「這僅是色(rūpamattametam)，在這裡，離開色沒有任何其他眾生可得(rūpato añño koci satto nāma na upalabbhati)，但，當有色時，這僅是名字」解說，註疏說，這裡「僅」之語說區別之意(visesanivattiattho)，什麼是那個區別呢？凡被外面定見的(bahiraparikappito)，這裡被稱為「如來」的真我(attā)。

「有餘(SA.957)；有取(GA)」，南傳作「對有取著者」(sa-upādānass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對具有燃料者」(for one with fuel)。按：「取著」(upādāna，另譯為「取；執著」)的另一個意思是「燃料」，在經文中顯然是雙關語。

「六處篇第四」之「攝頌」，為35-44相應之名稱。按：《相應部》共分為五篇(vaggo，另譯為「品」)，第一為「有偈篇」，第二為「因緣篇」，第三為「蘊篇；犍度篇」，第四為「六處篇」第五為「大篇」。

「婆羅門乘(SA.769)」，南傳作「梵乘」(brahmayān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神的交通工具；神車」(the divine vehicle)，並解說這裡的「梵」(brahma)是指「最好的」(settha)的意思。

「正法律乘(SA.769)」，南傳作「法乘」(dhammayān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正法的交通工具；正法之車」(the vehicle of Dhamma)。

「法輶(SA.769)」，南傳作「成對的法」(dhammā yuttā)，逐字譯為「法輶」，另譯為「相應的法；結合的法」)，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其...被均勻地結合在一起的素養」(Its qualities of...yoked evenly together)。

「長縻(SA.769)」，南傳作「繩索」(yottam), 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輶-綁繩」(yoke-tie)。

「皮甲冑」(cammasannāho)，菩提比丘長老依錫蘭本(vammasannaho)英譯為「其盔甲和盾」(its armour and shield)。

「勝利者必定戰勝」(aññadatthu jayam jayan”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必然贏得勝利」(Inevitably winning the victory)。

「精進」(āyāmaṁ, vāyāmam), 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努力」(effort)。按：《顯揚真義》以「活力」(vīriyam)解說，暹羅與錫蘭本均作「精進」(vāyāmam)。又說，當欲未被平息等，當三者未被平息時有八種與貪俱行相應心(atthalobhasahagatacittasampayuttā)的感受，欲的平息為緣是初禪的感受，尋的平息為緣是第二禪，想為緣是六種等至的感受(chasamāpattivedanā, SN.45.12)，三者的平息為緣是非想非非想處的感受，未到達者為了到達是阿羅漢果的到達目的，當到達該處是他因活力努力(vīriyārambhassa)而為阿羅漢果的到達因素(kāraṇe anuppatte)，有以其為緣的感受是阿羅漢狀態為緣(arahattassa ṭhānapaccayā)的感受，以這四道俱生(Etena catumaggasahajātā)而生起出世間的受。當欲已被平息等就被稱為目標(yuttatthāneva)。

「也有以欲的平息為緣的感受」(chandavūpasamapaccayāpi vedayit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想要的消去為條件的感受」(also feeling with the subsiding of desire as condition)。按：《顯揚真義》以「初禪的感受」(pathamajjhānavedanā)解說，尋的平息為緣是第二禪的感受，想為緣是六種等至的感受(chasamāpattivedanā)，想的平息為緣是非想非非想處的感受。

「精進」(āyāmaṁ, vāyāmam)等，參看前經。

「聖道」(ariyo atthaṅgiko maggo)原文有「八支」(atthaṅgiko)但依SN.46.18、SN.47.33、SN.51.2(ariyo maggo)刪。

「希有諸人民，能度於彼岸(SA.771)」，AN.10.117、SN.45.34作「在那些人中是少的：到彼岸的人」(Appakā te manussesu, ye janā pāragāmino)。

「渴望」(tasin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渴望」(thirst)，並解說tañhā與tasinā皆等同梵文trṣṇā，錫蘭僧伽羅語本沒有這一經，而羅馬拼音本則沒有獨立經號。按：水野弘元《巴利語辭典》將此字寫作tasinā，並視為等同「渴愛」(tañhā)。又，依本譯所依緬甸版後續相同組織的〈46相應/12.尋求品〉、〈47相應/9.尋求品〉、〈48相應/9.尋求品〉(略在「8.恒河中略品」下)、〈49相應/4.尋求品〉、〈50相應/9.尋求品〉、〈51相應/7.尋求品〉(略在「4.恒河中略品」下)、〈53相應/4.尋求品〉(略在「1.恒河中略品」下)等品都仍維持10經的編經數來看，推斷〈尋求品〉原來應該只有10經，SN.45.171為後加入的，起先應該只附在SN.45.170後，未編獨立的經號。

「[只有]這是真實之執持的身繫縛」(idamsaccābhiniveso kāyaganth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對真實教理主張黏著的身體結」(the bodily knot of adherence to dogmatic assertion of truth)。按：《顯揚真義》以「名身的繫縛，編織組合的雜染」(nāmakāyassa gantha ganthanaghaṭanakilesa)解說「身繫縛」。

「許多被作的第七品」，「攝頌」從這裡開始與實際內容不符，留下實際內容擴編的痕跡。

「眾多種種異道.....(SA.281)」，南傳作「來往各團體者」(parisāvacaro，逐字譯為「眾(集會處)+行境」)，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常與集合(團體)交際」(frequents assemblies)。按：「遮羅迦」可能是「步行者」(caraka)的音譯。

「對欲貪處之法」(Kāmarāgaṭṭhāniyānam.....dhammān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以感官的慾望為基礎之事」(things that are a basis for sensual lust)。

「貪蘊」(lobhakkhandh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貪心團」(the mass of greed)。

「助益」(bahukato，直譯為「很多被做了」)，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幫助」(helpful)，或「許多被做了」(much has been done, MN.28)，而下一句之否定詞「非助益者」(abahukat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沒太多關切」(did not have much concern)。

「立起與彎下」(ukkujjāvakujj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激增與下降」(the surge and decline)。按：《顯揚真義》以「這裡，生起被稱為立起，彎下為消散，轉以生滅(udayabbayavasena)把握」解說。

「到那樣的情況」(tathattāya，另譯為「如性；真如；涅槃的狀態」)，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到那樣的情況」(to such a state)。

「善法、善分、善黨」(dhammā kusalā kusalabhāgiyā kusalapakkhik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有益的狀態，參與有益的，關於有益的」(states there are that are wholesome, partaking of the wholesome, pertaining to the wholesome)。

「善法、善分、善黨」(有益的狀態，參與有益的，關於有益的)，參看前經。

「阿濕波他樹(SA.708)」，南傳作「菩提樹」(Assatth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照錄原文。

「尼拘留他樹(SA.708)」，南傳作「榕樹」(nigrodho，另音譯為「尼拘律樹」)，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榕樹」(the banyan)。

「糙葉榕(依大馬比丘《巴利語辭典》)」(pilakkh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沒譯。

「優曇鉢羅樹(SA.708)」，南傳作「叢生榕(依大馬比丘《巴利語辭典》)」(udumbar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照錄原文。

「捷遮耶樹(SA.708)」，南傳作「無花果樹」(kacchak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照錄原文。

「迦揲多羅樹」，南傳作「山蘋果樹」(kapitthano，依水野弘元《パーリ語辞典》「山林檎」)，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照錄原文。

「障、蓋」(Āvaraṇā nīvaraṇā)，在「攝頌」中，這是分開成二則的，但經文是合在一起的。錫蘭本分開為二則，但「攝頌」中的「二則如理」(即SN.46.35、SN.46.36)是合成一則的。

「什麼是其所趣」(kimgatikā ho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什麼是其到達地」(What does it have as its destination)。

「什麼是其完結」(kimpariyosān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什麼是其最終目標」(What does it have as its final goal)。

「四念處(SA.743)」後接「心與慈俱」四無量之內容，標題與內容不相應。菩提比丘長老解說，本經將四梵住(四無量心)與七覺支連結是不常見的(unusual)，就其動力(momentum)而言，四梵住導向生梵天，而非涅槃，但當整合入佛陀的道(Buddha's path)結構中時，它們能產生足夠的定力(《顯揚真義》說三種禪,three jhānas)成為毘婆舍那的基礎而轉向正覺。

「於淨最勝(SA.743)」，南傳作「以清淨為最勝」(Subhaparamāhaṃ)，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以美的東西為其頂點」(has the beautiful as its culmination)，並解說，這是對以慈心修色界禪而

無法證入解脫者來說的。尼柯耶中並無明確地說明[四]梵住相當於第幾禪，但有許多地方說到[四]梵住是往生梵天或色界的方法，因此《顯揚真義》被迫辛苦地解說本經令人費解的各個梵住(meditation subject)到達無色界之「上限」(upper limit)。摘要來說(i)住於慈心者容易將心運用在「淨色遍處」(a beautiful colour kasiṇa)，迅速達到該清淨色遍處的「清淨解脫」。(ii)住於悲心者理解到色的過患，因而脫離色，修習空無邊處。(iii)住於利他喜悅者「理解眾生的喜悅識」(apprehends the joyful consciousness of beings)，因而容易進入識無邊處。(iv)住於平靜(捨)者熟練於轉移苦與樂，因而容易轉移到缺乏任何具體的實體的無所有處。

「浮現於心中」(paṭibhanti, paṭibhā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浮出心中」(recur to the mind)。

全品應如「相應部46相應/9.恒河中略品」(SN.45.91-102)那樣使之詳細。

「成為專一的」(ekodibhūt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統一的」(unified)。按：《顯揚真義》說，以剎那定(khaṇikasamādhinā)成為專一的。

「心明淨的」(vippasannacitt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具備澄清的心」(with limpid mind)。

「不善巧」(abyutt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不熟練的」(unskilful)。

「鹹的」(khārikehip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尖銳的」(sharp)。按：這似乎相當於北傳經文的「酢(醋)」，後來的漢譯經典，有些似乎將此譯為「澀」。

「他吃了這種」(imassa vā abhiharati，直譯為「他持來這個」)，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他伸手拿這個」(he reached for this one)。按：《顯揚真義》以「伸出手拿的意思」(gahaṇatthāya hattham pasāreti)解說abhiharati，長老回函說，該字在PTS英巴辭典(Margaret Cone, PTS, year 2000)列有「吃」(partakes of)的意思，或許譯為「吃」比「伸手拿」要好(Perhaps "partakes of" is better than "reaches for.")。

「當取自心相(SA.616)」，南傳作「把握自己心的相」(sakassa cittassa nimittam uggañhātī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拾取他自己心的形跡」(picks up the sign of his own mind)。「相」，《顯揚真義》以「我的業處」(me kammatṭhānam)解說。

「師傅留一手」(ācariyamutṭhi，逐字譯為「師(阿闍梨)+拳；師的握拳」)，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老師的封拳」(closed fist of a teacher, S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老師的拳頭」(teacher's fist, DN)。按：「師的握拳」指：老師教導時有所保留或弟子提問師未回答。

「方便修治(DA.2)」，南傳作「以包纏物交錯綑綁」(velamissakena, vedhamissakena, veṭhamissakena, vekhamissakena, veghamissakena)，菩提比丘長老依veṭhamissakena英譯為「以一個皮繩組合」(by a combination of straps, SN)，Maurice Walshe先生依veghamissakena英譯為「以被皮繩綑住/以被皮繩維持在一起」(by being strapped up/by being held together with straps, DN)。按：《顯揚真義》、《吉祥悅意》都以「柄的繫縛、車輪的繫縛等修復」(bāhabandhacakkabandhādinā paṭisaṅkharaṇena)解說veṭhamissakena，今依veṭhamissakena譯。

「前後無簡略」(pacchāpure ‘asaṅkhitt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它前後不被壓縮」(It is unconstricted after and before)，並依SN.51.32修四神足「後如前那樣地，前如後那樣地」那樣，解說「前後」指「自始至終」不岔開。

「若起、若作(SA.638)；起法、作法(SA.639)」，南傳作「存在的」(bhūtam，另譯為「已變成；已出生」)，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生成」(come to be)。

「四眾的」(catunnañca parisān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四種集合」(the four assemblies)，並解說，這是指「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

「若起、若作(SA.638)；起法、作法(SA.639)」，南傳作「存在的」(bhūtam，另譯為「已變成；已出生」)，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生成」(come to be)。

另一則不同的紀錄，參看SN.35.89。

「正確方式」(ñāyo，另譯為「理趣；正理；真理；方法」)，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方法」(the method)。按：《顯揚真義》以「有根據的方法；有理由的方法」(so upāyo, tam kāraṇanti)解說。

「現起」(upaṭṭhahanti，另譯為「出現；起反應」)，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他們保持呈現」(they remain present)。

即SN.45.172-SN.45.181。

「不同的根有不同的果」，參看SN.48.16。

「根波羅蜜因緣知果波羅蜜(SA.653)」，南傳作「不同的根有不同的果」(indriyavemattatā phalavemattatā ho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由於在機能上不同而在結果上有不同」(due

to a difference in the faculties there is a difference in the fruits)。按：《顯揚真義》說，以種種根而有種種果；以種種果而有種種人(indriyanānattena phalanānattam, phalanānattena puggalanānattanti)。

「三根」(tīṇi indriyāṇī)，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三個機能」(three faculties)。

「未知當知根(SA.642)；未知欲知根(DA.9)」，南傳作「我將知未知之根」(Anaññātāññassāmūtindriy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我將知道過去未曾知道者』的機能」(The faculty of 'I shall know the as-yet-unknown,')。按：《顯揚真義》以「[心想:]『我將了知在無始輪迴中，以前不知道的法。』行者在須陀洹道剎那(sotāpattimaggakkhaṇe)生起的根」解說，《吉祥悅意》以「這是須陀洹道智的同義語(Sotāpattimaggañāṇassetam adhivacanam)」解說。

「知根(SA.642/DN.9)」，南傳作「完全智之根」(aññindriy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最終理解的機能」(the faculty of final knowledge)。按：《顯揚真義》以「就對那些已知法(ñātadhammānaṃ)以行相的了知(ajānanākārena)，在入流果等之六種情況(chasu ṭhānesu)生起的根」解說，《吉祥悅意》以「成為完全智、成為了知之根(aññābhūtam ājānanabhūtam indriyam).....這是智的同義語(ñāṇassetam adhivacanam)」解說。

「無知根(SA.642)；知已根(DA.9)」，南傳作「完全智狀態之根」(aññātāvindriy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具有最終理解者的機能」(the faculty of one endowed with final knowledge)。按：《顯揚真義》以「關於已了知者(aññātāvīsu)的阿羅漢果法生起的根」解說，《吉祥悅意》以「關於已了知者識知應被作的最後目的達到情況(jānanakiccapariyosānappattesu dhammesu)的根，這是阿羅漢果智的同義語」解說。

「有形能力的」(sasaṅkhāraṇi，另譯為「有行」)，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有原因的形成」(a causal formation)，並解說，「有理由的、有因由的、有形能力的、有緣的」均為同義詞。

「為了那個目的」(tadatthāya)，菩提比丘長老依錫蘭本(tathattāya)英譯為「因此」(accordingly)。

「在末羅」(mallesu)，其他版本作「在末羅迦」(mallakesu)，或「在末莉」(Mallikesu，水野弘元音譯為「末利迦」)，後者與本經經名相符，菩提比丘長老英譯本該經之經名與內容均採用後者。

「當禮敬時」(pavattamāno pavattatīti，原意為「當轉起時轉起」)，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以.....方式行動」(conduct himself in a way)。

即SN.45.172-SN.45.181。

「精進定(SA.561)」，南傳作「活力定」(vīriyasamādh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基於活力的貫注集中」(concentration due to energy)。

「心定」(cittasamādh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基於心的貫注集中」(concentration due to mind)。

「方便(SA.561)」，南傳作「心」(citt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決心」(make up your mind, resolution)。

「籌量(SA.561)」，南傳作「考察」(vīmams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作研究調查」(make an investigation)。

「精進定(SA.561)」，南傳作「活力定」(vīriyasamādh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基於活力的貫注集中」(concentration due to energy)。

「心定」(cittasamādh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基於心的貫注集中」(concentration due to mind)。

「豈非無邊際(SA.561)」，南傳作「這樣是無邊的，不是有邊的」(Evam sante.....santakam hoti no asantakam)，原意為「這樣是有邊的，不是無邊的」，這樣與經文前後相矛盾)，菩提比丘長老依僧伽羅語手抄本(anantakam hoti no santakam)英譯為「情況是無限的，非可終止的」(the situation is interminable, not terminable)，今依此譯。

「方便(SA.561)」，南傳作「心」(citt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決心」(make up your mind, resolution)。

「籌量(SA.561)」，南傳作「考察」(vīmams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作研究調查」(make an investigation)。

「善決意」(svādhīt̄hitā，另譯為「善受持；善攝持；善確立」)，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很好地決心在；很好地決定在；很好地融入在」(well resolved upon)。按：《顯揚真義》以同義詞「善決意(Suṭṭhu adhīt̄hitā)、善保持(suṭṭhu thapitā)」解說。

「能夠」(omā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能夠」(is able)。按：《顯揚真義》以「能夠(pahoti)、能夠(sakkoti)」解說，並說，在三藏中，這是佛陀[專用]語(buddhavacane)，不混合[使用]之語法(asambhinnapadam)。

「置入」(samodahati，另譯為「共置一起；收藏；附加(安裝上)；適用」)，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沉浸」(immerses)。

即SN.45.172-SN.45.181。

即SN.45.172-SN.45.181。

「以種種行相與要素」(anekākāravokār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它的許多相態與要素上」(in its many aspects and factors)。

「捨斷五蓋後」(pañca nīvaraṇe pahāy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捨棄了五個障礙」(having abandoned the five hindrances)，並解說，所有的有學已完全捨棄疑蓋；不還者加上根除惡意與後悔(以及其更多感官自制上的欲的意欲)，有學只在禪定與毘婆舍那中暫時捨棄其它蓋，這裡的連續體pahāya(捨斷後)應該根據這些限制去理解。

「梵行立足處」(brahmacariyogadham) ，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立足於聖潔的生活」(Grounded upon the holy life, SN.55.2)，或「精神生活中的頂點」(culmination of the spiritual life, AN.3.61)。按：《滿足希求》說，這是指「阿羅漢道(arahattamaggasāñkhātassa)、涅槃(nibbānam)」。

「自通之法(SA.1044)」，南傳作「關連自己之法的教說」(attupanāyiko dhammapariyāy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能應用到自己之法的解說」(a Dhamma exposition applicable to oneself)。按：《顯揚真義》以「應該導引到自己」(attani upanetabbam)解說。

詳見SN.40.10，該經先說歸依三寶，後半段即同本經說四不壞淨。

「增上智慧審諦堪忍(SA.936)」，南傳作「如來所宣說的法以慧足夠沈思而接受」(Tathāgatappaveditā cassa dhammā paññāya mattaso nijjhānam khaman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以智慧沈思到足夠程度後，他接受被如來宣告的教義」(the teachings proclaimed by the Tathagata are accepted by him after being pondered to a sufficient degree with wisdom)。按：《顯揚真義》說，以衡量檢視接受(pamāñena ca olokanam khamanti)，這是指在隨法行道的人(dhammānusārimaggatthapuggalam)。

「如來所宣說的法以慧足夠沈思而接受」，參看前經。

「有來生的死亡恐懼」(hoti samparāyikam maraṇabhay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有即將死亡的害怕」(there is fear of imminent death)。按：《顯揚真義》以「有起因於來生的死亡恐懼」(samparāyahetukam maraṇabhayam)解說，這是預期性的害怕。

「力；自在([SA.833](#))」，南傳作「有統治權」(ādhipateyyena samyutto hoti，直譯為「成為被以統治權相應；成為被以主權結合」)，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成為具有(被賦予)統治權」(becomes endowed with sovereignty)。

「領受」(paṭiggahitan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學習，受教」(learn)。

「比丘百歲壽命解脫涅槃([SA.1122](#))」，南傳作「與心從煩惱解脫的比丘」(āsavā vimuttacittena bhikkhunā)，菩提比丘長老依錫蘭本(vassasatavimuttacittena bhikkhunā)英譯為「一位心自由了(已解脫)一百年的比丘」(a bhikkhu who has been liberated in mind for a hundred years)。按：錫蘭本與北傳經文相同。又，本經是南北傳阿含經中唯一說到優婆塞證阿羅漢果(解脫涅槃)的經(其他都只說證阿那含果)，但本經說的是頻死的情況，意味著在家人證阿羅漢果後入滅。另一個南北傳律典都記載在家人證阿羅漢果的例子，那是耶舍，但他證阿羅漢果後就立刻出家了。

「不放逸慧的狀態」(Appamattapaññatā)，菩提比丘長老依錫蘭本(Asāmantapaññatā)英譯為「無同等慧的狀態」(the state of unequalled wisdom)。按：[AN.1.584](#)作「無與倫比慧的狀態」(asāmantapaññatāya)。

「三轉」(tiparivatṭ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三階段」(three phases)，即對四聖諦第一轉的「知」，第二轉的「應遍知/應斷/應修/應證」以及第三轉的「已遍知/已斷/已修/已證」。後來「慧遠」(523～592AD)在其《大乘起信論義疏》中，分別以「示轉」、「勸轉」、「證轉」稱之，也很貼切。

「十二行；十二行相」(dvādasākār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十二種情況」(twelve aspects)，這就是四聖諦在每一轉時的內容。

「阿若拘鄰」，南傳作「阿若橋陳如」(aññāsikonḍañña)，「阿若」(aññā)為音譯，義譯為「已了知」，「拘鄰」(konḍañña)為「橋陳如」的另譯，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已了知的橋陳如」(konḍañña Who Has Understood)。

「他們是作結束的能夠者」(Sabbā te antakiriyāya，原譯「他們有作結束的一切」)，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能有結束」(Being capable of making an end)。按：「一切」(Sabbā)，其他版本作「能夠的」(Bhabbā)，這對應於前文，今準此譯。

「瑟訶者尼葛」(sahañcanike)，AN.10.24作「瑟訶若低」(sahajātiyam)。

「油柑子葉」(āmalakapattān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油柑子葉」(myrobalan leaves，依《呂氏字典》譯)。

「棕櫚果」(tālapattam，原意為「棕櫚葉」)，菩提比丘長老依錫蘭本(talapakkam)英譯為「棕櫚果」(palm fruit)。按：錫蘭本顯然比較合理，今依錫蘭本譯。

「紫鈞膠葉」(palāsapattān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膠樹葉；基諾樹葉」(kino leaves)。按：「palāsa」，水野弘元《巴利語辭典》譯為「蘇芳樹」，今依「中研院中英雙語知識本體詞網」譯為「紫鈞膠」，另稱為「膠蟲樹」。

「閻浮洲中」(jambudīpe)，為「閻浮」(jambu，音譯為「瞻部」)與「洲」(dīpa，義譯，另譯為「燈」)的組合，也有譯為「閻浮提、瞻部洲」的，這是古印度人地理觀念中這個世界的四大洲之一，有說這是泛指人類居住的地方，有說是泛指恒河中、上游地區。

「前相(SA.394)」，南傳作「先導與前兆」(pubbaṅgamam..... pubbanimitt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這是前兆與前導」(this is the forerunner and precursor)。按：「前兆」(pubbanimittam)，逐字譯作「前相」。

「明相(SA.394)」，南傳作「黎明」(arunugg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黎明」(the dawn)。以日出為正見的譬喻，另參看SA.748。

「常觀他面(SA.398)」，南傳作「仰視.....的臉」(mukhañ ulloken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仰視.....的臉」(look up at the face of)。按：「仰視」(ullokenti)，也有「期待」、「尋找」的意思。

「善見狀態」(Sudiṭṭhatt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已經清楚地看見」(have clearly seen)。

「至諸論處(SA.399)」，南傳作「追求辯論、尋求辯論」(vādatthiko vādagavesī)，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尋找辯論，搜尋辯論」(seeking an argument, searching for an argument)。

「思惟世間思惟(SA)；思議世界(AA)」，南傳作「思惟世間之思惟」(lokacintam cintent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思考關於世界[之事]」(reflecting about the world)。按：《顯揚真義》舉例：如日月被誰所作？大地？大海？眾生被誰所生？山？芒果、棕櫚、椰子？

「於生本諸行樂著(SA.421)」，南傳作「在導致出生的諸行上尋歡」(jātisamvattanikesu sañkhāresu abhiraman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他們在導致出生的意志形成上歡樂」(they delight in volitional formations that lead to birth)。

「作是行([SA.421](#))」，南傳作「造作導致出生的諸行」(jātisaṃvattanikepi saṅkhāre abhisankharon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他們產生導致出生的意志形成」(they generate volitional formations that lead to birth)。「造作」(abhisankharonti)，另譯為「現行；為作」。

「箭箭([SA.405](#))」，南傳作「一箭接一箭」(poñkhānupoñkham), 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頭穿過尾」(head through butt)。按：水野弘元《巴利語辭典》解說poñkhānupoñkha為「接連不斷，接二連三地」(矢つぎばやに, 引きもきらず)，但《顯揚真義》說，一支箭被射出後(khipitvā)，隨後[射出]名為接著之箭的第二支箭，其箭矢貫穿[前]箭，再隨後那支箭[亦然]。

「破一毛為百分，而射一毛分([SA.405](#))」，南傳作「能由分裂成七分的毛之一端[射]貫穿另一端」(sattadhā bhinnassa vālassa kotiyā koṭim paṭivijjheyy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以箭頭貫穿分割成七股的毛之端」(to pierce with the arrowhead the tip of a hair split into seven strands)。按：「貫穿」(paṭivijjha)，引伸的意思是「洞察」(即下文「如實洞察」的「洞察」)，此處可說是雙關語。《顯揚真義》說，將毛分裂成七分後，取一分繫在茄子中間，另一分繫在箭頭上，站在140肘遠(usabhamatte，長老作200呎)，將這兩分毛貫穿。七分(sattadhā)，錫蘭本作百分(satadhā)。

「照耀」(dibbati, dippa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照耀」(shines, SN/AN)。按：dibbati(博戲；賭博；自娛)與上下文無關，PTS版作dippati(照耀)，今依此譯。

「中國([SA.442](#))」，南傳作「在中國之中」(majjhimesu janapadesu)，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中央國家中」(in the middle countries)。按：此應指佛陀遊化區域。

全局註解

「如是我聞(SA/DA)；我聞如是(MA)；聞如是(AA)」，南傳作「被我這麼聽聞」(Evam me sutam)，逐字譯為「如是-我-聞」)，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這樣我聽到」(Thus have I heard)。「如是我聞.....歡喜奉行。」的經文格式，依印順法師的考定，應該是在《增一阿含》或《增支部》成立的時代才形成的(《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p.9)，南傳《相應部》多數經只簡略地指出發生地點，應該是比較早期的風貌。

「一時」，南傳作「有一次」(ekam samayam，逐字譯為「一-時」)，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有一次」(On one occasion)。

「佛；佛陀；覺者」(buddh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開化者」(the Enlightened One)。

「如來」(tathāgato，音譯為「多陀阿伽度；多薩阿竭」)，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照錄不譯，其含意可以指佛陀，也可以是世俗語言中生死流轉的生命主體，參看《如來藏之研究》p.12。

(1)「阿羅漢/羅漢/阿羅呵/阿羅訶(SA)；應真/至真(GA)；無所著/無著/至真/至真人/真人/阿羅呵/阿羅訶(MA)；阿羅漢/無所著/至真/真人(DA)；阿羅漢/至真(AA)」，南傳作「阿羅漢」(araham，arahant，義譯為「應；應供」)，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完成者」(Accomplished One)，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照錄不譯。DN.29又稱之為「第四果」(catuttham phalam)。

(2)「阿羅漢狀態」(arahatta，另譯為「阿羅漢性；阿羅漢果」)，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阿羅漢狀態；阿羅漢身份」(arahantship)。

「等正覺；平等正覺(SA)；正盡覺(MA)；正遍知(DA)」，南傳作「遍正覺者」(sammāsambuddham，另譯為「正等覺者；正等正覺者」，音譯為「三藐三佛陀；三耶三佛」)，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已純然無瑕的開化者」(the Perfectly Enlightened Ones)，或「遍正覺」(sammāsambodhim，音譯為「三藐三菩提」)，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純然無瑕的開化」(perfect enlightenment)。按：「正；等(SA/AA)；平等(SA)」(sammā，另譯作「完全地；正確地」)。

「明行足/明行具足(SA)；明行成為/明行成/明行作證(MA)；明行具足/明行成就者(DA)；明行成為(AA)」，南傳作「明與行具足者；明行具足者」(vijjācaranāsampanno，逐字譯為「明+行(行為；德行)+已具足」)，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真實的理解與行為上已完成者」(accomplished in true knowledge and conduct)。「明」((①宿命②天眼③漏盡等三明)、「行」((①戒具足②守護根門③飲食知適量④專修清醒⑤有信⑥有慚⑦有愧⑧多聞⑨活力已被發動⑩有念⑪有慧⑫~⑮四種禪)，參看MN.53、DN.3。

「善逝；修伽陀(AA)」，南傳作「善逝」(sugato，義譯為「已善去者；已達到善者；已到了善的情況者」)，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幸運者」(the Fortunate One)，或「善離」(is well departed, AN.5.200)，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完善者」(Well-Farer)，或「善安置」(well set, DN.33)。按：《顯揚真義》以完成者(sammaggatesu，正行者)解說SN.6.9偈誦中的善逝，在這裡應泛指阿羅漢，而非獨指世尊。

「世間解」，南傳作「世間知者」(lokavidū，逐字譯為「世間+知者；世間+賢明者」)，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世界的知道者」(knower of the world)。

「無上士調御丈夫/無上調御丈夫(SA)；無上士調御丈夫/無上調御之師(GA)；無上士道法御(MA)；無上士道法御(AA)」，南傳作「應該被調御人的無上調御者」(anuttaro purisadamasārathi，另譯為「無上者、應該被調御人的調御者」)，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被馴服者的無可凌駕引導者」(unsurpassed leader of persons to be tamed)。按：「無上士調御丈夫」是一個稱號，詳細請參看拙文《學佛的基本認識》〈佛陀十號的釐清〉。

「天人師」，南傳作「人天之師」(satthā devamanussānam，逐字譯為「師-天+人」，另譯為「天與人的大師」)，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天與人的老師」(teacher of devas and humans)。

「世尊；眾祐」，南傳作「世尊」(bhagavā，音譯為「婆伽婆；婆伽梵；薄伽梵」，義譯為「有幸者」，古譯為「尊祐」)，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幸福者」(the Blessed One)。請參看拙文《學佛的基本認識》〈世尊譯詞的探討〉。

「異我(SA)；色是我所(SA/DA)；神有色/色是我有(MA)；色是我所有(摩訶僧祇律)」，南傳作「或我擁有色」(rūpavantam vā attānam，逐字譯為「有色-或-我的」)，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或以自我持有色」(or self as possessing form)。按：《顯揚真義》說，取無色的為『我』後，如樹有影子般(chāyāvantam rukkham viya)認為它是有色的。另外，「色是我」則以當油燈燃燒時，火焰是容色，容色是火焰(telappadīpassa jhāyato yā acci, so vanṇo. Yo vanṇo, sā accīti, SN.22.1)來比喻，《無礙解道》〈2.真我隨見的說明〉有詳細的解說。

「相在/色在我、我在色(SA)；見神中有色，見色中有神(MA)；色中有我，我中有色(DA/摩訶僧祇律)」，南傳作「或色在我中，或我在色中」(attani vā rūpam, rūpasmiṃ vā attān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或以色在自我中，或以自我在色中」(or form as in self, or self as in form)。按：「是我、異我、相在」即二十種「(有)身見」(薩迦耶見)，參看SA.57、SA.109。《顯揚真義》說，取無色的為『我』，如氣味在花中般(pupphasmim gandham viya)認為色在我中；如寶珠在盒子中般(karaṇdake maṇim viya, SN.22.1)認為我在色中(直譯：對我來說，在色中)，《無礙解道》〈2.我隨見的說明〉有詳細的解說。

(1)「厭；厭離(SA)；患厭(MA/DA)；厭患(AA)」，南傳作「厭」(nibbindati，名詞nibbidā)，菩提比丘長老在英譯為「(由沈迷中)清醒」(disenchant, disenchantment, MN/AN)，或「厭惡；反感」(revulsion, SN)，長老表示，前者的程度不足，後者太過，真正的意思應該介於這兩者之間，但英文沒有恰如其分的字可以對譯(2003年7月/美國新澤西州同淨蘭若)。按：《顯揚真

義》等以「厭；不滿意」(ukkan̄theyya, SN.12.61/ukkan̄thati, MN.22)解說，《破斥猶豫》並說nibbidā的意趣為「導向毘婆舍那的生起」(vutthānagāminīvipassanā, MN.22)。

(2)「正厭離(SA)；平等厭患(AA)」，南傳作「完全地厭」(sammā nibbindamāno；另譯為「正厭」)，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完全地清醒」(is completely disenchanted, AN)。

「心解脫/意解脫(SA/AA)；心解脫(MA/DA)」，南傳作「心解脫」(cittam̄ vimuttam̄, cetovimutti, vimuttacitt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心被釋放了；心自由了」(the mind is liberated)，或「釋放的心；自由的心」(the liberation of the mind)。按：SA.710說：「離貪欲者心解脫；離無明者慧解脫。」SA.1027、AN.2.32亦同，《滿足希求》以「這是果定」(Phalasamādhissetam̄, AN.2.32)解說。

(1)「婆羅門(SA/DA/AA)；梵志(MA)」，南傳作「婆羅門」(brāhmaṇam̄，另譯為「梵志：以求往生梵天為志者」)，為佛陀時代傳統宗教的宗教師，後來成為一個種姓階層，自稱地位高於王族(刹帝利)，但MA.154等說，其地位最初是在王族之下。另外，解脫阿羅漢、佛陀有時也被稱為婆羅門，如SA.1161說「羅漢婆羅門」。

(2)「婆羅門尼(SA)；婆羅門家女(GA)」，即「女婆羅門」(brāhmaṇī)的音譯。

「我生已盡(SA)；生已盡(MA)；生死已盡(DA/AA)」，南傳作「出生已盡」(khīṇā jā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已被破壞的是出生；出生已被破壞」(destroyed is birth)。

「梵行已立」，南傳作「梵行已完成」(vusitam̄ brahmacariy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聖潔的生活已被生活」(the holy life has been lived)。

「所作已作(SA)；所作已辦(GA/MA/AA/DA)」，南傳作「應該作的已作」(kataṇam̄ karaṇīyam̄, katakicco, Kataṇam̄ kicc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所有必須作的已經做完」(what had to be done has been done)，或「已經完成他的任務」(has done his task, AN.3.58)，或「任務已經完成」(Done is the task, AN.4.4)。

(1)「後有」，南傳作「再有」(ponabbhavik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帶來新的生命」(brings renewed being)。「有」(bhava)，同十二緣起支中的「有」支。

(2)「自知不受後有/不復轉還有(SA)；不更受有(MA)；不受後有/更不受有(DA)；更不復受有/更不復受胎(AA)」，南傳作「不再有這樣[輪迴]的狀態」(nāparam̄ itthattāy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不再有這生命的狀態」(there is no more for this state of being)，含意相當於「不受後有；不受有」、「沒有再有」(natthi punabbhava)。

「我(SA/MA)」，南傳作「我作」(ahaṅkāra, aham̄kār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我-作；我-造」(I-making)。按：《顯揚真義》等以「我作為(邪)見」(ahaṅkāraditṭhi, SN.18.11/AN.3.32, aham̄kārō ditṭhi, MN.72)解說，水野弘元《巴利語辭典》作「我慢，我見」。

(1)「無我；非我(SA)；非神(MA)」，南傳作「無我」(anattā，另譯為「非我」)，這是「真我」(attā)加上否定前置詞(an)，表示「實在、永恆、不變」的「真我」之否定，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無自我」(nonself)。「我」，中阿含經常譯為「神」。

(2)「一切法無我(SA)」，南傳作「一切法是無我」(sabbe dhammā anattā'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所有現象是無自我」(all phenomena are nonself, SN)。

「多聞聖弟子」，南傳作「有聽聞之聖弟子」(sutavā ariyasāvak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已受教導之高潔的弟子」(the instructed noble disciple)。按：《顯揚真義》以「開始教說；精勤教說」(desanam ārabhi, SN.12.37)解說，所以「多聞」不只是「多聽」而已，也有受教導而實踐的意義。其中之「多聞」不只是「多聽」而已，應該含有受教導而實踐的意義。又，「有聽聞的」(sutavā=sutavant)，也譯為「具聞的；博聞的；多聞的」。而「聖」(ariya，梵語ārya)，與「雅利安人」(梵語aryans)之「雅利安」顯然同字，「雅利安人」為印歐族白種人，遷居入印度後，以高貴人種自居，也許是這個字的來源。在佛教中，「聖弟子」多指證入初果以上的聖者，但有時也泛指一般佛陀弟子。

「我所見(SA)；我所作(MA)」，南傳作「我所作」(mamañkāra, mamañkār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我的-作；我的-造」(mine-making)。按：《顯揚真義》等以「渴愛」(mamañkāratañhā, SN.18.11/AN.3.32, mamañkārato tañhā, MN.72)解說，後者再加入等勝劣者的我等、我勝、我劣之「九種慢」(navavidhamānato, AN.7.49)解說，水野弘元《巴利語辭典》作「我所見，我所執」。

(1)「我慢使繫著/我慢繫著使(SA)；慢使(SA/MA/DA)；憍慢使(SA/AA)」，南傳作「慢煩惱潛在趨勢」(mānānusayā，另譯為「慢隨眠」)，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自大之潛在傾向」(latent proclivity of conceit)。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自大之表面下的趨勢」(underlying tendency to conceit)，並解說「慢」(māna)的根源是「我是之慢」(asmimāna)，所以也為「我作」負責。按：《破斥猶豫》說，慢煩惱潛在趨勢是慢(mānānusayo māno, MN.72)。

(2)「見與慢煩惱潛在趨勢」(diṭṭhimānānusayam)，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見解與自大在表面下的趨勢」(the underlying tendency to the view and conceit)。

「解脫知見(SA/DA)；便知解脫(MA)；解脫見慧/解脫智(AA)」，南傳作(i)「有『[這是]解脫』之智」(vimuttamiti ñāñam ho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出現『這是已被釋放』的理解(智)」(there comes the knowledge:"It's liberated")。按：《破斥猶豫》以「省察智」(paccavekkhaṇāñam, MN.4)解說。(ii)「解脫智見」(vimuttiñāñadassan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釋放的理解與眼光」(the knowledge and vision of liberation, AN.10.1)，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釋放的理解與眼光」(the knowledge and vision of deliverance, MN.32)。按：《顯揚真義》以「省察智」(paccavekkhaṇāñam, SN.46.3)解說。顯然「有『[這是]解脫』之智」即「解脫智見」，是體驗解脫後的下一個心念(心路)：知道自己已解脫了，亦即「無學正智」。

「善解脫/正解脫/正善解脫(SA)；善解脫(AA)」，南傳作「善解脫」(suvimutt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完全地被釋放了」(well liberated)。按：《顯揚真義》以「阿羅漢果的解脫」(arahattaphalavimuttiyā, SN.22.56)解說。

(1)「沙門；道士(SA/AA)；道人(GA/AA)」(samaṇa)是婆羅門以外的出家修道者之通稱，「沙門尼」(samanī)為女性沙門。

(2)「沙門法」(samanadhamme)，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禁欲修道者的特質」(the character of an ascetic, SN)，或「禁欲修道者的責任」(the duty of an ascetic)。

(1)「邊地住處」(pantāni senāsanāni; pantañca sayanāsanam; pantasena; pantasenāsanāti-住邊地者)，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偏僻住處」(remote lodgings, SN/MN/A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隱遁之住處；獨居生活；住偏僻處」(seclusion of dwelling, solitary life, dwell in remote, DN)。按：《吉祥悅意》以「擺脫接觸的住處」(sayanāsanañca saṅghaṭtanavirahitanti, DN.14)解說，又，《滿足希求》以「極遠的邊界」(pariyantāni atidūrāni, AN.2.31)解說「邊地」。

(2)「邊地(SA/AA)；邊國/彼方土(MA)」，南傳作「在邊地地方」(paccantimesu janapadesu)，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偏僻領域；在邊境地區」(in the outlying provinces, SN/AN; in the borderlands, A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在邊境地區」(in the border regions, DN)。按：paccanta=pañci+anta，逐字譯為「朝向+邊」，與panta=pa+anta，逐字譯為「在前+邊」，兩者皆為「邊地」，從字的構成來看應是同義字。

「比丘」(bhikkhu，義譯為「乞食者」)，女性音譯為「比丘尼」(bhikkhunī)，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照錄不譯。按：「比丘」與「乞食者」(bhikkhaka)在通俗話語中是同義詞，但佛教中的「比丘」有其特定條件與意義，形成「比丘」是「乞食者」，但「乞食者」不一定都是「比丘」。另外，「比丘」的台語發音，與巴利原音幾乎等同，玄奘法師則音譯為「苾芻」。

(1)「這是我的」(etam mam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這是我的」(this is mine)。按：《顯揚真義》等以「渴愛之執」(tañhāgāho/tañhāggāho, SN.12.61/MN.22)解說，前者又說「因此百八種渴愛思潮被握持」(tena aṭṭhasatatañhāvicaritañ gahitam hoti)。

(2)「彼一切非我有(MA)；彼非我有(MA/DA/AA)；彼不我有(AA)」，南傳作「這不是我的」(netam mam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這不是我的」(this is not mine)。

(1)「我是這個」(esohamasm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我是這個」(this I am)。按：《顯揚真義》等以「慢之執」(mānagāho, SN.12.61/MN.22)解說，前者又說「因此九種慢被握持」(tena nava mānā gahitā honti)。

(2)「我非彼有(MA/DA/AA)」，南傳作「我不是這個」(nesohamasm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我不是這個」(this I am not)。

(1)「我的真我」(attā me; me attā)，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對我來說的真我」(for me a self, M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我的自我」(my self, SN)。按：《顯揚真義》等以「(邪)見之執」(diṭṭhigāho, SN.12.61/MN.22)解說，前者又說「因此六十二見被握持」(tena dvāsaṭṭhi diṭṭhiyo gahitā honti)。

(2)「這是我的真我」(meso att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這是我的自我」(this is my self)。

(3)「亦非神(MA)」，南傳作「這不是我的真我」(na meso att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這不是我的自我」(this is not my self)。

此為「攝頌」(uddānam),《瑜伽師地論》譯作「喚挖南」，這是以前面或後面(如中阿含)十經的經名或經文關鍵詞依序串集，等同目錄功能，有助於「持經者」的背誦。十經是體例，少於十經者應有所脫落，多於十經者應有後來的增入。以SA.7為例，「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後面的「無常及苦、空、非我、正思惟，無知等四種，及於色喜樂。」即為前面十經的「攝頌」，印順法師即依此在其《雜阿含經論會編》中重編經號。

「五受陰(SA/DA)；五盛陰(MA/AA)；五苦盛陰(AA)」，南傳作「五取蘊」(pañcannam upādānakkhandhānaṁ, pañcupādānakkhandh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所執著的五個集合體」(five aggregates subject to clinging)。按：《顯揚真義》說，僅欲貪不是五蘊(chandarāgamacattam pañcakkhandhā na hoti)，對蘊從天生或所緣脫離後沒有取(sahajātato vā ārammaṇato vā khandhe muñcitvā upādānam natthi, SN.22.22)，《破斥猶豫》說，從取為行蘊的一部分狀態來說，僅那個取非那些五取蘊，但在五取蘊外也沒有取(nāpi aññatra pañcahi upādānakkhandhehi upādānam, MN.44)。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SA)；無上正盡之覺(MA)；無上正真道(MA/DA/AA)；最正覺(DA)；無上正覺(DA/AA)；無上正真等正覺/無上正真之道/無上至真等正覺(AA)」，南傳作「無上遍正覺」(anuttaram sammāsambodhi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無可凌駕、已純然無瑕的開化」(unparalleled perfect enlightenment)。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音譯，義譯為「無上遍正覺；無上等正覺；無上正等覺；無上正等正覺；無上正盡覺」這個詞，經文中只看到用於「佛陀」，不見用於「阿羅漢」或「辟支佛」上。

「世人/眾/諸世間(SA)；世人(AA)」，南傳作「世代」(pajāy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這一代」(in this generation, SN)，或「在這一群」(in this population, AN)。按：「世代」(pajā)，水野弘元《巴利語辭典》作「人人」。

「異(SA/AA)」，南傳作「某位」(aññataro，為「異」(añña)的「比較級」，另譯為「隨一；兩者之一」)，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某位」(a certain)。如「異比丘」即「某位比丘」；「異婆羅門」即「某位婆羅門」。

「稽首禮足；稽首佛足；稽首禮；稽首作禮；頭面禮足；禮足；接足禮；頂禮佛足；頂禮；頭面作禮；頭面禮世尊足；禮世尊足」，南傳作(i)「身體伏在地上之禮」(nipaccakāram，逐字譯為「倒禮(五體投地)+行為」或「跪拜+行為」)，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尊敬；敬意」(honour)。(ii)「以頭落在世尊的腳上後」(bhagavato pādesu sirasā nipatitv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以他的頭拜倒在幸福者的腳上」(prostrated himself with his head at the Blessed One's feet)。(iii)「以頭禮拜世尊的足」(bhagavato pāde sirasā vanda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以頭在幸福者的腳上表示敬意」(pays homage with his head at the Blessed One's feet)。按：梵語作「五體投地」(pañca-maṇḍala-namaskāreṇa van-date)。

「善男子；族姓子；族姓男」，南傳作「善男子」(kulaputtassa, kolaputti，另譯為「良家子、族姓子、族姓男」)，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族人」(clansmen)。按：通常這是指來自大姓人家之男子。

「現法；見法；現世」，南傳作「在當生中；當生」(diṭṭheva dhamme，逐字譯為「見-法」，直接意思為「在被看見的法上」)，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就在這一生」(in this very life)。

(1)「汝當諦聽；汝等諦聽；諦聽」，南傳作「你們要聽」(suṇāth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聽！」(listen)。

(2)「善思；善思念之」，南傳作「你們要好好作意」(sādhukam manasi karotha，逐字譯為「善的(十分的)-意-你們作」)，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仔細地注意」(attend closely)。按：「作意」(manasikaroti)為「意」與「作」的複合詞，可以是「注意」，也可以有「思惟」的意思。

「善哉」，南傳作「好；那就好了；那是好的」(sādhu，感嘆詞)，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好」(good)，或「那就好了！」(it would be good)，或「那是好的」(it is good)。

「大德！」(bhante，呼格)，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值得尊敬的尊長」(venerable sir)。按：這是對戒臘較高者的稱呼。

「問訊」，南傳作「問訊，接著.....」(abhvādetvā，連續體，原形abhvādeti，另譯為「敬禮；禮拜」)，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對.....表示敬意；行屬臣的禮儀」(pay homage to)。

「右繞(SA/AA)」，南傳作「作右繞，接著.....」(padakkhiṇam katv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保持他在他的右邊」(keeping him on his right)。按：此即佛陀時代印度表示尊敬的「右繞禮」，依順時針方向保持受禮者在自己右邊繞三圈。相反的，「作左繞」(apasabyato karoti, apabyāmato karoti)則表示輕侮。

「信家非家出家/正信非家出家(SA)；至信捨家無家(MA)；平等信出家(DA)；信家非家捨家出家(AA)」，南傳作「從信出家，從在家成為無家者」(saddhā agārasmā anagāriyam pabbajit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他出於信仰，從有家生活外出(出家)進入無家者」(who have gone forth from the household life into homelessness out of faith, who has gone forth out of faith from the household life into homelessness)。

(1)「波旬」(pāpimato)，為魔王的名字，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魔王」(the Evil One)。

(2)「對他來說被魔之捕網緊綁」(paṭimukkassa mārapās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魔的陷阱已對他栓緊」(Māra's snare has been fastened to him)。《顯揚真義》說「以他的脖子被魔的陷阱緊綁、導入」(assa gīvāya mārapāso paṭimukko pavesito, SN.35.114)，《勝義燈》說「.....或者，對他緊綁的會是魔的陷阱」(...Atha vā paṭimukko assa bhavayya mārapāso, It.68)。

「以義饒益(SA)；得義饒益/利義饒益(MA)」，南傳作「具利益的」(atthasaṃhit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有益的」(beneficial)。「饒益」：令人受益(《漢語詞典》)。

「長夜」，南傳作「長久」(dīgharattam，另譯為「長時間」)，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長時間」(a long time)。按：「ratta」或作「rattā」，有「染色；染著」、「紅的」、「夜間」(一般慣用「ratti」)、「時間」諸多意思。

「斷諸結/轉去諸結/去諸結(SA)；諸結已解(MA)；諸結便盡/諸結已盡/諸結已除/除此諸結/滅此諸結(AA)」，南傳作「破壞結」(vivattayi samyojan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切斷拘束」(severed the fetters)。按：「破壞」(vivattayi，動詞過去式)，另譯為「還轉；(輪迴的)還滅」，故北傳有些經文之「斷諸結」也譯作「轉去諸結」。

「無間等(SA)；得道跡(AA)」，南傳作「現觀」(abhisamayo名詞, abhisameti動詞)，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突破」(breakthrough, SN)，或「穿透；洞察」(penetration/penetrating, MN/AN)。按：「現觀」，經文中都用於證初果或阿羅漢果時的場合。

「究竟苦邊/作苦邊(SA)；得苦際/得苦邊(MA)；盡苦際(DA/AA)；盡苦原際(AA)」，南傳作「得到苦的結束」(antamakāsi dukkhassā, dukkhassantakiriyam, dukkhassa karonti antam，逐字譯為「邊+作-苦，苦+邊+作，苦+作+邊」)，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得到苦的結束」(he has made an end to suffering)。附：「得到苦的完全結束」(sammā dukkhassa antakiriyāya)，逐字譯為「正-苦-邊+作」。

「一切諸行空寂(SA)；諸行寂靜/行盡/諸行悉休息止(AA)」，南傳作「一切行的止」(sabbasaṅkhārasamathe)，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所有形成物的靜止」(the stilling of all formations)。按：《顯揚真義》以「就是一切的熄滅(涅槃)」(sabbam nibbānameva, SN.6.1)解說。「止」(samatha)，另音譯為「舍摩他；奢摩他」。

「法眼/導(SA)；法之導(GA)」，南傳作「以世尊為導引」(bhagavamnettik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被幸福者導引」(guided by the Blessed One)。按：「導引」(nettika)，另譯為「作為導引的；當作眼睛的」。

「持；受持」，南傳作(i)「憶持」(dhāre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記得」(remember)。(ii)「受持」(samādiyati, samādāna, samādāya，另譯為「取；受」)，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承擔」(undertaken)。按：名詞「dhāraṇa」水野弘元《巴利語辭典》也譯作「受持；憶持」。

(1)「法、次法向/向法、次法/行隨順法(SA)；所行次第不越限度(GA)；向法、次法/趣法、向法/順法、次法(MA)；法法成就(DA)；法法相明(AA)」，南傳作「法、隨法行的(者)」(dhammānudhammappaṭipanno，另譯為「法、隨法之行道；法、隨法之實踐」)，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依照法實行者」(who is practis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hamma)。按：《破斥猶豫》以「法的隨法能相應的道跡」(dhammassa anudhammam anucchavikampatipadām, MN.75)解說「法隨法」。《小義釋》說，四念住.....八支聖道被稱為法；完成戒的、守護根門的、飲食知量的、專修清醒的、念與正知，這些被稱為隨法。

(2)「隨順法；次法」，南傳作「隨法」(anudhammo，另譯為「如法；依照法；符合法」)，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依照法」(in accordance with the Dhamma, accords with the Dhamma)。

(1)「觀察/觀(SA)」，南傳作「隨觀」(anupassī, anupassino，逐字譯為「隨+看」，另譯為「觀察」，形容詞轉現在分詞)，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凝視；熟視；注視」(contemplating)。

(2)「觀無常/觀無常(SA)」，南傳作「隨觀無常」(aniccānupassī)，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凝視無常」(contemplating impermanence)。按：《清淨道論》說，無常指五蘊，為什麼呢？生起、消散、變異性(Uppādavayaññathattabhāvā)，.....隨觀無常指具備那種隨觀者(tāya anupassanāya samannāgato, 8.236)。

(1)「長者；居士」，南傳作(i)「經營錢莊的屋主」(setṭhi gahapa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金融業屋主；財物官屋主」(a financier householder)，並解說「setṭhi」是指北印度大城市中有錢的放貸款的人，一開始是公會會長(guild masters)，隨時間的演變，形成私人銀行功能，並在政治上扮演決定性角色，「給孤獨(那邠祁)」就被稱為「setṭhi」。(ii)「屋主」(gahapati，另譯為「家主、居士」)，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房子的所有權人；屋主；戶長」(householder)。

(2)「長者眾(SA/AA)；居士眾(GA/MA/DA/AA)」，南傳作「屋主眾」(gahapatiparis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屋主團體」(assembly of householders)。

(1)「遊行」(cārikam，另譯為「旅行；徘徊」)，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旅程中；在遊歷中」(on tour)。

(2)「次第進行遊行」(anupubbena cārikam caramāno，逐字譯為「次第地-遊行-去(行去)」)，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逐步遊走；遊走在旅程中」(wandering by stages; wandering on tour)。

「遠塵、離垢得法眼淨(SA)；遠塵、離垢諸法法眼生(MA/DA)；諸塵垢盡得法眼淨(AA)」，南傳作「遠塵、離垢之法眼」(virajam vītamalaṁ dhammacakkhu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屬於正法，無塵、無瑕的眼光」(the dust-free, stainless vision of the Dhamma)。由南傳的經文來看，漢譯「法眼淨」的「淨」，是「遠塵、離垢」的同義詞。「法眼淨」的具體內容，SN.35.74等均作「凡任何集法都是滅法」，AA.38.7的「諸可習法盡是滅法」與之相當。「法眼淨」在經文中都用於證初果者。

「見法、得法、知法、入法/見法、得法、知法、起法/見法、得法、覺法/見法、得法，入法、解法(SA)；見法、證法(GA)；見法、得法，覺白淨法(MA)；見法、得法/見法(DA)；已得法、見法、分別其法/得法、見法(AA)」，南傳作「已見法、已獲得法、已知法、已深入法」(diṭṭhadhammo pāttadhammo vidiṭadhammo pariyoḡālhadhamm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成為已見法、已到達法、已理解法、已徹底明白法者」(became one who had seen the Dhamma, attained the Dhamma, understood the Dhamma, fathomed the Dhamma, AN.8.12)，並解說「這一連串分詞」是對證得「法眼」(dhammacakkhu)者的標準形容，而這個法即是證初果者所見的緣起(SN.12.33)，或四聖諦(MN.56)。

「盡壽歸依/盡形壽歸依(SA)；終身自歸(MA)」，南傳作「終生歸依」(pāṇupetam saraṇam gatan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前往終生依靠」(who has gone to refuge for life)。「盡形壽」另作「盡其形壽；盡形」，「終生」的意思。

「歸依僧(SA/DA)；自歸於比丘眾(SA)；歸比丘眾(MA)；歸比丘僧(SA/MA)；歸依僧寶/自歸眾/自歸命聖眾(AA)」，南傳作「歸依比丘僧團」(saraṇam gacchāmi...bhikkhusaṅghañc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我前往依靠僧團」(I go for refuge to saṅgha)。「僧；眾」實為「僧伽」(saṅgha)的簡略，意譯為「眾；和合眾」，指的是「團體」，而非任何「個人」。

「具足住(SA)；成就遊(MA)；自娛樂/自遊化(DA/AA)；自遊戲/得娛樂/自遊樂(AA)」，南傳作「進入後住於」(upasampajja viharanti，逐字譯為「具足住」)，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進入及住在」(enter and dwell in)。

(1)「集(SA/DA)；習(SA/MA)；習/習起(AA)」，南傳作「集；集起」(samudayañ，動詞samudaya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起源，起來；出現」(origin, origination/動詞originate, arising)。

(2)「集法(SA)；習法/有習之法(AA)」，南傳作「集法」(samudayadhamm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屬於有起源者」(subject to origination)，或「起源性質」(the nature of origination, SN.47.40)。這裡的「法」不是指「正法」。

(1)「滅；盡(SA/DA/AA)；滅盡(AA)」，南傳作「滅」(nirodhañ)，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停止」(cessation)。

(2)「滅法(SA/MA/DA)；盡法/磨滅[法](AA)」，南傳作「滅法」(nirodhadhammañ)，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屬於停止者」(subject to cessation)。這裡的「法」不是指「正法」。

(1)「滅道跡(SA)；滅道(MA)；出要/盡道(DA)」，南傳作「導向滅道跡」(nirodhagāminīñ patipadāñ)，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導向其停止的路」(the way leading to its cessation)。

(2)「道」(magg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路徑」(the path)。

「變易法(SA)；變易之法(MA)」，南傳作「變易法/變易法的狀態」(vipariñāmadhammañ/vipariñāmadhammat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屬於會改變的」(subject to change)，此處的「法」(dhamma)，不是指「正法」。

「自覺涅槃/自得涅槃(SA)；獨到涅槃(DA)」，南傳作「就自己證涅槃」(paccattaññeva parinibbāya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自己到達涅槃」(personally attains nibbāna)。按：「就自己」(paccattaññeva)，另作「各自的，分開的」，《顯揚真義》等以「就自己」(sayameva attanāva, SN.12.51/DN.1)，「非以其他的勢力」(na aññassa ānubhāvena, SN.12.51)解說，今準此譯，「證涅槃」(parinibbāyati，動詞)，音譯為「般涅槃」，另譯為「完成；圓寂；被遍熄滅(消盡、消失)；變遍寂靜(寂滅)」。

(1)「般涅槃；得涅槃(GA)；般泥洹(DA)」，南傳作「般涅槃」(parinibbānam，名詞，另譯為「圓寂；完全涅槃；遍涅槃」)，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最後的涅槃」(final nibbāna)。

(2)「般涅槃；入涅槃(GA)」(parinibbāyi, parinibbāti，動詞)，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達到最後的涅槃」(attained final nibbāna)。

「心、意、識」(cittam itipi, mano itipi, viññāṇam itip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心』與『心理』與『識』」('mind' and 'mentality' and 'consciousness')。按：《顯揚真義》說，這三者「全都名為意處」(sabbam manāyatanasasseva nāmam)，但長老認為在尼科耶(nikāya)中通常有顯著的不同使用，如「識」用於「眼識」等六識，以及從此生流轉到來生相續的潛流(underlying stream)；「意」用於「身口意」三行，以及認識「法」(心理現象，mental phenomena)的意根；心是經驗的中心(the center of personal experience)，為心思、意志、情感的主體(as the subject of thought, volition and emotion)，是這個心需要被了解、修練與解脫的(it is citta that needs to be understood, trained and liberated)。

「愚癡無聞凡夫/愚夫(SA)；凡夫愚人(MA)；愚癡凡夫(AA)」，南傳作「未聽聞的一般人」(assutavā puthujjano，可逐字譯為「無聞-凡夫」)，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未受教導的俗人」(the uninstructed worldling)。

「成正覺/成佛(SA)；覺(MA)；成佛道/成正覺(AA)」，南傳作「(已)現正覺」(abhisambuddh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完全開化」(fully enlightened)，或「醒悟」(awakened)。按：這是「對；向」(abhi)與「正覺」(sambuddha)的複合詞，表示「正覺的體證」。

「真人法(MA)；善知識法(AA)」，南傳作「善人法」(sappurisadhamme)，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上等人的法」(superior persons' Dhamma, SN.22.43)，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真人的品格」(the character of a true man, MN.113)。「善人」(sappurisa)，逐字譯為「善-男子」，另譯為「善士；正士」。「非善人」，《破斥猶豫》以「惡人」(pāpapuriso, MN.110)解說。

(1)「離欲(SA)」，南傳作「離貪；褪去」(virāg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冷靜」(dispassion)，或「褪去」(fading away)。按：virāga，vi-為接頭詞，「離；別；異；反」的意思，rāga有兩個意思：一為「貪瞋癡」的「貪」，二為「色彩」，所以virāga可以解讀為「離貪」，也可解讀為如色彩的「褪去」。在「厭者離染」的場合，《破斥猶豫》以「這裡，離貪為[聖]道」(ettha virāgoti maggo)解說；「經由離貪而解脫」則以「由離貪的[聖]道而說解脫果」(ettha virāgena maggena vimuccatīti phalam kathitam, MN.22)解說。

(2)「不離貪」(avirājay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對之不成為冷靜」(without becoming dispassionate towards it)。按：《顯揚真義》以「不離去」(avigacchāpento, SN.35.26)解說。

「六觸入處(SA)；六更觸/六更觸處/六觸處/六更樂處(MA)；六細滑更樂入(AA)」，南傳作「六觸處」(channam phassāyatanān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六個適於觸的基地」(the six bases for contact)。按：「處」(āyatana)，另譯為「入處」，這裡的「觸處」指的就是(適合)生起「觸」(phassa)的「六處」(saḷāyatana)，也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AN.3.62就說是「眼觸處、耳觸處、……意觸處」這六個，《吉祥悅意》亦然(cakkhuphassāyatanam, sotaphassāyatanam,manophassāyatananti imāni cha, DN.1)。

「外道出家(SA)；異學(MA)；外道異眾/外道異學/異眾(DA)；外道/外道異學(AA)」，南傳作「其他外道遊行者」(aññatitthiyā paribbājak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其它教派流浪

者」(wanderers of other sects)。按：「外道」(titthiyā，另譯為「外學；異學；外教徒」)，「遊行者」(paribbājakā，另譯為「遍歷者；普行者；流浪者；梵志」)，指的就是「出家人」。

「瞿曇」，南傳作「喬達摩」(gotama, go-tam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照錄原文。按：「喬達摩」字面意思是「黑(tama)牛(go)」，為釋迦牟尼佛、尊者阿難家族的姓。

「善義(SA)；其義深遠/句義微妙滿足(GA)；有義(MA/AA)；義具足/義清淨/義深奧/義諦誠(DA)；義理深邃(AA)」，南傳作「意義正確」(sāttham，逐字譯為「有+義」)，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具正確意義」(with the right meaning)。按：「義」(attham)即「意義；道理」。

(1)「善味/善句味(SA)；其語巧妙(GA)；有文(MA)；味具足/味清淨/味深奧/味諦誠(DA)；有味(AA)」，南傳作「辭句正確」(sabyañjanam，逐字譯為「有+文/辭句」)，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具正確詞句」(with the right phrasing)。按：「句味/味」即「辭句；文」(byañjana)的另譯。

(2)「異句、異味(SA)；異文、異句(MA)」，南傳作「以各種語詞、各種法門」(aññamaññehi padehi aññamaññehi pariyāyeh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以種種詞與以種種方法」(with various terms and with various methods)。

「苦聚(SA)；苦陰(MA/DA)；苦盛陰(AA)」，南傳作「苦蘊」(dukkhakkhandhass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苦團」(mass of suffering)。這是「苦」(dukkha)與「蘊」(khandha)的複合詞，「蘊」(khandha)在漢譯的經文中也譯為「陰」(如「五陰、五蘊」)，或音譯為「犍度」，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聚集；集合」(aggregate)，或「一團；龐大」(mass)。

「知時(SA/MA)；宜知是時/知是時(GA/DA/AA)；今正是時(DA/AA)」，南傳作「你考量的時間」(kālam maññasī，古譯為「知是時；宜知是時；知時」)，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你請便；你可以你自己的方便走」(you may go at your own convenience)，並解說這是表示離開的定型句，此處的翻譯，為適合上下文略作變更(I have varied the rendering slightly to fit the context. SN.11.18)。

「隨喜」(anumodati，另譯為「歡喜；感謝」，動詞)，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歡喜」(rejoiced)。

「示、教、照、喜(SA)；示、教、利、喜(SA/GA/DA/AA)」，南傳作「開示、勸導、鼓勵.....，使之歡喜」(sandasseti samādapeti samuttejeti sampahamse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教導、鼓勵、啟發、使喜悅」(instructed, encouraged, inspired, and gladdened. AN)。玄奘法師譯作「示現、教導、讚勵、慶喜」。

「乞食；分衛(AA)」，南傳作「為了托鉢」(pindāy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為了施捨；為了捐獻」(for alms)。按：piṇḍāya原意為「為了團食(被握成一團的食物)」，但為了淡化乞討意味而轉譯為「為了托鉢」。

「安陀林(SA)；得眼林(GA)；畫闔園(AA)」，南傳作「盲者的樹林」(andhavan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盲人男子的樹林」(the Blind Men's Grove)。按：《顯揚真義》說，有

位名叫yasodhara的說法聖人(dhammadbhāṇakassa ariyapuggalassa)為了修建迦葉遍正覺者的塔廟，勸發財物後到此，眼睛[被五百位盜賊]毀壞。就在那裡，那五百位盜賊眼睛達到破壞(akkhibhedappattehi)而住下來，此後[該]樹林被稱為「盲者的樹林」，它在舍衛城南邊1伽浮他遠(gāvutamatte≈1/4由旬≈3.5公里)處，有國王的守衛保護，想要獨居的比丘、比丘尼前往那裡，因此，這是欲求身遠離者(kāyavivekatthī)前往的樹林([SN.5.1](#))。

「無明觸」(avijjāsamphass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無明-接觸」(ignorance-contact)。按：這是指受無明支配的觸，反之，就是「明觸」。

(1)「有為；有為法；壞有([SA.64](#))」，南傳作「有為(的)」(saṅkhat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有條件的；為條件所支配的」(conditioned)。按：《顯揚真義》以「以緣會合後所作的」(paccayehi samāgantvā kataṁ, [SN.12.20](#))解說。

(2)「無為；無為法」，南傳作「無為(的)」(asaṅkhatam), 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無條件的」(the unconditioned)。按：「無條件的」顯然指「無產生來生」的條件，亦即涅槃，《顯揚真義》以「不被做的；不造作的」(akataṁ, [SN.43.1](#))解說。

(3)「無為處(SA/AA)；泥洹(DA/AA)；無為之處/無為之境/無為之地/泥曰(AA)」，為「涅槃」(nibbāna)的另譯。另外，「寂滅、寂靜、清涼、無極、無為、滅界、息跡滅度」皆為其同義詞。

「晡時(SA/MA)；下晡/晡(MA)」，南傳作「在傍晚時」(sāyanhasamayaṁ, sāyañhasamayaṁ，另譯為「晡時；黃昏時」)，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黃昏」(in the evening)。按：「晡」是指午後三點到五點，即「申時」。

「獨靜禪思/禪思(SA)；獨坐/獨坐思惟(GA)；宴坐/燕坐(MA)；三昧思惟/禪靜(DA)；禪思(AA)」，南傳作「獨坐」(paṭisallāṇa, 已獨坐-paṭisallīna，另譯為「宴坐、宴默、燕坐、禪思」)，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隱遁」(seclusion)。按：《顯揚真義》以「隱遁、成為單獨」(nilīnassa ekībhūtassa, [SN.3.4](#))，《破斥猶豫》以「心從色等行境(rūpādīgocarato)撤去後退縮(paṭisam̄haritvā līno)」，因喜樂禪定之實行而(jhānaratisevanavasena)到達獨處(ekībhāvam gato, [MN.78](#))」，《吉祥悅意》以「從種種所緣行(nānārammaṇacārato)返回後隱退、隱遁(paṭikkamma sallīno nilīno)」，走進獨處後在單一所緣中經驗禪定的喜樂(jhānaratiṁ, [DN.6](#))」，《滿足希求》以「隱遁、獨處」(nilīyanassa ekībhāvassa, [AN.7.68](#))解說。

(1)「有身(SA)；自己有/自身(MA)」，南傳作「有身」(sakkāya)，另譯為「己身；常住身」，音譯為「薩迦耶」。

(2)「身見(SA/MA/DA)；自身見(MA)；身邪(AA)」，南傳作「有身見」(sakkāyadiṭṭhi，簡為「身見」，音譯為「薩迦耶見」)，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辨識(我的)見解」(identity view)。「有身見」，[SA.57](#)、[SA.109](#)等列二十種。

(1)「修習」(bhāveti，原意為「使有；使存在」，名詞bhāvan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開發；發展」(develops, 名詞development)，或「默想的開發；禪修」(meditative development, [AN.8.36](#))。按：《顯揚真義》等以「使增大(vaddheta-培育)，使自己的心擴大(cittasantāne)一再生

起，使生起(abhinibbateti, SN.3.18/MN.2)」，《滿足希求》以「使生起，使增大」(uppādeti vaḍḍheti, AN.1.54)解說。

(2)「修斷」，南傳作「修習的勤奮」(bhāvanāppadhān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以開發而努力」(Striving by development)。

(3)「修力(SA)」，南傳作「修習力」(bhāvanābal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開發的力量」(the power of development)。

「多修習(SA/MA)；多修習行(DA)；廣布(AA)」，南傳作「多修習」(bahulīkaroti，逐字譯為「多+作」，名詞bahulikamma, bahulikarana, bahulikār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鍛鍊」(cultivates)。按：《顯揚真義》等以「被一再作的」(punappunam katā, SN.51.10/DN.16/AN.1.608)解說。

(1)「當來有愛(SA)；當來有樂欲/未來有愛/此愛當受未來有(MA)」，南傳作「導致再有的渴愛」(taṇhāya ponabbhavikāy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導向重新存在的渴愛」(craving which leads to renewed existence)。

(2)「貪喜俱(SA)；喜欲共俱/與喜欲俱(MA)」，南傳作「伴隨歡喜與貪」(nandirāgasahagatā, nandīrāgasahagatā，逐字譯為「喜+貪+共行」)，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由歡樂與慾望陪同」(accompanied by delight and lust)。

(3)「彼彼樂著(SA)；共俱求彼彼有/愛樂彼彼有起/願彼彼有(MA)」，南傳作「到處歡喜」(tatratrābhinandinī，逐字譯為「彼+彼+歡喜(尋歡)」)，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到處尋歡樂」(seeking delight here and there)。按：《顯揚真義》以「再有生起的」(punabbhavanibbattikā)解說「導致再有的」，以「達到一起一致的」(saha ekattameva gatā)解說「伴隨」，以「在再生處或色等所緣處」(upapattiṭṭhāne vā rūpādīsu vā ārammaṇesu, SN.22.22)，《吉祥悅意》則以「個人(自體)」(attabhāvo, DN.22)解說「到處」。

「慰勞(SA)；慶慰(MA)」，南傳作「歡迎與寒暄後」(sammodanīyam katham sāraṇīyam vītisāretvā，逐字譯為「寒暄-談論-禮貌(熱誠)-交換」)，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當他們結束致意與熱誠的交談後」(when they had concluded their greetings and cordial talk)。

「優婆塞(SA/MA/DA)；優婆塞/清信士(AA)」，南傳作「優婆塞」(upāsak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男性俗人信奉者」(male lay follower)，也就是「男性在家佛弟子」。

「優婆夷(SA/DA)；優婆夷/優婆私(MA)；優婆夷/優婆斯/清信女(AA)」，南傳作「優婆夷」(upāsik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女性俗人信奉者」(female lay follower)，也就是「女性在家佛弟子」。

「師長/師/阿闍梨/阿梨(SA)；阿闍梨(GA)；師(MA/AA)；師長(DA)」，南傳作「老師」(ācariya，另譯為「軌範師」)，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老師」(teacher)。

「福田」(puññakkhetta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功績田地」(field of merit)。按：此即指被供養者，如植福的田地，《滿足希求》以「福的生長處」(puññaviruhanaṭṭhānam, AN.3.97)解說。

「年少婆羅門(SA)；摩納(GA/MA/DA/AA)；摩納磨(MA)」，南傳作「學生婆羅門」(māṇava，另譯為「學童；青年；年輕婆羅門」)，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青年；少年」(youth)。按：「摩納磨；摩納」顯為māṇava的音譯。

(1)「居士」，南傳作「屋主」(gahapati，另譯為「家主、居士」)，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房子的所有權人；屋主；戶長」(householder)。

(2)「屋主婦」(gahapatānī)，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主婦」(housewife)。

「盜；不與取；偷盜(SA)；盜竊(DA)；盜劫(AA)」，南傳作「未給予而取」(adinnādānā，另譯為「不與取；偷盜」)，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偷竊，抄襲」(stealing)，或「拿沒被給者」(taking what is not given)。

「姪/邪姪/邪淫/他姪(SA)；邪淫(MA)；淫/淫亂/邪淫/淫逸(DA)；淫泆(AA)」，南傳作「邪淫」(kāmesumicchācārā，逐字譯為「欲-邪(錯誤)-行」)，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性行為不檢(通姦)」(sexual misconduct, SN/AN/D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在感官快樂上的行為不檢」(misconduct in sensual pleasures, MN)。

「妄語(SA/DA/AA)；妄言(MA)；虛妄語(AA)」，南傳作「妄語」(musāvādā，另譯為「虛誑語；謊言」)，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不誠實的語言」(false speech)。

「穀酒、果酒、酒放逸處」(surāmerayamajjapamādaṭṭhān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果酒，酒精飲料與懈怠基礎的致醉品」(wines, liquors and intoxicants which are a basis for negligence)。

「和尚(SA)；和上(GA)」，南傳作「和尚」(upajjhā，義譯為「親教師」)，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指導老師」(preceptor)。

「苦界」(apāyā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不幸之處」(the plane of misery)。

(1)「惡趣；惡道；惡處/不善處(MA)」，南傳作「惡趣」(duggatī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壞的目的地」(the bad destinations)。按：「趣」(gatīm)即「去處；往生處」，地獄、餓鬼、畜生界被稱為「三惡趣；三塗」。

(2)「墮惡趣(AA)」，南傳作「落入惡趣」(gacchanti duggatīm, It.)。「落入」(gacchanti)，另譯作「去；行；走；走到」。

「下界」(vinipātam，另譯為「墮處；惡處；險難處；惡趣；地獄；受苦的地方」)，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下面的世界」(the nether world, the lower world)。按：在七識住的場合，《滿足希求》等說，這是指脫離苦界狀態的四類夜叉：uttaramātā, piyaṅkaramātā, phussamittā, dhammadguttāti，以及其他有宮殿的惡鬼(aññe ca vemānikā petā, DN.15/AN.7.44)。

「善趣；善處」，南傳作「善趣」(sugati, suggatī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好的到達地」(good destination)。按：人界、天界被稱為「善趣」。

「大果、大福利(SA)；大福祐、大果報/大福、大果/大利、大果(MA)；大果、大福、大利(AA)」，南傳作「大果、大效益」(mahapphalā mahānisamṣā，另譯為「大果、大功德」)，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大成果與利益」(great fruit and benefit)。按：「效益」(ānisamṣa)，另譯為「功德；利益；勝利；利潤；功績；好的結果；受益」。

「正思惟/思惟/內正思惟(SA)；正思惟/善思惟(MA)；內自思惟(MA/DA/AA)；專意/思惟(AA)」，南傳作「如理作意」(yonisomanasikāra，古德也譯作「如理思惟」)，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周密的注意」(careful attention)。按：「如理」(yoniso)是「從起源；從根源」的意思，《滿足希求》說，以無常為無常等的引導(nayena)，被稱為有方法的作意(upāyamanasikārassa, AN.1.16)，「思惟；作意」(manasikāra)為「在意(心)上」與「行為；所作」的複合詞，可以是「注意」，也可以有「思惟」的意思。在玄奘法師的譯經中，同一經可以見到如理作意與如理思惟同時出現的情形。而「八正道」中的「正思惟」(sammāsaṅkappa，另譯為「正志」)，與此處的「正思惟」原文不同，含意也不同。《集異門足論》說：「云何如理作意？答：於耳所聞、耳識所了無倒法義，耳識所引令心專注，隨攝、等攝，作意、發意，審正思惟，心警覺性，如是名為如理作意。」《品類足論》說：「作意云何？謂：心警覺性。」《薩婆多宗五事論》說：「云何作意？謂：心所轉。」《俱舍論》說：「作意，謂：能令心警覺。」

「如如來說/如說說/如佛所說(SA)；說法如法/說如法(MA)；為法語(DA)」，南傳作「會是世尊的所說之說者」(vuttavādī ceva bhagavato assa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我按幸福者所說的陳述」(I am to state what has been said by the Blessed One, SN)。

「剝利」，南傳作「剝帝利」(khattiya，音譯，義譯為「王族」)，印度四種階級之一，其它為婆羅門(brāhmaṇa，祭司)、毘舍(vessa，平民)、首陀羅(suddha，奴隸)。

「聲聞」，南傳作「弟子」(sāvako，古譯為「聲聞」)，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弟子；門徒」(disciple)。

(1)「欲欲(SA)；貪欲(SA/DA/AA)」，南傳作「欲的意欲」(kāmacchand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感官的想要；肉慾的想要」(sensual desire)。按：《菩提道次第廣論》卷二「貪慾等蓋」藏文的「貪慾」的對應梵文是kāmacchanda，與《佛光大辭典》作「貪欲蓋」梵語rāga-āvaraṇa(P.4794-2)的rāga不同。

(2)「欲迷」(kāmamucch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感官的沈溺」(sensual infatuation)。

「斷斷(SA)」，南傳作「捨斷的勤奮」(pahānappadadhān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以捨棄而努力」(striving by abandonment)。按：《吉祥悅意》等解說為「捨斷欲尋等所生起的活力」(kāmavitakkādayo pajahantassa uppānavīriyam, DN.34/AN.4.14)。

「栴陀羅(SA)；旃陀羅(MA/AA)；真陀羅(GA/DA)」，南傳作「旃陀羅」(caṇḍāla)，印順法師《以佛法研究佛法》說，這是地位低的賤民(p.55)。

「為哀愍故(SA)；以憐愍故(GA)；慈哀愍念/為慈愍故(MA)」，南傳作「出自憐愍」(anukampam upādāy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由於憐憫；由於同情」(out of compassion)。

「羅剎」(rakkhasaṃ)，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魔鬼」(demons)，《中華佛教百科全書》說，這是食人肉的惡鬼(p.5857)。

「甘露」，南傳作(i)「不死」(amata，另譯為「甘露；涅槃」)，菩提比丘長老英譯作「不死」(deathless)，或「神的食物」(ambrosia)。按：要達到「不死」，只能「(再)生」，也就是「不生則不死」的解脫。(ii)「蜜；蜂蜜」(madhu)，菩提比丘長老英譯作「蜂蜜；甘美物」(Honey)。

(1)「受具足(SA/MA)；受於具足(MA)；受具足戒(DA/AA)」，南傳作「受具足戒；已受具足戒的」(upasampann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已受戒者」(who has been ordained)。

(2)「得到受具足戒」(alattha upasampadamaṇ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領受更高的授任」(received the higher ordination)。

(3)「使受具足戒」(upasampādeti，使役動詞)，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給予完全的授任」(give full ordination)。

(1)「寂默(SA)；牟尼(MA)」，南傳作「牟那」(mona，另譯為「牟尼；沈默；智慧」)，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賢能狀態」(sagehood, S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沈默」(the silence, MN)。按：《顯揚真義》說，這是指四道智(catumaggañāṇaṃ)，知四諦法(catusaccadhamme jānatīti, SN.1.9)之意，《破斥猶豫》以「智」(ñāṇa, MN.56)解說。

(2)「牟尼」(muni，另譯為「寂然；默者；賢人」)，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賢能者；賢明者」(a sage)。按：《顯揚真義》以「具備智慧法(monadhammena, SN.7.9)者」，《破斥猶豫》以「具備阿羅漢智之牟尼位(arahattañāṇamoneyyena, MN.91)」，《滿足希求》以「具備牟尼位(moneyyena)的煩惱已盡牟尼(khīṇāsavavamuni, AN.3.59)」解說。

「夜叉/悅叉(SA/DA)；鬼天(MA)；閱叉(AA)」，南傳作「夜叉」(yakkh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幽靈」(spirit)。

「次第乞食(SA/MA)；次行乞食(SA/GA)；次第乞食/家家乞食(AA)」，南傳作「為了托鉢次第而行」(sapadānam piṇḍāya caramān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走在不間斷的施捨路線」(walking on continuous alms round)。按：佛制比丘、比丘尼托鉢的時候，要一家接著一家依序(次第)進行，不能挑貧富，不能依自己的好惡跳過某家。

「住於天住/入晝正受(SA)；晝行(MA)」，南傳作「為了白天的住處」(divāvihārāya，另譯為「晝住」)，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為了白天的滯留」(for the day's abiding, SN/MN)，或「為了渡過白天」(to pass the day, A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為了他的中午休息」(for his midday rest)。按：《破斥猶豫》以「為了白天的獨坐」(divā paṭisallānatthāya, MN.18)解說。另：「已進入白天的住處」(divāvihāragato)。

(1)「正受」，南傳作「等至」(samāpatti，名詞，另譯為「達到；定；入定」，音譯為「三摩鉢底」)，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達成；成就」(the attainment)，或「進入」(entering upon)，或「獲得」(the acquisition)。按：《顯揚真義》以「到達(進入；入定)、自性的獲得、生起之義」(samāpajjanāya sabhāvapatiṭilābhāya, uppattiyāti attho, SN.45.1)解說。另外，「九等至」則指四禪+四無色定+想受滅。

(2)「對不善法等至的」(akusalānam dhammānam samāpattiy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進入有害的狀態」(in the entry upon unwholesome states, SN)，或「獲得有害的性質」(acquiring unwholesome qualities, A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從事有害的行為」(engaging in unwholesome deeds, MN)。

「非人」(Amanussā, amānusam), 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非人類的生命」(Nonhuman beings)。

「龍象；龍」(nāga)，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偉大的生物」(great beings, M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公象」(bull elephant, SN/AN)，或照錄原文，並解說此字解為na+āgum(無+罪惡)，指佛陀，如SN.8.8(AN.6.43, Note.1317)。

(1)「善來」，南傳作「歡迎」(svāgatam，逐字譯為「善+來」)，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歡迎」(Welcome)。

(2)「請你來；來！」(ehi，古譯也作「善來」，別譯雜阿含經作「汝善來！」)，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來！」(Come)。按：「善來！比丘！」的「善來」，即用這個字。

「三明達(SA/DA)；三明(GA)；三達(MA)；三達智/三達明(AA)」，南傳作「三明」(tisso vijjā, Tevijj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三項真實理解」(three true knowledge)。按：佛法說的「三明」即「宿命明、天眼明、漏盡明」；婆羅門說的「三明」即「七代血統清淨、誦諸經典、容色端正」(SA.886)。

「五下分結(SA/MA)；五下結(DA)；五結(AA)」，南傳作「五下分結」(pañcannam orambhāgiyānam samyojanānam, pañcorambhāgiyāni saññojanān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五種較低拘束」(the five lower fetters)。按：「五下分結」也簡為「下分結」，即「有身見、戒禁取、疑」(三結)加上「欲的意欲(貪)、惡意(瞋)」。而「五上分結」(pañcuddhambhāgiyāni samyojanānam)，AN.10.13作「色貪、無色貪、慢、掉舉、無明」。

(1)「上座(SA)；長老(MA/DA/AA)；上弟子(MA)」，南傳作「上座」(ther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前輩」(elder)。按：律典《毘尼母經》以出家二十年以上者稱為「上座」。

(2)「上座位」(thāvareyya，另譯為「長老地位」)，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資深地位」(longstanding)。

(3)「中年(SA)；中(AA)」，南傳作「中臘」(Majjhim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中間地位」(middle standing)。

(4)「下座(SA)；年少(SA/AA)」，南傳作「最新人；新；新進」(sabbanavako; nav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最後進的比丘；最後進的」(the most junior bhikkhu; junior)。

「說此法時/說是法時(SA)；說此法時(MA/DA/AA)」，南傳作「而當這個解說被說時」(Imasmiñca pana veyyākaraṇasmīṃ bhaññamāne)，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當這個講說被說時」(while this discourse was being spoken)。按：「被說時」(bhaññamāne)，用的是被動動詞的「現在分詞」語態，明確表示是在說法進行當中的情況。

「是否能維持」(kacci yāpanīy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我們希望你好轉」(we hope that you are getting better)，與北傳經文的「身小差」意思相合，但「能維持」(yāpanīyam)，解讀為被動動詞語態，原形「yāpana」，水野弘元《巴利語辭典》解說為「生活；生存；存續；保養」。而「是否」(kacci)，也可作「希望」解讀，但尊重巴利語原經文的編輯者在該句句尾標上問號(當然不必然得如此)，故採用「是否」的意思。而「你是否能忍受」(kacci te...khamanīyam)，原意為「是否能被你容忍」。

「同學(SA/AA)；諸梵行(MA/DA)；諸梵行者(MA/AA)；諸梵行人(DA/AA)」，南傳作「同梵行者」(Sabrahmacārī，另譯為「同修行者」)，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聖潔生活中的同伴」(companions in the holy life)、「在聖潔生活中的兄弟」(brothers in the holy life, SN.22.85)、「僧侶同伴」(fellow monks, AN.6.45)。

「法主(SA/MA)；法所依憑(GA)；世間法主(DA)；法之真主(AA)」，南傳作「法主」(dhammassāmī，另譯為「法的所有者；法的支配者」)，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法主」(the Lord of the Dhamma)。

「拘舍彌國/惣賞彌國/俱啖彌國(SA)；拘舍彌(MA)；拘深城/拘深(AA)」，即「惣賞彌」(kosambi)城，為跋蹉(vamsa)國都城，約在今日安拉阿巴德(Allahabad)西西南45km處(N25.36096°E81.402655°)，AA.31.2說此為「過去四佛所居之處」，佛陀時代「優填王；優填那王」(rājā udono)為其君主，城內有「瞿師羅園；瞿師園」(ghositārāma)，為瞿師羅長者布施給世尊與僧團住的園林。

「無覺少觀定(MA)；無覺有觀三昧(DA)」，南傳作「無尋唯伺定」(avitakkampi vicāramattam samādhiṃ; avitakkavīcāramatto samādhi; avitakko vicāramatto samādhi)，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無應用心思但只持續心思之貫注集中」(concentration without applied thought but with sustained thought only)。按：「唯伺」的「唯」(mattam)，另一個意思即「小量的」，所以「唯伺」也可以是「少觀；少伺」之意，《破斥猶豫》以「在五種定式中的第二禪定」(pañcakanaye dutiyajjhānasamādhiṃ)解說，菩提比丘長老解說，從阿毘達摩所說的五禪支(尋、伺、喜、樂、一心)來看，這屬於那些無法同時做到無尋無伺的第二禪者。

「阿練若/阿蘭若(SA/AA)；無事處(GA)；無事/無事處(MA)」，南傳作「林野」(arañña，另音譯為「阿蘭若」)，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山林；林野」(forest)。按：經律中有時也將住林野者簡稱為「阿練若；阿蘭若」。

「施設(SA)」，南傳作「安立；公告」(paññāpeti, paññapeti, paññatti, paññāpanāya，另譯為「施設；制定；宣說；告知；使知」)，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描述；使之知道」(describe, make

known)。按：漢譯大乘經論也有依梵語prajñapti音譯為「波羅囉提」者，《顯揚真義》以「使知道」(jānāpeti, SN.12.20)，《破斥猶豫》以「使看見、使住立」(dasseti ṭhāpeti, MN.56)解說。

「受(SA/DA)；覺(MA)；痛(AA)」，南傳作「受；感受」(vedan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感受」(feeling)。

「大師」(satthā，原形為satthar)，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你們的老師；我們的老師；老師」(your teacher, our teacher, The teacher)。按：「大師」一詞，在佛陀時代指的是教派的宗師，佛弟子口中的「大師」，就只能是指佛陀。

「若變、若異(SA)；敗壞變易/變易異/變易(MA)；敗壞、遷移不停(AA)」，南傳作「變易、變異」(vipariṇamati aññathā hoti, vipariṇāmaññathābhāv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改變與變更」(change and alters, the change and alteration)。按：「異」(añña)，有「另一個」的意思，SA.205的「異分」或即「變異」之另譯。

(1)「多羅樹」，南傳作「棕櫚樹」(tāla，音譯為「多羅」)，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棕櫚樹」(a palm)。

(2)「如截多羅樹頭/如折多羅樹頭(SA)；譬如多羅樹斬(GA)；猶如多羅樹斷其頭(DA)」，南傳作「【如】已斷根的棕櫚樹」(tālavatthukat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使之像棕櫚樹的殘株」(make like a palm stump)。《顯揚真義》等說，如棕櫚樹的基礎已作的(tālavatthu viya katāni)，又以不生長義(puna aviruhaṇatthena)如頭已切斷的棕櫚樹(matthakacchinnatālo viya, SN.12.55/sīsacchinnatālo, MN.22)，以及如連根被拔起後它的住立處已作的(samūlam tālam uddharitvā tassa patitthitaṭṭhānam viya ca katānīti)，今取連根被拔起之意翻譯。

「由旬(SA/DA/AA)；由延(SA)；拘婁舍(MA)」，南傳作「由旬」(yojan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里格」(leagues)，並解說，3由旬約20英里。水野弘元《巴利語辭典》解說為1由旬約14公里。

「鬱多羅僧(SA)；優哆邏僧/優多羅僧(MA)；鬱多羅僧(MA/DA)」，南傳作「上衣」(uttarāsaṅg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上衣」(upper robe)。

「經行」(caṅkaman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來回走」(walking up and down, walking back and forth)。

「剎利頂生王(SA/MA)；頂生剎利王/剎利以水灑頂/王剎利頂(MA)；剎利水澆頭種(DA)；水灌頭王(AA)」，南傳作「剎帝利灌頂王」(rañño khattiyassa muddhāvasittassa, rājā khattiyo muddhābhisisitto，另譯為「剎利頂生王」)，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頭上洗禮之高貴王」(head-anointed noble king)。

「衣毛皆豎/身毛豎(SA)；心驚毛豎(豎)(SA/AA)；身毛為豎(GA)；舉身毛豎(豎)(MA)；衣毛為豎(DA)」，南傳作「身毛豎立」(lomāni haṭṭhāni, lomahamṣa, lomahaṭṭhajāto，逐字譯為「身

毛-豎立-已生」)，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驚嚇；喪膽」(terrified, SN/A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帶著他的髮端豎立」(with his hair standing on end, MN)。

(1)「食噉含消(MA)；種種甘饍(DA)；種種甘饍飲食(AA)」，南傳作「硬食與軟食」(khādanīyam bhojanīyam，另譯為「嚼食與噉食」)，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各種食物」(food of various; various kinds of food)。

(2)「含消(MA)」，南傳作「軟食」(bhojanīy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餐」(meal)。

「智/知(SA)；斷知(SA/MA)」，南傳作「遍知」(parijānam，現在分詞)，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完全地理解」(fully understanding)。按：《顯揚真義》以「究竟遍知(最終遍知)、超越(渡過/征服)」(accantapariññam, samatikkamanti, SN.22.23)解說。長老說，在經典中，只有解脫阿羅漢才適合說「遍知(parijānāti)」，而只有初果以上的聖者，才適合說「自證；證知(abhijānāti)」(親身體證的知, SN.22.23)。詞態變化：動詞原形parijānāti，形容詞pariñña(遍知的)，過去分詞pariññātam(已遍知)，未來被動分詞pariññeyyam(應能遍知/應該被遍知/所知)。

「磨滅法(SA)；衰法/離散之法(MA)；朽壞法(DA)；盡法(AA)；摩滅法(摩訶僧祇律)」，南傳作「消散法；消散法的狀態」(vayadhammo; vayadhammat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屬於消散者」(subject to vanishing, SN)，或「消散性質」(the nature of vanishing, S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屬於消失者」(subject to disappearance, M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屬於逝去的」(subject to passing away)。

(1)「安樂住/(若)樂/樂住(SA)；住安隱/安樂住止/安隱快樂(MA)；得安隱(AA)」，南傳作「安樂住」(phāsuvihāro, vihāraphāsu，另譯為「安住；安穩住」)，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舒適地生活」(live in comfort, S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一個舒適的住處」(a comfortable abiding, MN)。

(2)「住於安樂」(phāsu vihari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住於安樂」(dwell at ease, AN)。

「慈分」(Mettam so, Mettamso)，菩提比丘長老均採Mettam so英譯為「有慈愛者」(Who has lovingkindness, SN/AN)。《顯揚真義》說：他修習慈與慈前分，又或「(部)分」被稱為「部份(一分)」(so mettañceva mettāpubbabhāgañca bhāveti. Atha vā amṣoti koṭṭhāso vuccati, SN.10.4)，《滿足希求》以「成為部份發出慈心者」(mettāyamānacittakotṭhāso hutvā, AN.8.1)解說，《如是語註釋》以「慈所生心的一分(部份)，或以慈部分以不捨棄義為已生成的部分」(mettāmayacittakotṭhāso, mettāya vā amṣo avijahanaṭthena avayavabhūtoti, It.27)解說。

「無明覆/無明所蓋(SA)；無明之所覆蓋(GA)；無明所覆(MA/AA)」，南傳作「無明蓋」(avijjāñvaraṇān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被無知所妨礙」(hindered by ignorance)。

「必定/決定(SA)；於道決定(GA)；定(MA)；決定(DA)」，南傳作「決定者」(niyat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未來(命運)已固定」(fixed in destiny)。

「正趣三菩提/定趣三菩提/向於三菩提/正覺趣/正向於正覺/正向三菩提/向正覺(SA)；趣正覺(MA)；必得涅槃/必成道果(DA)；必至涅槃/必至滅度/必成道果(AA)」，南傳作「以正覺為彼岸者」(sambodhiparāyan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以開化為他的目的地」(with enlightenment as his destination)。按：「正覺」(sambodhi)，音譯為「三菩提」。

「七有天人往生/七有天人往來(SA)；人天七返(GA)；極受七有(MA)；極七往返(DA)；七死七生(AA)」，南傳作「最多七次在天上與人間流轉輪迴後」(Sattakkhattuparamam deve ca manusse ca sandhāvitvā samsaritv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天與人中最多七次漫遊與流浪後」(who, after roaming and wandering on among devas and humans seven times at most)。按：「最多七次」(sattakkhattuparamam)，另譯為「極七返」，《俱舍論》說：「飲光部經分明別說於人、天處各受七生。」顯然與「天上加人間最多七次」的解讀不同。

「見使(SA/MA/DA)；邪見使(AA)」，南傳作「見煩惱潛在趨勢」(diṭṭhānusayānam，另譯為「見隨眠；見使」)，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見解之表面下的趨勢」(the underlying tendency to views)。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見解之潛在傾向」(latent proclivity of views)。

「士夫(SA/MA/AA)；人(MA)；人身(AA)」，南傳作「人；個人」(puggal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個人」(the person)。

「一切神(SA)；一切眾生有命之類(DA)；一切人/一切眾生(AA)」，南傳作「一切生命」(sabbe jīv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一切靈魂」(all souls)。按：「生命」(jīvā)，古譯為「命」，十無記中「命即是身」的「命」就用這個字。

(1)「須陀洹」，南傳作「入流者」(sotāpanno，另譯為「須陀洹支；預流者」)，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入流者」(the stream-enterer)，又稱之為「七有」，DN.29又稱之為「初果；第一果」(paṭhamam phalam)。

(2)「入流果；須陀洹果」(Sotāpattiphal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入流果」(The fruit of stream-entry)。

「隨信行/信行(SA)；堅信(GA)；信行者/信行(MA)；持信(AA)」，南傳作「隨信行者」(saddhānusār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一位信心之信奉者」(a faith-follower)。按：《破斥猶豫》等說，該人是極有信根的為了入流果作證之行者(向須陀洹)，他以信為導向、信為先導地修習聖道(yassa puggalassa sotāpattiphalasacchikiriyāya paṭipannassa saddhindriyam adhimattam hoti, saddhāvāhiṇ saddhāpubbaṅgamam ariyamaggam bhāveti, MN.70/DN.28/AN.7.14)，而AA.27.10所說較鬆。

「隨法行/法行(SA)；堅法(GA)；法行者/法行(MA)；奉法(AA)」，南傳作「隨法行者」(dhammānusār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一位法之信奉者」(a Dhamma-follower)。按：《破斥猶豫》等說，該人是極有慧根的為了入流果的作證之行者(向須陀洹)，他以慧為導向、慧為先導地修習聖道(yassa puggalassa sotāpattiphalasacchikiriyāya paṭipannassa

paññindriyam adhimattam hoti, paññāvahim paññāpubbaṅgamam ariyamaggam bhāveti, MN.70/DN.28/AN.7.14), 而AA.27.10所說較鬆。

「一向的」(ekanta, ekamso, 另譯為「單一的；專門的」)，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只限；唯有」(exclusively)，或「絕對地」(categorically)，或「片面的；單方面的」(one-sided)。

「命異身異(SA)；身我異(GA)；非命非身(AA)」，南傳作「命是一身體是另一」(aññam jīvam aññam sarīranti，逐字譯為「異命異身」)，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靈魂是一回事，身體是另一回事」(the soul is one thing, the body is another)。

「世間無常/世間我無常(SA)；世無有常(MA)；世無常/世間無常(DA)；世無常(AA)」，南傳作「世界是非常恆的」(asassato lok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世間不是永恆的」(the world is non eternal)。按：「常的」(nicca)與「常恆的」(sassata)，應屬於同義字，「無常」(anicca)與「非常恆的」(asassata)也是，但在經文中，「非常恆的」(asassata)一字都用於指「斷滅論」。

「世有邊(SA/AA)；世有底(MA)；世間有邊/世有邊(DA)」，南傳作「世界是有邊的」(antavā lok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世間是有限的」(the world is finite)。

(1)「自作(SA)」，南傳作(i)「自作者」(attakāre)，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自己的力量」(self-power, DN.2)，坦尼沙羅比丘長老英譯為「自己引起的」(self-caused, DN.2)，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自己發動」self-initiative, AN.6.38)，K. Nizamis英譯為「自己行為者」(self-doer, AN.6.38)。(ii)「自己作的」(sayamkata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被自己創造」(created by oneself, SN.12.17)。

(2)「自他作/自作他作(SA)；自造他造(DA)」，南傳作「自己與其他作的」(sayamkatañca paramkatañc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被自己與被另外的創造」(created both by oneself and by another)。

「無因作(SA)；無因而出/忽然而有(DA)」，南傳作「自然生的」(adhiccasamuppannam，另譯為「無因生的」)，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偶然地發生」(has arisen fortuitously)。

「離生喜、樂(SA/MA/DA)；念持喜、樂/念持喜安/有猗念樂(AA)」，南傳作「離而生喜、樂」(vivekajam pītisukh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具隔離所生的狂喜與快樂」(with rapture and happiness born of seclusion)。

(1)「有覺、有觀；與覺、觀俱(DA)」，南傳作「有尋、有伺」(savitakkam savicār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被心思與查驗陪同」(is accompanied by thought and examination)。

(2)「無覺、無觀；捨覺、觀(DA)」，南傳作「無尋、無伺」(Avitakkomhi avicār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無心思與查驗」(Without thought and examination)，按：《顯揚真義》說，以尋伺為雜染而無尋無伺(kilesavitakkavicārehi avitakkāvicāro, SN.47.10)，長老說，這似乎意味著他到達第二禪。

「身身觀(SA)；觀身(GA)；觀身如身(MA)；身念處(SA/DA)」，南傳作「在身上隨觀身」(kāye kāyānupassī，逐字譯為「身-身+隨觀」)，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身體凝視著身體」(contemplating the body in the body, SN.47.1)，並解說，這是「以將之從其它隔離(如受、心等)，決定所緣(身)」，「受、心、法」的情況亦同。按：「隨觀」(anupassī，逐字譯為「隨+看」，另譯為「觀察」，形容詞轉現在分詞)，《顯揚真義》說，「隨觀身」是身的觀察習慣(anupassanasilo)，或身的觀察中(anupassamāno, SN.47.1)，並列舉七項隨觀：無常(捨斷常想)、苦(捨斷樂想)、非我(捨斷我想)、厭(捨斷歡喜想)、離染(捨斷貪)、滅(捨斷集)、斷念(捨斷執取想)。

「頭衣燒然/火燒頭衣(SA)；火燒頭燒衣(MA)」，南傳作「當衣服或頭已被燒時」(Āditte.....cele vā sīse vā)，或「衣服已被燒，或頭已被燒」(ādittacelo vā ādittasīso v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衣服或頭已著火」(clothes or head had caught fire)。

(1)「止、觀；止與觀」(samatho ca vipassanā ca，音譯為「奢摩他、毘婆舍那」，名詞)，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平靜與洞察」(serenity and insight)。

(2)「觀」(vipassati，動詞，另譯作「觀察；作毘婆舍那」)，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深深地看/清楚地看」(deeply see/clearly sees, A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得到洞察」(gained insight, MN)。附：vipassato為現在分詞(轉名詞-觀者-屬格)，vipassako為形容詞(轉名詞-觀者)，vipassanā為名詞(觀；毘婆舍那)。

(1)「記說/記(SA/MA)；記別/記(MA/DA/AA)」，南傳作「記說」(byākato，動詞byākaro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聲明；斷言」(declare)。另一個意思是「解說；解答」，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解說」(explained)。

(2)「無記/不記說(SA)；無記(MA)；不記(DA/AA)」，南傳作「無記；不被記說；不記說；沒記說」(Abyākataṁ，動詞na byākaro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不聲明；不宣說；不斷言」(has not declared)。

「緣」，南傳作「為緣；緣」(paccayā，另有「資具；必需品」之意)，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為條件」(as condition, SN.12.1)，或「由於」(on account of, SN.12.41)，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由於」(because of, MN.31)。

「正盡苦(SA/MA)；平等盡苦(DA)；盡苦(AA)」，南傳作「為了苦的完全滅盡」(sammā dukkhakkhayāya，逐字譯為「正-苦+盡」)，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為了苦的完全破壞」(for the complete destruction of suffering)。另外，「盡苦」，南傳也作「苦的滅盡」(dukkhakkhayāy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摧毀苦」(destroying suffering)。

「定」(samādhi)，音譯為「三摩地；三摩提；三昧」，義譯為「等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集中貫注」(concentration)。

「尼師壇(SA)；尼師檀(SA/MA/AA)；坐具(GA)」，南傳作「坐墊布」(nisīdana，音譯為「尼師檀」，另譯為「坐具」)，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坐布」(a sitting cloth)。

「優陀那」(udānam), 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有所啟示的話」(inspired utterance)。其動詞「吟出」(udāneti, udānesi), 另譯為「發語；自說；發感興語」，古德譯為「歎(SA.64)」。《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說：「優陀那」(udāna), 或音譯為鄆陀南、喚拖南等；義譯為讚歎、自說、自然說等。Ud+van, 為氣息的由中而出，發為音聲；本義為由於驚、喜、怖、悲等情感，自然抒發出來的音聲。所以古人的解說，主要為「感興語」、「自然說」二類。

- (1)「覺；菩提」(bodhim), 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開化」(the enlightenment)。
- (2)「正覺(SA/MA)；等覺(SA/DA)」，南傳作「正覺」(sambodhi, 音譯為「三菩提」)，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啟發；開化」(enlightenment)。按：這是指生死解脫的「證悟」。
- (3)「正覺者」(sambuddha, 另譯為「三佛陀；三佛」)，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開化者」(enlightened)。按：這是指「解脫者」。

(1)「菩薩」(bodhisatta)，為「覺」(bodhi)與「有情」(satta)複合詞的音譯，印順法師依「說一切有部」的經論推考定，應該是西元前200年前後出現的名詞(《初期大乘佛教起源與開展》p.130)，最初應該只是釋迦牟尼佛未成佛之前的專屬稱呼。

(2)「摩訶薩」(mahāsatta)，為音譯，義譯為「大眾生、大有情」，具有大心、大行的眾生。

「五欲功德(SA/MA/DA)；五欲德(SA)；五欲(SA/AA)」，南傳作「五種欲」(pañca kāmaguṇ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五東感官快樂」(five cords of sensual pleasure)。按：「種類」(guṇa)，另譯為「功德」，但與「福德」(puñña, 也譯為「功德」)不同，這裡應該只是單純的「種類」的意思。在玄奘法師的譯作中沒發現「五欲德；五欲功德」這樣的譯法，應該譯成「五妙欲」了。

- (1)「漏」，南傳作「煩惱」(āsavam, 另譯為「漏；流漏」，名詞)，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污染」(taint)。其字面上的意思是「流漏掉；漏出來」，引申為「(生死)煩惱」的異名。
- (2)「漏失(DA/AA)；漏(DA)」，南傳作「漏出的；漏出者」(avassuto, 形容詞)，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動搖；動心」(moved, M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腐化」(the corrupted, SN)，並解說此字義譯為「流入或洩漏」(flown into, or leaky)，暗示心被雜染滲透，形容詞的avassuta與動詞的「流動」(anussavati, anusavati, savati)，都是基於字根「流動」(su)。按：大致來說，經文中前者(āsava)多用於生死流轉的情形，如對解脫者說「漏盡」，後者多用於六根對六境時的情形。
- (3)「漏法(SA)」，南傳作「漏出法門」(avassutapariyāyañc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腐化的解說」(an exposition on the corrupted, SN)。

「逮得己利(SA)；自得善義/而得善義(MA)；自獲己利(DA)」，南傳作「自己的利益已達成」(anuppattasadatth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到達他們自己的目標」(reach their own goal)。按：「自己的利益」(sadatthā)，另譯為「善利；妙利，理想」。

「盡諸有結(SA/GA/DA)；斷除有結(SA)；有結已解/有結盡(MA)；盡諸有結使(DA)；盡生死原本(AA)」，南傳作「有之結已被滅盡」(parikkhīṇabhavasamyojan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存在的拘束被完全破壞」(utterly destroyed the fetters of existence)。按：「有」(bhava)，就是愛、取、有的「有」。

「究竟智(MA)」，南傳作「究竟智」(sammadaññā，另譯為「正確地了知」)，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最終的理解」(final knowledge)。按：「究竟智」與「完全智」(aññā)的意思似乎等同(菩提比丘長老的英譯是相同的)，北傳多譯為「究竟智」，《顯揚真義》以「經由正確根據知道後」(Sammā kāraṇehi jānitvā, SN.1.8/3.3)，《破斥猶豫》以「正確的了知(完全的了知)」(sammā aññāya, MN.1)解說。「以究竟智解脫」：《顯揚真義》以「經由道慧(Maggapaññāya)知道四諦法後，以解脫果解脫(phalavimuttiyā vimuttāti, SN.3.3)」，《吉祥悅意》等以「經由證確的原因、理由知道後解脫」(sammā hetunā kāraṇena jānitvā vimutto, DN.27/AN.6.49)解說。

(1)「軛安穩」(yogakkhemam-安穩的結合，另譯為「瑜伽安穩-修行得安穩；努力得安穩」，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離束縛之安全」(the security from bondage)。按：《破斥猶豫》說，就是阿羅漢狀態的意趣(arahattameva adhippetam, MN.1)，《吉祥悅意》說，就是涅槃之名(nibbānasева nāmam, DN.21)。

(2)「想不軛安穩」(ayogakkhemakām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想危害他」(wanted to endanger him, S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想要束縛」(desiring bondage, MN)。

(1)「在學地/學/學人/在學地者(SA)；學地(GA)；學者(MA)；學(DA)；學人(AA)」，南傳作「有學」(sekkhā, sekh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訓練中者」(trainees)。按：通常這是指初果到三果的聖者，有時也泛指未解脫前的在學者。

(2)「無學，無學的」(asekha, asekhiy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超越訓練者」(who is beyond training)。按：「無學」就是指「阿羅漢」。

「戒取(SA/DA)；戒受(MA)；戒盜(DA/AA)」，南傳作「戒禁取」(sīlabbatupādānam, sīlabbataparāmās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行為與遵奉的錯誤把握」(wrong grasp of behavior and observances)，或「規則與誓約的扭曲把握」(distorted grasp of rules and vows)。按：MA的「受」即「取」的另譯。《顯揚真義》等以「心想：牛戒(習慣)、牛禁戒(Gosīlagovatādīni, SN.12.2/MN.9)這樣很好，就自己執持、執取」，《吉祥悅意》以「心想：這些是好的而有這樣戒(習慣)、禁戒的執持(silavatānam gahaṇam, DN.33)，《滿足希求》以「執取(parāmasitvā)戒(習慣)與禁戒後，握持、執持的程度(gahitānam gahaṇamattam, AN.6.55)」解說。

「三事和合緣觸/三事和合觸/三法和合觸/三事和合生觸(SA)；三事共會便有更觸(MA)；三事相因便有更樂(AA)」，南傳作「三者的會合而有觸」(tiṇṇam saṅgati phass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三者的會合為接觸」(the meeting of the three is contact)。按：這裡的「法」(dhammānam，複數)，不是指「正法」，而是指「事」，即「根」、「境」、「識」三者。這裡的「觸」(phasso)，同十二緣起中的「觸」，與一般的「接觸；觸達」(phuṭṭha)不同。

「施食」(piṇḍapāta，另譯為「鉢食；托鉢食；乞食(名詞)」)，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施捨的食物」(almsfood)，為「團食」(piṇḍa)與「落；投」(pāta)的複合字，意思是「投入或落入鉢裡的一團團食物」，也就是托鉢時被施捨的食物，今準此譯。

「隨形好(SA)；好(AA)」，南傳作「細相」(anubyañjanaso，另譯為「隨好；隨相；隨形好；隨標記；隨特徵」)，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特徵」(features)，並解說，「相」(nimitta，sign-形跡)是「整體的」(the composite)，「細相」是「個別的」(by separation)。

「億波提/有餘(SA)；受身(GA)」，南傳作「依著」(upadhim，另譯為「依戀；再生的基質；執著」，有依著的upadhi+ka=opadhik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獲得；所獲」(acquisition)。按：《顯揚真義》以「蘊與污染的造作」(khandhakilesābhisaṅkhāresu, SN.8.2)，《破斥猶豫》以「蘊的依著、污染的依著、造作的依著、五種欲的依著」(pañcakāmaguṇūpadhīti, MN.140)解說。《華嚴經》：「捨一切烏波提涅槃法，能生一切菩薩行，修習不斷故。」《華嚴經疏》：「烏波提者此云有苦。」

「寒林」(sitavane)，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冷的小樹林」(Cool Grove)。按：「寒林」為王舍城北方的一個棄屍樹林，《大唐西域記》：「寒林者，棄屍之所，俗謂不祥之地，人絕遊往之迹。」《一切經音義》：「屍陀林(正言：尸多婆那，此名寒林，其林幽邃而寒，因以名也，在王舍城側。陀者多也，死人多逆其中，今總指棄屍之處名屍陀林者，取彼名)。」

「尊者」(āyasmā, āyasmant，另譯為「具壽」)，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尊敬的」(Venerable)。按：《顯揚真義》說，這是愛語、這是敬語(piayavacanametam garuvacanametam, SN.12.60)，《破斥猶豫》等說，這是愛語(piayavacanametam, MN.3/DN.23/AN.2.16)。

「朋友；道友；學友」(āvus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朋友」(friend)。按：這是對同輩或較低輩分者的稱呼，為了作出區別，出家眾稱在家人時譯為「朋友」，稱外道時譯為「道友」，稱同道時譯為「學友」。

「先生」(bh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大師」(Master)，Buddhadatta英譯為「親愛的」(my dear)，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朋友」(friend)。

「尊師」(bhavant, bhavam, bhont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大師」(Master)，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先生」(Sir, DN)。

「親愛的先生」(mārisa，另譯為「我的朋友；我的老師；尊師」)，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賢明的先生；先生」(good sir; sir, SN/MN)，或「可敬的先生」(Respected sir, AN)，或「親愛的先生」(dear sir, SN)，並解說，天神稱呼世尊、著名比丘，或天神互稱時用此語，有時國王互稱也用(SN.1.1)。

「過人法(SA)；人上之法(MA)；上人法(GA/DA/AA)；上尊之法(AA)」，南傳作「過人法」(uttarimanussadhammañ)，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超人的」(superhuma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超人的狀態」(the superhuman state, MN)。按：《破斥猶豫》說，這是指至少熟練一種通往阿羅漢性的毘婆舍那入口(vipassanāmukham, MN.69)，長老說包括禪定、證智(神通)、道與果(證果)都是。

「奇哉(SA)；未曾有/不可思議(GA)；未曾有(DA)」，南傳作「未曾有」(abbhuta，另譯為「不可思議」)，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令人驚奇的；不可思議的；太棒了」(wonderful)。按：「未曾有」(abbhuta)，另譯為「不可思議」，而「不可思議」(acchariya)，也譯為「希有」，這類讚嘆形式的經文漸集成一類，即為《九分教》的〈未曾有〉，後來編入《中阿含經》、《長阿含》、《增一阿含》中，如《中阿含經》中有〈未曾有法品〉，MN.123經名即為《不可思議-未曾有經》(acchariya-abbhutasuttam)，參看印順法師《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p.727。

- (1)「無明」(avijj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無知」(ignorance)。
(2)「明」(vijj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真實的理解」(true knowledge)。按：《破斥猶豫》給了些詮釋，如：道慧(maggapaññā, MN.143)、阿羅漢道的明(arahattamaggavijjam, MN.149)等。

- (1)「斯陀含；一來」(sakadāgām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回來一次」(once-returning)，DN.29又稱為「第二果」(dutiyam phalam)。
(2)「斯陀含位；一來狀態」(sakadāgāmitā)，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一位回來一次者」(a Once-Returner)。
(3)「斯陀含果；一來果」(sakadāgāmiphal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回來一次之果」(the fruit of once-returning)。

- (1)「阿那含；不還者」(anāgāmi, anāgāmin, anāgāmī)，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不回來者」(nonreturning, nonreturner)，DN.29又稱之為「第三果」(tatiyam phalam)。
(2)「阿那含果；不還果」(anāgāmiphal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不回來之果」(the fruit of nonreturning)。
(3)「不轉回者」(anāvattidham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不回來」(without returning)。

「新學」(navakān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新授命者；新出家者」(newly ordained)。

- (1)「斷念」(paṭinissagga，動詞paṭinissajjati，另譯為「捨遣；捨離；定棄」)，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對其斷念；死心」(relinquishing of it)，並解說「斷念」主要用在毘婆舍那階段，對所有有為法經由洞察無常而積極消除雜染，發生在「安那般那念」的第十六階(參看SA.803)，「捨棄」則用在聖道成熟，可能意味著完全放棄所有執著的最後狀態，因此在意義上與涅槃緊接(SN.45.2, note7)。
(2)「觀察斷/觀斷(SA)」，南傳作「隨觀斷念」(paṭinissaggānupassī)，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凝視死心」(Contemplating relinquishment)。按：「隨觀」(anupassī，逐字譯為「隨+看」，另譯為「觀察」，形容詞轉現在分詞)，《清淨道論》說，有兩種斷念：遍捨斷念與躍入斷念(pariccāgapatiṇissaggo ca pakkhandanapatiṇissaggo ca)，這是毘婆舍那道的同義語(Vipassanāmaggānam etamadhivacanam, 8.236)。

「四衢道頭(SA/AA)；四衢道(MA)；四道頭/四交道頭(DA)」，南傳作「在十字路口」(catumahāpathe，按字逐譯為「四-大-道」)，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十字路口」(at a crossroads)。

「宮殿(SA)；樓觀(MA)；樓閣(DA)；高廣之臺(AA)」，南傳作「重閣」(kūṭāgāra，另譯為「峰屋(屋頂為尖塔般的二層樓建築物)」)，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尖屋頂的房子」(a house with a peaked roof, a peaked house)，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山形[屋頂]房間」(gabled chamber, DN.17)。

「初夜」(paṭhamo yāmo, rattiya paṭhamam yām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初更」(the first watch)。按：若將夜間分作三等分，分別稱為「初夜、中夜、後夜」。

「大梵王；娑婆世界主梵天王(SA)；梵天王(AA)」，南傳作「梵王娑婆主」(brahmā sahampati, Sahampatibrahma)。按：這是指「大梵天」，為色界初禪天的領導者，其另一個稱號為「梵王常童子」(brahmā sanaṅkumāro)，菩提比丘長老說，當他還是年輕「樂神」(Pañcasikha, 般遮翼；五髻；五頂)時，就修習初禪而往生於梵天世界，所以他們以「童子」(kumāra)認知他，因為他一直保持年輕時的外表，即使年紀很大了也被稱為「常童子」(Sanaṅkumāra, Forever Youthful)。而「娑婆」為saha的音譯，義譯為「請忍耐；要忍耐」，指這個堪忍世間。

(1)「失念(SA)；失正念/無正念(MA)；多忘(DA)；忘失(AA)」，南傳作「念已忘失的；失念」(muṭṭhassati, sati muṭṭh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混亂心的」(muddle-minded, Muddle-mindedness)。按：《顯揚真義》以「念消失的、無念的，...忘失(失念)」(naṭṭhassatino sativirahitā,...pamussanti, SN.2.25)，《滿足希求》以「念已捨離的」(vissaṭṭhasatino, AN.2.43)解說。

(2)「忘失念」(muṭṭhasacc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混亂心」(Muddle-mindedness)。

(1)「律儀」，南傳作「自制」(saṃvaram，另譯為「防護；律儀；攝護」)，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自制」(restraint)。

(2)「律儀斷」，南傳作「自制的勤奮」(saṃvarappadhān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以自制而努力」(Striving by restraint)。

(1)「隨它吧」(tiṭṭhatet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隨它吧；讓它去吧(別理它)」(let it be/let that be, SN/MN)。按：《顯揚真義》以「令那個持續吧」(tiṭṭhatu etam)解說。

(2)「我確實沒得到【你的理解】」(Addhā kho tyāham...na labhāmi, Addhā kho te aham...na labhāmi)，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由於我確實不能說服你」(since I certainly cannot persuade you, M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我確實沒使你瞭解」(Surely...I am not getting through to you, SN)。

「正見(MA)」，南傳作「貫通後看見」(ativijjha passati)，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洞察與看見」(penetrates...and sees, M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貫穿了它」(having pierced through it, AN/SN)。按：「貫通後」(ativijjha)，另譯為「通達後；洞察後」，《破斥猶豫》說，以慧洞察污染後，當它(涅槃)成為明瞭的、明顯的時，他看見(paññāya ca kilese nibbujjhitvā tadeva vibhūtam pākaṭam karonto passati)，菩提比丘長老以證初果理解(MN.95)。

(1)「香」，南傳作「氣味」(gandha，古譯為「香」)，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氣味、香味、臭味」(odours)。

- (2)「味」，南傳作「味道」(ras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味、滋味、風味」(tastes)。
(3)「觸(SA/MA/DA)；細滑(AA)」，南傳作「所觸」(phoṭṭhabb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觸覺的對象」(tactile objects)。

「向於捨/捨於進趣(SA)；趣至出要/願至非品/趣非品/趣向非品(MA)；捨諸惡法/求出要(AA)」，南傳作「捨棄已成熟的」(vossaggapariṇāmīmī)，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解開上成熟」(maturing in release, SN.45.2)，並解說「捨棄(解開)」(vossagga)有雙重含義：「永捨之捨棄」(pariccāga vossagga)與「躍進之捨棄」(pakkhandana vossagga)，前者是捨斷雜染：從練習毘婆舍那的「彼分」(tadaṅgavasena)到出世間道的「斷」(samucchchedavasena)，後者是進入涅槃：由練習毘婆舍那時傾向它(tadninnabhāvena)，以及在聖道中作為所緣(ārammaṇakaraṇena)。捨斷雜染而進入涅槃，就是「捨棄的圓熟」。而「捨棄」(vossagga)與「斷念；定棄」(paṭinissagga)，在詞源與含意上是緊密關連的，但用在《尼科耶》中，一個細微的差異似乎將它們分離。「斷念」主要用在毘婆舍那階段，對所有有為法經由洞察無常而積極消除雜染，發生在「安那般那念」的第十六階(參看SA.803)，「捨棄」則用在聖道成熟，可能意味著完全放棄所有執著的最後狀態，因此在意義上與涅槃緊接。「成熟」(pariṇāmīmī)，《顯揚真義》以「成熟的與遍熟的」(paripaccantam paripakkañcāti, SN.3.18)解說。

「法齋日/十五日(SA)；十五日(GA)；月十五日(MA/DA/AA)；十五日齋(DA)；齋日(AA)」，南傳作(i)「在十四、十五日裡」(Cātuddasīmī pañcadasīmī)，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第十四、第十五」(On the fourteenth or fifteenth)，或(ii)「在布薩日」(tadahuposathe，原意為「在那個布薩」)，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布薩日」(the Uposatha day)，並說這是佛教徒的儀式日(observance day)，在陰曆15日或14日晚上比丘聚集在一起背誦「波羅提木叉」(SN.8.7)。佛陀時代印度一年分為寒季、熱季、雨季，每季有四個月，即八個半月(pakkha)，第3與第7個半月有14天，其它為15天(摩訶僧祇律卷第二所說亦同)，在每個半月的滿月(第14日或第15日)與新月夜晚，以及半月形的夜晚(第8天)被認為特別吉祥，前者為布薩日，該日晚比丘們誦戒，而在家信眾則在白天就到寺院守八關齋戒、聞法、修定(MN.4)。後者為「小布薩日；小齋戒日」(minor Uposathāmī, SN.10.5)。「布薩」(uposatha)，安世高(150AD)譯為布薩，支謙(250AD)譯為齋，齋者①戒潔也(東漢-許慎-說文解字100AD)②洗心日齊(齋)，防患日戒(東晉-韓康伯-易·繫辭註～380AD)。

「疑使」，南傳作「疑煩惱潛在趨勢」(vicikicchānusayo，另譯為「疑使」)，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疑惑之表面下的趨勢」(the underlying tendency to doubt)。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疑惑之潛在傾向」(latent proclivity of doubt)。

- (1)「不漏其心(SA)」，南傳作「(將)不流入」(nānussavanti, nānvāssavissan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不流進他」(do not flow in upon him)。
(2)「則漏其心(SA)」，南傳作「會流入」(anvāssaveyyumī)，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可能侵入你」(might invade you)。

(1)「緣起法(SA)；因緣法(SA/DA/AA)；因緣/因緣起(MA)」，南傳作「緣起」(paṭiccasamuppādāmī，另譯為「依之生起的」)，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依之而開始」(dependent origination)。按：《顯

揚真義》以「緣行相(條件的模式)」(paccayākāram)解說，並說，因為緣行相互相緣使伴隨的法生起(Paccayākāro hi aññamaññam paṭicca sahite dhamme uppādeti, SN.12.1)，因此被稱為「緣起」。有關緣起十二支的廣說，參看SA.298。

(2)「緣生法(SA)；從因緣起/因緣起所生法(MA)」，南傳作「緣所生法」(paṭiccasamuppannā dhamm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依之而發生的事象」(dependently arisen phenomena)。

(1)「彼岸；度無極(AA)」(pārimaṇ tīraṇ, pāraṇ)，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遠岸」(the far shore)。按：此指「解脫涅槃」，依《一切經音義》：「度無極(或言到彼岸，皆一義也，梵言：波羅蜜多是也)。」「度無極」為「波羅蜜多」(pāramitā)的另譯，「波羅蜜多」原意為「完美的；最高的事物」，後來大乘時期轉為指「到彼岸；涅槃」。

(2)「此岸」(orimaṇ tīraṇ, apāraṇ)，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近岸」(the near shore)。按：此指「生死流轉」。

(3)「涅槃為彼岸」(nibbānaparāyan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涅槃為其到達地」(nibbana as its destination)。

「在厭逆上」(paṭikūle)，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厭惡的」(the repulsive)。按：「厭逆」，《顯揚真義》以「不合意的」(aniṭṭha, SN.46.54)，《吉祥悅意》以「就以看見而帶來嫌惡(厭惡；反感；排斥)」(dassaneneva paṭighāvaho, DN.23)解說。「在厭逆上住於不厭逆想」等的理由，參看AN.5.144。《小部/無礙解道》〈22.神通的談論〉第17段說，在不合意的對象上以慈佈滿(mettāya vā pharati)，或從界聚焦(dhātuto vā upasampharati)，這樣，在厭逆上住於不厭逆想；在令人想要的對象上以不淨佈滿，或從無常聚焦，這樣，在不厭逆上住於厭逆想；.....。也就是說，不管對象如何，以慈佈滿，或從界聚焦住於不厭逆想；以不淨佈滿，或從無常聚焦住於厭逆想。

(1)「捨(SA/MA)；護(DA/AA)」，南傳作「平靜」(upekkhā，另譯為「捨；無關心；捨心」)，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平靜」(equanimity)，並解說譯為「平靜」有兩個意義，在有關感受上表示「中性的感受」(neutral feeling)，而在心理素質(mental quality)上表示「心理的中立、不偏，或心的平衡」(mental neutrality, impartiality, or balance of mind)，在《阿毘達磨》中用在「行蘊」(saṅkhārakkhandha)上稱為「中捨性；處中性」(tatramajjhattatā)，在七覺支中的「捨覺支；平靜覺支」則指「心理的平衡」，在禪定中則是指第三禪與第四禪的境界。

(2)「捨根(SA)」，南傳作「平靜根」(upekkhindriy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平靜的機能」(the equanimity faculty)。

「於未來世成不生法(SA)；則更不生(GA)；則不復生(DA)」，南傳作「為未來不生之物」(āyatim anuppādadhammā，直譯為「未來不生法」)，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因此它不再是屬於未來起來(出現)之物」(so that it is no more subject to future arising)。按：「法」(dhamma)，不是指「正法」，而是表示「屬於.....之物」(subject to)。

「意行；意所願(MA.143)」，南傳作「意行」(manosañkhāro)，或「心行」(cittasañkhāro, cittasañkhāram)，菩提比丘長老兩者都英譯為「精神的意志形成」(the mental volitional

formation, SN)，或「心的活動」(mental activities, AN，在AN.3.61中說這屬第二禪以上)，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心-力」(mind-force, DN.28)。按：《吉祥悅意》等以「心行」(cittasaṅkhārā, DN.28/AN.3.61)解說「意行」，MN.44說，想與受是心行，註疏也以「受想」(vedanāsaññā, DN.28)解說「心行」。

「結夏安居/夏安居(SA)；夏坐安居(GA)；夏坐(MA)；安居/夏安居(DA)；夏坐(AA)」，南傳作「雨季安居」(vassāvāsaṁ, vassam, vassavāsaṁ，另譯為「雨安居；雨季的住所」，vassamvuttho則為「住過雨季安居」)，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雨季駐留」(the rains residence)。按：佛陀制定在雨季期間，出家弟子應在一處住，不再遊行，避免行走的困難與危險。因雨季落在夏天的三個月，所以也譯為「結夏安居」。

「六識身」，南傳作「六類識」(cha viññāṇakāy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六個識的種類；六種識」(The six classes of consciousness)。按：「身」(kāya)，不是指「身體」，而是「種類」的意思。

「不壞淨；無壞信/不壞信(DA)」，南傳作「不壞淨」(aveccappasāda，另譯作「不壞信；證淨；絕對的淨信；確知而得的淨信」)，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無瑕的信任」(perfect confidence)。按：《顯揚真義》等以「不動搖的淨信(明淨)」(acalappasādena, SN.40.10/MN.7/DN.18)，《滿足希求》以「知德行不壞(guṇe avecca)後生起的不動搖的淨信(acalappasāde, AN.3.76)」解說。

「兩舌；鬭亂彼此(AA)」，南傳作「離間語」(pisuṇā vācā, pisuṇavāco, pesuñña，另譯為「挑撥的話」)，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有惡意的話」(malicious speech, MN)，或「分化的話」(divisive speech, SN/AN)。

「惡口(SA/AA)；龐澀言(GA)；龐言(MA)；惡罵(DA)」，南傳作「粗惡語」(pharusā vācā，另譯為「粗暴語；粗魯苛薄的言語」)，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粗暴的話」(harsh speech)。

「綺語」，南傳作「雜穢語」(samphappalāpo，另譯為「綺語；輕率的廢話」)，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閒聊」(gossip)。

「意業」(manokamm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由心所作的行為；心理行為」(action one does by mind, mental acts, mental action, mental kamma)。按：《破斥猶豫》說，在(身、語)兩個門上未達攬動(copanam appatvā)而在意門生起二十九種善惡思(manodvāre uppannā ekūnatimṣakusalākusalacetanā, MN.56)，名為意業。二十九種思，《清淨道論》說，福行有十三種善思(八種欲界善思及因修習而轉起的五種色界善思)，非福行有十二種不善思，不動行有四種無色界善思，以身的思有身行，以語的思有語行，以意的思有心行(manosañcetanā cittasaṅkhāro, 17.592)。

「有漏」，南傳作「有的煩惱」(bhavāsav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存在的污點」(the taint of being)。按：「有」(bhava)，為愛、取、有的「有」，《破斥猶豫》以「對色、無色界的欲貪」(rupārūpabhave chandarāgo, MN.2)解說。

「威儀」，南傳作「舉止」(iriyam，另譯為「威儀；行動」)，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行為的方式」(way of conduct)。按：《顯揚真義》以「行為(慣習)、行、行境、住、行道(實踐)」(vuttim ācāram gocaram vihāram patipattim, SN.12.31)解說。

「結跏趺坐；結加趺坐」，南傳作「盤腿；盤腿而坐」(pallaṅkam，另譯為「結跏趺坐」)，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折疊他的雙腿成交叉狀」(Having folded his legs crosswise)，或「腿交叉而坐」(seated crosslegged)。

「四食」，南傳作「四種食」(cattārome āhār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四種滋養物」(four kinds of nutriment)。參看SA.371。

「證知」(abhijān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直接的理解」(direct knowledge, directly knowing)，或「記得」(recall)，並說，只有解脫阿羅漢才適合說「遍知(parijānāti, 動詞)」，而只有初果以上的聖者(有學)，才適合說「證知(abhijānāti, 動詞)」(SN.22.23)，或「證智」(MN.1)、「有證智的」(abhiññā, 形容詞)。

「辟支佛；緣覺(SA/AA)」，南傳作「辟支佛」(pacceka-sambuddham, pacceka-buddha，義譯為「獨一的正覺者；獨覺」)，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照錄，並解說辟支佛是獨立於遍正覺者(sammā sambuddha)之外達到正覺(開化)者，但不像遍正覺者，他沒建立教說(sāsana)，他們被認為只在沒有佛陀教說存在的世間出現(SN.3.20)。

「欲愛、有愛、無有愛(DA/AA)」，南傳作「欲的渴愛、有的渴愛、虛無的渴愛」(kāmataṇhā, bhavataṇhā, vibhavataṇh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感官快樂的渴愛、存在的渴愛、根絕的渴愛」(craving for sensual pleasures, craving for existence, craving for extermination)。按：此即「三愛；三類渴愛」(tisso taṇhā)，為「意行」(manosaṅkhāro)，或「心行」(cittasaṅkhāro)的根源。《顯揚真義》等說，色、無色界的貪(rūpārūpabhavaraṅgo)，禪定的欲求，與常見俱行的貪(sassatadiṭṭhisahagato rāgoti)，這名為有的渴愛，與斷滅見俱行的貪(ucchedadiṭṭhisahagato rāgo, SN.22.22/MN.9/DN.15)，這名為虛無的渴愛。長老認為，有的渴愛更像繼續生存的原始想要，不論有見與否，虛無的渴愛為基於滅絕能帶來真我的潛在傾向之完全結束生存的想要。

「隨護斷(SA)」，南傳作「隨護的勤奮」(anurakkhaṇāppadhān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以保護而努力」(Striving by protection)。

- (1)「受持齋戒(SA)；持齋(MA/AA)」，南傳作「入布薩」(Uposatham upavasanti, Upavutthassa, uposatho upavutto bhavati，另譯為「近住布薩」)，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舉行布薩日」(observe the Uposatha days, SN)，或「舉行(遵守)布薩」(observe the uposatha, AN)。
- (2)「作布薩」(uposatham karo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進行布薩」(conduct the uposatha)。
- (3)「所入的布薩」(uposatho upavutt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遵守...布薩」(observed...the uposatha, AN)。

「一坐而食(SA/AA)；一座食(MA)；一坐一食(AA)；一坐食/一食(摩訶僧祇律)」，南傳作「一座食」(ekāsanabhojan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單一期間吃」(eat at a single session)，並解說這是指「日中一食」(eating a single meal in the forenoon only)，而這只是建議，並非強制(but not required)，因為根據「波羅提木叉」(pātimokkha)，比丘只在午後到隔日黎明前被禁止進食。按：[MA.194](#)稱「一座食戒」，[MN.65](#)稱此為「學處」(sikkhāpade)，可見有一個時期的「波羅提木叉」應該定有此條，應有強制效力，現存的「波羅提木叉」沒有此條，應該是佛陀立了後又開(解除或修訂)了吧。

「檀越(SA/AA)；施主(MA/DA)；檀越施主/施主檀越(AA)」，南傳作「施主(們)」(dānapatī)，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捐款人；捐贈者」(the donors)。

「頭陀法/頭陀苦行(SA/AA)，行頭陀/頭陀行/頭陀(AA)」，南傳作「頭陀論者」(dhutavād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實行苦行的擁護者」(proponents of the ascetic practices, SN)，或「解說實行苦行者」(who expound the ascetic practices, AN)。

「慚(慙)」(hiri, 動詞hiriyatī, harāya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道德上的羞恥」(moral shame, AN)，或「羞恥感」(a sense of shame, SN)，並解說，這被導向內在，從自我尊重生起，引導人們基於自己固有的尊嚴拒絕作壞事([AN.2.8](#))。

「愧」(ottappa, 動詞ottappa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道德上的畏敬」(moral dread, AN)，或「害怕做錯的」(afraid of wrongdoing, SN)，並解說，這是向外的，從害怕責備生起，引導人們基於害怕後果而拒絕作壞事([AN.2.8](#))。

「緣；緣於」(paṭicc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依於」(in dependence on)。

(1)「隨使使/所使(SA)；著而著(MA)」，南傳作「潛伏」(anuseti，動詞，另譯為「隨眠；潛在」)，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留存；縈繞」(persists; linger, AN)，或「有趨勢於」(has a tendency towards, [SN.12.38](#))，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躺在下面」(underlie, MN)。

(2)「使」，南傳作「煩惱潛在趨勢」(anusayo，名詞，另譯為「隨眠；煩惱；使」)，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潛在傾向」(latent proclivity)，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表面下的趨勢」(the underlying tendency)，並說，在論書中污染的發生依序為「煩惱潛在趨勢」(anusaya,心中的潛在性質)、「纏」(pariyutṭhāna,纏住與征服了心)、「違犯」(vitikkama,激發不善的身語行)三階段([MN.64](#))，與《大毘婆沙論》所說「分別論者又說隨眠是纏種子……纏從隨眠生」相合。《眾事分阿毘曇論》說：「微細是使義；使是使義；隨入是使義；隨逐是使義。」同本異譯《品類足論》說：「微細義是隨眠義；隨增義是隨眠義；隨逐義是隨眠義；隨縛義是隨眠義。」

「不墮數/不墮於眾數(SA)」，南傳作「難以被描述」(saṅkhyam nopeti，另譯為「難以名狀」)，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不能被推想」(cannot be reckoned)。

「一心；心得一(MA)；歛心專一(DA)；專其一意/專其一心/專精一意(AA)」，南傳作(i)「心一境性」(cittassa ekaggatā, cittekaggat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心的統一」(unification of

mind)。(ii)「一心」(cetaso ekodibhāvam), 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心的統一」(unification of mind, SN.36.31)。(iii)「心一境」(ekaggacitto), 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心是統一的」(mind is unified, MN.29)。

「內淨(SA)；內靜(MA)；內信/內信歡悅(DA)；內發歡喜/內自歡喜/內有喜心/內有歡喜(AA)」，南傳作「自身內的明淨」(ajjhattam sampasādanam, 逐字譯為「內-淨」)，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內在的自信」(internal confidence)。按：《阿毘曇毘婆沙論》說：「第二禪有四枝：內信、喜、樂、一心。」

(1)「信解(MA)；意解(AA)」，南傳作「勝解；傾心/傾向」(adhimucca, 動詞adhimuccati, 被動分詞adhimutt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決心；決定；融入」(resolve, SN)，或「意圖；意向」(intent upon, SN.35.132)，或「傾向」(were disposed, SN.35.245)，或「專注於」(focus on, A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決定」(decided, MN)。

(2)「志向」(adhimut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傾向」(disposition, S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性向」(inclination, MN)。

「耆闍崛山(中)」(gijjhakūṭe pabbate)，為古音譯，義譯為「鷲峰山；靈鷲山」。

「菴羅園(SA)；菴婆林(DA)」，南傳作「芒果園」(ambavan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芒果樹林」(Mango Grove)。

(1)「心之分齊(SA)；他心智(SA/GA/MA/AA)；他人心智(DA)」，南傳作「他心智」(cetopariyañāṇ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圍繞.....的心之理解」(knowledge encompassing the minds of the.....)。

(2)「他心智」(pariyeñāṇam，原義為「理解智；看穿智」)，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其他人心的理解」(knowledge of others' minds)。按：《吉祥悅意》引《分別論》說，以心熟知心後了知其他眾生、其他個人(parasattānam parapuggalānam cetā ceto paricca pajānāti, vibha. 796)為「他心智」(paresam cittaparicchedeñāṇam, DN.33)。

「欲有、色有、無色有」(kāmabhavo, rūpabhavo, arūpabhav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感官-領域的存在，色-領域的存在，非色-領域的存在」(sense-sphere existence, form-sphere existence, formless-sphere existence)。按：「無色」即「無色界」，「有」(bhavo)，即「愛、取、有」的有。

(1)「釋迦族人」(sakyā)，Maurice Walshe先生夾註原文sāka英譯為「[壯如]柚木」([strong as]teak)。按：sakyā，另作sakka，sakkoti的grd./a.，意為「能夠的」，《一切經音義》說，釋迦云能仁也，《吉祥悅意》也以「能夠的、有能力的」(samathā, paṭibalāti, DN.20)解說。

(2)「釋種子；釋子(SA/MA/DA)」，南傳作「屬於釋迦人之子的」(sakyaputtiyā，另譯為「釋迦的徒弟；佛弟子」)，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追隨釋迦族的兒子」(following the Sakyā son)。按：「釋迦人之子」(sakyaputta)，指釋迦牟尼佛，「屬於釋迦人之子的」指隨世尊出家者。SN.20.11/SN.20.12中所指的，《顯揚真義》說是提婆達多(Devadatta)。

「天帝釋；帝釋；釋提桓因(SA/DA/AA)；天王釋(SA/MA)」，南傳作「天帝釋」(sakko devānamindo，音譯為「釋提桓因陀羅」，義譯為「釋-諸天之王」，有時簡為「因陀羅-ind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神的統治者，Sakka」(Sakka, ruler of gods或Sakka, lord of the devas)。按：天帝釋名字為「拘翼；俱尸迦；惣尸迦」(kosiya，意譯為「梟；貓頭鷹」)，別名「千眼、帝釋、舍脂夫、須闍之夫、襪瑟哇、摩伽婆(婆娑婆、娑婆婆)、釋脂之夫摩佉婆」，參看SA.1106。

(1)「優鉢羅(SA/DA)；優鉢/憂鉢(AA)」，南傳作「青蓮花」(uppala，另譯為「水蓮」)，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青蓮」(blue lotus)。

(2)「鉢曇摩(SA)；鉢頭摩(MA/DA/AA)」，南傳作「紅蓮花」(paduma，另譯為「蓮、蓮花、赤蓮、波頭摩」)，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紅蓮」(red lotus)。

(3)「拘牟頭(SA/AA)；俱物頭(MA/DA)；鳩勿頭(DA)；拘勿頭/拘牟陀(AA)」，南傳作「黃蓮花」(kumuda，另譯為「蓮、白睡蓮」)。

(4)「分陀利(SA/DA/AA)；芬陀利(SA)」，南傳作「蓮花」(puṇḍarīka，另譯為「白蓮」)，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白蓮」(white lotus)。

(1)「無想心三昧(SA)；無想心定(MA)；無想定(DA)」，南傳作「無相心定」(animittam cetosamādhi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心之無形跡的集中貫注」(the signless concentration of mind, SN/MN)，或「無標記之心的集中貫注」(the markless mental concentration, AN)。按：《顯揚真義》說，這是關於捨斷常相等後，被轉起的毘婆舍那定(vipassanāsamādhiṁyeva, SN.40.9)；無相定是一種毘婆舍那定，以常相等的根除(niccanimittādīnaṁ samugghātanena, SN.22.80)而被稱為無相，《破斥猶豫》以「毘婆舍那心定」(vipassanācittasamādhiṁ, MN.121)解說，《滿足希求》說，無相是強力的毘婆舍那定(balavavipassanāsamādhiṁ, AN.7.56)。

(2)「無相心三昧/無相心正受(SA)」，南傳作「無相心解脫」(animittā cetovimut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無形跡的心的釋放」(the signless liberation of mind, SN)，或「無標記的心釋放」(the markless liberation of the mind, AN)。按：《顯揚真義》說，這是13法：毘婆舍那(除去常相、樂相、我相)、四無色[定](色相不存在)、四道與四果(以相的作者之雜染(nimittakarānaṁ kilesānaṁ)不存在, SN.41.7)。又，依SN.41.7與MN.43，進入後住於「無相心定」被稱為「無相心解脫」，依SA.567，「無想心三昧」即「無相三昧」，依SA.272與SN.22.80的比對，「無相三昧」即「無相定」的另譯，依MA.211與MN.43的比對，「無想定」即「無相心解脫等至」。

(1)「非時」，南傳作「不適時的」(Akāl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非時機」(not the time)。

(2)「非時；不待時節(SA)」，南傳作「即時的」(akālik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即時的」(immediate)。

(3)「非時食；離時之食」(vikālabhojan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不適當時間飲食」(eating at improper times, S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離開適當時間的膳食」(meal outside the proper time, MN)。

「野干(SA/DA)；豺/豺狼(MA)；野狐/狐(AA)」，南傳作「狐狸」(siṅgāl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狐狸」(jackal)。

「淨解脫(MA/DA)」，南傳作「只傾心於清淨的」(Subhanteva adhimutto ho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只決心於美的者」(One is resolved only on 'beautiful.', AN)，坦尼沙羅比丘長老英譯為「只熱心於美的者」(One is intent only on the beautiful)，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想著：『它是美的。』人們專心於它」(Thinking: "It is beautiful", one becomes intent on it)，並解說，這是經由專注於純淨明亮顏色的「遍處」(kasiṇa, DN.15)。

「百千歲(SA)；千百歲(AA)」，南傳作「十萬年」(vassasatasahassāni，逐字譯為「年-百-千」，另譯為「百千歲；百年」)，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千的百倍年」(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years)。

「僧伽梨」，南傳作「大衣」(saṅghāṭi，音譯為「僧伽梨；僧迦梨；僧迦利」，另譯為「重衣」)，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外衣」(outer robe)。

「內外身身觀/內外身觀(SA)；觀內外身如身(MA)；內外觀身身(AA)」，南傳作「在自己的與外部的身上隨觀身」(ajjhattabahiddhā kāye kāyanupassī，逐字譯為「內+外+身-身+隨觀」)，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內在與外在的身體凝視著身體」(contemplating the body in the body internally and externally)。按：「自己的與外部的」(ajjhattabahiddhā)，譯者在其他場合譯為「內、外」，《破斥猶豫》等說，有時(kālena-在適當時間)自己的、有時他人的吸氣與呼氣之身(assāsapassāsakāye)，以這些保持熟練業處後(pagunakammaṭṭhānam atṭhapetvā, MN.10/DN.22)，屢屢適時徘徊而說，但這並非在同一時中得到兩者。

「大雪山」(Himavant，喜馬拉雅山)，南傳作「須彌山山王」(sinerupabbatarāj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須彌，諸山之王」(Sineru, the king of mountains)。

- (1) 「盡」，南傳作「滅盡」(khaya，另譯為「盡；盡滅」)，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破壞」(destruction)。
- (2) 「滅盡法(SA/MA)；斷法(SA)；盡法(MA/DA)」，南傳作「滅盡法/滅盡法的狀態」(khayadhammo/khayadhammat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屬於破壞者」(subject to destruction)。

「南無」，南傳作「禮敬」(Nam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尊敬；臣服禮」(Homage)。

「邊際究竟/究竟邊際(SA)；得至究竟(MA)；究竟(DA/AA)」，南傳作「究竟終結」(accantaniṭṭho，另譯為「最終目的；徹底完成」)，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到達終極的結尾者」(one who has reached the ultimate end)。按：《顯揚真義》以「終極被征服的終結；常恆的終結」(antam atikkantaniṭṭho satataniṭṭhā, SN.22.4)，《吉祥悅意》以「終極被稱為破壞，這些的終極、過去為終結」(anto vuccati vināśo, antam atītā niṭṭhā etesanti, DN.21)，《滿足希求》以「終極被征服的終結；不動搖的終結(akuppaniṭṭho)；常恆的終結(dhuvaniṭṭhoti, AN.3.144)」解說，《破斥猶豫》以「滅盡、消散、終極、過去」(khayavayasañkhātam antam atītāti, MN.37)解說「究竟」。

「不涌、不沒(SA)」，南傳作「不彎曲、不彎離」(na cābhinato na cāpanat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不前傾，不後傾」(does not lean forward and does not lean back)。按：《顯揚真義》說，心隨順貪(Rāgānugatam)名為彎曲，隨順瞋(dosānugatam, SN.1.38)名彎離。

「居家白衣(SA)；在家白衣(SA/MA/AA)」，南傳作「白衣在家人」(gihī odātavasan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穿白衣的俗人」(a layman clothed in white)。按：「白衣」、「在家人」為同義複詞。

「轉輪王；轉輪聖王(SA/DA/AA)」，南傳作「轉輪王」(Rañño...cakkavattiss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轉輪君主」(a wheel-turning monarch)，或「全世界的君主」(a universal monarch, AN.4.247)。

「有流(SA)」，南傳作(i)「有的暴流」(bhavogh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存在的洪水」(the flood of existence)，《顯揚真義》以「對色、無色有的欲貪」(rūpārūpabhavesu chandarāgo)解說。(ii)「有之管道」(bhavanet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往存在的導管」(the conduit to existence)，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被綁向形成的連結」(the link that bound it to becoming)。按：有(bhava)，就是愛、取、有的「有」，《顯揚真義》以有之繩(bhavarajju, SN.23.3)解說，長老說，這是「有的渴愛」(bhavataṇhā)之同義詞。

「三十三天眾」(tāvatiṃsakāyikā，逐字譯為「三十三天+身體的」)，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一大群三十三天」(tāvatiṃsa host)。

「以偈頌」(gāthāya，原形gāthā，音譯為「伽陀」，或簡為「偈」)，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以詩」(in verse)。按：巴利語之偈頌，對音節數目與音韻有其一定的規則，漢文的詩賦與之相當，古漢譯都以「詩」的形式譯，而比對菩提比丘長老的英譯，有時一些字句的順序與原文不同，作了大幅更動以譯出其真正的含意與韻味，譯者對此無力涉略，只能按原文直譯，不琢磨所譯字數與音韻的對仗。

「天子」(devaputto，逐字譯為「天+子」)，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年輕的神」(the young deva)。

「忘失」(sammuṭṭh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混亂的」(muddled)。

「歸依/自歸(SA/MA)；歸依(GA/DA)；歸命(MA/DA)；自歸命/自歸(AA)」，南傳作「歸依」(saraṇam gacchām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我前往依靠」(I go for refuge to)。

「給孤獨」(anāthapindiko)，為義譯，因為常施與孤獨無依者而得的別名，其本名為「須達多」(Sudatta)，義譯為「善施」。

「四念處(SA/MA/DA)；四意止(AA)」，南傳作「四念住」(cattāro satipatṭhān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四個深切注意的建立」(four establishments of mindfulness)，並解說「satipatṭhāna」一詞，論師們有兩種解讀法，若解讀為「念+現起」(sati+upaṭṭhāna)，則為「念住；深切注意的建立」，若解讀為「念+出發點」(sati+patṭhāna)，則為「念處；深切注意的基礎」，前者強調「建

立念的行為」，後者強調「應用念的所緣」，雖然論師多傾向後者，但前者確定是更原始的。按：四念處被稱為「自處父母境界」(SA.617)、「放牧處」(SA.1249)、「自洲自依」(SA.638)。

「五蓋」(pañca nīvaraṇ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五個障礙」(the five hindrances)。

「上煩惱/惱/煩惱/覆(SA)；穢(MA)；垢穢/瑕穢(DA)；結(AA)」，南傳作「隨雜染」(upakkilesā，另譯為「隨煩惱；小雜染；隨染，染污；垢穢，鏽」)，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不完備；缺點」(the imperfections)，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敗壞」(corruptions)，並說此字有時指修定的缺點或不完備，有時指修觀的缺點或不完備，有時指從貪瞋癡三不善根生起的小污穢—三不善的模式或分枝(either as their modes or their offshoots, MN.7)。

(2)「心的污染」(cittaklesehi, cittakileseh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心理的污穢」(mental defilements)。

「波羅提木叉」(pātimokkha，另譯為「從解脫；別解脫；別別解脫；戒」)。按：這是佛陀所制訂有益於解脫的一條條(別別)學處(戒條)的編集，也稱為「波羅提木叉經；波羅提木叉修多羅；戒經」，《五分律》以「於諸善法最為初門」作字義解說，《翻譯名義集》說：「此云別解脫，謂：三業七支各各防非，別別解脫故。」

(1)「沙彌」(sāmañera, samañuddes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新加入之僧侶」(a novice monk)。「舍羅」或即「沙彌」的音譯。

(2)「沙彌尼」(sāmañerī)，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見習修道女」(probationary nun)。「舍羅磨尼離」或即「沙彌尼」的音譯。

「精進根」，南傳作「活力根」(vīriyindriy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活力的機能」(the faculty of energy)。按：漢譯的「精進」，對應的巴利語有vāyāma(如八聖道的「正精進」)、viriya(另譯為「勤」)、padhāna(另譯為「精勤；斷；勤奮」如「四正勤；四正斷」)。

「四正斷(SA)；四正勤(SA/MA)；四意斷(DA/AA)」，南傳作「在四正勤上」(Catūsu sammappadhānesu，另譯為「在四個正確的勤奮上」)，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四個正確的努力上」(in the four right strivings)。「勤」即「勤奮」(padhāna, 複數padhānānī)，長老英譯為「努力」(strivings)。

「患(SA/MA)；過/過失(DA)；大患(DA/AA)」，南傳作「過患」(ādīnavo，另譯為「患」)，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危難」(danger)。

(1)「離/出離/出遠離/出要(SA)；出要(MA/DA/AA)」，南傳作(i)「出離」(nissaraṇam，另譯為「離；出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脫離」(Emancipating)，或(ii)「出離的」(niyyānikam，另譯為「出發的」)，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脫離」(emancipating)。

(2)「出要界/出離界(DA)」，南傳作「出離界」(nissāraṇīyā dhātuyo, nissaraṇīyā dhātuyo, nissaraṇīyāsu dhātūsu)，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逃脫的元素」(elements of escape, A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為了釋放的元素」(elements making for deliverance, DN)。按：《滿足希求》以「已離縛的、已捨棄的」解說「出離」(nissāraṇīyāti nissaṭā visaññuttā, AN.5.200)。

「味」，南傳作「樂味」(assādo，另譯為「味；愛味；快味」，動詞assāde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滿足；喜悅」(gratification, 名詞)，「品嘗；享受」(relishes, 動詞)。這是會令人「回味黏著；還想再要」的滿足。

「向須陀洹(SA/AA)；須陀洹趣(MA)；須陀洹向(DA)；趣須陀洹(AA)」，南傳作「是為了入流果的作證之行者」(sotāpattiphalasacchikiriyāya patipanno ho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為了實現入流之結果而實行者」(one is practising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fruit of stream-entry)。

「中般涅槃(SA/MA/DA)；中間般涅槃(DA)」，南傳作「中般涅槃者」(antarāparinibbāyī)，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間隔中達成涅槃者」(an attainer of Nibbāna in the interval)。按：《顯揚真義》等說，他不超越[生到淨居天]壽命一半證涅槃(yo āyuvemajjhām anatikkamitvā parinibbāyati, SN.46.3/AN.3.88)，或污染的般涅槃達阿羅漢狀態(kilesaparinibbānam arahattam patto, DN.33)，但長老認為，如果從[antara]字面上的意思，那應該是在兩個生命之間的間隔證涅槃(attains Nibbāna in the interval between two lives)，也許是在細身(subtle body)存在的中間狀態。按：「細身存在的中間狀態」意同「中有」(antarābhava)。「中有」的存在否，部派論師間是有異議的，南傳主流一向是不承認「中有」的。

「生般涅槃(SA/MA/DA)；生彼般涅槃(DA)」，南傳作「生般涅槃者」(upahaccaparinibbāyī)，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降臨時達成涅槃者」(an attainer of Nibbāna upon landing)。

「無行般涅槃」，南傳作「無行般涅槃者」(asaṅkhāraparinibbāyī)，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無努力而達成涅槃者」(an attainer of Nibbāna without exertion)。按：《顯揚真義》等以「[被生往某處而]以無行(無為作)、無努力(無加行)到達[阿羅漢狀態]」(Asaṅkhārena appayogena patto, SN.46.3/AN.3.88)，《吉祥悅意》以「以無行、無努力、無疲勞地以樂到達」(Asaṅkhārena appayogena akilamanto sukhena patto, DN.33)解說。

「有行般涅槃(SA/DA)；行般涅槃(MA)」，南傳作「有行般涅槃者」(sasaṅkhāraparinibbāyī)，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以努力而達成涅槃者」(an attainer of Nibbāna with exertion)。按：《顯揚真義》等以「被生往某處而以有行(有為作)、有努力(有加行)到達阿羅漢狀態」(Yattha katthaci uppanno pana sasaṅkhārena sappayogena arahattam patto, SN.46.3/AN.3.88)，《吉祥悅意》以「以有行、有努力、疲勞地以苦到達」(Sasaṅkhārena sappayogena kilamanto dukkhena patto, DN.33)解說。

「上流般涅槃(SA)；上流色究竟/上流阿迦膩吒般涅槃(MA)；上流阿迦尼吒/阿迦尼吒(DA)」，南傳作「上流到阿迦膩吒者」(uddhamṣoto.....akanīṭṭhaṁ), 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駛往上游，走向阿迦膩吒領域者」(one who is bound upstream, heading towards the Akaniṭṭha realm)。按：「阿迦膩吒」(akanīṭṭha)，另譯為「色究竟天」，《一切經音義》說：「言阿迦者色也，尼瑟吒究竟也.....又云，阿無也，迦尼瑟吒小也.....此之一天唯大無小故以名也。」《吉祥悅意》

說，以一切有德(saguṇehi)的有之到達(bhavasampattiya)與年長，在這裡沒有年輕的(natthettha kaniṭṭhāti, DN.14)，接著解說其他四天：以自己的等至不衰退、不被捨棄為無煩，無任何執著的煩苦為無熱，美之看見、清淨上等色為善見，看見善或看見這是美的為善現。

「家家(SA/MA/AA)」，南傳作「良家到良家者」(kolaṃkolo，逐字譯為「家-家」)，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氏族-到-氏族的達成者」(a clan-to-clan attainer)。按：依SN.48.24，這屬於「斯陀含向」，《顯揚真義》以「二、三生(dve tayo bhave, SN.48.24)輪迴後得到苦的結束者」，《滿足希求》以「[此為]從良家到良家者(kulā kulam gamanako)，這裡良家為生(存在)的同義語(Kulanti cettha bhavo adhippeto, AN.3.88)」，所以「二、三個良家」為二、三生之意。

「一種子道(SA)；一種(SA/MA)」，南傳作「一種子者」(ekabījī)，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一-種子的達成者」(a one-seed attainer)。按：依SN.48.24，這屬於「斯陀含向」，《顯揚真義》說，凡成為須陀洹後，就一個個體出生後達到阿羅漢狀態者，這名為一種子者(SN.48.24)，《滿足希求》則以「對這個來說，有一生的種子」(ekasseva bhavassa bijam etassa atthiti, AN.3.88)解說。

「數力/計數力(SA)」，南傳作「思擇力」(paṭisaṅkhābalam，另譯為「省察力」)，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深思的力量」(the power of reflection)。按：《滿足希求》以「省察力」(paccavekkhaṇabalam, AN.2.11)解說。

「無想天(MA/DA/AA)」，南傳作(i)「無想眾生天」(devā asaññasatt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無知覺天」(the devas that are impercipient, AN)。(ii)「無想眾生處」(Asaññasattāyatanam)，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無意識生命的領域」(The Realm of Unconscious Beings)，坦尼沙羅比丘長老英譯為「無覺知力生命的維度」(The dimension of non-percipient beings)。

「精進力(SA)」，南傳作「活力之力」(vīriyabal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活力的力量」(the power of energy)。按：漢譯的「精進」，對應的巴利語有vāyāma(如八聖道的「正精進」)、viriya(另譯為「勤」)、padhāna(另譯為「精勤；斷；勤奮」如「四正勤；四正斷」)。

「攝力」(saṅgahabal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吸引隨行人員的力量」(the power of attracting a retinue)。

「未來世；未來時」(anāgatamaddhān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未來」(in the future)。按：巴利語的「世」(addhāna)，水野弘元《巴利語辭典》譯為「時間，世、行路，旅行」，Buddhadatta譯為「長路途；時間；旅程；大道」(a long path, time, or journey; highroad)。這可以指來生，如SN.22.82的「願我未來世有這樣的色！」也可以指當生中的未來，如SA.75說如來「於未來世開覺聲聞」。

「梵輪」(brahmacakkaṃ)，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梵之輪」(the brahma wheel/the Wheel of Brahmā, AN/MN)。按：《顯揚真義》以「這是清淨法輪的同義語」(visuddhassa dhammacakkasetam adhivacanam, SN.12.22)，《滿足希求》以「最上輪」(setṭhacakkam, AN.5.11)解說，「梵」則都以「最上的、最高的、殊勝的清淨的」(setṭham uttamam visiṭṭham

visuddham , SN.12.22/MN.12/AN.4.8)解說，而《破斥猶豫》說，法輪有兩種：洞察智與教說智(paṭivedhañāṇañceva desanāñāṇañca, MN.12)。

「精進覺支/精進覺分(SA/MA)；精進覺意(DA/AA)」，南傳作「活力覺支」(vīriyasambojjhaṅgo，另譯為「活力等覺分」)，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活力的開化要素」(the enlightenment factor of energy)。

「擇法覺分(SA)；擇法覺支(MA)；法覺意(DA/AA)」，南傳作「擇法覺支」(dhammavicayasambojjhaṅgo，另譯為「擇法等覺分」)，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狀態之識別的開化要素」(the enlightenment factor of discrimination of states)。

「喜覺分(SA)；喜覺支(MA)；喜覺意(DA/AA)」，南傳作「喜覺支」(pītisambojjhaṅgo，另譯為「喜等覺分」)，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狂喜的開化要素」(the enlightenment factor of rapture)。按：「喜」與五禪支的「喜」同字。

(1)「猗/猗息/休息/止息(SA)；息/止(MA)；猗(DA/AA)」，南傳作「寧靜」(passaddhi，另譯為「輕安」)，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寧靜」(tranquillity)。按：《顯揚真義》等以「身心寧靜、污染寧靜」(kāyacittapassaddhi, kilesapassaddhi, SN.35.87/MN.144)解說。

(2)「猗覺分/猗覺支/除覺分(SA)；息覺支(MA)；猗覺意(DA/AA)」，南傳作「寧靜覺支」(passaddhisambojjhaṅgo，另譯為「輕安等覺分」)，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寧靜的開化要素」(the enlightenment factor of tranquillity)。

「捨覺分(SA)；捨覺支(SA/MA)；護覺意(DA/AA)」，南傳作「平靜覺支」(upekkhāsambojjhaṅgo，另譯為「捨等覺分」)，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平靜的開化要素」(the enlightenment factor of equanimity)。

(1)「念覺分(SA)；念覺支(MA)；念覺意(DA/AA)」，南傳作「念覺支」(satisambojjhaṅg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深切注意的開化要素」(the enlightenment factor of mindfulness)。

(2)「念覺分處法(SA)」，南傳作「念覺支處之法」(satisambojjhaṅgatṭhānīyā dhamm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深切注意的開化要素基礎的事」(things that are the basis for the enlightenment factor of mindfulness)。按：《顯揚真義》說，這是念的所緣法：三十七菩提分與九出世間法(SN.46.2)。

「作目標後」(atṭhimi katvā，另譯為「很關注後」)，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留心它」(heeds it, AN)，或「當成緊要大事」(as a matter of vital concern, S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留心它」(heeds it, M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經思慮後」(having thought over, DN.18)。按：《顯揚真義》以「作目標的後：『這個目標應該被我們到達。』」(atthikam i katvā, “ayam no adhigantabbo attho’ti)解說。《破斥猶豫》以「作為目標後(作有利益性後)；成為目標後」(atthikabhāvam i katvā, atthiko hutvāti)解說。《滿足希求》以「成為目標後」(atthiko hutvāti)解說。

(1)「安樂住/樂住(SA)；住於安樂/安樂而住(GA)」，南傳作「住於樂」(sukham viharati，逐字譯為「樂-住」)，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幸福地住著」(dwells happily, SN.22.43/AN.2.184)，或「住於快樂」(dwells in happiness, AN.1.318)。

(2)第三禪的「安樂住/身心受樂/樂住(SA)；樂住(MA)；樂/樂行(DA)；樂/歡樂(AA)」，南傳作「住於樂者」(sukhavīhār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幸福地住著者」(one who dwells happily, SN/A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他有個快樂的滯留」(He has a pleasant abiding, M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幸福住著」(Happy dwells, DN)。按：《阿毘曇毘婆沙論》說：「第三禪有五枝：捨、念、慧、樂、一心。」

「身猗息/身止息/身得止息(SA)；身獲柔軟(GA)；止身/止息身(MA)；身心安隱(DA)」，南傳作「身體的寧靜；身已寧靜」(kāyapassaddhi, passaddhakāyo，另譯為「身體的輕安」)，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身體的寧靜」(tranquillity of body)。按：《顯揚真義》說，這是[受想行]三蘊煩苦的寧靜(darathapassaddhi, SN.46.2)，長老說，依據阿毘達磨，身與心成對出現時，「身」都被解說為「心所」(cetasika)，也就是執行第二階段認知的功能，但這裡從字面上來看，似乎只是指「身體」(physical body)，「視為對一個經驗性質的活躍建樹」，並在2010年8月3日的回函中進一步解說：「簡單來說，這意味著部分身體狀況決定體驗是否為心的寧靜或心的擾動。請記得這是我的解釋。這裡的身，巴利註釋採用為名身：『心理因素的聚集』(除了心之外)」。

「心猗息(SA)」，南傳作「心的寧靜」(cittapassaddh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心的寧靜」(tranquillity of mind)。按：《顯揚真義》說，這是指識蘊(viññāṇakkhandha)煩苦的寧靜(darathapassaddhi, SN.46.2)。

「意喜；喜心」(pīti-mana, pītiman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心被狂喜所提升」(the mind is uplifted by rapture/the mind is elated by rapture, SN.35.97/SN.42.13)，或「以喜悅的心」(With joyful mind, SN.7.18)。按：《顯揚真義》以「有喜悅心的」(tuṭṭhacitto, SN.7.18)，《破斥猶豫》以「使意被這個喜取悅」(tāya pītiyā pīṇitamanassa, MN.7)，《吉祥悅意》以「喜相應的心」(pītisampayuttacittassa, DN.2)，《勝義光明》以「有喜悅的心」(tuṭṭhacitto hoti, Sn.4.1)解說。

「善知識；善勝丈夫(GA)」，南傳作「善友誼」(kalyāṇamittatā，逐字譯為「善的+朋友+狀態」)，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好友誼」(good friendship)，並解說「善友誼、善同伴之誼、善同志之誼」為同義詞。按：「善友；善朋友」(kalyāṇamitta)，或譯為「良友」，古譯為「善知識」，字尾加「tā」表示「在.....的狀態」。

「依遠離(SA)；依離(SA/MA/DA)」，南傳作「依止遠離」(vivekanissitat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基於隔離」(is based upon seclusion)。按：《顯揚真義》以vivittatā解說viveka，並舉了五種遠離，即《無礙解道》〈24.遠離的談論〉說的：i.由練習毘婆舍那而達暫時的「彼分遠離」(tadaṅgaviveko)。ii.由入禪定而達暫時的「鎮伏遠離」(vikkhambhana viveka)。iii.由出世間道而達永久的「斷絕遠離」(samucccheda viveka)。iv.由證果位而達永久的「安息遠離；平息遠離」(patipassaddh viveka)。v.由證涅槃而達永久的「出離遠離」(nissaraṇavivekoti, SN.45.2)。

「有餘(SA/MA)」，南傳作「有餘依；有殘餘」(upādisese, sa-upādisesam，另譯為「有餘的」)，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有執著的殘渣」(there is a residue of clinging, SN)，並解說這裡所譯的「執著」(clinging)，只為了表示上的清晰，而不是要以「取；執取」(upādāna)來取代「生命的燃料」(upādi)的意思，而此原慣用語的意思，只是單純「(未被指定的)殘渣」(an (unspecified) residue)。按：《顯揚真義》以「持續存在的持有殘餘、執取(燃料)殘餘」(gahaṇasese upādānasese vijjamānamhi, SN.46.57)，《破斥猶豫》等以「執取(燃料)殘餘、未被遍滅盡的(aparikkhīne, MN.10/DN.22)」解說。

「四無量心(DA)；四等心(AA)」：「慈」(Mett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慈愛」(lovingkindness)。「悲」(Karuṇ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憐憫；同情」(compassion)。「喜悅」(Muditā，另譯為「喜；滿足」)，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利他的喜悅；愛他的喜悅」(altruistic joy)。按：為了與「初禪」中的「喜」(pīti)區隔而將慣用的「喜」譯為「喜悅」。「捨；平靜」(upekkh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平靜」(equanimity)。

「邪智」(micchāññāṇ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錯誤的理解」(wrong knowledge)。按：《顯揚真義》以「邪識、邪觀察」(micchāviññāṇo micchāpaccavekkhana, SN.45.26)，註疏以某人作了惡的後心想：「啊！我作了善的。」解說。

「邪解脫」(micchāvimut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錯誤的釋放」(wrong liberation)。按：《顯揚真義》以「非真實的解脫(ayāthāvavimutti, SN.45.26)、不出離的解脫(aniyyānikavimutti, SN.56.26)」，《破斥猶豫》以「當存在未解脫時，『我們是解脫者(vimuttā maya”nti)』這麼想者，或於未解脫處有解脫想者(avimuttiyām vā vimuttisaññino, MN.8)」解說。

「沙門義」(sāmaññattham，另譯為「沙門性義；沙門性的利益；沙門性的目標」)，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禁欲主義者的目標」(the goal of asceticism, SN/A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禁欲修道身分者的目標」(the goal of recluseship, MN)。按：義(attha)，有「利益；目標」的意思，也有「道理，意義」的意思。《顯揚真義》以「聖果(ariyaphalam, SN.12.13)、涅槃(nibbānam, SN.45.36)」解說「沙門義」，就是經文說的貪、瞋、癡的滅盡(SN.45.36)。

(1)「沙門法(SA/MA)；得沙門名(DA)；沙門之法(AA)」，南傳作「沙門性；沙門身分」(sāmaññāṇ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禁欲修道主義」(asceticism, SN)，或「禁欲修道的高度」(ascetic stature, SN.2.30)，或「禁欲修道者的生活」(The ascetic life, S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禁欲修道身分；禁欲修道狀態」(the recluseship, MN)。按：SA.796等說是「八正道」，《顯揚真義》以「沙門法」(samaññadhammo, SN.1.17)解說。

(2)「供養沙門(SA)；奉事沙門(GA)；尊敬沙門(MA/DA)；慈孝沙門(AA)」，南傳作「尊敬沙門」(sāmaññō, sāmaññat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對禁欲修道者適當地對待」(behave properly toward ascetics, AN)。

「安那般那念(SA)；修息出息入(MA)；念安般/安般念/安般(AA)；阿那般那念(摩訶僧祇律)」，南傳作「入出息念」(ānāpānassati，另譯為「出入息念」)，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呼吸的深切注

意」(Mindfulness of breathing)。按：「入出息」(ānāpāna)，音譯為「安那般那」，簡為「安般」，義譯為「呼吸」。

「身心止息(SA)」，南傳作「身已寧靜而無激情」(passaddho kāyo asāraddho，另譯為「身已輕安冷靜」)，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身體成為安靜的並且無苦惱」(the body becomes tranquil and untroubled, SN)，或「身體將安靜無騷動」(body will be tranquil without disturbance, AN)。按：《破斥猶豫》說，這裡的身指名身、色身(nāmakāyo rūpakāyoti)，無激情指「離煩苦」(vigatadarathoti, MN.4)，《滿足希求》則以「名身與所生身的寧靜，煩苦被平靜下來」(nāmakāyo ca karajakāyo ca passaddho vūpasantadaratho, AN.3.40)解說。

「對礙想(SA)；有對想(MA/DA)；瞋恚想(DA)」，南傳作「有對想」(paṭighasaññ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嫌惡的認知」(perceptions of aversion, SN.54.6)，或「知覺器官衝擊的認知」(perceptions of sensory impingement, SN/AN)。按：「有對」(paṭigha)，有兩個意思：i.「障礙；對礙」，指的是「五境」對「五根」的撞擊，ii.「嫌惡；厭惡；反感；排斥；怒」。

「增上意學(SA)」，南傳作「增上心學」(adhicittasikkh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較高之心上的訓練」(the training in the higher mind)。按：依SA.832、AN.3.91，「增上意學；增上心學」顯然是指「禪定」(jhāna)。「(也)學習增上心」(adhicittampi sikkha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較高之心上訓練」(He trains in the higher mind)。

「滿足者(SA)；具(MA)；完具者(AA)」，南傳作「全分行者」(paripūrakārī)，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完全地激活它們者」(one who activates them fully, SN)，或「完成.....的行為者」(fulfill.....behavior, AN)。《滿足希求》以「已完成者(已完成的作者)」(samattakārī, AN.3.87)解說。

(1)「空無果(SA)」，南傳作「不孕的；徒然白費的」(vañjhā，另譯為「石女兒」)，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不生育的；不妊的」(barren)。

(2)「不空無果(SA)；不空/不虛(MA)；不唐其勞(AA)」，南傳作「功不唐捐的」(avañjhā，另譯為「非不孕女的；非石女兒的」)，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不是不生育的」(not be barren)。

「過二百五十戒(SA)；二百五十戒(DA/AA)」，南傳作「這一百五十餘條學處」(Sādhikamidam.....diyaḍḍhasikkhāpadasatam，逐字譯為「多餘的...一又二分之一+學處+百」)，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超過一百五十調馴規定」(the more than a hundred and fifty training rules)。按：「學處」(sikkhāpada)，即「戒條」。關於「二百五十」與「一百五十」差異之考證，印順法師斷定後者為正確，參看《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p.172。

「細微戒(SA)；小小戒(DA)」，南傳作「諸小隨小學處」(khuddānukhuddakāni sikkhāpadāni，另譯為「微細學處；細隨細學處；小小學處」)，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較小的與不重要的調訓規則」(the lesser and minor trainings)。按：《滿足希求》說，這是除四波羅夷(cattāri pārājikāni)外的其餘學處(AN)，但長老認為這樣的說法似乎太寬鬆，而傾向指那些向一名比丘懺悔出罪的波逸提(pācittiya)。編按：當然也包括更輕的婆羅提提舍尼(paṭidesemi)與「眾學

法」(sikkhākaraṇīyā)，而四波羅夷是指犯「殺人、偷盜(一定價值物品違犯法律程度)、淫(性交)、大妄語(未證稱證)」四種受驅擯處理失去出家人資格的罪。學處(sikkhāpada)，即戒條。

(1)「意界」(manodhātu)，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心的元素」(the mind element)。按：南傳論師們的看法，意界指善與不善果報兩種領受心(sampaṭicchanacitta)與五門轉向心(pañcadvārāvajjana-citta)。

(2)「意識界」(manoviññāṇadhātu)，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心-識的元素」(mind-consciousness element)。按：南傳論師們的看法，意識界指五識與意界外的所有識(心)。

「持後邊/持此後邊身(SA)；住於最後身/受最後身/後邊之身(GA)」，南傳作「持有最後身者」(antimadehadhārī, sarīrantimadhārin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他帶著他的最後身體」(One who bears his final body)。

「三法衣/三衣(SA)；三法服(MA)；三法衣(DA/AA)」，南傳作「三衣」(ticīvara, tecīvara)，出家眾遵守只保有三件衣服的規定，即「僧伽梨(saṅghāṭī，另譯作「大衣；重衣」)、欝多羅僧(uttarāsaṅga，另譯作「上衣」)、安陀衣(antaravāsaka，另譯作「內衣」)。

(1)「有淨信的」(pasannam，另譯為「明淨的；澄淨的；已喜的」，轉名詞譯為「有淨信者」，分詞譯為「當有淨信時」，動詞pasidati譯為「得到淨信」)，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信任」(confidence)。

(2)「極淨信的」(abhippasanno，另譯為「極明淨的」，轉名詞譯為「極淨信者」)，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充分信任」(full confidence)。

(3)「有淨信的行為」(pasannākār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信任」(confidence)。按：《顯揚真義》說，這是施與衣食需要物(cīvarādayo paccaye, SN.16.3)，或施與四種需要物(SN.20.9)。

「念已現起」(upatṭhitā sati, upatṭhitassa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深切注意被樹立」(mindfulness is set up)。

「惱(SA/AA/DA)；懊惱(MA)」，南傳作「絕望」(upāyāsā，另譯為「惱，愁，悶，磨難，苦惱」)，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絕望」(despair)，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苦惱；苦難」(distress, DN)。按：《吉祥悅意》說，更強力的悲傷(憂愁)為「絕望」(Balavataram āyāso upāyāso, DN.22)。

「六思身(SA/MA/DA)」，南傳作「六類思」(chayime cetanākāyā, Cha sañcetanākāyā，逐字譯為「六-思+身」)，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六類意志力」(six classes of volition)。按：這裡的「身」(kāya)指「種類」而非「身體」，六受身、六想身、六識身的身亦同。思與行(sañkhārā)的差別，後者常用複數，長老英譯為「意志的形成」(volition formations)，論師們慣於指「受、想、識」以外的心理狀態，分「身、語、意」三行，而對色聲等六外處的對應分類，就用「思」。

(1)「自恣」：自在地，如「五欲自恣；飲食自恣；自恣而遊行」等。

(2)「懷受/受歲(SA/AA)；自恣(SA/GA)；請/請請(MA)；受自恣(摩訶僧祇律)」，南傳作「作自恣」(Pavāreti，動詞，另譯為「邀請」)，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請求」(asks, MN)，或「邀請」(invitation, AN)。

(3)「月食受時(SA)；自恣時到(GA)；相請請時(MA)；受歲之日(AA)」，南傳作「在自恣日」(pavāraṇāy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自恣儀式」(on...of the pavāraṇā ceremony)，或「邀請儀式」(the invitation ceremony, AN)，並解說這是雨季安居結束的儀式，比丘邀請所有其他比丘告諭其犯戒行為。按：僧團規制，結夏安居的最後一天僧團集會，就所見、所聽聞、所懷疑，「自在地」指出別人的過失，以互相砥礪改正，稱為「自恣」，這一天也稱為「自恣日」。

「地獄；泥黎(SA/AA)」，南傳作「地獄」(niraya，音譯為「泥黎；泥梨；泥犁；泥洹夜；捺落迦」)，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地獄」(hells)。

「化生者；化生(的)」(opapātik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自生的出生」(spontaneous birth)。

「四雙八輩；四雙八士(SA)；四雙人八輩聖士(MA)」，南傳作「四雙之人、八輩之士」(cattāri purisayugāni atṭha purisapuggal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四對人、八類個人」(the four pairs of persons, the eight types of individuals)。按：此即四果與四果向者，合為八種聖者之人。

「解脫施(SA)」，南傳作「自在施捨」(muttacāg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爽快慷慨的」(freely generous)。按：「自在」(mutta)，另譯為「釋放；解脫」，所以「解脫施」與「自在施捨」，推斷它們的原文是完全相同的。

「等心行施(SA)；等心普施(MA)；平等心而以惠施/等心普施/等心施與(AA)」，南傳作「樂於均分與布施」(dānasamvibhāgarat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樂於給予及共享」(delighting in giving and sharing)。

「快得善利；汝得善利/汝得大利(SA)」，南傳作「這是你的好獲得」(Lābhā te)，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那是你的獲得」(It is a gain for you)。

「俱解脫(SA/MA/AA)」，南傳作「俱分解脫者」(ubhatobhāgavimutt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兩方面自由了」(liberated in both ways)。按：[AN.9.45](#)說，身觸達初禪的解脫者被世尊以方便說為俱分解脫者，唯以身觸達想受滅的解脫者被世尊以非方便說為俱分解脫者。[MN.70](#)說，以身觸無色寂靜解脫的解者為俱分解脫者，《破斥猶豫》以「八解脫」(atṭha vimokkhe)解說「無色寂靜解脫」(同[MA.195](#))。《顯揚真義》等說，以兩部分解脫，以無色等至從色身解脫(arūpāvacarasamāpattiyā rūpakāyato vimuttā)，以無上道從名身[解脫]」(aggamaggena nāmakāyatoti, [SN.8.7/MN.70/DN.15/AN.7.14](#))。

(1)「糞掃衣(SA/MA)；糞掃之衣(MA)；塚間衣(DA)；補納衣/納故衣/納衣(AA)」，南傳作「糞掃衣」(paṃsukūlam，另譯為「塵土衣」)，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碎布長袍」(rag-robe)。按：「塚間衣」為「糞掃衣」的一種。

(2)「穿糞掃衣者」(paṃsukūlikā，另譯為「穿塵堆衣者」)，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碎布長袍之穿用者」(rag-robe wearers)。

「劫貝衣(SA/MA); 劫波衣(DA); 劫波育樹衣(AA)」，南傳作「精緻的木綿衣」(kappāsikasukhumān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精緻的綿衣」(fine cotton)。按「劫貝」即「木綿；綿花」(kappāsa)的音譯。

「如來死後有無/如來有後生死/有無後死(SA)；如來終不終(MA)；如來終不終/有如是無如是他死(DA)；有終有不終(AA)」，南傳作「死後如來存在且不存在」(hoti ca na ca hoti tathāgato param maraṇ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死後如來既存在也不存在」(The Tathāgata both exists and does not exist after death)。按：SN.22.86經文明確地指「如來」為「最高的人、無上的人、已證得無上成就」，顯然就是指佛陀，但《顯揚真義》等以「眾生」解說(tathāgatoti satto, SN.16.12/MN.65/DN.1)，而《大智度論》譯為「死後有神去後世，無神去後世，亦有神去亦無神去，死後亦非有神去亦非無神去後世」，其中的「神」指一般認為生死流轉中的「主體我」，也就是「如來」傳統含義之一，另參看SA.104「異色有如來」。

「不覺、不達(MA.97)」，南傳作「不領悟、不通達」(ananubodhā appaṭivedhā，另譯為「不隨覺、不貫通」)，菩提比丘長老、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不理解與不洞察」(not understanding and not penetrating, SN/DN)。按：《顯揚真義》、《吉祥悅意》都以「因[無]理解的遍知而不領悟」(ñātапariññāvasena ananubujhanā)，「因[無]衡量、捨斷的遍知而不貫通」(tīraṇappahānapariññāvasena appaṭivijjhāna)解說。

(1)「實(MA)；真實之物(AA)」，南傳作「心材；核心」(sāre，另譯為「堅實；真實；真髓；核；樹心；心木；堅材」)，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心材」(heartwood)，或「本質；真髓」(essence, AN.5.64)。

(2)「膚材」(pheggū)，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軟材」(softwood)，智髻丘長老英譯為「邊材」(sapwood, MN)。

(3)「內皮、外皮」(tacapapatik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樹皮與嫩枝」(bark and shoots)，智髻丘長老英譯為「其內樹皮與外樹皮」(its inner bark, and its outer bark, MN)。

(1)「十力；十種力(SA)」，南傳作「十力」(dasabala)，或「十如來力」(Dasa tathāgatabalāni)，其內容，參看SA.684、AA.46.4等。按：唯如來有此十力，故也以「十力」表示如來。

(2)「四無畏；四無所畏」(Cattāri vesārajāni)，其內容參看AA.27.6、AA.46.4等。

「不忍(SA/MA)；不受(GA)；不能堪忍(AA)」，南傳作「不接受；不容忍」(nakhama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沒有什麼是]可接受的」([Nothing is] acceptable)。反義詞「接受；容忍」(khamati)，另譯為「忍；忍耐；原諒」。

「有道、有跡/有道、有向(SA)；是道、是迹(DA)」，南傳作「有道、有道跡」(Atthi...maggo atthi patipad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有道、有路」(There is a path...there is a way)。

「愛欲重者/苦貪者(SA)；盛欲(GA)；重濁欲(MA)；貪欲熾盛(AA)」，南傳作「重貪者」(tibbarāg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強烈易於慾望者」(who is strongly prone to lust)。

- (1) 「醍醐」(maṇḍ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精華」(elite)。
- (2) 「醍醐味」(maṇḍapeyy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乳酪飲料」(a beverage of cream)。按：《顯揚真義》說，以明淨之意(pasannatṭhena)為maṇḍam，以能喝之意(pātabbaṭṭhena)為peyyam，長老說，maṇḍa的原意指最好的乳品或奶油。
- (3) 「熟酥醍醐」(sappimāṇḍo，另譯為「酥精；醍醐味」)，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酥油的乳酪」(cream-of-ghee)。

「餓鬼；餓鬼趣(SA/DA/AA)」，南傳作「在餓鬼界中/餓鬼界」(pettivisaye/pettivisay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鬼域中」(in the domain of ghosts, SN)，或「受折磨的幽靈領域」(the sphere of afflicted spirits, AN)。

「信心布施/信施(SA)」，南傳作「亡者供養會」(saddham, saddhān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為死者的追悼儀式」(the memorial rites for the dead, memory of the dead)，並解說，這是婆羅門教傳統對已亡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的祭祀。按：saddha有兩個意思：①有信的；能信賴的。②亡者供養會；供物。這裡北傳採前者譯，顯然不合適。《破斥猶豫》等以「祭拜死人的食物」(matakabhatte, MN.93/AN.3.60)，《吉祥悅意》以「對死者關於祭拜(所作)食物」(matake uddissa katabhatte, DN.3)解說。

「自手殺生/手自殺生/自殺生(SA)」，南傳作「自己是殺生者」(attanā ca pāṇātipāti ho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某人毀滅生命」(someone destroys life)。

「法服；法衣；袈裟衣(SA/MA)；染色衣(SA)」，南傳作「袈裟衣」(kāsāyāni vatthāni，袈裟-衣)，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黃色的長外袍」(the yellow robe)，或「赭土色長袍」(ochre robes, AN)。

「塔所(SA)；塔(GA)；寺(MA)；宗廟(DA)；神祠/神寺/神廟/寺(AA)」，南傳作「塔廟」(cetiye，音譯為「支提；枝提；制多」)，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廟祠」(Shrine)。

「右脅而臥(SA/MA)；右脇著地(AA)；偃右脇如師子/偃右脅而臥(DA)」，南傳作「以右脅作獅子臥」(dakkhiṇena passena sīhaseyyam kappe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像獅子在其右側躺下」(lies down, lion-like, on his right side)。

「行意惡行(SA/MA)；成就意惡行(MA/DA)；意所作行而不平均，以行非法之行/意所作行而不平等(AA)」，南傳作「他以意行惡行」(manasā duccaritaṁ cara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他從事心的不正行為」(He engages in misconduct of mind)。按：依SA.1039等經，意惡行的內容為①貪(貪婪)-於他財物而起貪欲，言：此物我有者好②瞋恚(瞋恚心)-心思惟言：彼眾生應縛、應鞭、應杖、應殺，欲為生難③邪見-無來世、善惡業報、聖者。

(1)「諸流/駛流/流淵/浚流/瀑駛流/流(SA)；駛流/瀑駛流(GA)」，南傳作「暴流」(ogha，另譯作「流；洪水」)，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洪水」(the flood)。按：[SA.490](#)舉「欲流、有流、見流、無明流」即[DN.33](#)說的「欲的暴流、有的暴流、見的暴流、無明的暴流」四種暴流。

(2)「生死海流/有流(SA)；有駛流/生死海(GA)；有流(DA/AA)」，南傳作「有的暴流」(bhavogh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存在的洪水」(the flood of existence)。按：《顯揚真義》以「對色無色有的欲貪」(rūparūpabhabhesu chandarāgo)解說，又以「對五種欲的欲貪」(pañcasu kāmaguṇesu chandarāgo)解說「欲的暴流」，以「六十二見」(dvāsaṭṭhi dīṭṭhiyo)解說「見的暴流」，以「對四諦的無智」(catūsu saccesu aññāñāṇam)解說「無明的暴流」([SN.45.172](#))。

「須陀洹分/須陀洹道分/入流分(SA)；須陀洹支(DA)」，南傳作「入流支」(sotāpattiyaṅgam，另譯為「須陀洹支；預流支」)，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為求入流的要素；為獲得入流的要素」(a factor for stream-entry; factors for attaining stream-entry，用於「善人的結交.....」這組，[SN.55.5](#))，或「入流者的要素；入流的要素」(the factors of a stream-enterer; factors of stream-entry，用於「於佛不壞淨.....」這組，[SN.55.16](#))，並解說這兩種「入流支」是不同的(distinct)，但其巴利語都同，不過在[DN.33](#)中，後者的巴利語作「入流者的支」(sotāpannassa aṅgāni)。按：這樣的說法正好與[SA.843](#)所說相同，也與[SA.646](#)/[SN.48.8](#)的對應相符。

「化樂(SA/MA)；化自在天(DA/AA)」，南傳作「化樂天」(Nimmānaratino dev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以創造為樂的天神」(Devas who take delight in creating)，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他們製造」(They've made, DN)。

「他自在(SA)；他化自在天(SA/GA/DA/AA)；他化樂天(MA)」，南傳作(i)「他化自在天」(Paranimmitavasavatti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控制所有被其他人(其他神)創造的天神」(devas Who Control What is Created by Others, AN)。(ii)「自在天」(devā vasavattin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行使(運用)控制的天」(devas who exercise control, SN)。(iii)「他化天」(paranimmitā)，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那些奪取別人作品者」(those who seize on others' work, DN)。

(1)「覺悟之/發悟(SA)；使懷恐怖(AA)」，南傳作「激起急迫感；激起宗教信仰心」(samvejeti，另譯為「使之驚怖；悚懼」)，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激起急迫感」(stir up a sense of urgency)。

(2)「得到了急迫感」(Samvegamāpādu, Samvegamāpādi，逐字譯為「急迫感-來到」)，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得到了急迫感」(acquired a sense of urgency)，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極心痛中」(in sore distress)。

(3)「作急迫感」(samvegamakāsi)，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大恐慌」(dismayed)。

(4)「生起急迫感」(Samvegajātassa)，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恐懼」(fears)。

「戒身(SA/MA/AA)；戒聚(MA/DA)；戒眾(DA)」，南傳作「戒蘊」(sīlakkhandhaṁ，另譯為「戒身；戒犍度；戒聚集」)，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德行的聚集」(aggregate of virtue)。

「眾；僧」，南傳作「僧團」(saṅgha, samgha)，另譯為「僧伽；和合眾」，或簡略為「僧，眾」。附：「弟子僧團」(sāvakasaṅgha)，另譯為「聲聞僧伽」。

(1)「欲覺/貪覺(SA)；欲念(MA)；欲想(AA)」，南傳作「欲尋」(kāmavitakk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肉慾的心思」(sensual thought)。

(2)「恚覺(SA)；恚念(MA)；瞋恚想(AA)」，南傳作「惡意尋」(byāpādavitakk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惡意的心思」(thought of ill will)。

(3)「害覺(SA)；害念(MA)；殺害想(AA)」，南傳作「加害尋」(vihimsāvitakk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傷害的心思」(thought of harming)。「加害」(vihimsā)，另譯為「害；害意；惱害；傷害」。

「叉手合掌(SA/DA/AA)；叉手(MA/DA/AA)；叉十(AA)」，南傳作「合掌」(pañjalikova, añjalim panāmetvā，另譯為「合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表示敬意地；謙恭地」(respectfully)。

「無齋(MA)」，南傳作「無供養」(natthi yitth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沒什麼東西供養」(nothing offered)。按：「齋」，顯然是「供養」(yittha)的另譯。

「得無所畏；成就無畏(DA)」，南傳作「達無畏」(vesārajjappatto，另譯為「得自信」)，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已獲得自信」(attained self-confidence)。

「不由他度/不由於他(SA)；不隨他教(GA)；不復從他/不復由他(MA)；不信餘道/不由他信/不向餘道(DA)；更不事餘師(AA)」，南傳作「不緣於他」(aparappaccayo，另譯為「不需要他人」)，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成為獨立者；成為獨立於他人」(become independent of others)。按：《顯揚真義》以「不依賴(信賴)其他人(aññassa apattiyyāyetvā)」，就有親身體驗的智(attapaccakkhaññamevassa, SN.12.15)」，《破斥猶豫》以「不依賴其他人」(aparappattiyo, MN.35)解說。

(1)「梵行」(brahmacariy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聖潔的生活」(the holy life)。按：梵行的原義應指修往生梵天界的行為，演為「修清淨行」，又因梵天屬出欲界的色界，故亦指離淫欲，《集異門足論》說：「離二交會說名梵行。」

(2)「梵行求(DA)」，南傳作「梵行的尋求」(brahmacariyesanā)，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為聖潔生活的尋求」(quests for the holy life, D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為聖潔生活的尋求」(the search for a holy life, SN)。按：《顯揚真義》說，此指邪見考量(micchādiṭṭhisāṅkhātassa, SN.35.161)的梵行尋求，《吉祥悅意》則舉像十無記那樣的顛倒執見(vipariyesaggāho, DN.33)。

(3)「離非梵行/斷非梵行(MA)」，南傳作「捨斷非梵行」(Abrahmacariyam pahāya)，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戒絕卑俗的性交實行」(abstaining from the vulgar practice of sexual intercourse, MN)。

「受持學戒(SA)；受持學要(MA)；等學諸戒(DA)」，南傳作「在學處上受持後學習」(samādāya sikkhati sikkhāpadesu)，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承擔調馴規定後，在它們中訓練」(Having undertaken the training rules, he trains in them)。按：「學戒」或「學處」(sikkhāpada)，即「戒條」。

「如來、應、等正覺所知所見(SA)；世尊知見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世尊有知有見如來、無所著、等正覺(MA)」，南傳作「有知、有見的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bhagavatā jānatā passatā

arahatā sammāsambuddhen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知道與看見的幸福者、阿羅漢、已純然無瑕的開化者」(the Blessed One, the Arahant, the Perfectly Enlightened One, who knows and sees)。

「惡慧(SA/MA)；無慧(MA)；無智(DA)」，南傳作「劣慧」(duppaññā，另譯為「惡慧；愚鈍」)，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缺乏智慧」(lack wisdom)。「劣慧者；劣慧的」(duppañña, duppañño)，另譯為「惡慧的；愚人」。

(1)「於露地；在露地；露地；於空露地(SA)」，南傳作「在屋外；在露天處；露地」(abbhokāse, abbhokās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戶外」(in the open)。

(2)「而天空下著毛毛雨」(devo ca ekamekam phusāyati, 而天空一一靜靜地下)，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它下著毛毛雨」(it was drizzling)。按：《顯揚真義》對此句沒解說，《勝義燈》則以「雨雲使有雨滴的水滴落下」(Devoti megho ekamekam phusitakam udakabindum pāteti, [Ud.7](#))解說這裡的devo。

「扶床欲起/馮床欲起/憑床欲起/從床欲起(SA)」(凭=憑)，南傳作「在臥床上移動」(mañcake samadhos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他的床上起身」(stirred on his bed, SN/AN)，並解說，即使臥病在床，見長輩來，要有起身的表示，以示尊敬([SN.22.87](#))。

「龕搏食(SA)；搏食龕細(MA)；搏食(DA)；搏食或大或小/揣食(AA)」，南傳作「或粗或細的物質食物」(Kabañikāro āhāro– olāriko vā sukhumo v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食用的滋養食物，粗劣的或精緻的」(The nutrient edible food, gross or subtle)。按：「物質食物」(Kabañikāra āhāra, kabaliñkāra āhāra, kabaliñkārāhāra)，古譯為「搏食；段食」，「搏」同「團」，應該即是以手抓起或捏成的「飯團」(kabala, kabala)。[DA.30](#)說：自上諸天以禪定喜樂為食，即色界眾生以禪定喜樂為食，不食搏食。

「細觸食(SA)；更樂食(MA/AA)；細滑食(DA)」，南傳作「觸[食]」(phasso [āhār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接觸[滋養物]」(contact [nutriment])。按：《顯揚真義》等以「三受」(tisso vedanā, [SN.12.11](#)/[MN.9](#))解說。[DA.30](#)說：「卵生眾生觸食。」

「意思食(SA)；意思食/意念[食](MA)；念食(DA/AA)」，南傳作「意思[食]」(manosañcetanā [āhār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精神意志[滋養物]」(mental volition [nutriment])。按：「意思」為「意」(mano)與「思」(sañcetanā)之複合字，《顯揚真義》等以「三有」(tayo bhave, [SN.12.11](#)/[MN.9](#))解說。

「識食」(viññāṇāhār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識滋養物」(the nutriment consciousness)。按：《顯揚真義》等以「結生名色」(pañcasandhināmarūpanti, [SN.12.11](#)/[MN.9](#))解說。[DA.30](#)說：地獄眾生及無色天，是名識食。

(1)「阿賴耶；依住」(ālaya，另譯為「執著；愛著；所執處；窟宅」)，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黏著」(adhesion, [SN.6.1](#))，或「窩」(the lair, [SN.1.45](#))，或「依靠它」(reliance on it, [SN.22.22](#))，

或「執著」(attachment, AN.4.34)，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渴愛」(craving, MN.9)，或「放縱」(indulgences, MN.98)。《顯揚真義》等說，眾生在五種欲上黏著(sattā pañcasu kāmaguṇesu alliyanti)，或黏著百八種渴愛思潮(Atṭhasatatañhāvicaritāni ālayanti, SN.6.1/MN.26/DN.14)，因此，那些被稱為阿賴耶。

(2)「不染著法(AA.25.3)」，南傳作「無阿賴耶的法」(anālaye dhamme)，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關於不執著的法」(the Dhamma about non-attachment, AN)。

「(制)戒(SA/AA)；禁戒(SA/MA)；學戒(SA/MA/DA)」，南傳作「學處」(sikkhāpad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調馴規定」(training rule)。按：「學處」(sikkhāpada)即「戒條」，集所有「戒條」稱為「波羅提木叉」(pātimokkha)，參看印順法師《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p.113,139。而「戒」(sīla)，另譯為「習慣；道德」，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有德的」(virtuous)。

「知心之所念(SA/AA)；觀...心/觀察...心(MA)；知...心中所念(DA/AA)；觀見...心中所念之事/觀察...心意(AA)」，南傳作「以心熟知心後」(cetasā ceto paricc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以他自己的心圍繞他們的心」(encompassing their minds with his own mind)。按：《滿足希求》以「以自己的心分別(確定, paricchinditvā, AN.1.43)他的心」解說。

「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是事有故(有是故)，是事有，是事起故，是事起(SA)，因是，有是，因是生故，彼則得生，若因不生，則彼不生(GA)，因此有彼，無此無彼，此生彼生，此滅彼滅(MA)，緣是，有是，無是，則無/是有，則有，此生，則生，此起，則起，此滅，則滅(AA)」，南傳作「在這個存在時那個存在，以這個的生起那個生起，在這個不存在時那個不存在，以這個的滅那個被滅」(imasmin sati idam hoti, imassuppādā idam uppajjati; imasmin asati idam na hoti imassa nirodhā idam nirujjha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當這個存在，則那個生成；以這個的發生，則那個發生；當這個不存在了，則那個不生成；以這個的停止，則那個終止」(when this exists, that comes to be; with the arising of this, that arises. When this does not exist, that does not come to be; with the cessation of this, that ceases)。

「現法、.....緣自覺知；現法、.....智慧自覺；現法、.....自覺證知」，南傳作「法是被世尊善說的、.....應該被智者各自經驗的」，此為有關「法」的定型句，參看SA.215「附記」。

「隨憶(求憶)、隨覺、隨觀(SA)；意所思念(MA)」，南傳作「被意所隨行」(anuvicaritam manasa), 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心理的沈思」(mentally pondered, M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被心涉及(衡量)」(ranged over by the mind, SN)。按：《顯揚真義》等以「被心隨行」(cittena anusañcaritam, SN.24.2/MN.22/AN.4.23)解說。菩提比丘長老說，「所見」是「可見色處」(the visible-form base)，「所聞」是「聲處」(the sound base)，「所覺」是「所嗅、所嚐、所接觸的對象」(the objects of smell, taste, and touch)，「所得、所求、被意所隨行」是第四者(所識)的詳述(elaboration)。「隨所求」(anupariyesit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尋求」(sought after)。

「欲有漏、有有漏、無明有漏(SA)；欲漏、有漏、無明漏(GA/MA/DA/AA)」，南傳作「欲的煩惱、有的煩惱、無明的煩惱」(Kāmāsavo, bhavāsavo, avijjāsav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感官快樂

的污染、存在的污染、無知的污染」(the taint of sensuality, the taint of existence, the taint of ignorance)。按：「漏；煩惱」(āsava)，字面上的意思是「流漏掉；漏出來」，引申為「(生死)煩惱」的異名，《破斥猶豫》等說，五種欲的貪(pañcakāmaguṇiko rāgo, MN.2/DN.33)為欲的煩惱，對色有(色界)無色有的欲貪(rupārūpabhave chandarāgo)，及欲求禪定者的與常見斷見俱行(jhānanikanti ca sassatuccchedadiṭṭhisahagatā, MN.2)，與常見俱行的貪，或因有而有熱望(sassatadiṭṭhisahagato rāgo, bhavavasena vā patthanā, DN.33)為有的煩惱，對四諦的無智(catūsu saccesu aññānaṁ, MN.2)，或對苦的無智(Dukkhe aññāna, DN.33)等而來到無明，名為無明的煩惱。

「隨學」(anusikkhati，另譯為「模倣；仿效」)，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練習」(train)，或「熱心模仿；仿學」(emulates, AN.8.54)。

「中道(SA/MA)；處中之道(AA)」，南傳作「中道」(majjhimā paṭipad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中間道路」(the Middle Way)。按：MA.88說有兩種中道：①斷念欲，亦斷惡(厭惡)念欲等②八正道。MA.169、MA.204說離「求欲樂與求自身苦行」為中道，內容即八正道，SA.912則分稱兩者為「初中道、第二中道」。SA.301等六經說離常見斷見的「有無」二邊為中道，內容即「緣起法」。南傳除AN.3.157說是四念住外，均作八正道(SN.42.12,SN.56.11,MN.3,MN.139)。

「我慢(SA/MA/DA)；憍慢(AA)」，南傳作「我是之慢」(asmimāno，另譯為「我慢」)，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我是』之自大」(the conceit 'I am', A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自我-自大」(Ego-conceit, DN)。按：《破斥猶豫》以「『我是關於色』之慢...關於受...關於想...關於行...『我是關於識』之慢」(asmīti māno, vedanāya... saññāya... sañkhāresu... viññāne asmīti māno, MN.22)解說。《吉祥悅意》以「阿羅漢道」(arahattamaggo, DN.33)解說「我是之慢的根除」。

「淨信心(SA)；無疑心(GA/MA)；有歡喜心(MA)；信心清淨(SA/DA/AA)；心淨(DA)；心意歡悅/柔軟和悅/歡喜/發心歡喜(AA)」，南傳作「淨信心的；有淨信心地」(pasannacitto，另譯為「明淨心的；有喜悅心的」，分詞：當有淨信心時，動詞：有淨信心-pasādeti citt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有信心」(with a mind of confidence, AN.9.20, With a confident mind, AN.8.21)，或「心理平靜的」(mentally placid, AN.1.44)。

- (1)「凝乳」(dadhi，另譯為「酪」)，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乳酪」(cream)，或「凝乳」(curd, AN.4.95)。
- (2)「生酥」(navanīt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奶油」(butter)。
- (3)「熟酥」(sapp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酥油」(ghee)。

「劫數成壞(SA)；世間成敗/成敗/成敗劫(MA)；成劫敗劫/劫數成敗(DA)；劫成敗/成敗劫(AA)」，南傳作「壞成劫」(saṃvatṭavivatṭakappe)，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世界-分解與發展的無限長的時代」(eons of world-dissolution and evolution)。「壞成」(saṃvatṭavivatṭam)，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收縮與膨脹」(contraction and expansion, DN.1)。

「梵室；梵堂(AA)」，南傳作(i)「梵住」(brahmavihār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神的住處；神聖的住處」(a divine dwelling, SN.54.11)。(ii)「與梵天共住」(brahmānaṁ sahabyatāy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梵天的伙伴」(the company of Brahma)。按：「四梵室」即修往生梵天界的「慈、悲、喜、捨」無量。

「神通大力/大神通力(SA)；大如意足(MA/DA)；大神足(DA/AA)」，南傳作「大神通力」(mahiddhik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很大力量」(very powerful, AN)，或「大超常力量」(great spiritual power, SN)。

「如法法王(MA)」，南傳作「如法的法王」(dhammiko dhammarāj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以正法統治的正義之王」(a righteous king who ruled by the Dhamma)，長老認為「法王」一詞，只適於指佛陀，不宜用來稱轉輪王，所以譯為「正義之王」(SN.41.10)。

- (1)「觸(SA/DA)；更樂(MA/AA)」，南傳作「觸」(samphassa或phassa)。按：這個「觸」即「六入緣觸，觸緣受」的「觸」，個人以外境進入對自己有意義的程度理解。
- (2)「緣於觸」(phassam paṭicc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依於接觸」(dependent on contact)，並說，即使任何邪見主張，那也沒離開依於觸。

「成為非有」(anabhāvaṁkata，逐字譯為「非+有+已作的」)，「非有」也譯為「虛無；非存在」)，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已被刪除」(obliterated)。按：《滿足希求》以「作為後續不存在的」(anuabhāvaṁ katānīti, SN.12.35)解說，《滿足希求》說，沒有後面的有(pacchābhāvo na hoti, AN.8.11)。

- (1)「無量種(MA)」，南傳作「無等同彼的狀態」(atammayata)，智髻比丘老英譯為「無辨識(我)」(Non-identification, MN)。按：《破斥猶豫》以無渴愛(nittāñhāti)解說，與北傳經文下一句「若有計者是謂愛也」相合。
- (2)「不等同彼的；不等同彼者」(atamay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完全不辨識(我)」(identifies with nothing at all, AN.3.40)，或「無辨識(我)」(without identification, AN.6.104)。
- (3)「等同彼」(tamayo)，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辨識(我)」(identify)。按：「彼；那個」(tam)，即古婆羅門宗教哲學中的「梵」；個人「真我」所歸趣的「大我」，《破斥猶豫》說，「我以那清淨戒不等同彼(na tamayo)、沒有渴愛(na satañho)，僅是清淨戒的狀態，我是離渴愛的(parisuddhasilattāva nittāñhohamasmi, MN.47)」；《滿足希求》以「無渴愛與見」(tañhāditthiyo, tāhi rahito, AN.6.104)解說「不等同彼的」。

「出家空閑(SA)；出家學道發露曠大(MA)」，南傳作「出家是露地」(abbhokāso pabbaj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出家(外出)的生活是開敞的」(life gone forth is wide open, AN/MN)，或「出家(外出)像是戶外」(The going forth is like the open air, SN)。

「磨亮海螺」(saṅkhaliikhit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像拋光的海螺」(like polished conch, SN)，或「如一個拋光的海螺殼」(as a polished conch shell, A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或「如一個拋光的殼」(as a polished shell, MN)。

「隨事所用/隨意所作(SA)」，南傳作「適合作業的」(kammaniyam, kammañña，另譯為「適合工作的；準備好的；堪任的；能維持住事業的」)，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益於使用的；適合的」(wieldy, SN/A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可使用的；可加工的」(workable, MN)。

「尊祐(MA)」，南傳作「主宰者」(issara，另譯為「自在者, 自在天」)，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上帝」(God)。

「愛語、行利、同利(SA)；愛言、以利、等利(MA)；愛語、利人、等利/善言、利益、同利(DA)；愛敬、利人、等利(AA)」，南傳作「愛語、利行、平等」(peyyavajjam, atthacariyā, samānattat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可愛的話、仁慈行為、公正無私」(endearing speech, beneficent conduct, and impartiality)。按：「平等」(samānattatā)，原意為「相同的狀態；等同的情況」。

「順諸法說/順法/隨順法說/諸次法說(SA)；依法順法作如是答(DA)」，南傳作「法隨法地解說；法隨法地回答」(dhammassa cānudhammaṁ byākaronti, dhammassa cānudhammaṁ byākaro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按照法(根據法)解說」(explai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hamma)，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按照法(根據法)回答」(answer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hamma, MN.103)。

「滅盡定/滅正受/滅(SA)；想知滅定/知滅解脫/想知滅/想知滅盡(MA)；滅盡定/想知滅定/想知滅(DA)；想知滅/滅盡三昧(AA)」，南傳作「想受滅」(saññāvedayitanirodh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認知與感受的停止」(the cessation of perception and feeling)，並解說「想受滅」也叫「滅等至」(nirodhasamāpatti)，這是一種心與心理的功能都停止的定之狀況，只有能入八定的阿羅漢或證不還果(第三果)者能進得去(SN.41.6)。

「阿毘曇、律(SA)；阿毘曇、毘尼(GA)；律、阿毘曇(MA)；律、阿毘曇經/阿毘曇、律(AA)」，南傳作「阿毘達磨與阿毘毘奈耶」(abhidhamme abhivinaye)，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更高的法與更高的戒律」(the higher Dhamma and the higher Discipline)。按：i.《破斥猶豫》以阿毘達磨藏與毘奈耶藏(abhidhammapiṭake ceva vinayapiṭake)解說，但長老認為這顯然不合時宜，因為那是在尼科耶之後的產物，經文所說的阿毘達磨可能是對教理的系統化與分析，為阿毘達磨藏的核心起源(MN.32)，而雖然沒有阿毘毘奈耶的實體文獻，但按字面的意思，可能指研究律的系統化與分析，也許隱在律藏的「經分別」(Suttavibhaṅga)中(MN.69)。ii.印順法師在《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中列出十部北傳漢譯現存屬於各部派的律論(阿毘毘奈耶)(p.83)。iii.阿毘達磨(Abhidhamma)，另譯為「論，對法，勝法」，因為「abhi」有「對(於)～，向(著)～，勝(過)～，越過～，在～之上」諸多含意，現存的「論藏」(阿毘達磨藏)應源於十二分教中的「論議」(upadeśa，優波提舍)，而經中所說的阿毘達磨，可能是「論議」的雛形。

(1)「行處具足(SA)；善攝威儀禮節(MA)；成就威儀(DA)」，南傳作「具足正行和行境」(ācāragocarasampann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好的行為與適當的去處上達成」(accomplished in good conduct and proper resort)。

(2)「托鉢的村落(行境村落)」(gocaragāmo)，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施捨處的村落」(a village for alms resort, MN)。

「受(MA/DA/AA)」為「取；執取」(upādāna)的另譯，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執著」(clinging)。

(1)「發露(SA/MA/DA)」，南傳作「**(應該)公開**」(vivaritabb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顯現它；顯露它」(reveal it)。

(2)「自發露/自發露止諍律/自發露律(MA)」，南傳作(i)「自己承認所作的」(paṭiññāya kāretabb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完成承認犯罪」(the effecting of acknowledgement of an offence)，(ii)「自己承認羯磨」(paṭiññāya kammam)。

(1)「天使(MA)；身使(AA)」，南傳作「**天使**」(devadūt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天使；天的使者；天的信差」(divine messenger)。

(2)「閻王(MA)；閻羅王(AA)」，南傳作「**閻摩王**」(yamo rāj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閻摩王」(King Yama)，並解說，祂是死神。

(3)「獄卒(MA/DA/AA)；閻王人(MA)」，南傳作「**獄卒**」(nirayapālā，逐字譯為「地獄+看守人(守護者)」)，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地獄的看守者」(the wardens of hell)。

「最上慢/大慢/增慢(MA)，增上慢(DA/AA)」，南傳作(i)「增上慢」(adhimān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高估自己」(over-rates oneself/self-overestimation/overestimates himself)。(ii)「極慢/極慢者」(atimāno/atimānī，另譯為「過慢/過慢者」)，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自大；傲慢」(arrogance/arrogant)。按：《法蘊足論》說：云何慢？謂：於劣謂己勝，或於等謂己等，由此起慢，已慢、當慢、心舉恃、心自取，總名為慢。云何過慢？謂：於等謂己勝，或於勝謂己等，由此起慢，……乃至心自取，總名過慢。云何慢過慢？謂：於勝謂己勝，由此起慢，……乃至心自取，總名慢過慢。《滿足希求》以「征服後思量的」(atikkamitvā maññanamānassa, AN.2.232)解說。

「行欲(MA.135)；欲處/隨欲(DA.17)」，南傳作「**欲的不應該行處**」(Chandāgatim)，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從執著湧出」(springs from attachment, DN.31)，John Kelly, Sue Sawyer, and Victoria Yareham英譯為「經由想要的歧途」(astray through desire, DN.31)，坦尼沙羅比丘長老英譯為「循基於想要的偏途」(to follow a bias based on desire, AN.9.7)，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由於想要而錯誤的路程」(a wrong course on account of desire, AN.2.47)。按：「不應該行處」(agati)，另譯為「非道」，《吉祥悅意》等說，以欲、以情愛(chandena pema, DN.31)去不應該行處做不應該作的(akattabbam karonto/akattabbam karoti, DN.31/AN.4.17)。

「明淨、住立」(pasīdati santiṭṭhati，皆為動詞)，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獲得自信，堅固」(acquires confidence, steadiness)。

「表現微相/以神通力/以神力/如其正受(SA)，如其像定/如其像作如意足(MA)；以神力(DA)」，南傳作「**作出像那樣的神通作為**」(tathārūpam iddhābhisaṅkhāram abhisaṅkhāsi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實行這樣的一個超常力量的極好技術」(performed such a feat of spiritual power)。

「**行為隱密者**」(paṭicchannakammant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他的行為詭異(隱隱藏藏)」(secretive in his acts)。按：《滿足希求》以「屬於惡業的」(pāpakamassa, AN.2.27)解說。

「觀察生滅/諦觀法生滅(SA)；作生滅相(GA)；觀興衰法(MA)；觀法生滅(DA)」，南傳作(i)「隨觀生滅」(udayabbayānupassī)，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凝視起落」(contemplating rise and fall, SN)，或「凝視出現與消失」(contemplating arising and vanishing, AN)。按：這裡的「滅；衰滅」原文為 vaya=baya 而非 nirodha。(ii)「隨觀這消散的」(vayañcassānupassa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觀察其消散」(he observes its vanishing, AN)。按：《滿足希求》說，他看見他這個心的生起與消散(tassa cesa cittassa uppādampi vayampi passati, AN.6.55)。(iii)「導向生起與滅沒[之慧]」(udayatthagāminiyā [paññāy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識別出現與消失之智慧」(the wisdom that discerns arising and passing away, AN)。

「喜」(Pī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狂喜」(rapture)。而「喜悅」(somanass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喜悅」(joy)。

「有愛使SA/DA；有使MA；欲世間使AA」，南傳作「有貪煩惱潛在趨勢」(bhavarāgānusayān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對存在的慾望之表面下的趨勢」(the underlying tendency to lust for existence, A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對存在的想要之在表面下的趨勢」(the underlying tendency to desire for being, M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成為的渴望之潛在傾向」(latent proclivity of craving for becoming, DN)。

(1)「金(SA)；生色(MA)；金/黃金(DA)；碎金/金(AA)」，南傳作「黃金」(suvaṇṇ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黃金」(gold)。按：《摩訶僧祇律》說：「生色者是金也，似色者是銀，生色、似色者，錢等市用物。」

(2)「像寶(MA)」，南傳作「珠寶」(mani，另譯為「摩尼；寶珠」)，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珠寶」(gems)。

「另一邊的」(parato，另譯為「其他的，對面的」)，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如外人；如外國人」(as alien)。按：《顯揚真義》等以「非自己的之義」(asakaṭṭhena, SN.22.122, MN.64, AN.9.36)，或「無常」(aniccato, SN.8.4)解說，《滿足希求》以「不應順從的之義」(avidheyyaṭṭhena, AN.4.124)解說。

「(在)葉屋」(paññakutiyā)，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在樹葉(蓋)的小屋中」(in a leaf-hut)。

「智見；智與見」(ñāṇadassanam, Ñāṇañca...dassan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理解與眼光」(the knowledge and vision)。按：此處的「見」(dassanam)為名詞「看見」(動詞dassati)，指義理的看見(認識到；領悟到)，《顯揚真義》以「因這三轉十二行相而生起的智見(vasena uppannañāṇasaṅkhātam dassanam, SN.56.1)」，《滿足希求》以「道的智見」(maggañāṇasaṅkhātāya dassanāya, AN.4.196)，或以「已生的天眼」(dibbacakkhubhūtam ñāṇasaṅkhātam dassanam, AN.8.64)解說，《破斥猶豫》說，在此經中指提婆達多的五神通，已住立於天眼與五神通的頂端(dibbacakkhu ca pañcannam abhiññānaṁ matthake ṭhitam, MN.29)，而MA.72則指入禪定。

「如是正心解脫(MA)」，南傳作「心這樣完全地解脫」(Evam sammā vimuttacittassa，逐字譯為「如是正心解脫」)，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心中這樣純然無瑕地釋放」(thus perfectly liberated in mind)。

- (1) 「貪(SA/DA)；貪伺/增伺(MA)；貪樂(AA)」，南傳作「貪婪」(abhijjh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貪婪的；貪心的」(covetous/covetousness, SN/MN)，或「熱望」(longing, AN)。
- (2) 「貪婪者」(abhijjhālu，另譯為「有貪的；貪欲的；貪求的；貪愛的」)，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貪婪的；貪心的」(covetous)，或「充滿熱望」(full of longing, AN)。按：《顯揚真義》以「對他人的物品有貪求的習慣」(parabhaṇḍe lubbhanaśilāti, SN.14.27)解說。

「著/繫著SA)；疲勞/恐怖MA)；恐怖/恐懼AA)」，南傳作「戰慄」(paritassati, paritassana)，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被激起」(being excited, D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被擾動」(agitated, SN.22.43)，並說明「戰慄」(paritassati)的動詞語基「tasati」是害怕(to fear)、戰慄(to tremble)，《顯揚真義》以「渴愛的戰慄」(tañhāparitassanāya, SN.22.43)，《破斥猶豫》以「恐懼的戰慄、渴愛的戰慄」(bhayaparitassanāya tañhāparitassanāya vā, MN.22)，《吉祥悅意》以「渴愛、[邪]見、慢的戰慄」(tañhādiṭṭhimānaparitassanāyāpi, DN.15)解說。

「漏盡智(SA/MA/DA)」，南傳作「煩惱之滅盡智」(āsavānañ khayañāñāya)，智慧髮髻比丘長老英譯為「污染破壞的理解」(knowledge of the destruction of the taints)。按：《顯揚真義》說，當被稱為煩惱已盡，得到阿羅漢果，存在著省察智(paccavekkhañāñānam)，先(paṭhamavāram)有被稱已盡的阿羅漢果生起，再有滅盡智生起的狀態。依此，則與「解脫知見」相當。《破斥猶豫》等說，[此即]阿羅漢道智之意，因為破壞煩惱的阿羅漢道破壞諸煩惱，在那裡，這個智在那時被完成的狀態(pariyāpannattāti, MN.4/AN.3.59)。又，「盡智」應為「滅盡智」的另譯。

- (1) 「差降(MA)」，南傳作「差別；特質」(vises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區別[特性]」(distinction)。
- (2) 「差降安樂住止(MA)」，解讀為「安樂的等至住處之特質」(住止≈等至住處-vihārasamāpattinām)。

「剃頭沙門(SA)；剃髮道人(GA)；禿頭沙門/禿沙門(MA)」，南傳作「禿頭假沙門」(muñḍakā samañakā, muñḍake samañake，另譯為「禿頭的似非沙門；糞屎僧」)，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禁欲修道者」(ascetics)，或「剃光頭髮的禁欲修道者」(shaveling ascetics, SN.7.22)，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無用的剃光頭髮的禁欲修道者」(shaveling petty ascetics, DN.27)。

「說次第說」(anupubbim kathāñ kathesi，另譯為「說次第論」)，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漸進地講說」(a progressive discourse)。

「正到、正趣/善到、善向(SA)；善去、善向(MA)；平等行(DA)；等成就(AA)」，南傳作「正行的、正行道的」(sammaggatā sammāpaṭipannā，另譯為「正行者；依正確而行者(的)」)，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正確地過活與實行」(faring and practising rightly)。

「畜生之論/畜生論/鳥論(MA)；遮道濁亂之言(DA)」，南傳作「畜生論」(tiracchānakatham)，意譯為「無意義的談論；無用的談論」)，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無意義的談論」(pointless talk)。按：《顯揚真義》等說，這是不出離的狀態(aniyyānikattā)，成為天界與解脫道路傍行(saggamokkhamaggānam tiracchānabhūtam, SN.56.10/MN.76/DN.1/AN.10.69)的談論。

(1)「四增上心(MA/AA)；四增上之心(AA)」，南傳作「【構成】增上心之四【種】禪」(catunnañca jhānānam ābhicetasikān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構成較高之心的四種禪」(the four jhānas that constitute the higher mind)。

(2)「四種增上心法現法樂住/四增心法正受現法安樂住/四增心見法安樂住(SA)；四增上心現法樂居(MA)」，南傳作(i)「[構成]增上心與在當生中為樂住處之四[種]禪」(catunnañca jhānānam ābhicetasikānam ditṭhadhammasukhavihārānam, AN.5.166)，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構成較高之心與就在這一生中是快樂住處的四種禪」(the four jhānas that constitute the higher mind and are pleasant dwellings in this very life)。(ii)「四個關於增上心之當生樂住處」(catunnam ābhicetasikānam ditṭhadhammasukhavihārānam, AN.5.179)，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關於較高之心的四個看得見的快樂住處」(four pleasant visible dwellings that pertain to the higher mind)。按：後者於AN.5.179中的內容，為證得初果的「四不壞淨」，而非四禪。

「我取(SA)；我受(MA/DA/AA)」，南傳作「[真]我論取」(attavādupādān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對自我之教義的執著」(clinging to a doctrine of self)。按：MA的「受」即「取」(upādā)，《顯揚真義》等以「[真]我的理論之執取」(Attano vādupādānam, SN.12.2/MN.9)，《吉祥悅意》解說為「以這個說『真我』且執取」(Attāti etena vadati ceva upādiyati cāti, DN.33)。

(1)「命根」(jīvitindriy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生命的器官機能」(life faculty)。按：《顯揚真義》以「對生命行使主權」(Jīvite indaṭṭham karotīti, SN.48.22)解說。

(2)「命根閉塞(MA)」，南傳作「命根斷絕」(jīvitindriyassupacchedo)，坦尼沙羅比丘長老英譯為「生命的器官機能的中斷」(interruption in the life faculty)，緬甸三藏協會英譯為「生命的器官機能的破壞」(the destruction of the life-faculty)，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缺。

「梵行本(MA)；梵行初/梵行初首(DA)」，南傳作「梵行的基礎」(ādibrahmacariyakoti, ādibrahmacariyam，逐字譯為「最初+梵+行」)，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它屬於聖潔生活的基礎」(it belongs to the fundamentals of the holy life, MN.133)，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聖潔生活的完成」(the perfection of the holy life, DN.25)。

「異見(MA)；見異(DA)」，南傳作「以不同的見解」(aññadiṭṭhikena，逐字譯為「異+見」)，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屬於另外見解者」(who are of another view)。按：「異」(añña)，不同的意思。

「異忍(MA)；忍異(DA)」，南傳作「(以)不同的信仰」(aññakhantikena，逐字譯為「異+信忍」)，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接受另外的教導者」(who are accept another teaching)。

「異樂(MA)；異受(DA)」，南傳作「(以)不同的喜好」(aññarucikena，逐字譯為「異+喜好」)，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認可另外的教導者」(who approve of another teaching)。

「行異/異習(DA)」，南傳作「(以)不同的修行」(aññatrayogena，逐字譯為「異+修行」)，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追求不同訓練者」(who pursue a differenct training)。

「依異法(DA)」，南傳作「(以)不同的師承」(aññatrācariyakena，逐字譯為「異+軌範師」)，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跟隨別的老師者」(who follow a differenct teacher)。

「貪使/貪欲使(SA)；欲使(MA)；欲愛使(DA)；貪欲之使/欲愛使/貪欲使(AA)」，南傳作(i)「欲貪煩惱潛在趨勢」(kāmarāgānusay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感官慾望之表面下的趨勢」(the underlying tendency to sensual lust)，或(ii)「貪煩惱潛在趨勢」(rāgānusayān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慾望之表面下的趨勢」(the underlying tendency to lust)，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感官貪欲之潛在傾向」(latent proclivity of sensuous greed)。

「瞋恚使(SA/DA/AA)；恚使(MA)」，南傳作(i)「嫌惡煩惱潛在趨勢」(patighānusayān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反感之表面下的趨勢」(the underlying tendency to aversio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怨恨之潛在傾向」(latent proclivity of resentment)，或(ii)「惡意煩惱潛在趨勢」(byāpādānusay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惡意之表面下的趨勢」(the underlying tendency to ill will)。

「癡使(SA/AA)；無明使(SA/MA/DA)」，南傳作「無明煩惱潛在趨勢」(avijjānusayān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無知之表面下的趨勢」(the underlying tendency to ignorance)，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無知之潛在傾向」(latent proclivity of ignorance)。

「實眼(SA)；是眼(MA)；為世間眼(DA)」，南傳作「眼已生者」(cakkhubhūt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他已成為看得見」(he has become vision, A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他是看得見者」(he is vision, MN)。按：《顯揚真義》等以「以自己看見義為領導者」(Svāyam dassanaparināyakaṭṭhena, SN.35.116/MN.18)解說。

「實智(SA)；是智(MA)；為世間智(DA)」，南傳作「智已生者」(ñāṇabhūt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他已成為理解」(he has become knowledge, A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他是理解者」(he is knowledge, MN)。按：《顯揚真義》等以「以知道所作義」(Viditakaraṇaṭṭhena, SN.35.116/MN.18)解說。

「實法(SA)；是法(MA)；為世間法(DA)」，南傳作「法已生者」(dhammabhūt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他已成為法」(he has become the Dhamma, A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他是正法」(he is the Dhamma, MN)。按：《顯揚真義》等以「以不顛倒自性義，從學得法之轉起，或以心思惟後以言語說出法」(Aviparītasabhāvaṭṭhena paryattidhammapavattanato vā hadayena cintetvā vācāya nicchāritadhammadayoti, SN.35.116/MN.18)解說。

「梵有(MA)；為世間梵(DA)」，南傳作「梵已生者」(brahmabhūt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他已成為聖潔者」(he has become the holy one, SN)，或「他已成為梵」(he has become Brahmā, A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他是聖潔者」(he is the holy one, MN)。按：《顯揚真義》等

以「以最上義」(Seṭṭhaṭṭhena, SN.35.116/MN.18)，《滿足希求》以「最上實相」(seṭṭhasabhāvo, AN.10.115)解說。

「無蓋心(MA)；陰蓋輕微(DA)」，南傳作「離蓋心」(vinīvaraṇacitt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擺脫障礙的心」(a mind rid of hindrances)。

「身行(MA)」，南傳作「身行儀；身正行」(kāyasamācāram，另譯為「身行；身行事；身儀法」)，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身體的行為」(bodily conduct, bodily behaviour)。

「全見者」(aññadatthudaso，另譯為「普見者」)，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全見者」(The Universal Seer, AN/DN.1)，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絕對無誤的眼光者」(of Infallible Vision, MN)。

「自在的；自在者」(vasavat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權力的支配者」(the wielder of power)。

「安置丹枕(SA)；兩頭安枕(MA)」，南傳作「兩端有紅色枕墊」(ubhatolohitakūpadhānān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兩端有紅色墊子」(red cushions at both ends)。按：「丹」即「紅色」(lohita)，「枕」即「枕墊」(kūpadhāna)，為「帆柱」(kūpa，另譯作「坑，井，洞」)與「容器」(dhāna)的複合詞。

「拘沽婆衣(SA)；加陵伽波憇邏衣(MA)」，南傳作「精緻的毛衣」(kambalasukhumān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精緻的毛衣」(fine wool)。

「迦陵伽(SA)；加陵伽波憇邏波遮悉多羅那(MA)」，南傳作「頂級羚鹿皮覆蓋的」(kadalmigapavarapaccattharaṇān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以挑選過羚羊皮作的床單」(with choice spreads made of antelope hides)。按「加陵伽」應為「羚鹿」(kadali)的音譯，「波憇邏」應為「頂級」(pavara)的音譯，「波遮悉多羅那」應為「覆蓋的；鋪墊物；覆蓋布」(paccattharaṇa)的音譯。

「芻摩衣(SA)；芻磨衣/初摩衣(MA/DA)」，南傳作「精緻的亞麻衣」(khomasukhumān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精緻的亞麻品」(fine linen)。按：「初摩；芻摩」即「亞麻；亞麻衣」(khoma)的音譯。

「受持八支齋/受八支齋(SA)；撿情守戒/受持八戒(GA)；聖八支齋(MA)；持八關齋/八關齋法(AA)」，南傳作(i)「善具備八支」(atṭhaṅgasusamāgatam)，或(ii)「具備八支」(atṭhaṅgasamannāgatassa, AN.3.71)，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完成八要素」(Complete in eight factors)，並說，此即「八戒」：不①殺②盜③淫④妄⑤酒⑥過午不食⑦歌舞、聽音樂、看不適當的秀、化妝戴首飾⑧使用高且豪華的床和座椅。按：西晉-康僧會譯為「八關齋」，隋-那連提黎耶舍譯為「八關齋戒」。宋-釋元照說，言關齋者謂禁閉非逸，靜定身心也。明-智旭說，以八戒及齋關閉情欲。

「關閉根門(SA)；收攝諸根(GA)；守護諸根/護諸根者(MA)；制諸入(DA)；諸根不亂(AA)」，南傳作「守護根門；守護根門者」(indriyesu guttadvāro, indriyesu guttadvārena，逐字譯為「在根

上門-已守護者，在根上門-被守護者」)，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防護感覺門戶」(guarding the sense doors, SA)，或「防護他感官機能的門」(guard the doors of his sense faculties, MA)。

「於貪伺淨除其心(MA)」，南傳作「使心從貪婪中清淨」(abhijjhāya cittam parisodheti，逐字譯為「從貪婪+心+使清淨」)，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他從貪婪淨化他的心」(he purifies his mind from covetousness)。

(1)「活的生物」(pāṇabhūta, pāṇabhūtesu，逐字譯為「生物(生命)+已成為的」)，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活的生命」(living beings)。

(2)「對活的生物不同情者」(adayāpanno pāṇabhūtesu)，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對活的生命無慈悲的」(merciless to living beings)。

(3)「對一切活的生物憐愍」(sabbapāṇabhūtahitānukampī)，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對所有活的生命慈悲的」(compassionate towards all living beings, SN.42.7)，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對所有活的生命的幸福慈悲的」(compassionate for the welfare of all living beings, MN.107)。

「火母/火鑽(MA)；鑽鑽木(DA)」，南傳作「取火的上鑽木」(uttarāraṇīm, aranisahitam，另譯為「上面的鑽木」)，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火-棒」(fire-sticks)，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上火-棒」(upper fire-stick)。按：取火的鑽木(arani)，即鑽木取火時，以手搓動的那根木棒。

「首陀/首陀羅(SA/GA/DA/AA)；工師(MA)」，南傳作「首陀羅」(suddo，另譯為「奴隸族」)，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工人」(a worker, M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照錄原文suddas(SN, AN)。

「究竟知見/勝究竟知見/勝妙知見(SA)；差降聖知聖見(MA)」，南傳作「足以為聖者智見特質」(alamariyañānadassananavises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理解與眼光上足以為高潔者之區別(特性)」(distinction in knowledge and vision worthy of the noble ones)。按：「差降」，相當於「差別；特質」(viseso)，「見」(dassanam，名詞，動詞dassati)，指義理的看見(認識到；領悟到)。《顯揚真義》等以「聖性能作的殊勝智(特質之智)」(ariyabhāvakaṇaṇasamatthoñānaviseso, SN.41.9/MN.31, AN.1.45近似)解說。

「得如來義(SA)；得義(GA)」，南傳作「得義的信受」(labhati athaved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獲得意義的啟發」(gains the inspiration of the meaning)。按：「義的信受」，《滿足希求》以「依談論的義理生起喜、欣悅」(atthakathām nissāya uppānam pītipāmojjam, AN.6.10)，《破斥猶豫》以「從省察而生起的不壞淨」(aveccappasādām paccavekkhato uppānam, MN.7)解說。「信受」(vedam)，另譯為「宗教情操，知；智，吠陀」。

「得如來正法(SA)；得法(GA)」，南傳作「得法的信受」(labhati dhammaved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獲得法的啟發」(gains the inspiration of the Dhamma)。按：「法的信受」，《滿足希求》以「依聖典生起喜、欣悅」(pālīm nissāya uppānam pītipāmojjam, AN.6.10)，《破斥猶豫》以「從省察污染捨斷而生起不壞淨的特定因」(aveccappasādassa hetum odhiso kilesappahānam paccavekkhato uppānam, MN.7)解說。「信受」(vedam)，另譯為「宗教情操，知；智，吠陀」。

「毘舍(SA)；居士(GA/MA/DA/AA)；鞞舍(SA/摩訶僧祇律)」，南傳作「毘舍」(vesso，另譯為「平民；庶民族(農、商等)」)，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商人」(a merchant, MA)，或照錄原文(vessa, SN/AN)。

「恭敬行為」(sāmīcikammā，另譯為「和敬業，適當行為」)，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有禮貌地服侍」(polite services)，或「有禮貌地舉止」(behave courteously, AN.8.51)。按：《吉祥悅意》以「適當行為的所作」(Anucchavikakammassa pana karaṇam, MN.142)，《吉祥悅意》以「每一個本分所作等的適當行為」(tamtaṇvattakaraṇādi anucchavikakammā, DN.27)解說。「恭敬」(sāmīci, sāmīcī)，另譯為「如法；方正；和敬；友好待遇」。

「坐高標下/標下(MA)」，南傳作「斬首台；屠宰場」(āghātane, āghātanam，另譯為「刑場」)，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屠宰場」(the slaughterhouse, AN.7.74)。

「全心注意後」(sabbam cetaso samannāharity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將整個心導向它」(directs his whole mind to it, AN)，或「對它運用整個心」(applying their whole minds to it, S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以他全部的心從事」(engages it with all his mind, MN)。

- (1) 「尊師！」(bhadante, bhaddante，呼格，另譯為「大德！」)，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值得尊敬的尊長」(Venerable sir)。按：《顯揚真義》等說，這是恭敬語，或對大師(老師)的回答(gāravavacanametam, satthuno paṭivacanadānam vā, SN.14.7/MN.23)。
- (2) 「照辦」(bhaddantavā”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閣下」(your lordship, S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願[你的話]被認為是神聖的」(May [your words] be held sacred, M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君主」(Lord)，T.W. Rhys Davids先生英譯為「祝你好運」(good luck to you, DN)。按：在四部中，這僅用於天神回答帝釋，《顯揚真義》等以「令你的成為吉祥的」(hotu bhaddam tava iti, SN.11.2/DN.17)，《破斥猶豫》等以「令你的言語成為吉祥的」(hotu bhaddakam tava vacananti, MN.83/DN.21類似)解說，今依此轉譯。

「憂、喜先已離/憂、喜先斷/前憂喜已滅(SA)；喜、憂本已滅(MA)；先除憂、喜/先滅憂、喜/憂、喜先滅(DA)；先無愁憂/無復憂、喜/先無有憂慾之患(AA)」，南傳作「以前喜悅與憂的滅沒」(pubbeva somanassadomanassānam atthaṅgam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帶著以前喜悅與不快樂的消失」(with the previous passing away of joy and displeasure, SN.36.31)。

- (1) 「自依(SA)；自歸己法(MA)；當自歸依(DA)；當自修行法(AA)」，南傳作「以自己為歸依」(attasaraṇā，逐字譯為「自己+歸依」)，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以你們自己為依靠」(with yourselves as a refuge)。
- (2) 「法依(SA)；歸依於法(DA)」，南傳作「以法為歸依」(dhammasaraṇā-法+歸依)，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以法為依靠」(with the Dhamma as a refuge)。
- (3) 「不異依(SA)；莫歸餘法(MA)；勿他歸依(DA)」，南傳作「不以其他為歸依」(anaññasaraṇā-不異+歸依)，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不以其他為依靠」(with no other refuge)。

「純一滿淨梵行清白(SA)；清白顯發梵行(GA)；具足清淨顯現梵行(MA)；淨修梵行/梵行具足/梵行清淨/開清淨行(DA)；具足清淨得修梵行/具足得修梵行/清淨修行梵行(AA)」，南傳作「說明唯獨圓滿、遍清淨的梵行」(kevalaparipuṇṇam parisuddham brahmacariyam abhivadanti/pakāseth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宣告無瑕地完整和純淨的精神生活」(which proclaim the perfectly complete and pure spiritual life)。按：「具足清淨顯現梵行」，依照巴利經文研判，「顯發(GA)；顯現(MA)」應為「說明」(abhivadanti)的對譯，所以應該解讀作「顯發清白[的]梵行；顯現具足清淨[的]梵行」。

「稱量觀察(SA)；意所惟觀(MA)；思惟觀察(DA)；恆念思惟(AA)」，南傳作「以心隨觀察」(manasānupekkhitā，另譯為「以心謹慎考慮」)，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以心調查/檢查」(investigated/examined them with the mind, AN.4.22/AN.4.191)，或「心理調查」(mentally investigated, AN.5.87 etc. investigated mentally, AN.10.17 etc.)。按：《破斥猶豫》等以「以心隨觀察」(cittena anupekkhitā, MN.32/AN.4.22)解說，今準此譯manasā。

「明見深達(MA)；分別法義(DA)」，南傳作「以見善貫通」(diṭṭhiyā suppatīviddh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以見解徹底地洞察」(penetrated well by view)。按：《破斥猶豫》等以「從道理與原因以慧善貫通眼前作的」(atthato ca kāraṇato ca paññāya suṭṭhu paṭividdhā paccakkham kātā, MN.32/AN.4.22)解說

「覩習至千(MA)；守持不忘(DA)；總持(AA)」，南傳作「憶持、背誦」(dhātā, vacasā paricitā，逐字譯為「憶持-以言語-累積的」)，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保持在心中，出聲背誦」(retained in mind, recited verbally)。

「住止(MA)」，南傳作「等至住處」(vihārasamāpattiyā, vihārasamāpattinam)，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住處或達成」(abiding or attainment, MN.32)，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默想的住處與達成」(meditative dwellings and attainments, AN.6.60)。「等至」(samāpatti)，另譯為「定；正受；入定」，音譯為「三摩鉢底」。

「解脫」(vimokkhā，另譯為「背捨」)，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釋放」(liberations)，坦尼沙羅比丘長老英譯為「脫離」(emancipations)，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釋放」(liberations, emancipations, AN)。按：此字多用於指「定」，如「八解脫」(atṭha vimokkhā，另譯為「八背捨」)，而非涅槃的「解脫」(vimutti)。《破斥猶豫》以「勝解義」(adhimuccanaṭṭho)解說，即「從障礙法的善解脫與因在所緣上之喜樂而善解脫」(Paccanikadhammehi ca suṭṭhu muccanaṭṭho, ārammaṇe ca abhirativasena suṭṭhu muccanaṭṭho, MN.77)。

「智(SA)；得智/所得智(MA)」，南傳作「完全智」(aññā, aññam，另譯為「了知；開悟；已知」)，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最終的理解」(final knowledge)。按：「完全智」與「究竟智」(sammadaññā)的意思似乎是等同的(長老兩者的英譯相同)，北傳多譯為「究竟智」，《顯揚真義》以「知道」(jānitvā, SN.9.10)，或「阿羅漢境界」(arahattassa nāmam, SN.12.70/MN.10/DN.22)解說。「以完全智解脫者」，《滿足希求》則以「以阿羅漢果解脫的解脫者」(arahattaphalavimuttiyā vimuttassa, AN.3.86)解說。

「度一切色想(MA)；度色想/越一切色想(DA)」，南傳作「以一切色想的超越」(sabbaso rūpasaññānam samatikkam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以色之認知的完全超越」(with the complete surmounting of perceptions of form, MA.8, with the complete transcendence of perceptions of forms, SN.36.19)。

「無餘斷(SA/MA)；斷無餘(MA)；永斷無餘/永盡無餘(AA)」，南傳作「無餘褪去與滅」(asesavirāganirodh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無殘餘褪去與終止」(the remainderless fading away and ceasing)。

「無餘知，無餘見(MA)」，南傳作「無殘留智見」(aparisessam ñāṇadassan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有完全的理解與眼光」(to have complete knowledge and vision)，或「有全包括的理解與眼光」(to have all-embracing knowledge and vision, AN.3.75)。按：這裡的「見」(dassanam，名詞，動詞dassati)，指義理的看見(認識到；領悟到)，與觀念、見解的「見」(diṭṭhi)不同。

「離人之氛圍的」(vijanavātāni，逐字譯為「離+人們+風」)，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遠離人們的擾亂」(far from the flurry of people)。

「捨淨念(SA)；捨念清淨(MA)；護念清淨(DA/AA)」，南傳作「由平靜而念遍淨；由平靜而遍淨的念」(upekkhāsatipārisuddhiṃ，逐字譯為「捨(平靜)+念+清淨(遍淨)」)，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包括以平靜而潔淨的深切注意」(includes the purification of mindfulness by equanimity, SN)，或「有以平靜而潔淨的深切注意」(which has purification of mindfulness by equanimity, A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由平靜而純淨的深切注意」(purity of mindfulness due to equanimity, MN)。按：依《阿毘曇毘婆沙論》「第四禪有四枝：不苦不樂、捨、念、一心。」計，則應標點為「捨、淨念」；「捨、念清淨」；「護、念清淨」。

「捨棄為所緣」(vossaggārammaṇam, SN; vavassaggārammaṇa, A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釋放[為]對象」(release the object, SN)，或「基於釋放」(based on release, AN)。按：水野弘元《巴利語辭典》譯為「發勤的所緣」，《顯揚真義》說，這是以涅槃為所緣(nibbānārammaṇam katvā, SN.48.9)，《滿足希求》說，「捨棄被稱為涅槃，它做為所緣」(vavassaggo vuccati nibbānam, tam ārammaṇam karitvāti, AN.1.333)。長老說，其原始含意可能只是以對解脫的熱望為動機之定的狀態(AN)。《小部/無礙解道》說，先隨觀無常苦無我修毘婆舍那，然後生起那些法的捨棄為所緣狀態(vosaggārammaṇatā)，心一境性不散亂，即為「毘婆舍那為先導修習舍摩他」(vipassanāpubbaṅgamam samatham bhāveti, Ps.11.4)，這是另類觀點，不過其註釋書也說，這裡的捨棄指涅槃(ettha vosaggo nibbānam)，因為涅槃是有為的捨棄、遍捨(pariccāgato)，以毘婆舍那與其相應的法傾斜、意向、住立、涅槃的意義上[說]涅槃為所緣，而在那裡生起那些法的捨棄為所緣狀態，以依止涅槃的狀態生起心的一境性、近不區分(upacārappanābhedo)、不散亂成為定，此為從毘婆舍那，之後生起洞察分之定(nibbedhabhāgiyo samādhi)的解說，這樣又拉回以涅槃為所緣，這段解說也意味著涅槃可同為止觀的所緣。

「計我、異我、相在(SA)；是我，是我所，我是彼所(MA)；此是我許，我是彼所(AA)」，南傳作「『我』、『我的』、『我是』」(ahanti vā mamanti vā asmī)，智髻比丘長老英譯

為「『我』、『我的』、『我是』」('I' or 'mine' or 'I am')。按：《破斥猶豫》以「渴愛、慢、見之執」(taṇhāmānadiṭṭhiggāho, MN.28)解說，菩提比丘長老說，三者分別代表「有身見、渴愛、慢」(personality view, craving, and conceit)之固執。

「當來有(SA)；當來有本/當來有/未來有/當生(MA)；(AA)」，南傳作「再有的」(ponabbhavikā)，比丘長老英譯為「導向重新存在」(lead to renewed existence, S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帶來生命的再有」(bring renewal of being, MN)。

「生滅智慧(SA)；修行智慧觀興衰法(MA)」，南傳作「導向生起與滅沒之慧」(udayatthagāminiyā paññāy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識別出現與消失之智慧」(the wisdom that discerns arising and passing away, AN)，或「指向出現與消失之智慧」(wisdom directed to arising and passing away, SN)。

「施(SA/AA)；庶幾(MA)；給施(DA)」，南傳作「施捨」(cāgo，另譯為「捨；棄捨」)，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慷慨」(generosity)。(比對MA.150與MN.96)

「如是行、如是因、如是信/如是行、如是因、如是方(SA)；有行有相貌(MA)；若干種相(DA)」，南傳作「有行相的、有境遇的」(sākāram sa-uddesam), 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帶有他們的樣子/樣式與細節」(with their aspects/modes and details, AN,MN/SN)。

(1)「寂靜解脫(SA)；息解脫(MA)」，南傳作「寂靜解脫」(santā vimokkhā)，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平和的解脫」(liberations that are peaceful)。按：《顯揚真義》以「寂靜的無色[界]解脫」(santā āruppavimokkhā, SN.12.70)解說，《破斥猶豫》說，「無色」指八等至(atṭhapi samāpattiyo)，或至少在一種遍處上對遍作(準備)業處(parikammakammaṭṭhānam, MN.69)熟練。

(2)「息心解脫(MA)」，南傳作「寂靜的心解脫」(santam cetovimuttim), 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心平和的解脫」(peaceful liberation of mind)。按：《滿足希求》以「八等至中的第四禪等至」解說，因為與雜染相反的寂靜狀態為寂靜，從雜染心解脫的狀態被稱為心解脫(AN.2.37)。

「作起覺想/作起想思惟(SA)；作於起想/起於念覺/生起想(GA)；常欲起想/常念欲起(MA)；念當時起(DA)」，南傳作「作意了起來想」(utṭhānasaññam manasi karitv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你的心中印記了起來的念頭後」(after noting in your mind the idea of rising, AN)，或「作了起來的想法」(having attended to the idea of rising, S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在我們的心中印記起來的時間後」(after noting in our minds the time for rising, MN)。

(1)「神通」(iddhi，另譯為「神變」)，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超常力量」(spiritual power, SN)，或「精神力量」(psychic potency, AN)。

(2)「四如意足(SA/MA/AA)；四神足(AA)」，南傳作「四神足」(catunnaṁ iddhipādāna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四個心靈潛能的基礎」(Four Bases for Psychic Potency, AN)，或「[四個]超常力量的基礎」([four] basis for spiritual power, S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四條他能通往

力量之路」(four road to power he can)。按：其內容參看AA.29.7等，而SN.51.19等說明了「神通」(iddhi)與「神足」(iddhipādāna)的差別。

「繫念明想/係念明想/繫念明相/係念明相(SA)；繫心在明(GA)；光明想/意係明相/心作明想/念光明相(MA)；繫想在明(DA)；思惟計明之想/向明之想/計意在明/繫意在明(AA)」，南傳作「光明想」(ālokasaññam，另譯為「明想；光想」)，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明亮的認知」(the perception of light, AN)。按：北傳光明想出現在中夜入睡前的準備，但南傳入睡前沒這個準備項目，而是出現在防止打瞌睡(AN.7.61)與離惛沈睡眠(MN.10等)，或是「導向智見獲得」的修習(AN.4.41, AN.6.29, DN.33)。《破斥猶豫》等以「日夜具備能夠被看見的光明覺知、離蓋、遍淨想」(rattimpi divāpi diṭṭhaālokasañjānanasamatthāya vigatanīvaraṇāya parisuddhāya saññāya samannāgato, MN.27/DN.2/AN.4.198)解說，《滿足希求》另以「對光明相生起想」(ālokanimitte uppannasaññam, AN.6.29)解說。

「成眼、成智(MA)；眼生、智生(AA)」，南傳作「作眼、作智」(cakkhukaraṇīñānakaraṇī)，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給予眼光，給予理解」(giving vision, giving knowledge, M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給予眼光立起，給予理解立起」(gives rise to vision, gives rise to knowledge, SN)。按：「作眼」，《顯揚真義》以「作慧眼」(Paññācakkhuṇ karotīti, SN.56.11)，《破斥猶豫》以「他以諸諦之看見轉起看見為領導者」(Sā hi saccānam dassanāya samvattati dassanapariṇāyakaṭṭhenāti, MN.3)解說，「作智」，《破斥猶豫》以「以諸諦之智轉起知道作的事(作知)」(Saccānamñānāya samvattati vidiṭakaraṇaṭṭhenāti, MN.3)解說。

「塚間(SA/DA)；息道/息止道(MA)；塚間(AA)」，南傳作「在墓地」(sivathikāya, sīvathikāy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棄屍地」(in a charnel ground)。(塚=塚)

「淨信；明淨」(pasād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信任」(confidence)。

「身諍(MA)」，南傳作「身體躁動」(sāraddhakāy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身體被擾動」(body...agitated)。按：「躁動」(sāraddha)，原意為「激情的；暴躁的」。

「意向圓滿」(paripuṇṇasaṅkapp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他們的願望已實現」(their wish fulfilled)。按：「意向」(saṅkappo)，另譯為「思惟；思念；思；(意)志」，《破斥猶豫》說，想：當我聽聞聖難達葛法的教導時，願就在那個座位上證須陀洹果者，她作證須陀洹；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者亦然，因而佛陀說：悅意的，且意向圓滿(MN.146)。

「極度的」(adhimatto，另譯為「增上」)，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格外的」(extraordinary)。

「生眼、智、明、覺(SA)；生智、生眼、生覺、生明、生通、生慧、生證(DA)；眼生、智生、明生、覺生、光生、慧生(AA)」，南傳作「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生起」(cakkhuṇ udapādiñānam udapādi paññā udapādi vijjā udapādi āloko udapād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出現眼光、理解、智慧、真實的理解、光明」(arose vision, knowledge, wisdom, true knowledge, and light, SN)，經文中都用於證果時的場合。

「食已出(SA)」，南傳作「用餐之後，已從施食返回」(pacchābhattam piṇḍapātapaṭikkant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他的飯後，從他的施捨範圍回去」(after his meal, returned from his alms round)。

「治生(MA)」，南傳作「買賣」(Vanijjā，另譯為「商賣；販賣」)，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貿易」(Trade, MN)。

「正志出要覺/出要志(SA)；無欲念(MA)；無欲思(DA)」，南傳作「離欲的意向」(Nekkhammasaṅkapp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放棄的意向」(intention of renunciation, SN)，或「熱中於放棄的心思」(engrossed in thoughts of renunciation, AN)。

「無恚覺/無恚志(SA)；無恚念(MA)；無恚思(DA)」，南傳作「無惡意的意向」(abyāpādasasaṅkapp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無有害意志的意向」(the intention of non-ill will)。

「不害覺/不害志(SA)；無害念(MA)；無害思(DA)」，南傳作「無加害的意向」(avihimsāsaṅkapp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無殘酷的意向」(the intention of non-cruelty)。

「苦治(SA/MA)」，南傳作「(他們)一再強制懲治」(pasayha pasayha kāraṇam karon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他們採取行動反覆地告誡他」(they take action.....by repeatedly admonishing him)。

「正向/善向(SA)；善趣向/善趣(MA)」，南傳作「依善而行者」(suppaṭipann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實行好的路」(is practicing the good way, SN/AN)，或「善實行者」(they are practising well, SN.38.3)。按：雖然「正向」字面上比較像「依正直而行者」(ujuppaṭipanno)，但SA.931「正向、直向」分列，再依SA.490比對SN.38.3, AN.3.73，還是列為相當於「依善而行者」。至於AN.3.73的「善作者」(sukatā)，其它版本作「善逝者」(sugatā)，正好與SA.490/SN.38.3相同。

「正向滅盡/滅盡/向滅/滅盡向/滅盡法(SA)；學斷/行滅(MA)」，南傳作「(為了)滅的行者」(nirodhāya paṭipann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為了)停止而實行」(is practising for...cessation)。按：「向」，應為「行；行者」的對譯。

「不自高-無橋慢想(SA)/不為色力(GA)/非以貢高故-不為貢高(MA)/不貢高-不懷慢恣(DA)，不放逸-無著樂想(SA)/不貪味(DA)，不著色-無摩拭想(SA)/肥鮮(GA)/不為自飾(MA)/不求飾好(DA)/肥白(AA)，不著莊嚴-無莊嚴想(SA)/端正(GA)/不為莊嚴(MA)」，南傳作「既不為了娛樂，也不為了自豪，不為了裝飾，不為了莊嚴」(neva davāya na madāya na maṇḍanāya na vibhūsanāy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既不為了娛樂，不為了陶醉，也不為了身體的美麗與吸引力」(neither for amusement nor for intoxication nor for the sake of physical beauty and attractiveness, AN.8.9)。按：《顯揚真義》說，詳細就在清淨道論1.18(visuddhimagge (visuddhi. 1.18) vitthāritāneva, SN.12.63)-「不為了娛樂」：「不像村落小孩等娛樂的目的(davattham)，嬉戲的理由(kilānimittanti)。」是所說。「不為了自豪」：「不像拳擊手、摔角手等自豪的目的，力量自豪的理由，男子氣概自豪的理由(porisamadanimittañcāti)。」是所說。「不為了裝飾」：不像後宮者、妓女等裝飾的目的，

肢體的豐滿狀態理由(pīṇabhāvanimittanti)。」是所說。「不為了莊嚴」：不像舞蹈者、表演者等莊嚴的目的，明淨的皮膚色澤狀態理由(pasannacchavivaṇṇatānimittanti)。」是所說。

「念身/身念(MA/AA)；身身念(MA)；自念身(DA)」，南傳作「身至念」(kāyagatāsati, Kāyagatāya satiyā, Sati kāyagata), 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指向身的深切注意」(mindfulness directed to the body)，佛授比丘長老英譯為「深切注意集中在身」(mindfulness centred on the body)。按：《吉祥悅意》說，「身至念」指安那般那、四舉止行為有念正知、三十二行相(身分)四界分別、十不淨、棄屍處碎破作意、在頭髮等上之四色[界]禪(esādīsu cattāri rūpajjhānānīti)，在這裡生起念(DN.34)，此即MN.119的內容。

「一法」(Ekadhamm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一件事」(one thing)。

③接受；接納。

「七覺分/七覺支/七覺(SA)；七覺法(MA)；七覺意(DA/AA)」，南傳作「七覺支」(satta bojjhaṅgā, atta sambojjhaṅg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七個開化要素」(the seven factors of enlightenment)。

「八聖道(SA/DA)；八道(SA)；八正道(SA/DA/AA)；八真行/八真直行/賢聖八品道/八種之道(AA)；賢聖八品道(SA/AA)」，南傳作「八支聖道」(Ariyañcaṭṭhaṅgikam maggam, ariyo atṭhaṅgiko magg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八層的高潔之路」(Noble Eightfold Path)。其內容為「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而《增壹阿含經》多將「正」(sammā)譯為「等」，如「等見」即「正見」(sammādiṭṭhi)，「等治；正治」即「正志；正思惟」(sammāsaṅkappa)，「等方便」即「正精進；正勤」(sammāvāyāma)等。

「他只具念地吸氣」(So satova assasa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他只深切注意的吸氣」(just mindful he breathes in, SN/A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他一直注意著而吸氣」(ever mindful he breathes in, MN)。按：「吸氣」(assasati)，水野弘元《巴利語辭典》譯作「出息(呼氣)」，反之，「呼氣」(passasati)，水野弘元《巴利語辭典》譯作「入息(吸氣)」，並加註「本來是出息(呼氣)」。

「覺知一切身(SA)；學一切身(MA)；盡觀身體入息(AA)；息入遍身(摩訶僧祇律)」，南傳作「經驗著一切身」(sabbakāyappaṭisamvēdī)，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體驗著全身」(experiencing the whole body)。按：「經驗著」(paṭisamvēdī，另譯為「感受著」)，原為形容詞，這裡作現在分詞，《清淨道論》說，知道、使明顯(viditam karonto pākaṭam karonto)全部吸氣身的開端、中間與結束(sakalassa assāsakāyassa ādimajjhapariyosānam, 8.220)，全部呼氣身(Sakalassa passāsakāyassa)亦然。

「一切身行息/身行休息/身息(SA)；學止身行(MA)；身行捨(摩訶僧祇律)」，南傳作「使身行寧靜著」(passambhayaṁ kāyasaṅkhār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使身體的形成(身行)寧靜」(tranquillising the bodily formation, SN.54.1)。按：SN.41.6、MN.44說：「入息出息是身行。」「使寧靜著」(passambhayaṁ，現在分詞)，《清淨道論》以「使變得寧靜(輕安)、止息、

滅、平息」(passambhento paṭippassambhento nirodhento vūpasamento, 8.220)等一連串分詞解說。

「繫念面前(SA)；正願(MA)；繫念在前(AA)」，南傳作「建立起面前的念後」(parimukham satiṁ upaṭṭhabetv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他面前建立深切注意」(set up mindfulness in front of him, establishing mindfulness before him)。按：《清淨道論》說，比丘在鼻端(nāsikagge)或入口相上(mukhanimitte，長老英譯為「上唇(the upper lip, SN.54.1/Note289)」)建立起念後而坐，不在來去的出息入息上(āgate vā gate vā assāsapassāse)作意，但來去的出息入息並非不被知道，勤奮被了知、努力完成，到達卓越(visesamadhidhigacchatī, 8.227)。

「攝受...住/繫著住(SA)；所纏(MA)」，南傳作「被持續遍取」(pariyādāya tiṭṭhanti，逐字譯為「被遍取後-住立(存續)」)，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持續纏住」(remain obsessing)。

「闇維(SA/GA/DA)；燒葬(GA)；耶維(MA/DA)；耶維/蛇旬/蛇旬(AA)」，南傳作「火葬；燃燒」(jhāpeti，動詞，另音譯為「闇毘；荼毘；荼毗；蛇旬；蛇旬」)，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火化」(cremated, AN.5.50)。

「臥覺常安樂/安隱臥/安隱眠/安睡眠/安眠(SA)；安隱眠/眼快/歡喜眠(MA)；善眠/臥安(AA)」，南傳作「睡得安樂」(sukham seti, sukham supati, sukhamasayittha，逐字譯為「樂臥」，「臥」為動詞)，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睡得安樂」(sleeps at ease, slept well, SN.3.14/10.8)，「睡得香甜」(sleep soundly, SN.11.21/7.1/1.71)，或「活得快樂」(live happily, AN.3.129)，或「歡喜」(rejoices, AN.4.70)。

「無所有入處(SA)；不用處(GA)；無所有處(MA/AA)；不用處/不用定/無想入(DA)；無有處/不用處(AA)」，南傳作「無所有處」(ākiñcañña āyatana, ākiñcaññāyatan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無的基礎」(the base of nothingness)。

「非想非非想入處(SA)；非有想非無想處/無想/無想處(MA)；非有想非無想處(DA)；有想無想處(DA/MA/AA)；尼維先天(AA)」，南傳作「非想非非想處」(nevasaññā-nāsaññāyatan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既非認知也非非認知的基礎」(the base of neither-perception-nor-non-perception)。按：入此定時已無「粗想」，所以稱「非想」，但還有「微細想」，而此「微細想」已沒有想的功能，所以稱「非非想」，一如水面上的油花，雖還是油，但沒有油的一般功能一樣，《清淨道論》以鉢塗油的譬喻(Pattamakkhanatelappabhutīhi ca upamāhi, 10.287)解說。

(1)「四方比丘眾(MA)；招提僧(DA/AA)」，南傳作「四方僧團」(cātuddisam saṅgh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四方的僧團」(the Saṅgha of the four quarters)。

(2)「四方者」(cātuddiso，音譯為「招提」)，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四方為家者」(at home in the four quarters)。按：《滿足希求》以「於四方無阻礙的行者」(appatihatacāro)解說。

(1)「故起苦覺/宿諸受(SA)；故病/故疹(MA)；故苦(DA)；故痛(AA)」，南傳作「之前的感受」(purāṇañca vedan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舊感受」(the old feeling)。

(2)「未起苦覺令不起故/新諸受不生(SA)；不起新病(MA)；新苦不生(DA)；新者不生(AA)」，南傳作「不激起新的感受」(navāñca vedanām na uppādēssām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沒引起新的感覺」(not arousing new feelings)。按：《舍利弗阿毘曇論》說，云何斷故受不生新受？若飢，緣飢故生身心苦受，是名故受。何謂新受？若食過度，緣過度故生身心苦受，是名新受。

(1)「自洲(SA)；當自然法燈(MA)；當自熾燃(DA)；自熾然(AA)」，南傳作「以自己為島」(attadīpā，自-洲/燈)，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以你們自己為島」(with yourselves as an island)。按：「dīpa」有兩個意思，一是「燈火」，一是「洲島」，後者又引申為「庇護所；依靠」。

(2)「法洲(SA)；熾燃於法(DA)」，南傳作「以法為島」(dhammadīpā，法-洲/燈)，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以法為島」(with the Dhamma as an island)。

(3)「不異洲(SA)；莫然餘燈(MA)；勿他熾燃(DA)」，南傳經文無，推斷應為「不以其他為島」(anaññattadīpā)。

(1)「塔廟/塔(DA)；餚婆/偷婆(AA)」，南傳作「塔」(thūp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紀念塚」(a memorial mound, AN)。按：「餚婆」，另作「偷婆、塔婆、塔廟」，為音譯(「餚」讀作「偷」)，又作「塔婆、窣堵波、窣堵波」，義譯為「方墳、圓塚」，即「供奉舍利(遺骸)的塔」。

(2)「壞掉的塔」(bhinnathūpe)，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其廟已破」(its shrine broken)。按：《破斥猶豫》以「被破壞的依止處」(bhinnapatiṭṭh, MN.104)解說，並說這裡的塔指尼乾子(nāṭaputtova)。

「慧解脫(SA/MA/DA)；智慧解脫(DA/AA)」，南傳作「慧解脫(者)」(Paññāvimutt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以智慧被釋放」(liberated by wisdom)。按：《顯揚真義》說：「學友！我們是無禪定的乾觀者(nijjhānakā sukkhavipassakā, SN.12.70)，只以慧的程度解脫。」與SA.347「不得正受」之說相合，但長老不同意，認為[南傳]經文只說到缺乏神通與無色界[定]，並沒有說到禪定.....nijjhānakā也可以理解為審慮(nijjhāna)的名詞化而成為審慮者。《滿足希求》說，對身體觀察不淨.....對一切行觀察無常而當生證涅槃者解說為乾觀者(sukkhavipassakā, AN.4.169-無禪定者)，而「種種剎那定毘婆舍那」(nānākkhaṇikā samādhivipassanā, AN.2.32)之解說也類於乾觀。又《破斥猶豫》等說，有五類慧解脫者：乾觀者、從四種禪定(catūhi jhānehi)之任一出來後達到阿羅漢狀態者，他們未作證八解脫(Aṭṭha vimokkhe, MN.70/DN.15/AN.7.14)(後者同MA.195)。《阿毗達摩概要精解》：不以禪那為基礎而修習觀禪的禪修者名為「純觀者」(sukkhavipassaka)。當這種人達到道果時，他們的道與果心在相當於初禪水準生起(their path and fruition cittas occur at a level corresponding to the first jhāna, §§30-31)。

「知反復者/知反復/反復(DA/AA)」，南傳作「是知恩、感恩者」(kataññū hoti katavedī)，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感恩的與感激的」(grateful and thankful)。(反復=返復)

「野馬/野馬流動(SA)；野馬縱橫(AA)」，南傳作「陽燄閃動」(marīcikā phanda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閃爍的海市蜃樓出現」(a shimmering mirage appears)。

「念休息(AA)」，南傳作「寂靜隨念」(upasamānussa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平靜的回憶」(Recollection of peace)。按：《滿足希求》說，這是關於寂靜被生起的隨念(Upasamānārabbha uppannā anussati, AN.1.297)。

「八難」，八種不能聽聞佛法的情況，參看MA.124、AA.42.1。

「正知於行為者」(sampajānakārī，逐字譯為「正知+作者」)，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以清楚的理解而行動者」(who acts with clear comprehension)。按：《破斥猶豫》舉了四個正知的內涵：i.目的正知(sātthakasampajaññam)，即清楚自己行為的動機。ii.適當正知(sappāyasampajaññam)。iii.行境正知(gocarasampajaññam)，即把握自己所選擇的業處。iv.不迷妄正知(asammohasampajaññam)，主要是覺知行為中有我的錯覺(MN.10)。《法蘊足論》說，云何正知？謂：離喜時所起於法簡擇，乃至毘鉢舍那，總名正知。《瑜伽師地論》說，云何正知巧便而臥？謂由正念而寢臥時，若有隨一煩惱現前染惱其心，於此煩惱現生起時，能正覺了令不堅著，速疾棄捨，既通達已，令心轉還。

(1)「隨死念(SA)；死想(MA)；念死想(DA)；念死/死念(AA)」，南傳作(i)「死念」(maraṇassa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死的深切注意」(Mindfulness of death)。按：《滿足希求》以「這是以命根斷絕為所緣之念的同義語」(jīvitindriyupacchedārammaṇāya satiyā etam adhivacan, AN.1.297)，或「死念業處」(maraṇassatikammaṭṭhānam, AN.6.19)解說。(ii)「死想」(Maraṇasaññ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死的認知」(the perception of death)。按：《顯揚真義》說，經常省察「必定要死，我的生命被死束縛」(avassam maritabbam, maraṇapaṭibaddham me jīvita”nti, SN.46.68)而生起的想。

「非暫時解脫」(asamayavimokkham, asamayavimutto，另譯為「非時解脫；不時解脫」)，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永久的釋放」(permanent liberation, perpetual liberation)。按：反義詞「暫時的心解脫」(sāmayikam cetovimuttiṃ)，SA.1091作「時受意解脫」。按：《破斥猶豫》說，四聖道、四沙門果、涅槃(Cattāro ca ariyamaggā cattāri ca sāmaññaphalāni, nibbānañca)為「非暫時解脫」(《無礙解道》1.213)，四禪、四無色界等至(Cattāri ca jhānāni catasso ca arūpāvacarasamāpattiyo, MN.29)為「暫時解脫」。

「法界」(dhammadhātu)，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心-現象的元素」(mental-phenomena element)。按：《顯揚真義》以「緣行相的(paccayākārassa)被揭開狀態與道理的看見之聲聞完美智(sāvakapāramīñāṇam, SN.12.32)」解說，《阿毘達摩概要精解》以「心所(受想行三蘊)、微細色(即DN.33說的不可見無對色)、涅槃」定義。

「聖默然(SA)；默然(MA)；賢聖默然(DA/AA)」，南傳作「聖沈默狀態」(ariyo tuṇhībhāvo, ariyo vā tuṇhībhāv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保持高潔的沈默」(maintain noble silence)。按：「初禪正受時，言語止息；二禪正受時，覺、觀止息」(SA.474)，「有覺、有觀故，則口語」(SA.568)。《顯揚真義》說，這意味著第二禪，或業處之作意、初禪等(kammaṭṭhānamanasikāropi paṭhamajjhānādīnipi, SN.21.1)，《破斥猶豫》說是第二禪或根本

業處(mūlakammaṭṭhānampi, MN.26)，《滿足希求》說是第二禪等至(dutiyajjhānasamāpattim, AN.9.4)，或說，聖沈默狀態名為第四禪，或轉殘餘業處之作意(ariyatuhībhāvo nāma catutthajjhānam, sesakammaṭṭhānamanasikāropi vatṭati, AN.8.2)。

(1)「垓」，《一切經音義》：「.....算經云：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十兆曰京；十京曰垓，數法名也，古今正字云：大也數也。.....」

(2)「那由他(SA)；那術(MA/AA)；那維(DA)」(nahuta，另音譯為「那由佗；尼由多；那遊哆」)，水野弘元《巴利語辭典》解說為「一萬」。

「善除黑白(MA)；黑白(DA)」，南傳作「黑白有對比的」(kaṇhasukkasappaṭibhāgam, kaṇhasukkasappatibhāgesu)，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什麼是污穢的、美好的或性質混合的」(what is foul, fair or mixed in quality, DN.18)，或「黑暗與光明對比」(contrasting the dark with the light, DN.28)，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以其黑與白相對」(with its dark and bright counterparts, M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黑白狀態及其相對」(dark and bright states with their counterparts, SN)。按：「有對比的」(paṭibhāgam)，《顯揚真義》以「相類果報部分(sadisavipākakoṭṭhāsati)、敵對事實的(Paṭipakkhabhūtassa)、以有排斥義的(Sappaṭibhāhitatṭhena, SN.46.2)」，《破斥猶豫》等以「有敵對的(savipakkham)、排斥(paṭibhāhitvā)後有果報的(savipākam, MN.47/DN.28)」解說，《滿足希求》說，黑白互相排斥，因反對而有對比的(paṭipakkhavasena sappaṭibhāgāti, AN.3.29, AN.5.141等也類似)。

「是取/所取(SA)」，南傳作「會被執取的」(upādāniyā，另譯為「順取的；應取的」)，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可被固執者」(that can be clung to)。

「正住(SA)；恒久存(MA)；常住不移/常住不變(DA)；常存/恒在(AA)」，南傳作「將正如等同常恆那樣存續」(sassatisamaṇ tatheva ṭhassa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那將正像永恆本身那樣保持相同」(that will remain the same just like eternity itself)。按：「等同常恆」，《顯揚真義》以「等同須彌山、大地、日月等常恆」(sinerumahāpathavīcandimasūriyādīhi sassatīhi samam, SN.22.96)，《破斥猶豫》以「日月、大海、大地、山岳之世間慣用語的常恆(lokavohārena sassatiyoti, MN.2)」解說。

(1)「大人；大丈夫(SA)」，南傳作「大丈夫」(mahāpuriso，另譯為「大男子；大人」)，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偉大男人」(Great Man)。按：《吉祥悅意》以「誓願受持悲智等德行的偉大男子」(paṇidhisamādānañāṇakarunādiguṇamahato purisassa, DN.3)解說。

(2)「大人相/大人之相(MA)；大人相(DA)；大人之相/大人之相貌(AA)」，南傳作「大丈夫相」(mahāpurisalakkhaṇam，另譯為「大人相；偉人的特徵」)，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偉大男人的標誌」(marks of a Great Man, MN.91)。

(3)「大人之念(MA)；大人念(AA)；大人覺(DA)」，南傳作「大丈夫之尋」(mahāpurisavitakk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了不起的人之心思」(thoughts of a great person)。

「深水之中星宿(AA)」，南傳作「水光」(udakatārakā)，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水的閃光；水的微光」(a gleam of water)。按：「星宿」，應為「光」(tārakā，另譯為「星；恆星；輝耀光亮之物」)的對譯。

「以離被限制之心」(vimariyādīkata cetas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以擺脫障壁之心」(with a mind rid of barriers)。按：「離被限制」(vimariyādīkata, vimariyādikata, vi-mariyādā-kata)，另譯為「無限制的；已變成自由的；被解放的」。

「法鏡」(dhammādāsotip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法的鏡子」(The Mirror of the Dhamma)。按：《顯揚真義》等以「法所成的鏡子」(dhammamayam ādāsam, SN.55.8/DN.16)解說。

「心緣起法(SA)；從因緣生/隨所因緣生(MA)」，南傳作「緣所生的」(paṭiccasamuppann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依之而發生者」(dependently arisen)。

- (1) 「離染」(virajjati, virajjitu), 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冷靜；不為情所動」(become dispassionate, dispassionate)。
- (2) 「使離染」(virāje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分離」(detaches, AN)。

「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內識身及外一切相(SA)；內身共有識及外諸相(MA)」，南傳作「關於這有識之身與一切身外諸相」(imasmīñca saviññāṇake kāye bahiddhā ca sabbanimittesu)，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關於具有識的身體與所有外部的徵候」(in regard to this body with consciousness and in regard to all external signs)。按：《顯揚真義》說，前者指自己的識身或自己，後者指其他人的識身或其他人或無識者(aviññāṇakam)，或非被根繫縛之色(anindriyabaddharūpam, SN.18.21)。

「沙門數/沙門之沙門數(SA)；上尊沙門(MA)」，南傳作「沙門中的沙門」(samañesu vā samañ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禁欲修道者中的禁欲修道者」(ascetics among ascetics)。

「作善惡二重者」(dvayakārin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矛盾地行動；兩種衝突地行動」(acted ambivalently)。按：《顯揚真義》以「作兩種者、作善惡者」(duvidhakārino, kusalākusalakārinoti, SN.29.3)解說。

- (1) 「法門；方便」(pariyāyam，另譯為「教說、部門、理趣、理由、順序」)，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主題」(the theme)，或「種類」(kinds)，或「方法」(a method, SN.35.153)，或「在臨時意義上」(in a provisional sense, AN.9.42-61)，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講說」(a discourse, MN)。按：「法門」(pariyāya，音譯為「波利耶夜」)，參看《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p.728。「方便」，《滿足希求》以「依一個因素[到達]」(ekena kāraṇena, AN.9.42)解說。
- (2) 「法的教說」(dhammapariyāyam, dhammapariyāy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法的講說；法的解說」(Dhamma discourse, Dhamma exposition; exposition of the Dhamma)。按：《顯揚真義》以「法的理由」(dhammakāraṇam, SN.12.45)解說，《破斥猶豫》以「法的教說」(dhammadesanāya, MN.5)解說。

(1)「下道(SA)；不肯著路(GA)；邪道/惡道(MA)」，南傳作「旁道；歧途」(ummaggam)，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旁路」(a bypath)，或「錯的路」(a wrong road, M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錯的路」(a wrong path, AN)。按：《顯揚真義》以「天界或人間或往涅槃的非道(邪道, amaggo, SN.35.246)」解說。

(2)「賢道(MA)」，南傳作「想法」(ummañgo, ummagg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智慧」(intelligence)，或「敏銳；聰明」(acumen, AN)。按：《滿足希求》以「浮現，走到慧」(ummujjanam, paññāgamananti, AN.4.186)，或「問題想法」(pañhummaggo, AN.4.192)解說。菩提比丘長老2009/7/20回函告知，ummañgo, ummaggam PTS英巴辭典(year 2000)中列有三個意思i.歧途；邪道(a wrong way, a deviant way)。ii.「隧道」(a tunnel)。iii.「出現在表面上的一個主意，一個概念，最初的心思」(emergence on the surface, an idea, a conception, an initial thought)。

「大德神力(SA)」，南傳作「大通智」(mahābhiññata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巨大之直接的理解」(greatness of direct knowledge)。按：《顯揚真義》以「六種神通情況」(chañabhiññataṁ, SN.21.1/47.28)解說。

「一乘道(SA)；一道(MA/AA)；一入道(AA)；唯有一道(GA)」，南傳作「無岔路之道」(Ekāyano.....maggo)，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一條道路」(one way, D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直接的道路」(the direct path, M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單行道」(the one-way path, SN)，並解說，此詞常被譯為「唯一之道」(the only way, the sole way)，意味著這是獨家之道(exclusive path)，但《顯揚真義》等只說，這不成為歧道(na dvedhāpathabhūto, SN.47.1/MN.10)。此詞在MN.12清楚地表示，其意思是「直通目的地之路」(a path leading straight to its destination-相當的AA.50.6譯作「直從一道來」)，也許這是比對其它總是無法直通目的地的禪法而說的。又，此詞不應與《妙法蓮華經》(the Saddharma Puññarika Satra)中心主題的「一乘」(ekayāna)混淆(SN.47.1)。按：檢視阿含經中稱「一乘道；一道」的，SA.550為「六念」、SA.561為「四如意足」、SA.563為「戒定慧」、MA.189為「正定-八正道」，都不是「四念住」，這與菩提比丘長老不贊成將之譯為「唯一之道」的觀點相順。另外SA.962佛陀沒有「這才正確，其它都錯。」的觀念，也可參考。

「智慧明達/決定智慧/決定智/分別智慧(SA)；別智(GA)；慧明達/明達慧/明達智慧(MA)」，南傳作「洞察慧」(nibbedhikapañño，另譯為「抉擇慧；擇慧；明達慧」)，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有洞察力的智慧」(penetrative wisdom)。按：《顯揚真義》等以「洞察、破壞以前未洞察、未破壞的貪蘊(anibbiddhapubbaṁ appadālitapubbaṁ lobhakkhandhaṁ nibbijjhati padāletīti)；...瞋蘊...癡蘊...憤怒...怨恨...一切導向有的業(bhavagāmikamme, SN.2.29/MN.111/DN.30/AN.1.584)解說。

「菩提分法(SA)」，南傳作「覺分法」(bodhipakkhiyā dhammā，另譯為「菩提分法」)，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有益於開化的狀態」(the states conducive to enlightenment)。按：「分」(pakkhiyā)，另譯為「伴黨(徒)的；部分的」。

「欲定斷行成就如意足(SA)；欲定如意足(MA)；欲定滅行成就修習神足/欲定精勤不懈滅行成就以修神足(DA)；自在三昧行盡神足/自在三昧神力(AA)」，南傳作「具備欲定勤奮之行的神足」(chandasamādhippadhānasāñkhārasamannāgataṁ iddhipādaṁ)，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具備努力意願的意志之集中貫注的通往力量之路」(the road to power which is concentration of intention accompanied by effort of will)，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持有基於想要與努力之意志形成的集中貫注之超常力量的基礎」(the basis for spiritual power that possesses concentration due to desire and volitional formations of striving, SN.51.15)，並解說，神足(iddhipādaṁ)可解讀為「往神通的基礎」(iddhiyā pāda)，或「神通的基礎」(iddhibhūtam pādaṁ)，依SN.51.13，神足包括三部分：「定、四勤奮之行、產生定的特別因素：欲、活力、心、考察」。按：北傳經文的「斷行；滅行」，應該是「勤奮之行」(padhānasāñkhāra)，內容就是「四正斷；四正勤」(cattāro sammappadhāna)。

「思惟定斷行成就如意足(SA)；思惟定如意足(MA)；思惟定滅行成就修習神足/思惟定精勤不懈滅行成就以修神足(DA)；誠三昧行盡神足/試三昧神力(AA)」，南傳作「具備考察定勤奮之行的神足」(vīmaṇsāsamādhippadhānasāñkhārasamannāgataṁ iddhipādaṁ)，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具備努力意願的研究調查之集中貫注的通往力量之路」(the road to power which is concentration of investigation accompanied by effort of will)，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持有基於研究調查與努力之意志形成的集中貫注之超常力量的基礎」(the basis for spiritual power that possesses concentration due to investigation and volitional formations of striving, SN.51.15)。按：《法蘊足論》說，觀三摩地勝行成就神足者，.....此中觀者，謂：依出家遠離所生善法所起，於法簡擇、極簡擇、最極簡擇；解了、等了、近了，機黠通達，審察聰叡，覺明慧行，毘鉢舍那，是名觀。

「後前想(MA)」，南傳作「前後有感知的」(pacchāpuresaññī)，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什麼是前與什麼是後的知覺」(percipient of what is behind and what is in front)。

「空、無願、無相(MA)；空三昧、無願三昧、無相三昧/空三昧、無相三昧、無作三昧/空三昧、無想三昧、無作三昧(DA)；空三昧、無願三昧、無相三昧/空三昧、無願三昧、無想三昧(AA)」，南傳作「空定、無相定、無願定」(Suññato samādhi, animitto samādhi, appañihito samādh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空的集中貫注、無形跡的集中貫注、無指向/無願望的集中貫注」(The emptiness concentration, the signless/markless concentration, the undirected/wishless concentration, SN.43.4/AN.3.184)。按：《吉祥悅意》說，執著無我、看見無我後從無我出來，他的毘婆舍那名為空，因為非空之作者的雜染不存在(Asuññatattakārakānam kilesānam abhāvā)，以毘婆舍那導致的道定(Vipassanāgamanena maggasamādhi)名為空，以道導致的果{定?}名為空的。再者，執著無常.....他的毘婆舍那名為無相，因為相之作者的雜染不存在.....。再者，執著苦.....他的毘婆舍那名為無願，因為願求之作者的雜染不存在.....。這是從抵達(āgamanato)說的。又，道定以貪等空的狀態為空的，貪等相不存在為無相，貪願求等不存在為無願，這是從重疊(sagunato)說的。涅槃以貪等空的狀態、貪等相與願求不存在為空、無相、無願，道定的那個所緣(Tadārammaṇo maggasamādhi)為空、無相、無願，這是從所緣(ārammaṇato, DN.33)說的。

「看見具足者」(dassanasampanno，另譯為「見具足」)，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眼光已完成者」(accomplished in vision)，或「擁有眼光者」(possessed in vision, AN.3.45)。按：《顯揚真義》說是見具足的同義語，見具足為具足道之見(maggaditthiyā sampanno, SN.12.27)，《滿足希求》以「須陀洹」(sotāpanno, AN.5.31)解說，或說，見具足為看見具足的須陀洹(Ditthisampannanti dassanasampannam sotāpannam, AN.9.20)。

「光明/光澤(SA)；極清淨(MA)」，南傳作「極光淨的；輝耀的」(pabhassara，另譯為「放光的；清淨的」)，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發光的；明亮的」(Luminous)，並解說，這個字在AN.3.103中是形容入定的心，在AN.5.23中是形容離五蓋的心，在MN.140中是形容第四禪的平靜，並質疑《滿足希求》在AN.1.49中解說極光淨的心是指「有分心」(bhavaṅgacitta)。按：這個字在SN.46.33中也形容離五蓋的心，在MN.50, SN.6.5中佛陀被稱為「極光淨者」，在SN.51.22中形容如來作身的幸福想與輕想時的身體，在SN.46.33, MN.140, AN.5.23, AN.3.102-103中形容冶煉好的黃金，在MN.93, MN.96, MN.99中用來形容火焰。《舍利弗阿毘曇論》：「心性清淨，為客塵染，凡夫未聞故，不能如實知見，亦無修心，聖人聞故，如實知見，亦有修心。心性清淨，離客塵垢，凡夫未聞故，不能如實知見，亦無修心，聖人聞故，能如實知見，亦有修心。」」

(1)「內法(SA)」，南傳作「內支」(Ajjhattikam...aṅgan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內部要素」(internal factors)。

(2)「外法(SA.717)」，南傳作「外支」(Bāhiram...aṅgan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外部要素」(external factors)。按：「支」(aṅga)，另譯為「部分；成分」，也作「肢體，關心，理由」。

(1)「見諦(SA)；見諦人/成就正見[者](MA)」，南傳作「見具足之人」(ditthisampanno puggalo，另譯為「見成就的人」)，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持有正見的人」(a person possessing right view, MN)。

(2)「見具足(者)」(ditthisampann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見解已完成者」(who is accomplished in view, SN)。按：《顯揚真義》以「具足道之見」(maggaditthiyā sampanno, SN.12.27)，《破斥猶豫》以「具足道之見的須陀洹聖弟子」(maggaditthiyā sampanno sotāpanno ariyasāvako, MN.115)解說，《滿足希求》說，見具足為看見具足的須陀洹(Ditthisampannanti dassanasampannam sotāpannam, AN.9.20)。

「明分(SA)」，南傳作「明的一部分」(vijjābhāgiyā，另譯為「明分；有益於明的；與明連接的」)，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參與真實理解」(partake of true knowledge, M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屬於真實的理解」(pertain to true knowledge, AN)。按：「明」的內容，i.《破斥猶豫》舉「毘婆舍那智[身體無常等]、意生[身]神通(manomayiddhi)、六證智[六通]」之八明[如MN.77所說]。ii.SA.1034舉「無常想、無常苦想、苦無我想、觀食想、一切世間不可樂想、死想」為六明分想。iii.AN.2.32指「止觀」。iv.AN.1.571指「身至念」。

「身證(SA/MA/AA)；身證者(MA)」，南傳作「身證者」(kāyasakkh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身體的見證者；親身體證者」(a body-witness)。按：SA.936說「八解脫身作證具足住，而不見有漏斷」，MA.195類同，MN.70說身觸「無色寂靜解脫(無色界定).....某些煩惱被滅

盡」，《破斥猶豫》等以「作證接觸(觸達)(Phutṭhantam̄ sacchikarotīti/Phutṭhantam̄ sacchi karotīti, MN.70/DN.28/AN.7.14)解說，並說，[身]先接觸禪定之接觸，後作證滅、涅槃(AN.2.49亦同)，有六種：起於證須陀洹果到立於阿羅漢道(arahattamaggatṭhā-向阿羅漢)，而AA.27.10所說較鬆。

「見到(SA/MA/AA)；見到者(MA)」，南傳作「達到見者」(diṭṭhippatt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達到見者」(one attained-to-view)，玄奘法師譯為「見至」。按：SA.936說「不得八解脫身作證具足住，然，於正法律如實知見」，MA.195說「隨所聞法，便以慧增上觀、增上忍」，MN.70說「如來所宣說的法被慧深解、深察」，某些煩惱被滅盡而未入無色界定，《破斥猶豫》等以「『諸行是苦，滅為樂』被知道、被看見、被發現、被作證、被以慧觸達」(dukkhā saṅkhārā, sukho nirodhoti nñātam̄ hoti diṭṭham̄ veditam̄ sacchikataṁ phusitam̄ paññāyātī, MN.70/DN.28/AN.7.14)解說，並說有六種如身證者(須陀洹果到向阿羅漢)，而AA.27.10所說較鬆。

「信解脫(SA/MA/AA)；信解脫者(AA)」，南傳作「信解脫者」(saddhāvimutt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以信自由者；以信釋放者」(one liberated-by-faith)。按：SA.936說「於正法律如實知見，不得見到」，MA.195說「隨所聞法，以慧觀忍，不如見到」，MN.70說「以慧看見後，某些煩惱被滅盡，他對如來的信已住立、已生根、已確立」而未入無色界定，《破斥猶豫》等說也有六種(Sopi vuttanayeneva chabbidho hoti, MN.70/DN.28/AN.7.14)，亦即須陀洹果到向阿羅漢。

「無缺點的；無疑的」(apanñaka，另譯為「無戲論的；純真的」)，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不被弄錯的」(The Unmistaken, AN)，或「無疑的」(surely, AN.10.46)，或「無疑的；無可爭議的」(incontrovertible, S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確實的；保險的」(assured, MN.82)，或「理清」(cleared up, MN.127)，或「無疑的；無可爭議的」(incontrovertible, MN.60)，坦尼沙羅比丘長老英譯為「安全下注的」(safe-bet)。按：《顯揚真義》說，以無缺點狀態、無罪過狀態轉起(apanñakatāya anaparādhakatāya eva samvattatīti, SN.42.13)，《破斥猶豫》說，不失敗的、導向真實的、一向(絕對)可取的(aviraddho advejjhagāmī ekaṁsaगāhiko, MN.60)，《滿足希求》說，不失敗的(avirādhitaṁ)、一向地(絕對地-ekaṁsenā, AN.10.46)。

「有起源與開始」(yoni cassa āraddhā ho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安置了一個基礎」(has laid the groundwork-AN, has laid a foundation-SN)。

(1)「戾語(SA)；不善語恭順(MA)」，南傳作「難順從糾正者」(dubbaco，另譯為「難說；惡語；惡口」，或dovacassatam̄，另譯為「惡言」)，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難糾正」(difficult to correct)，或「難告誡」(difficult to admonish)。按：MN.15列有難順從糾正法16項，MA.89、SA.1139所列也相近。

(2)「善語/善語恭順(MA)」，南傳作「易順從糾正者」(suvacena，另譯為「善語；易說的；從順的」，或sovacassatā，另譯為「順從；善語」)，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容易糾正的」(easy to correct)。

(1)「想(SA/MA)；知(SA)」，南傳作「認知」(sañjānāti，動詞，另譯為「解了；認出；知覺；想念；意識到，名詞saññā-想」)，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覺知」(perceive)，I.B. Horner英譯為「注意到」(be aware)。

(2)「別知相(SA)；識識(MA)」，南傳作「識知」(vijānāti，動詞，另譯為「了別」，過去分詞viññāta-已識知，名詞viññāna-識)，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認知」(cognize)。附：動詞「了知」(pajānā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理解」(understand)。

「四道(SA/DA)；四斷(MA)；四事行跡(AA)」，南傳作「四種行道」(Catasso...paṭipadā，另譯為「四通行」)，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四種實行模式」(four modes of practice,[AN.4.162](#))。「行道」(paṭipadā)，另譯為「道；行道；道跡」。

「樂非盡道(SA)；斷樂遲(MA)；樂遲得/樂滅遲得(DA)；樂行跡所行愚惑(AA)」，南傳作「遲緩通達的樂行道」(sukhā paṭipadā dandhābhīññ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快樂而遲鈍的直接理解之實行」(practice that is pleasant with sluggish direct knowledge)。「行道」(paṭipadā)，另譯為「道；行道；道跡」。

(1)「法利如法得利/法利如法得(MA)；得淨利養/以法得養(DA)；得法利之具/得法利之養(AA)」，南傳作「如法的如法所得利養」(lābhā dhammikā dhammaladdh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正直地得到的正直獲得」(righteous gains that have been righteously obtained, A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任何一種符合法的獲得」(any gain of a kind that accords with the Dhamma, MN)。「利養」(lābhā)，另譯為「利得；得到」。

(2)「如法而得(SA)；如法聚財(GA)；應得利(MA)」，南傳作「如法的如法所得」(dhammikā dhammaladdh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正當的財富正當地獲得」(righteous wealth righteously gained)。「如法得(MA)；如法所得」(dhammaladdhā)即「正當的獲得」。

(1)「生法」(jātidhammad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屬於生者」(subject to birth)。

(2)「老法(SA/MA)；老之法(AA)」，南傳作「老法」(jarādhammad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屬於年老的」(subject to old age)。

(3)「病法」(byādhidhamm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屬於生病的」(subject to sickness)。

(4)「死法」(maraṇadhamm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屬於死亡」(subject to death)。

「超昇離生(SA)」，南傳作「正性決定」(sammattaniyāma, niyāma...sammattam, sammattaniyat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正確性的固定進路」(the fixed course of rightness)。按：《顯揚真義》以「聖道」(ariyamaggam, [SN.25.1](#))解說，《吉祥悅意》說，這是四聖道的名字(Catunnam ariyamaggānametam nāmaṁ, [DN.33](#))。

「慈心；慈心解脫(MA)」，南傳作「慈心解脫」(mettācetovimutti, mettā cetovimut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以慈愛而心釋放」(the liberation of the mind by loving-kindness)。按：《顯揚真義》等說，當被說為「慈」時，為近行安止(upacāropi appanāpi-近行定)，而當被說為「心解脫」時，成為安止(cetovimutti)ti vutte pana appanāva vatṭati, [SN.42.8/SN.46.51/MN.99/DN.13](#))，《滿足希求》說，這就是以慈到達安止之意(Idha appanāppattāva mettā adhippetā, [AN.1.386](#))。

「念與聰敏」(satinepakkena)，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深切注意與技能」(mindfulness and skill, M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深切注意與機警」(mindfulness and alertness, AN)，或「深切注意與判斷」(mindfulness and discretion, SN)，並表示，「記憶」為念(sati)的原始含意，可以看作過去式，而「注意力」則為現在式。按：《顯揚真義》說，明智的狀態為聰敏，這是慧之名(paññāyetam nāmaṁ)，而以念展現強力情況也被稱為慧，此即強的念，它只有與慧關連才強(SN.48.9)，《滿足希求》說，在這裡聰敏被稱為慧，它以念資助的狀態被拿起(ettha nepakkam vuccati paññā, sā satiyā upakārakabhāvena gahitā, AN.5.14)。

「有行所持(SA)」，南傳作「進入被有行折伏後妨礙狀態的」(sasaikhāraniggayhavāritagato, sañkhāraniggayhavāritagat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被有力的抑制[污穢]所勒住與制止」(is reined in and checked by forcefully suppressing [the defilements])，或依錫蘭本(sasañkhārāniggayhavāritavataṁ)英譯為「被有力的抑制所封鎖與制止」(blocked and checked by forceful suppression, SN.1.38)。按：《顯揚真義》等說，被有行、有努力(有加行)的污染折伏後成為妨礙(sasañkhārena sappayogena kilese niggahetvā vāritavataṁ, SN.1.38/AN.3.102/AN.9.37)，《滿足希求》說，如少德有漏定(Appaguṇasāsavasamādhi viya, DN.34)被有行、有努力之心障礙法折伏、污染妨礙。

(1)「正慢無間等/止慢無間等/正無間等/慢無間等(SA)」，南傳作「以慢的完全止滅」(sammā mānābhīsamayā，逐字譯為「正-慢+現觀(無間等)」)，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以完全地突破自大」(by completely breaking through conceit)。按：「止慢無間等；正無間等」皆應為「正慢無間等」，此處的「無間等(現觀)」，水野弘元《巴利語辭典》標作abhisama-ya，解為「止滅；止息」，「現觀」則標作abhi-samaya，兩者不同。《滿足希求》以「依因依理由，九種慢的捨斷止滅」(hetunā kāraṇena navavidhassa mānassa pahānābhīsamayā, AN.4.177)解說，《顯揚真義》等以「依因依理」(hetunā kāraṇena)解說sammā，以「慢的看見止滅與捨斷止滅」(mānassa dassanābhīsamayā, pahānābhīsamayā ca, SN.36.3/MN.28)解說mānābhīsamayā。

(2)「慢無間等(SA)」，南傳作「以慢的止滅」(mānābhīsamay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以突破自大」(by breaking through conceit)。

「世間飲食/世間信施食(MA)」，南傳作「世間誘惑物」(lokāmisam，另譯為「世間物質」)，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世間的物質；世俗物質」(the material things of the world, wordly material things, M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世間的誘惑物」(the world's bait, the bait of the world, SN)。按：《顯揚真義》說，隱喻的(pariyāyena)指三地(界)流轉的世間誘惑物(tebhūmakavatṭam lokāmisam)；非隱喻的(nippariyāyena)指四種(衣食住醫藥)必需品(paccayā, SN.1.3)，長老解說，誘惑物(āmisa，另譯為「財；食物；肉；味；利益；物質」)，此字若用在指六境，則比較是指餌鉤，而不是餌本身。

「無流漏」(anavassavo, anavassavāy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不出現」(does not emergence, A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不噴出」(does not erupt, MN.104)，或「無結果；無影響力」(no consequence, MN.14)。

「自證；證知」(abhijānaṃ，動詞abhijānā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直接地知道」(directly knowing)，或「記得」(recall)。按：只有初果以上的聖者，才適合說「自證；證知」(親身體證的知)。

「攝事(SA/MA)；事攝(MA)；攝法(DA)」，南傳作「攝事」(saṅgahavatthūn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維持良好關係的方法」(means of sustaining a favorable relationship)。按：《吉祥悅意》等以「攝集所作」(saṅgahakāraṇāni, DN.33/AN.4.32/AN.8.24)解說。

(1)「觸相(SA)；淨相(MA)」，南傳作「淨相」(subhanimittam), 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有吸引力的標記」(the mark of attractive, AN)，或「美麗的特徵」(the sign of the beautiful, SN)。按：《破斥猶豫》以「能被貪的、令人想要的所緣」(rāgaṭṭhāniyam itṭhārammaṇam, MN.5)，《滿足希求》以「能被貪的所緣」(rāgaṭṭhāniyam ārammaṇam, AN.1.11)解說，長老說，特別是能引起性慾的(arouses sexual desire)。

(2)「惡露不淨(SA/AA)；惡露/不淨惡露(MA)；惡露(DA)；惡露/惡露不淨(AA)」，南傳作「不淨」(asubh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無吸引力」(unattractiveness)。

(3)「不淨相」(asubhanimitt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無吸引力的特徵」(the mark of the unattractive)。按：《顯揚真義》以「腫脹的等十種分解(uddhumātakādibhedā dasa, SN.46.51)不淨所緣法」，《滿足希求》以「在十種不淨上所生起有所緣的初禪(sārammaṇam pathamajjhānaṃ, AN.1.16)」解說。

「受持後轉起」(samādāya vattantīti)，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依...進行」(proceed according t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採取並且遵循」(undertake and follow)。

(1)「穢(MA)；弊(AA)」，南傳作「心荒蕪」(cetokhil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心理的貧瘠」(mental barrenness)，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心中的荒蕪」(wildernesses in the heart, MN)。按：《破斥猶豫》等以「心的剛復狀態、塵埃狀態、殘株狀態」(cittassa thaddhabhāvā kacavarabhāvā khāṇukabhāvā, MN.16/DN.33/AN.5.205)解說。

(2)「荒蕪」(khila, khīlaṃ，另譯為「礙；頑固」)，菩提比丘長老依錫蘭本(khilam)英譯為「貧瘠」(barrenness, SN/A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心理妨礙」(mental blockages, DN)。

「不免一死的人」(macco，另譯為「人；人間」)，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難免一死者；凡人」(a mortal, mortals)。

(1)「惡法者」(pāpadhammo, pāpadhammass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壞德者」(of bad character)，或「惡性者；邪惡品德者」(one of evil character)。按：《顯揚真義》等以「劣法者(劣性者)」(lāmakadhammo, SN.35.241/AN.2.49)解說。

(2)「善法者」(kalyāṇadhamm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屬於好品格者」(of good character)。

「不淨與行懷疑行為者」(asucisaṅkassarasamācār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屬於不純的與懷疑行為者」(of impure and suspect behaviour)。按：《顯揚真義》以「懷疑他應該做了什麼的行為

者」(saṅkāya saritabbasamācāro)，或「懷疑其他行為者[對他]做了什麼」(Saṅkāya vā paresam̄ samācāram̄ saratītipi, SN.35.241)解說「行懷疑行為者」。

(1)「樂食受(SA)；樂食(MA)；食樂痛(AA)」，南傳作「肉體的樂受」(sāmisam̄ vā sukham̄ vedan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肉體的快樂感受」(carnal pleasant feeling, SN)，或「世俗的快樂感受」(worldly pleasant feeling, MN/A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肉慾的感受」(sensual feeling, DN)。按：「食」即「肉體的」(sāmisa)，另譯為「有味的；有食味的；物質的；塗滿食物的；有物質的」，《滿足希求》以「與污染物質(肉體)相應的」(kilesāmisasampayuttā, AN.6.63)，或「污染、導向輪迴的樂」(sam̄kilesam̄ vatṭagāmisukham̄, AN.2.69)解說。

(2)「樂無食受(SA)；樂無食(MA)；不食樂痛(AA)」，南傳作「精神的樂受」(nirāmisāpi sukhā vedan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精神上的快樂感受」(spiritual pleasant feeling, SN/AN)。按：「無食；不食」即「精神的」(nirāmisa)，另譯為「無食味的；無染污的；離財的；無肉的；無欲望的；無實質性的；離物質的；非物質的」。

「超越、和合、出生/生則生，出則出，成則成(SA)；生則生，出則出，成則成(MA)」，南傳作「出生、進入[胎]、[生起、]生出」(sañjāti okkanti [nibbatti] abhinibbatti)，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他們的來到出生，墜下[進入子宮]，產生」(their coming to birth, precipitation [into the womb], generation, M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他們的被生，下降[進入子宮]，生產」(their being born, descent [into the womb], production, SN)。按：《顯揚真義》說生(jāti)，那是與未完成處相應的(sā aparipuṇṇāyatanavasena yuttā)，出生(sañjāti)，那是與完成處相應的(sā paripuṇṇāyatanavasena yuttā)，進入[胎](okkanti)，那是與卵生、胎生者相應的(sā aṇḍajajalābujavasena yuttā)，生出(abhinibbatti-生起；轉生；再生)，那是與濕生、化生者相應的(sā saṃsedajaopapātikavasena yuttā, SN.12.2)。

「如其住立、如其志向、有界之身」(kāyam yathāṭhitam yathāpaṇihitam dhātuso)，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就此身，無論被安置，無論其傾向，為元素組成」(this same body, however it is placed, however disposed, as consisting of elements, MN)。

「故作業(MA)」，南傳作「故意業」(sañcetanikānam kammānam, Sañcetanikam...kammam)，另譯為「思業；故思業；意思業」)，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意志的業」(volitional kammas, A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故意的行為」(an intentional action, MN)。按：《滿足希求》以「意圖、計畫後被作的」(cetetvā pakappetvā katānam, AN.10.217)解說，長老說，思是業，意志是造業的必要因素，非故意行為仍造業為耆那教立場(AN.6.63)，認為「故意業」重複了，並將北傳的「不故作業」解讀為「沒作過去業」(one has not done a past kamma, AN.10.217)，但依北傳的經論顯然不能作如是解，如MA.171說：「若不故作業，作已成者，我不說必受報也。」《舍利弗阿毘曇論》說：「若業故作受報是名故作業.....若業不作不受報是名不故作業.....若業有報是名受業.....若業無報是名非受業.....若業生已滅是名過去業.....若業未生未出是名未來業.....若業生未滅是名現在業。何等業？思業、思已業；故作業、非故作業；受業、非受業.....」「故作業」顯與不是指「過去業」。

「捫摸」(i) 為重義詞，原意為「摸」，引申為「抓取；執著」。(ii) 南傳作「執著」(abhinvissa)，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黏著」(adheres, MN)。

「彼一切本所作因(SA)；悉是過去本所作因(GA)；皆因宿命造/皆因本作(MA)」，南傳作「全都因往昔所作」(sabbam tam pubbekatahetu)，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那全是過去所作引起的」(all that is caused by what was done in the past, SN/MN/AN)。

「信、欲、聞、行覺想/行思惟、見審諦忍/審諦堪忍(SA)；信、樂、聞、念、見善觀(MA)」，南傳作「信、【個人的】愛好、口傳、理論的深思、沈思後接受之見解」(Saddhā, ruci, anussavo, akāraparivitakko, diṭṭhinijjhānakkhanti)，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信，贊成，古口傳的傳統，理論思考，和深思接受的見解」(faith, approval, oral tradition, reasoned cogitation, and reflective acceptance of a view, M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信，個人的偏愛，口傳的傳統，理論深思，和沈思後接受之見解」(faith, personal preference, oral tradition, reasoned reflection, the acceptance of a view after pondering it, SN)。按：「沈思後接受之見解」(見審諦忍/審諦堪忍/見善觀)，《顯揚真義》說，這是經由思惟生起惡執見(Kāraṇam cinttassa pāpikā laddhi uppajjati, SN.35.153)。

「不依眼界生貪欲識(SA)；不依色而起於識(AA)」，南傳作「我的識將不是依止眼的」(na ca me cakkhunissitam viññāṇam bhavissatīti)，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我的識將不是依憑眼」(and my consciousness will not be dependent on the eye, MN)，菩提比丘長老解說，執取眼以欲與貪的方式發生，識是以渴愛與(邪)見依止眼，但由於給孤獨已經是入流者，對他來說，只涉及渴愛，(邪)見已經被入流道根除。

「綁頭箍」(sīsavethanam dadeyya，逐字譯為「頭+包纏巾-給與」)，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如頭巾般環繞我的頭勒緊」(were to tighten...around my head as a headband)。

- (1)「大家(GA/MA/DA/AA)」，南傳作「主人」(ayy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主人」(masters)。按：媳婦對公公也稱「大家」，如AA.30.3。
- (2)「紳士」(ayyo，一般尊稱語)，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好男人」(good man, AN.8.12)，並解說此字的原形為「聖者」(ariyo)，但這裡顯然不是這個意思。
- (3)「聖；聖者」(ayyo，原形ariya，敬語)，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大師」(Master)，或「值得尊敬的先生」(Venerable sir, MN.86)。

「親族腳子孫」(bandhupādāpaccā，另譯為「梵天腳子孫」)，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同族者的腳之子孫」(offspring of the Kinsman's feet, M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上天的腳之子孫」(offspring of Load's feet, S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梵天的腳所生」(born of Brahma's foot, DN)。按：《顯揚真義》等說，親族為梵天之意，腳子孫為從梵天的腳底(腳背)所生之意(brahmuno piṭṭhipādato jātāti adhippāyo)，他們[婆羅門]傳說這個主張：婆羅門從梵天的口所生出(nikkhantā)，剝帝利[王族]從胸，毘舍[平民族]從肚臍，首陀羅[奴隸族]從膝蓋，沙門從腳底(samaṇā piṭṭhipādato, SN.35.132/MN.50/DN.3)。

(1)「所依退減(SA)；害(MA)」，南傳作「失去近因」(hatūpaniso，逐字譯為「被殺害+近因」)，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缺乏其近因」(lacks its proximate cause)。

(2)「根本/所依(SA)；有習/說習/因(MA)」，南傳作「有近因的」(sa-upaniso，另譯為「有助伴的；有緣由的」)，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有近因」(has a proximate cause, SN.12.23)，或「跟隨著其支持」(with its supports, SN/MN)，或「有支持條件」(having a supporting condition, AN)。按：《顯揚真義》等以「有理由、有緣」(sakāraṇam sappaccayam, SN.12.23)，或「有緣」(sappaccayam, SN.45.28/MN.117)，《滿足希求》以「有近依、有緣」(saupanissayo sapaccayo, AN.3.68)解說。又，《佛說本相猗致經》譯作「有本」(T.1p.819)。

「疾(SA)」，南傳作「直接的」(anantarā，另譯為「無中途的；無間的；迅速的」)，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直接的；即刻的」(immediate)，並解說，論師們的看法，「果」是接續「道」必然立即發生的，所以這位比丘真正要問的是如何「即刻與直接地」(swiftly and directly)證阿羅漢果，而在任何較低階段的證悟耽擱(SN.22.81)。按：《摩訶僧祇律》作「次第」，含意顯然不同。《顯揚真義》說，有近的直接與遠的直接(āsannānantarañca dūrānantarañca)兩種直接(無間)，前者指毘婆舍那道(Vipassanā maggassa)，後者指果(phalassa, SN.22.55)，「煩惱的直接滅盡」，《顯揚真義》以「直接道(無間道)的阿羅漢果」(maggānantaram arahattaphalam, SN.22.81)解說，《滿足希求》以「直接生起阿羅漢狀態」(anantarāyeva arahattam uppajjati, AN.5.170)解說。

「法無有吾我，亦復無我所，我既非當有，我所何由生(SA)；我者無我，亦無我所；當來無我，亦無我所(MA)；無我、無我所，我當不有、我所當不有(MA.75)；我無、我不有(MA.215)」，南傳作「那不會是，不會是我的；那必將不是，那必將不是我的」(no cassam no ca me siyā nābhavissam na me bhavissatī)，菩提比丘長老依錫蘭本(no c' assam no ca me siyā, na bhavissāmi na me bhavissati)英譯為「我不會是，那不會是為我；我必將不是，那必將不是為我」(I might not be, and it might not be for me; I will not be, [and] it will not be for me)，但在SN.22.55中依錫蘭本(no c' assa no ca me siyā, na bhavissati na me bhavissati)英譯為「那不會是，那不會是為我；那必將不是，那必將不是為我」(It might not be, and it might not be for me; it will not be, [and] it will not be for me)，並解說前者以第一人稱未來式語態述說(bhavissāmi, AN.10.29)，是「斷滅論者」的觀點，表示認為「我死後就斷滅而將不存在了」，而後者以第三人稱未來式語態述說(bhavissati)，則是「證第三果聖者」不執著的心境，參看SA.64。從經文前後義理來看，菩提比丘長老所根據的錫蘭本比較合理易懂。

「勝入處(SA)；除處(MA)；除入(DA)」，南傳作「勝處」(abhibhāyatānān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征服(克服)的基礎」(bases of overcoming, AN)，或「掌握基地」(mastered bases, SN)，或「超越的基礎」(bases of transcendence, MN)。按：《破斥猶豫》說，勝處是經由征服(abhibhavanakāraṇāni)敵對法(Paccanikadhammepi)與所緣(ārammaṇānipi)，它們以對治性(paṭipakkhabhāvena)征服敵對法，對人來說以智超越諸所緣(ñāṇuttaritāya ārammaṇāni)，而「我知道，我看見」是「從等至出來後的思惟想(abhogasaññā pana samāpattito vutthitasseva, MN.77)」。

「一切入處(SA)；一切處(MA)」，南傳作「遍處」(kasiṇāyatanān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kasiṇa基礎」(kasiṇa bases, AN.10.25)，並解說，這是用作修定對象之代表元素或顏色的盤子(disks representing elements or colors used as objects of samādhi meditation)，例如：地遍處是裝滿棕紅色粘土的盤子；水遍處是裝滿水的碗；色遍處是有顏色的盤子。默想者以實體性(physical)的盤子開始，當他能以心眼(mind's eyes)清楚地看見遍處時，他拋棄實體性的盤子而只專注於心中的影像。當默想加深時，另一個叫作似相(paṭibhāganimitta)的影像浮現成為注意的錨(an anchor of attention)，《清淨道論》4與5章提供遍處詳細的解說。在《清淨道論》體系中，空遍處(空無邊處的起頭)以限定虛空遍處(paricchinnākāsakasiṇa)替代，識遍處以光明遍處(āloka-kasiṇa)[替代]。

「無二種」(advaya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非雙重的」(nondual, SN/A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未分開的；連續的」(undivided, MN)。按：此即單一成遍而無差別，《破斥猶豫》等說，四方、四方的中間方無二種(disāanudisāsu advayaṁ, MN.77)，即對一種來說，其它狀態不靠近之義(ekassa aññabhbhāvānupagamanattham, MN.77/DN.33)。

「有神變的法」(sappāṭihāriyam dhammaṁ)，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令人信服方式的法」(the Dhamma in a convincing manner, M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有效法」(the efficacious Dhamma, SN)，或「解毒法；矯正法」(the antidotal Dhamma, AN.3.125)，並解說「神變」(pāṭihāriyam)的動詞是「反擊」(paṭiharati)，使役動詞是「擊退；避免」(paṭihāreti)，相信兩者相關：神變反擊心的固定成見，並對不可思議的真實敞開，法反擊扭曲之見與污穢(distorted views and defilements)，因此是矯正或解毒(counteractive or antidotal)。按：《顯揚真義》等以「直到作了出離後說法」(yāva niyyānikam katvā dhammaṁ desessanti, SN.51.10/DN.16/AN.8.70)解說，《破斥猶豫》以「這就是最古的同義語，有根據之意」(purimassevetam vevacanam, sakāraṇanti attho, MN.77)

(1)「神足現化/神通變化(SA)；神足變化(DA)」，南傳作「神通神變」(iddhipāṭihāriy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超常力量」(spiritual power, SN)。

(2)「神足變化示現、他心示現、教誠示現(SA)；如意足示現，占念示現，教訓示現(MA)；神足，觀察他心，教誠(DA)；神足教化，言教教化，訓誨教化(AA)」，南傳作「神通神變、記心神變、教誠神變」(iddhipāṭihāriyam, ādesanāpāṭihāriyam anusāsanāpāṭihāriy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心靈能力的驚奇，讀心的驚奇，教導的驚奇」(The wonder of psychic potency, the wonder of mind-reading, and the wonder of instruction)。「神變」(pāṭihāriya)，另譯為「神通；示導；奇蹟」，SN.51.10說：以如法善折伏對方已生起的議論，折伏後將教導有神變的法。《滿足希求》以「因對敵對的排除而為諸神變」(Pāṭihāriyānīti paccanīkapaṭiharaṇavasena pāṭihāriyāni, AN.3.61)解說，亦即令敵對者歸順信服的神奇改變，《清淨道論》說，以成功義、完成義、得到義為神通(ijjhanaṭṭhena iddhi, nipphattiatthena paṭilābhāṭṭhena cāti vuttam hoti)，.....反擊[敵對者patipakkha-註疏]為神變(patiharatīti pāṭihāriyam, 12.396)。

「寺男」(ārāmik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僧院隨從/僧院工作者」(monastery attendants, MN/monastery workers, AN)。

「抗論」(vādopatham，另譯作「語法；語路」)，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教義路線」(pathways of doctrine, AN)，或「教義進路」(courses of doctrine, MN)。按：《破斥猶豫》以「各個質問」(tassa tassa pañhassa, MN.77)，《滿足希求》以「就是教義理論」(vādāyeva, AN.4.8)解說。

「視岸鷹(MA)」，南傳作「尋岸鳥」(tūradassīm sakuṇam，逐字譯為「岸+看-鳥」」)，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偵查陸地的鳥」(a land-spotting bird)，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察看陸地的鳥」(land-sighting bird)。

「梵世法(MA)」，南傳作「與梵天界共住的法」(brahmalokasahabyatāya dhamm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與梵天為同伴的法」(Dhamma...for companionship with the brahmā world)。按：「與梵天界共住」指往生梵天。

「生地(MA)；本所生處/本生處(AA)」，南傳作「在出生地」(jātibhūmiy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他的家鄉地區」(in his native district, A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故鄉」(native land, MN)。按：「在出生地」即「在當地出生的」。

「識無量境界(MA)；識無形，無量自有光(DA)」，南傳作「識是不顯現的、無邊的、全面發光的」(Viññānam anidassanaṁ anantaṁ sabbato pabhām)，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識：非-顯現的、無邊的、全面發光的」(Consciousness non-manifesting, Boundless, luminous all-round, MN)，菩提比丘長老說，《破斥猶豫》以涅槃解說識，但四部中並不見這樣的說法。依其理解，這裏所說的識並非涅槃本身，而是阿羅漢在定中經驗涅槃的識，而這種定中經驗不顯現世間有為法，所以或許可以真的描述為「非-顯現」(non-manifesting)，而「全面發光的」則舉AN.1.49「這個心是極光淨的」(Pabhassaramidaṁ cittam)與AN.4.141最高的「慧的光明」(paññābhā)作對比。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識是無形跡的、無邊的、全面發光的」(consciousness is signless, boundless, all-luminous, DN)，也舉了AN.1.49解說「識是全面發光的」。按：「發光」(pabhām, pabhā)，另譯為「光明、光照」。

(1)「一切行無常；一切諸行皆歸無常(AA)」，南傳作「一切行是無常的」(Sabbe saṅkhārā anicc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所有條件所成的現象是不持久的」(all conditioned phenomena are impermanent, AN)，或「所有形成物是不持久的」(all formations are impermanent, SN/MN)，並解說，這裡的「行」是指所有「所有條件所成；所建造；所組合者」(按：《顯揚真義》說「一切三界的諸行(sabbe tebhūmakasaṅkhārā, SN.22.90)」)，與五蘊中的「行蘊」、十二緣起的「行(支)」、安般念中的「身行」、四如意足中的「斷行」含意均有所不同(MN.35)。

(2)「諸行無常」，南傳作「諸行是無常的」(Anicca... saṅkhār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諸形成物是不持久的」(Impermanent.....are formations, SN)，或「條件所成的現象是不持久的」(conditioned phenomena are impermanent, AN)。

「有眼者」(cakkhumā, cakkhumat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有眼光者」(the one with vision)，並解說「有眼者」是指佛陀，這樣稱呼，是因為佛陀具備「五眼」：佛眼(buddhacakkhu，包括「根之優劣狀態智-indriyaparopariyattañāna」與「所依與煩惱潛在趨勢智-āsayānusayañāna」)、

一切眼(samantacakkhu)、法眼(dhammacakkhu)、天眼(dibbacakkhu)、肉眼(maṃsacakkhu, SN.6.1)。按：印順法師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中判定「五眼」的出現與《金剛經》、《中品般若》的集成年代相同，約西元50～150年。

「式叉摩尼(SA)」，南傳作「式叉摩那」(sikkhamāna，另譯為「學法女；正學女；學戒女」)，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試用期間的女修道者」(a probationary nun, SN)，或「試用期間者」(a probationer, A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女試用期間者」(a female probationer, MN)。按：《破斥猶豫》等說，尊者鳩摩羅迦葉的母親不知懷孕而出家，在僧團中生他而引發議論(MN.23/DN.23)，而有此項女眾成為比丘尼前須在比丘尼僧團等待二年的規制，期間須守五戒與過午不食。

「因陀羅柱」(indakhilo，另譯為「王柱」)，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因陀羅柱」(an Indra's pillar)。按：「因陀羅」(inda，梵語作Indra，另譯為「王」)即「釋提桓因」，「因陀羅柱」依PTS英巴辭典的解說，這是城門前的標竿、樁或圓柱(the post, stake or column)，或屋子門前埋入地裡的大石頭(a large slab of stone)。

「對像這樣的；像這樣者；像這樣」(tādin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穩固者」(the Stable One, SN.7.2)，或「公平的」(impartial, Ni.5)。《小部/大義釋》說世尊與阿羅漢從五方面為像那樣者(tādī, Ni.5/Ni.16)。

「樂阿賴耶，已樂阿賴耶，已喜阿賴耶」(Ālayarāmā ālayaratā ālayasammudit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黏著中歡樂，在黏著中取歡樂，在黏著中歡喜」(delights in adhesion, takes delight in adhesion, rejoices in adhesion)。《顯揚真義》分別以「以阿賴耶樂(動詞)、對阿賴耶已樂(過去分詞)、對阿賴耶的善喜(名詞)」(Tehi ālayehi ramantīti ālayarāmā. Ālayesu ratāti ālayaratā. Ālayesu sutṭhu muditāti ālayasammuditā)解說。玄奘法師在《成唯識論》中譯為「愛阿賴耶、樂阿賴耶、欣阿賴耶、喜阿賴耶」。

(1)「法住(SA)；住[法](DA)」，南傳作「法安住性」(dhammatṭhitatā，逐字譯為「法+住立性」)，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法的安定」(the stability of the Dhamma, SN)，並解說此字與「法住智」的「法住」(dhammatṭhitati)似乎同義。按：《顯揚真義》說，以緣、緣的生起而法住立(Paccayena hi paccayuppannā dhammā tiṭṭhanti, SN.12.20)，因此，緣被稱為「法安住性」，《吉祥悅意》以「關於九出世間法(《法集》1464：四道不繫屬的、四沙門果與涅槃)的住立自性」(navalokuttaradhammesu ṭhitasabhāvam, DN.9)，《滿足希求》以「自性(實相)住立性」(sabhāvatṭhitatā, AN.3.137)解說。

(2)「知法住(SA)」，南傳作「法住智」(dhammatṭhitiñāṇ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法的安定性之理解」(That knowledge of the stability of the Dhamma, SN)。按：《顯揚真義》以「關於緣模式之智」(paccayākāre ñāṇam, SN.12.34)，或「首先生起的毘婆舍那智」(vipassanāñāṇam, tam pathamataram uppajjati, SN.12.70)解說，注疏以「毘婆舍那智」(vipassanāñāṇa”nti)解說。長老說，這是「條件性法則之智，因為它是事象持續發生的原因」，即「『以生為緣而有老死』智」等，包含過去世與未來世。

「法空(SA)」，南傳作「法決定性」(dhammaniyāmat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法的固定進路」(the fixed course of the Dhamma)。按：《顯揚真義》說，緣決定諸法(Paccayo dhamme niyameti, SN.12.20)，因此被稱為「法決定性」，《吉祥悅意》以「出世間法法決定性」(lokuttaradhammaniyāmatam, DN.9)，《滿足希求》以「自性(實相)決定性」(sabhāvaniyāmatā, AN.3.137)解說。

(1)「法爾(SA)」，南傳作「特定條件性」(idappaccayatā，逐字譯為「此+緣+性」)，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特定條件性」(specific conditionalities)。《顯揚真義》等說，這些的緣為特定條件，特定條件即特定條件性(imesam paccayā idappaccayā; idappaccayā eva idappaccayatā, SN.6.1/MN.26/DN.14)，SN.12.20則作「老死等這些的緣為特定條件，……」。

(2)「所因(MA)；緣(MA/DA)」，南傳作「特定條件(特定緣)」(idappaccayā)，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一個條件」(a condition, D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一特定理由」(a particular reason, SN)，或「一特定條件」(a specific condition, AN)。

「空相應(SA)」，南傳作「與空有關的」(suññatappaṭisamyuttā, suññatāpaṭisamyutt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關於空」(dealing with emptiness, SN/connected with emptiness, AN)。

「種子村(MA)；一切種子(GA)」，南傳作「種子類」(bijagāma，逐字譯為「種子+村」，A.P. Buddhadatta Mahāthera譯為「種子王國」(seed-kingdom)，水野弘元《巴利語辭典》譯作「草」)，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諸種子」(seeds, MN)。

「本際(SA/MA)」，南傳作「起始點」(Pubbā koṭi，逐字譯為「前+點；最初+點」，另譯為「前際；本際」)，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第一點」(A first point, SN/AN)。

「善行相的」(svākāre，另譯為「好性格的；好性情的」)，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具有良好的素質的」(with good qualities)。

「眾生居(SA/MA/DA)；眾生居處(AA)」，南傳作「眾生住處」(sattāvās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生命的居住處」(abodes of beings, SN/AN)，並解說，這是指九眾生居住處。按：此即MA.97所說的「七識住及二處」，也就是「欲界」+四個「色界天」+四個「無色界天」。其中，，第四禪的無想天，列在二處之一而不在七識住中，《滿足希求》等說，無想眾生在那裡不來到識狀態之類，不攝入七眾生住處中(Asaññasattā viññāṇābhāvā ettha saṅgahaṇa gacchanti, sattāvāsesu gacchanti)，[第四禪的]廣果天，就結合在第四識住(Vehapphalāpi catutthaviññāṇaṭṭhitimeva bhajanti)[第三禪的遍淨天]，淨居天一切時不住於輪迴側(Suddhāvāsā vivaṭṭapakkhe ṭhitā na sabbakālikā, DN.15/AN.7.44)，不入眾生居中。

「色觀色(MA/DA)」，南傳作「有色者見諸色」(Rūpī rūpāni passa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持有色者看色」(One possessing form sees forms A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持有色，他看色」(Possessing form, one sees forms, DN.15)。按：《破斥猶豫》等以「在自己頭髮等上因青遍而生起色[界]禪定的色」(ajjhattakesādīsu nīlakasiṇādivasena uppāditam rūpajjhānaṇam rūpam, MN.77/DN.15/AN.1.435)解說。

「內無色想外觀色(MA)；內無色想觀外色(DA)」，南傳作「內無色想者見外諸色」(Ajjhattam arūpasaññī bahiddhā rūpāni passa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不覺知內在的色者看外在的色」(One not percipient of forms internally sees forms externally, A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不覺知自己的物質類，他看外部的它們(物質類)」(Not perceiving material forms in oneself, one sees them outside, DN.15)。按：《破斥猶豫》等以「以禪定之眼看見自身外部的青遍等色」(bahiddhāpi nīlakasiṇādīni rūpāni jhānacakkhunā passati., MN.77/DN.15/AN.1.435)解說「見外諸色」。

「陰馬藏(MA/DA)」，南傳作「隱藏入鞘的陰部」(kosohitam vatthaguyham)，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男性器官被包在鞘內」(the male organ being enclosed in a sheath, M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鞘內的生殖器」(sheathed genitals, DN)。按：《破斥猶豫》等以「被鞘包起來隱藏的」(vatthikosena paṭicchanne)解說kosohitam，以「在男根處」(aṅgajāte)解說vatthaguyham(MN.91/DN.3)。

「在無明穀(SA)；無明卵之所裹/無明纏(MA)」，南傳作「進入了無明」(avijjāgato，另譯為「已達到無明；落入了無明」)，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無知的；愚昧的」(ignorant, SN)，或「陷入無知」(immersed in ignorance, AN)。

(1)「四大」即「四大之種；四大種」，「大」為「大種」(mahābhūta)的簡略，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大元素」(great elements)。按：依MA.30，四大指地(堅)水(潤)火(熱)風(動)。《大毘婆沙論》說，問：云何大義？云何種義？答：能減能增能損能益，體有起盡是為種義；體相形量遍諸方域，成大事業是為大義。

(2)「四大造色(SA)；四大造/四大造為色(MA)；四大所造色(AA)」，南傳作「四大之所造色」(catunnañca mahābhūtānam upādāya rūp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出自四大元素的色」(the form derived from the four great elements)。按：「所造」(upādāya)，另譯為「執取後；取著的」。

「慢；慢類」(vidhā，另譯為「種類」)，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歧視；區別」(discrimination)。按：《顯揚真義》以「各種慢」(mānakotthāse, SN.18.22)，《滿足希求》以「等、勝、劣三種慢(tisso vidhā, AN.7.49)」解說，SN.1.20, SN.45.162, DN.33所述即為後者。

「如法語者/善說法者(SA)；如法說法者/法說(MA)；法語/法說(DA)」，南傳作「如法之說者；如法說的」(dhammadvādī)，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法的擁護者」(a proponent of the Dhamma)。按：《破斥猶豫》等以「依止九出世間法後而說」(Navalokuttaradhammasannissitam katvā vadatīti, MN.27/DN.1/AN.4.198)解說，而非實相之說者(asabhāvam vattā, MN.41)；不說正法說非法(dhammam na vadati, adhammam vadati nāma, AN.3.70/AN.4.22)為「不如法之說者」(adhammadvādī)。

「三苦：行苦、苦苦、變易苦(DA)」，南傳作「三種苦性：苦苦性、行苦性、變易苦性」(Tisso...dukkhatā. Dukkhadukkhatā, saṅkhāradukkhatā vipariṇāmadukkhatā)，菩提

比丘長老英譯為「三種苦：由於痛苦的苦，由於形成的苦，由於改變的苦」(three kinds of suffering: the suffering due to pain, the suffering due to formations, the suffering due to change, SN.38.14)，並解說「苦苦性」指身、心感受的痛苦。「行苦性」指三界中所有的有為法(all conditioned phenomena)，因為他們都被生滅所壓迫。「變易苦性」指當樂受結束時帶來的苦。

「無有是處(SA/DA)；必無是處(MA)；終無是處(MA/AA)」，南傳作「這是不可能的」(netam thānam vijjati，逐字譯為「不+彼-處-被知道(被發現；存在)」)，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那是不可能的」(that is impossible)。

「斷關/無有關鍵(SA)；無門(MA)」，南傳作「無門門」(niraggalo，另譯為「無門的；無障礙的；無遮的」)，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無門者；無遮欄者；無障礙者」(who has no bar, M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無門門者」(a boltless one, AN)。按：此喻斷五下分結，《破斥猶豫》說，這個[下分結(Orambhāgīyānīti)]如百葉窗式城門關閉心後住立，被稱為門門(Etāni hi kavāṭam viya nagaradvāram cittam pidahitvā ṛhitattā aggalāti vuccanti, MN.22)，《滿足希求》以「打開蓋的柵欄後住立」(nīvaraṇakavāṭam ugghāṭetvā ṛhito, AN.5.71)解說。

「度塹(SA/MA)；平治城塹(SA)」，南傳作「障礙已除去」(ukkhittapaligho)，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他的箭桿已拔起」(whose shaft has been lifted, M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移除橫木者」(who has removed the crossbar, AN)。按：此喻斷無明，《破斥猶豫》說，輪迴的根為無明(vatṭamūlikā avijjā)，以這個難除去消失(Ayañhi durukkhipanaṭṭhena, MN.22)被稱為障礙，《滿足希求》以「無明障礙除去、消除後住立」(avijjāpalighaṁ ukkhipitvā apanetvā ṛhito, AN.5.71)解說。

「超越境界/度諸嶮難(SA)；破壞(MA)」，南傳作「溝已填滿」(samkiṇṇaparikkho, samkiṇṇaparikho, samākiṇṇaparikho)，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他的溝渠已填滿」(whose trench has been filled, M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填滿壕溝者」([who has] filled in the moat, AN)。按：此喻斷生死輪迴，《破斥猶豫》說，那[生之輪迴等(Jātisamsārotiādīsu)]一再地生起作的事遍佈後住立(punappunam uppattikaraṇavasena parikkhipitvā ṛhitattā, MN.22)被稱為溝，《滿足希求》以「輪迴的溝鋪撒、使消失後住立」(samsāraparikhām samkirityā vināsetvā ṛhito, AN.5.71)解說。

「脫諸防護/解脫結縛(SA)；過塹(MA)」，南傳作「柱已拔起」(abbūlhesiko)，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他的標柱已根除」(whose pillar has been uprooted, M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拉出標柱者」([who has] pulled out the pillar, AN)。按：此喻斷渴愛，《破斥猶豫》說，輪迴的根為渴愛(vatṭamūlikā taṇhā)，以這甚深隨行存續(Ayañhi gambhīrānugataṭṭhena, MN.22)被稱為柱，《滿足希求》以「渴愛之柱拔出、拉出後住立」(taṇhāsaṅkhātaṁ esikāthambhaṁ abbuyha luñcītvā ṛhito, AN.5.71)解說。

「建聖法幢/建立聖幢(SA)；聖智慧鏡(MA)」，南傳作「聖者旗已落下、負擔已卸下、已分離(已離縛)」(ariyo pannaddhajo pannabhāro visamutto)，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他的旗

幟已降下，負擔已放下，他不被束縛」(whose banner is lowered, whose burden is lowered, who is unfettered, M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旗幟已降下的聖者，負擔已落下，已分離的」(a noble one with banner lowered, with burden dropped, detached, AN)。按：此喻斷我慢，《破斥猶豫》以「慢」解說「旗」，以「蘊、污染、造作、五種欲」解說「負擔」(khandhabhārakilesabhāraabhisāñkhārabhārapañckāmaguṇabhārā, MN.22)，以「已離四種軀與一切污染繫縛」解說「已分離」，《滿足希求》以「使慢之旗(mānaddhajañca)、蘊、造作、污染的負擔khandhābhisañkhārakilesabhārañca)落下、降落後住立」，及「已離輪迴」(vatteṇa visañyutto, AN.5.71)解說。

「邪盛大會/大會/邪盛/邪盛會(SA)；大祀/祀/祠(GA)；齋(MA)；大施/大祀(DA)；大祠/祠祀(AA)」，南傳作「大牲祭；牲祭」(mahāyañño, yaññam), 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大獻祭；獻祭」(great sacrifice, sacrifice)。

「特牛(SA/DA)；牛王(GA)」，南傳作「公牛」(usabha，另譯為「牛王」)，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公牛」(bulls)。按：「牡」為公牛或雄性牲畜，「牝」為母牛或雌性牲畜，「犢」為幼牛或仔畜。

(1)「善修身(SA)」，南傳作「已親自修習」(bhāvitatt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內在已開發」(inwardly developed, SN)。按：《顯揚真義》以「自己修習、使增大後住立」(attānam bhāvetvā vadḍhetvā thito, SN.6.3)解說，PTS英巴辭典解為「自己-已修習」(bhāvita-atta)，也譯作「善修習；善被訓練」(well trained)，並說此中的「自己」，也可等同於「心」，菩提比丘長老在SN.2.14就英譯為「被開發的心」(of developed mind)，此處則譯為「內在」(inwardly)，與「心」意思相通。

(2)「已親自多修習」(bahulīkatatt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鍛鍊」(cultivated)，同「多修習」(bahulīkata)。

「八法(SA)；世八法(SA/DA/AA)；世間八法(AA)」，南傳作「八世間法」(aṭṭha lokadhamm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八種世間情況」(eight worldly conditions)。按：其內容即「利、衰、毀、譽、稱、譏、苦、樂」，參看AA.43.8、DA.10。

「世尊是知者、見者，他知道、看見」(bhagavā jānam jānāti, passam passa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知道的，世尊知道；看得見的，他看見」(knowing, the Blessed One knows; seeing, he sees)，或「確實是真的知道者，真的看見者」(is surely one who really knows, who really sees, SN.56.39)，或「確實知道與看見」(surely knows and sees, AN.8.2)。按：《顯揚真義》等以「知道應該被知道的(jānitabbakam jānāti)；看見應該被看見的(passitabbakam passati, SN.35.116/MN.18/AN.8.2/AN.10.115)」解說。

「得(此)身/受身(SA)」，南傳作「個體獲得」(attabhāvapatiñlabh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個體存在」(individual existence)。按：四種個體獲得，《吉祥悅意》說，第一種以戲樂過失之因(khiḍdāpadosikavasena)，第二種以屠羊者等殺害羊等因，第三種以意亂之因(manopadosikavasena)，第四種關於四大王源於在殘餘天的狀態上之因(cātumahārājike

upādāya uparisesadevatāvasena)，因為那些天神既非以自己的思也非其他的思死去(Te hi devā neva attasañcetanāya maranti, na parasañcetanāya, DN.33)。

(1)「日種尊/日種姓尊/日種胤/日種苗胤(SA)；如日親友(GA)；日親/日之親(MA)」，南傳作「太陽族人」(ādiccabandhu，另譯為「日種；日種族」)。

(2)「日種姓尊說(SA)；日親之所說(MA)」，南傳作「已被太陽族人教導」(desitādiccabandhunā，逐字譯為「已被說示+日(太陽)+親族」)，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太陽族者這樣解說」(So explained the Kinsman of the Sun)。

(3)「放光者」(Aṅgirasa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照錄原文(AN)，或「放光者」(the Radiant One, SN)，並解說這與佛陀屬太陽族(日種姓)的傳說有關。按：《滿足希求》說，世尊的所有肢體散發光線(aṅgamaṅgehi rasmiyo niccharanti, AN.5.195)，因此被稱為「放光者」。

「棟(SA)；高波那寫(GA)；椽(MA)」，南傳作「椽；椽木」(gopānasī)，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椽」(rafter)。按：「椽」，為木造屋中作為屋頂支撐屋瓦或茅草等覆蓋物的木條。

「薩羅(SA)；池水/淵(GA)」，南傳作「溪流；池湖」(sar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溪流」(the streams)。按：「薩羅」顯然是「溪流；池湖」(sara)的音譯，該字尚有：池、湖；流動的等多種意思。

「白練(MA)」，南傳作「迦尸衣」(kāsikavatth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迦尸衣」(Kāsian cloth)。按：「練」指煮熟變白的絲或帛織品，「白練」即白色綢布。「迦尸衣」指迦尸國所出產的布料與衣服，是佛陀時代質料最好的。

「於結所繫法(SA)」，南傳作「在會被結縛的法上」(saṃyojaniyesu...dhammesu，另譯為「順結法；助於結之法」)，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能加諸束縛的事」(things that can fetter)。按：這裡的「法」(dhamma)，不是指「正法」，而是指「事情；東西」。

「那個食物、那個燃料」(tadāhāro tadupādān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以那個材料支撐，以它補給燃料」(sustained by that material, fuelled by it, SN.12.52)，或「以那油支撐，以它補給燃料」(sustained by that oil, fuelled by it, SN.12.53)。按：《顯揚真義》以「該緣(彼緣)」(tampaccayo, SN.12.52)解說。

「何觸/何轉(SA)；以何為本/由何而有/由何有(MA)；誰為原首(DA)」，南傳作「什麼為根源」(kimphabhav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它從什麼而生產」(from what is it produced)。按：在雜阿含經中有3經作「何因？何集？何生？何觸？」有4經作「何因？何集？何生？何轉？」而其對應的南傳經文均為「什麼因？什麼集？什麼生？什麼根源」，推斷「何觸」即「何轉」的另譯。

「惱害想的熟知者」(Vihimsasaññī paguṇ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預見麻煩」(Foreseeing trouble, S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認為會是麻煩」(Thinking it would be troublesome, M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因為怕麻煩」(For fear of trouble, DN)。

(1)「喜行(SA)；喜觀/觀色)喜住(MA)；[喜]察行(DA)」，南傳作「喜悅近伺察」(somanassūpavicārā，另譯為「喜悅近行」)，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喜悅的探索」(exploration with joy, M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令人快樂的調查」(pleasurable investigations, DN)。按：《吉祥悅意》以「喜悅相應的伺察」(somanassasampayuttā vicārā, DN.33)解說。

(2)「觀...喜住(MA)」，南傳作「順喜悅處近伺察...」(somanassaṭṭhāniyam...upavicara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一個人檢查喜悅基礎的...」(one examines...that is a basis for joy, A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一個人調查產生快樂的相關目標」(one investigates a corresponding object productive of pleasure, DN)。按：《吉祥悅意》以「以尋尋思後以伺察決定(分別)」(vitakkena vitakketvā vicārena paricchindati, DN.33)解說「順」。

(1)「憂行(SA)；憂觀/觀憂)喜住(MA)；[憂]察行(DA)」，南傳作「憂近伺察」(domanassūpavicārā，另譯為「憂戚近行」)，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苦惱的探索」(exploration with grief, M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令人不快樂的調查」(unpleasurable investigations)。

(2)「觀...憂住(MA)」，南傳作「順憂處近伺察...」(domanassaṭṭhāniyam...upavicara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一個人檢查憂鬱基礎的...」(one examines...that is a basis for dejection, A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一個人調查產生不快樂的相關目標」(one investigates a corresponding object productive of displeasure, DN)。

(1)「捨行(SA)；捨觀/觀捨)喜住(MA)；[捨]察行(DA)」，南傳作「平靜近伺察」(upekkhūpavicārā，另譯為「捨近伺察；平靜近行」)，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平靜的探索」(exploration with equanimity, M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不偏袒的調查」(indifferent investigations, DN)。

(2)「觀...捨住(MA)」，南傳作「順平靜處近伺察...」(upekkhāṭṭhāniyam...upavicara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一個人檢查平靜基礎的...」(one examines...that is a basis for equanimity, A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一個人調查產生不偏袒的相關目標」(one investigates a corresponding object productive of indifferent, DN)。

「入於名色(SA)」，南傳作「有名色的下生(名色的下生存在)」(nāmarūpassa avakkanti ho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有名-與-色的下降」(there is a descent of name-and-form)，並指出這句與SN.12.12的「未來再生的出生」通用(interchangeable, SN.12.39)。按：中阿含作「便生母胎(MA.13)；受胎(MA.151)；入於母胎(MA.201)」，中部等作「胎的下生」(MN.38, MN.93, AN.3.62)，《顯揚真義》說，[這是]在識、名色中間有一個連結(viññānañamarūpānam antare eko sandhi, SN.12.39)，長老解說，「連結」指「識表示前生的業積聚識(the kammically generative consciousness of the previous existence)[abhisaṅkhāraviññāṇa]，名色為此生的開始」，而在我(長老)看來，作為個人連續的原則，更像識跨著前後兩生(viññāṇa straddles both the past life and the present life)。

(1)「合心(MA)；無散落心/無散心(AA)」，南傳作「收斂的心」(saṅkhittam citta, saṅkhittam citt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收縮的心；簡約的心」(contracted mind)。按：「收斂」(saṅkhittam, saṅkhitta)為動詞saṅkhipati的過去分詞，saṅkhipati有兩層意思：一是「簡略；簡約」(原意)，

一是「集中；統一」(引申)，《破斥猶豫》以「已掉入惛沈睡眠的」(thinamiddhānupatitam, MN.10)解說。

(2)「心內斂」(ajjhattam...saṃkhittam citta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心內縮」(mind is constricted internally)。《破斥猶豫》以「已隨順惛沈睡眠的」(nāma thinamiddhānugataṃ, AN.7.38)解說。

「第一之說(SA)」，南傳作「如牛王之語」(āsabhī vāc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像公牛一樣吼的話」(bellowing utterance, S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公牛的聲音」(a bull's voice, DN)。按：「如牛王」(āsabhī, āsabhin)，另譯為「偉大的；莊重的」，在古印度，牛被認為是神聖的，《顯揚真義》等以「等同公牛之語不搖動、不顫抖」(usabhassa vācāsadisī acalā asampavedhī, SN.47.12/DN.28)解說。

「三妙行(SA/MA)」，南傳作「三善行」(tiṇṇannamaṃ sucaritānaṃ)，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三種好的行為」(three kinds of good conduct)。依SA.281，「三妙行」即身、口、意三善行：離殺生、偷盜、邪淫、妄言、惡口、兩舌、綺語、貪、恚、邪見，也就是「十善業跡」。

「業為根源者」(kammayonī，逐字譯為「業+胎者」)，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業為我/他們的起源」(kamma as my/their origin, A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它們來自他們的行為」(they originate from their actions, MN)。按：《破斥猶豫》等以「業是這些的根源(胎)、原因」(Kammaṃ etesam yoni kāraṇanti, MN.135/AN.5.57)解說。

「業的眷屬者」(kammabandhū，逐字譯為「業+親族」)，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業為我/他們的親戚」(kamma as my/their relative, A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被他們的行為所束縛」(are bound to their actions, MN)。按：《破斥猶豫》等以「業是我的眷屬(親族)」(Kammaṃ mayham bandhūti, MN.135/AN.5.57)解說。

(1)「所生之趣(SA)；趣(GA)；生(一)處/生(善)處/往至處/所從去/所往至處(MA)；生處(DA)」，南傳作「趣處」(ga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到達地」(destination)，或「去的」(going, S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去的」(the going, MN)。按：這裡的「趣處」指「往生之處」。

(2)「(隨趣往)來(SA)；所從來處(MA)」，南傳作「來處」(āgati，另譯為「來；歸來」，名詞)，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發生」(the arising, D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到來的」(The coming, M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到來的」(coming, SN)。

「憤亂之處所/憤亂法(SA)；在家纏眾務(GA)」，南傳作「在障礙中的空間」(Sambādhe...okās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禁閉中的開口」(The opening in the midst of confinement)。按：《顯揚真義》說，有「蓋、欲」兩種障礙，這裡指前者，空間則指「禪定」(SN.2.7)。《滿足希求》說，障礙指五欲，空間指回憶處(AN.6.26)。「空間」，另譯為「場所、機會、許可」。

「是生起與消散法」(uppādavayadhammino)，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傾向於生起與瓦解」(prone to rise and fall, D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它們的性質是發生與消散」(Their nature is to arise and vanish, SN)。

「被作為車輛、被作為基礎、被實行、被累積、被善努力」(yānikatā vathukatā anuṭhitā paricitā susamāraddh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使它成為我的車與基礎，已貫徹它，已鞏固它，並被適當地承擔」(made it my vehicle and basis, carried it out, consolidated it, and properly undertaken it, AN)，或「使它成為我們的車，使它成為我們的基礎，使它安定，於其中鍛鍊我們自己，並徹底使它純然無瑕」(make it our vehicle, make it our basis, stabilize it, exercise ourselves in it, and fully perfect it, S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用作車輛，用作基礎，已建立，已鞏固，並完全地承擔」(used as a vehicle, used as a basis, established, consolidated, and well undertaken, MN)。按：已累積(paricitā)，另譯為「聚集的；增加的；習慣的；熟知的」，《顯揚真義》等以「無論在何處心都善增長」(samantato citā suvadḍhitā, SN.20.3/DN.16/AN.6.13)解說，《滿足希求》以「善的累積、善增長」(suṭṭhu upacitam suvadḍhitam)解說「善累積」(suparicitam, AN.9.25)。「被善精勤」(susamāraddhā)，《無礙解道》〈3.入出息念的談論〉解讀為「被善同一發動」(su-sama-āraddhā, Ni.3)。

「處、非處(SA/AA)；是處、非處(DA)」，南傳作「可能為可能、不可能為不可能」(ṭhānañca ṭhānato atṭhānañca atṭhānato，另譯為「原因是原因、非原因是非原因」)，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可能為可能與不可能為不可能」(the possible as possible and the impossible as impossible)。按：「可能」(ṭhānañca)，另譯為「處，地方，住處，狀態，點，理由，原因，道理」，《破斥猶豫》等以「原因(根據)」(kāraṇañca, MN.12/AN.6.64/AN.10.21)解說。

「最勝處智(SA)」，南傳作「最上位」(āsabham ṭhānam，逐字譯為「牛王-處(狀態)」)，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群之王的地位」(the herd-leader's place, M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牛王的地位」(the place of the chief bull, AN)。按：在古印度，牛被認為是神聖的。

「持續遠離，樂於離欲」(vivekaṭṭham nekkhammābhirataṁ)，菩提比丘長老依錫蘭本(vavakaṭṭham nekkhammābhirataṁ)英譯為「它被引退，樂於放棄」(it is withdrawn, delighting in renunciation)。按：《滿足希求》以「使污染被避開或成為遠隔的」(kilesehi vajjitaṁ dūribhūtaṁ vā)解說「持續遠離」，以「樂於出家」(pabbajjabhirataṁ)解說「樂於離欲」(AN.8.28)，「離欲」(nekkhamma)，另作「出離(放棄世俗生活)」。

- (1)「飽食/多食(SA)；飲食不調適(GA)」，南傳作「餐後的睡意」(bhattasammad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飯後的睡意」(drowsiness after meals)。按：《顯揚真義》以「餐後明顯的餐後迷糊(昏迷)、疲倦、熱惱、身粗重」(bhuttavissa bhattamucchā bhattakilamatho bhattaparilāho kāyaduṭṭhullam, SN.46.2)解說，水野弘元《巴利語辭典》作「食不調；飽食」，《法蘊足論》作「食不調性」，《阿毘曇毘婆沙論》作「食不消化」，《舍利弗阿毘曇論》作「身重」。
- (2)「心憤闇/微弱(SA)；心下狹劣(GA)」，南傳作「心的退縮」(cetaso ca līnatt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心的遲鈍」(sluggishness of mind)。按：《顯揚真義》以「心的不堪任性、不適合作業性」(cittassa akalyatā akammaññatā, SN.46.2)等解說。

「障礙相(SA)」，南傳作「嫌惡相」(paṭighanimitt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厭惡的特徵」(the sign of the repulsive, the mark of the repulsive, AN)。按：《滿足希求》以「不合意的相」(aniṭṭham nimittam/aniṭṭhanimittam, AN.1.12/AN.2.125)解說。

「止相」(samathanimittam)，菩提丘長老英譯為「平靜的徵候」(the sign of serenity)。按：「止」(samatha)，另譯為「止息；寂止；奢摩他(音譯)，滅諦，滅；滅法」。

「四未曾有法/人四種如意之德/四種人如意足(MA)；四神德(DA)；四神足(AA)」，南傳作「四種成就」(catūhi ca iddhihi)，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四種特性」(four properties, D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四種成就」(four kinds of success, MN)。按：「成就」(iddhi)，另外的意思是「神通；如意」，但此處顯然不作此解。

(1)「戒具足」(sīlasampad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德行上成就」(accomplishment in virtue)。按：《顯揚真義》以「四清淨戒」(catupārisuddhisīlaṁ, SN.45.69)解說(守學處、自制、適當使用生活所需、正命)。

(2)「意欲具足」(chandasampad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想要上成就」(accomplishment in desire)。按：《顯揚真義》以「想為善的意欲」(kusalakattukamyatāchando, SN.45.69)解說。

(3)「自己具足」(attasampad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自我上成就」(accomplishment in self)。按：《顯揚真義》以「心的具足狀態」(sampannacittata, SN.45.69)解說。

「正法(SA)；善解、如法(MA)」，南傳作「真理、善法」(ñāyam dhammam kusal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方法、有益的方法」(the method, the Dhamma that is wholesome, SN)，或「真實的方法、有益的方法」(the true way, the Dhamma that is wholesome, MN/AN)。按：《滿足希求》以「與毘婆舍那一起的道」(sahavipassanakam maggam, AN.2.41)，《破斥猶豫》以「有理由、無過失的善法」(kāraṇabhūtam anavajjatthena kusalam dhammam, MN.76)解說。「真理」(ñāyam)，另譯為「正理；理趣」，《破斥猶豫》以「聖道」(ariyamagga, SN.45.24)解說。

「賢聖等三昧(SA)；聖正定(MA)」，南傳作「聖正定」(ariyo sammāsamādh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高潔的正確集中貫注」(noble right concentration)。按：「等」為「正」的另譯，《破斥猶豫》說，「聖」是無過失的、出世間的(niddosam lokuttaram, MN.117)，以無過失而被稱為「聖」。

「眾具(SA)；有助/有助有具/說助說具(MA)」，南傳作「有資糧」(saparikkhāro，另譯為「有資助；有資具」)，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跟隨著其要件」(with its accessories, with its requisites)。按：《顯揚真義》等以「有隨從」(saparivāram, SN.45.28/MN.117/DN.18)解說。

「無所有說無所有(MA)；斷滅學者(DA)」，南傳作「虛無論/虛無論者」(natthikavādo/natthikavādā，另譯為「非有論者」)，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虛無主義者」(nihilism, A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虛無主義之教義；懷疑論之教義」(the doctrine of nihilism, MN)。

(2)「存在論」(atthikavādo)，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持有存在主義的教義者」(who holds the doctrine of affirmation, MN)。按：《破斥猶豫》以「有被施與的、被施與的果」(atthi dinnam dinnaphalanti, MN.76)解說。

- (1)「說無作/宗本不可作(MA)」，南傳作「不作業論者；無作業論」(akiriyavād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擁護不活動者」(who were proponents of inactivity, A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無作為之教義」(the doctrine of non-doing, MN)。
- (2)「無也(AA)」，南傳作「不作業」(akiriyam), 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不作」(non-doing, AN), 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無行動」(non-action, DN)。
- (3)「[有]作業論者」(kiryavādī), 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持論行為的道德有效者」(held the doctrine of the moral efficacy of deeds, MN)。

「福處(MA)」，南傳作「福分的；福分者」(puññabhāgīyā，另譯為「福德的有分者」)，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參與功績者/參與功績」(Who partake of merit, SN/partaking of merit, MN)。

「諂諛美辭，現相毀咎，以利求利/從他所得以示於人更求他利(DA)」，南傳作「詭計、攀談、暗示、譏諷、以利養換取其他利養」(Kuhanā, lapanā, nemittikatā, nippesikatā, lābhena lābham nijigīsanatā/Kuhako ca hoti, lapako ca, nemittiko ca, nippesiko ca, lābhena ca lābham nijigīsitā)，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計畫、談話、暗示、輕視、以獲得追求獲得」(Scheming, talking, hinting, belittling, pursuing gain with gain, M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計畫者、諂媚者、暗示者、輕視者、以獲得追求獲得者」(a schemer, a flatterer, a hinter, a belittler, and one who pursues gain with gain, AN)。按：「設計」(Kuhanā)，另譯為「詐欺；詐騙」，《分別論》以「依止利養、恭敬、名聲之惡欲求、隨欲求擺佈者以所謂必需品的受用(paccayapatisevanaśaṅkhātēna, 錫蘭本paccayapatisedhanasaṅkhātēna-拒絕必需品)，或以周邊語(sāmantajappitēna-為了使人布施的說謠語言)，或舉止行為的做作(atṭhapanā ṭhapanā saṅthapanā)、皺眉頭(bhākuṭīkā bhākuṭīyam)、設計(kuhanā kuhāyanā kuhitattam)」解說，餘項類推。「以利養換取其他利養」(lābhena lābham nijigīsanatā)，另譯為「以利求利」，這是指拿自己不喜歡或剩餘的供養品，去換取其他更好的供養品。

「雄猛觀諸義(MA)」，南傳作「現觀利益的堅固者」(Atthābhīsamayā dhīr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一個依獲得利益而堅決者」(The steadfast one, by attaining the good, SN)。按：《顯揚真義》等以「利益的獲得」(atthapaṭilābhā, SN.3.17/AN.4.42)解說「現觀利益」。「堅固者」(dhīro, 動詞dhārayati, dharati)，另一個意思是「明智者」(動詞dīdheti)。

- (1)「聖住、梵住、如來住」(ariyavihāro/ariyo vihāro, brahmavihāro/brahmā vihāro, tathāgatavihār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高潔的住處，神聖的住處，如來的住處」(a noble dwelling, a divine dwelling, the Tathāgata's dwelling, SN)。按：[SA.502](#)等說，聖住即無相心定。
- (2)「學住」，南傳作「有學住」(sekho vihār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訓練中者的住處」(the dwelling of a trainee)。
- (3)「天住」(dibbo vihāro)，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天的住處」(deva-abiding, DN)。按：《集異門足論》說：「天住云何？答：謂四靜慮。」《阿毘曇毘婆沙論》：「天所有故，名天住。能生天故，名天住。」《大智度論》：「六種欲天住法，是為天住。」

「心悅/欣悅心(SA)」，南傳作「使心喜悅著」(abhippamodayam citt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使心喜悅著」(Gladdening the mind, SN.54.1)。按：《清淨道論》說，這裡以兩種行相(方式)而有喜悅：由定與毘婆舍那，前者是到達有喜的二種禪定，後者是出該二種禪定後觸知(sammasati)與禪定聯結的喜之滅盡、消散，在這樣的毘婆舍那剎那(Evañ vipassanākkhaṇe)，以禪定聯結的喜作所緣後使心歡喜、喜悅(cittam āmodeti pamodeti, 8.235)。

(1)「心定/定心(SA)」，南傳作「集中著心」(samādaham citt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使心集中貫注著」(Concentrating the mind)。按：「集中著」(samādaham，另譯為「定著」)，為現在分詞語態，《清淨道論》說，因初禪等而心集中、住立(samam ādahanto samam ṭhapento)於所緣，或出那些禪定後當看見(sampassato)與禪定聯結的心滅盡、消散之毘婆舍那剎那(vipassanākkhaṇe)時，以特相的洞察(lakkhaṇapaṭivedhena)而生起剎那心一境性(khaṇikacittekkaggatā, 8.235)。

(2)「心定」(cittasamādh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心的集中貫注」(concentration of mind)。按：《顯揚真義》以「與毘婆舍那一起的四[果]道」(saha vipassanāya cattāro maggā, SN.42.13)解說。

「心解脫/解脫心(SA)」，南傳作「使心解脫著」(vimocayam citt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使心釋放著」(Liberating the mind, SN.51.3)。按：《清淨道論》說，以初禪心從[五]蓋、以第二禪從尋伺、以第三禪從喜、以第四禪心從苦樂脫離、解脫(mocento vimocento)，或出那些禪定後觸知(sammasati)與禪定聯結的心滅盡、消散，在毘婆舍那剎那(vipassanākkhaṇe)，他以無常隨觀，心從常想脫離、解脫，以苦隨觀，心從樂想脫離、解脫，以無我隨觀，心從我想脫離、解脫，從歡喜以厭隨觀、從貪以離貪隨觀、從集以滅隨觀、以斷念隨觀，心從執取脫離而吸氣與呼氣(paṭinissaggānupassanāya ādānato cittam mocento assasati ceva passasati ca, 8.235)。

「觀察滅/觀滅(SA)」，南傳作「隨觀滅」(nirodhānupassī)，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凝視停止」(Contemplating cessation)。按：「隨觀」(anupassī)，逐字譯為「隨+看」，另譯為「觀察」，形容詞轉現在分詞)，《清淨道論》說，隨觀離貪(virāgānupassī)，這裡有兩種離貪：滅盡離貪與究竟離貪(khayavirāgo ca accantavirāgo ca)，前者為行的剎那壞滅(saṅkhārānam khaṇabhaṅgo)，後者為涅槃，隨觀離貪指由那兩者的看見滅而毘婆舍那與道被轉起(tadubhayadassanavasena pavattā vipassanā ca maggo ca)，成為具備這兩種觀察後，吸氣與呼氣。隨觀滅的足跡也是這樣的意趣(Nirodhānupassīpadepi eseva nayo, 8.236)。

「難陀林(SA)；歡喜園(GA)；難檀槃那園(AA)」，南傳作「歡喜園」(Nandana)。按：依MN.75，此為三十三天的園林名字。

「福德潤澤(SA)」，南傳作「福德之潤澤」(puññābhisañdā，另譯為「福德之等流；福德等同之因所流出」)，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功績之流」(the streams of merit)。按：《滿足希求》以「福德之潤澤，依止福德的」(puññassa abhisandā, puññappattiyo, AN.4.51)解說。

「群生之所依(SA)」，南傳作「人群群眾使用」(naragaṇasaṅghasevit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被一大群人使用」(used by the hosts of people)。

(1) 「寶物聚集之阿賴耶」 (ratanaganānamālay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寶石堆容器」 (receptacle of heaps of gems)。

(2) 「殊勝寶物之阿賴耶」 (ratanavarānamālay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同上。按：「阿賴耶」 (ālaya，另譯為「執著；愛著；所執處；窟宅」)，《顯揚真義》等說，眾生在五種欲上黏著(sattā pañcasu kāmaguṇesu alliyanti)，或黏著百八種渴愛思潮(Atṭhasatatañhāvicaritāni ālayanti, SN.6.1/MN.26/DN.14)，因此那些被稱為阿賴耶。

(1) 「惡戒(SA/MA)」，南傳作「破戒；無德」 (dussīlyam，逐字譯為「惡+戒」，另譯為「劣戒」)，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不道德；惡行」 (immorality)。按：「戒」 (sīla)，音譯為「尸羅」，義譯為「戒；道德；品德」。

(2) 「無德形色者」 (Dussīlarūp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不道德的；品行不良的」 (immoral)。「無德」 (Dussīla)，另譯為「惡戒；破戒；劣戒」。

「那陀村(DA)」，南傳作「親戚村」 (ñātike, ñātika)，地名。按：「那陀」 顯為「親戚」的音譯，《顯揚真義》說，依一個池塘有兩兄弟兒子的兩個村落，其中一個村落[名為親戚村] (ekam taṭākam nissāya dvinnam cūlapitimahāpitiputtānam dve gāmā, tesu ekasmiñ gāmake, SN.55.8)。

「以種種住處而住」 (nānāvihārehi viharatañ)，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以所有我們各種職務」 (with all our various engagements)。按：《滿足希求》說，他問：在家人[心]沒有一個固定的住處(nibaddho eko vihāro)，因此，當我們住無固定住處時，應該以哪個固定的住處住呢？ (tasmā amhākam anibaddhavihārena viharantānam kena vihārena katarena nibaddhavihārena vihātabbanti, AN.11.11)

「求出生者」 (sambhavesīn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那些將生成者」 (those about to come to be)。按：《顯揚真義》說，求出生者是那些探求(esanti)、尋求(gavesanti)生起生成、出生者(sambhavam jātim nibbattim, SN.12.11)。《俱舍論》說是「中有」：「又契經說：『食有四種，能令部多有情安住，及能資益諸求生者，無漏不然，故非食體。』……復說『求生』，為何所目？此目中有，由佛世尊以五種名說中有故。」

(1) 「調馬(SA)；不調之馬(GA)；惡馬(GA/MA)」，南傳作「未調馬」 (assakhaluṅke)，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野生小馬」 (wild colts)。

(2) 「良馬(SA/MA)；馬良善調順/善乘馬(GA)」，南傳作(i)「更好之馬」 (assaparasse，逐字譯為「馬+其它+超越」)，菩提比丘長老依錫蘭版(assasadasse)英譯為「好馬」 (good horses)。(ii)「賢駿馬」 (bhadrā assājānīy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優秀高尚的馬」 (excellent thoroughbred horses)。

「色具足(SA)；好色(MA)」，南傳作「容色具足的」 (vaṇṇasampann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擁有美貌」 (possesses beauty, is endowed with beauty, AN)，或「有美麗顏色」 (having a fine colour, SN)。

(1)「士夫(SA)；丈夫之乘(GA)」，南傳作「賢駿人」(bhadro purisājānīy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優秀高尚的人」(excellent thoroughbred person)。

(2)「賢人(MA.183)」，南傳作「賢面」(bhadramukh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我親愛的」(my dear, A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我親愛的」(my dear)，或「親愛的」(dear ones)，或「先生」(sir)。

「此是真實，餘則虛妄/唯此真實，異則虛妄/是則真實，餘者虛妄/唯此為實，餘皆妄語(SA)；此是真諦，餘者虛妄/此是真諦，餘皆虛妄(MA)；此為真諦，餘者虛妄/此實餘虛(DA)」，南傳作「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idameva saccam moghamāññan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這才是真實的，別的是錯誤的」(only this is true, anything else is wrong)。按：此句前後完整內容參看MN.95。

「動搖見(SA)；見所動(MA)」，南傳作「動搖之見(令人動搖的惡見)」(diṭṭhivipphandit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動搖之見」(the vacillation of views)。

「不適用；不適當；不攀取；達不到」(na upe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不交合；不銜接；不參與」(does not become engaged, SN)，或「不適用」(does not apply, SN.44.1)，或「不順從」(won't submit to, A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不適當」(would not be prope, MN)。按：「適用」(upeti)為廣義動詞，原意譯為「靠近；到達」，常隨使用場合有不同指涉，《破斥猶豫》以「不結合；不會合」(na yujjati, MN.72)解說。

「不可思惟(AA)」，南傳作「超越推論的」(atakkāvacaro，另譯為「深奧的」)，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僅以推理不能到達」(unattainable by mere reasoning)。按：《顯揚真義》等以「不能被推論執行進入；僅被智執行」(takkena avacaritabbo ogāhitabbo na hoti, nāñeneneva avacaritabbo, SN.6.1/MN.26等/DN.14)，《滿足希求》以「不能被推論、推理執見掌握」(takkena nayaggāhena gahetum sakkā hoti, AN.4.192)解說，《吉祥悅意》說，最高智的境域狀態不能被推論執行(Uttamaññavasayattā na takkena avacaritabbāti, DN.1)。

「當有處的存在時」(sati sati-āyatane)，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有適當的基礎」(there being a suitable basis)，並解說，對五種證智是指第四禪，對阿羅漢果是觀(MN.73)。按：《破斥猶豫》說，當有因素(理由)時(sati satikāraṇe)，這裡什麼是因素呢？證智或證智基礎的禪定(Abhiññā vā abhiññāpādakajjhānam vā)，或阿羅漢狀態的終結或[證]阿羅漢狀態的毘婆舍那因素(avasāne pana arahattam vā kāraṇam arahattassa vipassanā vāti, MN.73)，《滿足希求》以「當有因素(理由)時：過去因與現在能得到的，以及證智基礎的禪定等種類」(pubbahetusarñkhāte ceva idāni ca paṭiladdhabbe abhiññāpādakajjhānādibhede ca sati satikāraṇe, AN.3.102)解說。

「身分齊受所覺/身分齊受覺(SA)；受身邊時(GA)；生後身覺/受身最後覺(MA)」，南傳作「當他感受身體終了的感受時」(so kāyapariyantikam vedanam vedayamān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當他感受身體終止的感受」(when he feels a feeling terminating with the body)。按：「身分齊」即「身的界限；身的長度」，就是「身體終了」(kāyapariyantikam，另譯

為「身體的制限」)，《滿足希求》等以「身體極限的身體限制(劃分)：在五門身(五根)轉起到五門的感受落下期間」(kāyantikam kāyaparicchinnam, yāva pañcadvārakāyo pavattati, tāva pavattam pañcadvārikavedananti, AN.4.195/SN.12.51)，《破斥猶豫》以「身體的終點(kāyakoṭikam)：從身體轉起生起後直到感受不生起期間」(Yāva kāyapavattā uppajjītvā tato param anuppajjanavedananti, MN.140)解說。

「壽分齊受所覺/命分齊受覺(SA)；受命邊時(GA)；生後命覺/受命最後覺(MA)」，南傳作「當他感受生命終了的感受時」(jīvitapariyantikam vedanam vediyamān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當他感受生命終止的感受」(when he feels a feeling terminating with life)。按：「壽分齊」即「壽命的界限；壽命的長度」(jīvitapariyantikam，另譯為「壽命的制限」)，《滿足希求》等以「生命極限的生命限制(劃分)：從生命轉起直到意門的感受落下期間」(jīvitantikam jīvitaparicchinnam. Yāva jīvitam pavattati, tāva pavattam manodvārikavedananti, AN.4.195/SN.12.51)解說。

「{惡}見；惡見」(diṭṭhigat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投機見解」(speculative view, SN)，或「捲入見解」(an involvement with views, A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我的見解」(my point of view, MN)，或「其他人的見解」(the views of others, MN.27)，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見解；觀點」(view, opinion, DN)，或「推理的延伸」(line of reasoning, DN)。按：此字有時單純等同「見」(diṭṭhi)字，但多數情況指「邪見」(micchādiṭṭhi)。《破斥猶豫》以「邪惡的常見」(lāmakā sassatadiṭṭhi, MN.49)解說「邪惡的惡見」，《滿足希求》以「邪見程度」(micchādiṭṭhimattaka, AN.7.54)解說。

「三昧善(SA)」，南傳作「定善巧」(samādhikusal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熟練於貫注集中」(skilled in concentration)。按：《顯揚真義》說，初禪有五支，二禪有三支，這樣，熟練於決意各個支(aṅgavavatthānakusalo, SN.34.1)。

「正受善(SA)」，南傳作「等至善巧」(samāpattikusalo，另譯為「正受善巧」)，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熟練於到達」(skilled in attainment)。按：《顯揚真義》以「進入禪定」(jhānam samāpajjītum, SN.34.1)，《滿足希求》以「把握有益的食物、有益的氣候(utusappāyam)後熟練地進入等至(samāpattisamāpajjane, AN.2.164)」解說，長老認為應該以等至自在(samāpattivasi)解說，如：於何時、何地、入定多久等。

「住三昧善(SA)」，南傳作「持續善巧」(thitikusalo，另譯為「存續善巧；住善巧」)，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熟練於維持」(skilled in maintenance)。按：《顯揚真義》以「保持(停留於)禪定(jhānam ṭhapetum)七、八個彈指長(sattaṭṭhaaccharāmattam, SN.34.2)」解說，長老認為這與「攝持自在；在定自在」(adhiṭṭhānavasi)相關(能決定何地何時在禪定中持續多久)。

「三昧起善(SA)」，南傳作「出定善巧」(vuṭṭhānakusal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熟練於脫出」(skilled in emergence)。按：《顯揚真義》以「如限定[時間]從禪定出來」(yathāparicche jhānato vuṭṭhātum, SN.34.3)，《滿足希求》以「限定[時間]已達到時熟練地起來」(viyatto hutvā uṭṭhahanto, AN.2.164)解說，長老說，這是指熟練於在預定的時間出定的出定自在(vuṭṭhānavasi)。

「迎善(SA)」，南傳作「順意善巧」(kallitakusal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熟練於柔順」(skilled in pliancy)。按：《顯揚真義》以「心喜後適合做」(cittam hāsetvā kallam kātum, SN.34.4)解說。

「所緣善巧(SA)」(ārammaṇakusal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熟練於對象」(skilled in the object)。按：《顯揚真義》以「在遍處所緣上的熟練」(kasiṇārammaṇesu akusalo, SN.34.5)解說。

「處善(SA)」，南傳作「行境善巧」(gocarakusalo，另譯為「適當範圍之善巧」)，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熟練於範圍」(skilled in the range)。按：行境(gocara)，另譯為「行處；適當範圍；親近處」，《顯揚真義》以「業處行境與乞食行境」(kammaṭṭhānagocare ceva bhikkhācāragocare, SN.34.6)解說，《滿足希求》說，避開不適當無效的法，從事適當有效的，知道：「這是禪定的相與所緣(samādhinimittārammaṇo)，這是特相所緣(lakkhanārammaṇo, AN.6.24)。」長老說「特相所緣」指禪定與毘婆舍那的區別。

「決意善巧」(abhinīhārakusal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熟練於決心」(skilled in resolution)。按：《顯揚真義》以「抽出(心)指向業處」(kammaṭṭhānam abhinīharitum, SN.34.7)解說，長老解說，這個意思是指不能由初禪進入第二禪，由第二禪進入第三禪等。《滿足希求》以「進入更上等至之意」(upariuparisamāpattisamāpajjanathāya, AN.6.24)解說：出初禪進入第二禪，出第二禪……出第三禪進入第四禪。

「恭敬作者」(sakkaccakārī)，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徹底的工作者」(a thorough worker)。按：《顯揚真義》以「能堅固入禪定」(jhānam appetum, SN.34.8)解說。

「常作者」(sātaccakārī，另譯為「不斷地行動者；堅忍不拔的作者」)，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持續努力的工作者」(a persistent worker)。按：《顯揚真義》以「安止禪定的常作者」(jhānappanāya satatakārī, SN.34.9)解說。

「方便善(SA)」，南傳作「適當作者」(sappāyakārī)，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做所有適當者」(one who does what is suitable)。按：《顯揚真義》以「能使禪定適當有效法充足(pūretum, SN.34.10)」解說。

- (1)「如殺/為殺(SA)」即SA.104殺手的譬喻。
- (2)「叉摩經/叉摩比丘經/差摩迦修多羅/差摩修多羅/叉摩修多羅(SA)」即SA.103。
- (3)「達摩提那長者修多羅/達摩提那修多羅(SA)」即SA.1033。
- (4)「淳陀修多羅(SA)」即SA.1039。
- (5)「篋毒蛇經/篋毒蛇譬經/篋毒蛇(SA)」即SA.1172。

「六隨念；六念；六思念(DA)」，南傳作「六隨念處」(cha anussatiṭṭhānān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回憶的六個主題」(the six subjects of recollection)。按：anussati為動詞也為名詞，今在動詞的場合譯為「回憶」，在名詞的場合譯為「隨念」。「六隨念處」即念「佛、法、僧、戒、施、天」，參看SA.550、AN.6.26等，這些又被稱為「無上的隨念」(anussatānuttariyam)，參看DA.9、AN.6.30等。

- (1)「波羅夷」(pārājika，義譯為「驅擯」)，犯此類戒條者失去比丘、比丘尼的身份，逐出僧團。
(2)「僧伽婆尸沙」(saṅghādisesa，義譯為「僧殘」)，犯此類戒條者需處以與僧團隔離六夜後，向二十位清淨比丘懺悔出罪重回僧團。
(3)「波夜提；波逸提」(pācittiya，義譯為「懺悔」)，犯此類戒條者應在僧團中報告，得僧伽同意，然後到離僧伽不遠(眼見耳不聞)處向一位清淨比丘發露出罪。(參看《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p.137)。

「月分八日；月八日(SA/GA/MA/DA)；八日(AA)」，南傳作「半月的第八日」(pakkhassa atṭhamī)，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兩週的第八日」(on the eighth of the fortnight)，並說明半月形的第8天則稱為「小布薩日；小齋戒日」(minor Uposathā, SN.10.5)。

「神變月/神變之月/神足瑞應月/神足月(SA)；神足月/如來神足月(GA)」，南傳作「以及神變月」(Pātiḥāriyapakkhañc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特別的兩週間」(during special fortnights)。按：「神變月」為古印度的一些特別月份，有說是正月，有說是二月，有說是正月、五月、九月。

- (1)「方便」，南傳作(i)「努力」(yog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努力；盡力；致力」(an exertion)。(ii)「精進」(vāyām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努力於」(make an effort in)。(iii)「法門；方法」(pariyāy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方法」(a method, SN.35.153)。
(2)「方便具足([SA.91](#))；精勤(GA)」，南傳作「奮起具足」(Uṭṭhānasampadā，另譯為「奮起成就」)，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進取成就(完成/達成)」(accomplishment in initiative)。

「修多羅.....優波提舍(SA)；修多羅.....本事(GA)；正經.....說義(MA)；貫經.....大教經(DA)；契經.....生經(AA)」皆為「十二分教」，南傳作「修多羅.....毘富羅」(suttam geyyam veyyākaraṇam gātham udānaṁ itivuttakam jātakam abbhutadhammam vedallam)，為「九分教」，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說教、散文與詩混合、解說、詩、有所啟示的話、引用語、出生的故事、不可思議的記事、問與答」(the discourses, mixed prose and verse, expositions, verses, inspired utterances, quotations, birth stories, marvelous accounts, and questions-and-answers)。有關「九分教」與「十二分教」，參看《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p.493-628。

「持母者(MA)」，南傳作「持本母者」(mātikādhara), 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概要專家」(experts on the outlines, A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維護規則者」(who maintain the Codes, MN)。按：「本母」(mātikā)，另譯為「論母；智母；律母；綱目」，音譯為「摩得勒迦；摩夷」，為經典與律典先列舉綱目再加解說的一種格式，出現於「阿毘達摩(阿毘曇)」之前，參看印順法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第五章 摩得勒伽與犍度〉。

「僧團父」(saṅghapitā), 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僧團的父親們」(the fathers of the Saṅgha)。按：《吉祥悅意》等說，這是僧團中立於父親地位者，他指導僧團，率先做後(pubbaṅgamā hutvā, DN.16/AN.7.23)使三學轉起。

「隨所思、隨所念(MA)」，南傳作「隨尋思、隨伺察」(anuvitakketi anuvicāreti，另譯為「思惟、思考」)，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思考與沈思」(thinks and ponders, M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沈思與檢查」(ponders, examines, AN)。

「通曉阿含的；通曉阿含者」(āgatāgam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傳承的繼承人」(heirs to the heritage)。按：「阿含」(āgama)為譯音，意譯為「傳來；傳承」，指「師承傳來的聖教」，《滿足希求》說，一部(尼柯耶)、一阿含；二部、二阿含；五部、五阿含之謂(pañca nikāyā pañca āgamā nāma)，在這些阿含中的一阿含到達熟練轉起者(āgato paguṇo pavattito, [AN.3.20](#))，他們名為通曉阿含。

「阿僧祇」(asaṅkheyya, asaṅkha，為音譯，義譯為「無法數的；不可測的；無數的」)，為古印度一極大或不可數的數目單位。

「四聖住於果(SA)；四果(SA/GA)；四果具足成(AA)」，南傳作「與四種在果位上已住立者」(cattāro ca phale ṛhit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與四種在果上已建立者」(And the four established in the fruit)。按：「四果」指「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正向者有四；四向；四種修行者」指「向須陀洹、向斯陀含、向阿那含、向阿羅漢」，兩者合稱為「四雙八輩」、「八種人」。

(1) 「半梵行者(SA)；梵行半體(GA)；半梵行之人(AA)」，南傳作「這是梵行的一半」(upadḍhamidam.....brahmacariy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這是聖潔生活的一半」(this is half of the holy life)。

(2) 「純一滿淨梵行清白(SA)；梵行全體(GA)；全梵行(AA)」，南傳作「這是梵行的全部」(sakalamidam.....brahmacariy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這是全部的聖潔生活」(this is the entire holy life, [SN.45.2](#))，並解說，尊者阿難認為，一位沙門修學成就，一半是靠善友，一半是靠自己的努力，但世尊說，四道、四果等，全都根植於善友，並舉例，以小孩來說，不可能說「多少來自父親，多少來自母親」。

「牛乳頃(SA)；牛頃(MA/AA)」，南傳作「如擠牛奶時拉一次奶頭那樣短的時間」(gandhohanamattampi, gadduhanamattamp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拉一次牛的乳房所花的時間」(the time it takes to pull a cow's udder, AN)。「」：擠奶。

「阿毘地獄/無{澤}[擇]大地獄(SA)；無間地獄(GA/DA)；阿鼻地獄(AA)」，即「無間地獄」(avīci niraya)，屬「大熱地獄」(mahāparilāha niraya)，眾生在這裡六根所觸接是苦，且受苦無間斷(參看[SN.56.43](#)、[DA.30](#))，直到業報盡而往生他處為止，[AA.42.2](#)說，犯五逆罪者命終後生阿鼻地獄中。

(1) 「思千種義；一千個道理」(sahassampi atthān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一千件事」(a thousand matters)。

(2) 「千眼」(sahassakkho)，為天帝釋的別名。按：註疏以「一千個慧眼」(sahassam paññāakkhīni, [SN.11.12](#))解說。

「不作行/無所為作/[不]作是行(SA)」，南傳作「不造作」(anabhisañkha，另譯為「不現行、不為作」)，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不生產的」(nongenerative)。按：《顯揚真義》說，不造作結生後解脫(paṭisandhim anabhisañkharitvā vimuttam, SN.22.53)。

「煩惱/惱(SA)；煩惱(GA)」，南傳作「痛苦」(agham，另譯為「罪，禍」)，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不幸；悲慘的境遇；痛苦」(Misery, SN.1.34/5.9/22.31)，或「不幸的；可憐的」(miserable, SN.2.18)，或「苦惱；麻煩」(trouble, SN.2.18)。按：《顯揚真義》以「苦」(dukkham, SN.22.31)解說。

(1)「親覺/親里覺/親屬覺(SA)；親里之事(DA)」，南傳作「親里論」(ñātikatham，另譯為「親族論；親戚論」)，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談論親戚；談論親族；談論親屬」(talk about relations)。

(2)「國土覺/國土人民覺/人眾覺(SA)；國論/論國人民(MA)；論國事(DA)」，南傳作「國土論」(janapadakatham，另譯為「地方論；當地的故事；當地論」)，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談論國土；談論地方」(talk about countries)。按：「覺」即「尋；心思」(vitakka)。

(3)「怖畏論」(bhayakatham)，談論危險事。「水井論」(kumbhatthānakatham)，井邊的談論；井邊打水時東家長西家短。「祖靈論」(pubbapatakatham)，談論過亡者。

(1)「喜」(pīti)、「樂」(sukha)；「喜與樂」(pītisukh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狂喜與快樂」(the rapture and pleasure)。按：《破斥猶豫》以「有喜的兩種禪定」(iminā sappītikāni dve jhānāni dasseti, MN.14)解說，即初禪與第二禪。

(2)「覺知喜/喜覺知(SA)」，南傳作「經驗著喜」(Pītipaṭisamvēdī)，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體驗著狂喜」(experiencing rapture)。按：「經驗著」(paṭisamvēdī，另譯為「感受著」)，原為形容詞，這裡作現在分詞，《清淨道論》說，這裡有兩種行相(方式)：從所緣與不迷妄(ārammanato ca asammohato ca)，前者是到達有喜的二種禪定，後者是出該二種禪定後觸知(sammasati)與禪定聯結的喜之滅盡、消散，他在毘婆舍那剎那，以特相的洞察而感受不迷妄的喜(Tassa vipassanākkhaṇe lakkhanapatiṭivedhena asammohato pīti paṭisamviditā hoti, 8.234)。

(1)「意生(MA)」，南傳作「意所生的」(manomayā，另譯為「意所成的」)，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心-做的」(mind-made)。按：《破斥猶豫》等以「禪定心所作的/以禪定心所生的」(jhānacittamayā/jhānamanena nibbatto, MN.60/DN.1/AN.5.44)，或「以意所產生的」(manena nibbattam, MN.77/DN.2, AN.1.198)解說。

(2)「意生身」(manomayaṁ kāyam，另譯為「意所生的身體；意所成的身體」)，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心做的身體」(a mind-made body)。詳細參看MN.77等。

(3)「意生天(MA)」，南傳作「意所生的[天]眾」(aññataram manomayaṁ kāy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心做的[諸神]」(group of mind-made [deities])。按：《滿足希求》以「禪定心所生的某個淨居梵身」(jhānamanena nibbattam aññataram suddhāvāsabrahmakāyam, AN.5.166)解說。

「本二(SA/GA)；本妻(GA)；本婦(MA)；婦(AA)」，南傳作「前妻」(purāṇadutiyikā，逐字譯為「故二；本二」)，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前配偶」(former consort, S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前妻們」(former wives, MN)。

(1)「遍滿者(的)」(paripūro，另譯為「完全的；已完成的；遍充滿」)，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成為滿的；成為完全的」(becoming full)。

(2)「使充滿」(paripūreti，另譯為「使完成；使遍充滿」)，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填滿」(fills up)。

「脫離正行」(muttācār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拒絕習俗」(rejecting conventions, AN/M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慣於無禮貌的制約」(uses no polite restraints, DN)。按：《破斥猶豫》等舉「站著大小便吃食等世間善男子沒有的行為(lokiyakulaputtācārena virahito, MN.12/DN.8/AN.3.157)」解說。

「不求來尊/不來尊(MA)；不受請食(DA)」，南傳作「受邀不來者」(na ehibhaddantiko，逐字譯為「不-來+尊者」，原意為「拒絕『請來！』的尊者」)，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當受邀時不來」(not coming when asked, M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當受邀時不來」(does not come when requested, DN)。

「不住尊(MA)」，南傳作「受邀不住立者」(na tiṭṭhabhaddantiko)，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當受邀時不停下來」(not stopping when asked, M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當受邀時不停下來」(does not stand still when requested)。

「集會所」(sandhāgāraṃ, santhāgāraṃ)，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會議堂」(meeting-hall, DN)，或「住處」(lodging, DN.19)，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集會所」(assembly hall, MN/SN.35.243)，「訓練所」(the training hall, SN.56.45)，或「祭祀神殿」(sacrificial temple, AN)。

「不受害的安樂」(abyāsekasukhaṃ)，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無損傷的幸福；無沾污的幸福」(unsullied bliss)。按：《破斥猶豫》等以「不被污染灌注的安樂，非雜混的安樂(kilesehi anavasittasukhaṃ, avikīṇasukhantipi, MN.27/AN.4.198)，《吉祥悅意》以「感受無受污染所害、不受害、無混合、遍淨的增上心的安樂」(kilesabyāsekavirahitattā abyāsekam asammissam parisuddhaṃ adhicittasukhaṃ paṭisamvedetīti, DN.2)解說。

「持法(DA)」，南傳作「持法的；持法者」(dhammadhar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正法的維持者」(upholders of the Dhamma)。按：《顯揚真義》等以「學得多聞者與貫通多聞者，學得、貫通法的憶持者」(Atha vā pariyattibahussutā ceva paṭivedhabahussutā ca. Pariyattipaṭivedhadhammānamyeva dhāraṇato dhammadharāti, SN.51.10/AN.8.70)解說，《滿足希求》以「持經藏者」(suttantapiṭakadharā, AN.3.20/AN.6.51)，或「成為經法的容器」(sutadhammānam ādhārabhūtam, AN.4.7)解說。

「行法如法(MA)」，南傳作「如法而行的；如法而行者」(sāmīcippatipannā，另譯為「依正確而行的；方正行的；和敬行的」)，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於適當道路實行的」(practicing in the proper way)。按：《顯揚真義》等以「能相應道跡的行者」(anucchavikapaṭipadaṃ paṭipannā, SN.51.10/DN.16/AN.8.70)解說。

「向次法/隨順行(SA)；隨於佛所行之法(GA)；隨順於法/行趣(MA)；隨順其行(DA)」，南傳作「隨法行的；隨法行者」(anudhammacārino, anudhammacārī)，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自己適當行為的」(conducting themselves accordingly, AN)，或「自己依序地行」(conducts himself accordingly, SN)。

「壽命(SA)；壽命/壽行(DA)」，南傳作「壽行」(āyusañkhār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生命力」(vital force, AN)，或「活力形成」(the vital formation, SN/MN)。按：《顯揚真義》以「色命根」(rūpajīvitindriyam, SN.20.6)，《破斥猶豫》以「就是壽命」(āyumeva)解說，並以「命根」(jīvitindriyam)解說「壽；壽命」(āyu, MN.43)。

(1)「天鼓」(devadudrabhi, devadundubhi)，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空中的閃光」(a blaze in the sky)。按：此即閃電打雷，《吉祥悅意》以「乾雲雷鳴」(sukkhavalāhakagajjanam, DN.1)解說。

(2)「並且天鼓破裂」(devadundubhiyo ca phalimṣu)，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並且轟隆隆的雷鳴震撼了天空」(and peals of thunder shook the sky)。

「有無二行中(DA)」，南傳作「權衡不可比的與出生」(Tulamatulañca sambhavam，另譯為「等不等生成」)，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比較不可比較的與繼續生存」(Comparing the incomparable and continued existence, AN.8.70)，並解說此偈難懂，《滿足希求》有二種解讀：i.將tulam(可比的；個別的)與atulam(不可比的)對比解讀，前者指欲界與色界，後者指無色界，而「有行」(bhavasañkhāram)是導致有的業。ii.將tulam解讀為tuleti(衡量；考慮；權衡)的現在分詞tulenta，將atulam(不可比的)與sambhavam(出生)對比解讀，前者指涅槃，後者指生存，而「有行」是得到生存的業(AN.8.70)。長老認為後者的解讀較適宜。

(1)「有行」(bhavasañkhār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存在的形成活動」(the formative activity of existence)。按：《顯揚真義》等以「再有的行」(punabbhavassa sañkhāram, SN.51.10/DN.16/AN.8.70)，或「導至有(存在)的業」(bhavagāmikammaṁ, AN.8.70)，或「有之造作業」(bhavasañkharaṇakammaṁ, AN.10.49)解說。

(2)「捨有為(DA)」，南傳作「捨棄有行」(bhavasañkhāramavassaj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放開生存力」(let go the force of existence)。

「如鳥出於卵(DA)」，南傳作「自己的存在如【破壞】鎧甲」(kavacamivattasambhavan”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像鎧甲外衣般他自己的存在」(his own existence like a coat of armor, AN)，或「像鎧甲外衣般繼續自我存在」(Continued self-existence like a coat of armor, S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生命之殼」(becoming's shell)。按：《顯揚真義》以「自身內喜樂與定置的打破」(Ajjhattarato samāhito abhindi, SN.51.10)解說，《吉祥悅意》說，在戰場前營大戰士的鎧甲，如成為自身內喜樂與定置雜染的自己存在而打破(Saṅgāmasīse mahāyodho kavacam viya attasambhavam kilesañca ajjhattarato samāhito hutvā abhindi”ti, DN.16)。

「舍利(SA/DA/AA)」，南傳作「遺骨」(sarīram，另譯為「舍利、遺體、身體」)，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遺骨」(remains)。

「柔軟沙門」(samaṇasukhumāl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精緻的禁欲主義者」(the delicate ascetic)。按：《吉祥悅意》說，阿羅漢與一切無污染繫縛情況者(ganthakārakilesānam abhāvā, DN.33)為沙門中的柔軟沙門，《滿足希求》說，斷除一切傲慢性執行的污染(thaddhabhāvakarānam kilesānam, AN.4.88)，已到達柔軟狀態的煩惱已盡者(漏盡者)為柔軟沙門。

「慰勞法(MA)；(六)重法(DA)；(六)重之法(AA)」，南傳作「和睦法」(dhammā sāraṇīyā，另譯為「令憶念法；可意法」)，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真誠的原則」(principles of cordiality, MN/A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有利於公共生活的事」(things conducive to communal living, DN)。

「慈身業(MA)；身常行慈(DA)；身行念慈/慈身業(AA)」，南傳作「慈身業」(mettam kāyakamm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慈愛的身體行為」(bodily acts of loving-kindness, MN/A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慈愛的身體行為」(loving-kindness...in acts of body, DN)。

「令攝(MA)」，南傳作「導致凝聚」(saṅgahāya...saṃvattan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有助於凝聚」(conduce to cohesion/conduce to cohesiveness, MN/AN)。按：「凝聚」(saṅgahāya)，另譯為「攝；攝取；愛護；聚會；結集」。

「戒的一致」(sīlasāmaññagatā，逐字譯為「戒+已統一」，相當於古譯的「戒和同行」)，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那些行為規則保持一致」(keep consistently...those rules of conduct, D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與...一樣的有德品行」(in common with...of virtuous behavior, AN)。

「被現起」(paccupatṭhitam ho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保持」(maintains)，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展現」(show)。

「不衰法(MA)；不退法(DA)；不退轉法(AA)」，南傳作「不衰退法」(aparihāniyā dhammā)，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防止衰退的原則」(principles for preventing decline, D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不衰退的原則」(principles of non-decline, AN)。

「除非以欺騙」(aññatra upalāpanāya)，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但只以宣傳手段」(but only by means of propaganda, D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除非經由背叛」(except through treachery, AN)。

「所聽聞的蓄積者」(sutasanicay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累積所有他學習的」(accumulates what he has learned, A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整理(結合)所有他學習的」(consolidates what he has learned, MN)。

「相的隨行者」(nimittānusāri)，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嚮往形跡」(hankers after signs)。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跟隨在記號後」(follows after marks, AN)，或「跟隨著形跡」(followed

along with signs, SA)。按：《顯揚真義》說，當以這觀定住處(vipassanāsamādhivihārena, SN.40.9)而住時，當觀智銳利英勇地運行(vahamāne)時，.....他對於[這樣銳利英勇運行的]觀生起愉快(nikanti)，而不能完成觀應該作的，《破斥猶豫》以「憶念、追隨色相」(rūpanimittam anussarati anudhāvatīti, MN.138)，《吉祥悅意》等以「憶念所說種類之相」(vuttappabhedam nimittam anusaratīti/anusaraṇasabhāvam, DN.33/AN.6.13)解說。

「有見及無見(MA)；有見、無見(DA/AA)」，南傳作「有見與無有見」(bhavadiṭṭhi ca vibhavadiṭṭhi)，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存在的見解與非存在的見解」(the view of being and the view of non-being, M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實存的見解與根絕的見解」(the view of existence and the view of extermination, SN/AN)。按：《顯揚真義》等說，前者是常見(sassatadiṭṭhī)，後者是斷見(ucchedadiṭṭhi, SN.22.1/MN.11/DN.33/AN.2.92)，《破斥猶豫》說，這兩種見的集起為「蘊、無明、觸、想、尋、不如理作意、惡友、他人的音聲(paratoghosopi)」等八見處，其滅沒為「須陀洹道」(sotāpattimaggo, MN.11)。

「非境界/非其境界(SA)；非彼境界(AA)」，南傳作「不在[感官的]境域中」(avisayasmin，逐字譯為「非+境域中」)，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那不在他的領域中」(that would not be within his domain)。

「象齋及馬齋，馬齋不障門(MA)」，南傳作「馬祭、人祭、擲棍祭、飲酒祭、無遮祭」(Assamedhaṁ purisamedhaṁ, sammāpāsaṁ vājapeyyaṁ niraggalha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馬獻祭，人獻祭，Sammāpāsa, vājapeyya, niraggala」(The horse sacrifice, human sacrifice, Sammāpāsa, vājapeyya, niraggala, SN/AN)。按：《顯揚真義》說，馬祭、人祭、擲棍祭、無遮祭為古時國王攝世間(lokam saṅgaṇhimṣu)的四攝事(cattāri saṅgahavatthūni)祭祀，後來歐葛葛王(Okkāka，有謂此王即釋迦族的先祖甘蔗王)時代的婆羅門轉變這四攝事為五種殺人、殺馬畜的牲祭。這裡，家中門上的門不存在被稱為無遮祭(Idam gharadvāresu aggalānam abhāvato niraggalanti vuccati, SN.3.9/AN.8.1)。MA.156/Sn.2.7說，這是歐葛葛王被一些要從中獲得財富的婆羅門欺騙做的，堪稱是典型的宗教騙財。

「已到達有的彼岸者」(bhavassa pāragū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已超越存在」(has transcended existence, AN)，或「存在的超越者」(the transcender of existence, SN)。按：「有的」(bhavassa)即愛、取、有的有，有的彼岸即是涅槃。

(1)「如似大牛王/大士之牛王(SA)」，南傳作「人牛王」(nisabh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首席公牛」(chief bull)。

(2)「獨處的人牛王」(paṭilīnanisabh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移到旁處(抽離)的首席公牛」(The withdrawn chief bull)。按：《顯揚真義》以「最上的獨處者」(paṭilīnaseṭṭho, SN.2.7)解說。

「大陣列」(mahābyūha, mahāviyūha，另譯為「大聚集」)，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大陣列」(Great Array, S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大的」(great, DN)。

「傳說(MA)；語(DA)」，南傳作「言語道」(niruttipath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語言途徑」(pathways of language, S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沒譯，坦尼沙羅比丘長老英譯為「指定的手段」(means of designation, DN)，萊斯戴維斯先生英譯為「言語表達過程」(process of verbal expression, DN)。按：言語道、名稱道、安立道，SN.22.62、DN.15分別為描述五蘊、生死流轉的語言、名稱、安立(描述)方式。

「增語說傳(MA)」，南傳作「名稱道」(adhivacanapathā，另譯為「增語道」)，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名稱途徑」(pathways of designation, S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名稱之路」(the way of designation, DN)，坦尼沙羅比丘長老英譯為「表達的手段」(means of expression, DN)，萊斯戴維斯先生英譯為「表現過程」(process of manifestation, DN)。

「演說(DA)」，南傳作「安立道」(paññattipath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描述途徑」(pathways of description, S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概念之路」(the way of concepts, DN)，坦尼沙羅比丘長老英譯為「描寫的手段」(means of delineation, DN)，萊斯戴維斯先生英譯為「說明過程」(process of explanation, DN)。

「作、教作(SA)；自作、教作(MA)；若自作，若教人作(DA)」，南傳作「作、使他作」(karoto kārayat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當一個人[自己]行動，或使他人行動」(when one acts or make others act, SN/M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做者或事情的發起者」(by the doer or instigator of a thing, DN)。按：《顯揚真義》等分別以「親自做(sahatthā karontassa)、命令使[他人]做(āṇattiyā kārentassa, SN.24.6/MN.60/DN.2)」解說。

「斷、教斷(SA)；自斷、教斷(MA)；{研}[斫?]伐殘害(DA)」，南傳作「切斷、使他切斷」(chindato chedāpayat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當一個人[自己]切斷[他人手足]，或使他人切斷[他人手足]」(when one mutilates or make others mutilate, SN/M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切者或導致被切」(by one who cuts or causes to be cut, DN)。

「煮、教煮(SA)；煮、教煮(MA)；煮{灸}[炙?]切割(DA)」，南傳作「折磨拷打、使他折磨拷打」(pacato pācāpayat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當一個人拷問，或使他人施加拷問」(when one tortures or make others inflict torture, SN/M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燒者或導致被燒」(by one who burns or causes to be burnt, DN)。按：「折磨拷打」(pacato)，另譯為「煮；炊；燒；責備責難；煎熬」，而「疲累」(kilamat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虐待」(oppresses)，「悸動」(phandato)則英譯為「恐嚇」(intimidates)。

「穿牆斷鎖(SA)；穿牆開藏/穿牆發藏(MA)；踰牆劫奪(DA)」，南傳作「入侵人家」(sandhim chindato，逐字譯為「連結-切斷」)，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破壞房屋而進入」(breaks into houses, SN/MN)。

「輿床第五，四人持死人往塚間(SA)」，南傳作「[四]人與長椅為第五抬走死者」(āsandipañcamā purisā matam ādāya gacchan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四]人與棺架為第五帶走屍體」([Four] men with the bier as fifth carry away the corpse, SN/MN)。按：南傳原經文沒有直接說是四

人，只說「人們」(purisā)，但因為將抬屍體的長板(棺)指為第五，間接表示抬的人數是四人，應該是四個角落各一人。又，北傳經文的「塚間」，南傳經文放在下一句，作「墓地」(ālāhanā，另譯為「火葬場」)，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埋葬場」(the charnel ground)。

「燒然已(SA)」，南傳作「祭品落下」(bhassantā āhutiy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用梣木燒盡牲禮」(burnt offerings end with ashes, SN/MN)。按：《顯揚真義》等以「灰燼狀態」(bhasmantā, SN.24.5/DN.2)解說「落下」，「祭品落下」意即「終了於灰燼的供祭」。

「虛誑妄說(SA)」，南傳作「虛妄戲論」(musā vilāp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虛偽的無聊話；虛假空談」(false prattle, SN/MN)。

「於此十四百千生門(SA)」，南傳作「而有這一百四十萬最上首之胎」(cuddasa kho panimāni yonipamukhasatasahassān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有十四百千最主要的生殖模式」(there are fourteen hundred thousand principal modes of generation, SN/MN)。按：「一百四十萬」(cuddasa...satasahassāni)，逐字譯為「十四...百千」。「最上首之胎」(yonipamukha)，另譯為「最上之生；最上首之起源」，在DN.2中這是六師外道末迦利瞿舍羅(makkhali gosāla)邪命外道這一派的教義，「七身」說則是六師外道浮陀迦旃延(pakudhakaccāyana)的理論，長老說，也許「最上首之胎」為兩派共說的。

「誓願(AA)」，南傳作「禁戒」(vata, bata，另譯為「誓戒」)，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誓約」(vow, SN)，或「遵守」(observances, AN/M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儀式；慣例」(rites, DN)，即發誓願不做(或做)某些事。

「八大土地(SA)」，南傳作「人之八地」(atṭhapurisabhūmiyo, atṭha purisabhūmiy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人生的八階段」(eight stages in the life of man)。按：《顯揚真義》等解說為：愚鈍地(mandabhūmi)、遊戲地(khiḍḍābhūmi)、思察地(vīmamsakabhūmi)、正直行為地(ujugatabhūmi)、有學地(sekhabhūmi)、沙門地(samanabhbūmi)、識知地(jānanabhbūmi)、卸下地(pannabhūmīti, SN.24.8/MN.76/DN.2)。「地」(bhūmi)，另譯為「階段」。

「法之分齊(SA)；法靖(MA)；總相法(DA)」，南傳作「法的類比」(dhammanvayo，另譯為「法的類推，法的隨行」)，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從法的推論」(by inference from the Dhamma, S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根據法推論」(infer...according to Dhamma, M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法的趨勢」(the drift of the Dhamma, DN)。按：《顯揚真義》等以「隨行法現量智之實行後(dhammassa paccakkhato ñāṇassa anuyogam anugantvā)生起的推論智、理趣的把握(anumānañānam nayaggāho, SN.47.12/MN.89/DN.28)」，《破斥猶豫》以「被稱為法現量智之實行的推論、隨覺」(paccakkhañāṇasaṅkhātassa dhammassa anunayo anumānañānam, anubuddhīti. MN.89)解說。

「如狗肚藏(SA)；如織機相鎖(MA)」，南傳作「成為糾纏的線軸」(tantākulakajāt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成為像糾纏的線軸」(become like a tangled skein, SN/A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已成為像糾纏的線球」(has become like a tangled ball of string, DN)。

「如亂草蘊(SA)；如蘊蔓草(MA)」，南傳作「為蘆草與燈心草團」(muñjapabbajabhūt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像蓬亂的蘆草與燈心草」(like matted reeds and rushes, SN)，或「一團蘆草與燈心草」(a mass of reeds and rushes, A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糾纏的粗草」(tangled like coarse grass)。

「當來有增長/未來世生/未來有令相續生(SA)；生當來有(MA)」，南傳作「未來再有的出生」(āyatiṇ punabbhavābhinibat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未來重新存在的生產」(the production of future renewed existence, S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未來生命的再有被產生」(renewal of being in the future is generated, MN)。

「無量心三昧(SA)；無量心解脫(MA)」，南傳作「無量心解脫」(appamāṇā cetovimut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不可測量的心的釋放」(the measureless liberation of mind)。按：《顯揚真義》等以「四梵住、四道、四果」(Cattāro brahmavihārā, cattāro maggā, cattāri phalānīti, SN.41.7/MN.43)解說。

「無所有心三昧(SA)」，南傳作「無所有心解脫」(ākiñcaññā cetovimut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被什麼也沒有釋放的心」(the liberation of mind by nothingness)。按：《顯揚真義》等以「九法：無所有處、[四]道、[四]果」(nāma nava dhammā ākiñcaññāyatanaṁ maggaphalāni ca, SN.41.7/MN.43)解說。

「空心三昧(SA)」，南傳作「空心解脫」(suññatā cetovimut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被空釋放的心」(the liberation of mind by emptiness)，並解說，這慣用於表示基於對現象進入無我性質的毘婆舍那之定(concentration based on insight into the selfless nature of phenomena, SN.41.7)，以及聖道與聖果。

「無諍者(SA)；不動心解脫(MA)；無礙心解脫(DA)」，南傳作「不動心解脫」(akuppā cetovimut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不可動搖的心的釋放」(unshakable liberation of mind)。按：《破斥猶豫》以「阿羅漢果的解脫」(arahattaphalavimutti, MN.29/43)解說，就與「非暫時解脫」的解說略異。

「聖種(MA)；賢聖族(DA)」，南傳作「聖種姓」(ariyavams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聖血統」(noble lineages, AN.4.28)，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聖血統」(Ariyan lineages, DN.33)。

「節節行風/節節風(MA)」，南傳作「隨行於四肢中的風」(aṅgamaṅgānusārino vātā)，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行經肢(手足)的風」(winds that course through the limbs)。

「息出風、息入風(MA)」，南傳作「呼吸」(assāso passāso，另譯為「入息出息、出息入息」)，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入-呼吸與出-呼吸」(in-breath and out-breath)。

「金澡罐」(bhiṅgāram，另譯為「金瓶；水罐/瓶/壺」)，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儀式[用]花瓶」(the ceremonial vase)。

(1)「漸損(MA)」，南傳作「削減」(sallekhā，另譯為「損減；漸損；儉約；制欲」)，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自制」(restrained, D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削除」(effacement, AN/MN)，並解說，這個詞的原始含意是指苦行或苦行的實行，佛陀用來指根本(radical)的削除或污穢(defilements)的去除。

(2)「說漸損(MA)」，南傳作「削減的談論」(kathā abhisallekhikā)，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說]關切樸實生活」([talk] concerned with the austere life)。

「心無蓋(MA)」，南傳作「心離蓋」(cetovinīvaraṇa, cetovivaraṇ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打開心」(to opening up the heart, A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心的釋放」(the mind's release, MN)。按：《滿足希求》以「相應於止觀」(samathavipassanānaṃ sappāyā, AN.5.90)解說。

「稱說閑居/說燕坐/燕坐論(MA)；教他人在閑靜之處(AA)」，南傳作「獨居論；獨居談論」(pavivekakathā，另譯為「遠離論；閑居論；獨住論」)，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說隔離；說孤獨」(talk on solitude, A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說獨處」(talk on seclusion, MN)。按：「燕坐」即「獨坐」(paṭisallāṇa, paṭisallīna，另譯為「禪思；隔離；隱遁」)。

「說不樂聚會(MA)」，南傳作「不交際論；不交際談論」(asamṣaggakathā，另譯為「不合會說；不眾會說」)，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說]不[與其他人]有束縛」([talk] on not getting bond up [with others])，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說遠離交際」(talk on aloofness from society, MN)。

「工浴人(MA)；人巧浴(DA)」，南傳作「熟練的澡堂師傅」(dakkho nhāpako, dakkho nahāpak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熟練的澡堂[工]人」(skillful bath man)。

「鞭子已放置」(odhastapatod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鞭子已放好等著」(waiting with goad lying ready)。

「究竟梵行訖(MA)，究竟無餘(DA)」，南傳作「究竟完結」(accantapariyosāno，另譯為「究竟的最後目的」)，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已達到終極目標」(have reached the ultimate goal, S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獲得終極的極致」(gained the ultimate consummation, M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完美地達到終極目標」(perfectly reached the goal, DN)。

「內止/內行止(MA)；止(AA)」，南傳作「內心的止」(ajjhattam cetosamathass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心內在的平靜」(internal serenity of mind, AN/MN)。按：《滿足希求》以「定的業處」(samādhikammaṭṭhānassa, AN.6.16)解說，「止」(samatha)，另譯為「止息；寂止；奢摩他」。

「得最上慧觀法(MA)」，南傳作「觀法增上慧的得到者」(lābhī...adhipaññādhammavipassanāy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獲得洞察入現象的較高智慧」(gain the higher wisdom of insight into phenomena, AN/MN)。按：《滿足希求》以「為作、掌握觀智」(saṅkhārapariggahavipassanāñāṇassa, AN.9.4)解說，「觀」(vipassanāya)，音譯為「毘婆舍那」。

「於空靜處(MA)」，南傳作「增益空屋者」(brūhetā suññāgārān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英譯為「依靠空屋；訴諸空屋」(resort to empty huts, A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住於空屋」(dwell in empty huts, MN)。按：《破斥猶豫》等以「比丘因止觀而取業處後(samathavipassanāvasena kammatṭhānam gahetvā, MN.6/AN.10.71)進入空屋後日夜坐著[修習]」解說。

「狎習/所習/習行(MA)」，南傳作(i)「應該交往；應該追求；應該實行」(sevitabbampi, 原形sevati)，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要交往」(to be associated with, MN)，或「應該鍛鍊」(should be cultivates, MN.137/175)，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要被追求」(to be pursued, DN.21)，或「(應該)跟隨」(following, DN.31)。菩提比丘長老解說，在上下文指的是「師長」的情況下，譯為「依止」，「衣服、施食」則譯為「使用」，「村落、城鎮、地方、地區」則譯為「住」(AN.10.54)。按：「交往；追求；實行」(sevati)，有「侍奉服侍；依從；依附；親近；和...來往；利用；實行」等多種意思。

「彼學禪，伺、增伺、數數伺/伺、增伺而重伺(MA)」，南傳作「思慮、強思慮、以種種思慮、從那裡離開後思慮」(jhāyanti pajjhāyanti nijjhāyanti apajjhāyanti)，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他們默想、預-默想、出-默想、錯誤-默想」(they meditate, premeditate, outmeditate, and mismeditate, M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他默想、思惟、沈思、深思」(he meditates, cogitates, ponders, and ruminates, AN.11.9)，並解說，這些在jhāyati加上字首pa, ni, ava/apa的動詞是「修禪」(jhāyati)的同義詞，難適當地譯成英文，其含有「輕視與嘲諷」的意思。《正法光明》分別以「思慮、強思慮、以種種思慮、從那裡離開後思慮」(cinteti, bhusam cinteti, anekavidhena cinteti, tato apagantvā cinteti, Ni.7.53)解說，今準此譯。

(1)「依貪著(SA)；依著/依家(MA)」，南傳作「依存於家的」(gehasitāni, gehanissitāni，另譯為「掛慮家的；執著家的」)，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基於有家生活的」(based on the household life, SN/MN)。按：《破斥猶豫》等以「依止於五種欲/依止於欲類」(pañcakāmaguṇanissitā/kāmaguṇanissitāni, MN.21/137)，或「依存於在家的五種欲」(pañcakāmaguṇagehanissitam, SN.35.94)解說，而以「渴愛的意欲、嫌惡的意欲」(tañhāchandāpi patīghachandāpi, MN.21)解說「欲」。

(2)「依離貪著(SA)；依無欲(MA)」，南傳作「依存於離欲」(nekkhammasitān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基於放棄」(based on renunciation, SN/MN)。按：《破斥猶豫》以「依止於毘婆舍那者」(vipassanānissitāni, MN.137)解說。「離欲」(nekkhamma)，另譯為「出離」(放棄世俗生活)。

「處非處/是處非處(MA)」，南傳作「可能或不可能」(ṭhānāṭṭhāna，另譯為「處非處」)，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什麼是可能什麼是不可能」(what is possible and what is impossible, M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什麼是可能與不可能」(what is possible and impossible, AN.4.158)，或「他的立場與相反立場」(his position and the opposing position, AN.3.68)。按：《滿足希求》以「有理由沒理由」(kāraṇākāraṇe)解說，並舉例：恆常論者以合適的理由(yuttena kāraṇena)駁斥斷滅論者，當斷滅論者被駁斥時想：我為何說斷滅論？因而就恆常論的情況解說(sassatavādibhāvameva dīpeti, AN.3.68)，不能確立自己的教義，就是這個情形。「處」(ṭhāna)，另譯為「場所；住處；狀態；點；理由；原因；道理」。

「本修行願(SA)；本所行、本所思(MA)」，南傳作「被造作的、被思所製造的」(abhisāñkhato abhisāñcetayito)，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為條件所支配與意志生產的」(is conditioned and volitionally produced, M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被意志所建構與生產的」(is constructed and produced by volition, AN)，或「被意志產生的與形成的」(generated and fashioned by volition, SN.12.37)，並解說，此段這是指反觀(pativipassanā, counter-insight)，即對行使觀功能之識的行為應用觀的原理，基於此而到達阿羅漢的狀態。按：《顯揚真義》等以「被緣所作的」(paccayehi katoti, SN.12.37)，或「以緣會合後所作」(paccayehi abhisamāgantvā kataṁ, SN.35.146)，或「被做的、使被生起的」(kataṁ uppāditam, MN.52/AN.11.16)解說「被造作的」，以「思為基礎的、思作為根本的」(cetanāvatthuko cetanāmūlakoti, SN.12.37)，或「被思計畫(安排)的」(cetanāya pakappitam, SN.35.146/MN.52/AN.11.16)解說「被思所製造的」。

- (1)「五比丘(SA/MA/AA)」，南傳作「【那】群五比丘們」(pañcavaggiye bhikkhū，逐字譯為「五+群-比丘」)，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五位成一群的比丘們」(the bhikkus of the group of five)。
- (2)「一群六人」(chabbaggyā，逐字譯為「六群」)，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我們六個」(the six of us)。

「欲法、愛法、樂法、靖法(MA)」，南傳作「因為那法貪、那法喜」(teneva dhammarāgena tāya dhammanandiyā)，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因為法的想要，在法中歡樂」(because of that desire for the Dhamma, that delight in the Dhamma, M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因為法的慾望，因為在法中歡樂」(because of that lust for the Dhamma, because of that that delight in the Dhamma, AN)。按：《破斥猶豫》等說，兩者都是「在止觀法上的欲貪」(samathavipassanādhamme chandarāgena, MN.52/AN.9.36)。

「斷支(MA)」，南傳作「勤奮支」(padhāniyangāni)，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努力要素」(factors of striving, M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協助努力的要素」(factors that assist striving, A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努力因素」(factors of endeavour, DN)。

「能夠勤奮」(padhānakkhamāya，直譯為「容忍勤奮」)，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能承受努力的壓力」(able to bear the strain of striving, M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適合努力」(suitable for striving, A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適合努力」(suitable for exertion, DN)。

「現如真(MA)」，南傳作「如實不誇大自己」(yathābhūtam attānam āvikatt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如其事實地顯露他自己」(one who reveals himself as he actually is, A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如其事實地展現他自己」(shows himself as he actually is, MN)。

「對學」(sikkhāya)，智髻比丘長老/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對於訓練」(about the training, MN/D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對訓練」(towards the training, SN/AN)。

「愛盡解脫(SA/MA)；愛盡得解脫/愛盡正善心解脫(MA)；為愛所苦身得滅(DA)；斷於愛欲心得解脫/斷欲心得解脫(AA)」，南傳作「渴愛之滅盡而解脫」(tanhāsañkhayavimuttim)，菩提比丘

長老英譯為「在渴愛的消滅上自由」(liberated in the extinction of craving, SN)，智髻比丘長老/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在渴愛的破壞中自由」(liberated by the destruction of craving, MN/DN)。

「猶如加羅毘伽/猶如迦羅毘伽(MA)；如迦羅頻伽鳥聲(DA)」，南傳作「有如美聲鳥的美聲」(karavīkabhāṇī, karavikabhāṇī，另譯為「有迦陵頻伽聲的；美聲的」)，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像叫作Karavīka鳥的聲音」(voice like the call of the Karavīka bird, M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像Karavīka鳥的聲音」(voice like that of the karavīka-bird, DN)。

「不樂於業(MA)；不好多為(DA)；不著事務(AA)」，南傳作「是不樂於做事者」(na kammārāmā bhavissanti)，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不歡喜於工作」(do not rejoice...in works)，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不樂於工作」(do not delight in work)。

「不習業者MA)；不修世榮AA)」，南傳作「不樂於致力做事者」(kammārāmatamanuyuttā) 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成為專注於工作」(become absorbed in works, D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不投入在工作中欣喜」(are not devoted to delight in work, AN)。

「不為暫爾不為德勝(MA)」，南傳作「不以低量的勝智停留在終結的中途」(na oramattakena visesādhigamena antarāvosānam āpajjissanti)，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不以部分的成就為滿足而歇息」(do not rest content with partial achievements)，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不因為一些小特質的成就而[在他們的發展中]來到中途的停止」(do not come to a stop midway [in their development] on account of some minor achievement of distinction)。按：「勝智」(vesesādhigamena)，逐字譯為「殊勝+到達(得達；證得)」，「停留」(āpajjissanti)，原意為「來；會(面)；遭遇(遭受，經歷)；到達」。

「於地作小想(MA)；觀地無地想(AA)」，南傳作「小地想」(parittā pathavīsaññ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地的有限認知」(a limited perception of earth, AN)。

(1)「一劫有餘(DA)」，南傳作「一劫剩餘的時間」(kappāvases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一劫的剩餘」(the remainder of an eon, AN)。按：當七日出時(MA.8等)，光音天以下的世界全被大火災毀滅(DA.30 〈三災品〉)，此間眾生全亡，之後世間轉回(MA.154等)。

(2)「劫住的」(kappaṭho)，「住」(tho)，為「住立的；在～的；存續的」之意，依上項，「劫住」即「持續到劫末(世界毀滅)為止的」。

「顛倒受解(MA)」，南傳作「錯誤把握；錯誤的把握」(duggahitena，逐字譯為「惡+取」)，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以你的錯誤把握」(by your wrong grasp, M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錯誤把握」(grasps at wrong, D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誤解」(misunderstanding, AN.2.23)，或「不良獲得」(badly acquired, AN)，或「不良學習的」(badly learned, AN.4.180)。

(1)「根本火(SA)；恭敬火(GA)」，南傳作「應該被奉獻者之火」(āhuneyyaggi，另譯為「應被供食者之火；應請火」)，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那些值得贈與者之火」(the fire of those worthy of gifts)。

(2)「居家火(SA)；苦樂俱火(GA)」，南傳作「屋主之火」(gahapataggi，另譯為「居士火」)，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屋主的火」(the householder's fire)。

(3)「田火(SA)；福田火(GA)」，南傳作「應該被供養者之火」(dakkhineyyaggi，另譯為「應施火」)，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應該供養者之火」(the fire of those worthy of offerings)。

(1)「一向論(MA)；決定記論(DA)」，南傳作「應該決定性回答」(ekamsabyākaranīy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應該明確回答」(should be answered categorically)。

(2)「分別論(MA)；分別記論(DA)」，南傳作「應該分別回答」(vibhajjabyākaranīyam)，菩提比丘長老依錫蘭版英譯為「應該作出區別後回答」(should be answered after making a distinction)。

(3)「詰論(MA)；詰問記論(DA)」，南傳作「應該反問後回答」(paṭipucchābyākaranīy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應該以一個反-問題回答」(should be answered with a counter-question)。

(4)「止論(MA)；止住記論(DA)」，南傳作「應該被擋置」(ṭhapanīy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應該被擋置」(should be set aside, AN)。

「定力(MA)；三昧具/定具(DA)」，南傳作「定的資助」(samādhiparikkhārā)，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集中貫注的裝備」(the equipment of concentration, M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集中貫注的要件」(requisites of concentration, DN)。按：《破斥猶豫》說，因四正勤四個應被作的之完成(catukiccasādhanavaseneva)而生起的活力(vīriyam)，以立於隨從(parivāratthena)而為其資助(MN.44)，《吉祥悅意》則以三種資助解說：(i)戒與活力為裝飾資助(alaṅkāro parikkhāro)(ii)正見等七個善資助為隨從資助(parivāro parikkhāro)(iii)生病活命的需要物為資糧資助(sambhāro parikkhāro, DN.18)。

「倚身行(AA)」，南傳作「身行已寧靜者」(passaddhakāyasaṅkhāro，逐字譯為「輕安(猗)+身+行」)，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身體活動的寧靜」(tranquilized the bodily activity, A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他的情感已寧靜」(has tranquillised his emotions, DN.33)，並解說這裡的「身」是指「名身」(mental body)。

「或有所堪(MA)」，南傳作「考量後忍受一事」(saṅkhāyekam adhvāseti)，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深思後忍受另一件事」(endures another thing after reflecting, M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深思後耐心忍受其他事」(having reflected, patiently endures other thing, A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判斷而忍受一事」(judges that one thing endured, DN)。

「何由(SA)；云何而得稱遂其心(GA)；何益(DA)」，南傳作「在這裡，那如何可得」(tam kutettha labbhāti)，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窩藏怨恨]有甚麼好處？」(What good would it do [to harbour malice]?, D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能對它做什麼呢」(What can be done about it, AN)。按：此句片語的含意是：那也不能如何，就接受這個現實吧。

「止諍(MA)」，南傳作「諍訟的止息」(adhikaraṇasamathā，另譯為「滅諍」)，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訴訟的解決」(settlement of litigation, MA)，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爭議的解決」(settlement of disputed, DA)。

(1)「得沙門(MA)」，南傳作「平等性」(sāmaññāya, samāna-y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一致；融合」(accord)。按：此字若解為samana-ya即「沙門性」，《滿足希求》說應依「沙門法之義」(samaṇadhammatthāya, AN.8.2)，或「沙門法之性」samaṇadhammadbhāvāya, AN.10.87)解，與北傳所譯相應。

(2)「得一意/得一心(MA)」，南傳作「一致性」(ekībhāvāya，另譯為「一性；一趣」)，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單一；一致；合一」(unity)。按：《滿足希求》以「無間斷性；不間斷性」(nirantarabhāvāya, AN.10.87)解說。

「無十之事」(niddasavatthūni，另譯為「殊妙事」)，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讚許」(commendation, D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成為]『十無』的基礎」(bases for [being] 'ten-less.'，AN.7.20)。按：《吉祥悅意》說，無十(Niddaso)、無二十(nibbiso)……無五十(nippaññāso)為存在於外道宗派的問題，在外道十年死時的死者，耆那教說明不再有十年，九年……不再有一年，尊者阿難在村中聽說後告訴世尊，世尊告訴阿難說：「在我的教說中這是煩惱已盡的同義語(khīṇāsavassetam adhivacanam, AN.7.20)，因為在十年死時的煩惱已盡證涅槃者不再有十年，九年……不再有一年，因為不再以結生存在。」

「持[資糧](SA)；懷[嫉妒](MA)」，南傳作「維繫[旅途的資糧]；懷[嫉妒/嫌隙怨恨]」(bandhati，動詞，原意為「繫縛；結合；組成」)，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怨恨]被激起」([Malice] is stirred up by, D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保證[資糧]」(secures[provisions], SN.1.79)，或「窩藏[怨恨]」(harbors[resentment], AN.9.29)。按：AN.9.29的「懷」Ni.15,174偈就用「被生起」(jāyati)。

「異諍(DA)」，南傳作「各自真理」(paccekasacco，逐字譯為「單獨的+諍」)，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個別的信仰」(individual beliefs)。

「洞察分」(nibbedhabhāgiyo，另譯為「抉擇分」)，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參與洞察」(partakes of penetration, SN)，或「關於洞察」(pertain to penetration, A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有利於洞察」(conducive to penetration)。按：「分」(bhāgiyo)，另譯為「有分的；部分的；與…連接的；有益於…的」。

「宿責食(SA)」，南傳作「負債地吃國家中的食物」(saraṇo ratṭhapinḍam bhuñjim)，菩提比丘長老依錫蘭本(sāṇo ratṭhapinḍam bhuñjim)英譯為「我像個負債者吃國家(地方)的施捨之食品」(I ate the country's almsfood as a debtor)。按：《顯揚真義》說「有污染成為有負債」(sakilesa saino hutvā)，國家中的食物指「有信者的可拿取物」(saddhādeyyam)，四類受用，i.盜取受用(theyyaparibhogo)：無德者(dussilassa)在僧團中吃受用。ii.負債受用(inaparibhoga)：不省察受用的有德者(Silavato)。iii.繼承人受用(dāyajjaparibhoga)：七類有學人的受用。iv.主人受用；所有者的受用(sāmiparibhoga)：煩惱已滅盡者無負債受用(SN.16.11)。

(1)「如如/如(SA)」，南傳作「真實的/真實性」(tathāni/tathat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真實的」(actual/actuality)。

(2)「不離如(SA)」，南傳作「無誤的/無誤性」(avitathāni/avitathatā，逐字譯為「不+離+如+性」)，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無誤的」(unerring/inerrancy)。

(3)「不異如(SA)」，南傳作「無例外的/無例外性」(anaññathāni/anaññathatā，逐字譯為「不+異+如+性」)，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非其它的」(not otherwise/not otherwiseness)。按：《顯揚真義》說，「真實性」等，就是緣所作(paccayākārasseva, SN.12.20)的同義語。

「一切煩惱處之法」(sabbaso āsavatthāniyehi dhammeh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污點之基礎的所有事」(with all things that are a basis for the taints, A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諸敗壞」(the corruptions, DN)。按：《滿足希求》以「一切三界法」(sabbehi tebhūmakadhammehīti, AN.8.28)解說，「煩惱處」則以「煩惱相應而成為原因，污染法之意」(sampayogavasena āsavānam kāraṇabhūtehi, kilesadhammehīti attho, AN.8.28)解說。

「強欲者；強欲者的；強欲」(mahiccho, mahicchassa, mahicchatā，逐字譯為「大欲」)，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帶著強烈想要」(with strong desires, AN)，或「有強烈想要」(has strong desires, AN.6.84)，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許多想要」(many wants, DN)。按：《滿足希求》以「大貪」(mahālobho, AN.1.62)解說。

「緣利有分(MA)；因利有用(DA)」，南傳作「緣於得到而有決斷」(lābhāṇ paṭicca vinicchayo)，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獲得成為決定的條件」(acquisition conditions decision-making, DN.15)，坦尼沙羅比丘長老英譯為「確定依賴於獲得」(ascertainment is dependent on acquisition, DN.15)，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依獲得而有判斷」(In dependence on gain there is judgment, AN)。按：《吉祥悅意》等說，有智、渴愛、見、尋(ñāṇataṇhādiṭṭhivitakkavasena)等四種決斷，緣於得到而有決斷只來到尋(vitakkoyeva āgato)：得到所獲得的後判定合不合意、美妙不美妙之尋；多少將成為我的色所緣利益(rūpārammaṇatthāya)、多少將成為有信者的色所緣利益；多少將成為我的、多少將成為其他人的；我將受用多少、我將貯蓄多少(DN.15/AN.9.23)。

「道理的感受者」(atthapaṭisaṁvedī)，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他獲得教導精神的把握」(he gains a grasp of the spirit the teaching, D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他經驗意義裡的靈感」(he experiences inspiration in the meaning, AN.5.26)，並解說，paṭisaṁvedī的語基為vedī，這樣atthapaṭisaṁvedī與atthaveda(道理的信受)有明顯地連接，而字根vid與「明」(vijjā)、「感受」(vedanā)相關，所以建議veda理解為使「欣悅、喜」生起的「靈感知」(inspired knowledge)，或「靈感」(inspiration)。按：《吉祥悅意》等以「知道經典(巴利)的道理」(pāliyatthā jānantassa, DN.33/AN.5.26)解說。

「最為尊貴/獨一無侶/無能勝者(DA)」，南傳作「最高創造者」(setṭho sajītā/sañjītā/sajjītā)，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最高的神(上帝)」(Most High Providence, M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注

定者；制定者」(the Ordainer, DN.1)，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統治者」(Ruler, DN)。按：《吉祥悅意》等以「最高者與創造者」(uttamo ca sajītā ca, MN.49/DN.1)解說。

「冷淡」(virattarūpā，原意為「離染的樣子」)，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沮喪」(dismayed, M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變得冷淡」(become indifferent, A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不高興」(displeased, DN)。按：《破斥猶豫》等以「離情愛的」(vigata-pemā, MN.104/DN.29)解說。

「最多為了不瞋心」(abyābajjhapataramatāya)，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為了好的健康之利益」(for the benefit of good health, M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維持他的健康」(to sustain his health, AN)。

「死後無病」(aroga param marañā)，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死後是健康的」(after death is healthy, D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死後是無損傷的」(is unimpaired after death, SN/MN)。按：《破斥猶豫》等說，無病為常(Arogoti nicco, MN.102/DN.1)，或說，這是關於出生在遍淨天界(idam so subhakiñhadevaloke nibbattakkhandhe sandhāya, MN.79)。

「一併梨(SA)；一併利(GA)」，南傳作「一併梨重」(khār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綑綁著」(bundles of, SN.3.11)，或「量」(measures, AN.10.89)，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扁擔」(carrying-pole, DN)。按：此為古印度計重量單位，尤其是秤穀物，也指八種沙門的生活必需品。

「對無惡婆羅門人們的尊敬者」(apāpapurekkhāro brahmaññāya pajāya，逐字譯為「無+惡+尊敬者-婆羅門-人們」)，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他對婆羅門血統不尋求任何傷害」(he does not seek any harm for the line of brahmins)，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尊敬無可責難的婆羅門生活方式」(honouring the blameless Brahmin way of life, DN)。

「不了憎惡行(MA)」，南傳作「增上嫌惡」(adhijegucche)，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極嚴格生活」(extreme austerity, DN)。按：《吉祥悅意》以「以活力處於惡的嫌惡狀態」(vīriyena pāpajigucchanabhāve, DN.25)解說。

「不了可憎行(MA)」，南傳作「苦行與嫌惡」(tapojigucchā)，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較高級嚴格生活」(the higher austerities, D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嚴格生活與厭惡」(austerity and disgust, AN)。按：《吉祥悅意》以「惡的嫌惡、惡的回避之活力」(vīriyena pāpajigucchā pāpavivajjanā, DN.25)，《滿足希求》以「被稱為難行的苦行、惡的嫌惡(之因)」(dukkarakārikasañkhātena tapena pāpajigucchanahetu, AN.4.196)解說。

「尊貴王族戰士」(uggā rājaputtā，逐字譯為「高級的-王+子」)，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優勝者與高級軍官」(champions and senior officers, D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ugga種姓戰士」(ugga-caste warriors, AN.7.67)，並解說，一般ugga是指父親是刹帝利種姓，母親是śudra(suddha, 首陀羅)種姓的混血種姓，具有憤怒氣質(wrathful temperament)。按：《吉

祥悅意》等以「經常出入戰場一再晉升的王子」(uggatuggatā saṅgāmāvacarā rājaputtā, DN.2/AN.7.67)解說。

「大龍戰士」(mahānāgā), 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英雄」(heroes, DN), 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大公牛戰士」(great-bull warriors, AN)。按：《滿足希求》等以「如大龍，這是面對象等到來也不退轉的戰士之同義語」(viya mahānāgā, hatthiādīsupi abhimukham āgacchantesu anivattitayodhānametam adhivacanam, DN.2/AN.7.67)解說。

「當試四月/乃至四月(SA)；當留四月觀察(DA)」，南傳作「別住四個月」(cattāro māse parivasati), 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等四個月」(wait four months, DN)。按：此項規制，如《摩訶僧祇律》所記載：「若外道來欲出家者，當共住試之四月。」但也有世尊即刻同意即出家的，如SA.102、MA.153所說。

(1)「念佛；念如來事(SA)；佛念(DA)」，南傳作「佛隨念」(Buddhānussa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佛的回憶」(Recollection of the Buddha)。按：anussati為動詞也為名詞，今在動詞的場合譯為「回憶」，在名詞的場合譯為「隨念」。

(2)「念僧；念比丘僧(SA/AA)；念眾(MA/AA)；憶念眾(MA)；僧念(DA)」，南傳作「僧團隨念」(saṅghānussa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僧團的回憶」(Recollection of the Saṅgha)。

(3)「念施；施念(DA)」，南傳作「施捨隨念」(cāgānussa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慷慨的回憶；回憶慷慨」(Recollection of the generosity, AN)。

(1)「色之思」(Rūpasāñcetan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對色的意志力」(volition regarding forms, SN)。

(2)「色之尋」(Rūpavitakko)，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景象的『想』」('Thinking' of sights, D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關於色的心思」(thought about forms, AN)。

(3)「色之伺」(Rūpavicārō)，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景色的『沈思』」('Pondering' on sights, D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色的檢查」(examination of forms, AN)。

「完成、受持」(samattam samādinna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慾惡與著手」(instigates and undertakes, A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採取與實踐」(taken up and practised, MN)。按：《破斥猶豫》等以「做完後掌握」(paripuṇṇam katvā gahitam, MN.57/AN.1.306)解說。

「苦臥(SA)；惱不眠(GA)；苦眠(MA)；不得眠(AA)」，南傳作「睡不好」(dukkham seti, Dukkham supati，逐字譯為「苦-臥(動詞)」)，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睡不好」(sleeps badly, SN/AN)，或「垂頭喪氣」(is dejected, AN.4.70)。

「心中懷憎嫉(MA)」，南傳作「有憎惡之意向的」(paduṭṭhamanasāñkappo，另譯為「惡意；憎惡的思惟」)，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憎恨的意向」(intentions of hate, M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帶著被憎恨腐化的意向」(with intentions corrupted by hate, SN)。按：《顯揚真義》以「憤怒的心如有銳利角的公牛」(tikhiṇasiṅgo viya goṇo duṭṭhacitto, SN.22.80)解說，《破斥猶豫》以「具備對他人產生不利的心之意向」(abhadrakena paresam anathajanakena cittasañkappena

samannāgatāti, MN.4), 或「由瞋而有憤怒心之意向」(dosena duṭṭhacittasaṅkappo, MN.41)解說。

「有分者；有分」(bhāgī, 名詞)，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分享」(partakes, AN)，或「經驗」(experience, SN)，或「獲得」(reap, AN/SN)。

「未被摻雜」(asamkiṇṇā, asarikiṇṇ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未被摻假」(unadulterated)。

「婬欲法」(methunam dhammam, 另譯為「婬法；不淨法」)，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性交」(has sexual intercourse)。

「且因它而來到幸福」(tena ca vittim āpajja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它之中找到滿足」(finds satisfaction in it, A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經由他找到滿足」(finds satisfaction through him, MN)。

「梵身天(SA/GA/MA/DA)」，南傳作「梵眾天」(brahmakāyikānam, 另譯為「梵身天」)，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梵天的伙伴之天」(the devas of Brahmā's company)。

「對作有依著的福德者來說」(Karotam opadhikam puññam), 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作在獲得[再生]上成熟的功績」(making merit that ripens in acquisitions, AN)，或「實行世俗型態的功績」(Performing merit of the mundane type, SN)。按：《顯揚真義》等以「依著果報的福德」(upadhipipākam puññam, SN.11.16/AN.8.59)解說。「依著」(upadhi)，另譯為「依戀；再生的基質；執著」，「依著果報的福德」即善的往生業。

「嶮惡世平等(SA)」，南傳作「在不平順中平順地行」(caranti visame saman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不平坦中平坦地過活」(Fare evenly amidst the uneven)。按：「不平順」(visama)，另譯為「不正的；非理的；險難的；不平等的；不調和的」，《顯揚真義》舉「世間共住的不平順、眾生身的不平順、污染生起的不平順」(visame vā lokasannivāse visame vā sattanikāye visame vā kilesajāte, SN.1.7)解說，「平順」(sama)，另譯為「正確的；正當的；平等的；寂靜的」。

「無量處/無量(SA)；無量法(GA)；不可量(MA)」，南傳作「不能被計量的；不能被計量者」(Appameyyam), 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不能被測量」(cannot be measured, M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一位不可測量者」(An immeasurable one, SN)。按：《顯揚真義》以「煩惱已盡的人(khīṇāsavapuggalam, SN.6.7)不能計量有這麼多戒、這麼多定、這麼多慧」，《破斥猶豫》以「(大地)四方無限」(tiriyan pana aparicchinnā, MN.21)，或「不能掌握衡量」(pamāṇam gaṇhitum na sakkuṇeyyo, MN.72)解說。

「別梵天(SA)」，南傳作「辟支梵天」(paccekabrahmā, 另譯為「獨一的梵天；單獨的梵天」)，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獨立的梵天」(independent brahmā)。按：註疏以獨行(ekacārī)、沒群眾隨行(na parisacārī)的梵天解說(SN.6.6)。

- (1)「瘤」(abbud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瘟疫」(a plague)。按：《顯揚真義》以「破壞的因素，盜賊在世間破壞的意思」(vināsakāraṇam, corā lokasmīm vināsakāti attho, SN.1.77)解說。
- (2)「胞」(abbud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照錄原文。按：《顯揚真義》以「為洗肉水的色澤」(maṃsadhovanaudakavaṇṇam, SN.10.1)形容這個時期的胚胎。
- (3)「阿浮陀」(abbudā)、「尼羅浮多獄；尼羅浮陀；尼羅浮；尼羅部陀」(nirabbudānam)，菩提比丘長老說，這是時間單位：阿浮陀=20x10的42次方年，尼羅部陀=20阿浮陀(koti=1千萬=107, pakoti=koti of koti=1014, kotipakoti=koti of pakoti=1021, nahuta=koti of kotipakoti=1028, ninnahuta=koti of nahuta=1035, abbuda=koti of ninnahuta=1042)。按：此亦為地獄名稱，參看SA.1278。

「第一有(MA)」，南傳作「有之頂點；有的第一」(bhavagg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存在的頂點」(the pinnacle of existence, SN)，或「生存狀態中的第一」(the foremost among states of existence, AN)。按：此指「非想非非想處」。

「有我，有此世，有他世(SA)；此是神，此是世，此是我(MA)」，南傳作「彼是我者彼即是世間」(so attā so loko, so loko so att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那自我者即是世界」(That which is the self is the world, S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這是自我，這是世界」(This is self, this the world, MN)。

- (1)「安頓」(saṅṭhapeh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穩固」(Steady)。按：《顯揚真義》以「使完全地住立」(sammā ṭhapehi, SN.21.1)解說。
- (2)「平息」(sannisādemi)，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靜止」(quieted, MN)。
- (3)「統一」(ekodibhāvam karohi，直譯為「作專一性」)，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統一」(unify, S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帶它到單一」(brought it to singleness, MN)。按：《顯揚真義》以「令作為一點」(ekaggam karohi, SN.21.1)解說。
- (4)「集中」(samādahā，另譯為「定」)，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集中」(concentrate)。

「[生命]旅途的遍知」(Addhānapariññāy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完全理解路程」(the full understanding of the course)。按：《顯揚真義》以「輪迴為旅途到達涅槃後為遍知」(saṃsāraddhānam nibbānam patvā pariññatām nāma hoti, SN.45.48)解說。

「大闇地獄(SA)；無有障蔽(MA)」，南傳作「世界中間空無防護的」(lokantarikā aghā asaṃvutā)，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位於超越世界的盡頭」(lie beyond the world's end, D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世界空隙、空缺、幽暗的地區」(world interstices, vacant and abysmal regions, S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無底的世界中間空虛處」(abysmal world interspaces of vacancy, MN)。按：《破斥猶豫》說，每三個鐵圍山中間的一個世界間隙，而那個世界間隙有8000由旬大(8000 so pana lokantarikanirayo parimāṇato atṭhayojanasahasso hoti, MN.123)。《起世經》〈地獄品〉說：「此鐵圍外復有一重大鐵圍山.....於兩山間有八大地獄。」

「已切斷虛妄、已切斷路徑」(chinnapapañce chinnavaṭume)，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切斷增殖，切斷轍跡」(cut through proliferation, cut through the rut, S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切

斷增殖[的糾結]，打破循環」(cut [the tangle of] proliferation, broke the cycle, M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已切斷障礙，已切斷[渴愛之]路」(having cut away the hindrances, cut off the road [of craving])。按：《顯揚真義》以「已切斷渴愛虛妄(tanhāpapañcassa)、渴愛路徑(tanhāvatumasseva, SN.35.83)，《破斥猶豫》等以「渴愛、慢、見三種污染」(tañhā māno diṭṭhitī ime tayo kilesā, MN.123/DN.14)解說。「虛妄」(papañca)，另譯為「障礙；戲論；迷執；妄想」。

「很多七寶的」(pahūtarattaratanānañ, pahūtasattaratanānañ)，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豐富的珍貴物」(abounding in the seven precious substances)。

(1)「冥運持命去(SA)；人生壽不定，日日趣死徑(GA)」，南傳作「生命被帶走」(Upanīyati jīvit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生命被席捲」(Life is swept along, SN/AN)。按：「被帶走；該被帶走」(Upanīyati/Upanīya)；另譯為「被導引；被導近」，《顯揚真義》以「消盡、滅，或靠近、次第到達死亡」(parikkhīyati nirujjhati, upagacchati vā, anupubbena maraṇam upetīti, SN.1.3)解說。

(2)「樂往至樂所(SA)；作福得趣樂(GA)」，南傳作「應該作帶來樂的福德」(puññāni kayirātha sukhāvahānī)，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人們應該作帶來快樂的功績之行為」(One should do deeds of merit that bring happiness, SN/AN)。

(3)「無餘涅槃樂(SA)；欲得寂滅樂(GA)」，南傳作「期待寂靜者」(santipekkh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平和的尋求者」(A seeker of peace)。按：寂靜，《顯揚真義》以「究竟寂靜被稱為涅槃(nibbānasaṅkhātam accantasanti, SN.1.3)」解說。

(1)「我是」(Asmī'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我是」(I am)。按：《顯揚真義》以「不離被稱為渴愛、慢、見的妄想(tañhāmānadiṭṭhisāṅkhātam papañcattayam, SN.22.47)」解說「我是」；以「常見」(sassatadiṭṭhivasena)解說肯定形態的「我將是；我當有(MA)」；以「斷見」(ucchedadiṭṭhivasena)解說否定形態的「我將不是」。長老認為一般都將此歸於慢，《顯揚真義》的解說，或依SN.22.89之「『我是』之慢、『我是』之欲、『我是』之煩惱潛在趨勢」而說。
(2)「我是這個」(ayamahamasmī'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我是這個」(I am this)。按：《顯揚真義》以「我見」(attadiṭṭhivasena, SN.22.47)解說。

(1)「唇誦與複誦程度」(oṭṭhapahatamattena lapitalāpanamattena)，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唇誦與複述」(lip-reciting and rehearsal, MN)。

(2)「智語與上座語」(ñānavādañca... theravādañca)，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理解與自信」(knowledge and assurance, MN)，坦尼沙羅比丘長老英譯為「理解之語，前輩之語」(the words of knowledge, the words of the elders, MN)。

(1)「齒齒相著(MA)」，南傳作「緊扣牙齒」(dantebhi dantamādhāya，逐字譯為「(以)齒+強力+放置」)，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牙齒緊咬」(teeth clenched)。

(2)「以心修心(MA)」，南傳作「以心抑止、壓迫、破壞心」(cetasā cittam abhiniggañheyayam abhinippileyyam abhisantapeyyanti)，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我以心打下來、限制和粉碎心」(I

beat down, constrain, and crush mind with mind)。按：《破斥猶豫》說，應該以善心抑止不善心(kusalacittena akusalacittam abhiniggaṇhitabbam, MN.20/36)。

(1)「種種行處(SA)；異行/異境界(MA)；性行各異(AA)」，南傳作「不同行境」(nānāgocarāna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不同的領域」(different domains, S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分開的領域」(a separate domain, MN)。

(2)「種種境界(SA)；異境界(MA)；所行不同(AA)」，南傳作「不同境域」(nānāvisayāna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不同的牧養地」(different feeding grounds, SN.35.247)，或「不同的去處」(different resorts, SN.48.42)，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分開的範圍」(a separate field, MN)。

「我唐煩勞/唐煩勞我(MA)；更生觸擾(DA)」，南傳作「那對我會是疲勞，那對我會是傷害」(So mamassa kilamatho, sā mamassa vihesā'ti)，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對我疲勞與麻煩」(wearying and troublesome for me, M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那對我會是疲倦的，那會是麻煩的」(that would be wearisome for me, that would be troublesome, S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那對我會是疲倦與麻煩」(that would be a weariness and a trouble to me, DN)。

「六趣(SA)；六生(DA)」，南傳作「在六等級中；六等級」(chasvevābhijātīsu, chaṭabhijātīsu, chaṭabhijātiyo)，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六種再生」(the six kinds of rebirth, D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六等級」(six classes, SN/AN)。按：AN.6.57有「六等級」的說明，《破斥猶豫》(MN.60)亦同。

「七無結胎」(satta nigaṇṭhigabbhā)，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七種無結者的領域」(seven spheres of knotless ones, M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七種『從束縛自由』的生命」(seven as beings 'freed from bonds', DN)。按：《顯揚真義》等以「以結為生胎的，說關於甘蔗、竹子、蘆葦等」(gaṇṭhimhi jātagabbhā, ucchuveṇunalādayo sandhāya vadati, SN.24.8/MN.76/DN.2)解說「無結胎」。

「往來經歷(SA)」，南傳作「流轉輪迴後」(sandhāvitvā samsaritv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漫遊與流浪」(roaming and wandering, A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運行與循環繞圈」(run on and circle round, DN)。

「至地自住(SA)」，南傳作「它逃離就被解開」(nibbeṭhiyamānameva pale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它逃離，不纏繞」(it run away unwinding, S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跑到它全解開」(runs till it is all unravelled, DN)。

「諍知此義(MA)」，南傳作「詰難效益」(upārambhanisaṁsañc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辯論與譴責[其他理論]中」(in debate and condemning [the theses of others], S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為了批評他人」(for the sake of criticising others, MN)。

「非為趣為人說(MA)」，南傳作「非為了諂媚人們」(na janalapanattham)，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非為了諂媚人們之目的」(not for the purpose of flattering people, M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不為了哄騙人」(not...for the sake of cajoling people, AN)。

「像那樣自由說話效益」(itivādappamokkhānisams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辯論中贏的利益」(the benefit of winning in debates, AN)，或「救他們的理論利益」(benefits of rescuing their own theses, S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在辯論中贏」(winning in debates, MN)。

(1)「無為無求(MA)；無為(AA)」，南傳作「不活動的；無為者；不用操心；放心」(apposukke)，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放心生活；悠閒生活」(live at ease, SN/MN)，或「保持靜止」(keeping still, SN.35.240)，或「放心」(be at ease, AN.8.70)，或「不活動」(inactive, MN)。

(2)「行無為(MA)」，南傳作「住於不活動」(apposukko...viharassu)，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住於不活動」(to abide inactive, MN)。

「澡豆(MA/DA/AA)」，南傳作「(擦背用具與)肥皂粉」(sottisināniṁ，逐字譯為「洗背刷+沐浴粉」)，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絲瓜布與)洗澡粉」(a loofah and bath powder)。

「異(SA)」，南傳作「除了」(aññatr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除了.....之外」(apart from)。按：「異」(aññatra)，有兩個意思：一是「在其他處；其他的」(如SA.105的「異見、異忍、異求、異欲」等)，一是「除了～(之外)；～以外」(等於 hapetvā |，PTS英巴辭典作leaving out, setting aside, excepting)，前者如「異見」，指「其它見解」，即外道的見解，後者如「異信」，指「除了從信外；除了以信外」，《顯揚真義》以「除～(vinā)、排除後(apanetvā, SN.35.153)」解說，若將「異信」譯為「不是信、不依信、不靠信、其他信」均非恰當。

「諍本(MA/DA)」，南傳作「諍論根」(vivādamūlāni)，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爭論的根」(roots of disputes, M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爭論的根」(roots of contention, DN)。

「面前止諍律/面前律(MA)」，南傳作「面前毘尼」(sammukhāvinayo，另譯為「面前律」)，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以面對面除去訴訟」(removal of litigation by confrontation, M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面對面的訴訟程序」(proceedings face-to-face, DN)。

「不癡止諍律/不癡律(MA)」，南傳作「不癡毘尼」(amūlhavinayo，另譯為「不癡律」)，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因過去瘋狂除去訴訟」(removal of litigation on account of past insanity, M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精神紊亂」(mental derangement, DN)。

「君止諍律/居(君?)/君律(MA)」，南傳作「多數決」(yebhuuyyasikā，另譯為「多覓毘尼；多人語」)，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多數意見」(the opinion of the majority, M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多數裁決」(majority verdict, DN)。按：「君」有「主宰；統治」義，與「多數決」相順。五分律、根有律作「多人語」，僧祇律、四分律、十誦律作「多覓罪相」。

「展轉止諍律/展轉(MA)；本言治(五分律)」，南傳作「覓罪相」(tassapāpiyasikā; tassapāpiyyasikā，另譯為「求彼罪」)，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習慣性的壞品格」(habitual bad character, D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對某人壞品格的宣告」(the pronouncement of bad character against someone, MN)。

「如棄糞掃止諍律/如棄糞掃止諍法(MA)」，南傳作「草覆蓋」(tiṇavatthārako，另譯為「草伏地止諍律」)，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以草覆蓋」(covering over with grass, MN)。按：《破斥猶豫》說，凡落入連續諍訟(adhikaraṇam mūlānumūlam)，當解決時，粗惡性、棘手性的不和合轉起，就以此羯磨平息，如以草覆蓋糞便(duggandhatāya bādhati-阻擋惡臭)一樣，有隱藏的平息(paṭicchannam vūpasantaṁ hotīti, [MN.104](#))。

「令愛(MA)；執在心懷(AA)」，南傳作「可愛的推行」(piyakaraṇā)，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創造愛」(creates love, M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創造情愛」(creates affection, AN)。

「眼空...我所空(SA)；空於神、神所有(MA)」，南傳作「以我或我所是空；(以)這我或我所是空」(suññam attena vā attaniyena vā, suññamidam attena vā attaniyena vā'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我或所有屬於我的這是空」(Empty is this of self or of what belongs to self, S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我或所有屬於我的這是空」(This is void of a self or of what belongs to a self, MN)。

「不動(SA)；不移動/不動(MA)；無動/不動(DA)」，南傳作「不動」(āneñjam)，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泰然自若」(imperturbable, imperturbability)，菩提比丘長老說，這是指第四禪以及其上的四個無色界定，但[MN.105](#)似乎指第四禪與兩個較低的無色界禪[按：即虛空無邊處、識無邊處，亦即[MA.75](#)所說的第二、第三淨不動道]，[MN.122](#)指進入無色定。又，《法蘊足論》說：「樂苦等已滅，心堅住不動，得清淨天眼，能廣見眾色，不苦不樂受，淨捨念及定，名第四靜慮，……云何不動行？謂四無色定。」《舍利弗阿毘曇論》說：「無色界天上有不動思共彼思識。……云何不動處？不動謂第四禪。」也都說第四禪、無色定為「不動」。

「不至心施(GA)；不至心故行施/不故施/不至心行布施(MA)；不用心意/不用心/不至誠用心(AA)」，南傳作「不誠心地施與」(acittikatvā deti，另譯為「不至心施，不尊敬地施與」)，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不尊敬地給」(gives without reverence, [AN.5.47](#))，或「輕率地給」(gives inconsiderately, [AN.9.20](#))，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未表示尊重而給」(gives it without showing respect, M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不情願地給」(gave ungrudgingly, DN)。

「掠擲而與(GA)」，南傳作「施與丟棄的」(apaviddham deti, apavittham...de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給那些要被丟棄的」(gives what would be discarded, AN/M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漫不經心地給」(gave not carelessly, DN)。

「不觀業果報施(MA)」，南傳作「[以果報]不到來的見解而施與」(anāgamanaditthiko deti)，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以沒什麼將到來的見解而給」(gives it with the view that nothing will come of it, M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以將來無結果的見解而給」(gives without a view of

future consequences, AN.9.20)，或「以無給與回報之見解而給」(gives without a view about the returns of giving, AN.5.147)。

「有名假貨至華鬘(MA)」，南傳作「被套過花環(已訂婚)者」(mālāgulaparikkhittāp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已訂婚者」(one already engaged, A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戴花環象徵已訂婚者」(who are garlanded in token of betrothal, MN)。

「發心/發心念(MA)」，南傳作「心的生起」(Cittuppādampi)，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心的傾向」(the inclination of mind, M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心思的發生」(the arising of a thought, AN)。

「識之類」(viññāṇagataṁ，逐字譯為「識+到達的/樣貌的」)，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屬於識；關於識」(pertain to consciousness, AN)，或「包括在識內」(included in consciousness, SN.35.121)，或「一種識的涉入」(an involvement with consciousness, SN.44.3)，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任何識」(any consciousness, MN)，坦尼沙羅比丘長老英譯為「與意識連接」(connected with consciousness, AN)，或「識的模式」(a mode of consciousness, MN)，或「沉浸於識中」(immersed in consciousness, SN)。

「非不可思議；自然(地)；不可思議」(anacchariyam)，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自然地」(spontaneously, MN)，I.B. Horner英譯為「自然地」(naturally, MN.125)，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驚人的」(astounding, SN.6.1)，或「不會令人驚訝」(wouldn't be surprising, AN)。按：《顯揚真義》等在「心中出現偈頌」的場合以「隨不可思議(伴隨不可思議)」(Anacchariyāti anuacchariyā, SN.6.1/MN.12)解說，意即「不可思議的偈頌」，今在該場合準此譯。

「共諍論(SA)；各說破壞(MA)；迭相罵詈/面相毀罵(DA)；面相談說/惡聲相向(AA)」，南傳作「以舌鋒互刺的」(aññamaññam mukhasattīhi vitudantā)，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以言辭上的劍互刺」(stabbing each other with verbal daggers, M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以刺耳的話互刺」(stabbing each other with piercing words, A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以言語交戰互相攻擊」(attacking each other with wordy warfare, DN)。按：「舌鋒」(mukhasattīhi)，逐字譯為「口+刀/劍」。

「蹲踞說蹲踞(MA)」，南傳作「歐卡拉的瓦砂與巴聶」(ukkanā vassabhaññā, okkalā vassabhaññ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優卡拉的瓦砂與巴聶」(Vassa and Bañña of Ukkalā, SN/A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那些來自歐卡拉的瓦砂與巴聶老師們」(those teachers from Okkala, Vassa and Bhañña, MN)。按：《破斥猶豫》等說，歐卡拉為住的地方(janapadavāsino)，瓦砂巴聶是兩個人(dve janā, MN.117/AN.4.30)，《顯揚真義》說，他們兩位是根本惡見者(Dvepi hi te mūladiṭṭhigatikā, SN.22.62)。

「所說無滯(GA)」，南傳作「清晰的」(anelagalāya, anelagalāya，原意為「沒滴唾液的」)，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表達清楚的，口齒清楚的」(articulate)。按：《顯揚真義》以「無口

水的、無喉嚨的、無過失的，以及無躊躇(結巴)的字句」 (anelāya agalāya niddosāya ceva akkhalitapadabyañjanāya ca., SN.8.6)解說。

「讓我們住於自己的喜樂」 (sakāya ratiyā vaseyyāmāti，逐字譯為「依(以)自己-喜樂-讓我們住」)，菩提比丘長老依錫蘭版(sakāya ratiyā raseyyāmāti)英譯為「陶醉於我們自己那種喜悅」 (revel in our own kind of delight, SN)。

「瞋恚為毒根(SA)」，南傳作「端蜜而根毒之憤怒」 (Kodhassa visamūlassa, madhuraggass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帶著其有毒的根與甜蜜的頂端」 (With its poisoned root and honeyed tip)。按：《顯揚真義》說，「毒根」指苦果，「端蜜」指回報憤怒、回罵非難、回擊攻擊後，樂生起(SN.1.71)。另外，偈誦前段的「切斷什麼後」的「切斷後」 (chetvā)，錫蘭版均作「殺後」 (jhatvā)。

「簡樸」 (idamatthitamyeva，逐字譯為「這-有-僅那個」)，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簡單；簡樸」 (simplicity)。按：《滿足希求》以「沒有任何世間財物之意 (lokamisanti attho)，在這裡只有關於他人殘餘與明顯的需要 (Sesamettha ito paresu ca uttānatthameva, AN.5.181)。

「如是有無」 (itibhavābhav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成為這或那」 (becoming this or that)，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某種更好狀態的生命」 (some better state of being, MN)。按：在畜生論的場合，《顯揚真義》等以「常恆/斷滅、增長/減損 (Bhavoti vuddhi, abhavoti hāni)」解說「有/無」 (SN.56.10/MN.76/DN.1/AN.10.69)，在「為了衣服」等場合，《破斥猶豫》以「為了作福，依此在生存(有)處感受樂 (puññakiriyavatthum nissāya tasmīm tasmīm bhavet sukham vedissāmīti, MN.103)而教導法」解說，《吉祥悅意》等以「在顯現利益上落下，如為了衣服等」 (nidassanatthe nipāto. Yathā cīvarādihetu)解說「如是」，以「更勝妙的熟酥生酥等」 (paññatarāni sappinavanītādīni, DN.33/AN.4.9)解說「有無」。

(1)「退分」 (hānabhāgiyā，另譯為「與退失有關的」)，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參與惡化」 (partake of deterioration)。按：《吉祥悅意》以「導向苦界的退失」 (apāyagāmiparihānāya samvattanako, DN.34)，《滿足希求》以「得到初禪者與欲俱行的想與作意被執行 (pathamassa jhānassa lābhīm kāmasahagatā saññāmanasikārā samudācaranti, AN.4.179)」解說。

(2)「退法(DA)」，南傳作「退分的一法」 (eko dhammo hānabhāgiyo)，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導致縮減的一件事」 (one thing that conduces to diminution)。

「住分」 (thitibhāgiyā，另譯為「順住分；持續的部分；有關於持久的」)，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參與穩定」 (partake of stabilization)。

「跟隨實踐」 (anuyogamanvāya)，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獻身；專心」 (devotion, M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應用；勤勉」 (application, DN)。

「跟隨正確作意」(sammāmanasikāramanvāya)，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正確注意」(right attention, M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正當的注意」(due attention, DN)。按：「作意」(manasikāra)為「意」與「作」的複合詞，可以是「注意」，也可以有「思惟」的意思。

「定意三昧/心定三昧(DA)」，南傳作「心定」(cetosamādhī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心的集中貫注」(concentration of mind, AN/M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到達這樣程度的集中貫注」(reaches such a level of concentration, DN)。

「世中(MA)」，南傳作「在一個世間界中」(ekissā lokadhātuy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一個世界系統」(in one world-system, AN/M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一個相同的世界系統」(in one and the same world-system, DN)。按：《破斥猶豫》等以「十千世間界」(dasasahassilokadhātuyā, MN.115/DN.28/AN.1.277)解說。

(1)「貪想(SA)；欲想(DA/AA)」，南傳作「欲想」(kāmasaññ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肉慾的認知」(sensual perceptions, SN/A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肉慾想要的認知」(perception of sensual desire, DN)。

(2)「恚想(SA)；瞋想(DA)；恚想/瞋恚想(AA)」，南傳作「惡意想」(byāpādasaññ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惡意的認知」(perception of ill will, SN/A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敵意的認知」(perception of enmity, DN)。

(3)「害想(SA/DA)；疾想/害想/殺害想(AA)」，南傳作「加害想」(vihimsāsaññ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傷害的認知」(perception of harming, SN/A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殘酷的認知」(perception of cruelty, DN)。按：「加害」(vihimsā)，另譯為「害；害意；惱害；傷害」。

「威儀(SA)；威儀法(MA)」，南傳作「增上行儀法」(ābhisaṁcārikām dhammā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適當行為的要素」(the factor of proper conduct)。按：「增上行儀」(abhisamācārikām，另譯為「好行為」)，《破斥猶豫》以「本分行為程度的」(vattapaṭipattimattampi, MN.69)，《滿足希求》以「成為最高正行的行法，因本分而安立的戒」(uttamasamācārabhūtam vattavasena paññattasīlam, AN.5.21)解說。

(1)「學法(MA)」，南傳作「有學法」(sekham dhamm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訓練中者的因素」(the factor of a trainee, AN)。按：《滿足希求》以「有學的安立戒(德行)」(sekhaṇṇattisīlam, AN.5.21)解說。

(2)「學見跡(SA/MA)」，南傳作「有學行者」(sekho.....pātipado)，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較高訓練中的弟子；已上道者」(a disciple in higher training, one who has entered upon the way)。按：「學」指有學，「見跡」即實踐(看見)道跡(pātipado，另譯為「行者」，《滿足希求》以「向道者」(paṭipannako)解說，今準此譯)。

「瞋恚(SA)」，南傳作「內瞋(的)；內瞋者」(dosantaro)，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內在的恨」(inner hate, M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懷有恨者」(who harbors hatred, A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心中敵意」(enmity in [my] heart, DN)。按：《破斥猶豫》以「瞋心」(dosacitto, MN.21)，《滿足希求》以「於內在跌落瞋」(antare patitadoso, AN.2.23)解說。

「斷截橋樑(SA)」，南傳作「橋的破壞」(setughātam, setughāto，另譯為「惡習的打破」)，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橋的破壞」(the demolition of the bridge, AN.4.159)，並說，「食物、渴愛、慢」還可以技巧地運用於證阿羅漢果，但淫慾卻完全不能。按：《滿足希求》以「路的破壞、緣的破壞」(padaghātam paccayaghātam, AN.3.75)解說。

「自隨意所欲(SA)」，南傳作「愛惜自己/以愛惜自己」(attakāmā/attakāmena，逐字譯為「自我+欲(想要)」)，菩提比丘長老依錫蘭本(atthakāmena)英譯為「想要他自己的好」(one desiring his own good, SN.6.2)，或「愛他自己」(loves himself, SN.3.8)，或「想要他們自己好」(desiring their own good, AN.3.87)，或「想要好的」(one desiring the good, A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追尋他們自己的好處」(seeking their own good, MN)。按：《滿足希求》以「欲(想要)自己的利益」(attano hitakāmā, AN.3.89)解說，《破斥猶豫》以「住於有自己利益的欲求自性」(attano hitam kāmayamānasabhāvā hutvā viharanti, MN.31)解說「愛惜自己形色」。

「法足；法句」(dhammapadāni，另譯為「法跡」)，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法的道路」(the path of Dhamma, SN)，或「法的詩節(詩句)」(Dhamma-stanzas, SN.9.10)，或「法的要素」(Dhamma factors, A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法的區分」(divisions of Dharnma, DN)。按：《顯揚真義》以「從布施而涅槃被察悟」(dānato nibbānasañkhātam, SN.1.33)，或「一切佛語」(sabbampi buddhavacanam, SN.9.10)，《滿足希求》等以「法的一部分」(dhammakoṭṭhāsā, DN.33/AN.4.29)解說。

「遼落(SA)；於理不決不能正答(GA)」，南傳作「以無關的答非所問」(aññena vāaññam paṭicarissati, aññenāññam paṭicara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推諉地回答」(answer evasively)，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逃避這個議題」(evade the issue, DN)。按：《滿足希求》以「以其它言詞隱藏(paṭicchādeti)另一個，或被詢問一個而談論另一個」(AN.3.68)解說，《吉祥悅意》的解說也大致相同。

「邊見(MA/DA/AA)」，南傳作「邊見者」(antaggāhikāya diṭṭhiyā)，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極端主義的見解」(extremist opinions)，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極端主義的見解」(extremist view)。按：《吉祥悅意》以「斷滅邊見(diṭṭhi ucchedantassa, DN.25)的執取情況」，《滿足希求》以「執取十事聚[未詳列]後，為邊見的住立者」(dasavatthukāya antam gahetvā ṭhitadiṭṭhiyā, AN.3.51)解說。

「美善的；美善者」(pesal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行為良好的」(Well-behaved)。按：《顯揚真義》等以「可愛德行」(piyasilā, SN.6.9/DN.16/AN.2.201)解說。

「正確看見」(Sammādassanam, sammādassanena，名詞)，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正確的看見」(seeing rightly, SN)，或「正確的透視」(a right perspective, AN)，坦尼沙羅比丘長老英譯為「正確的視野」(right vision)。

「捨法/捨行(SA)」，南傳作「下來之祭典」(Paccorohaṇī，另譯為「捨法」)，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照錄不譯。按：Paccoroha意為「再下來；下降」，原為婆羅門教的祭典之一，《滿足希求》以「惡的」(pāpassa, AN.10.119)形容它。

(1)「如月盡(MA)；如月向於晦(DA)；如月末之月/如月向盡(AA)」，南傳作「在黑暗側」(kālapakkhe)，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黑暗的十四天」(during the dark fortnight)。按：此即指月亮由圓轉缺的那半個月(農曆每月16日到30日)。

(2)「如月初生(SA/GA/MA)；如月漸盛滿(MA)；如月初(AA)」，南傳作「如在明亮側的月亮」(sukkapakkheva candimāti)，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如在增大時期的月亮」(like moon at waxing-time)。按：此即指月亮由缺轉圓的那半個月(農曆每月1日到15日)。

「非行境」(agocare)，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不當去處」(unsuitable resorts, M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不當去處」(improper resort, AN)，或「在你們去處之外」(outside your own resort, SN)。按：《破斥猶豫》等以「不適當行境」(ayutto gocaro, MN.2/AN.6.58)解說。

(1)「虛偽/虛誑(SA)；思/戲(MA)；調戲/調(DA)」，南傳作「虛妄」(papañcam，名詞，另譯為「障礙；延誤；迷執；擴張；增殖；妄想；戲論」)，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增殖」(proliferation)，或「心理增殖」(mental proliferation, MN)。按：《滿足希求》以「渴愛、見、慢轉起、持續陶醉、污染之虛妄(kilesapapañco, AN.6.14)」解說，《吉祥悅意》則列舉「渴愛虛妄(百八種渴愛思潮)、慢虛妄(九種慢)、見虛妄(六十二見)」三類虛妄(DN.21)，《勝義燈》以「貪、瞋、癡、渴愛、見為其特質」(Visesato rāgadosamohatañhāditthimānā, Ud.67)。

(2)「念(MA)；稱量(AA)」，南傳作「作虛妄」(papañceti，為papañca的名動詞)，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內心增生」(mentally proliferates, MN)。

「達嚙(SA/AA)；供養(DA)」(梵文dakṣiṇā)，南傳作「供養；施物；供養物」(dakkhiṇ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奉獻物；牲禮」(an offering)。按：《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說：「特欹擎(伽陀)，或作鐸欹擎、達嚙、大嚙、檀嚙、達嚙等，都是Dakṣiṇā的音譯，義淨義譯為「清淨」(伽他)。……是受供後的讚歎偈，從布施而讚歎三寶，後代用來代替說法的。」(p.504)

(1)「有求有行(SA)」，南傳作「我曾行遍求」(pariyesanam acari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出發尋求」(set out seeking)。「遍求」(pariyesanam)為名詞。

(2)「隨順覺」，南傳作「我曾到達」(ajjhagam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我發覺」(that I discovered)。

(1)「明於事者(SA)；安宅符呪(DA)」，南傳作「宅地明」(vatthuvijj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風水的庸俗技術」(the debased art of geomancy)，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房屋與園林的知識」(house-and garden-lore)。按：《顯揚真義》以「各種瓜類所依結果實因素時節方法知識」(vatthūnam phalasampattikāraṇakālajānanupāyo, SN.28.10)，《吉祥悅意》以「住宅、僧園等宅地的性質、過失、箭刺、惡運之術(guṇadosasallakkhaṇavijjā, DN.1)，看土地差別、誦咒……」解說，前者是農作的知識，後者則是風水術，長老傾向接受後者之說。「宅地」(vatthu)，另一個意思是「事；事物」，SA似乎取這個意思譯。

(2)「畜生之咒(MA)；相畜生(DA)」，南傳作「(以)畜生明」(tiracchānavijjāy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沒譯，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這樣基礎之術」(such base arts)，也等於沒譯。按：[DN.1](#)、[DN.10](#)中有明確內容。

「非法欲(MA)；非法婬(DA)」，南傳作「非法貪」(Adhammarāgo)，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亂倫」(incest, [DN.26](#))，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非法的慾望」(illicit lust, [AN.3.57](#))。按：《吉祥悅意》以「母親、姨媽、姑姑、舅舅等在不適當處的貪(ayuttaṭṭhāne rāgo, [DN.26](#))」解說。《滿足希求》說，貪一向名為非法，但於自己必需品生起的不是非法貪，於他人必需品(paraparikkhāresu)生起的就是非法貪([AN.3.57](#))。《法蘊足論》說，於母女姊妹及餘隨一親眷起貪、等貪，執藏防護，堅著愛染，名非法貪。《舍利弗阿毘曇論》說，若母、師妻等作欲染行，是名非法欲染。《瑜伽師地論》說，於諸惡行深生耽著，名非法貪。《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說，非法貪者，謂：隨貪著不善業道。

「邪貪(SA)；惡貪(MA)；非法貪(DA)」，南傳作「不正貪」(visamalobho，另譯為「非理貪；異樣貪；邪貪」，玄奘法師譯為「不平等愛；不平等貪」)，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過度貪婪」(excessive greed, [DN.26](#))，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不正的貪婪；邪惡的貪婪」(unrighteous greed, [AN.3.57](#))。按：《破斥猶豫》以「對他人財物(parabhaṇḍe, [MN.7](#))[的欲貪]」，《吉祥悅意》以「對不適當受用物處的極有力貪(atibalavalobho, [DN.26](#))」解說，《滿足希求》說，沒有貪的正確適時(lobhassa samakālo nāma natthi)，而這些是一向的不正(visamova)，但從自己占有的事物生起的名為正貪(samalobho，也譯為「等貪」)，從他人占有的事物生起的名為不正([AN.3.57](#))。《法蘊足論》說，於他財物及所攝受，起貪、等貪，執藏、防護、堅著、愛染，是名惡貪。復有惡貪：規他生命，貪皮角等，飲血噉肉，如是二種總名惡貪。《舍利弗阿毘曇論》說，若於他物財賂妻子等，欲令我有貪欲染貪著，是名惡貪。《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說，不平等貪者，謂：非法非理貪求境界。《四諦論》說，依道理求覓受用，名平等愛。

「邪法(MA)；邪見(DA)」，南傳作「邪法」(micchādhammo)，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異常的實行」(deviant practices)，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錯誤的法」(wrong Dhamma, [AN.3.57](#))。按：《吉祥悅意》以「男人對男人(purisānam purisesu, [DN.26](#))，女人對女人的欲貪(chandarāgo)」，《滿足希求》以「具備被稱為無基礎之實行(avathupatisevanaśaṅkhātena, [AN.3.57](#))」的邪法」解說，其註疏以「在被世間認可為善的之貪的基礎處(rāgassa vatthuṭṭhānam)外的其它基礎上之實行」解說「被稱為無基礎之實行」。《大薩遮尼乾子所說經》說，於諸外道非義論中起義論想，於無益論生利益想，於非法中生是法想，……是名邪法羅網纏心。《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說，邪法者，謂：諸外道惡說法律。上兩種邪法的解說，近於[DA.6](#)所說的邪見。

「物類名字、萬物差品、字類分合、歷世本末此五種記(SA)；因、緣、正、文、戲五句說(MA)」，南傳作「字彙、儀軌、音韻論與語源論、古傳歷史為第五的」(sanighaṇdukeṭubhānam sākkharappabhedānam itihāsapāñcamān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字彙，儀式，音韻學與語源學，以及歷史為第五」(vocabularies, ritual, phonology, and etymology, and the histories as a fifth, AN/M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規則和儀式，聲音和意義的學問，以及第五古口傳的傳統」(the rules and rituals, the lore of sounds and meanings and, fifthly, oral

tradition, DN)。按：「音韻論與語源論」(sākkharappabhedānam，逐字譯為「含+文字+區分」)，即SA的「字類分合」，為兩項。

「定分、相續、轉變(SA)；定在數中(DA)」，南傳作「被命運、意外、本性變化」(niyatisaṅgatibhāvapariṇat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被命運、境遇與本性所塑成」(moulded by destiny, circumstance, and nature)。按：《顯揚真義》等以「被隱藏的種類到處出來」(channam abhijātīnam tattha gamanam, SN.24.7/DN.2)解說「意外」(saṅgati，另譯為「會合」)，以「自性」(sabhāvoyeva)解說「本性」(bhāva)。

「生藏、熟藏(SA)；生熟二藏(AA)」，或為梵文āmāśaya, pakvāśaya(巴利āmāsaya, pakkāsaya)的對譯，前者為食物在體內還未消化之處，後者為食物在體內已消化之處，《清淨道論》說，糞便.....其處所住立於熟臟(Okāsato pakkāsaye ḥitam, 智髻長老英譯註記為「直腸(rectum)」)，熟臟在肚臍下-脊椎根(尾椎)間(hetṭhānābhī-piṭṭhikanṭakamūlānam antare)，為腸的終點，高八指長(ubbedhena aṭṭhaṅgulamatto)，等同竹莖(veṇunālikasadiso)。.....凡任何落入生藏(āmāsaye)的飲食等，以胃火起泡(udaragginā phenuddehakam)一再消化(pakkam pakkam-成熟)，如被研磨磨碎到達變軟後，經腸孔一再流下摩擦後(omadditvā ogalitvā ogalitvā omadditvā, 8.201).....。依此段描述比對現代醫學，生藏即是胃，熟藏即是乙狀結腸與直腸，如水野弘元《パーリ語辭典》所說。

「合意形色」(sātarūpam，另譯為「合意的樣子；悅色」)，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適意的種類；適意的性質」(agreeable nature, SN.12.66/SN.35.244)，或「適意的」(agreeable, SN.4.25/AN.10.26)，或「愉快之類的」(what is enjoyable, AN.8.56)，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愉快的」(pleasurable, DN.22)，Burma Piṭaka Association英譯為「愉快的特色」(pleasurable characteristics, DN.22)。按：《顯揚真義》等以「如蜜的自性」(madhurasabhāvañca, SN.12.66/DN.22)，《滿足希求》以「欲樂」(kāmasukhena, AN.8.56)，或「在合意之類的對象上...」(sātajātikesu ca vatthūsu..., AN.10.26)解說。

「計(SA/MA)；自舉(MA)；起...之想(AA)」，南傳作「思量；思量者」(maññati, maññita, maññamāno, maññeyya，另譯為「想；認為；思惟」)，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想像；抱有(思想、意見)」(conceives; conceived; conceiving)。按：《顯揚真義》以「以渴愛、慢、見之思量而思量」(taṇhāmānadiṭṭhimāññanāhi maññamāno, SN.22.64)解說，《破斥猶豫》說，以渴愛之思量而思量(taṇhāmaññanāya maññati).....以慢之思量而思量(mānamaññanāya maññati).....以邪見之思量而思量(ditṭhimāññanāya maññati).....祈願(paṇidahati-志向)往生(upapajjeyya)為某類生命，這是以渴愛之思量而思量；比較自己與某類生命的勝劣，這是以慢之思量而思量；生命為常恆不變易法(niccā dhuvā sassatā avipariṇāmadhammā”ti, MN.1)，這是以邪見之思量而思量，《滿足希求》以「不以渴愛、慢、見思量」(taṇhāmānadiṭṭhi na maññati, AN.4.24)解說「不思量」。

(1)「計(SA/DA/AA)；見(SA/MA/DA)；言(SA)」，南傳作「認為」(samanupassati，另譯為「看；看作」)，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認為；考察；加以考慮」(regards)。按：《顯揚真義》以「(邪)見的認為」(ditṭhisamanupassanā, SN.22.81)解說。

(2)「見有我/計言有我(SA)；計有我(SA/GA)」，南傳作「認為種種我的認為時」(anekavihitam attānam samanupassamānā samanupassan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以種種方式認為[任何事]是自我」(regard [anything as] self in various ways)。

「計/傾動(SA)；移動(MA)」，南傳作「擾動」(ejā，另譯為「動；動貪；動著」)，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被擾動」(being stirred, S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激情」(Passion, DN)，坦尼沙羅比丘長老英譯為「戀慕」(Yearning, DN)。按：《顯揚真義》以「渴愛」(tañhā, SN.35.90)解說，或以「以所謂擾動之渴愛的捨斷成為阿羅漢境界」(ejasañkhātāya tañhāya pahānabhūtam arahattam, SN.22.76)解說「不擾動」，《吉祥悅意》說，渴愛以持續搖動(calanatthena, DN.21)而被稱為「擾動」。

(1)「不從眼思量」(cakkhuto na mañña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不從眼想像」(does not conceive from the eyes)。按：《顯揚真義》說，不思量我已從眼出去(niggato)；我的任何執持(mama kiñcanapalibodho, 附屬物)已從眼出去；其它的已從眼出去；其它的任何執持已從眼出去，任一渴愛、慢、見的思量也不生起(SN.35.30)。

(2)「從地思量」(pathavito mañña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他想像[他自己]從地[分離]」(he conceives [himself apart] from earth)。

「沐浴/澡浴、摩飾(SA)；按摩、澡浴(MA)；摩捫擁護(DA)」，南傳作「塗身、按摩」(ucchādanaparimaddan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摩擦與按壓」(to rubbing and pressing, SN)，坦尼沙羅比丘長老英譯為「摩擦、按壓」(rubbing, pressing, M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被磨損與磨耗」(to being worn and rubbed away, M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容易受傷和磨損」(liable to be injured and abraded, DN)。按：「塗身、按摩」，另作「削減/破壞、磨碎/磨耗」，PTS《巴英辭典》說，在anicc°-- dhamma的複合詞中應作「腐蝕、朽壞(erosion, decay)、磨損(abrasion)」，但《顯揚真義》等說，為了惡臭的除去目的[塗]以身體香膏為塗身法(duggandhavighātatthāya tanuvilepanena ucchādanadhammo)，為了肢體肢節病痛的除去目的以蜂蜜按摩為按摩法(añgapaccaṅgābādhavinodanathāya khuddakasambāhanena parimaddanadhammo, SN.35.103/DN.2)，與北傳經文相應，今準此譯。

「覺知心/心覺知(SA)」，南傳作「經驗著心」(Cittapaṭisañvedī)，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體驗著心」(experiencing the mind)。按：「經驗著」(paṭisañvedī，另譯為「感受著」)，原為形容詞，這裡作現在分詞，《清淨道論》說，這是因四種禪的(catunnam jhānānam vasena, 8.235)。

我聽到「這世尊所說的、阿羅漢所說的」(Vuttañhetam bhagavatā, vuttamarahatāti me sutam)，原應譯為「這被世尊說、被阿羅漢說」被我聽到，今依我們的語言習慣轉譯。

「為無目/能為無目(SA)；無慧眼(GA)」，南傳作「不作眼」(acakkhukaraṇā, acakkhukaraṇo，逐字譯為「非+眼+所作」)，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造成缺乏見解」(causing lack of vision, SN)，或「導向失去見解」(leads to loss of vision, AN)。按：《顯揚真義》以「慧眼之不作」(paññācakkhussa akaraṇā, SN.46.40)，《滿足希求》以「不作慧眼」(Paññācakkhum na karotīti, AN.3.72)解說。

「具足奉事(SA)；已報佛恩(GA)」，南傳作「世尊已被我尊敬」(paricinno me bhagavā)，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世尊已被我崇拜」(The Blessed One has been worshipped by me)。按：「尊敬」(paricinno)，另譯為「侍奉」，《破斥猶豫》等說，眾生、有學尊敬(paricaranti，現在式)世尊，以煩惱的滅盡世尊已被尊敬(paricinno hoti，完成式, MN.73/AN.6.103)。

「入了火界定」(tejodhātum samāpajjītvā)，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進入火元素」(entered into the fire-element, D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進入火元素的默想」(having entered into meditation on the fire element, SN)。按：《顯揚真義》說，他做了火遍處的準備(tejokasiṇaparikammapaṇi)後，出基礎禪(pādakajjhānato)，決意「讓火焰從身體出來。」以決意心的威力(adhiṭṭhānacittānubhāvena, SN.6.5)，火焰從他全身出來，這樣名為火界進入者，他在那裡達成。

「如雞一飛(MA)；雞鳴相聞(DA)」，南傳作「雞可飛抵」(kukkuṭasampātikā, kukkuṭasampātikā)，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將只是一隻公雞的飛行[距離]」(will be but a cock's flight, DN.26)，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公雞能在其間飛行」(cocks could fly between them, AN.3.57)。按：《吉祥悅意》作kukkuṭasampātāto，並以「從一個村落的屋頂飛落到其他村落的屋頂」解說(DN.26)，《滿足希求》作kukkuṭasampātikā，並以「雞從村落中走到另一個村落」解說(AN.3.57)，皆表示村落間很近。

「意行(MA)」，南傳作「意的近伺察」(manopavicārā)，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心理的探索」(Mental exploration, M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心理的檢查」(mental examinations, AN)，並解說，以尋產生探索或檢查目標，隨後伺結合尋。按：《破斥猶豫》以「尋伺」(vitakkavicārā, MN.137)解說，《滿足希求》說，以尋伺之足(vitakkavicārapādehi)在十八處之意的近伺察(manassa upavicārā, AN.3.62)。

- (1)「他走到地獄.....」，《滿足希求》說，以應該去地獄的業未斷的狀態後續而非直接地走(aparāparam gacchati, na anantaram eva, AN.4.123)。菩提比丘長老依其《阿毘達磨概要精解5章40節》說，從色界無色界死者不立即往生三惡趣(按：無因心)，但MA.114說優陀羅羅摩子「生非有想非無想天中，彼壽盡已，復來此間，生於狸中」，經說與論說顯然不同。
- (2)「有趣處、往生」，《滿足希求》說，有學的聖弟子不因再生而降到下面處(paṭisandhivasesa hetthā anotaritvā, AN.4.123)，就在那個色界之上的第二、第三等某個梵天世界般涅槃(按：這與經說「七有天人往來」的情況不同)，而一般人則到地獄等，這是差異。

「正智」(sammāñāṇa)，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正確的理解」(right knowledge)。按：《顯揚真義》以「正省察智」(sammāpaccavekkhaṇā, SN.14.29)，《破斥猶豫》以「十九省察智」(ekūnavīsatibhedam paccavekkhaṇāñāṇam, MN.18)解說，或說，當以道之正定住立時生起道之省察智的正智，當以果之正定住立時生起果之省察智的正智，當住立於道之省察智的正智時生起道之正解脫，當住立於果之省察智的正智時生起果之正解脫(phalapaccavekkhaṇasammāñāṇe ṭhitassa phalasammāvimutti pahotīti, MN.117)，《滿足希求》以「果智」(phalañāṇena, AN.3.146)解說，長老說，正智能以其已破壞所有污穢之省察

智(reviewing knowledge)被識別，而正解脫能以其從所有污穢釋放的經驗被識別(MN note 1112)。依這些解說，無學「正智」應即「解脫知見」。

「足夠的信、足夠的情愛」(saddhāmattam pemamattam，原意為「僅僅信、僅僅情愛」或「適量的信、適量的情愛」，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足夠的信、足夠的摯愛」(sufficient faith, sufficient devotion, S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足夠的信、足夠的愛」sufficient faith, sufficient love, MN)。按：《顯揚真義》以「在隨信行道上的人」(saddhānusārimaggatthapuggalam, SN.55.24)解說，《破斥猶豫》說，他們是能得到觀的人之意(Te vipassakapuggalā adhippetā, MN.22)。

「利智慧/明利智慧/深利智慧(SA)；利智(SA/GA/AA)；利慧(MA)」，南傳作「利慧」(tikkhapañño，另譯為「銳利慧；捷疾慧」)，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尖銳的智慧」(sharp wisdom; sharpness of wisdom)。按：SA.276以分解牛隻的利刀為「利智慧」(MN.146作「聖慧(ariyā paññā)」)，以其能「斷截一切結、縛、使、煩惱、上煩惱、纏」，《顯揚真義》等以「急速地切斷諸污染」(Khippam kilese chindatīti, SN.2.29/MN.111/DN.30/AN.1.584)解說。

「無我處所及事，都無所有(SA)；離我、我所，真實無我(GA)；我非為他而有所為，亦非自為而有所為/我無父母，非父母有(MA)」，南傳作「我不屬於任何人、任何地方；任何地方、任何事物，那裡也不屬於我」(nāham kvacani kassaci kiñcanatasmiṃ na ca mama kvacani katthaci kiñcanatathīti)，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我不是屬於任何人任何地方的任何事物；也沒有任何事物於任何地方屬於我的」(I am not anything belonging to anyone anywhere, nor is there anything belonging to me in anyone anywhere, M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我不在任何地方屬於任何人；也沒有任何地方的任何事物是我的」(I am not anywhere the belong to anyone, nor is there anywhere anything in any place that is mine, AN)。按：《破斥猶豫》等以四邊空(catukotikā suññatā)分別解說這四句：任何地方都不見[自己的]真我(kvaci attānam na passati, MN.106/AN.4.185)、不見[自己]被當成我的其他任何存在(舉例兄弟、同伴、資助)之真我、不見任何其他之真我、不見我的其他任何存在之真我。《滿足希求》對尼乾陀外道所說則解說為：任何人、任何地方都是障礙，而我沒有障礙(palibodho na homīti)、我是切斷障礙者(chinnapalibodhohamasīti, AN.3.71)。

「生聞(SA/MA)；生漏(AA)」，南傳作「若奴索尼」(jāṇussoṇi)，MN.99說他是橋薩羅五大富有婆羅門之一，《顯揚真義》說，「若奴索尼」以內處而這麼得名，是八億財富的大祭司(jāṇussoṇīti thānantaravasena evaṇladdhanāmo asitikoṭivibhavo mahāpurohito, SN.12.47)，祭司(purohito)，另譯為「輔相；國師」，其註疏說，「若奴索尼」這麼得名，是從國王面前獲得的名字(rañño santikā adhigatanāmo)，《破斥猶豫》說，「若奴索尼」這不是他父母給的名字，而是內處受領獲得的(thānantarapaṭilābhāladdham)，若奴索尼處這是祭司處的名字(Jāṇussoṇīthānam kira nāmetam purohitaṭhānam)，那是國王給與他的(tam tassa rañña dinnam, MN.4)，《滿足希求》說，若奴索尼內處是一個內處的名字(jāṇussoṇīthānantaram kira nāmekam thānantaram, AN.2.17)，其註疏說，「一個內處」即一個祭司處(Ekam thānantaranti ekam purohitaṭhānam)。

「如是法(SA/DA)」，南傳作「這樣的法」(evamdharm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屬於這樣的特質」(of such qualities, S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他們[定]的狀態是這樣的」(their state [of concentration] was thus, M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這樣是他們的教導」(such was their teaching, DN.28)，T.W. Rhys Davids先生英譯為「他們的教義」(their doctrines, DN)。按：[AA.48.4](#)作「三昧」，《顯揚真義》等以「伴隨定的法(狀態)」(samādhipakkhā dharmā)、「以道定(maggasamādhinā)、果定(phalasamādhinā)、世間出世間定這樣的定」([SN.47.12/MN.123/DN.14](#))解說，《破斥猶豫》以「就其相應的定蘊與慧蘊」(taṁsampayuttameva samādhikkhandhaṁ paññākkhandhañca, [MN.7](#))解說「這樣的法，這樣的慧」。

「如是住(SA/DA)；如是解脫堂(DA)」，南傳作「這樣的住處者」(evamvihārī)，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屬於這樣的住處」(of such dwellings, S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他們的[入定]住處是這樣的」(their abiding [in attainments] was thus, M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他們這樣的方式」(such their way, DN)，T.W. Rhys Davids先生英譯為「他們的生活方式」(their mode of life, DN)。按：《顯揚真義》等以「對伴隨定的法所掌握狀態之住處」(amādhipakkhānam dharmānam gahitattā vihāro)、「滅等至住處」(nirodhasamāpattivihārino, [SN.47.12/MN.123/DN.14](#))，《破斥猶豫》以「以果等至住處有樂住處」(phalasamāpattivihārena phāsuvihāro hoti, [MN.68](#))解說。

「如是解脫(SA/DA)；如是解(DA)」，南傳作「這樣的解脫者」(evamvimuttā)，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屬於這樣的釋放」(of such liberation, S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他們的釋放是這樣的」(their deliverance was thus, MN)。按：《顯揚真義》等以「鎮伏解脫(vikkhabhanavimutti-八等至從蓋解脫)、彼分解脫(tadaṅgavimutti-無常隨觀等從恆常想等解脫)、斷除解脫(samucchchedavimutti-四聖道從污染解脫)、止息/寧靜解脫(paṭipassaddhivimutti-四沙門果)、出離解脫(nissaraṇavimuttī -涅槃, [SN.47.12/MN.123/DN.14](#))」五種解脫解說。

「法智」(dhamme ñāṇam，在法上的智)，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法則之理解」(knowledge of the principle, S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法的理解」(knowledge of Dhamma, DN)。按：《顯揚真義》說，「法」指「四諦法(catusaccadhamma)、道智法(maggañāṇadhamma)」，法智是道智(Dhamme ñāṇanti maggañāṇam)，在此經中被說是為了煩惱已盡的有學地(Imasmīm
sutte khīṇāsavassa sekhabhūmi kathitā hoti, [SN.12.33](#))，《吉祥悅意》引《分別論》「關於四道、四果之智」(Catūṣu maggesu catūṣu phalesu paññā dhamme ñāṇam, vibha. 16.796)解說為「以一洞察而在四諦法上之智、在四諦中心的滅諦法上之智」(ekapaṭivedhavasena catusaccadhamme ñāṇam catusaccabbhantare nirodhasacce dhamme ñāṇañica, [DN.33](#))。

「等智(DA)」，南傳作「類比智」(anvaye ñāṇam，在類比上的智，古譯為「類智」)，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蘊含的理解」(knowledge of entailment, S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所有與之一致的理解」(knowledge of what is consonant with it, DN)。按：《顯揚真義》以「這是省察智」(paccavekkhanañāṇassetam, [SN.12.33](#))解說，長老認為，這裡指基於任何一對所給的因素間可操作條件的直接辨別而對過去和未來的推論(is an inference extended to past and future,

based on the immediate discernment of the conditionality operative between any given pair of factors)。《吉祥悅意》引《分別論》之「他以已理解、已獲得見、已知、已深入此法而導於過去、未來之推論」(so iminā dhammena ñātena ditṭhena pattena viditena pariyogālhenā atītānāgatena nayam neti, vibha. 16.796)解說為「從看見現量的這四諦後，依此，這樣，過去、未來就這五蘊為苦諦，就這渴愛為集諦，就這滅為滅諦，就這道為道諦，這樣，為其智之從屬智(tassa ñāṇassa anugatiyam ñāṇam, DN.33)」。

「無劣的外表可見」(akhuddāvakāso dassanāya)，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直得注意的可看」(remarkable to behold, M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沒有拙劣的外表」(of no mean appearance, DN)。按：「劣的」(khudda)，也作「小的」，「外表」(avakāso)，原義為「空間、機會」，在此場合也作「外觀；外表」，《破斥猶豫》等以「先生身體的看見空間不是小的，是大的，你的全部肢節是全都能被看見的(英俊的)，那些也就是大的」(bphoto sarire dassanassa okāso na khuddako mahā, sabbāneva te aṅgapaccaṅgāni dassanīyāneva, tāni cāpi mahantānevā”ti, MN.95/DN.4)解說，「身體的看見空間」、「全部肢節」意即「外表」，今準此譯。

「諸有量業(SA)」，南傳作「所作的有量業」(pamāṇakataṁ kammam), 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可衡量的業」(measurable kamma, AN)，或「任何已做的業」(any limited kamma that was done, SN)，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有限行為」(limiting action, MN)。按：所作的有量業，《顯揚真義》等以「欲的行境(kāmāvacaram-欲界)」解說，所作的無量業(appamāṇakataṁ kammam)則以「色、無色的行境(rūpārūpāvacaram-色、無色界, SN.42.8/MN.99/DN.13/AN.10.219)」解說。

「復道害村(SA)；至他巷劫/斷截王路(MA)；斷道為惡(DA)」，南傳作「攔路搶劫」(ekāgārikampi karonti, paripanthepi tiṭṭhanti，直譯為「盜匪-作-在路上-站立」)，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在公路埋伏」(ambush highways)，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犯搶劫罪」(commits robbery, DN)。按：「盜匪」(ekāgārika)，《顯揚真義》等以「包圍一家後掠奪」(ekameva gharāṇ parivāretvā vilumpanam, SN.24.6/DN.2/AN.3.51)，《破斥猶豫》以「以五六十之多[的人]包圍後取命、搬運」(paññāsamattāpi satthimattāpi parivāretvā jīvaggāham gahetvā āharāpentī, MN.13)解說，「在路上站立」，《顯揚真義》等以「在路上站立搶奪來去者」(āgatāgatānam acchindanattham magge tiṭṭhato, SN.24.6/DN.2/AN.3.51)，《破斥猶豫》以「作路上掠奪業」(panthadūhanakkammam karonti, MN.13)解說。

「第七仙(SA/AA)；七仙(MA)」，南傳作「最上仙人」(Isisattamassa，另譯為「第七仙的」)，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最好的先知」(The best of seers)。按：這裡的「仙」指「佛」，《破斥猶豫》說，取毘婆尸[佛]開頭的六仙，[釋迦牟尼佛]為第七仙(vipassiādayo cha isayo upādāya sattamassa, MN.56)，《勝義光明》說，世尊為第七仙(bhagavā isi ca sattamo, Sn.2.12)。菩提比丘長老解說，這裡的sattama更可能是「最上的；最善的」之意思，《顯揚真義》就這樣解說(譯按：sattamako isi, SN.8.8)，今依後句「到達最高的境界(梵)」(brahmapattassa)之對稱採此譯法。

(1)「坐禪(SA/MA)；坐(AA)」，南傳作「(以)安坐」(nisajjāya，另譯為「坐下；坐禪」)，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坐著；就坐」(sitting)。

(2)「陰障(SA/GA)；諸障礙法(MA)；陰蓋(AA)」，南傳作「從障礙法」(āvaraṇīyehi dhammeh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屬於妨礙的狀態」(of obstructive states)。按：《滿足希求》以「五蓋法」(pañcahi nīvaraṇehi dhammehi)解說，因為諸蓋障礙心後住立，因此被稱為障礙法(Nīvaraṇāni hi cittam āvaritvā tiṭṭhanti, tasmā āvaraṇīyā dhammāti vuccanti, AN.3.16)。又，陰；蘊也；聚集義。

「摩竭魚」(makara, maṅkara，另譯作「大魚，海怪，劍魚(旗魚)」)，《一切經音義》說：摩伽羅魚(亦云摩竭魚，正言摩迦羅魚，此云鯨魚也)，摩竭魚(此云大體也，謂即此方巨鰐魚，其兩目如日，張口如巖谷，吞舟，光出瀆流如潮若欲水，如壑高下，如山大者，可長二百里也).....，摩竭魚(虔反，大魚名也，從立，經文從木作竭，非也)。

「高廣大床(MA/DA)；高廣大牀/高床(DA)；高廣之床(AA)」，南傳作「高床、大床」(uccāsayanamahāsayanam)，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高且豪華的床」(high and luxurious beds)。按：DA.21、DN.1等有詳說，其中「長椅」(pallaṅko)有說是種有雕飾的床座。《滿足希求》說，這裡超越分量(atikkantappamāṇam)名為高床，廣長的、不適當的物品(āyatavitthataṁ akappiyabhaṇḍam, AN.3.71)名為大床，並列舉一些裝飾情況解說，《顯揚真義》以「不適當的鋪開之物」(akappiyattharaṇam, SN.56.82)解說大床，顯然「大(廣)」是指豪華而非寬度，《四分律》說「象牙、雜寶高廣大床，種種文繡被褥，及與雜色諸皮」，《十誦律》說，佛陀斥長老闍那用「高廣好床」而說「若比丘欲作床者，當應量作。量者，足高八指，除入柱。過是作者，波逸提。.....高八指者，佛言：用我八指，第三分入柱。」《薩婆多毘尼毘婆沙》說：「高廣床者，以生惰慢故，木床高大悉犯，俗人八戒同是也。八指者，一指二寸也。」

「洞復(SA)；迴轉(AA)」，南傳作「漩渦」(āvatṭa, sāvatṭam，逐字譯為「有+漩渦的」)，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漩渦」(whirlpools; eddies)。按：《顯揚真義》以「污染的執見」(Kilesagāhehi, SN.35.228)解說，與AA.43.3用於譬喻「疑邪」相類，SA.1174用於譬喻「還戒退轉」(還俗)，SN.35.241、MN.67、AN.4.122均用於譬喻「五種欲」。

「便生母胎/受胎/入於母胎(MA)」，南傳作「有胎的下生」(gabbhassa avakkanti hotīti)，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下來形成胎」(the descent of an embryo comes about, M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發生[未來]胚胎的下降」(the descent of a [future] embryo occurs, AN)。按：SA.360等作「入於名色」，SN.12.39等作「有名色的下生」，《破斥猶豫》以「生起」(nibbatti, MN.38)，《滿足希求》以「進入、生起、出現」(okkanti nibbatti pātubhāvo, AN.3.62)解說「下生」，以「母胎」(mātukucchi, MN.38)解說「胎」。

「他是善旁觀者」(sādhukam ajjhupekkhitā hoti)，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他以平靜仔細看」(he closely looks on with equanimity)。按：「旁觀者」(ajjhupekkhitā)，另譯為「觀察者；注意者；守護者」，《顯揚真義》等說，道之行者/舍摩他行者(pathapatiṭṭippannam/samathapatiṭṭippannam, SN.54.10/MN.118)旁觀(ajjhupekkhati-動詞)與一起隨侍(ekato upaṭṭhānam)旁觀名為兩種旁觀(dvidhā ajjhupekkhati nāma)，在這裡為天生的旁

觀、所緣的旁觀(Tattha sahajātānampi ajjhupekkhanā hoti ārammaṇassapi ajjhupekkhanā)，此處所緣旁觀是意趣(idha ārammaṇaajjhupekkhanā adhippetā)。

「至冷有，無煩亦無熱(MA)」，南傳作「已寂滅者、清涼已生者」(nibbuto sītībhūto)，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熄滅與冷卻」(extinguished, and cooled, M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熄冷與冷卻」(quenched and cooled, AN)。按：「至冷有」顯然為「清涼已生者」(sītībhūto，另譯為「已變成冷的」)，《破斥猶豫》等以「內在燒焦污染的不存在為清涼已生者的(的)」(Anto tāpanakilesānam abhāvā sītalo jātoti)解說；「無煩亦無熱」看起來與「已寂滅者」(nibbuto，另譯為「已熄滅者；已到達涅槃者」)相應，《破斥猶豫》等以「一切污染的熄滅(寂滅)狀態」(Sabbakilesānam nibbutattā, MN.51/AN.4.198)解說。

「六見處(SA/MA)」，南傳作「在這些地方」(imesu ca ṭhānesu, SN)，但菩提比丘長老依錫蘭本(imesu chasu ṭhānesu)英譯為「在這六種情況」(in these six cases)，或「六見處」(Chayimāni.....diṭṭhiṭṭhānāni, MN.22)，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六個見的立足處」(six standpoints for views)。按：這裡的「見」指「邪見」，《顯揚真義》為見解說，而《破斥猶豫》說，見是見處，以見為所緣(diṭṭhiyā ārammaṇampi)也是見處，以見為緣也是(diṭṭhiyā paccayopi)。依SA.133與SN.24.2，六見處似乎是指「五蘊」加上「所見、所聞、所覺、所識、所得、所求、被意所隨行」合起來，依MA.200與MN.22，則指「五蘊」加上「此(彼)」，「此(彼)」指的應該就是「梵」，相當於「大我(歸屬感)」之類的。

(1)「能為無智(SA)；滅慧(MA)」，南傳作「慧的滅者」(paññānirodhiko)，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妨礙慧」(it obstructs wisdom, M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有損於慧」(detrimental to wisdom, SN)，或「缺乏理解」(lack of knowledge, AN)。

(2)「令智慧羸/令慧力羸/能羸智慧/慧力羸(SA)；慧羸(MA)」，南傳作「慧的減弱」(paññāya dubbalikarane，逐字譯為「慧-薄弱+作的事/所作」)，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削弱慧」(weaken wisdom, MN)，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慧的削弱者」(weakeners of wisdom, SN)，或「削弱慧」(weaken of wisdom, A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削弱理解」(weaken understanding, DN)。

「隱覆諸過惡/隱諱覆藏惡(SA)」，南傳作「藏惡」(makkho，另譯為「覆；掩蓋惡；偽善」)，智髻比丘長老英譯為「輕蔑態度」(contempt attitude, MN)，Maurice Walshe先生英譯為「卑賤」(mean, DN.25)或「欺騙」(deceitful, DN.33)，坦尼沙羅比丘長老英譯為「自大」(arrogance, AN.9.62)，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詆毀」(denigration, AN)。按：《破斥猶豫》以「在家人或出家人的所作善行之破壞」(Agāriyassa vā anagāriyassa vā sukata- karaṇavīnāsano, MN.7)解說，Buddhadatta Mahāthera英巴詞典作「貶他人的價值」(depreciation of another's worth)，PTS英巴詞典作「偽善或憤怒」(hypocrisy, anger)，水野弘元《巴利語辭典》作「惡の覆藏；惡意」，今準「惡の覆藏」譯。

PDF 制作说明

此佛经数据来源于莊春江工作站，一切相关权利归于译者。当前是2022年3月份，莊春江仍在订正更新经文中。

电纸书制作工具也在开发调整当中，可点击[此链接](#)获取最新的电子书和制作程序。